道　藏 35

弘道録　　經一

仁

君臣之仁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録曰堯之為君千古綱常之主夫子之論萬世稱述之宗也大哉者至極而無以加之名也亦至變而不可窮之旨也天者仁覆憫下之謂也王者體仁長人之謂也仁道至大與天同體而聖人以天為體夫苟以天為體邇人人而悅之物物而周之是或可以言語形容也或可以言語形容則必有所止息必有所窒礙非所謂之大也是故天惟大則全體不息而所以位乎上者人莫得以知其高深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堯惟大則德合無疆而所以配乎天者人莫得以窺其限量蓋曰堯之所以為堯也夫子峻發其言以見君人者必有包含廣覆無不周徧之心而後有愽厚高明悠久無疆之業斯無負於天無媿於堯且無忝於夫子之論矣故録首發明之

經一　一

外記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愽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録曰此所謂堯仁如天也今夫天斯巍巍乎耳苟求其故而一物罔于真大空而已天烏用哉今夫堯斯蕩蕩乎耳苟求其故而一夫不被亦虛名而已堯烏用哉録恐忽於實務徒事高遠而曰堯在是焉嗚呼邈矣

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録曰夫子之贊堯曰巍巍史臣之贊堯曰峻德皆至極而無以加者也然不越以親九族平章百姓非有神運于上甚高難行之事而所以謂之放勳者正此之謂也觀者詳之

經一　二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迺游於康衢聞童兒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録曰此可見黎民於變時雍也夫童子無知老人老矣安知所謂帝則耶蓋上古盛時雖愚夫愚婦不啻家人父子其德漸於飢膚淪於骨髓不自知其言之若是乎三代由此遂採里巷歌謠之詞著為定制列於樂官被於管弦觀於風化周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正此意也至秦而後槩以黔首為愚於是扞格以至於今也可恨哉

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録曰孔子以大哉贊堯以無為稱舜其意何居天一而已以其全體無疆而言謂之大以其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人但見日而為晝月而為夜寒而為冬煖而為春何莫非天之運動也而安能窺其形乎舒而

經一　三

為恩懋而為威賞而為予刑而為奪何莫非君之設施也而安能見其跡乎堯與舜名雖有二實則一也夫苟紛紛然曰堯之成功巍然如是堯之文章煥然如是我何為而不可則見其勞而不見其逸見其大而不見其泰烏能恭己南面耶而不知舜之時未能外堯以為心未能外堯以為治亦未能外堯以為心矣 心豈可一物加之哉惟不能以一物加之于心故不見其一毫措之于外此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之盛○非若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故再言夫何為哉所以深致其贊美也歟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録曰舜之為舜始終本末具見於此蓋居上以寛為本待人以厚為本臨民以恩為本矜死以哀為本苟無其本則以何者而恭己南面乎後世惟漢之文帝宋之仁宗庶幾近之然而功效未臻于唐虞者無皐陶之邁種與之共理何以責其身脩思永庶明勵翼哉此又不可不知

家語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退不肖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時而布物也是以四海承風暢於庶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

録曰夫子之贊舜至矣又曰無他也好生故也其意何居盖王者廣昊昊之德篤生生之恩者也天有四時主於生物而不主○於戕物所以肅殺於秋閉塞於冬者正欲以翕聚發散於無窮也君有八柄主於養民而不主於殘民所以除惡務嚴禁暴務威者正欲以保全愛護於無已也是故當誅四凶矣雖天下咸服其辜而舜之心油然如不得已也皐陶執之士師讞之雖未嘗不出於舜而實非其本心也故曰天下殺之也非舜得而殺之也如此則何害於好生之德哉設使舜之心或主於一皐陶曰可殺吾迺生之生之似仁已如民害何害民非天也士師曰不可殺吾迺殺之殺之似威已如心害何害心非德也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録曰堯之時浩蕩渾涵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故帝力何由而知舜之時薰蒸洋溢若風之鼓物吹噓橐籥無不周徧故亦知有愠可解有財可阜然皆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有不期然而然者以是播於韶樂夫安得而不盡善盡美耶

夏后氏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

録曰堯舜禹皆大聖人也家語稱各不同盖堯素履君位萬古特尊舜禹嘗起側微親民之事不可與如天等也吾夫子立言之意固自有在

虞書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録曰禹何以敏給克齊哉夫洪水滔天下

民塗炭正由五行不能相克水火不能既濟天廼錫禹洪範九疇使禹不能敏以從事攢其有餘益其不及務俾齊給則彝倫何由敘我所謂六府三事即洪範皇極而其仁可親莫過於此

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録曰此所謂極即大學之至善也蓋天以生物為心其陰陽二氣乾道坤道何所不○用其極乎苟有一毫之未至一息之未仁○則不足以生物而不得謂之天矣聖人以養民為心其亘之秬秠亘之糜芑何所不要其至乎苟有一物之不徧一土之不宜則不足以養民而不得謂之稷矣此仁之至極非周公莫能知之而尊祖配天之祭所由以義而興起也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録曰夫魚鼈不可以為命木石不能以厚生禽獸不足以興治胥於陷溺者也故民不食則飢營窟則勞然而良心之天固自若也苟無教則人心貿貿焉人欲肆而天理窒舉天下含齒戴髮之流而反不如角者鬣者爪而牙者之無以難也何也彼角者止於觸而已鬣者止於逸而已爪而牙者止於噬而已若人而無天理以為之制○人欲以為之防則其反覆狙詐殘民害物○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後知玄王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但曰小補云爾其祀啟配天不亦宜乎

虞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録曰夫皋陶之德何以謂之邁種耶蓋刑者民之心也大則軀命關焉小則廉耻係焉其加于民至切而入人至深民之畏之甚於水火也夫苟雖知其重而或攝嫌避疑逡巡畏縮則不可謂之邁亦有雖得其

情不能哀矜勿喜期于無刑則不可謂之種一毫無所壅之謂邁一毫無所抜之謂種此民協於中無以異於三聖為粤若稽古不嫌同辭也歟

益賛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録曰禹何以有是征乎地平天成遐邇一體不可使一夫不被堯舜之澤也益何以○有是贊乎成允成功不日滿假不可以一事而存矜伐之心也此至仁之澤垂之萬世尚有餘馥焉今之君子不可不知

商書曰克寛克仁

録曰寛者以言乎其量也寛可以加于仁乎邵子曰三王之世如秋如秋凄如也不免于肅殺之威矣故以二字贊湯所謂代虐者歟

史記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

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適人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仁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

録曰此可見其克寛也夫湯伐夏救民者也今觀其言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嗚呼於物且然矧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為之乎後世亦有禁捕鳥雀立放生之碑者何以不能服人耶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湯以○

○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故因其及物之仁遂致人歸之衆倘為仁之功未至偶有一念之施而遽期其効甚者後心于慈悲殉志於清淨專以不殺為德好道為仁則亦徒然而已此録之意也

大學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于仁

録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仁至難言可以淺近求之乎肇端於念慮之萌至微而不可見也及其至也天下莫能載焉至徧而不可窮也智周乎萬物而不出於本心之中道濟乎天下而不外于一腔之內此為人君者止于仁也抑詩以穆穆稱文王也章又表而出之曰天子穆穆其與諸侯皇皇何不侔也天子者如天運于上天惟深遠而不可測故能神其鼓舞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機君惟深遠而不可測故能極其慘舒有不大聲色不長夏革之妙設使一鼓而雷一潤而雨皆能知之則人將不貴之矣一指而怒一激而喜皆能識之○

○人亦何畏之有哉此詩人之深意不可以○不知也

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

録曰此止于仁之心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心也其視民如傷之心乎哉曰文王之時未有瘡痍者也亦未有呻吟者也矧惠鮮懷保不啻其至何至如傷乎而不知大聖人未嘗自以為然也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春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不特此耳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然則文王之心安得而不切切哉此漸民以仁至於淪肌浹髓非可以一朝一夕求之也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以富人哀此煢獨

録曰此止于仁之事也所以謂文王以百里非必為天子也方百里之岐而八百年○

○之施為氣象舉在其中此非為政於天下乎乾稱父坤稱母民則吾同胞也雖有煢獨鰥寡之殊而聖人視之若身之有痒痾焉已之有疾痛焉雖欲釋之誰得而釋之雖欲後之誰得而後之人惟不能肖天地之德帥天地之性是以賊虐無辜播棄黎老以自絕于天而不自知也豈不哀哉

周南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録曰此止于仁之效也紂居天位為天子

天子作民父母勢可以生殺權可以廢置而其向背之情乃如此苟求其故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故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心也然則文王豈能招而來之推而去之哉觀乎人心則見天心觀乎民命則見天命而已矣

周頌綏萬邦屢豐年

録曰此聖人以仁事天之實天心感應之至非或者文飾之辭也然則周饑克殷而年豐果何所由乎紂為天下逋逃主所任

○用非剖尅聚斂則殭禦暴虐天心之厭惡○不啻雷電之威豈必擇人而施其擊搏乎是故周之饑商之烈也及夫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黎民復業良善得生以稷之耕稼教商之遺民是故殷之安周之福也此録外意也

通鑑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曰道路遥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國之黄耇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已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薦于郊廟

録曰此書契以來所僅見者不知當時何以致此乎中庸曰是以聲名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聖神功化之極故有此應也夫周家積功累仁千有餘年以至文武成康之際真元會合天地於此而○

○交萬物於此而泰上而三光日月明風雨時下而九州山不童川不竭進而在疆嘉禾生岐麥至退而在郊鳳凰鳴麒麟出則遠而八荒蠻無重譯來王之事乎此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不然白狼白雉何益於浸衰稽首呼韓何補於不振至莽加之以褒頌祇為纂竊之媒爾可同日語哉

召伯巡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憇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説

録曰愚觀甘棠之詠而知政教之入人與夫恩澤之及物譬之和風焉播於春煦之時而人不以隆冬之閉塞少之也譬之甘雨焉沛於長養之日而人不以大旱之枯槁忘之也今去召公之時不知其幾何而誦其書讀其詩宛然遺愛之在目不知生於其世者又將何如此君子所以油然於不忍人之政歟

○南國諸侯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能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詩人美之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一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録曰以愚觀於二南之世其君則麟也臣則騶虞也士則羔羊也民則公侯也胡其和氣之充塞乎夫和者天地之心而神明之德也人主和德於上百僚和集於下則萬物之和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君暴虐則

臣梟獍矣君枳棘則臣鷹鸇矣而國有蠻髦野有兕虎安在其草木之茂禽獸之多乎明永樂二年　周王獻騶虞儒臣作頌亦如此

繫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錄曰從古以來言仁者多矣吾夫子始容察之乾稱父坤稱母非有聖人成位乎中則天地何由而位萬物何由而育故德不可以徒而視也必能體仁然後足以長人○故位不可以虛而拘也財者民之心得其民斯得天下故仁不可以汎而施也盖絜矩則曰仁放利則曰怨一言以蔽之只在公私之間而已矣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礼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哀公曰夫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

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辯辯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

獨

錄曰為政在人而不由於學問可乎此其所以首出百王卓冠群倫者抑吾夫子之論政達道達德九經也後世之論政約法律令條章也以為論語四字終身未盡亦有貞觀一編千古冠越者於此可以鑒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錄曰夫所謂之忍者以刃加於心而曰忍心非可刃也有形之鋒可避無形之鍔難當也是故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至毀人宗廟遷人重器繫人旄倪孰可忍哉梁惠王不忍其民之饑至東敗於齊西喪於秦南辱於楚又可忍哉蓋孟子之時去古又遠天下紛紛大亂其於怵惕惻隱之心蕩然鮮矣雖爭以千言萬語皆為是心所奪若非吃緊以其良心真切之處人人可得而驗者觀之則亦何益之有哉此赤子入井之論發前聖所未發不可以不錄也

經一　十六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公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經一　十七

錄曰孟子告文公以仁一之法猶有子告哀公以盍徹也而文公遂能使畢戰問井地則其天資之美較之哀公可謂天淵矣

自書契以來論仁政者莫詳於此然而君子未嘗不憮然嘆惜者嗟乎非言之艱行之惟艱三代之於後世何以異哉聖賢之法言猶匠氏之繩墨醫師之方術也不欲為方圓則亦已矣如其欲為方圓也而曰

我般輸其可哉不欲為鐵砧則亦已矣如其欲為鐵砧也而曰我盧如其可哉故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聖賢之究心如是而已豈若後世刻意於成功期效於旦暮者同日語哉

禮記月令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以教道民乃脩祭典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無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錄曰以月令終焉者世降凌夷仁道荒蕪君德頹敗惟聖人上奉天道下盡人事而在我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仁

君臣之仁

漢記孝文皇帝元年春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

錄曰以元年之詔繼月令者漢承秦後人君之恩布凋瘵落甚則天地閉塞而成冬也譬是若枯者復生絕者復蘇此何等氣象也蓋可以見生生之恩必無泯滅窮盡其淵哉為世慮乎

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

錄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帝可謂能舉斯心矣雖然西伯善養老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導其妻子教之樹畜帝知賜民老而使

長吏閱視丞若尉與嗇夫令史二千石各遣吏巡行不稱者督之嗚呼何不制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而使長吏各屬分任其責乎

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相坐律令

錄曰孟子之稱文王必曰罪人不孥帝雖未能究竟擴充然而漢之元氣勃勃然矣賈山所以謂山東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者如此

二年秋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之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耕以勸之其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錄曰此帝用賈誼之言也夫誼通達國體者也豈不知務本趨末之故歟任民所耕不限多寡遂致豪右兼并貧民逐末此探本之論也末技遊食之民非不欲歸耕也

無立錐之地則何所措乎足耶有國者可不務變通乎誼嘗勸立漢制更秦法言而無益故就帝之所及語之而帝愛民之性出於天也其親耕以率天下而賜民田租之半豈非千古之盛設懿然不知自識者觀之祗以爲豪者勸耳而小民亦不過爲有力者所使非三代勸農之道也

十二年春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憂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錄曰此帝用晁錯之言也夫錯刻薄寡恩之人也猶能知務農貴粟之道其募民入粟拜爵曾未幾何而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遂再賜民田租之半後世募民入粟頻歲復行未能若是何也蓋文帝之募民以爲民也後世之募民以爲己也彼以無窮之財供有限之用而此以有限之財恣無窮之用此其所以異也

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租税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税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錄曰自是年爲始不收民租者十有餘歲豈非千古之罕儔歟蓋上躬脩玄默而將相少文多質是以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户口寖息然則帝之富庶皆自已損之於民無所益也夫豪強占田踰多兼收十之半官除田租不賦而私家必取贏焉雖堯舜不能有所益也故君恩重於三代而民閒酷於亡秦皆當時君臣不能深本而祗以資富強也可惜哉

十六年春三月詔曰閒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饗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意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也

錄曰文帝之爲民無以加諸也何以曰愚而未明乎夫人君所以備顧問指迷解惑也有如張蒼者水土之不辨何以責其率意遠思哉夫一言以蔽之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苟有均民之心以度田則給以計口則益何患古有餘而今不足哉徒知反躬而不知所以及徒自過咎而不知所以過徒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而不知所以議孟子不云乎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讀是而後下詔必有達其斜者

孝景皇帝元年五月復收民田租三十而税一

錄曰責文帝者春秋之義也錄景帝者善

善之心也景之於文不自慊矣而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不可謂孝乎東漢光武六年
部收見田租三十而稅一如舊制制者元
年之制也文景之澤其長矣乎
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
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
女紅害則寒之源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
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
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
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
○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
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
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
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
錄曰以文景之時而乃有詐偽之吏貨賂
漁奪無以異於為盜者何不責之輔相而
獨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乎蓋自蕭曹畫一
之後陳平問錢穀不對反加稱善丙吉不
問道傍死人以為知體王陵一以正對則
謝罷之亞夫奉帝如約則又罷之而陶青

劉舍衛綰皆碌碌庸人何以責其裁成輔
相以左右民哉故終漢之世無一相業可
稱為君者恣己之所施如擿植冥行亦安
敢望其縣丞長吏之皆得其人哉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
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
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
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
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
錄曰景帝不作雕文刻鏤錦繡纂組及禁○
○採黃金珠玉與文帝之敦朴無以異也二
帝之所以致殷富之本正在於此夫弛于
民者有限而費于上者無窮苟弛其一而
用其二雖有弛之之名其弊正如景帝之
所戒者故必有坐贓為盜之令而後有帶
牛佩犢之風為人上者不可以不察也
漢書食貨志漢興自天子不得具鈞駟而將
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天下已平高祖令
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孝惠高后時量吏祿度
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地市井租稅之入

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
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
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
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
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
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
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
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
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可聚會守閭閻者食粱
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
○也雖然有高明光大之董子無以易好大
喜功之世宗而少年才美之賈生安能勝
多質少文之絳灌乎此伊周遇主湯文共
濟咸有一德之難再也
西漢循吏傳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
好教化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
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千餘人
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
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
郡守刺史者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

縣子弟以為子弟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後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錄曰翁之力行有由然哉有由然哉夫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乃王政之本也文景之鴻業惜乎獨少此耳天迺篤生此翁雖不當路於漢繼世因之郡國皆立學官以至于今不但為王者師亦可為後世法矣立祠而祀之非偶然也

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入盜命邊備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馮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又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之峻而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錄曰詳讀二贊未嘗不撫然嘆息見先王之遺恩焉故備錄之或曰然則可比於三代之君否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庸曰其次致曲性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夫剛柔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之謂和其次則必自其發見之偏者而克之以極于天命之本然洪範所謂建用皇極又用三德是已是以古之聖王撫世酬物因時制宜暘以舒之陰以歛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故能納天下於皇極帝之天資回進於是乃不能窮致事物之理推極本體之性慱求元聖與之同內以朝夕納誨啓心天心故其功用止於一待固無以進于三代

黃霸明察內敏溫良有讓自武帝用法深昭帝遵之以刑罰痛繩群下俗吏上嚴酷而霸獨寬和為名宣帝垂意重澤詔數下吏不奉宣霸為太守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宅郡盜賊日少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以是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以其治行下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

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

錄曰孔子告哀公以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孟子告齊梁之君皆惓惓雞豚狗彘之畜鰥寡孤獨之養諸君皆莫能行至漢而後黃霸力能任之可見聖賢之言有同日月人心之天無間古今政本蒲盧之易民無秦越之分惜乎限於潁川不能偏于天下烈獨長於治民劣於輔相此治非三代効非聖賢所由分也

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宣帝在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為渤海太守時年七十餘宣帝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赤子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因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郡聞新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屬縣悉罷逐捕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單車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掠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鈎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

錄曰龔遂之對古今之名言也帝稱信賞必罰吏稱民安乃此之類矣有如一實百虛何以言中與侔德商周乎嗚呼龔遂往矣鉤鉏刀劍彘牛雞犢不與俱往惟吾善懷而已有如戶雞家彘帶牛佩犢猶患不治而口刀舌劍揮戈露刃遂使良民胥為寇仇獨何心歟獨何心歟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視民如子所居見稱遷南陽太守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杜詩少有才能建武中為侍御史安集洛陽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拜成皐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田土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錄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至是而始見焉豈非千古之一快乎

東漢張堪志美行厲年十六受業長安諸儒號曰聖童世祖時徵拜騎都尉後領票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聞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之車布被囊而已

錄曰漢文帝有言曰吾得廉頗李牧而以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古之漁陽今京兆近郊之地也嘉靖中數罹蹂躪如堪之所歌已有之矣如堪之所志世豈無其人乎行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然則金寶山積何如麥穗兩枝耶君子可以自勗矣

卓茂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光武初訪求茂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錄曰曄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斯固倥傯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武式閭表位何以異哉然則雖以茂之醇德實上之至仁光武於是乎不可及矣

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平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錄曰自漢至今千五百有餘年龔黃卓魯之名未常泯滅不但生榮死哀而實超今邁古也唐宋以後難乎選矣

弘道錄 終

弘道錄

仁

君臣之仁

唐書食貨志曰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盖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

錄曰唐之太宗未可班於古之帝王也而錄之以賢者不能無遺憾也董仲舒常建

○議曰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苦井田之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時武帝方興功利竟不能用哀帝時師丹復言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為限時貴近未便亦不行也乃俾王莽假王田之名增亂長禍則何益哉晉武平吳之後雖有占田七十畝之制未幾五胡之亂至魏孝文始納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齊周隋因之嗚呼孰憶大漢四百餘年之間大賢建議屢言而不足而區區六朝之際李安世一言而有餘逮於有唐發然行之愚安能已於躍然之喜耶

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

○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永業之田樹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鄉田有 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

錄曰此唐授田之法也盖自五胡雲擾之後民之耕農者無幾後魏因之各以露田授民露田者荒田無主不栽樹者也諸桑田不在所授之限桑田者民之永業所常治者也唐世因之遂有世業口分之分意者其初亦非公收在官而授無田之民祇因桑田不在所授之限者而名為世業因露田原授於民者而艮為口分不然若世業既官為樹以桑棗所宜之木何以仍得買賣口分既隨其老幼之差殊口力之衆

○寡鄉田之寬狹而官為收授之然則但令食其所出不令擅其所有何以又得并賣之乎古之立法最禁徙鬻王制曰井里不鬻孟子曰死徙無出鄉令令庶人各地遷移自狹鄉徙寬鄉又得并賣其口分田惟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如此則民安得不徙之又安得不亡之又安得所收之田而以授人乎此皆施行矛盾不知作史者之悮耶抑為政之悮耶夫自秦而下千四百有餘年之間而能行授田之法者自唐伊

始固足以見其難矣而其制不能無可疑至永徽以後始禁民不得買賣買者還地而罰之抑後矣無惑乎兼并之如故也

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

○錄曰此唐徵科之數也所以謂租庸調者以人丁為本而調之云者猶其曰調停之調蓋以土產各有所宜如絹綾絁隨宜賦其一丈非謂各二丈為六丈也布麻亦然今志歲輸絹二疋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桑鄉則輸銀十四兩疑此反重於常筭矣觀者要當以通典及會要所載為正會要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二兩輸布者麻三斤以為調

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緦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稅課役

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闊陿為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斂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

○錄曰此唐蠲復之政也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皆有品節限量便其子孫能世守之何以不能久致太平乎柰何不旋踵而失之也故愚嘗謂漢子孫能守三十稅一之法而其祖宗不能創什一中正之規唐祖宗能設科條禁令之目而其子孫不能存節用愛民之心均之無能及於三代也

太宗方銳意於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道者以減戶論配

○錄曰此唐殿最之法也使京官五品以上各舉守令一人是重之於始也考課以鰥寡少者進失勸導者退是重之於終也究其着實舉行莫者諸州刺史柰何自貞觀以來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帝雖銳意於治其能身率天下乎此唐之良吏所以不若漢世之多也

○租以斂穫早晚險易遠近為差用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異物滋味狗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錄曰此唐轉輸之政也至兩稅而後夏輸六月秋輸十一月此政廢矣是時太宗方銳意於民絕嗜慾黜所玩好且未舉封禪征伐之事故州府歲市所貢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有加配則以代租賦此何

等氣象也貞觀以後漸不如矣

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於五斗為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為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錄曰此唐救荒之政也太宗方重守令之選刺史縣令皆得其人故以社倉則足以賑以義倉則足以給以常平倉則足以儲無守令之賢欲自王公以下計墾田而斂之則增一禁厲矣此又為上者所當知也

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疋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歲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

上之即位也常與群臣語及教化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不以為然上卒從徵言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斗米不過三四錢東至于海南至五領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路焉

○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錄曰易之大過曰棟撓利有攸往亨九二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夫太宗真有大過人之資而輔天德王道以為之本棟之撓也楊之枯也幸而貞觀之治又得房杜王魏諸賢以為之輔老夫得其女妻也故雖有棟撓枯楊之象而亦有亨道焉有利道焉君子故不之拒也

宋紀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天性仁孝寬裕喜慍不形於色初封壽春郡王講學于資善堂天禧元年兼中書令明年進封昇王九月丁卯冊為皇太子

錄曰自史冊以來數千百年未有直謚為仁者帝可謂僅見矣故以徽號存其大畧將以為君人者致意焉夫蒙以養正聖功也方是時帝之至性渾然正人皆可以為堯舜之時開資善堂以講學養之於正不以私冒干之乃作聖之功用而宋朝家法過漢唐者也

○以參知政事李迪為太子賓客

遵堯錄曰李迪等常侍燕東宮見帝容止端莊雖優戲在前亦不甚顧他日因奏事言之真宗曰平時居內中亦未嘗妄言笑也

錄曰迪之風烈頗聞而辭太傅不已過乎夫公孤以輔佐天子師保以儲養東宮亘古以來之成法初不因太宗之時立而有不立而無也自宋尊任宰相天子無公孤

以詔左右則太子無師保以相前後矣此其立法不如成周者也

四年詔太傅監國五日一開資善堂太子秉笏南面立輔臣參決諸司事聽其議論謂之曰但盡公道則善矣

錄曰帝之於己也不妄言笑於人也務盡公道此何等粹白也敢之九五曰童蒙吉其斯帝之謂乎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遺詔太子即皇帝位

錄曰是時帝年十三如龍之方蛻未就雲雨也如麟之方趾未就踐履也故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豈非以其施之未達性之未固哉苟有如伊尹周公以輔之於外太姒邑姜以成之於內則太甲成王尚有懋德不足媲美惜乎劉后專制于內丁謂之徒交結于外苟不得王曾正色立朝倚以為重烏能成九二志應之功哉觀聖人作易之意則知仁宗初政之所以分矣

明道元年詔曰朕很以眇躬纂於洪緒既絕畋遊之好又無臺榭之營十載于茲未嘗暇敢不意掖庭之內火禁非嚴一夕延燔偏於八殿緬思降儆逸忌省循其今內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毋有所隱副朕意焉

錄曰帝時春秋鼎盛未有失德而所稱絕遊畋之好乏臺榭之營又非空言則天灾何由致乎夫掖庭房闥之地八殿老陰之數章獻之稱制將謝矣此其除舊布新之先見者歟

一年三月帝始親政罷脩創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

錄曰仁之親政與哲之親政大不侔也仁之親政罷脩寺觀哲之親政創脩新法仁之親政裁抑僥倖哲之親政召用凶邪故一則中外大悅一則忠良喪氣得失之分較然見矣

先是皇太后劉氏稱制晚年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

錄曰以母后臨朝而宦官竊勢此何等時也范祖禹所謂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帝之盛德可少訾哉嗚呼一黜羅崇勳而中外拭目咸瞻盛德一召劉瑗等而人情洶洶已蹈覆亡萬世之下初政之君不可以不察也

帝見章聖東封西祀及脩玉清昭應景靈土木之役極天下之巧過為奢侈謂輔臣曰此雖太平盛事然亦過度當時執政大臣不得不任其責呂夷簡曰府庫一空至今不充實者職此之由帝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

錄曰此帝之所以罷脩建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釋之者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於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先儒恐其失旨而以有過之舉既往之愆為咎故剖析而言夫東封西祀土木與作不過糜天下之財若乃青苗免役剖尅斂怨將以失天下之心詖於安石猶可言也篤於君親不可言也其知者以為繼述不知者以為擅改然不知祇皆彰親之過而與充益前愆

者大不侔矣嗚呼此宣仁祀飯之頃異於章獻撤簾之日也歟

初太平日久仕進者皆依托權要以希進用奔競成風仁宗嘗謂輔臣曰比來臣寮請對其欲進者多求退者少何也王曾曰七人食廉繫時之用舍惟朝廷抑奔競崇靜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帝然之

錄曰此帝之所以抑僥倖也夫僥倖之人行險者也其始也依阿取容讒諂面諛無所不為其終也吮癰舐痔逢君之惡同所不至故人君必深惡而痛絕之然非至公以存心至明以燭物未有不以小廉信其大節而假以欲退之意遂其躁進之心故曰清心知人又曰知人則哲闕一不可

景祐二年王曾同平章事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十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常問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徐應之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

正色危言以立于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

錄曰自此以後可以見當時君臣之氣象矣夫曾毅然稱許為大臣者也則其於士不猶造化之於物乎其心必欲人人而盡其才然亦有或不能盡者惟反之至公至誠在我無愧而已若孜孜以效用為恩舍置為怨則大臣者日益不足哉故曰斷斷兮無他技若呂許公未免有慊於此此其收恩避怨與危言正色之所以不同也

慶曆元年冬十一月有事於南郊大赦曰西方用師帝為旰食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錄曰蒙正亟稱夷簡有宰相之材其此之謂乎夫仁者必有勇此西事之當競也然而君子不之競者豈徒虜人自新之路哉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恆亡其諸引咎示信之微意歟

時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杜衍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夏竦既罷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門闥大聲渢渢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徽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惟汝仲淹汝誠予察為予司諫正予門闕為予京兆堲予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悅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契丹忘義敢侮大國弼將予命不畏不怯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惟仲淹弼一夔一契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不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

其人渾樸可屬大事敦厚如鼓以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巘巘言論磥砢忠誠特達萬里歸來剛氣不折素相之後含忠履絜昔為御史幾叩予楊衮雖小官名聞于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足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魅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

錄曰當時有傳慶曆盛德詩於蜀中者其人欲識之雖然豈惟當時今人誰不欲識之抑執政諫官國之元氣朝之命脉也帝

○有包荒之德而諸賢又能奮其剛斷之勇此正泰之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者宜乎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矣然所謂朋黨者何也夫君子之同道美矣小人豈能忘情既已交畫論罷而又形之詩章亦已甚矣故有石介之頌而必有女奴之書有如茅之作而必有似葉之嘆此介禍之所由始亦黨論之所由興也聖人之垂戒深哉

五月戊子兩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將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禱於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尚冀稿苗可救也比欲下詔罪己徹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文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爾

錄曰夫祈禱古人之所不廢至有以身代犧牲者以蝗吞口中者何以異乎未之錄也曰此崇飾虛文之謂也古者一德格天而後有六事自責苟無其實而下詔罪己徹樂減膳則亦徒然而已此帝所以不若

○精心密禱之為佳也

范仲淹參知政事帝方鋭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為之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為者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脩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天子方信向仲淹悉用之

錄曰文正之立心以老成忠厚為主先憂後樂為事此其人品之高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仁宗之鋭意以得賢安民為寶禎祥朕兆為末此其治化之盛如日升月恒不可量也夫漢文一問天下錢穀決獄幾何乎勃不能答而遂已而况開天章閣以延之入給筆劄以誘之言乎如此而不皇恐者鮮矣然而不如古者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帝之延問有餘而言謟不足是以謨雖訏而命未定意雖銳而功未成比後世之恒患而堯舜終不可及也

時二府合班奏事韓琦為樞密副使雖事屬中書亦必盡言或指其過失同列不悅帝獨

○識之曰韓琦性直琦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帝嘉納之又陳西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脩洛都審定討伐之計

錄曰傳稱惟仁者能受盡言琦不遇帝安能獨識之哉是故治平之末琦嘗盡言矣非神宗漫然不應熙寧之初亦嘗盡言矣非

惟終以為疑至條折其不然刊石訟之天下嗚呼同是一琦也前冊僞官竇直之名後有彰描流傳之責且其陳力之不同哉受與不受之間而已矣故觀神宗之過可以知仁宗之仁也

○皇祐二年夏六月詔州郡自今勿得獻瑞物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何足尚哉免孝標罪戒天下勿獻

錄曰漢文帝宋仁宗未可以優劣也何以進退乎免孝標之不同也孔子謂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皆未能入聖人之室者是故漢文帝卻之卻之留於他岐然而不為也非不能也宋仁宗思之再之殆于不勉然而不能也非不為也此君之所以分也

○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既立法矣猶未下翰林學士張方平言於帝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驚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塩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塩課均之兩稅塩錢是也豈非再榷乎帝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詔雖未下民已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帝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過其下者稽首流涕

錄曰仁宗之世所以事必可稱者以德意存乎其間也故一聞人之議始而驚中而悟終乃立罷而後已焉視彼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相去何天淵乎此其德足以感動人心而報之者無所不用其極也

○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國爾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人民財非所惜也拱辰曰財非出於民邪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求和親則如何仁宗閔然色動曰苟利社稷朕亦何愛一女邪拱辰言塞遽曰臣不知陛下屈已愛民如此堯舜之主也灑泣再拜而去

錄曰愚觀王拱辰之言即欽若孤注之說也非惟浸潤之不行且雖屈已而無憾帝至是真如天之無不覆也地之無不載也以為堯舜之主誠哉是言矣

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與彥博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曰隆之以虛礼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闘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而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為兩得矣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

錄曰本朝置相豈盡殉於宦官宮妾哉然而仁宗之世紛紛皆君子而李迪王曾范仲淹文彥博富弼韓琦右所著聞推原其

故正以公天下之情而非出于一己之私也豈惟賢於夢卜實可傳於後世故録漢文之仁者存其言録宋帝之仁者存其相

嗚呼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初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廪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每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餅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粮而歸凡活五千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

又益利路飢韓琦為體量安撫使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刺以為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劒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糶錢十六萬餘歸於常平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貪殘不職吏能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復知揚州徙定州兼安撫使賑活飢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鄭道視以為準

○録曰以帝之憂民而弼與琦盡心荒政譬則萬華之國而值製錦者體裁之工也良玉之肆而遇善冶者追琢之美也天非不○欲常煦也流行之度難保其無寒恃吾有以禦之則恒溫矣民非不欲常飽也適逢之歉未必其無飢賴吾有以處之則無患矣雖然弼所活五千餘萬人而琦所活亦數百萬苟非真心實意視民之溺猶己溺之視民之飢猶己飢之至誠感動於上下公私之間焉能人人盡如己哉嗚呼法可傳而心不可傳能盡心於無我則能盡心於二公之政矣

嘉祐八年春三月辛未帝崩遺制下日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

録曰中庸曰故大德必德其位必德其祿必得其名必德其壽帝真難得者矣蓋位人可得也必若幼沖踐祚㬅盛當乾以至於四十二年之久此不可必也祿人可得也必若泮渙爾游優爾游休以至於歌舞太平之盛此不可必也名人可得也必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以至於康定慶曆之際此不可必也壽人可得也必若深山窮○谷如喪考妣以至於奔走悲號之極此不○可必也斯帝之所以為仁宗也

史臣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飢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人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

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
若媮惰而任事苠殘刻之人刑法似縱馳而
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變倖而不足以
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
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
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
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
新安胡氏曰當仁宗時或有獻蛤蜊二十八
枚枚千錢帝曰一下筯費千錢吾不堪也㧓
使言高麗職貢踈欲加兵帝曰此只王子罪
○今加兵且屠戮百姓卒寢兵京師疫出通天
犀療治或請留供服御曰朕豈貴異物而賤
百姓哉蘇轍對策言過直或請黜之曰求直
言而以直棄之天下謂何又好學崇儒扶值
斯道尤為盛矣經筵謂侍臣曰朕盛暑未嘗
少倦但恐卿等劳耳噫若帝者存心致治粹
乎無以議矣
錄曰或問曰帝誠無愧於為君矣然於古
之帝王可以匹休乎曰未也獨不覩孔子
之告哀公乎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

經三 二十

柔必強帝之天資粹美而郭后之甗德實
聖學之不純雖以諸賢在朝無能改於其
德則以仁柔有餘剛斷不足未免趙宋之
主而已故曰惟精惟一又曰惟斁惟康此
從古辟王之要法
五倫書
仁宗昭皇帝天稟純明孝友之行出於天性
在儲位二十年深明人君之道暨嗣位勵精
圖治推誠任人每曰為人君止於仁耳故弘
施霈澤悉罷科買已逋責詢民隱急農事褒
○舊勞舉墜典屢飭法司崇寬厚戒深刻惟日
以恤人為務
錄曰自宋至今又五百餘年之間直謚
仁宗者一再見焉　鴻名懿號由百世之後
孝子　神孫視之豈不美哉
皇明名臣言行錄
孝宗敬皇帝登　大寳一十八載每存心於
天下嘗召問尚書劉大夏曰天下何時太平
朕幾時做得如古之帝王大夏曰求治不宜
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内閣并執

經三 二一

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
都御史戴珊懇辭老病令諭　旨曰說與戴
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
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
錄曰周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
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嗚緝熈單厥心肆
其靖之斯言若為我
孝皇頌也　明興百五十餘年天之成命
列聖既受之矣
○孝皇繼之實能不敢康寧至於基命宥密緝
熈單心尤為親切蓋
孝皇之德深沉而不露淵靜而有本夙夜積
累以承籍天命而身望太平是真能繼續
光明　二祖四宗之鴻業而盡其心故至
今天下安靖而保億萬年之休也使天假
之以年何古之帝王不可及哉
時戶部郎中李夢陽嘗建言以指斥政事之
非孝皇怒下之獄比具詞以讞有　旨令復
職他日劉大夏奏事畢　上曰近日外事若
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

經三 二二

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李夢陽語言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復頓首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嘗因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屬寇為功大理少卿吳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斃于獄

○孝皇大怒親鞫于廷欲置一貫重辟時刑部○尚書閔珪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既忤　旨猶力諍曰法如是足也遂問劉大夏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見云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惟執之而已今之法司恐亦如是　上領之明日　旨下一貫罪止免官

又一日召劉大夏論時政且及當時人才

孝皇曰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對曰誠如　聖諭後大夏以告鄉人胥員外文相曰朝廷用此等人方搪當得大事予老不及見子其識之

錄曰凡此皆我

孝皇誠心容意迴出近代帝王萬萬者恨微臣跼蹐海隅無由博觀　國史盡天高地厚之仁而區區見于諸臣言行錄者如此故並錄以終焉

○弘道錄終　○



仁

父子之仁

堯典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

錄曰此稽古史臣第一義也夫孝為萬善之原仁之本務也以堯舜之大聖行禪授之大事不過曰克諧以孝而已然則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錄曰豈惟舜哉今我
皇上之孝真有如大舜者觀其屢所諭輔臣
不以身為天子富有四海為樂至咨嗟涕
泣若有不能一日安於其上者其詞具見
明倫大典亦可謂終身慕者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
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禹薦益於天七年
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
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
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
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
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
而至者命也

經四　二

錄曰此家天下之始萬世共由而莫之變
易者也蓋盡心知性而後可以言天窮理
盡性而後可以言命斯二者苟一毫之未
盡未有不為子之趙曾者彼子之趙昔禹
常不言天與命哉其所建非天下之至公
則無以易天性之至愛所授非祖宗之至
意則無以見紀承之至恩是故朱與均堯
舜禹嘗不愛之哉為天下得人難故不為
強避也至於益又曷常不薦之於天暴之
於人哉不之益而之啓故不為擅奪也此
豈人之所能與哉孟子發明為相久遠之
故其了賢不肖之殊於天命益為詳盡錄
者不可不察○

太甲曰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錄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斯言何為而發
哉豈非以中人之性不見所可憂而憂心
不生不見所可懼而懼心不生於是乎浸
淫於風俗而不自知也拂戾於訓誨而不

經四　三

自覺也寧不思所以警動之者乎夫桐宮
窀穸之所在也衣冠之所藏也雖以常人
視之亦莫不望松楸而興慨至是而太甲
之心油油如矣勃勃如矣其容遹先王之
訓賢於師保之訓遠矣是故不邇聲色常
接乎目也不吝改過每警乎心也此其所
以顛覆之迹變而為克終之德豈非惻隱
使之然哉

無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
其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
雍

錄曰商之尚質猶夫太古之風也太子天
下之本不以卑踰尊也而乃使久居民間
與小民共事乎可以見小乙之愛其子非
若後世姑息之態而有真實無妄之誠朝
廷萬幾之本不以恩掩義也而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乎可以見高宗之愛其父非若
後世虛禮之文而有天性自然之愛此三
代人主高致盛節非但以崇高富貴言也

大雅云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
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錄曰夫詩稱綿綿瓜瓞何也蓋太王肇基
王迹迹者軌之轍也邠人曰仁人也不可
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豈非王者之軌轍歟
厥後武王纘太王之緒即綿綿之緒耳不

然以陶復陶穴之風而圖王剪商之志何由起耶善觀者必能辯之

又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太姙有身生此文王

錄曰愚觀成周之際父祖子孫若是其盛而堯時反不能及何也意者天地初闢氣未全純至周真元會合匪但家之積慶而天下積誠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不然以洽陽渭涘與釐降嬀汭何以不相若乎

○列女傳曰太姙之性端一誠莊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太姙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姙為能胎教

錄曰愚觀胎教之言未嘗不嘆其至理之所寓也夫天命之性無形者也男女之感有氣者也無形者不可以善惡言性善故也有感者則其邪正善惡自此分矣匪但是也而貴賤壽夭無不兹焉是判所謂氣質之稟與生俱生一定而不可易者其卒為周宗不亦宜乎

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錄曰孔子曰仁者不憂釋之者曰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文王以王季為父苟若私慾勝則必逞其欲速之心而陷父於不義有之矣以武王為子若苟私慾勝則必預為不拔之業而陷子於不臣有之矣以是為訓後世尚有欲為周文王者嗚呼是何文王之多乎

○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群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蟄蟄兮

錄曰何以謂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蓋前乎此者多及王世不可宗矧可繼乎後乎此者多陰禍燎不可遏矧可長乎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可以觀孝矣言不離於其衆妾內子之口可以觀德矣和非婦子嘻嘻也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其周之世恩乎進非枯楊生梯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其文之家法乎此而論德則德廣此而言福則福大

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皆化於善故詩人美之曰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若錄曰愚觀王者之端未有若是之真實而無偽而頌美之詞亦未有若此之親切而有味也是故麟有在郊藪矣然而未見也矧四靈之物無形而群公之子有象固不若振振者之克肖也此聖人之徒深有得於觀感與起非但誦說向慕而已也抑商有外丙何壬之夭漢有隱王少帝之韋死有建成光吉之難宋有光美德昭之議更孰有如周之文武成康繼體者哉以為王者之瑞誠非誣矣

矧記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齒為齡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

九十三而終
錄曰武何有以是夢也愛親之心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文何以有是應也愛子之心篤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天且弗違而人何疑議之哉文之與武體雖有二而誠之所通初無間然也其一飯再飯以至旬有二日之間純乎為親之意舉天下物物何以加之乎木石豚魚尚云可格矧神明之至理耶其曰九十七 九十三者乃實理之應適會其數雖不益 以文王之三齡

○安知武王之有縮乎要之人生以百歲為期初不屑屑拘之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錄曰所以謂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者蓋天地之大化曰仁聖人之至德曰孝凡所以媚茲一人而應侯順德者莫非以是為之張本也是故太甲之徂桐居憂高宗之宅憂亮陰成王之煢煢在疚三王所以底於嗣守之賢者同一道也皇王之孝非有他求也其端出於天乃良心之真切也其思閔於祖乃憂勤之通徹也其質要於鬼神乃百順之游衍也此所以思繼其序而不忘者也厥後大漢之興其審尚不異乎此元成以後此道微矣無惟乎經生之切切也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召太保奭芮伯彤伯

○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錄曰此成王之所以正其終與康王之所以正其始可以為萬世之法也夫托孤寄命夫有若周之得人者也以王室之懿親當太保之重任雖曰有君臣之分而其休戚之所關若同舟而風於中流並轡而馳於康莊亦安得而不業業哉彼成王者始也予其懲而毖後患苟非周公何以能保明其身乎終也宣重光而達大命苟非召公何以能敬保元子乎此艱難之意成王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非若安劉必勃之徒取僥倖也

又曰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錄曰成王至是無以異於古之聖賢矣蓋

○幾者虞廷之要訣也非至明睿能察之非至健睿能決之此其所得於緝熙仔肩之所致而非泛泛然之聽說也夫動而泛應則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可須臾忽忘乎靜而慎獨則一日二日萬幾可瞬息不善乎然而嗣君尤切焉者以其心之未純守之未固一旦出居人表易致驕泰之失入邇近習月進不善之幾則所以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皆失其具矣此瞑眩之深慮死生之永訣盈成之至計保傅之全功彼

佳兒佳婦之言徒見其所為親而不詳於理道者非同日語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錄曰此周公之家法夫子所謂魯一變至於道是也厥後魯公之為治先內而後外先仁而後義所得於訓戒者至切也故曰魯之澤及十世魯有王者之跡者仁厚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然愚嘗過曲阜而觀周公之廟迺無一人配饗之者愚意大聖人之德生能配天死無以配食且以魯公之賢無忝周公之教以之配饗夫豈不宜他日或能舉錯執此以往可也

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錄曰立庶以是不以愛愛既弊矣重耳之長無能易也彼惠公者上不顧兄下不顧弟外賂內求僥倖苟得重耳方且煢煢在疚稽顙哭泣其氣象判然不侔故春秋惠公不書入里克不書罪而大學亦引舅犯之言皆與人為善之心也孰謂穆公之主納不定於子顯之致命乎使文公者每事如此又何以久假而不歸哉惜乎心之不純巧於用詭雖皆不學之過而子犯之致君無術亦不得而辭其責也

左傳酆舒問於賈季子犯之子曰趙衰之與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錄曰冬日之日可愛者也夏日之日可畏者也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其愛至矣至盾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畏而愛矣此季所以亟稱也

家語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殷帝乙之元子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周公相成王命微子為殷後與國于宋弟號微仲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當嗣而讓其弟厲公焉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世為宋卿勝生正考甫甫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焉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皐夷父其子為防叔辟華氏之禍而奔魯故孔子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

錄曰遷知世孔子矣而顧遺其先系何耶微子統承先王孔子實紹商後三代更起迭運可謂至仁矣夫契敷五教明人倫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也湯繼夏后以有天下其立本發源實肇於此以至於微子又生有聖德后與帝乙皆欲立之則微子固當

命世為天子矣及其抱祭器奔周天心棄紂而實未厭商也周亦不敢臣之而使脩其禮物作賓於王家數世而後周德亦衰天乃篤生元聖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雖不繼周而王實以代商為治觀夫子嘗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其隱然自任之心可見是可遺而弗論乎通志救焉遷之失亦畧而不書非其至矣此錄之不可無也

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錄曰商自契以來而至於湯又自湯以降而封於宋歷千有餘年而後孔氏與又自正考父佐戴武宣歷數世而後孔子出孔子復娶于宋之开官氏而生伯魚伯魚復生伋而後道統之傳得其宗天為萬世之計將以繼往開來非但光前裕後其所關係非小補也乃可畧而不書乎錄之以補史記古史通志諸書之缺

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經四 十三

錄曰夫所謂至德要道何也曰心也心何以至而要也此對天下與民與上下言故為至而要也何以天下與民與上下之非○○至而要也天下至廣也聖人以為病焉慱施是也兆民至煩也聖人以為病焉濟衆是也上下至不齊也聖人以為病焉絜矩是也豈其逐已扒天下雖廣親則一也兆民雖煩愛則一也上下雖殊順則一也親也愛也順也先王之心休休乎以為美也綽綽乎以為裕也視之弗可見而能加于百姓聽之弗可聞而能刑于四海故曰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此通一經之本始明五孝之發端非止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而已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錄曰孝弟為仁之本本猶根也物之有根便有許多柯幹枝葉所以務培其根者以生意在此而不在彼也設有人焉接人一團和氣而家庭有未善焉可謂仁乎又有人焉惟孝友于兄弟迺加人以横逆焉有是理乎故曰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然此乃日用常行之道無甚高難行之事君子何乃專用力於此乎正以本立而道生則將推之天地萬物無不各得其所矣豈非仁之本乎門人以有子言行氣象似聖人故並記於開卷之首然則務本者豈非時習之第一義歟

經四 十三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錄曰夫所謂遺親者即如世俗不孝有五之類惟不仁則狥于人欲之私而有此等

事仁則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乎父母故嘗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豈有惰其四肢乎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豈有博奕好飲酒乎父母之所愛者子亦愛之豈有好貨財私妻子乎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豈有從耳目之欲乎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豈有好勇鬬很乎凡此皆人倫莫大之事家道無窮之益三書開卷之首不可以不察也

○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錄曰此實字非對華而言亦非如菓核之實乃是本然歸宿處故謂之實也盖仁之所以為仁非泛然之謂也乃天生父子其性之至愛本然歸宿之處在於事親故謂之仁也下面義智禮樂莫不皆然至於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則仁之全體還露大用顯行極至則手舞足蹈然皆出於五者本然歸宿之處非有所外求非有所假借乃直示人以吃緊活潑之道大抵聖賢之言譬之化工生意俱包在內人視之有

層層葉葉只是一箇骨朶內發出來的便是仁之實也讀者其致思乎

小雅蓼莪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錄曰治世之言宣以達其詞平季世之言矯以激其詞切故將母來諗者非不知劬勞顧復也君探其情而伐之言則必無私憾恨矣陟岵陟屺者亦非不知缾罄罍恥也而能尚慎旃哉猶可以盡其情矣今既不得終養以盡人子之情又無所勞剛以見君父之義無所歸咎而歸之于已曰匪莪伊蔚也曰昊天罔極也其呼天怨慕之情豈得已哉至於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則所謂不盡繼之以血極其哀怨而不自知

者孟子曰舜其大孝矣五十而慕若此詩者其曲盡愛慕者歟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之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錄曰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而孔子教之曰色難其義何居舜號泣于旻天曰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矣則色之與力自當有辨也盖父子主恩者也親非親也○所以為我者也我非我也所以為親者也色發氣之所動也不可以矯揉而為色強而致其心和則氣和氣和則發氣滿容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子夏非直義者也但以謹守之故恐其以竭力為足以盡仁故夫子啓而發之不然以商之長於文學記禮者多出其門豈不知嚴威儼恪之非所以事親哉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

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錄曰夫所謂忠養者盡巳之心為忠則與能竭其力異矣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然豈特此哉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何莫而非盡吾之心哉此事親若曾子者庶幾盡仁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錄曰所謂盡其歡者責人以三牲五鼎則儒者無善養勉人以甕醢桓楹則貧者無善葬啜菽非旨也靡靡者為之砥也飲水非甘也皆醉者為之醒也孰謂一言之間而非至教哉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爾多膳潔爾晨飡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淩波赴汨筮魴捕鯉敫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錄曰以補詩終焉者周道衰仁孝薄於是有不父其父者矣有證父攘羊者矣甚者母喪而歌以薄為道曾不知報本之義反哺之恩焉哀哉乎夫物之不若歟此詩雖無詞而著于鄉飲酒合樂之用君子因聲以逆義得義以綴恩庶幾仁孝之不廢也

弘道錄　　經五

仁

父子之仁

漢書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慱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有司固請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

錄曰自秦靡扶蘇立胡亥天下紛紛大亂兵革不息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之分可不預定乎漢高皇目睹其獘乃亦有營營之惑雖以期期之言未能遽止以是後召呂氏之亂卒致庶孽亂真漢之不泰無幾哉迎代之謀一大幾也元年之詔又一幾也西漢二百年之垂統人心天命於是乎在

亦以見父子之分既絶而復續其道既墜而復振嗚呼可謂仁𢦤

文帝居代邸薄后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故爰盎謂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以王者脩之過曾參遠矣

録曰人之脩行於親果殊貴賤乎分難易乎孝弟之道天性也自天子至於布衣其分雖有異其性無以異也率其性則難者易耳背其性則易者難耳參乎帝乎其誰○

○以是為輕重乎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詔除肉刑

經五　二

録曰漢文帝不猶愈於齊宣王乎以天地之貴重於角者之牛而大賢之論多於必女之説帝之屈法伸恩又非以小易大之可比也而紛紛以為病何𢦤盡不曰是心足以王乎既非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則不免過於愛過於厚矣

衛太子之子史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曾孫置間燥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穎○將軍定大策光與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曾孫即皇帝位

經五　三

録曰傳有云人衆則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𢦤史稱戾太子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有類已又曰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太子誠無負於漢也及上春秋既耄后寵益衰於是巫蠱之禍紛然而起擾亂之害卒然而動蓋人衆勝天是以若彼岌岌也至於帝心既悟天下益悲於是太山之石不扶而立上林之樹不召而起蓋天定勝人是以若合符節也戾之身雖不有天下而其後亦必為之於此可見父祖子孫終無泯滅乏絶特人與天悖時與事違以致病已無親而弗陵無後也豈不哀𢦤

東漢書世祖光武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也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縯中秀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秀姊元為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後即位是為世祖

光武皇帝

三國志蜀先主玄德亦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

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屨織蓆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遥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後累官至益州牧及曹丕篡即位于蜀曰昭烈皇帝

錄曰愚觀世祖昭烈之際未嘗不喟然而嘆也夫秦廢封建漢興懲其孤立大封同姓德譪然至矣不旋踵間誅夷殆盡非惟

○不足以為藩屏之衛且弃其血肉之軀而亡之此其故何耶上古開國以來惟漢起於匹夫一時父兄子姪乘奮起之運無有毫髮功德於民帝亦不過泗上一亭長耳其斷蛇之衂尚腥飛揚之勢猶在烏在其能澤而長乎逮至文景五六十載之間海內殷富興於禮義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漢之元氣已固命脉已全然後庶孼之萌頓然殿除忠厚之澤脩然遠引於是發封於長沙而後有世祖靖封於中山而後有昭烈光啓於式微之際承運於既絕之餘而惠武昭宣之裔皆所不逮向使無文景之澤漢之天下未可必然故知父子之間與夫傳世之際仁暴頓殊而綿斬亦異君子其可忽哉其可忽哉

東漢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之女幼時相者見之曰法當大貴然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力當踰於所生及為貴人時后前毋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明帝以后無子命撫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

○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心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輒增隆遇

錄曰漢成帝時史曹宮嘗生子矣上與昭儀天怒以藥飲宮棄其兒許美人亦生子矣昭儀涕泣不肯食竟死兒篋中埋屏處及其他飲藥自傷墮者不可勝數史悉書之以貽千萬古之恨愚嘗反覆嘆曰是誠何心哉夫親生愛愛生恩帝雖至暗極愚獨不念恩自己流愛自己生安忍若是其悖戾耶意者天厭淫德至后與昭儀已極不如是則其嗣不絕他日必無以子殺父之理而福善禍淫之道竟不著矣故感焉后之事追論之以戒萬世

肅宗孝章皇帝初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決事率近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

○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寵曾祖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慎無與人重比祖欽皆在位父躬建武初為廷尉左監家世法律寵明習家業性復周密常

稱人臣之義若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
人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寵予忠
能承父風益務寬詳損益有程爲決事比
以首請讞之敝焉
錄曰寵之言固有所受之也夫漢之元氣
至此將殊矣苟非上有童順之君下
慎之臣承之以寬大濟之以慈仁天地生
生之德子孫繩繩之美不其息乎厥後和
帝殤嗣孫祐繼立孝冲夭亡玄曾疊運皆
出章帝之裔寵亦數世相承不絕豈非長○

○道
智

昆弟之智

晉書謝玄者安弟子也安乃心王室戒約諸
子嘗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
莫有言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
庭階耳安悅之時符堅強盛邊境數侵朝廷
震動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
玄應舉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
必不負所舉才也於是徵拜建武將軍監江
北諸軍事玄自廣陵西討進據白馬與戰大
破之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先遣符
融慕容暐等至潁口詔以玄爲前鋒都督率
衆八萬距之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
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何不稍卻令將士得
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
皆曰宜阻肥水令莫得上堅曰但卻軍令得
過而我以鐵騎逼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
爲然遂麾使卻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等
以精銳八千渡肥水決戰堅衆奔潰自相蹈○
○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風聲鶴淚皆爲王師
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既而安奏
宜乘其釁略定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三
魏皆降以兗青豫徐冀幽并都督十州軍事
封康樂縣公

錄曰或問曰謝安淝水之戰與周瑜赤壁
之師何以能必勝耶先儒有言曰巧於取
齊拙於取楚然則遲早工拙之間進退疾
徐之際正君子好謀而成之時也夫以吳
魏之不敵猶秦晉之相懸久矣故在當時
一則以迎敵爲言一則以根本爲憂苟非
計定於中能保其必勝乎是故曹操百萬
之師符堅斷河之舉秦計之拙也周郎一
葦之便謝公半渡之情齊計之巧也善乎
爲敵謀者以爲吏出迭入誰能當之乎雖
然六朝之不能混一者天也惟天故多效
順而天風鳥聲山雲草木皆所不期然而
然者是雖謝昆之智而識者之鑒亦莫能
逃矣

○南史謝瞻者晦之兄晦爲宋臺右衛權遇已○
重於彭城還都遇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瞻
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
家素以靖退不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
汝勢傾朝野豈門户之福即乃離隔門庭曰
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
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
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
時乙降黜以保衰門及晦建佐命之功任寄
隆重瞻愈憂懼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
永及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

錄曰愚觀伯起前後之言足以破後世貪
得之惑震可謂無貿關西夫子之稱者矣
夫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與夫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皆孔門之要旨也其所謂清白吏
亦豈尋常好名者比乎信乎清德相踵慶
善遠流比之衰世尤為過之後世鮮能及
也史稱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
以逢隗世相家推崇以之外援故袁氏貴
寵數世富奢甚於他公族亦不同
○當塗長荀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
竝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潁海苑康改其里
曰高陽里以比上古爽字慈明幼好學十二
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可為人
師耽思經書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
八龍慈明無雙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
禮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曰皆玉也慈
明外朗叔慈內潤又太丘長陳寔有子六人
紀字元方以至德稱諶字季方齊德同行故
時稱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兄弟孝養閨
門雍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父子並著高

名時號三君或時詣荀淑雅無僕役乃陳紀
御車陳諶從後陳群尚少載車中既至荀乃
淑慈應門慈明行酒文若年幼坐着膝前諸
子相與討論于時德星聚現太史奏曰五百
里內有賢人相聚會也

錄曰愚觀東漢一代始也客星現而興終
也德星現而衰然則懸象果不可信乎君
者一時之表賢者衆人之心也天不以霧
霧混茫而滅德星之曜猶時不以慧孛往
亡而絕賢聖之生故誦神之聽之終和且○
○平之詩則知姬德之所由昌觀掩涕反袂
吾已矣夫之言則知周道之所以亡不獨
漢之末世而已然也

晉書嵇紹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
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啓武帝以紹賢侔郤
詵宜加旌命乃徵之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
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群戎
曰君復未見其父耳僕射裴頠亦器之時侍
中賈謐以外戚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
謐求友於紹紹距而不答及謐誅詔以不

阿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初反正上䟽願陛
下毋忘金墉大司馬毋忘潁上大將軍毋忘
黄橋則禍亂之萌毋由兆矣及河間王顒成
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乂大駕次
於城東乂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誰為都督
六軍皆曰願嵇侍中紹以天子蒙塵承詔詣
行在所値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
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
飛箭兩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
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
○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
向難有佳馬否紹正色曰若使王輿失守臣
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嘆息

錄曰按晉史侍中忠貞之肖而錄於父子
之仁何也易曰幹父之蠱厲終吉中散者
萬世名教之罪人也侍中者一代忠貞之
巨擘也昔之死不惟輕於鴻毛而且穢於
青史今之死不惟重於泰山而且光於日
月昔之稱揚不過曰賢侔郤𨥁今之褒顯
將必曰世篤忠貞矧乃十歲而孤事母孝

謹出於天性乎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君臣父子同一道也
卞壺勤於吏事幹實當官欲軌正督世不肯
苟同明帝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
謂其恒無閑泰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
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
王澄謝鯤為達壺厲色曰悖禮傷教罪莫斯
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時庾亮將徵蘇峻壺
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京邑
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遠慮未可倉卒○
亮不納峻果稱兵詔壺都督軍事與峻戰於
陵西力疾厲衆苦戰遂死二子眕盱相隨赴
賊同時見害峻平尚書弘訥議曰夫事親莫
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
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
子之極行也壺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
難存亡以之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刃
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勤
事上準許穆下同嵇紹於是改贈侍中驃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

眕散騎侍郎盱奉車都尉妻裴氏撫尸哭曰
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亦
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
錄曰愚觀兩晉之間而有卞壺之父子可
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夫峻之亂亮
召之亮死之可也壺的然知其不可而猶
死之何耶蓋務名之與任真二者去相懸
絕王謝之踵尚名也望之之自負真也務
名者矜其威儀脩其談論言合則蜉蝣焉
事至則莫須焉以清虛為高致人亦不與○

経五　十二

○其常而已安於其可也務實者執性堅剛
持論篤實遇事而坐視有如仇讎臨難而
苟免若將浼已以必蹈為素志人以是推
之而彼莫知其不可以故不至於死亡不
已也然能殺身成仁益彰完節子復求仁
得仁忠孝全名將與天地同其久日月並
其明其視風流人物何啻千百嗚呼可謂
仁矣
陶潛與儼等䟽曰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
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
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
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
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
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
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
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
五六月中北窻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

経五　十三

○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暫往機
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
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
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
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曰同生
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
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
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
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
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

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
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錄曰夫人之道三綱為首靖節一身舉無
媿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幾於同道
者矣或疑此老規規遺訓似過為身後慮
者是大不然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廢乎
斯一自書契以來性衷真切千古之下可
以想見其慈愛周密仁道篤厚非但榮辱
之遠苦樂之甘而已視彼素隱行怪徒潔
身而亂大倫者可同日語哉
○吳隱之弱冠介立有清操年十餘父喪每號○
泣涕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
禮嘗之鹹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
康伯苦居康伯母殷浩之妹賢明婦人也每
聞隱之哭聲輟飧投筋為之悲泣既而謂康
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
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錄曰夫所以酌貪泉而不易其心者固將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而非謂
一己之身也苟非自少介立衰慕其親安

經五　十四

能卓然不變乎其毀傷過禮有由然也而
康伯之秉鑑韓母之知人不寧同心且同
里閈古人卜鄰之美有如是哉錄之以貽
後世之尚德也
魏書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歷事五帝出入
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仁恕簡靜處雖貴
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
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任鎮東將
軍懷州刺史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
見召公廟廢毀不立曰召公之德闕而不禮○
為善者何望乃表聞脩葺之於時年將九十
勸民學業風化頗行後正光中中書舍人常
景追思允帥郡中故老為立祠於野王之南
樹碑記德馬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
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中多姻媾允散
財竭產以相贍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
允母高年謂人曰吾兒在中書時有陰德濟
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饗百年矣卒時
年九十八
錄曰死生亦大矣高伯恭以無貳無惑而

經五　十五

母子卒獲壽考知命者矣必營營然哉雖
然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矧中書之地乎其歷事五帝出入三省
五十餘年又非長樂老之比君子所以不
之拒也
唐書貞觀二十年十二月上謂長孫無忌等
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
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
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
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錄曰太宗斯言達者之見也夫萬壽無疆
雖古今頌禱之詞然行之臣子自盡之情
可也君以已處之豈以虛文之樂而且之
情之悲乎此可見太宗天資之美苟充之
以聖賢之學何堯舜之不可及哉
狄仁傑從容言于天后曰姑姪之與母子孰
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
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
也太后意稍寤召還廬陵王詔行在九月立

廬陵王為皇太子

錄曰梁公之倫肫肫乎天理人倫之極至又非但因其所明通其所蔽而已夫子之於父天性之一本也姑之與姪異姓之懸絕也虎狼獰矣猶能知父子之親者涇未極也人惟縱慾之性而後本心閉塞本心閉塞而後異姓秉之雖然后亦若人爾敦無利害之心执此柎姑于廟之說真有以感動其未厭之仁心而論事有回天之力其斯公之謂乎

○杒梁公為并州法曹叅軍時親在河陽梁公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左右為之感動○

錄曰公之賢範人知之也而其賢孝人不知之也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以是知人臣不忠諫之不行惟患行之不立患事之難成惟患誠之未至李敬業乃以厥父過殺之軀徒以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爭之戮何其不適亡已乎

李晟數歲而孤事母孝謹雄烈有才每戰必衣錦裘繡帽前行指導以示異朱泚據京師李懷光圖為反噬晟乃大陳三軍令之曰國家多難亂逆繼興車駕西幸闕中無主予代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況當此時不能誅滅兇渠非人豪也渭橋横跨大川斷賊首尾吾與公等戮力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世之功何如三軍泣曰唯公所使及引軍抵通化門圖曰若先收坊市巷陌隘狭間以居人賊設伏格鬬百姓囂潰非計也且賊重兵○皆在苑中若自苑繫其心腹彼將圖走不暇○如此則宮闕保安市不易肆計之上也諸將曰善乃率騎步夜使人開苑墻二百餘步分道並入鼓譟雷動乘勝驅蹙至于白華朱泚姚令言相率遁走晟軍入京城屯於含元殿前號令曰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民之義告諭百姓居人安渚秋毫無所犯士庶無不感悅遠方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露布至上曰古之樹勳力復都邑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三代以來未之有也天生李晟為社稷兆人不為朕也及子愬復為帥嘗乘雪夜破吳元濟止其外宅蔡吏告城陷矣元濟不信俄聞愬軍號令將士乃曰何常侍得至此遂驅率左右承子城拒捍元濟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檻送京師其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擒不戮一人其執事帳下厨廐之間者皆復其職屯兵鞠場以待裴度與晟曩日同聲並美父子大勳無以比論

○錄曰成湯之征葛以無敵之師行王者之政其民不知兵者順而易也晟父子之於唐以鐔鴻之功遏滔天之陷其市不易肆者逆而難也使晟而聽諸將之議徒擾市里亦必能成廓清之功愬復信軍吏之言徒殺李祐必無以效坎墉之續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父子之間其利溥哉○

史臣贊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鷙有守遭世變扳任兵柄策敵制勝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事

繼母至孝異夫庸人武夫者又世稱段太尉
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
秀實為人姁姁常低頭拱手行歩言氣卑弱
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六歳母疾病
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又李
遜弟建與兄俱客荆州毋憐其孝每曰建子
勸吾食吾輙飽進藥吾意其瘳鄉人化之有
爭鬪不詣府而詣建德宗擢右拾遺翰林學
士至澧州刺史召拜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
錄曰辭放有言人能孝慈則氣感和樂故
以外則戎虜之緒以末則武夫之品以賤
則覊旅之裔而立功立節立名莫不根抵
於此何况貴如王公尊如中國賢如士大
夫豈待論說而後知耳此作史有功世教
不可以無錄也

弘道錄終

仁

父子之仁

宋史眞宗大中祥符九年五月一日太子生
後宮李氏所出也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
曰知朕有喜乎起曰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
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
初入宮侍劉脩儀莊重寡言帝合為司寢既
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得
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帝喜甚已而
果生子是為仁宗

錄曰有宋一代其垂統立命實係於此夫
取天下於倉卒之際當時雖無興詞後世
未必與也三業而有仁宗傳之四十二年
之久深仁厚德漬肌淪骨祖宗之大業愈
光帝王之正統斯定君子於仁人之生雖
隔百世而其慶幸喜樂之私已溢然矣
又曰宸妃杭州人實生仁宗今我
壽安皇大后亦杭州人實生
興獻皇帝其龍飛鳳舞山川効靈誠非無證
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益可驗矣

仁宗景祐二年二月育汝南郡王允讓子宗
實于宮中允讓太宗之孫父商王元份也帝
未有嗣取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

錄曰時帝即位十三年壽方二十六也而
皇后曹氏之立亦僅逾年耳遽取他人之
子育於宮中何也曰此百代之下帝所以
稱仁而后所以稱賢也夫古人至正大公
之舉莫過於繼嗣今人苟有千金之產尚
勉强覬覦必不得已猶不肯顯育同胞之
子况乎天下之大祖宗之重神器之托曆
數之歸苟非帝之胸中純然有見於大理
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孰能無所繫累
耶後之人君能以仁宗曹后為法則雖不
出於己嗣而萬世稱聖百代稱宗祚胤永
綿而不絕苟有一毫私意雜於其間不以
祖宗天下為公而以繼嗣統緒為諱萬一
倉卒之際必不能光明正大如宋之仁宗
者或又曰以帝之仁而不能有其後何也
曰易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夫能齋心滌慮

以臨天下而感應之理未著焉然天下萬世固以信其德之尊矣如此則何害於薦與不薦耶是故君子可勉於為善之可繼而不能必於後嗣之能繼可力於脩德之相傳而不能定於世澤之必傳其可能者人也其不可能者天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夫此之謂也

建炎元年夏五月庚寅朔康王即皇帝位先是元祐后皇親降手書播告中外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壯轅之釁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藩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玆乃天意夫豈人謀會宗澤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遂決意趣應天府命築壇于府門之左王登壇受命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錄曰晉元帝唐肅宗宋高宗皆自立者也而元祐太后之詔顯然明白天迺憖遺一老較之二帝庶幾無愧統緒之仁矣當是時三綱盡覆兩儀將塞不惟一祖八宗之大業淪喪而從古以來中華之正統胥亡不可一日後焉者也胡明仲上疏之言竊謂過矣

孝宗皇帝太祖七世孫也秦王德芳生英国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慶國公令譮令譮生偁是為秀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生帝於秀州青杉牐之官舍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蹕為高宗言之右僕射范宗尹造膝以請上虞丞婁仁亮上疏極言高宗大悟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饗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之後紹興二年五月育于禁中三十二年立為皇太子乙亥即皇帝位是為孝宗至理宗皇帝亦太祖十世孫父希瓐追封榮王母全氏以開禧元年正月癸亥生帝于紹興虹橋里第寧宗嘉定十三年景獻太子薨無嗣選太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如高宗擇普安恩平故事乃與濟王竑並育禁中帝性凝重寡言潔靜好學每朝參待漏或多笑語帝獨儼然見者欽容會濟王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屬意於帝十七年八月丙戌寧宗違豫冊為皇太子丁酉嗣皇帝位是為理宗

錄曰愚觀南宋之事未嘗不嘆天意之有在也蓋自高宗立而忘父兄之仇人孰不恨之孰不痛之而不知天意固有所在若為太祖毆除之耳夫以徽宗有子三十一人而一旦俱亡天豈無意哉設使二帝或自漠非而歸則徽宗未老欽宗方壯孕育未可量也高與寧縱無嗣孝與理何由立耶卒之傳位六帝百五十年與非宋僾奚天道之好還於此驗矣或者不務觀理詭以粘沒喝太祖後身嗚呼遠可信哉遲可信哉

曹武惠王父芸生彬始晬以百玩之具羅於席前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當時異之及長為大将伐江南每緩師兾煜歸服使人諭之曰事

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及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問候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唐主遂率臣僚請降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自出師至凱旋不戮一人江南賴以保全子七人璨瑋大將顯名瑚娶泰王女興平郡主至昭宣使玹左藏庫副使玘尚書虞部員外郎珣東上閤門使琮西上閤門副使領鎮海軍節度使玘之女即慈聖○光獻皇后也後累贈芸魏王彬韓王玘吴王○諸孫並通顯莫有文局

錄曰牧誓之六代七代聖人用武之事也泰誓之一德一心聖人居功之本也兵非得已也事茍可濟而又壽民以遑非惟逆天之道而人事之報不可鑒乎遠者秦項之徒近乃瀚與全斌之輩人非鬼責及於目前殞乎絕孫不遺後代安在父祖子孫滿門全盛乎抑江南無罪祇以目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則亦異乎正正之師矣茍非以不殺爲心是尚踵其魔蹤其夢彬之立心悠乎遠矣非區區計其後效而後爲之者也

王文正公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入宋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旦幼沈默好學有文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識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真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偉骨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爲遠大之器帝素賢旦曰爲朕致大平者必斯人也

錄曰愚覽司馬公實冥之訓而知所謂陰德矣夫天理昭昭者也人惟著之于心累之于躬而視之無見聽之無聞所謂冥也然豈一朝一夕之所積哉自今言之寬心之量也不寬則急迫狹隘吾盍斯須否乎故寬可以積陰德也仁心之德也不仁則殘忍刻薄吾盍須臾離乎故仁可以積陰德也公心之平也不公則偏私邪枉吾盍一息背乎故公可以積陰德也恕心之則也不恕則吹毛洗垢吾盍一念存乎故恕可以積陰德也非若釋氏之杳冥寂滅也

范文正公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蔭守將作主簿以非所好即解去從父之鄧純仁登進士亦以親遠不赴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仲淹沒始出仕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立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茍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仲淹嘗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畧知子孰如父哉

錄曰語稱仁者有後人豈可自棄乎哉文

正氣氣孤孑介然一貧士也及其後也身為將相子皆聞人非其心之所主大有異乎人其能然哉去憂樂一人之情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王者且然矧輔相乎忠恕切已之要也盡已之心與物無忤聖人且然矧學者乎此所以或得其忠或得其静或得其畧嗚呼觀其所得則知其所至不偶然矣

韓忠獻公入子綱綜綘繹維縝緯緬綘維縝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綘適於同維適於正縝

○適於嚴億性方重治家嚴餝雖燕居未嘗有惰容每見諸路奏牘有擿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重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令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盛世及維為門下侍郎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救之折簡密絢上官均語泄說巖叟分析維曰臣下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為善何害於理若瑣瑣責之懼於國事無益也適罷

錄曰愚觀韓忠獻之言與袁邵公異世而同一軌也君子其可忽諸雖然若不為臺諫及當銓衡之任亦可辭其責也茍當斯任而能以是存之於心非惟長國之元氣抑亦增已之循祚豈不美哉借曰在已之心於無過中求有過無事中求有事無意中求有意蓋不深思之曰綘同維正縝嚴億方一父數子且不能盡同何當四海之廣乎將不但掄母之易而顯世之德可以無愧矣

○節孝徐先生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讀孝經輒淚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怵然傷心不忍加足其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苫枕塊衰絰不去體常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為之泣下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為餘既終喪不輟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州以行聞說賜粟帛元祐初近臣合言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方乃以為楚州教授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歛衽敬聽

錄曰愚觀聖宋重熙累洽而知節孝之所由也夫一人之孝出於天性或不能通於天下也惟人皆勉於為善則凡生之膝下何所不賴乎以是達之天下何患人人無君子之行哉推積之心於斯為盛若乃終身不用石器衰絰不去身體可以勉而能也

○岳飛天性至孝父和母姚氏生時有大禽飛鳴室上因以為名未彌月河決内黄水暴至母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咸異之及長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

秋孫吳兵法自北境紛擾毋命以從戎報國
輙不忍屡逝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母獨從高
宗渡河河北淪陷音問隔絕日夕求訪數年
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寄言謝五郎勉事聖
天子無以老媪為念也竊遣人迎之阻於寇
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後歸後有痼疾雖身服
王事嘗以昏莫竊暇至親所嘗藥進餌語欵
行履未嘗有聲每出師必嚴飭家人謹侍養
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毀幾滅性與男雲
跣足扶柩既葬廬于墓所刻木為像行溫清
○定省之礼如生時五子雲雷霖震霆雲年十
二從戰數立奇功軍中呼曰贏官人死時才
二十三一女未及笄痛父兄之冤抱銀瓶墜
井而亡孝宗立追復元官父子女褒贈有差
録曰飛之一門而可少我子夏曰事父母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飛於此言誠非
經六　十
講習討論之也而能身體力行若此所謂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豈真故說我雖
然飛尚可得有如雲者且為養子非有嚴
師賢父之蓋女亦弱而無識焉知殺身成
仁之美語又云其身正不令而行愚於岳
氏父兄子女見之乎
咸淳末徐應鑣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
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
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
太學故岳飛第有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
不祐宋社稷為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
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
靈永無斁琦亦賦詩自誓祭畢以酒肉餉
諸僕醉卧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
○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生僕未寐聞火聲
起至樓下穴牖視之見其父子儼然坐立如
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能
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君卒莫知所之翌
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
僕為具棺斂殯之益王立褒其節贈朝奉郎
經六　十二
祕閣脩撰後同舍生劉汝鈞收而葬之方家
峪私謚曰正節先生
錄曰自宋德不綱而士風玷痺過之者傷
於急迫若陳東歐陽徹輩然而靡盬不及
者淪於汙賤若三太學生靡然而可耻何
意巨翁父子出於其間耶夫殺身成仁君
子之美節也以鑣之素養琦與崧之素
聞尚曰休戚未聞而肉食之可誘也其女元
娘何爲者哉以其質則弱非有慷慨之量
也以其年則幼非有歲寒之操也而國破
君亡共心共斃可以見秉彝之良不以幼
弱而可忽也不知當時賣國降虜之徒聞
之能不自唾為大氣乎抑鑣之死告於岳
飛其精神所契有素而一門忠孝寧無感
○發興起乎哉岳女之風將不徒然嗚呼可
謂仁矣
元史史天澤八子格樟棣杠杞梓楷彬皆顯
官天澤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平居未嘗自矜
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立
論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
自張曰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因以
謝之言慚服當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爲治
其生理而賓禮之後多致顯達破歸德釋李
大郎不殺而送至真定署爲參謀出入將相

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於郭子儀曹武惠云

録曰愚觀元運始以獷興寖之中國若夭澤兄弟父子以身拜將相視富貴權勢欲迹退避若將浼焉及觀臨終顧以殺掠為形卒致江南帰服伯顔不足尊其美矣録之

五倫書元英宗為皇太子時仁宗不豫憂形於色夜則焚香溢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宴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為民主及仁宗崩哀毀過礼素服寢于地日歠一粥即位詔太常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宜集議其禮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悉遵典禮行之

録曰史稱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愛養民力孜孜為治為大元盛德守文之主繼之以英宗仁孝蔽焉元季以来所僅見者二君而已

皇明名臣録章溢性至孝弱冠從鄉先生闗金華文獻之邦閒遊以咨叩其統至武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孝心所感喪未舉而兵發里閈室廬被焚溢稽顙籲天火至柩所而滅及喪母悲戚過度嘗宅兆親負土石感疾益深親友何濬来候曰當收歛此心毋有所執滯溢曰吾已知之與二兄別居久創第龍淵請兄同居怡怡之情藹如也時天下亂乃避地入閩中

○太祖皇帝遣使召溢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入見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

○録曰觀無知以尾生孝巳之行無益勝敗之数其欲乎溢以可顯可晦之身正心脩身之學觀其感親驚悸喪母悲戚若將終身及其光輔烈祖乃著取建入閩之功營田調兵之策無不克效可謂體用俱全顯晦無閒夫豈頑鈍不足者哉明與漢之用人亦畧可見矣

陳獻章早喪父母林氏事之甚謹以難遠離膝下嘗一試禮部即不赴後屢薦聘召並辭至是敦促来京上疏畧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以臣病軀加憂母老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為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疏上憲宗皇帝親閱再三明日特受翰林院檢討准令還鄉養親云

○録曰憲章此疏光乎陳情表乎夫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聖朝之孝治非若令伯之時可化也而卒以家居允養日深天下傾慕何如出為温令借疾從事者乎而特旨勅授不赴部試又非若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者矣録之

陳茂烈為御史時以劾尚書侶侍郎崔乃厥母年老告乞終養吏部以其家貧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三石以資孝養具疏辭免畧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第念臣家素貧

寒食本儉薄故臣毋自安于臣之養而臣亦
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過人之廉律己之孝
也古人行庸負米臣今尚未至是而臣毋鞠
臣因貧且寡艱苦百陪臣雖竭心力之養竟
未酬涓滴之恩且年已八十有六来日恐亦
無多迓哺私情固欲自盡脊養月俸心竊不
安 制以朝廷孝治天下陳茂烈清苦可嘉
不准辭毋卒𣗥哭寢地竟以不起至今表其
里曰孝廉
録曰宋史稱節孝徐先生人謂茂烈之行
○非耶以省克脩於家以静思著于友以直○
道聞於朝而領悟充養隱衷粹行㮣何乎
無後耶愚嘗過式其門而為列之如此
耿清惠公九疇子文恪公裕父子歷事 宣
英 憲 孝四朝清惠官至南京刑部尚書 经六 十五
廉德重望播在 天下登華陟要不媿為儒文
恪復任吏部尚書號青厓中為史官祭酒礼
部世守清白儒流冠冕御史汪宣奏其胸中
坦夷洞然無物以比王忠肅王端毅焉
周莊懿公瑄子文瑞公經父子皆為名臣莊

懿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德性寬宏氣度詳雅
平生事上以恭謹為尤出入兩京法司幾四
十年無傷人害物之吉圣於領賑貸督京庚
活民利國之功尤大礼登八座壽幾八袠子
孫官清要文端是公科甲徊翔翰苑春坊者
幾三十年
孝皇在青宮公為講官猶多啓沃之功常講
文華大訓
孝皇每起立拱聽其執礼如此及為礼部侍
郎每議政必傳經義者 朝廷盛德事力賛
○成之改吏部請早朝勤政拜戶部尚書以身○
任事不顧利害簡任屬吏親為裁決剸盤應
变畧無稽滯而秉政執法不為外戚及權勢
所撓有古大臣之風焉
許襄毅公進八子詔誥讃記詩詞論誌天性
孝謹嘗被庭訓撻指出血後每舉示人輒感
不已虜犯西陲命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吐
魯番世仇哈密遣部酋逐其王入據其城公
與都督劉寍調赤斤罕東諸夷為聲援雪夜
入城中破之有從乱者八百或欲盡屠之公

不可論者曰襄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其有
後也宜我後子誥復為戶部尚書譜吏戶刑
三部尚書 武英殿大学士論都御史巡撫
順天至今猶未艾云
林文安公瀚九子庭桂庭棉庭楷庭杓庭樟
庭榆庭枌庭 枝庭機公居國子嚴而有恩疏 经六 十六
請開科貢以廣人材無淹滯之患正德間上
疏論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 祖宗之根本
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以重
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選
○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復因灾異陳十二○
事大畧謂 陛下親承付託之重惟任大臣
而政乎 先帝之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乎
先帝之所貽謀黜遠近習而力體 先帝之
親賢遠佞不假貴戚而力行 先帝之割私
任公戒飭邊儲常若 先帝之不忘乎夷虜
節省財費常若 先帝之不忘乎生靈士論
韙之布政姚鏌謂公當
孝廟盛時有韓范之遇家政輯睦子孫醇謹
有萬石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晋

鄙之化龐眉皓首鄉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鄙公洛社之望焉後庭栩復任工部尚書太子太保庭杓知府庭機翰林院檢討栩子炫機子燫皆能世其家云

錄曰愚觀盧氏太原靈寶皆一代名卿而泉山厚德亦未可少觀其父子之間不啻如此然則君子可勉於為善矣錄之

明倫大典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午　上辭興獻王寢墓成拜慟哭伏地左右扶而起仍周旋瞻顧不忍舍去再拜慟哭從者莫不感泣癸未車駕發安陸　上不忍遽離聖母嗚咽涕泣聖母曰吾兒此行負荷重任慎無輕言　上對曰謹受教

錄曰首以大舜之克孝者明禪授之統署萬善之原也終以今上之哀慕者成王者之孚為下土之式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弘道錄卷六　終

弘道錄卷之七　　經七

仁

夫婦之仁

孟子曰舜之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錄曰愚觀大舜雍雍在宫其氣象有如此當時好事者創為二嫂使治朕棲之言何其悖哉故不必辯其不然而直以不如無書之為愈也

又曰詩有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蓋不但天子為然雖匹夫匹婦閨門之内亦莫不然至漢亦有房中詞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其後武帝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而李夫人之輩相去天淵何怪其不古若耶

又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當是時也内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錄曰天之好色不當如是耶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聖人未嘗斷色也内無怨女外無曠夫色亦未嘗禍人也此乃所謂性而非所謂疾人惟昧此往往艷色冶容驕妬淫逸徒見其禍未見其德遂使天然之性反為人欲之叢以至傾國傾城其禍慘矣非先王好色之意也

詩大明將言文王之聖而推本言之曰摯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嬪于京

錄曰傳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夫災見於天變生於地雖有妖未為孽也惟夫人之妖乃不可追是時殷之適嗣方主天位未見危亡之形乃一妲己生乎其間罰不得不重刑不得不淫而天立厥配周姜太任太姒邑姜聚於一門天之所興未有若斯之盛也然則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又豈敢必哉亦惟曰明明在下而已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宫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作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錄曰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吾天子於關雎之詩何惓惓若是耶誠以聖賢之道篤於近帝王之治本諸身

其盡善全美內外咸備未有若文王太姒者也是故堯二女聖矣不告而娶則雖有輾轉反側之情無由而見禹塗山賢矣辛壬癸甲至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雖有琴瑟鼓鍾之樂何自而伸以至惻成帝納趙飛燕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謂之禍水曰滅火必矣則雖有憂思之深迫切之意將無所用其情焉匡衡之說有自來矣而吾夫子大聖之旦亦有出妻之憾焉盍不重感於伯魚也夫重感於伯魚也夫

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祈願之曰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錄曰愚觀葛藟之詠而有得於作者之不費辭也夫葛之覃兮后九之事也以后妃之所事而為衆妾之所稱豈待思而後得耶瓜木栗薪周公之所不廢則樛木葛藟官人安得而忘之哉於此可見古人之奉非待如求雖婦人女子與大聖大賢同一軌也豈非自得者歟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錄曰孟子之稱太王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詩人之詠之王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豈非以王者之道造端乎夫婦耶夫及時

而美盛者莫如桃夭其新而孔嘉者莫如男女于此可以見對時之懋焉可以見牧育之情焉可以見萬民之思焉可以見和氣之充焉欲盡詩之善美者於此可以觀矣

○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如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錄曰婦人安所而無事乎適彼汝墳勤王事也魴魚頳尾事乱邦也厭浥行露防侵陵也雀角鼠牙懼強暴也頃匡墍之時不可失也使尨也吠戶不可警者然川化行俗美家謹和平不於采采芣苢見之乎

大雅韓侯之妻蹶父之子也詩云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録曰韓侯之事無可考然覩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可以為燕矣而中冓之言不可以為譽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可以為慶矣而終夙且暴未足以為令此慶既令居韓姞燕譽君子以是歸德焉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録曰咸恒之彖曰咸者感也恒者久也夫婦之道惟感而後有恒此即和鳴鏘鏘五世其昌者乎若乃婆娑鼓舞無春無夏以至於株林夏南極矣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陳國之所以亡而故仲之所由興與蓋不恃懿氏之占而後可知也

○趙成子居晉時娶文公女曰趙姬生原同屏括樓嬰及從文公在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而納諸文公文公取季隗而以叔隗妻成子生盾文公反國趙姬請盾與母成子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適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録曰趙姬賢於人數等矣有容人之度有下人之德有知人之明妬則不容驕則不下愛則不明婦人之常情也况以公女之貴伏妻之賤嫡子之衆庶孽之微乎其曰得寵忘舊何以使人真能知糟糠之誼不但葑菲之求而已也又以盾為才固請為嫡真能割肌膚之愛不但涇渭之辨而已也卒之繼成秉政旌美公族孰謂婦人而能不避親乎噫嘻可謂仁矣

○列女傳衛宗二順者衛靈王之夫人及其傳妾也靈王死夫人無子謂傳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我甚愁願出居外以睦栖見甚便之傳妾泣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事君不終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友居內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懈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並道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遂欲自殺天人聞之懼許留終養欲君子曰二女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録曰夫人無子而傳妾有子固無害於其嫡也而何有於分別又何有於內外乎若是則子固不可無而嫡亦可損乎秦俗尊華陽廢芊后若敝草豈其時固然耶抑孝成廢許后立飛燕班姬求外共養長信宮向故為此諷言耶不然祇恐後世奪嫡立愛之厲階雖不傳可也録以存疑義云

○西漢書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為人長大美色及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

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子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柰何予之負曰固有美如陳平當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負迺假貸幣帛為聘予酒肉之資使以內婦仍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敬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事迺母乎既娶張氏女而後資用益饒游道日廣

錄曰以澆俗偷薄之餘而有富人張負之見可以驗易代之萌矣夫以一鉏耰而尚吝何況有女如玉平一箕帚而尚誇何況

○有帶如泉乎大漢隆興既有呂公之女童○美於前必有張負之孫揚聲於後且能不以富盛驕人卒之婦道益脩夫德益進所謂中饋貞吉者矣不可以為仁乎

宣帝初為皇曾孫遭巫蠱事養于掖庭許廣漢書曰皇畜天因與同寺居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奏皇右禧息甚厚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卜當大貴賀請適曾皇孫一歲生元帝後即皇帝位立許氏為婕妤當立后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在廷公卿議者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敢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

錄曰霍氏之禍其諸萌於此歟夫撓之所動甚微而所關甚大愚人皆心擬而霍氏不竊擬歟光不之知而帝或友知之歟帝之指有定然矣及乎少夫之進帝將思之已歎其不言指非不言也向之指可露今之指難明也光弗署衍帝可恕光乎史氏不察以為萌於驂乘縱然薄乎幽矣

○東漢書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立為后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既正位愈自謙肅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為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時楚獄連年不斷因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濫乘間言之意甚惻然帝感悟夜起彷徨為思所納卒多降宥及肅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王論議經書述叙平生雍如終日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以不負先帝

錄曰后之謚為明德也不亦宜哉夫女陰之體也柔之質也故多尚侈務得好樂喜施厭肥飽梁安居宴逸此其常也而況貴為母后富有四海乃益務勤儉如衣大練親蠶織却遊娛諫楚獄絕外恩拒禱祀皆非虛名貌飾而真德實意流布於二十三年之間不可單述推緣其故后蓋不以陰○體自居柔質自累而所慕在於竹帛所志○在於聖賢斯言也其張本歟謂之德冠後宮信乎兩漢之間無能及矣

宋弘為大司空時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錄曰此郭后將廢之漸也夫仕宦當作執

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帝之初志所謂貴
易交富易妻也弘父尚以不附董賢抵罪
其閨於家庭有素矣况能止繁聲却好色
著於朝廷者帝獨不聞乎何為其發之謬
也雖然帝不足論為湖陽者竟忍聞於隣
國乎竟忍聞於隣國乎

唐書文德皇后長孫氏性仁孝儉素好讀書
嘗與帝從容商量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
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
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願○
○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
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
恨嘗采自古婦事得失為女則三十卷上覽
之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今崩
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聞

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及葬昭
陵上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

錄曰九人治外邑姜治內陰教之益誠非
細也惜唐之太宗非武王之比豈其巢剌
王妃未立曹王子明未封惟恐規諫之言
不聞故昭陵之望恒切乎至才人武氏入
宮之後將不如是之惓惓矣

太宗又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
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
矣臣誠不學聞古人不以富貴而易其妻此
臣願也上善之乃止

錄曰敬德慓悍之將也豈其於風人之旨
有所聞乎縞衣綦巾似非奪稍之快而幅
笄六珈益表委質之親矧若杜荷房遺愛
薛萬徹柴令武紛紛尚主安所不可而反○
○郤之郤之何意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非
但思患預防而已此加於房杜數等卒以
晚節益脩優游自得獨全忠禮君臣之間
善始令終無一毫之猜忌豈不美哉爲呼
閨門之際可謂仁矣

臨安誌吳越恭懿太夫人吳氏名漢月錢塘
人性婉淑慈惠奉文穆王元瓘而性儉居常
節儉惟衣布練每聞決重刑常顰蹙以仁恕
為言諸子有遷授者皆峻阻之入見多加訓
勵有過失必面責之故終夫人之世無驕恣
者

忠懿王妃孫氏名太真亦錢塘人性端重聰
慧每延接姻親洎諸宗屬皆盡思禮好奉讀
書通毛詩魯論義尚儉約非受恭謁宴會未
嘗盛飾俶之征毗陵也孫居國城遣內侍撫
問諸將及從征將帥之家中外稟長如奉王
焉

錄曰史稱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于一
方百年之際廑用其人而其子孫繁衍迄
今綿綿不絕較之五代之君何止霄壤必○
○有閨門伉儷之賢為之張本也錄之

宋史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明道二年聘入
宮景祐元年冊為皇后熙寧元年尊為太皇
太后性慈愛天至每神宗退朝稍晚必自至
屏扆候瞻間親持膳飲以食帝帝嘗有意於
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后
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伏士卒精乎帝曰固已
辦之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
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
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

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獄
人以為必死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
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
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
捃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冤

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
録曰后之謚為光獻也不亦宜哉其明達
國體真帝王之度而撫勳之諭尤可以為
萬世法厥後王韶熙河之役种諤夏國之
議紛紛兵革塗毒生靈王安石李憲之罪
○上通于天而慈聖長老仙逝于地卒不免○
如所慮此可見大有關於天下國家治亂
安危者至於憐才一事猶不能不為之於
邑浩嘆軾也何其幸歟他日哭之不覺告
聲亦為晚矣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父遵甫母曹氏光獻
太后姊也故少往來內禁英宗時育宮中與
后年同仁宗謂光獻異日必以為配既長遂
昏濮邸生神宗皇帝治平二年冊為皇后神
宗尊為皇太后哲宗立尊為太皇太后臨朝

聽政首先驛召司馬光呂公著尚未至並命
為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凡
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常
十舊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
之法追茶鹽之禁舉邊砦不毛之地以賜西

戎而宇內復安契丹戒其邊吏勿復生事曰
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及廷試舉人有司請
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又請受冊
寶於文德殿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
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又以官冗
○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為官掖先臨政○
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內
降并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
終其世不取朝野尊稱以為女中堯舜
録曰堯舜聖人之至可以加之女后乎蓋
堯舜之道中而已矣以當時之君太過者
剋於精勵不及者靡於紹述孰不以堯舜
自期然而未敢許也以一母后實能惠養
元元仁而不失之柔力行故事斷而不過
乎剛至於新法之餘閭閻小民若去塗炭

而就衽席群小之黜朝廷舊臣若披雲霧
而睹青天設使繼體之君世世由之則堯
舜之澤垂於無窮宋之元氣為不衰矣惜
乎社飯未終國事全改群凶得志而堯舜
亦無如之向矣豈非世不常有者耶
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治平三年歸于潁邸
潁王即皇帝位立為皇后哲宗立尊為皇太
后宣仁命葺慶壽故宮以居后辭曰安有姑
居西而婦處東瀆上下之分族黨有援例以
恩換閤職及為選人求京秩者后曰吾族未
○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撓公一不與及哲宗會○
卒晏駕獨決大策異議不能沮徽宗立請權
聽政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凡紹聖
元符以還悟所斥逐賢士大夫稍稍收用之
故事有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皆不

用至聞實召故老寬徭息兵愛民崇儉之舉
則喜見于色纔六月即還政
録曰宋之一代而有四后俱美增光簡冊
觀其懿德之最莫不以實召故老褒録賢
士為首務而抑奪私恩損己愛民為常法

迄今鮮有其儷嗚呼可謂仁矣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宣仁大后選入宮位以爲后後宣仁崩章惇誣謗宣仁與后又陰附劉賢妃請更立爲后遂與郝隨構獄廢崇寧靖康金人陷京城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尊爲宋大后迎居延福宮受百官朝垂簾聽政及聞康王在濟后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及兄子忠厚持書奉迎命都指揮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管前軍統制張俊逆于道王至南京復遣宗室士㒟及內侍邵而車賫圭寶乘輿服御○奉康王即皇帝位尊受爲元祐太后迎歸行在終老而崩初后受之日宣仁嘆曰斯人賢淑惜福厚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後皆如所云

録曰愚觀光獻宣仁欽聖之爲后也若春風和氣優游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昭慈孟后有如秋霜露日濯而復光晦而復明然皆不失坤慈之則陰教之禮固可以見祖宗積德之慶然亦豈非群后卒德之宜也乎

孫明復隱居泰山之陽年已四十獨室而居故相李迪守兗見之歎曰先生獨居無偶誰事左右不幸風雨侵尋旦暮飲食疾病不時奈何吾弟之女可以奉箕箒明復固辭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遂娶之李氏亦甘淡薄事其夫曲盡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録曰愚觀孫明復之事而嘆李文定之不可及也夫相之事業雖不可知至於觀化○一方元當以士行爲最習俗爲先其妻復也不但以貴下賤成一人之美而實懲人無後崇大化之源且以正澆俗之澆漓全處士之高蹈厥後明復出而用世不負所舉李氏安貧富礼無忝所天皆可爲後世法也

劉庭式未第時議取鄉人之女及登進士女以病喪明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豈可負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妻死庭式通判密州逾年不復娶時蘇軾爲守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亡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耶軾深善其言

録曰夫妻者齊也孔子曰戒之在色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聖人之意正恐緣色生愛流於淫僻所以防禍亂節逸慾也詩不云乎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若庭式者可謂能好德而不爲物欲所移矣進於孔門乃所深許又豈但軾之深善而已哉

○周行己字恭叔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非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録曰伊川之嘆羨恭叔有反己自克之意與人爲善之以若眉山者未免徇乎情矣此洛蜀之所由分又豈但哭則不歌歌則

不哭而已哉
呂蕡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
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蕡曰君不爲欺
又何辭焉遂娶之生六子其五登科一人即
丞相大防也蕡官至比部郎中
錄曰愚觀七出之條無所謂盲者則固無
害於可妻也至論惡疾無子亦有所不忍
焉何也蓋閨門之中恩勝于義其人故無
疾一旦有之雖聖莫能保矣其情爲伉儷
孤而棄之雖愚莫能聞矣先王之權制豈
誠不忍哉竊意如今之牝杜不成謗所謂
實女者其爲惡疾無子斷然必去無疑矣

皇明頌行列傳
太祖高皇帝
文德馬皇后自少貞靜端一聰明出人意表
既嬪倶感大歎嘗忍飢懷糗餌脯脩供 帝未
嘗乏絕 帝嘗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
厚意久不報朕念 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
從倉卒忍飢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
昔唐太宗長孫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
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爲郭氏所疑
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献后先献郭氏
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輙爲彌縫卒免於患
又難於長孫后者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
忍忘之 能朝因以語
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
既不忘妾妾於貧賤願無忘群臣百姓於艱
難且妾定敢比長孫后賢但願陛下以堯舜
爲法耳及疾亟 帝問之 后曰陛下當求
賢納諫明政教以致雍熙教育諸子使進德
業 帝曰吾已知之但老身何以爲懷 后
復曰死生命也願陛下慎終如始使子孫皆
賢臣民得所妾雖死如生也遂崩
帝慟哭終身不復立后
錄曰三代之後有漢唐宋之後有明其應
運也相類而漢高皇后與
孝慈昭憲皇后其輔運也亦畧相同及其末
也乃若冰炭之相反漢之高后何敢望
明之高后之萬一哉及我
太祖以義斷恩終身不復立后又與戚姬之
事相天淵矣此其統天大孝及 承天順
聖皆可爲萬世法也

弘道錄卷七 終

仁

昆弟之仁

在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

録曰通鑑前編云謂之氏者猶言朝代也謂此二朝有此十六人又謂之十六族而非一母四乳如周有八士之類也或者不知以為二帝之子則高陽八子何其壽而高辛之八子豈皆堯之庶弟與觀者詳之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録曰鄭莊之於叔段所謂藏怒者也晉獻之於桓莊所謂宿怨者也不惟藏怒也而且誓毋于城穎焉不惟宿怨也而且詛無畜群公子焉中庸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又曰父母其順矣乎然則不能親於傲弟必不能格于頑嚚之心矣

○詩大雅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

録曰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釋之者曰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今觀詩人之詞曰王季之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不由於勉強然則太伯之所以讓其弟者又非因其心之自然而有待於勉強乎如此人何得而見亦何得而稱無俟隱微之一言而自明也

小雅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録曰二詩措詞切中漢七國之弊觀於淮南好客楚元設醴何莫非孔燕也然無豈弟之德故終鮮樂壽之休厥後鑄山煮海招亡納叛所謀紛紜釁出衹以速其亂亡而已又豈但繼世而立猜忌之間而已哉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録曰或問曰夷齊之讓國後世何以皆不及乎愚應之曰事之無始於前者理則從天而出從地而生未有不善也有始於前者後必以人間之以心圖之萬有不齊也是故夷齊之於父命因事以制義而無心以收後世之効後人之於兄弟假義以興

事而有意以取古人之名此其所以異而
召亂亦在乎其中矣
周書既克商二年武王有疾弗豫太公召公
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
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乃祝冊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
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乃卜
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王
其罔害公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
○廖武王既喪管叔得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公
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避
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
得公乃為詩以貽王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
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
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
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
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録曰王與叔雖有君臣之分公以手足視
之則皆同也王死則代叔誅則忍有以異
乎曰無以異也夫瞑眩之與悖亂雖有親
疎遠近之殊其動搖王室則一也是故丕
子豫則民罔不祗鬻子遒則民罔不侮然
則植璧秉珪與破斧缺戕聖人寍有異心
哉其哀我人斯易地則皆然也 府一 四
又曰貽者流傳致達之稱流言之起茫昧
無根夫苟默而不言王室忽然有難誰其
知之又誰其使之仁者固如是乎若但苟
且而言懿親恝然無愁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仁者不如是也今觀其詞不迫切而意
已獨至設使五尺之童聽之豈不知鴟鴞
之惡不可遏而拮据之苦為可信哉此其
感人之切奚翅忠誠懇至其於屬詞比事
之間真如風之動物然則天之雷電以風
豈無由而致之乎
左傳晉以驪姬之難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
無公族及成公立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
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
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至是趙宣子請
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
則臣狄人也公許之以宣子為旄車之族使
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録曰趙宣子之請族其感於姬之請嫡乎
雖然宣嫡而趙族世括族而趙嫡亡然則
旄車安在哉公族安在哉是以君子責於 府一 五
有子
韓獻子告老將立公族穆子穆子有廢疾辭
曰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請立
起也起與田蘇游而稱好仁詩云靖共爾位
○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
直為正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
立之不亦可乎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
忌仁使掌公族為公族大夫
録曰韓與趙三晉之巨臂也故獻子不背
趙孟以為知義起與盾巨室之大木也故
無忌不先韓起以為伏仁雖然義立而後
仁顯嫡宣孟所以化穆子也族屏季所以
感悼公也詩曰世之不顯厥猷翼翼其斯
三晉之所由盛而曲沃之所由分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錄曰宋宣之致國於穆公左氏以為知人公羊以為首禍將何所折衷乎夫堯薦舜舜薦禹既聽命於天矣而朝覲訟獄謳歌未嘗不取信於民以至益之與啓則又不然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蓋堯舜禹益之事由於自然之命天理之公耳此所以萬世而無弊穆宣夷馮之事出於好樂之情爾我之私耳此所以再傳而不終雖然孔父之受命賢於趙普之再愼而子馮之居鄭愈於德芳之負約穆公可謂不負其初心矣

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錄曰穆公舍馮而立與夷父子之分紊矣所以卒致篡弑之禍目夷固請以立茲父兄弟之倫正矣所以獲成宋治之美然則○何必飾讓以為義好名以相高乎要之父死子繼者萬世之常也兄終弟及者一時之變也非常非變亂而已矣

公孫敖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盡室奔莒以從己氏也魯人立其長子穀是為文伯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

錄曰魯文之世殺嫡立庶而乃有穀與難之讓君子可以愧襄仲矣而卒不免於戚埋之難者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慶父之殺般及閔襄仲之殺惡及視一也然則雖欲不死烏得而不死

漢書河間王德武帝兄也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以金帛賜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世舊藏多奉以奏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悉皆先秦古文若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獻王

錄曰自西漢溺冠罵儒之俗與世傳諸侯王或數百率多驕淫失道悖亂凶慝無所不至豈天之降才爾殊哉其所以陷溺其

心者然也彼儒者誠何負於天下乎二帝三王所為以標準後世者具載于書此其身端行治温仁恭儉視彼安於鴆毒利於危亡者何其懸絕哉史稱大雅卓爾不群河間近之嗚呼可謂仁矣

後漢書東海恭王彊郭后子明帝兄也建武二年立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以奉養母氏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至十九年六月詔以皇太子彊崇執謙退父子之情重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

○袁宏論曰東海稱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然也

○録曰愚觀承運迭興之主毋事鑒于已然其易太子正以推時之艱也有如明帝之賢而不預定於先漢將復不震乎厥後永平元年彊果以病薨帝已覩於將然矣而能卒全因心友于之愛殆詩所謂篤慶者歟

東平憲王蒼明帝弟也明帝甚親愛之永平十一年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日者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録曰東平之樂善千古之美談也夫諸侯皇皇皇皇者美也美者善信充實之謂也

○彼以招致游士聲名聞望昭著顯明者皆非善信充實之謂也矧作金龜玉鶴刻符造瑞者乎帝之大其言良有以也或曰為善最樂者蓋無所為而為無所為而為則亦何用而不得哉

○姜肱伯淮與弟仲海季江家世名族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甚衆諸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貌以聞肱匿於幽闇處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録曰肱之篤行而若是哉詩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肱可謂能慰母心者矣夫聖善令人者廢之乎辭也祥揵覽代者徵之乎色也隱衷原急者釁之乎招也瓶罄罍恥者痛之乎徃也是故毋子異室兄弟同寢不廢辭矣毋慈弟愛因心著聞不徵色矣徵聘無聞黨禍無與不釁招矣色養而終全體浩然不痛徃矣質諸孔門豈非所稱貧而樂者哉

○按謝承書肱繼母年少性嚴肱感凱風之誼兄弟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

晉書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賜祥

鑱覽輒先嘗朱懼遂止暨孝友恭恪名亞於
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先是呂虔有
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苟非
其人刀或為害虔謂祥有公輔之量特以與
之祥臨薨以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後
果奕世多賢興於江左覽六子裁字士初撫
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侍御史會字士和侍
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
字士瑋國子祭酒裁子導為名宰相
錄曰祥之事親無所逊覽之事兄有可委
○父之失愛有所為母之殘虐無所因卒能○
使孝子悌弟萃於一門禎祥和氣興於後
世此乃天假之以成二子之名且以延東
晉數葉之祚也特以呂虔之事未能盡信
然亦豈非牛金之祥乎元雖膺命道實啓

之其兆已先見矣豈非順德之所感哉
舊唐書宋王成器申王成義玄宗兄也岐王
範薛王業弟也惠王守禮從兄也上素友愛
近古無比聖曆初出閤列第於東都積善坊
五人分院同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
興慶坊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
為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
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時聞諸王音樂之
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分
帛厚其歡賞宋王尤恭謹畏慎未曾干議時
政及與人交結故上尤愛重之嘗與書曰魏
文帝有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常無極上有
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
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
生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昔陳
○思有起代之才堪經綸之務文帝乃絕其朝○
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
神丸之効耶虞舜至聖捨象傲之愆此為帝
王之軌則朕未嘗不廢寢忘食欽歎者也頃
因餘暇得此神方今分此藥頗與兄弟等同
保長齡永無限極
錄曰益之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
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
德大得志也玄宗功大德尊而五王虛中
順應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手足
相孚心氣相應友于之意油然而生當是
之時社稷永安蒼生悅豫大善而吉不問
可知矣夫既至誠懷吾之德是以展布謀
猷恢張治道大君之志暢然得伸此開元
之政並美於貞觀也夫何間然之有哉

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以來皆旌
表其門閭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
公藝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
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
○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
行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
道雍睦矣
錄曰忍者其不忍之心乎不忍之心天心
也九世之族天性也以不忍之心加於不
可易之姓其視九族猶一人九世猶一日
也何不可共之有哉若徒以強制為義而
無惻怛慈愛施行於其間則斯忍也其刃
心之刃乎張公之意殆不如是也
元德秀字紫芝為人質厚少緣飾以不及親
在而娶遂不肯好人謂不可絕嗣答曰兄有

子先人得杞吾何娶為及兄子長將為娶家若貧乃求為曾山令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會集德秀遣樂工數十人連袂歌于蔿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所得俸禄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居之不為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飢日或不爨陶然彈琴以自娛尤善文辭房琯每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及卒弟結哭

○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尊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貌溺喜愛大夫皆無之生六十年不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耳○

録曰愚觀曾山之為人攸然若太虛無一塵之翳浩然若澄淵無一沙之滓其躬自乳其兄之子尤曠古罕所聞見要不可繼故亦不録然晉史稱弟子綏服攸喪三年而唐史不著曾山兄子之名亦無制服之義乃特述次山之慟要之慟者情也服者義也以慈養兼無後二義律之其當制服明矣史果闕文也哉

府一　十三

宋史太祖皇帝性仁孝豁達自然弟晉王光義嘗病亟親往視之自為灼艾晉王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母對近臣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及也

○録曰陳橋之變晉王與諸將先發後聞所謂實始翦商也然則龍行虎步已著于日光相盪之日而灼艾分痛又驗其太平福德之語至於斧聲燭影僧文瑩輕信以惧李燾李燾傳疑以惧胡陳二子故丘瓊山特據正史以明其誣愚以為後世所以證成太宗之惡者祇以後日處弟之薄故先疑其待兄之心斃姪之情故傳致其弒君之罪其實太祖仁孝自然縱有不肖何忍遽至此乎此録據理為正故因為之辯○

府一　十四

范文正公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茍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而不恤也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顔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盡以餘俸置附郭嘗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云○

録曰此文正未達之所志與已達之所施自書契以來惟此公能擅其美愚嘗推其所以然者其說有四一曰存心之公二曰奕世之賢三曰風俗之厚四曰君德之隆蓋自其為秀才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此識見而後能有此度量此其存心之公一也以純仁等為之子其繼志述事有不能以公之心為心者乎此其奕世之賢二也今置附郭嘗稔之田千

府一　十五

訕不惟忌毀日招且恐多事未免指以勢豪混以債負限以徭役擾以逋負何所不有豈能安枕高卧而嚮高義乎此其風俗之厚三也况公之立朝剛毅正直旅進旅退未嘗依阿取容若非遭遇至聖之主安能始終自保以贍族人乎此其君德之隆四也後世不幸或宗族爭長競短或甲是乙非或逢時縮首浩嘆或遭變甘陸沉區區企仰古人安能及哉此其存心公私之所攸分子孫賢愚之所攸別風俗○

○美惡之所攸殊世道升降之所攸係不但周急之一端而已也

司馬旦弟光友愛篤至旦年將八十光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光後居洛旦居夏縣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省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旦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光乃幡然就道六是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聞此言皆欣然稱曰曰長者之言也

録曰同人之卦二以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其光之謂乎五以剛健中正而下應六二其旦之謂乎故一則離明致主為天下之快覩一則中誠格物伸天下之大誼百世之下可以觀矣

伊川序明道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

○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懐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也

録曰大畜之為卦也剛健篤實光輝宣著故以伯淳之至德不為徒說以正叔之至文不為溢美譬如慶日祥雲瞻之則見其光被四表和風甘雨沐之亦可以澤潤四方立德立言無以踰此

四明誌

國朝楊文懿公兄弟由六父棲芸生三子自懲自悆自忞自懲號梅讀子即守陳官至吏部侍郎守阯官至南京吏部尚書自悆號見素子守隨官至工部尚書自忞號章庵子守隅官至廣西右布政孫茂元刑部侍郎茂仁○

○四川按察使又皆文懿公子也棲芸通易書詩二經力希濂洛關閩之學德性剛方踐履誠確晚年進德彌篤更號思誠文懿號鏡川弟號碧川天性孝友待諸弟怡怡相師友遠有以紹儒先之緒近有以領家學之傳四明自楊慈湖師象山黃東發師考亭皆卓然知體立用行顯微不二之義學者尊之而棲芸實嗣其傳至文懿益充大之其始則抱遺經以求聖人於言表而不以訓詁詞章為能故其持己律家居官接物視老壯如一日而不

必肆其子弟皆謹守禮法不屈子不義而以古人為必可期也公嘗力辭部事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王恕尚招人言况臣迂踈豈勝此任又言君可變史不可滅前時史臣不記建文君事遂使革除數年朝廷一切政事及忠於所事者皆湮沒無聞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泰已復位號實錄猶書郕戾王是宜改正及舊例群臣章疏留中者皆不得書乞悉付史館皆名言也

○録曰宋潛溪之不肯任輔相楊鏡川之不肯任吏部皆吾浙道學之儒庶幾克己自盡者于今罕見其儔矣録之

弘道録卷之八

仁

朋友之仁

通書周子曰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録曰此萬世賓師之分與堯舜同其尊榮故宰我曰夫子賢於堯舜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未嘗直擬之以太極也果有說乎夫易更三聖圖始濂溪發先天後天之緼與者孔子也發孔子太極之緼與者周子也是故太極之未判也混於不識不知之中而極乎無聲無臭之妙而其已判也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形氣已具之內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孔子何以為太極乎方其未發也仁義禮智之性混然在中無所不有及其已發也中正和樂之德隨感而應無乎不宜實一誠之權輿萬化之橐籥也就其光輝發越而言天以陽生萬物其道顯矣而聖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有所窮盡乎自其靜深有本而言地以陰成萬物其德微矣而聖人肫肫其仁淵淵其淵何有所止極乎四時行焉者春夏秋冬也子以四教者文行忠信也其所以因材而篤物各付物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是故合而言之全具乎夫子之身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曲成於物物之由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而所以賢於堯舜者正以其教化之無窮也所以自生民來未有者亦以其道德之高厚也言雖殊而理合轍三子者一而已矣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録曰此孔門言仁之始所謂徹上徹下故也夫天下歸仁堯舜之事業也無一人不得其所無一物不在性分之內所謂放之

則彌六合也克己復禮者聖賢之全功也無一念不合于天無一事不中乎禮所謂卷之則退藏于密也此仁道之極致心學之淵微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人所不能而己獨能之何有待於外哉夫子之告顏淵無後有餘蘊矣苟使好高者遑遑於四靈九有卑近者規規於未純未盡哲哉顏氏之子乎而能請問其目焉夫允恭者堯允塞者舜克其類自視聽言動始也故先明四目達四聰而後能動而世為天下道

○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夫子之答有自來矣不徒問仁而必請其目不徒請目而能事斯語顏氏之子其以上聖為己任乎不然何以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府二　三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錄曰愚觀孔門勸勵之實萬世敦篤之誨今去聖人千八百年猶可以自最也夫三月不違者非以天道小變之節過此而不由也日月至焉者亦非今日進而至明日退而不及也蓋以顏子之深潛純粹終日不違既竭吾才卓爾所立至於三月之久純乎天理之全如之何其可及也其餘或頴悟幾于顏子而擇善未精德行同於一科而羨大未至或一日之間清明純粹天聖昭融或一月之間不遠而復無所祇悔雖未能中心安仁央非君子而不仁者矣此聖人之深意非有所貶損於其間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錄曰此可見三月不違仁也夫簞食非旦夕之移陋巷匪一時之事人維不堪其憂故不能久而安焉回也天理昭融私欲靜盡方且心廣體胖而忘其貧見大心泰而無不足故曰不改其樂也此與未若貧而樂之樂字同意善學者合而觀之可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錄曰此孔顏之分別未達一間者也夫所謂不改其樂有時或未然矣樂亦在其中則混然天理不可為窮盡不可為方體其實無太相懸也

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

錄曰所謂日益親者非相觀而善相率景從之謂也蓋語之不惰則謦咳不為費辭無所不悅則切偲不為虛語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安得不為之暢然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安得不為之豫悅所謂不亦樂乎者如此此循循善誘不得不為之曲盡而

府二　四

○視予猶父亦有所不能自已者矣豈不日益親乎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錄曰顏淵死天不愛道也曾西狩獲麟地不愛寶也皆足以致夫子之慟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錄曰聖人之身斯道之所係也道在不言身身在不言道今道無傳是已無予也然則聖人亦豈遽然自謂萬世必尊從之哉

天喪予者愛道之至也萬世尊崇者慕道之真也道在於萬世聖人猶不死也此可見顏子繫道之重師友關仁之切以為五倫之末蓋不寃乎此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錄曰此可見曾子之確也夫請事斯語優為之者也仁以為己任固執之者也上智之資故曰明睿學智之資故曰弘毅其致一而已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錄曰夫子常稱雍也可使南面故告以出門使民皆南面之事也今因此言以想仲弓之形容尚可見其為人之楷範況親炙其寬洪簡重之度者乎聖門若回若雍皆居德行之科者以此言始聞而心解力可到而踐行雖欲不請事不可得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錄曰夫仁者佞之反佞者仁之病以雍之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內外以無怨矣故或人之言如此蓋當時之人亦知仁是好事若無有口才便不可及非是惜之也又世俗以佞為才而不知其不可若如有德者必有言則非佞矣故夫子再言焉用佞以深曉或人其曰不知其仁即如孟武伯問由求所對之語亦非不許其仁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錄曰牛之再問非無為也彼方見顏冉所告皆切己敦篤之論而己之所告乃言語辭氣之間然不知非禮勿言克復之條目為仁之切要乎非但為多言而躁故發此也苟能謹於言而不放以達於耳目周身之間念念不已克己復禮端在是矣惜乎不聞請事之言不違為難之旨徒以多憂多懼未知為仁由己此顏冉之學所以為難也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錄曰此於學者最為切近蓋未能如見大賓必先自處以恭未能如承大祭必先執事以敬未能不欲勿施必先與人以忠而夷狄者深言之也以遲之粗鄙於門墻或可勉於夷狄不可勉也此夫子深箴其病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異矣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錄曰愚觀孔門問仁之屢者莫如樊遲而卒未能傳道何也蓋聖門之學無所為而為之也聞謀道不謀食矣未聞請學稼也聞耕也餒在其中矣未聞請學為圃也以親游聖門猶尚如此而漢儒董子迺能知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然則可以弗常視之歟學者詳之

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府二　五　府二　六　府二　七

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録曰愚觀子夏之言非但發夫子所未發千古之下真不能違也夫有天下者所以必於舉直錯枉何哉蓋是非邪正每每相反邪者進則正者變而為邪正者進則邪者化而為正其幾不容疑也唐有天下舉魏徵而隋俗盡華宋有天下舉司馬光而熈豐頓改及其後也用一林甫而立仗斥遠用一章惇而狎小充廷夫子之言其傷魯之無錯乎不然何惓惓復以告哀公也但其旨意宏深而不露含蓄而不盡而門墻之英交相論難卒以發明厥後商也日益遲也無聞然則達與未達之間可以決進與不進之幾歟

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録曰子貢之質幾於上智而不能優入聖域者從事高遠也曾子之資限於才魯而能卒傳道統者能近取譬也當時問者多矣舉其事設其詞似於中有所得也而不知文可博施不可博愛可汎仁不可汎子貢之學蓋有得於博而無及於約宜乎泛而不切也夫欲立者卓爾之謂也欲達者躍如之謂也二者皆所以約之於禮也以是為防後世猶有博愛言仁者然則非原道之失也因文見道之失也因文見道謂之不能約禮也亦宜

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録曰賜於是時蓋已覺今是而昨非矣故又問為仁若所謂請事語也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非率爾之謂也有大夫之賢誘掖奬勸之於其上有士之仁薰陶漸染之於其下則不覺卓然而立豁然而達矣不然獨立無助焉能率人孤陋寡聞何以表物此余小子今日之深懼求其事與友而不得者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録曰武伯懿子之子魯大夫之從政者也其所謂仁必己有所見如博施苟難之類當時子路冉有公西赤仕於其家觀其氣相皆足與有為故以仁為問亦知夫子之門以仁為首稱也夫子據實而言可使治賦可使為宰可使儐相而不可謂仁蓋仁者本心之全德聖門不易言也才者三家之所需諸子不易得也既不損三子之真亦不輕為仁之體聖人之問對端可為萬世法哉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録曰子路之衣敝緼袍與車馬輕裘有以

異乎曰無以異也彼之不耻者徑克己之
志此之無憾者為弘物之仁人必先存不
耻之志而後能措無憾之心故夫揚揚過
閭里有識者之所共鄙而楚楚若蜉蝣有
志者之所不為曾足為由也多乎此其所
以敝之而無憾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
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
不能學也

○録曰此仁字是渾然全體乃天道之本然
也與平日門人問答一言一事者不同夫○
子不敢當亦是不自滿之意非但因人之
稱亦非特謙已之詞也為之不厭誨人不
倦則駸駸乎純亦不已之天矣若遽以為
已聖與仁不惟滋學者之惑其實一息尚
存此志不容少懈此惟全體不息者能之
豈門人弟子之所可學哉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
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
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
人

録曰張之請問非淵之請目也故以所不
足而言夫恭與泰反寬與虐反信與違反
敏與怠反惠與賊反以張之務外好高未
必不以堂堂為恭以無拒為寬以色取為
信以卒遽為敏以慢令為惠則五者之効
茫茫然矣此造就之深意因病之良藥與
他章五美四惡同是一意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子游曰
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録曰聖門之教以求仁為的而七十子之○
所學必以仁道為歸以曾子之吾日三省
與子游之學道愛人其視子張不啻倍蓰
之相去矣若以後世交友觀之不非毀則
忮尅孰肯箴其病而藥之哉此可見以友
輔仁之實不虛美不隱惡責其所難救其
所失其為道至重而為人至親故終焉

西漢書董仲舒少修奮志勤學下帷講誦弟
子傳道者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
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
士皆師尊之
景帝時為博士後為江都相事易王帝兄
素驕好勇仲舒以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
問粵王勾踐與大夫泄浦種蠡謀伐吴滅之
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
昔者魯君問栁下惠吾欲伐齊何如下恵曰
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
言何為至於此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
詐以伐吴虖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
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
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
而後仁誼也

録曰先儒謂仲舒有儒者氣象愚竊謂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何也樊遲聖門高第尚
麤鄙近利夫子告以先難後獲終未能達
如仲舒三策明君兩相驕主難不如獲未
嘗有慍見之色設以賈誼比之便見有海
吝之意此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非無當之虛言乃踐履之實事管晏
羞與為伍矣其下帷講讀庶幾時習之悅

學士師尊無黍朋来之樂然則豈非人不
知而不慍之君子乎雖坐杏墻之側與諸
子並驅亦無愧矣

東漢書黄憲年十四荀叔遇於逆旅竦然異
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
府二　十二
也既而至袁閎所曰子國有顔子寧識之乎
閎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
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
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
以為不及現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因難得而測矣

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黄生則
鄙吝之萌復存乎心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
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
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
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
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
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天
下號曰徵君
録曰范曄論曰黄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

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将
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
為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
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於孔門其殆庶
幾此愚於東京之士獨於憲之乎取之也
府二　十三

○弘道終

弘道録　府三
仁
朋友之仁
宋濂溪先生周敦頤聞道甚早人品甚高胸
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
府三　一
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
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惸嫠陋於希世而尚
友千古嘗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伊尹顔
淵大賢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過
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見窓前
○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胸中生意
勃勃如也作太極圖易通諸書妙契千百年
以来不傳之遺旨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道統之緒河南程珦使其二子顥頤往受
學焉每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二程
之學源流于此故顥之言曰自吾見周茂叔
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学
於伊川未悟訪濂溪留對榻夜談三日乃還
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来取其善開發
人類如此

録曰孔顔之所樂龍德而正中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其胸次悠然直與萬物上下同流可得而測度之乎茂叔之所爲龍德而隱者也君子以成德爲行藹然如和風皓然如皎月可得而矯揉之乎是殆天之所授以開萬世道學之傳其所得於觀感者不但吟風弄月也日傍花隨柳均是一道此聖人所賛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妙非泛然言語文字比也

○明道先生程顥自十五六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反求六經而自得之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有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録曰孔門之徒顔子居四科之首當時稱爲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也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也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也是數者非伯淳之優爲也歟觀其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一團和氣固未嘗遷怒貳過也充養有道見於聲容望之崇深弗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測之誠款弗敢指也何嘗妄言妄動乎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又豈非若無若虛耶此其於諸儒之中獨得其粹而無以異也

伊川先生程頤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安定先生問以顔子所好何學著論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梏亡然學者必先明諸心知所性然後力行以求至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顛沛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安定得其文大驚處以學職呂希哲師事之力行好古安貧守節此書無所不讀其學必本於誠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不至於聖人不止也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嘗言爲士者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

録曰濂溪之所尋者仲尼顔子所樂何事也安定之所問者顔子所好何學也可見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一以道德性命大聖大賢爲之依歸此有宋一代道學

之傳度越前古而世道之隆風俗之美所由關也

横渠先生張載學有本原好古力行為關中學者宗師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馬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潁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命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伊川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一人而已

録曰二程天資明備故一見濂溪安定聞孔顔樂處如日斯睹如手斯指無伺念慮思索此其明睿所照渾然而無迹也横渠大槩有苦心極力之効無優游不迫之意命意措詞不能渾然無迹故觀其言者如若未能暢然見後方始無惑此二程張子所由分也觀諸龜山反覆辯難於前朱子又為委曲著論於後西銘至今盛行可見當時豈惟以文會友而以友輔仁於此益可見矣

康節先生邵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北海李之才聞其好學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頤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奥汪洋浩博多所自得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康節為市園宅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號安樂先生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嚮慕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堯夫人之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群然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于天下

録曰愚觀古人德器成就或得之於天資之純或克之於學力之富或漸之於風俗之美先生三者具備此所以挺然間出千載之下一人而已

龜山先生楊時天資夷曠造詣深遠自幼穎異德器夙成積於中者純粹而淵宏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寬大能容物初不見其涯涘又不為崖異絶俗之行

涵畜益廣不敢輕自肆也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豫章先生羅從彦性明而脩行完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詣其極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聞龜山得程氏學慨然慕之徒步往學焉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潛思力行以身任重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充然自得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皆此類也

延平先生李侗姿禀勁特氣象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者以為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千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衆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心中節當時學者亟稱○之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也

録曰三先生者程朱之正傳後學之矜式其言論氣象表表師法不獨當時為然百世之下同此良心則同此至德是宜拳拳服膺而弗失也

晦庵先生朱熹自少厲志聖賢之學父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推明聖賢遺意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不遠數百里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終日儼然端坐討論典則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及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道之正統在於是矣

録曰此文公學問之淵源也以韋齋為之父所以成之者遠籍溪白水屏山延平為之師所以助之者深若乃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三言者先生之所自得始終造道不越乎此自秦漢以來千數百餘年所僅見也

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
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藴以一身而體天地
之道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其存之也虚
而誠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
而有方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
深而沈潛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
而存學不待講而精循以為義理無窮歲月
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
録曰此文公道德之成就也觀其自贊曰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惟闇○
○然而日章或庶幾乎斯語而孟子自得之
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而取之左右
逢其源大哉先生斯其至矣
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
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
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
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
答問之意使讀而味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
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
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艱

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
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
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
既亡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
周以來至於五代取 統系編年之書緝以
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 張而不紊
録曰此文公有功於繼往聖也蓋自漢以
來儒者穿鑿附會支離彷彿未有真知的
見若易傳詩序無慮數千百家而註疏尊
門又皆浩博無要求其確然關於天命之○
○微人心之與入德之門無以踰於今之傳
註且一字一義莫不理明詞順百千萬世
學者指南與天地同其悠久者也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
未久微言大義不章先生為之裒集發明而
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
可涯涘為之解剥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
藴奥不至於泯沒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
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或識見
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有病傳註

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學
者利其簡便側僻固陋自以為悟其立論愈
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功利
之私先生力排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
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
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
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
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
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是殆天所
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由○
○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
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
著
録曰此文公有功於開來學也自夫子集
群聖之大成以為賢於堯舜朱子集諸儒
之大成其功豈下孟子乎萬世學者玩其
辭求其義終身受用無有窮已而不知當
時極深研幾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
月不息惟日孳孳而不已者當何如也此
其至仁盛德無間賢愚大小少長貴賤周

偏懇至而莫與之為伍也
南軒先生張栻生有異質穎悟夙成父忠獻
公教以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遊胡仁仲之
門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深切
之旨告之退而思之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胡
公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以是益自奮
勵直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自警策所
造既深猶未敢自足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
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然後昔之所造
愈精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
下之理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
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凡所
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
有所勉慕而強為之也其教人必使之先有
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
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嘗
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心之所
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
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
所存矣至哉言也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
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錄曰自義利之說不明而人心之害孔棘
其禍至於夷狄其人丘陵其墟係纍其君
臣蕩覆其社稷不但戰國其時而已也至
其末也以便安為上策和議為得計其心
事仇降志左袵又不但管商其君而已也
當時朝廷之上君臣之閒豈皆喪心病狂
之徒而敢夫父子爭之益力為之愈奮者
非真有見於天理之當然而非人欲之私
偽安在其勇往而不顧哉此其義利之辯
身體而力察之初非托諸空言以欺於世
而已矣
真西山先生德秀時學禁益嚴慨然以斯文
自任講習而服行之脩讀書記以性命者義
理之源故以為首性之發為情而心則統乎
性情三者一編之綱領也其目則仁義禮智
信者天命之性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者率性之道也人所共由之謂道得之於已
之謂德其實非有二也故繼之曰中曰一曰
極曰誠皆道也而異其名故又繼之士之求
道將何所始故者學之本根故列于首次曰
師道曰教法曰聖人而辯君子小人之分與
吾道異端之別皆大學之事故又次之陰陽
造化之理其畧已見性命篇未備者復以終
焉其衍義一書以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
清出治之源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君臣
之法此書所陳實百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
氏之私言也近世大儒嘗為章句或問以析
其義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本諸聖賢之學
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
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故以明道
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為格物致知之要
崇敬畏戒逸欲為誠意正心之要謹言行正
威儀為修身之要重配匹嚴內治定國本教
戚屬為齊家之要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
下在其中矣
錄曰愚觀二書之義而私竊比之以著斯
錄也其引用先聖先賢迄於當今作者嘉
言善行一准大學衍義而以錄曰起例參
之已見至不主故常不膠訓詁此又不避

之愚意也夫當道學大明之時家誦人習而主於故常不如無録乎矧義理無窮人心有感千變萬化皆從此出而膠於訓詁自畫其進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後生敢不黽俛思以企及乎哉就有道而正竊於真文公三嘆

鶴山先生魏了翁自火英悟絶出人稱神童時方諱言道學既登進士值韓侂胄史彌遠相繼柄用遂力辭詔命築室白鶴山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其為學也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嘗夫小學術藝之細以推乎興禮會通之大本乎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以為聖賢之書由漢以来諸儒誦而傳之得至於今其師弟子顓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子祖述發明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成語惟日不足所以博文多識之事若将畧焉矧近世之弊好為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放諸彼者曾弗及於詳慱於是傳註之所存者其舛僞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辯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先生蓋有憂之故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意之文據事別類而録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也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徹上徹下之語者也

○録曰愚觀鶴山之論而嘆今之學者蓋尨不忍言焉攻口耳之筌蹄則傳註有所弗視取仕進之捷徑則名物若罔聞知其失不知抵於何所而後已也前此尚有存心講學一時聚而非之迄今寥寥無聞卒莫之恠而惟日趨於淺近卑陋其陷溺人心虧損治道非淺淺也魏氏之憂孰能惕然悚懼乎此録之所以孳孳而不息也

元許魯齋先生衡弘毅出於天性自得河洛之學於雪齋姚樞之門所在林立盛德之馨昭聞時南北未一世祖得聞帝王之道實先生啓之儒道賴以不墜故世祖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士力辭執政任胄監其教也始於小學以及四書而後進于易詩書春秋耳提面命莫不以孝弟忠信為本人皆化之父以是訓其子兄以是勗其弟且不止各因其材又隨其所至而漸進之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施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化也以是凡及門者恩同父子能自立為世用矣又言為○學治生為先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防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為主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録曰昔人有比仲平於子雲介甫者豈其然哉彼時與事皆非若二人者何也子雲之時天無二日而莽之匿情可測也如是而為逢萌譙玄亦云可矣神宗之世民無

二王而安石之私意可略也如是而曰內華外夷斯其嚴矣衡生四海分裂之時目擊奸邪誤國之事正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而可責以悖春秋之義蹈劇秦之轍乎觀其自建元以來十被召旨卒不肯枉尺直尋力辭中書以就大學未嘗干以僭王猾夏之議而惟孳孳與人為善之心蓋可識矣若衡者其亦幸中之不幸而非行險以僥倖之謂也

國朝薛文清公瑄自幼講明周程張朱之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專心於是至忘寢食及長剛方正大處己接物不詭隨屈撓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拳拳以復性為教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孟子之後道不成只是性不明故其學心印濂洛神會洙泗自一心一身推之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於一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於顏面蓋已至於樂之之境矣若夫風雩之樂鳶魚之詠獨知自詣躍目可見真可與點爾同遊吟弄同適也及乎辭受取與仕止久速光明峻潔魯齋之後未見其倫其飄然脫灑無所顧慮雖劉靜脩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又何尚焉

錄曰 國朝理學之儒自汪環谷趙考古宋潛溪方正學而後有薛文清吳康齋楊文懿丘文莊至成化間彬彬輩出若羅一峯章楓山黃未軒莊定山賀醫閭又有胡敬齋鄒立齋陳白沙陳布衣周翠渠張東白其時可謂盛矣然皆未有以見其淵源所自道統所歸其歿也亦未見其傳授所指源業所分若周程張朱何王金許意者道學大明人自分朱陸家自為游揚抑滅以其天資近似者為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乎今觀敬軒惓惓以復性為要自一心一身推之萬事萬物而復約之以歸於一可謂得聖學之本矣故特錄之俾有志者循是而入不惟程朱之事業易見而孔顏之傳授亦不外是矣

義

君臣之義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錄曰中之一字自堯始發乃道統之淵源也蓋君臣之義匪但尊卑相屬名分相臨而已天之所不能清地之所不能盈鬼神所不能信日月所不能明莫匪賴之故必有系乎三極之道以作配乾坤而通貫會同充塞洋溢乎其間然非私智穿鑿而為之也自吾央之乎性善而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惟至聖斯允執之如天運於上而天之曆數無能外矣苟無是則與天地之廣兆民之衆漠然不相干攝安保四海之不困窮天祿之不永終此其提綱挈領繼天立極而開萬古君臣第一義也

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録曰此中之一義折之愈精而不紊探之愈深而不窮求之愈親而不費參之愈約而不繁者與夫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非有所加也未至於欽明文思與濬哲文明未免天理人欲混爲一塗相去之間所爭毫末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其憂道之主用功之切後世明君賢臣所當熟察也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録曰此陳謨第一言舜禹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舜自側微至於徵庸歷試至於居攝歸格至於陟方其間若七政之齊百揆之總九官之命四凶之誅何自而易易乎至禹尤有甚焉水土之勤痛於匪父胼胝之勞成於弗子八年之勩纍於靡室四乘之苦甚於匪躬苟以易心乘之何救於覆轍耶是故旨酒之惡懲克也分陰之惜時克也聲律身度已克也左繩右矩治克也一饋十起勤克也一沐三握慎克也自勞心焦思以至於吾無間然者何莫非難事耶嗚呼艱則治不艱則亂艱則安不艱則危他日夫子吃緊而言曰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吁可不慮哉

皐陶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録曰皐陶之意盡其愈勤而愈密耶未克艱者心也而所以盡之其萬幾乎今夫天一晝夜之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日月之旋轉星辰之運動陰陽之交錯五行之聚散何啻其萬分耶猶之於君也一日二日之間由寢興灑掃以至車馬戎兵由常伯藝御以至夷狄蠻貊其朝廷之治亂生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天下之盛衰何啻其萬殊耶然皆係于一念心思之微動於善則無有不善而萬緒皆理矣動於不善則無有於善而萬事皆非矣是故兢兢以守之業業以持之必使幾之在我者無一髮之私無毫釐之差是雖紛紜轇轕萬有不齊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此天工人代之意合內外而一之也

益稷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録曰有天則有地地附乎天者也有君則有臣臣依乎君者也天一氣而已至於生生之所以著物物之所以繁夭者喬者飛者潛者峙而載者振而流者周徧廣淵磅礴深厚無乎不至皆地之功也君一人而已至於朝廷之所以正萬國之所以匡用人行政安上治民上而三光下而群生外而四夷遠而八荒莫不咸宜皆臣之功也此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虞廷陳謨首發臣哉鄰哉之旨且反覆申重極其咏嘆爲人上者所當涵泳而弗失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録曰自股肱耳目之義著而後元首腹心益見其可親非但理之當然亦勢之必然也今夫手足痿痺謂之不仁耳目不明則

不成人人之一身可缺一乎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外有耳目之德內有聰明之實而後能戴天履地而為人苟無是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惟君也亦然是故有股肱然後能翼然後能為有耳目然後能明然後能聽而周身之用全故治天下可運之掌也然其義在於自明其德詩不云乎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倍無卿嗚呼其知慎哉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録曰面從豈為臣之得巳哉設若刀鋸在○前鼎鑊在後循之可也然且決術於立談之頃逢君於指顧之間惟知其言而莫予違而不顧理之可否事之得失吁一至此也後言豈人君之樂從哉或者因人轉移隨事納約循之可也然且要結於私交之際指釁於庭論之間甚者拾巳往之緒餘證在巳之曲說吁一至此也盖由為君者不尊弼直之義為臣者不敬臣鄰之職而爾汝之間偏聽獨任豈知朝廷者衆人之朝廷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奚以一人之向背而決萬事之是非乎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巳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録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者大廷之上百官之前批逆鱗犯忌諱所以過人欲於將萌存天理於既滅也戒哉儆戒無虞者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君在前拂士在後所○以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四夷之來○王不曰兵堅甲利而曰任賢去邪一志齊慮益之志可以見矣其來有苗之格而動天心之届豈偶然之故哉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

録曰堯舜禹但言執中而不言立賢盖唐虞之際有八元八愷九官十二牧濟濟相讓克滿于廷湯之時聿求元聖而且五就湯五就桀苟非三使往聘烏能幡然而起此推位讓國與推亡固存之所由異而反之以至於聖與精一以致其中者同是一執也歟

湯誥曰聿求元聖與之同力又曰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録曰此可見相道之隆重而湯之自任亦不可誣也不徒曰聖而曰元聖不徒曰德而曰一德盖與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曰與之同力俾作神主豈若後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則於君道亦尋常卑近而巳○無怪乎其自聖也

萬章問曰伊尹以割烹要湯有之乎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

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録曰四岳之舉而猶歷試諸艱者堯非得已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舜可禪乎吾茲試矣三聘之及而猶囂囂自得○者尹非不恭也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此三聘之禮誠哉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如是而猶有割烹要湯之譏出處之際可不愼哉

府四　七

又曰尹何以樂堯舜之道耶堯舜之道性分所固有奚吾而存奚入而亡人惟不自重也於貧賤戚戚焉貧賤而已耳飯糗茹草何物乎於富貴汲汲焉富貴而已耳木石麋豕何事乎是故莫大於精一執中而非義非道辨之何精莫難於有天下而不與而一介千駟守之何固莫急於存心天下而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視之何親莫先於加志窮民而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任之何切是豈虛談假設以欺世盜名哉厥後孟夫子庶幾任之其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即三辭往聘之心也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即天下弗視之心也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即非予而誰之心也曰得志澤加于民達則無善天下○即自任之重之心也柰何戰國之不三代○惠宣之不成湯衹見三宿出晝而未聞三聘入彊也可慨夫

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録曰礪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舟者濟險舉難利涉大川也霖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也是三者相之道也然亦有若金而變革者有若舟而胥溺者有若旱而共焚者故人君苟得其相則何事不濟苟不得其相則豈惟瞑眩厥疾終膏肓吾憂矣豈惟自傷厥足終袒裼吾懼矣此録之深意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府四　八

録曰木從繩者規矩方圓之至也后從諫者聖人人倫之至也三代守成之主克即負荷不墜厥緒端賴於此唐之太宗嘗舉以訓太子庶幾可與言者他日又曰木心不正脉理皆邪嗚呼斯木也其諸異乎從○繩之木也歟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録曰孔子之稱文王蓋有見於賛易也乾為天為君為上為冠為首坤為地為臣為下為履為足臣之不可加於君猶地之不可加於天下之不可加於上履之不可加于冠足之不可加於首皆聖人賛易之義也雖曰天與之人歸之吾盜含章焉吾盜履霜焉此其立心之含弘處已之光大御

物之貞順德福之無疆果何所紀極何所限量乎故不惟曰德而曰至德史稱西伯陰行善者可不待難而自釋矣

史記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府四　九

録曰愚觀夷齊之諫至今凛凛猶有生氣然卒不能已於伐紂之師則義士之言果安用乎曰非也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皆以人之一言立於天地之間也夫苟興周矣苟勝殷矣不期而會矣○上帝臨汝矣然而天尊地卑之誼實在也於此而無片言及之乾之策不幾於息君之分不幾於亡乎故不得已而爭之爭非能止殷之亡所以存殷之心亦非能遏周之興所以扶周之理也豈非天地間不可泯没不可澌盡之元氣歟或以為匹夫不可奪志其君之所許夷齊之所不許則其道狹矣

武成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録曰泰誓既以作民父母陳於前武成復以作之君師陳於後言何復歟曰非也天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由前之言仁則能盡夫義由後之言義所以行夫仁也是故非天子不敦典庸禮不命德討罪受既為天子矣乃反而力行無度昏棄厥祀則典禮何在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則命討何在於此而不得克相者以寵綏之則天地之聰息而萬物之靈蔑矣此天地之大義待君師而後行世微武王則一日不可治○一事不可理一步不可安一夫不可能苟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則厥罪惟均又安能保其無越志乎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府四　十

録曰此勝殷之始其施為氣象於湯而有光也夫商政之舊即周政之新者也箕子傳道所在不可一日無商容禮法所存不可一日廢比干直道所係不可一日誣百姓天心所向不可一日疎散財非私恩也所以富天下也大賚非博施也所以富善人也此所以萬姓而悅服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録曰此造周之終其施為氣象視古為無忝也夫皇極之敷言即此篇之本末也既富方穀則爵土不可玩近天子之光則賢能不可虛錫厥庶民則五教不可輕八政○厚生則民食不可後敦明信義王道蕩蕩也崇德報功王道平平也此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

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

府四　十一

曰三孤二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録曰此成王所得於周公之論道而爲萬世不刊之令典也夫周官之書三公六卿而一言蔽之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周禮之建各屬三百有六十而一言蔽之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公之意可以見矣而何以學周禮者之紛紜而不一也夫公之所建者制也所周者意也玩其制師其意斯可矣按其駁索其瑕非善學者之意此録止及於周官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佐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涖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龐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録曰此所謂不惟其官惟其人也夫官虚器也人實用也所謂惟其人者則必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此造士之標準也其進于是則必功崇業廣不驕不侈作德日休居寵思危此大臣之體段也至於推賢讓能舉能其官則是官之職治永永而無斁矣是道也惟周公信能任之惟成王信能行之後世有作不可尚矣

周禮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廢以馭其罪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誅以馭其過六曰生以馭其福七曰予以馭其幸八曰奪以馭其貧

録曰謂之柄者所秉執以起事王者御九有而齊之於手也謂之馭者所操縱以致遠王者驅一世而内之於善也天無福善禍淫不能使人畏君無賞善罰惡不能使人服其畏者非其所愛者也其服者非其所私者也王天王也官天官也天無私覆聖人豈有私好哉無私好亦無私惡是故爵必稱其德祿必稱其功置必當其賢生必當其勞隨物付之非我所由也予必當其善奪必當其罪廢必稱其辜誅必切其過人自求之非已所干也故能不勞餘力而振起九有不廢精神而馳驅一世若乃爵之祿之隨其所好當廢當奪私其所憎則是亂本而非操柄也朽索而非六轡也本以詔王而反以速禍將安所用於天官乎此宰天下之第一義不可以不知也

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録曰八刑而必及於造言亂民者夫言必及義非所謂之造也惟夫讒佞邪慝之徒人所公是也而非之人所公非也而是之而人之好爲不義者入之而難解則天下被其害矣詩所謂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者

也行而有常非所謂亂也惟夫行險僥倖之輩蔑棄綱常以圖非望之及悖亂物則以速稱心之誅而民之善為虺蜴者從之而莫痊則率土罹其禍矣詩所謂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者也此上世之所必誅也

○檀弓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録曰君何以必有犯乎蓋君之一心萬幾攸萃恩可以造人之命威可以制人之生進可以措天下於安退可以置天下於危○不得已而有言乃死生安危所係故謂之犯也臣何以必有方乎蓋臣之從君死生所以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事雖至廣而力則難干故大不可以侵小下不可以侵上不得已各司其事乃吉凶榮辱所關故謂之方也夫左右者職也無隱者心也以有方對無隱職雖各異而犯則相同然則自諉無官守無言責與繩人以出位皆非也豈服勤之道哉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五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録曰此周公告成王第一義也夫天下至鄙者莫如稼穡至勞亦莫如之而至孟于民亦莫如之及其至也躬稼而有天下則至仁亦莫如之此天命去留之本人心向○

○背之源壽命脩短之根德福廣狹之驗自祖宗來積功累仁千有餘年未始一日忽忘之也然或不知小民之情則亦非迪哲之道蓋好逸者民之常情也又必胥訓告胥教誨略其怨詈詛祝之愚而惟反己自責則無逸之德通乎上下豈惟成王所當監哉後賢後王莫不然也豈惟後賢後王萬世君臣亦莫不然故各以嗚呼發之所以深致其嘆息興起之意云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

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詠以教之其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戸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戸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録曰此詩與無逸相表裏觀其一字一義小民知之君子亦知之及其至也聖人有所未盡眞經天緯地之文徹上徹下之語且不以直陳於前而使人諷詠於其側賢於法語之言矣夫歌詠所以養其性情以王之幼冲血氣尚未定也而瞽矇奉之則宫人私侍遠矣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而朝夕陳之則盤樂怠傲蔑矣此古之詔王者不必遠其聲色而聲色自遠不必絶其遊畋而遊畋自絶不必輟洗止輦而自不覺其入之深不必犯顔諫諍而自不覺其聽之熟三代守成之令主豈易得哉

召康公從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以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録曰尚論古人惓惓忠愛其君至于周成蔑以加矣然觀其所以為戒者一則卷阿可樂之地飄風可樂之景二則因歌為戒非有絶切之意矣詩不多非有急迫之言先之以歆動之私終之以太平之瑞此古之聖賢言不廢而道相成使其君聽之自然優游厭飫而不覺其心契之深者嗚呼心契而言可忘矣其於儆戒乎何有

弘道終

義

君臣之義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弘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命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令予一二伯父尚胥既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三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錄曰先儒以張皇六師似導王尚武者又曰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皆非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康王受顧命之時太保奉同三祭三咤此時出厥門以俟非有異日也而首及於張皇六師正以見國之大事此今文合於顧命良以此也其答拜稱名皆是未踰年之事故曰義嗣德非謂預見先憂於未然說之過矣

君臣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錄曰愚觀周公居東三年非親自監殷也其東人懷之也則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又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商民於此蓋已知明德惟馨親見聖哲之人不啻其感興也正以君陳孝友恭敬能法聖人故命以從政而啓其見賢思齊之心成王所以待君陳至矣非謂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剛克之夫而屬之孝友之君陳審如

是君臣之道狹矣

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允升于大○

○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錄曰愚觀成王之詔君陳而實以詔萬世也夫明德孝友為治之本也忠順寬和效治之用也苟於威福刑辟之間舉措忿疾之際或失則逆合或失則偏倚責人以所不能率人以所不由取人以所不備凡此皆非盡善之道故悉舉而歷陳之而終歸於容忍大德焉是時成王春秋鼎盛所患不能忍不能容耳而能舉以詔人則必能自勉矣不然予曰辟奚伺爾勿辟予曰宥奚伺爾勿宥而反以止辟耶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

○仰成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於小子永膺多福

錄曰愚觀保釐之命非止為殷之頑民也蓋成王之制中分天下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代之者君陳也又代之者畢公也故即位之時常率東方諸侯入應門若矣其命之者非始往也王新即位必有告命之詞而召公為西伯獨無者豈以留相天子或史闕之歟未可知也其曰毖殷頑民者原其始也曰商俗殷士者周人每事監殷豈但告命之詞哉其作詩皆曰殷士膚敏有商孫子是也其曰旌別淑慝彰善癉惡乃為國本務非孜孜於殷亦非謂周公毖殷為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

○至是始可以旌別淑慝皆註者不達經文大旨徒以毖殷頑民洛邑一方為主意遂使保釐之大意皆為化殷之偏詞非康王垂拱仰成之遺則也惟泥於一偏故凡註四方無虞以康四海澤潤生民四夷咸賴處殊增窒礙讀者所當致思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

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錄曰愚觀成王之戒殷士何其切切哉夫令聞廣譽施于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鄭子臧之鷸冠楚得臣之纓玉皆以惡終也不特此爾甘食之性妖艷之風沉湎之慾黷貨之情勢所必至第以詞命之重不得以狎昵褻之故祗以服美為言耳嗚呼三代且然况後世乎此不忮不求所以難乎其選也

○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錄曰此穆王也夫子豈與之歟曰非也臣觀先朝之時非無車轍馬跡也而公私之途嘗分為二道是故綱紀法度刑政禮樂大公之選也盤樂遊觀聲色貨利已私之奉也公固不得以廢私私亦不得以害公二者常並行而不悖故不至於亂也夫子不云乎仲叔圉治賓客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向使穆王逞其私智不以君牙為司徒而以造父為心膂五教五典混為一途君子小人並於樞要則小民之怨咨孰與之圖文武之謨訓孰與之紹哉○聖人列之於經正以見典常之不可紊綱紀之不可缺其旨深矣

○冏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錄曰此僕正也見於周禮皆士人之職王所與朝夕遊宴左右進退之不離也其屬有祭僕所與供祀隸僕所與寢與戎僕所與御戎齊僕所與掌輅得其人則薰陶漸○染納於善而不知不得其人則邪媚讒慝入於惡而罔覺自後世專用宦寺溺近親幸而無官守言責故惟務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獻諛啓寵崇貨納賂此於三代之時史臣逆知其端鍵以命伯冏實以訓萬世也豈待亂本已成而後其弊方彰乎
又曰二篇之書先儒謂當時仁人君子修詞立誠以勸勵其臣正所以感動王也今觀一則曰厥后自聖二則曰惟貨其吉茲二言者受病之根也夫穆王豈瞶瞶於人

下者弐其馳騁放肆必以堯舜陟方自居拒諫飾非必以禹湯賢聖自任不遑寢處必以文武憂勤自解然後恣意行之而無所忌憚矣侈心既生國誰與足此吕刑一書始終以贖罪為言當時之重貨可知矣而惓惓以繩愆糾繆望其僕臣便辟側媚戒其耳目可謂善諷其君者矣不知伯冏聽之可以為解乎其將自任乎吾不得而知則亦無得而辜矣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長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饗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饗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饗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饗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以是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饗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錄曰此幽王與弑之漸也夫履霜堅冰由非一日穆之於康一再世耳文武之澤方隆太平之基不墜最爾犬戎何足畏哉而不知蜂蠆之毒醸成滔天之禍宗周淪陷實肇於此國語之托始亦猶夫子之意也以是為防猶有無故而主圖燕之議遂致靖康之禍者有漫然而興北伐之師率貽厓山之憂者孟子不云乎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諸耀德不觀兵之謂歟

厲王説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饗王流于彘

○錄曰夫利何以能卑王室乎周之興也一則曰散鹿臺之財二則曰發鉅橋之粟而海內向風幾致刑措民到于今稱之及其衰也曰惟貨其吉曰惟訖于富而王人漸微幾於列國至此下堂見諸侯矣芮伯之言切近之殷鑒歟雖然後之大聖大賢若子罕言利曾子以義為利孟子何必曰利其意合其旨同以世降道陵人懷私欲乃有良夫其人信哉文武之道未墜于地所以雖有夷厲幽平之難未若頭會箕斂之竟亡也

詩凡伯刺厲王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府五　十

錄曰夫所謂之反者蓋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者常也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者反也方難也方蹶也方虐也方懠也天之怒未久也憲憲也泄泄也謔謔也蹻蹻也始之意怠玩悅從也蓋人之常情無深長之見遠大之謀其心自以無復聖人未見可畏方且安於苟且而不自知使能輔之以嚴憚匡之以正直則必有以格其妄誕之心輕躁之習辭輯而懌庶幾有瘳爾惟夫小人不以大言欺之則以諛言毗之夫是其心始放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然後詭隨無良之人入而寇虐無畏之行作善人不得有所為而民之愁苦極矣此原其始而言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

府五　十一

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美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錄曰此要其終而言也夫仁暴之相去遠矣然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而末流遂至於炰烋內奰蜩螗沸美孔子不云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是時法度世臣自周召而下芽與凡芮與祭皆與國同休戚者也其號不得不深痛不得不切故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千古之下盥不再三嗟嘆

周宣王內有撥亂之志過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仍叔作詩美之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
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
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
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
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

府五 十三

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
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
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
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
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
○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
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
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
里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
仰昊天曷惠其寧

錄曰此宣王中興之本也夫視民如傷文
祖之實心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
民周禮之實事也以實心求實事安得不
兢兢業業如惔如焚乎此見先王不以常
數為解不以冥漠為辭而必以身當之然
後鞫哉庶正疚哉冢宰靡人不周無不能
止一有懈怠之心吾見三事大夫莫肯夙
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又安能以定衆正
乎然則漢武帝水旱常數之言宋神宗天

府五 十三

變不足畏之說皆其自悮非人悮之也嗚
呼執熱而不濯者無已時也遇灾而知懼
者不旋踵也此蹶然顚擬與勃然中興不
可同語也夫

○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
集之流民喜之而作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
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
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
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錄曰此宣王中興之政也夫有憂勤惕厲
之心而後有勞來安集之政小雅之先六
月功之首也斯錄之及鴻鴈義之最也與
民亦勞止蜩螗沸羹者異矣

大夫刺幽王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
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
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
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
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
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
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
○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瞻彼阪田○
有菀其特天之杌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
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
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
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府五 十四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
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
絶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
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
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

憂心慇慇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天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錄曰板蕩之所謂憂讒告之時也此詩之所謂憂忘予之時也桑柔之所謂臧亂生之日也此詩之所謂滅傾城之日也蓋厲惟貪暴至幽復以淫德極之此所以局天蹐地而若無所容乎抑此詩既以褎姒犯其人又以臣僕犯其諱尚不以誹謗妖言罪之使無骨肉之變犬戎之禍未可必也柰何輻敗輪折竟莫之止天之仁愛卒無以勝人之昏惑也豈不哀哉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震電

府五　十五

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錄曰按周禮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未有所謂相臣也幽王於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非相臣而何以皇父一人而變亂成法遂致日食之變且於純陽之月焉蓋幽王昏德不振加失於小民致土木私興而不息群臣朋比以相從國之危亡能幾何哉嗚呼厲王之時典刑未廢幽王之世一老不遺厲王之時專利在己幽王之世封殖自人此王身致亂雖同而王室存亡各異歟

○周室東遷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宗社之傾覆彷徨不忍去作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錄曰夫子於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與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夫東遷之變非小變也以天王則被

府五　十六

弑以臣子則被辱以社稷則被殘以宗廟則被毀自開闢以來未始有之大變也而當時付之不問君安於事仇臣安於忍耻天地閉而不知闢人心亡而不知啓彼宣不覩黍之離離而謂我何求哉蓋以傷王政之不綱懼天討之遂廢是以欲進而不能前也其知我者謂我見黍離而感嘆覩宮廟而興悲不知我者謂我以一大夫而咼膺存亡之運過計宗社之規思欲為其所難為効其所難効故曰謂我何求然其實不可頃刻而忘於懷也故復呼天而嘆其其嘆非為已求非出位吾夫子刪詩之時深契其意故亦云然以見春秋之不可已亦大夫行邁之不可遏也其旨深哉

春秋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錄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作春秋所以敎天下萬世之義也而義何自而托始乎是時王者不作諸侯放恣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是故諸侯各紀其年不奉天子之正朔矣列國各書其事不遵王者之無外矣此何等時也邵子曰五霸之時如冬如冬者地氣不升天氣不降閉塞而成抑何以望其復春耶雖以子貢之賢智尚欲去告朔之餼羊夫子告之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禮也中國所以不類於夷狄不道所以不同於禽獸何也夷狄不知有君禽獸不知有春可以人而不如之哉正次王王次春凜乎大一統之旨犯之者不赦之誅也僭之者不避之罪也綱常正而體統尊人紀立而禮義出君臣大義與天地並存而不失矣

義

君臣之義

史記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錄曰此有漢四百二十年之天下其宏綱大義昭如日星者端在此舉惜乎元功之次不及錄之遂使新城之名泯泯以至於今也惜哉

又曰漢昭烈之不能混一也宜哉夫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比萬世之大計天下之大幾也項之與曹聲勢後先相望邦之與備當時俱為不敵也邦能名羽為賊而備不能聲操之罪何耶夫君與后義相等倫方操弑伏后之時備果能倡明大義傳檄天下發喪制服正其大逆之罪明其無赦之誅然後興兵討伐天下之不響應曹氏之不歛手者幾希矣此祖孫之一轍也不知出此而董承者區區以帝衣帶中密詔與備謀誅曹操為言嗚呼密之云然宜為人上之語哉然則三國之董異於新城之董明矣雖然承無足責當時法正號為能正諫孔明號為知大體顧乃昧於機會徒以漢賊之言表於散關之疏亦無益矣至朱子之修綱目明書殺后其義始明豈非千古之遺恨哉

漢書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錄曰夫所謂規摹弘遠者蓋鑒于秦與新

之失得也夫寬於簡天之道也秦之興禁
容若不容新之與更制若不及至於衡石
程書不遑暇寐此於天下之事無復漏網
之虞矣而不知天之道不若是之鎖鎖也
今夫天洪者纖者高者下者無乎不容然
而未嘗與其則也人君法天以為道操者
縱者予者奪者亦無乎不有然而未嘗枉
其度也秦羅封建新限王田計較於錙銖
毫釐之間而不知土崩瓦裂無伺寸寸而
解也太史公亦以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善
觀人者矣

文帝二年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
治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
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
不及匄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府六 三

錄曰此直言極諫之始於是賈山上疏名
曰至言然而不錄者山之言謂之直可也
謂之至則未也其借秦為喻彼以為殷鑒
而不知帝之敬天勤民愛人惜費廣言路
崇謙讓杜興作却貢獻其本心也即位未
幾已可槩見山之所諭皆非帝之所短也
何必孳孳以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
特萬鈞為言哉又何必以周養千八昔國
之民秦受千八百國之養為言哉當時廷
臣溺於秦之忌諱一旦覩此遂為之瞽名
曰至言以愚觀之帝之所短在於不能止
至善乃安於卑近忽於賢聖此非小失也
傳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所以與起天下萬世至深切矣惑於黃老
清淨而不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何拄乎
馳騁射獵以為娛擊兎伐狐以為樂哉茍
得伊傅周召之徒與之坐而論道吾見敬
之如神明信之如筮龜安在修之于家而
壞於天子之廷乎凡所以為此者皆鄙夫
之事而非聖賢之爾也雖然上之所求者
賢也下之所應者騎也山不能為醇儒而
欲其知王道哉

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
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
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
下以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
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
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
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錄曰文帝一時而有二賈洛陽之賈非潁 府六 四
川之賈比也不惟其言皆當時之切要其
摭摘秦事中漢之膏肓故詳錄之雖然為
國以禮其言不讓夫子猶且哂之大廷甫
臨遽為痛哭流涕長太息未免動之不以
禮未善也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
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欲天下之治
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
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
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
各為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衆而
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
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

利焉誠以定治而已

錄曰厥後鼂錯主父偃之議皆本於此特以景帝不善而致亂武帝善用而致效其實生之論也夫文帝可為之時也去分封未遠大國之王老者已耄弱者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誠以此時潛分七國之勢黙奪諸侯之權此不勞餘力也失此不為卒致破斧鈌折之勞然則芒刀髖髀之諭豈年少而迂我大抵漢之草創未有若封建之倉卒者周禮有大小宗之議有祖禰廟之別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別子百世為大夫然則衆建諸侯斯其常分也安有身為王者支庶為匹夫富者五十城或七十城貧者無立錐之地此非但勢不通亦理之所必無也以帝之明孝傳愛不能講求其故幸而生者闕其端不竟其說絳灌又從而非之然則士之不遇豈非天我豈非天我

問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而日敗故家富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爾今而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相廉耻日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以為是適然爾天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錄曰此愚所謂中漢膏肓之病不可救藥者也夫以古之人所以必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必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必殊厥井疆俾克畏慕者豈好為是紛紜哉誠以商俗靡靡餘風未殄雖當重熈累洽之後不忘敝化奢麗之非一則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二則曰驕淫矜侉將由惡終而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畢公克成厥終更三聖賢保釐一方然後知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之難也漢之興也始以馬上得終以力筆治襲秦雜霸無乎不有甚者牽於黄老安得不動生之痛又我苟有成康之心求懋德克勤之老以資其垂拱仰成之功猶恐夜以繼日坐而待二之無及而紛紛以年少初學目之幾行而不長

太息乎

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豈可不為寒心我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使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錄曰此為國之切務萬制之下所當深思也夫筦子吾徒所羞稱也尚知禮義廉恥国之四維何以堂堂聖人之徒反不知國乃滅亡之道乎夫姦人之幾幸自古而已

然也寵利之所在威權之所歸若蠅之無纍而趨蟻之不約而赴而况人君號招附翼之乎由是蕩然無復界限羞惡之心而萬物之靈反蚊蚋之不若矣其所以必至於滅亡者蓋以國之所以為國者人而其所以為人者心古之聖人所以必於政貴有恒辭尚體要正欲人心截然歸之乎正曉然齊之乎一而後道洽政治膏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茍使無執守維持之道天下貿貿焉莫知所從人欲肆而天理

滅國之喪亡無日矣此西都經制不立必致王莽之禍而後誼之言始驗然則管子豈真愚人也哉

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豈故不用哉然而曰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也為人主計者莫知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

錄曰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此所謂術即取舍之謂也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者惟恐傷人也

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者惟恐不傷人也原其初豈誠性惡哉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此為治者汲汲於審所尚也夫以好惡形於中而後取舍定於內聖人所以心溥萬物而無心情順萬物而無情者誠以好惡之不可殉也所好或私于一天下靡然趨之所惡或陷於偏天下忽然向之帝非不知仁義法令之美惡特以惑於他岐無自固之志誼非無見而云然也使帝誠有所擇以更制則善以立法則順亦何所憚而不為哉雖然讓者其事也老者其心也心不在於作為則秖見吾之多事矣

武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廣川董仲舒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勉疆而已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

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錄曰此天人首策也其曰勉疆去者即中庸其次致曲通大賢以下而言也自漢以來學者鮮能知之以舒之下惟發憤潛心大業所得於勉疆者甚多也故大廷之際首以為對非若後世掇拾陳言不切於實學者比也而帝方且天縱椎畧思欲為誇古邁今之務區區勉疆行道彼豈甘心效

之執抑以賈董而遇漢之文武董之勉強可行於桀克之君而生之通達宜施於大略之主柰何天不曲成投非所入徒使百世之下誦其言思其人論其世惜其主吁嗟慨乎

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趨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錄曰自秦而後心學漸滅殆盡仲舒舉以爲言誠漢庭之指南也惜乎君以多慾臣以正心投之猶轅之北而望其車之南夫是而莫之省也有宋隆興藝祖方知此論曰古之爲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斯人也可與之論正心以正朝廷也而有宋一代之治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萬物殖仲舒之言孰謂果無驗耶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錄曰此二策也夫以人主之尊至屢再問則其意可知矣舒不能變易其說益以尊所聞行所知爲言白黑薰蕕何相若哉此其所以悠然可想非若杜欽谷永之徒挾其私智逞其詐說然則一言而可知何待再屢而後變耶

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授而守一道亡捄敝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政用夏之忠○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錄曰此三策也夫舒之所陳堯舜三代相傳之道也帝之所好權術功利文辭之言也而丞相所奏罷則又申商韓非蘇張之說也斯三者豈啻風馬牛之不相及哉必

欲棄百家尊孔氏盡不用仲舒之策乎灺
強學問行其所知則異端邪辟之害日遠
而高明光大之效日臻矣舍真儒而遠之
而莊助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皐之徒並居
左右安在其崇此抑彼耶然則帝之所謂
儒可知矣

府六　十二

時帝方招致大學儒者常曰吾欲云云而汲
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對曰
陛下内多慾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
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謂左右曰甚矣
汲黯之戇也時公卿皆為黯懼至有數黯者
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
陷主於不義乎且巳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
廷何
錄曰武帝能容黯而不能容顏異者以名
利之交勝也夫嘉唐虞欲法者豈正言
之可諱哉非樂而取之不得巳也窮奢侈
極嗜慾者豈交征之可辭哉非刑而威之
不可得也是故多慾之言雖存于其心而
反脣之譏實害于其政此或誅或否之所
以異也

征和四皇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有日奏
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
安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
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巳由
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
息富民也

府六　十三

錄曰輪臺罪巳之詔與奉天罪巳之詔同
乎曰不同也武帝之悔發千本心所謂鳥
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
能一洗舊染之汙以就維新之化也德宗
之悟賴於陸贄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亦能反亂而為治
易危而為安也自古言之動物聲之感人
未有若斯之速者信乎風雲霜露變化莫
測日月交蝕光輝難掩後之王者其可忽
哉

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
親政事勵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
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
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
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
苟且之意
錄曰有商賢聖之君所以六七作者以其
舊勞于外也有周盈成之主所以善繼述
者亦以所其無逸也蓋中人之情不見可
欲則不能動所好不見可憎則不能逗所
惡帝雖高材好學使不興於閭閻安能知
民事艱難吏治得失而中興侔德商周乎
此非但生於憂患而玉汝于成天心益可
見矣

時丙吉魏相並為丞相相好觀故事數條漢
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
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椽吏按事郡國
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
賊風雨災變郡未上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
輔政吉尚寛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為
知大體為之語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
中興丙魏有聲後之相者莫能及焉

府六　十四

錄曰漢自蕭曹以後所置丞相多舊故功

臣及材官武夫目不及文藝口不談詩書而去孫弘之徒又反曲學阿世獨魏相起自賢良高第以嚴毅稱遭際孝宣遂能白去副封諫止征伐收霍氏之權遏淫天之勢向使賈董之徒遭際如此豈負於漢哉惜乎我躬不閱我後反行其儀是以君子恒息言之不立不患德之無隣非特丙魏之有聲抑亦賈董之吐氣乎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錄曰麒麟閣之次蓋以擁立之功為最而所以圖繪之意則以四夷賓服而思股肱之美初不以蘇武之節操為之優劣也若以為誇示中國人才之盛則武帝之時彈心竭慮往往求泛駕之馬跅弛之士其所以為使絶域之計至矣而李陵衛律紛紛降虜求其一九年而不變節者獨一子卿而已固足以嘆中國人才之衰也使武生還於世宗之朝必特以不次之位奈何白鴈書遲黑頭變早此武之厄會非漢之得策矧又呼韓邪之方雖耶經生舉業之論類非聞道之言不可以為訓

成帝為太子幸酒樂燕樂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不哀元帝大恨附馬都尉史丹免冠謝上意乃解及帝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感悟因謂丹曰吾病浸加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嘘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及即位元延中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死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故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錄曰史丹之青蒲朱雲之折檻皆一時盛事而不知果孰為得失也夫漢世之禍始于成帝王氏之篡成于張禹苟無史丹之諫必將易無斷之君漢之為漢未可知也果行朱雲之言必將斬佞人之首王之為王亦未可知也惜乎丹也諫行雲也折檻其行者可與立未可與權也其折者說而不繹從而不改也此則得失之所以分也

東漢書南陽鄧禹杖策追光武及於鄴光武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爾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

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旣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完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

府六 十七

錄曰夫人誰不願垂功名於竹帛弍亢旱爲災則神龍困涸網罟不除則瑞麟罹殃○文叔不舉則南陽草莽爾何以能效其尺寸耶今觀鄧禹之齡甫踰弱冠乃能洞曉大計直欲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非草草一介之夫可比至於在德厚薄之言又黙契仁者無敵之旨然則生之遠來豈眞欲仕乎將益信龍興而雲從麟至而瑞應矣其爲元功不亦宜乎

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光武乃遣偏將軍令異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岑彭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功擄掠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

錄曰帝之敕馮異也不曰戒鄧禹之大而一意乎定安集此可見爲民父母之心也夫以仁暴之不敵而馮鄧之一體禹之不微之運其矯枉蓋有時而當然且能不失其眞正是可爲人主之嘉尚矣若北宋本以安石童惇蔡卞之徒而致亂高宗中興復任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徒不以爲過此則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如是而不足責矣

府六 十八

明帝永平三年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焉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錄曰愚觀雲臺諸將其謀謨氣象似不及西京元功而能成蓋世之名何也蓋高帝善將將光武善將兵豁達大用者將將之術也才明勇略者將兵之本也是故背水之陣雖高帝不能知而昆陽之戰光武所由取勝借箸之謀非張良不能決而聚米之畫光武見於目中使高帝而逢寇鄧耒必遽收桑榆之功光武而御韓彭未必能成垓下之績此兩漢之將逢時遇主各有不同而其成功則一者也

府六 十九

弘道錄



義

君臣之義

諸葛亮出師表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先帝稱之曰能衆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右仕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忠盡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錄曰亮之忠貞而可少哉夫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自取此昭烈臨終之命未免殉之於時也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陛下此武侯卓絕之見斷然殉之以義也以董袁曹馬之徒接跡於前而有二表之自誓譬則妖搶枉矢之交流而景星暳乎其貫出也禎冥淫毒之騰作而日月煥然其大明也其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不但家人骨肉之相語而實後主存亡之所關也曰親賢臣遠小人亦不但切近殷鑒之當履而實萬世治亂之所由也曰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又不但生前至計之所望而實死後漢業之所終也故曰孔明三代人物管仲樂毅不足論矣

後出師表曰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陟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所未解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可然喪趙雲陽群等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曰方之精銳非一州

之所有若復數年當何以圖敵令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乎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吴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錄曰亮以操之用兵髣髴孫吳而二表所陳無一奇謀秘策獨以兵法乘勢為令之計亮豈末之思耶夫有不自滿假之成湯而後鳴條之師可措有無貳爾心之武王而後膺揚之勇可施以禪為君而亮為輔以叡為敵而懿為臣譬則徧而引之者堯也羊而牧之者狼也豈可以為理哉然而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堂堂大義不可不聞於天下也故一則曰奬帥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二則曰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亮之心已知其無能為矣此其堂堂佩佩又非狐媚狗趨僥倖成功者比也

唐張蘊古上大寶箴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已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衆棄而後如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卄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情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錄曰自漢以後中更六朝南北又歷兩晉而隋君臣大義視之如繫匏濩落而諍臣司直杜口削迹久矣有唐龍興闢乾揭日始知為君不易而大寶一箴復見敷陳亦可謂難得矣雖然偃與蘊古同時事主謝以頌諫張以諷切雖一時賞賚相同而他日威刑竟異此大明無私天下為公之難而使人以應言以行之不可得歟

通鑑太宗益親魏徵徵自以為不世遇乃展

畫㡳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或告徵私其親戚上使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衰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矍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皐陶君臣協心俱饗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說

錄曰魏公之學出于河汾者也而其言無一於身心何歟稷契皐陶豈徒君臣協心俱饗尊榮而已哉上而父父子子下而兄兄弟弟內而夫夫婦婦無不各得其所故能安饗榮名萬古不替太宗之世父子易常兄弟違序夫婦亂倫祗於賞罰進退之間科條號令之設天資英敏偶不能紊故徵得而叙論之此正張蘊古所謂民畏其威未懷其德者也何足以語唐虞三代乎其所謂忠良之道亦君臣徒取美名觀者當辨其真可也

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也今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賞爵則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無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姓之任哉

錄曰徵之說善矣惜乎無以及於聖功之本也心之官則思心何嘗十思耶矧乎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數限之哉惟於不覩不聞之前幽獨隱微之際一以守之靜以持之蓋一則無始無始則物不能間靜則無擾無擾則心恒有主雖千慮必得而又何暇於十耶夫見可欲者耳目之官也思知足者心之官也既見可欲則已交於物矣物交物而後措之於思能不為所引者幾何哉此古人格心之業易而徵十思之效難

徵曰臣奉侍帷幄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頃年以來寖不克終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幷訪珍怪此一漸也貞觀初護民之勞昫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二漸也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三漸也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此君子恭而遠之小人狎而近之四漸也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五漸也貞觀初求士如渴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六漸也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七漸也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

達今外宮奏事頗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八漸也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遠畧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卒無亡去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聞過矣以所上疏列為屏幛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錄曰何謂始敬勝怠也義勝慾也何謂漸怠勝敬也慾勝義也夫周武唐宗其初何以異耶而卒不同者漸也雖然徵之說切中萬世君人之病帝既錄付史館以彰君臣大義而旋復違之屏幛几席不殊於昔時黃金廐馬失笑於他日然則不但漸不克終亦已頓忘其初矣

○上思佐命功乃命工圖畫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郇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郇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凡二十四人

○錄曰凌煙之圖繪而不及裴寂劉文靖何也季布漢之仇也而反赦之丁公漢之恩也而反誅之英主之所見夫豈殊哉是故王魏仇也忠於主則雲龍並美裴劉恩也背於義則圖繪為羞觀此寧不知所向乎

○玄宗初年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之知帝大度銳於為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奏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漸亦為之臣願租賦外罷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得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山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監戒為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

○錄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玄宗初政之時其辭銳矣其心未可知也崇能先事以格其心使不正者率由于正庶幾無鮮終之悔今觀其十事如政先仁恕不倖邊功法行自近宦戚與政等皆一時用人行政之失而格心之要曾無片言及之且要說者約其必可施行而後言之亦異乎責難於君者矣厥後尊倖邊臣專寵女艷恣權宦戚縱意奢侈至於亡國鮮不賠崇之言果何益哉以是知大賢一言似迂其實切崇進十事似切而實迂

刑部尚書宋璟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
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
顔正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
厥默啜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
不能克郝靈筌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
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僥倖痛抑其
賞逾年始授郎將靈筌痛哭而死時姚宋相
繼為相崇善應變時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
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
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
○他人莫得此焉

録曰愚觀宋廣平可謂大臣也已矣敬憚
於二張降心於思最痛哭於靈筌難致於
毛仲數者皆大臣之事也使其遇三代之
主其得為伊周之匹乎曰未也伊尹曰咸
有一德周公曰思兼三王其所期何如也
璟之設施止於復貞觀之舊而已是故立
仗之馬未幾復斥而優人之譜旋踵輒行
功業不終其以比與若乃擇人任官犯顔
正諫皆彼相之可為以是槩璟淺乎未矣

府七

十一

韓休為黄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
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守正不阿上或宮
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韓
休知否言未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黙然不
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
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
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
安吾用韓休以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録曰玄宗左右以相韓休為瘦則必以相
林甫為肥可知矣夫帝之瘦非以天下也○

○以艶色不足視于目聲音不足聽于耳便
佞不足使令于前也一旦而得太真之豊
艶祿山之傾巧霓裳羽衣之妖淫則悠然
適意能不心廣體胖乎卒之流蕩忘返刼
遷播越當不滅而自瘁矣然則臨鏡之嘆
所以兆聞鈴之悲乎故君子曰貌瘦天下
肥者虚名也與貌肥天下瘦者實禍也

帝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曰先帝有
言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見興替
以人為鑑可知得失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
書五卷興邦建業弟一選文備武弟二報國
復興弟三盡命報國弟四去古朴進新美第
五以此五卷備患名為千秋金鑑録願陛下
莫以色姿為樂後當亡國喪邦可宜正己而
治思古證今可也録上賜書褒美

録曰按金鑑録九齡就中書焚藁不傳于
世付于韓宋二婿之後此録一千年之外
方布人間今得而讀之淵哉斯言皎如日
月蓋不但識一祿山而當時共禍之人齡
皆識之豈徒鑒於興亡而實精於物理所
謂別物如鑑者真如是非泛然謂之録也

府七

十二

○其曰安祿山者野猪之精腹垂過膝史思
明者鷂鳥之精脇生兩翅楊貴妃者白鵬
之精指依純赤復有木子雙木木易行金
又曰匪兕匪虎東傾西舉妖舞精語宮室
禾黍又曰陛下治國日久仁心漸希忠諫
為仇諂佞相守羊鯉浮游羊謂國忠鯉謂
林甫柳榆並進國破家亡悔當思舊又曰
主上淚灑巴山艱行蜀道息已變佐方蕪
愚直時開元極盛天寶未終齡何以預知

蜀道之難靈武之易耶乃不特照人之形而實照人之心不但一時得失而實兩世興亡乎雖然以齡而觀後世所謂妖舞精語亦屢矣安得齡之先見而與之論興亡乎哉

平原太守顏真卿知安祿山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拒之乃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聞奏朝廷知祿山反惟聞河北郡縣皆望風而靡上嚚然歎○息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上○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嚮應者

錄曰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聖人之為此言以風示天下恒恐其隨風而靡也明皇之世好諛悅色禮義信掃地盡矣如是而嘆無一人義士豈不謬哉以是知三綱之大四維之重不可一日無

府七　十三

之而唐虞之風動豈無當之臆談哉

顏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至城下杲卿告於王承業承業欲竊其功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粮盡矢竭城陷賊縱兵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為反也祿山大怒并履謙咼之比死罵不虛口

錄曰愚觀顏氏二公夫豈但決死生于危迫之際哉蓋以立有唐三百年君臣之綱也夫自晉陽啓釁劉裴反隋天授與周唐臣從諛有國百餘年來曾不知伏節死義為何物也聞二公之舉事若從天降若從地出故曰吾不知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此雖以身銼舌誅而芬芳暢達光輝宣著跨敵隋而挽虐周也豈不盛哉

府七　十四

張巡起兵拒祿山令狐潮圍之於雍丘四十餘日時聞玄宗已幸蜀有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勵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漸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錄曰巡之舍生取義而豈徒哉夫識見定而後中有主中有主而後事可濟功可成人倫盡時天理自見是故聞大唐之光復未聞賊運之克昌聞張許之若生未聞令狐之不死孰謂倉卒造次之際而非從容中道之時乎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

府七　十五

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錄曰愚觀厲鬼之言果可信乎夫彭生伯有一人之辜也睢陽完節萬世之事也其力可屈其志不可屈其身可隕其氣不可隕忠魂義魄雖不可以視聽而豬兒之反刃朝義之操戈若鬼神使之者安知其非厲耶唐能復其故物耳固不能加戮於安史之軀也然則厲鬼之言果不可信耶

德宗建中二年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子儀為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譖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辯頷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頤指役使趍走於前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衆

錄曰夫汾陽之出處將以係天下之安危也胡為乎不以媢嫉則以讒間朝恩牽之於前元振引之於後而子儀曾無芥蔕何耶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小往大來言乎夫以肅代之世君子所不利也尚賴一人之命兼萬方之威得以成其濟否之志小往大來也出則有命無咎不出則包畜承順是以欲閑則閑俾散則散安往而不自得我是故安史之亂則一出也吐蕃之寇則再出也懷恩之難則又再出回紇之危則又再出向使忽於苞桑之戒牽於邪濫之蓋知安而不知危知利而不知害則身殆而國隨以亡豈大人之吉亨乎

興元元年改元赦令既具帝以藁付陸贄使商討贄知帝執德不固乃上疏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令茲德音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遂下制曰朕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叙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赦下人心大悅明年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錄曰渙之六四曰渙有丘匪夷所思九五

曰渙汗其大號誠以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喻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極則益不臻信乎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德宗徒知天生李晟以為社稷而不知人心感動賊不足平危難則思進忠言禍平則追仇讜論此所以雖能奔其机而得所願終不能渙其群而就光大也惜哉

陸贄極論裴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畧曰延齡以聚歛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書奏上不悅贄每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嘗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大鋭答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錄曰夫人豈忍負天子哉上驕則下諂君忌則臣佞斯天子之自負也亦宜願負所學哉以剖尅為上策以聚歛為得計斯所學之自悞也若夫君子則不然君子之所學所以學為聖與賢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其所責難也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其所期待也君苛刻而已以忠愛君猜忌而已以欺誠豈故為是納鑿耶在我者誠如是也孟子不云乎吾君不能謂之賊然則負所學者真穿窬之不若矣而為天子者亦豈可誨人以負之耶

李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及朱泚使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閒之斬之

錄曰為天下者不顧家雖顧之何益哉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時朱泚盜京師懷光反咸陽險而又儉苟不堅一其心則方寸亂矣安能往有功乎非惟不能顧家併與其國亡之矣厥後賜第供帳迎導列懸何啻嚋昔之家乎哉矧有若憲君愬者在賊雖欲不善遇之曷得而傾之哉

憲宗元和三年裴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細務皆自決之上在藩邸心知其非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垍亦竭誠輔佐嘗問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

穆宗即位嘗見愛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為右拾遺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為之改容蓋知其以筆諫也

錄曰唐自太宗以來諫者多矣未有深探其本若裴垍之先正其心公權之心正筆正者然而憲宗卒不能正其終穆宗亦不能正其始何也曰心者理而已矣器雖具于人而理實出于天非學無以明之也是以大學之道始於格物致知及於意誠心正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裴柳能開其端而不能竟其說憲穆徒聞其論而莫能覺其非無惑乎仙而不人荒而不蠱心何為哉長太息而已

自元和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太和二年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其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

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君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尊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狎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覧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能正其終致陛下莫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户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考官馮宿等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

○錄曰以文宗之世而有蕡之直言譬如日○食而皷而馳而走雖與天懸絶亦見其不能已而已馬故錄之以志唐祚之告終也

弘道錄終

弘道錄　府八

義

君臣之義

宋史太祖即位之初交廣劒南太原荊湖江表遼夏皆敵國因注意將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内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彦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屬在汴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復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亡命以為牙爪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貲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平蜀楚拓吳越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

錄曰愚觀宋祖之大畧有五知人一也善任二也推誠三也厚撫四也至於筦榷之利悉委諸將恣其貿易皆得便宜五也今北有韃虜之擾南有交趾之通諸司筦榷之利入經制者非所當論而東南舶船所計不貲特議國者以為導利而不言明法者以為開邊而不講殊不知人情利一而害十尚猶不顧今海不揚波不但已三年矣一徃一來如趨熟路故閩諺以為海熟此非虚語也番夷貪其貨利中國反無所處愚竊以為未之思也夫利盡東海者盬也盬之外復有千章之木萬斛之辛兩廣○○軍門見貲其用具有舊規盍不量移閩浙之間置封樁之庫以易安南之首可也收羨餘之利以攄西北之憂亦可也何獨以為忌諱而不言哉舍此不務而區區於告奸抑奪之間以增攘臂穿窬之餌非所謂之大計也

太宗謂宋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嘉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又謂呂蒙正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

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雖未必盡亦當參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錄曰人王之用在於賞罰人臣之用在於獻替太宗可謂達於治矣然以所行之事觀之豈盡然耶夫多遜之於趙普不並立者也帝苟愛普則先去多遜縱使貪戀嘗罰一出於已夫誰曰不然乃使交搆以傾廷美由帝之心在於廷美也然則不但歸喜怒之具無乃決得失之幾乎自禁禹湯

○告變之後今日賞告隸之功明日議堂吏之獄大小臣工宜無違當世之務者而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阿諛曲從陷君不義曾是以爲協於道乎又不但以崇高自恃而已也

府八　三

李沆爲人自少器度宏遠父丙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眞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錄曰愚觀引燭焚詔之事未嘗不嘆文靖之風烈也夫封還猶美事補綴亦盛典而况於焚之乎非其存心之廓然太公所見之確然不易未有不以利害動于中者也且劉氏何爲者以其族則至微也以其藝則至卑也以其姓則至遠也扁扁之石履之卑兮帝盍不思耶而賦性警敏通曉書翰于政之漸肇基于此沆之先見豈惟陰

○却履霜之微而且明拒如綸之旨他日李迪之不肯從諛楊億之不從草制是皆聞風而起者孰謂一時之舉措不足以關一代之得失耶

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錄曰自萋斐之風熾而交亂之禍成更未有如密啓之爲害也夫善欺者莫如指鹿爲馬善佞者莫如指烏爲鸞然尚有廉之可指烏之可稽情雖罔上理或可通至於密封之進其始也潛蹤秘跡既無人知其竟也出此入彼憑何執証奚翅以薰爲猶變白爲黑乎矧乎眞宗之世王欽若丁謂之徒接踵于朝其所以論沆者正以謂若

府八　四

待之爾不知由君子觀之所處者光天化日之下猶恐一毫之暗昧肯自居於阿私之地耶惟夫小人之心則不然其處已非便則利其待人非怨則尅利非佞莫進忌

○非讒莫入讒與佞人之所深惡也於是假托隱密之名以售其姦深之術然必負人主有不可辨之微怒而窺其心有不可白之隱情君臣之閒自謂投膠於漆無踰此者至乃加之以封識表之以函章螻勝虎翼隨其所指而欺天罔人無乎不至復何所忌憚乎由是聽不得不偏信不得不獨豈惟人暗惟其禍而朝廷明被其撓矣此李沆之論萬代所瞻仰也

張齊賢慷慨有大畧每以致君爲志嘗從容

為真宗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

錄曰大雅稱無然畔援真宗殆未之思乎夫皇王者堯舜禹湯文武之謂也其道允執厥中惟精惟一之傳也是故存于心而為天德達于政而為王道若書傳所陳敬天勤民與夫治人事神皆其實事何得為無跡歟其曰非有跡者迺茫昧無根之言荒唐不經之語惜乎齊賢開端不竟徒以

○為非常之報而不知典謨訓誥萬世經常之理非有索隱行恠希世絕俗祇在日用常行之間而已厥後神道設教之言果符此論遂至矯誣飾詐無所不至而道之津岸邈乎遠矣

韓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嘆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其所建請唯顧義之所在無適莫心與富弼並著勳業故時稱賢相者必曰富韓

錄曰琦之知無不為孟子曰先得之其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釋一者曰大臣之計安社稷亦如小臣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豈以安危利害動其心哉若以安危利害動其心則不足與有為矣

○包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為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錄曰愚觀閻羅包老之諭由古及今未之有見亦未之前聞也然必本於人心合乎天理枉者吾所必錯直者猶能伸之實者吾所必究誣者猶能訐之未有不論是非罔分曲直任意肆志而為逋逃之淵藪也設若陰府果有閻羅見存必使善者超昇惡者墜墮不然天亦得而罪之況人乎哉近世有以風力自居迺悍然不顧冥然罔覺傍視巳側若皆無人不旋踵隨亦云亡然則不但上帝之譴實難避閻羅之誅耳其於關節不到何盡之有

趙抃為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

○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一時名臣賴以安焉移梓州路轉運使尋改益州西蜀地遠民弱吏肆為不法州郡公相餽餉抃身先帥之匹馬入蜀一琴一鶴以自隨為政簡易稱是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其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在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郡守必以抃為言要之以惠利為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子屼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韓琦嘗稱抃真世人標表

蓋以為不可及云

錄曰趙清獻之得道也豈刀圭鉛汞之力扎乃寡慾養心之助清操絕俗之徵夫人不可以不知也今夫煉形如稿木脫屣若飄風孰不曰得道也而不知無益於人倫世教徒取偷生苟免故君子不由也曷若遺恩在人蓄德在物朝野同聲內外無閒若清獻者天地有盡而英爽無窮宜乎以為不可及也

○魯宗道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及入中書屢有獻替○時明肅太后臨朝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以問輔臣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乘輿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后遽命輦後輔政七年剛正疾惡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及薛奎繼參政事性亦剛介不苟合遇事敢言后謁太廟欲被服衮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及臨崩帝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衮冕乎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歛

錄曰史魚之秉直既歿而後聞宗道之骨鯁生前而顯著矧執政之與諫官不相為謀孰有稱魚頭參政者耶然則明肅之過武曌蓋萬萬矣雖然二公之諫不費辭說而引義切當幽冥死生實共賴之豈本朝之家法有以開之乎不然何以言行之俱○危也

○傅堯俞十歲能文石介晏殊皆奇之曰子精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材也王安石復與之善甫新法不便皆極論之及蔡確之貶窜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臺府為之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願陛下於此聽之如蚊蝱過耳無使纖微之忤以奸太和之氣此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後由諫官補郡法令有未安者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郡之守法而已復拜中書侍郎神宗與太皇太后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司馬光謂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爾

錄曰夫所謂金玉君子者蓋本衛風淇澳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釋之者曰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衛武公不得專美於前矣自是而後矜而或爭群而或黨豺虎荊棘之場魑魅蠻髦之俗○君子祗為之砥礪錯石又安能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乎抑蓋不但可觀成德其於世之升降道之汙隆槩乎盡矣

○司馬光知諫院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臣切見陛下推

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不復詢訪利害盡察得失一皆可之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致治之道在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避罪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又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謹微○

○五曰務寬帝深納之

錄曰先正朱熹曰温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活國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嗚呼觀熹所言則諫院所陳乃其自得之歟夫三達德聖人入道之門也至於不憂不惑不懼未嘗不惓惓焉光之所得於天可以為不厚乎哉肆力於學可以為不篤乎哉若夫三事五規施行之次第耳而君德為之根本中庸不云所以行之者一也然則光之存誠有自也已

及哲宗立以光為尚書左僕射時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宗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時兩宮虛已以聽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狥社稷躬親無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食少○

○事多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錄曰呂獻可之將卒也手書屬司馬公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司馬公之將卒也折簡與呂公著曰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二公之正終畧相同者由其所存之合一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至是鞠躬盡瘁而後已矣一息尚存殉國之心不容少懈安得不諄諄如夢中語耶

熙寧時帝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在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辯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險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

○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性喜動作生事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

錄曰以帝之搖奪而有弼之正言譬則聾者而尚提其耳瞽者而尚責其明然猶不廢絲者將有不同理無竟息天不足畏而天之理可畏人不足恤而人之心當恤一人之喜怒不可憑而百官萬民之喜怒可憑一時之用舍不可信而天下後世之用舍可信若以為無益而遂棄之則萬古如

長夜矣
王安石執政皆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
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內適司馬光亦請
經筵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
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
君實亦為是言耶此人雖有時名然好執偏
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
則踈闊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迺上疏曰大
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
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畧數十餘事誠恐陛
下悅其才辯久而倚畀情偽不得知邪正無
復辯大姦得路群陰彙進賢者盡去則亂由
是生臣竊憂之悮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
錄曰君子之立言也而可忽哉外示朴野
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四言者
曲盡安石之底蘊天下萬世莫能掩矣然
則安計其聽與不聽行與不行哉若祇稱
其先見則李師中亦預識之不但獻可而
已然也師中始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
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師中曰包公何
能為今鄞縣令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
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
蓋又先於呂誨矣
范純仁奏安石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
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
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
作尚書解以進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事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及
行均輸法於六路復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
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
小人為之掊克生靈斂怨生禍安石以富國
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上
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
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已者為不肖合意者
為賢人不聽純仁每上疏激切帝悉不付外
至是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
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
錄曰新法言多矣未有若純仁之親切也
且以牧之之言何為而發乎蓋秦之用鞅
即帝之用石也石之致用即鞅之學術也
其曰論至德者不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
於衆即石之執拗不通也又曰常人安於
故俗學者溺於見聞即石之違衆自異也
孳孳為利至於剝民之膏盡民之力民之
怨之奚啻若自其口出乎故以牧之之論
秦者而論石卒以蠹國叛道民不樂生而
夷狄之禍亦不旋踵其與亡秦之轍相去
無幾噫可恨哉
時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扶攜塞道
羸疾愁苦每風沙霾曀身無完衣並城民買
麻秆麥麩合米為糜加木實草根至身被鎖
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值光州
司法參軍鄭俠監安上門乃繪為圖奏言陛
下南征北伐皆有勝捷之勢作圖來上料無
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
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
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
流涕況於千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以行
臣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

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八事民聞之讙呼相賀俠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為書獻之臺史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

錄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俠可謂出位矣夫言有好惡之異圖據見聞之真俠也其人寧辭檢討之任而就監門之官其志蓋可知而言非孟浪也死者在於斯須故不吝百方以助救焚者在於目睫又何惜一死以就安帝已寢不能寐猶迷而不復何耶卒使英州之芳流於後世汴州之禍慘於當時君子要不可以徼職拒之也

徽宗時陳禾為右正言童貫與黃經臣盧航表裏為姦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吾任言責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怙寵弄權之罪論表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

錄曰聞補袞闕矣未聞落帝裾也落帝裾可錄歟宋之禍始於安石惠卿終於童貫王黼袞職至是裂破碎雖有仲山甫之臣莫之能措矣

李若水為吏部侍郎欽宗再如金師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其人為狗輩金人曳出擊之仆于地粘沒喝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嘆曰天無二日吾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但親老恐驚徐言之可也及議立張邦昌復召若水計事因歷數罵之監軍撾破其唇至裂頸斷舌而死時年三十五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

劉韐為資政殿學士金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禍金人益知其名必欲之及京師陷韐至金營金以其國僕射韓正館韐于城南壽聖院謂之曰國相知君令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尚書僕射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韐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歸書片紙言其事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南兩上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

錄曰南朝李侍郎真定劉資政民到于今稱之下視邦昌劉豫不啻唾去之矣何足言哉

義

君臣之義

高宗紹興元年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法

録曰綱之言英哲也豈無所見哉就帝之初服觀之寇戎方將奮然請往可以為英矣決機倉卒定鼎式徵可以為哲矣惜乎中人之性溺於宴安逢君之徒志於苟且有綱之賢而不能竟其用有張韓劉岳之將而莫能畢其功以至於汪黃秦檜小人之徒匿意恣情無所不至而不知高光數主揶揄於地下久矣孰謂綱非先見乎哉

及綱至行在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内脩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二曰議巡幸三曰議赦令四曰議僭逆五曰議偽命六曰議戰七曰議守八曰議本政九曰議久任十曰議脩德翌日班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

録曰宋高宗之不足與有為也夫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固漢高之大略而誅葦斬關以謀匡復亦唐玄之英武也宋室之仇一時縱未可復盍不曰邦昌机上肉乎夫邦昌之罪上通於天其汙衊我斧扆腥穢我朝宁跡其惡逆犬彘且猶不堪何吝吾之一刃耶十事之中此為最要乃上下名分所關生民綱紀所賴帝秘而不發將何待耶可以見畏懦不君之甚雖以綱之爭執亦不過止於投竄囘未能聲其罪於天下也不旋踵間劉豫蹈其故轍偃然南面坐命其子以伐宋國異於誅韋滅項者矣此南宋之所以終於無震也

李綱又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内銷賊盜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

置司譴使以恩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朝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以自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及傅亮薦焉○

○録曰愚觀兩河之議而經制招討之建宋之興復在於目中矣以綱南人而堂堂大義出於風氣之外豈非一大機會乎曾未幾何黄潛善汪伯彥力排綱去而招撫經制司遂廢車駕益東幸而兩河郡縣相繼淪沒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盛關輔殘毀中原盜賊蜂起而國始不可為矣

宗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陛下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以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明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陜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澤又○

○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於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耳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又並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陜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得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黄潛善計決意幸東南

録曰澤之二疏大意與綱同蓋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讐亦可復耻亦可雪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終非我有不惟河南終非我有而淮甸亦復騷然退而渡江退而航海所必至矣此澤之憂憤不至於死不已也嗚呼汪黄之罪可勝誅乎此高宗之始誤一也○

○建炎四年冬十月詔韓世忠進次揚州世忠得命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親提騎兵以當敵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正行間會朝廷遣魏良臣使金軍世忠給良臣云詔乃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即上馬令軍中曰抵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良臣至金師金人問宋師動息則具以移屯對聶兒孛堇聞之大喜起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

雜出金軍亂宋師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鵶口橋解元至高郵北門遇敵設伏水軍夾河陣一日合戰十三相距未决世忠遣成閔将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来将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及帝自将禦金師次於平江府金齊之師日迫羣臣勸帝他幸以避之張俊曰避将安之惟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

羅一　六

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暴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决戰沈與求復力賛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将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謀報國

及張浚視師鎮江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詔拜浚知樞密院事浚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术擁兵十萬約日渡江决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将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将身留鎮江以節度之岳飛留建康見帝數論恢復之略且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将叛将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可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

羅一　七

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

録曰愚觀岳飛之言乃其效用之實初非大言以欺人也其破楊么以水寇攻水寇既以成功之速則今之以叛将攻叛臣寧不易為力耶苟使如帝之言中興之事一以委之其燭計見効必不遠矣乃阻於奸檜請詣都督檜豈不知浚之忌乎而卒以忤間亦以憂沮是後復請則無及矣雖則娟嫉之可厭抑豈天敗之無成與此高宗之再悞一也

時梁興會太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帥衆歸岳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晋汾隰衛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争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术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屻金将王鎮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将忔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来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内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黄龍府與諸軍痛飲爾因上奏興等過河人心頗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而秦檜方欲盡淮以北與金為和諷臺臣請諸将班師且

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録曰愚觀高宗之世可與有為之時三建炎之初河朔未叛人心未離李綱在内宗澤在外當是時也以守則可固以攻則可取可以光復舊物也甫其中也諸將立功帝親視師江上趙鼎張浚為政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多一時人望號為小元祐及其末也金人敗郾城敗朱仙敗順昌自燕以南號令不行兀朮乃嘆曰自我起兵未有如今日者飛亦大喜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此何等氣象也柰何帝之本心不欲二帝之還恐奸大位託為權奸之誤於是不待狡兔高鳥之盡而先為烹狗藏弓之謀天下之大事從此去矣愚故備録諸將於前總而論之於後以為萬世之大戒云

○岳飛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擒馘讐虜為念自奉甚薄少時飲酒能至數斗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方可飲酒遂絶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願與交驩乃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營第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一縷束芻者立斬以狥夜宿民間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號凍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婿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敵人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要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録曰愚觀岳武穆以為罕見其儔何也蓋古之名將自孫吳韓彭英衛李郭而下可數也然孫乃賣友吳乃殺妻韓乃假王英乃背主儀乃窮奢他無足論近代若張魏公有富平之敗韓郡王有江上之奔張伯英心術全殊劉平叔馭軍無法惟武穆不忘周同張所是為信友却吳玠之姝是為遠色母有痼疾藥餌必躬是為悅親旗賜精忠膚存報國是為獲上大倫根於天性每事不忘忠孝是為誠身其馭軍也五事克全百戰無敵而且惓惓於民力無秋毫之犯方之於古殆方叔吉甫之儔而未能舉宣王之功者天不祚宋無徒多怨於時君季輔也

○胡銓上疏曰臣按王倫本一押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

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就令虜決可和天下後世將謂陛下何如主也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只如頃者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較之前日萬萬不侔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此魯連所以

○義不帝秦非惜天下之虛名誠以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辭皆欲食倫之肉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君為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几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切謂檜與近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此曹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稾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爾安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錄曰此疏如嚴霜烈日乃天地之正氣百世之下時誦一翻凜然猶澹菴之在目況當其時奸邪醜虜寧不奪其氣而折其心然後知立言君子與日月同光乾坤同久其功豈小補哉却金人百萬之師增中國有人之嘆雖百挫辱之而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可泯滅也豈非南朝二百○

○年一大快耶

理宗隆興七年起復劉珙宣撫荊襄不拜疏曰荊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強則四肢壯朝廷施設得宜根本全盛則荊襄利害可以漸圖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實何謂大計恢復是也臣謂今日有其形而未盡其實大抵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速禍致寇而無以待之燕貽王漢諸葛此有實無形者也夫虜之不能忘我猶我不能忘敵所以數年之間邉警不聞彼亦懲逆亮之輕舉而思萬全之議今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使虜人謀我日深備我日嚴是誨之也臣竊痛之何謂實脩己也求賢也卹民也用將也養兵也周宣王任賢使能哀矜鰥寡采芑之任將車攻之簡徒政事之大無過四者夫治平之本不在於慶賞號令之間而在於人君一身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一念之積湛然於方寸之中則見善必明是非判然於前陛下即位于今九年事有昔是而今非人有始賢而後○

○否願舍一己之見而以天下之見為見去一己之智而以衆人之智為智如欲来一世之真賢當先蒙正臣之直氣若邪佞不盡去直道不可行彼將長往山林不得而用之矣至於士風澆薄尤可嘆息誕謾大言迎合主意大者蒙非常之眷小者亦復竊寵甚至倚托幽陰排斥異己使忠直氣阻利害罔聞此求賢之實未盡也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職財賦之所驅上司之所迫苟逃譴罰不過巧名色以科歛給文引以追呼至

於勞来還定安集劬勞未見其人此卹民之實未盡也将有掊克豈巳朘下媚上者逐之當矣而新所揀擢多膏粱子弟平生不經戰陣緩急恐難應敵此用将之實未盡也古之養士有推車釃酒之樂有投石超距之氣故

羅一　十三

勇於公戰聞敵則奮其主将有投醪之惠吮疽之恩愛之如子弟扞之如手足今則不然剋剥之勞役之故傾来招兵無一應募近聞馬軍移屯建康道路愁嘆語流四方生亡卒怨讟之心沮三軍勇鋭之氣此養兵之實未○盡也如此民窮財乏兵怨将驕必有盜賊将竊發於邦域之中而欲鳴劍於伊吾之北此臣之所未諭也

録曰愚觀忠肅之言乃季宋之通患中主之頽風六陵之積弊匪直以警孝宗也異時元氣不固四肢隨没大命亦旋以去矣至於金華之例往往師相大臣假託以奸大位戀大權自非伏義之臣神明之胄孰能七詔七辭者哉故録以終覆讐之義討賊之心外此皆浩嘆之日矣哀哉

文天祥自為童子時見學宫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乂胡銓皆謚忠節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一揮而成帝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徳祐初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諸蠻有衆萬人其友止之天祥曰吾亦知其然第國家養育臣庶二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狥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将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

羅一　十四

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益王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拜右丞相衛王繼立加少保信國公厓山破天祥至京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死足矣臨刑從容曰吾事畢矣其妻歐陽氏收其屍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宋史筆斷曰宋亡節義之臣自文天祥而下若湖南安撫李芾池州通判趙昴發揚州都統姜才真州太守苗再成常州統制王安節湖北提刑張起巖安吉太守趙良淳無為守趙淮淮東制置李庭芝刺史趙○孟壘常州太守姚訔察訪趙與罴興化守陳瓚通判張日中潮州守馬發江東制置謝枋得信州守唐震與張世傑陸秀夫陳文龍皆其章著者其餘尚多有之

録曰豫章有言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

羅一　十五

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鼂董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

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今觀有宋王安石決壞六經廉耻道喪而北宋之亡伏節者鮮周程張朱講明道學義理而南宋之臧死義者多明效彰然著矣然則愚之立志孳孳不息者豈真好辯哉不得已也觀者詳之

張世傑少由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時方危急徵勤王多不赴獨世傑提所部兵入衛上下嘆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大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許宋既納款世傑痛忿率所部兵去臨安次於定海元使都統卞彪說降世傑斷彪舌磔之以死自誓遂從二王入福州端宗立以為樞密副使帝昺立復拜少傅封越國公以碙州不可居徙居新會之厓山張弘範襲厓山或謂世傑曰元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乃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砦為死守計弘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為主死不移耳俄而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向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為我取瓣香來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宗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覆遂溺死焉

陸秀夫三歲從其鄉人孟先生學獨指以為非凡兒長登進士李庭芝鎮淮南辟至幕中擢參議官時邊事急諸多亡者惟秀夫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元入宋二王走溫州秀夫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遂相與立益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悉心贊之無不曲盡時君臣播越庶事踈畧每朝會儼然正笏如治朝儀或時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盡浥左右無不悲動端宗崩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絶宋豈不可以為國耶乃與衆復立衛王以秀夫為左丞相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所興作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不輟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王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仗劍驅妻子入海遂以身負王赴海死

録曰愚觀世傑之自溺與秀夫之負帝俱溺未嘗不浩然而嘆也嗟乎秉彞之嘆傷時之悲也而今果見其人乎哉時全蜀破壞荊襄失守四海無措躬之地獨仗區區二三君子慷忠負義不至於此不已也卒斃而得其正其亦異乎汨羅臨華者歟

陳文龍俊卿後也能文章負氣節咸淳五年廷對第一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拜監察御史襄陽被圍似道日恣淫樂陽請督師而陰使留已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諫時王爚與陳

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文龍復䟽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策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 無激虛議其後二人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不可為矣是冬累遷至叅知政事益王立為閩廣宣撫使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大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狥興化文龍斬之賫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大兵來攻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曰諸君特畏死且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即迎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納款執文龍至軍中欲降之不屈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乃械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餓至杭而死

錄曰天祥文龍皆廷對第一者也豈其節義之獨聞歟是時執政者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幸而一二君子乃心許國文章氣節表率一世當是時也内則有死之心外亦無生之樂此其所以殺身成仁而不悔也矧夫少成天性壯學自然故一則自少時志於俎豆未至者非夫一則笑諸君畏而欲生未知生能不死二者同是一道則同是一命矣

弘道録卷之十六

弘道録卷之十七

羅二

義

君臣之義

御製文集 大明 諭中原檄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達人志士每有冠履倒置之嘆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予本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安食足控弦執矢目視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不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

安之夷狄何得而治之哉
録曰此我
皇祖繼天立極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
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
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或者
及以同符漢祖為言夫秦誠暴矣分封三
代千有餘年猶吾中國也岐豊之地文王
用之以興二南之化猶吾人民也豈若元
之腥膻汚穢侏離左衽者哉雖曰威滅六
國法制黔首其視决壞禮義瀆亂人倫又
有間矣自吾夫子内華外夷撥亂反正之
後二千有餘年而大義復伸讀斯文而不
祇肅仰嘆者嗚呼鮮矣
名臣録　明　祖刱起淮右舉湯武弔伐之
事有識之士雲附景從於時股肱心膂之臣
皆英武傑特超邁之才若純誠厚德顓顓焉
尊主庇民為心者中山武寧王徐達其首也
次開平忠武王常遇春次岐陽武靖王李文
忠次寧河武順王鄧愈次東甌襄武王湯和
次黔寧昭靖王沐英尚書彭韶述贊曰天眷
聖明篤生賢輔削平羣雄翼我洪武反狄陰
山雪恥千古攻城弗屠手完藏府錫爵分茅
以有魏土莫彼朔野莫敢予侮氣作山河不
物以腐常遇春贊曰長材偉貌猛如彪虎手
提椎埋早歸真主強漢僞吳席捲以舉長驅
入燕光復中土錫胙疇封以開鄂渚允矣元
戎赫然威武廟祀於通血食千古李文忠贊
曰勳戚之曹一世人豪滄貫羣籍曾是六韜
甲突盡赤家有戰袍宋元故都燕舉並包宣
威萬里實為爾勞庸建上公以國於曹追王
廟食沒胄寵褒鄧愈贊曰惟我順王洸洸大
夫功叅佐命義旗之刱氣蓋六軍視敵如無
何堅不陷何強不鋤弔民禮士懾彼來蘇節
鎮八州恩信以敷稽古淩烟褒鄂為徒湯和
贊曰堂堂襄武豈沛故人股肱之佐心膂之
臣從下江東奄舉甌閩摧堅撫順弔伐用伸
六合一統允藉元勳釋兵以老情寄彌親功
崇元首李鄧其倫沐英贊曰於惟昭靖早育
潛宮智勇自奮克敘戎功戰守方隅閫寄攸
崇西南底定元室遺宗負固有年拒命弗通
一皷平之莫不率從即彼開府以錫世封
録曰先之下中原之檄者華夷之大限天
人之順理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繼
之以六王之贊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
雲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孟子曰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此天
地閉而復闢日月晦而復明中華屯而復
泰人類雜而復分唐虞三代以來未嘗有
之大亂亦未嘗有之大治也故以終君臣
之義焉至於嘉言善行可以範世者列於
其左右
王文端公直天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
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屢典春闈得人
最盛在翰林三十年恭勤不怠及位冢宰益
加謙慎時罷廷臣薦舉人才專屬吏部公留
意抜擢委任部屬及御史出巡必令慎選自
是振肅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為之頓息劉文
安公甞謂公始焉歷文章之任至學士中焉
膺政事之寄至冢宰終焉履道德之選至師
傅此三地位公論皆以為堪之而無異辭且

當其時雄辭大冊之鼓動於聽聞甄賢援俗之名伸其績效雍容廟堂儀範羣辟之仰配乎古昔至於今猶可追羨遐思不容泯也

王忠肅公翱端方強毅清白儉約循理守法一毫不苟事無巨細一經𥅨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寢食不遑坐以待旦第宅不改於舊公餘退食朝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苞苴不敢近權勢囑託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累遭變故無他虞於恩仇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之地耶李文達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劉文安又曰公出而撫治於名方岳窮邊塞南若江廣摧沮豪俠寧帖蠻獠西若關陝羌戎服其令東若遼碣夷酋懾其義玁狁滔天猾夏而公所在屹若鉅防召正銓衡閱景泰天順成化紀年屢更而任遇無改不惟服其經略之大而處事亦無滲漏故也

王端毅公恕歷事　五朝正色危言辯別邪正嘗知揚州民為立石頌德撫鄖陽會襄陽盜起召公勦殺劉千金等大師欲縱兵搜山公不可榜諭流民復業為建生祠繪像事之巡撫雲南時鎮守內臣私市外夷誅求無厭人莫敢問公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凡九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於天下及撫南畿中官王敬乘傳東南搜索奇玩所至驚懼公具言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召災沴　詔收捕下獄中外稱快謂有回天之力轉南京兵部尚書時員外郎林俊以諫建永昌寺下獄公為論救有　旨令致仕

孝宗即位召為吏部尚書裁抑僥倖寢獎名節甄汲淹滯無敢以私干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江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皆海內人望引而置之當路以弼成弘治之化天下之人至今稱三原者猶未已也

馬端肅公文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初按山西湖廣所至有聲陞福建按察使遇鎮守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歌謠載道固原土夷滿四倡亂公為都御史生擒之時流賊蜂起漢中李鬍子潼關火蝎兒滿城王彪各聚衆刼掠殺敵官軍其鋒甚銳悉以計除之尋常節制三邊北虜深入撒召諸路兵按伏湯羊嶺虜至遇伏擒斬數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還兵部侍郎適遼東有警公以諳練戎務往備之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士卒復上禦邊十五事皆切時宜虜患遂息建州女直叛命公復往適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人以掩已過太監汪直復恃寵倖功陰主鉞議因公與汪抗禮奴視其左右鉞遂厚賂傾公汪還誣奏公妄啓邊隙遂坐謫戍直敗詔復撫遼東至是凡三往皆樹奇績東人至今思之還兵部尚書哈密反覆為變公謂若專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　勑令肅州副總彭清統番漢兵襲殺威聲大振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西域遂寧虜酋火篩擁衆寇大同勢甚猖獗京城戒嚴

上親召至內殿咨以戰守之策因舉保國公
朱暉等整搠官軍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
吏黜有備即時遠遁轉吏部尚書弘治年間
孝皇御煖閣召公面諭天下諸凡國務咸得
稽察仍命中官扶翊下陛是歲大考各省官
敵知去不職一千餘員無異議正德改元懇
求謝政自公去而人政一變升降之機其索
矣乎
韓忠定公文風骨王屹舉止凝重雍粹若天
成加以奮勵充養自絵舍迄藩岳部院四十○
○餘年歷事　三朝受知　列聖夙夜圖報黽
勉忠盡為戶部尚書陳革弊七事一開中引
塩之弊二興販私塩之弊三賤賣官塩之弊
四買補殘塩之弊五夾帶殘塩之弊六越境
賣塩之弊七運司廢弛之弊指摘剴切於是

數十年積弊無遺公私告便時宣大聲息甚
急需索供億復值大喪大婚相繼并內外及
各王府諸邊賞賜費用不貲悉心經畫緩急
以濟及蘖豎劉瑾依憑宿愛蒙蔽　聖聰蠱
惑百出每以夜為日荒湛無度因而盜弄威
福虐焰橫空縉紳凜凜率自顧以避公追痛
孝皇深以　宗杜為憂首倡府部科道等官
伏闕抗章暴露罪狀繼之以泣乞置諸法守
正被害直道勁節丕振中外劉閣老健嘗曰
國家養士百五十年當其時只養得箇韓貫
道者
劉忠宣公大夏得　君尤重弘治中為兵部
尚書戴珊為左都御史
孝皇有大政每召二人面議曰事有不可欲
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
○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鑑戒
上曰與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
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與前代斜
封墨勑相去不多今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
大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下可也如用揭
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
順　上稱善嘗與吳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
正己為先所謂正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
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所為而為即程子
所謂今之仕者為己也特此以往而欲政善
民安以成佐理之功恐不可得幸熟思而自
考之事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誠
則自然動物恕則能體上下之情體其情而
感動之將無人不可馭無事不可為已
戴恭簡公珊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

達無城府為左都御史益自檢律務持風紀
雖薄書之細必極精覈嘗與吏部考察京官
者一考天下官者再弘治乙丑與劉大夏面
議事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諭○
○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
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朕
親知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他大臣知
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及　上親鞫大獄諸司
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拆天威頓霽
上知公清慎每廷奏宣面問至移晷刻其見
重有如此
張簡肅公敷華風采凝定不妄言笑奉公秉
法望重一時辯義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曲
為遷就進退得失未嘗一動其心初為庶吉

士李文達彭文憲欲留官翰材公與劉東山力辭不就後皆以政事為世名卿故實疑清望之士往往不樂錢穀公兩司財賦事皆優贍而氷蘗之操可通神明温雅不隨果介不刻愛憎喜怒不加之意端慮慎動凝然靜容而貪殘矯偽者自華蓋其廉能公斷根於性本發於心源貫之以文章學問故抱負設施粹然不見其迹自可久而不變所謂大受之器也為左都御史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會讞重獄有寵臣坐法或疑當末減公執不可卒從重議遺命所屬猶謂不以悖貨累其子孫蓋至死不亂云

錄曰愚觀文端公而下其典刑風範往往相似而祿位名壽大抵亦同然愚嘗求之李獻吉有云　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愊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

英廟之遇文達略比馬周吁俞一德容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王公恕）河州（王公竑）單縣（秦公紘）封丘（黃公紱）巍然輩出居則岳峙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倖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大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委任權力殊耶弘治中華容（劉公大夏）洪洞（韓公文）鈞陽（馬公文升）靈寶（許公進）陽曲（周公經）盧氏（耿公裕）金陵（倪公岳）安福（張公敷華）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容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跡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歛滿盛公卿歛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餙譽稍有嘉矣便立祠樹碑要歌徼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横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足為篤論云

都御史顧公佐性嚴守法剛稜不撓舉正嫉邪吏民畏服為應天府尹勳豪貴戚為之歛手政聲赫然比之包孝肅　宣宗嘗問廷臣中誰可使掌憲楊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任御史及按察司獨著風采楊榮曰嘗為京尹政清弊革　上喜乃陞右都御史憲度嚴明奏黜不肖二十餘人下至吏卒悚惕凜凜未嘗口毀譽人旦暮東朝房小憩獨處小夾室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羣坐雖遭時得君之盛要亦有慴伏彈壓之實焉

秦襄毅公紘剛毅廉介威望素著為御史侃侃奉職綽有風裁及巡撫陝西時秦府校尉肆横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奏公欺藐憲皇怒逮下錦衣獄命内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狀

上嘉嘆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巨璫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略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後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及為左都御史風采益峻人謂有顧佐之風

尚書王公竑賦性正直剛毅一毫不能詭隨於人為給事中值正統己巳之變王振專權誤國致　乘輿播遷　郕王初監國於　午門視朝百官彈劾奸臣罪狀錦衣衛指揮馬

順從旁呵各官起去竑遂起拉馬順首曰此正奸臣當除去監國退百官拳敺馬順以死及虜入寇直犯京師命董師禦之即戎服鞭馬赴軍號令區畫咸適機宜卒官兵部尚書

尚書黄公紱廉峻直執遇事飈發正色山立即重忤時貴弗恤也智巧所避毅然肩之為郎中時人業以硬黄目之及任湖廣布政僧繼曉以妖術媚　上遂奸暱食回鄉掃墓實以逆生耳乃令武昌府計留之居無幾果敗檻車送京誅之後為左都嚴甄御史量能委○○之大其差簿於廷曰事貴得人資勞久近豈立官意哉所上奏議及政蹟并所著詩文悉棄不留至如江南食塩殘鈔民苦包攬捂勒呻吟公為戶部尚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便之不容口比之自章嘉美汲汲流今信後者得與失不較然白哉

都御史軒公輗為監察御史獨振氷蘗之聲為按察使布袍蔬食同僚多不能堪及陞都御史清操愈厲南京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畢不告於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平生俊偉之節惟特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為他日傳世考云

都御史楊公繼宗性資鯁直言動不凡初為刑部主事獄中重囚桎梏年久多死於臭腐（羅二）每提督必給與飲食令三日一櫛沐蘇活人（十二）命無筭王忠肅公薦知嘉興府在任止帶蒼頭一人如旅寓然滿九載陞浙江按察使一時憲綱為之振舉初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浩繁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父母官吏畏之如神明尋陞都御史巡撫順天外戚宦寺多占民間地土悉奪還之權貴歛跡為人好善惡惡出於天性不苟與人合人亦憚其方嚴至忠孝大節議論風釆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焉

録曰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棖也慾焉得剛釋之者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若數公者寧非其人乎哉　大明麗空邪枉屏塞高大光明之氣充滿宇宙豈無至大至剛直養無害者出於其間此其所以斷然配義與道而無一毫委靡餒歉之私也嗚呼盛哉

李文毅公時勉少負大志勤於問學窮性命道德之奥初授刑部主事改翰林院侍讀永樂十九年三殿災　詔求直言公陳十五事皆中時病有（羅二）旨允十四事而行之（十三）洪熙改元復以時政違節條上二本面奏　上怒命武士撲以金爪十六七脇肋之骨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尋改為御史令日問因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折脇內○○向不相着醫用拱柱而斷骨忽自接人以為忠誠所感遂卧病一月而愈宣德元年冬駕幸萬歲山召問以激怒先帝之由詢至數四始誦言之至第六事少止　上曰事尚有何以不言對曰天威嚴重臣不能記其詳上笑曰是第難言耳汝之稿在否對曰已焚矣遂得宥

劉忠愍公球正統中任翰林經筵講官悻悻於開導啓迪議論慷慨不阿比權貴平居憂時之心恒切值北虜數來貢公深以為慮已

而麓川不靖實王振操柄之初逞其私忿大舉兵伐之公上章欲罷兵屯田以招降之而專意於西北邊防以備虜寇麓川再叛再發兵征討公復陳十事其一言陛下宜親政務權柄不可下移王振覽之大怒欲嫁禍無由適編脩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卿得罪振令錦衣衛指揮馬順深探其獄謂公畫此謀誣為朋黨陛前捽去卒斃於錦衣獄

鍾恭愍公同景泰間拜監察御史先是正統中 皇太子已立至是建議者欲易之同憤○其議願獻狄梁公之誠脫受比干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繼之以泣大略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兼陳一切弊政遂大忤旨下錦衣衛獄死焉

錄曰三公同心一德者也或死或不死死者完節於一時遊神於八表與日月爭光宇宙生色不死者神為之呵護鬼為之祓除掩瑕於尺璧究玷於白圭甫未踰時獲顯闡揚又非若幽隱冥漠為厲為魃者可比皆足為萬世之榮也

于肅愍公謙少秉大志弱冠登進士授御史正色敢言超拜兵部侍郎年方三十歷河南山西巡撫一十八年始回理部事正統己巳北虜酋也仙入寇時太監王振擅權勸 上親征公與尚書鄺埜請留不聽 車駕幸狼山土木倉卒不為備虜騎奄至王師敗績扈車北狩京師大震公時居留聞報大慟聖烈皇太后知公名進兵部尚書時三營精銳盡簡征行所留老弱單敝一時搔動事端萬緒公運用一心百萬生聚 九廟社稷倚○為安危擁立 景皇帝進尊英廟為太上皇於是天下始知有 君南北道通朝貢畢來戰守之具一月完備士氣復振人心乃定太監喜寧降也先遂為其用盡以細大告之因為嚮導奉 駕趨紫荆關京師戒嚴往往挈家南奔又侍講徐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公慟哭於 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陵寢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廩備具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監已遂堅持固守之議簡親信及戚畹重臣環衛宮闕以強幹有志節給事中等官王竑等監守九門盡令郭外携挈入城仍行虜所經由堅壁清野固守勿戰誓以率先將士躬擐甲冑軍於德勝門外閉闔城門以死泣諭三軍曉以國恩忠義難得事機一失死亡立至衆生不如死由是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之朔也先復入關傳言送 駕還京長驅直前我軍堅不為動虜知有備稍自引却喜寧嗾也先邀府部重臣出城議和併邀金帛等物計以百萬將因媒孽釁端廷議莫能決公○曰今日計止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敢聞七日我謀益審奉 駕就寬爍地與虜營離隔乃砲擊其營虜死砲下不可勝計始大沮宵遁

錄曰我明 景皇帝過於宋高宗遠矣觀其施為氣象雖出於一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功然能堅心定志不為少變始也納王竑之說而馬順就誅繼乃殉林聰之謀而王振歿入繼又直葉盛之論而危從失律者追討無遺較之耿南仲黃潛善汪伯彥既無所與其謀視彼罷李綱以謝金

人之師羅宗澤以彪忠義之氣罷岳飛以
快奸諛之心者大有間矣此商文毅公縷
言　景皇帝大有杜稷之功為是故歟至
於于公之死亦春秋之義以報知主於地
下故一則曰留一腔子二則曰留一腔子
羅二　十六
夫豈不知也哉向使有一毫顧戀之心則
昔之善謀皆為尾裂必不能昭然明白嗚
呼君臣之間可謂義矣
孫忠烈公燧巡撫江西時宸濠横逆剥民蠹
政潛謀不軌公至首舉官校之虐害良善奸○
○民之侵奪財産樂官之白晝殺人啓請具獄
濠忌乃駕惡他郡王將軍自懲以文其過公
雖知覺然逆謀未露且屢蹤罪狀匿不得聞
惟容與巡按御史李潤范輅恭議陳洪謨副
使許逵先後協謀峙糧備兵布官要害内以
防其舉動外以戢其黨與會南昌人張儀備
告御史蕭淮淮乃暴上其狀遣勲戚重臣戒
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師馳報濠懼遂反
已卯六月十四日因生辰宴各官入謝濠立
露臺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公請

密旨看濠語塞第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
保駕否公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　祖宗
法令誰敢有違濠怒却入殿庭易戎服出呼
公罵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公亦曰朝廷
何負於汝而汝反一時官屬駭愕獨許忠節
羅二　十七
公逵反覆辯論以為不可且厲聲曰我輩方
面大臣何得如此濠怒曰許逵何言逵曰惟
有赤心耳肯從汝反乎遂喝令縛二公曳出
逵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蓋嘗有先
發後聞之謀為人所沮許既就縛慷慨激烈○
○厲聲大罵不絶口遂偕遇害死之日烈日方
熾奄忽陰曀慘淡軍民無大小皆泣事聞贈
官賜謚命有司立廟並祀額曰旌忠
録曰愚觀二公之死上以振千古不繼之
英風下以作百代不泯之生氣前以遏淫
人不臣之顯禍後以却朋奸不測之隱謀
豈曰小補之哉始公之仕也當太平全盛
之治孰不曰保無虞害豈期禍起内藩變
生親屏惟公毅然當之蓋其生也如無生
故七跳以譸其衆百方以剪其翼其死也

如無死故正言以奇其禍嫚罵以賊其行
從容慷慨之義兼而有之此其可重一也
武皇御極群邪迭與矯誣淫黷之行不可以
殫人莫不腐心疾首自聞天無二日臣無
二君之語凛凛乎秋霜烈日然後思亂之
心從革激烈之氣益伸死孝死忠蓋有不
期然而然者矣此其可重二也漢之中葉
有七國之變唐亦有漁陽之兵皆流毒延
禍及寧庚之亂其謀不為不深惡不為不
稔五旬而舉之原其所自漢無一人死難○
○唐至二十四郡之後始有顔氏之子罵賊
不屈豈如今日頸血濺其汗輪奮聲奪其
僞命慘愴而陰雲變色叱詈而伏雪騰空
君子已先期其必殄矣此其可重三也大
憝底平王國克正天道既明而復薇皇路
既開而復窒忠良之慮禍亦幾矣然卒無
羅二　十八
金甌之玷者正以人心難易則雖有懿羿
操莽將亦徒然而况幺魔虫鼠之孽哉此
其可重四也四者不違天不後幾不失已
不憤事故曰非小補也觀者不可不知

弘道録卷之十七

弘道録卷之十八

義

父子之義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

録曰夫所謂之定者孝經云一人有慶兆民頼之蓋以父子之間恩當掩義人但知有愛而不知有敬至是始知主敬之道而父子之分截然矣此秦俗慈子嗜利不同禽獸無幾者真後世大亂之道也

史記堯時洪水滔天四岳舉鯀治水無功鯀乃殛死舜既即位舉禹使續父業

録曰唐虞盛時非特禪授出於至公至於功過亦不相掩也夫鯀罪人也罪人之裔同朝且不可矧代父乎禹孝子也痛父之心委質且不堪况纘業乎蓋舜之殛鯀與鯀之被殛出於天下之至公施者不以為怨受者不以為仇也及其舉禹使續父業亦合於人心之至順舉者不以為嫌代者不以為歉也設有一毫之私心則君臣父子之間皆有所窒礙矣又豈得為義乎

禹娶塗山氏女生子啓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禹弗子惟荒度土功

録曰鯀之廢以方命圮族禹之興以敏給克勤然則旨酒可惡人道亦可捐乎寸陰可惜辛壬亦可吝乎此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至此而無以復加也

禮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録曰親何必以有隱乎蓋父子之道天性也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親雖有過子能幹之親之失即子之得也是故舜之父本頑也能左右之而頑化為慈何必犯哉禹之父本凶也能左右之而功掩其過何必直哉若徒事掩藏其惡以至於亡國敗家非左右就養無方之義也

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録曰愚觀抗世子法於伯禽乃千古之至

妙也世子之立雖幼君也師保傳之設雖尊臣也臣可以責君乎將徒嚴坐揖之禮而實無嚴憚之義若乃伯禽之於魯亦世子也師保傅所得專也故成王不可撻伯禽則無嫌矣豈惟伯禽無嫌雖成王亦莫得而嫌之也受撻雖禽而所撻則王將不猛省而奮發耻吾而不改其過則人不已其撻其過有限其撻無窮必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矣及其久也撻者免而過者化人但知終為令主而不知所入之深豈非至妙至妙乎故仲尼曰周公優為之所以深許之也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羅三　三

録曰三代以上禮樂為實行三代以下禮樂為虛文太子天下之本禮樂太子之本也太子而恭敬溫文則君人無怠惰慘刻矣君人無怠惰慘刻則朝廷無乖張拂戾矣朝廷無乖張拂戾則天下無渙散危亡矣其豫養而夙儲之端乃在于是所以優入治安之域而不覺也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

録曰師保傅之設其重如此後世乃以為兼官或虛隆其禮或徒存其名或任匪其人或職非其事皆非周公之本意也又安所望於教世子之法哉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賦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視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良元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羅三　四

録曰愚觀成周立法之善未有若世子之詳著審辯讀者可為之踴躍也以世子生於深宮之中出於萬人之上孰敢與之齒亦孰從而齒之然而生必有所自統必有所承出必有所先世子與人同也雖世子與人同孰能使知其所同哉若夫衆人徒知已之有父而不知父之道雖尊不易徒知已之有君而不知君之道雖貴不移徒知已之有長而不知長之道雖崇高不變一齒讓之間而纖悉必盡天下其猶指諸掌乎故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極其歸美而無外也

說苑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三笞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與伯禽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橋盍往觀之二子往見橋竦焉實而仰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曰梓盍往觀之二子往見梓勃焉實而俯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録曰此伯禽之撻不但訓成王亦以訓康叔也夫家人有嚴君者嚴主敬君主義敬義立而親親之道不孤矣家人嗃嗃悔厲吉者易子而教之也易子而教所以全其父子之恩也此君子哉商子不傷恩不失義而能澤及十世豈非威如終吉之明驗歟彼秦俗之誶語漢法之傷恩婦子嘻嘻失家之節何怪乎覆亂之相尋也

○國語周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録曰密康公之母何其篤於愛子而昧於事君乎夫堂上之與膝下雖親疎不同至於心之無二則一也果若人言以謀子則善矣以謀王則吾不知也姦國之大惡人之大疾也如其義則雖祁祁如雲不以為瀆如其非義一褒姒足以滅宗周安在其為三女乎顧以為粲而效之王王之美密之惡乎

○左傳桓公二年取郜鼎於宋納於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於是乎戒懼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録曰臧哀伯之有後其諸臧僖伯之勸乎夫觀魚以崇靡其過小章賂以誨亂其過大羽父之視華督一間耳宋之亂既成魯之賊安討乎正其詞以歸獄桓罪蓋為之魁而車中之禍特反乎爾已遂致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徒紛紛無所底止豈非作法於貪乎嗚呼臧氏之子可謂無負於魯矣厥後諸臧之孫有急病讓夷者有逐去東門者有號為聖人者內史之談豈虛語哉然後知尚德立言雖不見用亦不可廢也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

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九月衛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石蜡使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蜡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録曰蜡庶幾可與亂矣夫僻與溺均之為戮也公既僻矣碏或溺焉有王者起其何能赦則向之正諌果何益哉桓立而蜡老厚死而石安蜡庶幾可與亂矣使漢之霍光知此明告於帝曰顯實與聞乎弑然後○正淳子之罪停少女之婚霍之宗未滅也而卒以胥溺豈非不學之故與故曰為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弑之罪此之謂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盍行乎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録曰獻公之不慈夫人得而誅之也而獻公之不孝人莫得而誅之也父子相繼以為世者也故天之所與必先定其配偶正其嗣續所謂其類維何室家之壺何也而顧可瀆乎哉甚哉恭世子之不幸也烝者禽獸之道也天誘之聚麀焉所以資人之庖割也矧為萬物之靈而又賢其秀者乎○天下固鮮無父之國而亦其有無母之人歟惑於驪姬猶可言也烝於齊姜不可言也世子盍籌之矣天所以誅不孝者以懲不禄則我何敢愛其死哉此無所逃而待烹申生乃所為恭而自言已志其在所後也夫

○公使寺人披伐涌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狗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録曰重耳庶幾可與難矣夫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讐也衛太子之傅石德乃教以矯節收充等繫獄豈非讐乎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人子之道當如是也雖踰垣而奔翟何害其行乎患難哉

晉襄公卒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

○録曰靈公之謀趙盾盖不待驟諌之日而在於頓首之聞乎夫君而頓首其臣甚矣為盾者盍不思所以自反乎損私家之權歸公室之政昧於進退存亡之道是以動而有悔也或曰晉靈公之無道也宣子苟退不幾於喪乎諸葛武侯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夫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料此義不明顧乃紛紛藉藉若鉏麑之觸槐提彌明之死大桑間靈輙之倒

戕其迹似吝其咎又安可逃乎
周內史叔服至魯公孫敖聞其善相人也見其二子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穀生莊莊生速速生羯羯生貜是為僖子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莊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
○録曰此公子慶父之後也而曰能補過以著教也夫仁者必有後世之道也有子考無咎蠱之道也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正此意歟合而觀之可見聖人公天下之善
季文子相魯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不敢美妾與馬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子服它之字蔑之子也
○録曰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歸語王曰季孟其嘗處魯乎敬恪恭儉臣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其上下無隙何任弗堪所以為令聞長世也其言正與此合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其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
○録曰觀儀休之罷組與敬姜之効績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夫男女之別在內與外而興亡之戒在淫與貪在位以不貪為寶居家以不淫為寶以儀之相不可有爭利之嫌以母之守不可懷宴安之毒若文伯者外無奉公之節內有多慾之愆亡無日矣母不惟可聽而又可信家人之表表乎諡為敬姜有由然矣
范武子將老召其子燮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文子退朝而暮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衆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

及郤子伐齊師勝而返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故文子為政有令名晉國賴之

録曰愚觀會之訓燮乃知諸宗之存亡有以哉夫狐趙萁郤欒范晉所謂大宗也族大則盈生盈生則驕至驕至則怨集所謂可畏不可恃者刑又益之以喜怒哉是故穿之弒君不在於桃林之攻而在於河曲之戰郤之亡身不在於胥童之謀而在於夫人之厚武子見之熟矣使為盾者不狥輕肆之誅以過其驕寵之性下宮之難未可知也為獻者不崇怨懟之心以抑其克伐之意三郤之辜亦未可知也智哉隨武子乎訓其子必以敬讓敬德之聚也讓禮之宗也能敬則必不肆能讓則必不伐他日鄢陵之反從容順正而勾鞅之嗣令名周全其視狐趙欒郤又何如哉

魏獻子謂成鱄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戊之為人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及梗陽人有獄其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寛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嘆既入使坐魏子曰吾聞諸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嘆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之

録曰父子之間不責善魏戊可謂能用諫矣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獻子可謂能用人矣微辭詭說使言者無忌聽者易入二子可謂能用言矣然則何嫌之可避而惓惓於成鱄之問耶善乎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內既足何假於賄乎此其作法於貪無惟乎從獸無厭以取栢擲之貶不得謂之忠也

論語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録曰伯魚之對有五善而遠其子不與存焉嘗獨立者其時閑而適仰不愧俯不怍也趨者其禮矜而莊無狎恩無恃愛也詩禮公物也未者知而不欺無怠惰無傲慢也無以者寛而有容無責善無賊恩也至於退而學則彬彬矣即其無以異之問而大有異者存乎其中惜乎陳亢之見無以及此也始以私意窺終以寸益喜使千載之下不能不遺恨於魚得非亢之過歟

大全以伯魚之質禀少劣故聖人止以是教若使天質穎悟則顏曾所至伯魚亦可至此語似非然也

家語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而坐執燭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而呼曰華

而晥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也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録曰夫所謂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者葢以言乎生理之本全也則何但啓予足啓予手而已哉自三省以至於寢疾自傳習以至於一貫自避席以至於執燭而待尚有一毫不得其正不可為之全歸也不然則上帝所降之衷顧輕於父母所遺之體乎是故必易簀而後吾知免夫也若徒使弟子開衾而視抑末矣

小學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賈衒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

録曰孔子之嬉戲也常陳俎豆設禮容本於生知孟子之嬉戲也亦設俎豆揖讓進退本於學知此大聖大賢之分定於為兒之時者然也

通鑑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秦使之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執節尉安陵君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城之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府之憲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猛悍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刎頸而死

録曰安陵之辭縮高不愈於侯嬴之教信陵乎夫幸其父從君之令以取大位匹夫猶尚羞之矧教其臣叛君之命以求勝名侯生甘為之哉王之為偏姬之為憝亥之為剽鄙之為豚無忌之為懟皆嬴之賊有以啓之也假令無忌遂以篡逆嬴可從諛亥可加功姬可兒戲鄙可袖手乎以是知王者不作其亂有如此者而必誅無赦之刑豈聖人之過計哉

齊淖齒之亂湣王出奔王孫賈從之已而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法章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

録曰王孫賈之母何如孟嘗君乎平時盜一國之名寵安危閫關惟已所制矧於國破君亡曾是而不加之意哉而卒殺淖齒

立襄王保莒城以拒燕者皆毋之義有以激之也然則為文者可以愧死矣或曰潘欲去文文奔魏故無及也愚曰夫潛而有是哉上不見天下不見地中不見人而乃見文夫潛而有是哉則毋之言若固有以啓之也

弘道録卷之十八

弘道録卷之十九

義

父子之義

西漢書文帝時賈誼上疏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以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義禮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文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豈惟胡亥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録曰誼之疏可謂深明其末然矣夫古者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及周之衰教化陵夷道之廢也久矣不獨秦已然也以帝之賢而不能用誼之說君子之所深惜也故録以存之厥後景帝殺戮大臣變易太子廢置主后驕寵愛弟幾乎不蹈秦之故轍孰謂誼果少年之見乎哉

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

萬石君知之以為常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使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及諸子入里門趍至家

録曰愚觀秦漢之際刑家之梏而乃有石氏之禮法可以見人心之天矣使若人者以傅太子以訓諸侯王若伯禽抗世子之法則漢世之俗庶幾有瘳乎柰之何徒見躬行之不費而不知非由清靜玄妙之虛文徒厭儒術之紛華而不知本乃性分固有之實用乃以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則給事之官錢穀之職其於國家之益能幾何哉詛之痛哭良有以也録之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母閼氏教誨其子甚有法度日磾奉母進孝道武帝聞而嘉之詔圖其像於甘泉宮日磾每過見畫像常拜泣然後去及日磾長子為武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為之泣而心敬日磾

録曰以愚觀於日磾之事乃知夷狄之有親不如諸夏之亡也夫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不祀者原同乎括之淫乎莊姬也康叔之裔祀融之墟而盡滅者公子頹之通乎君母也矧於殿廷何地宮人何人可與之狎而若罔聞乎磾與光均之不學者也豈其光之無術而磾之有識哉斷與不斷忍與不忍而已矣故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又云小不忍則亂大謀斯言也可以不學而識

韋賢與子玄成俱以明經歷位丞相故鄒魯之間曰遺子黃金不如一經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號稱大儒徵為博士詔授帝詩故宣帝之時甚見尊重本始三年為丞相封扶陽侯在位五歲以老病乞骸骨歸丞相致仕自賢始玄成尤謙遜下士兄弘為太常丞當嗣及賢病篤家以玄成上有詔引拜玄成辭避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弘東海太守初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才有意欲以為嗣然因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拜玄成為淮陽中尉及元帝即位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

録曰漢世以經術居相位自公孫而後韋氏父子而已賢耄老當柄居位五年得遂乞骸其時以為美談況望有所建白耶玄成在位七年守正持重不及其父而文采過之夫以家相之任上位天地下育萬物如以文而已矣乃學士之選也此所以終漢之世相業無聞非迯巡自保則因循故事無惑乎治道之止於斯也

史記太史公司馬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於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

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閒太史公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闕禮樂衰孔子脩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予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不墮先人所言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退而深惟詩書隱約欲遂其志思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卒術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緘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世聖人君子

錄曰按遷自敘曰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秦烕古文明堂金匱石室玉板圖籍散亂漢興更蕭何韓信張蒼叔孫通百年之間彬彬文學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時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相續纂其職夫固有所受也然猶憤發於黨禍而成百三十篇之書列於後學而敢面墻乎哉及班氏繼作盡用其文至後杜預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詔許於三舘惜書尚書給筆札繕寫而溫公通鑑文公綱目胡安國春秋傳學徒曁乃子厥婿皆同纂校嗚呼何其盛哉今或志可勉而力之所建已不能勉才可強而書之所載已不可強已可信而人之所好已不可信則亦徒志而已君子不可徒羨古人之才美又不可甘蹈今人之自畫於可勉而勉之可備而備之可信而信之則亦庶幾乎一家之冗說矣

劉向三子伋賜皆好學惟歆最知名父子俱好古受詔領校祕書講論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卒歆復領五經終父前業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受穀梁春秋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初左傳多古字古言學者訓故而已至是歆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復湛靖有謀博見彊志過絕於人嘗以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列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

錄曰班固贊曰仲尼稱材難自後綴文之士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

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陵之戒於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之益與觀固所言與向前後所上封事忠精懇篤天胡不祐之乎而卒以空言殆天所廢非人所能也子駿改名應讖為師市寵於愧云

東漢書鄭玄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毋群弟所容出為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坐黨禁錮十有四年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彼數公懿德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歲已七十宿素衰落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將隱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最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錄曰愚觀康成生前所疏雖不啻百餘萬言臨末憤憤徒以所好群書卒皆腐敗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且自嘆西方日暮祇以其意戒子未嘗求知於人也及益恩赴北海之難身隕祚微益不足恃而所注十三經及諸論述後世卒無寸遺孔子○不云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其終身無紱冕之情有讓爵之高亦非溢旨比之馬融羞曲士之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讖不可同日語也

班彪才高好述作專心史籍自司馬遷著史記大初以後闕而不錄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譏正得失彪卒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上書告固私作國史詔下郡收固繫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文撰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高祖終於孝平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受詔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

錄曰愚觀班馬之述作皆有所祖潛精研思無足多者獨以顯宗之峻刻不惟赦固及身之戮而反假以制作之柄此千古以來未之聞也抑孔子作春秋丘明述國語皆當時之事所當避諱矧所遭皆季世若必以為罪當何如哉當何如哉故觀於壺

逐難司馬遷之言君子盖不可以不慎也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若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敇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者也

録曰以援之謹餙而不免身後之謗何耶夫援以壯時欲就邊郡田牧盖未為得志也故其奮志自謂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夫誰能奪之及其致身於人便為分限雖欲馬革裹尸甘心瞑目豈能盡如所願耶既有請行之言又為據鞍之態譏人從而媒孽之此其求全之毁尚類於刻鵠之事向非朱勃之論不幾於畫虎者耶將益信謹餙之尚有未盡而輕俠之安所為可乎

靈帝大誅黨人詔下急捕范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子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不足以供養今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唯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復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録曰范滂之母人謂歡其義也愚以為不得已而為是言也苟使愛惜其死將何益哉盍若辭之曰人生脩短自有義命顏回為善於爾何如有命自天不為遑已豈不達哉至於李杜生與同難死何足方若乃名之一字始末禍端尤不當以為言也所竊喜者仲博有子龍舒克男仁者有後不為廢絕不然以未發白之齡而罹短命之苦豈惟行道出涕其萬世痛絕也乎

晉書王裒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聘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裒皆不聽及司馬○氏篡魏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

録曰王祥孝矣及其為三公也魏置其君而視之如弁髦土梗然曾不若剖氷求鯉之堅且篤也孟宗賢矣及其為大夫也吳孫綝廢亮反為告於廟而行之曾不若泣竹感天之順且從也然則終身不西向者豈徒誦哀哀父母而能然哉

兖州刺史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

況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録曰昶之命子若預為渾設也夫沈默渾深四者皆謙厚不伐之旨也是故願其如海焉納百川而未見其盈也願其如洞焉涉萬里而未見其止也以昶之謹厚而後有渾與濟之洪稚使能充之於功名之際則為有道之士弘之於容人之量則成長者之風豈不益賢乎哉惜其狗於流俗狃於愧恨既不免時人之譏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則頓失命名之義矣嗟夫

唐書貞觀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主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隳然比之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録曰唐太宗之教太子可謂至矣惜其於君子之道睽乎其未之聞也夫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上古聖人所以徹上徹下由内以及於外由家以至於朝廷然後為無弊也今觀自君體建親以至閱武脩文莫不畢陳又自細微過失以及事功顯迹悉皆無隱可謂至再至三而未甞一及於刑家之道帝豈智不及此哉武曌之禍蓋反巢剌之刃家事之言速郜脅父之謀耳豈惟訓誥而有遺兼通識記而無忝是以古之君子必務正心誠意慎微謹獨未甞一念之或苟然後及於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而無遺此其帝之所獨闕而唐之所深禍歟

鄭善果父誠母崔氏嚴明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誠為周大將軍討尉遲迥戰死善果襲父爵及為魯郡太守每出廳事母輙坐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悦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即還涕泣不食善果伏於牀下曰汝先君在官清恪以身狗國汝自童子襲茅土至方伯安可妄加嗔怒墮於公政内墜家風外虧天子之法何面目見汝先君善果由是克已號為清吏

崔玄暐母盧氏甞戒玄暐曰吾聞姨兄辛玄

馭云子姓凡居仕宦人有言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財貨充積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務多財以奉親而其親不究所從來必出乎廩禄則善矣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汝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暐所至以清白名

録曰鄭善果之母談虎而色變蓋有所傷之也故其詞也烈崔玄暐之母見賢而思齊夫有所受之也故其詞也温二子卒皆以清白聞信乎隂教之不虛也而玄暐遂○能反正廢主有大功於唐較之善果晚節蓋有間矣

韓休子七人浩洽洪浤滉渾洄皆有學尚節義耤甚於時安禄山反皆陷賊逼以官不受出奔行在為賊所擒浩洪渾皆遇害肅宗以大臣子能死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太常少卿浤終諫議大夫洽終殿中侍御史洄終國子祭酒滉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滉性節儉居宦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敢請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輒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為家人資產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滉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晟終立大功幼時已有美名晚節益峻其家範訓飭子弟甚嚴故貞元間言家法者曰韓氏穆氏云

穆寧子四人賛質員賞世以儒聞而剛正氣○節自任以明經調盐山尉過平原見顏真卿及聞禄山反即遣真卿書以其子屬其母弟曰苟不乏嗣足矣即馳謁真卿曰先人有嗣我可以從公死也既而真卿過河見肅宗問狀異之將以為諫議大夫德宗在奉天奔詣行在擢秘書少監太子右庶子及寧之老賛為御史中丞質右補闕員侍御史賞監察御史皆以守道行誼為縉紳所仰賛最孝謹質強直員工文詞賞尚節義俱有令譽而和粹當時以珍味目之賛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寧平居甞謨家令訓諸子人一通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九鼎非吾養也

録曰休一代元臣其家法峻整有自來也寧儒而已何至與韓氏並稱耶盖節義之在天地間匹夫之於王公一也是故有歲寒之滄蕩而後有春融之敷華休之許國以義寧之許友以死凛凛乎立身大節可以為柯幹可以為巖石他日和之為羮鼎○調之為盐梅無惑乎皆以珍味目之也然○則當時之說豈無謂哉

弘道録卷之十九

義

父子之義

宋史太祖母昭憲杜太后治家嚴毅有法生五子長太祖次匡濟光義光美匡贊太祖即位尊為皇太后拜於堂上衆皆稱賀后獨愀然不樂左右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億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録曰后常目擊五代之亂至室家母子不能相保故有是諭雖然大禹陳謨首以克艱為言后盖不惟知母道而又知君道也以是為訓宋之一代所以外無呂王武韋之禍而内有高曹向孟之賢皆后之壼範有以啓之於前也然則史稱昭憲與裕之功其可少哉

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書閣遂鎖之而使人防守亟趨入宫后問端曰宫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録曰自金匱背盟之後甫傳真宗即有繼恩之變賴呂端而免再傳仁宗復有允恭之奸賴王曾而免其變者國家危疑之運也其免者立國忠厚之功也是時宋德昌隆君子道長故大臣得以行其志而小人無所容其謀苟為不然繼恩豈不能排闥而出而肯甘心就鎖乎若乃平立不拜誠非獲已既不能如周書顧命則不免於捲簾審視矣

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光獻太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神宗崩哲宗立宣仁高太后臨朝聽政於是散遣脩京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庭工技罷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十三人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罷造軍器工匠罷成都府利都買馬罷京東西泗州物貨場罷市易抵當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任他出限罰錢罷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罷錢糧提舉保甲官罷方田罷鄜延團將罷增置鑄錢十四監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

録曰愚觀光獻宣仁之際其婦姑之間可謂善繼善述者也夫光獻有欲為之志而未為至宣仁而成就之光獻有已為之事而可法至宣仁而遵述之設使紹熈崇寧之君皆能若是何害於紹述乎惜乎名則是而實則非也苟有人心將何面目見二后於地下

及太后崩哲宗改元紹聖揚畏上言神宗更

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鄧温伯李清臣帝深納之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專以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黄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奸報復怨仇矣

録曰王安石之流禍憯矣論者徒知歸罪於變法之端而不知實禍於紹述之說夫紹述美政也文武周公豈惟八百年之福祚抑且千萬世之顯稱人皆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然謂之善繼善述則其一字之間而有無窮之深意不可以不察也夫仁者之祚垂於無窮而戾者之氣未必隨泯設使仁考有後而神宗嗣孤袁狄之禍未必然也今以一宣仁救之而不足一章惇壞之而有餘則以哲宗為之子也崔鷗陳瓘千言而不入鄧洵武一言而快意則又以徽宗為之子也嗚呼周家傳位季歷以及昌而天命之永固神宗傳位哲宗以至佶而國事之日非豈非繼志述事之相同而創業垂統之不善歟

竇禹鈞五子儀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號為五龍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迷宋建隆元年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竇儀清介重厚非斯人不可即日拜為學士後屢稱儀有執守欲相之趙普忌其剛直及卒閔然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蓋惜其未大用也儼尤為才俊善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官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卒如其言太祖謂侍臣曰近朝卿士竇儼質重嚴整有家法閨門敦睦人無謗語諸弟不能及僖亦中人材儞偁有操尚可嘉也

録曰愚觀竇氏之在宋初其變面事讐則有可責其義方訓子則有可稱雖然有五星聚奎而後一代之人物可齊無五代亂離而後五子之出處可必人情世道大抵而然君子未可以厚非之也

陳省華與妻馮氏性嚴毅治家有法子堯叟堯佐堯咨居常孝謹怡聲侍側不敢以貴自處景德中堯叟掌樞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比客至兄弟常立侍父側客不自安多引去堯叟偉姿貌強力奏對明辯多智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堯佐少好學父授諸子經其兄未卒業堯佐竊聽已成誦及貴讀書不輟初從种放於終南山陳摶謂省華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中子貴且壽一如摶言及卒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為夭官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可歸於父母棲神之域矣堯咨以氣節自任君子謂省華聲聞由諸子而益著有宋以来言家法者不能及云

録曰愚觀陳氏一時不惟可稱而中子貴壽尤有可驗雖然以自驗而黽勉則可以自負而夸毗則不可蓋貴與壽是人之所欲也亦有不可必者如顏子短命曾參寠禄冉閔無階而萬世之下莫不尊之以其德耳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以是歸息於棲神之域庶幾無忝於夙興夜寐之心矣

呂公著二子希哲希純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及長復從二程張載遊聞見益廣遂絶意進取不事科舉學以僥倖利禄王安石将寘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哲辭曰辰公相知乆萬一從仕将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及申公作相二弟公綽公弼已官省寺希哲獨滯管庫申公嘆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其母聞之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范祖禹其妹婿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講讀乃除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正心誠意為主若身不能脩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與希純世濟其美樂易簡儉終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

羅五　六

録曰史稱呂申公知子之賢而不能薦有愧於從祖㤿特以為無忝於正獻何也文穆之時大道為公不當以遠嫌為辭申公之時大道既隱人當以亦黨自懼以是為防他日林希尚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而公著之惡則希哲導成之嗚呼孟子不云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希哲以之回視雱與嬉輩真腐鼠之不若歟

洪皓三子适遵邁适纫敏悟日誦三千言皓使朔方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補脩職郎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嘆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天之報也宜加升擢遂除适敕令所删定官遵秘書正字後三年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及皓歸忤秦檜三子皆外補皓謫英州适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适自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日擢居相位遵為資政殿學士邁為端明殿學士邁之文學尤高其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哉

羅五　七

録曰洪忠宣豈比於蘇長孺哉武之時中國全盛匈奴特其桀敖而已皓之時華夷倒置必死無生若非天之所報又安能有其家乎特以檜之惡甚於犬羊其毒通於醜虜虜能容忍於異域檜不能得侍於同朝帝能加擢於一時顧不能保全於異日惟天不可為卒之有子以顯其世有文以華其國雖不得秉政於生前亦登相位於身後覩於史臣亦悻悻曰忠義之報有由然夫

胡安國三子寅宏寧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見中原淪沒黎民飡炭常若痛切於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寅號致堂本弟猶子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别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志節豪邁新州謫命下即日就道宏號五峰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

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安國之傳春秋也寧脩纂檢討盡出其手著者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錄曰人稱康侯如大冬嚴霜其子豈歲寒能凋者乎所上之章凜凜如出一轍盖由其家學一以春秋為準的也父職總裁子備檢討家庭之間宛然史局若温公與康侯者盖不多見雖不仕猶仕也至於父子並列儒宗豈不美哉

○蔡元定二子淵沈皆躬耕不仕始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粤窮僻處父子相對惟以道理自相怡悅沈年三十屏去舉子業以聖賢為師自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常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說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以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牽合傳會自然之數鮮焉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叅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彝倫所叙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故西山賈氏以為與三聖之易同功者是也

○錄曰愚觀數公之子惟九峰之傳獨得其宗其所著洪範皇極盖以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物之所以得失者亦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其作書集傳也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此所以卓冠群倫而從祀夫子廟庭不亦宜乎

李舜臣三子心傳道傳性傳舜臣傳學力行多所著述父子各秉史才遷宗正寺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初用事必謹書之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可拘常法他所筆削多類此心傳為脩撰專脩高孝光寧四朝實錄端平三年上書言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道傳明於河洛之學嘗訪求從學朱熹之門者與之講習盡得其遺書而讀之篤於踐履卧榻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用功慎獨如此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性傳嘗進對有崇尚道學未遇其實之言帝曰實者何對曰在格物致知以為出治之本又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除服秦漢之際尤為淺促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

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

録曰愚觀李氏一門三子造詣略同宋史列於儒林可無愧也而乃分為四處心傳道傳總歸一卷亦可也而乃殊於二門若此者可以見十年九牧前後不倫欲無繁冗不可得矣而元定之子沉從祀廟庭不為列傳子抗反為之然則秖為官爵而已故曰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唐璘拜監察御史臺史且至惶駭趍避其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憂乎璘曰此官須為朝廷爭是非一咈上意或忤權貴恐重為大人憂母曰第盡言吾有而兄在璘拜謝就職首疏天變而至於怨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將覆陛下謂此何時尚縱慾累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押暱戚竪宰相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民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姻婭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盡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罪葢指賈似道也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其子士昌招權納賄拔庸將為統帥起贓吏為守臣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唐子方再見皆母指教之也

元史姚天福拜監察御史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妄私委質為臣當釐所秉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為恤俾吾追踪陵母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御史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徇譴乞不為親累或以聞世祖嘆曰天福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

録曰宋唐璘與元天福其母教戒同也而其功業則異璘立臺僅百日雖曰切劘上躬盡言無隱宋至是已無可為矣縱使子方復出誰能救之乎天福當世祖之際諫行言聽不惟整攝臺綱無一蛇二首之患且能復立按察有摺脈豪右之功然則璘非駿也大厦將傾有不勝其任之憂福非烈也元運方隆無自貽伊戚之患母之一言一懼而世道一污一隆從可知矣

拜住安童孫也五歲而孤母郝烈氏有賢操教養之稍長宏遠端亮有祖風嘗奏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事宰相之資也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常直內庭知無不言及入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加惠兵民輕徭薄歛英宗倚之相與勵精圖治時天下晏然國富民足遠夷有古未通者皆朝貢請吏初為禮儀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請署適後圃閱戲母厲聲呵之曰官事不治若爾所為豈大人事耶遂深自克責一日侍宴英宗強以數卮既歸母戒曰天子強汝飲當益戒懼無酣於酒每事督訓故人謂拜住之賢母之教也

録曰木華黎元之四傑也四世而有安童又再世而得拜住乃有所畏者三祖孫奕世無忝孰謂夷運而能若是哉揆厥所由其母閑之維則收其放心無寧沉湎之所

致也自是而後不能及矣
皇明名臣錄景泰中禮部郎中章綸給事中
林聰御史鍾同大理卿廖莊因災異陳言是
時
太上皇別居　南宮　憲皇帝易儲為王兩
宮諫隔嫌隙滋萌災異荐臻人心危懼廷臣
無敢言者綸特陳脩德弭災十四事內惇孝
義謂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向嘗
親受其冊封恭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每月
○朔望及歲旦宜率羣臣朝見以極尊崇之道○
又欲復舊　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
復舊　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
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
忤　旨錮禁先是景泰三年　朝廷初請易
儲事下廷議舉朝大小臣工持疑未敢發聰
獨首言　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
名與鍾同廖莊前後諫議相同雖不能阻止
而人脈數臣之義天命卒無改云
錄曰臣觀諸臣之義凜凜乎春秋大旨當
今萬世之攸賴者也夫蒯聵出奔輒未嘗
廢隱公攝位桓乃嗣立
英廟初還之時
憲皇方鼎盛也何以易為哉矧◎
景皇帝儲嗣況痒　后亦存更當是時也正
宜納鍾同章綸之說直林聰廖莊之論加禮
於
太上復儲於　東宮則名正言順異日奪門
之變未可知也曾未踰時應天順人
英廟既晦而復光
○憲皇既廢而反正傳至我◎
皇上億萬載無疆之休當時諸臣之議寧不
明白正大矣乎乃知我　明大統之傳建天
地揭日月未可斯須違越者也
燕對錄弘治十八年五月　上不豫司禮監
宣內閣李東陽劉健謝遷同入　乾清宮至
御榻　上着便服坐健等叩頭　上令近前
於是直叩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
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
興　上玉色發赤火聲盛氣健等曰　陛下
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
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朕
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家　皇考厚恩選
張氏為皇后成化二十三年成婚至弘治四
年九月二十四日生　東宮今十五歲矣尚
未選婚　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
曰若　上又曰　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
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些書輔導他做箇好
人健等皆叩頭仰　奏曰臣等敢不盡力
錄曰臣觀
孝皇垂絕之命其從容委曲始終詳盡比之○
周書顧命異世同揆至若曰朕為　祖宗
守法不敢怠荒尤萬世臣子深思痛念至
今在於人心所不能忘也但以好逸之言
真如　末命所諭而後劉瑾朱寧江彬之
徒紛紜瞽惑尚賴在天之靈旋起旋殲無
能乂禍其為貽謀不亦遠乎
祭酒宋公訥稟性純誠動以矩矱不妄言笑
會建大學成中外貢入學徒日夥教泥不行
於是擢為祭酒所以提挈鍵碟不遺餘力橫

經發難擊部廓塞學者如客得歸居常寢食恒在外房不宿於家一日有疾　上遣中使問諭召其子麟還京侍養至是麟等懇請還家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及病革乃歸　上親為文祭之官其次子復祖為司業

録曰惟日孳孳斃而後已聖人所以勉學者未聞不宿於家也以為風雲氣少兒女情多然則必須鐵石心腸而後可耶雖然以若人而在師保之位不患人君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與宦官宮妾之時多此所以道能信主忠可身行閼子復為司業豈尋常兒女子者可比耶

尹直瑣綴録尚書何文肅公喬新父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何文淵昔任温州知府不受遺金人為立郤金館至今猶存及文肅公初第進士使淮西巢令閆徽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公郤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答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在閩時市舶内臣死鎮守分其餘貲遺三司公獨力辭不獲則受而輸於公帑及長汴臬都指揮武成德嘗因薦已賂以犀帶銀器笑曰我知君君不知我武慙而退及致仕楊宣慰遣使致金幣為壽并獻文梓可為壽具者一無所納或勸之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其廉蓋素性然也　羅五　十六

録曰昔人有言臣之清不如臣之父者今亦有言何之清不如何之子者愚則以清白士大夫美德至父子奕世相傳雖出罷勉亦所當向若徒以為過情矯激則世無全人矣録之

天順初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怙寵擅權監察御史楊瑄劾之既而彗孛疊見二勢益張公約十三道連名極論有私於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譖下錦衣獄文致其死會京城大風雨雹拔木壞屋走下馬牌於正陽郊外始得末減謫戍遼東遇赦還職時二凶尚在或謂宜詣謝方可無事公不肯復戍廣西及二凶誅方始復官子源弘治間任欽天監五官監候正德初逆瑾當權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因勸　先皇安居深宮遠絶遊幸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講讀詩書復疏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霧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冐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又言自正德二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　上宜思豫防意在瑾也於是瑾怒喚源而斥矯　詔杖責遣戍肅州　羅五　十七

録曰愚觀謫戍之命一之已甚未聞再而無悔者也不避之言父已罹辜未聞子復蹈之者也惟有父子鐵石之心而後有前後筮龜之論楊氏可謂不沒矣此其大風雨雹亦可以見天心仁愛之至也

弘道録卷之二十





弘道録卷之二十一

義　　羅六

夫婦之義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録曰魯莊公即位二十有二年壽三十六也而始聘於齊豈非告則不得娶乎苟有明王在上誅文姜之不慈正莊公之不孝則既免於任之棲犂之牽亦不至如般之弱閔之幼而子牙慶父之姧可以無作矣奈之何桓方餝伯血盟未載不思無後之為大顧憧憧於違難之間其視妻而不告者又何如哉必合而觀然後知二聖不告之為義而孟子行權之為大

禮記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録曰以記禮次之者大聖權也大禮經也未合禮而正經猶今能立而言權於是有娶於同姓而謂之吴孟子者有悖於直信而涕出女吴者有怨於辭腆而鼠牙是競者有背於偕老而鶉鵲不若者皆萬世之罪人也

詩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録曰或以此為羑里拘幽之日而作其知道者乎夫以紂之政誠酷烈矣然臣罪當誅之心文王未之改也后妃内切憂懼之意外共服事之德不寘彼於周行乎其托言於酒非真解憂也豈其崇侯之譖方盛而閎夭之謀未行歟卒之無可奈何而付之於浩嘆則后妃者獨不可謂之至德耶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於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録曰註以此詩若周南之卷耳者蓋紂在上西伯在下諸侯雖有被化之私而實從公家之役其憂固不能自已也况夫適然之數刑人如不克者乎及夫既見而悦則公私之情上下之分兩得之矣此所以為召南之化也若徒以執手之愛契闊之情其愛其樂所關微矣

衛之婦人以其君子行役於外而思念之曰雄雉於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於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録曰是詩之義雖在聖門仲由以下而能

知之者鮮矣夫爾我相形而後忮心生焉有無相判而後求心生焉及其至也子之於親以婦見誅忮莫甚矣婦之於翁以美見納貪莫甚矣衛之為國不啻其淪喪也然而猶存康叔之祀者徒以匹夫匹婦尚知禮義此可見天理民彛途人堯舜均稟一致而先王陳詩之道夫子刪述之功豈小補歟

婦人為夫所棄作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於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録曰愚觀棄婦之詞古人以比忠臣孝子其款誠之委曲措詞之從容非真有是事也何也蓋閨門之中恩常掩義自非負販轉徙之徒孰有輕棄其妻者乎且以七出有條三不去有律庶人無停娶之理亦不容宴樂其新昏也矧於被棄之時心志悖戾言語不倫既之代筆之工終鮮學問之益谷風婦人何自而能是哉豈以衛之賢者處亂國事暗君其曰黽勉莫違者腹心之誼也曰匍匐恐鞫者手足之情也曰葑○菲菅蓄者器使之恩也曰涇濁渭清者反○已之德也然而新進者方効用矣則不得不禮薄如不遠伊邇也不得不刑戮如有洸有潰也若乃君子之心則豈處其薄乎亦惟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而已是詩也有悠然不迫之風有奮然感動之意有怨而不怒之則有去而復顧之情孰謂一婦人而能若是哉凡孤臣孽子讀是不廢詩而嘆者幾希矣

鄭風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録曰士與女一家之存亡也琴與瑟一人之理亂也一家之存亡係於雞鳴昧旦夫苟淫蕩放逸則生不殖生不殖家必難矣一人之理亂係於執手偕老夫苟二三其德則室不宜室不宜愛且離矣此安靜和好所閑甚大而有洸有潰家道之所以無成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録曰夫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者報施之常也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者篤厚之至也故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然則知子之來而雜佩以問者其於報施又何如哉鄭以淫蕩忘返若靜女溱洧諸篇所樂者城之隅洧之外耳所贈者彤之管芍之藥耳固不可責其親賢友善而門內之職併已亡之矣此雖錚錚之金靡靡之雅而緇衣

之感亦安可誣哉
齊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錄曰愚覩是詩義明詞順葢古者宮壺之中不但閨門淑女如傅姆師氏莫不有儆戒之道諷誦之詞焉故其詩曰雞既明矣會朝之人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而君方以為匪雞則鳴乃蒼蠅之聲乎○

○又曰東方明矣會朝之人既已昌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而君方以為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至於蟲飛薨薨旦以分矣尚未見其起而視朝也則我豈不欲與子同寢而夢哉但羣臣之會於朝者候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併與子為憎乎此於上下措詞文順理直故常存之以備叅考

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陛下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

錄曰如是則必無匪雞則鳴之愆亦遠於脫簪待罪之責矣錄之

外記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宴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

○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錄曰夫齊姜姓周之世姻也故邑姜姜后皆出於齊而雞鳴之詩亦係於齊以其時考之葢不相遠而義實相近豈即姜后之所陳故時稱賢妃傅母之所誦故別於大雅歟不然何庶予子憎方以為懼而顛倒裳衣顧以為常歟然不可考也

春秋魯莊公元年冬十月王姬歸於齊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錄曰此王姬也歸於齊則為夫人矣而曰卒王姬卒何也葢是時天王之不君甚矣齊侯之淫德極矣文姜之忌憚蔑矣魯莊之掃耻盡矣夫鳥獸不可與同羣也哀哉乎王姬而與之敵體乎天王自同於鳥獸也而豈知匹婦之不可奪志哉甫於歸而即謝世僅及數月之期豈其屯難邅回不勝忸怩之心而姜氏乘剛淫逼朔當自竄之日有人心者不若是愬逐奄然而長逝耶易曰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女子貞不字王姬有焉然則鳥中之鳳玦中之璧不得○以齊襄之醜惡累之也吾夫子表而出之所以遏淫欲存貞行以愧當時勸後世之意切與如但以我主而錄之服而卒之抑末矣

○莊公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於酅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胡傳曰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於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

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鄭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存而弗削為後世勸

羅六　八

録曰理與勢天下之至敵也而亦至不敵也理之勝萬世而不移勢之勝一時而有間何也蓋心主理權主勢一國之權在人匹婦之志在己故以齊之勢紀可滅而姬○之志不可滅君可虜而婦之殯不可虜聖人著之於經以見伏節守義之美而齊襄魯桓之惡不攻自見矣傳以為葬而示之恩其然豈其然乎

傳齊侯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忍於人以手撫之也其說非是

左傳魯桓公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録曰愚觀鄭忽之事未嘗不嘆世衰道微霸者未作君不能保其臣而執刼於隣國也父不能保其子而倚仗於強援也夫五霸之命無易樹子則何待於已親無以妾為妻則何必於更室若俱以辭婚而失國是又不待貴易交富易妻也奈之何紛紛以為病也然則忽者奈何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所謂自求多福者如此忽處鄭莊之世三綱絶矣縱能自強於善猶懼其亡何況甘於交質狃於狄勝徒以婚齊為輕重哉或曰忽嘗先配後祖而今乃能辭婚何也蓋忽沾沾自喜之人也朱子譏其柔懦疎闊是已夫沾沾自喜者未必通無所見惟其怠惰而不能操慮迂闊而不近事情是以甘為人下而不辭也詩人譏之曰狂童之狂也且豈其過歟

羅六　九

列女傳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喪服畢其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夫人不許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

録曰考諸禮曾子問有親迎女在途而父母死之文無至城門而君死之文君子謂未成婦疑無服也而持三年之喪不已過於厚乎若乃未成婦之女而請願同庖豈禮也歟君之弟禽獸之行也齊之俗淫靡之風也宜乎女之終不聽也

○魯寡陶嬰者魯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

羅六　十

録曰愚觀黃鵠之歌其旨切其情哀有風人之義而無怨怒之詞是真能守禮義之

俗雖使異類聞之寧不為之感動而況於人乎此妾婦之中正禮道之範圍而割鼻斷臂截髮割耳有所不得其正矣

楚姬楚莊王夫人也莊王好獵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嘗聽朝罷晏姬曰何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笑何也對曰妾執巾櫛十餘年遣人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知人也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妾之所笑不亦可乎明日以告虞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樊姬之力也

羅六　十

録曰姬之不食禽獸肉也可謂以身諫矣而藉以進賢則吾不知也夫叔敖之賢固非虞丘子之所知而樊姬之名則知者多矣豈因諫獵之事而遂以傳會哉然不可考矣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為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不嫁梁貴人爭欲娶之不能梁王聞之使相聘焉曰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安可不顧名節自甘身而羞慼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持刀自引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於是相以報王王大其義高其行為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録曰古禮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凡君無再娶之義恐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止尚可近失節之婦哉梁王驕姿不道固不足責而梁女書之於冊觀者不責漢之無制相之無術而徒美婦之高行嗚呼婦行何高則王行何卑乎

漢書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也賢才通辯成帝遊後宮嘗欲與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左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婕妤每誦詩及窈窕淑女女師之篇必三復之進見容止輒依古禮其後趙飛燕有寵嬌妬譖訴云挾邪詛祝上考問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憐憫之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帝崩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羅六　十一

録曰愚觀婕妤之執義而嘆孟堅之寡識也夫妬寵怙勢婦人之常也明哲保身君子之獨也姦禍之與倖權譬如烈火故詩云燎之方揚又云誰能熱熱不可止遏引可親炙乎是故寧幽清靚密托長信之末流無寧薰耳塗目効永巷之罪首使固稍知此義枕經藉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希下無所根豈非達者之高致哲士之盛節哉顧乃貪會合之計運朝夕之策戀戀於權勢之門濡體於危險之途此賓戲所陳之詞與班姬團扇之旨不可同日語也以固之博通古今為世良史人物之臧否出處

之大節籌之何許而乃不如一女子哉然則不免於質之勝文君子不能不為之深惜也

平帝王皇后者莽之女也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莽秉政以女配帝歲餘帝崩後莽簒后年十八常稱疾不朝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将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襐飾将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而死

○録曰平后之拒父豈比於元后之責莽乎夫令妻壽母古今稱頌豈知亦有不然者歟漢之元后壽踰八十歷元成哀平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是以醸醞保護以成其亂及至簒國臧劉代漢而後握璽以拒之噫抑晩矣固不若年少執節之為愈也

羅六　十三

東漢書光武中元元年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為群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趙王專主呂氏頼社稷之靈禄産伏誅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頼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上祭

○録曰愚觀呂薄之際而感理之吉凶消長係於時之進退存亡未嘗有毫忽之差也蓋后與帝俱起側微方其間關百戰求帝於藪澤之中彼一時也及帝擁戚姫親如意據驍骫之勢此亦一時也至於偃然稱制南面以臨天下此又一時也極其至也乃有人彘之怍焉有鴆鴆之毒焉有滅宗之禍焉有易姓之謀焉槩以春秋之義所謂自絶於天不可得而祷也當時漢廷大臣未能堅守喋血之盟矧責以春秋之義哉此義不明是以不傳之呂而簒之新宜乎帝之進薄而退呂也

羅六　十四

王霸少厲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値王莽簒棄絶交宦建武中徴至京不屈初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至楚相子為郡功曹令之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有子方耕於野聞賓至釋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父目之有愧容客去久卧不起妻怪而問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歴齒未知禮則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脩清節不顧榮禄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㤉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隠遁終身

○録曰觀人何以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乎蓋貧賤之交人所難忘而彼此相形間亦難釋於此而小芥焉糟糠之義微矣甚矣霸妻之高識也無我無人無物情而况於世態乎必若而人自斬下堂初不在山之深林之密也

羅六　十五

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悦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

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釋歸侍御併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録曰柔曼之傾意非獨損志蓋亦有增過者馬相如才美琴心是務馬融儒者絳帳為樂吾見其貧賤而移富貴而淫也又焉能威武不屈乎故必有少君之行而後有子都之節

安定皇甫規妻者善屬文能書規卒年盛而色美董卓聞其名娉以軿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婦人乎妻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之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大怒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上鞭馳四交遂死車下後人稱頌圖畫其像號曰禮宗云

録曰規與妻何如琰與邕乎規之耻不與黨妻之奮不失身倪美同義可無愧矣而邕顧懷董卓之恩終被收戮琰亦於曹操之坐叩首酸哀此其一全與否一生與死不可同年語也

獻穆曹皇后操之中女也建安十九年進為夫人伏后弑立為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者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莫能仰視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

○録曰春秋之時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然則父之所為如莽與操者尚可重父而輕夫耶觀於平獻二后之事則雍姬殺夫之罪仲母詒女之愆皆不可逭矣

弘道録卷之二十一

弘道録卷之二十二　　羅七

義

夫婦之義

晉書愍懷太子妃王氏字恵風太尉衍之女貞婉有志節初太子被廢居金墉城衍表請離婚恵風號哭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掠之以賜其將喬屬渡孟津於河中欲妻之恵風抜劍距屬曰我皇太子之婦司徒公之女而逆胡小子敢干我乎言畢即投河中其侍妾名六出魏浚儀命諷之孫女見○○其主亦自奮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

録曰愚觀晉之流俗懵昧顛惑動以虚名相尚而不顧瑕纍如二女者乃鈇中之璧壺中之氷行曾不倫方且營營三窟之計急急離婚之謀不有貞行其胡自别而卒以王全有如此水較之排墻填殺真同毛石安在其衆中珠玉耶清談之禍上不能庇其國中不能保其身下不能有其子女嗚呼慘矣此萬世所當戒也

唐書太宗一日罷朝退居宮中嘗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時長孫后在側問曰為誰上曰魏徵言不遜每廷辱我后乃退具朝服而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悅

錄曰帝之怒非徵之辱也迺心之不純也后之賀非心之格也迺名之可喜也使誠知純心要矣則必不以是喜知用賢急焉亦必不以是怒異時明母之不后則徵有以報文德之過而王子之失婚則后無以

○鮮田舍之慽矣

徐惠妃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華靡上疏諫曰以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從欲之所致乎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

羅七　二

錄曰太宗之世一賢妃而顧名何也蓋唐之興者反隋之舊也致治之美者從諫之功也故人人不以為諱親疏不以為瀆召則胥靡綱紀之臣變為脂韋唯喏之行何況閨門之淑女哉

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遂與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后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願留三省又曰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老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他日李勣入見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

羅七　三

錄曰時無忌遂良世勣涇渭猶未分也明日一言而唐之宗廟社稷本宗支庶以至群臣百官瀕乎危矣然則謂勣為上所重當進者果何人哉良勇於匡救使萬世之下猶知君臣夫婦朋友之義若勣而先入則佳兒佳婦之言詎於不聞天理人心不幾於息乎言雖未能回天而義已如皎日

○君子不能不錄之也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分兵畧定諸縣時侃為項城令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之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柰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廷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歲滿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者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

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率以
登城婦身自㸑以饗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
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
益也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
太平令先是萬年通天初契丹冠平州鄒保
羅七　四
英為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
下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合古玄應
妻高能固守詔封狗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
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
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許叔冀表其忠皆
補果毅雖敢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忼
慷知君臣大義云
錄曰愚觀唐史之志烈女皆無倫脊獨此
志紀述頗有本末且抑揚不苟豈因以愧
當世耶侃亦殉人者爾而能轉禍為福使
二十四郡聞之寧不望死乎哉蓋不但一
烈婦而三女子得揶揄之不置矣
武宗賢妃王氏性機悟年十三入宫帝為潁
王穆宗以賜王嗣位妃除為助畫進號才人
有寵狀纖頎頗類帝每畋苑中妃必從校服

光侈畧同至尊相與馳騁觀者莫知孰為帝
也帝欲立為后李德裕不于帝稍惑方士言
我取不死後寖不豫膚澤消槁妃切憂之帝
曰脫如有不諱汝將柰何泣曰陛下萬歲後
妾得以殉帝不復言及大漸才人取所常貯
羅七　五
悉散遺宫中眥帝已崩即自經幄下當時嬪
御中雖常妬才人者至是皆義之為之感動
錄曰殉葬非古叹猶非懿而錄之者以唐
氏一代世無閨則而耽溺異術尤所當鑒
非獨為才人輩乃以為刑于惜也
宋史包繶妻崔氏拯之子婦也繶早卒遺一
穉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
蓬垢出涕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
役執澣濯之事幸矣況敢汙家乎生為包氏
婦死為包鬼誓無他也後穉亦卒崔母呂自
荊州來欲誘崔嫁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
崔曰昔者非為子也為舅姑也今舅沒姑老
忍舍去乎呂怒曰我寧死決不獨歸崔曰母
遠來義不當使獨還然至荊州儻不義見迫
必絲於尺組之下矣遂偕去母懼其義卒不

敢奪拯嘗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氏容撫
其母使謹視之後取歸名曰綖以奉包祀
錄曰孝肅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
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
志非吾子若孫也其嚴如此而獨不為其
婦處乎哉胡為乎而使左右嘗之耶夫以
拯之婦而有呂之迫左右之間然有以來
之也刑于者可不務慎乎崔不寧不貳其
操且能容撫其媵子以全宗祀豈區區匹
婦之義哉天於孝肅亦可謂有知矣
傅察妻趙氏枍之女也察堯俞從子自幼嗜
學恬於勢利年十八舉進士尚未廷試蔡京
誘以附己遣子儻與術士數輩踵至將妻以
女拒不答強邀相見不從後竟為清獻公婿
識者已知其器識未易量也及為兵部員外
羅七　六
郎使金時虜已渝盟或勸無急遽曰銜命以
出聞難而止如君命何遂行遇斡離不領兵
至使拜不肯時白刃如林或捽之伏地愈植
立不顧反覆論辯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必
矣父母聞之必大慼章記吾言以告吾親使

知我死國小紓其亡窮之悲也遂遇害及彥等歸皆能道察不屈狀犂犂狥義如此聞者哀而壯之

錄曰清獻之女與孝肅之婦其名相埒也察辭京而婚朴既無勉強之心則出使而狥國又豈偶然之故哉知重其身故擇配之嚴知愛其親故守義之篤趙氏愈有榮矣非崔呂逼迫之可比也

呂祉妻吳氏祉辟張浚府會岳飛欲大舉伐金檜忌之言於以昭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

○曰王德淮西軍所報欲以為都統命祉以督府叅謀領之何如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能服衆又曰張俊楊沂中如何曰張宣撫飛之舊帥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君為念哉浚竟以王德為都統制酈瓊副之以祉叅謀軍事瓊與德交訟於朝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復命祉往廬州節制之遣中使押賜鞍馬祉拜賜謂家人曰君命如此義不可辭一死固不惜第恐無益於國與妻孥對泣訣別既至諭瓊等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畧況小嫌乎當力為辯之保無他

廬瓊等感泣稍定復密奏罷之其書吏漏語瓊令人遮所遣郵置盡得所言大怒適朝廷以張浚為淮西宣撫楊沂中制置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曰諸軍官有何罪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曰

○祉見之大驚欲迓走不及為瓊所執其遇害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狥葬聞者哀之

錄曰忌之為凶德也以上而朝廷大而軍族賢而忠臣烈士愚而叛將武夫莫有不惟其害者苟使檜能容飛則浚必不貽怒浚不貽怒則事未必皆左事不皆左則禍未必速成而瓊之叛祉之死皆未可料也然則括髮之帛其紓檜促命之符乎雖然浚亦當自盡以謝祉而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尚望其能恢復耶蓋不待符離之潰而督府之議君子預知其無能為矣

陳寅妻杜氏寅寶謨閣待制咸之子以恩補官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難元兵入境屬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統制王銳與忠義千人城守寅誓與其民共守此土留其三子并闔門口指悉散資財以結忠義為必守之計元兵十萬攻城寅帥忠義與敢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會進與寅素不相協諸將復忌其功至是求援甚急不

○應城遂陷顧其妻杜曰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耶飲藥自殺寅乃朝服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以為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再拜伏劍而死子姪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推官賈子坤知文州劉銳金州通判蹇彝黎州通判何充舉家皆死之充之被俘也虜設帟幄環坐而虛其賓席使坐充曰吾三世食趙祿為趙氏死不憾及死充妻陳氏東望再拜曰臣夫婦可以對趙氏無愧矣

錄曰寅之父以蜀將吳曦之亂忿不能討乃削髮被緇以自汙辱而寅獨能奮勇以殺賊雖力屈致死亦足以為咸之光矣矧同時如賈如劉如蹇如何闔門義烈格天動人苟舉而列於朝端托以心膂必能變弱為強轉危為安無難事矣乃皆星散遠地困守下僚孤城既無援兵捍將又多忌尅徒以血膏粉堞何裨國事乎故天下有道則英雄皆登實用天下無道而豪傑反以無家觀此而不痛哭流涕者幾希矣

○趙昂發妻雍氏昂發以上舍登第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粮為固守計及元人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諷其迎降昂發憤氣填胷目視林不敢復言已而林陰遣人納款而陽助昂發守城權皆歸林昂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為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晨起書九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盛服同縊於從容堂昂發初為此堂嘗領客堂中指所扁曰古人云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至是卒蹈之云

錄曰愚觀趙昂發之從容堂江萬里之止水亭時人皆莫諭其意也然則二公之方寸已定于居安之日矣視彼董宋臣盧允昇之芙蓉閣香蘭亭賈似道之多寶閣木綿庵秦檜之一德格天馨香汙穢相去何啻萬萬乎嗚呼天下有道則為斯干之頌天下無道則為土木之殃曷若此堂而為青史增光也乎

○謝枋得妻李氏枋得為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不忘自奮以忠義元兵東下以沿江察訪使江東提刑知信州明年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枋得以兵逆之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遂奔信州信州不守乃變姓名入建寧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辭不起尚書留夢炎復薦之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今吾年六十餘所欠一死爾豈復有他望哉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強之而北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得病夢炎使醫持藥雜米引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邪棄之於地不食而死李氏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當枋得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恐其扇變購捕之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

錄曰史稱枋得崎嶇以全臣節哀哉乎完節之難也夫既自知不可應聘者二而力辭數君子矣豈復知尚有友道之責也歟（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来不直一文錢是也）嗚呼此可見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而天下之寶

自當為天下惜之也
元史余闕妻蔣氏妾耶卜氏耶律氏闕守孤城六年群盜環布獨居其中屹然江淮保障也至是陳友諒趙普勝等合兵来攻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力屈城陷乃引刀自剄蔣氏與妾卒女安安竟赴井死長子得臣年十八慟曰吾父死於忠吾何以生為溺死於後園之池甥名福童善戰有勇士亦死於城濠之間姪婿花李為義兵萬戶全家自刎郡守韓建方卧疾罵賊不屈一家被害於時百姓○壯者畢登城自捐其階曰寧死無降也同死者千餘人闕號令嚴而信與下同辛苦嘗戰遇矢石交下士以盾避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爭用命稍暇率諸生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
録曰夫人宋傳作耶卜氏元史作耶律氏死節記作蔣氏安慶誌據公孫宗烈云公有妾耶卜氏耶律氏公夫人實蔣氏妻與妾義無殊也夫以忠臣烈婦奇男貞女粹於一門固足多矣而館甥門婿武夫走卒及民間丁壯同時效死何耶蓋以偽漢之興非弔伐之主而忠宣之許有雎陽之風天故付公之完節以明大義然後明啟之焉賊以見大統之有所歸也以為胡運未亡者誤矣

羅七　十一

皇明蘇伯衡雙節傳略云王氏志清與胡氏守貞者錢塘縣民胡宗信妻并姊也宗信甫生值父母歿諸兄又相繼物故宗信方弱小其姊恐不能樹立私念已之嫁或早或晚無○所加損誠令得撫弱弟雖後嫁庸何傷遂留經紀其家政無何宗信亦歿有子貢纔二歲姊曰嗟呼我終不可以嫁矣且吾弟在日尚以其小弱也而弗忍况今亡乎若委之而去誰當恤孤者志清亦無他志於是兩人相向哭泣誓死守存卧起相依守貞待志清如姊姒志清則終身以其事姑之禮事之貧無以為生每日閉門鬻書得錢粗足薪米塩醢輙闔戶治女事寒檠雙杼一燈夜分如此者十有九年略無間言及守貞年六十而卒志清乃率貢行三年喪
録曰鄧伯道之嗜義也君子曰絶於天也天可絶乎是姪不可以獨存也魯義姑之免禍也君子曰徼於倖也倖可徼乎是子不可以獨棄也孰若貞而不字者乎貞而不字則無天可絶無倖可徼而純於為義矣此匹婦之志他人莫可與奪而里巷民俗之風聖人曾得而棄之哉

羅七　十二

闕里誌孔氏名媛字德卿宣聖五十八代孫宿州分教諗之仲女性姿聰麗女紅經史無○不通年十八嫁曲阜王綸入其門孝敬和順內外親屬稱譽之無間甫二期未有出而綸感時疫沉綿殆危乃謂媛曰吾死不恨第汝年妙無依吾目且不瞑於地下媛曰生則同室死則同穴君毋我恨我必不負君也綸遂歿媛一慟頓絶甫甦即於綸所自縊姑最愛媛見而急救之泣曰吾兒之卒痛不獲已汝何苦獨不念我之衰老而頓增予痛乎媛哽咽云妾已許之豈可食言姑令家人防守媛計莫遂且多方開慰詒以食飲如常俟綸葬

有日家人葦謂其心悔無事於防守也明旦當發引其夕媛經於室比曉有事者各職其事姑訝媛不在側呼而視之亡矣遂與綸同殯以葬焉時年二十實成化癸巳秋七月之十一日也

錄曰堯舜人倫之至孔子禮法之宗有始必有卒錄之

弘道錄卷之二十二

弘道錄卷之二十三　羅八

義

昆弟之義

萬章問曰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錄曰愚觀象之不善不至若後世之甚也夫以管蔡監殷曹參相齊賈生相梁董子相江都天子曷嘗不使吏治其國焉而能已於暴者鮮矣可以見象之所欲惟在於富貴得貢賦而遂已後世之所欲必主於暴辭恣強大而益張然則雖有大舜之仁至義盡亦焉得而善處之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於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錄曰詳玩五歌其意切其情哀其詞含蓄而不露真所謂涕泣道之也夫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之人曰吾君之子此無他啟賢能敬故也羿距啟之子於大河之北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此無他弗慎厥德故也然則雖其自取而實夷羿之所

因苟有殷伊尹寧知不可為夏太甲而何以距為哉上有大禹與啟之業內有五子借母之賢羿之謀雖未敢遽逞而實不可拔矣故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嗚呼六馬逸而邦本遁色禽荒而亡國續千古之下

而不為之浩嘆者獨何心歟獨何心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
祖底遂陳於上我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
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今
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
於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於
荒今爾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
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於酒乃罔畏畏咈其
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
○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讐斂召○
敵讐不怠罪合於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
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
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於先
王我不顧行遯

羅八　三

錄曰詳味此書其曰今爾無指告予顛隮
若之何其者微子欲決去就之幾也其曰
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者箕子
告以當去之義也此二者一篇之綱領也
其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者
箕子自言在己當如是非謂微子自謀存
宗祀以獻於先王比干自謀死諫以獻於
先王箕子自謀佯狂以獻於先王蓋箕子
紂諸父乃商之宗長先王之所附屬也微
子紂庶兄乃殷之長嗣帝乙之所倚庇也
宗國雖有禍亂在宗長而去之則先王何
所望乎宗子若必喪亡在長嗣而不去則
血脉何所存乎此箕子所以自靖人自獻
於先王初不顧其行與遯也若乃比干雖
紂諸父方之箕子則非長比之微子則非○
○嗣可死則死耳又何必謀之於先耶集註
疑比干獨無所言孔氏謂心同不復重言
嗚呼其言豈其言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於殷殷既墜厥
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於休
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嗚
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於上帝命弗永
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我後嗣子孫大弗
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今予小子旦非克
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公曰君奭天
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
則有固命厥亂明我彰造邦今予小子旦若
遊大川予往曁汝奭其濟嗚呼篤棐時二人
我式克至於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於不怠
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羅八　四

錄曰愚觀君奭之書未嘗不起而三嘆且
以召為弟也而曰君奭周為兄也而曰予
小子二公雖老而敬不衰可以見其篤棐
之至矣夫周公留相召公告老非有一毫
之私心也是故以君則冲乎弗可弗念也○
○以業則洋乎弗可弗洽也以天則冥乎弗
可弗諶也以命則赫乎弗可弗永也弗有
耇老尚有浮薄乎宋哲宗之時光公著為
政大防純仁為臣宣仁一旦崩棄至召惇
卞用之大亂天下宋業以殞天命以去今
讀者為之流涕則讀君奭之書而不增嘆
也者幾希矣
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
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
降霍叔為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

公以為鄉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於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於亂尒其戒哉惟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録曰周公之封蔡仲豈比於季友之後慶父乎流言之辟止於口過而且脅於管故囚之囚之其祀可絶與不惟不念舊惡而且録為鄉士公之心天地日月矣此其所以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

左傳魯莊公無適嗣築臺臨黨氏見孟任說之生子般以愛欲立問於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君何憂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叔牙奈何成季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其子為叔孫氏公薨季友立子般慶父使殺子般於黨氏立閔公閔公哀姜與慶父謀殺閔公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成季以閔公兄申適邾魯人不欲慶父慶父懼如莒季友入立申是為僖公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其後為孟氏

○録曰愚觀季友之事所謂坎有險求小得未能明乎大義者也邾定公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夫邾小國也尚能斷斯獄豈有大國而不聞者哉此義不明於是復有殺惡及視之事無惑乎禍亂之相踵也故春秋書慶父出奔而不明其死聖人之意見矣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録曰春秋譏世卿子魚世為左師其可少哉商之先也不忍飛鳥之羅而今乃以人代畜大旱雲霓之望而今乃以威脅衆夫子責宰我使民戰慄之言與伯益贊禹益脩文德之化子魚之諫其諸聖賢之遺範歟惜乎不足以語之也

宣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其曰公弟何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是以取貴乎

春秋

錄曰叔肸豈不誠廉士哉襄仲之弑君宣公之篡立所與不共戴天之仇也肸苟有季友之權去牙而立閔可也誅孟而事僖亦可也既不能然徒以手足之親反為寇仇之役亦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聖人何取焉取非其義而不食也上無避兄離母之嫌內有餘貴餘富之樂肸之超於人數等矣豈於陵仲子之可及哉

○曹子臧名欣時宣公庶子也宣公會晉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子臧逆公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諸侯皆請討之子臧不義成公將出奔國人聞之相率從子臧以行成公乃懼自告其罪且請留焉於是子臧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成公會諸侯於戚晉侯執之以歸於周諸侯皆賢子臧將見子臧於周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三年曹人請於晉於是晉侯謂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不得已乃復歸於曹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於周以反成公子臧於是盡致其邑與身而終身不仕

錄曰夫所謂之節者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故其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負芻之罪上通于天下絕于人中棄于同盟非若宣之弑立而國人無異心諸侯無異詞者比也為時者盡因國人之同心諸侯之同罪請討於天子以報太子之辜正在宮之罰使綱常墜而復振天地晦而復明寧不謂之節乎不知此義徒守區區之小信以成滔滔之顯惡於是天討幾張而復閑人欲益肆而難收而後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孟子不云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惜乎當時無以此義責之

○季札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札賢壽夢欲立之札讓不可乃立諸樊攝行國事諸樊既除喪以父命讓位於札謝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固立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札而止以稱父意十七年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又欲授札札逃去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為王諸樊之子光以為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季子也季子即不受國吾當立乃使人弒僚而自立是為闔廬季子使晉反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錄曰季札之不受國豈比於曹子臧乎與無篡立之心其致國者以父命為尊也故札辭曰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此以天倫為重也於是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夫誰曰不可奈何王僚之不然也啓光之篡者僚實為之而吳之大夫國人亦不能無罪焉或以札不受讓國所致則過矣抑壽夢之

欲傳位季札非若周之至德也夢始僭王
欲札而行王季文王之事此札之所深懼
但其意隱微而不露人皆不知而札獨知
之寧不屢遁其跡乎。吾夫子特賢季札其
意隱而不發者盖為是也

札死夫子書墓曰嗚呼此延陵季子之墓意正如此

晋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
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
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怒殺叔魚
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
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
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乃施邢侯而尸
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其
義也夫

羅八　十

錄曰昔叔向之諫其母母曰懼生龍蛇又
曰狼子野心何羊舌氏之不幸若此乎惟
狼故貪惟蛇故驚而尚未誨其滛至雍子
之禍三者備矣肹雖欲減惡乎受其減哉

前漢書朱虛侯劉章以諸呂擅權用事忿劉
氏不得職甞入侍宴飲章自請曰臣將種也
請得以軍法行酒項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
章拔劍追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
也自後諸呂憚朱虛侯劉氏為益彊

錄曰武侯悉誅唐宗室而呂后不殺朱虛
侯者以齊為之殿也然則呂氏亦可謂無
策矣徒以女親人而不知所親非以女也
以兵強呂而不知所強非以兵也是故軍
可奪而章之志不可奪兵可恃而嬰之謀
不可恃呂氏至是亦無策矣

後漢書光武與兄劉縯威名益盛新市平林
諸將陰勸更始除之適部將劉稷聞更始立
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
為者耶遂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勸
更始因并執縯即日殺之官屬迎弔秀秀不

羅八　十一

與交私語惟深引避而已又不敢為縯服每
獨居輙不御酒肉枕席有泣涕處主簿馮異
獨寬譬之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
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為
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
宣布德澤秀深納之

錄曰坎之初六曰習坎入於坎窞凶象曰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縯好俠輕舉當危擾
之世習坎者也叔雖同符高祖柔道未立
上無應援豈能出伯升於險其死固有以
也然其兆本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秀
既剛中之才異為塞淵之輔尚往有功是
以其言易入秀之深納亦有以也此所以
行險而不失其信卒之赤心効順大樹褒
功豈非維心之亨乎

劉紆者宣帝曾孫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為孝
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
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
同産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
卧起飲食及成人未甞離左右平病卒紆哭
泣嘔血數月亦歿後光武封般為菑丘侯奉
孝王祀顯宗徵為執金吾兼屯騎校尉肅宗
以為長樂少府　宗正般在位數言政事其
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

錄曰是時朝廷方厲謙讓之實友于之

行干本支達于天下欲不為義人其舍其視斗粟疋帛之謠遠矣錄之

杜林與弟成俱好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王莽末盜起客居河西隗囂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欲令強起遂稱病篤意雖相望方務優容乃出令曰杜伯林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不屈節後成物故乃聽持喪東歸既遣而悔令刺客楊賢追於路將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之徵拜為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後皇太子彊乞封東海王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傅特受賞賜卒為大司空稱任職相

趙孝趙禮兄弟恭遜篤行遭天下亂人相食禮為賊所得將烹孝乃自縛詣賊推讓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里服其義州郡辟召皆不應永平中顯宗聞其名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長樂衛尉復徵弟禮亦為御史中丞帝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兄弟相對盡歡數年禮卒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孝後無子拜禮兩子為郎

錄曰愚觀杜林始以賊亂致命於囂終以賊剽遇賢於道至趙氏二子命在須臾當是時豈知貴為王傅爵齒公孤與夫人官并食耶陽之義彊之譏一時聞風興起雖曰人之所信而實天之所助也不然彼刺客餓莩者流寧肯甘心効義耶而卒以不沒此真罕見其儔者矣

晉書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蚤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弃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弃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錄曰攸之痛千古莫不以為然也而史稱攸預加纏繫絕其奔走豈慈父仁人之用心哉勿謂天道無知乃有知矣愚以為皆非情實按攸為石勒所獲瀆死者再矣至勒過泗水攸乃砍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則必有追逐之兵物色之及以意度之子大姪小子之識者多故繫之姪之識者少故存之一則以緩追兵一則以絕物色非但義而已矣至卒以無嗣或然之天數亦君子之不幸與以是繩攸人莫肯為義矣此錄之意也

庾袞明穆呂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人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於外袞獨留不去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痊袞亦無恙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何恭之過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妻皆宦族及適袞弃華麗共安貧苦毋終服喪居於墓側或斬其墓

栢叩頭泣涕謝曰德之不脩不能庇先人之樹父老咸為之番泣自後人莫之犯鄉黨州郡交舉孝廉清白異行皆不降志號為異行齊王冏之唱義也張弘等肆掠於陽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衮謀曰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衆曰今日之主非君而誰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與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及賊至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勿發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時人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又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庾異行乎

錄曰愚觀晉之靡俗而有衮之異行豈惟明愧八王幽慚衆衛無亦生恥元規死羞叔預者歟夫以一疾而知歲寒之松栢與更八王而不識扳蕩之忠臣者何天淵也衆皆貴盛父獨守貧與慾而無厭貪而無止者何懸絶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與輕薄造難淺謀起纍者又何逕庭耶幽顯不易執事勤恪與懷鴆相加凶逆自恣者又何南北耶是知鬼魅離離而陽德丕顯汙穢籍籍而昭明介爾不有叔褒何有晉之日月乎

南史謝弘微童幼端審叔父混見而異之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年十歲出繼從叔峻峻司空琰第二子也於弘微本緦親素不相識卒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襲峻爵建昌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遺財禄秩一不關與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及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後混以劉毅黨誅妻晉陵公主詔謝氏絶婚改適琅琊王以混家事委之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高祖受命以公主執義守節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主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公主之歸者入門莫不嘆息或為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

錄曰愚觀烏衣巷之遊真所謂芝蘭玉樹焜燿當時若叔源之識鑒康樂之才美宣遠之清悟宣明之傑濟然皆不得其死獨微子無間然其故何耶易之小過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青諸子非不才義豐辯然皆剛躁負氣恃才而持操不篤違理過當是以凶也若微子性既嚴正行復脩謹其事所後踰於所生誠敬內通神明外憚言笑不妄廉恥寡爭正易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也安往而不得哉

弘道錄卷之二十三

義　●　四

昆弟之義

唐書虞世南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呉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為類己由是有名陳天嘉中文帝知二子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議者方晋二陸大業中累官祕書郎煬帝時世基得君貴盛妻妾服御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不改其操守文化及殺世基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入唐為弘文舘學士時已老羸乞骸不聽太宗重之以其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嘗曰朕與世南商畧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又稱其有五絶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卒年八十一

録曰愚觀二虞氏一顯於隋一奮於唐顯於隋者若春花吐艶焜燿一時故時方二陸非不具美也奮於唐者若晚菊含葩馨香四達故世稱五絶莫之與京也夫人除遇不同而本末逈異有如此者然則人豈可以窮通畨莫二其心哉

崔邠字處仁兄弟六人酆鄲郇都鄴同時至三品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父無四世緦麻同爨當時治家者咸推其法邠以鯁亮知名憲宗器之為太常卿始視事大閲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弟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郾子廣畧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下不敢欺每擬吏親抉科格褒黜必當寔遠時無留才素不藏貲有輒周給親舊居家怡然子弟化之鄲左金吾衛大將軍卒千家不與李訓之亂人以為積善報也鄲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所居光德里搆便齋宣宗聞而嘆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即其里為德星社云

録曰邠氏嘗有言曰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何可一日無哉觀於崔氏而可見矣人可忽於範世自負聯翩顯盛從而湮逞於富貴哉德星之文將不曜矣

小學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疏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

肅儉約為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秖乘竹兠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常命粉苦參黄連熊膽和為九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録曰史稱公綽仁而有勇仲郢方嚴簡素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皆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賍吏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恤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廪軍食必精豊逋租必蠲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此居官之法也而脩身正家之法史不具備録之

柳玭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薄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悦古道懵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悦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麯蘖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録曰柳氏世有規範若此篇者不論長幼無問窮達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未可以為小學莫之省也

宋史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内四說稱旨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為相也及太宗登祚策試進士齊賢乃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諸下第帝不悦故一榜盡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

録曰宋祖以齊賢留相太宗乃真德實意當時太宗私意未起因心尚存故一榜盡賜及第可謂載錫之光矣及其私意一萌齊賢乃在所畧趙普再薦始得大用觀其曰陛下若進齊賢他日感恩更過於此上遂大悦然則秦王之謀齊賢與聞亦可見矣嗚呼齊賢其負藝祖哉矧如王溥依違前代取容本朝而欲望其盡忠匡救胡可得乎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自陳崇以來數世未嘗分異為家法戒子孫擇群從掌其事建書堂以教誨之詔旌為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衮衮子昉同居不畜婢妾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别為一席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昉弟子鴻鴻弟競競之世子姓益衆嘗苦乏食淳化中太宗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其後競死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歉粟貴或勸旭全受而糶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衆軫其乏食貸以公廪豈可見利忘義耶帝聞深嘉嘆奬

録曰競之與旭猶帝之與美也昉之於鴻猶美之於昭也一家之中崇為之長昉為之繼昉弟子鴻鴻弟競競弟旭數世一心

未嘗自異柰之何國法反不如家法之善遺命反不若遺謀之遠乎究而論之其本在於不競乘利始也夫自一芥至於萬鍾一室至於天下古一聖賢所以競競業業不敢肆然者正以預養是心無致見利而忘義也是故區區一江州而有長幼七百口之陳堂堂大天下而無一弟二姪之宋帝之嘉嘆一人而甘於負謗萬世其不知類也已

葛宮弟密奕世儒學以道義聞真宗時上太平雅頌十篇又獻寶符閣頌為楊億所稱知南充以惠政聞擢南劍州並溪山多產銅銀吏挾姦罔利謂歲不登宮變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聞於朝論當賞宮曰天地所產敢為功乎卒不言徙知秀州秀介江湖間吏為闔涇瀆上以征往來間有婚喪趨斯者多不克宮命悉除之卒官太子賓客性敦厚恤録宗黨撫孤嫠賴以存者甚衆密為充州推官豪李新殺人嫁禍於邑民葛華密得其情出之亦當賞密白州使勿言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上章致仕姻黨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子書思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之官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親側豈以五斗移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及父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苴麻終禫不忍去家舍累年乃出仕兄書元為望江令同隸淮南監司有捨兄而薦己者移書乞改薦兄不許則封檄還之其篤義類此仕至朝奉郎亦告老父子皆不待年人咸高之卒謚曰清孝子勝仲儒林有傳孫立方曾孫邲五世登科三世掌辭命邲遂相光寧二宗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有如此

録曰愚觀葛氏一門父祖子孫及於昆弟何其澤之遠哉或仕而舍要投閒或權而正己守法或父子聯綬相高或兄弟薦引相尚至於清孝之謚儒林之稱皆前古所未有而五世科第三世絲綸亦近代所罕何蓋不但王氏之三槐而已

宋庠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二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兄弟皆優文學名擅天下寶元中庠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為相儒雅練習故事遇事輒辯別是非與呂夷簡論數不同乃出知楊州范仲淹去任帝問章得象誰可代得象薦祁帝雅意在庠復召為叅知政事為人天資忠厚嘗曰挾詐侍明殘人矜才吾不為也卒謚元獻仁宗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祁謚景元尤能文善議論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咸平天聖間兄弟文雅節操友愛著聞于時自宋以來不多見也

蘇軾與弟轍同登進士又同策制舉仁宗讀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幼師父洵為文既而得之於天戰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初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此

書得吾心矣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
可與我上下矣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
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
右故論者謂其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
章之雄儁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
志為其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
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
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
也轍論事精確脩辭簡嚴王安石初議青苗
數語柅之自是不復及若非王廣兼傳會則○
○此議息矣皆其寡言鮮慾素有以服其心故
也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
顧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而西邊之謀又
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此見之二
人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
無少怨尤近古尤罕見云
錄曰愚觀大宋以大科取士一舉而得二
宋又一舉而得二蘇何其盛歟自預以異
日為相之望非區區一資半級可以見宋
朝待士之厚須材之篤過於漢唐諸君遠

甚而數子者寧詘己私而不敢背公尋寧
忤權臣而不敢欺朝廷上不負天子下不
負所學可謂得以道殉身之義矣雖或相
或否而其體段已具無害乎其所謂大臣
也至於成敗利鈍又何足較哉
王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帝以安
石之故特詔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
三代以後未之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
法更制耳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
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
○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樂幾
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
符堅以蕞爾之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
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
秦祚不傳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
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
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對曰恨知人不
明聚歛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
書嘗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
惠卿故惠卿啣之

錄曰帝之問安國即所以問安石也安石
探帝之情兼於二秦故假權寵以濟其私
安國鑒兄之失救於群佞故飭正詞以明
其惑不然王氏幾無人矣以雱之疾戾欲
梟韓琦富弼之首而卒奪其魄天之降鑒
亦孔昭乎雖不能見悅於帝而實不自絕
於天後世不以安石病安國則較然矣
曾肇少孤弟布與肇皆受學於鞏為文章本
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
者鮮能過也肇幼自力學博覽經傳為文溫○
○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及布得政自熙
寧以來四十年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
其間與兄不合布因韓忠彥並相日夕傾危
之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
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
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為輔佐
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
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
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必論元祐人於
帝前退則盡排之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

一蔡京足以兼之不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果得政布與卞俱不免

錄曰自二宋二蘇有名當時若金陵之王南豐之曾文學行能畧不相遠君子未可以差殊觀也一心術之偏寵祿之奪遂致一邪一正若隔天淵一薰一蕕若分二器其遺莫直至於今豈非以其誣陷正人排斥忠義專務引用凶邪以為固位取寵之計哉抑王氏昆弟之於新政始終區別之將冕馬微宗既相蔡京旋復相布卞實為

○草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嗚呼盍不於是時明其是非以為去就乎既以居外乃始移書或已晚矣宜乎布之不能從也

○呂祖儉祖泰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祖謙卒祖儉監明州倉部法半年不上為違限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寧宗即位除大府丞時韓侂胄誣趙汝愚祖儉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曾未踰時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悉許之去至於李祥老誠篤實衆聽所孚者今又斥逐臣恐天下視以為戒今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於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莫難於論災異然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比者左右暬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

○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豈矯激自取罪戾實以士氣頹靡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寡也有旨安置韶州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以恩禮則深於子然坐視群少之為不能言以報效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群小而蹈禍擿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祖泰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博徧遊江湖交當世知名士祖儉安置遠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沒貶所祖泰乃上言論侂胄有無君之心道學者自古所恃以為國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天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特童孺之師蘇師旦平江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廝役以皇后親屬

○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侂胄及師旦而罷逐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挾私狂妄杖之百發配欽州

錄曰真文公嘗稱大愚有成公之風然猶一大府丞也至泰然韋布之末耳無官守無言責而甘履危機何歟宋轍既南明離不復奸邪疊興然未有若侂胄之時者也自偽學之說興公然以放僻邪侈為人之

真情廉潔好脩乃偽情耳自生民以来未有此説是殆甚於指鹿為馬之奸慘於焚書坑儒之禍人人得而誅之况世得中原文獻之傳者乎抑吕許公韓魏公之在仁宗朝皆居相位有盛名至其子孫邪正之分不啻若此吕雖屢竄屢逐馨香百倍而韓之元凶極醜遺臭萬年君子不能不為之長太息也

陸九齡兄弟六人父賀累世義居推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税出内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齡繼其父志益脩禮學治家有法閨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内嚴若朝廷而忠敬和樂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有来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争者言之激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敬夫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吕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弟九部學亦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詞使列聽之

録曰愚觀陸氏家規之切閨範之嚴後世鑿鑿可以遵而行之張公藝忍之一字昔見其有所未盡此則道學之益不可徒以累世義居目之也

史彌鞏彌遠從弟也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國寄理（未仕避嫌謂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嘗應詔上書曰天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霅川之變非濟邸本心濟邸之死亦非陛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時有鄧若水者亦上言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奸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臣民彌遠不利其立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幷殺皇孫曾未半年竟殞於湖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簒乎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今已踰年矣而乾剛不决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者今或疑其有昔之謂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青天白日而受此污辱乎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者也

録曰濟王之冤若水訟之可也彌鞏以弟而訟兄可乎有宋盛時吕端至鎖繼恩而立真宗當是時也豈不忌太子英明如史新恩之處乎然而卒不能易者金匱之盟未寒玉葉之分匪遠人不得以遠間親新間舊也理宗之世有五國城之釁於前有十世孫之嫌於後天下之事譬之傳舍寓處者不以為恩居停者翻以為福秪為權

奸廉浸而已而公義直道未可謂泰無人然而卒不能有所救樂者彼方以攘臂爲得援立爲恩何暇徐行後長而爲泰伯季子之事乎則亦無怪乎其然也已矣

曹友聞友諒武惠王十二世孫也兄弟俱有大志尋師取友不遠千里登寶慶二年進士辟天水軍教授天水被圍友聞與守臣張雒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旌之自是弟友諒及萬各以武畧知名檄守仙人關又捍七方關元兵入大安統制何進敗死友聞與萬各率所部間道斬其將檄知天水軍俊與友諒往來督戰有功換武翼大夫御前都統制時趙彥呐進屯青野原元人圍之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遣萬領兵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授武德大夫驍騎大將軍萬四川制置司帳前總管明年元太子闊端合番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然衆不敵宜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爲不可彥呐不從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鷄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潛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以鳴鼓舉火爲應元兵果至萬出逆戰友聞遣統制楊大全擊後隊總管夏用擊中隊呂嗣德擊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疾馳至隘下會大風雨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能舉元兵益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並全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秦鞏人汪世顯素服友聞威望常以名馬遺之師還過戰地嘆曰蜀將軍真男兒漢也

錄曰宋事至此雖有智者莫能爲矣何也自似道之開邊釁也元人固嘗覬階成而擾興沔穿金房以瞰襄樊矣尚賴仙源有以議後而蜀道得以安全當是之時猶未以航海爲意也及乎友聞既死全蜀長驅長江之險虜得其勝順流直擣何所恃哉是故不至於天涯海角不已也惟不能見幾於始故無以自善厥終然則人君豈可不以奸邪誤國爲戒乎此曹氏兄弟上不愧武惠下無忝所生死有重於泰山關於宗社不可以常戰目之也

元王元伯與兄宣伯四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宣伯卒家事付姪軏軏辭曰叔父行也宜主元伯曰姪宗子也相讓既久卒以付軏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諸婦亦各聚一室爲女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至幼稚亦相與共乳一婦值歸寧留其子衆婦不問孰爲已兒兒亦不知孰爲已母也

錄曰史書江州陳氏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亦不食此未必然今故前之然則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爲抱哺自是實事也錄之

闕里誌孔諒字崇伯宣聖五十七代孫父希鳳妻王氏生六子諒其長也次評諠論謹諺諒撫愛之尤篤平居一飯必共案出入必聯轡弟至則停筯立馬以俟無倦容親朋至者命酌呼諸弟以次酬勸講論典墳賡唱詩句亹亹數百言可聽可愛諸弟薰而良善者多

族長屢以勗其族人曰若等能如崇伯昆弟者亦足矣鄉曾士大夫之談者咸以爲孔氏良子弟及卒相與爲位哭之私謚曰敦友

録曰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義之所裁各有攸宜若敦友者可謂能念爾祖者矣此録之終也

弘道録卷之二十四

弘道録卷之二十五　　將二

義

朋友之義

孟子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録曰夫所謂之泰者非堯舜之時乎何以爲上下交也夫爾我並立勢相等倫朋友之道狹矣充其道必若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然不詳於天道祗見用下敬上者順而易用上敬下者逆而難孰肯輕身以先於匹夫哉然亦有下堂而見諸侯者此不得謂之尊賢而當時之所謂賢者舍孔孟均之詘與瀆也故孔子守拜下之禮孟子闡尊賢之義其意一而已矣

說命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録曰兌之爲卦也兩澤相麗君臣胥悅也兩澤相麗者交相滋潤互有浸灌之益君臣胥悅者交相勸勉共饗太平之休故其象爲朋友講習其道爲學焉後臣然其始也以陽爻居體而最下故舊勞于外至于商兌未寧故又遯于荒野入宅于河及其至也上感天象下順人心介然有喜而慶澤無不流矣此高宗之治所由成也若使牽於和兌之吉狃於來兌之凶及其至也引其邪兌之私則陰盛傷消小人衆而君子獨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此九五之君不可不競競而儆懼也聖人著於詞曰孚于剝有厲吁不可爲殷鑒乎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恊厥君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

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七稽疑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蕪一極備凶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卅一　三

録曰此皇極數言之訓箕子以告武王得道統之傳者在是不可以泛然目之也彝者至常而不可易之謂也洪者至大而不可窮之謂也倫者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理之一定也範者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法之大同也此非箕子莫之能得非武王莫之能聞而遂以傳之天下萬世為人君者其可不知哉

禮運昔者仲尼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也是謂小康

録曰夫子何以有是嘆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欲之故有是嘆也何以必於偃也蓋偃以禮樂為治者也禮樂之治大用之則為大同小用之則為小康大同者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千萬世為一日小康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也吾其為東周亦可也非偃何足與有言哉或疑以為非夫子之言則過矣

卅二　四

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録曰孔子之嘆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者豈徒誦說向慕而已哉其所以斟酌於胸中反覆於念慮必有百王不易之大法千古常行之大道故他日又語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夫用之者

大則為唐虞次則為三代非小小措置而
已此孔門切磋之義有關於天下國家最
切萬世之下不可以虗文視之也故以繼
四聖之後焉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
詩送之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倫好
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
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
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
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
○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
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
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
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
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
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
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
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
心

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
曰彼何人斯其心孔難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伊誰云從惟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
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
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
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
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秖攪我心爾之安行
亦不遑舍爾之急行遑脂其車一者之來云○
○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
知也一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仲氏吹
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
此好歌以極反側

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
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
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示以所疑而已
既絕之矣而猶告以一者之來俾我祇也
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
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
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
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録曰樊與尹暴與蘇皆王朝卿士而義則
朋友也其詩或如清風或如飄風蓋天下
有道人皆好德而夙夜匪懈譬則天高日
朗自不覺其暢然也天下無道為鬼為蜮
而讒口交張譬則波蕩風靡亦不覺其異
態也二風作周道別矣所以謂能興觀者
如此

○通鑑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
之九復之而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
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
友而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
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
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
之

録曰杜伯之事不可考然以一死而爭之
力復左儒可謂篤於義矣雖然別君而異
友則廢友友道而君逆則違君無已歸過

於已以代之乎將并死而無益乎

左傳士伯士會荀林父皆晉卿也伯之使秦以召公子雍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盍以疾辭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趙盾背士伯立靈公士伯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

錄曰荀伯之論善矣何以不於公朝言之而私議於蒐歟襄與盾父子秉政乃心晉室立長之議既大賴秦之心方堅賈季一召公子樂使人殺之季之出奔正以此歟（六年晉狐射姑殺陽處父出奔傳以為侵官又以為洩言皆非是）嗚呼不聞蒍萇之言卒起令狐之禍重釁難晉之喪亡亦幾矣所謂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正以為盾也惜乎無以語之

及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在秦三年不見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錄曰此隨會所由返國而士伯所以無宗歟夫伯晉之正卿其往秦也夫人太子猶在既不能直言匡諫以伸匪躬之義及荀伯之諫又不能見幾而作以盡寮友之情進退皆無所據矣使士會拘于小節不知自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則失其正固之道不能無成有終矣故易曰未感害也其用意深哉

史記管夷吾鮑叔牙者友也夷吾少困時為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為貪知其貧也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為不肖知不遭時也三戰三敗鮑叔不以為怯知其有老母也所事公子糾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為無耻知其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故夷吾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藺相如完璧歸趙王以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出或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為耻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請罪遂為刎頸之交

錄曰自管鮑廉藺之名著古今莫不以為美談也然觀其所論迺在血氣用事之間非有道德仁義之美所謂王期於王霸期於霸大抵如此雖然世衰道微時則有若孫龐范魏蘇張之徒往往折脇刖足甘心盡命以圖報復時君不悟又為之聚怨酬恩一毫不爽譬則閭閻之稚爾汝相戲而報施不稱不免鬩然而怒使其父母賢也為之謝過不賢未有不為里閈之羞者然則四子之事其賢矣乎

魯仲連者好奇偉俶儻之策不肯仕宦任職以其高節遊於諸侯趙孝成王時秦兵圍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

陰不進使客新垣衍因平原君說趙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爾不願為之氓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事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

○録曰魯連之不肯帝秦其志則大矣其號○則不可也曷不曰天尊地卑乎周天子也秦諸侯也列國亦諸侯也以周在上而復帝秦是太陽之尊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連有蹈東海而死爾豈不名正而言順哉或曰戰國所趨者利所避者害也苟不為利秦之貪何由塞不有害諸侯之救何由至哉曰非然也蓋秦嘗帝矣稱而復否無所措手足也苟不畏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何至却軍五十里乎或曰連之言

前後不倫豈太史之述作乎晏之鄒魯守禮義之國孟氏醇乎醇者也連與兩生大醇而小疵

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今君之○從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驩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録曰以商君之威而容趙良之說豈其未泯之良心與虎狼暴戾食人而號欲生之

德無乎不有也特不勝其慾焉耳商君之始也豈遽欲為虐一至此乎亦不勝其慾之心不如是不足以動孝公而饜目前之大利至於身之大患亦較然明矣則雖正言而何誅哉惜乎良之說有未盡也夫鞅之廢井田開阡陌其罪上通于天先王之法至是而殆盡者果誰之尤乎雖擢髮不足以數之亘諤諤而可盡耶雖然良無足怪蘇氏號為賢者以車裂為足以報其亡秦之罰然則先王之法置而不問可乎

○東漢傳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之素舊遣使奉書曰聞先生至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顧因日暮自詘語言光不答但投札與之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

光卧不起帝即光卧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得不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處為嚴陵瀨焉

○録曰愚觀嚴光所以不可留者有五而三公不與焉夫不覩孔子無以見仁義之中正不參孟子無以達去就之權衡光雖不効巳甚之行而有何至相迫之言此不見諸侯之義也矧乃變姓名漁澤中乎若是着手爽誠有心矣一也及其至也以故人招之惟當以故人處之亦義也夫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然則故人之招招諫議故人其可留乎二也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彼侯霸何為者哉觀其曰阿諛順旨要領絶與責子絶長者同義而謂可留乎三也貴易交富易妻帝尚不難於言而能久而敬者鮮矣四也博士如范升客星如太史一辟居州獨能相助為理乎五也向使尊以三公不過書名雲臺一世之士而釣臺崔巍萬世之士易不云乎君子幾不如舍其斯子陵之謂乎

廉范與洛陽慶鴻初為刎頸交人稱前有管鮑後有慶廉時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後融為州所舉案徵下獄范乃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衛侍左右盡心勤勞後又辟公府會薛漢坐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收斂其尸侯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見責曰薛漢與楚謀反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以為漢等皆以伏誅不勝師資之情帝稍解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襃大司馬丹有親屬乎對曰襃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恠卿志膽敢爾因貰之由是顯名世居邊郡廣田地積財粟悉散以賑宗族朋友值肅宗崩范奔赴敬陵適廬江掾嚴麟奉章弔國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之命從騎與之馬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所歸或謂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急今奔國喪獨當是爾遂牽馬造門果然因謝而歸之

○録曰史稱廉范以氣俠立名觀其賑危急赴險阸有足壯者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明帝加怒以發其志始以就戮更延其寵古今所罕聞也若乃五袴之事人或能之故不列云

○桓帝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傳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

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録曰孟子稱伊尹管仲學焉後臣然則因師獲印何足異哉漢自桓榮稽古所謂學與師者不過專門章句卒無啓心沃心之益一旦規模楷範屬之他人而因師獲印無足多尚顧不知自反而乃互相譏揣各樹朋徒此何謂哉夫以帝王莫如學學莫如務求師至於同心同德信任不疑又君子之所深幸與學育才至於三萬亦後世之所罕逢不以成頌而反以成隙蓋光武以詞說與故亦以言旨衰而為之謡者雖曰出於偶然其殆莫之為而為也歟

○時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録曰八元八凱身尊道高顧廚俊及身誳道喪何懸絶之若此乎蓋三代以上政出於一而賢能為實用季世政出於二而才藝為忌端周禮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奚容岐而二之哉若使彼予而此奪彼廢而此置彼生而此殺雖堯舜不可一日居況桓靈之世乎學校者禮義之所出非威辟之所關也孔門弟子記顔淵等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當時不以為異後世不以為嫌未聞其招禍也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惟以禮義廉耻互相維持則顧廚俊及之名豈可少哉豈可少哉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匿讓第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帝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隷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黄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録曰愚觀膺之破柱成獄臨軒正詞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矧一時閹豎寧不竦然屏氣乎然不知維辟作福維辟作威威福之柄自上而下吾從而執之所威者天下之威所福者天下之福由朝廷達於天下夫誰曰不然時皇德不綱宦濁同軌而膺獨持風采其所予奪廢置與朝廷曾不相及則是威福之柄自我而將非自上而下也

故小人得以指而為辭謂更相扳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嗚呼彼不合者正耶邪耶扳舉者是耶非耶彼之非帝初不覺而我之是上莫與知於是正者反以為邪而邪者得以害正矣然則坐視而不救可乎否之九四曰有命無咎疇離祉象曰有命無咎志行也故君子寧正辭直言以誅姦雄討亂賊無寧專殺擅誅以徇同儔殃善類歟

○范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及黨獄起桓帝使中常侍王甫辯詰以次及滂滂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將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

○錄曰愚觀孟博之對未嘗不潸然流涕也禹之言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方是時也九官十二牧濟濟相讓充滿于廷天下未嘗不同以為清也四凶之罪投竄誅殛曾不少貸天下未嘗不同以為汙也如使善而不清何貴於善惡而不汙何賤於惡以至於春秋之時雖曰人心不古然而三郤之墮少正之戮不遺餘力故又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何不幸而生於孟博之世耶不旋踵間外兵內亂重疊疊禍危亡無日此豈天之降喪哉人之貪亂寧為荼毒其實蓋不可逭也已

弘道錄卷之二十五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奉
旨續刊印施

正一嗣教大真人臣張國祥校

弘道錄卷之二十六

義

朋友之義

晉書王裒家貧躬耕諸生有為割麥者遂至棄之知舊致遺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安丘令以為詣已也整衣出迎裒至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恥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為必當自達拔而友之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遊學鄉邑僉以為邴原復出裒以春性陰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

○錄曰裒之不受門人囑也由其不受門人之獲始也其不答安丘令也由其不向西面之坐始也不然勞役不恤人必以為迂整衣不答人必以為簡雖然以節行著聞

之徒而親為擔飯負草之舉然則曰不罽者是乃所以深罽之歟

唐書秦王世民以海內寖平銳情經術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道元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最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共一十八人並兼文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伺朝謁之暇討論經典文籍與議天下事或至夜分使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

○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

錄曰孟子之時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萬章又曰象日以殺舜為事及為天子則封之此非有所為也預講而宿難之何哉以唐之天下皆太宗之功欲其如舜之不與固亦難矣惜乎諸賢並進曾無一及於桃應萬章者公暇之所討夜分之所論非富貴之筌蹄則功名之膾炙以是知大聖大賢平日所以處人倫大變必有素定初非偶得所以預講而宿難者非其迂濶不情而實則鑿鑿可據夫豈瀛州之選所能與哉

及即位又置弘文館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並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與討古今道所以成敗日昃夜艾未嘗少怠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錄曰湯克夏嘗修文德矣曰聖敬日躋也

○而未聞置弘文之館也周克殷亦敷文教矣曰彝倫攸叙也而未聞聚四庫之書也唐以方興之運矧其君有邁世之資使能加意於聖敬黽勉於彝倫而不為口耳見聞之學則貞觀之治豈直如斯而已哉大抵帝王之學與經生異誇多鬬靡者經生之學也守約施博者帝王之學也然則兩言為有餘矣其於二十餘萬卷乎何有

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嘗稱之曰先生後隱居潁陽肅宗立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連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以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屢欲以為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乃止

錄曰肅宗以泌為賓友不可乎正良娣之后辨建寧之誣敦太上之禮建功臣之議井井乎開導切磋之義使帝未即位之先泌苟早至其施為氣象必不如是之草草也惜乎心之未純信之未篤衡山之還無

○幾觀察之命旋出以泌之賢卒不免於末議此其功名之際不可不持無欲自得之心也

○狄仁傑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仁基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至是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仍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人而已

錄曰此與以柳易播同不錄此何以錄鄭

之使不得已劉之貶得已也以北斗以南一人視元和以下八子則固有不同矣此其所以異也

韓愈爭臣論或問諫大夫陽城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人薰其德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五年矣在位不為不久聞天下得失不為不熟天子待之不為不加而未嘗一言及於政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愈非以為直而加於人也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能聞而改之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者城乃守延英閤上疏極論慷慨引誼累日不止聞者寒懼而城聲色愈厲帝大怒詔抵城罪皇太子開救得免然帝意欲遂相延齡城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錄曰愈之盡言非訐直也朋友有責善之義麗澤有商兌之益雖衆人所不敢言而愈言之易曰介疾有喜此韓子之意人固不得而測也城之不言亦非不言也利害有切於朝廷得失有關於君德必舉世不敢言而後言之易曰括囊無咎此陽子之意人亦不得而窺也天下之事孰有大於置相者乎以一盧杞顛沛危亡社稷幾於不隕而延齡旋復蹈之賴城而已其功豈止於一人之適一事之間乎設使朝拜官而夕奏疏非惟忠告之義不顯而含章之○美終無成矣此歐公之論余無取乎爾也○

蕭穎士與李華同年相善天寶初穎士補秘書正字華為監察御史名聞一時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居父喪不詣林甫至故人舍邀之反哭于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弔之乃去怒其不下已服闋調廣陵參軍裴耀卿張均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述嘗薦以自代召詣史館而林甫方擅威福遂不屈免官及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亂不久矣託疾遊太室山卒免於難生平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已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其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為知人又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為人楊國忠支婭所在橫猾華劾按不撓州縣肅然其文辭綿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而華自擬過之初作含元殿賦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又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摧已成汙為故書雜置梵書之○度他日穎士讀之稱工問誰可及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愕然而服宗人翰亦以進士知名寓居陽翟為文精密用思若性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祿山之亂友人張巡守睢陽有薄巡者言其降賊翰序城守事迹撰列傳以上肅宗方明巡之忠義士友稱之

錄曰世稱蕭李齊名豈徒文與才擅若蕭之不屈於林甫李之見疾於國忠翰惓惓表暴張巡許遠之忠班班然節義之徒也

特所擬弔古戰場文及今具在後世有目
者自能品題而雜置梵庋以希聲譽何視
之不廣耶

宋史張忠定與寇忠愍布衣交也寇兄事張
常面折不少恕不以貴而有所改寇之入相
張時帥成都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
足耳及後知陝張適自成都還寇嚴供帳大
為具以待將別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張徐
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
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録曰詠之譏準不學果何所見乎孔子曰○
如有周公之材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已準之欲人懷惠已非無我之公而
拒人拂鬚甚失容人之量未免在朝則自
矜其功在外則自伐其望功名所在切然
動情豈惟不附孫奭之論而且迎合朱能
之謀致使門人得而議之朋友從而惜之
孤注之譏無足怪矣使能讀書明理置然
自得乎生事業豈復有如澶淵之役者哉
功成之後奉身而退付是非得失於不聞
天下後世之公論不啻如斯而已也然則
能感雷陽之枯竹不能照汗簡之遺編矣
乎

唐介為御史當仁宗朝張貴妃寵冠後庭伯
父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力
爭之帝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為首相
介并劾彥博帝怒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
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等言也遂貶介英州
別駕而罷彥博知許州朝中士大夫各以詩
送行獨待制李師中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
○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
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
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
生還由是直聲動於天下稱真御史必曰唐
子方

録曰愚觀子房之事師中之詩蓋不惟直
聲動於天下而主上寬仁之德可傳後世
大臣服義之美可法縉紳自此以後則車
蓋之怨蠻龍之誣紛紜疊出遂致矛盾終
身一往不返而朋友之義君臣之德大臣
之量胥失之矣

◎歐陽脩朋黨論畧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
以同利為朋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
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
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
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保故
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寸道義所行
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
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
○惟君子則有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為○
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
下治矣

録曰脩之論千百十言其旨歸不越乎周
比和同兩詞而已至孟子反發善與利之
說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
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夫徒同類
也人君苟能究心聖賢之學深明義利之
辯則君子小人不待較而自明矣仁宗天
資粹美惜無學問為之開導是以邪正無
辨慶曆嘉祐之間雖君子滿朝而小人互

進迭為治忽未能純乎元愷絕乎共兜以造雍熙之世一再傳而為神宗王章蔡呂之徒朋淫黨奸孳孳為利而大亂作矣斯論也豈惟筮龜之昭灼其千古之明鑑歟

司馬光與范鎮同心友善相得甚歡當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皆自以為莫及也嘗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人亦無敢優劣之者夫既相約而後死者又必為志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畧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决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舍大節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建儲英宗時論濮議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又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也

録曰愚觀誠之一字而人之吉凶禍福進退存亡靡不由之蓋熙寧元豐之間天下之是非淆矣至今百世之後如言君實景仁若辨白黑者誠也誠則無妄矣動而徤剛中而應豈待謀而後同哉彼傳法沙門護法善神者不誠也不誠則妄而匪正悖於人理天道所不祐何善終之有乎故一則生同傳死同誌民到于今稱之一則面相若皆二公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正言鄒浩士田翟田晝議論慷慨以氣節相激厲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至是○論之惇抵其罪除名編管新州浩既得貶晝○迎諸途浩見之出涕晝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

録曰晝之言達者之論也君子必以是存於心而後成敗利鈍死生榮辱無所縈於其懷雖然非所欲也彼尤天盎宇萬彙明熙豈故效蛩之鳴蟋之韻哉不得已而地道失靜君子惟計倫理之輕重道義之淺深非有所為也以真哲二朝皆崇劉后而明肅卒以正終崇恩竟於自盡志完今果完矣然則雖死猶不死而况於真不死乎若仁宗廢郭而立曹猶為彼善又不可以此時而同彼時也

安定先生胡瑗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捋祿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録曰録安定者濂洛之風未廣蘇湖之教居先既無先傳後倦之心兼以明體適用

之學當是之時人材日盛國運日隆風俗日淳德業日厚未必不由明師賢傳有以先之勞之也

二程先生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成德尤著　絢為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雖步不忘學人謂明道平和簡易惟質夫庶幾似之又曰質夫沛然　籲才器可大任所造尤深所得尤粹胸中閎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　良佐英果明決強力不倦日有程課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酢德宇粹然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伊川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招使肄業盡棄所學而學焉　繹與焞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嘗曰吾晚得二士者是也大鈞強明直諒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以孔子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智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　大臨深潛縝密本是箇剛的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為侶子若剛矣能除去過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何事不可為不剛終不能成事

錄曰錄程門者有宋一代道學大明其上者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濂溪以來一人而已是後明道濬其源伊川會其流晦菴揚其波駸駸乎無有窮已其所以淑人心明道術敦風化之本原厚邦國之元氣究其用心直欲上躋三代之盛而後已焉此其道義顯著後世鮮能及也

屏山先生劉子翬忠顯公韐之子憤父死難隱居武夷山與胡憲劉勉之交歡相得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晦菴一人而已嘗讀易渙然有得以為學易當先復故以不遠復之言告晦菴俾佩之終身後卒為儒宗　籍溪先生胡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慤不妄笑語平生危坐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其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學于頤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歸崇安力田以奉其親從遊者益衆日與學者訓接以為己之學問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晦菴嘗言事籍溪最久得其學為多　白水先生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即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為說聖賢之道晦菴得道統之正自三先生始

錄曰觀韋齋臨終所托以其子不惟傳道受業之功而實兼宗主依歸之意蓋晦翁本新安人始也寓居崇安終也徙居考亭皆依于羽以為之所後遂為堂堂闕里與

東魯並稱可以見古人恩義之重師資之情視今以為何如哉

晦菴先生門人甚多最著者黄榦李燔劉爚劉炳張洽陳淳李方子黄灝蔡沈輔廣　榦夜不設榻不解帶志堅思苦晦菴妻以女及病革以深衣并所著書授之訣曰吾道之託死無憾矣遂沒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　燔初告以曾子之旨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從而折衷之諸生畏服故曰燔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子也燔又言凡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居家講道學者宗之　爚發明淵源道學以倡諸儒著禮記周易解說雲莊外藁續藁行世　炳從學一以講道明理為心晦菴釋四書及傳易詩通鑑綱目太極圖皆與炳往復論辯參訂其閒多所是正著四書問目綱目要畧終諡文安學者稱陸堂先生　洽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無所不讀朱子嘉其篤志謂黄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子也自少尤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于世　淳少習舉業林宗臣見而奇之曰此非聖人事業因授以近思録淳盡棄其業而學焉及晦菴至漳淳請受教為學益力晦菴曰吾南来喜得淳後沒尤追思之為人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恬退自守名播天下　方羊之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温君宜改也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小人服善則益踞子貢謂子石曰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何暇學哉子貢曰損吾詩學于詩○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諫議大夫劉向上言曲彌高者和彌寡水所以載舟亦能以覆舟○楚丘先生年七十披裘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何以教寡人先生曰欲使追車赴馬逐鹿搏虎吾即死矣何暇老耶若使法嫌疑定猶豫吾即少也何老之有孟嘗乃有愧色○魏王欲築中天之臺曰敢有諫者死許綰負蔂操畚入曰聞王欲爲中天之臺願效力焉臣聞天去地一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應高七千五百里基廣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成臺址王宜起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也又伐西夷乃足之矣須具材木人徒稱此然可作也魏王默然後乃罷築○有遺鄭相魚不受人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謂嗜魚故不受受魚失禄無以食魚不受魚得禄終身食魚○以老者智少者決必能治阿子奇年十六齊君使治阿既而君悔之遣使追追者及國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作耕器魏曰聞童子治邑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法言十五卷　楊雄撰李軌弘範注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睎顏之人亦顏之徒睎驥之馬亦驥之乘○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婬若孔氏之門而用

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四重何謂四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四輕何謂四輕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婬○刀不利筆不銛宜加砥削○天可度則覆物淺矣地可測則載物薄矣○說天者莫辯乎易說地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孔子東國之逐臣夷齊西山之餓夫不屈其志不辱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　○

太玄經十卷 楊雄撰 虞翻注

鷹萃于林獺入于泉○鳴鳩在林笑彼衆禽○淮南王安多華少實○齊桓晉文之霸如日繼月孔子文足老君玄足山川藪澤萬物歸焉○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

新論十七卷 桓譚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白仁義五霸用權智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衆

弘道錄卷之二十七

義

朋友之義

東萊先生呂祖謙夷簡六世孫也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益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適主禮部試偶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然人皆服其精鑑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學士周必大言其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舘職

○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蓋其學以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illegible][illegible]異一時英偉草犖之士皆歸心焉自少卞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之心渙然氷釋故晦翁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即而祠之

錄曰愚觀濂洛關閩之學各有攸起吾浙自宋南渡後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倡於其始而後何王金許諸儒輩出奮於其間以至　本朝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麗水葉琛龍泉章溢

太祖嘗稱四先生而不名彬彬乎郁郁乎而發實呂公倡道之邪不可以不著也錄之

西山先生蔡元定生而穎悟父發授以程氏語錄并經世正蒙諸書曰此孔孟正脉也遂

○深涵其義既長辯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俾四方來學者先從質正焉時韓侂冑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排擊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熹并及元定謫道州聞命不辭求即往就道熹與從游者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

可迯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為流血
無幾僅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日衆士子
莫不樞趨聽講有名士雖挾才簡傲亦瑞服
謁拜執禮甚恭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
究義理洞見本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
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
輒解熹釋四書及為易經傳通鑑綱目皆與
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之起蒙曰造化微
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及喪以文誄之曰精
○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
不可復得而見矣
録曰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恱而誠服
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是故陳蔡不能
移匡人不能奪叔孫武叔不能毀司馬桓
魋不能害而况一時之浮議諸人之私論
哉雖然竊以比之今時大不同也何也宋
季人心尚在士風尤存其排抵承望者有
限也是以士子尚知樞衣趨席心服謁拜
今之人心澆極士氣薄甚其揶揄非笑者
無窮也尚安往而非困境涸轍可憎可畏

之迯哉觀者又當辯矣
陳同父亮才氣超邁議論風尤存丈皆一時
豪俊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下五論不報退
居永康力學著書淳熙中詣闕極言時事孝
宗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群臣用种放故
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覿聞而欲見馬亮
耻之踰垣而避覿不悅大臣亦惡其直交沮
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
以博一官乎復渡江而歸所學益博自孟子
後惟推王通氏嘗自謂曰研窮義理之精微○
○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體於分寸
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於諸
儒誠有愧馬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
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
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胸襟自謂差有
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
録曰愚觀天下之理勢枉不極則伸不大
宋自光寧以來議切道學幾於無所容矣
以為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而戒謹恐
懼之說祇為欺世君陳賈林栗京鏜胡紘

沈繼祖劉三傑何澹劉德秀之徒篤言醜
抵攘臂肆志至技窮迫逐殆無虛日吾道
至此可謂枉之極矣然豈知堂堂之陣正
正之旗揭然特立不旋踵間理宗者出崇
尚道學旌奬儒風不獨周程張朱之表揚
而且蔡呂諸賢之作氣然後知雲雷交發
而日月倍明蛇虎為妖而鳳麟益顯真有
以推倒二世之狂軌開拓萬古之人心如
同父者豈但一日之長而已哉
元史草廬先生吳澄自幼穎悟及長知用力○
○聖賢之學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
禮及大小戴記時詔求賢御史程鉅夫舉至
京師請置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行省
掾元明善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
義嘆曰與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
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亦曰
先生天下士也至大元年召為監丞先是許
文正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
之漸失其舊澄至命諸生以次受業晨起燃
燭堂上日昃退燕居之至執經問難者接踵

而至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直至夜分雖
寒暑不易為教法四條一經學二行實三文
藝四治事為人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
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渙然氷釋嘗著說曰道
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
也以下其亨也朱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
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
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
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
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朱子其利孰為○
○今日之貞乎其以斯文自任如此
録曰愚觀元之立國未聞投戈講藝息馬
論道徒以魯齋草廬二公上以帝王之道
聞于其君下以儒先之說淑諸其人僅能
延百年之命脉而已非有繼往聖開来學
之大制作大氣運也其著悅以元亨利貞
喻今古道統愚意卲子皇極經世之論更
為切近以草廬言之其時其事殆天之冬
乎未可以為天地交也
皇明名臣録潛溪先生宋濂幼從游鄉先生

翰林待制柳公貫侍講學士黃公溍洪武初
由布衣召入授　太子經奉書勉以孝友恭
敬勤敏讀書進德脩業以副天下之望
太祖覽書喜悅賜書寵答曰曩者先生教吾
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
未之是為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
是為得體也時在朝若凡郊社宗廟山川百
神之典朝饗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
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
悉皆論次紀述至　上欲俾叅大政固辭曰○
○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不願居職任也與
人交和易任真援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来
者授舘而飲食之雖久不衰內誠外恕一出
於正常曰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
為師者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
色此無他天理民彜之不能自已也子晚得
天台方生其為人凝重而不遷於物頴銳有
以燭諸理間發為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啾百
鳥中見此孤鳳凰也
録曰宋潛溪之堅辭大政也有以哉夫明

與行未能兼得也以教　太子淑人心立
國制闡遺文沛然而有餘以叅大政歉然
而不足時不同也而遜志之相處若陰為
他日綱常倫理計者想其平居之議論門
墻之講習決非抽黃對白綴詞繪句而凡
朝政之得失　國運之否泰　儲貳之負
荷憂患之隱伏所不能見之行者必昭晰
不遺以是而後能卓然無負於
聖祖之義則當時執政者所未能及也
○正學先生方孝孺受學於潛溪之門凡理學○
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
物度數之詳靡不研究離析於一絲而會歸
於大通及長徧交名士如蘇伯衡胡翰輩劇
切研究鈎深致遠淹貫經史自脩身刑家以
至於國動可師表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故
列所當勉之目為二十箴又作雜誡三十八
章以為警戒謂化民必自正家如故又作宗
範九篇以告宗人謂今之學者習前聞之獘
竊成說為文辭雜者佛為該博志氣汚下議
論卑淺齪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故嘗

奮然而起曰不以伊周之心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為學賊其身者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其所自視直欲上接夷齊下揖于逢殺身取義至死而不顧焉

録曰伊周之所以事君何也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太甲賢又反之管蔡流言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孔孟之所以為學何也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

○殺身以成仁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故不為苟避也先輩之講如與今時何以異哉而能身體力行之者鮮矣是可遺而弗録乎

王忠文公禕與宋潛溪同游柳文肅黄文獻之門一時交友賛之者若胡教授翰曰勃乎山出水湧與黄如出一律清江胡御史行簡曰源委雖出黄公其深造自得過之潛溪則曰幼時所為㡖程廣而運化宏光焰爗爗起諸公間譬之搆厦屋者掄材甚多而基緒亦以廣矣及踰弱齡則波浪湧而魚龍張風霆流而雨雹集五采競明而十日並照譬之臺閣已建程礎駢列觚稜高騫而氣象益以沈雄及乎年踰四十其文渾然天成而條理弗爽使人挹而愈深味之而弗竭譬之堂戺嚴邃左俎豆而右琴瑟鴻儒鉅公冠冕佩玉雍容揖遜於其間而閭巷韋布之士欲望其餘光而不可得也故公之謀畧運于帷幄功業顯于治民文章用于垂憲道學見於格君忠義著于死事噫是可以論公矣比以厄於胡○

○孽一事論之公之全不專是云

録曰愚觀　明朝亦起維右所用多彬彬文學之士與販繒屠狗者異然皆吾浙之英而不狥鄉土與南陽近親亦不相睥其間乃有如華川之死節正學之狥義視彼隨何周昌之徒何萬萬也推原其故蓋以當道學大明之後所興起於婺儒文獻之徵與漢初救於秦習者大相懸絶然則雖國勢搶攘之初而師友講習之助學問淵源之益端不可無也録之

齋先生吳與弼弱冠見伊洛淵源録心慕道之及覩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絶人事日玩經書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為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居鄉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却其束脩不受善于啓迪聽其言者莫不竦躍思奮恒勵學者四人須以聖為志學須以道為至進脩不可躐等必先從事於小學然後進乎大學讀論語竟造博文約禮孟子則求放心充四端中庸謹乎存養省察之功○

○以馴至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先程而鄙後學新奇之說書則古文義理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之也嘗嘆諸書箋註之繁無能直截上達故不輕於著述天順初忠國公石亨薦于朝命行人齎　勑書束帛造其廬既至授春坊諭德固辭不拜引見　文華殿懇辭以老

英宗皇帝顧謂大學士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

録曰愚觀康齋之出處蓋有不得已者焉

夫孔子歷聘孟子傳食至聞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喟然嘆息夫豈不欲如伊如呂俾大君有忘勢之美在我遂三聘之樂乎不得已也亨何人也以職則掌兵非求賢之任以勢則柄權非安意之誠以時則亢龍非沉晦之日以德則耄老非和衷之任苟斯須不斷禍不旋踵今觀　勑諭之言始之誠意終之恩禮輝耀浹洽光明俊偉溯愈有榮其視官職真猶獘蹝君臣朋友之間可謂兩全矣

○白沙先生陳獻章從吳康齋學康齋教人多○舉伊洛成語白沙未有得也歸築一臺名曰陽春日端黙其中以涵養本原久罕見其面初志勇銳用功或過幾致心病後悟其非所謂戒謹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驗其獘而發也又累年始有所得曰吾自此以後此心乃如馬之有銜勒隨動靜應事接物叅前倚衡照檢而無不在矣其論治道必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必才與誠合而後治化可與其教人必先靜坐

以養其善端曰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不得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日從事於學亦為人耳斯理識時為己者信之詩文章末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蒂於胷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始終一意氣象將日佳造詣將日深所謂自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面目來也又語門人林光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于涉至大無有內外無有先後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合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充塞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

敬齋先生胡居仁從康齋得心學之正退而益加充廣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記誦詞章為不足事專心於內以主忠信為本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

名齋端莊凝重履繩蹈矩與人交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其詩曰謹獨切深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真在此要不愧皇天四方及門者衆築書屋曰禮吾曰南國監後講學嘗曰第一怕見不得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義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於於不知操存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乎與上饒婁一齋永豊羅一峯南昌張東白麗澤相會于弋陽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所著有居業録敬齋集取易脩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

○録曰陳胡亦公之從康齋也一則以舉伊洛成語為未以得一則從事於敬以得心學之正然愚觀楊月湖答林緝熙書中云白沙好作隱語所云康齋多舉成語教人白沙惟求自得夫伊洛成語亦伊洛所自得者後之人必欲以自得教人恐又生出一獘又曰白沙晚聞道聊以拙自脩者然則今之學者欲求自得以何為主曰以敬為主以何為事曰居業為事見之真求之篤不患不居之安資之深既能免懼學之

畧亦不致末流之失苟取之左右逢其源而又何待曰一入商量便作疑耶學者不可不知

一峯先生羅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與居官者言言民所疾苦見一善人愛之如麟鳳惡人見之如蛇蝎見一餓寒凍餒則傾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為人之毁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也初為翰林脩撰會大學士李○賢之喪　朝廷援例起復臺諫皆不敢言倫私告以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必欲　聖朝準富弼劉珙故事終喪反覆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疏奏遂落職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矣退居金牛山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雖武臣俗吏亦知敬仰所交皆當世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為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

録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有由然哉　國家元氣自　列聖培養以至於成化盛矣是故乾德開實在前而有不在温飽之王曾慶曆元祐在後而有獨不戴花之君實惟不在温飽也而後正色立朝隨之惟獨不戴花也而後孤忠自許隨之倫豈易得者哉狀元魁選何代無之屈指之間曾不多見而文達一疏尤見愛人以德今世以姑息豈非今古之一暢耶此其高官顯爵固不若青天白日之尤所難及也

○楓山先生章懋自少識趣高遠讀書學問與人交恂恂如也時在朝羅一峯莊孔暘黃仲昭賀克恭陸克深謝元吉鄭克脩咸好古慕義自羅倡章和咸相激勵直欲致　君於唐虞之盛一時氣㮣頓覺一新未幾因元夕張燈公與莊黃同上章大要以培養聖德為本忤　旨斥外聲望赫然京師稱三君子與羅通號翰林四諫公蓄德深厚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心務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諸身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究極義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為矯飾嘗曰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胷盖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功夫心纔會夫又須心小必有涵有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

録曰自康齋力辭儲狪之任於是白沙不以檢職為榮一峯不以元魁為愛而翰林四諫三君子之名昭著於天下矣至於賀吉士亦聞風而起抗疏解官此何等時也上有仁明之　君下多直諒之臣然果何為而得之哉正由平日窮理涵養之功故立心廣大不以外物為意操存精密亦不以自足為心然則所謂狂妄者不能黽勉以副之耳豈人能待之以薄乎録者詳之

○張元禎撰陳選先生墓表曰　國家承平日久士大夫多奄奄無氣節間有之而檢身之功或歉焉故其發之也不擢而其持之也不恒如公則何可議哉其立志以古聖賢自期潛脩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已求仁為要

因自號克齋讀書不貲于文詞遇格言即手
録于冊以為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出口視
所當為者勇於為之操履恪然一出于誠居
此官即欲盡此職行此事即欲盡此心視去
就升沉甚輕一在於生靈國家餘不恤也故
謂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
之大才有不可過於天下之大勇臣輸所至
無不感動巡江西至今稱頌南織河南提學
切切感慕廣東尤切怙恃去之日遮道擁留
相率立生祠及去思碑故公名滿天下無問○
○識不識論一時正人必曰陳某云
録曰夫所謂人不能以薄待之者陳公士
賢之謂也公致位未極入朝無妬忌之行
而四方有公是之心若張東白正直忠厚
恬然退處垂三十年出而際遇 十五
孝皇所勸者正學所講者正傳祗因優寵眷 將四
注簡在帝心而人遂忌之然則康齋諸
公誠不可無也以朋友切切偲偲義莫有
難於此故終焉

弘道録卷之二十七

弘道録卷之二十八 將五

禮

君臣之禮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録曰禮莫大于敬堯舜繼天立極史臣稽
古正詞曰欽乃所以奉於天曰恭乃所以
懋於已曰讓乃所以加於人其實不越乎
敬之一字而已 將五 一
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
帝位舜讓於德弗嗣
○録曰盛德大業其果與於讓乎觀諸堯舜○
之揖授天與人歸已有定命而猶讓之不
置厥後舜命九官遂致濟濟相讓殿廷之
間揖遜稽首若不遑舍盖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焉者矣然則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
南果有之乎曰否當時祗以舜讓于德弗
嗣之言好事者遂創為之今觀典謨固自
明白不足以傳疑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
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
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
陶帝曰俞汝往哉
録曰舜之讓不名者天位不可名也禹之
讓指名者臣列則可名也萬世之下可想
見藹然之氣象非但以禮讓為國而已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
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
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録曰何以曰直哉惟清乎夫不邪之謂直
不淆之謂清天神地祇人鬼之祀皆一定○
○而不可易秩然而不可亂也若宋真宗謬
為天書以矯誣上帝至加玉帝尊號紛紛
不一則回邪而不直矣漢武帝立五帝祠
又立太乙祠又立后土祠雜然並興則瀆
亂而不清矣此秩宗夙夜寅奉不敢遑焉 將五 二
者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
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
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
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

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録曰上古之時君勑而臣颺君庸而臣載君拜而臣稽首此何等氣象也易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自秦以來惟取尊君卑臣為務而後無帝拜之文焉無首起之風焉無欽哉之復焉易曰天地不交否其流遂不能革噫可慨哉

○小雅宴饗、答之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躭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將五　三

録曰順之為卦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需之為卦也賢者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體宴樂以和其心此隆古盛時能養能舉悅賢之至古今相傳以為屓典盛典而我　明尤獨重焉凡天下豪傑之才命世之士胥此焉出然愚竊以為此篇大指在於私惠不歸德和樂而不淫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故願為之主司者能以是存於心以期望天下之士必如王曾司馬君實為之士子者亦以是存於心以今日發軔之始他日必如明道希文然後知　朝廷作養真德實意非惓惓取其私恩小惠以視人姑息而已也

○周王之勞使臣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録曰愚於四牡且先王綱紀四方未暇矣夫王事靡盬所以覺天下之忠也不遑將父所以覺天下之孝也不遑啓處所以覺天下之節也豈不懷歸所以覺天下之義也將母來諗所以覺天下之慈也如是而燕饗以將之所以覺天下之禮也諷誦以發之所以覺天下之讓也以為上下通用之樂天豈無意而然哉君以為章使臣之勤而無關於綱紀之義則大學始教宵雅　將五　四　肄三何獨惓焉於是耶抑祗曼焉而已耶

周王之遣使臣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録曰此章之旨乃周家之法程臣道之矩範上下之通義古今之準的不但以遣使臣也夫堯思日孳孳舜日不遑暇區區為臣之職而可以為及乎是故不自滿假禹之懷靡及也望道而未之見文之懷靡及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周公之懷靡及也靡及則虛虛則日孜孜而周爰咨諏所由

偏也夫訪善為咨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
禮為度咨親為詢五者如不及也而猶恐
失之故曰周曰爰將以廣詢博訪也推其
義嘉言罔攸伏咨也野無遺賢諏也亮釆
惠疇謀也群后德讓度也明明揚側陋詢
也此豈可以易及哉以是為訓而猶有謀
臧不從不臧復用若小旻之所譏者有自
有肺腸俾民卒狂若芮伯之所刺者嗚呼
安得靡盬之臣而與之言靡及之義哉
周王以鹿鳴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
○以答其君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
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
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
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
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饎是用孝
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
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
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龜山楊氏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

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効博矣然觀其作
處皆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
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群臣勞使臣者
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効爲然則先王之
用心蓋有在矣

錄曰愚觀龜山本之誠意之論未嘗不正
襟而嘆也夫能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後
示我周行不為虛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而後將毋來諗不為浪說進賢
如不及從善若轉圜而後周爰咨諏不為
○徒勞因其心之自然不由勉強而後莫如○
兄弟不為飾詞靖恭爾位好是正直而後
神之聽之不為徒設然則臣之受賜者其
圖報有不本之誠意者哉其曰單厚多益
戩穀罄宜不為頌禱之詞日升日恒岡陵
松栢不為諛妄之語以安定為天福天與
君分相聯也以壽考為神福神與君氣相
屬也以質實為民福民與君治相關也其
禱頌有體其稱願有方萬古之下忠愛其
君者無以踰此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宴以示慈惠故歌
曰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錄曰譽者上交不瀆下交不諂也處者安
樂其心式燕以衎也慈者手足腹心相待
一體也惠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也後世
若飲酒爭功拔劍擊柱是不譽矣金奏作
于下驚而走出是不處矣王僚置鈹范增
舉玦是不慈而患矣此有周盛時明良相
慶君臣同樂不於是詩見之乎
○天子燕諸侯之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
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
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
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
莫不令儀

錄曰蓼蕭之燕示慈惠也湛露之宴篤親
親也所謂君之宗之故曰在宗載考考者
燕義云臣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
之臣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
君寧厥後若陳敬仲與桓公飲而曰臣卜

其晝夜卜其夜者上不明正道以道民而恒舞于宮酣歌于室豈惟君人之過歟其臣下方刑且墨矣其可與之同日語哉

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醻之

録曰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周王燕飲賓客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録曰小雅之有菁莪猶大雅之有棫樸也夫鹿鳴之禮賓興盛典故有瑟笙筐篚之設此章之禮晉接交歡故多喜樂悅懌之情釆菽之錫諸侯備物故極車馬衮衣之盛此章之錫仁賢為寶故假貨貝重多之○喻至於汎汎楊舟猶其日寤寐反側也我心則休猶其曰文王以寧也此不可想見當時樂育人材之盛美歟小序之言亦或有所補也

周王之燕諸侯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録曰鄭註云胥皆也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下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內外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諂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于身則庶民樂矣其於樂胥之義有所發明若但以為語詞何不言樂只乎況詩中樂只甚多而樂胥獨此不可不致審也

諸侯之答桑扈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録曰關關睢鳩興之全取義也鴛鴦于飛何所取乎皎皎白駒賦之彰好德也乘馬在廄何所彰乎本之朱傳亦無所發參之小序未見其然必如序言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則當如鳶飛戾天乃物各率其性故云畢之羅之非為待其長大能飛而後畢羅取之以為交萬物有道也至云自

奉有節觀乃以埊之抹之起興乎其不類
亦甚矣故不可以強通也

天子葰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曰魚在在
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
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
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録曰此詩一則云王在在鎬豈樂飲酒二
則曰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觀其所言庶幾
無為而治之氣象與舜恭巳南面之意正
相同也不然君臣且以為戒而反以為頌
○乎或曰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王亦○
得以饗其樂詩之言即此意也此又不可
不知

天子所以答魚藻曰釆菽釆菽筐之筥之君
子来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
予之玄衮及黼觱沸檻泉言釆其芹君子来
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
君子所届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
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禄
申之

録曰此武王選鎬之際君臣慶會萬世可
想見也何錫予之上之情何厚也彼交匪
紓下之敬何嚴也若惠王以后之鞶鑑予
鄭而反為所惡則與何錫予之者異矣齊
威獨朝于周而反為所辱則與彼交匪紓
者異矣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序
王策命之詞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
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
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
四國

録曰一則曰虎拜二則曰虎拜者周自厲
王以後王室漸微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
狄王室赫然復興聖人著之於經然則召
虎者先於康公顯於燕土不可泯滅者而
史遷作燕世家叙召公而下九世至惠侯
未見召虎之名焉宣三十六年釐侯卒亦
未見疆理之事焉然猶未可據也至詩序
列諸國世次反又蹈襲史遷考詩則存江
漢之什稽序全無召虎之名謂之何哉安
得夫子刪後之意以正吏遷之失不但一
召虎之幸也

論語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
吾從下

録曰此孔子事君之禮宛然虎拜之家法
也夫自周衰覲禮不脩王反下堂而見諸
侯至齊桓公霸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曰
天子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此
非小失也吾夫子建萬世君臣之極當與○
日月爭光其作春秋一字一義皆違衆之
事雖以游夏大賢尚不能違況衆人乎此
履之上天下澤君子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非小小從違之間而已或曰然則桓辭宰
孔而下拜矣茲録不及何也桓蓋假之者
也其假仁假義假信又假禮之名焉雖以
宰孔尚不能欺而君子曾是感之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
國如禮何

録曰夫子嘗哂子路曰為國以禮其言不

讓盡禮乃為國之大綱領讓則吾心一念謙遜不違的道理做出的觀吾夫子至於是邦必聞其政而曰温良恭儉讓以得之此何等氣象也若無謙遜不違之真心做来做去雖有許多設施措置不過如宰孔所譏當時豈不號為有禮而大根本大節目斯湏亡矣此虞芮之君一造西伯之境見有許多謙讓如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于大夫大夫讓于卿此為國以禮之實事當時二國之君安得不以小人自處自愧自慊感嘆不置而又何暇於爭耶遂至聞而歸者四十餘國則又不但何難之有而已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録曰此事君非指魯國之君事魯君盡禮未嘗以為諂乃是東周之君當時天下視為泛常獨吾夫子違衆拜下故嘗嘆其不如諸夏之無至如欲存告朔之餼羊雖以子貢之徒且猶不然豈非人以為諂者乎他日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亦非為魯也觀者詳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末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吉月必朝服而朝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録曰此孔子事魯君之禮也夫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録此章者如度之有程規之有範一毫不敢越一步不敢違也豈非萬世之大閑乎

家語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劫魯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夫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曰匹夫而熒侮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齊侯懼有慙色齊侯將設饗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向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饗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乃不果饗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録曰或問曰使孔子而當桓文之時則何如曰王與霸毫釐之差也故程子曰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矣自今觀之裔俘之郤聖人可能或人亦可能也侏儒之拒聖人可能或人亦可能也饗禮之罷聖人可能或人亦可能也至其誠於所事則必以君子之道輔翊其君誠於所謀則必具文武之備周旋其事以至盟會之詞真心實

事禦然可畏其始終施爲氣象無一不本於人情合於大道未嘗假託包茅不貢伐原示信之言其致人信服歸所侵邑亦皆誠意所感非若楚之面從晉之強入然則此豈他人之可能哉非聖人必不能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弘道錄卷之二十八

弘道錄卷之二十九

禮

君臣之禮

史記韓信始歸漢因數與丞相蕭何語何奇之爲言之王以爲大將至是欲召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信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漢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受命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錄曰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類如此夫以溺冠毀儒輕士善罵不知其幾向使薄蕭何之說甘兒戲之事則人人未必改觀諸將未必皆服而王亦未以爲得信晚也孰與爭天下哉此將將之術祇在於一時轉移之間雖未純乎三代之禮毋亦當時之所罕也錄之

漢王既爲天子乃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進說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往矣叔孫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子弟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

錄曰愚觀秦滅漢興之際乃有魯之兩生孰謂鳳翅麟角不見於衰禮之國乎夫儒者之標準莫先於周孔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周一代禮樂待周公而始定固所謂積德百年而後興者也矧炎漢之興不階尺土與摩基王跡者全殊溺冠慢儒與積功累仁者迥別寬仁大度有矣淪肌浹髓則未也除殘去暴有矣燕及皇天則未也雖以文帝爲之子無惑乎其不遑世祖爲之孫烏在乎其有具漢家之禮樂兩生已付之浩嘆矣論者徒以賈生之

請太息於絳灌而文學之議不逮於魯邸
殊不知所招者非公孫弘則倪寛主父偃
非公孫卿則壺遂司馬遷設以數公副二
帝之選創一代之制亦不過叔孫之濫觴
耳安能建禮樂之本乎然則兩生者非但
魯之表表其漢之麟鳳不可再見者歟
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用叔孫新儀平明謁
者治禮引以次入殿廷陳車騎戍卒衛官設
兵張旗志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
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廣行設九賓臚句傳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
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
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復置法酒侍坐
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
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輙引去盡
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高帝喜曰吾乃今
日知為皇帝之尊也
録曰帝縱觀秦皇帝曰大丈夫當如是稱
善叔孫通曰吾今日乃知皇帝之貴觀其
氣象則便無放勲重華之底至亦豈如皇
王烝哉之齊信者乎
高后八年九月己酉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
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倉宗正臣郢朱虛侯
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子弘
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
安侯頃正后琅琊王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
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
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願
請楚王計宜者寡人勿敢當群臣皆伏固請
代王西鄉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丞相平等皆
○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
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
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請奉天子璽符再
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
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
録曰愚觀迎代之禮而知大漢之氣象猶
為可觀乎夫迎帝者勃也讓帝者文也故
知君之不可以強也居中者弘也居外者
代也故知子之不可以徒也即夕入未央
宮還坐前殿故知始之不可以不正也奉
高帝宗廟諸侯萬民皆以為宜故知統之
不可以不大也此春秋之義也至霍光之
時遣宗正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未
央宮封為武陽侯後即帝位則雖有東向
之讓三南向之讓再將安施乎此其丈愈
多而禮愈窒氣象九不侔矣
帝既即位值絳侯朝罷趨出上禮之恭常目
送之郎中安陵袁盎諫曰諸吕悖逆大臣相
與共誅之是時丞相為太尉本兵柄適會其
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
○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録曰此賢君必恭儉禮下與霍光驂乘而
宣帝芒刺在背者異矣惜其臣袁盎不能
充廣允恭克讓之旨反以驕主為言俾其
君真有堯舜之資而未勝韓彭之俗終不
免於逮繫戮辱未必不自袁盎之言啓之
也嗟夫以帝之至誠馭下勃之重厚少聞
始之莊敬如此終之自殘如彼尚何後世
君臣欲其終始無負不亦遠乎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

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錄曰小畜之卦也以乾之剛健而為柔巽所畜聖人係之辭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夫陰陽和而後雨澤降猶上下交而後事功成也以帝操制作之柄而安於謙讓未遑生秉有為之資而感於年少生事豈非天未欲平治天下歟然君子以懿文德者○

○蓋道德經綸之業非一朝一夕之故孔子不云乎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苟生安於此義益務沉晦潛韜之行以期於厚積遠施則豈無大畜尚賢之君以武去帝殆不多也柰何以二十方餘之年多為痛哭自傷之狀懷沙鵩鳥之賦無乃太促乎此生之所短非人之所疾也

誼治安策曰人主之尊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士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況於貴臣之近主乎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使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緤之輸○

○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庶衆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汚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可以托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誼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實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不受刑

錄曰誼之言至是有驗帝亦深納之矣盍不曰吳公治行天下第一歟苟以前之所陳責之吳公不効則罪其所舉漢廷之禮未必若是之草創也時去古未遠周禮之作用必有能述之者厥後正朔或更服色差辯而官名禮樂不可復見於後世豈非○

○千古之至恨而絳灌不可逭之大罪歟

甲屠嘉為相時鄧通方愛賞賜累鉅萬寵幸無與比嘉嘗入朝鄧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

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録曰愚觀申屠嘉之事而嘆漢廷之禮猶可言也夫弄臣者人主權寵之所歸也請託出於其門關節在於其口大臣茍有不振望風俯首者多矣矧於驟張之夫非咸有一德之輔而能正朝廷之禮過不臣之心帝豈終於未追者哉至董賢冒三公之位絶炎統之傳上下為之甘心安能持節召乎此時學校雖興辟雍雖作不可與言禮矣

武帝時大將軍青貴幸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録曰此可見帝之良心即所謂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非有所勉強安排也推此心而充之可以事上帝矣惜乎不能凡事致曲而弘之忌湯之嫉帝之心隨喪矣此漢唐以下之通患所謂允恭克讓者安得不寂寥無聞也歟

元朔五年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其令禮官觀樂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詣太常受業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録曰武帝之初嘗舉趙綰王臧矣以太后不悅儒術而罷也又嘗招選天下文學才智之士矣以相如辭賦皐朔詼諧而止也至是欲導民以禮為天下先此正申公力行之時也弘柰何復置博士弟子文學掌故雖多亦奚以為乎使當是時賈誼尚存以其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鄉道之言道之則必有不凡之建非但太初之制作而已惜乎長沙不返曲學斯興徒使公孫卿壺遂之徒得行其議而造端託始之論願為長說也嗟夫

禮書曰武帝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辯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

録曰愚觀武帝之世儒術之言何其謬哉漢興至是已及百年黎民醇厚幾至刑措雖兩生後起可與有為之時也尚何人各為說耶是時徐樂倪寬亦可謂知言矣樂之言曰賢主獨觀萬化之原寬之言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帝惟多慾之故以是趑趄不就歷十餘年而夏時之正秦俗之繆翻然改革亦可見雄材大畧其與紛紛制作不可同年語也

宣帝時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

将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治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為迂濶吉遂謝病歸

○録曰以吉之疏終焉者天下将治則禮樂為實用天下将衰則禮樂為虚文以帝之褒王成賞黄霸綜核名實何有於还舊禮明王制哉而顧謝之曰迂至成帝之時乃建辟雍設庠序陳揖讓衣冠則何益哉以是知日不暇給規模宏遠者願治之本體而禮文騷屑元氣不存者漸衰之末務

○綱目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稽式古典脩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也

録曰平帝元始四年嘗起辟雍奏不録此何以録光武有志於興復古禮内建學校外徵處士皆西京未暇為者且于干戈倥偬之際寇盗縱横之時則固可嘉矣桺帝少與嚴光同學及物色而至必非常人人亦敬信服之何不以教太學乎一君一師僎羡同德宜無不可留矣而廼拜為諫議吾不知一代師表何若人歟以愚視之盖無有出於光之右者矣

肅宗章和元年正月召曹褒詣嘉德門令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勑褒曰此制

○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奏上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一篇冠

録曰漢叔孫之制禮君子不能無遺憾也褒復慕之晝夜研精寢則懷筆札行則習文書及其措之制作又雜以五經讖記之文然則非叔孫之文乃時王之制也夫禮之大原出于天具于人心聖人一言蔽之曰毋不敬褒既沉吟専思當其念至志所之適其毋不敬乎儼若思乎安定詞乎識乎識乎不可以為典矣

唐書禮樂志曰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為虗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歳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鄉射食饗合

○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弟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盖其朝夕從事者無非此也此所謂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

孟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虚名

録曰愚觀歐陽子之論萬古之至言也夫先王制禮以其所躬行實踐措之以辨上下定民志又以其會極歸極發之以事天地和萬民本於身心性情之間以立節文體用之則安得不出于一而何有於不達○也自秦以下無天德以爲之本王道以爲之用其於節文遺則罔知攸措甚者登降之不知尊甲之無序其愈趨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慚德多矣又安能建中和之極而使禮樂刑政不出於二哉此古今判涣之原禮樂盛衰之始爲人上者不可以不察也

通鑑貞觀元年春正月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曰朕昔受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録曰夫子嘗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夫以武之應天順人又得周公制禮作樂尚有未盡善之歎帝雖能除隋之亂尚多慚德致治之美僅可小康封德彝從而諂諛至于禮樂不及政刑武功優於文德是何心歟德彝失言折而貽笑於千古之下矣

六年秋七月宴近臣於丹宵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之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後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顔色乎

録曰愚讀易之中孚而觀王魏之出處未嘗不喟然嘆也夫隱非負荷之器而徵珪事之所謂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一旦幡然改圖明以投明斷以資斷所謂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安得不盡心所事乎向使不遇英主不過俘虜之賤而已所謂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徵蓋不能不恣其嫵媚也豈非君子之幸乎哉

○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本名秦王破陳樂更名曰七德舞是也太常卿蕭瑀以爲形容未盡請并寫劉武周薛仁杲竇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太宗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使覩其故主能不傷乎瑀謝不及時魏徵欲上偃武脩文故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録曰孟子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

與衆太宗庶幾與人與衆者矣徵不推明
其意而輙俛首不觀○乎孟子之導齊王
者歟
十二年帝還宮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
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
来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又曰
朕政事何如往年徵曰往以未治為憂故德
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貞觀之初恐
人不諫常導之使言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
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可得聞歟
○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
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或曰太厚曰朕
即位以来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
司户柳雄妄訴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
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諫脩洛陽宮
將六　十五
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
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録曰觀易之吉凶消長可以知諫諍之進
退得失也漢屈群策高祖以大度臨之其
所用於漢者即其所棄於楚者也易曰東

隣之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祀實受其福其
漢祖之謂乎唐懲隋亂太宗以重賞徵之
其盡忠於唐者即其諛佞於隋者也易曰
不遇其祖遇其妣不父其君遇其臣其太
宗之謂乎然重賜之間不可以繼惟以王
公處之無我臨之庶幾無始勤終怠之獘
矣抑太宗之世君臣宴會不以盤樂怠傲
自安惟以用諫脩文相厲可謂能知自強
者矣此貞觀之治所以焕然可觀也録之
○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
官於花蕚樓下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
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中秋節
布於天下咸令宴樂
録曰以生日陪伽勞者人子愛慕之情也
因生日致頌壽者臣子忠愛之願也唐之
此禮未為過舉但說與乾曜未嘗發於本
心之誠特因上之宴賜故效此以容悅耳
非若天寳祝君之懇至也及明年二月復
令百官選勝行樂又近於流連荒亡者矣
當今禮以義起尊為

萬壽聖節而特罷選勝行樂得其中矣
肅宗即位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莱
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悍大將管崇嗣在
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
彈之繫於有司上將原之嘆曰吾有李勉朝
將六　十六
廷始尊
録曰自金鑑之後唐之宗社板蕩矣勉以
宗尚文聖勉為氣象當與人殊其尊朝廷
特智時月言之間非有範圍周旋之可使
帝因是而知承運之不可苟幾微之不可
○忽加勉以大任時舉而抨彈之奮其乾斷
以折武夫悍將之氣不使褊裨得凌主帥
節度廢立得由軍士異日藩鎮之禍不知
是也徒務姑息為恩不知漸不可長獨一
李勉如唐室何故觀上之特原而知唐之
不振矣惜哉
舊唐書德宗尊郭子儀為不師號尚父詔曰
天地以四時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輔合兵之
任兕定相承上以調三光下以蒙五岳允釐
厥績鎮撫四夷體元和之氣根貞一之德功

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尚父比呂望之名爲師増周公之位具官汾陽郡王天降人傑生知王佐訓師如子料敵若神扶翼肅宗載造區夏於國有難勞其戡定於邊有冦藉其驅除安社稷何有於絳侯定羌戎無踰於充國絳臺綬四散之衆涇陽降十萬之虜勲高今古名龔夷狄忠貞懸於日月寵遇冠於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

録曰夫有謙光之德而後有至顯之號尚父者周所以尊太公也由漢歷唐惟子儀當之而無愧若王行瑜劉守光逆虜之魁耳錢鏐雖有保障吳越之功加于一方則可加于天下則未也

綱目肅宗寶應元年秋七月郭子儀入朝以程元振忌遂留京師代宗大暦二年二月郭子儀入朝囚子郭曖待罪十二月郭子儀入朝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發其父塜不較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以元載告魚朝恩謀不利不聽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増朔方卒十年春郭子儀入朝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十三年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至是凡七書法曰此子儀所以爲純臣也光弼愧之多矣

録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夫子書朝子王所者二如京師者一而肅代二十餘年之間朱子書子儀入朝凡七且目不絶書人不絶談莫非讓德之美反已之實此所以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者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夫子繫之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徳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徳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其令公之謂夫

弘道録卷之二十九

弘道録卷之三十

禮

君臣之禮

宋記太祖皇帝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於是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駡辱不及於公卿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法理深害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未嘗容貸

録曰此宋朝家法過漢唐後世鮮能及也夫禮義廉耻人主所以鼓動維持擧末世於三代之隆者縉紳之所以異於閭閻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君子之所以別於凡民所繫盖不細也至於贓吏尤爲至切一有所犯率至不宥所以終宋之世雖臣下有罪苟非贓犯法當竄逐人君自請與一善地未聞有受杖而斃受戮而辱者豈非祖宗用心之厚子孫守法之善乎

太宗嘗召翰林學士竇儀草制儀至苑門見上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帯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

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太祖斂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束帶

錄曰帝之窒慾非古人之多慾者其岸幘跣足一時之偶耳索冠斂容出于本心非有所矯揉而為之也儀本以厚重見推豈肯陷其君於無禮哉其卻立不進庶幾自重之義嗚呼君臣之間兩得之矣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為定制

錄曰鹿鳴之宴賓興之盛典也瓊林之宴俊造之殊恩也我
朝名恩榮宴特異於是又制百官朝服稱賀致詞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禮當稱賀則又非常禮之可比也

○言行錄仁宗天聖四年侍講胡瑗當召對例須先就閤門習儀瑗曰吾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為閤門奏准令就舟次習之上亦不之強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舉合古禮

錄曰今時朝見之禮俱赴鴻臚寺習儀正恐草莽不知此乃定例著於典章若瑗之破例又可以見人主聖德優容無所不至而盛時氣象亦畧可占矣錄之

○列傳神宗熙寧元年富弼入覲許肩輿至殿門帝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扶以進且令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苟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

錄曰當仁宗之相弼也嘗有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今觀肩輿至殿坐語毋拜所謂禮也諫則必行言則必聽所謂誠也以帝之初政如日方升而弼之者成如著方決誠哉對病之藥立効之砭乎柰何其不然也轉沛然之勢而為默然之應虛禮雖隆推誠未至觀於二帝之間而其得失之判若霄壤矣

○哲宗元祐元年詔太師文彥博平章軍國政事時年八十一矣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望見其人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也問其年曰何壯也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西羌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詔許之其為外國所敬如此至是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太后乃有是命特隆其禮令班宰相上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古今罕以為比時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卻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至去及程正叔為侍講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或謂正叔曰君視潞公何如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此吾所以不同也

錄曰孟子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

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以潞公而當正叔之任必不肯廢坐講之禮以正叔而居潞公之位又豈能易敬慎之常乎

蘇軾為翰林學士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曰何以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閣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生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矣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

錄曰程頤之議坐講也凜乎其正蘇軾之見便殿也懽乎其遇一則宋朝家法遠過漢唐一則太后慈仁有同堯舜百世之下令人起敬起慕之不置也豈不美哉

禮志太祖即位之明年太常博士聶從義上三禮圖詔集儒學之士詳定之開寶中命中丞劉温叟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補闕賈黃中員外郎和峴等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纂一百卷太宗尚儒雅脩明典章大抵曠廢舉矣真宗承重熙之後契丹通好天下無事於是封泰山祀汾陰盖一時彌文之制也先是天禧中陳寛編次禮院所承新舊詔勅不就仁宗天聖初太常博士王皡始取國初至乾興所下詔勅刪去重復類以五禮之目為禮閣新編六十卷景祐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初文彥博又撰大饗明堂記二十卷至嘉祐中歐陽脩纂書散失命官設局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從為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異於舊者盖十三四焉

錄曰愚觀史之微意雖未露而為仁宗致惜不既多乎何也太祖承五代之亂雖以禪受而王未能身任制作之實太宗當興國之運昆從多致慙阻何有盡善盡美之圖真宗彌文之制不滿者多矣至於仁宗當積德百年之餘正制禮作樂之日且帝之所稟者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所施者以莫不愛以莫不敬而溥天率土恒敬恒愛又非他君可以彷彿其萬一也苟有如周公者輔而相之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何至率吏文之舊無著述之體如史之所惜哉且仁宗篤於好學嘗因王洙講周禮命畫車服冠冕籩豆簠簋之制而不能詳其制作之本以自企於三代之隆況其他者乎或曰使魯兩生遭逢

其時果能制作乎曰不能也夫至禮與天地同序至樂與天地同和苟非天下之至誠盡己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不能及也兩生雖能守魯之禮義然豈能致中和如子思所述者哉而况於宋與人主之學惟務博覽如太平廣記冊府元龜可以同日語哉然則仁宗之所好亦不過器數之末而已無怪乎不能副所望也

○朱熹乞脩三禮云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葺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之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設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

錄曰以宋子之號終焉者宋自中葉濂洛關閩諸賢輩出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曰優柔中平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程子曰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為盛德矣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存其數祝史之事也張子曰禮所以持性禮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曰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朱子曰禮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嗚呼斯數言者豈非制作之本歟苟使群哲得其位行其道宋之一代禮樂必有以參於先代者柰何徒自修之于下未見達之在　一而王

○呂章蔡秦韓賈史之徒相繼居師相之位擅制作之權致使學士大儒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之苦雖然尚有學徒可集及門可托較以今之勢利併與學徒及門無聞焉而甘心毛類自相對局其為審落又何雪什伯乎

皇明詔令洪武五年　詔曰朕聞三皇立極五帝導教盖未備之時宜君人示其所以三代循之民用和睦自周至於漢唐宋增減益周國乃用昌民受時宜家和永康朕蒙　皇

天后土之恩命統天下　祖宗之靈百神祐護得正帝位朕本草芥之士失習聖經況推強撫順二十餘年常無寧居一槩粗疎故道理未臻民不見化鄉市閭里尚染元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正乎茲有所示諭爾臣民詔書到後敢有不遵者問擬如律

録曰

聖祖此詔其賢于馬上之習乎夫商君棄禮義捐廉耻流禍穢於千古漢自三章之約曾無片言及之陸賈時時稱說則謝曰安事賈生痛哭流涕則譏曰不遑未見以禮義風俗措一言發一令者此所以終漢之世襲秦雜霸無由變革豈若　大明麗天頹俗沒地斯民丕變天下大同者哉臣幸躬逢其盛録之

聖政記國初時御臣以禮常賜參政陶安門帖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召集江南宿儒議禮命為總裁又賜學士宋濂欽親賦辭一章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及濂致仕賜以衣三襲因問卿今年幾何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作百歲衣也初濂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入朝　上佇想久及至大喜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逐日侍　上遊歷觀闕盤旋禁御詢咨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嘆曰純臣哉及甘露降　上召公賜坐躬執金杓煉湯於罌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巵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録曰此又賢於溺冠慢儒者夫東園綺里漢不能致而漸之四儒

明祖首招致之矧當塗之陶其所造濂洛關閩之學與四先生當亦不殊此所以允有四海無復腥膻污穢之氣象正由禮貌名儒遠追皇王聖帝之遺風也嗚呼盛哉

永樂中吏部尚書蹇義歷少師九載戶部尚書夏原吉陟少保亦經三考皆賜　勑嘉獎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既賜宴禮部又親宴之別　敕各賜銀章一顆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之曰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明年扈從巡邊既還上念二臣皆春秋高欲優逸之賜　勑嘉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　上備顧問謀議而恩禮益厚

録曰自示我周行之後孰不以燕私為親悅為優禮為特恩孰有繩愆糾繆者哉唐太宗之丹霄殿玄武門不足多矣夫以二公之結知

聖皇任以心膂信如蓍龜勢利不能奪讒間不能媒所謂淑人君子心如結兮者觀其不以私恩歸德務相引翼果於從善又可見上下交而為泰之時矣録之

名臣録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壽九十八既巳進階榮祿大夫復因御史梁昉之請

憲宗皇帝親諭禮部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其勑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先是公由松江訓導以禮自居薦為太常博士宣德中陞考功員外郎轉太常少卿正統三年遷吏部左侍郎復陞是職前後歷任有聲雖權右王振亦禮重之呼為先生贊禮惟帕一方亦不較景

泰改元至京時閣老陳循公主試時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立　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将　朝廷事為一已事安能善終

録曰愚觀文靖起自校職卒登台鼎其始也勤於教育造就人才而已未聞有補天浴日之才華也其終也清慎有聲端重簡默而已亦未有旋乾轉坤之功業也盖由祖宗列聖愛惜人才得以長久自效一時雖無赫赫之名久後常懷不盡之意故能使巨璫致敬內閣懇留若斯人者豈一朝一夕而致然哉卒之百年上壽元宰上卿孟子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其諸文靖公之謂夫

弘治乙丑

武宗嗣位恭上　兩宮尊號爰下優老之讓覃恩天下時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政于家年及九十特隆　璽書遣行人備繒帛酒餼加賜存問于時儀文繁縟寵靈煥赫蓋異數也公生永樂全盛時聞　祖宗遺風餘烈歷宣德正統間治富教之澤歷內寺外郡以至方岳天順勵精暨於成化力自振奮彈壓權貴劾邪佞而置之法一咈意則浩然引去身退而名益高弘治初特起為執法秉政後為讒邪所間竟不失其正以去殆今敦龐碩大著書玩易閱天下義理不少休且飲啖動履強健宛如五六十歲人諸公問謝之餘國家更化之後而獨巍然以存信乎天下之大老也

録曰儲柴墟之壽三原曰惟魏文靖公與公名位德誼相上下至於論功與言則文靖似不及愚謂人惟名德相高而已魏有門生如陳閣老勸之少留毅然不變非惟不為所染其所料鑿鑿無爽當今之世而有若人乎哉然則功與言當在第二義也

嘉靖初　勑諭致仕大學士謝遷朕惟人臣立朝得行其志建功立業固難而退處其鄉壽考康寧完名全節足以繫天下之望尤為不易卿性資端方器識宏遠粤自蚤年潛心正學遂以文章大魁天下蜚聲翰苑譽望彌隆逮我

孝皇簡注有素爰自宮端擢居內閣朝夕獻替不激不隨慎守彝章護惜善類延訪于便殿顧問于平臺危言讜論裨益弘多當時政化清美寔惟二三大臣佐理之功暨聞　末命付託諄切益感知遇誓竭誠悃

武皇之初協心匡弼其毅然不可回之氣往往形于詞色直道難容告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姦横加讒抑旋復昭明人咸欽仰之不置乃今年躋七秩體履安康子姓蕃茂全德盛名求之前代不多見焉朕嗣承

天序圖新治理惟卿纍　朝耆舊寔軫朕懷矧夫公論明揚可以見卿之賢於人遠矣特遣行人賫　勑存問用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頤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於天下則非特卿一鄉一邑之光而已

録曰

今上嗣位之初不遑他務首遣行人賫　勑存問洛陽劉公洪洞韓公餘姚謝公一時

元老盖三焉録止謝公者以親手揮綸音
躬行大禮目擊其盛非口耳傳聞之比故
備録之以終百代君臣之禮之式

弘道録卷之三十

弘道録卷之三十一　　將八

禮

父子之禮

虞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

録曰漢高帝之時嘗賞家令矣以太公之迎擁篲也人皆曰父不得而子也又嘗尊新豐矣以太公之樂其蹈也人皆曰君不得而臣也而不知乃咸丘蒙之說也夫父子之分本於天地自然之叙先天地而立者也君臣之禮由於系屬維持之故後天地而生者也是故父子之分可該乎君臣之禮君臣之禮不可易乎父子之分彼以擁篲為敬者曾知所謂祗載見者乎以其蹈為樂者曾見所謂夔夔齊慄者乎所謂父不得而子者片言之間毫釐千里不可以不明辯也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録曰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舜既為天子矣何不尊瞽瞍而以為帝也又曰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舜雖不尊瞽瞍為帝亦未聞稱尭而以為父也斯二者何居曰追王之禮至周始備似未可依舜以為據而皇伯之號自宋始有尤不當准濮以為法要之天叙天秩不可改也繼統承祧不可後也其所以不可後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所以不可改者行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並立並行而自不相害不相悖也苟徒以尊親為重而不以統緒為尊是不知舜繼尭之大也徒以所後為重而奪其私親之恩是不知尊瞽瞍之至也其失在於不善觀為君者有父道之言遂以為真父而不可易而不知其不必真也亦不善觀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言遂以為真子而不可改而不知其不必改也故皆有所不違也

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録曰或問曰舜未嘗尊瞽瞍也何以曰宗廟饗之也亦未嘗傳子也何以曰子孫保

之也曰此大聖人之心人所不能窺度者也夫瞽瞍無與於帝之統者也尊之則未必能饗矣商均未及於薦之天者也傳之則未必能保矣尊瞽瞍為天子之父尊之至也饗瞽瞍以天子之禮饗之至也故曰宗廟饗之也虞斯封於虞胡公封於陳大聖人之後封之至也改曰子孫保之也

祭法曰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

録曰劉氏註曰五帝官天下自虞以上祖功宗德當如鄭註之說三王家天下則鯀

○當為祖亦不當郊耳曰此愚所謂並立並行不害不悖者也夫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此純乎統承之義盖以官天下言也而為天子父瞽瞍之尊固自若也初未嘗併廢其所親也至於夏之郊鯀者禹立功本於孝而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殷薦之上帝故不得不以鯀配盖以家天下言也矧鯀之治水多歷年所有鯀而後有禹則今之東漸西被豈敢忘所自哉然而鯀之名亦自若也初未嘗推尊以為帝也此二帝三王之禮萬世施行而無弊者也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訓于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禮無豊于昵

録曰按高宗以上祖丁傳南庚南庚傳陽甲乃祖丁之子自是歷盤庚小辛小乙三傳皆祖丁之子兄終弟及惟高宗乃小乙之子繼立則祖己之訓有自也肜者繹而祭之名也何祭於宗而又祭於禰廼小乙

○也於是而有雊雉之異天所警於武丁至矣其曰罔非天胤即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也曰典禮無豊于昵即不得顧私親之義也夫高宗親承嫡嗣詔有父服惟陽甲盤庚小辛在上一豊于昵即有變徵矧於後世可不思哉可不思哉

禮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竪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竪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竪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録曰此常行之事而曰不敢有加焉者盖人子之心無窮或至於太過則反不能及矣宋孝宗之事高宗父子處於一室既同寢聯榻後截竹為筒空其間置金彈一丸時復往来以通安否則近於兒女子之態文武之所不敢加焉者也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恐失之可能謂子矣

録曰以公之擅制作而曰行無專制事無由己何也盖禮樂者朝廷之事也己可得而專也志行者存歿之規也非己之可專也人惟三年無改而後萬世不易凡有一日之專則非終身之慕矣此家與國之異同人子所當知也

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詩云我將我饗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陳氏曰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録曰愚觀明堂之饗不但崇以虚禮而必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此嚴父配天之實也天者尊而不可尚故曰廡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所以法之不一而足天不待賛法文王所以法天也未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後世明堂郊祀間亦能行而紛紛聚訟治効不古此則崇之以虚禮不若隆之以實事之為愈也

又云敢問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録曰此教敬教愛萬世人子之規範也夫嚴父配天莫大之典未易稱也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未易法也而不知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其分至嚴而未之或違也其道至高而莫之與間也能循循於言行政事容止進退之間而所以儀式刑者不外是矣詩不云乎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有事於尊祖配天者當以此為法

顧命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向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

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
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
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
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
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
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
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
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
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
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朝門
俟

録曰此天王之即位天下萬世敎乎其禮
夫子法之以作春秋也夫天王承天受命
與諸侯何萬萬也而體元居正大一統正
五始則諸侯至於天子一也故春秋書元
年公即位其成康周召之遺法歟後世若
漢武帝唐太宗知有顧命而不知虎賁于
戈迎自南門示以臨君大寶之禮周勃狄
仁傑知迎太子而不知作冊度陳寶王命
以率循大卞之法至於宋太祖之崩宮人
私侍皆不得聞而啓千萬古之疑又豈所
以燮和天下之人也哉若乃納君拒父兄
攝子逐往往稱于比戈納賂招賄較之斯
禮何啻徑庭耶

冠義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
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
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
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
而後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
○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冠
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
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
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是故古者重冠故行之
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
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録曰子之於親日必三朝服必三年而親
之於子冠必三加所以禮其子也故冠雖
有異代士與諸侯同一作也季武子請及
兄弟之國而假備乃冠于衛成公之廟則
非禮也以為敬大國之命則可以為嘉魯
襄之成則不可也

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
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
中行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
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
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見郤
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
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
○善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
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
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
又何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夫成
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率以政可不謂
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
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
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不濟見若成叔子叔
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
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

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無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録曰愚觀晋諸大夫之言乃知當時之尚禮也夫冠者禮之始也趙文子幼而無父弱而未立所以責其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尤與其他不同而驕侈縱泆勢所必至諸君子既能為之請以復其爵邑可謂恊恭之義矣苟責善之言不○聞忠順之行未備何以俛美於先子哉有欒范獻子亟勉於前有成季張老申重於後佳哉禮之範乎文子之有立非偶然矣

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録曰此春秋第一義也夫三代之治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禮非自天造也非自地出也緣乎人情而已禘者從乎帝者也吉禘于莊公其義何居用致夫人其禮安在所謂奚取於三家之堂夫子之所貶深矣哀姜僭亂從諛以尊祀其夫然後僖公背義狥情以崇致其母君臣不以為非舉國莫知其是故夫子他日又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斯言所由以發寧獨為季氏之八佾哉讀者必合而觀然後知聖心所存之深意而胡傳以致生者為義蓋不察于此也

儀禮經傳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寡人願有言孔子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脩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

録曰此一節言父敬其子之禮以下子敬其父之禮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則是成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録曰此極言其禮之至也夫鷄初鳴咸盥漱者凡民之行也成身成名者君子之事也推而至於天道不已至誠無息蓋父子之道天道也天以至善加於父而後及於其子是父子之性即天性也君子盡性與天地參則盡父之道盡父之道天道不外

是矣是真能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二者一而二二而一也故既曰孝子又曰仁人如是而後為父子之禮之至而偪仄著慕應唯敬對非所論矣

又曰中庸論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又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其說皆本孔子對哀公之言而然此聖神功化之極至德淵微之妙宜乎哀公愚冥而自失聞言而勿罪也可嘆哉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録曰愚觀成周之制而有以窺見無違之旨也夫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武王率而行之不敢有加此生事之禮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此死葬之禮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祭之禮也及其衰也大夫用禮樂陪臣執國命而生事不以禮矣梘桓楹而設撥歌雍詩以徹饌而葬祭不以禮矣然豈下而還之故其言如此又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經帶毋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哭臨宮殿中嗚呼此乂以薄為其道之說而不知父母之喪自始至終哀傷惻怛出於自然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為之者帝既深明於彼未見於此加以景帝天資近薄而竇后亦好黃老言由上至下由君至臣皆以其說為至當不易之道萬世難變之法於是斷然行之人惟不審其故徒歸罪於景帝不知當時景帝於心無所不安設有孟子者出於其時與之深論性善之本原而後及於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之論則雖有遺詔在上景帝亦必有所不安於心萬一或能改之嗚呼是安可及哉故愚備録之以見聖賢之與異端關乎世道之切

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兩京藩臣多驕放其名德者唯獻王而惠王能脩獻王之行母薨喪服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之曰河間王良喪太后服終三年以為宗室儀表增封萬戶

録曰惠王景帝之元孫也漢至此以日易月凡四世矣惠王獨能行之終漢之世所僅見也録之

弘道録卷之三十二　相一

禮

父子之禮

晋史文帝崩國内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豊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大晋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喻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入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臣等以為陛下宜勅御府易服内者改造大官復膳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来久何止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柰何柰何孚等重奏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

布衣之禮服麤席藁水飲疏食殷憂内盈毀悴外表然而躬勤萬機坐以待旦降心接下反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剥不能自勝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訴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絶帝遂以此禮終三年

録曰按文帝之喪國内服三日者未禫代之典也武帝亦遵漢魏既葬除喪者已禫代之制也然而不過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則帝所存者亦如心喪耳初未嘗斬衰三年也而孚等何惓惓若是乎盖方是時清議不行縱酒昏酣輕蔑禮法親死不悲一旦有如帝者悲哀之情痛戚之意雖未純乎古禮已足以傾駭國之觀瞻矣又曰孔子抑宰予之問盖禮莫大於朝廷莫重於禪代晋之喪雖未除魏之禪則已受其玄

衮赤舄之輝煌聲名文物之布置鍾鼓玉帛之交錯雖欲弗用誰其舍之必欲如晋武者恪共臣節誓死無二然後避居倚廬麤衣藁食敦曾閔之風薄宰予之行夫誰得而奪之不然以承運嗣興之初詭乏食稻衣錦之事吾誰欺欺天乎

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乎愈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

録曰中領軍之言其千載之一機乎時魏已革故晋方昌新稽康阮籍之風不可聞於末季而況於新國乎使以是議聞於武帝将必聽從著為定制列於禮官通於天下雖未能盡復先王之舊必不至於流俗之獘也惜乎傅玄之處無以及此遂至王何錮俗江左承流非惟不能行三年之喪

且以期功不廢絲竹此則諸臣不得以辭
其責也
泰治四年三月晉太后王氏殂晉主居喪一
遵古禮既塟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
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
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禮典
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群
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
錄曰后王肅之女也誦詩論語尤善喪禮
故武帝云朕本諸生家傳禮来久何止一○
○旦則帝之所習聞遠矣與竇后景帝崇尚
黄老而薄儒行者可以同日語乎
魏史太和十四年九月太后馮氏殂魏主勺
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
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
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進一粥
錄曰帝之哀毀實天性使然非有勉强矯
飾於其間也以為欲自賢於萬代者非是
於是王公表請時定兆域詔曰奉侍梓宮猶
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王公固請

乃塟永固陵
錄曰諸侯五月而塟既塟居倚廬於中門
之外魏文之言雖未達禮之通旨而已暗
合禮之遺意也廹於累表惜哉
太尉丕等進曰臣等老朽歷奉累聖國家舊
事頗所知聞願抑至情奉行舊典魏主曰祖
宗精專武畧未脩文教朕今仰禀聖訓庶習
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
錄曰此即夫有所受之之意國家舉措動
輙不能如意者專以此等議論也苟非豪○
○傑之主孰能不惑哉
魏主又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盖
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意不洽
故身襲衮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
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
慕之心使情禮俱失豈不深可恨耶朕所以
眷戀衰絰不從所請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
免嘻爊而已
錄曰此尤可見達於人情明於大體非草
草率意兢情者比雖古之英君何以過之

群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魏主曰先朝
恒以有司行事朕蒙慈訓始親致敬今昊天
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
薦饗恐乖冥旨且平時公卿每稱四海晏安
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今乃欲苦奪朕志
使不踰於魏晉何耶
錄曰三年之喪人子大閑不可追而悔也
四時之禮國家常事可以補而及也帝可
謂不惑於緩急者矣
○祕書丞李彪又曰今雖治安然江南未賓漠○
北不臣臣等猶懷不虞之累耳魏主曰魯公
帶絰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
不虞雖越紼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以晏安
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
錄曰後世以金革之例行於無事之時雖
儒者不能免豈非魏文之罪人歟
太尉丕等又曰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
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魏主曰若能
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来此
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

錄曰此帝所以斷然能用夏變夷也諸臣
得無愧哉得無愧哉
又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曰聖人制卒哭之
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旬日之間言及
即吉能無傷乎對曰踰月而塟塟而即吉此
金冊遺旨也主曰金冊之旨群公之請所以
然者慮廢政事故耳朕今不敢闇默不言以
荒廢政惟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若不許
朕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
卿所擇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傾順○
○聖心請從衰服
錄曰魏之金冊即漢之遺詔也冊稱踰月
而塟塟而即吉即詔以日易月之文也然
而或行或否者特以至性不同故事事各
異耳魏文幼承洪緒早著叡聖之風不由
明師之傳賢傳之習而能慕人倫之高跡
行曠古之遺行覩其屢問屢答之詞足以
盡破群臣百官之惑如此則何喪禮之不
可行哉惜乎馮后感非一朝之積殃有由
來之漸有孫如此其忍負之而反鴆其父

耶愚竊怪帝之英達明敏不能燭父之奸
蓋魏方懲崔浩之禍專以隱覆爲容既無
董狐之書終鮮耳提之命至通鑑始考夭
象微露其詞綱目直書其事嗟乎已無及
矣是以有國有家者不患隱而患不知不
患微而患不明其不恤顧忌幽艱畢達蓋
爲是也遂使恩非所恩厚非所厚上下數
千百年秪此一事而遭遇若此豈非
達禮之至恨至恨者哉
太和十五年九月魏主祥祭于廟有司上言○
○卜日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
慕之心今直用晦前一日夜宿于廟帥群臣
哭巳易服縞冠革帶黒履侍臣易服黒介幘
白絹単衣革帶烏履遂哭盡一夜明日易祭
服縞冠素紕白布深衣繩履侍臣去幘易帢
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十一月禫祭始服
衮冕冬至祀圜丘遂祀明堂臨太華殿服通
天冠絳紗袍以饗群臣樂縣而不作帥百官
奉神主遷于新廟
錄曰按十四年庚午九月魏太后馮氏殂

十五年辛未九月魏主祥祭于廟十一月
魏主禫祭遂服衮冕遷新主于廟然則凡
十五月而巳非古禮中月而禫二十七月
之制也
後周高祖建德三年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衛王直譖齊王
憲言其飲酒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
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當愧之汝親
太后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他人及塟
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
○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
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塟而
除公卿固請依權制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
服之內亦令依禮
錄曰胡氏曰周高祖衰麻苫塊卒三年之
制最爲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
不及群臣非所以告天下著於天下之義
也愚意不然夫所以紛紛不一議論聚訟
者正以欲率天下之人共爲三年之喪也
夫人心不同親疎各異子生三年然後免

於父母之懷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其義自不同也必欲溥天率土奔走悲號如喪考妣非上古堯舜若漢文帝宋仁宗未有如此者矧於母后之私親乎此周高祖不廢詞不責備求以自盡其哀而已君子未可以輕議之也若乃遊幸與師之事愚無取焉

唐史貞觀四年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太宗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館於太僕厚廪食之上皇聞擒頡利嘆曰高祖圍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乃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

録曰上皇以能滅突厥為付託得人何其無人心哉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是故突厥士馬嘗資其力其始也蓋腹心之托指臂之援也一旦恃中國之強空漠南之地君臣父子之間自以為永無外患而不知蕭墻之内其患反深於戎狄也使上皇念其舊恩諭帝以興滅繼絶盡亦還其故土反其旄倪如孟子置君而後去之則夷夏之冠履既分大唐之恩威懋著天之祚唐當不如是也不知此義一旋踵間子孫亦頗凶殘若將報施之間耳然則上皇今日之喜能不為君子異日之嘆乎

七年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悦殿上皆呼萬歲

録曰太宗以漢祖為妄自矜大其然乎夫突厥上皇嘗服事之其分懸絶者矣今而胡越一家蓋不但反臣其所事帝之矜大又何如哉帝嘗以子路負米不及為恨何至假胡越以為樂乎詩有之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必如是而後可盡天倫之樂否則皆矜大之事也

宋史仁宗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范仲淹為秘閣校理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内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

及宸妃李氏薨呂夷簡為首相奏禮宜從厚臣侍罪宰相事無内外皆當預聞請發哀成服備宮仗葬之有詔鑿宮城垣以出長夷簡言鑿垣非禮葬宜自西華門出宸妃誕育聖躬而葬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後太后崩荆王元儼為帝言○陛下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始知為宸妃子因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謚曰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斂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録曰先正有言自章獻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又曰仲淹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所不曉其故何也蓋保護之功人所難言而鞠育之恩昊天罔極故夷簡極言禮宜隆重所以默定其始也若

方仲方請立七廟謁太廟欲被衮冕漸不
可長故仲淹極諫禮宜從殺所以預謹其
終也設使二公如在英宗之時必有任濮
廟之議者而聚訟之事或可免矣以為其
力居多其論難曉者或在于此

英宗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知
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
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
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
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詔禮官與待
○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莫敢先發司馬○
光奮筆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
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
國極其尊榮衆以為然珪即命吏具以光手
藁為奏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
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以
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
母以為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
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凡前代入繼者多宮車
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
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
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
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統承祧光有天下濮
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
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
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濮王宜準先
朝封贈期親尊屬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
遊並封太夫人放之古今為宜稱
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
與不　　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
○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脩引喪服大○
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
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
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敬前世皆無典
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
集三省御史臺議奏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
禮為濮安懿皇稱親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
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並稱后
錄曰孟懿子嘗問孝孔子告以無違於禮
滕文公問喪孟子告以自盡其哀聖賢之
言本之人心而易見原之天理而易明不
為分別太著之詞不立矯世異俗之論故
聽之者不見其忿戾而難從由之者不覺
其阻忤而難入此其所以著之簡冊萬世
而無獘也若宋之濮議所以聚訟於當時
貽禍於後世者誠以諸賢著論太分矯枉
過正不能如聖賢含弘光大渾厚而不露
也自今觀之司馬光王珪之言正矣然喪
服大紀之云不為無據不沒父母之名不
為無典而改稱皇伯之號無徵不信不信
○難遷從也歐陽脩韓琦之言得矣然萬代○
帝王之統誠不可忽本宗百世之傳誠不
可貳而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灼然可信
可信難遷改也甲是乙非彼可此不故其
要在於自盡其心而已苟使英宗上思繼
祖萬世不拔之基直接堯舜以来相傳之
統胙所守者一人一事今所主者萬國九
州是知天子者莫大之尊雖欲悻悻顧其
私親不可得也次思仁宗拔之衆庶之中
置之億兆之上昔所從者溫凊定省今所

事者郊廟社稷是知一身者萬幾之本雖欲切切懷其顧復亦不可得也今帝之本心未明所言窒碍爾以為光有天下先帝之德彼以為倫序當立應得之分爾以為高官大爵極其尊榮彼以為親以子貴宜從極典是故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無俟人言而援立之策繼統之義感而懷之則有餘爭而論之則不足及其終也愈爭而愈窮愈攻而愈失誠千古不决之義未定之疑由不能師法大聖大賢以正人心故也○

○而今豈可及哉

孝宗即位尊高宗為太上皇帝后為太上皇后同居德壽宮至日孝宗服袍履步出祥羲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太上皇麾謝再三仍令左右扶掖以還既而顧侍臣謂曰今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録曰夫所謂付託得人者蓋上而宗廟社稷下而土地人民不但繼志述事而已唐之太宗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斯義也其當時負託之重乎孝宗果能銳意恢復倚張浚如長城料敵勢非秦檜奮然以金為無禮和為非計信乎得其人矣惜乎卧薪徒切嘗膽難終符離之敗奪於前思退之奸沮於後雖有發強之心而無興復之效君子所以嘆成功之難得也

隆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帝受朝於文德殿遂朝太上皇及太上皇后於德壽宮自是歲以為常乾道七年太上皇壽七十上二聖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壽聖明慈太上皇后淳熈十二年太上皇壽增八十○

○加上二聖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行大慶禮大赦其餘每歲從幸聚景園玉津國四聖觀不一而足極其崇奉焉

永新劉氏曰孝宗之奉高宗考諸史冊其文與情兼至始與終無惓可謂子道無虧矣或謂孝宗以旁支入繼大統於其所後者貽已以不貲之業而傳之無窮感當奚如焉感所以能孝也慮其所後者以我為不親而勉以承之焉勉所以能孝也前者英宗之為人後未盡其道君子病之今豈無懲焉懲所以能孝也非其心出於自然也噫是何言歟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歸於善而已如以其善為有所感而不為之尚也則將取其無所感而不為善者乎如以其善為有所勉而不為之尚也則將取其無所勉而不為善者乎如以其善為有所懲而不為之尚也則將取其無所懲而不為善者乎率天下之人而羣然於不善者必此之言矣

○録曰愚觀高孝二朝天倫之樂達於終始○蓋自隆興乾道以至於淳熈中間二十有五年不但尊尊親親父父子子一人承順而已而且得萬國之歡心想其典章文物之盛揖讓進退之儀為何如也亦不但身為太上子為天子至尊無對而已而且獲八十之上壽想其駝顏鶴髮之隆鍾黄耇台背之鄭重又何如也自堯舜禹揖遜之後果見有若人否乎意者高宗之禪受出於至公無我之心故天之報利極其壽考

福禄之盛孝宗之盛德出於尋常萬萬之上故禮之隆重非比常人窺測之心以為感而能孝勉而能孝懲而能孝者非迂即忌嗚呼此紛紛禍亂後世莫能免夫

太上皇帝崩帝號慟擗踊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昔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何妨聽政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耳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絰群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降等乃出內批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二月辛丑禫祭百官釋服群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十一月戊戌朔帝詣德壽宮自是朔望皆如之帝始以素服視事于延和殿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帝詣德壽宮几筵行禮夏四月祔高宗主于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得有請宰臣留正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漢文始變古道景帝不師典禮後世遵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傅玄之說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於亮陰遏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以日易月之論發於應劭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既已大壞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嘆也壽皇慕親之孝根於天性事亡之敬發於至誠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群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先定斷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衰絰三年以終喪制千載以來一人而已

錄曰此孝宗篤於大統之誼蓋不以一毫私親間易其心故史臣贊之以為帝之所謂孝其無愧焉愚嘗考之紹興十三年秀王常喪矣命解官行服此未即位之先也乾道三年秀王夫人張氏又喪矣成服于後苑此已即位之後也然則未嘗更易其名而以為伯至於理宗追尊其本生父希瓐以為榮王妻全氏為國夫人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此又未嘗加以尊號而為帝者彼濮議者本朝尚不依以為定況後世乎徒以群英聚訟人各自賢固不若道學大明人心反正之為上也觀者不可不知

元史廉希憲至元初官中書平章政事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卧草土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所廬之地聞號痛聲不絕竟不忍言

錄曰元乃夷之風也金華之例不當為然刱喪制尚未定乎而能悉心古禮一意終喪蓋情可奪而夷不可以不變也夫孝可通于神明有不能感於僚友乎哉若乃未學軍旅之事而甘心金華之例此又希憲之罪人也

國朝胡居仁自幼至孝父病劇為嘗糞苦甜時喪禮久廢獨毅然行之初則水漿不入口哭踊無絕方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襄事之儀幷祠堂月朔之薦

四時之祭悉遵古禮識者知其特立獨行而不識者每非笑之然縉紳間知先生實自玆始推其意雖在屋漏之中夫妻相對如賓一椸枷箧笥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事兄盡友外歸每迓於門有疾躬調藥篤宗族訓子姪無倦應接賓客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亹亹人亦往往樂從之

錄曰曾子曰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有知胡之主敬而不篤于親親者乎以為知先生必自玆始蓋亦惟知其粗者○也○

弘道錄卷之三十二

弘道錄卷之三十三

禮

夫婦之禮

禮記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錄曰以昏義先之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措夫婦之道莫有先焉故既曰君子重之又曰聖王重之然其徵詞與義惓惓於一鴈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俱有鴈贄所以敬慎重正不一而止而後世忽之一奠鴈親迎尚不能及則是未配而軽祖未交而薄婦憯于知時倡和忽於再偶重匹甚不可也故錄以存其義焉

○堯典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

錄曰夫震一索離再索皆以一陽處二陰之間堯將使舜出震繼離故以二女並妻而後世天子之禮定於九女者九陽數也如其義則堯之使女亦必有義矣

易歸妹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錄曰帝乙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別宜莫先於嫡妾之分也而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蓋禮以質為本婦以德為重惟不德則徒以瑳玼展翟誇耀於人而淫慝

妬忌曾莫之耻也故覩其君之袂不如娣之袂則知商道之所以興觀席寵佑侈服美于人則知殷俗之所以亡不特是也宋太祖戒永寧公主勿衣貼繡鋪翠襦而趙飛燕至以金飾其屐幾何其克終也哉

詩大明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録曰堯之釐降舜之懲庸也文之嘉止天之受命也於是為之造舟為之輿梁焉此可見其威儀氣象卓乎一代之制而遂秉

○天子之禮矣厥後魯秉周禮哀公以一冕為重而不知造舟之為光以千乘為尊而不知俔天之難得此所以勤夫子愀然之對而卒無不顯之光也歟○

周南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居歸寧父母

　録曰夫所謂之天妹者非以其崇高富貴而不可踰也正以其已富而能勤已貴而能儉以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後世若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則與葛之覃兮者異矣若冩鐳玉石珠塊金鑠則與服之無斁者異矣若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則與言告師氏者異矣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則與歸寧父母者異矣

○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詩人美之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録曰諸侯之女而曰百兩將之非誇也所以著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王姬之車而曰曷不肅雝非譽也所以見文王太姒內治之化也夫冕而親迎反不能敬以將之者挾也作以著代反不能和以承之者戾也婚姻之道莫不善於有所挾莫不祥於有所戾泰以陰順之德席崇高之勢而能卑以自牧所謂肅也歸妹以少艾之資屈於長男之下而能動以相說所謂雝也此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所以至今嘆美而無斁也歟

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録曰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逆皆百兩者蓋內子之職小君之分以上則嗣續妣祖

○以貴則敵體諸侯婚姻之禮備然後貞女至而內治成召南之詩以鵲巢為首言君夫人者民所瞻仰不可不謹以是為防猶有翟茀以朝如衛莊姜而不見答者有大車檻檻如王大夫而不敢奔者其去鵲巢之風亦何遠哉○

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詩曰韓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錄曰愚觀親迎之禮逦齊魯之自壞非天下之不由也夫韓亦諸侯也而執禮周旋若是君子曰猶夫古也此外則俟我于著矣充耳以素矣凡以齊俗覇政之餘習也魯守禮義之國而容屨綌之來逆其逆與否在紀不可以責在我有可以辭也以周公之裔而不若蹶父之子此夫子之所深嘆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小雅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錄曰咸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虚受人聖人所以貴於男女之感者本以令德來教也世恣於趨色恣於長顏如舜華則思之旨蓄御冬則棄之是故德音莫遑曾幾何哉綠兮絲兮則治之威儀棣棣則忽之是故我思古人曾若是哉聖人以關雎行於一家桃夭施於一國車舝達於天下使知以義合者惟以德成而高山景行又足以徵乎上下凡為國者未有不求賢以自輔為道者未有不求友以輔仁也此山澤之至益咸卦之孔道虚受之微意景行之良心也孰謂燕爾新昏而徒為歌舞笑傲乎

○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受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錄曰以特牲終之者天地別剛柔錯男女猶禽獸作於是有女惑男若鄭國之詩者於是有無章別若聚麀之風者於是有不親御若終風之行者於是有不從男若雄狐之綏者於是有私出疆若樊笱之刺者於是有智不帥若車中之斃者於是有自尊大若稱制之為者於是有不親饋若西內之遷者皆禮之大悖也

○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錄曰東萊呂氏云成王以天子禮樂賜周公至隱公獨能疑數百載之非為衆仲者盍申告之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樂是魯有二周公也果然歟曰非也夫禮不妄說人不辭費是故天冠地屨之分禮先樂後之文斷斷乎不可以易也隱以庶長而奉宗廟考惠公配孟子者禮也乃狗人之好

考妾之宮冠屨置矣所謂妄說人者也為衆仲者宜申告以妾厤長幼之序二本耦嫡之非先名正言順而後禮樂可興也乃徇公之見陳羽之數先後紊矣所謂辭費者也雖以是羽獻於群廟已紊周公之制

而無救於亂亡之原况責其末流之獘乎察緦功而問齒决君臣上下舉不知務宜乎有識而不見有亂而不知也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文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胡氏傳曰伯姬賢孝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傳曰一女子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二傳皆非經義

錄曰穆姜致女於宋入而賦綠衣何其德也及其淫於宣伯占而遇隨筮又何愚也詩云無非無議以○○○而勤大夫之辱有非議矣書曰惟家之索以君饗臣而毋出于房牝鷄晨矣而壞隤之漸東宮之禍胥此焉肇然則非以賢伯姬以謹亂也聖人之意深哉

○列女傳伯姬嫁于恭公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禮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禮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禮而死遂逮於火而死

錄曰夫人之辭傅母也其然豈其然乎恭公死夫人未亡人爾斷鼻既非正中自經恐汙溝瀆傳毋不至可辭以禮矣死復何恨哉復何恨哉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公遊於琅琊孟姬從馬奔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之姬使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阿保進退則鳴玉環珮内飾且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軿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然後乘而歸

錄曰孟姬可謂知禮矣夫禮不可斯須去身也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而可受立車之載耶雖然孝公琅琊之行夫人從之其春而省耕乎夏而省斂乎抑從獸而荒樂酒而亡乎姬如審此必不待馬奔車碎野處倉卒而優游於門内之職矣

○齊杞梁殖之妻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過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其妻無子内外皆無五屬之親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内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其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吾何依哉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殖之妻貞而知禮

録曰杞梁妻非華孟姬比也夫往役義也游觀非義也故伯兮之執殳與雉雉之貽阻皆非婦人之所得爲也其崩城不爲異變俗不爲多者以皆内誠之所感也嗚呼從容執禮無敢自遂謂之貞而有禮信乎其然歟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録曰敬姜之饗與穆姜之饗可同日語哉匹配生民之始重宗廟而謀於宗老所以合二姓之好也易曰閑有家悔亡其敬姜之謂夫是故言不及外朝智也室必及守龜信也饗不及宗臣禮也勞不忘所事義也言不忘舅姑仁也其曰謀而不犯曰度於法君子之深許哉

儀禮經傳曾師春姜曰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愨爲首故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其姒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士也二室不亦宜乎且婦有七去妬正爲○首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使吾爲則棄之行可乎遂不聽宋公聞之爲表其廬號曰禮宗

録曰魯與宋禮義之國也故若師若宗真可爲閨門之範宫闈之式後世禮教所由取則也録之

小學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龎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龎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禄異日何以遺子孫乎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録曰冀缺之耨與龎公之耕有以異乎夫冀缺以名屈者也龎公以身屈者也以身屈者退而無止以名屈者進而可伸此其所以異也夫呂甥之難誰則不聞然而未○廣也射鉤之事可以法矣季一言而受上賞缺三晉而正卿位文公之權審乎

漢書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及帝幸上林后與夫人從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而起盎因前進説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立后夫人乃妾爾孰可與同坐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説乃召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録曰愚觀漢之草創不獨朝廷之上君臣

之間其宮闈之内多有粗率此類可見後
代亦無此失
東漢和熹鄧皇后入掖庭為貴人時年十六
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
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宮人隷役皆加恩
借每有會諸姬貴人相競飾麗簪珥光采桂
裳鮮明后獨尚素質裝服無飾深自抑損其
衣色有與陰后同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
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
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
體嘆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
録曰觀此則非但無慎夫人之事而馬后
大練之風將行於上下矣録之
班昭為曹世叔妻號大家博學高才動止有
禮節行法度全備作女訓七篇卑弱第一夫
婦第二敬慎第三婦行第四專心第五曲從
第六和叔妹第七其畧曰古者生女三日卧
之牀下弄之瓦甎而齋告焉卧之牀下明其
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甎明其習勞主執勤
也齋告先君明當主其祭祀也三者蓋女人
之常道禮法之典教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
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晚寢
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
成手迹整理正色端操以事夫主若此苟備
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有也夫
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
人倫之大節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
無以事夫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
陰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脩身
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
禮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
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
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
夫婦離矣女有四行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
德不必才明絶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
婦容不必顔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
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
是謂婦德擇辭而説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
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
以時身不垢辱是為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
笑絜齊酒食以奉祭祀供賓客是謂婦功此
四者女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然為之甚易
唯在存心耳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
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
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
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
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
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此
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脱視聽陜輸
入則亂髮壊形出則窈窕作態説所不當道
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也
録曰記禮之言陰陽剛柔之大義也女訓
之言内外周旋之曲折也故詳録其詞以
為門内之知禮者告焉或曰朌之時權歸
女主女訓之言不能格正而尚與外事豈
敬慎之道婦順之德乎善常觀之易矣小
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
大吉此之謂也是故兄王臣也反註誤而
彼刑剛失位而不中也妹妾婦也反得時
而褒顯柔而得中也以先幽困而後道顯

揚小過亨也蹕允之成書利貞也作訓七
篇稗諸女勗勉不宜上宜下也然而后方
以六五稱制在上遁能大善相遇豈非所
謂大吉者哉彖傳之言若有為而發也覩
者詳之
梁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博覽無不通鄉里
慕其高多欲女之鴻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
狀肥醜而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
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
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以裝飾入門七日而○
○始行婦禮
錄曰珪嘗為魏王泰師奏帝曰事珪如事
我泰可拜主獨可挾乎珪不能正泰之失
而能成主之美異乎房杜之壺則矣
德宗建中六年始定公主見舅姑禮先是主

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上命禮官定公主
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姊
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
錄曰自南平下嫁之後公主已異前代之
法然其意又而後失矧世俗承襲未易遽
改今始定之可謂善矣唐室世席女寵善
媒奇禍太平安樂紛紛覆轍至是多不以
時嫁有華髮者則雖欲不執禮胡可得哉
抑德宗始卻有司曰爾愛其貴我愛其禮
及唐安之逝又罪公輔以其費甚微過朕
求名何其先後之不倫耶豈其定禮之時
國家多故造塔之日侈心復萌乎好禮不
終良有以也
宋史哲宗孟皇后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元之
孫閤門祗候在之女元祐七年宣仁太后諭○
○宰執曰孟氏子年十六教以女儀能執婦禮○
宜正位中宮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
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至是命尚
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
密院韓世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
太尉充發策使僉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
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
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副之皇
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
納成使翰林學士范伯祿攝宗正卿副之吏
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戶部尚書
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
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
副之帝親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后復語帝
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進后父為崇儀使榮

州刺史母王氏華原郡君
錄曰此有宋一代典禮冠於百王超於唐
漢以淑女之好逑為朝廷之正嫡且上有
至仁之母主之下命衆大之臣相之肆令
六禮之行何其鄭重耶曾未踰時一介小○
○臣得以讒間至章數主計於前郝隨釀禍
于後帝雖知其壞德行而猶惑之豈真前
日之重內助今日之崇外奸每與后相反
耶抑將有衰禍故顛倒錯亂而不自知耶
幽王廢申后而戎伐于周襄王黜翟后而
敗亡于鄭自古殷鑒如此君子盍觀其始
之備禮則知其中之寡恩中之寡恩又安
知末之免禍乎哉成敗真不可以論人也
荆國大長公主幼不好弄太宗嘗發寶藏令
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真宗

即位下嫁附馬都尉李遵勗復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亟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為壽遵勗每燕賓客皆一時賢士主必親視饔膳及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報乃可主不待報而往從者裁五六人帝聞遽命内侍督諸縣邏兵以衛後居其夫之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

録曰按宋朝家法仁宗以姪事姑主獨不能以婦事舅乎然則荆國之守禮帝固有以先之也以舅姑降為兄弟行者三代以上未之前聞惟夫人所行何如耳觀者不可不知

伊川文集二程先公珦母夫人侯氏事舅姑孝謹與公相待如賓公賴其内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制必稟而後行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姑存視常均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凡公有所

怒必為之觧惟諸子有過則不掩曰子之所以不肖由母蔽其過而不知也其教之不少假借如此纔數歲行而或跲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而行寧至跲乎飲食置之坐側嘗食絮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與人爭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故二程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教使然也夫人七八歲時誦詩女子不夜出自是不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為詞章見有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

録曰伊川傳家人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之卦大要以威如為吉又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常正之道世人以媟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斯言皆為夫人設也故由前而觀則哲婦賢母之令著由後而觀則壼範女則之懿彰不可以無録也

名臣録辛次膺清修介持不邇聲色與夫人敬待如賓雖燕適容必莊坐必正語必誠慤

晁友元司馬文正為人以禮自防善別嫌疑僕妾以下不冠不見鄱陽守程邁遺果真白金釦之崎嶇亂離貧不自聊一豆羨不妄受上面諭卿㢘聲著聞皆言閩中不受俸禄次膺奏臣為貧而仕豈有辭禄之理但不當受者不敢受耳太上曰使人人如卿何患不太平耶

録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此語岳飛嘗言太上亦既知之特不能用若乃簡穆之起本自書生其動必以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日
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
掌天下道教事張國祥奉
旨校梓

弘道録

弘道録卷之三十四　　相三

禮

昆弟之禮

孟子曰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
以政接于有庳

録曰所以謂之常常者相繼之義也彼漢
景之於梁王蹕䠞所常繼不驕恣不可繼
矣所以謂之源源者不竭之義也彼唐玄
之於五王連枕共被縱使至親有時竭矣
覲聘者朝廷之禮也接見者手足之親也○
○不及貢則燕私之情洽不以政則非辟之
干遠而後得以常常而見源源而來孟子
其善探聖人者歟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
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録曰夫弟者第也出于天而自然有次叙
是故兄之齒隨行弟之齒鴈行一定而可
紊乎彼有疾棄其長者或以權或以寵或
以利大而有國之君小而有家之子一踰
其分未有不臧亡者孟子以不能不為發
之與長者折枝同意皆所以開人心自然
之天拯季世亂忘之弊不可以不察也

小雅燕兄弟之樂歌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
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
良朋況也永嘆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每有
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
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
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
○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
然乎

録曰鹿鳴四牡皇華之後而繼以棠棣者
以周召王室之所仰人心之所賴也聖人
不以變廢常不以義勝恩不以一時之所

過而易萬世之所重其公而愛之心皎然
青天白日不可掩也脩然雨露霜雪無非
教也故曰其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
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是故和
樂且孺者父母且不可間矧他人乎和樂
且湛者妻孥尚不可先矧外物乎此所以
雖遭流言之變管蔡之辜曾不若後世遂
廢懿親之重不信兄弟之親也今去周公
之世數千百年為之歌棠棣莫不因心發
見孰謂當其莛受之凢有不能感動者哉
蓋不待毋涕淚而越人已無不化矣

又燕兄弟親戚之詩曰有頍者弁實維伊何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
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
○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俱來蔦與女蘿
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
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
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
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録曰愚觀此詩一篇之中而三緯具備真
足以感人於無窮也夫鶺鴒小物也而飛
鳴行搖曾是親切而有味乎蔦蘿小草也
而纏綿依附曾是固結而可解乎蓋由聖
人因心體物遇兄弟之急難則不暇束髮

彼有秦人視越人者則鶺鴒乎何有於兄弟之相依則心誠求之彼有教猱升木者則蔦蘿又何如哉此學詩之大義爲禮之大本不可以不察也

又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鈞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錄曰為此詩者其知禮之至乎夫禮不妄說人不辭費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周家世德忠厚內親九族外事黃耇皆由於自然不事勉強豈妄說人乎筵几雖陳不爲過設侍御雖多不爲過勞飲食雖盛不爲過腆豈辭費乎獻酬而後禮交禮交而後樂備樂備而後射以觀德豈踰節乎揖讓而升下而飲以賢而序賓以爭而君子豈侵侮乎養耆老以相引翼介景福而饗壽祺邦家有光君臣有慶豈好狎乎有此數者故曰知禮之至也

父兄之答行葦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相三既醉以酒爾殽四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錄曰此其曰鳧鷖既醉至今頌太平者必以首稱何也蓋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道之所包者廣故曰昭明有融德之所具者身故曰威儀類善人之所聚者順故曰景命百祿義之所和者利故曰祚胤孫子是數者人情之至願君德之至純然必和氣周旋而人心歡悅故首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可以見王者之高致父兄之盛節萬世之下固不能外之以爲頌禱也嗚呼至是而周家八百年之基固矣

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相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五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錄曰鄭氏疏云謂之公尸者天子以卿言諸侯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祭則爲尸故云公尸然則非周召畢榮之徒不能任也此時上有守成之君下有弼直之臣以已則齊明盛服以人則肅雝秉德以儀則至治馨香以物則玉帛交錯公尸安則神明無不安公尸宜則神明無不宜是以洋洋然而愛樂熏熏然而和悅皆太平之効至治之休也不然酒清殽馨夫誰不

有而何獨稱鳧鷖旣醉乎

公尸之答鳧鷖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于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

錄曰泰之時所憂者不但怠荒而已其所最憂者作聰明而亂舊章以辯言而亂舊政咈其耉長而任新進棄其芻蕘而召寵利皆足以爲顯顯令德之累秩秩德音之蠹也是詩一則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二則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夫能由舊章則有典則之可依成憲之可度由羣匹則有老成之可任耆德之可憑如是而民人不宜天祿不永紀綱不垂於當時令名不傳於後代吾未之信也抑公尸而爲此言信非周召畢榮之徒而能若是哉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有事於太廟躋僖公

錄曰愚觀春秋之世其悖亂僭差各有所自其始也莊公可禘則哀姜亦可致也哀姜可致則僖公亦可躋也是以古先聖王愼而重之如不得已一失則入于夷狄再失則入於禽獸可不愼歟若夏父弗忌之論夷狄禽獸之道也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左傳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所来撫余一人余雖欲於鞏伯未有職司於王又奸先王之禮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一等

錄曰晉侯之使鞏朔鞏朔之爲齊捷獻利也王之使單襄單襄之爲晉侯命義也伐齊貪利故責晉以義王之不見莊伯有由然矣而又何以宴而私賄爲哉以爲若孩提焉本欲其正而投之乎梨栗棗柿是未可知也以爲若戲術焉本與之嬉而加以正顏作色亦未可知也何爲而有此哉是時單襄公在廷王孫滿在位定雖欲如兒戲其如二臣何哉雖然王孫蘇之復難劉康公之徼戎定之本心喪矣欲不如兒戲不可得也

後漢書光武以東海王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鐘虡之縣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嘆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宮室禮樂事事殊異至永平元年彊病明帝遣中常侍將太醫視疾又詔沛濟南淮陽王

詣曾絡繹不絶及薨上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大鴻臚副宗正将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宮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塟帝追惟王深執謙儉不欲厚塟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儉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録曰損之初九曰已事遄往無咎六五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王以冢嗣當陽帝以次嫡易位猶損賴初之益者也既讓于尊尤能損已而不自以為功帝復居尊得正追惟王執謙約務從儉損深得虗中善應與唐世稱讓皇帝者不可同日語也此其大善之吉蔑以加矣

及肅宗尊禮東平王踰於前世諸王亦莫與比建初七年来朝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從以王冐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床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况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讃皆不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之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謝帝省覽愈褒貴焉及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帛以億萬計

録曰范曄論曰孔子稱貧而樂富而好禮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其辭至戚去毋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眩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盖明哲之所為嘆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固憲王之志哉録之

魏書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忠義坐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内有一美一飯而聚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各就休偃還共談笑年過六十並登台鼎嘗旦暮參問椿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閤前承候安否子姪羅列階下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每出或日斜不至不敢先飯還然後共食則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津為四州椿在京每四時嘉味輙因使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

録曰史稱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内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而言色恂恂出于至誠恭德慎行為世師範後魏以来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盖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余曰不然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古之人所以不恃其遺慶而果於遺安者非無意也以播之家世當元魏盛時行義致身奉公結主夫誰曰不然至孝文以後君日以冲政日以廢女主擅權賊臣竊柄四海囂然魏已不國矣播於斯時脩然遠覽覺積慶之不足憑而遺危之有可痛並辭台鼎之貴若漢之廣受誰能奪

之乎迨至尒朱氏興弑君沉毋扇毒萬類蓋巳不可免矣故椿津之禍不獨脩於世隆誣搆之時而大著於元顥入洛之日不獨危於節閔詔下之後而並肇於孝莊侍中之前然則恭德慎行徒貽楷範之名而席權世寵深為明哲之戒乎

愽陵崔挺三世同居門有禮讓與弟振推讓田宅怡然不釋子孝芬孝暐孝演孝直孝政兄弟孝義慈厚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內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旦參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叔振既亡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歳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錄曰楊播之敦讓然而不有其家者以其世席權寵也崔挺之慈厚然而率保其宗者以其世之津要也故曰可畏不可恃也若于何幸而遇邦有道上大夫有禮則亟操高亮重於朝野若能以士大夫之禮反正無道之邦又何忠諒搦直之不足賴哉觀者各適其當而已

隋書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然通嘆曰賢哉凝也御家以四教文行忠信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非禮不動殆終身焉聖人之書必備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毋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毋苟亂也與人不受遺非其力不食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唐貞觀初太宗精脩治具房杜魏王之徒播厥師施文中子之制作將以大行凝嘆曰大哉兄之述乎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而不利焉

錄曰凝之所見其達於通之所擬乎何以知其然也夫龍門顯矣太平十二策之獻未能盡如吾意則不若守禮終身之為高續經賢矣致治不世出之主未能悉用吾言則不若述而藏之之為得此其所以房杜諸公並尊而不足長孫一人尼之而有餘固不若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與無往不利之為達也

唐史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太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表述先志固讓不許

錄曰陸贄有言道合天謂之皇德配地謂之帝皆至尊之殊號極大之美名不可以虗拘矧可以飾讓乎帝廣因心之愛禁中拜跪如家人禮此天叙天秩之不可亂由之可也至以遜位之私情而輕無上之大號受之者惶恐而不安加之者悖理而可笑非所以為重實所以為褻未可為後世法也

宋傳李東之肅之承之及之皆丞相迪子承

之生而孤肅之鞠育誨導至於成人遂相繼為侍從及還龍圖直學士猶辭乞以授兄曰臣少鞠於兄且其為待制十稔矣帝曰卿兄弟禮愛足厲風俗肅之亦當遷也即並命焉及之吏事精明所居官稱職嘗撰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為君臣龜鑑東之自少受知於冠準英宗即位富弼薦其學行帝勞之曰卿通議者儒方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兼東宮侍讀賜潁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即退英宗諭王令留東之食冀其從容以禮開○導甫神宗登祚東之即日請老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仕舊無閤門謝辭式特賜對延和命之坐仍置宴資善堂令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又勅王珪叙其事子孝基亦位宮僚以親須養求監崇福宮凡就閑十年與父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稱美以比漢廷二疏弟孝逵進對神宗問起居狀亟嘆以為度越常人遠矣

錄曰胡明仲以二疏之去知太子之不足恃未可以為然也至於東之父子豈非誠然乎哉神宗殉意自好甫臨大政即納安石之說恣變亂之謀而通曉國典之君子寧無措意乎哉厥後孝壽孝稱同一昆季未免為章惇起獄京卞任權有媿於禮愛多矣此帝所以嘆其度越常人也

呂大防兄大忠弟大鈞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之嘗為鄉約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謝良佐教授秦州大忠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大鈞居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襄事一倣古儀所得為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于禮又推之祭祀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於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習之大臨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施行不為空言以拂世駭俗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于鄉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振起頹俗在公之力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獨善其身之所為豈以望於公哉弼深謝之

錄曰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藍田之社約至今猶有耿光者以蕡為之父也其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者莫過於戒淺薄也而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可以相因而舉苟於帷薄之間行有所虧則凡鄉閭之內言皆罔信雖欲正五尺之童且猶不得何況堂堂之元宰乎抑關中之俗自周以○來號為邃古而橫渠之教頗亦有聞呂氏數公殆門牆之巨擘也其於禮學乎何有此又不可不知

天順日錄景泰辛未值
上皇回鑾　廷議迎復之禮率以虜人變詐不測為辭祇欲遣一車兩馬迎之時給事中林聰上言今者虜酋也先畏天悔過祇奉鑾輿迎復之禮當用　鹵簿大駕會禮部尚書胡濙出一簡與侍郎葉盛言內閣高學士穀所示大率皆懇切而言

皇上之於
太上誼則君臣親則兄弟迎復皆宜從厚欲
以簡進廉知人心崇重之意靡間朝野吏部
尚書王直亦贊曰此禮失而求諸野者宜以
上　聞獨王文以為此匿名文書類耳事將
寢聽毅然上奏王直胡濙皆腹心大臣事關
大體當公論不宜私言於是以其簡進而
上皇迎復之禮卒得如儀皆聰之力云
錄曰周子云天下勢而已此重則彼輕自
然之理也聖人治天下必使彼此無偏重○
○之勢人已無向背之情聽惟有此議而後
儲議隨之向使在廷人人若此必不如南
內之錮　東駕之更於是正監國之權明
攝位之誼既可免他日奪門之患亦可追
異時郕戾之辜矣其於君臣兄弟何待禮
失而求諸野哉

弘道錄卷之三十四

弘道錄卷之三十五　　相四

禮

朋友之禮

孟子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
賓主是為天子而友匹夫也
錄曰天地之氣起于子交會于午帝王之
運出乎震相見乎離而堯之興也以火德
得天地之中數舜之興也以土德得天地
之中氣是乃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安在其論匹夫天子也蓋雖同德○
○齊聖實天運氣數而然後世安敢希其萬
一耶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来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
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来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錄曰按禮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
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備而兼用之五
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
諸侯於是二老幡然来歸而文王之化已
不啻遡然興矣及武王伐紂而二老致用
判然不同何也孔子曰君子或出或處或
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故鷹揚之
發援之以道也采薇之食存之以義也誠
心之勉決之乎帝也叩馬之諫奉之乎天
也蓋太公以天下為已任伯夷以君臣為
已責然皆有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
心之安則何必較其同與異乎然則二老
跡雖逈異實則同歸不可以岐二分也
○禮記周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
黄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
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
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
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
錄曰周武王既尊太公為師而又號曰尚
父其事之也可謂至矣而其禮王東面而
立師尚父西面宛然師友之義不獨堯與
舜為然也敬者聖學始終之要也敬勝怠
則夙夜祗懼罔敢不廸故吉也怠者慢易

放肆之萌也怠勝敬則狎侮五行厭棄三正故威也義者裁度制事之本也義勝欲則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故從也慾者人心危殆之端也慾勝義則沉湎冒色力行無度故凶也此三皇五帝傳之乎上古載之乎冊書而止曰黃帝顓頊者乃錯舉以見義宜乎端冕致齋而後得聞也

詩小雅燕朋友之樂歌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録曰詩云鳥鳴嚶嚶而又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可見非困窮之比寂寞之倫猶其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皆所以喻于朝廷之上者也然又安得而神聽之哉古人動必稱神明以見無人已私意於其間若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而此君子者仁義以為儷道德以為儔心志之相許建諸天地也同心協力以康王室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肝膽之相照質諸鬼神也一言以出天下同其利一行以立萬民共其休而至和之澤傳於無窮太平之美垂於永久其不然者則殘民害物妬賢嫉能朝廷天下亦壞亂隨之矣此朋友之倫關乎世道最切非但爾汝之間聲諾相聞而已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録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古人敦篤之行每如此安有人之不我顧者哉故又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極盡在我無遺而已矣

宣王命尹吉甫帥師北伐有功而歸詩人作歌美之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録曰吉甫尊為元帥親為世臣且懸建征伐之功以摅獫狁之難必有奇謀祕計之士人則參謀出則副乘此將相之事也而乃歸之張仲何哉蓋孝友者六行之首八刑之先國之命官以此保民家之立法以此艾後故君牙之有政即張仲之令猷而吉甫之交懽乃詩人之樂道嗚呼以飲御而進賢則無驕恣放縱之意以炰鼈而為禮安在窮奢極欲之非一燕而三美併為謂之多祉不亦宜乎

○大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傚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録曰序以此為飲酒悔過而作以愚觀衛武公史之所載與詩之所陳截然不同豈其既失而後改者歟君子曰秦之穆公聖人所深許也然則歌賓筵之詩而不知自反者真斯人之不若歟

○論語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録曰愚聞諸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然而反稱其善何耶夫子之交也道義而已矣故惟主久而能敬後世之交也勢利而已矣故一於趨以求知然則命也者夫子真罕言也孰謂張子而不知耶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

録曰按夫子之友衛有伯玉齊有晏嬰鄭有子產皆得位得國者也其使人於孔子不曰通交際達命令乃惟以寡過為言可以見古人之道義切磋雖一介之使未嘗以富貴利達而動其心而伯玉之篤行慎德老而不倦人不間於其使者之言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録曰人須是此意存於其中不以此意存於其中則有饋為厚無饋為薄充此類雖舜受堯之天下亦上下相通之義苟非歸格于藝祖用特何所施其敬耶若以百官牛羊倉廩為重使巳僕僕爾亟拜也斯乃○子思之所不悅而謂舜與夫子為之乎

○孟子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乎

録曰愚觀古之聖賢以道自重蓋不但子思為然也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孟子曰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蓋聖人道大德宏無可不可若賢者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不可以不慎者觀於此而可見矣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録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資其勢者也○

○一富一貧乃見交情此利其有者也故曰權交者不久貨交者不親夫是而可謂之友乎此義不明而後富者日驕貧者日諂勢利益盛道義益微孟子發為是論所以立輔仁之範閑諛佞之門不可以不知也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班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録曰惠公之事無可考然能辯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則亦非常人矣抑周道衰

伐木廢國君大夫尚能崇彼抑此師資友
益以為美談豈非孔門道德足以感人乎
過此蓋寥寥矣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
云則食雖蔬食菜羮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
也
録曰晉平公之為君也錮欒盈囚叔向耽
淫蠱之疾作虒祈之宫惑以喪志無能為
已特於賢者尚知禮貌恭遜之間進退疾○
徐之際周旋執禮儼然猶存故君子亦不
以人而廢之也
○通鑑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
干木則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
録曰古之王者尚必有師子夏聖門高第
未足為異若田子方段干木則吾不知也
雖然以一僭竊之後而能知此亦足多矣
厥後魏侯瑩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
亦至區區梁國之小而致大賢之再為國
者可不務作于前耶惜乎矯名于寵富貴
驕人有禮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無惑乎
終于僭竊而已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来亦将
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
仁義而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
而後其君者也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
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
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
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
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
○不奪不饜
史記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
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
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思以雪先
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
隗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
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
馬死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
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
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
宫而師事之由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
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録曰孟子之時沈同嘗以其私問矣未聞
樂毅之名也太史公又謂讀孟子書至梁
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
曰嗟乎夫子罕言利嘗防其源也自天子
至於庶人好利之獘何以異哉然則涓人
馬首之說果孰為之是時仁義之禍棘矣
利欲之害熾矣孟子以其命世之才而為
超卓之論若果二事並觀可以見宗師之
○重長老之稱不為徒然至於燕昭樂毅摯○
摯為利仁義罔聞其君臣之不終端可見
矣其所謂不奪不饜尤足垂訓蓋其始也
出乎彼入乎此故其終也出乎爾反乎爾
然則遺親後君靡不然矣此豈一隗一辛
所能知乎嗚呼後世乃有自比之者則其
所見亦小矣哉
西漢書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以立五
教之典則至治之成法周衰孔子之言不用
而道不行於是應聘諸侯以荅禮行誼七十

子之徒散遊四方大者為師傅小者為隱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及秦并天下燔詩書殺儒士六學於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孔甲遂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夫涉起匹夫驅謫戍以立號不滿歲而亡然而搢紳先生往焉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發憤於陳王也漢高皇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哉至孝武時公孫弘起徒步數年位宰相封侯於是即丞相府起賓館開東閤以延賢人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之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賀與屈氂壞以為馬廐奴婢室焉

錄曰吾儒於天地間大之則繼往聖開來學次之亦崇治化與太平此禮不可一日廢也區區陳涉亦能知之惜乎大漢之興不能崇重致使賈董之徒不能張施於其間而公孫弘掠美於其後史故歷數興慨太息於其間者豈盡無意歟其所感嘆深矣讀者詳之

漢初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後惠帝為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以禮聘子真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筮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揚雄少從游學至仕宦數為在位顯者稱道其德適杜陵李彊為益州牧喜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嘆曰楊子雲誠知人

錄曰漢承秦後始以焚書坑儒終以輕士謾罵幾於無士無友矣有太子者出一卑詞求之而峩冠博帶彬彬郁雅復見漢廷可見友道之不終絕與厥後子真君平流風餘韻被于當時孟子不云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其諸君人之謂也歟

曹參為齊相時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諸長老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膠西有蓋公使人厚幣請之既見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因推此類而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盡用其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錄曰參不但相齊以相天下亦此道也此可見漢代名臣尚然能自得師不皆好臣其所教也豈不賢於後世哉

衛青為大將軍諸侯皆屬焉尊寵於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

錄曰汲黯不拜衛青所恃者何耶蓋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凡所以卑奉之

者慾也黷惟無慾故面折而不為過犯義而不為辱君且直之而死於臣乎或曰黷常願出入禁闥豈其無慾哉夫質直好義者達也色取行違者聞也黷之行達矣其在内也奚以重其在外也奚以輕

○馬援與公孫述舊同里閈相交善後述稱帝成都隗囂使援往觀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舘更為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僚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蹕警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及援奉書雒陽初到光武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謝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爾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矣

録曰帝之簡易不當如是耶夫王僚重鎧專諸刺行秦法斷兵荊軻匕見固不在於簡與不簡也然則帝豈故為是哉聲音笑貌可施於庸品之人開心見誠自結于豪傑之士援之觀聽一見决矣惜乎說客之言非知援者盖援之擇君出于本心專意東方乃其素願初非反覆傾詐之徒也使其君可事則雖堂陛介然不害其委質使其君不可事則雖握手歡然不見其可親卒之滅囂虜述不越範圍然則援非說客廼德客耳其於懟謟乎何有

○

弘道録卷之三十五

弘道録卷之三十六

禮

朋友之禮

東漢書明帝永平二年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冠扶王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盖億萬計

録曰光武建立辟雍未及臨饗至是明帝親幸始行其禮今觀威儀文物之盛登降揖遜之周三代以後鮮見其倫嗚呼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矣惜乎特備於王公貴人公卿外戚而鮮及於天下是以詔令未申庠序未設期門羽林之士橋

門冠帶之人不過觀聽之美所謂人倫孝弟無所關預而教化亦止於如斯而已

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床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床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録曰夫邪正不並立儒釋不同行有天地然後有儒佛乃何為者哉帝知崇儒養老而又事佛乎何也曰此葉公之通患也夫儒之貴不在於章句猶龍之靈不在於爪牙以二帝三王之所務而求之三老五更之所稽猶以神靈變化之設施而望於蛇蜒蜴之蠢動也雖然豈惟儒哉佛以空虛寂滅即心見性自然悳覺安在其四十二章之傳乎然則沙門之所精亦桓榮之所稽者而儒與佛胥失之矣

崔駰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少善屬文游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元和中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

録曰愚觀肅宗之論二子蓋不但言語文字之間而其終身之得失利害已較然判矣駰前奏記數十指切長短至憲不能容而能絜身遠引所謂即鹿無虞幾不如舍者其能免禍宜矣固不教諸子多不遵法至吏人厭苦畏不敢發所謂婦子嘻嘻失家節者其終安得而不亡哉

重雷義少同郡相友善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及義舉茂才亦讓於重太守不聽義遂陽狂後同舉孝廉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因遂見黜重見義去亦以病免故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録曰愚觀陳雷之事本末未詳史特其大較耳遐哉邈乎設使人人讓德比屋相推濟濟之俗不興於其時乎若乃王吉貢禹彈冠相慶庶幾近之至於朱博蕭育弗能及矣

任延年十二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號為聖童更始元年以為會稽都尉時年十九到任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之以師友之禮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

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蓑乃秉輩詣府頗得先
備採録遂署議曹祭酒蓑尋病卒延自臨殯
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焉
録曰史稱子陵披羊裘變姓名而逃觀諸
任延所禮則固未嘗適也時大蹇朋来延
方以弱冠之年而能傾心下賢可謂不失
中正之節者也卒能使龍丘感動願得備
録孔子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其斯
長孫之謂乎
北海管寧少與華歆邴原相友游學於異國○
○並敬善陳仲弓時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
海外遂與原及王烈等避於遼東度虛館以
候既往與語唯於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為
廬鑿坯為室越海避難者多就之旬月而成
邑遂相與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
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所居
屯落會井汲者男女雜爭寧患之乃多買器
分置井傍汲以相待而不使知来者恠之問
知寧所為乃各相責讓不復爭攖鄰有牛暴
田為牽著涼處自為飲食子主大慙若犯嚴

刑禮讓移於海表黄初四年詔舉獨行君子
司徒華歆薦寧詔以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
明帝即位歆為太尉遜位讓寧亦辭疾自越
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
其榻上當膝處皆穿行年八十志無衰倦偃
息窮巷飯鬻糊口吟咏詩書不改其樂困而
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
色久而弥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
録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寧潔身浴德遭亂弗迷臨治弗屈可○
○謂邦有道不變塞焉邦無道至死不變者
也其與華歆始焉不肯同席而坐終焉不
可同日而語矣
三國志劉備見徐庶於新野因謂備曰此間
有諸葛孔明其人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備始曰君與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
致將軍宜枉駕顧之備曰諾由是親往
詣亮於隆中凡三顧乃得見
録曰蹇之上六曰往蹇来碩吉利見大人
時權御已移漢祚將傾險難之極也玄德

冒險而起戹塞窮蹇又無倚賴苟非剛明
之才碩大之輔佐之以濟險資之以紓難
豈能出於蹇乎故其象為大善之吉其占
為利見大人三碩之禮有由然哉然則所
以勸備者雖由於庶而所以扶劉者先定
於初矣豈偶然之故哉
文中子王通父隆傳先王之業教授門人千
餘嘗歌伐木而召通曰尒来自天子至於庶
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通於是有四方之
志盖授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
○禮於河東關朗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
父仲華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
文帝上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畧上不能
用遂歸教授於河汾之間乃續詩書正禮樂
脩六經賛易道九年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
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
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
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太雅頴川陳叔通等
咸北面焉從父王珪曰積亂之後當生大賢
世習禮樂莫若吾族振斯文者非子誰歟及

卒門人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来未之有也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緦麻設位哀以送之

録曰按東皐子王績與尚書陳叔達書曰貞觀初王凝為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為御史大夫密奏凝直言非辜於是無忌與淹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不用矣及叔達撰隋史淹時所撰文中子世家達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後魏徵遺奏事見太尉曰○君集之事果虚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其後君集果誅然則通之不幸非有大故也而史實遺之無足怪矣至樵作通志頋亦之循其舊不為立傳果何為哉然則何貴於君子述作之功而為千古斯文之幸乎録之

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定孔子為先聖頋子為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徳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粟帛生能通一經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四方秀乂挾策負素坌集京師文治蝟焉勃興紏侈袂曳方履誾誾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録曰自古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太宗可謂無負君師之責矣然豈知君子之道費而隠者也外而高昌百濟新羅吐蕃遣子入學内而閨門之内蕭墻之間不能無慚徳焉此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焉者而挾策負素固不若鳶飛魚躍之妙矣唐之所以不如三代也

○十七年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禮皆前後稱名惶恐

録曰太宗之尊三師可謂至矣以王珪為魏王師則先拜以玄齡為太子師則又先拜至是著為定式俾其子孫世守之柰何不旋踵而忽亡其故何歟彼三師之設肇自周公内有元聖之徳外抗伯禽之法則師道立矣彼李勣者帝以朝四暮三畜之彼亦以朝三暮四應之則凡拜揖進退之閒坐立疾徐之際祇如登場之戲術耳何足貴哉盖不但旋踵之間可以廷辱師傅而五王之禍亦且不遠矣此録之意也

高士廉都督益州為文會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學校寖然復興有朱桃椎者隠居不仕沉浮人間竇軌鎮益聞而召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夏則躶形冬則樹皮自覆贈遺一無所受每為芒履置於路側見之者曰居士履也為鬻米置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見議者以為焦光之流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每令官僚存問以近代以来多○輕隠逸士至是獨加褒禮蜀中以為美談

録曰蜀有蠻夷之風不但文翁一人君平一事可以相屬而欲廉頑立懦苟非加意於至賤不能揚其波非挹損于至貴不能顯其化此褒禮下士不得不為美談也

會昌中白樂天居洛與胡吉劉鄭盧張等六人皆多年壽於東都履道坊合尚齒之會又有二老李元爽及僧如滿亦與斯會皆圖名爵唱并寫其形貌以為勝事至宋杜祁公衍

與太原王渙河東畢世長沛國朱貫始平馮平咸以耆年掛冠優游暇日為雎陽五老會賦詩酬和恰然相得形於繪事以紀其盛元豐中潞公文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邵雍程顥程頤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繪像其中宣徽使王拱宸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獨温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請入會凡十三人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大中珦席司徒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資聖院温公又為真率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隸於榜曰竚瞻堂塑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録曰洛陽天下之中皃賢既醉之風不知幾及見矣數老者國家之元氣太平之措範也伯夷太公不得專美於前矣録之

○宋名臣録楊時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絶學於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録曰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此程門之立雪千古以為美談也歟

○列傳陳師道年十六以文謁曾南峯一見奇之許以文著願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絶意進取性復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初游京師未嘗及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子能為我佋介乎又深知其貧懷金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將荐於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予雖不足以齒士猶常從侯之後然以先生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俾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又何取焉雖然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侯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終不往

○録曰萬章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贄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又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又曰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禮不明久矣以曾南峰而史稱其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況其他者乎此所以一見許以文著未敢以節稱也而師道乃能深致禮焉賦詩如一瓣香之敬不盡年

之悲篤信守義罕見其儔嗚呼若人者可
謂青出於藍者矣
明王直撰李時勉贈行序云正統十二年祭
酒李先生乞骸致仕六舘諸生悵然若無所
依先是諸生服先生之教而蒙其德五六年
敬愛如父母至是無可奈何乃言於上取其
平日行事為十題召工繪圖諸在廷各識以
言及行太學師生送者凡二千餘人諸教坊
樂工槌大鼓雜以金石絲竹之音喧然前導
遠近觀者塞路一時道傍行旅至不得往來
○商賈亦為之罷市莫不嘖嘖稱美以為榮至○
有為之泣下者以為自國朝七八十年以來
未見其比俾後世傳之足以見今日尚賢之
美是所以為邦家之光也
録曰宋臣有言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
至誠予觀祭酒李先生之去衣冠禮樂塡
街塞市何其盛也至明年己巳之變兵甲
壯士弥山满谷又何其懲也誠使正人者
珍重信任留之闕廷将奸人可杜邪謀可
塞奈何首木方除乞骸遂篤至諸生無可
奈何嗚呼觀此一詞剛伏闕叩閽所由以
起而訖於權奸不得不為虛禮之文以先
先生也故當時贈者以為尚賢之美而識
者實衰憂國之歎焉此又不可不知
明臣録尚書吴文定公寬生有異質未冠入
郡庠流輩方務舉業獨博覽羣籍為古文詞
下筆輒有老成風格然屢試不第将絶意仕
進不復應舉值天台陳選董學南畿知非凡
器命有司以禮敦遣至京闈遂中第三會試
第一入試大廷狀元及第先是由貢入太學
○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有如此貢士也哉○
江陰卞華伯亦有低頭拜東野之句徐武功
性高邁少許可折節與交曰舘閣器也及入
翰林凡有作即傳播中外位益高望益重學
者稱為匏庵先生
録曰夫禮也者起也起者作興之謂也時
文定久需於次一旦得有道者資以敦遣
於尋常者蓋萬萬也故勃然而頭角崢嶸
焉而際會興然則禮之於士其可少哉其
可少哉
布衣陳真晟漳州龍溪人本出海濵骨格高
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
能自拔流俗專心致志以儒為業業成期薦
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
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踐履
之學至江西張元鎮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禎
敢僭謂所也為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吴
許二子亦未是遂歸鎮海莆人雖多儒家自
布衣而學術始淳與鄉人李文舉諸前輩講
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至今猶傳之云
○録曰李文毅之贈送弟子所以崇其師也○
吴文定之敦遣師所以隆其弟子也若夫
陳剩夫之從好非師非弟所以自待也三
者皆朋友之禮之不可缺者也故終焉

弘道録卷之三十六

弘道録之三十七　　相六

智

君臣之智

家語孔子稱堯曰其智如神

録曰繫辭曰神而明之夫萬事也萬物也
出於天也夫苟出於天也視之而弗見聽
之而弗聞理無形也未可以為神也具衆
理宰萬事係於人也夫苟係於人也疑之
而可言擬之而可動心有覺也此所以為
神也非所以疑擬於杳冥之鬼神也

○中庸子曰舜其大智也歟舜好問而好察邇
言隠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
以為舜乎

録曰堯之智曰如神言其用之所及不可
測度也舜之智曰用中言其心之所存無
過不及也若乃曲徇已見必人以難從則
不可謂之用傾駭聽聞示人以難及則不
可謂之迩拒諫飾非以察為明則不可謂
之好優柔不斷讒佞不分則不可謂之執
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又安
在隠惡而揚善乎斯皆智之賊也過與不
及之故也故聖人不由焉

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堯舜之
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不能三年而緦小功
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

録曰夫所惡不知務者若唐德宗猜忌刻
剥以剛明自任而忘受欺於盧杞趙贊之
謂也然則何如而後能察之哉夫虞庭之
法具在也其所以教之者直而温寬而栗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其所以察之者寬而
○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
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而尤致慎於巧言
令色則雖有杞贊百輩何所容哉此四凶
不能危舜而一杞足以亂唐孟子之言吃
緊而不可忽也

又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
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
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録曰禹之智鯀之所謂不智也夫父子之
道天性也一以率性而利一以穿鑿而害
未至於聖者可不勉哉今天下之鑿者非
獨於鯀也或苛察自在或壅關自賢或躁
急自用或刻薄自恣或僥倖自多奚啻其
一端乎孟子發為行所無事之說於世道
極有益未可以行水小事言也

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
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
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

録曰湯何以謂之勇智乎夫禪受以文華
○命以武然非內秉剛明之德何以知一日
之間天命已絶果能上應天心下順民心
乎而猶曰已日乃孚者湯恐後世以台為
口實也然其實人心喜悅未占有孚而猶
曰革言三就者仲虺作誥以解湯之惑也
不然雖以咨嗟涕洟如莽之金縢自陳千
萬如操之下令而不知人之視已如見其
肺肝然果何益哉果何益哉

萬章問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
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

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食牛於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録曰夫所謂之智者乃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之謂也然仁可勉強智不可勉強此三代以下論人物者不能純乎天理而百里奚管仲晏子之徒亦在所録也故觀於四智二賢之論則知當時所以為之惓惓焉者亦必有其道矣觀者詳之

國語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仲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使人請諸魯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授之以政 相六 四

録曰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傳曰天地不交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也桓當否極之後蹶然興起思以智力服天下苟非得先紀之士同心之言何由聽信之乎牙之推賢讓能無曬比之私桓之諫行言聽有剛明之德齊國之亨夫是之由也

桓公與管仲坐而問曰昔吾先君築室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戎士凍餒戎車待優游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為此若何對曰吾昔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縛本肇末勸之以賞罰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公曰為之若何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叅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

録曰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為卦火在天上其明及遠萬物之衆無不照見此桓公管仲坐而論道之時也 相六 五

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今夫工使處就官府審其四時辨其攻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今夫商使處就市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今夫農使處就田野察其四時權節其用

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㾱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是三者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頼也桓公曰善

録曰此不易之定論豈惟一國為然一人一家莫不然也上失其道民失其義士甘於游衍農奪於末技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不亡幸矣此仲所以深慮也

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 公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

録曰此啚作三軍所由起也智者在於善觀而已矣

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對曰未可國未安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公曰諾國安矣其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諸侯則事可以隐作内政而寄軍令焉公曰善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有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為旅鄉為人帥之五鄉為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人帥之春以傁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内教既成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懽忻足以相死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録曰此内政而寓軍令徒以仲之設心外則一以欺人内則急以疆已惓惓焉惟以得志為事夫是而君子不由也若乃先王聮屬其民寓兵於農之法大率類此嗚呼齊一國也仲一人也以三萬人横行天下誅無道屏王室莫之能禦何況堂堂之天下乎夫是而不可不措之思也

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曰未可隣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隣國審吾疆埸而反其侵地無受其貨而重為之幣頫於諸侯則曰隣親我矣四隣大親正封疆地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西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遂征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

録曰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是故就其開悦君心纖徹畢照則可見其明智而有餘究其反覆傾險立心措志則又見其光大之不足君子可不務帝王之大智以正已而格物乎

左傳齊景公田於沛既還晏子侍於遄臺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替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錄曰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與同正相反而公私義利之所由分也蓋同之言利害不分是非莫辨惟上之言而莫予違是故言之可聽聽之可入和之言祇求無背於理不求無背於言誰能無叛於道不能無叛於迹必不肯阿諛曲從陷君不義是故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入要之進無面從退無後言者和也以利害為從違得失為進退者同也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為人上者可不察哉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二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景公於是省於刑及晏子在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曰非宅是卜○惟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吾敢違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錄曰智哉晏子仲乎郤慶氏殿鄙六十弗受一也與季札言納邑與政二也辭宅卒復其舊三也彼不知自保者今雖賅美輪奐以奸私寵焉知他日不變華改毀以盡公論乎故曰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以齊之多難崔慶亂於前樂鮑踵於後晏獨端委植立而不可變者讓為之懿也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蘊利生孽君子其戒之哉

魯饑臧文仲言於桓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我不如齊非心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遂以鬯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錄曰葵丘之會曰毋遏糴遏糴者五霸之所戒也於是有文仲之請齊人之與焉何○以今之世反不然乎彼胡越尚猶一家以秦人而視楚人之肥瘠且不敢若是恝而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胡為乎閉之糴乎夫常平社倉其制遠矣三年耕九年積亦云邈矣而預備倉今之要務募民既曰無策和糴亦未盡善勸借者不得已而一行贓罰紙劄未能盡知無已俾其有無自相兼濟何得以當官威令參預乎其間耶且如一府一郡所產幾

何出自本土非由外來猶之可也四通八達之道曇年尚且資之纔一壅閼四路風闘市井又從而閧之小民又從而訛之來者阻絶居者騰湧安得而不坐索高價耶惟其無阻人各趨利不分遠近不伺號招自然遠來民心至愚而神索價高下不約而同又況我之可得而止者皆出於其塗之人而未出於塗者尚多也民之所仰而糴者多未出於塗之家而已出於塗者尚少也曾是而不反思之乎此移民移粟所以有限而自謂盡心者亦未嘗得也

臧武仲多智時號為聖人邾庶其以漆閭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武子謂紇曰子盍詰盜武子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招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也是賞盜焉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一以待人軌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録曰夫子嘗告季孫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其言與紇正相合孰謂武子之智而可少哉夫有宣公之命莒僕而後有季孫之賞庶其有桓公之納郜鼎而後有陽虎之竊寶玉誨盜之驗如影隨響人可不務洗濯其心乎以紇之智足以服季孫外盜之言孰不敬信而內寵之私孰可殉之雖然以甲從己則譖犯門斬關則誣紇以正論而宿以憾施言之禍人一至此夫

秦穆公納晉公子及河舅犯以璧授公子曰師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罪多矣請由此辭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其璧於河遂入於曲沃是為文公文公元年王室有亂襄王出居於鄭秦穆公師於河上將以納王舅犯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公以為然故辭秦師而下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入襄王於周取王弟叔帶於溫殺之

録曰蠱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夫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無事則何喜何隨然則授璧請亡豈得已哉介子推之事可以鑒矣彖又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治蠱之初苟能使尊卑上下止齊安定何事不可治何功不可成然則求諸侯莫如勤王豈無徵哉文侯仇之事可以法矣故又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其諸亡人子犯之謂乎

楚子及諸侯圍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

馬明徵其詞公曰可矣乎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録曰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晉雖伯國天意與之而猶藉以先焉其是之謂夫

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弥篤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公從之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又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戰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

録曰愚觀成子志而有文豈不信哉夫以人事君曰忠三讓三獲曰文有天下者可不務哉徒以其霸而廢其文乃攘取高位以饕異寵今之視之曽不若腐鼠其視衰也為何如哉

成子卒宣子將中軍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處父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録曰蠱之六五曰幹父之蠱用譽晉侯本以陰柔之質詭而不正而能任剛陽之臣觀其立政制治豈非大有為之才乎故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君臣父子之間令聞長世所謂承以德者也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録曰愚觀子產之治鄭國乃知井田學校當時皆可復也夫鄭與魯與滕等也其自稱國小而偪族大寵多初非聽說也一旦取我田疇而伍之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而非鹵莽也又取我衣冠而褚之使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而非姑息也斯二者先王井田教化之遺風也其始欲殺之者習寵枯勢之為也其終欲嗣之者心悅誠服之公也然則田疇之殖者誰耶子弟之誨者誰耶盖已寖寖乎回心向道之俗矣此有子孟子未為空言而子產能見之行事人豈可以弱小而自畫耶觀者詳之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其傷實多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

猒焉敢不盡言乎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子皮曰善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今而後請聽子而行

録曰尹何之不可使即子羔之不可仕可見當時議論之合也而操刀製錦之説至今十古膾炙人口人可不務學乎録之○

○子産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録曰愚觀鄭之詞命其膾炙人口者若晋徵朝論幣獻捷晋讓壊垣辭楚公子以至争承讓陴立駟對苑獻子對士景伯其詞具在也至今讀之者使人耳目爽快心悲開明而況親聆其謦咳者乎信乎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詞可不待潤色耶

裨竈言於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産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若有火○

○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産曰天道遠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或不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録曰校人之識曰孰謂子産智然則其卻裨竈獨非智與智故以祝史為末自強為本苟國無政令安能消變於未然乎有國有家者可不致慎耶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數與命也

弘道録卷之三十七

弘道録之三十八　　相七

智

君臣之智

通鑑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録曰五者果足以定相乎夫乾稱父坤稱母大君者宗子也大臣者家相也故天地○

○之廣兆民之衆親之為同胞視之為吾與皆相之職也若但居視其所親所不親者尚多也富視其所與所不與者尚多也以論三晋之相則可論天下之相則不可天下之相必如秦晋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如此方可以保子孫黎民視彼五有之氣象萬萬不侔矣後之欲論相者盍舉以為法

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

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録曰昭侯於是乎失言矣夫彤弓弨兮受言藏之先王所以待有功也袴雖鮮不以加諸人况於其弊者哉若夫一嚬一笑所關至重怒而故嚬喜而故笑人主之喜怒將國關焉而豈弊袴之比乎徒知舉措之不費不察身心之遠圖偶存愛利之私情而兢左右之臆説未足以語智也

○史記沛公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寡强弱之處及漢王入滎陽命蕭何守關中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絶

録曰此蕭何之功所以第一漢之天下根抵於是乎定矣彼責其不收博士掌故之書無案之詞也

○初項羽與諸將約曰先入關中者王之至是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然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沛公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

録曰此蕭何所以必用韓信不在於追亡之日而在於王漢之始破秦滅項立漢定楚胸中已有成筭何其無忝於相國哉

○漢王問韓信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曰今東鄉故天下豈非項羽乎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與項○三曰不如也信曰項王之為人也喑啞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有任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

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歸東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録曰愚觀韓信之所養乃知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信不誣也夫王汝於成在天不可得而知也以信之窮困受辱體膚之餓拂○亂之為亦已多矣焉能不動其心哉是故惟不甘匹夫之勇而後知項羽可敵惟不屑婦人之仁而後知三秦可破惟不役眷民致賢之言而後知丞相可事惟不弃設壇拜將之禮而後知漢王可臣如是而不聽信計則吾不知也

○張良為韓報仇乃狙擊始皇始皇大怒大索天下十日不能得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嘗從容步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彊忍下取之父

又曰履我良因長跪父以足受履笑曰孺子可教與之期後五日平明會此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再後五日早平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去再後五日復早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来喜授以編書曰讀此為王者師後十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旦日觀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常習讀誦之

録曰張良之於豫讓其始豈相遠哉世殄暴與畫剽巷奪尊諸曹沫之戈毳政刜軻○之七藉聞於時以相如之賢猶欲五歩之○内血濺秦王其風聲氣息所由来遠矣天厭人夷圯上者出以為漢敺除然後子房能知沉計忍辱善藏其用卒以智稱是故由前而觀子房如未煆之鋼未操之毋豈能免於徒剖由後而觀子房如處女之軀脫兔之矩不可罥於羈靮矣

良素多病相從沛公入關嘗導引不食穀及天下已定封為留侯乃辭去漢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録曰自聖賢之世遠而後君子進退出處之間變情而任術也嗚呼可以慨諸可以慨諸夫伊之訓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周公之爻曰亢龍有悔此聖賢之學也退而巽巽自得與亦舃几几此聖賢之道也自三顧至於反政自居攝至於告老何莫非斯道也三代往矣權謀功利之學所志者何事往往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故創見子房之事以為希曠超絶真若脫屣邁世者而不知其用智任術亦已多矣何者蓋黄石之說曰安莫安於忍辱吉莫吉於知足嗚呼斯言也雖不全合聖人之旨要亦不可以無道拒之視彼韓彭周勃大有間乎設使不遇其人吾見博浪之謀迂於謝病之策其去俎醢將不遠矣

帝置酒洛陽南宮謂羣臣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

録曰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然○則非無心也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何人不可有哉亦非無情也以一人之情為千萬人之情何物不可用哉漢高雖不幾於聖人而一時之功用天為之以清地為之以寧苟非豁達大度從善如流胸合於廓然太公物来順應安能事事而同之人人而察之乎若乃自賊以為智而不合衆心自用以為善而不通衆志此乃天之所棄非但人之所禽也

高后崩呂祿呂產欲為亂而憚絳侯朱虛等猶豫未決絳侯使酈寄紿說呂祿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錄曰人皆謂太尉之問非是或為之危或為之幸但據紙上之陳言

尉必先為之所而後問也

曰以酈寄之紿說即此而知其然也夫陳涉一匹夫耳其將起也猶預使人叢祠中○呼曰陳涉王然後人皆從之矧平勃之智也所恃者六軍而已况又未敢訟言誅之則人安知順逆之所向哉一左袒之問而逆順判然其可見矣然後人皆知呂氏之當誅劉氏之當正前後左右紛紛乎其解體矣豈非交驩相結之深計歟

文帝即位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智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丞相

錄曰平之言真宰相職也帝已知之矣獨不能責其實乎責其實獨不思得其人乎惜乎帝之明智無以及此也嘗求其故矣高宗恭默思道所務者學也學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謂求有益於得也文帝玄默化民所慕者老也老故知雄守雌知白守黑謂求無益於得也是故武夫捍將材官蹶張之徒而臨以質美之主其施為氣象反拜下風而仰餘光何以責其坐而論道乎然則咸有一德與夫思兼三王非故為是表異也不如是不足以佐天子正中國而撫四夷也

陳平嘗從征伐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衆陽圍三也攝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信五也解白登之圍六也

錄曰臨危制勝料敵設奇者一時之事也所謂一將之智則有餘也代天弘化燮理陰陽者不世之事也所謂萬衆之才則不足也此帝之論相徒有其名而無實者也

上輦過郎署問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上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曰尚不知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髀曰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决於外故能逐北單于破東胡滅儋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史以法繩之陛下賞太輕罰太重尚坐首虜差六級下之吏削其爵由此言之雖得

頗牧弗能用也 上說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
為雲中守而拜 唐為車騎都尉
録曰帝之思 頗牧而以為將也獨不思周
召而以為相乎頗牧之為將逐單于破東
胡滅儋林 匈奴不敢近塞而已周召之為
相也越裳氏重譯而獻曰天無烈風淫雨
海不揚波已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盍往朝之然則將相之功果孰愈乎夫股
肱惟臣良臣惟聖三代之所以賓服四夷
用此道也文帝不思事求元聖與之戮力○
○顧區區於趙代之所聞雖日拊髀果何益
哉此所以雖聞陳平之言無異馮唐之論
未足為大智也
武帝時汲黯多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
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
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
謂賁育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
至如汲黯近之矣
録曰此武帝 異日托孤所以獨得其人也
夫知之真而 後任之篤寧愈之愚王陵之
戇苟非真知孰能有濟乎不愚不戇見害
則避見利則趨而又何待於招之使來麾
之使去耶唐太宗惟不知蕭瑀李勣之真
故寄命之際取其才智而略其節行然則
弘式倪寬之流莊助已易而畜之矣其於
社稷乎何有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智
上奇愛之察群臣惟奉車都尉霍光忠厚可
任大事乃使黃門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
以賜光及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
○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
行周公之事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以光
為大司馬大將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
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
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
寸
録曰帝之任光蓋得於助之論黯可以見
知人之明矣夫托六尺之孤者光之忠厚
小心乃能辨之矣苟無廢昌之變立宣之
權光不為全人乎設使汲黯而當其時遭
其事吾知尚不能容人之過其能容己之
過乎碏與磾之事其所優為之者矣矧於
淮南寢謀而妻子獨不能窒其慾耶帝有
以知光而光不能副帝此又黯之罪人也
上官桀之子安之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
內為后光以其幼不聽安遂因帝姊蓋長公
主內入宮立為皇后年甫六歲於是桀安深
怨光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怨望乃令人
詐為王上書欲共執退光書奏光聞之不入○
○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以王告其罪不敢入○
○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曰將軍冠
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王何以
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
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輙怒曰大將
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有毀者坐之自
是桀等不敢言
録曰人皆謂慧者不壽豈壽者不慧乎其
所得於天有厚而清者有清而薄者自明
誠謂之性自誠明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
誠矣此得其厚而清者故悠久無疆也琥

璃之為寶非不瑩然白也氷玉之為器非不皎然明也然得其清而薄者故觸之即碎也是其明雖同而誠則異此漢昭之所以止於是乎

自武帝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以來吏民獨推趙廣漢天性聰明精於吏職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生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刦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刦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愕又嘗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恩其發姧擿伏如神皆此類也

録曰愚聞諸先正仁可過智不可過告訐之俗鈎距之情智之過也智之過不得謂之好問用中隱惡而揚善矣況加以專厲彊壯蠭氣見事風生乎此正自取殺身之道非其智如神之謂也

東漢書竇融聞光武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隗囂使辯士張玄說融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縱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議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名姓見於圖書漢有再受命之符融遂決策東向而遣長史劉鈞奉書詣雒陽帝賜融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録曰融之歸向去幽就明也帝之明見料事多中也有融之明而後有帝之見乇之初九曰盤桓利居貞竇融以之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光武以之此所以終漢之世令名無窮彼隗囂者所謂乗馬班如泣血漣如不旋踵而亡滅也然則不但帝之明見萬里而聖人已明告萬世矣

光武以天下墾田多不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語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

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将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

録曰明非人主聖德耶然有斤斤之明有察察之明斤斤者明之盛也是故大明當空萬方普照而隙光之小覆盆之末曾未甞屑屑也察察者明之苛也是故燃犀照渚情狀必露而淵魚之細潛伏之微或不能舍之也雖然犀有物也明無物也以照渚則或明以映日則無光矣此漢明之所以辨於吏牘之情而昧於楚獄之濫也夫

初光武在薊屬王郎起移檄構之乃令王霸募人於市将以擊郎遂趣駕出時天寒冽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使霸往視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氷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氷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氷解因謂曰安吾衆得濟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後謂官屬曰霸權以濟變殆天瑞也

録曰此當與白蛇同應不當以白魚為比則神靈之祐庶幾稱矣

又曰所謂權以濟變者非詭道也事已屆於危迫其幾間不容髮正豪傑用智之時設使踵候吏之言将不前阻水乎前乎李陵虜不敢逼後乎趙雲一身俱膽皆以此也若謂預知氷合以决天瑞則霸非所及也

弘道卷之三十八

弘道録卷之三十九

智

君臣之智

三國志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躬耕畎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郡龎德公素有重名徳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德操為氷鑑故劉備在荊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也

録曰愚觀諸葛孔明乃知東京所養不可以易而得也人徒見黨人戮辱以為仁賢之禍而不知顧厨俊及乃長清徳之風至孔明能知静以脩身儉以養徳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静無以致遠斯非龍徳而隠者乎又曰學須静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静無以成學非終日乾乾者乎又曰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又非夕惕若厲者乎當時謂之卧龍良有以也然則三顧之勤乃

作新乂錮之氣而時務之識其好還標榜之稱也歟

備詣亮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姧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自董卓以来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若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

○東巳經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

禎八　二

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

錄曰愚觀孔明之告玄德與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同一見也而不能恢復帝業何耶蓋高祖之時三傑並用其禽魏取代仆趙脇燕東擊齊南滅楚皆信之功也觀其言曰多多益善則與剌顏良誅文醜者大有間矣今發蹤指示同斯人也擊兎伐狐亦斯人也世豈能並濟哉加以操○

○之用兵彷彿孫吳而區區之蜀終老雲喪誰能為之巨臂甫孔明能走仲達或亦晚矣此高祖所以嘆公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以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潯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

相八　三

錄曰古之學何為乎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所以為誠也為信也今之學何為乎事欲求可功欲求成學之所以為欺也為詐也是故孫權未勸之前良心未鑿天理尚存何能見其刮目呂蒙既學之後役智任數呈功計能非復吳下阿蒙矣然則非子明之受益乃雲長之當損乎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

○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言宜遣使迎之子敬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一快也後雖勸我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智量淺狹是以不能知之也夫平吳之役其造謀定議發跡指示者預也諸將徒能得走獸耳故嘗身不跨馬射不穿札非其驕貴之靡乃由博學多通耽思經籍所造益深故有善不伐有勞不施耳而安不忘

危之一言足以起于衆見豈徒濟與渾之
不如華與詭亦莫能及矣安能終損立功
立言之本歟嗚呼可以法矣
唐書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
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
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
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曏者辨之未精也朕
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
其能偏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
内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録曰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其此之謂與弓
工輪扁至今猶且稱之以其言之曲盡而
且達於事理不可以不察也是故木心不
正則脉理皆邪君心不正則治道皆苟弓
工之所見殆王魏之不若歟太宗徒得其
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但能延問疾苦得失
之所由而不能加慎於寡妻兄弟之所獨
非好問用中之比也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

其二長故孤常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
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
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圖取關羽勝
於子敬
録曰愚觀破虜之言何其不情哉公瑾之
成功一葦蜀君臣有以激之也不以為恩
而反以為誚如是尚可釋琮而不擊乎来
而不取反為人借以借者為短則借之者
何如也甚矣推之為漢賊也至其巧於用
詭以襲關羽不啻掩人之盜以為勝於子
○敬克其類於穿窬之事猶可為之何怍乎
稱説天命媚於瞞賊乎
晉書杜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
脩立泮宫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
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
召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
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
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
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
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

達巴陵千餘里内瀉長江之餘外通零桂之
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
與勇功
録曰夫智名勇功人誰不慕而欲識之哉
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名喪厥功人惟
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
不能蔽也二臣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
武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煬帝偏信虞世
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
責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録曰離之為卦也明兩作故為文明之象
明夷之卦也明入地中故為幽暗之象此
兼聽偏信之所由分也以是為訓猶有信
楊國忠以成天寶之難信盧杞以啓建中
之亂信李訓鄭注以致甘露之變者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
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
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
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
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

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之廣一日萬幾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上意唯物取決受成雖有衍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錄曰帝之言其君人之規鑒歟夫不明而喜察後世之通弊也是非不可以一人擅而惟憑己之可否則是非亂矣善惡不可以一人決而惟恣己之好惡則善惡惑矣功罪不可以一人斷而惟私己之與奪則功罪淆矣是故以不明自諉而責成於人猶可言也以苛細自任而動疑於物不可言也天下至大而心思之所量者小兆民無窮而耳目之所及有限也故已有不便而令百司執奏則已無偏重之患矣人有未知而能選賢任能則人無廢事之憂矣此貞觀之治庶幾可稱後之人君其諸念之哉

房玄齡明達吏事濟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二人深相得同心狥國故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錄曰愚觀唐之房杜與漢之良平不同足未見其蹟耳未見其附而史稱善謀何也曰此善藏其用者也夫以唐之太宗視漢之高祖其豁達大度有不同也是故以帝之神采英發舉世皆拜下風使為房杜者畫一策則挾為己長運一籌則伐為己有如良平之自見豈能始終其業哉今上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斷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君臣朋友之間豈非善藏其用者哉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捷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稍明遠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瀉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錄曰帝之始也欲聞己過而及群臣其終也徧舉群臣而忘己過至他日之評魏武乃曰臨危制勝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

萬乗之才不足嗚呼合而觀之可以見帝之失得矣又何必曲相諛説哉

德宗詔郭子儀還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兵馬使張用濟與諸将謀以精鋭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康元寳難曰君以兵請令公朝廷必疑此令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氏百口何負於君而為此手用濟乃止

○録曰宋岳飛之班師與郭令公之躍馬其意正同而老儒經生或責以将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宜待中原克復而後聽命其與用濟之謀何以異哉

宋史太祖皇帝未嘗為學晚好讀書然性豁達不事矯飾京城新宮成御正殿坐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又嘗謂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為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曽不愧耻豈如不為之而使臣下無間言哉

録曰虞書之人心惟危非與慾也中庸之不覩不聞戒與慎也帝之胸次可與玩於千仞高明之上夫何間然之有哉以唐太宗能受書言尚為慚耻矧於飾非文過者乎後世無能及矣

太宗勤於為學每臨朝後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脩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等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歳讀徧是書耳

○録曰帝王之學與經生異竊以為經生亦當體認性情傳求理趣至於誇多鬪靡徒勞而無益也若太祖之於二典不惟能讀而又能行繼世之後所當取法乃脩太平御覽之書支離破碎無裨實用雖日進三卷果何益哉宜乎田錫之不取也

田錫耿介寡合多智好禮嘗奏舊有御覽但分門事類無益聖心臣請别為御覽又集經史切要之言為御屏風置扆座之側庶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其御覽序曰聖人之道布在方冊六經則言高指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迹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説勝文集則宗經之詞寡非獵精義以為鑒戒舉綱要以觀會通為日覽之書資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也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有銘几杖有戒蓋起居必覩而夙夜不忘也臣每覽經史子集取其語要輙用進獻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湯武比隆矣

○録曰愚觀漢宋二祖皆未嘗為學而能不失帝王之範圍唐宋二宗皆攻苦博學而反不免後世之譏議何也豈非所務於博聞強記而不切近於格物致知故其所就亦止於文詞字畫而不關於誠意正心乎真宗徒能嘆美田錫以為天奪之速不能盡力章疏以收直諫之功何況一屏風之置哉雖别為御覽亦從然矣

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其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

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常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李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録曰趙忠獻之讀論語可謂優然自得矣然不知虎兕出柙玉毁櫝中是誰之過所以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也李文靖之讀論語可謂歉然自損矣然實能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所以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也嗚呼若人也其所先見謂之智其所不欺謂之仁兼以終身誦之謂之勇觀於聖言豈非不憂不惑不懼者歟

及沆為相王旦乃叅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嘆曰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不以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沆没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

録曰自商書聿求元聖之後孰有稱聖相者哉沆之先智洞若蓍龜終宋之世一人而已

沆應接賓客常寡言外議以為無口匏弟維秉間為言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朝廷大小之臣皆得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及下有司皆得見之若邦國大事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論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奬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未能也

録曰愚觀沆之所言莫不曲盡後生之情狀其稱籠罩乃外示虛文中無實意果於世俗之態極為親切乃知聖相之智無不知也然則人豈可僥倖於市童之憐而甘心於識者之鄙耶

陳恕久領三司真宗初即位常命條具中外錢穀之數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使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故不敢以告帝嘉之

録曰恕以心計任職本無足列然帝之侈心彼窺之已熟使恕而在天書之詐必不肯為旦不足以望之矣録之

曹彬克江南歸蕭然行李惟圖籍衣衾而已閤門進牓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還時人嘉其不伐初彬之伐唐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賀彬曰不然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

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

錄曰彬之智識而可少哉以馬援而有梁松之謗以王濬而有周浚之書君子居功之際不可以不慎也雖然彼拔劍擊柱攘臂奮拳尚不能止區區使相曾無足介詩不云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彬之與美可謂交相得矣

張詠知益州時民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一郡囂然公訪於市肆乃歸明人言之逐○詠其人即日帖然諭人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又方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衆始出忽嵩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呼萬歲復攬轡行衆不敢讙或以告韓琦琦曰當是時其亦莫能措也其智略大率類此常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若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又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决三也

相八　十四

錄曰自孟子言穿鑿之後忠定之言吃緊已乎夫智不可鑿亦不可窮不順則鑿不流則窮循理為順不竭為流是故止訛之術斷之聚也攬轡之呼敏之輿也不斷不敏智之賊也失此三者一人不可治一家不可行矧天下大事乎故曰忠定之言可謂吃緊矣

契丹寇澶州帝大駭以問寇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願帝幸澶州同列聞之懼有欲退者準止之令候駕起帝亦難之將○還內準懇留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復問準準心知二人之謀若揚為不知者乃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勝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計澶州

相八　十五

錄曰我明己巳之變徐有貞倡議南遷賴子肅愍之言而止二事孰為難易耶以愚觀之澶淵之寇宋之衮職無闕廟社奠安正統之變乘輿越在草莽朝野震動從違之間危亡反掌然當其時王欽若徐有貞固自在也以二公之智何不亟去之而使皆得以媒孽其後何耶夫智臨之君黑白易分甘臨之主邪正難辨一旦狃於安富則驕侈生忘其禍亂則釁孽萌此景德正統之時誣於二公之正議其事獲伸於前而譴禍亦隨於後也聖人係之曰至于八月有凶君子其可忽哉其可避哉

○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攝非所以取威決勝也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殿前都指揮高瓊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乃復入瓊隨立廷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

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準不欲賂之以貨財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亦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也時帝方厭兵乃曰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

録曰宋之澶州即今之大明也宋之都汴與今之都燕南北相距未為遼遠至契丹之侵定州攻保州又攻順安軍又攻北平砦與今之入寇亦略相當宋既有魏能石普敗其前又有田敏王超拒其後故每與宋師戰小却即引去徜徉無鬪志而澶淵之役又有寇準獨當其前欲邀而擊之使隻輪不返而真宗一則曰許和二則曰厭兵至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班之史冊豈皆溢說哉况漢唐和親惟守一策宋之哲書兼用二議蓋不悉聞于朝俾君相擇之乎今年復河套明年易總治終歲不得寧居而惟幸其不來聽其自去

又有一等之說以為志在虜掠無防大事嗚呼此正吾之五餌何不一試而使生民肝腦塗地耶愚故因澶淵之事而進當路之人以為智者先務莫急於此

弘道録卷之三十九

弘道録卷之四十　

智

君臣之智

晏殊七歲能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真宗召入與進士並試殊神色不攝援筆成文帝嘉賞之每訪以政事率用方紙小書已答并藁封上帝重其慎密有智權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生平善能知人故當世知名之士如仲淹道輔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亦其壻也及為相益務進賢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得並用至於臺閣亦多一時之選帝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興治道至康定慶曆之間朝廷號稱得人皆殊之力也

録曰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宰相之職可不務知人乎始以神童薦終以知人顯非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者矣其卒為名臣不亦宜乎

范仲淹知延州先是各邊分兵詔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

則官卑者先出至是仲淹曰将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因大閲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将領之将三千人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録曰愚觀范仲淹其起也一書生耳而腹中數萬甲兵何自來哉嗚呼此張詠所謂大小之事皆須用智者也而更出番入非其變通使然哉故人能用智則方寸化而○不窮不能用智則一籌莫之能展是皆在我而已非有大小老少之别也觀者不可不知

○狄青慎密寡言深沉有智略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初起行伍為三班差使寳元初趙元昊反時士卒畏怯青每臨陳被髮帶銅面具出入敵中無不披靡以是數立奇功尹洙善之薦曰此良将材也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来兵法及儂智高叛帝以為憂青時為樞副上表請行遂進宣撫至廣南初鈐轄陳曙失律兵潰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乃斬曙於是諸将股慄莫敢仰視因按兵止營令軍士休十日賊覘者以為未即進明日整兵馳一晝夜絶崑崙關出歸仁鋪大敗賊師按屍有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青雖貴重面涅猶存嘗勅令除之自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後在樞府人有持狄梁公告身詣獻之以為其遠祖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贈其人而遣之

録曰人言智高今不高乎智者發幾貴速轉移貴捷變無常形施無常露至於不貪侥倖不忘戮辱不冒無妄又皆達者之事有将如此不易得矣而尚不免卒之疑慮向使數者或犯一焉終於不免矣君子觀人不可不於其所忽也

神宗熙寧元年冬十一月有事於南郊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能辭禄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之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議武帝之不明耳争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遂不復辭

録曰昔者畢仲游受知於光貽書曰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智哉斯言乎且以宋之中葉太平全盛天下無事加以仁宗之恭儉英宗之

繼體初未嘗有所損也而國用不足至郊
恩未敷以初立好勝之君豈不動心乎帝
之不允乃所以深允之也是以古之聖君
澹然無欲不求足然後能無不足不求盈
然後能無不盈彼以豐盈為慮求足為心
路一　四
者雖百計爭之我之說益遠彼之論益親
然則安石非能投於帝帝自投於安石也
其與光之意同乎何有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
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
○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
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
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
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
由此知名
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急而擊
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
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
穴未固親帥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
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諸張所所以飛克中
軍統領問之曰尒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
用兵在先定謀欒技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
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
人補武經郎
錄曰愚觀宗統制張招撫之識岳武穆也
路一　五
所以靖康中以蠟書具團募河北兵民得
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
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澤留守東京欲乘
暑月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分路
並進山砦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而○
○黃潛善汪伯彥日置根本於度外然則飛
之越職正二公之奉職也苟有如高光者
納蕭何之說攬鄧禹之謀將不得為元功
乎徒負智勇之量卒同瘠投之比君子祇
當咎諸公之幸與不幸不必責帝與諸臣
之明與不明也
趙鼎與張浚並為尚書左右僕射兼知樞密
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是時鼎浚相得甚驩及
命下史館校勘喻樗門之曰二人且宜同在
樞府他日趙退則以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
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
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果
如樗言
錄曰愚觀喻子材之料事可謂多中矣夫
蕭蕘而曹顕丙先而魏後房謀而杜斷崇
變而景法雖曰協心同德而實繼美踵芳
是以道義流於無窮功業著於悠久此後
世之所瞻仰也鼎與浚雖曰操心蹇蹇矢
志在公觀其以飛之一言遂致乖忤因檜
之厚貌輒加深信則未必忘己之義無我○
○之心而自相背戾豈能保乎卒以他人之
小嫌而成尒汝之不協子材之言不為無
徵矣錄之
韓世忠懲岳飛之事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
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上表乞骸
路一　六
自此杜門謝客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
二奚童縱遊湖山以自樂平時將佐罕能見
其面　初得疾勑尚醫視療世忠曰吾以布衣
閱闘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得保首領諸
君尚哀其死耶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

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特以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曰今畏禍易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地下時大將多曲徇檜以圖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所親書器仗精絶過人知人善奬部曲繼秉節旄臥家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

録曰湖山之樂在世忠則以為智在君子獨以為非何耶夫自越王勾踐之臥薪嘗膽也而後吳始亡自先朝京勔之恣意陳南也而後宋始滅皆其所耳聞目擊者也奈之何為君者不以雪耻除凶為心為相者反以讐功忌能為事遂使英雄之將翻為脂韋之臣竊圖苟全豈得已哉雖以抵排和議悉皆空言無施然則列聖在天之靈果知乎哉不知乎哉

劉錡順昌之戰募曹成等二人遣作間事遇敵佯令墜馬果被執兀术問錡何如人對曰太平邊帥喜聲妓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兀术喜曰此易破也翌日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兀术不信錡遂進軍衆請先擊韓常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尚在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术俟其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兀术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皆重鎧甲戴鐵兜牟號鐵浮圖錡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又有拐子馬號長勝軍至是亦為所破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特以智計先定不為諸將所惑屢勝所驕而能以寡禦衆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録曰兵法曰為將者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而智為之首此劉錡所以有順昌之捷而録者猶為之踴躍也此時和議已成譬則落場之文略有可觀外此皆惟合之境矣復何機會之有

汪立信自為沿江招討大使在江陵即上疏請益安陸府兵凡邊戍不宜抽摘曰為今之計有三宜盡出内郡之兵以實外禦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七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而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叅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来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絶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勢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境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似道得書抵之於地曰瞎賊狂言敢尔乃中以危法廢之及似道喪師還又召為招討使俾就建康募兵以授江上諸郡即日上道與似道遇於蕪湖撫立信背曰不信公言以至於此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或有以立信二策告於伯顔嘆息曰宋有是人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

錄曰孟子曰無是非之必非人也時沿江之策已為下計譬之焦頭爛額不可斯須緩者此而為狂無乃真喪其心乎雖然似道非喪心者特以迷於鴆毒稔於貫盈至是已非人矣天將假鄭虎臣之手以彰賈國之惡故不得不至此也

皇明名臣錄誠意伯劉基慷慨多智攻於天文時寓杭適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水中同遊者以為慶雲分韻賦詩公獨縱飲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

○當輔之

太祖下金華定括蒼公又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果遣使來聘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會陳氏入寇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公獨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無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公怒罵曰彼牧豎奉之何為不拜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乃定征伐之計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及後屢欲用以為相辭曰宰相國之重任譬如易柱必得大才然後可若東小木為之將速顛覆如臣非不自知但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

上由是益重公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

○之子房也嘗著書恐不及見以貽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故公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重如此

錄曰楊文懿公有言子房之策不見詞章玄齡之文僅辯符檄未見擅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愚獨以公之辭宰相不居鑿鑿乎則哲之智世以為無諭於公而公自視歉然其過人遠矣非挾智任術者比也

永樂宣德間名臣稱三楊文貞西楊文敏東楊文定南楊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每朝廷事使中官來閣下議必曰東楊先生在否或知不在即回然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以不可行者已而卒斷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勅文武大臣審錄重囚自英國而下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

○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衆皆嘆服時

主上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陽之才未嘗一日離左右几密謨至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輙霽威事亦隨決東楊嘗語夏太常仲昭曰吾見人臣以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大凡事君自有體進諫亦有方譬君

上讀千文云天地玄紅未可便言安知不以嘗我又安知主意云何俟其至再或有所詢

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云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其智大率類此及李時勉又曰西楊先生未仕時與楚府教授吳由翁草逆交由翁為余言先生博學有智端慤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已傲物及居禁近恭掌機務公平廣大寬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一毫私已至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獨無一言又之徐為一言衆莫不懾服有輿論不一湏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才賢否解翻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讎為輕重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大臣宰相之事於此見之

録曰愚觀三楊之遭際無異前代以今日録之所書有房杜推讓之風水東之所記有平勃自牖之勢文集之所序有韓范居身之本其所以出幽就明建功立業智執若人也已録之

平江伯陳瑄周旋有智略靖難師至江北瑄知天命有歸率舟師迎濟封平江伯時北京軍儲不充命公歲董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灤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灃洲所經海島夷人畏憚悉避匿公下令俾出為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無敢譁人兩便之既建北京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艇二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號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外河風濤之險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開儀真瓜州二壩潮港之湮鑿呂梁徐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隄内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便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利又沿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沿堤鑿井樹木以便行凡慮為之周而事為之果

録曰愚觀是時南北未通天乃篤生異人於大江之滸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嗚呼始以平江封終以濟川顯書曰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斯言當不誣矣而廟祀至今血食不廢其亦以此也夫

周文襄公忱初登進士選庶吉士曽棨等二十八人公自陳願進學其間太宗喜曰是真有志者命增入後歷官工部侍郎巡撫南畿凡二十二年沉敏多智為人謙恭言若不出口而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凡所猷為必咨之細民父老及守令而後決之於已尤善記憶有奸民以斷理數事嘗公者曰汝於某事某處吾已決之何為復言吏於稅糧有所欺隱必曰某年撥其處若干某年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為神初蘇州稅糧負欠七百九十餘萬常松亦然屢遣官催追未能就緒公至詢父老皆云蘇松民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納欠乃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奏行南京鑄送鐵斛於是出入均平舊例不許團局收糧公曰此逋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推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定與加耗各有定則除撥運外自羨存積在倉號曰餘米至次年各照加減徵收條前撥運外猶有附餘令各縣造倉一所名

曰濟農將剩米運入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
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聽給借納秋成抵斗還
官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盡出於所積
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化
役之及而官府無復科索之擾諸縣學校先
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濬治一切取
諸餘米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
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數歸
之官於是徵需雜然逋負自若人益思公焉
錄曰王文恪公論都御史何鑑曰夫財生
於地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
以不足為有餘理之無法則以有餘為不
足其張弛贏縮一視其人若文襄者真其
人哉故每每舉之以為巡撫之法昔者江
南諸郡數苦大小公私懸罄比歲豊稔相
仍粒米狼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事非天
時也及當何公巡撫之時江南大饑上採
荒十二策得兌軍留州祿米軍儲諸費八
十餘萬於是江南諸府在在克切時議濬
吳松白茅港方以費無所出乃請以兌軍
諸費克焉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為費此
役成而東南無水患矣則歲之豊凶率歸
之天時可乎所謂以不足為有餘者非是
之謂與此文襄之智至今猶思之也

知蘇州府况鍾初由小吏事尚書呂震震薦
其才授禮部儀制司主事進郎中時
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各舉所知鍾乃
舉左春坊張宗璉
仁廟召問楊士奇曰人皆薦外郡下僚鍾何
乃舉朕宮官士奇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不
意遠為所先耳
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蓋已有
徵用意
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大郡繁劇難治擢為
知府至即黜屬官貪暴五人庸懦十餘人遂
與周巡檢講究收糧之法由永樂間轉輸北
京餉道遼遠糧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
加徵至八百一十萬石除正供及僦舟船之
費羨餘皆為糧長所匿乃議別立糧頭以分
其勢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為轉
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為來年經費之本
由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夏稅折布絲數十
萬斤絹數十萬匹小麥數十萬石皆以餘米
代納而凡雜出供費亦以此買辦上不失征
科之期下無毫髮於民遇災旱輙發賑之每
活輙數十萬人其惠利及於貧困者無窮至
九載滿去闔郡民扣閽乞留至八萬餘人遂
遣再任後以疾卒民競立祠祀之
錄曰前此蘇松民俗大戶不出加耗者其
此類歟時上有
仁廟之君又有文襄之臣鍾之智惠若鴻毛
之遇順風耳不然以一小吏而干 朝廷
薦舉之大宰相方且後之以一守而壓六
萬扣閽之人朝議方且從之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錄之

弘道錄卷之四十

智

父子之智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録曰此大聖之獨見度越於千古其所以傳賢而不傳子者決於此矣夫危微之間所浄毫末乃聖愚之所由分也開明之性近於道心然不能純乎天理則其發之於言必不能已於辯訟也可見聖人折理欲○於毫芒之間苟有毫釐之不至未有不以開明為睿辯訟為才者而況於苗之頑子之惡乎以是為典後世猶有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為天下盡出於已之下者然則朱也其超乎萬人之上矣

史記帝乙三子長微子啓次中衍季受辛受辛即紂也紂之母為后賢時紂尚少帝乙及后欲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於是乃立紂

録曰帝乙之事商家之不幸抑天命之當終也夫太史之争天下之正法也是時紂母賢而子尚少帝乙寧知其亡國而預易之耶後世若扶蘇楊勇之事實人謀之不臧也抑商以一微子不能立而棄之而周乃更泰伯伯邑考皆舍長而立其次豈非天命之有在耶

周古公三子長太伯次虞仲次季歷季歷娶太任乃賢德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示不可復用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脩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

録曰升之為卦也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也周自古公以來以允升居於上而太伯仲雍以孚誠應於下於是王季得升其虚邑無所疑阻以至於西伯王業之興豈偶然哉向使太王無信順之明太伯乏巽應之智昌雖龍德剛中無所用矣可以見文王作易得於家傳身體其曰王用享於岐山蓋實事也豈無徵之空言哉

孔叢子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曰有之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有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好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録曰此大賢之言切中夫人之病萬世不可易也夫堯子開明舜子讓德苟非至聖孰能舍此而立彼乎而况後世之溺愛者乎苟無一定之限而人焉是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卜雖古人不廢無亦權之不得已耳非智之得也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

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内外棄之天未絶晋必將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晋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

○且旌善人

録曰介推之棄綿上也不智於晋之啓南陽歟夫溢之難天未猒周子帶上悖下烝亡將無日秦伯以為功矣文乃攘為己有異於乞醯一閒耳乃若崎嶇草昧一十九年之間初非一朝一夕之故介祿而弗及王章而可求哉雖然隱者其身也顯者其名也君子哉介子歟不然披以仇須以竊豈真可無言歟言則寺而堅矣宜乎介子之不言也

晋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母曰深山大澤實生蛟龍彼美懼其生龍蛇以禍汝也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及於難及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彊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

○万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録曰愚觀羊舌氏之母其智有足多者可以其姑而少之也夫上有聖世所以成之者遠内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有用世克明德端此乎係也而况殺天敢子曰國亡家之人乎禮世有刑人不娶聆可謂不能斷矣其博識多聞乃其糠粃馬耳是以君子必務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一毫不可苟一事不可缺嗣是而及於徹毓未有不善者矣

國語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強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秕政

録曰愚觀祁奚之言與今寒士之教子何○

○以異哉自少而壯而冠形容曲盡人之善為嗣令一至此哉今人見一子弟若琥球若瑚璉然夫誰不愛曰慕之而不知其優游涵養切磋琢磨乃心何如其惓惓也幸而如午至樂無紀又幸而如奚至公無嫌此父子之間恩如天地明如日月何但一軍尉哉抑觀晋之盛時若趙文子孤也而成物滋備范文子蒙也而敬讓聿崇及其衰也長如伯魯而一詞無措彊如智瑶而五賢凌人於此可驗匪特家運是關國祚

實録之矣矧今天下一統賢才大同而可
不務預養乎
通鑑趙簡子之子長伯魯次無恤將欲置後
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
命之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一
辭求其簡已亡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
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
賢立以為後
録曰趙簡子豈賢於智宣子乎宵之拾恤
○之置何其禍福之霄壤也彖曰需須也險○
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夫以
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豈不能須而得
之歟三家分晉勢不並立乃剛愎自用陷
於不義亡何日乎是故歎之簡三年而後
問所謂需於郊利用恒也恤之水三版而
後決所謂需於血出自穴也古人之備難
至矣禍福之自求審矣
秦伐趙趙王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
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太后怒曰
復有言長安君為質者必唾其面左師觸龍
於是願見太后盛氣而需之入徐趨而謝曰
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恐太后體之有
所苦也后曰老婦恃輦而行復曰食得毋衰
乎曰恃粥耳后不和之色稍解乃曰老臣賤
息舒祺最少不肖而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
之缺以衛王宮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
甚於婦人后笑曰婦人共甚曰老臣竊以為
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后曰君過矣不若
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
○深遠常聞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位祭祀○
則祝之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以為子
孫相繼為主也耶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
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
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
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
厚而無勞今媪尊長安君而封之以膏腴之
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
有不諱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
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為
質於齊齊乃出師秦為之退
録曰左師之悟后與四皓之安劉伊川並
載程傳果然乎曰不然也夫左師之諫從
容不迫出於愛憾之間始終不外其良心
此所謂納約自牖以通其一念之蔽者也
呂后以澤而刼良故良以四皓而刼帝此
所謂濡有衣袽以濟其一時之急者也嗚
呼安有身居大位而使天下之人延頸願
為太子死者哉故帝之從善若轉圜天資
之美也泛應多謬悞不學之過也
○列女傳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為兒時○
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
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兒出
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
見殺而埋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
有陽報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
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
興於楚及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
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録曰甚矣叔敖之母之聽之聰也夫始見
之詞未必其可喜也一變之間氣度自不

倖矣其陰徳之報未可必然而聖善之智古所未有益以信君子之立心不可殘民害物一蛇恐再况於忍人行暴乎

趙将馬服君奢之妻括之母也泰攻趙孝成王使括為将其母言於王曰括不可使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為将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帛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為将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吾計已决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括既行趙兵果敗括死軍覆以母先言故卒不加誅

録曰括之不可使将也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所不知者君耳是時六國以其游魂殘喘自取覆亡故先失其是非之本心且不勝欲速無暇反而顧之耳此孟子所以深嘆於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也

漢書棠邑侯陳嬰之母 始嬰為東陽令史居縣素有恩人稱為長者秦二世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乃請嬰嬰謝不能強立之欲以為王其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其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苟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項氏敗嬰後歸漢果以功封棠邑侯

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陵始為縣邑豪高祖微時凡事之及起沛陵亦聚黨數千逮封漢王遂以兵屬之時項羽與漢為敵計得陵母輒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其母欲以招陵既而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畢伏劍而死陵後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

録曰范增於是乎可愧矣夫項羽之不可輔婦人女子皆知之矣悲夫七十餘年之老其生也餒於陳母而亡也恧於王母乎使增能勸羽践入關之約存鴻溝之界則不絶項氏之祀明天亡之意廻舞劍之戈則亦不失項伯之封二者胥失之豈其智弗若歟雖然二母之見順而易范增之事逆而難君子於艱難危會之際其亦幸而為二子用成賢母之名不幸而為范增徒歸天下之惡哉

史記鼂錯為人陗直刻深文帝時以上便宜擢為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號曰智囊數上書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文帝不聽然奇其材遷中大夫太子善錯計策及既位以為内史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不便常以計欲誅錯不遂以此愈益貴遷為御史大夫悉求請諸侯之罪過收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錯父聞之從頴川來謂曰上初即位尒為疏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何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嘻乎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其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

錄曰愚觀史記所稱智囊有二然各有所蔽樗里子蔽於胡衍鼂錯蔽於袁盎豈其好智不好學歟雖然錯之欲削諸侯庶幾國尔忘身之義翻身受戮為天下笑疾之親重卒能全軀以歸於渭南章臺之中漢景帝反不及秦昭王亦明矣若乃錯父之見其將晚乎

河南太守嚴延年之母生五男皆至二千石人曰萬石嚴嫗延年為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號曰屠伯

○其母常從東海來到洛陽適見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人欲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太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十餘事下御史案驗遂得棄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錄曰嗟嘆嚴母之不古若也夫胎教之與三遷乃古之賢母所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顏母果能容察延年之所存養其不中抑其大過必使童而習之長者之風純如也壯而行之哀矜之情感若也苟心之無忍雖賞之不殘烏有賜稱屠伯而可全身者哉實受除墓之慘虛傳賢智之名顏母之不古若也悲夫

京兆尹雋不疑之母慈明善教不疑為京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言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言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使嚴而不殘君子謂是母也可謂永錫尔類者矣

錄曰愚觀不疑之母異於延年之母也夫教貴乎豫也不疑不辯亡金固非屠伯之比母慈明善教亦無除墓之憂子善其名母貽其慶豈非既明且哲乎

後漢書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從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有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長有知人之明舉孝廉為膠東相以身率物吏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財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錄曰觀此則趙廣漢之鉤距與張敞之絮舜有所不由矣此天性之明智不待教者也錄之

○晉書陶侃父丹母湛氏丹仕吳為揚武將軍湛為側室生侃而陶氏貧紡績以資使交結勝己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至徹所卧薪自剉給其馬甫侃監涼梁於潯陽以一坩鮓遺母封還責之曰尔以官物遺非惟不能益反以增吾憂矣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薦於盧江太守張夔夔辟之後以軍功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

備威儀迎母鄉里榮之周顗父浚母李氏字絡秀浚為安東將軍有人倫鑒識甞出獵遇雨止李氏家會其父兄他出絡秀聞貴人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因求為側室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遂許之生顗及嵩謨三子並列顯位甞冬至置酒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托足無所不謂推亂華宗尓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如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錄曰愚觀陶士行周伯仁之母可謂敏而達矣且同出於微為側室固不係於世類也特以剪髮與治具之事或頗疑之夫一髮之微寧值幾何而能樂飲極歡一女之弱倉卒無幾而烹屠宰畢備乎豈其賢聲素聞雖至剉髮無斬精辦素著雖兼數人不辭而後遂以為實事乎若乃降精嵩嶽著名屏翰雖乃人謀實天意存焉不可得而測度之也

弘道錄卷之四十一

弘道錄之四十二

智

父子之智

唐書貞觀二十三年夏四月太宗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但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遂以同中書門下三品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錄曰唐太宗之不能庇其子若孫也宜哉托孤之命未行托勣之言先入是所以教其諂一蓋帝本挾數任術長於任人而不閑於觀物故夫今日之心膂即他日之仇讐今日之智計即他日之禍本自以為得而不知勣也者既不難於事帝安在其不背密乎其始也徒以一鬚之剪為社稷之計不知鷹犬之量更思其餘物乎其終也乃以去鞅之故智欲遺安劉之遠圖悖亦甚矣斯大有關於唐之宗廟社稷不可以不錄也

睿宗元年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辭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太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饗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錄曰人皆曰廬陵王之復辟唐之天下一再造也而不知造於平王隆基之為太子也夫震長子也若乃建成與承乾及陳王忠皆庸劣無似所謂震索索視矍矍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至於中宗昏愚尤甚始則其心受辱而不顧俛首廢棄而不恥終則生於憂患而不知制於妻孥而不恤所謂震遂泥未光者也以及於玄宗赫然奮怒震驚羣枉之心發攄積陰之氣神充故物不失其舊所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者也觀於出乃見

權皐者唐相德輿父也以才名表署安祿山從事陰察安有異志欵畏其猜虐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適祿山使獻俘京師回過福昌尉仲蕃皐從妹壻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稱疾亟召蕃蕃至假為哀哭手自殯襲既逸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其母初不知聞之慟哭祿山遂不疑許其母歸乃微服匿跡候其母於淇門奉之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由是名聞天下採訪使高適表為判官屬永王璘亂多刼士大夫皐又變名以免玄宗在蜀聞而嘉之士君子如李華柳識皆仰皐之德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德輿四歲能詩七歲以孝聞十五為文數百篇名聲日大韓洄辟從事試秘書省後為禮部尚書平章事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醞籍風流為時稱嚮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詠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時人以為宗匠焉

錄曰愚觀權皐之陷虜窟可謂無策矣而能卒保其身以奉其親蓋不寧完節全名抑且慶鍾後裔韓洄王定常評皐可為宰輔師保卒非空言父子貞文孝德羽儀朝行豈非明哲之君子乎

符令奇子璘初為盧龍裨將會幽州亂奔昭義田悅拒命奇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無噍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日汝能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奇曰今王師四合吾屬狙中醢兒不行吾死壘尸逆地云何璘與父嚙臂別時朝廷遣馬燧討悅璘降燧悅怒切責罵以忘義背主且夕且死令奇曰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遂遇害燧署璘為軍副詔拜特進封義陽郡王復表父冤加左散騎常侍戶部尚書

錄曰此事與權皐等矧令奇真死皐尚假耳而史不列卓行豈以其子不在相位耶錄之

宋史曹璨曹瑋皆彬之子也璨沉毅多智彬以為類己特鍾愛焉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瑋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傳

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及彬疾真宗臨視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内舉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後瑋有功與彬同配饗廟廷彬太祖瑋仁宗知子莫如父云

録曰彬之右瑋也豈預期其不附丁謂歟是故寧為寇黨無為謂黨寇黨雖罪猶榮以其無忝所生也謂黨雖貴猶戮以其有靦面目也盖不惟國之楨幹其邪之司直已乎

○瑋常覘趙元昊知其必叛謂樞密王曙曰在陜西日聞趙德明常使人以馬博易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時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從事鞍馬而以貿隣國易不急之物已非得策又從而殺之邊人誰肯為我用者德明從之瑋因私念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甞往来于市中瑋欲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而覩之真英物也他日必為邊患計其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曙時未以為然後始嘆其明識

録曰此不但璨之不如瑋曙亦未爲得也彬可謂始終不負所舉矣

○向敏中父瑀躬親教督不假顔色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長姿表瓌碩豈弟多智曉民政善理繁劇居大任三十年人以重德目之為人主所優禮故雖罹變故終不得謗嘗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真宗謂學士李宗諤曰朕自即位未甞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大喜賀客必多卿試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門闃寂然竟入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懽慰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甞除端揆非勲望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勳德禮命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其智略慎重類如此子五人傳正傳式傳亮傳師傳範傳亮子經女即欽聖憲肅皇后也後累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經吴王餘孫並顯

録曰宋之后族或以仁或以智或以勇仁而不濫智而不儌勇而不亂是故彬之清介無伐是不濫也敏中豈弟多智是不儌也瑋有子十四人皆教以讀書是不亂也不知尚此而惟色之求幾何望其伉儷之益嗣續之賢哉

○吕夷簡與子公著俱拜司空平章事宋興以三公平章事者四人而吕氏居其二士艷其榮夷簡父蒙亨即蒙正弟也祥符間真宗封太山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由是知名公著自少即以治心養性為本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静盖天禀然其智識深敏遇事善决苟利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為善神宗甞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司馬光亦曰每聞晦叔言便覺已語為煩其為人所重如此

録曰愚觀吕許公不惟文穆知之王文正亦知之觀其一言之决雖筮龜不如正所謂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者也至止獻公雖曰人才不欺如權衡稱物然未能燭計見效猶所謂包承包羞者此人事關於天道而興衰得失判然見矣

蘇洵名二子說曰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又木假山記曰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傷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傷不腐不破折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而又有感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若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録曰史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斯言豈其然哉觀老泉之所以逆料其子終身不差毫末而三峯之說比喩親切千古之下可想見一門之內父子之間智識非尋常可比豈草草知其子者同日語哉

歐陽脩幼喪父母韓國夫人鄭氏親誨讀書家貧無資以荻畫地教其書字謂之曰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此語脩服之終身凡斷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平居教他子弟亦以此語之

録曰歐陽氏之父非有所求也盡已之心焉耳其母亦非有所為也明父之志焉耳此其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冥冥之中所謂陰德莫過於此故不必明其報應而但服之終身尤可為知者道也

劉安世母有賢名及安世除諫官尚未拜命入白其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不可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以為殿上虎

録曰愚觀安世之事而嘆死生有命君子不可以不安也以敦卞之威權而濟之以凶虐人為之甘心者衆矣不惟嶺表不能死人而指教數四或將到而先斃或數驛而赦原後世聞之祇增一笑若有使之然者向使母預憂禍患則直道不顯直道不顯母子之賢無由而彰此其蓄縮退汗固不若明目張膽之得以無怍也

尹焞母陳氏焞常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

乞一郡自效而 上惟恐其去弗許也仁宗嘗
對左右曰儒者 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尒
英宗即位拜住 為相乃言於上遣使求之集
以憂還中丞趙 世安乘間為請曰伯生久居
京師甚貧又病 目幸假外任以便醫帝怒曰
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方嚮用文學集弘
才博識無施不宜故重聽其去有如此
録曰愚觀女士讀書通大義則有之矣至
左傳歐蘇文今向學之徒尚猶難之矧女
子乎史傳文仲守衞汲夫婦從以未有子
○為禱於南嶽故集生而文仲異之嗚呼生
子者本其氣也以汲之知人素本儒流而
揚之睿德無忝士行有匹配之賢而後有
嗣續之賢不待智者可以占知其成就矣
又奚待夢卜之識然歟
御製文集西平侯沐英誥曰功懋懋官帝王
之定制思親戀舊人事之常情曩者朕於擾
攘之時年已二十有五尚未生兒女尒沐英
因兵受厄八歲逢難罔知存活朕憐其孤幼
撫育如兒夜卧同相數番鼾睡於朕懷後因

有子尒亦長成以人情天理度之不悔尒名
使從尒姓祀尒祖宗今也不忘尒孩童之狀
以吾無異於尒父特封為西平侯尒當思幸
逢之初會休忘釋難之洪恩知報不窮究心
利濟永為多福吉哉
録曰愚觀西平侯與漢之劉肥等耳肥不
旋踵而亡沐至今猶存何也盖不鑒於齊
無以知漢法之弊不觀於宗又何以見
明祖之善哉始焉提携撫育無以異於繼體
之愛終焉大公至正卒不隱其疇昔之情
○且使得以自復其姓自稱其祖不惟遠於
稱王稱伯之僭而曉然功懋懋官之典真
帝王之大智天理之大公存之萬世而無
弊又安得下與天同其久與國同其休哉
則雖有謀臣辯士無須措一詞而
天章綸渙不可以不録也
陳沂畜德録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
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
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夏原吉
即日往迎之
録曰愚觀此詩賢於張良之計遠矣夫父
子天性之親與敵國謀臣之見不同敵國
互分彼此忝於物而有功父子本出因心
切於情而難 遏漢祖扭於謀臣之見莫能
逃其範圍
明宗得乎天性 之仁故能察夫幾諫千古之
下斯可以觀
○乞一郡自效而上惟恐其去弗許也仁宗嘗
對左右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尒
英宗即位拜住為相乃言 於上遣使求之集
以憂還中丞趙世安乘間 為請曰伯生久居
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外 任以便醫帝怒曰
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 方嚮用文學集弘
才博識無施不宜故重聽 其去有如此
録曰愚觀女士讀書通 大義則有之矣至
左傳歐蘇文今向學之 徒尚猶難之矧女
子乎史傳文仲守衞汲 夫婦從以未有子

為禱於南嶽故集生而文仲異之嗚呼生子者本其氣也以汲之知人素本儒流而揚之睿德無忝士行有匹配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不待智者可以占知其成就矣又奚待夢卜之或然歟

御製文集西平侯沐英誥曰功懋懋官帝王之定制思親戀舊人事之常情曩者朕於擾攘之時年已二十有五尚未生兒女爾沐英因兵受厄八歲逢難罔知存活朕憐其孤幼撫育如兒夜卧同榻數番鼾睡於朕懷後因有子爾亦長成以人情天理度之不晦爾名使從爾姓祀爾祖宗今也不忘爾孩童之狀以吾無異於爾父特封為西平侯爾當思幸逢之初會休忘釋難之洪恩知報不窮究心利濟永為多福吉哉

録曰愚觀西平侯與漢之劉肥等耳肥不旋踵而亡沐至今猶存何也蓋不鑒於齊無以知漢法之弊不觀於宗又何以見明祖之善哉始焉提携撫育無以異於繼體之愛終焉大公至正卒不隱其曩昔之情且使得以自復其姓自禰其祖不惟遠於稱王稱伯之僭而曉然功懋懋官之典真帝王之大智天理之大公存之萬世而無弊又安得不與天同其久與國同其休哉則雖有謀臣辯士無須措一詞而天章綸渙不可以不録也

陳沂嘗德録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仁宗感此詩甚思時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夏原吉即日往迎之

録曰愚觀此詩賢於張良之計遠矣夫父子天性之親與敵國謀臣之見不同敵國互分彼此系於物而有功父子本出因心切於情而難遏漢祖狃於謀臣之見莫能逃其範圍明宗得乎天性之仁故能察夫幾諫千古之下斯可以觀

自賦兵得自募凡百悉聽所為有功亦不遽徙就秩增異如此則有材者爭自奮勵緩急得其死力時朝議出師汝談反覆言不可輕動既而三京收復金兵新破三關增秩又蹙額言邊面無可倚仗乞超越拘攣簡拔俊傑如吳用周瑜魯肅晉任祖逖陶侃故事使之各分方面連城數十推轂授權盡歸賜履蜀一人荆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庶幾伸縮由已機出於心朝廷不能用後二十年河南果為金守沿邊諸郡權勢大削兵事無肯任責者未幾洛師亦敗朝論始服其先見云

録曰愚觀二人當光寧危險之朝韓史用事之日更歷黨禍閉門著述自少至老未嘗去書嘗論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以其富貴利患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守其身不苟希合士可不自重哉又曰外之得以窒吾聰雜吾目擾吾天君者以未得貞一而靜之理也苟得之薬以聲色而不能入投以寶貨而不能中扇以功名

而不能動凝然湛然孰得而干之哉由是觀之豈不為一代明哲之士惜乎無及于用也録之

遼史義宗倍阿保機長子幼聰敏好學外寛内摯神冊元年立為太子及太祖崩倍知皇太后欲安徳光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曰大元帥功徳高大中外攸屬宜主社稷於是大元帥即皇帝位是為太宗太宗既立以東平為南京徙倍居之命王繼遠選建南京碑倍復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乃自忖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吴大伯之名載書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衛迎倍坐船殿衆官陪列上壽至汴明宗賜姓東丹名曰慕華改瑞州為懐化軍拜節度使端慎等州觀察使移鎮滑州倍雖在異國常思其親陶安之使不絶

録曰遼太子倍可謂能知自好矣惜乎慕泰伯之名而不求其志竊季子之跡而不得其意小山之詩幾於怨懟領鎮之意切於近名東丹之姓忽於忘本被明宗者父叛子逆安在其慕華而懐化乎亦不過行乎夷狄而已

弘道録卷之四十三

弘道録之四十三　路四

智

夫婦之智

家語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是無子也乃求婚於顔氏顔氏有三女小曰徴在顔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先聖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徴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

録曰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豈惟繆哉其誕也甚矣夫論語而後家語亦可徵矣何為狎侮若是耶徴在之賢聖自任上古未之聞也乃謂之野合而生至云疑其父墓處母諱之豈其然哉豈其然哉或曰遷之時家語未甞出然則鄭氏通志家語出矣雖知正馬遷之失而未能及徴在之事則猶夫故也録之

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

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録曰愚觀孔門女女何惓惓於縲絏刑戮乎蓋婦道從人者也其吉凶榮辱終身以之所仰望於良人至切也故惟願執手偕老而深懼中道有乖雖聖人不得不為之動慮也以是為訓魯猶有殺妻求將者有戲婦受金者孰謂二子之事不可為後世之法哉

○列女傳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何與惠曰滔滔之民將陷於害吾安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雖袒裼裸裎安能汙我故油油然與之處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雖遇能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謚宜為惠門人從之莫能竄一字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槀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義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魯君嘗欲授先生政以為相國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録曰愚觀刑於之化不獨文王巳然大夫之家亦然也柳下之謚雖門人莫能移黔婁之樂雖曾子有未達彼博學大儒曾不如匹夫匹婦之見乎其所觀感者深矣智乎哉二婦乎其令德來教者乎雖有富貴不足多也

○陶大夫荅子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陪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為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共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朞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卒終天年

録曰愚觀荅子之妻其有道者乎夫唯聖人而後能知盗非聖人則雖有天下國家

之責者尚不能知而況於匹夫匹婦乎夫盗非必人伐之也夫人而自伐也今天下能薄而官大無功而家富者幾何人哉竊恐齊人猶尚羞之何况荅子乎故君子不可以不之戒也

樂羊子之妻者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

録曰樂羊子之學不見經傳若以為聖賢之學必造誠篤之地若以為世俗之學必成精確之風古人孳孳不息其勤勵有如此然則今人玩棄日月自甘面墻者眞匹婦之不若歟

左傳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徳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莫敖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徇于楚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

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人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禄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

録曰愚觀鄧曼之言盖不以私廢公不以恩掩義且能知社稷為重君為輕夫是而言必有中也夫禎祥妖孽動乎四體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莫敖之舉趾楚武之心蕩其禍必矣奈何楚子之弗察也羅之伐隨之盟祇以自速其亡耳善乎宋光獻太后曰得之則南面受賀不諧則萬里生靈所係嗚呼苟有先事之諫或將緩於滅鄧之禍矣曾謂鄧曼之智而弗及乎此

晋文公出亡過曹曹共公不禮焉僖負羈之妻謂其夫曰君無禮於晋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公子反晋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公子盤飧而加璧焉文公受飧返璧三年晋師伐曹克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宫而免其族報施也

録曰愚觀蟋蟀之詠而知曹國之亡豈非以其玩細娛而忘遠慮乎饋飧置璧所謂遠慮也薄觀駢脇所謂細娛也時小人道長氣燄繁盛而君子道消夫婦食貧外之威儀服美雖楚楚而可愛而内之羞惡是非實則亡之已久此其匹夫匹婦殷勤繾綣而不舍也後之鑒焉者慎無以國之大計而為人私報焉則得矣

漢書高祖有疾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

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参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餘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吕氏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録曰帝之與劉悉資于羣策之力而其安劉乃出於獨見之明帝豈不能預料而先事圖之歟惠帝之懦弱而吴楚之衆大韓彭之捐謝而大漢之孤𣫍不有雋后其何能淑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者也乃若

○北軍之典不難于子弟之親平勃之智多見於股肱之日后亦豈不能曲防而每事從之歟國難之方張而王室之新定婁噲之觧禍而産禄之盛强若匪元功必生他變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者也皆帝后之智也

路四　七

昌邑王賀即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世安謀欲廢賀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御来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决先事誅矣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

録曰愚觀敞妻之言而嘆昌邑狂誖無謀之甚也夫廢立何事也丞相何官也大將軍可使人傳道其言敞夫人可與人參互其語且當國𦒘危疑之際敞身居相位不居政府而居相家設有如宋昌張武者在昌邑之側則光之計必不得行光之計不

○行敞延年無譙類矣然則敞夫人幸而中夏侯勝不幸而不中耳其於智也何有

○馮昭儀者右將軍奉世之女也建昭中上幸虎圈鬬獸後宫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好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好人情皆驚懼何故獨當熊而立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大嗟嘆以此益重焉

録曰此災祚當微之兆漢嗣將絶之徵不足為昭儀重實可為當時惜也夫垂堂之訓千金之子尚然夢熊之祥斯干之詩可驗未聞狎猛獸以為樂當熊立而無惧者也夫熊可夢也不可見也無故而逸出柱其兆矣不旋踵閒趙昭儀者出雛毓育不殊而禎祥屢闕豈非熊逸之明驗歟

路四　八

東漢書明帝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因大旱言者歸咎寡恩之故有司復奏宜依舊典太后不許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取媚以要福耳

○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黄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横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梲之位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嘆息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虚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常觀富貴之家禄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

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
素剛急有胸中氣毋違逆也帝乃止
録曰愚觀明德之固遜蓋以深懲旣往之
事也夫明珠薏苡虛名之累耳先帝豈真
不明耶懲於匿情求名故不得以疑似忘
之襲爵列王實事之驗耳當時豈誠不思
路　九
耶戒於黄霧四塞故不得以常事忽之厥
後明帝守此遂於雲臺之繪亦省椒房之
親夫婦母子之間一體而無違矣
○和熹鄧皇后年五歲祖母太夫人愛之親為
剪髪年高目瞑誤傷其額流血不言左右怪○
之曰非不痛也難傷老人之意故忍之耳十
二通論語諸書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家
人號曰諸生及長選入宮姿顏姝麗絶異於
衆嘗有疾帝令母兄入親醫藥后言宮禁至
重不願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汝反以為憂
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異之物自后正位
中宮悉令禁絶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
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及為大后有
幸人吉成枉以巫蠱事下掖庭考訊后以先

帝待之有恩呼見嚴實果御者所為莫不嘆
服以為聖明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悉罷
諸祠官又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四十
餘人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教
學經書躬自監試如永平故事以先公旣以
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備
束脩不觸罔綱也
録曰人謂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至使
嗣主側目歛衽直士懷憤逆戮然而班母
一説閨門辭事愛姪微愆髡剔謝罪亦可○
○謂明矣至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
戮辱便佞黨進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
已焦心卹患自強者惟國君子固不可一
青而絶天下之母也録之
三國志破虜將軍吳氏孫堅妻也堅少輕佼
路　十
吳氏親戚將拒焉夫人曰何愛一女而以取
禍乎遂許為婚生男即策與權也策嘗以功
曹魏騰忤意將殺之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
造江南方當優禮賢士捨過録功魏功曹在
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

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策大驚遽釋騰及
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裨益曹操
下書責權任子權將遣之周瑜詣夫人曰今
吳承父兄之資統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
用命鑄山煮海境内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
質子乎夫人曰公瑾議是遂不敢乎尊稱太
后甍復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從此處驍悍
果烈有兄策風妻徐氏明慧兼曉卜筮時權
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吏嬀覽欲為報讐翊
左右亦欲為逆適諸縣令長會遇翊將為東○
○道生語徐氏卜之徐言卦不能嘉可須異日
翊不聽乃大會賓客因被酒遂為左右逆者
所殺覽入居府中悉取嬪妾復欲逼徐徐恐
逆之見害乃紿之曰須晦日設祭除服覽許
之潛使親信語舊將孫高傅嬰復容呼侍養
路　十一
二十餘人潛伏俟謀至期祭畢除服薰衣别
施帷帳以伺覽遣人請之無復疑慮遂盛飾
而入徐出迎覽纔下拜即呼高嬰等出執殺
覽徐逗縗絰奉覽首以祭翊墓舉軍驚駭以
為神異

錄曰策之欲殺魏滕即權之忌殺感憲也徐之卜止其夫即吳之苦諫其男也策幸而聽於未禍之先翊不幸而忽於將傾之際致使母之智略獲伸哀榮終始而妻之明慧徒切卒以喪亡悲夫雖然以一女流而機變權譎不屈不撓非惟報夫之讐且能全婦之節正易所謂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者也徐氏之筮蓋明乎此

晉書華歆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與陳思王不協及立為太子抱毗頭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英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禮宜憂戚今反喜何以能久及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叅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敞懼問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殆不爾此舉不過以誅爽耳然則敞無出乎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英謂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為滅蜀也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叅軍英憂曰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文帝不許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其明智如此

錄曰愚觀辛氏之婦非但料事多中而已其所言魏立之主得失之大權也曹爽之誅禪代之大幾也鍾會之亂治忽之大務也君臣上下內外親疎之間若燭照而分其黑白權衡而察其輕重當世之所謂大人君子反有所不逮焉嗚呼是可以閨門之彥求之乎

王渾妻鍾氏字琰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咏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嘗夫婦並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渾弟淪女亦才淑為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也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

錄曰以昶之淵識而有渾以琰之鑒裁而有濟一家之中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可謂盛矣王氏之興不亦宜乎渾弟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貞淑有識量夫早亡一子植女韡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子女教以禮度植遂顯名韡亦淑德傅玄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睦晏等每欲害之故人莫肯與婚及憲許玄內外以為憂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憲曰尔知其一未知其二晏等

驕侈必當自敗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後
果為宣帝所誅植任至南安太守從兄預為
㳟州刺史被誣徵還𢙣寓書戒之俾含垢忍
辱當至三公預果為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
年六歲隨其繼母省𢙣𢙣謂咸曰汝千里駒
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後亦有名海
內其人知之鑒如此
錄曰愚觀嚴氏之母其德慧術智豈尋常
所可及抑其料何鄧之敗匪但專門管輅常言鄧之筋不束骨此為鬼躁何之血不華色此為鬼幽是也而器長虞之
○才豈伊文士穎川庾純常嘆傳咸之文近乎詩人之作是已一則○
斷之以理一則察之以行然果何以得此
抑正以在已者存之乎疢疾故在天者玉
之乎成人蓋不但孤臣孽子而寡妻貞婦
亦莫不然矣
路四
古
劉殷妻張氏殷博通經史倜儻有濟持之志
儉而不陋清而不介鄉黨親族莫不稱之司
空齊王攸辟為椽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
皆以疾辭時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
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晋之棟楹吾方希達

如椽椽耳不憑之豈能立耶殷有王母在堂
既應他命無容不竭臣禮便不得就養此子
輿所以辭齊大夫也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
人所識抑遂以女妻之始宣子并州豪族家
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甫十四姿識如此
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遂以妻殷乎宣子曰
非尔所及也誡其女曰殷至孝冥感兼才識
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
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
馬生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
○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葉俱興北州之學殷○
門為盛
錄曰古以孝廉舉人故感董錫粟之事見示
傳今不錄紛紛簡冊不足勸也而宣子之達識
至正婚姻於交談之間此真聽言觀行之
鑑
圭
美愛女者取以為法可也至五子各授一
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
七業俱興此尤所當法云
宋史章獻明肅劉皇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
廷事能記其本末真宗退朝閱天下封奏多

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傳引故實
以對帝深重之天禧四年帝久疾居宮中事
多決於后真宗崩為皇太后軍國重事權取
處分帝與太后同御承明殿稱制十一年雖
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
習少所假借未嘗妄有改作內外賜與有節
舊賜大臣茶有龍鳳飾太后曰豈此人臣可
得命有司別製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釦器曰
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
○錄曰宋母后臨朝稱制始此而錄之何也○
易之家人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是時以
帝則㓜矣以太子則冲矣苟無后之明智
天下孰從而理乎帝之深重良有以也始
出臨朝向無故事苟效漢唐覆轍宋室何
由而政乎后之所為不可誣也今居正而
不失為下之體承天而不違時行之道方
仲弓請立劉氏廟則拒之程琳獻武后臨
朝圖則絕之他如却漕臣之羨餘易上方
之器用從宰執之深慮加宮殯之恩禮皆
國家大事故亦不得而外之也

仁宗曹皇后性明智頗涉經史善飛白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時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后度賊必從火陰遣人挈水踵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為驗故爭盡死力賊即擒滅閤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帝貸其死后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英宗方四歲后拊鞠周盡迨立為嗣贊策居多帝夜暴崩后悉斂諸門鑰寘於前召太子入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英宗即位帝感疾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聽政大臣奏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未嘗出己意中外章奏日數十一一能紀綱要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録曰明肅之臨朝有意於干政也故內有周懷政楊崇勳楊懷吉之亂外有丁謂錢惟演曹利用之謀苟無王曾之正色未見其善始令終也光憲之臨朝無意於攬權也故大臣日奏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以己意雖無韓琦之危言未見其貪戀權勢也以是相傳為法

英宗高皇后仁明有智神宗累欲為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悉出太后不調大農一錢帝不豫宰執王珪等入問疾后泣撫哲宗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喜學書誦論語乃令見珪等是日策為皇太子及蔡確貶后謂大臣曰元豐末吾以今皇帝所書出示王珪珪奏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功妄扇事端規為異時眩惑地吾遂之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謗所不暇恤也從父遵裕坐失律抵罪蔡確獻諛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業得報驚悸徹旦不能寐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忘大義宋用臣既斥朴乳媼入言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為得非為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耶若復爾吾當斬汝自是內降遂絕及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淚下曰日前往事先帝追悔每每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又曰正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公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

録曰愚觀宋宣仁太后臨沒格言可為三復流涕也因考北魏馮太后俱以祖母臨朝而宣仁有十善馮后有十罪何謂十善仁明一也慈烈二也任賢三也敬故四也除苛政五也罷新法六也安內境七也戢邊地八也不受正衙朝賀九也絕外家私恩十也是孰非可思者乎何謂十罪擅權一也稱制二也失行三也私寵四也鴆君五也專殺六也忌主英敏七也盛寒閉主不食八也聽宦官譖九也杖主數十十也

是執非可恨者乎然而一下社飯未寒力排旁午一則金冊告姻哀毀不息者良由魏用夏變夷故抑切烝烝之懷宋將變于夷故不啻擾擾之感雖則人事之失亦天運使之然也不然祖孫一體后以言之諱諱而帝聽之藐藐其智者之謂夫調戲之謂失

○宋名臣録富鄭公韓國夫人晏氏元獻公女也弼初遊場屋穆脩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才當以大科名世適有旨以大科取士時

○弼父言官耀州將西歸范文正遣人追之可亟還至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聞諸公薦君矣久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元獻為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仲淹不敢知必欲國士無如富弼者元獻一見大愛重之即議婚弼遂以賢良方正登第初言為呂文穆公門客一日白文穆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文穆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何學供給甚厚後弼果至宰相時稱三公知人無忝於晏氏云

録曰愚觀塵埃物色之設雖曰難希而蛟龍駃騠之需自當有辨特以三公一則不因門客之微而私其子一則不以宰相之貴而吝其女一則不避嫌疑之迹而薄其徒卒之鸞凰並耀水玉交輝棟梁僎美家國天下均有所賴若此等事卓然罕矣録之

弘道録卷之四十三

弘道録卷之四十四　路五

智

昆弟之智

孟子萬章問曰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孟子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録曰權者聖人之大用而智乃行權之大本權非大聖人有所不用智非大聖人有所不由各要其至而已矣象之時舜非不能行權也而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其心方且如窮人無所歸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非真智不足也為是以順乎親耳管蔡之時周公非不能用智也而王室初定頑民尚多其心詎忍薄其親耶故始以監殷終以討畔非真仁不足也為是以安王室耳後世若不行太原之賞當予而不予以致

痴兒之慚忿信虛譲之詞當决而不决以
致喋血之大變者其仁與智昏失之矣
易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
箕子以之
録曰書云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所
謂外晦其明也自靖人自獻於先生所謂
内守其正也此古之聖人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與人之眩其智識而中實不足者不
可同日語矣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
○隠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
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
薨是以隠公立而奉之
録曰愚觀隠桓之事譬之嬰兒嬉戲投之
菓而三與之三取之可為千古之一笑也
夫大義之不明與幾事之不審均之為不
智也惠公元妃卒則聲與仲皆妾也而掌
上之文所當畧矧公薨又無治命則隠與
桓皆庶也而慕義之名所當遠此義也既
不能然則不免小人之窺伺尤當倡明大
義追改前失使名正言順本拔源塞則羽
父之惡不敢肆而桓亦或安於其分矣此
幾也二者皆失而猶怡然不見其禍吾不
知隠公之為心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
近憂胡傳亦曰猶辯之弗早辯也其何能
淑也夫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季字也蔡侯之弟）秋蔡
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按何氏蔡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封人卒乃歸奔喪無怨心以賢而字之）
録曰可以止而不止可以速而不速者隠
○公也于如無予奪如無奪者穆公也可以○
去則去可以止則止可以取則取可以舍
則舍者蔡季也夫是而莫不賢智之也
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
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
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
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
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
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亂也臧孫
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録曰臧文仲以宋罪己而與其然乎夫大
水之徵君弒之象也與其罪己而獲虛名
孰若反躬而追實禍乎夫通而無禮亂之
首也虜而諱惡忌之媒也閔之自侮自伐
故天降之辜如影之從響非有心恤民之
謂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
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有德也遠方圖
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
○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
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
載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
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
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
未可問也
録曰愚觀王孫滿之智足以有為然而不
為者不自強也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
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楚為無道僭替諸華虵豕之心虎狼之威夫豈不聞之苟周之君臣誠能貴德尊士而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楚方心服之不暇奈何札子矯命毛蘇亂邦僭殺奸戮辱孔甚矣雖能獲自外之口無以奮自強之謀卒至子朝之奔楚鼎之不鼎亦可見矣

鑒五　四

伍尚弟員奢之子也楚平王執奢費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

○必來王使召之尚謂員曰尔適吾我將歸死吾智不逮尔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也尔其勉之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

錄曰員之倒行而逆施固未甞無憾也至於無極吾不知其所責何也夫新臺之玷青蠅之汙小弁之怨殄瘁之憂稔惡至此亦云極矣胡為乎又以其子才而督之報乎欲絕禍本而柢以長之費之亡無日矣知其有吳而為之鼓其興知其有禍而為之翦其釁員之不奔安在其不奔乎是故無免父之召或可緩伐楚之謀無棠君之奔未必速子胥之去天之好還理之從嚮莫可以知其然也

鑒五　五

通鑑田單者齊宗人子也為臨淄市掾燕人攻安平單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轊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軸折車敗為燕所擒獨單以鐵籠得免遂奔即墨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圍莒左○

○單後軍圍即墨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為將以拒燕

錄曰毅之尅破七十餘城而兩城不能拔其故何歟曰此孟子一言已決何俟諸說之紛紛也夫燕齊之禍久矣其始也罪止一子之耳固無所與於其宗廟社稷也其終也罪止一湣王耳亦無所與於其宗廟社稷也使誅一子之求其所以代子之者固不為齊有也戮一湣王求其所以代湣王者亦不為燕有也奈之何二國之不然也其伐之也不以置君為重而以至燕為利故其報之也亦不以好還為念而以必得為功使如孟子之言則且無樂毅之事而何莒即墨之云我譬之鄉隣有訟者舍其心之所究而持其陰之所重則經歲累年而不決必待劫而反之而後可理也厥後田單復齊之所有而不驚燕之所入而後燕齊之禍息是可以為智劫不在於鐵籠之計也

○智果者宣子之弟也初宣子之子瑤將立以○為後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乃別其族於太史自為輔氏

鑒五　六

錄曰哲哉智果乎其論瑤也若决蓍龜奈何宣子之不察也夫仁道不明久矣以盧之令令而謂之美且仁則瑤之賢不可謂

仁乎然而不察乎其心也則桀非不巧文辯慧紂非不強毅果敢狄非不美鬚長大段非不射御足力而南宫長萬非不技藝畢給也是以仲尼之門無道五賢之事者而惟仁以為之本不仁則百姓不足續為是故歟以三家分晋之時人心亡矣又可居下流哉果之別族為輔氏惡天下之惡歸之也

漢書劉德者休侯富之子也少有智略數言事召見甘泉宫武帝名之曰千里駒昭帝初為宗正丞遷大中大夫復為宗正雜案上官盖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将軍光欲以女妻之謝不敢娶畏盛滿也常責盖長公主起居無狀恨之公主孫譚遮德自言侍御以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為庶人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復為宗正宣帝立以定策功賜爵関内侯又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為人性寛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

録曰大學傳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戊固悖矣禮亦未為得也不旋踵而延壽遂亡此悖入之患也富之自歸京師不兢闕國可謂慎德矣故其子亦知止足是知吉凶禍福之端乃忠信驕泰之別從古聖賢夾之已熟不但老氏而然也

漢宣帝元康五年元帝為太子疏廣為太傅受為少傅從兄弟子也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一日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吾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而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泣歸鄉里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娱樂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録曰二疏之翻然辭位盖懲霍光之事其不治產業亦以顕禹雲山之覆轍也是故前乎此者有張安世後乎此者有王吉皆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以為預知太子之不足恃則二子無是心也

又曰蕭望之豈可與疏比哉望之以韓延壽代已為馮翊有能名以為出已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而二人者方且以子孫之益過生怨為慮又肯與人相訐哉其恭顕陷之亦與延壽一閧耳非帝得而為之也

馮野王父奉世為有將軍光禄勳野王復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宜於其位非因女寵故也及遷大鴻臚出為上郡太守治行稱第一弟立亦為平原太守又代

為上郡在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
智有恩貸好為條教吏人嘉美歌曰大馮君
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
玫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與弟逡
參皆知名當世更治五部所居輙二最迹
錄曰愚觀君卿兄弟人皆謂賢於泊郡愚
尚謂拙於謀身何耶其曰人皆以寵貴我
獨以賤者以兄弟皆王舅不得備樞機也
嗚呼斯言也未免殉於時乎殉於時不為
五侯則為丁傅何可以智稱耶時王綱紊
○矣逢萌梅福猶懼況已知可以濡滯乎此
唐之武攸緒所以卓乎其不可及也
○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
田牧況曰汝大材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
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嘗謂賓客曰丈夫
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
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則產貴其能賑施也
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閒隗囂好士
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錄曰愚觀馬況之論而嘆大材欲遇良工
之難也蓋援生於新莽之時天下無所往
矣是故出則為紀唐處則為龔鮑自分其
老且窮也豈惟援知之況亦知之向非南
陽龍興不終於邊郡田牧乎嗟呼鄧林之
產撲不徒生藍田之寶價充增重卒之身
為將相名垂竹帛女為元妃德冠後宮其
成就之晚豈尋常乎哉故士不可以遲速
觀之而甘心固守乃丈夫之烈不可以不
自重也
○後漢書東平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
須顧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拜驃騎將軍位
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玉
以天下化平宜脩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
北郊冠冕車服制度乃光武廟登歌八佾舞
數帝每巡侍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在朝數載
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
自安上疏歸職乞上印綬退就藩國優詔不
許復辭懇切五年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
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
史為王家郎加賜錢二千萬布十萬匹
錄曰夫自周室既往姬召亦衰漢興以來
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顧乃委任外
戚然則母之親屬俞於父之同氣乎凡此
皆之其所親愛好樂而辟馬者由是身不
脩而家不齊國不可得而治天下不可得
而平而禍亂交作矣聖人戒之於前西漢
蹈之於後僅而改弦易轍章和以後漸如
昔矣
李固之女文姬同郡趙伯英妻也賢而有智
固既策罷文姬知不免禍悲曰李氏滅矣自
○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固有少子燮
乃密謀藏之頃之難作二兄受害文姬告父
門生王成曰先公有古人之節因君執義今
委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
義遂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
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
從受學酒家異之以女妻燮專精經學十餘
年間梁冀既誅災青屢見史官上言宜有赦
令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
并求固後燮乃以本末告酒家得還鄉里姊

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㷀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今朝廷傾乱梁冀肆虐今吾祖宗血食将絶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絶衆人勿妄往来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唯引咎而已㷀謹從其誨

録曰愚觀李文姬之智與蔡文姬之慧可同日語哉哲以自固曰智聡以悦人曰慧二姬之頓異人已之攸分也雖然固之質禍不為不深姬之慮禍不為不切卒奈何父既不肯立帝子復不肯立王何物不懲乃至於此若㷀者豈惟世載弦直可謂載錫之光者乎

弘道録卷之四十四

弘道録卷之四十五

信

君臣之信

路史尭在位七十載民不作忒鵄鵶逃於絶域麒麟遊於藪澤則能信於人也

録曰所以謂體信達順蓋順者天之所助信者人之所助也尭之為君以言天之所助則二儀效順羣生遂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以言人之所助則聡明睿智足以有臨寛裕温柔足以有容是故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緒以四時為柄故勞可勸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而功有藝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而行有考人情以為田是以民不作忒四靈以為畜是以鵄鵶逃於野而麒麟在郊也中庸曰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此上古聖神所以配天饗帝為三才之主而萬世人君者所當取法也

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徴無徴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徴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録曰以三重言者舜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所以議禮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制度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所以考文也以仲尼祖述尭舜故有是懼而有徳無位又以六事之言垂之萬世雖不能取信於一時而實有譽於天下至今動而萬世為道言而萬世為法行而萬世為則又不但一世而已厥後若綿蕞之禮希闊之制武曌之字新經之文其與六事不相干擽一時雖能愚人耳目瞽人心志實未能譽於天下故不旋踵併與俱亡然則六事之言果可信乎不可信乎

苟有制作之權則不得不任其責矣

論語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長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録曰此論超出今古蓋兵與食古今論者多矣孰云敢去之乎至夫子與子貢直窮到底其為是言也豈無微而不信我觀於秦隋之世蓋可騐矣秦自商鞅以来臧棄信義專務富強始皇更為不拔之基安所不得已而去我然而匹夫一呼有死而已何能立也隋承六朝之後自詫強盛過於前代又安所不得已我其貯洛口食聽民自取可謂足食亦徒然也直至三章約法民始獲其更生狱囚来歸民始不知逃死信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雖然兵與食所共頼之生與死所共知也信則不相頼不相知故他日嘐䋄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我嗚呼知夫人之不可以行則民之不可以立者在是矣

外記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而為心是以泣之

録曰此可見民無信不立也夫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者上下一于信也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者不信民弗從也雖曰朝覲訟獄謳歌不歸舜之于而歸禹較之黎民於變四吉風動則有間矣此三代以後之主不可不推人置之心腹之中也

孟子曰湯一征自葛載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録曰夫湯之於禹又有間矣其曰天與人歸要其終而言也苟征伐之始無以其信于民将何自解於天下後世乎書稱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孟子之言張本於此其視戰國之君行所不義殺所不辜無以取信於天下而徒棘一時之欲者可同日語我

太甲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我

録曰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釋之者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愚以為尹之始放太甲而人信其無一毫之私者自茲言始也夫為相而竊主之權以擁蔽其君者豈特秦之斯高為然我羿與浞之事可鑒矣是時太甲以尹任天下之重自謂縱欲未必遽亡伊尹乃以相亦罔終之言戒之所以深拆其私而破其所恃設使莽操炎懿之徒處之将何如我乃知聖賢之心真能建天地質鬼神百世以俟聖人洞然昭著而無疑也豈不為可信我

又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於休

録曰此伊尹反政太甲而人信其無一毫

之私者也夫作聰明亂舊章以寵利居成功豈特孝公商鞅之徒為然哉矯誣上天與簡賢附勢桀之事可鑒也矧伊尹以阿衡之重而擅反正之間苟有一毫寵利之心則將何所不至哉而不如其囂囂自得之心與向之耕於野者何異也功甫成而身即退上無負於先王次無負於太甲而下亦無負於百姓是以青天白日昭其忠正天地鬼神攝其光明古今天下服其胸次夫以蔡澤之徒尚知四時之序何獨他○人為不然耶若商鞅不免於車裂五王不免於竄殛若此者尚多也豈非伊尹之罪人歟

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於王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玆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録曰高宗何以有是夢乎至誠之心與天合一而其精神之所感念慮之所孚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抑何以有是象乎實理之精無乎不形而其朕兆之所發亢肖之所由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其道在於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苟有一毫之機梏微示於外片言之先入纔動於中則人得以窺其釁而投之矣秦孝公志在變法更令而商鞅得以售其術宋神宗志在稽古有為而王安石得以濟其奸二君之任相自以為賢於夢卜而不知投之者神矣然後知恭默思道之心真與天地參而○鬼神通不然若鄧通之於文帝王梁之於光武而能取信於後世者幾希矣

周書金縢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大熟

録曰張子有言志與氣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流言起氣一之動志也天心感應而雷風作志一之動氣也可以見三代盛時君臣胥契其孚心實意達於上下譬則陰陽動靜互為其根未達者一間耳後世陰盛陽微天地不交上下睽離若漢之靈帝因黄巾之亂而赦黨人宋之徽宗以慧星之變而釋碑禁無亦後矣所謂○蹶趨而動其心者又何惑乎視天而夢夢哉

春秋魯隱公元年春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録曰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釋之者曰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夫寧死而不失信於民則人何待要質於我哉民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則我何待要質於人哉古之為邦者如此世衰道降君不信其臣奚啻鄰國乎父不信其子奚啻他人乎於是要質會盟之

事紛然見矣夫子作春秋以信為人君之大寶故首書盟蔑將謂後之君臣執此之固堅如金石守此之確貞如四時於以嚴彼此之心齊上下之志全始終之道杜反覆之端其垂世立教之意至深切矣然則魯之隱公果能篤於信乎夫利害動於中則公私判於外偽心存於始則背意見於終隱方假讓以為義故飾許以為信觀其首為于蔑之盟而後有伐邾之舉則其情可見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其此之謂歟

○左傳鄭武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錄曰夫采蘩采蘋行葦泂酌皆周詩也及其末也子不信其父而小弁作焉婦不信其夫而白華作焉彼幽王宜白者肌體骨肉之親也而彼廢此弒安在其王子狐鄭子忽弒此所以紛紛交質而又翻覆交惡左氏之言亦以嘆傾否之異也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一明天子之禁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錄曰以後命勞齊桓者宰孔也以先歸遇晉侯者亦宰孔也始也畏天子之威終也明天子之禁何乃以為可無會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孔以王朝之臣雖不如仲之得政亦嘗究桓之用心是故實怒少姬比之南實楚實伐山戎而乃北圖燕矧茲會也大足以厭人之耳目快人之心志而不知孔之視之如見其肺肝也是以古之聖人惟務脩德慎獨雖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尚以服事殷嗚呼周之至德尚何有於人之後言也夫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售而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錄曰此魯臣之微者霸主屈身殉之信歟曰非也管仲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夫自長勺之戰曹劌鄙肉食之謀齊幾不振及失北杏之會桓公及四國之微魯未可平管仲之見朱之伸也夫魯宗國也齊弑其君泆其夫人柯之會莊公以為生不如死其羞惡之盟歟假魯以是討齊雖靦顏於諸侯之上將何以服天下之心哉甚矣劌謀之鄙也手劍者匹夫之勇也汶陽者蹴爾之食也舉國由其術中君臣莫知大計捐區區之小利竊赫赫之顯名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豈非管子之術乎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錄曰文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職分之所當為晉安得取王之四邑哉周之地不大於曹滕民不多於邾莒有人心者不若是愍何忍更分其所有哉原無背叛之罪其守者為王守也上失其道而追之叛王以從覆衰哉乎原伯歟使為文公者正王畿之則反諸侯之侵如是伐而示之信實曰月矣不原人情而恣霸術所謂巧於用譎非明於約信也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錄曰葵丘之會諸侯來牲載書而不歃血者桓之威信服人不待其詞之畢也踐土之盟鄭衛交訟而不已者文之貪得無厭不顧其王之削也然則口血未乾之時人各以其心為心矣安在其同獎王室乎又安在其施及玄孫乎合而觀之可以見一霸不如一霸矣

晉悼公四年魏絳為司馬無終子使其臣孟樂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德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威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動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錄曰愚觀春秋之世魏絳以五利和諸戎狄何獨斯時之不然耶夫晉今山西之地也其國即承宣之司也當時號曰莫強於今一方之藩輔耳絳雖號曰善謀於今一介之陪臣耳然而邊郡之患大矣其貪非無終之倫禍非棄陳之比得失非獲戎棄華之儔也歲歲而擾之將何時而可已在在而驅之將何地而獲然其利與害又何可指而數哉故貴貨易土夷狄同情穡人成功邊鄙共賴豈特絳言為然乎與其糜不貲之費以養徒守之兵曷若循先代之故而效和戎之績哉羊犬之羣必有所主

為今之計何不遣一介通事之臣於三盧統會之地約之以信懷之以恩啖之以利我仍舊邊以為界使彼遠去以隨俗每年於其月日其邊交會至期嚴其守備謹其斥睺示之以威不使有輕視中國之意其他月日不許輙近邊塞潛伏河套令被酋豪伸其歸令使一帶沿邊之民俱得休息候我兵威全盛食足信孚徐議遠征若成祖之宣威沙漠可也大漢之勤功燕然亦可也豈非至要之策乎失此不務而乃因循卒歲度日為功至於或輟兵或守備漫無足憑此乃不終日之計豈帝王不戰而屈人之兵乎腐朽餘年無由獻納故因魏絳之請錄此以著意云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及虢之會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知宋子木之信稱於諸徒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我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

錄曰東萊呂氏稱趙文子談笑而當衷甲之變豈真知文子哉而不知信以為之主夫是而莫之懼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子木之好利求逞死亡將至不寧同列知之武亦知之熟矣故曰單斃其死又曰食言者不病武雖退然如不勝衣吶然如不出口然而弭兵息民與楚氛甚惡何遠也得志棄信與犯而不較何先也武之內志定而建之志未定晉之信可憑而楚之駕難憑曾是而能動其心哉惜乎猶有未純又欲因宋以守病而致死以信楚此所以雖獲一時之令名而乏千古之道義同歸於餒而已終不免於血氣之病也

晉荀吳帥師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夫以事君也獲一城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率義不爽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錄曰春秋無義戰圍鼓之役其義戰歟義人者人恒義之信人者人恒信之僞會齊師信於何有假道鮮虞義亦何居滅肥甚矣其可再耶逢君之惡而乃責人之叛喜

人善言而乃自甘夷狄君子所不取也

史記孫武子以兵法見於吳王王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勒兵小試乎對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三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孫子使使報王曰兵皆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錄曰武之此舉愈於商君吳起蓋令可行民不可刼姬可斬妻不可殺也武之十三篇首曰智信仁勇嚴王已盡觀之矣盍不曰君令而臣共乎徒好其言而不能用其實是不智也以嬖寵廢軍令是無勇也試以婦人等於兒戲是不嚴也信為君人之大寶小試且然況大事乎此而徇人不可以為信也或曰禮不齒君之路馬寵姬非路馬比也而違令擅殺豈仁者之心乎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武非惡夫笑而慢法特惡夫醉而強酒者也卒能破楚入郢威齊服晉顯名諸侯然則雖非貴德其能尊士也乎

弘道録卷之四十六　路七

智

朋友之智

論語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

錄曰聖人之門大抵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方人未足為病而以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自任以博施于民而能濟衆為仁其與顏子相去不啻天淵若其英鋭之資未必真以能近取譬非爾所及之言為信故以與回孰愈啓之而賜也誠能反躬自詣從事於仰鑽瞻忽欲罷不能之間顏何人哉希之則是顧以其資稟所造就而言夫苟造就而已矣孔門之回奚待智者而後知哉故天子再言弗如也若終於賜而已矣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錄曰此聞一知十之本也夫有所弗擇擇則無過弗及矣有所弗得得則弗膺弗失

矣積而至於無所於擇無乎弗得此聞一知十有不期然學者未至於是但能黽勉於擇善服膺之間則顏子之地位斯可及矣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録曰孔子嘗以回賜並言盖二子資相近也習相遠也曰之近道在於能擇而無所不説非但天資之故乃其學之至也賜不受命而不能擇然億則屢中乃天資之合非其明之至也此命非貧富貴賤之命即天命謂性之命而屢空貨殖皆其餘事耳

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録曰此方信而忽疑非其積學功至乃擇焉不精之故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顔淵同道一以貫之也是故禮樂文物古今事變可以多學而識之而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可以多學識之也於此而擇之於初則無此疑矣夫子告子貢一貫與曾子同而先之以多學與曾子異盖曾子務守約子貢務施博約故不言而解博故方信忽疑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録曰愚觀子貢之智不但何敢望回而又何敢望參乎夫顔惟一善服膺至於知十則裕如矣曾惟忠恕自勉至於一貫則洞然矣曾子非借學者以明道也乃本諸心而無慊也錯諸躬而有據也措諸詞而不路也夫志與恕無二道猶一與貫無二物也而一之貫萬何從而致之亦何由而得之善學者必有肆力之地矣惟盡已可勉惟及人可能而一則不可勉矣貫則不可能矣及其至也人已混為一途天人合為一道不期於一而一者吾心也不期於貫而貫者萬事也此不惟善學夫子而又善教門人不惟善教門人而又善教萬世若苟徒事高遠未知其方雖與之千言而不足豈一言而有餘哉

左傳吳公子札聘於魯請觀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國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公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夫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其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

不愁樂而不荒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録曰洪範曰思曰睿周子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季子棄室而耕所養素定而太伯在天之靈陰有以通其微故其未聞樂之先如嶰谷未改葭莩未動希聲既鮮知音實希及其既聞樂之後如九渏既通百川時至條理脉絡豁然貫通知其若興若亡若美若盛若勤若憂若大若細若深而廣若底而至以極於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而後已焉豈其句句而歌之字字而辯之乎蓋以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矣子不云乎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其平日誦說向往欣慕愛樂何啻汲汲一旦聞之自有不覺其心融之妙而嘆息之深也嗚呼今之誦詩三百尚不若工歌一言則以不思而不能通之故也夫子嘆雖多亦奚以為然則雖觀亦奚以為哉

○季札在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illegible]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謂之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越父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說叔向將行謂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録曰夫所謂博雅君子者非但能知已往之故也將來之事亦莫不知以其靜虛財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其要皆自無欲中來也自今觀之若齊之晏嬰鄭之子産衛之伯玉晉之叔向皆當代殊絶人物而豹也武與起與舒也鰌與荆與朝也又皆從政之表表者吳雖遠於中國季實迹於仁賢所謂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茲非其人耶使其濫於一國之名寵淫於當時之富貴不得英賢而友之何以令名傳於今乎雖然尚有聖如夫子嘗聆磬咳而言游在魯曾無為札一介則所以卒於一國之士也

○通鑑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

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於是懼復見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仲連曰将軍之在即墨坐則織蕢立則仗鍤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将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将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

○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録曰燭武魯仲連乎何其切中夫人之心也以樂毅之賢而息於莒與即墨殆其他者乎是故古之聖賢憂勤惕厲之意所以常存天之理而不欲死已之心亦惟恐堅敵之志而懈已之防也其是故歟

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　　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録曰魯連之肆志不已泰乎肆非賢者所願也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至於夫婦長幼朋友無不得焉則世烏可輕志烏可肆扎奈之何當連之世以諸侯帝秦忘君臣之義以燕會讓國背父子之仁以君王后自嫁汙夫婦之禮以惠文立少干亂長幼之序以孫臏蘇張之徒紛紜反復失朋友之信連之欲蹈東海凡以此耳蓋不待天下士而中人之資已知其不可為矣

○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魏王聞其賢遣使奉黄金束帛聘之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禄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九九月陳大計輙不用乃以病退其友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将何之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

録曰愚觀子順之猷為智識其諸異乎人者歟夫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巻而懐之此孔氏之家法也秦之暴不啻爇火而燎之原也不可撲遏殆可逝濯乎六國之君不啻燕雀而處之堂也不可瞬息殆可久安乎其料天下不出廿年盡為秦者非數也理也非子順則不可與言也

齊封田嬰於薛號曰靖郭君靖郭君欲城薛客謂靖郭君曰君不聞東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夫齊乃君之水也使長有齊奚以薛為苟為失齊○

○雖隆薛之城至齊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

録曰客之諫嬰賢於戊之諫文遠矣彼鷄鳴狗盗之流何足齒録孰憶有如客者史亦竟失其名扎後世若眉塢金埒之徒非惟君子之所耻客苟有知寧不揶揄於地下耶

漢書曹參微時與蕭何友善後為将相有隙及聞何薨參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無何使者果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訥於

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帝怪相國不治事參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録曰愚觀漢功臣之際其智與否乃吉凶所由殊也夫以蕭曹而視韓彭猶韓彭而視絳灌也史稱曹相國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以與淮陰侯俱又曰韓信已破趙為相國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高密夫參與帝同起豐沛若此其故也又與信俱為相國若彼其尊也而曰屬則屬曰從則從曾無芥帝信一旦失王顛躓不得志至羞與絳灌等列然則參之心不但天下已平始務寧靜畫一雖干戈倥偬亦能不忮不求是以何用而不臧也

又曰使參若在呂氏可以無王劉氏得以不危乎曰黄石之說曰陰計外泄者敗是時惠帝儒弱而呂氏方徒陰盛陽微大易所謂澤滅木者也使參不戒棟撓之凶而蹈過涉之咎其能有濟乎然則非不知醇酒之廢事天下之有憂也與其泄而敗孰若避而吉乎厥後突因賈壽之語遂成滅呂之功參答之之力也史吏班馬録參而舍突豈非缺手

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常燕居深念陸賈造之不請直入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上相食萬戸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曰然為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與相結平用其計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

録曰陳平六出奇計自負已智而猶出陸賈之下何也是時慮禍及已當局而迷故不若傍觀者之親切也雖然此說自生發之而南宋之書生一反之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内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其智識正相似孰意二生先後一律耶而其意則如陰陽晝夜薰猶氷炭之不相及故其效亦有安危利鈍吉凶存亡之所攸分為天下者可不念經

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紀墨胸臆約結故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録曰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
興之即大衆之職也敞之於邑可謂知當
務之為急而且不失人亦不大言矣録之
須寶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為屬
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須寶自劾去忠
固還之心内不平後署主簿寶徒入舍祭竈
請比隣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前大夫為君
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
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甚說何前
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
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
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
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
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為寶經明質直
宜備近臣遂為議郎遷諫大夫
録曰時寶尚為吏而終身之智端肇於此
矣何也夫豺狼尚矣而城狐之戒不可忽
也謂不就杜稺季事黎藿採矣而猛獸之寃不可
没也謂寸書救鄭崇下獄事卒能自保其身且及其

孫豈非明智之士乎

弘道録卷之四十六 路七

十三

弘道録卷之四十七　路八

智

朋友之智

後漢書鍾皓以篤行稱與荀淑並為士大夫
所歸慕李膺常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
德可師同郡陳寔年不及皓引與為友皓為
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
者對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陳寔可也
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兄
子瑾亦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
聲名膺祖太尉脩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
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遂以膺妹妻之皓常語
瑾以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
全家尓道為貴後終於家諸儒為之頌曰林
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
州招九膺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
録曰愚觀膺祖之言似與膺大不相若何
也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危
身矯潔放言為高士有不然者則芸夫牧
豎已叶呼之矣是以聖人秉民理性裁抑

宕佚愼其所與節其所偏若林慮者智能
自全道無絶物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
能以貴驕眞可謂自拔於流俗者矣録之
徐穉家貧躬耕非其力不食然爲人恭儉義
讓所居服其德太守陳蕃在郡不接賓客唯
穉来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延熹二年上書桓
帝薦穉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不至又常
爲太尉黄瓊所辟不就及瓊卒徒歩到於江
夏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
會者皆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
○其穉也使茅容輕騎驕之及於塗爲設飯共○
言稼穡之事臨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
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惶寧處乎
録曰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釋之者云
肥者寛裕自得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無
所係滯乃爲善也上九以剛陽居卦外下
無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何往而不
利哉斯言爲穉設也彼諸人者既知玩世
簡傲不就徵辟乃不能飄然遠引入山之
深入林之密自取黨禍甘心戮辱則所謂

係遯有疾厲者也曾是而得爲智乎
郭太愽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始見河南尹
李膺大奇之與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
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
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或勸之
仕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
可支也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
貌魁偉褒衣愽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
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
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汝南范滂郭林宗何
○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爲人雖善人倫而
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
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
袁閎得免焉
録曰范曄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
以其動静可識而沈阻難徵故親厚之性
詭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
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
危行終享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

墨孟之徒不能絶也
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
而問其意對曰甑以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
此異之勸令遊學十年知名
録曰愚觀孟敏蓋質美未學者也由質美
故無牽滯之悔而遇事能决由未學故有
不虞之失而意見殊分勸令就學則彬彬
矣此君子成人之美而誘掖奬勸之不可
無也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
○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
眞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蔡邕自擬
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隱
居精學愽貫五經兼明圖緯郭林宗見而奇
之先是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
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
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横議列
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
今之謂矣乃絶迹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
傭人家貧傭爲漆工居二年果罹黨錮或死

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中平五年與荀爽橋玄韓融陳紀等十四人共公車徵蟠獨不赴人咸勸之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及大駕西遷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唯蟠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録曰史稱申屠蟠見幾豈惟幾哉其見道也審矣夫以非訐朝政而致公卿之折節以汙穢朝廷而成一已之高尚此何等事哉中庸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正此謂也以蟠之稟氣玄妙性敏心通故能始則確然免於疑論繼則悠然成其遠圖正易所謂嘉遯貞吉者也終全高志不亦宜乎

○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與從兄靖俱有高明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録曰愚觀許劭月旦之評與季野春秋之鑒何其不相及哉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聖人之酬世御物蓋如此彼既以太丘為難周仲舉為少通裁量審矣而何己之不暇顧也以操之狡猾多智尚未逢時及其末也一雞肋而不相容其能免禍幸矣非明哲保身之道也

晉書皇甫謐沈靜寡慾勤力不怠博綜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經樂聖真之論或勸以脩名廣交謐謂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安貧躬稼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夫一人死而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惟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武帝下詔敦逼謐上疏自稱草莽臣就弟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

○録曰哲哉玄晏子乎蓋不唯得以行乎貧賤且能周於疢疾免於亂世其學起於清虛志存於禮法既非流俗可方而視富貴如浮雲亦非若人可比玄守之論達於死生有足觀者録之

韋忠慷慨好學閉門脩己不交當世裴頠數言之於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

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

張翰有清才善屬文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舡中彈琴翰初不相識就循言譚大相欽悅且問知其入洛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人謂之見幾

錄曰韋子節之辭張茂先也見幾於未動之先所謂果行育德者也是故山下之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若山之赤雲水之末波不可及也張季鷹之辭顧彥先也懼禍於既見之後所謂儉德避難者也是故天地不交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若水之沉溺火之焚灼不可緩也孟子不云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豈非明哲之士歟

顏含裁智為衆所推與鄧攸深交嘗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太常馮懷以王導時為帝師名位隆重百僚宜降禮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其重行實抑絕浮偽類如此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甚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含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為甚衆咸服焉郭璞遇含欲為之筮辭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桓溫常求婚以其盛滿不許後年老遜位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賜床帳被褥大官致膳悉固辭一無所受

錄曰愚觀世之虛望隆而實德病與夫諂諛集而降禮尊者豈獨一馬祖思哉故如含者勸兄於既沒之餘求足為的而議導於方柄之日確然可準含乎吾知免矣非所稱豪傑乎哉

唐書婁師德嘗薦狄仁傑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天后覺之因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智之

錄曰仁傑能知五王而不能知一師德何也易稱或默或語而又曰二人同心夫婁狄乃心王室本無異也然而一則好面折廷爭知無不言一則以唾面不拭始終自負其語默各有異也以外之不同若相矛盾而中之所存實同金石此仁傑之於師德始雖況而終乃服也亦何害其為同哉

裴行儉有知人之何前進士王勮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托是時其弟勃與華陰楊烱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

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溺南海照鄰赴潁水賓王叉誅炯終盈川令勵味道皆典選悉如行儉之言

錄曰孔子以瑚璉許子貢若所謂器識是已文王以棫樸譽髦士若所謂才藝是已然必金玉其相而後追琢其章若彼瓦缶雖有絢然之飾豈廟堂之器哉以賈誼之雋類君子猶病其志大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况四傑乎故君子益自貴重無徒斐然成章而已也

宋史張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一旦來謁閽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乎霖笑曰別子一世尚尔耶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出曰子將去矣來報子尔詠曰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而詠卒

錄曰此與元伯巨卿相似乃誠之相感無乎不至故心之相照無乎或違雖然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列如霖之靜處三十年乎其不為物誘而能脫屣富貴又可見矣

畢仲游受知於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最深時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傾惜乎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官職非御史危身觸忌以游其間殆猶轉石而救溺也

錄曰史傳巢谷與三蘇同鄉素與之遊甫昆弟同朝顯貴未嘗一來會及相繼謫嶺海平生親舊無相聞者谷自眉山獨步訪兩蘇於是相驚喜曰此非今之人古之人也愚竊謂古之人所以異於今者責善為重而責善之道明哲為先苟使二公早因仲游之言資其直諒之益未必天之涯海之角而巢谷之名僅耳之跡不見於史冊矣不思忠告之可嘉輙誇卓行之尤異此錄舍元脩而叙公叔亦保身慎言之意也

邵伯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時與司馬光二程諸名公交以是入聞父教出事諸公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神宗崩哲宗立蔡確方在相位刑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時光已卒子康當詣闕恕召詣河陽伯溫謂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若從之必為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作書稱確康與恕同年又出光門下遂作書如恕言蓋以康為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以為

他日全身保家計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至河陽連日夜論確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朝廷命康分折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太防謂康素以伯温可托請以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温既至誨曰温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常事康節欲用伯温伯温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温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遂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於朝而伯温願補郡縣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適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温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潁昌或為之恐不顧也初雍嘗曰世將亂惟蜀安可避及宣和末伯温載家使蜀故免於難趙鼎少從伯温游嘗表其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温出處云

錄曰愚觀康節不但知興衰於既往實能驗理亂於將來其子伯温不但無忝於其父實欲兼善於其友自今觀之元祐重臣駢首就戮全身者何人也二程高第閨門遇害保家者何人也動而有悔而名亦隳出而殉人而已先喪陷仇怨則人情可惜甘洩認則物理全乖盍若奮身於治朝免禍於亂世耶進於聖門可謂先覺是賢智者不惑不得以氣數之學者累之也

近思錄張橫渠問於程明道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錄曰愚觀定性一書乃知先生深造獨得

而非諸子之所能及也夫以人之累於外物乃不能收其放心至於定性則無將迎無內外合動靜而如一矣其所至妙至妙者莫如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反覆辯証不越乎此然可指而易老者莫如其情故又以喜怒言苦乃直指所由進之路則自忘怒觀理始也一篇之中大要在於明覺自然大戒在於自私用智與顏子之明睿所照曾子之定靜安慮子思之誠明謂性孟子之以利為本周子之明通公溥無○乎不盡此其所以超出千古又何待於著述而後為成書也歟

○陸九淵生三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室及總角與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他日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進士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知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或勸其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嘗與朱熹會於鵞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聽之有泣下者

路八 十四

路八 十五

錄曰愚觀朱陸之學所以異者良由資稟之不同也九淵自三四歲時已窮究天地之所際則其長也安得不主於性朱子則銖銖而累之寸寸而積之及其至也安得不主於學然則二夫子之所長各有所究本不相悖不相害也譬之聖門曾子之才魯子貢之質敏然同歸于一貫者有夫子為之點化也時聖人不作諸子各立門墻而無統會依歸之所是以紛紛異同矧及門者從而咻之不知尊德性道問學子思傳于仲尼未嘗偏廢初不可岐而二也曷若大道為公智慮其不切於己也不必異○己學慮其無補於人也不必為人使當時莫得而議後世無得而非茲非所謂大同者哉愚恐後之議者愈繁愈遠斯錄所以弘道故不可不著

水東日記明吳思菴先生訥常言世俗淺學談及後進輒曰此韻府群玉秀才好趂航船耳蓋言其破碎摘裂秪如往來群坐偶語無有一高智識關鍵也先生嘗執世家自少警敏絕人於書無所不讀嘗從其先君子遊宦四方閱歷既廣退而況潛含蓄三四十年所

以其學博而核其氣剛而大其識卓而明所著性理羣書補註小學集觧有功於儒先其立論於性理之奥尤多所闡明

録曰公盖起於薦舉不由科目而其言乃切中當今學士大夫之病視昔張程朱陸大不侔矣然則學者其可不猛省乎此録之所以終也

弘道録卷之四十七

信

君臣之信

漢書楚懐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乗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身願與沛公西入關懐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甞攻襄城襄城無遺類諸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可遣懐王乃不許羽而遣沛公西畧地

録曰楚懐王豈比於漢更始乎懐王優沛公而否項羽觀其遣將之言庶幾南面之庶然而卒陷强暴之辱所謂過涉滅頂不可咎者也更始忌劉稷而并執演觀其愧怍之態真乃庸劣之流然而自取賊劉之辜所謂何校滅耳聰不明者也夫是而有異也

沛公既定關中乃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吾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録曰西漢二百年之業所以卒定於關中者約法之肇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賈生之論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今觀漢庭之論紛紛不一婁敬田肯之徒不足深究至於張良之智宜乎有見顧亦蹈奉春之緒餘而不切根本之實意殊不知三章之約賢於百二之形按堵之情便於建瓴之勢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然則金城之固寧比於父老之心沃野之饒孰愈於簞漿之薄羽雖能違一時之約獨能振百世之鼎乎

文帝初封代王諸呂既誅大臣相與謀議迎立代王群臣張武等皆曰漢大臣故高帝時將師習兵多謀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不然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謂得之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以呂太后之嚴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卒滅諸呂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大王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至長安太尉勃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録曰文帝二十三年之天下決信於宋昌之片詞張武等固不逮也其却太尉之請詞意確然蓋足以見其存心之篤矣孰謂區區代邸而有斯人哉有斯人哉帝之侯昌良有以也而張武等官不過九卿又足以表王者之無私矣豈其獨惜朱虛之寸土不以全大臣之信而安與居之心乎然則公言終有負而請閒者不可以責矣

文帝賜南越王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国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陸賈至南越南越王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録曰孔子告子張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蛮貊之邦行矣夫南越尉佗逋誅之一物耳雖微堂堂萬乘亦孰不諱側室之言乎借使不諱孰不矜誇中國之盛兵甲之強乎而不知天以完德命乎帝帝以完名恣乎已其出言本乎吾心非有所勉強真可以貫金石而及豚魚矧夷狄蛮貊猶夫人者耶其中心悅而誠服亦不啻出於自然而豈由于勉強哉子張徒能書諸紳而不能見諸行帝之天資脗合雖無參前倚衡之功而實有明效大驗之著可見聖人立言於天地間若化工之顯於物無伺耳耳而提面面而命之矣

又遺匈奴單于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頃遺朕書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其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義明告諸

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

録曰愚觀帝之與匈奴約豈如春秋要質鬼神刑牲歃血者哉其誠信出於本心如書中所言譬則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真得帝王制御夷狄之道也不徒有以信之而又有以待之胡越一家華夷一体百世之後見此一日也豈不盛哉

上嘗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使騎捕之時張釋之為廷尉奏以此人犯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傷敗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亦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此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上乃許之

録曰人知釋之守法而不知帝之能用法也夫天下不患法之不公而惟人主不能用法之過臯陶曰在辟帝亦曰在辟臯陶曰在宥帝亦曰在宥者能用法也言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以為天下皆出於已之下者不能用法也是故黑㝵不已至於炮烙炮烙不已至於剝剔者豈皆無法哉漢自三章之後至文帝除肉刑除收孥相坐除誹謗妖言其心於愛民之本者矣犯蹕盜環一時之怒私也罰金棄市三尺之法公也惟不欲以私害公故不終以情撓法帝可謂天地日月矣過此若張杜郅甯之流專以人主之意指為獄則當時之為君者從可知矣嗚呼長陵抔土臣子所不忍聞也人匪言之不能如此畏忌何哉故曰知釋之之守法而不知帝之能用法不知法者也

倪寬武帝時為中大夫遷左内史既治民事乃觀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卑体下士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愛之至收租税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寛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惟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負儋輸租不絕課更以最後積官至御史大夫

録曰寛本儒生其治民謂之儒則可謂之法則未也何也當今直指之官以假貸為防一書殿最輒不可易况以軍興從事乎漢之罔踈禁闊尚猶及見此等風俗此等風俗賢於季世遠矣非其人之温良守之介特安能若是耶不然狙獪之尤狡滑之雄何處無之而能大家牛車小家擔負果孰使之哉乃知信愛孚於刑辟儒官優於俗吏不可以不録也

宣帝時張安世杜延年並列九卿二人忠信自著謹慎周密外内無間每定大政已輒移病出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即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幕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

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故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延年亦安和倫於諸事久典朝政上信任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大將軍減後獨能保固終始天下稱之

錄曰自夫子犁牛騂角之喻往往論人者不當係於世類大賢且然矧安世延年乎而論者必曰天道好還蓋淺之也天豈屑屑於其間哉已為不善則天下後世曰不善之人也已為善則天下後世皆曰善人也豈不益可信哉不覩已然而逆其未然吾未見其能觀人也若二臣之忠信謹厚正吾夫子所謂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然則聖人之論大旨高此又可見

○韓延壽為潁川太守郡多豪強難治先是趙廣漢患其俗多朋黨故搆會吏民令相告訐延壽欲更之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設酒食親與相對問以謠俗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及收租賦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有欺負之者輒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百姓遵信其教數年潁川大治後入為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令丞嗇夫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傳相責讓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乃起聽事郡中翕然莫不轉相飭厲不敢犯於是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詞訟自言者

俠一　八

錄曰愚觀延壽似有意於移風易俗使吏民田心而向善者然而卒不能善其終何耶先儒有言凡三代以下人物皆血氣用事不若三代以上純任德性嗚呼斯言也不但延壽為然趙蓋與楊莫不然也漢廷至此元氣已索然矣而卒蹈好信不好學之戒未免傷害於物故有望之之許不知正吾夫子之所惡也嗚呼惜哉

○趙充國時先零諸羌叛宣帝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自言無踰老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對曰兵難遥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乃大發兵詣金城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虜雖數挑不肯輕動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畧者伺虜謀解散徼其疲劇乃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出兵擊罕开充國以為先零首為畔送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璽書報從充國計焉罕开竟不煩兵而下

俠一　九

錄曰愚觀古人立功悉由在上信任之專在已自信之篤往往以威信服人不肯輕試者為是故也夫有宣帝之明丙魏之忠而尚乎于他議今觀將軍度羌虜何如彼一時也武賢奏七月出兵此一時也使無確然之見定於胸中詔進則進詔止則止所謂弟子輿尸者也為君相者不信為將之方畧而以人言参乎其中有利不知有

益不恤所謂師或輿尸者也上下俱凶彼
此不信其能成功鮮矣後世所當深戒也
東漢書初宛人李通事劉歆好星曆讖記云
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及班彪避難
天水隗囂問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
裂數世後定意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將
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對曰周之廢興與漢
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
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勢數然也漢承
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
○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
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
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
閒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
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
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
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
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
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乃著王
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

俠一　十

非詐力所到欲以感之及諸將勸帝即位同
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
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
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
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
海内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
塞群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六月己未
即皇帝位

錄曰讖記之說先儒疑之是矣若歆之迎
合好名通之附會好事非堂堂之議敦篤
○之諭也盡不觀彪之著論乎闡道談命察○
理識時其言鑿鑿可信確乎不拔東漢受
命於此焉判當不必彊華之言建武為有
光矣惜乎諸將之不能也雖然今進有尤
來大搶赤眉五校等未服退有隗囂公孫
述竇融之徒未附苟非依附天命何以效
順人心帝之崇信將以濟一時之權也及
天下既定則當如武王之敬受丹書箕子
之敷陳洪範孰不曰萬世帝王之大訓乎
迺亦狥區區已往之說至以決定武功剖

俠一　十一

斷祀典則惑矣此所以來鄭興之譏也

郭伋少有志行哀平閒辟大司空府三遷漁
陽都尉世祖即位轉為漁陽太守時既罹王
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
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在職五
歲戶口增加後潁川盜賊群起徵拜潁川太
守到郡招懷叛亡趙宏召吳等數百人其黨
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
駱驛不絕調伋為并州牧伋前在并州素結
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
○路始至行部到河西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
竹馬於道路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
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
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
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遂
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錄曰郭細侯諸兒之約何如魏文侯虞人
之期乎夫虞人之期遊畋之樂耳兩不兩
往不往不足論也天下初平盜名竊據者
不可勝討仗吾之恩信有以懷徕之耳有

俠一　十二

如言出而隨負焉事異而輙更焉小事且然况於大事何以示信於人哉易曰無妄往言其諸細侠所以得志也乎

張綱以高第為御史明帝朝遣八使廵行天下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将軍梁冀河南尹　疏條其無君之心十有五事書奏冀大怒欲事以法時廣陵賊張嬰衆数萬殺刺史二千石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顔良拜

○書告辭而犇刘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録曰羽之刺顔良其張良之擊始皇乎惜乎無以借箸之説告之者夫良之不欲立六國後即操之禽羽而破玄德也良之為韓報仇即羽之從備以興復漢室也而英雄無用武之地雖誓與共死其徒死乎果能以巳之信義致操之感動與之共力滅袁而降表以迎刘備不其有庸乎以是報効曹刘庶幾兩得之也而區區刺一顔良抑末矣

俠一　十三

及曹操南擊刘表表卒子琮嗣遂舉州降操時劉備屯樊城或勸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刘荆州托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去過襄陽州人多歸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至不得行日纔十餘里或謂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将精兵一日夜行三百餘里追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走及法正為刘璋軍議校尉與别駕張松忖璋不足有為陰説備取益州備疑未决以問○龎統曰益州土沃財富可資大業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寛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失今不取終為人利耳備始以為然留亮及関羽守荆州而自将歩卒入益州

録曰昭烈之取荆益先儒論之多矣果何所折衷乎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孟子曰嫂溺授之以手者權也釋之者曰貞正而固也諒小信也嫂溺大故也手援小嫌也以正律小可以知義以小較大可以知權自兩漢之興不階尺土然未有若昭烈之困者也群雄並争盜據操竊亦未有若昭烈之時者也何也盖立國必有分土若沛公巳為漢王刘秀巳為蕭王此公土也既而得隴尚猶望蜀備何如哉今年奔徐州明年敗下邳無尺寸之益圖王者顧如是乎至於表之據荆馬之據益非分土也不過乗時攘竊之耳刘又昏不禄然豈終為○

俠一　十四

○幺孽之資奸雄之靡乎若乃臨亡之托乃區區小信非識時務俊傑之言也故孔明一則曰天以資将軍将軍豈有意乎又曰益州險塞天府之國如是尚未喻耶徒以授受之小嫌而忘天下之大故借使聲其違父棄命亡國降虜不孝之罪莫此為大當時何得而辭後世何得而議必不懷刘璋資給之恩而養虎遺患抗吭拊背之説俱可免矣一時失於見幾後終不能不取故朱子曰經權俱失此之謂也

弘道録終





信

君臣之信

晉書羊祜之鎮襄陽綏懷遠近甚得江漢心與呉人開布大信其降者後欲去皆聽之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不過十数人專務以德信懷呉毎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将帥有欲進譎計者輙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或出行呉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毎會衆江沔游獵若禽獸先為呉人所傷而晉兵得之者皆送還之於是邉人悦服與呉鎮軍大将軍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毎告其邉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咨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録曰召伯之布政其棠與羊祜之墮涙峴山同乎異乎蓋微君子必不能幽以燭之也夫晉自滅蜀之後未甞一日而忘于呉張悌所謂彼之得志我之憂也而可爲其所愚耶遠則陳氏之學施近則呂豪之示信可以爲殷鑒矣爲呉人者自宜臥薪嘗膽寢甲挑戈以保祖宗之基業尚猶不暇乃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則是由于其術中而不自知也嗚呼暴不可也德豈誠醇酒之酔未醒伐呉之討屢上其曰呉人更立賢主則難圖也吁是果德耶信耶不過謀臣之畧以亂敵之所爲而已雖然視彼徒不立信所過無不殘滅者固爲有間向非祜則預之功不立祜其人傑也哉

唐書刑法志太宗親録繋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還至期來詣京師至次年九月去歳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皆無人督帥如期自詣朝堂無有一人亡匿者上乃皆赦之

録曰易無妄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聖人之意蓋謂人君之治天下當以大公至正處之至誠極信御之若其虛心妄意譎道詐術以徼倖於萬一矯揉於一時者不可

暫試其可遂用亂唐之太宗脇父起兵推刃同氣所殺無辜甚衆而盧祖尚張蘊古之冤尤爲可憫乃縱囚而赦之縱且不可而況於赦乎此以民命爲兒戲律令爲狙玩祇以資千古之一咲而已夫死人之所至難而甚畏也苟可以求生何所而不至又安知其自詣者非其屢代之者耶帝勇於好名而力於自是朝堂之間更歟有如蘊古者哉以覆而爲真以僞而爲誠以戲而爲法以死而爲生雖百縱之無益也

○魏徵上疏以爲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踈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未免有敗況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而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襃美曰昔晉武平呉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韋弦

録曰帝以徵疏比韋弦善矣然不知韋之平弦之直者其体自正乎抑矯揉之而後能乎則徵之疏有所未盡何也蓋表端而影自正源潔而流自清苟人主之心一於○誠信則不言而化不令而行又何患待下之情未能盡實耶苟爲不然今日雖以爲君子他日未必不爲小人此太宗之世未能純於三代君子小人紛紜反覆皆由君心未盡誠信故也徵知顧影而不求直木與自比韋弦而不切平直之義夫何殊哉

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擧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

録曰明主之世人皆服義故論定可試庸暗之朝是非混淆故浮議沸騰是時君臣相得正猶手足腹心必待之以持行資之以擧動以是施於耳目焉有不得其真者乎然則王珪之論雖欲不確烏得而不確

○天后信重狄梁公群臣莫能及嘗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后每屈意從之嘗問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對曰文學醖籍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材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爲相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代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之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

為私也
録曰狄門之桃李萬物之光輝也後世之桃李春風之爛熳也觀其所薦則其篤棐之功信可尚矣

張九齡以姚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元之嘉納其言一日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冉三言終不應元之懼趨出及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体

録曰此林甫國忠之漸也夫君子之心美歸于上惟恐權出於巳小人之心欺肆於衆惟恐權攬於君郎吏雖卑不云上應列宿乎以是為煩於元之則可於他人則否矣且元之三瀆不告力士一言如響至使朝廷之公言反為省中之私語欲人不美權其可得哉一語默之間可以知其必無終矣為人上者不可不察也

張守珪使安禄山討奚契丹禄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禄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柰何殺禄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禄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録曰帝之言所未解也以為王衍果知石勒歟則九齡之言無足恠也以王衍不知石勒歟則禄山之枉猶可疑也夫既識石勒矣而又曰枉害忠良何耶是時乾坤已変屯難將作天故奪其聰明瞽其心志如所謂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不然豈既不識禄山又不知思明乎縱使昏暗而然不應如是之顛倒也

肅宗至德二載上皇思張九齡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録曰九齡前後之言判若筮龜帝不惟不信而反疑之然則李腹之劍非其自美帝美之也口蜜之甜非其自甞帝甞之也雖然為小人之所愚在於目前而君子之取信多於身後目前者如腥膻污穢當時掩鼻巳多身後者如藥石針砭萬世擊節不置此不徒下蜀中之淚而至今高曲江之風也歟

代宗永泰元年回紇吐蕃兵圍涇陽時僕固懷恩死二虜争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回紇在城西郭子儀使牙將李光瓚往說之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何在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不若挺身往說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可汗弟也執弓貫矢立於陳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仇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

今吾挺身而来聽汝殺我我之将士必致死
與汝戰矣葛羅曰懐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
駕令公亦損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来
令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懐恩又為
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乃說之
曰吐蕃無道乗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
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
戴此天以賜汝葛羅曰吾為懐恩所誤負公
誠深今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田紇觀者
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復揮手却之因取酒與○
○共飲遺之絹三千疋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
之夜引兵遁去葛羅師衆追之子儀使白元
光帥精騎與之供戰於靈臺西源大破之
録曰愚觀子儀是舉非特誠信使然可以
見其氣吞華戎量包中外者歟與區區免
冑見虜者異矣
韓愈為潮州刺史詢民疾苦皆曰郡湫水有
鱷魚其長数丈食民畜産将盡居数日愈往
視之炮一豚一羊投之并為文以告約其盡
三日南徒于海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

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徒刺史則選材
伎壯夫操勁弩毒矢與鱷魚從事是夕有暴
風雷起湫中数日湫水盡涸徒於舊湫之西
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轉兵部侍郎鎮
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
衆皆危之愈至廷湊嚴兵迓之愈大聲曰天
子以公為将帥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
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
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
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来安禄山○
○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
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
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
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
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
讙曰善廷湊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
策六軍将如牛元翼者為不乏但朝廷顧大
体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
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
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悦

録曰易中孚曰信及豚魚又曰利涉大川
乃化邦也夫魚冥然罔覺之物也孚信能
感於魚則何事不可濟何物不可化哉雖
以蹈水火可也雖以臨不測亦可也故曰
利涉大川也當是時廷湊雖驕悍不道不
過亦若人爾以愈之忠信能服其心故讙
然聽命非有他道故又曰乃化邦也人可
不自勉乎抑蘇子有言公之精誠能開衡
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
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南
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一日安於朝廷○
之上蓋公之可能者天也其不可能者人
也其言益播故併録之
○宋史太祖謂趙普曰天下自五季以来数十
年閒帝王凡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鬬戰不
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
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對曰陛下之言及
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
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
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

等皆上故人有功典禁衛兵一日晚朝畢因與飲酒酣太祖屏左右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居此位者誰不欲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　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祖曰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守信等泣曰臣等愚不及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

錄曰陳橋之事變起於倉卒五代相襲之舊也兵權之釋患銷於未然大宋不振之基也易曰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彖曰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夫小人之亂極矣循環損益天故篤生

大有作為之君又得出乎其類之臣剛明果決乾道盛倫陰柔消滅故能顯行於朝廷使人明知去就之義進退之幾其至誠孚信既非挾詐任術而渙汗大號亦非陰謀譎計此所以異於躡足拊耳誅醢夷滅

而宋之家法光於漢唐非此之謂乎

趙普為相以天下為己任太祖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嘗薦人為官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又以其人奏太祖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上乃悟卒用其人又有小臣當遷官以○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為不遷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由是怒甚起入宮亦復隨之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篤信類如此

錄曰補綴舊牘盛時之事也普可謂無負於薦賢矣何獨於榻前之署而忍裂斷之乎是時藝祖當乾普方以社稷自任其私心未動利害未萌故能盡忠所事及再相

之後私心已動利害已萌由是不能不以得喪為愛惡也雖然若以他人觀之惟存好惡固敢異同豈有再三之瀆補綴之章乎若普者善非能悟帝適帝能悟普也

吳越王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太祖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信任不疑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視事命徒坐於東偏○曰西北者神京在焉主上信我而我敢不敬○乎每脩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錄曰帝之歸俶其懲于鉉之論煜歟他人之窮蹙既不能容在己之獨覺又不可信徒徇群臣之慣惑而無明炳之遠圖一旦如有鉉者則帝之辭屈矣以此示信至矣異日尚留而弗遣則二帝量之淺深德之厚薄又可見矣

王文正公為相上益親信言無不從凡大臣奏請必問王旦以為何如然後施行旦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更每詢訪四方利病或使

跳其言而獻之觀才所長寄籍其名不復與見遇有差除必先跳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故惟旦奏無不俞允焉

録曰真宗之信王旦豈誠心與直道歟始也媚之以固結其心終也信之以成就其志向使旦不能任帝之詐帝亦豈能信旦之言乎以為近密則可以為慎守則未也蓋慎者當官之義自始至終不容一毫苟且而可貽歸殁之悔耶觀者當默識之

○名臣録張忠定公前後治蜀皆以恩信民鼓舞相慶如赤子乆失父母而復来也既至易嚴以寛凡令下人情慰愜蜀郡大治上曰得詠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其見信任如此嘗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安得不信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只此一箇信字五年方得成又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扵民然後敎之言及扵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静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仃斯四者在先率其身

○王沂公甞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夷險可以一致其再蒞大名治政盖信於人民居軍伍咸畫像以事之時虜使往来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入

杜祁公平生直諒忠信取重天下甞曰衍歷年多任事乆上為君上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凡事得以伸其志又曰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復至公待物樂與人善既知其人則無復毫釐疑間始琦為樞副論難一二事公不樂乆之相亮每事問曰諫議曾看否看便將来押字琦盖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其自信信人不易得有如此

録曰三公者國之蓍蔡時之柱石也而自信信民上而君長次而同列不易得如此然則君子可不盖自勉哉盖自勉哉

弘道録 終

弘道録

信

君臣之信

仁宗信任大臣擇報聘契丹者呂夷簡薦富弼時帝以平治責成輔相而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至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容進樞密直學士弼固辭曰國家有急不可憚勞何至以官爵賂焉遂往

録曰史稱帝剛断不足豈其然哉以平治責輔相以北事責富弼以西事責仲淹帝之断有餘矣有道之世大抵如是及其衰也猜忌生焉嫌疑作焉推原其故正以懷禄者多徇國者寡賢不肖混淆以致君心之不固也然則弼之辭官豈無謂哉

○富弼至契丹見其主曰兩朝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弼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遂進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

諸將言壯兵無得脫者且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昔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上下離叛故契丹師勝然壯士徤馬物故太半今中國兵精馬壯法令脩明上下一心果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

○録曰始契丹之報聘也擇無敢遂行者雖鄭公毅然請往而歐陽公上章留之豈非天下之至難乎及鄭公之既至也虜未見可畏者雖反覆數百言未甞有以難之又安見其至難哉蓋不難於夷狄而難於信義中國之所倚仗惟信與義可以攝服夷狄之心舍此而論强弱較勝負非君子之所敢知也然則今之韃靼豈皆無一毫之人心乎抑無信義以結之乎若苟開誠布公啖以利害曉以榮辱雖未能盡如吾意亦不至如斯之悖戾也然則爲國者何憚而不爲乎

富弼復如契丹特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至不復議婚專欲增幣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然則爲納字弼亦不可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則於二字何有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古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哉聲色俱厲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

○録曰景德之誓書一慶曆之誓書二景德之和好近慶曆之和好遠以仁宗之世畧不如漢謀不如唐强不如秦富不如隋惟恃一弼之誠信以爭二字之獻納華夷之際亦可觀矣雖然有帝之謙光而爭納字不爲過有帝之節儉而增歲幣不爲侈有帝之天性仁愛而弭患息兵不爲虛文不然口受之詞與臨發之言尚有異同何況異日之史筆乎此又不可不知

時西邊用兵守備不足种世衡建議延安東有故寬州廢壘請城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及成賜名青澗城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彊未甞出謁郡守聞世衡名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縁險而進奴訛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蹵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甞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兄弟親信用事欲謀間之有僧王光信者趫勇習知蕃部道路奏以爲三班借職乃爲間書使遺其貴人喻以早歸之意元昊信之果疑野利兄弟卒以誅死使其臣李文貴報言許以通和頒賜一言世衡以白仲淹諭以朝廷開納德意縱使還報自是元昊請降遂稱臣如舊

録曰愚觀种氏本出放後初無聞於時也而其後世遂爲名將要其立功青澗奴訛爲始野利剛浪爲終其始也臨不測之淵冒不覆之險其終也以前日之信立後日之謀今之爲邊師者可不知所務乎或曰世衡之時有仁宗在上仲淹在下故能成功若君非寛仁大度將非公正明信則雖欲決策於一時且不能況望馳聲於後代乎此又不可不察

○司馬光爲人忠信正直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必曰君實得無知乎及居政府凡新法爲民害者剗革畧盡或曰熙豐舊臣多憸巧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咸信之曰此先帝本意也

録曰人何以不可對人言乎蓋人者對己之稱己非可以自欺而可欺人乎我今之欲欺人者雖百計言飾然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昧者是必支離洒泥欲言而趦趄也大學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又曰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人豈有不自信而能信于人者乎其所以釐革宿弊勇罷新法皆其自信中來也雖天不祚宋亦未如之何也已

唐介拜參知政事自以進由直道感慨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義純誠盡公多所獻替用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與同列論政事反覆再三未嘗阿屈於祖宗法度有所更○變近臣有所進退尤極其慎雖在帝前必究切辯折要是非之歸未嘗反顧帝於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

録曰愚觀唐子方何其幸哉始也直聲滿天下終也直道滿朝廷士之生斯世爲斯民雖微賤亦思自副矧貴重乎雖一命必思自効矧相業乎其所以益感知遇敬信不疑上下之間同是無負而已

常安民主信爲治至人不忍欺與安惇同僚惇深奸常毀素所善者安民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深耶惇曰吾心實惡之姑面交耳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當貴輸我故安民常曰屢辱君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謝寍復校是非邪第恐累陰德耳後惇子坐誅果如其言

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撼時政尤竊憂之貽書呂公著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寍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見幾微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天去小人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實五王皆前世巳然之禍今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兩虎則虎勝柰何以数十人而制千虎乎其言歷歷皆驗又言呂惠卿賊性深險今過闕必稱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後請對果然帝正色不答時論快之又嘗極論章惇蔡確曾布時蔡京之惡未著人

多柔信安民獨言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
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
下之是非章前後至數十百上皆確論也
録曰夫箴龜藥石世並珍異者蓋藥石能
治已然之疾而箴龜能决將來之禍無箴
龜則藥石無所措其手無藥石則箴龜不
能信其用要在夫人之决計何如耳宋之
天下譬則人之一身始焉不信平和之劑
妄投藥餌率意不顧以致內而腹心外而
四肢莫不匪然病也中焉力施救治之方
○百計愛護思欲挽回是以上而眉宇憔而
顔色莫不蛩然喜也終焉藥不瞑眩厥疾
不瘳於是病加於小愈患生於怠惰而膏
之上肓之下曠然不可解矣此安民之言
信若箴龜然而不能用者國之元氣關於
佚二　七
運之盛衰人之死生係於命之脩短有如
宣仁者天若祚之以眉壽終之以至公永
無杜飯之虞何至調戲之患則雖有百狼
千虎將見天高日升不能恣其咆哮也惜
乎元祐淪亡紹聖繼作中朝列爲荆棘人

類化爲鴟鴞詩不云乎内奰于中國覃及
鬼方其言不啻可信而尤可痛也
楊邦乂神色明秀長身山立見者信愛居無
事時與物無忤及遇事勇決萬夫不能奪也
其德行脩於家稱於鄉信於友至以身殉國
立天下萬世之大節非一時適然也初攝溧
陽號令明信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拜
乂立獄囚趙明於庭以誠信結而遣之翌日
明果悉里中豪徒擒賊討平之時通判建康
○金兵渡江杜充下令城守邦乂信之明日充
適金陵空無兵知府陳邦光出城迎虜充先
降惟邦乂不屈大呼我豈降虜者耶邦光啓
兀朮言邦乂素有疾遣親厚者説之曰公故
貧有兄喬老仰分祿寡嫂孤姪遠來就養五
子尚幼一女未嫁寧不念此邦乂曰茲人之
常情吾獨無情乎家國不兩立吾信無疑矣
兀朮置酒召降者飲邦乂及階以首觸柱礎
曰我豈與犬豕同醉飽乎明日邦光復諭之
曰事無可柰何願少回意徒爲死無益也邦
乂瞋目曰爾以從臣守藩臨難不能死甘心

屈膝使人人效爾朝廷何賴時有劉團練取
幅紙示之曰無多言爲趙氏即書死字爲我
即書活字於是取筆書死字劉猶未信又刺
血書衣襟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又明
日復咨問邦乂大罵裂衣襟以示虜始信遂遇
害相與剖腹取其心而視之
佚三　八
録曰愚觀宗澤之憤杜充之暴邦光之降
邦人之剖皆汪黄用事君德不剛之所到
也而金陵王氣所萃非江浙一隅可比帝
已失之東隅庶幾收之桑榆而縮手無策
○坐待喑亡然猶延數世之脉者孔子曰自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城可破而幅紙
不可破將可虜而血書不可虜向使忠襄
不作胥於夷狄矣而能立誠示信凌天貫
日庶幾猶生尚賴不没
○岳飛受命討楊公而張浚都督會朝廷詔還
防秋浚召飛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
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
耶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
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

長所以難若因敵將攻敵兵奪其手足之助
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解散而後以王師乘
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
先是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
顧用之何如爾乃遣使招諭其黨黃佐既至

袝佐背曰子知逆順立功封侯豈足道哉至
是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
腹心潰矣遣歸湖中欽又說全琮劉詵來降
公負固不服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
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預伐君山木為巨
○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
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
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能行乃急擊之賊奔
港中復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
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遂赴水死飛入賊
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果八日而擒書
至浚歎曰岳侯神筭也初么恃其險曰欲犯
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為讖而信之
　錄曰人皆謂岳侯神筭愚竊以為飛之自
信也其言曰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今觀

以水寇攻水寇是其智果八日而擒是其
信招之能來推之能去俾其心服是其仁
欲犯我者除是飛來是其勇無侯來年別
議必欲都督少留是其嚴智故不困信故
不爽仁故不殺勇故不懼嚴故不惑回視
富平之役符離之師真兒戲爾以親服神
筭之人他日督府之議竟致面違心否況
其他乎是可以為浚惜而不足為飛病也
吁可嘆哉
○楊存中為人忠謹高宗為康王開大元帥府
即親信之時帥府草創存中晝夜扈衛寢幄○
不令須刻去側及南渡江駐蹕江浙存中以
勝捷軍從張俊守兵門苗劉之變從俊赴難
擢為御前統軍進神武中軍統制後復欲留
置軍中上曰宿衛乏帥朕所選為不可易也

在殿巖凡二十五載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
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其權因指為喜
功生事竟代之未幾邊聲日急帝如建康詔
為御營宿衛復使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
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又曰朕

假借諸將眷存中尤深撫綏之過於子弟囊
於趙密之代不安寢者三夕於是出入四十
餘年至孝宗尤信重之呼為郡王而不名
　錄曰愚觀中興諸將岳最危楊最安危者
如波濤洶湧雷霆奮迅始終不失其正故
天下後世重之安者如指之在臂臂之在
身東西惟命所使故當時人主悅之觀秦
檜殺岳飛佯為不聞而趙密代存中廼為
不寢帝之存心厚薄於此分矣非與國人
交止于信也
○皇明名臣錄李文達公賢為人忠信嚴密處○
俺友恒惇信義言有不合終不失和氣得時
行志自三揚後莫能及之
英廟獨承寵遇
憲廟繼統信任日篤初薦布政陸瑜為刑部

尚書石亨以私請之久不召對人為公危及
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且謂擬侍郎公曰
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欺不信竟擬
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舊又舉
耿九疇為都御史軒輗為尚書未成耿為右

亨所排軒亦以權貴侵官託疾去公屢言于
上而還之年富亦為石彪所誣反亨敗力言
富可大用起為戶部尚書會缺禮部侍郎有
近習求薦陞
上問何如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惟學士李
紹可因言邇者士風不立多夤緣求進如用
經請面召吏部諭之庶幾士類知警時冢宰
王翱以老成司馬馬昂以儀表皆為
上所眷凡有所薦必先諭意文則委王武則
委馬至
○御前嘗咨既已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其○
等再審二人卒如公言以是上不致疑下皆
信服

錄曰愚觀
英廟之時讒邪接踵幸而天心厭亂曹石之
徒
上實不堪乃返其所美之威福而與吾柄執
之公亦深戒其露之夜態黨禁之禍不為
微倖長亂之事以是讜言不行信任益篤
終能成輔相太平之功後世既不能鑒于
已然又不能戒于將然徒恃激切之行冀
成回天之功非惟不信而反害之蓋以此
也讀者不可不察

都御史韓雍為人洞達凱爽有信義敢於有
為篤於自任成化乙酉兩廣弗靖與都督趙

俟三　十二

公輔受
命往征二人相推相信深謀密議宛然若兄
弟朋友之相告語者初議欲分江西兵由庾
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
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公曰不然古者仗
○鉞臨戎專制閫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專之○
可也夫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今兩
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圖而趨
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夜南可以攻大
藤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
陽峒諸路聚無不克何須於逐乎又欲誘脩
仁荔浦猺獞出而殺之則餘黨可不勞自平
公謂奉詞致討貴乎名正誘而殺之信義虧
矣乃分遣左右為二十五哨而公與太監總
兵及廣西總兵歐信等領中哨尅日進討猺
月而脩仁荔浦平乃移師潯州乘勝而進諭
以
朝廷威福之重示以賊勢可滅之機衆遂讙
呼卒以尅滅蓋公以應變決策為之主信賞
必罰為之輔一惟至公無私宜其成功甚速

俟三　十三

而至大也

錄曰傳有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者信也履信達乎順斯乃所以成功也然
則如韓公者其一時之人傑也歟錄之

○弘道錄終○

信

父子之信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錄曰此舜之心斷斷乎以親為必可信而無一毫之疑者也彼賊於父子之恩者皆由其始之不信是故玄宗疑睿宗之害己而後王琚之言易入肅宗疑明皇之得衆而後輔國之譖始行了翁復申之曰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嗚呼始之所見即中之所疑也

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大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錄曰此商周之鼻祖史記於詩乎據果可信乎曰非然也詩者以意逆志而已矣夫有匹配之賢而后有嗣續之賢此天地之常經生民之至理也古者高辛氏之王天下也普施利物不於其身仁而威惠而信帝乃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稷次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又次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又次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夫以聖德如高辛而四妃為之配其生聖子乃理之必然而玄鳥之祥履武之異適然有之非謂全無人道一旦卵其卵跡其跡而遂生子也彼作詩者在於措詞之善乃加天命二字及曲為形容名棄之意而有隘巷寒冰牛羊腓字之說此作詩之常事不可以文害義也豈可從而附會之舍聖德之高辛以為之父而孜孜以神怪不經之論加於萬世之聖人其失在於不達詩之本旨故也夫儒者以窮理為務誦詩三百且猶不達何怪乎佛老荒唐之說乎若佛氏洞脇而生馨香滿室伊尹生於空桑老子生而頭白之類茲錄以傳信故不可無辯

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錄曰自小弁之怨作而父子之道乖夫子之作春秋盡傷之也然則雖以魯事而實非為魯也以為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誠哉末乎左傳雖然吾夫子別嫌明疑之意斯至矣夫夫婦別而後父子親桓之昏惑與文姜之敗度千古所未聞也史書九月丁卯昭其實也詩稱展我甥兮著其微也以是為防他口公尚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然則非所以明與子之法防奪正之事胡傳將以正魯桓身後之惡定千古不決之疑其為世教慮方始切矣

魯僖公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陳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錄曰夫周室何以東遷幽王何以見弒而春秋何以作歟皆世子之莫定也本一搖而其禍至於丘墟其社禾黍其宮夷戮其身尚猶未悟一再傳而有子克之難至於子頹之禍又惠王之身鑒也反國未幾復

有叔帶之萌吾不知惠王獨何心歟推原其故皆以昧於大學之道所謂好樂不得其正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也身之不脩而家不可齊國不可治天下不可平雖以明信在人至其卒也尚不敢發喪告哀失父子之親戎伐王城虧兄弟之義天王出居于鄭蔑君臣之禮皆惠王有以啓之也向微桓公管仲患之不爲幽幾希矣周將何遷乎吾夫子特書許之蓋爲天下萬世之大計非區區一人之位是關也

○在傳頴考叔頴谷封人也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而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錄曰愚觀頴考叔之能昭於大信也夫匹夫之誓示之諒也君子之要約之義也故一言而開莊公之惑或曰悔者信與疑之間也不悔則不能因其所明而導之

季友之母出自陳桓公魯桓公絶幸愛之季友將生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號爲成季

○錄曰愚觀季友之生天實啟亂非以爲桓也夫桓莊之不君文姜之不婦般閔之嬰絓二叔之長亂魯已無魯不但岌岌也使無賢者生於其間周公之祀不其墜乎其有文在手者指其掌也天意若曰友者昌弗友者亡繼般與閔友之道也不然季亦淫人之裔何德于天乎其立僖以定魯乃以弭禍而存桃也卜筮之意深哉

成風聞成季之繇而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錄曰僖公之立果人乎抑天乎曰天也夫彭生之禍文姜致之也絶于天一矣哀姜之入宗廟厭之也絶于天二矣以至孟任之奔而即有圉人犖之纍天絶之三矣子開之立而又有卜齮田之奪天絶之四矣風氏之繼姜以有後猶薄氏之繼呂而代立也豈非天實爲之歟

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獻公將薨謂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及薨奚齊立里克謂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如之何

○領與子慮之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於是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息又立卓子克復弒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錄曰尾生信矣而與女子私則非正也然則君子何以與荀息哉與荀息所以甚里克也夫克之傳申生名正言順非若息之傳奚齊也優施一言而中立與死者復生而不愧相去何懸絶哉向使克能守正不

忒以免申生於難此其上也若守死無二以與太子共斃亦其次也既甘心矣復靦其面而徒朝弒一君焉篡弒一君焉若克者吾不知爲何惠公不能明正其罪尚以廢與爲辭然則晉之刑政又何如也故夫子復累惠公累惠公亦以其里克歟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録曰孟子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子華立爲太子則既受命於天爲質於諸侯而鄭之君位確乎有定乎

蘭之生方且將信將疑矧又群公子之多乎乃以奸鄭見殺遂致紛紛亂逐而子臧之出奔子士之酖毒子瑕子俞之早卒無變然後石癸之說行而孔將三人之計定大宮之立盟而壓褁数世之大輿矣豈非天之所啓乎後世蒼龍據腹之祥雖不同侔嗚呼蘭也其馨龍也其天矣乎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將立莫知所從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鬬韋龜屬成然焉

○録曰愚觀共王之事未嘗不嘆父背子違不信已而信神不擇人而擇鬼不爲明顯○暴白之事而徇幽隱難知之謀也文堯舜之天受之者以行與事示之也未聞當璧而壓之紐也彼巴姬何爲者抑其愛恩之情未必不寓於埋璧之際而或當或否豈

非教之以篡乎上有篡者下必有翼之者矣此楚之所以爲楚而五子者始終以弒立果孰爲神之所擇乎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相協晉韓康子聘于諸侯之歲婤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筮之曰元尚饗衛國主其社稷以示史朝曰元饗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録曰愚觀福善禍淫天道未嘗爽也豈姜之亂孟縶之疾天盖奪其嗣矣然而康○叔之祀不可廢也姬德之傳不可泯也雖無枲鉏之夢史朝之筮能已於子元之立耶雖然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衛之諸臣可謂從善者矣卒以公孟安於居不以長而爲嫌靈公利於侯不以廢而見奪夫子於衛襄公書卒書葬其以此歟不然紛紛禍亂將不但傳之所陳而已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録曰稱嚳之孝而必本於父母昆弟者盖嚳之母猶夫舜之母也嚳之弟猶夫舜之弟也父慈而母否則人間於其母兄愛而弟否則人間於其弟此舜母不免於瞽象弟不免於赦也嚳以至恩篤之以戚言動之於是父田其遺母之心毋返其畢于之念三子各依其親而嚳始無間于人人矣此孔門之實行不可以莫之辯也

漢書高祖姓劉氏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産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顔美須髯在股有七十二黒子寛仁愛人意豁如也高祖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嘆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

録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不可極極則反也三代之盛至於定鼎洛邑宅中圖大陽道極矣所謂亢龍有悔者也故東遷之変生焉五霸之興至於三家分晉六國合縱陰道極矣所謂龍戰于野者也故秦并之禍作焉陰陽俱困天地之道鯢硊殆甚故雀而生鷸馬而生角皆以賤易貴以小易大之徵也天地之意與其擇体於貴人孰若擇体於匹夫盖匹夫之托体太公劉媪猶可言也貴人之托体不韋春申不可言也則其夢與神遇而雷電晦冥者不猶巨人之跡玄鳥之祥乎漢之受命於斯信矣

薄姬文帝母也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城皐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蒼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歳中生文帝

録曰媪之所夢應天啓運之兆也姬之所夢輔世長民之符也秦與漢二代之興廢也媪與姬一朝之始末也故各有天命之徵焉詩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者以此不然已以為類而天不蔭之我以為愛而人實憎之幾何不為隱之血疵之内乎

雋不疑之為京兆尹也有男子乘黄犢車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帽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乎昔蒯聵違命出奔輙距而不納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以得富貴即詐稱之自不疑之後趙廣漢亦為京兆嘗言禁姦止邪於我庶幾至於決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矣

録曰唐德宗時有詐稱帝母沈氏者與此皆坐誣罔惟宋高宗時詐為永福公主帝受而不疑寵莫加焉後雖為韋太后所發亦縱其自竄而不求治則帝之悔也甚矣此成方遂之獄不可無雋不疑之見也

○于定國之父于公自為縣史決獄平羅文法

者未嘗有所恨焉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憐其少寡無子欲嫁之終不肯姑以爲累反自縊死姑女告吏驗治孝婦自誣服獄具上府于公爭之不能得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者卜筮其故于公曰其勿卜筮咎在此也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婦冢因表其墓天乃立大雨郡中以此敬信于公爲立生祠定國少學法於父亦爲獄史以材高遷及爲廷尉甚見信用決疑平法務在哀矜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始于公閭門壞里中父老欲共治之公曰必令高大可容駟馬高蓋我昔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復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至今人以其言爲可信云

俟四　十一

錄曰張釋之之無寃民文帝之仁也于定國之民不寃宣帝之明也其曰陰德有關子孫當興者亦君相造命使然也觀者當信諸此

後漢書廬江毛義少苦節以孝行稱南陽張奉聞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竊鄙之自恨其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　公府徵聘俱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爲親屈也

汝南薛包好學篤行母死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信而還之

錄曰史稱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爲行行信於心而後能感於人遂以成名於後世受祿致禮於當時斯可謂能顯親也錄之

陸績爲掾其母治家有法適楚王英謀反事連績詣洛陽詔獄嚴其母自吳遠顧無緣相見但作食以饋績績對食悲泣不自勝使者訐其故徼聞母遠來不得見故悲耳因問何以知之績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今所餉羮非母莫能調和是以知之

蔡順少孤養母以孝聞順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痛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錄曰愚觀陸母之餉羮與蔡母之噬指可以驗天性之至信也夫中饋家之所尚膚体子之所同惟所尚故無終食之間敢違其親惟所同故一舉足之際不敢忘乎母非若他人必待孚而後信者比也

俟四　十二

弘道錄　終

信

父子之信

唐書太宗文武大聖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母曰太穆皇后竇氏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年始四歳有書生謁高祖曰公貴人也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因採其言命之名曰世民云

録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漢高至唐五百餘年矣中更晋宋齊梁陳簒弑者六七作朝廷無百年之運四海有瓜分之擾至隋甫能一之然亦以簒始必以簒終皇矣之鑒欲致者屡矣此濟世安民之言確然可信不必徵諸異人而實本於理數也

貞觀十七年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褚遂良定策立晋王治為皇太子時有飛雉十數集宮中太宗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晋文公時有侲子化為雄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覇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寳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悦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授太子賓客

録曰良豈不知晋王之小字耶飛雉之集太子之瑞也晋王名治小字雉奴顧謂告秦明德迂矣於此天與之信不待諄諄然命之也

天后時睿宗為皇嗣公卿希復得見太常工人安金藏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后詔来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醫内腸綻桑楮紩之閲夕而蘇乃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尓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之以為弗及也景雲時玄宗爲其事於史官詔鑱其名於太華二山碑以為榮卒配饗睿宗廟庭

録曰安金藏雷海清皆工人也或能伸父子之大信於酷焰炎灼之時或能抱君臣之至痛於凶虐滔天之日視死如歸乃其素耳顧乃絶而復蘇裂而復續至名鐫泰華勞配闕廷古今以来罕所聞也

宋史太祖姓趙氏名匡胤父名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母杜氏生祖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太祖之生自後唐明宗登極之年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明年丁亥實始應期而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

録曰按五代史云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徳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嗚呼至此極矣天故篤生宋祖以定萬世父子君臣之分而其降生之異受命之符盖不期然而然者豈不較然為可信哉

先是周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檢點作天子及陳橋之變遣楚昭輔沐慰安家人報曰檢點已作天子杜太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録曰人因太后此言遂病太祖陰蓄不臣之志豈其然哉蓋點檢之言中外聞之已久后至是始信其然耳非若唐太宗之時太祖不得已而曰今日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是故觀杜后之言有據而喜詳唐祖之意有挾而懼

○及太后疾亟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嗚噎不能對太后固問之曰臣所以得天下皆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汝弟光義光美以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頓首曰敢不如教就命於榻前為約誓書之藏於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録曰后之一言遂貽兩世太平之福苟唐之初年而有此誓何至喋血禁庭乎惜乎鄙夫以其患得患失之心而害萬世大公至正之論遂使光美德昭之言不注于信史而囊於小說故録亦削趙普以謂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英宗初即位皇太后同聽政兩宮有違言傳堯俞頗聞内侍任守忠等共爲讒間乃上疏曰天下之可信者莫大於以天下與人亦莫大於受天下於人朝廷今日無他惟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矣於是遂逐守忠等而太后還政懽然母子如初

○録曰韓之言危當時人皆知之傳之言密一時或不知之蓋以違言出於讒間讒間由於猜疑猜疑遂生不信始於較毫釐之小節終於棄莫大之至恩其或不然亦往往能碎千金之璧不能釋破釜之疑苟非金玉之君子其能言而必信乎觀者詳之

孫傳為人篤信守法嘗對上言祖宗法惠民熙寧法惠國崇觀以來法惠姦時為確論後欽宗詣金營以侍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金人復索太子傳留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以狀類太子者殺之以其首并送虜營曰宦者欲竊太子投軍前都人爭而殺之誤傷太子因以兵討定其亂者以獻苟尚不已繼之以死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傳拊膺大慟曰吾太子傅義當同死虜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時方寓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吾已分死國以全吾信汝來何益揮使亟去予亦泣曰大人信以狥國兒復何言遂以留守付王時雍而去

録曰下宮之難死者衆矣而卒能存孤者○膺代之也幸而康王猶在苟天不愍遺宋其不祀乎然而無肯承其事者天厭奸邪已極若使除舊布新以啓藝祖之傳祚而後紹述之踪始滅紹述之踪滅而惠姦之政亦熄矣

○高宗母韋氏位賢妃從上皇北遷建炎初遥尊為宣和皇后後加尊為皇太后帝嘗泣諭輔臣曰太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寧處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宜立誓信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適金遣蕭毅來

議和帝又語之曰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其未也雖有誓約徒為虛文及命何鑄曹勛報謝復召至內殿諭之曰朕非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所感動鑄等至金國再三懇請金主始允

録曰帝之本心於是畢露矣乃責之以迎還二聖恢復中原千言萬語不過一長說耳何者愛慱一也得失二也利害三也是三者根於其心人莫得而移之也人但見父兮生我而莫知三十一人之衆則與一子一毋者孰親且以貌類將種失其煦眗之恩則與膚體相連者孰切苟父兄如在不過一王爵而已其與父天毋地握乾履坤臣妾億兆指揮萬衆者孰得京師已復不過一南面而已其與笑傲湖山忘情險阻南人自南北人自北者孰利雖至親如敵體不以為念何者毋一而已人皆后也此帝之本心如鑑之明故其信誓如日之皎夫安得而奪之哉是以君子貴於擴充四端莫使其一有所蔽而繼之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妻子斯言直似為帝而設乃知聖賢預已定之於前豈後人千言萬語所能彷彿哉

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泣謂高宗曰吾老矣切有所懷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毋儀古今未有其比昔者姦臣肆為謗誣建炎初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先后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高宗悚然乃詔重脩

録曰宣仁之知隆祐如歲寒松栢遇變而莫能攺也隆祐之便宣仁如大冬嚴雪見晛而莫能留也有如是之婦而不負如是之姑此天所慭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也嗚呼生稱女中堯舜沒為被謗宣仁京與惇之罪可勝誅哉朱墨之史惜乎晚矣

范氏自鎮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榮慕元祐中祖禹脩神宗實録大書王安石之過安石婿蔡卞惡之坐謫死嶺表至是高宗亟詔重脩神哲兩朝實録乃召祖禹之子冲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冲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爲哲宗辯誣録由是二史皆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矣先是宣仁太后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莫敢發祖禹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攺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此輩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后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辯折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怡然無事矣又曰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外夷

之情如此中國之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為陛下立太平之基願陛下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了然於聖心矣章累上不報至是始信其言云

錄曰愚觀朱墨之史不獨宣仁之幸抑亦范氏之幸也其父以實錄詆誣連貶而死其子乃辯正所詆別白而書使一時之事如日之開於重陰而復光也一家之中猶稿之噬於煨燼而復爇也此可見天理人心至足憑信而是非邪正真莫能移未定○○者一時昭著者萬世人豈可甘心一時而忽棄萬世乎

陳瓘為左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曾布使客諭以將即真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但郊恩不遠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省布布大怒遂除名竄袁州正彙在杭復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乃執送京師下開封獄併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涖鞫聞其辭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又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至是宰相命凶人石悈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悈始告曰朝廷令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耶悈始慚退

錄曰充之所脩南與北異代也瓘之所著京與卞同時也然則國史可改而人心不可改廟堂可略而草野不可略一時之凶威可畏而萬世之公論難泯君子之所可信者惟此而已若乃父信其子令投書以決其去子信其父願得書以正其奸寧舍郊恩而不忍違其父盜坐誣罔而不忍誣其子斯固人情之至而實邦家之光也如是而紀人無愧也已

趙鼎自潮徙置吉陽軍子汾力已侍行公不許曰紹聖初呂大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從既至虔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死何足恤汝幼何罪欲俱死瘴鄉耶我不若先死令汝護喪歸則○○吾猶有後也遂縱飲而死吾不令汝侍行亦呂之意及至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會降旨本軍月具存亡申省至是乃復呼其子至曰檜必欲死我不爾禍及一家自書墓誌幷除拜年月仍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汾護喪歸守臣章傑知平時中外士大夫與公簡牘往來今適會葬必携酒釀可為奇貨亟遣下縣兵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縣尉翁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盡焚篋中書及方

刀之屬比官兵至無所得擒之憾猶未已諷御史徐嘉論汾與宗室知泉州令衿欽别厚賍必有姦謀詔送大理獄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獲釋汾與子之言無不信云

○錄曰愚觀趙忠簡臨末之言果可信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天地尚可塞山河獨不可壯乎惜乎不能順受其正也死人之大命也縲絏桎梏與夫巖墻溝瀆顛吾審處之何如耳苟得其正則雖縲絏不為罪桎梏不為辱不得其正則與巖墻溝瀆相等胡為乎而以不食死也家外物易得也身在已難得也與其顛吾之一家寧惜吾之一身檜雖凶焰可畏而吾身在有餘安知

佚五　十二

不如章傑之捕令衿之獄乎抑微仲與鼎悻悻顧息其子曾不若田晝之責鄒浩豈其老而戒得乎不然縱飲之與不汙非嶺海之外能生死人也

御製文集洪武十一年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皇堂時

太祖皇帝以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以傳信特自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庶無疑惑其辭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徨俄爾天災流行眷屬罹殃

皇考終於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亡魂悠悠而無有志落魄而俠佯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湯一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彊時乃長淮盜起民生攘攘已而仍○復業於皇任方三載而雄者跳梁初起汝潁次及鳳陽之南廟予脫旅隊馭馬控韁出遊南土氣舒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業是匡不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渡清流戍守滁陽思親詢舊終日慷慨群雄並驅飲食不遑暫戍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熟禮儀是尚遂定建業四守關防礪兵秣馬靜看頡頏親征荊楚將平湖湘三苗盡服廣海入彊命大將軍東平乎吳越齊魯耀乎旌幢西有乎伊洛崤函地險河湟入胡都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鋒刃而燦若星鋪已而長驅乎井陘河山之内外民庶咸仰關中即定市巷笙簧玄菟樂浪以歸版籍南藩十有三國而來王倚金陵而定鼎託虎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而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巒接乎銀漢欲厚陵之微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藏於是杞事之禮已定每精潔乎粢嘗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勒石銘於　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顧時時而來饗

佚五　十二

錄曰臣伏讀

○聖祖皇陵之詞非但直述艱難明昌運乃有深意存于其間不可以不察也夫　皇堂之秀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今且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雖極其改作何所不可我而不知智者明於將然不若驗於已然地道雖悠遠而難知人事則易見也親體雖幽微而難測事業則可知也　皇堂未葬之先江北一布衣而已故　睿筆所書不啻其如彼也　皇堂已葬之後淮泗一真龍也故神功所就不啻其若此也可不求其

故我夫謀而後獲必求而可得此人也非天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此天也非人也太王之遷岐三世而有天下君子尚以為王跡所由翔於身歿之後耶且地道以靜為本親體以安為大龍氣之潛藏不在乎小與太也福德之聚會不在乎遠與近也使於此而距人之謀違天之道固知人君雖有造命之本地道終鮮安靜之福于心雖極尊崇之意親體不免震動之虞以此而方彼孰得而孰失我此

俠五　十三

○聖祖言雖直筆意實悠遠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崇信而勿失也

名臣錄倪尚書岳歷官兩京四部至太子少保又文僖公謙亦官南京禮部尚書母夫人姚氏初文僖公奉命代祀北嶽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公以為嶽神所感也因名曰岳及長體貌豊碩目光炯炯望之真若神人父子並為學士謚為文所著青谿藁與文僖集並行於世世所難得後有疾猶手書篇藁既殆殊索筆書平生公正無偏私數語竟不及家事此其人存歿信乎非群生旅喪者比也

韓尚書文上世出相州宋朝魏公之裔至公生時母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潞公與爾因以文名後歷官至太子太保嘉靖初賜

勑褒問有曰比因權姦之竊柄痛惟朝政之紛更乃能守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闕屹乎山岳之難搖甘奇禍以忘家凜爾冰霜之不變天下仰其風釆神明相其壽康起

○文彥博於九衰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彰時人莫不以為可信云

錄曰二公之事理之所有乃天生一代偉人不偶然者錄之

俠五　十四

弘道錄卷

弘道錄　俠六

信

夫婦之信

堯典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錄曰愚觀堯之試舜不獨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勉焉者朝著之上也忽焉者袵席之間也是故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者衆人之常也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迓於家邦者聖人之獨也然必如之何而後謂之刑哉必相敬如賓而禮義生也必尊卑有序而上下和也必剛柔不紊而妬忌遠也必動靜不違而內外洽也此玄德升聞即莫見莫顯之實而溫恭允塞迺戒謹恐懼之微孰謂重華之治不自慎獨中來耶不然何以曰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俠六　一

○詩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能以貞信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汙者自述己志作詩以絕其人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畏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

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
女從
録曰女子何乃是擢乎曰歸妹愆期遲歸
有時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夫美如桃夭而不冶貞如堅石而不移貞
女之自守必待嬿婉之求也柰之何知德
者希強暴者衆乎惟士亦然氣如白虹而
不劌精神見於山川而不華君子之抱道
必待明良之會也柰之何治日常少亂日
常多乎夫是而有此懼又有此訴也觀之○
○傳說之胥靡管仲之請囚叔向之縲絏王
魏之反讐何期不照至於獄乎此人材困
頓之憂女子強暴之懼萬古所同然也
莊姜美而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
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
侠六　二
大歸于陳而莊姜作詩送之曰仲氏任只其
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
寡人
録曰易之歸妹曰眇能視以夫人之賢而
遇莊公之暴自明者觀之幾欲抉目而去

其翳也而乃有先君之思暴與否安在哉
又曰利幽人之貞以莊姜之無寵而遭州
吁之簒逆人之去之不啻覆几而纖其脉
也而乃終小君之位逆與否又安在哉是
知貞可以格天順可以得人易有信及豚
魚詩有我心匪石昭貞順也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
而嫁之故共姜作詩以自誓曰汎彼柏舟在
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
也天只不諒人只
○録曰貞與天通人而不由也則可以知其○
人信與鬼合父而不違也則可以知其父
蓋膚體血肉之可同者人也人則易見聲
響志氣之所感者天也天則難知宜乎父
母欲奪而嫁之也
侠六　三
列女傳貞姜者楚昭王夫人王出遊留夫人
漸臺之上及江水大至王聞使者迎夫人
而忘持其符使者至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
召必以符今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曰今水
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

貞女之義不敢犯約守一而已於是使者往
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録曰婦人從一而終一者非必一人也凡
一端一節一約一信皆是王既約以符矣
符不至姜之命索盡乎何為其不諒我之
心也然則其死與不死存乎忘與不忘之
間此君子所以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故若
可存可亡可召可棄則豈君子之謂哉
漢書呂后父呂公者善相人見高祖狀貌敬
信之曰相人多矣無如季者願季自愛臣有○
○息女托為箕箒妾呂媼怒曰公始奇此女云
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妄許季乎公
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季是為呂后生惠
帝魯元公主嘗與兩子居田中有老父過請
飲后因餔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
見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老父已
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后具言狀乃追及老父
老父復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
可言高祖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
後漢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父訓母陰氏

光烈皇后從女弟也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不可言后叔父陔常言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脩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興先太傅禹亦嘆吾將百萬之衆未嘗

妄殺一人後世必蒙福至是后選入宮為貴人及陰后漸疎見后容寵日盛遂造巫蠱欲以為害屬帝寢疾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盡誠心以事皇后竟不為所祐我甘心誓死即欲飲藥宮人趙王者固止之詒言上疾已愈后信之明日帝果瘳後陰后以巫蠱事廢帝屬意語有司曰鄧貴人德冠後宮宜立之是為皇后

錄曰帝王之興必有天數矧二后敵體至尊又皆君臨稱制故於天意亟有徵驗非區區掖庭之寵可比也卒以內助之奇中益堅沛公之素心而外道之邪謀適啓鄧氏之隆盛天道益可信矣錄之

陳孝婦者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囑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

與其載于地而生寧載於義而死且以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自立於世因欲自殺其父母懼遂使卒養其姑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文帝高其義貴其信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

錄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孝婦一戍妻耳自漢至今傳之幾千百年向無信義豈不與草木同腐哉一時之榮枯甚微萬世之大寶實重嗚呼以是坊民猶有食君之言負已之諾背人之約如詩所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者

沛郡劉長卿妻同郡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文夭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誓信宗婦相與愍之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至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歷代不替男以忠顯女以貞稱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沛相王吉上其奏朝廷旌之號曰行義桓嫠

南陽陰瑜妻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奕詐稱病篤采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奕令傳婢執奪其刃勑衛甚嚴遂之郭氏采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同穴而不免逼迫以至于此素情不信奈何乃命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見相對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以粉書扉上曰

尸還陰氏遂以衣帶自縊

錄曰二女皆出名家表儀斯世奕迺不信其女自貽伊戚吁可惜哉采之不改初誓真有謂余不信有如皦日之風雖然與其相共談笑偽為歡悅之色盍若豫刑其耳

以彰信於未然乎觀者詳之

魏書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巳乃斷髮為信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昏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諷之令女嘆且泣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

錄曰義理之在人心達人鉅公與婦人女子宜乎有間而反相戾何也道上之汙染指者甘之沸羹之羨垂涎者饜之若乃山下之泉其清自若也太羹之味其質猶存也匹夫匹婦之心可以動天地貫金石而百官朝著之間曾不若升髦上梗然此君子所以深嘆也錄之不能已也

晉書虞忠妻孫氏權族孫女也忠亡誓不改節撫孤潭童幼訓以忠義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叛率衆討之孫勉以必死之義傾其貲產以餽戰士潭遂尅捷及蘇峻亂潭守吳興假節征峻孫戒之曰吾聞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慮仍盡發其家童助戰貿其所服環佩以為軍資遂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卒年九十五帝遣使弔祭賜謚曰定

錄曰婦之有謚古未之聞也以孫之純行不爽謚之曰定誠無負矣蓋惟其歿夫也誠故其教子也篤守節之也堅故其享壽之也久孔子不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其定夫人之謂歟

唐書太穆順聖皇后竇氏京兆平陵人父毅在周為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公主入隋為定州總管神武公后生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武帝愛之養宮中異他甥嘗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屏間婚者請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

錄曰匹配之道非惟夫擇婦婦亦擇夫及其至也莫不有一定之分詩所謂天作之合者也晉隋之際巧藝如堵畫屏之雀比之貫虱特易易耳而卒中雙目乃神竟之主固知天所一定非人力所強求也其後長孫后之圖婚因以知太穆之奇子二帝二后媲美同德追視連交二捷豈偶然哉

豈偶然哉

太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且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但自今已往尚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錄曰假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此權謀之言也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此術數之言也若夫君子之心當安求我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二代之所以本支百世用此道也帝所為不義之事不辜之戮何嘗其多天所以報之者一間耳以帝之英明剛断料事於未然特一宮中親屬不可推而得之耶假令復生壯者寧免於聚麀之耻乎君子與其計利害之大小不若論義理之得失

倏六　九

○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為名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為婿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濟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為衣食資願下髮為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豊必有令配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荊門則裴齎裝以迎矣後生八子皆擢明經任臺省刺史及寬為潤州參軍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詵休日登樓見人于後圃有所瘞藏訪諸吏曰裴參軍居也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直汙家適有以應肉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之矣明日會其族使观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卿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公柳玭嘗曰今勢利之徒拾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

錄曰恒之為卦也聖人久於其道先之以誠腆継之以直信終則有始是以其道大亨也咸之為卦也君子以虛受人得其正而相感量其女而求配有感必通是以其道亦亨也方魏氏之罹變也豈暇計女福之豊我然而長女長男之情未嘗易也一旦剛柔皆應而子姓蕃衍夫不待求而得之矣及韋氏之擇婿也亦豈論族人之哂我然而篤實誠慤之義真有見也一旦安說而應而為賢公卿妻又豈伺卜而知之我可以見古人動必以誠事必以信而天之施報亦不可誣矣豈區區勢利之所可及乎

倏六　十

○宋史周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劉鋹據五嶺昭州乃其地也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中途賊起断道絕糧復還恭城則廬舍煨燼復脫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為辟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進士出身太平興國二年渭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北走時不暇與荃別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益親蚕織躬碓舂以給朝夕開寶其年南漢平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恤之及是凡二十有六年而渭始還故里與荃相見時人嗟異之二子皆畢婚娶朱昂著其事傳以為信

錄曰愚觀莫荃之事而嘆秦漢間之俗之悖也夫蘇秦之婦一炊尚難買臣之妻信宿不待矧於二十六年之久二子孩幼之別乎宋德方興嶺表夷風丕變亦不至如位高金多前驅擁彗而闘人以治道者嗚呼可謂賢矣

倏六　十一

○理宗謝皇后父渠伯祖深甫后生而黧黒醫

一目渠伯早卒宋産盍破曹躬親汲飪初深甬為相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即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諸父擧伯不可曰即奉詔當厚奉資裝會元夕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為祥乃應詔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又藥去目醫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欲立賈氏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遂定

○錄曰詩有云艷妻煽方處甚矣女寵之為禍本也彼宋朝家法所以遠過漢唐者豈非外戚不預政而然哉自賈涉女有殊色雖奪於衆議未能正位中宮而袵席之愛孰能奪之乎於是似道由司倉小吏赴對大廷旋即軍中拜為右相蓋由鴆毒之害生於其心而虎狼之威害於其政卒致趙社丘墟謝后俘虜而帝之顱骨亦不能保其名固賈其禍實真左右竊語之言與擧伯辭婚之意鑒鑒乎為可信矣

○言行錄黃龜年未弟時家貧自處湛如及應鄉擧有考官李朝旌職本縣尉見龜年大奇之私自語曰安得此郎出我門下既而果與薦尉喜甚願妻以女後龜年登第歸尉已捐館妻孥與襯相遇於道龜年哭之使人道意請遂初約尉妻辭曰往事尚忍言哉無祿縣尉清貧死無私積吾攜百指扶護西歸衣裝斥賣殆盡懼不能達那可議先輩婚先輩第黃甲當結好羼族吾且行矣善為我辭龜年垂淚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衰虜語若遂吾志秋毫自齋不敢聞命遂定婚避逅間分攜慟哭而別

○錄曰劉廷式黃龜年皆不以登第負其初心者彼富易交貴易妻巳先喪矣何以責人乎檜之四疏誠非忘自責也彼常同詹大方者希檜之意以為趣操不正附嚴匪人則時事可知矣

陳讓邵武府誌黃氏名淑字致柔建寧縣三溪人幼通經史能詩文詞翰俱美適同邑進士王防防為泗州戶曹卒黃縈其柩回哀毀骨立服除親戚間議改適黃聞之曰何面目見王司戶乎不從竟憂鬱以死臨終囑其妾曰吾所為詩不忍棄其以殉妾適以藁置柩中其父拾其餘尚百篇內有詠竹者云勁直忠臣節孤高烈女心四時同一色霜雪不能侵

錄曰自愚觀周南詩南有喬木一篇凡云不可蓋八木嘗不嘆貞女之自信而人亦敬信之也彼後世蔡文姬李易庵朱貞淑寧有此乎此詩黃氏所自作苟殉人請將安信乎然則為士者雖有作或未能盡信也嗚呼可不慎哉

○嘉禾誌含香晚翠者明芳洲張黃門寧之二妾也少婉娩相信愛皆以良家子事公公歿主母以年皆妙將遣之結誓共守各剪髮以見志遂不敢言自是寒愧孤樓窮年兀兀公復四海空囊身後家益落茹荼食蘗不知老之將至家人鮮得見其面又公女恒清為指揮姚麟妻早寡亦以誓守杓是君子曰詩有

云言笑晏晏信誓旦旦此之謂與嘉靖中
詔旌表雙節云
　錄曰愚觀君臣夫婦之際皆以義合二妾
所以信公以公嘗信於君也公平生蹇諤
自將致
英廟益信任而為權奸側目時宰擠排自後
悠悠終身不復求售然則二妾者安忍事
主而不盡其年於錄之



信

　昆弟之信

史記成王與其弟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吾
以此封若史佚命擇日王曰吾與之戲爾史

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
之遂封叔虞於堯之故墟號曰唐侯
　錄曰柳子曰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
言於王不待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
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弱小
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愚意不然夫古之
聖賢所以善事其君而引於當道者必因
其善端發見之微而成其誘掖奬勸之美
孟子之論觳觫有以也而況幼冲之君乎
蒙之九二曰包蒙吉六四曰困蒙吝夫以
幼冲之君其心譬則始萌之物柔弱未固
以順正之則直而達以拂逆之則遏而邪
故當治蒙之任者必大其含容廣其施溥
將順輔導之不置則能成治蒙之功而無
往不吉苟其一言之所出未至於惡也而

遽沸戾之一事之所行未至於背也而遽
遏抑之則蒙者之心愈見其不通束縛拘
執殆有不勝其困者而吾之所行亦無往
而不吝矣聖人之所深戒也古之善養蒙
者莫如孟母孟子幼時問東家殺者何為
曰將以啖汝既而悔之迺買豬肉以食之
剪桐之事即此意也夫成王雖有一言之
戲迺施於手足之親使為周公者遽然正
其顏色嚴其詞命以為不當封又不當戲
則成王一言之間未見其不可而惟畏吾
之拘迫切吾之嚴憚其心必轉而向之於
他矣故曰成之迺所以將順之且使其戲
言之失泯然不見其迹然後吾之言油然
入人之深矣豈不君臣俱美耶後世迺有
不能就其君一念之微而擴充之專務困

蒙以自取悔吝者其於周公又何有焉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
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
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
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

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二十二年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錄曰夫筮龜無當而子魚有智鑒鑒乎其言之可信也夫伯雖以力然亦有道焉曰愛衆睦親之仁曰排難息爭之義曰聲威致志之勇曰度德量力之智襄公乍會而○虐二國之君不仁甚矣始盟而肆圍城之○慘不義甚矣創伯而被執伐之辱無勇甚矣屢敗而無反己之心不智甚矣無是數者吾不知襄公何以求長於諸侯耶今有市井不逞之徒其囂黷武斷四隣者無人也或今日訟一人明日又訟一人幸勝則欣然自滿不勝不反諸己乃隔別而求勝焉然而縲絏矣刑罰矣身無完膚矣猶未足以為懲也必至於大戮而後已焉朱囊之禍何異是哉以是為鑒筮龜不足憑矣

佚七　三

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自取之生壽及朔是為宣姜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于公命往諸齊使盜待于莘而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先往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國人哀之為之賦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錄曰古人於處死之際必擇一善以為成○○名之地後世則胥亡而已耳漢之衛太子史皇孫唐之建成元吉宋之光美德昭均之一死也人人得而議之衛之伋壽晉之申生民到于今稱之豈非能擇死乎或曰君子貞而不諒二子之爭諒而不貞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然不諒不果紛兄而奪之食其去數子能幾何哉能幾何哉

檀弓石祁子之父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人謂之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錄曰孝弟順德也故通於神明信於卦兆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是也彼五人者信卜而不信己謀人而不謀神何僕啓籥見書而後知三龜之不從哉

佚七　四

漢書高后欲立諸呂昆弟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耶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

錄曰剪桐之信與啑血之盟何以異乎叔虞手足之親分封者制也故周公當有以成之諸呂邪妮之私欲王者悖也故王陵當有以止之此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

正平勃蓋不足言也
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畧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岸崩盡壓殺卧者百餘人少君獨脫不死從其家之長安自卜數日當為侯時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匄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加以厚賜仍賜弟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懸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又復於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二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佚七　五

錄曰愚觀漢世大學不明舍天子之元子衆子而不教乃獨教此二人直可謂不知類也已彼絳灌者何所而不為已謀哉始也懼禍之及終也畏命之亡況此所出古今罕聞一旦得志惕慴若此何况寖寖奕世之權寵耶莽所由來之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宋史王安石執政王安禮上疏曰人事失於下則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秉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壑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案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析釐小數言不足以應天變神宗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謂不應阻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不之見與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
神宗又語宰輔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上論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　以對

佚七　六

錄曰自古姦佞之臣或能欺於其君而不能欺於其家能欺天下而不能欺同氣昔其兄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其弟曰人事失於下則變象見於上其君既曰一指蔽目雖太華不之見其大臣又曰左右近習多小人壅閉其君豈不曉然明白然而卒不能移此理殆不可信豈天奪其本心如所謂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者哉不然以老待弼非惟無以副之而以弟叛兄反謂益當自信縱使迷惑何至顛到之若○是耶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貿貿焉莫之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以後

佚七　七

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録曰行實之所狀陟降進退作止語默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明道之所序聖賢傳統師友淵源所不係於其因心之論也然則潞公能題之顧不能序之何歟二夫子之在當時儗美同德譬則圭璋瑚璉肆無貳價而玉人異其品題世將反不信矣回視安禮之訟安石可以同日語哉

○王庠弟序累世同居號曰義門父夢易嘗攝興州改四川茶運置茶鋪免役民部刺史恨其不出已以他事中之鐫三秩罷歸而卒母向氏欽肅皇后姑也哀毀憤切庠謂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母撫柩誓言欺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方許歸葬相與勉之遂閉戶窮經史尋師千里究其旨歸蚤歲上宰相書持中立不倚之論呂陶蘇轍皆器重之又以經說寄蘇軾曰二帝三王之時士志於道德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而不行也軾復曰誠哉是言元祐中呂陶薦之應制科遂論時政得失謂中外壅蔽將生寇戎之患下第竟歸大觀中行舍法復以庠應詔辭曰昔以母中年求侍養今母老乃奉詔豈本心乎迺以庠升朝贈父官始克葬至母卒終喪復舉八行大司成考定天下第一詔旌其門太后嘗欲官庠輒以避序後庠卒孝宗謚曰賢節

録曰甚矣晚節之難也以庠之篤信好學不輕仕進悅親信友不干榮祿或譏其暮年隱操少衰士可不慎乎哉或又曰庠迺貴戚之巨擘始之淬勵徧交名賢願以顯親之名卒之浮沉無所建立遂以成已之志其居第之華縟恩命之輝煌蓋亦不得已非可以偉元之行仲車之節責之也觀者不可不知

○理宗幼名與莒弟與芮潛龍時日者嘗言二子極貴人未之信也時史彌遠在相位久皇子竑惡之丞相念欲有所置會沂靖王宮無後欲借是嗾以爲儲有相府館客余天錫性謹愿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至是告歸鄉試謂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江抵越之西門天大雨門左有全保長因過避雨保長具鷄黍甚肅須臾引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全曰此吾外孫也天錫憶丞相所屬且其班行良是就以告彌遠遂命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行天錫引見彌遠善相大奇之計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踰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保長謝不遣彌遠密諭曰二子長最貴宜撫於家未幾召嗣沂王迄即帝位即理宗也

録曰愚觀余天錫鄭清之皆以學究而致位台鼎迺與莒與芮本以齊民而升聞至尊是時八柄之重九五之貴在於呼吸掌握轉移進退之間朝廷不預聞也母后不預知也宋之天下至此徒寄空名於其上爾如此好據安得不深信計安得不密權寵安得不尊而師相又安敢復制儲極

又安敢復恃乎易有不容害成詩有耳屬于垣蓋言權也

通誌明嘉靖中李承芳字茂卿號東崙弟承箕字世卿號大崖二人清脩苦節好古力行爵鬱抱奇氣不能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少時其父指鄉人孔御史愛誦衣紫腰金拜彩堂今信矣兒能如是乎對曰富貴不淫貧賤樂兒愛此耳及長為庠生厭科舉之業所司迫蹙就試遂同占鄉書嘗閱先儒註脚以為破裂聖經曰詩書者吾○道之迹而已近代以來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于學宮害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棄天下士類而無忌憚者莫甚於今之師帥必將一切盡屏去之求老師宿儒如一鄉之善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然

俠七　十

後為得也拜大理評事憮然曰權不能救人之死生才不能識時之變正身不能應世之俯仰負此官矣遂謝病歸世卿嘗一赴會試歸而不遠千里從陳白沙遊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終不及為學之方久之躍然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縈而道存者乎遂歸絕意進取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陡階級徑造本真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及銘白沙之墓曰虗以立本動而能神疑而涵之天飛淵淪君子以為其所自見也

錄曰王文恪公云理有慣於習之所同而發於一人之獨見蓋天下之所共是吾獨得不是天下之所共非吾獨得不非其所不是不非者吾心之所安也吾心之所安何也謂還也義也若二公者非所謂卓然○自信而不為外物之所揺奪者耶

弘道錄

俠七　十一

弘道錄　　俠八

信

朋友之信

皇王大紀舜年二十孝友聞于人有友七人馬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虗靈甫當此之時口不設言乎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苟無信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

俠八　一

錄曰七人皆不可考若以三墳五典人所不見而言所不知尚多矣錄之

○大學傳曰與國人交止於信

錄曰文王之國所與之交者何人也有伯夷太公為之表帥有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為之左右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為之服從苟根柢不立則一言一行無非僥倖苟且貪冒罔極之事而以服事殷亦虗文矣故不曰朋而曰國人蓋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言也

論語孔子曰朋友信之

錄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一所賴以踐履

篤實成始成終者苟為不然則性與天道不過口耳之傳躬行君子未為允蹈之學而以我為異以我為隱以我為有知以我為多學紛紛然矣惟信也故無言如天無輗如軏兩端不以為竭四教不以為煩語而雖顯然而雖藏果而確而已矣厥後以萬世為士其崇德報功亦惟在是然則豈非聖志之所立乎

又論弟子之職曰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論君子之學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錄曰弟子之職未志於學者也若夫君子之學則皆大人之事然一則曰謹而信一則曰主忠信無相別何也蓋學與時習悅與朋來皆夫人性分中事由初學以至入聖一也人惟不察乎此或於初學之士間以謹信為務至大人之事便以信為末節友為戲弄不知治國平天下之要道不外乎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然則君子豈可不務忠信以為之本乎

曾子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

錄曰從古有言信萬事之根柢也何獨惓惓於朋友歟蓋父子天性兄弟懿親君臣義合夫婦形交皆有截然之定分心志不容於不同言行不容於不顧至於朋友東西南北之人一旦聚首無骨肉之親無天定之分其中之所底意之所從未可必然苟非信以孚乎其間其勢未有如君臣之不可逃夫婦之不可及父子兄弟之不可○離者衰之不恤握手何知言之不顧拍肩徒若又不啻如谷風之所怨鬼蜮之所譏矣然而至要至要者莫如約信而合其宜苟不合於宜則固有所謂死黨者有所謂市交者有所謂尾生白公之行者三子在於聖門守約莫如參篤信莫如商務本莫如若信道亟矣有朋之樂寔其如此學者其可忽諸其可忽諸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錄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欲得之於己吾斯之未能信也為人者欲見知於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也嗚呼知子羔之賊則知夫子之說矣

告樊須曰上好信則民莫不敢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錄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聖人未嘗廢情也無情者不得其辭亦未嘗任情也然此豈須之所可及哉雖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伊尹躬耕周公明農跡也○推其心則樂堯舜之道與兼三王之事是故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諸溝中何嘗不用情乎天無烈風迅雨海不揚波已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何嘗不好信乎吾儒所以配天享地不與區區四民同者正惟在此以是為訓猶有陳良之徒陳相盡棄其學而學許行者

左傳季札使過徐徐君好札劍弗敢言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

誰與乎礼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而倍吾心哉

餘曰徐君欲劍之意未露也札以心而知之即壽夢立札之意亦未露也札亦以心而知之其繫非劍也將以明己之信也是故心不可信則國之不可受斷然明矣

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敢私布之韓子辭玉私覿於子產且以拜賜

餘曰此與國人交止于信也可以見古人雖一物之微一事之小不肯背信負約而後世或以為無害也不旋踵害亦隨之然則得玉而失諸侯春秋之時則已然矣而能如韓子之不吝改過果何人歟餘之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

餘曰韓愈氏嘗作頌曰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蓋以惜之乎既往也又曰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根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蓋又惜之乎方來也然以君子之自處觀之邦有道危言危行者鄭人之遊于鄉校也邦無道危行言遜者周王之德於衛巫也故以儒之時而論執政則可以厲之時而議監謗則不可不思其可不可而獨計其毀不毀則亦徒然而已此又不可不知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祖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皆有功烈於民及天之三○辰民所瞻仰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九州名山○大川所以出財用也今海鳥至己不知而不問又無功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

餘曰柳下惠和者也何其言之鑿鑿不為雷同耶夫海鳥不知其失者小不知而不問其失者大矧堂堂執政國之瞻望民之

從違係馬將必至於遂非文過終於不聞有之矣可以見古之從政者虛襟樂善心平氣和無一毫穿鑿自用之私或以為非仁且知而不知能受盡言知過必改其為智也夫其為信也夫

程嬰公孫杵臼者趙朔客也下宮之難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吾徐死耳無何免而生男屠岸賈聞而索之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且復之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難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褓匿山中詒以告發師攻之杵臼曰小人哉程嬰既不能死與我謀匿孤今又賣之抱而呼請活之不許并殺杵臼諸將以為喜然真孤兒乃在嬰與俱匿後十五年景公病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絕祀者其趙氏乎且以實告乃召見之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厥曰昔者之難屠岸賈為之微君之病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於是召趙武偏拜諸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於是嬰乃辭武曰昔我不死以立趙氏後今子既立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武號泣固請曰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乎嬰曰不可彼以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為不成也○遂自殺

録曰愚觀程嬰杵臼之立信不愈於里克荀息之事君乎夫信匪徒不愧其言之難而能始終允濟之尚申生未斃之前荀息尊為大臣里克親為太傅非若二子為之客也使二臣者黽勉同心圖惟其所難分任其所易躬奉太子以出如嬰之存孤可也申生之不亡里克不為之所此克之大罪也身親待命於朝如臼之自誣亦可也既不能然以奚齊卓子者更出迭入為變易之計此正嬰之所謂難者其幾在於一索有不俟於再弒亦明矣嗚呼呱呱者一孤也堂堂者君子也信其難則斷者後續信其易則生者復死觀於四子可見矣若乃下報之說大抵春秋之士不足深論

晉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云聖有謨勳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而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録曰愚觀叔向之事而嘆如登之難如崩之易也夫十世宥之者勸賢之道也子孫

保之者垂統之事也以羊舌氏之族一叔向文之而不足一叔虎敗之而有餘可畏不可恃明矣雖以祁奚之言暫追一身之辱而伯石復殞其宗安在其十世宥乎是以君子兢兢業業已雖有善亦不足恃而況淫慆之萌寵利之宗乎今觀二子之釁皆起於中冓之言史雖不明其波及苟欲善其宗者舍淫慝無以鑒于殷也

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之從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

錄曰思觀古人之好善真若不及而嘆今人之自棄而不務也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貌之不足恃也尚矣且然明之欲見叔向何為也我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而竟以善觀見稱知人見取想其下堂之頃執手之間其樂為何如我周詩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所獲何啻一雉耶有妻如是亦足樂矣

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問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今又有甚於使椒舉娶於申公申公亡謂舉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錄曰聲子之論楚才與李斯之諫逐客詞意正相同也夫我有材我當憐之我之不憐他人攘之其往事可懼也懲往事所以戒將來乎盡能復今日之伍舉而平不能愛他日之伍奢一旦子胥出奔闔閭謀楚吳人所用之材即歸生所諷之貞晉復轉而移之於他矣始知班荊道故雖友義之不廢而惜材愛物尤為国之當先庶幾非面交心否之徒而實鑒聽讒近色之禍矣

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復楚国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錄曰愚觀昔人之立志一何銳也今人之

操心一何德也夫一亡一興若彼其不侔也爾亡之我心興之爲如不亡乎時之不可人意事之不得如已彼此籌之熟矣自令觀之無悳之諳不可回矣伍奢之死不可蘇矣舉族喪亡懿親爲戮孝子慈孫之心何其迫切我使包胥而處之同此心也則同此復也及乎郢已入矣仇已反矣楚之宗社不可改也王之草莽不可常也忠臣義士之心又何其篤至我使子胥而處之同此心也則同此興也此其信誓之照

○昭建立之表表存諸中者已先定矣乃若舍胡雷同因人成事此碌碌庸人之所爲而謂子胥申包爲之歟

史記蘇武李陵俱爲侍中朝相又善陵後降匈奴武被拘留不屈徙北海廩食不繼至握野鼠食之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與之約曰羝羊乳得歸陵感此約誓乃置酒謂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若如此謝曰武父子無功德位列將帥封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自効誠甘樂之請勿復言遂相與樂飲數日又曰自分已死王必欲降請畢今日之歡効死於前陵感其誠信喟然嘆曰嗟乎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襟與武決去作詩曰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武答曰生當復歸來死當長相思

陝八　十二

録曰悉觀李陵蘇武其始不相遠也其終一爲名臣一爲降虜爲名臣圖形麟臺爲降虜苟心草莽然則今之樂孰愈後之樂乎故節操者天地之大閑富貴者人生之朝露爾雖然陵自取也馬遷之傳寧不愧於心歟遷之薄忠義有由然矣嗚呼羝可乳也腐不可生也不遷之痛而武之説陵益不足與言者矣

○後漢書山陽范式巨卿少遊太學與汝南張邵元伯爲友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及期將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别後仕郡爲功曹元伯忽遘疾而卒式夢見元伯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

使八　十三

録曰元伯歿之所感其巨卿存之所期乎夫存歿有二道誠神無異理是故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誠也體物而不可遺神也惟誠故神惟神故應巫祝亦然凡鬼之効靈神之尅應皆吾一氣之精英一身之原衛振攝運動乎其間彼感此應不期然而然耳向使巨卿千里之約一旦有違則元伯冥冥之中必相睽異范母雞黍之設戾乎其子則臨窆撫棺之言絶乎其望矣傳曰無徵不信中孚曰初九虞吉其金鄉汝南之謂乎

○朱暉父岑少與光武俱學長安有舊及爲帝

求問岑已卒乃召暉拜爲郎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抜用厲行士吏民畏愛爲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暉臂曰欲以妻子相託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甚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友平生未曾相聞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又同郡陳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因交善哀之○甫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嘆息召之其信義若此

錄曰自光武嚴光奮乎其上而山陽汝南興于其下岑與暉亦聞風而起者也過此則絕交之論作矣君子可觀世變哉

蔡邕作正交論以廣朱穆之志其畧曰正人無淫朋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谷風棄予之怨作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疾淺薄而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者有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覩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而善道之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己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己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其怨矣昔子夏性寬故夫子告以拒人子張性褊故訓之以容衆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穀梁子曰心志不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固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信其善而併其惡也

錄曰朱公叔絕交之論以矯時之偷薄不得已而有言也蔡伯喈嘆卓之言以感人之遇己得已而亦言之乎然則黜邪併惡之義將忘之耶故又曰刺薄者慱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走將從夫孤斯言盍以信然

魏書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幷州受布千疋事覺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柰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允將與同罪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臣與浩其爲之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遂赦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

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錄曰高伯恭之不負翟黑子信也而不知
信以近義為尚因以可依為宗翟之黷貨
辜恩背義辱命戮之首也罪之魁也是故
首實死不首亦死何乃不能括囊而間寸
於崔鑒公孫質耶浩之私欲汝公愛憎蔽
直人之禍也天之刑也是故刋布死不刋
亦死又胡不能見幾而祗異於閔湛郗標
耶蓋乞雅信佛道而不得孔子為之依歸
未免所信或非其正設有不幸景穆之請○
○不行太武之暴不息吾見其殄瘁而已故
宗欽曰乞也其聖余曰乞也其愚

唐書吳兢張說同領史職相蓋監脩則天實
錄兢直書魏元忠為相面奏先帝以來蒙被
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使小人在側臣
之罪也太后不悅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云
后老矣不若狹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之獄
将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
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詔太子相王及宰
臣參對徃復不決昌宗曰張聞元忠言召說
将入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
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
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争與子同死努力為
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汙
青史為子孫累遂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
從旁迫趣說曰陛下視之在廷猶如是況在
外乎臣實不聞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
之爾他日更引對如前元忠遂得免死至是
時史見之說陰祈改竄数字兢終不許曰若
循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錄曰愚觀古人立信至以数字相免尚堅○
意不從矧非禮之請託乎是故君子之處
世必期無愧於心無愧於心而後無求於
人說既生畏宋璟之慚死兼姚崇之累具
仰有所愧俯有所怍多矣縱能祈一兢之
陰改其能逃萬世之陽責乎嗚呼由前而
言則為勢由後而言則為利勢與利其能
確然不惑者鮮矣豈獨一說乎哉

李華篤信元德秀蕭穎士劉迅之為人作三
賢論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
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
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
重禄不易一刻之安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
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賔友謀治亂
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
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間乃見其節德秀
以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
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世
史官述禮易書詩春秋為古五說條貫源流
備古今之變穎士罪子長不編年而為列傳○
○後世因之非典訓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
賞物蕭病貶惡太亟將能太重若取其節皆
可為人師也世謂篤論

錄曰愚觀古人尚友之道至人各為品後
世則靡曼而已夫以朋友之道上彌恭贊
中理經綸下兼述作非區區藝能詞章之
間而已以紫芝之獨行直欲大道之行天
下為公揖其氣象三代以前之人物也茂
挺之勁節夷狄猶欲師之矧中國乎捷卿
之家學皇王之道盡矣況後世乎華之篤

信良有以也

弘道錄畢

弘道錄　俠九

信

朋友之信

宋史劉安世與司馬光同年友善登弟後辭歸洛光問之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光悅因與從遊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又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後調洺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為止然心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皆則象司馬光既歎群賢凋喪猶歸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服其賢使小文吳默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答

錄曰元城之從溫公可謂屢躓屢踣矣而卒不能變至死猶欲見之於地下何也無妄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苟非誠信相為始終確然不易未有不為利祿所動權勢所移者也厥後李光以師禮安世舉所聞於溫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正此意也故曰不誠無物人豈有不自信而能信於人者孰不信於人而能信於地下者孰嗚呼可謂無負聖門之訓者矣

陳襄自少與其鄉之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皆氣古行高磨礱鐫切相期以天下之重時學者方溺於彫篆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一切指為迂闊四人者相與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竟不為變而守之益堅自躬行於其家以達於州閭人卒信之於是父兄皆飾其子弟請從之游閩中士人宗之者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盜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也

錄曰是時閩學未聞四先生以其躬行實踐倡率鄉人始也至難終也大化延天啓斯文之運四海不約而同者也

謝良佐切己篤信見二程受學一日明道謂之曰諸君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盍若躬措諸行後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已久做得甚工夫對曰只去得箇矜字伊川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胡文定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伊川喜曰是子可謂力學切問近思者矣又曰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將來就上面

○做工夫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却工夫氣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

侯九　三

錄曰矜之罪過何以見其大乎禹大聖人也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類大賢人也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人惟自淺也故以片言自足以寸長自許惟自肆也故不知自己不足祇見自己有餘此學者大病終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嗚呼上蔡之學所以高明剛正人所難及者正惟在此學者可不省哉可不勉哉

朱光庭初授學於胡安定告以為學之本在於主忠信遂終身行之後師二程衆方驚異光庭獨信不疑篤學矢志不渝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禀凜循史之風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其

○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公掞者可謂惓惓服膺而弗失之者矣

劉絢自髫齔時師事二程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伊川亦曰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蓋所受有本末所知造淵微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與李籲志向如一自二程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二子有力焉

呂大鈞為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已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如悉次為圖籍令可見用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嘆以為不可及伊川又云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否不知他既已不疑而

侯九　四

○終亦復有疑否也明道遂云何不問他疑甚

又云和叔至誠相信心直故篤信也

錄曰自孔門教人之後至是學者方知聖人之道而心嚮往之苟非篤信力行即所謂口耳之學無益於身心安保其不遷變尚能終身行之乎此在道學之門至為切要而孔曾商若惓惓於論語者復得見矣錄之

暘萬里初見張忠獻勉以正心誠意之學服其教終身至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淳熙十二

年地震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今日之事將無類此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謂本原者遷東宮侍讀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至有無異指鹿為馬之言孝宗不悅曰萬里○視朕為何如主出知筠州韓侂冑用事欲罔羅四方名士嘗築南園屬為之記許以掖垣辭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冑僭權益甚至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故凡邸報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姦臣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

錄曰張忠獻之於誠齋猶范文正之於橫渠也古人成就後學每每如此向使揭之於齋而不能信之於已將不徒然矣乎今觀應詔所陳懇懇乎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之旨監國之疏切切乎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言至於權奸之況已邪佞之誤國雖至於死尚甘心焉豈非斃而後已者乎誠齋之名端不負矣

何其篤信黃榦以父伯贇為臨川縣丞時榦○適知絲事伯贇見其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為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必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嘗謂為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須掃蕩胸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為有功讀易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其確守師訓精義造

約如比及王栢為弟子高明勁識弘論英辨質問疑難或一事至十往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

錄曰孔子曰篤信好學釋之者曰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此何王金許四先生之傳所以不失其本也嗚呼西河之旨親得大聖之宗者也而其徒駸駸失之矧經偽學之厲禁乎哉此其所以謹之又謹十往不變以待○其定也

王相大父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文瀚兄弟皆及其門栢少慕諸葛為人號長嘯二踰三十始知家學之源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特敬之道更以魯齋或語何基得熹之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中心信向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栢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文後天是統體奇偶之文惟

四生数不動以四成数而上下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数不期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删詩容或有存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夫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

錄曰王會之之反身循理可謂學也確矣而卒以童明卓識稱者豈非愚必明柔必強乎其著書特多問辨特富非無所本也是以學者貴於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該博矣雖然長孺亦主靜徒也不主靜則不能致遠而研精理性與立志居敬一而二也夫

元史金履祥自幼信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嘗問為學之方栢告以莫先立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此為學之大方也時宋事已不可為遂絶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所謂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者信乎自在至與物接則益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嘗謂劉恕外紀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春秋非玉帛之使則魯史不書聖人筆削無得而加也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輙加訓釋以裁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授得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當時議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

錄曰仁山之論道原其愚之論小司馬乎太史公明言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貞柰何復補之乎由是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女媧氏燧人氏盤古氏紛紜不一皆貞之作俑也至胡五峯雙峯號為儒者復舛錯繆戾何怪秦博士梁武帝耶至少微家塾並載盤古等六氏於前伏羲等八氏於後總一十四氏不知孰為三皇孰為五帝今當一切削去以前編為定可也

許謙受業金履祥之門語之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今來見而循夫人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数年盡得其所傳之奥於書無不讀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或有未安亦不苟同也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其讀詩有名物鈔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数以補先儒之未備仍

存其迹義參采遠摟而以已意絲之其觀史
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国緯之法起太皡
氏迄宋元祐司馬光卒蓋以為光卒則中國
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又有自省編
晝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
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揚吳越皆
不憚來受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
曰已有知使人亦知豈不快我或有所問難
而詞不能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觧其所
惑討論講貫終日不惓攝其粗踈入於窈微○
○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
鋭者抑之枸者開之放者約之隨其材分成
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
所由分也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處世不膠
於古不泥於俗大德中熒惑入南斗謙以為
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侵殍瘠加損或
問曰豈食不足乎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
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
錄曰愚觀許白雲之所憂竊與今同夫是
而不膠於古不泥於俗盡膠於古則熒惑
之變不但大侵而已泥於俗則吳楚之灾
未必切身而已而不知儒者之心視天地
萬物中國四夷未之有間而天道人事皆
吾學問中之所當究初非應舉之文科目
之士所能知也其傷中國距夷狄黙與於
治忽幾微之間而所以扶世道振元綱又
切于洞究釋老之旨此所以足任正學之
重而身之安否為斯道之隆替也
皇明初趙考古撝謙系出宋秦王六世孫公
烜入元累世不仕先生遠宗洙泗近取關閩
○信道敦篤洪武初聘至京師歸而築考古臺○
作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大闡六經百氏自謂
有精義入神之妙特人未之許也惟宋景濂
命子仲珩受其學與江西宋季子天台林公
輔同郡唐愚士信以為然吏部侍郎侯庸事
以師禮復起至京廷臣咸謂海外聖學未聞
宜用真儒往教遂授瓊州府學教授既至作
瓊臺布學範傳授造化經綸圖說集補前聖
成書隨物書之以興起斯文為已任雖蠻夷
荷戈執戟之徒向風慕義而遠方從游之士
不以梯山航海為憚若三山鄭尚賓合肥王
仲迪莆田朱伯紹鳳陽孫仲嶽瓊臺吳文祥
皆宗之
丘文莊公濬信之尤篤蓋瓊州自考古之後
始知聖學文莊始以朱子微言散見於傳註
語錄學者猝未易求乃采其精切者彙為二
十篇作學的又綱目以正統為主如秦隋之
未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作
世史正綱家禮雖得崇本敦實之意而儀節
闕畧作家禮儀節大學衍義尚缺治國平天○
○下乃采經傳子史附以已意作衍義補四書
之著述其大者在太學一遵李忠文公遺矩
而綜理微密人謂忠文莫及在大位務以寬
大啓
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
惟
祖宗舊典是循預脩
英廟實錄喬然以于謙被誣之事為言衆始
信之方得從實書其功最吏部考察以多黜
為公黜者況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於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

及半載徒信人言未必皆實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當黜者幾二千人
勑凡未及三載及雖經三考非為貪暴實跡
者俱勿黜蓋信公言也
錄曰愚觀趙考古以先朝系屬自秘入元
不仕其所著書自以為精義入神之妙人
亦未之許也苟非大明當空崇重真儒闡
揚道學安能盡信之乎自是薄海內外咸
與同文不旋踵間有文莊者出深悟篤信
推而驗之身心措之事業以裨我
○皇明之治正以見勝國不得與于斯文而薄○
海內外譪然文明氣象豈無自歟

消摇墟經卷第一　

夫人生墮落世網彼蠅爭蟻逐靡無論已即
古稱長心逸節亦往往鎩羽鸖足若轅駒檻
烏然夫誰能蟬蛻鳳舉而消摇物外也者緬
惟羽客仙翁吸雲英食石髓駕紫鳳以翩躚
馭青牛而遊遨一條藜杖泛雲水之三千半
片衲衣訪洞天之十二蒙莊氏所稱消摇遊
者意在斯乎予性寡諧謝絕一切世氛獨紫
芝白石有夙癖焉洪生自誠氏新都弟子也
一日携仙紀一編徵言於予予披閱之青霞○
○紫氣映發左右宛若遊海上而揖羣真令人
飄然欲仙真欲界丹丘塵世蓬島也雖仙有
靈根道有夙契得皮忘髓終非昇舉向上事
碩塵勞紫刼中它喘拭眯雜名香啜苦茗時
一露盥玩之不猶吞火而飲之以氷哉他日
倘逸樊籠而步碧虛請貺是以作玉杵或不
謂無曰云

消摇墟目

列仙姓氏

老子　東王公
西王母　赤松子
廣成子　青烏公
彭祖　鐵拐先生
王子喬　尹喜
李八百　丁令威
○
鬼谷子　劉越
太上老父　白石生
安期生　東方朔
鍾離權　馬成子
劉海蟾　黃安
劉晨　浮丘伯
魏伯陽　張道陵
梅福　蕭史
費長房　黃初平
藍采和　麻衣子
麻姑　呂純陽
孫登　左慈
韓湘子　曹國舅
許真君　葛仙翁
何仙姑　張果老
○

王質　黃野人
陶弘景　司馬真人
裴航　孫思邈
譚峭　許宣平
玄真子　軒轅集
陳希夷　雷隱翁
馬自然　張紫陽
李泉源　歸元子
白玉蟾　陳泥丸
莫月鼎　馬丹陽
張三丰

老君

老子者太上老君也累世化身而未有誕生之迹迨商陽甲時分神化氣始寄胎玄妙玉女八十一年暨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降誕於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從母左腋而生於李樹下指樹曰此吾姓也生時白首面黃長耳鉅目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美鬚廣顙疎齒方口足蹈三五手把十文姓李名耳字伯陽號曰老子又號曰老聃周文王為西伯召為守藏史武王時遷為柱下史乃遊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號古先生化導其國康王時還歸于周後為柱下史昭王二十三年駕青牛車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知之求得其道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後還中夏敬王十七年孔子問道於老聃退而有猶龍之嘆赧王九年後出散關飛昇崑崙秦時降陜河之濱號河上公授道安期生漢文帝時號廣成子文帝遣使詔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即命駕詣之帝曰域中有四大王居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屈何乃高乎朕足使貧賤富貴公乃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如雲之昇去地百餘丈而止於玄虛良久俛答曰今上不至天中不類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富貴貧賤乎帝悟方下輦禮謝授帝道德二經蓋無世不出先塵劫而行化後無極而常存隱顯莫測变化無窮普度天人莫可具述云

東王公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民物時鍾化而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道性凝寂湛體無為賛迪玄功育化萬物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東王公凡上天下地男子登仙得道者悉所掌焉嘗以丁卯日登臺觀望轉劫昇天之仙凡有九品然始昇之時先拜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畢方得昇九天入三清禮太上而覲元始漢初有群兒戲謠於道曰着青裙上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之知唯子房往拜焉乃語人曰此東王公玉童

西王母

西王母即龜臺金母也得西華至妙之氣化生於伊川姓緱諱回字婉妗配位西方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調成天地陶鈞萬品凡上天下地女子之登仙者咸所隸焉居崑崙之圃閬風之苑玉樓玄臺九層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女五華林媚蘭青娥瑤姬玉巵周穆王八駿西巡乃執白圭玄璧謁見王母復觴母于瑤池之上母為王謠曰白雲在天山林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求後

漢元封元年降武帝殿進蟠桃七枚於帝欲
欲留核母曰此桃非世間所有三千年一實
耳偶東方朔於牖閒窺之母指曰此兒已三
偷吾桃矣是日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笛
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許飛瓊鼓靈虛之簧安
法興歌玄靈之曲為武帝壽焉

赤松子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煉神服氣能入水不濡
入火不焚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
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
時為雨師間遊人間

廣成子

廣成子軒轅時人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
造焉問以至道之要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
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
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智多
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
老

青烏公

青烏公彭祖弟子也受明師指示審眞仙妙
理乃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後
服金液而昇天

彭祖

彭祖錢鏗帝顓頊玄孫至殷末世年已七百
餘歲而不衰好恬靜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
晶雲母麋角常有少容穆王聞之以為大夫
稱疾不與政事采女乘輜軿往問道於彭祖
具受諸要因以教王王試為之有驗彭祖知
之乃去不知所往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
沙西見之

鐵拐先生

鐵拐先生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修眞巖
穴時李老君與宛丘先生嘗降山齋誨以道
教一日先生將赴老君之約於華山囑其徒
曰吾魄在此儻游魂七日而不返者爾可化
吾魄也徒以母疾迅歸六日化之先生至七
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莩之尸而起故
形跛惡非其質矣

王子喬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
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晉上嵩高山三十
餘年後見栢良謂曰可告我家七月七日待
我於緱山頭至期果乘白鶴駐山頭可望不
可到俯首謝時人數日方去後立祠緱氏山
下

尹喜

尹喜字公文天水人初母氏嘗晝夢天下
絳雲流繞其身及喜生時陸地自生蓮花及
長眼有日精姿形長稚垂臂下膝堂堂有天
人之貌少好學墳索隱德行仁不修俗禮損
身濟物不求聞達周康王時為大夫仰觀乾
象見東方有紫氣西邁知有聖人當度關而
西乃求為函谷關令預敕關吏孫景曰若有
形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時昭王二十
三年七月老君果乘白輿駕青牛欲度關關
吏入白喜喜曰今我得見聖人矣即具朝服
出迎跪伏邀之曰願暫留神駕老君謝曰吾
貧賤老叟居在關東田在關西今暫往取薪
何故見留喜復稽首曰久知大聖當來西遊

暴露有日願少憩神駕老君曰聞關道竺乾有古先生是以身就道經歷于關何過留耶喜曰觀大聖神姿超絶乃天上至尊遠夷何足往觀老君曰子何所見而知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昴自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氣狀如龍蛇而西變此大聖人之徵老君乃怡然咲曰善哉子之知吾吾亦已知子矣喜再拜曰敢問大聖姓字老君曰吾姓字渺渺從刧至刧非可盡說吾今姓李字伯陽號曰老聃喜於是就官舍設座供養行弟子○禮老君乃爲喜留關下百餘日盡傳以內外○修煉之法時老君之御者徐甲少賃於老君約日顧百錢至關時當七百三十萬錢甲見老君去官遠適亟來索錢老君謂曰吾往西海諸國還當以黃金什直償爾甲如約及至問遂青牛於野老君欲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爲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餂以言戲甲甲惑之欲問遂負前約乃詣關令訟老君索傭錢老君謂甲曰汝隨我二百餘年汝久應死吾以太玄生符與汝所以得至今日汝何不念

此而乃訟吾言訖符自口中飛出甲自成一白骨喜乃爲甲叩頭請赦其罪以賜更生老君復以太玄生符投之甲即立生喜乃以錢償甲而禮遣之一日老君謂喜曰古先生者即吾之身嘗化乎竺乾今將返神還乎無名吾今遊矣喜叩首請侍行老君曰吾遊乎天地之表婼乎玄冥之間四維八極上下無邊子欲隨吾烏可得焉喜曰入火赴淵下地上天灰身沒命願隨大仙老君曰汝雖骨相合道然受道日淺安得行化諸國也於是復以○道德五千言授之期曰千日之外可尋吾於○蜀青羊之肆也言訖身坐雲華冉冉昇空光燭館舍五色玄黃良久乃沒喜目斷雲霄涕泣扳戀名之曰西昇經喜乃屏絶人事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至丁巳歲即往西蜀尋訪青羊之肆老君以甲寅年昇天至乙卯歲復從太微宮分身降生於蜀國太官李氏之家已先敕青龍化生爲羊色如青金常在所生嬰兒之側愛玩無斁忽一日失羊童子尋覓得於市肆喜至蜀徧問居人無青肆者忽見

童子牽羊因問此誰家羊牽欲何往童子答曰我家夫人生一兒愛玩此羊失來兩日兒啼不止今欲尋得欲還家喜即囑曰願爲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入告兒即眼衣而起曰令喜前來喜既入其家庭宇忽然高大湧出蓮花之座兒化數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項有圓光坐於蓮花座上舉家驚怪兒曰吾老君也太微是宅真一爲身主客相因何乃怪耶喜將慰無量稽首言曰不謂復奉天顏老君曰吾向留子者以子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子保形煉色已造○真妙心結紫絡面有神光金名表於玄圃玉札繫於紫房也即命五老上帝四極鑑真授喜玉冊金文號文始先生位爲無上真人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仙士自此方得飛騰虛空參得龍駕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名真居筠陽五龍岡歷夏商周年八百歲動行則八百里時人因號爲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廛市又修煉於華林山石

室丹成還蜀中周穆王時居金堂山蜀人歷代見之號紫陽真君

丁令威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集華表而吟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

鬼谷子

鬼谷子春秋時人姓王名詡嘗入雲夢山採藥得道顏如少童居青溪之鬼谷蘇秦張儀往問道三年辭去子遺之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鬼谷處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有餘符鬼谷子二書行於世

劉越

劉越周時有匡先生名續修於南嶂山時有一少年數來相訪言論奇偉先生異之問曰覩子風猷有日矣僭問鄉邦姓字答曰姓劉名越居在山之左山下有石高〻丈許叩之即當相延先生如其語訪之叩石石忽自開雙戶洞啓一小鬟迎先生行數十步繼有二青衣絳節前導漸見臺榭參差金碧掩映珍珍禽奇獸草木殊異真人冠玉冠朱紱劒佩來迎先生意欲留居之真人謂先生曰子陰功未滿後會可期他日相從未晚也飲玉酒三爵延齡保命湯一甌而出先生返顧所叩之石宛然如初他日復叩無所應矣

太山老父

太山老父者莫知其姓名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父鋤于道閒狀如五十許人而面若童子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老父答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有道士教臣絕穀服木飲水幷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以象二十四氣其八物以應八風臣導行之轉老為少髮白更黑齒落更生日行三百里臣今年八十矣武帝愛其方賜之金帛老父後入太山中或十年五年一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也

白石生

白石生中黃丈人弟子彭祖時已二千餘歲不愛飛昇但以長生為貴而已以金液為上藥家貧不能得養豬牧羊十數年致富萬金乃買藥服之嘗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遂號白石生亦時食脯亦時辟穀曰能行三四百里顏色如三十許人或問何以不愛飛昇答曰天上未必樂於人間也

安期生

安期〻琅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呼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夜賜金帛數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幷赤玉舃一量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輩入海求之未至蓬萊山輒遇風波而還乃立祠阜鄉亭幷海邊十處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嘗出經年兄曰汝經年一歸何以慰我對曰朔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污衣乃過虞淵湔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漢武帝時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今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口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

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又遷侍詔金馬門賜之食於前食盡懷其餘肉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嘗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一歲即棄去更取所賜物盡填之女子人皆笑之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時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宮殿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朔將死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

○大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召大伍公問之答以不知帝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具在度否曰諸星皆在獨不見歲星四十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為歲星因慘然不樂

鍾離權

鍾離權燕臺人後改名覺字寂道號王陽子又號雲房先生父為列侯宦雲中誕生真人時異光數丈侍衛皆驚真人頂圓額廣耳厚眉長目深鼻聳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遠臂長如三歲兒晝夜不聲第七日躍然而言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及壯仕漢為大將征吐蕃失利獨騎奔逃山谷迷路夜入深林遇一胡僧蓬頭拂額體掛草衣引行數里見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處將軍可以歇息矣揖別而去真人未敢驚動莊中良久聞人語云此必碧眼胡人饒舌也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漢大將軍鍾離權耶汝何不寄宿山僧之所真人聞而大驚知為異人是時方脫虎狼之穴遽有鸞鶴之

○思乃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長生真訣及金丹火候青龍劍法真人辭去回顧莊居不見其處後再遇華陽真人傳以太乙刀圭火符內丹雲遊至魯居鄒城入崆峒於紫金四皓峰居之得玉匣秘訣遂仙去

馬成子

馬成子秦扶風人性喜恬退不樂紛榮嘗自嘆曰人生若流電爾奈何久戀塵寰中於是棄家訪道入蜀之鶴鳴山石室中修煉二十餘年後遇異人授以神丹曰氣為內丹藥為外丹子得此服之當列為一仙矣言訖而去成子遵其術行之遂白日昇天

黃安

黃安代郡人年萬歲餘貌若童子常服硃砂舉身皆赤不著衣坐一神龜龜廣二尺時人問安坐龜幾年曰三千歲乃一出頭我得龜以來已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漢武帝聞其異乃與論虛無神仙之事帝每屈禮焉及封泰山詔董謁李克孟岐郭瓊黃安五人同輦謂之仙臣帝崩後不知所之

○劉海蟾

劉玄英號海蟾子明經事燕主劉守光為相雅喜性命欽崇黃老一日忽有道人自稱正陽子來謁海蟾邀坐堂上待以賓禮道人為演清靜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金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殆甚復盡以其錢劈破擲之遂辭去海蟾繇此大悟遂解印辭朝易服從道遁迹終南山下

丹成尸解有白氣自頂門出化鶴冲天

浮丘伯

浮丘伯姓李隱居嵩山服黃精二十年髮白返黑齒落更生又之道成白日飛升嘗作原道歌云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提防拒諸子學飛仙狂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合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顧

劉晨

○劉晨剡縣人漢永平中與阮肇入天台採藥路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饑渴甚望山上有桃實共取食之下山取澗水飲見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焉二人喜曰此近人家矣遂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色甚美顧笑曰劉阮二郎捉杯來耶劉阮異之二女懽然如舊曰來何晚耶即邀還家南壁東壁各有羅帷絳帳命侍女具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甚甘美食畢行酒俄有羣女持桃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夜半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絶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似春百鳥啼鳴歸思更切二女曰罪根未滅使若等至此遂指示還路及歸鄉邑零落已七世矣再往女家尋覓不獲晉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魏伯陽

魏伯陽吳人性好道術不樂仕自乃入山作神丹時三弟子丹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試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犬犬無恙方可服若犬死不可服也伯陽即以丹與犬食之犬即死伯陽曰作丹未成無乃未得神明意耶服之恐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服之不伯○陽曰吾皆違世路委家于此不得仙吾亦恥歸死與生同吾當服之伯陽服丹入口即死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乎亦服之入口亦死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爾今服丹即死不如不服乃共出山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殯具伯陽即起將煉成妙丹納死弟子及犬口中須臾皆活於是將服丹弟子姓虞者同犬仙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寄謝二弟子嘗作参同契凡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寓作丹之旨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子房八世孫身長九尺二寸龐眉廣顙朱頂綠睛隆準方頤目有三角伏犀貫頂垂手過膝龍蹲虎步望之儼然漢光武建武十年生於天目山母初夢大人自北魁星中降至地以蘅薇香授之既覺滿室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日黃雲籠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七歲通道德經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奧舉賢良方正身雖仕而志在修煉入蜀愛蜀中溪嶺深秀遂隱於○鶴鳴山弟子有王長者習天文通黃老相與煉龍虎大丹三年丹成真人年六十餘餌之若三十許人與王長入北嵩山遇繡衣使者告曰中峯石室藏上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得而修之乃昇天也於是真人齋戒七日入石室豁然有聲掘地取之果得丹書精思修煉能分形散影每泛舟池中誦經堂上隱几對客杖藜行吟一時並起人皆莫測西城房陵間有白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鄉殺人祭之真人召其神戒之遂滅又梓州有

太蛇時吐毒霧行人中毒輙死真人以法禁之不復為害順帝壬午歲正月十五夜真人在鶴鳴山夢覺惟聞鑾佩珊珊天樂隱隱瞪目東瞻見紫雲中素車一乘車中一神人容若冰玉神光照人不可正視車前一人勑真人曰子勿驚怖即太上老君也真人禮拜老君曰近蜀中有六大鬼神枉暴生民深可痛惜子其代吾治之以福生靈前子功無量而名錄丹臺矣乃授以正一盟威秘錄三清衆經九百三十卷符籙丹竈秘訣七十二卷雌雄劒二把都功印一枚且曰與子千日為期後會閬苑真人乃叩頭領訖日味秘文按法遵修時有八部鬼師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暴殺萬民枉夭無數真人奉老君詔命佩盟威秘籙往青城山置琉璃高座左供大道元始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經立十絕靈幡周匝法席鳴鍾叩磬布龍虎神兵衆鬼即挾兵刃矢石來害真人真人舉手一指化為一大蓮花拒之鬼衆復持火千餘炬來真人舉手一指鬼反自燒遥謂真人曰師自住

峨嵋山何為來侵奪我居處真人曰汝等殘害衆生所以來伐汝擯之西方不毛之地奉老君命也自今速當遠避勿復行病人間如違即當誅戮無留種鬼王不服次日復會六大魔王率鬼兵百萬環攻真人乃以丹筆一畫衆鬼盡死惟六魔王仆地不能起扣頭求生真人不顧復以丹筆一裁此山遂分為二六魔王欲度不能始大聲哀求願往西方娑羅國居止焉真人乃許之倒筆再畫六魔群鬼悉起真人命王長肩一大石為橋度之真人猶欲服其心謂之曰試與爾各盡法力六魔曰惟命真人投身入火即足履青蓮而出鬼師投火為火所燒真人入水乘黃龍而出鬼師入水為水所溺真人以身入石透石而出鬼師投石纔入一寸真人呪神符一道左手指之鬼斃右手指之復生鬼師左右指無生無死鬼師化八大虎欲攫而來真人化一獅子逐之鬼師化八大龍欲來擒師真人化金翅鳥啄龍目睛鬼師作五色雲昏暗天地真人化五色日炎光輝灼雲即流散鬼師變

化技窮真人乃化一大石可重萬餘斤以藕絲懸之鬼師皆上令二鼠爭齧其絲欲墮鬼師同聲哀告再不虐害生民真人遂命六大鬼王歸於北酆八部鬼師竄於西域鬼衆猶躊躇不去真人乃口勑神符一道飛上層霄須臾風雨雷電刀兵畢至群鬼滅影而遁真人至蒼溪縣雲臺山謂王長曰此山乃吾成功飛騰之地也遂卜居修九還七返之功一日復聆鑾珮天樂之音真人整衣叩伏見老君千乘萬騎來集雲際徘徊不下真人再拜老君乃命使者告曰子之功業合得九真上仙吾昔使子入蜀但區別人鬼以布清淨之化而子殺鬼過多又擅興風雨役使鬼神陰景翳晝殺氣穢空殊非大道好生之意上帝正責子過所以吾不得近子也子且退居勤行修謝吾待子於無何有鄉上清八景宮中言訖聖駕昇去真人遂依告文與王長還鶴鳴山謂弟子趙昇曰彼處有妖當往除之及至值十二神女笑迎於山前因問曰此地有醎泉何在神女曰前大湫是毒龍處之真人

遂書一符化為金翅鳥同湫上盤旋毒龍驚舍湫而去遂得鹹泉後居民煮之有鹽十二神女各出一玉環來獻曰妾等願事箕箒真人受其環以手緝之十二環合而為一謂曰吾投此環于井中能得之者應吾夙命也神女競解衣入井爭取玉環真人遂掩之盟曰令作井神無得復出彼方之民至今不罹神女之害而獲鹹井之利真人重修二十年乃復領趙昇王長往鶴鳴山一日午時忽見一人黒幘絳衣佩劍捧一玉函進曰奉上清真符召真人遊閬苑須臾有黒龍駕一紫輦玉女二人引真人登車旋踵至闕群仙礼謁良久忽二青童朱衣絳節前導曰老君至矣乃相與騰空而上至一殿金堦玉砌或謂真人曰將朝太上元始天尊也真人整衣趍進殿上移時殿上勅青童諭真人以正一盟威之法使世世宣布為人間天師勸度未悟仍容諭飛昇之期真人受命乃復還鶴鳴山桓帝永壽元年正月七日五更初長昇見空中老君駕龍輿命真人乗白鶴同往成都重演正一盟威之旨說北斗南斗經畢老君復去真人欲留其神跡乃於雲臺西北半崖間舉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其山因成二洞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上帝遣使者持玉冊授真人正一真人之號諭以行當飛昇真人乃以盟威都功等諸品秘籙斬邪二劍玉冊玉印以授其長子衡曰謂長昇曰尚有餘丹二子可分餌之今日當隨吾上昇矣亭午群仙儀從畢至天樂擁道於雲臺峰白日昇天時真人年一百二十三歲也

槐字一　二十

蕭史

蕭史得道好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後弄玉乗鳳蕭史乗龍其昇天去

梅福

梅福字子真壽春人仕漢為南昌尉見王莽專政嘆曰生為我酷形為我辱知為我毒身為我桎梏遂棄家求仙遍遊雁蕩南閩諸山至仙霞山遇空同仙君授以內外丹法謂福曰汝緣在飛鴻山福遂往結庵修煉丹成後遂壽春一日紫霧浮空天金童玉女捧詔控鸞下福拜詔辭家乗鸞而去人見福於宋元豊間封壽春真人

黄初平

黄初平晉丹谿人年十五牧羊遇道士引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尋之不獲後遇道士善卜起問之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初起即往見初平問羊安在曰在山東往視之但見白石磊磊初平叱之石皆成羊初起亦亦棄妻子學道後亦成仙

槐一　王

費長房

費長房汝南人曾為市掾有老翁賣藥于市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輙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翁曰子明日更來長房旦日果往翁乃與俱入壺中但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囑不可與人言後乃就長房樓上曰我仙人也以過見責人間我今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十人扛之猶不能舉翁笑而以一指提上視器

如有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心
欲求道而念家人為憂翁知乃断一青竹使
懸之舍後家人見之長房也以為縊死大小
驚號逐殯殮之長房立其傍而衆莫之見於
是隨翁入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
長房亦不恐又卧長房於空室以朽索懸心
斤石於其上衆蛇競来齧索欲断長房亦不
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
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
恨於此不成柰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
○騎此任所之頃刻至矣至當以杖投葛陂中
長房乘杖須臾来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
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
請其死久驚訝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竹杖
耳乃發塚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
笞百鬼又嘗食客而使使至宋市鮓須臾還
乃飯桓景嘗學于長房一日謂景曰九月九
日汝家有大災可作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
高山飲菊花酒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
夕還見牛羊鷄犬皆暴死焉

槐一　二十二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襤衫六銙黑木
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足夏則衫
内加絮冬臥雪中氣出如蒸每於城市乞
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醉而踏歌老少皆隨
看之似狂非狂歌詞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
莫之測得錢則用繩穿拖之而行或散失亦
不顧或贈貧者或與酒遂周遊天下人有自
兒童時見之者及班白見之顔狀如故後於
濠梁酒楼上飲酒聞有笙簫聲忽然乘鶴而○
○上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麻衣子

麻衣子姓李名和生而紺髮美姿稍長獸世
穢腐遂入終南山忽遇一道者授以道秘戒
之曰南陽之間湍水之陽有山靈堂若洞其
旁神開汝鄉汝則往之可以翕神于蒼茫麻
衣往求之遇樵者導其處居洞中十有九年
晉義熙間大旱居民張顛率衆請雨麻衣以
無術答之請者不輟是夕有少年十二人謂
麻衣曰若再請但許之麻衣惟而諾之翌日

槐十一　二十三

果大雨十二人復来拜曰吾屬龍也上帝以
師道業成令輔師行化耳劉宋大明初年百
有一歲儼坐而尸解

麻姑

麻姑仙人王方平之妹漢桓帝時方平降蔡
經之家曰汝當得度世故来教汝但汝氣少
肉多未能即上天當作尸解乃告以要言而
去經後忽身體熱如火三日肉消骨直入室
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但有形
如蛇蜕後十餘年忽還家語家人曰七月十○
○日王君復来當作酒數百斛以待其日方平
果著遠遊冠乘五龍車前後麾節旌旗導衛
如大將軍侍從既至從官皆隱經父兄悉畢
方平乃遣人迎麻姑少頃麻姑至經舉家見
之年可十八許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錦
衣綉裳光彩耀目坐定自進行厨擗麟脯器
皆金玉時經婦新産麻姑見之乃曰噫且止
勿前索少許米来擲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
麻姑猶作少年戲也姑云接侍以来東海三
為桑田蓬萊水又淺矣方平亦曰聖人皆言

海中將復揚塵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私念背痒時得此爪搔之佳方平即知乃鞭經背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可搔背痒耶方平去麻姑亦辭去

消摇墟經卷第二　　槐二

呂純陽

呂巖字洞賓唐蒲州永樂縣人號純陽子初母就蓐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鶴自天而下飛入帳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鶴頂龜背鳳眼朝天雙眉入鬢少聰明日記萬言矢口成文身長八尺二寸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馬祖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物外他時遇廬則居見鍾則扣留心記取後遊廬山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時年六十四歲遊長安酒肆見一羽士青巾白袍偶書絕句於壁曰坐卧常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名姓踈散人間一丈夫洞賓訝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羽士曰吾雲房先生也居在終南鶴嶺子能從遊乎洞賓未應雲房因與同憇肆中雲房自為執炊洞賓忽就枕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郎署擢臺諫翰苑秘閣及諸清要無不備歷兩娶富貴家女生子婚嫁蚤畢幾四十年又

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偶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于嶺表一身孑然立馬風雪中方興浩嘆怳然夢覺炊尚未熟雲房笑吟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先生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千端五十年間一瞬耳得不足喜喪不足悲世有大覺而後知人世一大夢也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世術雲房試之曰子骨節尚未完欲求度世須更數世可也翩然別去洞賓即棄儒歸隱雲房自是十試洞賓第一試洞賓自外遠歸忽見家人皆病死洞賓心無悔恨但厚備葬具而已須臾死者皆起無恙第二試洞賓鬻貨於市議定其值市者翻然止酬其直之半洞賓無所爭委貨而去第三試洞賓元日出門遇丐者倚門求施洞賓即與錢物而丐者索取不厭且加誶詈洞賓惟再三笑謝第四試洞賓牧羊山中遇一餓虎奔逐羣羊洞賓獨以身當之虎逈釋去第五試洞賓居山中草舍讀書一女容華絕世光艷照人自言歸寧迷路借此少憩既而調弄百

端洞賓竟不為動第六試洞賓一日郊出及歸則家貲為盜刼盡洞賓了無慍色躬耕自給忽鋤下見金數十片速掩之一無所取第七試洞賓遇賣銅器者市之以歸皆金也即訪賣主還之第八試有風狂道士陌上市藥自言服者立死再世得道洞賓買之道士曰子速備後事可也輒服無恙第九試春潦泛溢洞賓與衆共涉至中流風濤掀湧衆皆危懼洞賓端坐不動第十試洞賓獨坐一室忽見奇形怪狀鬼魅無數有欲擊者有欲殺者○洞賓絕無所懼忽聞空中一叱聲鬼神皆不復見一人撫掌大笑而下即雲房也曰吾十試子皆無所動得道必矣吾今授子黄白之術濟世利物使三千功滿八百行圓方來度子洞賓曰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洞賓愀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為也雲房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乃携洞賓至鶴嶺悉傳以上真秘訣又以靈寶畢法及靈丹數粒示洞賓授受間有二仙捧金簡寶符語雲房曰上帝詔汝為九

天金闕選仙雲房謂洞賓曰吾赴帝名汝好住人間修功立德他時亦當如我洞賓再拜曰巖之志異於先生必須度盡天下衆生方願上昇也於是雲房乘雲冉冉而去洞賓既得雲房之道兼火龍真人天遁劍法始遊江淮試靈劒遂除蛟害隱顯變化四百餘年常遊湘潭岳鄂及兩浙汴譙間人莫知識自稱回道人宋政和中宫中有祟白晝見形盜金寶妃嬪上精齋虔禱奏詞凡六十日晝寢見東華門外有一道士碧蓮冠紫鶴氅手持水○晶如意揖上曰臣奉上帝命來治此祟即召一金甲丈夫捉祟劈而啗之且盡上問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封崇寧真君關羽也上勉勞再四因問張飛何在羽曰張飛為臣累刼世世作男子身今已為陛下生於相州岳家矣上問道士姓名道士曰臣姓陽四月十四日生夢覺録之知其為洞賓也自是宫禁帖然遂詔天下有洞賓香火處皆正妙通真人之號其神通妙用不能盡述後岳穆武父果夢張飛託世故以飛命名云

孫登

孫登字公和於汲郡北山上窟中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善長嘯好讀易鼓一絃琴性無喜怒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康又請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多識寡難免于今之世矣後康果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登竟白日昇天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於天柱山中精思學道得石室中丹經尤明六甲能使鬼神坐致行厨變化萬象曹操名見閉一室斷穀朞年出之顏色如故操嘗宴賓曰今日高會所少松江鱸耳慈因求銅盆貯水以竿釣之即得鱸操曰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即曰前使買錦可報增二十段慈曰諾乃擲盃空中

化鶴而去須臾袖中出薑後買錦者囬果云是日得報增錦操出郊從者百許慈為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矣操惡其怪因收慈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辯誰是或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奔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使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使欲取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

○竝人立云遽如許亦莫知取焉

韓湘子

韓湘子字清夫韓文公猶子也落魄不羈遇純陽先生因從游登桃樹墮死而尸解來見文公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學與公異因作詩見志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子夜飡瓊液寅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珠砂寶鼎存金虎芝田養白鴉一瓢藏造化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其看仙葩公覧曰子豈能奪造化耶公

即為開樽果成佳醞復聚土無何開碧花一朵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讀之不解其意湘曰他日自驗未幾公以極諫佛骨事謫官潮州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冐雪而來乃湘也曰公能憶花間句乎公詢其地即藍關嗟嘆久之曰吾為汝足此詩即韓集中一封朝奏九重天云云遂與湘宿藍關傳舍公方信湘之不誣也湘辭去出藥一瓢與公曰服一粒可以禦瘴公愴然湘曰公不久即西不惟無恙且當○

○復用公曰此後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期未可知也

曹國舅

曹國舅宋太后弟也因其弟每不法殺人深以為耻遂隱跡山巖精思玄理野服葛巾經旬不食一日遇鍾離純陽二仙問曰聞子修養所養何物對曰養道曰道何在舅指天曰天何在舅指心二仙笑謂曰心即天天即道子親見本來面目矣遂授以還真秘術引入仙班

許真君

許遜字敬之號真君南昌人吳赤烏二年母夢金鳳啣珠墜於掌上翫而吞之因是有娠而生真君少小踈通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麀鹿中之而麑鹿母皇顧舐之因感悟折棄弓矢尅意為學博通經史尤嗜神仙修煉之術聞西安吳猛得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受其秘日以修煉為事時買一鐵燈檠因夜然燈見漆剝處有光視之金也明日訪售主還之晉武帝太康元年舉孝廉辟為旌陽縣令○

○吏民悦服歲饑民無以輸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成金令人潛瘞於縣圃一日籍民之未輸者使服力於圃民鋤地得金用以輸納遂悉安堵又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得神方極治之他郡病民相繼而至於是標竹於郭外置符水於其中使就竹下飲之皆瘥久之知晉室將亂乃弃官東歸嘗憩於柏林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劒來獻真君異而受之既而偕至真君之家惟日擊劒自娛真君知其劒仙也卒獲神劒之用既而大吳君遊於

丹陽黃堂閒諶姆多道術遂同往叩以道妙
姆曰昔孝悌王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公曰
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留下金丹
寶經銅符鐵券扣吾掌之以俟于積有年矣
今當授子乃擇日登壇出孝悌王諸秘悉傳
之真君方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即覺之曰
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
擲之曰子歸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
二君還覓訪飛茅之迹遂建祠宇每歲仲秋
之三日必朝謁爲初真君往訪飛茅偶憩真
○靖見鄉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戒曰祭不腆○
則神怒降禍真君曰怪祟敢爾乃召風雷伐
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驅毋
用祭也又見人苦遠汲乃以杖刺社前涸澤
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渡小蜀江感江千主
人朱氏迎接甚勤乃戲畫一松於其壁其家
因之得利加倍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
壁不壞真君往西安縣行過一小廟廟神迎
告曰此有蛟害民知仙君來逃往鄂渚矣真
君至鄂堵路逢三老人指曰蛟伏前橋下真

君至橋仗劍叱之妖蛟驚奔入大江匿于深
淵乃勅吏兵驅出遂誅之時海昏之上繚有
巨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
其氣中者俱被吞吸人為民害真君聞之乃
其弟子遂前至蛇所仗劒布炁蛇懼入穴乃
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蛇始入穴舉首高十
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真君嘯命風雷呼
指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乃飛步踏其首
以劍劈其顙弟子施岑甘戟等引兵揮之蛇
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
○真君曰彼未為害不可妄誅一千二百五十○
餘年後為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
栢為驗其枝拂壇掃地是其時也只預識云
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
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此時小蛇若為害
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蛇子遂得入江真君曰
大蛇雖滅蛟精未誅恐其俟隙潰郡城吾歸
郡乎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遇一少
年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敏給遍告
真君謂弟子曰適來者非人即老校故來見

試也迹其所之乃在郡城江滸化黃牛卧沙
磧之上真君剪紙化黑牛往鬬之令施岑潛
持劍往候其鬬酣即揮之施君一揮中其左
股牛奔入城南真至長沙化為人入賈玉似
君之家先是蛟精嘗慕玉之美女化為一美
少年謁之玉愛其才乃妻以女居數載生二
子常以春夏之交孑然而出至秋則乘巨艦
重載而歸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
空還紿玉云財貨為盜所刼且傷左股玉求
醫療之真君即為醫士謁玉玉喜召壻出蛟
○精覺懼不敢出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曰江○
湖蛟精害物不淺吾尋蹤至此豈容復藏遂
出蛟精計窮遂見本形蛇蜒堂下為吏兵所
誅真君以法水噀其二子亦皆為小蛟併誅
之真君謂玉曰蛟精所居其下深不踰尺皆
洪波九可速徙居玉乃迁高原其地果陷為
淵真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真君
誅之皆化為人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
遠聞賢師許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語之
曰吾師神劍指天天裂指地地折萬邪不敢

當神聖之寶也蛟黨亦有不能傷者子弟子藏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爾蛟黨以壹誠然盡化爲葫蘆冬瓜浮泛滿江真君知不蛟黨所化以劍授施岑復水斬之悉無唯武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内向次慈湖真君與吳君同往謁敦與說止之時郭璞在幕府因璞與俱見敦喜延之飲而問曰予夢一木破天君等以爲何如真君曰非佳兆也吳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宜未可妄動敦色變令璞筮之○

○璞曰無成敦怒令武士擒璞斬之真君乃舉杯擲地化爲白鴿飛繞梁棟敦一舉目已失二君所在後敦敗二君還至金陵欲買舟至豫章而舟人告以乏刺舟者真君曰爾但瞑目安坐切勿覘視吾自爲汝駕之默召二龍挾舟而行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峯金闕洞舟人拜求濟度真君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穀不死隱於此山二君各乘一龍以歸舊隱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意惟精修至道孝武寧康二年真君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旦有二仙自天而下云奉玉皇命授真人以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之職并告以冲舉之日遂乘雲車而去是月望日遥聞天樂之音祥雲冉冉羽蓋龍車從官兵衛仙童玉女前後導從乃揖真君昇龍車真君與其父族侍從盱烈與其母部侍從仙眷四十二口同時白日拔宅昇天雞犬亦隨百里之内異香芬馥經月不散

葛仙公

葛玄字孝先丹陽句容人號曰葛仙公從左○

○慈受丹液仙經嘗與客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願先生作一事爲戲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集客身有閒玄張口蜂皆飛入嚼之是舊飯也能指石人使行指蝦蟆及諸昆蟲燕雀之屬歌舞絃節皆如人狀或宴客冬設生瓜夏致冰雪無人傳杯杯自至前如酒不盡杯不去也晉武帝召問曰百姓思雨可致乎玄曰易耳乃書符著社中俄頃大雨偶行遇一神廟凡過一札一日步下車否則有譽仙公乃命車直投輙大風驟起塵埃蔽天仙公怒曰小邪敢爾乃書一符令從者投廟中廟屋自焚過武康見一人家病作請巫祀妖邪邪附巫者與仙公飲仙公故不飲而妖邪出語不遜仙公厲聲叱曰奸鬼敢爾敕五伯拽妖邪頭附柱鞭背出血流地妖邪伏罪乃止過華陰見一士人溺于蛇精仙公化作一田夫驅黃犢而耕因說士人曰汝婦蛇精也前後啖人不計其數士人不之信乃引士人看古井井中白骨盈積士人恐遂教士人容窺其跡士人○

○乃窺之果蛇也仙公禁而斬之即以一符與士人服即瀉下蚯蚓蝦蟆之類無數遂得全生嘗在荊門軍紫益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跣足衣衫襤褸時有屈家二女偶見憐之夤夜促成雙屨次日獻之仙公已去但存爐灰尚溫二女撥灰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後神氣沖沖不饑不渴時人咸謂得仙矣嘗從吳王各船行至三江口過風船多漂沒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吳主嘆曰葛仙公有道何不能免此踰宿忽見仙公水上步來既至

尚有酒態謝曰昨伍子胥強邀留飲是以淹屈陛下嘗于西峯石壁上石臼之中擣藥遺墜一粟許有飛禽過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月白風清之夜其禽猶作丁當杵臼之聲名曰擣藥鳥仙人琴高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來訪仙公與之酣飲既醉髙四白雲間酒醒雙鯉化為石矣仙公贈以雙鶴跨之而還石至今存嘗有客從仙公泛舟見囊中有十數符客曰此符驗可見不仙公即取一符投水中逐水而下客曰常人投之亦然仙公○復取一符投之逆水而上客曰異矣仙公復○取一符投之即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符會于中流良久收之又于水濱見獨大魚者謂魚主曰欲假此魚到河伯魚者曰已死矣曰亦可以丹書紙納魚口中投於水躍然而去如此神異不能盡述後仙去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女也生而頂有六毫年十四五夢神人教曰食雲母粉當輕身不死因餌之遂誓不嫁常往來山谷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則持山菓歸遺其母後漸辟穀武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復失去景龍中白日昇仙天寶九載見于麻姑壇立五色雲中大曆中又現身于廣州小石樓

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間得長生秘術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息時折疊之其厚如紙置于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復成驢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武后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到東京於集賢院安置備加禮敬帝問神仙不答善息氣累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曰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五六美姿容步趨閑雅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斗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明皇因逼賜之醉酒從頂上湧出冠衝落地忽化為金榼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榼在地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榼僅貯一斗酒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而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在右取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傅之良久齒復出粲然如玉上狩咸陽獲一大鹿將令大官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帝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常存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落耳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也答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能免冠跣足救臣臣方敢言上許之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未絕七竅流血僵仆於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罰之恐泄天地之機耳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時復生帝益重之詔圖形集賢院號通玄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天寶初明皇貴使徵果

果聞鄉卒弟子楚之後發棺但空棺而已帝立棲霞觀祀之

黃野人

黃野人葛洪弟子洪棲山煉丹野人常隨之洪既仙去留丹于羅浮山柱石之間野人得一粒服之為地行仙後有人遊羅浮宿石巖間中夜見一人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笑數聲聲振林木復歌曰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人歸道其形容即野人也

司馬真人

司馬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之術遍遊名山唐睿宗迎至京帝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身猶國也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帝嘆詠曰廣成子之言何以加此辭歸天台盧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是仕宦之捷徑爾盧初隱終南後登庸聞言殊有慚色開元中文請天師

與承禎赴千秋節齋直長生殿中夜行道畢隱雲屏各就枕微聞若小兒誦經聲聲玲玲如金玉天師乃褰裳躡步聽之見求禎額上有一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視之乃水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先生之謂乎一日謂弟子曰吾今為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脫弟子葬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有修真秘旨之志論等書行於世

王質

王質晉衢州人入山伐木至石室山見石室中有數老人圍棋質置斧觀之老人以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饑渴且告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已盡爛矣質亟歸家已數百年親舊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人往往見之

陶弘景

陶弘景字道明秣陵人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已而有娠生而幼有異操十歲見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耳各有七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卷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為務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乃止于句容之茅山立館號曰華陽隱居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沈約為東陽守高其志節累書邀之竟不至弘景為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永元初架三層樓弘景處其上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至其所元善騎射晚皆不為雅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咸以為仙人及梁武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恩禮愈篤及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等物乃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帝服亦驗益敬重之屢加禮聘並不就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袍以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

欲斅曳尾之龜豈可復致國家每有大事無不咨之時謂山中宰相年逾八十無異壯容後簡文帝臨南徐州欽其風素退居後堂召之弘景葛巾進見與談數日而去帝甚為敬異其弟子桓闓得道將昇天弘景問曰某行教修道動亦至矣得非有過尚淹延在世我乃托闓探之闓昇天後還謂弘景曰師之陰功極著但所修本草多用䖝魚水蛭之類功雖及人亦傷命物以此一紀後方解形拂世為蓬萊都水監耳弘景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一日無疾自知應逝逆尅七日仍作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

裴航

裴航唐長慶中書生因下第遊于鄂渚謁故舊崔相國相國贈錢二十萬遂挈歸于京因傭巨舟載於襄漢間同載有樊夫人國色也航無由覩面因侍婢裊烟而達詩一章曰向為胡越猶懷想況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數日後夫人亦使裊烟答詩一章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意及抵襄漢夫人使婢挈粧奩不辭而去航遍求訪竟無蹤兆後經藍橋驛因渴甚下道求飲見茅屋三四間有老嫗緝麻其下航揖嫗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飲航憶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正訝之俄葦簿之下雙手如玉捧出瓷甌航接飲之不啻玉液也因還甌遽揭簿見一女子光彩照人航愛慕不已因白嫗曰其僕馬甚乏願少憩於此嫗曰任郎君自便耳良久告嫗曰向睹小娘子艷麗驚人姿容燿世所以躊躕而不能去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老病只有此孫女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擣之百日方可就吞若欲娶此女者須得玉杵臼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必携杵臼至幸無復許人嫗曰如約航至京遍訪玉杵臼忽遇一貨玉翁曰近有一玉杵臼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傾囊兼賣僕馬方及其值輒步驟獨携而抵藍橋嫗見大笑曰世間有如此信士乎遂許以為婚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為擣藥百日方議婚好嫗於襟帶間解藥付航航即擣之每夜猶聞擣藥聲航窺之見玉兎持杵而舂百日足嫗持藥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為裴郎具幃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遊巡車馬隷人迎航見一大第連雲朱扉晃日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不任感荷及引見諸姻戚皆神仙中人一女仙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航拜訖女仙曰裴郎不意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航愧謝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列高真為玉皇之女史嫗遂將航夫妻入玉峰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漸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為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備說得道之事乃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顥稽顙請曰兄既得道乞一言惠教航曰老子

云虛其心實其腹顯猶憒然復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也言訖忽不見

孫思邈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日誦千言獨孤信見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耳及長好談老莊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神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精究醫藥務行陰德偶見牧童傷小蛇血出思邈脫衣贖而救之旬餘出遊見一白衣少年下馬拜謝曰吾弟蒙道者所救復邀思邈至家易以己馬偕行如飛至一城廓花木盛開金碧炳耀儼若王者居見一人袷帽絳衣侍從甚衆忻喜趨接謝曰深蒙厚恩故遣兒子相迎因指一青衣小兒云前者此兒獨出為牧豎所傷賴道者脫衣贖救得有今日乃令青衣小兒拜謝思邈始省昔日救蛇事潛問左右此為何所對曰此涇陽水府也絳衣王者命設酒饌妓樂宴思邈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耳留連三日乃以輕綃金珠相贈思邈堅辭不受乃命其子取龍宮奇方三十首與思邈曰此可以助道者濟世救人思邈歸以是方歷試皆効乃編入千金方中隋文帝徵為國子博士不就至唐太宗召始詣京師求微三年已百餘歲一日沐浴衣冠端坐謂子孫曰吾今將遊無何有之鄉矣俄而氣絕月餘顏色不變及入棺唯空衣焉後皇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即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眉頂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眉皓白指大盤石曰可置藥於此石上有表錄謝使視石上大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成都有一僧誦法華經甚專忽一日有僕人至云先生請師誦經經過烟嵐中入一山居先生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出聽誦經遂供僧以藤盤竹箸秫飯一盂杞菊數甌僧食之美若甘露復贈錢一緡僕送出谿口僧因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掌中手書思邈二字僧大駭視僕遽失不見視錢皆金錢也僧自此身輕無疾後莫知所之

譚峭

譚峭字景升幼而聰敏文史涉目無遺獨好黃老仙傳一旦告父母出遊終南山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常醉遊夏則服烏裘冬則衣布衫或臥風雪中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顛似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抛在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後居南嶽煉丹丹成服之後遂仙去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縣人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庵以居不修服餌顏若四十許人時負薪賣於市擔上常掛一花瓢攜曲竹杖每醉吟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往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士人多訪之不得見但見庵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天寶中李白知宣平為仙於是遊新安訪之亦不得見乃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烟嶺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

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見壁詩乃自題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黄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著移庵不免更深居其庵輒為野火所燒莫知蹤跡後百餘歲至懿宗咸通十二年許明恕婢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食桃問婢曰汝許明恕家婢耶婢曰是曰我即明恕之祖宣平也汝歸為我何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即食之不得將出山山神惜此桃且虎狼甚多也婢食之甚美須臾而盡乃○遣婢隨樵人歸婢覺樵擔甚輕到家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明恕怒婢呼祖諱取杖擊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所適後有人入山見婢復童顔遍身衣樹皮行疾如飛入深林不見○

玄真子

張志和字不同唐金華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生肅宗擢明經賜名志和命待詔翰林後親喪不復仕遨遊江湖自號煙霞釣徒又號玄真子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臥雪不寒入水不濡每酒酣鋪

席水上獨坐而斵席來去如舟俄有雲鶴旋後其上遂跨鶴而昇

軒轅集

軒轅集不知何許人相傳數百歲顔色不老坐暗室目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岩谷則毒龍猛獸隨之至為衛護居常人家請齋者雖百處皆分身而若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自飲百升不醉遇病者以布巾拂之應手而愈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不答曰絶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况長生久視乎及退上以金盆覆白鵲令中使試之集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宫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宫人有笑之者元鬟綠髮朱唇年方二八須臾變為老嫗鬢髮皤然因涕泣不已上令謝之即復故步京師素無荳蔻荔枝花上因語及頃刻二花並至枝葉如新時坐有相子集曰臣山中亦有味更佳上曰無緣得矣集乃取御前碧

玉甌以奩盤覆之俄頃徹盤相子紫滿上食之嘆曰美無比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集取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一起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久之辭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内探錢施人比至江陵已施數十萬取之不竭未及至山忽亡所在不日南海奏先生已歸羅浮矣及宴駕只四十年也

陳希夷

陳摶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初生不能言至四五歲戲渦水水濱有青衣媪引置○懷中乳之即能言敏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先生曰向所學但足記姓名而已吾將遊泰山與安期黄石輩論出世法安能與世脂韋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散家業惟携一石鐺而去搢唐士大夫挹其清風得識其面而觀景星慶雲然先生皆莫與交唐明宗親為手詔召之先生至長揖不拜明宗待之愈謹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賦詩謝曰雪為肌體玉為腮多謝君王送得來處士不興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遂遯去隱武

當山九石巖服氣辟穀凡二十餘年復移居華山時年已七十餘矣常閉門卧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樵於山麓見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先生也良久起曰睡酣奚為擾我後世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一日乘驢遊華

梘二　二十四

陰聞宋太祖登極拍掌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召不至再召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太宗初年始赴召惟求一静室乃賜居於建隆觀扃熟寐月餘方起辭去賜號希夷先生一日遺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遂以左手支頤而終七日容色不變肢體尚溫有五色雲封谷口彌月不散年一百一十八歲初兵紛時太祖之母挑太祖太宗於籃以避亂先生遇之即吟曰莫道當今無天子却將天子上擔挑又遇太祖太宗與趙普遊長安市入酒肆普坐太祖太宗之右先生曰汝紫微垣一小星爾輙處上次可乎种放初從先生先生曰汝當逢明主名馳海內但惜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可戒也放晚年竟喪清節皆如其言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速歸且與之俱往一二里許有人號呼報其母卒先生因遺以藥使急去可救既至灌其藥遂甦華陰令王睦謂先生曰先生居

梘字二　二十五

溪巖寢止何室先生且笑且吟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来時自有白雲封一日有一客過訪先生適值其睡見傍有一異人聽其息聲以黑筆記之滿紙糊塗莫辨客怪而問之其人曰此先生華胥調混沌譜也先生嘗遇毛女毛女贈之詩詩云藥苗不滿笥又更上危顛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太宗聞先生善相人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廝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於是建儲之議遂定先生以易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邵康節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至今糟粕猶存也

雷隱翁

雷隱翁名本少磊落不群既長舉進士再試即棄去默坐終日或詰其癡翁咲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黠一日以術授其子逃出遊不返宋元祐間有朝士遊羅浮山見翁坐於樹下自吟一絶云往往來来三十年更無踪跡落人間功成行滿昇天去回首山頭月正圓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獨好經史工文學嘗與道侶徧游方外至湖州醉墮霅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言為項羽相召歆指溪水令逆流指柳樹令隨水走来去指橋令斷復續一切小術無所不為人或有疾告者自然無藥但以竹拄杖打患處或以杖指之口吹杖頭作雷鳴便愈有以帛謝者固讓不取強與之輙散與貧人登杭州秦望山作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

梘字三　二十六

山川自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省兄兄適出謂嫂曰特歸與兄分此宅我惟愛東園耳待兄三日不歸遂卒明日兄歸感慟曰弟學道多年是歸託化以絶望耳乃

棺歛遂空之東園明年東川奏梓潼縣道士馬自然曰白日上昇詔杭州發其棺只一竹杖而已

張紫陽

張栢端天台人少好學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徧歷四方宋熈寧二年遊蜀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即到與紫陽雅志契合一日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遠遊乎僧曰可○願同往揚州觀瓊花紫陽於是與僧處一靜室相對瞑目趺坐出神紫陽至時僧以先至遶花三匝紫陽曰可折一花為記少頃欠伸而覺紫陽曰禪師瓊花何在禪師袖手皆空紫陽乃拈出瓊花與僧把翫弟子因問紫陽曰同一神遊何以有有無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無復形影謂之陰神陰神不能動物也英宗治

平中訪扶風馬默處厚於河東乃以所著悟真篇授處厚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元豊五年夏趺坐而化住世九十九歲弟子因火焼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實色皆紺碧識者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耀金姿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於玉屋山留詩一張而去

李鼻涕

李鼻涕宋紹聖初劉延仲寓秀州嘗有道人過門或從求藥則以鼻涕和垢膩為丸與之○病立効因自號李鼻涕延仲延之坐曰今日適無酒為禮道人笑曰床頭珍珠泉一尊何不出以待客劉大慚呼童取尊道人曰不必取但將空尊來尊至索紙覆之少焉香溢於外成美酒矣坐者皆醉明日劉有他客出所謂珍珠泉者而尊中無涓滴矣一日詣劉別云後二十年某月某日當於真州相見至期劉卒於真州

歸元子

爾朱洞字徹通少遇異人傳還元抱一之道因自號歸元子初隱蓬山後賣藥蜀漢間行動如飛逆旅主人每夕怪其屋有聲因窺之見其身自榻而升觸棟而止或於枯骸中得物如雀卵持以問洞洞曰懸服神丹而不能修煉故純陰剥消無陽與俱獨就丹田成此耳唐末王建圍成都洞亦在城中城久不下建約城陷日誅夷無噍類洞乃施席作法籠攝建與三軍皆得神人乘黑雲叱建曰敢有禍吾民者禍即反汝建等怖伏後入成都戒兵勿殺民不改肆洞賣丹藥每一粒要錢十○二萬時有某太守欲買之曰太守金多非一百二十萬不可太守以為移言惑衆命納之竹籠沉於江中至涪陵上流二漁人乘舟而漁舉網出之乃洞也漁曰此必異人入定乎扣銅釜竊之少頃洞開目問漁人曰此去銅梁幾何有三都乎漁人曰我白石江人此去銅梁四百里自是而東即豊都縣平都山仙都觀也洞曰吾師謂吾遇三都白石浮水乃仙去殆此地耶洞既登岸語二漁人曰視子類有道者亦有所傳乎二漁曰我昔從海上

仙人得三一之旨煉陽修陰亦有年矣洞於是索酒與劇飲取丹分餌之至荔枝園中三人昇雲而去 二漁人附

白玉蟾

葛長庚宋瓊人母以白玉蟾名之應夢也年二十二應童子科後隱居千武夷山號東瓊子事陳翠虛九年始得其道蓬頭跣足一衲弊甚喜飲酒未見其醉博洽儒書出言成章嘗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飡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雷印常佩肘間祈禳則有異應時言休咎驚省聾俗嘗在京都遊西湖至暮墮水舟人驚尋不見達旦則玉蟾在水上猶醺然也一日有持刀追脅者玉蟾叱其人刀自墮而走玉蟾招之曰汝来勿驚以刀還之時稱玉蟾入水不濡逢兵不害宋嘉定中詔徵赴闕對玉稱旨命館太一宮一日不知所往後每往来名山神異莫測

陳泥丸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博羅人以盤櫳箍桶為生後得太一刀圭金丹法於毘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能以符分捻土愈病時人呼之為陳泥丸時披髮日行四五百里鶉衣百結塵垢滿身好食犬肉終日爛醉嘗之蒼梧遇郡禱旱翠虛執鐵鞭下潭驅龍須臾雷雨交作過三山大義渡洪流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中遇群盜拉殺之瘞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衝帥節執拘送邕州獄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武倉水銀越宿成白金以丹法授白玉蟾寧宗嘉定間於漳入水而解去

莫月鼎

莫月鼎諱洞一字起炎湖州人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有光射人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於是月鼎自名雷師驅使鬼魅動與天合時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元世祖召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月鼎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元主為之改容復命請雨立至元主大悅賜以金繒月鼎碎截之以濟寒窶者性愛酒無日不醉醉輙白眼望天陰飈倏倏起衣袖間嘗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借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殼浮觴而頃之雲自湖濱起翳于日下蕃釐觀道士中秋方會飲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遇觀中道士知其所為急請赴筵月鼎以手指之雲散如洗賁餅師積餅於筐時被精怪竊去月鼎召雷轟雲中斬猢猻首于市一人要婦半路為白娶精所攝至門但空車焉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風忽作飄婦還舍婦云適在北高峯何以忽然至此七十三歲一日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風雷雷雨電交作索筆作偈書畢泊然而逝顏面如丹

馬鈺陽

馬鈺寧海人孫仙姑其妻也號丹陽子母初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時金太宗天會五年也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詩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孫君以女妻之生三子嘗題詩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啣

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衆皆不曉其意一日王重陽祖師自終南來訪之云宿有仙契既食爪從蔕食起鈺問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又問從何方來曰不遠千里特來扶醉人鈺默念與前所作詩合異之遂師事焉重陽欲挽西遊鈺未能鄙棄家業重陽多方點化鈺念始決遂以貲産付三子從居崑崙之煙霞洞孫仙姑在家結庵修煉二十餘年一日鈺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之喜輙歌舞自娱俄聞空中樂聲仰見仙姑乘雲而過仙童玉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而告鈺曰先歸蓬○

○島待君也於是夜坐談將二鼓風雷大雨震動遂東首枕肱而逝是夜鈺扣酒監郭復中門索筆書頌云喪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浩浩隨風逸以須人云師已逝矣方悟所見者皆其陽神也

張三丰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居寶字玄玄生有異香龜形鶴骨大耳圓目身長七尺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持刀尺一笠一衲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目爲帳獺獨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輙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元末居寶鷄金臺觀留頌辭世而逝上人楊軾山置棺殮訖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洪武初至太和山修煉結庵於玉虛宮庵前古木五株嘗栖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鷙鳥不搏人益異之後入武當語鄉人云玆山異日當大顯於時居二十三年拂神遊方而去

槐字十二　　二十二

○消搖墟經第二卷下　　槐字二尾○

長生詮經卷第　　槐三

清淨經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無亦無湛然常寂

槐三　　一

陰符經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洞古經

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無爲則神歸神歸則萬物云寂不動則氣泯則萬物無生

忘於目則光溢無極泯於耳則心識常淵兩機俱忘絶衆妙之門

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全真相濟可以長生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

故久人得其真故壽

大通經

静為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為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無象湛然圓滿

大道無相故内不攝於有真性無為故外不生其心如如自然廣無邊際

對境忘境不沉於六賊之魔居塵出塵不落於萬緣之化

定觀經

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

○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静處喧其志唯一

○制而不着放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此是真定

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喧無惡強來就喧以無事為真宅有為為應迹若水鏡之為鑒則隨物而現形

胎息經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為之生神去離形為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虚無以養神氣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

若欲長生神氣相注

胎息銘

三十六咽一咽為先吐唯細細納唯綿綿坐卧亦爾行立坦然戒於喧雜忌以腥羶假名胎息實曰内丹非止治病决定延年久久行之名列上仙

太上日用經

日用飲食禁口端坐莫起一念萬慮俱忘存神定意眼不視物耳不聽聲一心内守調息綿綿漸漸呼出莫教間斷似有若無自然心

○火下降腎水上升口裏津生靈真附體得至

○長生

十二時中常要清净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如鷄抱卵存神養氣能無離乎

心印經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功靈默朝上帝一紀飛昇

水火真經

欲從心起息從心定心息相依息調心静

文始經

心感物不生心生精功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况於識識尚非真何况於情

目視瑚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氣於氣所以隱形

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饒之存神以滋其㸌孰能裹之

洞靈經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

○全保此三全是謂聖賢

玉樞經

道者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用誠似愚用默似訥用柔似拙

入道者知止守道者知謹用道者知微能知微則慧光生能知謹則聖知全能知上則泰安定

冲虚經

務外遊不如務内觀外遊者求備於物内觀

者取足於身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
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晝想夜夢神形所交故
神凝者想夢自消

南華經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桼
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
之用也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無劳女形無摇女精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
○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三茅真經

谷虛應聲心虛應神神虛應氣氣虛應精虛
極則明明極則變超乎精神而無死生
精從内守氣自外生以氣取精可以長生

衛生經

精氣神爲内三寶耳目口爲外三寶當使内
三寶不逐物而流外三寶不誘中而擾

洞神真經

靈府不驚肝木自寧動静以敬心火自定飲
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静
無慾腎水自足

元道真經

草木根生去土則死魚鱉沉生去水則死人
以形生去氣則死是故聖人知氣之所在以
爲身寶

漢天師語

虛無大道清淨希夷不染曰清不動曰淨不
視曰希不聽曰夷勤此四者可免輪廻

純陽真人

○一日清閑一日僊六神和合自安然丹田有○
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
養氣忘言守降心爲不爲動静知宗祖無事
更尋誰真常須應物應物要不迷不迷性自
住性住氣自回氣回丹自結壺中配坎離陰
陽生返復普化一聲雷白雲朝頂上甘露洒
須彌自飲長生酒逍遥誰得知坐聽無絃曲
明通造化機都來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虛静天師

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念起是病不續是藥
有定主無常應心欲死機欲活
大道不遠在身中萬物皆空性不空性若不
空和氣住氣歸元海壽無窮
欲得身中神不出莫向靈臺留一物物在心
中神不清耗散真精損筋骨
元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廻如此朝
朝并暮暮自然赤子產真胎

李真人

一吸便提氣氣歸臍一提便咽水火相見

三茅真君

○靈臺湛湛似氷壺只許元神在裡居若向此○
中留一物豈能證道合清虛

寒山子

冬則朝勿飢夏則夜勿飽早起不在鷄鳴前
晚起不過日出後心内澄則真人守其位氣
内定則邪穢去其身

王虛子

物物元無物心非形亦非二般觀曉悟者
不知誰
無無藏妙有有現真空湛然俱不立常寂

性融

中黄真人

天門常開地戶須閉息息綿綿勿令暫廢吸至于根呼至于蒂于謂之神毋謂之氣如鷄抱卵似魚在水結就聖胎自然蟬蛻

馬丹陽

道性雖無修無證塵心要日損日消消到忘心忘性方契無修無證

煉氣作生涯怡神為日用常教龍虎調不使馬猿奔

○性定則情忘形虛則氣運心死則神活陽盛則陰衰

修心要作長生客煉性當為活死人

玄關秘論

心牵于事火動于中心火既動真精必搖故當死心以養氣息機以死心

無心于事則無事于心故心靜生慧心動生昏

郝太古

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

靜處煉氣鬧處煉神

王棲雲

心隨境轉逐心生若要心定世人愛的我不愛世人做的我不做紅塵萬緣勾引不動自然心清意靜陰陽不能陶鑄

遣慾澄心亦是心將心擒慾慾應深爭如不起群迷念方現無中百煉金

白玉蟾

大道以無心為體忘言為用柔弱為本清淨為基

○薄滋味以養氣去嗔怒以養性處卑下以養德守清淨以養道

○真火本無候大藥不計斤蓋神既火氣即藥以火煉藥而成丹即以神馭氣而成道也使神馭氣使氣歸神不過回光返照收拾念頭之一法耳

夫金丹者採二八兩之藥結三百日之胎心上工夫不在吞津嚥氣先天造化要須聚氣凝神皆要行持須憑口訣至簡至易非繁非難無中養就嬰兒陰內煉成陽氣使金公生擒活虎令姹女獨駕赤龍乾夫坤婦而媒假黄婆離女坎男而結成赤子一爐火焰煉虛空化作微塵萬頃氷壺照世界大如黍米神歸四大即龜蛇交合之時氣入四肢是烏兎鬱羅之處玉葫蘆迸出黄金之液金菡萏開成白玉之花正當風冷月明時誰會山青水綠意

快活快活真快活虛空粉碎秋毫末輪迴生死幾千遭這回大死今方活舊時窠舊潑生涯于今淨盡都掉脫元來爹爹只是爺懵懵

○懵懂自瓜葛近來彷彿辨西東七七依前四十八如龍養珠心不忘如鷄抱卵氣不絕又似寒蟬吸曉風又似老蚌含秋月一箇閑人天地間大笑一聲天地濶

我有明珠光爍爍照破三千大千國觀音菩薩正定心釋迦如來大圓覺或如春色媚山河或似秋光爽巖壑亦名九轉大還丹又謂長生不死藥墻壁瓦礫相渾融水鳥樹林共寥廓鉄脣石女駕土牛跛脚木人騎紙鶴三業三毒雲去來六根六塵月綽約此珠價大

實難酬不許巧錐妄穿鑿若要秘密大總持寂滅之中閑摸索幾多衲子聽聲雷我個道人藏尺蝬茫茫盡向珠外求不識先天那一著那一著何須重註脚杜宇聲隨聴雨啼海棠夜聽東風落

烏兎乾坤鼎龜蛇復姤壇世間無事客心内大還丹白虎水中吼青龍火裏蟠永鉛泥藥艷金木雪花寒離坎非心腎東西不肺肝三旬窮七返九轉出泥丸

司馬真人

○夫欲修真先除邪行外事都絶無以干心然後内觀正覺覺一念起即須除滅隨起隨滅務令安靜雖非的有貪著浮浮亂想亦盡滅除晝夜勤行須臾不替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冥虛心不冥有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此法玄妙利益甚深

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内光不怒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凉不求無諂無驕不執可圓可方不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君王味絶靈泉自降氣定真息自長觸則形斃神游想則

夢離屍僵氣漏形歸后土念漏神趨死鄉心苑方得神活魄滅然後魂强轉物難窮妙理應化不離真常至精潛于恍惚大象緄于渺茫造化不知規準鬼神莫測行藏不飲不食不深是謂真人坐忘

孫真人

天地之間人為貴頭象天兮足象地父母遺體能寶之洪範九疇壽為最衛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慾并大醉三者若還有一焉須防損失真元氣

○欲求長生須戒性火不出兮心自足木還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還延命貪慾無窮忘却精用心不已失元神勞形散盡中和氣更仗何因保此身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常令酒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最嗔亥寢鳴雲鼓寅晨漱玉津妖邪難犯已精氣自全真若要無諸病常常節五辛安神宣悅樂惜氣保和純壽夭休論命修持本在人君能尊此理平地可朝真

又逸曹仙姑

神是性兮炁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本來二物互相親失却將何為本柄

重陽師祖

棄了惺惺學得癡到無為處無不為眼前世事只如此耳畔風雷過不知兩脚任從行處去一靈常與氣相隨有時四大薰薰醉借問青天我是誰

理性如調琴緊則有斷慢則不應　慢得中○則琴和矣又如鑄劍鋼則折錫多則卷鋼錫○得中則劍成矣

欲界色界無色界此三界也心忘念慮即超欲界心忘緣境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無色界離此三界神居仙聖之鄉性在清虛之境矣

李靖菴

心歸虛寂身入無為動靜兩忘内外合一到這裡精自然化氣氣自然化神神自然還虛

無心真人

心田清靜性地和平端念正身不離當處神

歸氣復性定精凝魄魄混融陰陽交媾丹田有寳對境無心一氣歸根萬神朝祖沉沉默默捧捧存存兀兀騰騰綿綿相續方是修行底活計辦道底家風

石杏林

萬物生皆死元神死復生以神居氣内丹道自然成

心天無點翳性地絶塵飛夜静月明處一聲春鳥啼

施肩吾

○氣本延年藥心為使氣神能知行氣主便可作真人

張紫陽

含眼光凝耳韻調鼻息緘舌氣是謂和合四象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聴而精在腎舌不味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是謂五氣朝元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化為虚是謂三花聚頂

虚無生白雪寂静發黄芽玉爐火温温鼎上飛紫霞

華地蓮花開神水金波淨夜深月正明天地一輪鏡

龍從東海來虎向西山起兩獸戰一場化作天地髓

大道元來一也無若能守一我神居此心瑩若渾心月不滯絲毫真自如

水火從來一處居肴時覺有覓時無細心調燮文兼武片餉教君結玉酥

心者神之舍目者神之牖目之所至心亦至焉故内煉之法以目視鼻以鼻對臍降心火入于氣海功夫只在片餉而已

海上道人

但向起時作還于作處收交龍莫放驪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常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唯有一燈留

朱紫陽

静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吸如百蟲蟄春魚得氣而動其動極微寒蟲含氣而蟄其蟄無朕調息者須似之綿綿密密幽幽微微呼則百骸萬竅氣隨以出吸則百骸萬竅氣隨以入調之不廢真氣從生藥物之老嫩浮沉火候之文武進退皆于真氣中求之嗚呼盡矣

譚景昇

悲則雨淚辛則雨涕憤則結瘿怒則結疽心之所欲氣之所屬無所不育邪句為此正必為彼是以大人節悲辛誡憤怒得灝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内守若石内藏所以為珠玉之房

○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虚只此忘之一字便是無物景界六祖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其謂是歟

魏伯陽

耳乃精竅目乃神竅口乃氣竅若耳逐于聲便精從聲耗而不固目蕩于色便神從色散而不凝口多言語便氣從言走而不聚安得打成一片以為丹基修行之人若不于此三寳關鍵收拾向東無有是處

今人精從下流炁從上散水火相背不得凝結皆是此心使然心苟妄念不生此精必不

下流心苟念念不生此炁必不上炎一念不生萬慮澄徹則水火自然交媾矣

陳虛白

混沌生前混沌圓個中消息不容傳擘開竅內竅中竅踏破天中天外天斗柄逆旋方有象台光返照始成仙一朝撈得潭心月覷破胡僧面壁禪

夫神與氣精三品上藥煉精成氣煉氣化神煉神合道此七返九還之妙藥也然產藥有川源採藥有時節製藥有法度入藥有造化

○煉藥有火功西南有鄉土名黃庭恍惚有物杳冥有精分明一味水中金但向華池仔細尋此產藥之川源也垂簾塞兌窒慾調息離形去智幾于坐忘勸君終日默如愚煉成一顆如意珠此採藥之時節也天地之先無根靈草一意製度產成至寶大道不離方寸地功夫細密要行持此製藥之法度也心中無心念中無念注意規中一炁還祖息息綿綿無間斷行行坐坐轉分明此入藥之造化也清淨藥材密意為先十二時中炁煉火煎金鼎常教湯用煖玉爐不使火少寒此煉藥之火功也

採時為之藥藥中有火焉煉時為之火火中有藥焉能知藥而收火則定裏自丹成古詩云藥物陽內陰火候陰內陽會得陰陽理火藥一處詳此其義也必以神馭氣以氣定息呼吸出入任其自然專炁致柔含光默默行住坐臥綿綿若存如婦人之懷孕如小龍之養珠漸採漸煉漸凝漸結工夫純粹打成一斤動靜之間更宜消息念不可起起則火炎

○意不可散散則火冷但使操舍得中神炁相抱斯謂之火種相續丹鼎相溫煉之一刻一刻之周天也煉之一日一日之周天也無子午卯酉之法無晦朔弦望之期聖人傳藥不傳火之旨盡于此矣

丘長春

青天莫起浮雲障雲起青天遮萬象萬象森羅鎮百邪光明不顯邪魔旺我初開廓天地清萬戶千門歌太平有時一片黑雲起九竅百骸俱不寧是以長教慧風烈三界十方飄蕩徹雲散虛空體自真自然現出家家月月下方堪把笛吹一聲響亮振乾坤驚起東方玉童子倒騎白鹿如星馳縱橫自在無拘束心不貪榮身不辱閑唱壺中白雪歌靜調世外陽春曲我家此曲皆自然管無孔兮琴無絃得來驚覺浮生夢晝夜清音滿洞天

炁無升降息定謂之真鉛念無生滅神凝謂之真汞息有一毫之不定形非我有散而歸陰非真鉛也念有一毫之不澄神不純陽散入鬼趣非真汞也

○　　○

翠玄真人

煉氣徒施力存神枉用功豈知丹訣妙鎮日翫真空

玉液滋神室金胎結氣樞只尋身內藥不用檢丹書

火棗元無核交梨豈有查終朝行火候神水灌金花

神氣歸根處身心復命時這般真孔竅料得少人知

萬籟風初起千山月正圓急須行正令便可

運周天
雲散海棠月春深楊柳風阿誰知此意舉目
問虛空
紫霞山人
丹即筌蹄道即魚忘筌得道證空虛莫堅守
槐三　十六
抱無為一撲碎虛空一也無妙有靈光常赫
赫含容法界自如如隨緣應感常清淨九載
金剛不壞軀
抱一子
耳不聽則坎水內澄目不視則離火內營口
○不言則兌金不鳴三者既閉則真人遊戲于
其中○
陳泥丸
修仙有三等煉丹有三成上品丹法以身為
鉛以心為汞以定為水以慧為火在片餉之
間可以凝結成胎中品丹法以氣為鉛以神
為汞以午為火以子為水在百日之間可以
混合成象下品丹法以精為鉛以血為汞以
腎為水以心為火在一年之間可以融結成
功

李道純
真鉛真汞大丹頭採取當于罔象求有作有
為終有累無求無執便無憂常清常淨心珠
現忘物忘機命寶周動靜兩途無窒礙不離
常處是瀛洲
三元大藥意心身着意心身便係塵調息要
槐三　十七
調真息煉神須要不神神頓忘物我三花
聚猛棄機緣五氣臻八達四通無罣礙隨時
隨處闡全真
○性天大察長根塵理路多通增業識聰明智
惠不如愚雄辯高譚爭似嘿絕慮忘機無是○
非隱耀含華遠聲色一念融通萬慮澄三心
則透諸緣息諦觀三教聖人書息之一字最
情直觝干息上做工夫為佛為仙不勞力息
緣迺照禪之機息心明理儒之極息氣凝神
道之玄三息相須無不克
天來子
欲撈北海波心月先縛南山嶺上雲若也有
人知此意便堪飛舄見元君
半輪月照西江上一箇烏飛北海頭月落烏

飛尋不見廣寒宮內倒騎牛
玄牝之門鎖日開中間一竅混靈臺無關無
鎖無人守日月東西自往來
採藥要明天上月修行須識水中金月無庚
氣金無水縱有真鉛枉用心
無夢子
身為車兮心為軾車動軾隨無計息交梨火
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荊與棘
身為客兮心為主主人平和客安處若還主
客不安寧精神管是辭君去○
○龍眉子
濱涬無光太極先風輪激動產真鉛都因靜
極還生動便自無涯作有邊一氣本從虛裏
兆兩儀須從定中旋生生化化無窮盡幻作
壺中一洞天
槐三　十八
紫虛了真子
乾坤橐籥鼓有數離坎刀圭採有時鉛龍升
兮汞虎降龜蛇上下兩相持天上日頭地下
轉海底蟾娟天上飛乾坤日月本不運皆因
斗柄轉其機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只

片時虎龍戰罷三田靜拾取玄珠種在泥黃
婆娛合入中宮嬰兒姹女相追隨年中用日
日用刻裏工夫妙更奇暗合斗牛共歡會天
機深遠少人知

瑩蟾子

抱元守一通玄竅惟精惟一明聖教太玄真
一復命關是知一乃真常道休言得一萬事
畢得一持一保勿失一徹萬融天理明萬法
歸一非奇特始者一無生萬有無有相資可
長久誠能萬有歸一無方會兩面觀北斗至
○此得一復忘一可與造化同出沒設若執一○
不能忘大似癡猫守空窟三五混一一返虛
返虛之後虛亦無無無無既無湛然寂西天鶻
子沒蹤跡今人以無喚作茫然蕩頑空涉畏
遠今人以一喚作一偏枯著執空費力不無
之無若能會便于守一知無一一無兩字盡
掀翻無一先生大事畢
日用總玄玄時人識未全常推心上好放却
口頭禪法法非空法傳傳是妄傳不曾修福
始焉得有禍先不益便無損不變豈能遷草

看嗔和喜何愁逆與還不作善因果那得惡
姻緣打開人我網跳出是非圈休思今世後
放下未生前既無塵俗累何憂業火煎有無
俱不立虛實任相連來去渾忘却生死何預
焉饑來一椀飯渴則半甌泉與來自消遣困
去且打眠達者明此義休尋天外天見前赤
灑灑末後亮娟娟

導引法

閉目冥心坐握固靜思神叩齒三十六兩手
抱崑崙左右鳴天鼓二十四度聞微擺撼天
○柱赤龍攪水津漱津三十六神水滿口勻一○
口分三嚥龍行虎自奔閉氣搓手熱背摩後
精門盡此一口氣想火燒臍輪左右轆轤轉
兩脚放舒伸叉手雙虛托低頭扳足頻以候
逆水上再漱再吞津如此三度畢神水九次
吞嚥下汩汩響百脈自調勻河車搬運訖發
火遍燒身邪魔不敢近夢寐不能昏寒暑不
能入災病不能迍子午午前作造化合乾坤
循環次第轉八卦是良因

杜道堅

至道不遠兮恒在目前竊天地之機兮修成
胎仙妙莫妙兮凝吾之神安以待之兮若存
而綿綿黃帝求玄珠兮象罔乃得此理可心
會兮非言所傳處極靜篤兮恍惚變化絪縕
蜡嫞兮如烟雲之回旋龍吟虎嘯兮鉛汞交
結依時採取兮進火烹煎劍挂南宮閉固神
室煉成五色石兮補自己之青天結胎片餉
兮運火一年如靈鷄之抱卵兮萬慮俱捐轉
天根月窟之關鍵兮往來上下融融液液兮
真氣周匝乎三回動而行之勿計得丧累尘
○成層臺兮積涓流而成川機緣難偶兮時不○
待人下手速兮慎毋待霜雪之滿顛

許真人

未開關空打坐無有麥子推甚磨任勞神空
錯過生死輪迴躲不過開得關透得鎖三車
搬運真水火湧泉直至泥丸宮縱橫自在都
由我關未開鎖未動休胡扭揑莫胡弄自已
性命固不得却去人間說鉛汞人人本有三
關路夾脊雙關透頂門修行正路此為根華
池神水頻吞嚥紫府元君逆上搬常使氣冲

關節透自然精滿谷神存只須谷神長不死
世間都是壽長人
薛真人
修養工夫顛倒顛行持造化坎離先池中玉
液頻頻嚥肘後金精轉轉還玄中妙妙中玄
得此神丹益壽年谷關緊鎖真消息便是人
間不老仙

逍遙子
父母未生前與母共相連十月胎在腹能動
不能言晝夜毋呼吸往來通我玄無情生有
○情虛靈徹洞天剪斷臍帶子一點落根源性○
命歸真土此處覓真鉛時時防意馬刻刻鎖
心猿迷失當來路輪迴苦萬千若遇明師指
說破妙中玄都來二十句端的上青天
丹田完固氣歸根氣聚神凝道自真久視定
須從此始莫教虛度好光陰
卻老扶衰別有方不須身外覓陰陽玉關謹
守嘗淵默氣固神完壽自康
攝生要旨
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戶尾閭者精之路人

多視則神耗多息則氣虛多嗜慾則精竭務
須閉目以養神調息以養氣堅閉下元以養
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是謂道家三寶
覺與陽合寐與陰併覺多則魂強寐久則魄
壯魂強者生之人魄壯者死之徒也故善養
生者必餐元和減滋味使神清氣爽晝夜常
醒是乃長生之道
去暴怒以養性少思慮以養神省言語以養
氣絕嗜慾以養精
玄關雜記
○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歲餘相與○
鋤禾莠往拜再三問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
詞室內姬粗醜二叟前致詞夜飯減數口下
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哉三叟言所以壽
久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中食少夜間睡少依
此四少神仙可了
內養真詮
老子曰綿綿若存謂之存則常在矣謂之若
則非存矣故道家宗旨以空洞無涯為元竅

以知而不守為法則以一念不起為工夫檢
盡丹經總不出此
氣欲柔不欲強欲順不欲逆欲定不欲亂欲
聚不欲散故道家最忌嗔心嗔心一發則氣
強而不柔逆而不順亂而不定散而不聚矣
修道者須如光風霽月景星慶雲無一毫乖
戾之氣而後可行功用力
修真秘錄
人心久任之則浩蕩而忘返頓棲之又超躍
而無根任之則榮乎我性棲之則勞乎我神○
○致神者莫方而靜蓋心本至寧感物而動既
習動而播遷亦習靜而恬晏故善習靜者將
躁而制之以寧將邪而閑之以正將求而抑
之以恬將濁而澄之以清優哉游哉不欲不
營行于是止于是造次於是逍遙於是久之

則物冥於外神鑒於內不思靜而自靜矣
修真之士先要降心若不降心焉能見性既
不見性何以立命性命不備安得成真故降
得一分欲心便存得一分道心
心為五陽之主腎為五陰之主五陰升而為

水五陽降而為火而臍在人身之中名曰中宫命府包藏精髓貫通氣脈善養者自離返坎填離心息相依使二氣相交水火既濟自然一氣純陽身輕體健

嬰兒之在母胎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唯以臍通焉及其生也剪去臍蔕則一點真元之氣聚於臍下故臍者生之根氣之蔕也人能虛心凝神回光内照於真人呼吸處隨其上下順其自然而存之心與息相依神與氣相守念念相續打成一片自然神

○氣歸根性命合

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水以養魚而魚不知氣以養人而人不覺養氣者須自調息始調息之法先靜坐澄心宛若禪寂以目視鼻以鼻對臍調勻呼吸勿令喘急吸時氣自下而上呼時氣自上而下一上一下若存若亡毋令間斷亦毋令矜持但隨其出入必加調停爾

人身元神常在於目五藏精華亦聚於目故陰符經曰機在目道德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内養之法常要兩目垂簾迴光自照降心火於丹田使神藏於淵不致外馳自然神氣相抱長生可期

冬至小參文

身中一寶隱在丹田輕如密霧濃似飛烟上至泥丸下及湧泉乍聚乍散或方或圓表裏瑩徹左右回旋遇陰入地逢陽升天金翁採赤蛇女擒鉛依時運用就内烹煎冬至之後夏至之前金鼎湯沸玉爐火燃龍吟東岳虎嘯西川黄婆無為丁公默然身中夫婦雲雨交歡天一生水在乎清源離巳坎戊以土為先土中有火妙在心傳如龍養珠波涵玉淵如鷄抱卵暖氣綿綿磁石吸鐵自然通連花蒂含實核中氣全不守之守如一物存始由乎坎終至乎乾卯酉沐浴進退抽添有文有武可陶可甄聖胎既就一鏇三關卻使河車運水登山三尸六賊臍碎心寒銀盂盛雪一色同觀玉壺涵水即成大還一聲雷電人在頂門青霄萬里蟾光一輪

冬至詞

因看斗柄運周天頓悟神仙妙訣一點真陽生坎位點卻離宫之缺造化無聲水中起火妙在虚危穴今年冬至梅花依舊凝雪先聖此日閉關不通來往都為群生設物物含生意正在子初亥末自古乾坤這些離坎日日無休歇如今識破金烏飛入蟾闕

玄牝歌

華池神水天地根煉之餌之命長生自古神仙無則說皆因玄牝入真門借問如何是玄牝嬰兒未生先兩腎兩腎中間一點明逆則丹成順成人一陽起處便下手黑中取白無中有一時身内長黄芽九載三年徒自守世人若識真玄牝不在心兮不在腎窮取生身受氣初莫怪天機輕洩盡

修真口訣

修真之要只在性命兩字離了性命便是旁門左人不知何者為養性洞賓以煉心曉之不知何者為立命張許以伏氣喻之心無所住方是真如此養性也氣入身來沉歸元海此立命也

道家以精氣神三寶為丹頭然煉精之要在乎身身不動則無欲而精全煉氣之要在乎心心不動則無念而氣全煉神之要在乎意意不動則身心合而返虛故神全是故精氣神為三元藥物身心意為三元至要 終

無生訣經卷第四　槐四

釋迦牟尼佛

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摩訶迦葉尊者

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商那和修尊者

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優波毱多尊者

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鶴勒那尊者

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

菩提達磨大師

在胎為身在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譚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

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量者悉皆是夢若識取心本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

僧璨大師

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莫逐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動止更彌動惟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着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用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着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

○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曾何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

弘忍大師 愧四 三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

慧能大師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塵埃

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久不明與義作仇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

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不殊

欲求見佛但識衆生只為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衆生是佛自性險邪佛是衆

○生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心佛何處求真佛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

法融禪師

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何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

慧忠禪師

念想由來幻真性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

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實菩提道場

神秀禪師

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南岳思大師 愧四 四

道源不遠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

天皇悟公

任性逍遥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本淨禪師

○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

見聞知覺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為觀自在

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有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齊休

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

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
實不有捨惡逆何處取善今誰守傷嗟二見
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

南陽忠國禪師

青蔘寅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泞出歿太
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鬧

衆生迷時結性成心猶寒則水凝為氷衆生
悟時釋心成性猶暖則氷渙為水

法法法元無法空空空亦不空靜喧語默本
來同夢裡何勞說夢有用用中無用無功功
○裡施功還如果熟自然紅莫問如何修種○

盤山積公

心月孤圓光含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
境俱忘復是何物

大珠海公

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心解自然能無
事去

般若經云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
故無明為卵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水浸潤
為濕生欻起煩惱為化生悟即是佛迷號衆
生菩薩以念念心心為衆生若了念念心體
俱空名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
形未形既空即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善慧大士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
四時凋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
水不流

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
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
○處祇這語聲是

鑒貞禪師

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昨日
與今朝

夾山會公

心本是佛因念起而漂沉岸實不移因舟行
而驚驟

玄沙備公

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

傅大士

水中鹽味色裏膠青畢竟是有不見其形
妄計因成執迷繩謂是蛇疑心生暗鬼病眼
見空花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了茲名不
實長御白牛車

法雲白公

離朱有意白浪徒爾滔天象罔無心明珠忽
然在掌

永明壽公

如隨色之摩尼衆相現而本體不動似應聲
之山谷群響發而起處無心

○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
時誰會得白雲深處坐禪僧

真心自體非言所詮湛如無際之虛空瑩若
圓明之淨鏡毀贊不及義理難通不可以有
無處所窮其幽迹不可以識智言詮譚其妙
體唯有入者只在心知如擣萬種而為香爇
一塵而已具足衆氣似入大海而澡浴掬微
滴而已用百川

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
際物本無形非有物而可遣

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隨不壞方了色聲正性若隨聲色之門即墮凡夫若壞色聲之相即入小乘是以如來正眼普照無遺豈同凡夫相盲二乘眇目則逢緣不礙觸境無生

龐蘊居士

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水明壽公

真源湛寂覺海澄清絕名相之端無能所之迹最初不覺忽起動心因明起照隨照立塵如鏡現像頓起根身從此遺真失性執相徇名積滯著之情塵結相續之識浪鎖真覺於憂夜沉迷三界之中瞽智眼於昏衢匍匐九居之內向不遷境上虛受輪迴於無脫法中自生繫縛如春蠶作繭似秋蛾赴燈以二見妄想之絲纏苦聚之業質用無明貪愛之翼撲生死之火輪復有邪根外種小智權機不了生死之病源罔知人我之見本唯欲厭喧斥動破相析塵雖云味靜冥空不知埋真拒覺如不辨眼中之赤青但滅燈上之重光罔窮識內之幻身空避日中之虛影斯則勞形役思喪力捐功不異足水助水投薪益火豈知重光在青虛影隨身除病眼而重光自消息幻質而虛影當滅若能回光就己反境觀心佛眼明而業影空法身現而塵迹絕以自覺之智刃剖開纏內之心珠用一念之慧鋒斬斷塵中之見網此誠窮心之旨達識之詮

慈雲慧禪師

片月浸寒潭微雲映碧空若於達道人好個真消息

黃山輪公

投赤水以尋珠入荊山而覓玉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

天衣懷公

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圭峯禪師

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鑑明水靜舉隨緣而會寂

心無自相託境方生境水空由心故現

智真禪師

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

李長公

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智凡不礙狀多鏡以納衆形彼此無妨若千燈而共一室

天臺觀公

高超名相妙體全彰逈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流輝攜寶劍以揮空空絕迹

雲門偃公

塵勞未破觸境千差心鑑圓明絲毫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真常今古兩忘聖凡雙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

大靜禪師

夜間閒坐心念紛飛卻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

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無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十分通塞中真心無不遍若心知識解卻成顛倒見覩境能無心始見菩提

永嘉禪師

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

○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非墮非○

絕學無為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原自性天真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永泡虛出沒

槐四 十

寂寂生無記惺惺生亂想寂寂雖能治亂想而還生無記惺惺雖能治無記而還生亂想故曰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

凡人多於事礙理境礙心常欲逃境以安心遣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

此法即心心外無法此心即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若將心無心心卻反成有

為有貪嗔癡故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用菩提故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為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寶持禪師

○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閒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陵郁山主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

槐四 十一

佛日才公

城市喧繁山林寂靜雖然如此動靜一如生死不二四時輪轉物理自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

廣慧禪師

佛為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圓悟禪師

鳥飛空境鳥過而空中還留影否魚遊浮境魚逝而浮內尚遺跡否聖心應物亦復如是

善勝禪師

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美影逃形不知形為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無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

龍濟禪師

○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卻本來人○

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身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

無著禪師

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水月都拋卻贏得莊周一夢長

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不知妄想之雲自非真月何動攀緣之舟常況覺岸靡移

雲巖禪師

一翳在目千華亂空一妄在心恒沙生滅翳
除華盡妄滅真存病差藥除氷融水在
颷谷投響則毀譽共銷月池浸色則物我俱
謝
在欲渾無欲居塵不染塵百花叢内過一襲
不黏身
景岑禪師
礙處非墻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
本來同
晦堂禪師
○愚人除境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境不知
境本如如觸目遇緣常鎮定○
南臺和尚
南臺静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
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宗一禪師
美玉藏頑石蓮華出淤泥須知煩惱處悟即
是菩提
曰空祗為破有曰有亦以除空亦復以有息
有以空消空乃至言語道斷心思路絶尚不
名空何曾號有
仲宣禪師
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
欣非生死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坐而
印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遍週沙界
感而遂通猶蟾光之映水静而吾應若空谷
之隨聲
論佛性則空論佛心則實有此實心斯佛性
不為頑空有此空性斯佛心不為着象
紹悟禪師
○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雲捲霧
收山岳静楚天空濶一輪寒○
智聞禪師
秋月之輝離喧始見寒泉之響入定乃聞故
動念失覺息念冥真
種福果於耳根開覺花於心地
有為雖偽棄之則佛道難成無為雖真執之
則慧性不朗
孤峯長老
日用無非道心安即是禪幽棲雲壑底要寐
雪蓬遵
惟寬禪師
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着忘即落
無明
萬漚起而復破水性常存千燈明而復滅火
性原在忘情之心不住於相如湯消氷氷湯
俱盡無可分别觸境之心未能不動如谷應
聲即應即止無復有餘
宗一禪師
秋潭月影静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觸波瀾○
○而不散
開先照禪師
諸人心心不停念念無住若能不停處停念
處無念自合無生之理
以一散萬月墜萬川即萬影收萬歸一水歸
一壼惟一月展則彌輪法界收来毫髮無端
王泉遠禪師
一印印空萬象收歸古鑑中一印印水秋蟾
影落千江裏一印印泥細觀文彩未生時
保寧禪師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檻外雲生簷前兩滴澗
水湛如藍山花開似錦此時若不究根源直
待當来問彌勒
佛鑑禪師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能甄
甄只一色紫燕語黄鶯鳴誰道闗闗只聲一
明鏡當臺豈分靜躁孤雲出岫寧係去留
因妄說真真無自相從真起妄妄體本虛妄
既歸空真亦不立
智達禪師
○境立心便有心無境不生境虛心寂寂心照○
境冷冷
於氷鏡中見自己像於燈月中見自己影於
山谷中見自己聲
白圭兆禪師
槐四
十五
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底遊魚忘却水
為性命諸人請各立地定着精神一念廻光
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盤內明
珠不撥自轉
琳公

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超去来今離心意
誠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来今故盡十方
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
生之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
照覺白師
添一絲毫如眼中着　屑減一絲毫似肉上
剜瘡
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
經義不依不了經義
寒使何火熱即摇扇餓時吃飯困来打眠所○
○以道趙州庭前栢香嚴嶺後松栽来無別用
秪為引清風
雲峰濬師
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踈月度微涼不知誰
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
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烟鳥雲林咸提妙旨
寶誌和尚
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
身不知身亦本虛身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
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永與真理相踈愛若愛

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因心故有無心
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
龍牙和尚
在夢那知夢是虛覺来方覺夢中無迷時恰
是夢中事悟後還同睡起夫
槐四
十六
尋牛須訪迹學道訪無心迹在牛還在無心
道易尋
文益禪師
一朶菡萏蓮兩株青瘦栢長何僧家庭何勞
問高格
○枯木岩前差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鷺鷥立○
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了了了時無所
了玄玄玄處亦須呵慇懃為唱玄中曲空裏
蟾光撮得麼
雲頂山僧
閒坐冥然聖莫知縱言無物比方伊石人把
板雲中拍水女含笙水底吹若道不聞渠未
曉欲尋其響你還疑教君唱和仍須和休問
宮商竹與絲

丹霞和尚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雖潰散一物鎮長靈知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象先天地玄泉出杳冥本剛非鍛錬元淨莫澄渟盤泊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氣觸還生鑒照崆峒寂羅籠法界明解語非關舌能言不是聲絕邊彌汗漫無際等空平見月非觀指還家莫問程識心心則佛何佛更堪成

○通智禪師

真我本有迷之而無妄我本無執之而有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心真妄交徹即凡心而見佛心事理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

○崇化贊師

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終是靈龜曳尾

僧澹交題像

圖形期自見自見卻傷神已是夢中夢更逢身外身水花凝幻質墨彩聚空塵堪嗟余無爾俱為未了人

遯菴珠師

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雁過喚起未醒人

如日發焰帶微塵而共紅非實紅也如水澄清含輕雲而俱綠非實綠也

山谷公

衲僧命脈古佛心宗如淨月輪出則萬波分影如吹毛劒用則千里無人

○慾火而以戒沃之嗔火而以定沃之無明火而以慧沃之靈泉混混消除煩躁之裏智水涓涓灌溉清涼之府千江有水一輪寶月映寒潭萬井無烟遍地金風吹冷面

山堂淳師

坦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岳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着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時休

覺海禪師

碧落淨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雖然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閒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

臨濟禪師

一念心疑被地來礙一念心愛被水來溺一念心嗔被火來焚一念心喜被風來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便處處用境

○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直饒透脫猶在沉淪終日吃飯未曾咬着一粒米終日穿衣未曾挂着一絲頭纔能變大地為黃金攪長河為酥酪

○法為禪師

法身無相不可以聲音求妙道無言不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譚玄終挂唇齒須是功勳不犯影迹不留枯木寒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鄽轉身異類卻不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卻來煙塢卧寒沙

從諗禪師

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把一枝草

為丈六金身為一枝草用

智明禪師題像

兩洗濳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裡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

牧正禪師

華開壠上柳綻堤邊畫鳥調 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何必見色明心 聞聲悟道非惟水上覔漚巳是眼中着屑

迷時須假三乘教悟後方知一字無

墮竈和尚

○鏡凹照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

斷際禪師

念非忘塵而不息塵非息念而不忘忘塵而息息無能息息念而忘忘無所忘

大妄非愚出真不智生之妄名真迷真曰妄豈有妄隨愚變真逐智遷真妄不差智愚自異耳故觀師云迷真妄念生悟真妄即止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故大臺云口欲言而辭喪心欲思而慮忘

法法虛融心心寂滅本自非有誰強言無何喧擾之可喧何寂靜之可寂若知物我冥一彼此無非道場何必徇喧雜於人間散寂寞於空谷是以釋動求靜者憎枷愛杻也離怨求親者猒檻欣籠也

槐四 二十

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作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寂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為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手不執○如意亦不自作拳不可為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角

前際無煩惱可除中際無自性可守後際無佛可成是謂三際斷絕是謂三業清凉

我一舉心巳屬過去我心未舉方明未來非未來心即過去心現在之心復在何處學者知一念纔起了不可得是過去物過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即今念念不住是現在佛念念相應即念念成佛此是最妙方便之門

慧日禪師

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魚笛泊羅灣

不用求心唯須息見三祖太師雖然迴避金鈎殊不知巳吞紅線慧日且不然不用求真併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真個黃面

槐四 二十一

布袋和尚

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遍十方入時觀自在

○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

白楊順師

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捲回寒雁一聲情念斷霜鍾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

僧潤

了妄歸真萬累空河沙凡聖本來同迷來盡是蛾投焰悟去方如鶴去籠片月影分千澗

水孤松聲任四時風直須寂契心心也始悟
生平睡夢中

黃龍和尚

古人一切方便與諸人開個入路既得個入
路又須尋個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
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入海不到底不
知滄海之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趯趯翻
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
鵲噪鴉鳴栢樹間

安丕師

○孤峰逈秀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
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
對眼根之塵如見夢時物如觀幻化像對耳
根之塵如聞空中風如聽禽鳥語對意根之
塵如湯釋氷雪如冶銷金鐵　廿二

自在禪師　槐四

即心即佛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佛是藥病
對治句
除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着空行之有常自
得真見

不著色則着空何以能非色非空不住有則
住無安足道不有不無

無念禪師

念本非有念不必無知是義者是名無念如
人迷故謂東為西方實不轉無明迷故謂心
為念心實不動
無牽纏者即為解脫除煩惱者便獲清涼見
五蘊皆空為深般若得一心寂滅是大涅槃

大茅和尚

○欲識諸佛性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不周○
性向萬物變遷時識取
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若知知本空知即
衆妙門

從悅禪師　槐四

耳目一何清端居幽谷裡秋風入古松秋月　廿三
生寒水衲僧於此更求真兩個猢猻吞乜四
自性無所無所曰寂人唯逐於前塵念念相
續故不能當念而寂回光返照本地風光豁
爾現前一可忘六可消矣

性空菴主

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
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
真俗雙泯二諦恒存空有兩忘一味常顯良
以真空未嘗不有即有以辨於空幻有未始
不空即空以明於有不空之空空而非斷不
有之有有而不常四執既亡百非斯遣

水庵一禪師

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
勞還自照澹烟和露濕秋光
○證空便為實執我乃成盧對病應施藥無病○
藥還除

長慶和尚

入道之門須用止觀二法夫理障礙正知見
事障續諸生死非大觀之法安除理障非大
止之法安能除事障
因心悟道道本非心因目成明明原非目絕
妄想而離執著原其所無見德性而證如來
本其所有以其所無之理解脫一切諸纏縛
以其所有之明照破一切諸昏暗則是大明
一慧日矣

圓覺禪師

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凡是聖之鑪鞴祇如聖凡雙泯迷悟兩忘又作麼道半夜彩霞籠玉象天明峰頂五雲遮

黃蘗禪師 槐四 廿四

日昇之時明遍天下虛空未嘗明日沒之時暗遍天下虛空未嘗暗明暗之境自相凌奪虛空之性廓然自如佛及衆生心亦如是若觀佛作清淨光明相觀衆生作垢濁暗昧相○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

○凡人皆逐境生心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則境空境空則妄滅見善來相迎亦無喜心見惡相種種亦無怖念但自忘心同於法界方得自在

心無不存之謂照欲無不泯之謂忘忘與照一而二二而一當忘之時其心湛然未嘗不照當照之時纖塵不立未嘗不忘此真忘真照也

張拙秀才

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總是邪隨順衆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

南華禺師 槐四 二十五

求生本自無生畏滅何會暫滅眼見不如耳見口說爭似鼻說

水中捉月鏡裡尋頭刻舟求劍騎牛覓牛空華陽焰夢幻浮漚一筆勾下要休便休巴歌社酒村田樂不風流處自風流

○佛與衆生原無分別悟者心能轉物物物歸心即是諸佛迷者背心向物妄隨物轉即是衆生

無垢子

三世諸佛盡在自己身中因氣習所昧境物所轉便自迷了若於心無心便是過去佛寂然不動便是未來佛隨機應物便是現在佛清淨無染便是離垢佛出入無礙便是神通佛到處優游便是自在佛一心不昧便是光明佛道念堅固便是不壞佛變化多方唯一真爾

法常禪師

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

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深處自然無法說

報恩逸公 槐四 二十六

演若達多認影迷頭豈不擔頭覓頭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為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乎人何關於動靜

清涼國師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性相寂然非有非空不生不滅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

明廓徹雖即心即佛　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　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惟一念　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無迷　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猶棄影勞形　若體妄即真似處陰息影若無心妄照則妄　處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是以悟寂　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　雙融之妙理無住無着莫攝莫收是非兩忘　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心心作佛　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

○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体本寂寥孰同孰異唯忘懷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鑑像照而常空矣

槐四　廿七

法真禪師

栁色含烟春光迥秀一峰孤峻萬卉爭妍白雲澹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色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

影由形〻響逐聲來除煩惱而趣涅槃如去形

希明禪師

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別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人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為行住坐臥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是誰非誰迷誰悟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靈根獨耀不肯承○

○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荊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

兜率禪師

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咲傲烟夢誰管坐消歲月雖然如是且道還有向上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蓋日雲

道英禪師

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拔或時含融混合了無所覩終不槝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玄微覿面擎來皆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趍大小那蹈小徑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

槐四　廿六

○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即易明歷歷處恁麼還難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削跡絕踪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碎畢竟是個甚麼得恁麼靈得恁麼奇特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在所何故渠無在所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纔是一念追求便隔十生五生不如放教自由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即天然非天然即如如非如如即湛

寂非湛寂即敗壞非敗壞無生戀無死畏無
佛求無魔佈不畏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受
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
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摩自達摩

宫徽師

八萬四千波羅蜜門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
塵諸佛佛佛說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
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
逢舉目少人知昨日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
綴寒枝

慧林受師

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沉個中本自
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脩深打
破雲門飯袋子方知亦是黃金

無生訣經卷第　尾終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日
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
掌天下道教事張國祥奉
旨校梓

徐仙翰藻目録

卷之七

詩句

卷之八

詞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徐仙翰藻卷之一

靈濟祖廟記

靈濟祖廟夫祖者言其始也子姓徐乃偃王之後世仕唐及五季亂奉天子命守金陵晉開運二年乙巳閩王王氏閱瀋之釁兵革肆興予遂將查遷等騎萬人援建州明年援福州間道西峽將梯鹿領白南臺縣取漳泉鄉之胡者叩馬而前曰適有潰兵猖亂為民之佽不圖今日復見王師王若閔其不辜吹而蘇之不至跋躓德莫大焉軍駐而成列教子○商子摶力法躐其鋒賊死咋民獲喘汗師還耆老猶作綈袍戀戀之意予以李御史常容之數馬上策之知與若等從事之期待來年矣果脫化於鉤伍間精魂不爽降而為神于鼇峰之陽其初未有祠制草其廬木其𧁪歲時伏臘祀事罔缺宋太平興國八年癸未春不雨種未入土啇夫用虞二月初吉戊子卜於予習吉祠之前有潭旁突四五丈深不可測倏有雲氣飛騰竟日不散翌日昧爽烈風雷電雨雹交至人大悅越三日甙生明詣祠

求荅目其祠蕩為洪水之墟且怍且疑遂辨香沉諸潭而祝之忽有木爐擇出水心香灰不濕信有神物須臾雙龍蟠遶扶舁而西流直至傳築嶼中山横溪而不進嶼中舊號香爐峰烏鵲飛呼將有所迎紙錢結界異香襲人夜現天燈之瑞日聞金石之音居民異之乃因地以成其廟後產靈芝之瑞因號曰芝嶼祖廟雍熙改元春正月丁卯事告訖工檀越有河南方氏曰珏董之至乾道二年丙戌珏之孫有曰詢曰感曰仲上其事於州牧馮○公礪扁以護境感應四字為額熙寧三年庚戌河間章氏曰管潁川陳氏曰彭初濟南林氏曰愫賢江夏黃氏曰須以其事上於光祿卿程師孟聞奏於朝適半山王氏當國百姓困於青苗之役未遑及此八年乙卯郡人劉公燊知桂州交趾寇邊陷欽廉等州劉公恕時同秋曹周公汝礪禱於予予效公山之靈冠果退劉公復具狀以聞夾紹聞予之陰績最為顯著韓忠武大儀鎮之捷武安和尚原之功本路安撫使薛公弼保奏端平元年甲

午左藏周公說潮守周公燧具條其事上於執政李宗勉三年丙申十月本路帥臣何公琮入除戶部侍郎始得旨嘉熙二年戊戌命始下敕封靈濟徽號有加神喜人歡用彰厥德自國朝以科目取士予得以宰科名之籍鄉之擢第者横飛捷出為諸邑之所欽袵南渡而後文風大振臚傳黃甲者有人南宮高選者有人聲名翕翕品秩猶高或振節秋臺或具司禁帑或出宰花封或教分侁泮至於一階半級可以車載斗量矣繼之以河南方○氏珠曹曰策王郎曰杰各以文章取進士是皆以夢卜於予而獲報以此功德之在人也甚博詢之道聽塗說一朝一夕而然也廟自石晉開運以來迄今數之歷甲子凡二千四百有奇初拆而為社壇基於青布之瀆溪再遷而為巷東即今靈濟宮是也合門環眷獲寵天封予知證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江王仲知謂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饒王父諱温齋王忠武真人母田氏仁壽仙妃予配陶氏迎國夫

人順助仁惠仙妃仲配許氏衛國夫人善助慈懿仙妃將五人永安留守元帥查文徽武安留守元帥邊鎬節度使左監門元帥魏岑都統使右監門元帥趙鍠都統軍使先鋒元帥刁彥能伯氏四人曰知誥曰知詢曰知諫曰知訓俱封王廟食金陵其源派世閱已備見於五代史斯廟是作諸祠所祖祖言始也豈可忘其始而昧其所出哉祖廟創始履歷具述于前蓋物久則壞不修則愈壞木而堂之石而室之將為百千歲計其有功浩費煩○

○檀越之布施名數猶可考是歲在丁亥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丁未日也後一紀復大門閭榜其額曰芝嶼祖廟因舊碑泯沒予始降碑而銘之從河南方氏曰壯猶曰逢午曰嗣翁諸君之所請也銘曰

水之派　窮其源　木之葉　究其根
源既深　派也分　根既固　葉也蕃
曰祖廟　祠是尊　居此土　百千年
功日月　德乾坤　名與謚　史具存
昔廟號　明而神　今天爵　神而仙

御一　十一

南道經青布鄉之父老壺漿以迎予師而愬予曰適有潰兵數百隱匿於鼇峰之巔奪護兜驕將次為亂王師今日不至顛覆朋隣我餘有幾予乃引師南向陟其峰挫其鋒落其用距殲厥渠魁盡得其屬人卒棄甲呼舞不戰而收鄉民無怨市買不變田之果谷下無一跡故今日其山之半曰戰門自此始也師還父老攀慕顧戀不忍釋去剪茅為屋於鼇峰龍湫之壯圖予像奉予祠晨香夕燈以祝予壽予心惻然而與衆盟曰予明年當棄世○

○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及期憑夢於人以宣其靈年無凶荒民無夭癘禜雩之卜若響若答予生不能澤其民死而廟食尸其土是亦不敢爾民誣也歲更月改屋宇頹頓上雨旁風無所蓋障倏有雲氣亭亭神龍蟠護木爐不壞像貌屹然見者異之鄉人方珏始立廟於傅岩之野尚予號曰護境感今芝嶼之祖廟是也祥符初風俗移易人物繁夥鄉之父老詢謀僉同再立廟祀於青布潢溪之陂昔溪水漂激田稼墊溺予以神兵疏其源決其

御一　十二

欽厥惠　澤乎民　何以報　薦蘋蘩
歲丁亥　廟復新　後一紀　大吾門
銘于碑　石用鐫　序猶始　祀有傳
效神獄　聲三閩　萬萬歲　祝聖君

靈濟宮記

予姓徐出自嬴姓栢翳生若木夏后氏封之於徐其地下邳僮縣是也國於夏殷周咸有大功徐偃王治國仁義著稱有獲朱弓赤矢之瑞周天子穆王聞之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去之彭城武原山之下名其山曰徐山居焉

○祖孫董項三千餘年名人魁士載迹青史者○皆本於偃王王予之祖也予家世仕唐俱為大官五季之亂豪傑蝟起瓜分幅裂互相漁刼予奉天子命留守金陵所管江南二十餘州泯征就寬軍給以饒林巒洞蜒守條死要

稱耋嬉遊連手歌謳上無所怨下無與讐江南之民賴予以生予之功德揭若日月雖世而下無能磨滅晉開運之二年閩王王氏失國請命於予予提師萬人艦步並進閩之諸郡各以城降踰年取福州克之師抵峽江之

流竟不為民害故今號其地曰社壇猶有遺
跡桑田滄海物久則變時有鄉民樂施其地
於龍首之東豊衍端夷山水俱秀卜予得吉
而宅之烏鵲假靈蜂蛇交集紙錢結界異香
襲人夜現天燈之瑞日聞金石之音鄉人因
之以成其廟乃徵土木石工執器備用來會
祠下斬板斡礱柱礎陶甎甓築垣墉歲在政
和之丁酉工迄事遂作貌顯嚴槩然而威至
今故老相傳尚能記億其事闡而闢之殿宇
深邃則隆興改元癸未之秋增而廣之庖庫
○

○
廊大則開禧二年丙寅之春堂庭建植階序
甃齊巍巍乎其高炳炳乎其新規模程度將
多於前功則歲在壬申咸淳之八年也至今
檀越姓名書於梁者猶未泯沒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時我亦不敢寧於厥居以保其子孫
黎民亦職有利抑若夫西南北等處祠像皆
本於此拆而分之歲月久矣有能質於鮐背
鯢齒之夫則見予之靈德入人也深靖康陽
九之厄予以神兵護國效公山草木之靈顯
旗纛旄麾之相孽寇就誅中原底定予之功

績聞奏朝廷已蒙聖恩南渡不果嘉熙間鄉
人潮守周公燧以父老章少白等狀再請於
朝金書褒獎勑封靈濟徽號煥然祝冊於廟
祭式有加神人俱喜偉歟盛哉邇來時異事
殊中澤之鴻甫集至於廟事奚暇及此上冠
下屨誰其正之圯桷腐瓦誰其易之墻壁陊
剥圖像黲昧誰其整之予若不揚其烈大降
顯於四方歷告於爾有衆則曰甚一日墮甑
不顧将安以為揭虔妥靈之地乎鄉人各以
事卜於予求其筆以驗其事予示之以讖曰
○
籤籤六十有四象易之六十四卦天地萬物○
莫出乎易易為卜筮之書定之以吉凶所以
斷也既示之以籤用敢援筆為文以委而任
司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於後日各恭爾職
各設中於乃心經之營之立定厥功使弊者
復興故者復新予亦不敢獨專其美安生與
事民業有經俾以壽而富俾以熾而昌予之
休庇於人者亦不淺秋八月吉日庚戌工告
訖功請記於予予王父相吳封齊王謚曰忠
武伯氏四人長諱知詰世襲父爵改封於唐

次諱知詢知諫知訓俱秉吳政封王各廟食
金陵予曰知證封江王仲氏曰知諤封饒王
事載之史所有陰績著於尚書祠部廟食茲
土已四百餘年将以至于千千年未可計也
恭遇
聖朝一統率土稱臣天地鬼神克享其德仰
奠
聖恩俯領
宣命嘉茲榮寵式副所期猷畝不忘三呼
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辭曰
○
婉婉偃王　孝孫有慶　維德不爽○
居此一方　蜿蜒鼇峰　龍首之東
靈濟褒封　於民有功　新廟奕奕
厥聲赫赫　肩臑脜骼　来享来格
爾民不詑　降福既多　矢辭以歌
紀石不磨

碑陰辨

或謂碑記有陰無陰吾不知記為何碑為何
所謂無陰之記則樂記學記史記喪記傳記
是也既刻於而則謂之碑如碑用詞用銘皆

傷悲之文記則無之昔柳宗元爲父作石表猶有陰書其弟子門人姓名表陰自柳侯始記陰自徐江王始誰敢議耶

碑陰

天之未喪斯文故假手於我用德以彰厥善者登斯堂讀斯記其尚知所勉焉毋作神羞

又

惟爾之能予其懋簡相爾今林東村公所舉周君壯翁之言曰令將生申乎將生尹乎旨哉斯言也以代予言者也刻之座右使爲士

○生爲人死爲神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宜有○廟祀有廟祀而有勑命者必有碑碣以記其事昔柳侯降爲羅池之神有韓文公爲記予雖效柳侯之萬一愧無柳侯之才不得韓文公記之何以示來者予敢自序履歷後文公者記之可矣

存誠記

靈濟之庭宇其額曰存誠此神筆也一日客自遠方來而有假靈之請樞衣而進於堂上得神之所作碑銘記贊熟而讀之儼然若思起而退曰何獨存誠二字訣其文毋乃有之而未之刻耶請質於子予神也不能以口諭姑假筆舌爲言而復之曰夫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人之常性未始不誠不誠無以立身君臣之間此誠也父子之間此誠也昆弟夫婦朋友之間此誠也誠一而已盍求諸身而誠者存初非所謂誠之道也人能於此勉力爲之雖雷霆於上而不之懼淵谷于下而不之恐此無他誠存故也夫苟一言之不真一語之不實曰妄也非誠也甚矣暗室之中視○如無人手指目視洞見肺腑誠之存者幾希○其曰妄者滔滔皆是臣如是以事其君而君疑予如是以　其父而父疑至於昆弟朋友夫婦如是以相從事則無往而不之疑機心一萌鷗鳥飛而不下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子不以自欺真實而無妄者也雖不言誠而誠自存何文之有易曰閑邪存誠二字之義其始於此子知之乎耳盍記諸

親睦堂記

親睦堂記所以明人倫也人之大倫親親爲大親親者也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夫夫也婦婦也故周官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其一曰親親誠以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其爲人倫也大此太宰之馭萬民必先以親親言之親親者教民之本也三代盛時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孝慈友悌輯睦和遜不待其習與性成是亦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自秦漢而下其治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無禮古先聖人所謂教民相親睦者悉置而不講此綱常所以不立禮義所以○不明而天下所以日趍於姦行不可制其弊○至於父子不同居兄弟不相容教化離絶國俗傷敗而天下無復知有親之義矣是以古之民也醇今之民也詐古之民也厚今之民也薄是豈今之民不如古之民哉必有聖人者出如堯舜如禹湯如文武周公孔子承其厚而維之使爲父子兄弟夫婦者知其所以爲父子兄弟夫婦之義庶幾上古之風吾於今日復見之矣玆者伏遇

聖朝一統以仁率下聖言宣布首以孝順爲

民勸許令鄉里申舉以聞神靈歡喜踴躍嘆
呼四方聞風靡然自化或有以貞節稱或有
以節婦着義門孝坊在在有人來此拜若罔
聞知汚俗未變爲神之羞神於此時不容嘿
嘿乃命鄉人修葺斯堂於殿東以奉神之族

屬爲親其所親故榜之曰親睦堂使有事於
廟者登斯堂瞻斯像親睦之心可以油然而
生矣堂成而爲之記所以明人倫也繼自今
爲父者慈而教爲子者孝而箴爲兄者友而
○恭爲弟者敬而順爲夫者和而義爲婦者柔
而正勉哉勉哉庶無愧斯堂之名至元甲午○
惟三月癸丑朔鰲峰敬仙靈濟眞人記

又

靈濟宮正殿之東有堂扁其額曰親睦客有
儒其人者攝齊升堂而請問曰親睦者得非

坊記所謂睦於父母之黨曰親者乎予曰然
又曰上至曾祖下至玄孫此爲父之黨乎予
復曰然又曰母之兄弟爲舅母之從兄弟爲
從舅此爲母之黨乎予復曰然客迺嘆曰人
生天地間爲物之靈其所以異於禽獸以其

知有父母之黨之親者也如其知有父母之
黨之親親則睦矣以親睦二子而聞知於人
者是誠奚心哉予曰善哉子知之乎今之世
俗以智詐相尚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其知
有睦於父母之黨之親吾斯之未能信自南

陔廢而孝友之道缺矣棠棣廢而兄弟之情
絕矣宜爾子孫蟄蟄兮誰復詠螽斯之德之
子于歸宜其室家誰復歌桃夭之詩旣有肥
羜以速諸父旣有肥牡以速諸舅誰復誦伐
木之章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是以吾○
○心汲汲於所欲爲不容嘿嘿以秦人視越人
之肥瘠不加憂戚於其心爲今之說必寓之
於書宣之於口以言諭之庶幾人心天理一
脉如線綿綿延延猶有可續可救之道此古
人之所謂化當世莫若言傳來世莫若書然

觀古人苟得其時而行其道則無所謂書亦
無所謂言言之者蓋有不得已者矣客曰誠
如是也今之所言曰聖父曰聖母曰聖兄此
神之親也其得於南陔棠棣之意歟曰聖子
曰聖姪曰聖孫至於曰聖舅曰聖婿者亦神

之親也其又得於螽斯伐木桃夭之意歟雖
然神之所謂親者僕固知其爲父母之黨之
親親則神之親也其如世俗何予曰固哉愚
也子之所舉坊記爲問予以爲子之好學通
於記者所有大學格言曾之學乎復坐吾語

汝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又曰一家仁
則一國興仁仁者所以親親其親也親親以
睦其爲仁之本歟故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
仁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客曰唯而起請記
之○

燕喜堂記

○
含章貞一者夫人之德也從容和緩者夫人
之言也旦夕憂勤爲絺爲綌者夫人之功也
環姿偉態盛矣嚴矣視之儼然不可勝贊者
夫人之容也此四教者羕夫人也配食廟庭

者宜也廟庭之西有堂翼然而臨於上者燕
喜堂也燕喜堂者夫人祠也載瞻其祠有人
如玉華裾長袖綺綉文章綴明珠而載金翠
喜堂人像也左右森嚴或行或止或坐或起
者宜鬟者開粧鏡者執巾櫛者塗脂而抹粉

者侍人也曰修儀曰昭儀曰修容曰容華曰昭華曰順成者侍人之號也曰典婦功曰典系枲曰女府曰女史曰女祝曰女御者侍人之職也受蔵之府者内府也受用之府者外府也府者庫也乃曰莞庫曰度支曰掌帳籍者侍人之責也至若羅幃幔垂而香風鼓舞綠簾捲而淡月朦朧憑欄一嘆更有庭花野草相間而青紅者堂中之景致燈燭輝煌椒蘭芬芳盃盤狼籍八珍羅乎其前者夫人宴也既宴既醉滿堂欣欣相酧相酢而且笑且語

○者六官聖眷同其樂也神樂而人亦樂人樂而神降之福也歲皆伏臘人之祀於此者咨神庥也至於求享者則有注子孫司直掌其任也親抱送者益是天上之麒麟也嗚呼夫人之德之美之靈者凜凜乎其清昭昭乎其明濯濯乎其聲可敬可畏可愛可慕民無得而稱也必有曹大家者為之史也又有衛夫人者為之書也予所記者燕喜堂事也堂曰燕喜者取詩所謂魯侯燕喜頌也

齋堂靈濟官記

自觀察使常公設立鄉學而後閩之士風始根曩時此地有修竹茂松西圍周密又有江水之縈回山坡之拱抱風土最為奇特人之讀書為士者因而於此創立小學命名曰齋齋之中有講學焉非董馬名筆不敢下惟而施絳帳也上而接武下而布武揖遜之禮鑠然可觀舊有神祠在堂之東序曰地主非所謂能以禍福動人者之為神也一遭巢寇再遇閩兵齋廬隨廢堂亦無存加以王政之煩背民生幾絶故人之為士者降而為農或又

○降而為工商至今聞者莫不為之太息辛而北主之祠香火不滅見者惻然彷彷而不忍去遂斬茅為屋聊避風雨而已慶曆年間鄉人敦邑等始蓋以瓦像而木之後歲甲一週過半陳知足等乃以石為柱其為規模宏且遠矣又得檀越京教周公毅將仕周世修周公崇諸人樂施爾貲用成厥志目今石柱題名猶有可考工既就尊其祠曰廟以其未有徽稱請予就其位以為民主昔有感應之號今有靈濟之名職此之由然則予之所謂非能以禍福動人者亦不能免有口者之義也視其祠制雖侈過於前人亦未足以起動乎後觀於是重新翻盖五彩作服塑成神像黄簾朱几稍稍尊嚴考之年月則歲在巳巳咸淳之五年也嗚呼人為萬物之靈孰不知有父母終身而能慕父母者至於祖則易而忽之况欲知其有高曾者乎今之所以為農為工商或猶能為士者亦當考究其上世之所由以復其業毋徒以為曩時此有書齋之講說而資談柄雖然凡知讀書識義理者皆可

○謂之士若天伊尹起於莘野傅說來於版築此命世之大賢故不敢以為喻至於炎劉天子馬上得天下販繒屠狗之徒皆得以献一謀納一策紀功鐘鼎策名史傳豈有不知詩書識道理之所能為愚意遭秦之厄以此逃名為立身計今國家養士有學求賢有詔科目有條為農為工商者皆可相汲引而為士矣輒敢序其事以為為士者勸或指齋堂為里可温齋供之堂此則齋東野人之語予勿聽大德三年歲在攝提格中秋之朔日赣峰

山人筆

代東村公作靈濟宮記

予少年以豪邁之氣汲汲於功名擔簦裹糧走數千里至於天下壯麗奇偉卓絶之處凡前賢遺跡靡所不覽正咸慨間適有士友章桂龍書来以靈濟文集示予曰閩之青布有古廟曰靈濟其神姓徐一封江王一封饒王自石晋開運迄今四百餘年其輔國安民捍灾禦難之功未易枚舉邇来祠宇頹頓不稱明靈歲癸巳之夏五桂龍與沈建翁周仝周○○用明林椿郭泳翁鄭汝顯七人共謀而葺之○而卜於神維神顯相化筆為文以委而任輪奐一新八月功成再降之笔序以履歷而為之記示之以吉凶而為之卦勸之以忠信禮義而為之文賦讀之一言一話皆以孔孟垂世立教之心為心此聰明正直之神也雖班孟堅西京之筆左太冲三都之文楊子雲五柞之手與夫芝房寶鼎之歌黄馬碧圭之卞未可及也有神如此烏得而忽諸章君七人奉詞惟謹敬以神所作之記刻於石馬里人

卌一 二十三

林廷功延年書之屬予篆其額十二月以神所而賜古詩来曰碑既立矣今日之事君記之此神之意也予未暇作筆再賜以古今詩一篇六十五通有曰記在名俱在予忘神不忘之句予不敢辭為之記其詞曰昔有祀兮今有傳昔有勑兮今有宣言為文兮勸以賢廟重新兮事已完曰雨暘兮感二天民祈禱兮心益虔蘉兹銘兮垂萬年世不忘兮德無遷

餘慶堂道場記

○如是我聞佛有偈曰萬物本於心於心何處○尋所以者何曰即心是佛佛也者釋云弗人也弗是人則體相無耳常實無真無相無忍無妨無實無去来無有罣礙如是如是即無所有安頓那處是人不解能於心上究竟到盡佛無時不在苟其心不然徒以口學虛談般若假名引導貪利罔功甚矣大千俱壞況於我佛一道場乎畢徳祥符而後佛之功行著聞天下在在處處設立道場各繪塑佛像香火而欽奉之吾鄉餘慶堂亦一道場也自開禧丙寅至元貞丙申以義曆策之其數得九十有奇年未踰遠何道場之壞大不如昔上漏傍穿烋温不除彼何人斯有目者莫之顧有手者莫之揞真所謂越人視祀人之肥瘠不加憂戚於其心抑不思古人之所運水搬柴者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辯是故我佛法擂頓曰諸佛與世皆起於山蘆滕鵲項不以為辱我以浮幻身不可虛占國王好地遂於南安之岩其有石室而就居焉則餘慶堂之興於佛國無加益餘慶堂之壞於佛亦無加○○損第以佛智慧悉如是人如此也是人其心便是夜义羅刹奚足以語佛哉唐誌公和尚嘗會傳大士於雲黄山中說法有嵩山頭陀即從座起作禮跪問曰末世衆生作何業故墮在娑婆經刼受苦如何做箇方便救得誌公曰於後末世造惡者多結緣者少傅大士曰是諸衆生自做得誠我言也誠我言也我今廣為衆生演法普令開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發何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無妄想心無貪

卌一 二十四

看心無退轉心以是因緣使佛土莊嚴其福德可稱量耶我不誑語是真語者是實語者汝今諦聽各以佛為心乃再舉佛偈曰我有一善根俱在心頭生會麼故曰即心是佛佛於乾道三年賜定光自應普通慈濟大師菩薩俗號白衣聖公又號盤古定光佛予敢為佛作餘慶堂記刻於堂前以勸世云

來賓亭記

讀韓文公畫記人皆以不見真畫為惜予獨喜之殊不知文公之記其所以畫人物形狀曲盡其意苟因其意而摹之則真畫瞭然在吾目中此予喜之得文公立亭之意且萬物皆弊文章獨不朽信夫靈濟真人之詞工侈前畫美矣又畫善矣獨有寨墻是缺是補以手板縱橫量之得笏之數七十有奇二三君子殫力就之復請畫於予予遂為之計曰一壁中天悍悍孤立不無震風凌雨之患其久也須壞必欲文公記之可也萬一畫之不存猶幸吾記之尚在後世有述焉記云記云徒記云乎哉恭遇

聖朝一統燀耀威靈南海諸番畢獻方物神人喜躍復見太平敢以此圖為今日賀圖之中有亭榜其亭曰來賓亭之前後樹之以槐號為槐市亭之東西植之以坊一曰悅近一曰懷遠是命坊之名也峰巒奇峭岩石蒼蒼驛程迢遞其有往來不絕而踵相躡於道者並作南海諸番人物之形狀騎象者二人謂之番官番官之下主印者各一人能以金鉤而馴象者四人謂之象奴又名象公一人執捧珍之旗立於左一人執獻琛之旗拱於右車二乘而御者四人傘夫二人通事二人甘餘族屬徒跣踝裼間有以織文五彩之布而腰粧者三十六人所獻之寶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通犀文甲翠羽白銀與夫旃檀沉速之香又有珍異殊怪奇靡巧麗世所貴重者如和氏之璧隋侯之珠石崇珊瑚樹之類或以金為盤銀為缸玻瓈為盆真珠為簾七寶為塔車裝輦載席裹氈包涉海踰嶂于于然而來者業積於亭璘璘爛爛彩色瀕汙交錯亂分不計其目致方貢者必如周官所謂懷

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人各有職度材而處之誰謂頭目主事者獨有二人從者二人吾觀其人不有兼人之材其可得而專歟若夫環堵之松夾道之柳周蓑數十步地遠而望之指畫恍欻眇兮忽兮有雲山萬里之遙市橋如帶溪水如練加以玉楯朱欄珊瑑之巧亭亭峙峙整整齊齊中開狀出查邊趙刁五大元帥出將之圖武夫導前騎卒擁後昭光振耀風威剌剌此文神之所以效瀆鬼獄祇之靈上報國恩下守此土而福於民者也雖然斯畫也夫豈有一朝一夕之所能運思為之亦勞矣予雖喜之必欲為文公之記以存其大都焉又何患乎震風凌雨其久且壞後之君子有事於此必讀斯記讀斯記必斯所以存斯畫存斯畫必斯所以頌

大朝之盛德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如日月之光明至於九夷八狄十戎六蠻荒區絕域寰海之外盡入版圖四時職貢奔走而來賓者又非此記此畫之所能記渚灘之歲中秋之

夜天朗氣清月色如晝有鰲峰山人自記来賔亭之圖之事刻於靈濟宫

旗龍山神祠記

旗龍山鰲峰之肘翼也有廟曰祈雨王宫一日龍門社即巷東靈濟宫王行宫之祠也盖自宋宣和之七年歲乙巳夏洎秋不雨嗇夫焦勞嘉穀用虞靡神不舉寧不我聽於是耆老舊人自相告語曰巷東廟有神曰護境感應王捍灾禦難克休於人大矣乞靈不少今旱既大甚牲璧奠瘞之禮其可後乎惟七月○壬申哉生明齋潔致誠奔走祀事於廟庭丁惟神憫人之不辜若嚮若荅須臾雲霧四塞雷電皆至丕降霖雨如注遠望山之南忽見神龍閃閃上有黄旗摽揭大書護境感應王五字護境感應王即今之靈濟王舊日之徽號也越三日甲戌乃霽是歲秋大熟穮稻倍收甌窶汙邪儲峙充羨田翁野老相與北向蹈舞拜手稽首莫不忻忻衎衎然而踴躍冬十一月至日上幸設立壇墠於旗龍山之灣月祭之以報其德後甲子一週作廟有嚴孔曼且碩永宅厥靈以極終古旗龍名山盖諸神以旗龍顯跡其始如此曰雨而雨神不爽其聰明衆請於有司故上其號曰祈雨王官一曰龍門社此邑里之長材秀民有忠於功名者之所願頌也夫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見恠物者皆曰神考之祭法一在祀典今神既能以旗龍顯跡時雨是甘化荒為穰易沴為和民獲蘇醒厥猷幾載廟食於今餘四百年爾民報事夫誰敢忘而且息日月遷邁祠宇頹壞圖像黯昧不稱靈明奉祠林○椿等家神之福既多退思古昔若罔獲承遂謀及鄉人作而興之有禱於神神享其衷假竊作字篆隷奇恠初不可曉乃乞作世俗書四六駢驪文章可得而聞謂有人焉孰視之若無覯也時元貞改元正月之吉既成合東隣西舍之民恊力惟和鳩費命工完舊益新冬十有二月二十四癸亥主春明年節也若翌日甲子工告成請記於予予神也豈敢自眡竊以娟於人情惟降依茲土永享厥祀壽富安逸人之所願予必從之若夫神之世冑爵里具載於巷東靈濟宫碑雖百世可知也予名刻於石於予與何言姑序此以記旗龍山靈濟行祠曰祈雨王宫云鰲峰大仙靈濟真人自序

靈濟賢聖王廟記

靈濟賢聖王廟碑碑者表其功德不忘也神自祥符以来祈禳感應並禱于龍首廟東神勑封三天璦闕賢聖按察高仙威靈廣濟真人即靈濟之後身也雖在祀典未有詞制紹興年間始分西南址之疆六年甲辰北廟所○作孔曼且碩鄉人林梟董其事凡九十八年廟宇幾壞復能振起檀越姓名尚可考以歲月計之今又六十七年矣大德三年二月社前八日奉祠曾琛傅隆等領諸同社持一瓣香奔走執事於廟東之庭而祝予曰此廟久廢將欲治之未得吉卜而不敢為予戒之曰吉後求文以誌其碑予不敢辭詞曰

聖朝一統天下太平仙廬佛舍百廢俱興里閈立社神棲以寧歲在淵獻斗柄揷寅將以祀聳祀事孔明顧惟圖像黯昧不蠲甩毀墻

汚風雨飄搖惕然而懼若罔獲承廼稽之衆乃卜之神豫筮契龜長短後先虛徐莫斷惟予是信草昧不處無聲無形安敢衒鬻感人之聽念依慈土唯唯何言回平作隷魚頡鳥眄二月乙丑吉日良辰土工木工是構是經削類補鑄完故益新飾以黝堊繪以丹青輔弼承疑上應四星爾民有為福祿是膺兩階干羽守衛卿隣六公珠翠妙舞笙歌雲門九奏方丈八珍優旃百伎肖貌生獰觀者戒途車蓋駢聯艾嬉遨笑喜色欣欣工逸事遂予○

○誌以文語言鄙俚捧心而顰予其謂誰靈濟真人龍首廟東事紀碑銘天其賢聖吾身後托姓於潘致知其名承佑之嫡固始入閩衣冠世業嘗舉孝廉節使留侯旌帛蒲輪累徵不起富貴浮雲卜築鰲峰鑿地為田亭亭皎皎不恥食美仙骨不凡學授偓佺龍嶠一卷出青入玄峽江之西飛水沸騰不濡不溺履空而行駭俗驚世事涉杳冥厭棄囂埃以道自閒朝聞夕死得返吾真一日羽化如蛻之蟬乾德而後人夢是憑厥孽既祓榮雩協應

卿一　三十

五穀蕃熟利施於民民感休喜秋嘗冬烝祠制未立合享大庭按察舊額始於紹興作廟有嚴濯濯厥聲紹定紀元屋壞將頹恢度舊制功多如前惟賢希聖允獲徽稱人上其德有司俱存神而明之聽一且專繼自今始聖可希天伊我靈濟行滿三千兼而有之以配三靈戊日元吉稽潔椒馨民亦勞止實獲我心刻誌於石千古有經靖惟恢惟非人不因尚冀宜封八字輝榮拜手稽首

天子萬年○

○司農社角廟記

予廼者赴天臘會式遄其歸倏有客腰金袍紫侍立於堂下厲聲而呼曰生為人沒為鬼為君子之鬼必不敢加禍於人其為小人之鬼則不靈西廟有記南北有碑予其將與草木俱腐矣予聞其語責令左右引而進之乃正直之神曰社角祠予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語吾幾失子矣縫衣章甫難以適越維今之時非姦惡富疆者不可以立身非纖臺計會者不可以為生計子之職以農開國春

卿一　三十一

耕夏耘秋收冬斂終歲勤動靡有寧日天門萬里孰為子之遠慮而乞憐者乎長房何人敢為驅役鵲之靈不免填河之書龜之靈不免支牀之苦鷄何為不鳴犬何為不吠牛何為而喘馬何為而困如子之責難矣哉信欲望豚蹄盂酒之為私祝者其可得乎然雖如是農必不以水旱而不耕子司農職也安得居樂其業何必沽名釣譽為世俗態自今以始歲其有則祀事孔明何止百世將與天地相為悠久子矜子能榜其額曰司農社角之○

○廟若夫廟之始自五福岩而遷於此亦有年矣其重修歲月則題梁可信故不及贅攝提格之天臘節後二日鰲峰山人作

司稼旗龍山翁廟記

公姓翁諱承贊福唐王融之遺民也唐乾寧之四年中宏詞科官極高品五季之亂豪傑分割國危政亂風敗俗澆公廼棄妻子捨墳墓埋光鏟采不效時趨北遊白鹿歷高踰險卜築於鰲峰之半曰旗龍山平坦廣衍得幽水清流而遂其志閩王王氏幣帛以迎不屈

仕之永隆間王氏兄弟閲墻内變潰兵星散奔竄於山林之東聞公高節過門不入晉天福間唐兵南討鄉之父老恐變爲虐請唐師勦除之公具唐衣冠謁見二王今之靈濟真人也王復辟以幕職公不願祿鼇山爲田自畊自種年豐穀美舂給隣未之不足者仁人用心萬口是碑天福八年一日忽有流星墜於居廬之側公自知祿滿得鄉人共祀公之香煙以其自耕自種之田施於合山常住永爲追修奠靈濟二王守此土公得配食任司稼之責主掌雨暘管護牛畜菑事以來終始惟勤歷年既久祠宇傾頹更而新之鄉之父老力也至於風雨順時五穀豐登孳畜生聚鷄犬相聞此則父老之所以獲庥庇於公者非一日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良婦良其誰使之然而然者公其鄭子真嚴君平之徒歟公神也請記於予予敢述公之履歷以示後人大德二年十有二月臘日鰲峰老人徐子記

徐仙翰藻卷之二　　　鄉二

團本堂記

維歲大獻淵修禊之夕鄉人某持一瓣香祝於予曰牛馬走所居先人之敝廬已七八十年矣舊有板額曰延慶堂塵埃厭棄未甚光彩意欲更新之竟弗克就於嘉其有此先志以成其美乃命左右濃磨川墨一硯剪茅爲筆一氣作之字大如斗曰團春夫團春者大地之間物物皆春也蠢者動蟄者啓勾者萌甲者折自充自盈自生自成是誰使其然而然也予亦知其所以爲春之意否某曰唯退而省其私如未有所獲復樞衣而進曰愚不敏請事斯語曰物之所以爲春者有天地焉人生天地間不過一物耳春之於物春且不知其所以爲春況於人乎吁固哉予之言感矣復坐吾語汝夫天地之所以爲春此春也人之所以爲春者亦此春也豈外物而求春所謂春耶何者天地之所以爲春者其爲氣也融和其爲情也明媚其爲氣也含養覆護而已物之所以得爲春者職此之由苟或赫然而有酷烈之氣是爲夏也非春也蕭蕭然有淒清之情是秋也非春也凛凛然有嚴切急廹之意是冬也非春也既非春也何有於物哉惟人亦然子其知之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人之大倫也必先以孝慈友愛輯穆和遜爲根本惟其本固根深一旦春風鼓之動之其爲枝也脩而長其爲葉也暢而茂其爲華也秀而實不然雖有春雨時時灌之日日溉之無益也然則根本之於人可不加之以封植之功任之以培養之勤庶亦可以奠其有立子章子能以此意推之使同室之和一團是爲不春之春與天地同乎其春何患其不充不盈不生不成也某既承斯語頓覺神悟懷其文而歸亟索筆書之指令家人措置一觴一味設席於團春之堂少長團坐各有次序相酧相勸且飲且輟其將醉未醉之頃呼童取水盥漱以文讀之且作嘔啞之聲使家人聽之復拊躍而揚言曰吾雖未醉幸而諸事不芥蔕吾心信乎今日之得春也今日至來日來日至後日無日不春自今

歲至來歲來歲至於千萬何歲不春我得此春汝等亦得此春庶無愧於斯堂之名既徹席家人撫掌大笑而起贅峰老人作

門銘

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禮必嚴恭容必端正處己待人惟和惟謹耳目心思吾日三省致知力行賢可希聖事業伊周德行顏閔積善傳家必有餘慶書銘於門子孫其聽

壽天王嵓道場記

佛心普照大師清琮號石徑俗姓畢莆之遊洋人世業儒少從遊於三山郡庠平日與交接者特達俊偉之士適谷陵既易奎壁無光遂棄所學入空門初受業於東山師衡振文傳印於愚中師廣智師之爲人内朗外融不假耘鋤口常誦佛經至於儒書未甞一日釋手且會鍾王會此時輩所舉南宗之白眉者非師其誰師自莆入福始駐錫於閩之應天寺閱星霜者十有六常語人八萬四千法門須是自行方便欲另作一道場展轉莫遂去應天寺未上牛鳴地舊有湯承議故宅遭兵燼後已爲瓦礫至元壬辰其子第以其地來售於師師私喜曰吾之緣法不偶遂捐衣鉢餘囊力就之一日與其友重林師道煥共攜一行書縱觀於其間得山之龍法俱在法眼中雙髻起風南北競秀雙髻之北發足而東針爲乾再分兩支支之一結爲石如品字三面錯崿且端且正或者天育地產設茲神物將有所待焉晉永嘉渡江處士王其姓者自太原來結廬於此因石之品字自號玉品山人故今目其山曰玉品玉品山山之總名也上有一脉自品中出蜿蜒而来如蜂腰如馬頷及其中也横建三峰卓乎有立項負而足峙其名曰撼奇前行換步節節搏轉其名曰蓮花至於止處三支換地雄傑峻峭作仙人大座之形東有八龜堂泗洲橋西有麒麟凰真武岩明堂之上有山曰壺谢曰烏石岡曰古松環山之間碧澗雙流蛇行斗折尺寸千里悠悠然莫知所窮外抽一峰曰方山爲之從内建一峰曰天柱爲之輔天柱之下爲應天寺逆跳兩峰關闌水尾如牛馬之飲於溪廻巧獻技有態有情雙髻之南發足爲大座峰爲玉葉峰爲双童峰双童而下爲寶蓋峰爲起雲峰爲金欄峰爲三郎峰爲朝陽峰嶄然陣列崢然角抵外與天際四望如一佳芝山別山雲公寓遊於此甞作十奇峰偈以寄其情凡登探者莫不稱讃師既得其地乃大展作具背西北面東南始指異之曰孰使吾之樂茲土而爲開先者非道場之緣法歟師之執行震人耳目雖欲藏身處沒蹤跡不知沒蹤跡處莫藏身諸宗長上聞之不肯放過辟董越山寺師來越山跳幾百祇越山寺在福州治之北鄰於市井囂埃出入未免斗鬧淺學近識處之必爲執着師之性倮倮然洒洒然無色無想無知無得獨道場之舉念不停常欲了此而擔負不行乙未之歲的委其徒師龍等董其事以某月某日某甲子始儆工剏而跡之是垣是壁庵於上而署其額曰壽天王嵓道場壽天與應天同族類也曰玉嵓則就玉品山字上模倣出來中有堂焉命曰應機堂之後有觀音殿殿之後築室爲二

師同一日東山壽域一日愚中歸藏師不以此自居而歸之二師式以見其不忘所宗之趣堂之下寚土為池旁廣而中深導泉蓄水不增不減蓮花九品異種同香合九為一莫名其妙豈非玉品山之來處上有三石中有三峰下有三支合為九數故品別以九其義有取於此蓮花池之得名是亦得於山之號蓮花而得名也况師之宗派出於天池取以天池二字名其池山之方位界於乾亥配乎天地之名誠為相應池之旁有亭亭之勢有○臺樹花植木四時芬芳此遊覽者之所健羨○其可樂乎此耶若夫鬻田三百畝以為香燈之資是得金仙所示不滅意益而廣之者東山愚中也又於朝陽山下營塔一坵以為栖真之穴亦得金仙所示寂滅法師歟師歟金仙之徒歟大德三年歲在已亥中秋前六日師遣道换來示予以地圖而請記曰庵之事役將次就緒復買其隣得諸哲坋之基灌莽荒墟是亦湯承議之遺業也目即鉏理計工度材建大佛殿如招提致上以祝當今皇帝聖壽萬安下使鄉人之信向者有所歸依焉外有三門兩廊法堂寢堂齋舍倉廩去處各留地步陸續為之計未知何日得以就其功吁師之言似為當矣師之規模如許志向如許力量又如許何患其不就不患不就惟患師之不為也予澳忍無聞敢拜師作禮拈起招賢大師偈曰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師聞是偈不覺開口大笑曰如是如是吾即成之成之日再能為吾續記否予曰不敢辭予謂誰廣陵徐氏子名謐○爵里具存五代史齊之世家自號鰲峰山人姑撫其事為之記師石徑刻於石留之以示後人云

續壽天玉品道場碑記

佛之字義釋云弗人也既曰弗人上無棟下無宇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以三千大千為世界廣大誰知何曾假合金剛經云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此其所以謂之佛佛心普照大師六祖衣鉢之來次第行也初受業於東山振公住應天寺再傳印於愚中智公住越山寺晨雞暮鍾粗可以安閑受用玉品山之作庵曰壽天玉品道場豈必搬柴運水祇欲展神通耶若夫一椽一瓦一木一石皆出自師一手經書吾謂師之用心也勞且拙矣庵訖功囑予記其事耶記耳從而作贊助語故未免世俗態師胸中之韓馬薛鶴已全不已勿勸為媟殿之為最大者一堂之為法為寢者二兼靈會者三門户之廊廊廡之修直曰倉曰庫曰厨曰寮方丈圊圂馬盤盤馬色色備具其十也有九土工木工石工将告成○者又七七八八矣倒指數之凡歷涉者四五六載事始完可以想其輪換之盛吾謂師之用心也其為勞且拙者猶有存焉續記之命祇恐記之不得其所以為記之意豈不見岑和尚道是今時人須是隱身去可思量不師默然禪坐一刹那間復拈起一条柱杖子大喝一聲云庵雖小含法界放開大者無外收來小者無内這般的話不是達磨公案汝會麼予眼裏聞聲便覺透徹以是知師之作此道場者不過與佛所作祇園精舍一樣規模

馬師之所以作道場者果在斯乎不在斯乎祇在方寸間耳其為開架也非尺丈所能量其為方向也非盤針所能格其為境界也非品石之莽蒼所能揄其巧也非十峰之峻峭所能名其狀也非雙澗之淵深所能究其源美矣善矣諸好備矣若能於此了知便見得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放開隻眼縱橫自在東去無涯西去無際上柱天下柱地四通八達無所罣礙其光明洞耀照徹十方譬如千日放大光明不然何以謂之佛心普照大師

○道場是作豈得易為記哉記誌也輒敢門師借取須彌為筆海水為墨獅子巖頭大石一片誌而碑之使百千萬億劫後不破不壞知其所以為佛心普照太師壽天王嵩道場記也庵之履歷已嘗記故并為之頌曰

師琮公號石徑家莆人畢其姓世業儒衣冠盛陵谷易文星泯俗瀾趍不與競赤洒洒是本性學惟精西方聖機一悟非臺鏡泝源流派能忍東山根親摩頂愚中智傳正印初應天以才稱今越山衆袖領基道場卜玉嵩龍得法宗一行重林煥為正訂氣結凝石礦礦澗雙流峰十陣面東南絕奇勝劃土壤剪荊梗陶瓴甓削朱穩築垣墉植藩屏庵既成禪安靜名應機宇于題異種蓮池乂町花木亭峙如嵩二師祠事思敬生者壽歿者慮崇淵獻記予請居買隣力業併土木石工愈勁殿一之敞而洞堂居三法雲寢廊翼翼修且延針甲卯門取正倉乃積厨乃淨寮與房件件整田爾田二三頃塔一丘萬事定師龍等承指令

○五六載功始竟開隻眼子細認師所住境非境方寸間沒蹤影一點光常耿耿遍法界長萬仞佛西来甚修證水在瓶星在秤嘿時說忽自省意云何生淨信衣可溥大庚領續比燈燈不盡心即佛難比並曰普照兩相應師之徹人諦聽記誌之愚膏唇頌無文愧澳涊刻茲碑年有永

修西林寺記

閩之福州城舊俗土記之傳者號為三山按郭璞遷州地記曰前有雙眉重旆粉黛圵指烏石山九仙山方山而為言也又有高蓋山蓮花山與方山相應三山之名其始於此三山於其間獨方山最為橫絕州治之南望之如几案天造地作亦巧矣豈特為州治設耶予嘗謂山之靈異者其間必有魁奇材德忠信之民出而當之又未之見也一日縱觀於方山之下行一里有佛精舍盤盤焉囷囷焉榜曰西林禪寺法門廣闊殿宇宏深迴廊翼翼飛閣渠渠東有天飯香積之廚西有雲會禪燕之序至於應真祠寶華堂方丈室靡不

○修麗幣庋廪舍無一空闕地木石椽瓦粉壁俱新鐘魚木鼓色色俱具若夫鑿池引水生清淨心不塵不垢是名莊嚴青蓮寶像紫金白毫光之照徹十方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予焚香合掌如登天堂四大五蘊實無所有迺自嘆曰此絕俗離世者之所以為功名者也少刻主僧披袈裟袖坐具出而問訊於予予瞻其人瓌瑋特達無人我相揖之曰師其開山歟延予坐煎茗為款從容而言曰寺之開山唐廣明之祖師也後百年有宋景德禪師

廣而闢之以成道場指數于今又閱春秋三百餘載咸淳戊辰老衲自龍江来住山凡十年適值兵革頓爲瓦礫草莽之墟過者太息老衲不揆不謀於衆不求於人自傾倒衣鉢一力斡運纍積餘藏如治私産因其故址徵工僦功勞苦服役踰數年而克有成增置田畝利俗於昔苟得以膽徒衆晨香夕燈上祝聖人壽下俾鄉人獲有所皈依佛法中其亦庶乎可以無愧於廣明景德二代之開山也又於寢堂之内偏建賢樹塔列歷代海會于左右上塑三佛中卜一穴是爲靈室反眞歸源此老衲之願畢矣今欲伐山石刻之歲月使將来眼知作之本始慶稔閒真善欲識適意空宗種種因緣輙敢以須彌作筆海水爲墨作之數句不異語乎以方便故不敢辭應

作是言曰善哉善哉師名正榮其先二山長樂之古縣人也俗姓謝家世爲儒此所謂魁奇忠信材德之民能以絶俗離世而取功名者也記畢長嘯出門人不知予之所之師曰其神乎元貞改元菊節前一日前廣陵尹東海徐儒子記

徐仙翰藻卷之三

鰲峰賦

巍巍乎高哉鰲峰之竦傑也按淮南子之括象圖是以知其宗祖發於崑崙考赤松子之青囊經是以知其枝葉之分於庾嶺自南而來也惘若諸番而入使向北而朝也效彼崇嵩而祝聖其勢展雅其容端正如覆金甌如翻洪鼎如仙人之展具衣如玉女之開粧鏡如武夫健卒之頂兜鍪如王公貴人之執圭珍外有方山拜於前而爲之几嶓山侍於後

而爲之屏鹿山爲之輔而左支合山爲之弼而右撐齊齊整整峙峙亭亭雖池之九華歙之黄山不足以喻此峰之偉觀括之成都温之鴈蕩不能與此峰而齊名吳之會稽楚之雲夢惠之羅浮朗之武陵皆不足以形其狀亦不敢以狀其形我爲横笏以量之其方圓也何止二三百里立表以算之其上下也不啻四五千丈去天咫尺聳人觀望御扁榼而歷險假組縈而直上進步可以造紫微之庭舉手可以掬銀河之浪藐爾人物小哉穹壤

俱在吾目如示諸掌使孟參軍寫此必為落帽之懽使謝太守知之必為整屐之想斯人已去此音誰賞若夫委委蛇蛇高高低低凸凸凹凹不等不齊層層疊疊為畝為畦朝霧收兮陽烏旭於東暮霞飛兮白兎魄於西引清輝兮皎皎挹翠影兮萋萋至於春風動兮花卉芳菲夏雲奇兮樹林陰翳秋露晞兮嵐光淡薄冬霜隕兮草木凋瘵此良辰美景之所難并有詩人墨客之所睥睨其間虎狼狐兎為穴為窟烏雀鳩雉為壘為巢或鳴或噪○

○或嘯或哮士張垂天之翼下布竟野之罟右挾夏服之箭左提烏號之弰或縱或擒或蒸或炮以供我祀以充我庖所産之木曰松曰栢曰樟曰橘曰楝曰桐曰楠曰柠曰楓曰杉曰欏曰欅曰檜曰檀曰槐曰梓曰柯曰桼曰榕曰椂曰朾曰梃曰楨曰杷曰枇曰櫻曰槵曰掙小者可以為店為楔為根為閑大者可以為檼為楮為棨為梠其用也慱可擇而取又有紅蕉白苧細葛青麻山桑野柘槐黃藍青梔子檽皮真紅紫莢之類可以為華身之

需蕩枝龍眼櫨橘餘柑林檎黃彈朱櫻白柰㮇樘㕑櫨楊梅烏椑之屬可以為適口之助言其藥則有香薷牛膝黃精蓍芋交騰馬舃地黃皷子薄荷茵陳紫蘇香附茱萸甘菊扁豆香枳苦蔞茴香蒲艾遂蕩黃蘗木鱉罌粟羊乳或生顧渚之紫筍或産交州之薏苡靡所不有未能殫紀何今昔之不同嘆日月之雲逝是以橫笛一聲或伍牧童而來歸爛柯一局或學樵父而偷閑石嶌嶌者為方士之室草蓬蓬者為隱人之庵安禪有座登真有

○臺曾現天燈之瑞嘗留仙舄之丹石鼓之聲○猶響紉石之紋尚瘢窄而除慶號引戰之門坦而平慶為息馬之灣古來遺跡吾豈虛談胡為感慨尚可覧觀峩峩乎有莫攀之壁淵淵乎有無底之潭各立深淺分為二三芝蘭同芳而馥郁藤蘿交翠而髭鬖源泉混混流聲潺潺一條瀑布萬仞垂岩其白也如練其青也如藍其濺也負如珠其盛也深如盤金刀剪栽未為易玉尺量度誠為難時有神龍變化如恍如惚或飛或潛或出或沒或激而

為雷為霆或奮而為飈為颮或沛然而雨勢祁祁或油然而雲氣浡浡祠侈褒封民無怠忽鴻濛既判遂古之初孰為措置以麗堪輿既分秦都未入漢圖所治南越惟君無諸𩯭椎污俗世守一隅韜光晦跡孰敢誰譽自唐貞觀册名上都風聲壯麗氣貌魁梧宛若數里聳拔一坡鍾青鋪而闤闠接潮聲而盤孟派其墩曰傳築支其崗曰香爐維水之白維石之烏前洋之為肘為肱富山之為趾為趺此上此民是田是廬何迺陵遷谷變時易事○

○殊五季遭亂十姓並驅豈期王氏自謂黔愚内溺淫侈外事科斂宫室無度遊畋自娛時靡有定不遑啓居使鳥驚而獸遁幾絕生息使山童而木削遂成丘墟毋乃蘇氏疊出是以眉山一枯人有常言事果不誣始自建隆至於祥符朝廷文治鄉校詩書迨時厥後名公鉅儒相為汲引無復躊躇獨先於諸郡蹈破仕途朱紫背項車馬門閭昔也此峰之靈以物之秀今也此峰之精以人之儲嗚呼輻南軸北習来黑往何此峰之不老托以神而

是降爵秩有加聰明不爽誘諸人以為善慨
斯文之未喪況神藏於容道隱而微自知謹
恠恐涉狐疑大義頗羞於曹植十年深愧於
左思姑作獲麟之筆毋貽覆瓿之譏

靈濟宮賦

龍銜圖龜爓書何譎恠而詭異者乎詰之泰
元泰无嘿嘿卬卬將求索於惟象之初羲媧告
卬其故兮洛矇矇而未察挾既覺於玄鳥兮
倏以自造而歸之寘寘謇巧倕之揆正兮童
玄文而志畫菲蓮尊之啓前兆兮彼靈氛而

莫神覲幽人之髣髴兮守以又玄而莫莫電
倏忽而翕赫兮冤不可兮彌測逦窮宇宙兮
孰預其終等堪輿兮長無極是以五帝亭亭
三皇繹繹神囿兮有制衹堂兮有式蹴龘蹈
列以涉今兮誰復參差而不鄴九天之寥邈
兮安放安屬何剡剡而來下兮鰲峰是宅陟
纖芟以抗嘉壇兮直嶢嶢而造天眺青矑而
下盻兮黄土乎丘岳雲譎波詭基之連蜷蜷
兮肇於東平原唐之澨而皺駴兮趾裂呙而
成峰岧岧然若馴猷之駟昻昻然若赤驅蒼
龍覽樛流於蓮華兮挹素靈而心爽靈山之
儨婑崔巍兮襲青氣之豐融九阡九陌之壇
漫兮井般廬而連局朝潮夕汐兮道汪流而
漈漈信美夫嶽祇瀆鬼后媪育靈其年政和
洛宫是營作噩貞于則壯兮土木石工之告
屹然砥石之柱華然雕玉之楹嶄岩兮飛宇
嶕峠兮層甍列楚撩以布翼兮續續然相以
交錯重析疊拱兮甍甍增增而復崚增閌閬
閶其朱閈兮扈則偁岐陽之石鼓畧垣墉之
佳嵬兮炳炳乎丹青邃闥秘室之巘嶙兮從

延佇於荒忽東廊西序之嶘嵱兮抱地勢而
相嬰又有麟毫之筯珠翠甲乙之絡羅孔雀
兮張金鵝綴鷫紕兮敷底蔑受寶符之緱山
兮感黄金曼陁未足以言瑞兮間以琉璃而
婠嫋彤芝之雲氣騰騰慱山之祥煙鬱馥杉
松歌玉楯之風槐桂掛文窻之月或竃土以
潴泉兮雜雷聲而活活鱊鰟之與鱖鯞兮掉
清漪而發發溶餘慶之鎣宏兮納大千於一
粟淑龍首而發仞兮頻霄回於靈塔曰外相
屬前沓後合殊形異觀莫能殫述至於堦級
之有等差儀衛之有號令左低聲右肅靜魍
魎兮固扃壘荼兮呵禁蜚魑兮不敢喘息猗
往兮東手聽命將事之夕齋宿唯謹顒昻俯
僂或退或進端容兮正色目存誠兮肅敬儼
然圖像之生獰氣燄之灼灼畓畓兮熊羆之
士業業兮貔貅之卒虎頭兮燕頷龍鞱兮豹
畧羅弓矢兮樹旗旄執瞿戣兮伏劉鉞泯其
跡於無聲藏其機於不測堅梆營之壁壘示
轅門之整肅使爾絶黨殊隣遐方號俗梯山
兮航海畢獻其方物眂此館兮來賓有亭請

○ ○

寓以為王會兮賀太平於今日恭惟
皇上億載萬年為父為母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修逦文偃逦武忠為甲兮信為胄禮為干
兮義為櫓蒐詩社兮獵詞林遊墨場兮聘翰
國將追群於崇環追慶雲兮垝白甫東壁騰
輝燦然可觀偉哉凌煙閣人物之盛兮畫腰
金而袍紫又如西涼伎獅子胡尋撞之都盧
舞絙兮揮霍藏撒之要妙兮梨園之曲聲嗚
嗚楚娃兮吳豔秦娥兮衛姝粉白兮黛綠飾
紈綺兮綴金珠飽侏精兮厭鼎肉八珍絡繹

兮分御厨衆嫭並侈妁媮何嫭之道予用心之巧也如此靡敢褻嫚以為耳目之娛天門兮洞洞無階兮可扛名與德之盛兮日月爭光萬鈞兮未足以為重何迺慶之以無為惕然而若恐親親以睦兮序伐木之章魯侯燕喜兮獻閟宫之頌名咨堂兮纈四字以為規姚姚寓其意兮亦庶幾乎能以警衆憂虞失得徵之易兮尚以占文未喪兮亦顏亦孔迴平之作籀篆兮上可板於軒頡熊經龜息用○以觀其徼兮即來今之黃任徐董非至人其○孰能與於此兮敵可拜宣封而受天寵重曰奔雷公驅警蹕以鳴兮戒雨師而洗塵兮飛廉撝呵勵厥聲兮神毋擲大先啓行兮駕龍輣而載雲旌兮八鸞五鳳紛紛其交迎兮乘清氣以上征兮驅閶闔而造紫庭兮曰出入而靡有停兮下倒景而上光耀明兮百味旨酒將薦馨兮藉以芳芷雖杜衡兮浩然壽宮安可寧兮永永爾祀何千萬齡兮

文與庵賦

一日有好事君子袖香而叩於予曰吾鄉

卿二　十七

之宫與廟各有碑餘慶堂亦有記文與庵塔其為道場未可以小可目之何不為措一辭意非敢後也蓋為道場將廢未獲其人以復其始坐此慚愧今因子之問姑撫其事以為有緣者勸乃賦之曰

鷲峰萬仞兮去天一握蜿蜒而来兮不知其幾起幾伏突然為青鋪之三峰兮爾廬爾宅揖崗巒之拱護兮眷西顧而徊徘非驢之能蹴踴兮龍象之為穴為窟奉如来之真舍利兮粒粒如含桃之銜金碧氈包席裹兮載以○駱駝而来於西域瘞之以為塔兮削以水沫○而刻其山骨甍甍增增之級有七兮巍巍其高卓像千佛之化現兮運風斤而精鑿神火青而不熱兮燭斗牛而上薄人天鬼神所瞻仰兮欣予志之相逆而懽悦晨昏之作禮兮且拳拳於晦望弦朔此先祠之故庵主兮釋修偈之是作比干之胤曰懷賢兮實為鄉之檀樾假木魚以驚衆兮聲夜鳴之山鶴功一就於衆香兮一盂一勺元符之銘誌於石兮尚有稽其歲月言不可既兮兹特舉其大畧

淨慧之號振於古兮談西天之快樂文與之名著於今兮乃儒人之意有托祠宣聖兮志于學祀元皇兮千于禄廣惠之有殿兮清貞有閣右叩於玄天兮左瞻乎東嶽延導師於安養兮趺青蓮而焯灼現千輪慧力之色相兮不御鉛華而帶纓絡如負應之衣白衣槃槃兮或示以朴如明覺之掛金襴采采兮或稱其服慈濟之以醫而活人兮不假乎參苓桂术英列之以孝而致身兮化世俗之薄惡命爾堂而曰證會兮神乎莫莫樓千門之五○鳳翼而飛兮簷牙高琢房庫之有次兮復經○營於庖湢僧寮鬻其功於丹青兮污或漫於黝堊百以器之既備兮靡有堅心而展力事事之竟有成兮固非一朝一夕復其始於宣和兮如章如吳如郭繼之以曰徐曰周兮再經理而為之廣拓自元符迄于景炎兮完新修舊之既數嘉爾志之忠且勤兮將為河沙億劫之封植敢舍心而捐廢兮於俯仰而無作燭龍不常耀兮纁黃忽其湮沒爝火之爐已滅兮未能嘔之橐籥大厦之將顛兮未能

卿二　十八

支之以一木慨古人之飒化兮孰可與而咎度来者吾不聞兮獨憎歘兮結帽亂曰何陵谷之交錯兮何世途之跣踔兮何營營乎蝸角兮何舍本而趍末兮何嗟老羞早而縮恧兮何悯愁而不之覺兮何盜車而不遇之伯樂兮何韋畫不得工隋而志墨兮何前修之有遺跡兮何壞此路之轍兮何謂不實而有獲兮何時蹇修為理之煠煠兮

自辨文

予之所作人皆以為迂誕今日之迂誕異日

○之受封襲爵以此為驗之跡進身之階如君○者之未知也昔有搜神記神異誌幽怪記山海經幽冥録當時所作莫不以為迂誕至今讀之使人感慨而已誰曰不然予嘗讀聖人書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及觀獲麟一經盟誓之辭灾異之事屢見而屢書或者議之以其言出於公羊左事谷梁之口始作俑者聖人亦不能諉其任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甚矣材之難也如此夫文章天下之公器非則辨是何辨之有予有所作不知是邪非邪請為辨之段文昌所作平蔡碑太守陳珣去之獨有取於韓昌黎之文昌黎公雖後世之所欽服殊不知蘇内翰所謂不知世有段文昌之句則視段文昌為何如子之所作故無段文昌之材存之可也去之不可也如或去之雖有此記誰無此語夫其必欲存之者非以為誇當世耀方来簧惑衆聽也不過後之有事於廟者觀吾記見吾行事不以暗室而自欺敬神之心油然而生矣記既作矣刻之書之必得其人予故敢用○為請揆君之心必有其說東坡公嘗曰平生○不為人作行狀埋銘墓碑至於撰司馬温公富韓公之行狀則曰不敢固辭終非本志君之所以為書碑者是亦以東坡自任歟雖然蔡邕謂盧植曰吾之為碑記多矣皆有慚色獨於郭有道碑為無愧予敢以此為請云

塞謗文

予自領仙職以来曾慶而後未嘗一日與人交接時雖有片言隻字無非誘人之善語也苟非其人精純所獨徵兆莫報若夫水旱疫

癘意外之變是皆予之弗德惟有恐懼修省曲盡銷禳之道而已至公無私疑問則有籤杯如響斯答今之箕笔不可驗者盖其間有一等罔象非賴行巧設奸假以狐妖鼠怪闖其戶闃其無人而文飾其說致使爭錯釣誇奚云是謂人可欺也而神可欺乎語曰可欺也不可罔也魚目隋珠真魔可見有識君子毋惑滋甚反為神羞姑作笔為塞謗之辭云天其神間神居冥冥胡然化筆刻刻厥靈編珠綴玉皎如日星班張賈馬莫之與京活人○之書韓康永涪陰陽宅兆郭公景純龜粮景○從車蓋塞門德鏤人心何千萬年今也不然藏神於天出無入有世謂之仙虛無縹緲嘿嘿何言豈期夜鼠假以狐鳴顛倒繆錯使人不平持神之悅具男具與云誰之辜攏斷賤夫欺不可罔或敢侮予積惡滅身人禍鬼誅若等儒冠肖貌如人鬼神無常豈昧之聞昔日之靈汲於經營今日之晦廟事已成自衒自鬻惟神之耻絕笔有歌久屬人耳謌以訊之無從詭隨斯文是作以塞謗語

非神賦

女媧氏之斷鼇足兮渾淪始離嵩泰衡恒華之差我兮其神曰祇帝舜柴而禹巡兮泰禪而漢祠遂右之傳而不証兮誰謂水龍而木夔予之鼻世兮基於下邳發釆石之孕靈兮消鼇峰之現奇嗟魂燬魄淵之瞬息兮冥招青閶以驅馳衣清廟之荒唐兮白晛嬰茀之委蛇欲毀冠而裂冕兮視世途之險巇大厦將顛而不理兮恐一木之莫支歲昭陽之大荒落兮音剡剡于羅池假毛錐子以為言兮顛倒而妍媸或讒巧而嘐嘐兮儗儗以為吾欺焰掉舌而葩葉兮喋喋乎秦儀汝愔愔而解兮寧質質而自持筲罷小而螬蠓兮胡井眢而管窺腹便便而蛲蛲兮不肴盛酒之鴟夷朿谷生朝終自臧兮短狐伺影竟何為天地漫漫而無極兮死生浩浩而誰知阮瞻之辯是非兮骨肉化為塵泥謂吾言之不足證兮巫新麦以為期亂曰天道之福善禍淫兮如表立而影隨彼譎詭而徂狂兮羗猶豫而狐疑敬神如在左右兮予嘿嘿而何辭

莫毀碑辭

莫毀碑者言碑之不可毀也辭者聲其罪之辭也其辭曰甚矣時俗之變詐兮黠鼠智狙梔貌而蠛言兮效汝曹之囁嚅巧畫竟莫狀於犬馬兮唯鬼魅之是圖不涉大行而涉魚鳧兮又孰知其畏途玄靈之決辭兮匪若木之不靈憐螢之逐暗兮謂長夜之冥冥彼獸面而人言兮不離猩猩蟒蛇其可以吞鹿兮乃自狡而穿鱗以射芋為養勇兮羿卒陷於厥軀黷彼貨而遭兮崇反懟於妻孥魔之惡將害盈兮覆以臧而悉書刻爾石之殄厥宗兮妣以聆其哌哌倏嘌黃之西沒兮忽沃焦而東注觀天網之絃覆兮孰三面之能去吹蟄於托而羨兮猶執熱而不悟匕軌之可鑒兮故作邯人之踵步武鼎不可於潛伺兮何庸口吻之喋喋詖末至於埋沒兮而日炙中立之聲談灼兮何為女子之讒說元戎之精忠耿耿兮何迴懺人之謀尊公論之有優劣兮珣非私而左韓因韎韐而有感慕兮知造物之好還典刑具備兮萬世不刊彼昏不知兮縱肆兇頑焚傳將以淪經兮邵與盧而孰存白石之牛不忍其般餗兮於亮奚冤或禍福動人兮儀甕于門或幽冥異路兮致責於温豈今昔之不同兮事無果報抑水火之妄許兮不敢漏言於慎竈黔羸非姚異兮德潛通於彼昊是以福善禍淫兮用天之道捘鼠尚且忌器兮彼胡不思欲以一指而掩衆目兮夫誰與欺天天是椽兮咎將執誰莫毀碑兮予又奚辭嗚呼噫嘻如是諸斯

徐仙翰藻巻之四

喜雨頌

靈濟崇建祈雨道場恭奉鹿苑開山應真菩薩卓錫聖水秪奉供養隨獲感通敬序其事以為喜雨頌榜于泉亭晝示將來用啓歸依之念者如是我聞師有偈曰人皆極目雲霓我向此時垂雨澤誓願無邊其為慈心利物之意云何指大眼孔便把作急時抱佛脚舉似怎不會得桑林之野禱于山川山川寧有神乎旱既大甚滌滌山川靡神不宗毋曰祠○神何益神本非神抑人心有所感而召致也○惟師之靈得於如來神力持戒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鄉民所信向固非一日余五百年家師之力者幾何人自去秋而冬迨至春三月不雨種未入土此誠危亡急迫之時誰肯蒼鵝而歃血假信於蛇醫又恐為識者長發笑也亦曰聞禪師袖中惰龍可驅以効鞭策遂禮請于我師隨車而雨日在壬寅後三日霏微四布丙午雨既足黄童皓叟踴躍喜交相慶曰應真開山雨致香獻頌

修東井文

東井之創始見於石刻曰熙寧八年歲乙卯閏八月十三乙巳迄今二百二十有四熙寧以前方其井碑其甃欄尚存具載章珏捨東井闌六字珏五代閒德望之士考其時為石晉天福八年即閩天德之元年也合而筭之上下三百六十有七載蓋物久則壞數也壞而修之亦數也井湮而圮于茲四十年餘鄉閭嵬嵬莫之指視非慢也下如浚谷上如懸崖欲斷未絕其險若恐無所容其力焉至大○改元歲戊申蒲節之前二日日將西倏有風雨發作卒然而成一墟泥石俱陷此天將以假手於人而欲修之所謂數也信乎有土此有民民天之民也豢天之福順天之時承天之心謀卜協吉越四日乙丑鳩工運石而搬泥無計上之鰲峰之陽有藤焉其大徑七八寸圍其長直七八丈餘假以為索何造化之巧豈非天有以相於爾民者歟如月七日甲午石工土工畢集迄乙巳告成與向乙巳日合數乎抑天乎曰天也敢記其事為文示爾人而祝爾神其詞曰天相爾民風雨是因脣言協靈徵工以興既渫用汲潛流拾潗養人濟物其功用博八神八方王戚千將般輸軍紮呵禁不祥人受其福年登乎谷飲泉知脉豢天之澤完舊復新迄用有成永保安寧乾元亨利貞

塞井文

井之為義大矣哉在天則屬二十八宿在五行則為水之精在人則為飲食之用不可一日費也井之不可廢者以其水之能養人濟○物而然也夫苟泥而不潔舊而不清則為廢井也故聖人作卦必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此正以為舊廢之井泥不可食至於禽鳥不來是不能養人濟物反為人物之害也巷東廟地其山發於鰲峰蜿蜒而來不知其幾起幾伏而歇於此昔有人焉鑿山為井掘井及泉將至九仞而猶恐廢其功是亦以養人濟物之心為心雖傷於山而無害今也入乎井而不能上乎水則井之功廢矣渴者不可得而食汙者不可得而濯跳梁之蛙不鳴涸轍

之魚幾死舍置不用於茲有年陰陽家所謂玄武中箭醫家所謂膏肓痼疾衆議紛紛此山之受傷也不淺爾來習俗更革里閭憔悴高材多戚戚之窮君子無赫赫之光生意凋殘枯槁沉溺此日莫之為甚將誰尤乎罪之在井歲至元癸巳九月吉日丙子鄉人以塞井之議禱於予予荅之曰塞之吉故為文以告諸井之神昔有耿恭鑿井十五丈整衣拜井水泉出又有朱博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均是井也何利於耿恭而不利於朱○博是亦有私耶惟爾井神俯首聽命而應予○曰非私也數也有水者數也無水者亦數也有水而開之無水而塞之宜也於神亦何容心哉然則數之所在人事係焉故塞之議所由興也塞之曰今塞之日鬼神守護呵禁不祥既塞之後家富而給人壽而康

修廟難文

修廟之責難矣乎吾聞之矣終歲備役工費無已乎朝斯夕斯莫敢遑寧難矣乎竭其耳目力殫心思難已乎梁桷之腐黑者今已修蓋瓦之毀缺者今以完赤白之漫漶者今已鮮誰之功也謂之自為之也過多侶亦可以諉其責而辭其難矣雖然東池之水文涸西階之銘未立內宮外庭憑附之質不稱為子之心將何如譬如適千里及門而復是非男子之所為也男子之所為以義為重見義而不為無勇也古之義者惟孤竹君之二子特立獨行不顧是非夫豈有求而為之耶如子之義出於天性其與釣名嗜利之徒天淵之隔四方人則既聞而知之雖不質於鬼神可○以無疑又何待予言之諄諄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其所以神明交者必有其當也宮室既修墻壁既設百物既備然後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則畏敬之心油然而生矣否則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於欺神也不惟欺神亦欺人不惟欺於人人亦自欺夫何濟濟溱溱之有乎後之有事於廟者陟斯堂讀斯記必有問焉八人者修廟之人也其始謀者何如人其次同謀者又何如人始如彼其勤終如彼其怠是亦人也奚心哉天下之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俱善人道畢矣難矣乎此吾之所以汲汲焉是欲斯其始而成其終也為子之說則曰今之士非財不可天不兩鬼不輸抄化之說不可行樂施之人未多見其計將安出耶吾為子謀之曰凡衆之動得其宜要必以義為利也不以利為義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義之一字子其識之吾想同事者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告成序

○天下之事始非難而終為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蓋言始之易而終之難也故君子敬始而慎終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苟始勤而終怠甘為小人逼迸無成之謀之徒皷觖觖然焉用彼哉且如本宮修作之事方其始也凡八人及其終也七人其有專心一力者僅三人焉以此見天下之事始非難其終為難也信乎雖然所謂終之難者於予固無加損第識者觀人有以颭其不終之志況欲以此為福田而求利益

耶兹者六七人明集於庭用伸告成之禮功在社稷刻銘金石雖千載而下夫誰敢忘忽之所有毛牲椒醑禮過於奢誠忠為予之羞禮樫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此禮與敬既以俱足柰何告成之文佀有責不足於我者所謂神之靈則靈矣胡為不少靈於人斯言也幾乎濫矣夫富貴人之所欲也欲之不得必有所求焉維爾六七人同力王室既能善始以善終吾固知其有大有為之志天道神明福我善人○山鳴谷應隨響隨荅又何律筆舌之諄諄以○為予言子不見凌煙閣上圖像功臣凡二十有二人其所以始終者臣者曰魏徵曰蕭瑀曰段志玄曰劉弘恭曰姚思廉曰虞世南曰叔寶特此七人而已今吾子七人苟能以終始自期異日致身於廟堂之上必能以國家之務為已任何患其不為凌煙閣七人之事業豈特修廟而已乎予敢以此為勉而序於告成之後云

驅癘鬼文

傳曰晉侯有疾夢熊以為癘鬼而後韓退之劉禹錫諸人素號聰明特達世所共欽仰亦亦有瘧鬼之說或作文以逐之或賦詩以遣之於是始信秋瘧冬癘是名之為鬼也夫鬼也無形無聲安能而病夫人者乎況人為萬物之靈天之所以覆之地之所以載之日月之所以照之風雨霜露之所以四時而教之穀粟桑麻衣之食之吾觀造化之注意於人也不淺苟人道不立其造化之所謂天地日月風雨霜露吾亦不知其所以為天地為日○月為風雨霜露謂之而然嗚呼然是特瑰然○之物矣造化既生斯人於斯世又何容斯鬼而為民之病耶非鬼也鬼非病也是皆飲食不節聲色是耽甘酸苦辣之煎其腸腐其胃喜怒哀樂之亂其性潰其神身非木石攻之者衆其何不為病雖然古人之病者灌之以湯藥攻之以針灸未有不瘳而遂其生者今之人病者湯藥不可得而攻針灸不可得而及吁信是鬼之寘頑不可化吾奉上帝命守此土治此民其有為荼毒而害雹吾民者按之女青玄律必在千千斬首萬萬截形盡使為掃穴之兔無為漏網之魚然後可以快吾民之欲弟以下元頒赦姑迺歌子美之詩而告之曰子將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鬼其有靈急去急去急急去須臾不去從天斧宋開寶八年乙亥春二月甲子鰲峰老人

驅旱魃文

惟汝之旱名曰魃吾知汝之先曰炎氏以火德王天下有功於民世尊之為炎帝門戶巍巍未昧于前何汝之不肖不修操行賤薄如○此付形甚醜秉心不良畢方之毒回祿之灾○不如汝之甚也夏后氏象物鑄鼎汝用是懼率其種類徙於雕題黑齒之國亦有年矣嘗與夸父氏爭雄一方反日影而逐之於暘谷之間道行苦渴欲食溟渤太澤之水竟不可得遂竊生盜飲於人間世川原河洛一汲幾盡致有桑林之頌上聞于天明正典刑殆生殄滅周宣王齊景公以仁心待汝不為汝責自後遺種滋蔓延至于今吾奉上帝命守此土治此民民之終歲勤動以食為天天心之

仁愛吾民何雲不得化雨不得施伊誰之由惟汝是尤禾之秀者將實谷之實者將堅豈不之思而為之荼毒以至於此極也況汝且人之形秉物之性揆汝之心其忍乎草車已具糗粮已備酌汝一杯明水明告汝曰雕題黑齒之國汝之故都在海之南朝發可夕至矣今與汝約盡一日携爾朋挈爾儔駕壓礦風即便啓程苟不聽吾言是冥頑不靈照依女青玄律凡為民物害者國人皆曰可殺殺之上天有紀有綱罰及爾身弗可悔故檄

驅蝦蟇瘴文

蝗不入境虎抱子而趨此守土之靈之責此當為民除害也今番瘴氣名曰蝦蟇今作文逐之矣

予嘗讀南史間有丘傑者以啖生菜得疾餘歲夢其母告之曰此蝦蟇毒也吾遺子藥三丸可餌之果而下枓斗子數升然則蝦蟇之為害也信乎夫水族之虫各有三百六十種類蠢茲蝦蟇於天地間最為棄物形貌痱磊手脚爬沙其腹彭亨其頸蹙恧色泥泥塗食殘糞壤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所居如彼其污所見如彼其陋朝夕唯唯聿役于鬼天生德於予蝦蟇何為哉或者又曰蝦蟇之精為物之妖月于望則撐腸柱腹張唇哆嘴倡狂而得志焉緣青冥而雀躍食太陰之精光傲擾天紀暴殄天物如此癡騃天且不逹況于人乎今也百姓何辜罹其疾苦中之者起于毛端發于骨節其始也昏憒馮塞眩瞀熒惑其少進也體反筋惓腰重頭旋鼻涕流兩喉咽生烟喙嗜胃嘔內燥外乾似渴不渴而後苦熱作焉畢方煤毒回祿嗣災隻頭爛額如坐火坑雖欲騎巨靈擧斗杓東取渤海之水洒而濯之不足為快或徂辰戌汗出乃止或苦熱既退乾嗽復然連日沉滯有加而不瘳我推其端其誰之由夫豈秋行夏令陰陽之不節歟五味適口飲食之不節歟目視玄黄耳務淫哇聲色之不節何醫師不能加之以藥劑何炙師不能施之以艾炷詛師口牙之霹靂符師刀筆之縱橫心勞而目拙功罔而效遲衆怨咸至蝦蟇是尤吾奉上帝命守此土治此民而蝦蟇悍然不死溝壑為鬼為魊為魑魅為魍魎幽陰詭側奸險邪僻傲虐是作罔有悛心短狐射影之妖蝮蛇螫草之毒亦不如汝為害之甚也汝罪滔天國人皆曰可殺今與蝦蟇約盡一日其率種類共徙於藟山湖水之東偷生寄命勿為吾民害不然則是蝦蟇冥頑不靈若罔聞知吾專委蟈氏焚壯鞠以灰洒之然後斷其首刳其腹膾其肉與國人共裂而食之必須殲其種類以快吾民之所欲蝦蟇聞斯語驚且懼各穿緑衣屈膝庭下乞貸命于予曰郴車已備草舡已裝自甘黜伏即日啟程願王赦其罪於是作文而促之曰聰明正直兮吾所以神天命有德兮念此下民蠢茲蝦蟇兮物之妖精幸災樂禍兮胡為不仁上干天憲兮寒暑錯行民氣不舒兮傴跼顛傾盧扁愴惶兮功罔參苓巫覡呪咀兮事涉冥冥下民何辜兮疾苦頻仍蠢茲蝦蟇兮罪惡貫盈衆怨所萃兮愬汝之名欲齧汝骨兮俎醢其身我怒斯赫兮如雷如霆專委蟈氏兮明正典

刑屈膝于庭兮情實可憐哀號乞命兮萬死
一生蠢茲蝦蟆兮若果有靈明聽予言兮改
過自新藹山峻拔兮湖水澄清汝之安宅兮
敵處邃窗深逝遠伏兮遁迹潜形速去速去
急急如律令
宋開寶八年乙亥春三月丁未作

罩殺賦

越人尚機而信殺自古然爾至今風俗不
可革人有疾且憂也憐於巫覡之徒戒之
曰參苓罔功必須殺以為命且有謗訕感
○乘取媢因作罩殺賦以自釋其詞曰○
慨堪輿之顛倒兮貞矮方冠霧瞌靡而涸濈
兮泉飛而潺湲夜夜遊之滴血兮山林險隘
射工伺影兮潜岓側而行奸奈燕石之間珠
璣兮莫卞真贗稗稗混黃粱兮誰復辨千載
交死金雷鳴兮咸池絕響誇莫毋之姿色兮
妬閭娵子奢而靡顏野鳥入室何吉凶兮詛
悵恨而自悼世貪餔啜其糟醨兮原餐菊而
紉蘭流俗之抑扼兮竈蟻燈蛾六淫生而不
節兮霜露奚感實沈臺駘為可證兮在豈慳
而不經提戟將矢如輅之卜兮言汚而詞誕
龍馬之呈象兮後燋契而協靈機殺而求活
兮兢南風而莫挽冠倡任而心醉兮咸木必
神祇以妥而被焚兮皇其猶早將呑炭而嘿
嘿兮寧面壁而續魚總生何辜而夭昏兮氣
瞎娟而煩究假廻乎於驛史兮眩兮影於杯
蛇奪造化而律呂覰冰谷而回春毋附綏以
為尤兮孰幽昏而昧昧謂昌陽而亦不可以
引年兮又何進乎蔘苓綸網密則形詰兮嗟
觳觫而何忍亦以世溷溷兮終感厠妖而不
○醒徙薪不以爲德兮客焦頭而爛額伊誰之
由兮鄙夫貪饕設奸巧而為言惟罪之渠魁
兮人惟而鬼責借金鉞而翦滅兮使隕越而
就陵亂曰非是是非相是非乎人勝天定不
予欺兮明智昏黑爭馳驅兮贅疣竟潰誠可
悲兮孰為彈冠而振衣兮皷其嘖而燭其迷
兮辯辭不昧寧為之辭兮徵予則盡被髮而
而侏俩兮

徐仙翰藻卷之五

朝天真人自贊

上朝帝座身進天階光依日月職掌三台列
宿拱衛雲漢駱回東方龍角獨占斗魁

真人回宮自贊

華蓋房駟輔弼嚴明羽林將軍左導右迎埔
遞送奏律呂合聲榮歸天府萬里雲程

注福司贊

積善之家家用平康維爾福星簡簡穰穰俾
壽而富俾熾而昌子孫千億惠我無疆

法錄司贊

驚峰踈傑龍首軒昂維爾祿星杲杲光芒相
爾多士煥乎文章摩肩接武金門玉堂

永安留守查元帥贊

維查元帥氣剛而直繕甲治兵制賦足食樸
速為神百戰百克折衝萬里職在輔國

武安留守邊元帥贊

維邊元帥靈運後身幼穎而秀性出天真料
敵制勝兵出有名有征無戰職在安民

魏博節度使左監門魏元帥贊

維爾魏将邊寄之重義不以力仁不以勇八
戰八克七擒七縱用則無敵師不在衆

都統軍使右監門趙元師贊

維爾趙将號令綱紀信賞必罰外脩内理入
守虎關出涪豹尾運籌帷幄决勝千里

都監軍先鋒刁元師贊

維爾刁将師出有名貔貅百萬分閫外營動
於不意徵乎無聲赫赫斯怒號曰神兵

雨部贊

電光閃閃雷聲轟轟震威萬里龍首崢嶸用 ○
○作霖雨慰我蒼生風雲慶會千載太平
雷掣雷掀雲飛風起甘雨以時農夫之喜迺
宣迺敵黍稷嶷嶷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集英贊

飛鉞跳劍扶弩張弓雀竿象板鷹鶻鸞籠盤
卿三　二
承仙掌花探天工金毬公子醉賞春風

宫娥獻壽贊

六宫富貴月裏嫦娥金釵珠履紅粉翠娥輕
輕腰舞細細聲歌玉卮獻壽王母仙桃

葷厨簿書作慶壽宴集

一行第一盞鳶脯鳳胎大猿銀絲
粉羨次行王母獻壽仙韶法曲祗
應在業仗

素厨簿書作聚仙宴集

一行第一盞天香七寶異和玉條
粉羨次行群仙獻壽雲韶樂祗應

曹文姬

八物珎饈　五齊寶器　六盞玉食

綵戲嬰童贊

太平之時十兩五風農夫有慶相賀年豐嘗 ○
○聲嘻嘻鼓聲逢逢手舞足蹈快樂兒童

膳部樂府贊

膳夫掌食物用八珎太師掌樂律呂合聲樂
以侑食食以辨腥既醉既飽詩歌太平

仙樂贊

卿三　三
瓊瑶寶殿腦麝香飄楊妃奏曲弄玉吹簫小
蠻腰舞越女聲調金卮獻壽一部仙韶

仙厨贊

沆香雀舌味香而潔福果仙桃金盤羅列若
奉甘露爾供玉屑若作醴酒爾維麴蘖

奉祠人求壽贊

友松沈立甫贊　搆厦之材凌雲之姿皆哉
君子有以似之

又　霜標雪操本来負抱畫出
丹青人道是我

友梅周吕元贊　骨格清奇精神富艷本鍾
造化何須粧點

友竹周吕仁贊　清以立心直以立身直哉
維清君子其人

○又　岌岌堂堂爾貌何怪自抱 ○
貞心丹青莫繪

友菊章華伯贊　惟德也馨惟材也秀君子
人焉獨有其有

又　介烈高潔韻與形别冷露
寒霜不變其節

友蘭曾吕立贊　千仞巖頭曾展神通而今
入室四大俱空

書燕喜堂東邉學籍

恭奉
慈旨應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今照勘本人

委是世家盛德之後合賜子孫衆多各
以功名貴顯以貽厥後
書燕喜堂西邊掌籍
恭奉
慈旨應積善之家子孫必有興者今照勘本
人委是温恭克讓篤實至誠合賜以子
孫千億本支百世用彰硋善陰隲著聞
合賜子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注錫
無彊 出漢書
靈濟廟注福司
恭准
三天門下符下欽奉
命允厥庶民汝錫之福奉此福者天之福
也惟天陰隲下民祐協厥居予曷敢有越
厥志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明聽予
言民之所欲汝念哉俾熾而昌昌而大曰
富曰壽曰康寧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
妻子百福來偹使民宜之汝則順其職也
合下本司仰照驗依准奉行
本司恭承

勑旨頒降詼欽奉
帝旨合行積善之家注福條宜
一曰介以眉壽 二曰以貴馭民
三曰衣食富足 四曰家用平康
五曰父母雙慶 六曰夫婦齊眉
七曰子孫衆多 八曰農桑重積
九曰果蔬孳毓 十曰牧羊蕃阜
十一曰百工巧便 十二曰商旅安貸
靈濟廟注禄司
恭准
三天門下符下欽奉
帝命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禄奉此爵禄天
之有也今天其相民敢弗于從凡為民之
秀者曰士士之善者曰君子故孟子曰脩
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孔子曰言寡尤行寡
悔禄在其中矣此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
也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禄以馭其富雖
曰太宰之權寔汝之職也告我友邦君越
尹氏庶士御事咸聽予言我聞吉人為善
子孫必有興者繼自今積善之家汝則注
之爵禄合下本司仰照驗依准奉行
本司恭承
勑旨頒降詼欽奉
帝旨合行積善之家注禄條宜
一曰孫子聰明 二曰人材秀偉
三曰禄受自天 四曰保慶延年
五曰家道敦睦 六曰良配温和
七曰世代多男 八曰仕途順利
九曰車馬僕從 十曰冠冕輝煌
十一曰禄崇秩顯 十二曰永襲昌隆

徐仙翰藻卷之六

友序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為朋友之義不諂不欺不奢不溺必須得於心然後謂之同也夫苟朋而不心曰面朋友而不心曰面友君子不與焉今吾子以畫贊求于予予以五友命名曰友松友竹友梅此歲寒之三友也曰友蘭者此孔子所謂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香與香俱化矣曰友菊者菊於君子之道誠有臭味哉此五友之義信其然乎矣○夫畫莫難於寫真寫真非難莫難於寫形寫○形非難莫難於寫心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君子小人貌相類而心不同者苟捨其心而求其貌是以小人為君子雖有此畫誰無此畫今吾子既以五友稱當以心友為耐久朋也故曰論形不如心

畫士傳

予嘗讀柳子厚之梓人傳韓退之杇者王承福傳而後感焉夫傳者傳其名也既想當時梓人杇者滔滔皆是豈獨楊潛王承福者乎太史公嘗謂任安曰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此二子者獲名於二公之傳也幸矣今有人焉以畫自鳴予恐其名之不傳於世也輒敢效公之故事而為之傳曰閩之積善里有靈濟王祠于茲有年矣丹青之飾黯昧不蠲墻壁毀墮幾為春蚓秋蛇之穴歲至元之癸巳鄉人修之欲更畫而新之俄有舐筆和墨者接踵而至用舍未決而卜於予予不允其請鄉人愕然以為異是豈有解衣槃礴儃儃然而未至者耶一日忽有畫士感夢而○來始信予言之驗載瞻其人貞確端懿雅不囂俗儒其衣冠不言其姓名亦不知其為何許人也是曰君子人與與議正直則慨然曰貪夫循利烈士循名僕此來為名也非為利也僕之名聞於他邦久矣獨此邦未之聞也試可迺已廟之護壁舊畫不完乃令作筆成之趑趄然猶有難色亦未見其能也旁觀者拊掌而笑曰虛得名矣此乃依本葫蘆按圖索驥之技何足道哉予復以東西二序再命之畫而戒之曰夫畫有六法一曰氣運生動二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置位六曰傳移模寫以予之畫者可以六法參而諆之出乎形骸之外而求之庶乎畫士曰唯於是研丹吮粉淡墨濃烟執筆熟視往回數日而就所畫介胄之士一百二十有八人主將者二人掌印者二人持節者二人執斧鉞者四人馭馬者二人傘夫者二人捧帽小厮二人劊子二人傳令而指使者四人通事者二人鳴金鼓者四人擊折○者二人揮韓信刀而進者二人揮斬馬刀而○拱立者八人手鎗而腰劒者二十六人先鋒排陣者四人揭名旗者二人舉號旗者四人建功旗者二人八卦八陣旗者共十六人鷹獵者二人南國進貢者八人其餘各執弓矢戈殳矛戟之類而服役焉肖貌威儀行伍整肅氣勢聯屬首尾擊應井井乎其有條截截乎其有理此真得於太公韜書孫吳兵法之方略也又有僕御者二班四十八人腰金佩紫恭職用命前導後迎左倍右侍曲盡其妙恍乎如有人焉凡有知識者各爭覩而言曰

子之畫固工矣何前日之粗而今日之精何前日之劣而今日之優古人有言大功若拙大智若愚其斯之謂歟畫士俛首徐徐而對曰僕前日之所畫皆因其象而成其形備其體而全其用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未易心口爭也所謂若拙若愚信其然乎僕今日之所畫者心存目想神領意悟隨機命筆合乎自然不知其所以為精為粗亦不知其所以為優為劣畫吾藝之所為而為之非他所用智巧之術而為之也然則子之畫之名可得而○議耶畫畢書于壁曰某年月日某人筆筆之者記其名耳嗚呼彼若爾也是亦欲以畫而求名於天下後世也歟凡人之生男子七尺軀於天地間為最靈物桑弧蓬矢四方其志要必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則男子之事畢矣否則緘鉗默塞耗耗窒惑甘心瓶罌如醯雞然至老且死而與草木俱腐者其視畫士得無愧乎畫士謂誰王融蔡夢辰也作蔡夢辰之傳者誰宣封靈濟王也

答周莊翁碑跋

予前後所著所述特自娛戲耳正所謂野犬食芹而不知螫於口懆於腹者以味為何如猥辱高誼清文有如碩河注水之勢褒揚靈德赫乎洸乎至于山川之靈人物之盛意必有瑰奇道藝忠信之民生其間如君者懷材抱器鬱鬱久矣苟能奮厲出奇少答所遇是亦予之所深望也予之所謂神者以聰明正直為德措之四時得其節施之萬物得其宜初非阿曲徼福之所媚者為神也夫百物朝夕之所見者人人皆不注目聞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君之所為跋者是亦望其異者之所作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此非神之詩乎予敢用此以為謝云

跋周莊翁易圖說

靈濟特廟號耳何王之見稱聞之者不無得罪于春秋之筆圖說之辱我以跋固不敢辭第惟易之旨義最為深奧其可以管窺蠡測耶愚欲作筆又恐為負荅者笑姑摭先輩議論勉強跋之中間未盡未意斤而削之幸甚經學之不明久矣我國家崇重學校育人材先以明經為第一義憲司宣明教化典章經學每経設經諭一員其為訓導之意甚汲汲焉勤勤焉夫學之所以為經者惟易最為幽深隱賾未能易曉而盡識也學王弼之易則高談理致其弊失於荒唐學京房之易則專守象數其弊失於拘泥得於此者失於彼得於彼者失於此及其至也二者胥失之見心子周子三山周先生公闢之雲仍行也家藏遺誥易紹正傳兼理致象數兩得之其為言也粹然一出於正易有六十四卦每卦必論○主爻爻各有象為之圖圖各有理為之說其說有得於理致其圖有得於象數一以貫之並行而不相悖吾謂子周子之所學精於易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良弓之子必學其為箕良冶之子必學其為裘若非所傳之正安得為之圖歟說而盡得易之精髓歟一日子周子之同舍生不知其為何許人也袖其圖與說而請質於予予愚陋無所聞知覥而讀之雖未易曉略識一二譬諸食物至於遐

方異味豈有不嗜者哉累欲作筆為之跋使鋟諸梓以廣其傳庶亦不負子周子之所學弟恐予之名氏無聞不足以稱之耳子周子名壯翁字直伯見心其自號也平日與結搆者皆有聞之人必能為之跋予其將為覆瓿也宜乎大德三年大獻淵之重陽節後四日鰲峰山人跋

效景純遷州記為誌名

高陵深谷孰是主張胡為封樹世不義黄追及中古纍纍丘邙赤松仙去安有青囊後天之學郭厲黄楊狂瀾日倒贖里施粧虎狗相肖指認微芒塵俗眼孔失之偏傍乾坤大化是紀是綱誰洩其巧雲山蒼蒼盖土崇巳枝葉流芳維星之魁職典大常雙雙麃馬兩兩雲陽日出滄海照耀四方月臨帝座西掖文章天一生水源深流長出於天空入於太乙勾陳跋乎騰蛇隱隱自東徂西為淵為澤腰金束玉貴人侍側誰謂瓜藤生花結實考之圖經盤匏入格顧祖之龍勢来形止回抱有情必穴其耳日吉辰良危茜應瑞不在其身在其孫子豈道明龍低頭貼尾所喜天禄悠悠千里吹拈扶危迎神逐鬼山止為足莫墮其轍錯認牛眠猶嫌兎鈌陰盛陽微各操乃節此是天然初非人力心巧目專何庸針石古人有言吉人吉穴孔墓於今不荆不棘卜葬之後更加陰隲百世其昌綿綿瓜瓞吾非青烏周卜之吉誌而留之姑銘于碣銘曰

有箇老爺手執鏌鋣胡床據坐斥逐青蛇蛇化為龍環繞我家誰謂瓜藤結蔕生花松根蟠結枝葉繁華勿須放足牛角嵯岈勿須反鏡呈醜髩斜對案齊眉巧飾六珈腰金束玉名聚京華光依日月翰苑操麻道逢書生陰隲可嘉歟子鑒之誠耶偽耶因銘于石目者矜誇祖徳之靈人力莫加曾元雲仍連茹拔茅

書訓

讀書者教民相親睦之道也人生八歲則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學者何學乎書也書乎書乎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利禄而巳乎要之心有親睦之道其為人倫之大者也然觀聖賢之所以教民相親睦者且載于書有志之士固當熟講深思而問辯之苟知其道之所當然先於其身而行於家自於一家而形於鄉由於一鄉而達天下化民成俗何莫非親睦之道之所以為教也是以治天下之道自親親始讀書者其教民相親睦之道也歟

棊說

序曰一日有客衣故衣繫麻鞋侶不檢之狀揚聲大呼難於畫者曰親睦堂此神之所以教民之意也今子之所畫書有識琴有暢畫有賛似與親睦之意稍不逺棋之為藝起於戰國教民戰闘之事非以害詐為心爭偽為智智者之所不為也恐非得神之意以為親睦之教者失畫者無以對請書於予予為之說方正為局取巳乎也正直為道無黨偏也黒白為子有分別也駢羅布列定紀綱也隨機處變相應援也一先一後侶揖讓也一勝一負無所爭也是以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以此為從容宴息養心遊神之樂其與小人

蕩而無度将以自敗者不可同日語謝安得
之以授其姪玄以成将帥之畧王導得之以
學其子以序瓜葛之歡然則爲綦之道是豈
特以詐害爲心爭僞爲智而爲戰國之事乎
故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
愽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有問者予以此對

琴暢

今書曰琴暢風俗通云凡琴曲和樂而作命
之曰暢此暢爲親睦堂作暢即操憂愁爲操
歌南風之詩兮鼓吾之琴聲音條暢兮○
○樂而不淫禁止於邪兮以正人心其弦有大
小尊卑明兮其聲相應和友悌情兮其制合
尺寸四時成兮其音女以樂世太平兮

徐仙翰藻卷之七

詩句

上林府判古今詩

幽沈謝世事俯默視興亡昔日知爲漢今朝
料有唐深陵變成谷滄海幾成桑夸父走千
里竫人僅尺長誰愚復誰智何壽亦何殤蠢
蠢蟻戀釜游游蛾撲光喜心先辟蝎憂害去
田蝗鷹以不明死魚亦貪餌傷人情掌反覆
特俗面炎凉灧澦水三峽崎嶇路太行不尽
漢牛斗無分背參商彈指恨千古回頭夢一
場○富哉誇晉楚詐也闘蘇張紾臂奪兄食直
躬證父羊䏻言猩呪呪相噬虎彊彊禮鼠拱
而立駃牛躅且狂白鷹攫狡兎黄雀捕螳蜋
舉世俱禽戰傷時歌鳳凰詩書閣高束仁義
路猶荒紅粉醉坊市朱門習管簧誰知殺青
簡空自死黄腸夾讀直爲豕璋書錯作麐色
難分皂白術乃尚緇黄入粟拜都尉納貲爲
騎郎人材滞遼水豪傑隱邑碭窘君爭名版
孳孳絆利韁峨冠嗡舊俗左衽效胡粧鴃舌
人人學文身在在光惡聲常入耳剜肉莫醫

御三

十四

瘡刻木法何酷種瓜政不良天行多失度陰
氣上干陽日月如旋磨乾坤似泛航浮雲常
浩浩下土太茫茫四海塵零鼕中原兵擾攘
群雄爭霸業五季失王綱寄閩臨閩郡分藩
守建康英名冠東海仁德廕南鄉血食傳千
祀精魂居一方舊祠将毀頓古廟恐頹僵鴻
澤今方集燕巢猶未光不妨卜雞骨重整茀
演說靈書三卷降於承華殿喜得四王母之
親傳可以益筭延年用以垂科立教伏念臣
年踰耳順學未足稱不明離坎於自身安識
乾坤之大化叨依真蔭隱宰玄科重念預修○
女弟子其以五漏身居凡塵世徒作嘻嘻之
笑幾成善善之墟功容言德四教無全喜怒
哀樂六情有累歲逢巳亥適當七夕之初事
録庚申猶恐三尸之譖恭對上天而代奏截
從今日以自新預作福因尚祈陰相恭惟
南昌朱陵上帝南極長生大帝好生韓君丈
人化生八景道貫三靈説經十過以度人分
治九陽而成氣巍巍大範寂寂無宗伏乞三
界齊臨録爾功削爾過衆真濫度保其命貴

御三

十五

其形使制刼以長存敢乘機而悟會望恩扯
闕紀籍南宫受持黄籙白簡之文修有紫字
金名之刓降年有永八千之歲為春為秋惠
我無彊百世而昌又孫又子上體太上好生
之徳下鑒臣下致請之情

謝師表 薦亡功德完滿

聞喜得西昇經於李老君依科盟受黄帝
陰符說於廣成子信受奉行若非宿命因緣
安有合仙骨像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伏念
臣犬馬之年已踰八十今雖老矣尚堪一行○
○龍鳳之章學近二三自謂愚者必得千慮領
職而後衛道以嚴何以律人先當責己論材
必試有功者賞有罪者誅使人以心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恭惟
正一靜應顯佑真君法傳正一道達玄微為
萬世之君師作群生之父母垂科立教都天
大法師指迷濟度之方救苦拔亡發願慈悲
之念切應所荐之靈浮生汩汩豈無故為誤
作之愆長夜冥冥莫識出有入無之妙特憑
功德用作津梁伏願大道開明地絶妖氛天
無浮翳魂神澄正煙塞死戶雲開生門冀及
幽陰俱蒙玄澤

煉度表

伏臣始青天中宣演度人經之法上皇刼後
盟受生神之章大運將期靈文始出臣誠恐
誠恐伏念臣 卿三 心猶役物體未洞真 十六 莫闡熊經
龜息之方深愧鶴髮龍鍾之狀領詞度切勉
力奉行切應所薦亡靈汩沒塵浮葷纓情累
故為誤作豈無心口意之非返本還原莫識
精氣神之妙自取死壞孰是生方恭惟○
○九天生神大帝道貫三靈化流二景在東則
有大慈大悲之號於南昌則分受度受煉之
司陰為魄陽為魂必陰陽為之淘鑄火屬心
水屬腎非水火何以生成伏乞大造包容真
光洞照腥膻了然而無滯枯朽闡之以發煙
骨肉同飛形神俱足内想不出外想不入永
除煩惱之源嬰氣既立順氣既生別有空洞
之體與諸苦爽均沐洪恩

又

度人經典誦之十遍枯骨更生生神品目別
以九章幽魂開度太上得之以垂科立教後
學因之救苦拔亡恭惟
聖位七紀齊并三靈共貫上體乾坤之造化
陰用偶而陽用奇内明離坎之工夫水就濕
而火就燥津梁衆苦日月群迷誓願逾深功
德無量伏 卿三 念臣年來老耄學甚 十七 荒疎虎汞龍
鉛莫究九轉九成之訣熊經龜息未知一呼
一吸之方向領投詞備充負數重見孝情之
度切勉為科事以主行重念所荐亡魂昨得
生身今歸死録下招魂魄久為泉曲之進叩○
○問髑髏近得首丘之樂不經陶鑄何以超昇
伏乞三界齊臨衆真降度俾死魂而受煉使
仙化以成人妙合而疑獲逐消貌猫形之類
刼數之週復歸其一須憑乘元逢梵之功

又

碧落浮黎演十回度人之法元陽玉曆出九
炁生神之章自從經教之流傳迨及宗師而
授受伏念臣恭居後學繼守玄科不明離坎
於自身未識乾坤之造化領詞度切勉力奉
行切應亡魂死後生前故為誤作或者背理

之不救以為陰護之有由鬼何所之執為護
魂而持魄形非其有誰能蕩質而鍊形不仗
薰修何由超度恭惟　聖位匡極無象變化
自然洞觀八景之開明默契七玄而披散幽
冥得度擔願逾深伏乞呼以陰召以陽使死
魂而受鍊散以風潤以雨俾枯骨以更生

又

太上垂科自有度人之典臣僚散職初非進
表之才瑞踏奚云驚惶罔措其申謝恭惟
聖位行天之紀象帝之光徒謂其杳杳冥冥○
豈知其生生化化稟氣者悉回於囊籥付貌
者皆出於陶鈞吹朽噓枯默契陰陽之妙上
炎下潤仰參水火之功無形能播於有形真
宰自同於不宰光明偉績濟度無邊伏念為
主哀婦其人疾首痛心含冤引淚深嗟其女
之殤未尚八日復悼其夫之喪永訣終天此
恨此情莫伸莫愬諒惟文王之澤可及於枯
骨深愧煉師之學未卜於靈丹玄科乃依按
於淨明真魄可庶幾而超度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原其始友其終月耀為魄日耀為魂注
爾生削爾死

贖罪表

爵不瀆刑不試人皆慕爵何以畏刑功惟重
罪惟輕孰為考功而贖罪是皆自鞠自若夫
豈不識不知苟非太上好生終使爾民遏絕
於是開紫陽之雲錦懸黍米之寶珠與之以
謝過首愆為之以拔亡救苦合符發赦使三
真奇絕精神多發越人人堯舜民古朴尚吁
咈士以詩書顯槐堦走車軌百姓安於農田
毛兎科率待詔金馬門百藝精其術商賈日
○中市大書泉府揭行樂太平年春風多快活
○通來不如昔往事夢恍惚造物真兒狡烏兎
更黑智不聞擊壤歌中結愁欝欝不聞鄉友
助蠡蚍互吞齕不聞忠與信嚚訟相告訐不
聞仁與義詐力爭彊倨不聞飄飄精雷腹食
糠麩不聞機杼聲卒歲無衣褐夷齊死首陽
不復採薇蕨房杜家聲墜不復誇閥閱孔孟
老儒迂清談多老佛漢楚信讒譙憔悴歎賈
屈問之何因爾風水氣巳歇昔有山環合今
則風路闕昔有潮水平今則潮水竭昔有夾
衛松今則是剪伐昔有井泉湧今則井泉乾
莫道時使然陰陽不可忽風水非人為獨有
井巳掘汝口何其愚吾口不容訥有廢必有
興有敗必有發山水自山水人物自人物文
章豈不貴君子終豹蔚農事須及時雨苗與
也勃陶朱富天下孽孽利毫髮薄藝勝良田
窮年須矻矻勸汝莫好閑如馬失銜橛勸汝
莫非為官典有刺刖勸汝莫貪荒激射傷面
目勸汝莫飲酒酒醉因鞄尥勸汝莫欺心欺
○心天禍罰勸汝行好事好事芝蘭猪汝看靈
○濟宮姓字書擅越一鄉稱善士萬古名不沒
吾言真苦口銘心作碑碣

喜雨

九輪照燭熱如火山川滌滌田苗槁穡夫汗
背苦焦勞望極雲霓眼枯燥剪爪斷髮事不
聞誰肯桑林為民禱燃頂灼臂辦心香尚冀
天心作悔禍江湖之封令太嚴六丁不敢開
金鎖旗龍聖跡碑猶在謾說鰲峰龍老耄柰
何時俗巧追曲外貌斯須心巳隋烏罔鼎鼐
抻天山壁路險滑人希到此時此水亦偶然

居隣豈不求之早乘除有數數有天惟象無
形高浩浩東海上人赫厥靈巳泄天機明汝
告日落西山作偈言酉戌之識何深與斯言
契券不我誣瞻仰明靈如在左果令社令起
豐降馬駿一滴天瓢倒既優既渥富田疇白
卿三　二十
叟黃童齊舞蹈腰鐮刈熟喜年豐殺雞擬准
嘗新稻爾民報事終不忘薦以溪毛蘋與藻
惟神敢自有其功上答天恩為兩賀
卐
謝林府判香信
鬼神之說竟何有無聲無影本虛空土木憑○
○寓未為聖問之畧約識西東剥琢門外聲邪
知有客来孔融坐視神骨紫玉珂胃中磊落
氣吞虹傳示先生巧駢珠清光照破睢驪龍
得之現怔愕且喜頷頷咄唶憂懍懍子期巳
死不復生好音誰辨商與宮彊欲綴緝失蹊
步寧甘默塞等盲聾吾知此来意有謂數紙
豈是答鵝籠面赬背汗奚敢去達觀眼孔海
川容先生商出仲蒙後五經子史頗精通憶
昔長安少年日金章星綬珮玲瓏回首世事
如浮響空教獨駕歎途窮章甫縫掖難適越

今人什九競南風幾多豪富反顛倒五陵土
俗昔不同羲娥馳逐莫能閑皤然鬢髮雪飛
蓬何以行樂山水間袖出青囊訪鄭公認取
當来方寸地付與兒孫學老農
請林經歷書碑
卿二　二十一
丑口失其政五季爭雄豪四海煎沸中原
生蓬蒿十五學書史二十持干戈貔貅數百
萬躍馬渡淮河開府榮公命留守持麾旄淮
人迎笑語男耕復女織開運入南閩不敢犯
○秋毫峽南道青帀高峰聳巨鼇祠堂像侔真
屹屹立山阿龍首更廟祀其年號政和爾民○
勤報事薦以溪沼毛閱歷四百載伊途難風
波剡剡揚厥靈序事河其多談舌久不掉字
字姓且訛畫虎反類狗眾口徒嗷嗷詩書東
高閣後學失丘軻闡公義之材數紙博白鷺
文章冠當世出口如懸河筆陣掃千軍籀篆
韻與科銀鈎鳳翼飛鐵畫龍委蛇鑿石作碑
碣著手為準準予事與公名萬古終不磨
寄南村居士
南村居士以詩名於江海亦有年矣倏起来

歸之詠蓋為母死未葬故不忍恝然而去魯
寄跡廣山薄營葬事一日袖香有叩於予予
竊古人句為一絕以勉之又辱示我以狐白
表魚鴈集粲然滿目敬就集中因眾韻以和
正愁呈醜豈宜鋟梓毋遲以紫亂朱耶况敢
欲知於奇人魁士之流獲序與跋獲獎過多
未免效顰綴緝草堂先生語體古律二十二
韻輒附狐白裘序後少伸謝臆呵呵
萱草久巳死荒蕪孟母隣嗚呼就窀穸寂寞
○洒衣巾行李千金贈征求異俗貧既今蓬鬢○
改臧燭翠眉顰畫地来所歷無家任老身高
天意悽惻為汝鼻酸辛本自依迦葉行歌非
隱淪號山無定廣倚杖更隨人丐士傳神語
門庭畏客頻浮世有定分况我墮胡塵掛席
上南斗危樓望北辰薰風行應律滄海濶無
卿三　二十二
津交態遺輕薄虛懷任屈伸勸君休歎恨遇
我宿心親磨臧余篇翰逢迎念席珎吾甘雜
蠢邑雙美畫麒麟望帝傳應實褚公書絕倫
高岑殊緩步耿賈亦宗臣寄竹復冬筍微馨
借渚蘋清談見滋味側望苦傷神鑒微勞懸

鏡思波起涸鱗晚看作者意復以物為春衆氣欻有托知余懶是真禮加徐孺子相見兇回新

代周仝擬芙蓉城 ▼▲

羲娥馳逐何遼巡祇謂絳老不知年公逦厭世而上仙孤之不幸孰為憐仰天大呼泣漣漣形僵神喪幾若須盖棺事定倦欲眠蘧蘧非夢目所睋究然容貌笑嗎嗎屋梁倒照月婢娟鶡冠鶴鬂駕龍斬前有騂駱後騆騎左幢右節舞蹁躚空歌廣樂聲喧闐松柳門巷○

○鬧市壓逸逞岐分南北阡石辟硨銘誰所鐫鶺鶯鈎畫跳復翻直道西東殿兩邊金星斗字應星躔西曰靖善居之偏東曰真一屬太玄殿上星燈萬斛蓮異香馥郁奪龍涎問之傍人事可研指視此處曰鈞天舊有主者僊

卿二 二十三

與佺今當舉代非具負僉曰公也稱世賢千刼相遇善因緣當從緱氏授瓊編索竊隱牘獲真詮兩澤需濡及九泉復以齋法明且蠲功行之數滿三千名書玉簡粲珠璸未肯就位尚遷延帝言此事有經權天上差樂亦所便何必反顧更連蜷人人珠履冠貂蟬紺綟仙服美更鮮東廂西廡序班聯来来往往飄風煙上揖下授禮致虔聲名文物盛四筵公生不與物爭妍未死時刺便昇遷厥子服將執鞭天階壁立峻極顛六十力士身披堅可擒氣燄狂也猓祇見毛寒粟起育魂夢如飛去復返蕉鹿之說信有然幽明一隔甚天淵往者如斯若逝川隱若䏦側徒憂煎未能終養放嗚鑪圄當致毀軀是損芙蓉城事世所傳欲追坡老續遺編弔廬人事百冗纏笑○

○聲暗啞難儷駢我非好弄事譏譏欲示来者知其然公之寸地坦而平種以爪栰欲綿綿詎信天道直如弦乃蒙帝眷寵且専嗜欲將至闘必先欲昌厥後顯厥前汝家簪纓藹門填會將舊物復青氈惟汝之賢慕嫠騫母貞先志自作從業精書史力勉旃切勿他學尚管絃公之盛事真福田世澤之流非涓涓大厦何止八百椽席公之庇樂安全時思奠享進豆籩以永世事必勤孝子之為夢情是牽伊人所見非倒顛符合有若根株蓮事事徵兆叶筵尊造物無言妙斡旋示公之德為汝宣姑述之事表之賤旁觀縮手惡亦悛

贈林東村公

㱿辛荼毒孽有蘇東海上人伏牛漁祖龍嫡怒火其書硎谷之慘禍可辜正則彷徨遠女

卿三 二十四

嬃頗與彭咸日康娛鴟夷子皮號陶朱奚事扁舟浮五湖精氣沉溺膏液枯盲聾喑啞甘自愚批挾之跡常尖且咬哇之聲何嗚嗚九包不復托高梧夜鳴晝伏為馴狐吁嗟時俗紉秋萸草下江蘺與揭車天梯石棧名畏途○

○若比世途猶嶇嶇渤海大壑號歸墟若比愛河猶貪汚向時學富盜穿窬聲孳為利弱之徒坦坦為詐諂吁呼餂鄙相籠甚智徂皇帝王霸時事殊不閑揖遜如唐虞上宇下宙一遷篠古往今来即須臾萬炭碁布屬太虛幽旦繆纏過隙駒誰測鴻靈有太初汪芒之國守封嵎黃龍負出五彩圖神龜八卦洩天樞古書陳跡真不誣休談莊老似虛無廟食經年四百餘昔曾持節守江都嘉熙聖詔雨露濡靈濟褒封耀里閭邇来祠宇歎荒蕪重新

創立大規模自作碑文技暗珠伊誰持重借各譽如公魁略稱大儒節概耿耿彌九區詞鋒筆陣為前驅三軍褫魄走係吳王篆熒煌爲發舒乞銘求記何躊躇兩書不報竟何如作語猶嫌口囁嚅惟以靈德配堪輿序事為言予姓徐

卿二　二十五

答問造墳

北邙舊墓何纍纍城都富貴千年期碑刻姓名大如斗問之孫子今有誰吉凶當年非不卜造物反覆竟何為禍福無門人自召方寸○心中是福基吁嗟世人愚且癡大冢何必隔○藩籬不思自有同宗鬼兇是連理又連枝與始王陵今何在葬母寧甘號孝兒君不見金陵王氣旺秦人曾厭之後宮生武后高宗非不知國家尚如此人事夫何疑掘塚焚屍非盛德巳所不欲人勿施兩家各存陰騭事上有神明不可欺

答周世遇問事

南走越北走胡西入秦東入吳總是英雄大丈夫進退出門去手持蓬矢佩桑弧河陽花富貴任我自騎驢人生交結無老少情意若葭莩音有陳與雷今有黃與蘇君心我自會何須卜越巫今也一向是身衛一飯飽嘉蔬平安兩字喜家書

答呂先生問馬米事

葛川老人王方平偶過東吳訪蔡經時人不見仙人形只聞空中車馬聲金盤玉盞羅八珎酒闌一奏雲和笙須史來風仙佩擧虎駕龍車奔紫清遺我一卷名黃庭丹砂本是米化成五色耀人光且明仙中日月不留停滄○○海水淺復揚塵却咲巴縣橘中人何為世俗爭抗衡女髮額黃為何物愴忙快賭輸與贏君不見溟海有棗大如瓜瀛山有李大如瓶橘中樂何如棗與李飧之可以保長生

勑蔡畫士

卿三　二十六

人言蔡氏善丹青虎頭將軍身後身精粗善惡有標的風神氣韻得其真前年九日來相訪畫出精兵鬼神狀猛士腰間大羽箭毛髮森森聳人望東西兩序福祿星一點一畫猶精神文章朱紫滿朝廷始信儒冠不誤人上畫真人朝帝闕光依日月位星辰下布雨澤驅雷霆親承帝旨福生靈歸來洞府奏仙樂袖惹御爐香薄薄兩邊閒出玉闌干銀鉤高掛朱簾幙曲破六么細腰舞百戲詼諧名意思獨有寢殿畫未成知君好手重毫素不可去兮不可去畫者如君亦可數一年一年復一年俱道心堅石也穿本来風月不論錢一飲一啄皆前緣却說只教許氏子不知桃桂是神仙舊年傳曲意未盡今作古詩也勉旃

答生員問眼疾

○人言五蘊俱是賊豈謂天公嗔眼白寧甘刳○剔掛吾門誰肯效矐誇紫石伏生書債猶未償詎信共王留孔宅秪因憂道非憂貧何為珠淚隕脏睫一躰疾癢莫能搔通来赤爛且昏溢自愧聰明不及前精神枯槁越沈溺燈

卿三　二十七

前睒睒暈生花髩鬃青黃閒綠碧指認歸鴻歸那處幸識東西及南北明月朏朒罪蟾蜍臺鏡塵埃誰拂拭折肱前後幾華陀金篦鼎藥針芒麥莫是痼疾沈膏肓奚事皮膚頑不入滿七除二言何汚笑殺符師夭刀筆巫咸

已死不復生吉凶禍福諆叵測料想君心常
坦坦莫道丈人多命薄推詰其由誰是尤自
號書淫無傳癖懸髩刺肉何不悛窮年九九
竭思力青衣童失厥守一夜西風動旁礫木
葉凋瘵烈於冬山林之志夢已鈌問之叔和
何因爾指下尋之曰關脉微弱浮散邪能知
六淫不節氣交逆吾非於陵為朋儔安識李
蹟三可咽聞知神火幹洪鈞宋陽里子有妙
訣茫茫昧昧本無言且學圖辭試提挈能膽
膏肓出肘後付與先生 聊塞責先生聲譽馳○
○四海願求一字為口實

托東村公作記

維神有記既冡纂益欲求一記發揚其羙
以成其志必須得孫綽之文然後刻石讓
為古體三十八句自一至十十復至一

碑誌維神頗異非要名姑序事雖喜推評尤
幸不棄血食居一方名閩傳五季始於開運
甲辰今則至元癸巳八千精騎慰閩人四百
餘年立廟地聰明正直惟德是馨禍福吉凶
由人所致吁嗟世途蜀道難於天安事詩書
漢王鬬其智敗繒屠狗滔滔樊噲灌嬰獻朋
賦鵩碌碌仲舒賈誼徂詐相尚隣里如結讎
狼貪太酷上下交征利世無常賢籯金一經
誰辨曹娥碑陰八字仲蒙先生學有傳簡肅
侍郎公其享既承鐵畫銀鉤須得絺章錦思
祠撰江瀆文廟作羅池記材果無雙冡成絕
卿二 二十八
四假人為發已意有求托庇恍愧

餞君行

錯錯錯何須歌歔歔錯錯末是錯無奈世情
多薄惡君莫說荔子枝頭紅閃爍赤乱吐卵○
○金烏啄千户封君良可誇麾中起舞笑自樂
豐城劍蜺山璞此語于今空摸擦豈詹尹之
不我靈抑壺公愚我以朽索錯錯錯何須歌
歔歔錯錯末是錯今歲在涒灘明年名作噩
雷聲隱隱天鼓鳴卧龍奮起生頭角四海蒼
生霖雨望直上天池身跳躍君莫說年来苦
也剝烏驚曲木魚傷餌又侶寒龜頭入殼不
見老農勤且辛春耕夏種望秋穫世事皆如
此心堅石可鑿錯錯錯何須歌歔歔錯錯末
是錯寄言東墅子林子非是蕉覆鹿桓譚極
論讖不經誰知一箭果然中秋鶚今日是何
朝拓放人過七月朔後朝是何日十有二日
叶 卜風瀟瀟兮馬躑躅路遥遥兮車陵轢
擔簦仍躡屩借問清源此去更幾里風土復
何若地瀾海冥冥此有峰巒高卓犖人煙厓
卿三 二十九
鬧處是古夾城廓縣令曾矢作前驅越賈胡
商相屬托明月珠水倉玉滿舡珎異金絲絡
珊瑚碧樹二尺許更有胡椒八百斛闌市有
條章公征復私権所得何多多氊包席裹截
驢駱祝君勿忘隣家翁歸来分我一一句錯○
○錯錯何須歌歔歔而今也要牢把捉彈碁局
面最不平這回一着是一着勿作踐君行此
篇為君作先覺覺後覺二三子陳一畧孤矢
四方志誰肯填溝壑富貴不在天自立還自
卓敫勤相勉旃錯不是錯

偶作可笑

可笑可笑莫覩其徼格物致知大學之要自
然而然神明之妙不識不知冥冥杳杳言不
吾證事亦可誚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如子之
才聲名顯耀如子之志山林咏嘯題相如柱

修城都廟彼何人斯志亦不小希頗亦頗誰日不肖令子之謀目何其恥今而不為日月旋遶老之將至勿謂年少自暴自棄甘牛馬走吾言書冲子性自曉聊集俚語真是可笑

答問事

門重重松鎖不開封借問主人翁却在西頭不在東任君且住消息護在通明朝鵲噪喜情濃此日再相逢我疑未逢鬓平安兩字是我家風那堪月色朦朧又見嫦娥與女童雙成姓董王母騰空而今好事眉開黙紅

○答問生活事○

用貧求富請問其維　伯販脂張氏賣漿郅氏濁氏猗頓周楊如此數輩各取其長熙熙壤壤財利之場古人有言工不如商

答陳耨仕問事　卿三　三十

魚化龍禹門消息近雷聲震動驚百里此時兩足農務起借問前村深雪裏閙道布谷聲聲急早着工夫龍可喜龍可喜又見一番秖李雲鬨雨霽燕子啣泥對語富貴王孫公子賞春歸去爭鬪綺襦紈褲那更有黃金滿塢

金滿塢陶朱是本塢東子改名易姓歸故里齊門鼓瑟時不遇回視相印如敝屣如敝屣人生周蝶夢栩栩倏君時光只如許但存方寸地分付子孫作主五六七為數此是前程好處

○贈雕碑者○

維神正直未為妖暗室荒蕪愧坐遨雖有兵材為大用自慚朽木不堪雕慇懃束帛知存禮慷慨詩篇會奪標百世其昌皆祖德畢時會取鳳鳴朝

○謝林主簿書碑○

古原荒廟歎丘墟自泒源流序姓徐老却英椎如土苴誰詰經訓乃留番記雖不得韓公記書喜猶能柳子書潤筆愧無金五百維神陰相子知予　卿三　三十一

別蔡畫士

妙手丹青出自然愷之立本得其傳工夫子重筆如枇膠粉濃深色更鮮壁上留題名萬古人情熟分客三千于今告別多惆悵薄酒三杯詩一篇

本宮建壇有四道人現身

四仙化現降明壇可惜時人別眼看身披葫蘆開口笑手持蝙蝠出門寬一片雲心輕去住千年鐵柱老珊瑚汝來問我在何處我在蓬萊山外山

贈天王老抄化不遂

能鄙相籠勢使然靈兮既降謾連蜷巳知秦越藩籬隔安有陳雷膠漆堅四六虛文封醬瓿再　古　卜費莛葺勞心休作思君想且向山中飲石泉

○答問事○

乞靈徼福有其人辦力輸財未有因奉佛捨身唯武帝說情尚詐習蠻閑莫言植福元無種祇恐浮軀死化塵倏忽人生駒過隙堪嗟趙孟老諄諄

靜中笑殺世間人莫識前生後世因都是業祠來石晉誰知昔日屬王閻萬千富貴渾如夢多少英雄巳化塵好好力行方便事不須作語再諄諄

維神顯德在於人或者非人天不因一點英

魂吞宇宙千千古廟壯颾閣西碑未立空留記內壁而今尚染塵成始成終君子事何須化筆語諄諄

答梁氏問遷葬

牛眠已卜陶公穴白鶴仙人暫降凢心地允符陰地好人天敢道我天寬果然宗祖靈如在相爾兒孫達大官技以木桃報瓊瑰都来造物亦知還

上林府判效曹娥體

未家君命字書全袖識曾知涉巨川里詠塗歌留駟駟甘棠兩樹憶名賢

寶殿十奇峰

金鰲峰

魯戴方蓬海上来盤踞此地不知四千年卜得鍾神秀愧乏擎天八柱材

文筆峰

孤標直上杳鴻濛遠勢祇疑插架同此地由来多官逆扶輿佳氣產文雄

貪狼峰

斗中七宿煥文明那得茲山矗地生我欲飛騰最高頂永同地舌佐昇平

蓮花峰

瓊花獻巧遠亭亭髣髴幽香散窈冥那得天風飄一葉也同太乙泛東溟

方巖峰

石扇嵌空天際開此中風景勝蓬萊有時碧落朝元下暫駐飈輪坐綠苔

白鹿峰

白鹿来時今幾年危峰依舊倚青天閑中不獨談真訣也覓林僧一問禪

古城峰

層巔秀色碧巃嵸古壘無基空不窮夜半月明天籟響祇疑一鶴返遼東

飛蓬峰

蓬島飛從海上来丹崕翠壁遠崔嵬吹笙仙子知何在猶有碧桃千樹開

紫臺峰

臺峰突出粵江東鳥道斜分紫翠中幾度月明仙子降珊珊環珮振天風

太平峰

昭世仁風播太平茲山何幸得佳名幾回飛上峯頭望六合悠悠天地清

真仙八詠圖

鰲嶠真宫

海嶠湧金鰲玄宫結構牢英靈常不替地位自清高夜月泥丹井春風綻碧桃一忠扶社稷丹詔曾榮褒

龍湫飛瀑

千仞龍湫不可梯飛流直下絓虹霓群仙採秀歸来晚閑弄潺湲漱藥泥

竹巖霽雪

靈巖留瑞雪曙色况開晴積素涵初旭凝華耀太清低埋深竹偃高壓老松傾我欲飛危頂閑披鶴氅行

仙嶼靈芝

燁燁煌煌三秀繁太和風氣產靈根宜棲此地無由報採入虞廷獻至尊

青浦歸潮

極浦寒潮落縈紆一望賒草根餘亂石江口露平沙鳥跡青泥破舟維古柳斜須史還復

至從此泛仙槎

南塘過客

走轂奔蹄競往還路通南北出閩山可憐擾擾紅塵者何似仙宮日月閑

木嶺樵歌

木嶺樵音逐嶮巇日已沉悠揚逾曲澗欸乃出重林低雜金鯛奏高隨白鶴吟琳宮無俗韻聞此豁中襟

鍾山鴈塔

○日出鍾山氣候新浮圖七級湧嶙峋古來福○地生賢俊聖代題名不乏人

贈徐南村

土木假形真可笑謾將俚語續詩篇先生不是龐居士那得燈光徹大千

自愧調羹無手段戲將衆物和來香廚門大嚼知多味休笑山人養莧腸

玉函十奇峰

金仙峰

丹竈千年爐已灰紙留品字石崔嵬等閑試上山頭望雲外推青是五臺

天柱峰

行行行未到山前忽聽鍾聲破曉煙突起一峰如壁立看來力量足擎天

朝陽峰

岩堯石磴插雲端溜滴泉聲夜氣寒秖想猿啼天未曉開門日上已三竿

三郎峰

釣魚溪上釣魚舟借問傍人識姓否笑指此山多雅興野花啼鳥足追遊

金爛峰

○遠看如畫奪天機靄靄嵐光映夕暉領上松○杉千古意那知半夜已傳衣

起雲峯

迢迢數里轉山隈曉色朦朧撥未開擬首青煙迷去路秖聞山下一聲雷

寶基峰

層層疊疊勢岩崖閣道如天不可階一點清光常照面杉風桂月好生涯

大座峰

雨過嵐光黛染青石頭路滑少人行伽趺自得悠禪法何處寒鍾扣曉聲

玉蕊峰

天花一朶未曾開摘去誰人不送來直向高峰峰頂坐時聞香氣透天台

雙童峰

掛臺明鏡轉清光玉女當時試曉粧常侶丫頭年少日青春不老髮蒼蒼

東澗

溪聲如是水潺潺一向東流去不還無限世○情盡如此何如沙上白鷗閑

西澗

山中無事客相過借問西來意若何不減不○增無垩礙順流此去透天河

玉函

愛山秖愛石巉巖玉品山來作玉函雙澗交流分白鷺十峰回抱半青松輕雲白裏茶多味殘月燈前經一函偶到上方問禪詰料應知我亦非凡

餞陳道興往龍虎山

終南山裏多佳景無奈功名志未灰龍虎榜

中新姓字梅花先占百花魁

薦藁推評屬古靈成人好事是前程鵲聲為報平安信聊作篇詩贈子行

和白雲僧德堅

休說秦隋晉漢唐三門茅屋白雲鄉水牛不去溈山老試問當年燒得香

偶作四首

靜裏乾坤不討春非非是是任紛紛醒原醉白今何在雲外青山山外雲

○憶昔曾聞歌獲麟秖言告子好為人荷花欲語多情態何侶無言花日春○

明月清風何處尋詩人苦思謾沉吟忘機不管人知會自有沙鷗信此心

與子相忘已兩秋此情不語子知不青山門外多情態留與詩人作話頭

徐仙翰藻卷之七

徐仙翰藻卷之八

詞

親睦堂　調臨江仙

書畫琴棋行樂也一家和氣團團兒孫戲綵滿堂前共傾一壺酒同祝大椿年心想黃庭妙訣弄內養丹田蓬萊富貴總神仙名登金字格袖惹御爐煙

燕喜堂　調千秋歲

叢峰勝地山水多奇異成羅舊識君須記麒麟天上種鸑鷟人間瑞而今也男兒果遂凌○孤志年少登科第猶喜雙親在長祝願千千歲老萊斕戲綵王母瑤池會同宴樂滿堂笑○調金樽醉

贈沈建翁　調相思引

山嶽精靈發王融飛起作叢峰山清水秀喜事頗忽忽若問前程事與利但存方寸積陰功植槐有識當取作三公

贈周仝　調

坐堂清秀得意相携手齊月光風隨處有最好吟詩酌酒秋來寒露凄涼何妨淡抹濃粧更有籬邊黃菊看看晚節猶香

調周明　調更漏子

恬淡家風最好得意池蓮窓草憑几案倚闌干清芳絕一舩一堆半輪月不覺五更時節燈報喜鵲傳聲來朝霽晴

贈林椿　調浣溪沙

是是非非滿世間不如學道煉仙丹依然長嘯入深山三徑就荒誰作主菊松為友蓽門關安身隱處白雲閑

贈章桂龍　調相見懽

○風和日暖二三春雨晴天紅紫百花如錦柳如綿高樓上珠簾捲主人家舊看重來雙燕任蹁躚○

贈郭泳翁　調謁金門即喜遷鶯

雲意薄雨情濃二月百花紅來往客任西東牛馬不同風山又青水又綠路遠羊腸九曲好將心事付來人五五是前程

贈鄭汝顯　調應天長

燕子鶯兒相對舞賴有東君長作主雨又晴晴又雨笑問梔花嬌不語日西山雲薄暮鳥

鵲倦飛歸去欲問前程好處團圓月三五

贈天一寺郭以立　調山花子

獨鎖柴門事不關世間何物等雲閑莫道無心常出岫也知還我非烟非霧無中有襄王巫夢錦衣寒一瓣心香此是伏住名山

荅合山僧德潤問緣法　調霜天曉角

虛空飛錫百丈傳衣鉢靜聽朝鐘暮鼓聲火向心頭滅香滿金爐爇高峰頂上坐借問釋迦伏子如何是阿屎窟

贈越山寺僧石徑　調點絳唇

○一代因緣學宗興化聞知法寶聲無價真實初非假臨際祖師還我曾粘假而今也聞鐘便打放了鉗槌下

又　調玉樓春

清淨都來是伏法花欒欄中做生活雲門老子大驚人好把話頭相問荅這箇因緣無縫塔還我德山一棒喝此去西天一萬餘走去走來要要匝

修宫裁衣　調滿宫春

脩東墻補西壁事事맛差不一人心堅處石

能穿大家同出氣力繡羅衣剌羅裳費盡千針萬線工夫多處值錢多曾取聲名高顯

又　調喜遷鶯

視無影聽無聲暗室有神靈朝非香夕非燈方寸可留誠翻為雲覆為雨世事環回如許

蒼藤古木幾經春今又一番新

贈蔡畫士　調浣溪沙

好手丹青世共稱我曾曲贈畫堂春誰知妙處會傳神四體妍媸本無關眼睛不點要存真長康元豈是癡人

○又　調畫堂春

清風明月不論錢筆頭氣韻天然解衣槃礴狮真仙也是枕緣狀出神鬼并百怪濃烟淡墨鮮妍人人都道賽吾賢

贈長邑人往湖南　調上平西

好狹兒四方志丈夫心騎白馬偶到花陰情人對語話懷杯酒重斟相思何處為情郎再整衣襟心中曲手中帕枕中笛袋中琴起來唱作越吟床錦字勸郎須是學蘇秦好事如人意佩印懷金

贈天王郭東堂之桐城　調菩薩蠻

桐城自有祇陁樹着衣持鉢修行處猛省問前程前程路坦平莫辭千里遠須發善提願好事喜完成真人為保明

勉蔡畫士　調歸自遙

君不見三島蓬萊仙獨占雲中擁出琉璃殿籬墻門外白如練為粧點時時莫使塵埃染

荅林君舉問事　調西江月

謾說襄城居士且言賈島仙材文章進取有媒都是功名在拾芥自有兒孫福分曾知

○王氏三槐三郎果是三魁萬古聲名如在

贈龍船匠　調西江月

知道拳龍手段敢呈作揖規模中秋月夜到天河平地人皆看我做出千年聲價共誇一代風流錦標送汝作纏頭也勝豚蹄盂酒

賽情詩

綺羅香風三月節一片芳心遊瀼難禁得起動少年情發越何妨按拍調舌切莫負春光空六六總是風流花市中人物既是賞花高處立不須推出門前

贈閩縣宣差

列宿名流七閩上宰筆頭造化陽秋昔年建部父老喜攀留果是官清如水甘棠樹陰雲浮又聞道南安德政里詠與金謳今來花滿縣潘君愛惜且毋綢繆吾儂行樂也市井嬉遊見說鄞亭風月好景意思試問知不真有箇錦堤千段聲價滿皇州

答林廷玉問事　　調山花子

身後身前不可猜何妨削髮學如來如來那處往天台大庾嶺頭緣未到鏡臺何事拂塵埃且向高高上頂坐做生涯

贈同事五人

聞道江村昨夜雪又見梅花白南枝消息報春來雪與梅花一梯開好情懷折梅對雪渾無語梅雪真如畫更添月照樓臺梅花雪月意難猜兩三盃

徐仙翰藻卷之九

啓玄表 真君補職

伏以天門咫尺初無折檻之忠師省嚴明敢有臨軒之請跼蹐罔措踴躍不寧臣某申謝恭惟元師天師聖位法授先天道尊百世宣示盟真之典永為未學之傳伏念臣某領職行科盟心執戒豈敢私謀而獨任必須先奏而後行自有典刑當拱左右手以聽罔失法度必分東西頭之班無二爾心各齊乃位卜消數旦醮謝羅天為靈濟真人畧表謝悃恐同壇法衆未遵妙訓齋心行道不敢為再三瀆之謀罰箇有科深恐犯千條之峻

謝玄表 真君補職

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恭惟元師大法師聖位功參化育道達玄微惟川澤之所汪洋莫不朝宗於海然日月之所臨照雖敢戴盆望天報效莫能精純徒竭罪恐丘山之積功減塵埃之微章下耳而由從於聲言而無棄伏念其洞真未達老耄無能靖惟薦章自謂得人輒加進用於仙堦豈敢貪功而竊位今徐某等蒙陞品秩錫以恩麻含齒食毛均拜生成之德舞手蹈足同傾懽慶之誠輒敢重言深虞獲戾

謝恩表 真君　　奏職

切以捍患禦災禮既嚴於祀典建功積善名宜進於仙階神雖不可度思言固當為之敷奏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恭聞軒轅皇帝請問於廣成子願聞至道之精散關令尹從事於李老君欲究又玄之妙茫茫乎莫之所在蕩蕩然吾無能名於太不終於小不遺其教莫樸其廣若谷萬物備廣與時偕行此為超凡入聖之機有得守中抱一之學元暘玉曆應當採擇其人太上寶章凝成自然之氣世人誦之則延壽况靈聞之以昇仙各存宿命因緣不可思議功德伏念臣心雖慕道材非踰人未能明金丹出鉛入汞之方輒敢任皂囊奏事封章之責重念醮首某等托神之庇遺我以安里稱靈濟之祠性禀聰明之德義時暘肅時雨允符卜玟之占勳在國澤在民猶記豐碑之彌梁盛可薦黍稷非馨每遇三

元集福之晨常素一日致齋之戒仰荷天師之福蔭俯膺帝命之寵榮徽號褒崇大名赫奕事茂閩于古昔美獨備於方今茲蓋伏遇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穹窿者天主宰者帝均囿照臨之下夙稱覆燾之仁臣自惭地下蟣蝨之臣愚而且蠢恭覩天日龍鳳之表時然後言雖神之所依者有才可以當其職豈敢素餐而具位必無生事以希功揣分過多感恩不少猶有綈袍戀戀之意自知履氷戰戰之虞伏願雝雝在宮盛德之祀千百世禳禳降福皇極之錫我庶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金闕謝受職表

臣　伏奉三月朔日制授臣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主管上清天文院任宜行事臣伏以望瞻金闕伏膺帝命之新名在丹臺躐進仙班之列恩光甚寵驚懼愈隆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恭臣高上玉清宮逍遥快樂外有玄真境朗落光明象昭日月之重暈瑞結煙霞之五色萬神朝禮三界齋臨左龍右虎之森羅前鳳後鸞之鳴唱此天上之所為樂非臣下可得而聞滅度轉輪千機會悟自合脩齋行道庶幾證聖成真伏念神怪茫茫塵居汩汩牲牷以祭徒知肉食之謀黍稷非馨甘受素餐之列惟有依草附木初無顯迹之功誤蒙不次之恩遽屬無靈之鬼紫微宣詔帝座臨軒光近七星所照九九千里位同列宿其數百十八名掌司祿於三台佐文昌於六府德聚則賢人慶會斗覆則年穀豊登老人現南極之中天下恊泰階之象皆帝之力於臣何功茲蓋伏遇　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大德曰生益高在上雖是無聲無臭實則有象有形鼓御魔幢曾發度人之願執符御曆獨開體道之元丹書泄溫洽之精英綠字薦榮河之祥瑞雷霆發號雲漢為章赫然有臨下之威付我以右文之選臣某叙發上啟喜君子之得輿衮黼来朝效諸侯之薦璧蒙恩不淺滋事惟勤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玉闕謝受職表

臣某伏奉三月朔日制臣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主管下元地府諸院便宜行事臣伏以玉闕森嚴伏拜天墀之近金書褒奬特榮地府之除祗受寵私不遑啓處恭列寓步億萬千里合四海以同風周天二十八星配九州之分埜三千世界一切衆生屬星辰日月之所照臨無林木山川之有高下均是人也真為樂哉願開紫陽雲錦之囊得度玉室丹臺之内雖太上不輕授受幸賤臣所可參聞夙夜祗厘精神對越伏念臣非鬼為諂依人而行念欲盡齋戒事帝之心終未免饕餮不材之誚石田無用塵俗未離誤蒙制誥詔册之榮特任社稷人民之寄勸善懲惡罰過賞功有德者名紀南宮有罪者魂拘北府掌三島名山之仙籍領五嶽四瀆之真司欽奉戴嚴兢凌罔措罷鼠自當量力臣駑不足負恩茲蓋伏遇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萬象流形寵御極逆陰慘陽舒之化擅春生秋殺之權帝駕翩翩衆星拱衛玄都渺渺七寶莊嚴瑞開碧落之空歌仰贊玉皇

之眷號累蒙休命逐越等夷自憾何功過膺抽擢滌身潔已致蘋蘩蘊藻之誠卜稼祈年有黍稷稻粱之慶下符民願上答天心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凌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作禮謹言

上天師表

伏吕德隱南閩久席雲天之庇望恩圵關再瞻日月之光册命寵臨汗顏自訟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臣聞祠山曾現形於河瀆薦膺大帝之封梓潼嘗降笔於岷峨侈拜元皇之○○賀英烈以孝誠得道慈濟以樵冶成功若非發願以度人何以超九而入聖蓋有之矣豈偶然哉顧我所行惟道為大況自太極之既判有民人馬有社稷馬迨至五刼之云終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茲蓋伏遇正一冲應神化靜應顯佑真君心能靜應道達冲玄神而化之則嘿嘿無為顯而佑之則洋洋如在以輔國安民為念以垂科立教為心紫字金名標記蘂珠之籍琅函玉檢譯書鳳篆之文道法先天學傳後世百靈是衛萬物所宗太玄十五天下臨於鬼谷陽平第一治上應於角星靈著古今事留史傳非臣下可得思議此師道所以獨尊伏念臣某依人而行惟神是守腐草同類朽木無文碑銘重辱於柳侯名諡僅存於晉史藥石不辨那知馬浡牛溲爐鼎未全安識龍鉛虎汞雖有救物之志初無經世之材卜學君平習吉者姑告之以忠孝仁義訓遵尼父尚譏者以戒之怪力亂神以此自謀莫知所效常謂妄作之罪無地可逃豈意不次之恩自天而墜榮加官秩躐進仙班○○受此以為泰乎得之誠若驚耳泛大鯨之海魄逝魂搖戴巨鰲之山德隆恩重蒞職而後慎事如初載揚懺戒之科自知任恃不識經文之旨尚兾開明是皆出自師傳豈敢以為已力欽崇聖化宣布仁風上祝聖壽效嵩嶽之三呼下使吾民膺箕疇之五福符籙之傳也久惟願孫生子子生孫椒蘭之禮不恭獨有道即心心即道雖犬馬猶知戀主豈螻蟻不能致情臣下情無任望恩惶悚之至謹令臣某録表陳謝以聞

謝天師表　真君奏職

臣聞道疆名曰大自虛靜恬淡而至於無為神得一以靈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發而皆中誰使之然毋乃夙幸之因緣可以乘機而會悟臣申謝切見

九天靈濟真人人惟正直神則聰明非徒為封土立社之謀蓋嘗發代天行化之誓脩齋執戒素堅金石之心救物度人尤甚參苓之效功烈如彼其盛文章可得而聞果承天寵之榮獲進仙班之上籙通炁於大洞簡宜稱○○於文憑誰敢謂今受之是前受之非喜有得一命而僂再命而傴訓辭播告瞻西去而莫違父老驚嗟謂南中之罕見謹當昭謝豈曰具文臣領詞意之勤拳望師尊而拜跪伏念臣某忝居末學濫宰玄科老而無能深愧扶杖作龍鍾之狀審而後奏尚虞投壓非切至之辭仰賴仁慈俯垂恩寵茲蓋伏遇三天扶教大法師几前廣宣大化普度群倫為萬世之宗師作衆生之父母分別人鬼黜陟幽明既取諸公論以得人必不敢素餐而具位蓋

官占惟先蔽志龜筮從卿士從庶民從非私昵必惟其能左右可大夫可國人可罪上干於黄鉞言輕甚於鴻毛臣謹具

上田焦尾表

上言臣所部鄉民老於農者陳某等連名狀稱終歲勤勞民食所仰豈謂田禾茂上蟊賊内外心實憂惶禮當禳謝不堪悠怨敢弗奏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聞去歲冬間南雪到地今年春首好雨知時此為隴吏田父之所歎呀皆曰豐年美瑞其有證應東作之民亦既勞止南畝之苗勃然而興尚冀秋成乃祈穀實胡為焦尾盡心之禍誰無救焚極溺之憂若不告於上天猶恐甚於今日或者臣之守此土也全無陰功是致斯民之失所職欺莫能自責跼蹐知懼懺謝未遑恭惟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念及黎元甚於赤子苟一穀不升則謂之歉然一夫不獲曰予之辜實可哀憐無所告訴徒作噭噭之狀莫知善善之因伏念臣地下之蟣蝨不如焉言也僭田中之螟蟊未去謂為何求靖惟帝怒可回天心可格秉蟊投火先為去害之謀履霜堅冰略識防微之意伏願消灾肆赦推恩及人使愁歎而為謳歌化妖殄而作祥瑞實堅實好實穎實栗有大田多稼之可期或舂或揄或簸或蹂俾吾民一飯而受賜臣無任望恩瞻闕懇切彷徨之至除巳將蟊賊焚瘗外謹令盟威臣吕某録表陳乞以聞臣誠恐誠惶頓首頓首

賀聖父瑞表正月初二日代鄉人賀

恭以父者子之所天其尊可敬其嚴可畏王之神也如水無時不在無往不通千載揚灵一誠歸美恭惟聖父齊王忠武真人殿下以忠報國用武立功擇户授封常拜碧圭之寵御王策命曾開金匱之書威震淮江福臨衛郡昨日獻椒花之頌紫氣盈庭今朝獲蓬矢之祥赤光照室伏念某等叨居馬足冗沐鴻恩瞻址闕以投情指南山而祝壽更與一堂樂笑人人存親睦之心四境升平在在享神庥之庇奉表称賀以聞

又

正月始和吉允符於翌旦九天稱慶喜共謳於生神瑞氣雲浮歡聲雷動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申賀恭惟聖父齊王忠武真人殿下好是正直運乃武文昔聞江左之名今闡閩中之跡四方冠冕開日月之重華千載香燈等乾坤而不老稽首拜陳於召虎奉觴放舉於倪寬爰習野儀用伸鄉飲有尊有卑有長有幼莫敢相踰欲壽欲富欲逸欲安各符所禱謹具表申賀以聞臣某誠忻誠忭頓首頓首下情無任極切勤拳勤拳謹言

南宫表代男子祈安作

臣聞大道無為孰究玄玄之衆妙生身受度燕期劫劫以長存非凡夫可得而聞惟善人常與之福切見某持身儉讓處性直温偶磨碣之不辰致實沉之作孽遂伸懇切果獲安痊自惟耳順之年適逢初度深謂頭童之狀不及前時雖老耄以無能幸明真之有格經闡玉局無非解厄之文教演黍珠盡是度人

之典如是功德可作津梁伏念臣濫忝道流僭行科事伺補元工之萬一敢陳愚瀆之再三恭惟南宮上帝聖位仁廣大慈功凝不宰分治九陽之妙梵結成三洞之靈文變鶱群生胚胎衆類賦付之形與貌必保其命愛其神使靈根滙溉枝暢而葉繁使玄液結凝源深而流遠無喜怒哀樂以亂吾性無是非利害以惑我心飛度上玄斷除邪障刋名丹簡録字青篇上推太乙之恩下慰斯民之望伏願髪可轉白而為黑外傳不老之方氣乃回○紫而抱黃內得長生之訣更冀閭門昌泰後裔興隆

又代女人預修作

伏以黃庭一經出於扶桑宮願聽魏夫人之蜺堂晝絶長康辟泥新孔氏墻公輸就規矩司服飾衣裳工逸事已遂碑成誠所望中山拔毛頡震澤伐蒼筤無爾淘沙淨鸞冀附翼翔托言徒莽浪作事甚乖忙玄學知吉凶金科發秘藏文欽韓吏部句羨段文昌横草功何有撞莛力不量冢談傳陸氏閣記夢滕王

詩讃神生岳文非鬼嘯梁古書言可證杞事禮宜莊繼聖猶專孟知天豈畏匡斯文如未喪吾道豈能彰仰慕先生操爭傳君子芳挺生文豹蔚舊屬步龍驤碧玉珊瑚樹黃金貂尾璫隸精稱子敬書健抗元常倒水繹光耀摩空氣慨慷獲麟將絶筆獻縞望投章靈德慚孤陋高材為發揚如君稱令譽積善有餘祥記在名俱在子忘神不忘愧無纖以賻介以福穰穰

陟降散仙三島客縹緲虛無不可測塊磈發○然為鬼雄惟爾聰明無正直剕人尚鬼越尚機春秋以来舊風俗我今處世何皇皇獨駕窮途多感泣本無鬭心美鉛槧誰肯婞然自塞默學尊孔孟進韓柳力排佛老斥楊墨將崇孝悌去奇袠欲反驕奢尚敦實咄咄書空真怪事果信洛陽人不識吁嗟蜀棧高巉巖岐首於苑互吞齒木中水上事不聞祇見鄉原德之賊誰知暗室有神明甘與小人為鬼魊剥剥豕豕門外聲狐鳴梟哭爭饒舌利觜長距跨壇場恠辭駭衆多詭譎詭罵不下膺與真捧心豈料為人疾黎丘丈人醉且狂安得扶奇不掌柏為謀不忠交不信遠舉雲中沒聲跡琬琰不可焚崐岡芝蘭莫使混荊棘善善惡惡郭公墟来事冥冥黑如漆天生明翼不偶然只恐文章還斷絶東村先生何許

卿四　十六

人前輩典刑推第一豐城紫氣射斗牛少年聲歘循赫赫江山千里月平分正好秋光涵水碧世情反掌苦不常中流洶洶波浪激貞觀丘壑謝塵物寄飯牛車歌白石危冠長佩鶴氅衣高揖群公追甫白文章捷敏得我驚○斧鑿無痕地礉裂蛟龍海底弄角牙紅旗閃閃青紅色鴻都碑文今已成車乗千輛填街陌魚琴馬瑟會知音一臺二妙爭磨刻我慚藜莧慘腸胃敢向屠門誇肉食商丘之木不可棄落以斤刀引徽纆人言一字直千金愧無饋謝右軍筆石礎老人何貪淋十萬陰錢大需索關西夫子不復生暮夜無能謝王密當夫喋喋人所嫌赧顏汗背徒慄慄侯門如海了不聞豈是闇人多限截敢使客卿作通使大開太倉發一粒尚令祠宇甲天下萬口

一辭公之力青玉明珠不足報頌言壽比南山栢公侯子孫復其始好将此事做陰隲

獲麟歌

歌獲麟歌獲麟麟之為名配乎仁牛尾馬足麕其身煢煢一角不觸人聲清音濁合律呂行步折旋中規矩不履生蟲不旅行不折生草居擇土仁哉麟哉獸之靈此獸一出時太平滿謂太平當今日不圖今日不如昔不如昔異物殊形常間出章義之山鳥如鶴名曰畢方生一足見則譌火焚人屋朝不敢釁夜○不燭又有鬼車號夜遊十頭十口連一喉翅如車輪聲啞嘔血滴人家家凶憂天地生物付其質何此為凶不為吉世情變態多好惡聞吉則喜凶則怒吾聞凶人作禍殃尤甚鬼車與畢方仁哉麟哉不復見安有吉人日為善吉人獲福凶獲禍禍淫福善天之道武孫車馬遇大商獲麟於野為不祥賜之虞人問孔丘孔丘感麟作春秋春秋之教以為中胡為絕筆以為終仁哉麟兮時不遇絕筆之說吾道窮孔丘已死數千載世道不古誰感慨吉人凶人吾不知褒貶乎有春秋在斯文未喪求諸神托言垂世循丁寧吉人為善善是勸凶人為惡惡是懲孔丘聖人莫與衡姑且絕筆歌獲麟

絕筆歌

人生栩栩夢華胥幢幢往来為利趨孔孟已死不復甦仁義之道為何如斷蛇帝子握乾符隋何食其罵腐儒平生不讀半行書朱輪華轂大門閭爭誇駟斛富金珠一擲百萬喝梟盧月脅耗眊莫睚盱重譯伊嗢言朱朱覆○醯不食謀何殊魍魎青影見何愚謾行作賦比子虛着視滌器自當爐投閣幾死揚大夫滑稽落魄無廉隅丈乎文乎何無之喪乎安得窮鬼不拍手而揶揄吾故知夫伯鯀之沉於羽水兮化為玄魚叔之虎目豕喙兮死於貪汚楊食我之為羊舌氏之禍兮毋聆其孤神乎神乎深為世道之憂者乎設卦以斷吉凶兮何須篿竹来庭除正直以為德兮何須椒桂擊搏櫨文章以為言兮何須三寸掉張蘇嗚呼知變化之道哉其知神之所為乎君不見文潞公之修江瀆廟兮夢有感於成都种世衡之致廣梁於滙池兮用搏手者為前驅又不見于賓之撰搜神記兮號為董狐彼何人歟彼何人歟輒敢論鬼為虛無豫章太守之談春秋兮喪其軀牛渚磯之燃犀兮幽明異途已矣乎已矣乎獲麟之筆絕矣吾不復言乎唐虞

梁父吟

青布變成羅古識人人皆曰星纏應斗牛分野屬閩粵左揖巨靈蠶峰巒犖確硫右揖方山○巖石壁高嶝岉潮水出天河盈虛取松月一日一来朝田環江刻屈黄氏撥沙經沙形象魚鰕又有嚳伯韶圖經作桴筏三峯聯昂峙平地起一突郭公青囊書此為鳳穴窟風水官九罯明檢鬼營說法聞經使億曾萬祖飛昇金闕憑茲功德作是津梁伏念臣齒豁頭童可歎龍鍾之狀位卑職小深虞駑蹇之材領職主行以言數奏夜動之胤祇有畏人大僇之以慚不敢隕越無地僥倖自天敬竭臣下忠悃之私為見人子孝情之重今日奉為

孝女某痛念亡考某自經一死竟覺三週累
欲追脩莫符願望切見亡靈背疽不救終為
二豎之所迷心術毋欺何逥三彭之是潛向
者淳言胥動謂之陰隲有戲竟墮冥途莫知
解悟無奈人鬼之阻間隔初非耳目之所聞
知在於縲絏之中公冶長非其罪也受以董
公足辱司馬遷豈無悔哉重念臣忝厠陽官
莫知陰憲為人湔洗顧已憂惶聲觸雷霆有
似能鳴之鴈望窮江海豈無漏網之魚蓋呂
命嘗審於五罰五刑而周官亦有此三宥三
○赦無以效木蘭之孝輙敢上緹縈之書嘗嘗○
如燈焰之蛾生何所托纍纍若喪家之狗情
實可怜恭惟
聖位發誓慈悲尋聲赴感號獨尊於太乙
光普照於三千東極妙嚴宮曾現紫金之相
太玄無邊際嘗聞大洞之經願作衆生緣能
救一切苦伏乞疾除罪簿遷神於壯府之中
選敘仙僚飛寫於南宮之上

徐仙翰藻卷之九

徐仙翰藻卷之十

祈安詞 四道

伏以仲春二月厥民析度稟咸新昊天上帝
不我遺一心可格情同無隱聽徹九重伏念
某等螻蟻偷生蚷蛩知感林林揔揔雖托居
覆載之間擾擾怨怨未免有是非之累反之
於心知過者鮮稽之於事作孽者多常懷恐
懼之私敢賴熏修之力伏願上下神祇鑒厥
德左之右之士農工賈樂其生庶矣富矣

又

○伏以小民無知常有儌福假靈之請上帝臨○
汝必無賞功罰禍之私苟不我欺所助者順
伏念　等依山築室鑿隴為田鳥星畢見於
仲春始動東作犬吠相聞於四境願見太平
自知食力之艱難敢弗罄誠而醮謝雖坐井
之蛙難語以大然戀釜之蟻可憐其生伏願
或耔或耘自今以始歲其有曰安曰富凡情
所欲天必從更異牛畜之生成實荷鴻恩而
覆育

又

伏以民情可見視聽近而自民帝命不違齋
沐可以祀帝拳拳有請赫赫如臨伏念　等
釜蟻貪饕井蛙寡陋托生中十未能人事以
稱心適逢上元尚冀天官而賜福特憑羽士
宣演真科上干斧鉞之嚴下及蒭蕘之聽維
今時尚不知昔幸汚俗可與惟新伏願申之
伯甫之侯後有興者彭之壽陶之富諒必從
之凡諸動履之間實荷生成之德

又 年六十遇生日建

伏以道常與善須明善善之因情所欲安已
○遂安安之願敬憑羽士謄進墨詞伏念某言○
無足稱年方耳順昨有采薪之疾今蒙勿藥
之功況當十月之交恰逢初度實荷維天之
命敢負前盟冀晚節而康荘罄誠心而昭謝
功德可稱量也少儀寅畏之恭祖考既安樂
之不昧追修之敬仰祈輔佑俯賜證明

謝恩詞 女人預修

伏以禮煩則亂惟至誠可以感神天誘其衷
曰積善必有餘慶仰干穹聽俯露衷情伏念
妾某四德不全多言何益字未明於三從適

當逾六望七之年聲可詣於一鎰誠恐自再
至於三之瀆脫簪待罪欽袛陳詞懺除已往
之愆修作方来之福更冀億曾受度名隸韓
君之司三壽作朋願得魯侯之頌

預修詞 婦人建黃籙請醮

伏以性有進善進惡婦之愚可以與知情所
欲壽欲安天之祐吉無不利俯慙長吉仰瀆
威顏伏念妻某慾界牽纏塵凡汨沒色聲五
濁豈無獲戾之由髦髮半斑幸遇始生之歲
兢惶罔措懺謝未能敬涓二月初吉之辰祗 ○
○奉三界盟真之典預修福果冀沐恩庥薦及
主君少篤抱衾之愛光延老景更祈戲綵之
娛

賽醮詞

伏以歲逢初度適當六十之期情難上通未
免再三之瀆禮不可闕時然後言伏念某老
耄無能昏迷未悟適有馬牛之賤疾實切呼
天今如螻蟻之偷生豈勝感地雖善念既形
諸口幸明神為鑒此心俯伸昭謝之私仰瀆
高明之聽功德滿就榮書金籙白簡之名富
壽康寧用錫洪範箕疇之福更祈後代有光
前人

又 為父賽許保安祖母

伏以知恩必知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事死
如事生孝子順孫當竭其力特憑清醮僭瀆
真斿伏念某四歲而孤三遷有教昔因祖母
得膏肓難療之疾惟我先君深焚溺莫救之
憂雖屢禱于神祇何返催於禍變不幸短命
死矣則已無涕道之有願未償莫知所以幸
數年而使我不之覺平吾心而勿累于其初 ○
○逝者如斯早諧韓君好生之業終焉有養願
歌魯侯壽母之詩

又 為妻

伏吕病則呼天誠有不得已者憂兮為厲亦
求其所以然脩瀝丹忱仰干蒼聽伏念其命
纏中斗事作參商慨門戶之艱難何人口之
抉呵獸不失麗豈無俗往之情膠可續絃未
免從新之好雖有粉黛畫眉之醜胡為弓箭
射胷之妖或者綿蘆之憎愛不同是致藥石
之攻理少效遂許以靈濟真人宣演九真之
懺願得此太乙天尊廣發大慈之心用釋究
愆以度苦厄嗟尔前室早成黍尾之因保我
後人永奉採蘩之職

又

伏吕天明畏明威於視聽豈無耳目事有非
有是毋盟詛要之鬼神豈其然乎可謂愚也
伏念某嗜嗜失節蠢何知冠禦重關聲不可
聞於吠犬婦言長舌誠可詣於牝鷄醮所當
還理宜自責或者患生所忽莫謂不平則鳴 ○
○福善禍滛甚如影響之速解究釋結幸存懺
悔之科

又

伏吕天不可欺高其目而下其耳人有所忿
發諸心而形諸言豈得已哉求其故也伏念
某為人者以時思之念我先君素得守株之
拙豈期陰賊反惟下石之憂愬于上帝以決
是非果然官司幸然明白自慚褻瀆敢負愆
盟愧惟弊止之卑污敬就清堂而醮謝勉強
之情未償萬一因循而後又恐二三過可自
新有如日月既食之復明將何益庶無春秋

直筆之讖

建玄都壇詞

伏以壬戌之秋七月既望恭迎地官校録之辰天之命下民有嚴先畫八事齋明之敬且陳芳薦少寓菲誠伏念某等血氣均生髮膚遺體果能犬馬之養敢忘烏鵲之情逝者如斯訛作招魂之些過而能解常聞反掌之間恭按玄科爾延羽士修諸功徳作此因緣伏願三官止酆明檢鬼營疾除罪薄億曾萬祖飛昇金闕各有生門普及沉迷俱登快樂

禳災詞

伏以和氣祥乖氣異天難測而靡常福道長陰道消日可期於來復俯輸卑悃仰瀆高明伏念某等幸獲安全莫能守助雖衆命有禳災之請在小人知耻過之非莫我敢慈徒有淵水之恐云如何里少消沼沚之恭爰集道流具嚴法事念民情之易見幸帝怒之可回伏乞化沴為和罔有祀寒之恐俾壽而富尚祈降福之多

保福詞

伏以天道不言而善應嘗輸懇禱之誠人心所欲則必從果獲感通之意銘心知愧仰徳殊深伏念某惟神是依無功可述重獲天恩之侈荐膺師寵之榮昨托陳道與為龍虎之行果蒙巨庇今與郭沐翁劾祟蛩之報不食前言雖是民望之所歸敢謂帝力而何有更異錫以圭瓚上而待詔於紫微饗以粢盛下可妥靈於清廟

建普度詞

伏以天尊説教指明濟度之方人子思親首嚴孝敬之道俯陳丹懇仰瀆蒼穹伏念某托在塵凡幸逢末劫念我生我鞠尢深覆之恩然若存若亡可恨幽明之隔特憑羽士爰舉真科今則宿啓於玄壇欲以上通於帝闕少憐懇切大作證明吉慶難言十方數衆之来監度生死蒙惠千九百人之共傾心遍及冥塗倶登道岸

又

伏以天聼無私少鑒愚衷之萬一禮煩則亂深虔重瀆之再三毋適自獲戾乎誠有不容已者伏念某重蚊虜性螻蟻偷生各具人心豈無善念適遇中元節預先八日以修齋願結衆生緣爰舉九朝之普度仰蒙聖力俯賜恩光敢輸昭謝之私式見始終之敬更冀五臟清凉六府調泰老反壯少皆強三界侍衛五帝司迎魄昇遷魂開度

又

伏以謂天蓋高實不離於方寸惟人慎始猶當戒於亡齋按黄籙以行科遡紫情而啓聖深伏洪蒙之造大開濟度之方燭陰暗於幽都下辭長夜覩光明於暘谷人各回春

第二朝詞

伏以道本難名即此天之謂道齋可致敬消次日以修齋傾心磬葵藿之誠降氣感薰蒿之慘願垂濟度普利幽明逝者如斯魂歸天魄歸地生馬有養福如海壽如山

第三朝詞

伏以事死事生兩盡尊親之孝謹終謹始一尊謹戒之嚴恩仰荷於九天禮特修於三日迄俗九朝之道願開八景之明生身長存早

刻石室丹臺之字死魂受煉有憑金籙白簡之功遍及幽明俱蒙薦拔

建朝拜詞

伏以天聽不遠常懷方寸之私人事有終未免再三之瀆驚惶罔措愚昧無知伏念某幸得人身常蒙帝眷洋乎在左洋乎在右知所事死知所事生特賴薰修用成朝拜伏愿東長樂界西那王國俱放光明北泉曲府南昌上宮兩全濟度凡諸情識俱獲超昇

散朝拜詞

○伏以天道難名其有聰明自我人倫攸叙必○以孝敬為先俯竭哀衷仰干蒼聽伏念某托居中土均其私懷一躅齋戒之誠兩盡尊親之道念生而有養莫全溫清之儀嗟逝者如斯未免幽明之隔特憑朝拜之功德用作出世之津梁帝聽冐聞紀尒功削尒罪民情可見推其亡因其存爰及幽隔俱登道岸

又

伏以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如在左右烝民秉彝好是懿德莫不尊親俯瀝丹悃仰干穹聽伏念某等均為人子常竭心思念逝者有如斯乎而生者未能養也一歩一拜共瞻泰岳以投誠三沐三薰仰賴尊師而奏告頓使幽明之境俱蒙濟度之功人道貴華少者強老者壯死䰟受煉形以立神以存遍及冥塗俱登法果

女薦父詞

伏以冥冥夜府深嗟九獄之沉淪崿崿斲庭後覩五明之朗落俯攄哀悃仰瀆負清伏念妾父死肉未寒余音猶響維人子盡事親之○○道何日敢忘幸天尊發救苦之心尋聲隆感須仗熏修之力特伸昭謝之私伏願五十三年之浮障多艱悉從躅拔百千萬氣於太空無象願得生成遍及有情同登大道

又

伏以道也難言千萬億劫莫名其象父兮焉往五十三年過隙之駒靖而思之誰能已者伏念妾父遭逢沒世汩沒浮塵雖衣食粗足以舒眉柰疾病遽嬰於殺背天高地迥誰為續䰟以招魂月冷霜寒誰不傷心而濺淚憑茲功德作是津梁既荷超昇敢忘昭謝伏願三官就筆疾除罪簿落滅惡根五帝司迎遊玉京飛昇金闕

又

伏以父恩未報輙憑薦拔之功帝怒可回願發慈悲之念既蒙垂憫誰敢忘原伏念妾罪積厥躬禍延所怙雖有私情而莫愬尚祈法相以受持濯質煉形已拜朱陵之表披肝瀝膽載陳翠炯之詞覩望逾深兢惶罔措伏願耳也聲也目也色也想知解悟之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獲逍遙之樂冀諸幽苦用此超昇

又

伏以女子有行嘗致歸安之請昊天罔極曷勝何怙之憂俯瀝愚衷仰干威咫伏念妾父語言巷魯文學稍通揆諸人事以無虧胡為造化之見棄六年居廢四體如囚致令二豎之夣於膏肓或者三彭之禍生於昏牖疾之革矣誰知反席之謀哭於斯乎畧盡蓋高之責痛而含恨直以陳情幸延康劫後科教沠

傳使閻羅殿下寬佽釋縛或憑妙力用薦生方伏願相好莊嚴自緣宿命拔除衆罪跂痾積逮即得反形遊行太虛遍及幽明俱蒙解脫

又

伏以上帝不蠲盍致小心之敬無父何怙莫堪季女之憂俯瀝卑忱仰干高聽伏念妾父潰疽不救死肉未寒或者現於光中謂有感戚之容誰能棄之度外能無切切之懇冶長非罪幸公論之難逃曾參殺人奈猜疑之莫釋雖憂三載含恨九泉若非盡敬以事天孰謂沉冤之可雪伏乞赦多生之業不得拘留追合鬼群釋累世之佽從茲解悟皆資道力

又

伏以父嗟彼怙可堪恐死之憂女嫁比隣不克歸安之願俯輸丹悃仰瀆蒼穹伏念妾父涖事惟勤持家以儉田疇稍闢廣推吾祖之心門戶多艱畧償諸子之債知恩莫報我心孔懷尚祈晚福可保頭顱宜謂半生祇如泡影兩旬卧病難未潰而膚已亡四七屆期魂可招而神不昧欲拜未陵而度命須憑羽士以陳詞幸沐洪庥永蠲宿業出離泉曲會知解悟之機既有天堂宜在逍遥之境

又

伏以五內分崩忍割先君之愛百身莫報不堪少女之憂俯瀝卑忱仰干高聽伏念妾父婚嫁雖了勤苦如斯擔未弛於息肩疾遽嬰於發背露晞星殞傷心一夔之遽遽日居月諸轉眼六旬之冉冉欲歌宋玉招魂之些敢上緹縈贖罪之書伏願黑簿除名早親承於金籙白簡未陵拜表宜受度於火沼水池遍及沉淪俱登快樂

建血盆疏 女薦母

伏以羽州八萬四千旬茫茫無岸血盆凡五十三佛願願度人苟能作是因緣不可思議功德伏念妾生爲女子嘗奉母儀徒懷烏鵲之情莫效岵屺之報四十有九年音容何在一百六日歲月如流豈不我思須憑佛力豫醒槐庭之夢頓悟前因好赴蒲鐘之筵用成後果恭迎三界遍及十方照破十八重獄獄獄皆開不經百萬億劫劫劫得度使真身清淨何須蘭水以濯纓使法眼開明何用金篦而刮膜自今以始咸與維新即拜生成永無苦惱閻羅殿下果蒙地藏菩薩之推恩兜率宮中拱聽摩耶夫人之說法

薦夫及女詞

伏以太上好生何生也不得其壽自古有死此死也誰憫其魂扣地莫聞呼天致請伏念妾早知薄命終不適人念女兒乳臭之口無知而夫子髮結之恩未久胡爲一疾之莫救纔經八日以淪亡未如之何徒有終身之恨魂兮焉往永爲長夜之歸謹當瀝血以投誠尚冀察情而贖罪想功德至重傳符以金籙白簡之文諒父子同昇刻字於玉室丹臺之上冀諸善趣均此恩庥

薦夫與子詞

伏以地迥天長莫訴冤民之苦霜寒月冷誰知嫠婦之悲未免多言深廑再瀆伏念妾生於累劫遭此兩喪門楣之春竟落虛花槀砧之望空懷破鏡既曰修短之數吾末如之何

未知善惡之由使我至此極雖人鬼相爲間隔幸功德可以超昇少伸愛子之情式表惜鄉之意音容如在徒爲想像於空宇之庭魂魄何之更冀度命於朱陵之府應有幽陰之異類同歸縹渺之大乘

子薦父詞　卿五　十二

伏以臨下有赫昊天上帝不我遺事死如生孝子順孫願自竭深慚丹瀆是謂足恭伏念某幸處人倫粗承世業飲泉知脉盡伸報本之誠觸景傷情式表追思之念雖先人之骨○殖安於窀穸皆神物之指示獲此機緣既荷超昇敢忘昭謝魄不顧返遊神於昏昏嘿嘿之鄉德難可稱錫我以簡簡穰穰之福仰憑大道俯及真塗

薦親詞

伏以彼蒼者天如何贖敢竭以忠孩提之童愛其親誰無此孝自慚再瀆已具初詞伏念某等遠慮深思常懷事死事生之難盡待人處已初無有孝有德之可稱乃朝岳帝至于泰山願與衆生同皈大道伏願男女莫不傾心皆護度咸得長生鬼神聞此隱語以昇遷不經苦惱

薦父祖詞

伏以天地恩深實拜覆載生成之德霜露氣肅誰無蒿悽愴之情俯瀝丹忱拜于蒼聽　十三

伏念其塵凡自累血氣有知眷念乃父祖母之勤勞聿懷若考妣氏之訓誨生事死葬可謂之孝盡竭其誠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將何以報乃於去冬臘月許以黃籙大齋用伸賽設之儀式表追修之敬伏願黃華蕩形玉眸○煉質真科依按於净明南宮飛烏北府遷神符命竟通於

薦祖詞　卿五

伏以人倫攸叙益篤孝敬之心天道有常實荷生成之德具嚴法席俯屈真荐伏念某等塵役世間生爲人後祖功宗德保我子孫亦有利哉心正意誠質諸鬼神而無疑矣少致陳情之請畧伸特醮之儀自慚瀆告之再三尚覬以私之萬一伏願九幽開度持黃籙之文八景洞明獲拜紫金之相更祈福蔭後裔惠及見存

真人謝過詞

臣聞人爲物之靈知其過必改其過神無跡可議謂之非何爲之非惟是依人而行莫免非鬼之諂重念臣九天金闕聖位自開運以來祠尊血食廹開燃而後廟顯勑封雖有依草附木之靈未知登聖登真之妙於是修齋執戒積善建功躐進仙班濫除陰職署事惟謹勲德何如尚慮以藥石救人莫辨烏附朮○苓之性以文章勸世莫知魯愚亥豕之訛或龜筮不克以告猶或鴻鴈未能而安集或祈晴而反雨稼禍爲夏暑之咨或禱雨而反晴貽咎作風伯之訟或曰善惡之有報何善不能善惡不能惡如郭公墟或謂禍福而動人何福而不福禍而不禍如塞翁馬或有夭枉　十四

而非命者惑巫言而生謗或有貧賤而不立　卿五

者咎鬼瀹而無能或時祭微惠之徒莫華其葷腥或鄉飲假厨於此有觸其齋戒使魑魅魍魎之讚秉其釁使饕餮檮杌之罪無所逃誠切憂惶不勝戰慄幸太上發慈悲之旨而

大道有懺悔之科恭對聖前首陳自責伏乞咢新革故肆赦青災贖其狂聲之往愆責其驅驅之來效以鎮靜為政不敢生事而希功以勤苦律身不敢素餐而具位濟生度死輔正除邪勉力奉行盡忠以報更冀身入寶珠之內行必滿於三千德非黍稷之馨祀可延於百世臣下情不勝勤拳極切之至

謝加封真人詞

伏以巍巍大道之宗一心歸仰渺渺大羅之上三界齊臨何帝命之眷顧也深亦神物之聰明不爽伏念臣歎聲動地感德自天爵各有差已知一十六字之踰越禮繁則亂深虞千二百分之過多詢謀僉同洵美且好爰舉齋修之敬用伸昭謝之私伏乞受祿宜民人再俾陽功之著示我顯德行更加陰職之榮

又

伏以天常命有德非德無以動天聖不知謂神惟神可入於聖俯輸丹悃仰瀆蒼穹伏念某黍梓連陰枌榆同社念靈濟之號迫今四百餘年而溥博之仁于今萬方百姓惟足民恩之罔極所以師寵之有加爰集羽流且嚴菲禮告盟三界豈敢負前日之恩熙謝羅天庶可表此誠之敬更冀光臨法席福錫庶民

保禾詞

伏以天不言善應曰雨而雨知時人有欲必從祈福而福畢至俯輸丹懇仰瀆蒼穹伏念某席庇鴻鈞偷巢燕幕其或不恭自當改過非外有求止在弭災念既渥優尚祈既足既沾之澤然將安將樂常懷將恐將懼之憂乞賜垂憐敢忘報德伏願少者皆強老者壯男女俱得以生成下無若濕高無乾秔稌可期充美

又

伏以民以食為天深恐天心之致譴夏祈谷于帝尚期帝怒之可回下率輿情上干穹聽伏念某等仰事俯育謹淼食指之繁東作西成甚矣歲功之番滿謂大田多稼之有望吾意草虫微孽之間生賴薰修何由懺謝況去害迺能興利然作善必獲降祥釋之叟叟烝之浮浮式表粢盛之薦穫之挃挃積之栗栗預期黍稷之宜

徐仙翰藻卷之十一

金闕授仙簡建羅天醮榜

三天門下金闕真人宮照得職任天機省副之權一任文昌司祿上宰之職輝騰天上瑞應人間況人為萬物之靈性具五常之體父慈而教喻豈在於斲輪子孝而箴仰益嚴於喬木伯仲之篪塤迭奏室家之琴瑟允諧友必心交則如蕭朱王貢族稱義重則若郗晋應韓此風教之所係焉於人倫不可斁也毋強凌弱衆凌寡毋踰戚卑踰尊使上冠下○屨名分俱存則斗折衡太平可覩將見聲名文物盛於此是豈玉帛鐘鼓云乎哉宣化承流體天道而福善觀風察俗在人事以用功至於黜陟幽明信必賞罰其有城隍典者社令正神或能使水火而弭災或能使雨暘而應節或能使鴻鴈而安集或能使龜筮而告猶有德之可稱有功之有録合公舉選即與遷除苟冥頑不靈非鬼為諂舊染污俗時謂淫風穢跡彰聞知過不改是汝自生毒宜災于厥身當職體察得知當日晝行厘革除已具申三界真司牒城隍外合行告諭者

玉闕授仙簡建羅天大醮榜

三天門下玉闕真人當職一任雷霆玄省祭書一任南極注生上相雍和萬化撫料蒼生風風人雨雨人使寒暑陰陽而燮理衣衣我食食我使桑麻穀粟以富殷結形則男唱恭女唱奉降神則月為魄日為魂各有司存別分官守幸因緣之滅度體道德而垂光使楊震能以清白而傳家則畢亦必有公侯而復始智可及非愚可及人與之亦天與之至於○祈雨祈暘可以潛天潛地司農司稼典絲掌葛既當其人司市司貨考工飾材不忒其業其有信從邪道不省本原致使妖魔閒生傷害是汝自作孽也雖悔其可追乎或魑魅魍魎之精恣行荼毒或饕餮檮杌之醜崇尚奸回當職斷不隱容依律奉行必使陽有鞭尸之憲陰有磔體之形剪之以風刀鼓之以雷斧人皆由可殺天之所加誅其誰之由非予有咎況當職以輔正除邪為檀以濟生度死為功今有孝子順孫發心皈向先令億曾萬祖随顧超昇又有五古三塗孤魂滯魄雖是沉淪日久咸與沾沐天恩除已具申三界真司牒城隍外合行告諭者

加封敷達上玄門榜

伏以九氣在洞玄之中惟神是守十方有無歎之衆乘空而來侍衛我軒證明大道香襲雲烟而欝勃燈交星月之光輝遙御九天特嚴三獸小心翼翼以事帝往惟欽哉有神洋洋可格思述所職也功滿德就皆即受度國安民豐欣樂太平凡尔有司各恭乃職勅太○上之靈水誦元始之玉文五帝朝真臟腑清涼澌夷眷素蠢魔潛形鬼精滅爽凶惡潛寧專此諭聞想宜知悉故榜

示齋主文　代為作

切謂有生亦有死生死殊途事死如事生死生一致凡為人後豈無人心況此身此體又非產於桑中而乃父乃母未嘗棄於水上如或知此可不思乎着綵戲於堂前今之所謂老萊者何可勝數被褐哭於道左今之所謂皋魚者豈無其人亦須啜菽飲水以盡為養

之歡何必枯魚銜索而致不切之恨與其椎
牛重葬不如春酒一盃或憂風木之不停幸
喜天人之有會如是修齋奉戒可以起死回
骸其有甘分而祖有抱孫之愛豈無知原而
孫無思祖之心伯見稱馬何待採蠙珠之日
叔非癡也奚須騎從馬之時撫育其孫曾念
兄之先世憐哉其嗣嘗憫弟之早亡或合巹
之歡或鼓盆之憂或髮髽之擔或齊眉之喜
曰夫曰婦夙世有因一死一生交情乃見此
○人倫之為大者而風教之所係焉雖曰孩提○
莫不愛其親所恃上帝有好生之德弘開濟
度兩利存亡茲遇中元續玄都之故事謹同
大衆結普度之因緣使善男善女各發善心
使無遠無近本然無礙功德非常功德思議
不可思議仰辱齋官俯臨法席雖是皈依道

亦有孝順心地非有獄天果有堂相去不離
於咫尺善積如山惡深如海少差易間於高
厘不知我者何求亦須汝自究竟伏念某天
居末學濫穿玄科若非對聖粘闔安敢署名
具位雖無度人之量亦惟遵道而行同壇稍

不叶忠明科自有罰簡無增無愛公非使心
正而意誠庶功滿而德就如是如是知之知
之億曾萬祖名叙仙曹凡五劫乘機之會六
親九族名登壽域八千歲為春與秋特此稟
聞伏惟兪悉故諭

諭在會善信榜

茲遇孟秋屆期中元紀節白帝乘時之運地
官校集之辰釋氏以此日供盂蘭盆道家以
此日設玄都醮門同戶異理一事殊各以化
民成俗為心各以奉先思孝為念于期時也
○不有思乎天泱泱兮氣清清草蒼蒼兮人寂○
寂仰洞庭之月明兮何悲愁而鬱鬱歌赤壁
之風清兮何泣訴而鳴之顧影兮興懷傷心
兮太息身體髮膚吾父母之遺體也何以報
吾父母田廬衣食吾祖宗之積德也何以報
吾祖宗謝太傅叔也戒約之言何日敢忘薛
侍中伯也分張之財為恩不少池塘生草之
句此謝臨川所以夢其弟春秋薦蘋之文此
韓昌黎所以憶其兄抑負外之娣有喪刻石
何恨黃太史之妹既死毀壁何冤鼓盆而歌

難割漆園之愛况舟為揺不爽共姜之盟此
心我果何心我彼人也我亦人也聮言及此
云如之何長夜悠悠詐作續魄招魂之些大
羅渺渺幸有迴尸起死之方尓若而人當發
是願修諸善果作此良因况劫數終窮當別

舉一十二萬人以充神仙職令功德滿足願
開度七百有餘名在會男女靈魂升入無為
轉輪不滅其有內懷詭詐外假精純背義忘
恩傷俗敗教不崇三寶不習五常如彼等人
豈無果報或先貧而後富者恥言其舊或先
○富而後貧者反怨其先至於乃祖乃宗乃父○
乃母乃叔乃伯乃婦乃夫乃姊乃妹故違制
服視如塗人若罔聞知甚至馬牛之風不相
及全無憂戚甘與麀豕之畜以為群致使羊
吉若敖之宗無所托也其視馬醫夏畦之子
得無愧乎惟我開方便門為汝作平等會無
有障礙與善因緣使已生未生不捨慈悲隨
機應化使有主無主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共
赴齋筵俱登法界伏願心開悟解無貪心嗔
心與夫癡心道合自然自鬼道人道歸于仙

道斯言不妄毋視泛常故榜

師堂補職榜

伏以小心事帝須知齋戒沐浴之嚴主善為師各盡出入起居之敬洋洋如在赫赫厥靈視不見聽不聞無名可議愿而恭亂而敬顧我所行謹按金籙簡章自有玉條品格分職之法有六學爾所知考課之等有三誡可乃已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及私賂惟其能行者同與涉者同舟各恭爾事齊乃位茲告于汝左右此亦自己工夫須是整我形像可以使人諸嘆惟慎之者則直祚故聞之者以昇達使一德爾或一虧合舉糾彈之責必三言而後三拜敬遵禁戒之文受簡還像斷功續過無賞太輕無罰太重弗慮胡獲弗為胡成儆戒無虞出乎爾反乎爾功德至重始於斯終於斯預此閣知各宜遵體故榜

又

伏以立教垂科所以耳目斯世設官分職賴有腹心其人雖舉爾之所知必論才於已試兼收並畜銖銅不可棄寸鐵不可遺任賢去邪鎮鋤知為銛鉛刀知為鈍咨示六人六職須是同德同心毋鋤既往之私譬毋蹈以前之故步人誰無過必能改過邦有尚刑亦常贖刑儆戒無虞始終如是出必告反必面甚如父母之親奏以功試以言自有君臣之分故榜

建黃籙普度齋

伏以冥冥罔測之謂聖之謂神灼灼揚靈如在左如在右既以正直為德合以濟度為功仰体太上之慈悲俯聽本司之關告益嚴修奉大作證明父瞻孔子之墻輙傚陳蕃之榻鬼言歸也願入修門齋以齋之特為單席想有欣欣之喜色必無蹙蹙之偪人招而來之與其進也使接踵而至留容膝之安見如故識如新乃千載一時之會遠者來近者悅何此強彼界之方或講時令之寒暄或叙親戚之情話滿堂笑語連手歌謳何謂鬼哉均是人也班荊而食脫粟無嫌閒挾私饌當為儐諭君不知其所會毋乃曠於厥居實有禮則擇之深荷東道聖人之愛魂應還而度者同為西邪王國之遊

戒監壇榜

伏以三級以象三才登降以施八方而取八卦排布森嚴星為緯宿為經天有門地有戶絳繩七十二丈月氣候之流行圖纂八十一竿合陽奇之通變顯顥之宇大如斗浮杠之制高如室光徹閶闔而閃閣香擊構爐而芬茀雷公駐警蹕風伯執洪順神漠漠而扶傾帝洋洋而在上敢有夔魖猖狂之魍魑魅魍魎之妖輙縱詭隨自起織臭仰依玄律不與赦原捉影捕聲如一網之盡兎窟剪形截首如齊斧之就蜂腰殲厥渠魁勦除餘類毋嚴霜夜肅蕭蘭共盡毋狂風火烈蓬芝俱焚必使沙礫化作南金必使瓦石變為和玉號經的之中非使獸不為虐予然傴僂之神豈掇蜩自嬿薄術有官守有言責無偏愛無私饌衛道以嚴明壇以現鬼自凶仙自吉素聞欲界之飛空天無氣地無壓載舉大梵之隱語修齋行道無邊功德濟生度死作大因緣應有赴會信女善男亦各致恭盡禮或有故意

犯齋觸戒是自作孽奚云毋曰掛壁之具文此乃監壇之本職如是如是欽哉欽哉故榜

戒将吏榜

竊聞朝拜功德推原其由始於都統康舍人以此上報父母劬勞之恩由是得道其為孝義可勝言也哉後人因之以立存亡之科考之功德此為第一義況人生各有知識誰無父母誰無叔伯誰無兄弟誰無夫婦誰無子姪誰不以身體髮膚為重生者莫不欲全其天年無有中傷死者莫不欲廻生起死枯骨成人非此功德莫能濟度今之日奉為某為衆滿散日前沿路朝拜啟設黃籙告簡濟度幽明齋醮一永夜於中修崇功德條具不一非汝将吏孰為證明傳符轉檄非汝将吏孰為奔走進表上詞非汝将吏孰為騰達招魂續魄非汝将吏孰為追攝汝等将帥既是駐劄壇前若彼為御則此為左若此為御則彼為右同功一體各恭尒職無伐善無施勞使生者各遂其生同躋仁壽之域死者各得其死同遊快樂之天生死蒙惠莫不舉手加額皆曰汝等将吏之功也有功之日名書上清此太上秘語必無妄語其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不義姦宄憸相之徒故意觸犯使穢德登聞于天汝其上依玄律盡行殄滅無遺育咨尒将吏齊馬勗哉故榜

卯五　廿四

又

本宮啓建中元玄都齋醮合委承行将吏低聲肅靜依戒奉行所有告文合行出給者

伏以道在太空無象妙矣難名将出自巳元辰召之則至明真有禁非法不行靈寶符命普告九天元始赤書開張萬範布五龍神水之五氣結而為靈風聚烟召四靈火馬於四方来者如細雨密霧城隍拱聽吾命魔王侍衛我軒舉太乙之洪頤象槐槍於熛闕悕魍魎而潛魑魅捎夔魖而扶獝狂巫峽之女無所眺其情驢蚩尤之徒終必化為枯骨凡尒衆其惟致告無起織以自速辜一有如此未或不亡三而思也雖悔何及仰遵玄律攝付魁罡剪首截形俱作龍烹之的捕聲捉影斷無漏網之魚聞之者膽喪毛寒見之者股慄慴伏食言非信衛道以嚴使十玄披散八景開明庶三界齊臨衆真監度左攻于左右攻于右汝作護法正直将軍後非敢後先非敢先汝作監齋平等使者各恭尒事尚一乃心終始惟初功德最重上可以薦元府於七廟下可以超羣力於三途更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與神俱契鬼道常自凶仙道常自吉使我長存須至指揮毋得違錯故榜

卯五　十五

又

三天門下金闕玉闕真人宮當職欽拜玉封荐膺師寵羣瞻皆愕孤跡罕驚雖蒞事以惟勤必論才於巳誠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莫能逃正邪賢否之公獨歩難行獨掌難鳴必有賴文武施張之畧次尒諸階将吏洋洋左右赫赫聲靈出於有入於無瞻在前忽在後昔盛名載之青史文章可得而聞今英魄竭其精忠天地所恃以立聞符即至聽命無譁工就規矩醫辩參苓先取其長後取其短奴執耕稼婢典爨炊彼効其力此効其勞各懷食

椹之好音豈謂傳餐而無補在列如黃鍾之應物動必有聲撥煩如游刃之發硎用皆無滯毋爲肝膽楚越有賴腹心良平殄滅妖魔剗城隍而聽令救度羣品體太上之好生敢有幽魅犯吾禁戒仰依條律明示典刑在外曰奸虞與有理官之治員固不服周書行司馬之誅守衛鄉閭鎮安社稷使人人遂欲逸欲安之願使家家獲既富既庶之饒汝無伐善施勞我乃論功行賞禮重粢盛之祭毋作神明羞時於香火之前上祝天子壽各恭尓職毋曠厥居故榜

又

伏以玉札丹砂青芝赤箭兼爲醫者之收大梁小楔脩椽短櫨全賴梓人之巧既精所選各度其材咨示直壇將軍監齋使者同音相和同類相求尓形信直尓聲信清侍衛四靈折衝萬里使狐狸膽落豺狼當道之威使狡兔技窮壯虎豹在山之勢仁而無敵用之則行有事指揮遵吾禁約敢有下官故氣百厭妖魔妄肆猖狂故爲觸穢是剪是伐如狐鼠之寄旄頭或縱或擒如雞雛之在籠內有輕有重公是公非毋神芝雜以腐菌毋祥禽混以凡羽天條至密露檄以聞令則

關泥丸數席祇迓皇輿之翼翼恭迎帝駕之翩翩或前舉洪順後樹虎旗或右秉白旄左麾黃鉞無越厥命各齊乃心其用力也過多曰論賞則不靳功德滿就爲書南宮宿將之名壽富康寧少荅東道主人之願故茲告諭咸使聞知故榜

又　代掌科作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陽德者必有昭名令九天二真人名登仙品職列九天凡爲德之在人心者可稱量哉汝等官將目可得見耳可得聞言語可得而交接決然無惑晰然無疑固當一乃心均乃力贊成厥功其有奸憸匪人爲鬼爲魅不吉不廸顛越不恭以穢自臭者惟予以尓恭行天罰輕者攝赴魁罡重者剪形截首使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有功之日當爲汝奏告天庭獲預仙寮散職之司豈復爲人耳目之旗鼓哉苟或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是汝之過也真人在天之靈將有辭于汝是所謂百鍊之剛日膾千牛匣而藏之非我之羞各宜體悉故榜

示查邊魏趙刁五帥榜

伏以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誰無焄蒿悽愴之念皇天后土神祇上下少致齋莊中正之誠仗此因緣修諸功德今則道場絜備法事初陳切慮一等亡靈墮落三塗苦趣無由出离何以超昇雖有司存豈無言責咨尓貔貅之士各效鷹犬之勞爲吾關詔當即來飛空變化出無入有普遍詣幽陰合屬去處報括在會所薦亡靈護送前來廣爲開諭虎豹之元不可以久處戴履淮南小山招隱之詩江魚之腹不可以淹留爰誦長沙大傅弔魂之賦旌儒之頌吾誰作使咸陽之枯骨更生戰場之文吾誰歌使長平之冤魂釋縛十九載旄毛已盡蘇子卿果得鴈乎一千年華表猶存丁令威非真鶴也此張翰之所以動蓴鱸之興此陶潛所以傷松菊之情魂兮魂兮反故

卯五　廿六　卯五　廿七

居時㦲時㦲不可失繼今而後咸與維新仰荷慈悲俯垂原宥令設金雞門外已占驛馬星流既無狼子野心梗化之鄙夫取責牛頭獄吏遵稟之文狀雖縲絏之中非其罪也然衣冠之象使民恥之毋得拘留盡行釋放法門方便孰肯度關為狗盜之謀仙路逍遥誰復假道效徂愚之詐世界如彼其大魂魄更欲何之牛秀才失道之迷薄姬豈得為魅色丈人中途之醉扶奇輙敢興妖毋厄於陳蔡之圖毋因於臧倉之阻敢有小鬼妄行邀當○仰遵玄律捉縛來呈汝往欽㦲與其進也有功之日書名于天三界侍衛五帝司迎亦不為陋九幽旋魂七祖出夜普度無窮須至指揮毋惹違慢故榜

散血盆會右語

伏以羽州池閣八萬四千旬無邊無際無涯無岸普光會上五十三佛大聖大願大慈大悲既弘開濟生渡死之法門可不作過去未來之因果伏念其等生閻浮世為婦人身自惟養男育女之時豈無熏天觸地之穢未遑懺雪如履薄冰誠恐庚申之辰妄數其罪始於癸巳之歲思免厥愆或報母恩或修己福或願生淨土或預作津梁幸功德之數周冀存亡之兩利況三月三日金人見曲水之祥有同號同名釋迦顯靈山之相開經說法發誓度人端請德士四五員啓設道場一永夜業鏡臺前閻羅殿上至心頂禮救苦道師鉢盂庵内王舍家邊稽首皈依目連菩薩供養十方賢聖恭迎八位慈尊回向法筵聖衆遍周天地水府開通道路召請魂靈指認白雲○鄉呪獻甘露食蓮燈照破九九重獄之黑暗蘭湯洗出六六骨節之清凉別置焦面鬼王夜齋普施阿修羅道等衆廣及孤魂滯魄無道五苦三塗凡尔有情俱成正覺授戒而後給牒為憑伏愿薦亡者魂為西域之遊親覩觀音於琉璃苑預修者壽比南山之固侍宴王母於瓊瑤池佛日增輝人天快樂

建血盆道場告諭文

伏以招魂續魄況當三月三日四洲初度之辰利人濟物現出千手千眼補陀自在之相發誓為救苦菩薩化身作焦面鬼王諸佛弟子等欲聞前世因復坐吾語汝吞炭漆身愚也詐矣獻璞刖足何以行之嚼齒而碎者勇立武功吞香而死者恥言國事雖名字載諸史冊無能磨滅然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汨羅江上水蒼蒼首陽山之風凜凜潮州八千里流落於蠻烟毒霧之鄉海上十九年嚼邑於朔雪漠沙之外埋冤莫訴節義為高曾侯之伯托夢於燕昭王槃瓠之種見名於高辛氏令威化鶴良姊為猫雖曰有人心不雜○畜生道腰金袍紫於我何有簞食瓢飲不堪其憂趨厮走養為人之奴涉經獵史為士也肆一貴一賤孰非暮行雨朝行雲往事想巫山之夢高唐車秣吾馬情魂從盤谷之遊雙履嶺頭翩翩兮何之玉棺堂前詡詡兮焉往單葬於虎將喪於蛇若教之鬼無依於陵之子不死彼何人斯劫劫受苦而今死矣色色俱空八萬四千類蠕動肖翹三百六十屬羽毛鱗甲曾聞鴝鵒念彼彌陀佛又有蛤蜊托化觀世音雀會彈經鵝能聽法今之夜齋主

其人等祗就靈濟東宫餘慶堂啓設道場一永夜別置斛食大開法門凡爾有情無情何分先覺後覺既来趨赴作甚麽生君子無阴争仁人無宿怨無川黨落黨自為標榜無人相我相各立藩籬無嗔無癡無好無惡親鬼大故鬼小無窮鷸蚌之勢互相吞君海北我海南無謂馬牛之風不相及都来三千大世界安有七十二等人善哉善哉如是如是野無餓莩佛有慈悲濁濯足清濯纓與其潔也與其進也寒為衣飢為食不亦樂乎不亦悅○乎跳出鬼門關認取天堂路毋為戒律反墮迷塗信受奉行汝宜諦聽故榜

散朝拜門榜

伏以鬼言歸也既知死未知生齋以齊之弗患寡患不及爱修单席遍召十方于于焉而来洋洋乎如在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若有情若無情若非有情若非無情若老若幼各序尊卑若貴若賤毋分高下我發慈悲願汝生清淨心五色綵雲夜須聽南宫羽林之說法八味天厨食須聽西域王母之講經何待披薜荔兮披離何待餐菊英兮憔悴歸依道寶出離鬼官均蒙濟度之仁永絶沉淪之苦一洒甘露水既濡既渥既足既沾同上始青天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普度功德　右語

伏以瞻彼岵山北南山而祝壽朝于岳府拜紫府而紀名三月三日天朗氣清六報六識塵除垢净種善果於靈山會上生金蓮於羽州池中秉草招魂薦亡靈者獲覩摩耶之相蹙花垂鬢彼美人兮願從泰國之遊用作津○梁永為符券故牒○

諭南北廟亡魂榜

伏以明為人幽為鬼惟鬼則靈魄歸地魂歸天有天可格式憑科典廣設齋筵欲結衆生緣願假方寸地毋曰井谷之水不可以濟群魚章喜松栢之山亦足以棲衆鳥必無我外特與先容秉蘭草以除不祥散花林以揚大楚燈燭交輝於夜月幡幢鼓舞於晚風我欲輔之魂兮何莫由斯道也食乎稻衣乎錦豈無温飽之心秣吾馬膏吾車以遂倘洋之願豈恐一夫向隅而泣如是千里不遠而来蛟龍之窟直送舟航虎豹之關大開鎖鑰各安汝止亦何疑乎雖髑髏之夢非人世之春秋而肝膽之失是自家之楚越都是鄰里都是親知何有藩籬何有彼此先行告諭毋得喧譁今仰主地明王權作勸善菩薩上皇天下后土實聞孝子順孫之言南火沼北水池自得濯形煉質之妙無分貴賤咸使超昇故榜

諭亡魂榜

○伏以生非汝有自今起死以回生道本無為從此歸心而向道秉機悟會宿命因緣功德○不可稱量神仙最為快樂東有雲菜之洞青丘之室西有天墉之城玄圃之臺南有青都之山流火之宫北有大玄之府紫虚之館来今往古不計數千餘年此界彼疆相去幾百萬里凡夫不可得而到卑俗不可得而聞十方大聖遊息之鄉三界高真者會之所其政悶悶其民醇醇衣食自然形容端正無貴無賤無富無貧無是無非無人無我無取無與無愛無憎生其所生未嘗終形其所形未嘗

有世世不絕劫劫長存日月常明風雨常節四時常若五穀常登竒花甘菓各異其名靈芝瑞草莫形其狀五色而文者不少九色之鳳三足曰貟者猶多百歲之龜王徇夜鳴金鷄曉唱雲山渺渺江水泱泱設着這箇乾坤又是一般風景杳杳冥冥無涯之際渾渾淪淪未判之天自謂羲皇上人豈料嬴到末劫若生於此長於此不樂矣乎悅矣乎汝等亡靈欲問彼間世界我聞妙法可作此處津梁好結衆生緣啓設玄都醮道場肅靜溟漠開通召天醫牒神虎演童子科行混元札朝方懺悔受戒傳符晉獻十王昭謝三界宣說像文開誦經典燈光照破黑暗界斛食普施無礙齋沐浴華池洗却舊年浮翳開通冥路且辦今日行程切勿回頭穩宜着步地去五丈青一黍米珠懸在空玄之中天開九重由大浮黍土逕上始青之上言斯信矣汝其聽之故牓

又

維持金神按節少皡行權中元為校籍之辰七日乃慶生之會按荊楚歲時有此遺事使人物風景觸然興懷庭葉落兮嘆日月之幾何露氣肅兮傾形影而自悼往者不能返逝者何可追擬作宋玉招魂之歌猶恐來兮不可以托欲效賈誼弔魂之賦吁嗟已矣其不吾知今欲問生方先入普度會太上有救苦拔亡之典靈寶有迴生起死之科此為出世之要津可以乘機而悟道方其始也何謂之生何謂之死及其至也亦無其死亦無其生今有齋主其發如是念願開方便之門爾若有靈可躡皈依徑峴山垂渫魂當登此右社封還魂無不之既降齋筵毋拘塵世東有罔艮之野西有沉默之鄉南有崑崙之庭北有玄元之府看來只在方寸地直去便是始青天自去自來無罣無礙集無鞅數衆身入黍米於虛空召童子五方手執蓮花而引路故茲戒諭想尒聞知故牓

散朝拜諭下界牓

李道官焚簡此為張姬解脫之緣由功曹說經時乃莫毋超昇之徑事形傳記靈播古今嗟爾六道幽闇三塗苦趣冥冥長夜莫睹日月之光中劫劫多生安識烟霞之物表今夜今時來趨法會于左于右各整容儀自有尊卑初無貴賤越南胡北何分汝人戎人朝四暮三寧有新鬼舊鬼既然傾蓋以序陳雷之好不須隨檥以分牛厚之朋我有真言你宜諦聽採薇為食者何如食天厨之食製荷為衣者何如衣雲絲之衣雖蘇內翰之才猶切飢寒豈王狀元之志不在溫飽且將一點清魂水遍作大千甘露門浮黍直遠始青天自有色界至無色界泰山便是東岳府由小天門入大天門毋墮迷途同皈大道

又

嗟爾孤魂生兮若浮死兮若休又何必以口體為累哉毋乃魂魄未有所歸故為此想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吾觀此詩之旨是豈肥甘不足於口歟纖成雲霧紫綃衣辛苦無歡容不理吾味此之旨是豈輕暖不足於體歟天仙之事吾固不敢議若夫神道未免依人而行必以藥盛而供祭祀必以

幣帛而充莫瘞然則粢盛幣帛其爲神之所資者乎故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又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大聖大賢所以形於言著於書蓋爲人類設也翳桑之餓隱爲介士綈袍之戀幾失主人縷縷辟纑何其廉製荷餐菊何其清蓋衣食於人之所仰不容一朝闕也甚矣平沙無垠黯然慘淡寄身鋒鏑天地爲愁骨爲異鄉之土魂爲隣國之鬼吊祭不至將如之何衛成公之夢康叔曰相奪予享若敖之鬼不其餒而祀命不常將如之何又況螳螂捕蟬韓盧擭狡兔雞啄蚯蟻鷹鸇搏鼠雀牴爲食忙初無惡念金衣公子烏衣主人文成新錦之機重傳秦臺之粉雖曰無知亦各欲致身於榮貴蜂之蘤蠅之營營蚊之嘤喝蝨之咀嚼蟻之戀釜蛾之赴火胎卵濕化莫生貪生無他焉各以性命爲重既知性命必有知識何不回心向道今之夜食我法食衣我法衣聽我法言使三千大千法界之內一切有主無主有想無想有形無形十類孤魂毋起貪著念毋生疑忌意無作人我相如是如是盡爲超度徑往生方南遊罔艮之野北息沉默之鄉西家冥冥之域東貫鴻濛之光上無天下無地逍遙自在豈不樂哉故兹告諭咸使通知故榜

鄉五　三十六

建孟蘭盆會諭下界榜

伏㠯子生孫孫又生子敢忘世世養育之恩人爲鬼鬼復爲人未免劫劫輪迴之苦惟此功德最爲第一都來世界自有三千今有齋主某等恭遇地官大赦之辰啓建天尊玄都之會既謹終追遠之是念豈舉斯加彼之不能遍召十類孤魂爲度一切苦厄雖寒者爲衣飢者爲食然也若浮死也若休胡爲來哉各安汝止毋恃強凌弱遽興晉楚之兵毋挾怨報讎常蓄吳越之恨毋舟中敵國毋室內操戈毋兩虎共鬬勢不俱毋效昆虫相齧自罹厥害與其爾自爾我何如大家剖破藩籬說着色非色空非空便見彼岸全無風浪惟孝子乃能錫類而仁人不憚設施始雖及於我曹終恐遺於爾衆黑暗界中翻作一筋斗便得起身爵蕭臺上認取百丈堦穩宜着脚迎遵玄律毋墮迷途

諭下界榜

鄉五　三十七

伏㠯食可適於口則有膏梁之精糊黍之麄衣以華其身則有麻苴之賤狐貉之貴惟人馬不容闕此於鬼也豈得聞歟嗟爾蠢蠢四生茫茫六道聽之無聲無聲則無口雖有食烏得而食之視之無形無形則無身雖有衣何從而衣也胡乃墮沉淪之苦是皆起貪着之心晉公之托聲爲牛蓋有聲則有口所仰者食犬生之化形爲豕蓋有形則有身莫去者衣夫苟迫於飢寒奚暇治乎禮義既來這裏當作歷生毋特鈍槌樵利錐夫人各有所短毋厭老拳飽毒手君子亦何所爭毋韓盧東郭相困於前毋黃雀螳螂互吞于後必如陸抗羊祜使吳晉而釋寃讎必如由余子■使胡越而結昆弟何妨傾蓋可與班荆步亦趨亦趨必後長者來者來去者去各問生方

我推温飽之仁汝㥮凍餒之狀神燈遍照如
日天上共覩光明法水普沾如雨空中咸蒙
潤澤管諸功德作此津梁携手玉階與其絜
與其進刻石金錄孰為後孰為先且作平等
王来赴無遮會合行告諭毋至喧譁故榜

又

伏吕漠漠重扃冥冥長夜未說千般浩浩且
言六道茫茫四空無色未色荒唐三界有情
不離幻化橘中戲象豈無變詐之欺蓮内留
環難絕恩情之想應諸法界名曰天仙猶有
○人心而况神道山川古跡壇社靈祠鍾動猿○
鳴廟袞尊於南岳石鑴馬鐵夢果應於黃牛
縱號神通猶存血食至於有目有耳者誰甘
為之視聽有口有體者孰肯困於飢寒豈不
步思必無所欲捧璧歸者璧今安在獻國死
者國亦何愚潮陽之馬不前動有八千里路
海上之羝不乳筭来一十九年戈未枕而亡
其戈楫未擊而失其楫雖䰟魄不同朽木然
功名總是虛花或不以富貴而關心或不以
是非而入耳漱流枕石釣月耕雲丹鼎雖存

御五　三十八

而爐烟已成灰燼禪龕雖在而骨像已化塵
埃更有九流醫卜之徒百伎優伶之輩以侏
儒為戲莫逃孔子之誅以巫覡為妖莫免穰
公之慕險竿躍劒以危致命鑚龜打尾何不
自靈機巧行奸弄何須於力筆貨泉爭利羡
何及於舟車雖曰同生那知死異其有臨軍
受敵報國捐軀舌可斷而目猶嗔肉可陗而
身不屈炎上山之火熖熖悲豈獨於一蛇汩
羅江之水茫茫居不群於衆烏不知去就此
由所之被醢莫別嫌疑此銜之所就烹效顯
○之聲者其計已窮捕蛇之役者其存無幾財○
多害已謾誇金名之饒色久傷身徒有蛾眉
之恨滔滔皆是啞啞何言嗟尒曹不遂生方
何無罪而就死地若夫張頥待哺可羞承腹
之膨脝露體赤身深愧鶉衣之藍縷口之削
者甚於烏啄項之長者幾作鶴形峽山之女
常悟為猿涪村之民奚變成虎或含胎卵而
生濕化或披鱗甲而帶羽毛雖無人心亦有
向道心是謂鬼道及尒畜生道凢尒有名無
名之類至於有主無主之䰟胡為来哉亦有

御五　三十九

以也毋卑踰尊踈踰戚毋強欺弱衆欺孤必
如魚以沫相濡勿效獸之窮則搏南海北海
豈曰俗之有殊風秦人越人豈其心之不加
戚班荊而言傾盖如新且作平等王来赴普
度會足衣飽食不亦悅乎不亦樂乎滌德浴
身與其潔也與其進也舉身道岸携手仙階
的不虛文各宜諦聽故榜

孤䰟榜

人生之所以靈萬物者知其有天地覆育之
功必有霜露悽愴之念造化之所以成庶類
○者雖曰無日月照臨之私豈無雷霆震怒之○
威令之日謹有奉道渠其聿懷乃考作室之
勞春念乃祖分甘之愛祖母撫育之恩猶未
報叔公奨訓之言不敢忘非就白水之原用
決青烏之卜營求葬事曲致孝情許以追修
與其利澤不圖至於今日誠恐負是前盟謹
消橙黃橘綠之辰罟[illegible]祀邑粢盛之敬仰承
行官將各整肅威儀先為洒淨靈壇次為招
諭下界其桀犬梗戾猰狗猖包藏逆謀咎會
凶德浸氛其氣豺武其心鼠牙竊瞰於崇墉

螳臂僭窺於隆隧不知去就如彼痴騃衆怒靡容神靈斯赫仰依玄律攝付魁罡若夫可悶之孤魂無告之滯魄既來赴會堂作歷生好結歡喜緣毋生人我相昔日之冤連盡行解釋今朝之情話畧叙綢繆或曾為故舊之交或托在比鄰之契臭與芝蘭而俱化堅同金石以不渝以此自諜其身吾亦不辜所望飢者當為之食豈常枯瘦而自知寒者當為之衣不復裸裎於我側以滄浪之水為汝濯足以潔徹之泉為汝滌心庶幾悟會以超昇

○萬物軌迷以顛倒接武玉階之上雲層峨峨遥瞻金闕之光仙源渺渺與其進也不亦樂乎須至指揮各宜體悉○

又

陽形陰憲物無異律本自一般天堂地獄相去幾何不爭方寸道家者流嘗謂有此君子之論必曰無之今之日奉道女弟子某痛念老君某生死有期無柰背疽之不治幽冥異路未免心惑於浮言不伏熏修何由超度咨示監齋使者直價將軍走狗飛鷹屬我發蹤而指示妖狐惡鳥使之遠舉而髙飛霽月開明氛祲須息上通三界下達九泉應有幽囚仰遵赦令取責文状於牛頭獄卒毋生毒害如狼子野心剉碓湯火之刑出何刑典火床鐵冊之法有甚法書叩頭無地以稱冤仰口顲天而無路合行疎放不得拘留其有滯魄孤魂四生六道同赴法會共結良因毋以卑踰尊毋特強凌弱毋爾自爾我自我焉能浼我毋北自北南自南不相及也欣欣有喜近者悅遠者依千千而來前者呼後者應駢肩

○笑語連手歌謳各起慈悲是曰平等清濯纓濁濯足誰能語世混為泥塗飢為食寒為衣平生立志豈在温飽既歸大道可問生方出離鬼門得度我界時我弗可失其可不乘天人慶會之機魂兮歸去來此去便是道德廬無之說○

又

嗚呼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者身以無形為主昏昏嘿嘿杳杳冥冥吾固不得而強名亡靈三十七年春秋未知何歸歟之興遽止於斯乎載詰其由亦有以也昨因女子之疾弗瘳或於妖妄之言狂妄心煩而意亂惆惆忽忽如夢如醉如炎風之扇毒如蠻霧之塵埋逡巡而反豈期二豎之祟竊發於膏肓加以女子之夭喪外慕泣訴愈深沉溺是以緩和不治豦蹊不靈黃壚山外竟不知其所歸闇晦開明瞬目之五日日又日月又月愈去愈遠不斷道力孰指迷之而由是道之歸也霜寒月冷孤鳥悲鳴此時此情汝等將變雖有豪傑精悍之氣木石其心豈可

○恝然不為孤兒寡婦長太息我固當發慈悲○心證明修奉守護呵禁毋縱邪道以生穢濁使亡靈獲歸於道功莫大焉若夫天道人道神道地獄道鬼道畜生道寥寂杳邈與道相拘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又何必起貪嗔癡之想為人間世之營營既來這裏當作歷生衣而汝衣無復號寒食為汝食無復啼飢而今而後當聞解悟東方不可以托南方不可以止西方流沙北方飛雪不可以久居可不回心向道汝等亡靈同登道岸雖風

手舞雩之樂不能過也知之故牓

又

伏吕生死者晝夜之常既往古来今之何極鬼神者陰陽之道嘆要終原始之無窮蓋因善惡一念之殊遂致苦樂兩途之異冥心昧理逐影迷真幸逢聖世建普度之科啓玄教導揚之典式展尊親之敬弘推利濟之仁大德如兹良緣難遇汝孤魂等流浪冥蹤棲遲長夜未說千般浩浩要知六道茫茫論彼執迷則逐物而累物觀其纏繞則以形而貿形沉淪幽暗之途零落凄凉之境或叫號於星月之下或顰吟於風雨之中既弔祭之不聞且瘞埋之無所天涯海角望親故以何依芳草斜陽悵鄉關其不返興言及此良切哀矜賴

卯五　四十三

明禋修金籙之齋而太上啓丹陵之府開汝等往生之妙法濟汝等以出死之良因滌汝慝洗汝心咸聽九真之戒煖汝衣飽汝食俱離五苦之

煩永遂逍遥更無掛礙故榜

徐仙翰藻卷之十二

修靈濟宫疏

竊見本宫修造經行六載邇来東池水更竭矣不作神人臨羨之樂屋上𣅳尾闕少萬餘遠近乞靈言苦不少豈無樂施之之

伏以築室三年難塞道傍之議為山九仞不容一簣之虧惟我真人既明且靈凡爾同志謹終如始斯宫是作厥功告成柰東池復有水涸之虞於西銘豈無屋漏之愧滿眼十方都是施主舉頭三尺便有神明毋曰醴酒不設於茅明既灌之餘或者木柱可補於藥籠尚虛之數適所用矣迺有請焉數米一二而炊自嫌我輩眼孔輸財百萬之計好發長者心腸既是乞靈何妨喜捨

建神厨疏

伏以石相許立民間祠何啻千年德政陳侯願宰里中社揭作萬古聲名此志不在於割亨是禮欲嚴於祭祀具瞻新廟山川壯觀於一方回視舊厨風雨飄揺乎四壁雖興廢之有數然創立之在人昔也築室道傍今則架

緣至士諜讀神厨事則完成矣美哉
行看規模之弘遠歆於是食於是庶幾廟宇
之森嚴

建餘慶堂疏

伏以五蘊俱空誰識三千大世界一切諸佛
都從方寸做工夫積善便是餘慶堂勸人也
著修福地好箇凈土曾見興隆元年建這明
樓少得中統寶鈔隨心喜捨我佛證明今世
且結今世因緣一錢自有一錢功德斧彼鋸
彼亦須毀垦畫墁經之營之佇看磨磚成鏡○
○敬修短疏遍叩高門

修餘慶堂請僧為化主疏

伏以千百億化身剎剎塵塵俱成佛果十方
諸國土在在處處總是道場毋忽所見重所
聞必移於彼就於此有生皆得度故士不可
忘我大師本是鰲峯上人餘慶堂自有虎岩
香火有相無相况遇菩提果之緣勸緣募緣
喜得緊那羅之助曾既掛燈煉臂何妨割肉
捨身完修東壁西墻毋令旁風上雨規模壯
麗輪奐鼎新成始成終好箇無邊福德而今
而後了此一項因緣

修餘慶堂疏

伏以十方抄化南洲頭走到北洲頭幾載修
行東土往稼來西土住本是佛種子莫咲老
比丘不辭開口告人難須信聖心做事易長
者布金號阿蘭若大家積善堂餘慶堂此為
定光負應道場須作見在未來因果自餘而
後惟新是圖頂鶴滕蘆揩息弘深棟鳳簷鸞
規模壯麗積土三萬擔所費乎多募緣數千
餘人其功浩大多拋寶鈔打破慳囊不為風○
○雨所飄搖盍見龍天皆讚嘆敬憑短疏遍叩
豪門發菩提心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有德福
相無數無億無量無邊自首至尾得完成舉
手加額長瞻仰

修慈濟宮疏

伏以渤海儲精現觀音菩薩三十二相桐城
顯跡有慈濟香火二百餘年在處各立道場
總是一般名號這箇堂殿破也墮也與諸士
木雖手易手仰千檀越證明不違衲子誓願
須有片瓦隻椽之助幸無此疆彼界之殊好
結萬人緣逢千里合大家喜捨即日完成鳳
翥翬飛管取規模壯嚴鷄鳴犬吠廣將經教
流傳是名青布之變羅復覩白焦之祥瑞以
此供養為眾津梁福德不可稱量果報亦難
思議布金滿地曾聞須達多成佛之因焚香
告天頓做華封人祝聖之謂敬憑短疏遍叩
高門

文興菴抽拈兼賽詩疏

伏以文興廢擬欲架椽興廢之數已定草堂
會難成畫餅行止非人不能比屋光臨未遑○
○款待皇天后土此心可鑒良辰美景自古難
并好將舊店重開要與大家一笑諒惟四遠
總皆主故莫道再來不直文錢今之是前之
非事既往則不咎彼無惡此無斁願相見以
如新更不食言尚所進步

修鰲峯旗龍廟疏

伏以旗龍山得真龍穴蜂轉峯回釣鰲首須
占鰲頭地靈人傑雖曰樹林陰翳自有古廟
森嚴血食尸此一方香火傳於千載荒蕪之
日久矣興廢之數定焉惟新是圖協卜之吉

翬飛鳳彩不求過侈之功鷄鳴犬吠伏覩太平之象神人俱喜里杜相安謀則僉同力須與共念欲片椽之重建初非一木之可支九皆桑梓之陰豈無茶桶之助上戶中戶下戶各辦肯心大書特書屢書何妨真筆多把至元題寫佇看天福康寧

修護境橋疏

伏日橋僅三百年基址壞數極難逃歲在十一月徒杠成民未病涉發肯心須憑長者立大願實賴比丘輸餘粟捨餘財用之恒足積善根崇善果理也可圖不日成功秉時徼利往来客旅永無險阻之餘裔及子孫廣有綿延之慶

修橋立抽拈疏

伏吕補西壁修東墻工夫浩大先小人後君子財義分明看来空口難言也着將本求利巧婦無麪莫作餺飥行家相你曾喫鷄梨況遇太平年何斬通行鈔三十籌不傷懷袖買閫隨即對閫第一名真箇風流賽采都道喝采信手拈来有些巴庇六親覩視不敢糊塗

卿五　四十七

眼前事沒澆沒斯世上錢常使常有千字文打千字號彼此合同萬人中結萬人緣功德完滿偶撰鄉談話起動子弟心

修路疏

伏吕驛路往来此萬里通衢之便塔橋咫尺廼二鄉要害之衝近因洪水漲流是致坦途幾險發心都要好獨步恐難行捨令不圖桑田還復爲海其積也漸拳石可以爲山況遇太平年何斬通行鈔賴有築堤之乎應無假道之虞結衆因緣修此大家方寸地進身穩當這是朝京第一程

修溪埠疏

伏吕水有隄防何況濫之爲害田無旱潦須畳稔之可期陵谷更遷歷年既久陰陽徭伏遺患茲多茲欲仍築新堤務使復由故道萬牛充石方可遮攔積箐累墉則能捍禦雖曰順勢而運智必也輸財而致勤毋分主佃高低共計子孫長久敢請揮毫落紙便見舉揷如雲決諸東者則流諸西行於上者必效於下引涇注渭莫辭乎勞瀹濟排淮亦必有道

成功可必千斯倉萬斯箱得福頗多一曰富二曰壽

建集福道場抄題疏

伏吕天啓大明永紀萬年洪武人惟積善咸膺五福平安刻令閑閻鄉閭履此昇平世道同成善果各發肯心濟濟衣冠各請大揮椽筆穰穰福德必祈誕錫士民值茲三月懺穰永集四時吉慶曰耆曰艾俾熾俾昌

卿五　四十八

題祈禳醮疏

伏吕乖氣異祥氣和是必消灾而弥難天道遠人道迩故有要患以乞靈蓋舉念便有神明然作事豈或無責名香異香初非土産之土宜蠟燭華燈未免借光於鄰壁友助盍舉鄉井之義安樂願聞治世之音是故君子思患而預防勿以小惡無傷而不去祈禳在我陰隲自天伏願鷄鳴狗吠之聲達乎四境鴻範龜疇之福錫厥庶民豈不綽乎有餘裕哉苟或善之有弗爲也

迎五顯慶讚佛生日疏

伏吕一佛出世實爲萬代所宗三界具靈俱

赴五通之會萬神歡洽四海瞻依恭惟佛位行煉三祇因修十世維時四月八開蓂莢之祥錫慶九天再覩曇花之瑞分手指天指地發誓度聖度凡伏念某等感德何多知恩有自或為編户或借水居六情六欲之未除一年一度而報謝中修凈供上請世尊大作證明同乘悟會伏願如來現相不垢不凈不臧不生諸福及人俾壽俾昌俾艾俾熾

題血盆會疏

伏以婦人以五漏體若養男育女未免艱辛○母氏有十重恩雖粉身碎骨亦難酬報或見存者尚虧奉養或已往者未獲追修豈不有所思乎盍亦反其本矣既為人子須識天倫幸真人之亶聰明體太上而方便爰建血盆大會依安懺悔玄科兩利存忘廣為濟度救苦天尊即是慈悲施主謾言僧道元不相關釋迦如來既曰老子後身其為功德不可思議蓋在彼無惡在此無斁然弗慮胡獲弗慮胡成可不如此作是津梁庶此得之以為證印俾人人皈仰使會會周完孚黎土現出希米珠相去不離五丈地羽州池變作蓮花座從來只在方寸間欲表誠請書事意

題為真人受封建羅天醮疏

伏以玉封一札荐膺師寵之榮銀印兩臺書拜國恩之侈自古未嘗有此于今不圖見之雖是心堅石穿未免身輕脚重自覺再來半錢不直閑道好事重疊何妨祇願如閑元鑄鐘休靳許中統文鈔常使常有成始成終我也勉彊進步上竿頭汝也不須打鐵做門限○來來往往二千里路這因緣非偶因緣上上○下下七八年間此福德勝前福德若有善念便發喜心

題為真人授仙簡疏

伏覩靈濟真人抵受天師省牒恩光寵厚徽號闡揚香信雖曰浩繁禮數不容欠闕敬憑短疏遍叩高門願成此項機緣便是無邊福德

伏以廟食已四百年鰲峯顯相天封九十六字鳳篆成章黃童白叟所嘆呀大夫君子之瞻仰欣欣有喜千千而來輙伸致請之忱曾謂乞靈之驗半面總皆相識開口自覺難言這箇緣豈無糜費龍虎福地此去何啻二十程腦麝名香想也不是一捻土欲求天外事須用世間財已發心未發心各把真心看待將展手便展手莫他縮手趦趄非敢外額需求亦是前頭放過伏願題名登佛塔便教一層一層高一層視聖效神嵩連呼萬歲萬歲又萬歲下修人事上報國恩深慚俚語不文勿以他辭為拒

又

○伏以作事於其初人皆為之踴躍臨財毋苟○免口將言而囁嚅剡玆簡擄之榮煌欽若神明於左右誰無歡喜意各有捨施心謂前後所入非不多亦悖而出若抄化之說弗可再夫誰與謀胡為而來扣迫斯可見矣昔未勾者毋負前約今再題者不必後言好事完成諸福必至冢道士所結交於韓愈取善於人孟嘗君不見責於馮驩必無負債

題為真人奉蘇建醮疏

伏以捍災禦患神之責不爽者正直聰明乞

靈要福人人常所欲者壽富安逸造物雖無
聲跡道法自有機緣恭為靈濟真人祇授大
洞寶籙上以告天祝聖下以護國安民須憑
消魔護正之科用作得道登真之徑盛德蔑
以加矣黎民亦有利𢧵龍媒騕褭不失其馳
聊拆長蘆十萬之費爲犍黄犢各安爾業俾
膺洪範九五之麻各請傾心共成好事

題塑真人歸道扮疏

恭覩靈濟真人既登仙品合具仙粧昔之
袍笏國之寵也今之靴笠時之宜也二者
○俱不容出姑存之俱不容舊也別就內殿
塑玄聖像唯道為身埽碧雲冠飛光羽扇
混合真模非人力莫能就緒應有檀越能
發布施心愛而助之為福德不可思議
伏以元明中現出真身共覩紫金色相倏忽
際寂無遺響何消泥土形骸惟是粧神似神
也着應格昔馬仕於晉衣寵涼之服今也祠
於曾冠章甫之冠雖效時粧難逃外議既蒙
天寵体式合用九章須假人為價直豈無一
貫應有檀越施主各賫金寶質心共謀而成
之為美亦多美則恭敬在此豈唉貌為𢧵恭
祝當今皇帝與天齊壽願同萬國而拜冕旒
率土稱藩將見百蠻而衣冠帶

題青口塑神像疏

伏以兩腡森嚴舊占鼇峰六地四方瞻仰新
來青口一墩讙言祠宇卑污自有神通廣大
真身不壞特憑泥土合成空口難言可看鈔
兩備辨想你四行人物莫比一樣工夫既已
出頭便當展手伏侍香火都是弟子休說大
家細家恰着稻米上熟時年管取七富八富
○這箇俚語粗曾祇要好事完成

題衣服疏

伏自神為民之主豈不爾思衣乃身之章必
稱其服況靈濟廟稱正直神結鶉未甚好子
夏之羞縫掖深有愧仲尼之聖歲月已久何
妨靴笠更新事勢使然毋謂冠屨倒置軍旅
未遑俎豆貂蟬出自兜鍪隨時施宜誰曰不
可我有子弟可相與語大作檀越發歡喜心
百費未易支吾一錢也是布施穿針用線件
件都着工夫聚毛成裘人人同出氣力五彩
既彰於五色多福巻及於多才

又

伏自朱履星冠啓拜漢神天師之寵章甫縫
掖初非越人地土所宜欲効胡粧恐為褻服
自愧緼袍之衣敝擬作錦被以都遮何必待
寒而索裘任你逢場而作戲雖百孔千穿未
能補綻然千針萬線也用工夫你道再来不
直一文這番一運豈爲多費既非鬼輸天雨
且得神喜人歡況遇樂歲豐年何必領以箇
倒以廪豈謂隨波逐浪也須弾其冠整其衣
○福不厭脩言無後議

題真人衣服被盜重造疏

伏自五代侯王之胄以直為神千年父母吾
鄉無端被冠綠負民不顧非義使盛德乃至
失容剥座位之衣裳竊香火之器具敢欺暗
室不戒禍於覆軍雖云暮夜無知未免一朝
之患凡我祠事無着神羞共協都遮之謀莫
惜解為之費庶幾衆望知都舊董下笔如雲
成功不日有威可畏有儀可像瞻仰不忘積
善有慶積惡有殃報應不爽

徐仙翰藻卷之十三　　　卿六

請東村公書

維神顯相以文自鳴不能為相靈鼓瑟之詩安敢效塚中談易之事漏屋有愧坐井無聞自惟一得之愚未免三書之上茲見評於月旦毋罪我以春秋靈濟徽號四百餘年相傳已久通真先生九十四化孰敢與知名利雖曰殊文章自合公論惟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故河乃出圖洛乃出書知神所為因幾而作聖人本不語怪君子質諸無疑視之不見聽之弗聞無聲與臭大莫能載小莫能破則變則通聰明正直依乎人吉凶悔吝指其掌古人風靡惟為緝穆和遜之民世俗日趨安有禮義廉耻之士此亦憂道者也吾豈徒文乎哉既當理何必求人蓋空言不如行道若非鬼而祭之則為諂所謂成其意者毋自欺恭惟執事閣下顯幽闡微探頤索隱岩岩之瞻壁立千仞浩浩其氣筆掃千軍久欽滕王閣之才輙易羅池碑之請恐伯皆猶有慙色幸子瞻不敢固辭仰恃大人長者之用心辱惠幼婦外孫之雅句業祠改觀須石寵榮作萬世之表儀聳四方之冠冕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畧寓此情大而謂聖聖而謂神必報其德尚祈斤削切勿牆麾不宣

代鄉人請東村公啓

古廟九四百年之塵埃久矣新碑一千八十字氣象渾然雖文章可得而聞然山斗徒廑所向不遠千里尚堪一行豈意參商數經歲月弗圖今日反食前言昨有龍鴉非謝右軍之筆今無燔肉莫來夫子之車未晤欒言徒深芒背靖想高明之德不忘貧賤之交北辱好辭不比嫌青配白自慚俗語無乃以紫亂朱借問潤　河銘恩衷臆恭惟光生精窮造化學貫人天横鶩汪洋如唐退之弘深雄雅過漢司馬知名已久獲賞尤多石磯老人初非索債山中木客只會吟詩既遺尺素之勤不能無綈袍之戀惠而如我誰敢忘原伏念其晚學無知童心殘智侶涉虗無漂渺之説初無光明俊偉之才仰荷吹枯已嘗席庇敬修雁字畧陳私意之再三敢屈駟車少慰此心之萬一

謝東村公書

或問曰靈濟王記自記矣王既自記而猶汲汲有求於人者奚心哉天地間物之最靈者莫如龍呼吸變化神妙莫測其所以依憑而能使為之靈者雲也龍不得雲則不能神其靈矣今求於公者此意也敬以書謝

入閑張祿即已死之應侯富室陶朱乃隱身之范蠡雖曰姓名不一本来面目自然卑嫛契不知所讀何書堯舜禹湯自古相傳此道造次顛沛必於是危微精一執厥中蓋以垂世立教為心必盡尊親事上之禮數千百年莫測其妙九十四化可得而聞無影無聲未敢對鬼神之間以義為利初非循盜跖之徒自惟碌碌之才輙有戀戀之意雖三瀆則不告而片辭可以知胡為来哉亦有以也一女貞衆女蕩則蕩咲而貞羞九人髽一人冠則冠愧而髽勝雖曰世道然矣有人心者乎不明大學之生財重辱春秋之直笔當今之世

捨公其誰雖夫非人而人非天必行顧言而言顧行恭惟東村先生德參隱顯道貫幽明紙上雲煙有得柳骨顏肌之製胸中溟渤無非周情孔思之文廼覺今之是昨之非未有甲曰可乙曰否一言而決衆論所推何須形迹之求是亦陰騭之事北山公有子生孫孫

謝東村公啟

辱惠佳作以為叢祠之光讀之三復頓覺神悟真所謂有智無智較三十里若竊比於潼川先生則非予之所敢道銘之座右使來者○陟斯堂觀斯文想其人如觀虎皮知其腩於山林而百獸也

謝東村公啟

言念袖詩而來曾與必儀半面作記所托再瞻五彰不凡雖欲擁篲以迎門未獲執鞭而恭秉高山仰止我心孔懷欲識荊州適所願兮不遇曾侯是亦天也恭惟府判先生即卿閣下年高德邵陰相神扶經明行修皆周公子之業財裕國富晒晏嬰管仲之功學術有以過人冠冕特其餘事自得東村之樂何妨別野之遊敢再拜于下風幸見知於今日祠堂有誌典雅何啻千言人口是使流頌不知幾載皆出胸中全馬初非紙上雕蟲自慙疎魯之才莫識吹揚之力靈明感格里社煇煌君子恕以待人禮物將其微意鴻毛千里謾陳雙鯉之勤義字千金輒有白鵝之謝深慙草畧幸賜斥留敬敕墨卿仰干籤史謹啟

代鄉人謝東村公啟

韓子華見稱於持國此為縉紳當制之榮謝靈運不夢於惠連安得池塘佳句之妙有是○兄必有是弟敬其人復敬其神重辱高材肯為逮下久懷謙德不敢忘恩皆曰伯氏之權衡實出門下之操縱三年而接十牒自慚飽食之蹤一言而重千金敢借齒牙之譽伏念某苟安閭里退隱山林雖貧自謂不改頗鄙所至未嘗妄援稱刺久沐江河之餘潤實因瓜葛之連枝捨是無求莫知所措恭惟其人知名望族間世奇村胸中之志氣慷慨筆下之文章浩蕩深愧圭門華實莫容駟馬高車敬修尺素之恭未免金錢之愧表困多施素聞贊軍校尉之名廟宇一新全得成郁太守之力適符願望聊罄數陳

謝張總管啟

伏且抗論朝廷之上錄進千秋運籌帷幄之中侯封萬戶典刑如在世代其昌通刺敢為庭謁之先下問無耻塗歌之聽恭惟總管相公氣充剛大性尚慈仁治民以父母之心斷事有神明之見究消叢棘種滿甘棠德政廉平獨冠南閩之七郡丰姿高越共瞻北斗之一人學海淵源儒林華藻運筆頭之造化走○紙上之風雲久聞臺中二妙之才喜過天下○同文之會法精崔杜至今稱之論及歐虞無所短者百里之城門壯麗千年之華表爲新猗歟休哉美又善矣伏念其互鄉童子白屋陬生願覩風月之清光曾席江河之餘潤今玆積善里舊有祈雨官累獲感通號曰靈濟字樣如斗大書又喜特書人口是碑感德猶當頌德永為盛事誰敢原竿千櫝之虛文何足為禮天相神扶而多福式慰禱恍草草懷慙拳拳具謝

上程廉訪求書厝額啓

拔軍八郡喜增福地之光肅政一臺均席使天之庇銘心知感没齒敢忘恭惟肅政廉訪大使相公間世宏才濟時碩德性淳事謹父稱成都循吏之家聲心正意誠親受伊川先生之道學朱紫曾誇閥閱清白以遺子孫典刑尚関洛之風禮義作既闔之倡書法獨高萬古筆陣掃退千軍盧洛王楊何足道哉既賡楮薛未可及也真是比方之瞰歛敬攄衷曲之拳拳伏念隴畝編民艸莱下士見褊而小身卷且愚仰干斧鉞之誅輒伸榜額之請今茲積善里古有靈濟宮此士民所共瞻依曾雨暘之穫感應榮求三字重惜千金早賜發揮不勝欣抃相公門大敢復上光範之書小子幷竊有再瀆童蒙之筮幸為須畧莫究剡裁不宣

代鄉人請陳道興奉靈濟宮啓

靈濟宮好一道場千年香火青布市許多人物累代衣冠與我同心為之潤色徽號上尊於兩闕盛名遠播於四方傳後化今王楊盧駱之文不能過也登真證聖征僑佺之學可得聞歟以代天行化立心以濟物利人為普慈悲化現功德難量春祀之儀尚存其禮朝夕焚修之責或闕其人用是因循未能採訪誰與獨處謀及大同主善為師如先生齊心戒行之士有衆請命非吾輩人情面分之私倘辱法駕以賁臨愈見宮門之壯觀

又

點鐵成金深賴陶鎔之力拋磚引玉重承駢儷之文非具巫頭戴嚴闇目謹消穀且敬掃茅廬拱俟法駕以垂光當備香花而引袖千年華表歸捷獨鶴之仙萬載道場雄古六鰲之地四方瞻仰衆力維持經之營之伊誰之力始是終是雖我之心鄉人之心尚慮鬱鬱非可以居未免拳拳而為致請人情周至都道梅花水直千金好事完成勝過楊州腰纏十萬

請高功唐宗萬建會

評惟月旦辱聲與之遠揚度會天人忽姓名之招出敬栽柔訥往候光驅恭惟某人先生學廣淵源道高丘岳達冲玄之至妙體虛靜以無為心存齋法以嚴明力為教門而扶植始吾於人而信其行當今之世捨公其誰茲為靈濟宮衆建普度會七月望日特光十日之期三日致齋爰舉九朝之典外為演教內誦度人拳屈尊嚴主盟科事倘幽魂之開度實斯會之有光仰賴師明俯憋目瀆伏念某僻居也陋後進何知雖道不可得而聞惟賢者樂與為善幸獲下車而就席即當掃榻以迎門一葦可航六十里永為遠涉瓣香致敬百千人所共皈依既與同衆必無我棄

代鄉民請人任都講啓

久仰高風固非一日比參玄論僭叩册房荷辱謙恭肯為盼睞奉别而後弗替此懷茲為靈濟宮建醮適通簡瀆攀屈輩軒若論典誥之文為衆所舉當今道德之士捨公其誰倘以齋法作自已工夫使我神靈得合仙骨像皆庇之及為感何如棟梁之材根閑居褉非所宜也川海之量漕渠污澤莫不歸焉肯辱臨壇即當擁篲

贈越山奉祠啓
其應機利物未開方便之門撥草叅玄願覩
真空之興辱知也久投剌無由道西峽之阻
長雲北山而企仰修承傳命敢不效綿弟神
明不可度思在小子自當應對若非重珪禪
師之戒律冀以展龐居士之神通大悲之閣
記已成輒敢露出東坡面目曹溪之道場不
小何妨拈起六祖話頭重林和尚胡為乎来
哉石狌老子必無我棄也誠恐金根之錯易
尚求玉斧以修成倘蒙把作頂彩也是移来
公案錄茲遺藁只依簇上葫蘆侑以輕縑聊
當湖州紫笋大開法眼小顧私情不宣

賀鹿山授宣啓
伏以廣順祖師曾赴玉禮朝堂之石咸通禪
寺修膺金書勑額之榮克光于前必復其始
恭惟白鹿禪師物露法雨香滿慈岩是名上
人有福德相仰承宸恩之侈欽承宣命之除
高峯攀萬歲之云天聲呼萬歲大剎壯三山
之福地望重山三山喝散野外之妖狐喜遇
堂前雙鹿叢林整肅隣里煇煌伏念其安分
無能交結已久敢以縹緲虛無之說敬叅神
通妙用之禪雖塔上題名文童見諸行事然
牢頭進步力量可以過人緣法夫豈偶然道
場自然典矣載伸慶賀不捨慈悲既蒙儁象
之寵臨顧顯青凫之聖瑞千年祠宇必須得
佛證明一瓣心香應當合掌供養編摩字短
皈依意長聊奉偈日雨巖巖頂坐妙用大神
通喜拜
君恩重名高萬歲峰

荅周勝公問事啓
序曰周勝公乃吾鄉之白眉者俗語
曰文人多薄命信乎駢四驪六欲有
所求非吾三折肱所能畧以數目為
報
切以山林川谷丘陵皆曰神三望特嚴於祀
典陰陽風雨明晦失其節六淫已戒於醫書
愧無岳祇之靈反貽河祟之誚有口莫辯獲
戾奚云可以察其是卒無乃惑於禍福龜弗
我厭特憑初筮之占鴈不能鳴敢作曰平之
篆黃熊托夢夢生於想紅蛇化影影亦可疑
是皆精神念慮之勞致使手足胼胝之患疾
久罹於霜露無妄之灾月既宿於斗牛伊誰
之咎天其或者命也柰何人有常言子不語
怪乃辱毛錐子之通剌深暫木居士之少文
四十九年非畧知遽伯玉之悔萬二千脉息
不聞王叔和之名欲起九死於一生之餘未
明七表與八裏之學雖百藥皆試以幸其或
中然一夫不獲則曰予之辜何須覆雨翻雲
自有參天雨地越尚乎識楚尚乎鬼豈不變
其俗耶衛胃之輙齊胃之恭將馬用彼相矣
既不貳過尚堪一行常服摩挲負熟讀和劑
訣

又
四六駢律自是傑作再三瀆筮畧見
真情勿藥有期非笔可既子之禱也
久矣予亦何所言哉既辱之勤不容
以拒
伏吕折臂之言雖驗何傷羊叔子之仁失輙
之親不傷何孤婁師德之譽哭書再上辱命
多慙是雖有君子戚戚之窮奚必為小人硜

磴之狀不俟不還天也伯寮其如命何蓋感名必遭乎坎壈之變然幽鬼常作於沉痾之後鶴之鋌也何罪鸞之鍛也何時跛龜尚堪一行椈鷄猷能再接正恐洗脚失財之誚反貽引手下石之譏既承口告以丁寧緬想足音而喜躍以德報怨既無厭於老拳勉力學行幸不忘於故步憂人之憂樂人之樂雖孔孟以為難言溺已之溺饑已之饑此禹稷之所自誓善救物則無棄物可與言亦不失言

○欲求六尺之藤須得三年之艾檽毫作報尚○慊脫脫之虞倒屣以迎少俟下車之門揚鞭致謝躡履何疑

幼婚啓白水梁聘祐入黃

言念兩家生子巧如同隊之魚二世聯姻卜協和鳴之鳳朱陳有舊齊鄭維新受久托於青山盟用伸於白水因緣果在欣幸猶多況令孫女德遜遺風將喜卞琴而得趣而孫男詩書養志未能授筆以成文雖是因親何妨及幼可以為黃之倩皆曰真梁之妻時然後言好奉蘋蘩而盡職禮其尚質敬脩榛栗以告虔不腆委儀具陳右幅謹奉啓以聞伏惟尊慈俯賜鑒念不宣

上梁文

伏以三山環會爭傳福地太平一脉源流閩道義門陰隲今任肯堂之責迺成作室之功筮從龜從既叶卦中之吉人好鳥好果呈屋上之祥恭惟其人繼業箕裘聞聲絃頌手中圭出文章刀筆胷中自有間架規模事出一家喜見華棟之侈蔭依百里具稱花縣之榮一日鼎新萬年壯麗自慚小匠未有高謀因○

○其所呂經之營之豈敢是謂鋸彼斧彼黃金市上競誇范蠡之財綵衣堂前願效老萊之戲聊伸燕雀之賀屢試上蠨蝀之高梁

詩曰

如君筆疊棟梁材　也着工夫為剸裁
大厦萬間多巨庇　庭間又喜重三槐

徐仙翰藻卷之十四

梁燈聯

梁聯

本宮　聖主萬年道永綏於華夏　明神一德福誕錫於邦家　鴻祚天長永紀萬年泰運　鰲峰地壯保于四境昇平　華故鼎新復恢大壯之規　否極泰來感遂同人之志

定光堂　佛法慈悲遍三千三世界　神靈溥博保萬古之廟堂

祈雨王廟　聖天子天長地久聖壽無疆　祈雨王雨順風調神○靈有感

慶賀燈聯

皇帝萬年億載海嶽效靈　天下八達四通車書同道　聖壽萬安南極一星呈瑞　神光三現東封八字增輝　惟皇建極天地節四時成　大德曰生人民育五穀熟　聖人有大德曰壽曰富曰多男　天下為一家于疆于理于四海　皇都壯麗龍盤虎據勢重萬鈞　天下太平狗吠鷄鳴聲聞四海　國朝混一自北而南天寬地闊　世道太平復今

如古俗美風淳　昌曆文明太平之期當今
日　嘉禾豐稔東作之民喜有年　金闕壽
旦　金闕化身八十二相同名同號　玉巵
獻壽萬六千歲爲春爲秋　蓬萊總是神仙
客名在丹臺　南極現出老人星光聯東井
玉闕壽旦　七月中元大慶旦壽獻金巵
五風十雨太平時祥星玉燭　天生上相
讓萊公先一日之期　雷動歡聲效莊子八
千秋之祝　祥雲五色呈嘉瑞　歲樂三登
賀太平　玉闕雲開天咫尺　銀河水浸月
御六　十三
○清光　天封冊鳳篆　地壯聳鰲峰　親睦○
堂　籩豆俱存周典禮　衣冠復見漢威儀
高節全名同皦日　滿堂和氣一團春
文章千古事　忠孝一生心　聲名垂日月
道義重丘山　靈椿長不老　丹桂喜傳
芳　注生堂　仙妃共赴瑶池宴　男子須
知玉版書　玄圃千年桃獻瑞　燕山萬古
桂傳芳　來擇聯陰同里社　芝蘭毓秀滿
階庭　箕裘傳世業　弧矢壯男兒
慶元宵燈聯

天開鳳曆國家社稷萬千年　地擁鰲峰燈
火樓臺三五夜　元夕燈輝往來車馬三千
客　鰲山綵結富貴東南第一峯　蓮燈萬
斛樓臺夜月影交輝　斗米三錢里社春風
人快活　蓬萊三島神仙所居樓臺當貴
東壁二星圖書之府河漢文章　清廟顯相
四百年祀典森嚴　正月始和三五夜元宵
宴樂　日暎旌旗金姓字　雲開閶闔玉毫
光　廟祭千年存舊典　宣封八字侈金書
燈聯
○真君受籙　皇帝壽祝萬年乾坤同久　天○
師道尊百世日月常明　聖主開太平壽比
南山福如東海　仙道常自吉名在丹臺身
居赤城　瑶宮兩闕去天尺許平步雲梯
金書一扎自日邊來辟瞻星斗　齋戒沐浴
事上帝無二尔心　聰明正直之謂神克享
其德　紫泥宣詔侈新封神靈光顯　青布
成羅符舊識人物奢華　普度醮　當今皇
帝享國萬年勢安磐石　元始天尊說経十
遍光現寶珠　泰山岩岩四嶽所宗致齋一

日　大羅渺渺三界之上普度衆生　神京
萬八千里四國來朝　泰山七十二司衆生
受度　黄雲一朶凝靈府　甘露三千普濟
門　聖主與天齊壽萬代乾坤　老子以道
爲宗四方日月
孤魂所燈聯
東妙嚴宮化現十方光呈瑞相　西那王國
彌羅大梵願度衆生　齋戒沐浴可事上帝
母二乃心　亡靈超度徑往南宮得忝妙道
玉京山上去天尺五直透玄都　恒河沙
○界遍地大千同乘妙道　大羅渺渺三界之○
上九氣氤氳　泰山岩岩四嶽所宗萬神朝
禮　寶珠一黍米十方世界共覩光明　玉
笈幾函經億祖萬曾普昏受度　東華淨境
西那王國奉戒修齋　南昌上宮北都寒池
濟生度死　一洒冷冷甘露水　九玄疊疊
上清衢　八色九童聞妙道　億曾萬祖上
朱宮　三塗解脫超三界　八色光明照八
方　聞經聽法共起慈悲　推食解衣一均
温飽　血盆會　目連報母恩孝達乾坤神

通第一　地藏作教主法遍河沙世界三千

徐仙翰藻跋

文者包三材而為體散萬有而為用鴻濛混而文未生鰲極判而文漸露天不愛道故出圖書於河洛寄之包犧神禹封而人之壽而九之而人之始顯既泄於天而授之人天上王楼亦將假笔而長吉之手今又授而之神神得以騁其能矣然未有如靈濟之神下筆數千言録而集之名曰徐仙翰藻或曰神之盛則人之衰此陸雲玄學必得於冢中之談○易勝王閣記必得於長蘆之劾靈非扶肘擘口文未必工取笔還錦文思頓減人聽命於神耶神聽命於人耶驅瘧除魅等作惟呂黎公足以當之如是謂人之文至於王知遠易總耶公青囊書造物所甚秘者焉得不求之於神誦神之文驗神之靈信乎言事驗為文富也雖然驟語易者必玩神神而明之存乎人神固不可盡滅於人人亦不可盡諉於神蓋神無方而有知也文之靈也固宜然神之靈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怪也亦宜苟神矣何怪乎怪於神孔子不語也是以太公之陰符経圯上之老人篇苟非人則不傳神亦豈易語人我愚故謂神之文非誇奇鬪異也自述一記可以考神系之領未撫之韓昌黎作嫗王廟碑信有證也無徵不信矣且其言曰婉婉嫗王惟道之耽人思王恩記王之孫是知鼻祖仁義一脉世有大功故其流澤蕃衍或克至於今日休識者猶謂昔廟於衢今廟於閩王之不戰不之彭城之越斯廟焉又何有於閩余曰此嫗王之孫其在於提師○入閩晋之開運二年乎神之在天下如水在地中無往而不在獨閩人信之深思之至建祠之余何敢重贅一詞係之以詩曰

往古来今千百年　王之徽號至今傳
天燈獻瑞長為燭　溪水安流密護田
跡顯肇於開運始　廣成迄自政和前
鰲峰懋績垂青史　東壁奎又正驟天

時大德乙巳仲春山長陳夢根拜手書

贊靈集目録

夜宿靈濟宮　寶殿十奇峰二十首

真仙八詠圖

贊靈集卷之一

碑記

靈濟宮記二篇

福郡之望邑曰閩閩邑之望里曰積善靈濟王祠蓋一方之所仰焉幬蔭而庇福者也初年徼福丐靈之人嘗有以鸞箕瀆神者一聯之詩數語之讖事跡靈驗今猶記誦而於文則未之聞也至後鄉人聚首禱于祠下顧瞻廟宇庬桷腐圯像圖黯昧因相謂曰是可以致揭虔妥靈之意乎謀一新之而以箕卜神於是剗剗撈靈為文以示之俾趣工焉及工逸事遂復有所請神之告之一言一話胥文也嗣是而後大篇短章層見疊出翼者肢態筆者腕脫觀者瞳眩而神之文浩乎汪乎如碩靈黃而注渤澥鄉之邑里競相傳寫且敬且踈且駭且愕是豈烟火食者所能道一語於其間哉閩之向者勑額之請神之姓字莫或前知父老取姓校之既知姓徐而詳則窅莫之聞今也世美之源靈跡之驗詼且悉焉神一而已非固吝於前是數年之請而今焉為是以震夫人也毋乃斯文將與神預有以發其祥而闡其靈耶抑神之意化有所為而為之也噫是當有以諒神之心者如湍逆流喧豗澎湃終不若中流滔之無聲以文而示乎人神蓋得已而不容已者也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上聖大賢凡其著書以垂世者非樂為是之衒鬻也君臣之分微孔聖是以有春秋之筆仁義之迹熄孟氏是以有七篇之書王道果行蘭陵令之書可不作也禮樂且正詩未亡則文中子彭蔡汾水之陽矣元怪夫何有其化今其傳後不寄之文奚寄焉神之心前乎聖賢之心也為之碑而使之以知履歷為之箴而使之以知吉凶山川之堙微也為塞中之文以闢之風俗之薄惡也為梁父吟以譏之敬念消亡士風頹靡為絕筆吟為非神賦以警之以至獲麟之歌自辯之文變體之詩雅正奇崛千彙萬狀如英莖濩夏之迭奏於耳如谷粟布帛之均適於用文乎文乎篇章句讀云乎哉夫使居是里之人誦神之文鑒神之心一鄉之中陶為道義十

室之邑薰為忠信士馬而學農馬而哄工商馬而役作貿遷鬪爭也而禮遜踞訟也而友助遊閑也而力本則神於是時固可以遊於聖不可知之天矣何以文為神之署碑陰曰餘錐傚栁侯之萬一不得文公以記之何以示来者今觀韓記之中自子嚴父詔婦順夫指與夫入慈孝出友悌之外無長語是神所托於後之文公者不過以扶世教為念也歟余殘線短能何敢望文公之萬一鼃黽蜩蜺非敢鳴於雷霆之下顧念神自石晋開運以○入于閩余之始祖亦於五季由固始而来閩○先代以来或營其地以建神之祠或請於朝而尚神之徽號奉神之祀茲有年矣鄉人復相同志而成輪換之事来帬仍雲巽神之庇未有涯也余欲無言焉得而無諸若夫神之姓氏之稱世系之美靈驗之事與夫廟宇創立修葺之年月備見於神自述之碑非牛馬走所得以容其喙是不過著神作文之意而已俾一方之民食我衆椹懷我好音果胥而道藝忠信之歸則瑶煖瓥勺不必實醽豚甘

卿七　四

鷄不必薦溪毛燎水亦可荅神之心也無斁則神之惠人之貺也亦無窮氣數循環無往不復神之文而發祥闡靈於其前人以文而蜚英騰實於其後將見天寵褒崇宣封顯赫神之榮也遡紫凌青駝金斛椒人之盛也于是之時必有大揮如椽之筆以記之事者矣余行當拭目以俟罔俾文公專美栁侯

又

閩踰峽江而南有山竦傑曰鰲峯山之南靈濟仙宮也粤昔叢祠陰跡顯著國用其勲民○○賴其庥徽號褒加祭式惟慎至於今日倚歟盛哉歷歲既久廟之梁桷侈剥不洽憑附丹青漸已黯昧時有鄉民詣祠下枚卜乃事見而相謂曰是不足以揭虔妥靈也完而新之具尚一乃心力神眷其不婉婉来下為文以勉之於是哀誠鳩費戒工度材各肩其事有而無怠門之隘者廣池之涸者聚一木一瓦之壞者易彩以飾像衣以章身文曹武兵亦加潤色威狀赫赫德揚明明見者聞者咸玆以恭頓樂其施而工告成焉時則秋八月也

卿七　五

功不自有歸之於神薦裸典脩具事以告懷柔顯思式告有相載揚其靈自序其所出歷三代至五季以来啓烈壽後所以委祉今日廟食玆土者有槩有詳而為之記也同事者愕然視悚然誦芒芒然笔且曰向者勑額之請卜姓曰徐是猶隱於聖不可知之矣今乃知出於偃王之裔信有驗也請神記之以石昭冥冥而垂無窮有是而後文筆會現易卦有鑯斷吉凶也洪父有唫亦勸戒也非神有賦昭冥漠也塞井有入辟禁忌也若跋若賦○○若辨若啓若曲若偈千態萬狀愈出愈奇如倚空之岩崒嵂巍峭如怒風之濤汹湧澎湃噫何其文也夫文也者在天為奎壁之精在地為圖書之寶在人為朝廷之瑞今神也恍惚之間杳冥之際影不可見響不可聞而乃顯之以文何也聰明正直粹乎其嚴威靈氣燄赫乎其高不可見無所不見不可聞無所不聞出乾入坤窮今遡古察来彰往顯微闡幽故能泄天精裂地寶發人瑞神之文神之德與天未喪文地不愛文使人得以展布斯

文神也遊於無聲無臭之天可也不屬之人乃屬之神可嘆也夫鰲峰之精龍首之英必有瑰奇之士出焉神其尚相斯文乎不然何乃發其祥也神之文曰予所作必有以為異日之驗進身之階神之詩曰文章豈不貴君子終豹蔚豈無意弍造化循環無往不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可也其詞

鰲峰蜿蜒　靈濟之宮　昭弍先烈
孝思僊王　祀祠洪綿　血食一方
四民地利　胥賴其慶　懷柔左右
○赫赫耿光　大振斯文　以發厥祥
顯相有嚴　報本孔臧　矢歌頌美
百世不忘

修靈濟宮誌銘

人之所事者神神之所依者人時值初吉景辰神赫厥靈刻刻為文以任而任於同事者祗栗厥戒夙夜不敢忘怠是以粧褁聖像乃命司服其飭衣裳既就神自作履歷刻銘諸碑灝灝乎噩噩乎似非世俗語所能道赫然驚人其誰不敢不進其所有以為答同事者謀曰東西池涸矣誰不足以壯祠宮之瞻視外附之壁壞矣誠不足以聳人心之畏敬龍首之井誠為風土之害既廢矣今塞斯井鑿斯池畫斯壁以媚神意亦將有利於人其宜乎同事曰可文章東閣二序之神提掌塵久矣時尚武事有欲去之而為尚武之謀者其同事嘗聞孔子有言曰文章必有武備武必有文備夫文治武功相資為用此百世不易之道其可闕乎故上宰福祿三星之祠下土輔國安民之像先文後武各得其制同事又○曰可外有門閭之故觀內有藩翰之森嚴譬版之丹雘煇煌掖庭之紛黻冠絕至於補葺鑴濡靡不究心獨二庫卑汚不修且壞鄉民大懼不任一日復與同事謀諸神曰從事於斯也久矣欲已之而不能休此意曉然神其知之告我以文曰修廟難惟義之歸敢不諭所指於是榱棟之腐黒者蓋瓦之破缺者垣墻之凸凹不齊者俱治而新之神於此時再降之記命庫之名曰堂東有親睦西為燕喜俾憑附之質得以宣其列美矣茂矣諸好倫矣雖曰同事者之所協力是皆神之靈有以使其然而然也及將次就諸請其額于本路官總管張公鏵復尊祠曰宮筆椽字斗照人耳目凡道路觀者車乗填塞終日莫不張大稱譽竦然而增敬東街之碑神之所自序也西階之記人之所以贊厥美也神之文章者諸宮曰碑曰記曰箴曰賛曰文曰賦曰啓曰表曰卜曰議曰序曰頌曰詩曰曲曰行曰説其有集行于世煥然而可述也靈濟之封旌褒前朝真人之號道宣天休厥德章明垂譽○終古此黃髮耆艾野夫版尹之所頌非鄉人一詞之所能既七日復來與同事謹以牲醴用伸告成之禮就位于庭悚然深惟三載考績亦既勤止惟神念厥功必有以相之使鄉人均蒙其福世世承事寧可不知所自耶今欲刻諸石以記其事誠恐議者以為專美之譏姑誌歲月于靈濟宮敢銘之曰

受職九天　燿靈下土　神筆驚人
沛然莫禦　飭以衣裳　為身之章
親睦燕喜　命名曰堂　傭役徵工

作新斯宮　四方雲集　至日訖功
三歲考績　各恭乃職　其難其慎
惟和惟一　神既安止　載人載喜
欽若茲教　是信是使　惟尔有神
福及吾民　天鑒厥德　錫號真人
圖像輝彩　洋洋如在　尔民報祀
萬世不怠　後之君子　無廢成美
刻誌于壁　以贊攸始

重修靈濟宮記

至元三十年十月閭積善里士交章君桂龍○以書奉靈濟王廟記来曰此神筆也里有古廟而無碑屋且圮夏五月沈君建翁修而作之桂龍與周仝等共謀而成其美八月工告訖功神赫厥靈載降之記將刻石命里林廸功延年書之且屬予篆其額春一不敢辭署名惟謹十二月又奉古詩来曰此神意之所記也盖記諸春一心已諾而筆未暇明年正月親来徵諾又出神所賜古今詩一篇凡六十五韻春一何與斯文乃得神之勤如此昔江神嘗揖王勃而告之曰滕王閣將作序子往賦之時主人已宿構於其壻勃之文廼出不意豈當筆者固有數於其間耶於是焚香叩齒取記與詩端誦數過絕不類烟火食語而作曰異哉夫以聰明正直為德者神之分也以威靈氣燄動人者神之餘也廟自石晉開運以来厥惟舊哉諸君精白承休者有年矣今日之事敢問其所以然章君對曰神之文不但此記此詩而已前乎數年靈明尚閟隻辭片字時而出之今剡剡揚靈燦然有文與人相接其所指歸或勉以義或誘以善或○勸以孝敬至於遇事立言則有塞井文有非神賦有畫士傳有壁像贊有梁甫等吟有穫麟等歌若序若跋若啓若辨若行若曲若頌若疏千態萬狀愈出愈奇聞其風者嬴粮而景從苟以是心至神各隨其所扣而告之一話一言皆文也桂龍與建翁等陟降左右靡不夙夜因事而謁文因文而證事得手應心如契如券故叶力於此以對揚神之休命予又作而嘆曰斯文其庶幾乎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惟鬼神者得兆朕之先而文章者神明之律呂也自唐而後國朝以科目取士士生斯世爭以文鳴蜀之神有梓潼者聞靈一方專宰科名九十四化之文一唱蜀士敬之愛之不啻如事父母凡擢危科躋顯仕不敢曰己之能必曰神之賜由此它方之為士在在尸而祝之梓潼之香火遂遍天下徽號之加莫尊焉今日之靈濟即前日之梓潼也梓潼顯於蜀靈濟顯於閩九十四化之文殆不足過將見神之香火亦猶梓潼之遍天下豈但歆惠於一方埶然斯文○與天地並未嘗一日泯沒暫晦者必明暫否者必泰故神有以發其祥也神碑既立里之人士歡欣鼓舞時周君甡翁實獻碑陰之文其言曰嶽之神必降而後生申甫之神必降而後生尹今將生乎抑將生尹乎斯言也盖有以扶其手而擘其口者矣地靈日彰人傑日出異時必將以文鳴國家之盛非惟為人士賀尤當為神賀也神姓徐生為人歿為神功在國德在民世義之源流廟封之次序悉已見於神之所記此但書修廟降文立碑之

與尔章君又日向日救頻方請之時神之氏諱莫能前知父老取姓枚卜之得姓曰徐從而名之曰望望者言其德可配於四望秩而祭之宜也今神自言吾為江王諱知證吾弟饒王諱知諤式克正名而知本始予嘗讀五代史至吳之世家於齊王保之以感慨方其興劉威陶雅等佐行密起淮南蓋一世之英雄也及得政知彼其專矣然且奉楊氏諸孤而臣之其視張文表之不事周保權豈不相逕庭哉宇宙無窮往事塵土而有子二王流芳百年廟食萬世嗚呼齊王亦不死矣時上元前二日甲午記

靈濟真人序

神之氏諱爵里載在五代史晉開運之四年歲真恊洽皇靈剡剡來降于茲以義曆策之曆甲子二千之數有奇嘉熙二年蒙朝廷錫命攺之祭法冝在祀典每遇三元八節甲子庚申斗降之日人之有事於神宿戒齋祭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其一合乎自然而已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西王毋得之以坐乎少廣今神之精魄不爽其聰明得之以與浮丘公王子晉司馬子微馮大和諸人周游乎無極之天聽之不聞其聲其聲揮綽視之不見其名其名高明四時得節萬物不傷利澤施於天地後世其孰能知之昔南華先生舉太宗師之言曰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屬者恭遇三十八代天師宣授太素凝神廣道真人以其知之所知每知之是為師乎特為補奏天京江王充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夫人許氏特授順助仁惠仙妃饒王充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夫人陶氏特授善助慈懿仙妃徽稱赫奕為龍為光使在天之靈得以宣其烈今日太平物無遺拒爾兩乂陽咸若有答鄉士庶民莫不忻忻然而踴躍相與壮何蹈舞拜手稽首上祝

聖壽無疆且宣神德碩垂來後刻在金石序之以詩曰

得一以靈兮謂之神神之為神兮而能精窈窈冥冥兮無為無形有性有情兮與道合真夫號真人兮飛奏天京特予功績兮揩於金石大仙上仙兮鋒入九天雨賜不愆兮掌造化之權兩氏得保全兮喜躍踴疑執我兵邀兮孰敢不虔靈德之淵淵兮且頌廷宣刻石永堅兮何千萬年明遠先教之玄法師福州路道錄劉景福撰

鰲峰神秀圖記

閩城南大江自西而東曰峽江度江又二十里許有山曰鰲峰擅群山之勝據諸水之會而祠在焉其旁屋宇星聚碁布神依人之居而歲時伏臘牲肴粢盛獲食其土人賴神之休而長幼樹畜率無水旱夭殄之虞獲安其生此神人並立實陰陽至理世不能廢也鰲峰二神相傳徐姓南唐知誥諸弟長知證稱金闕真人次知諤稱玉闕真人謂在唐世嘗將兵入閩過潼討賊次鰲峰有功仙在芝嶼天燈天樂降其地遂祠之按史知證溫弟五子也封江王攺封魏知諤溫弟六子也封饒王攺封梁國　王延政延曦弟兄不協國日亂唐遣其將　文徽遂之乘勝克泉潼諸郡不

書玉在行御史失之歟以鰲峰秀拔奇偉山川融結亶神所憑托神擁山川明豊而禳祈祝禱若神所答譬玉在山而木潤珠在淵而水輝厥理有繇矧生功德其鄉歿而祠之禮也翰林待　詔長樂高廷禮氏其子能述禱祠下肸蠁相通如承面諭訖徵諸事豪髮弗爽持　詔因寫鰲峰神秀圖以報靈貺第徵子記之并述其槩以告于鄉人永樂九年九月望日

○漢府紀善　翰林院脩撰儒林郎閩人王褒記

○翰林院待　詔長樂高廷禮畫并書

贊靈集卷之二

表劄

賀真君褒封表

伏㠯天之文曰鳳篆龍章其身有德神之名在丹臺玉室何憂不仙妙用不可以思議無蹈自形於手足某申賀恭惟九天靈濟真人好是正直亶此聰明默推生生化化之仁尤得杳杳冥冥之道克厥威克厥愛常懷儆戒之憂惟其能惟其人果沐褒封之寵衆皆曰可時懋迺功誰無折展之歡敢效執鞭之賀○伏念其葦茇寄跡草芥微生惟適之安仰聖麻之是荷卷言所自豈童子之不知進表陳情銘心知愧伏乞俯垂高聽遠察卑誠是俾剡以揚靈迺穰穰而降福其養民也惠如雨露之所沾濡誕我祝如何與天地相為悠久

賀金闕瑞旦表

伏㠯一封九重天榮授南昌之上宰九月十七日喜逢嵩嶽之降神里社交歡人民胥慶恭惟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好是正直大以神通與日月而並明參天地之化育五十五願發誓度人四百餘年積功累行惟德是輔與道合真施之萬物得其宜措之四時得其序舉皆蒙福孰敢忘恩同伸虎拜之誠恭祝兕觥之壽更冀積善鄉一千餘戶口俱托帡幪大聖朝億萬載基圖相為長又臣下情無任瞻戀之至

又

伏㠯嵩嶽儲祥毓英才而出將入相風雲慶會為明神而輔國庇民瑞旦屆值於九秋事○業有光於五代恭惟

九天金闕真君系出偃王世封齊邑廟食五百餘年之盛褒封三十二字之榮靈貺孔彰殊恩屢降惟此鰲峰之地傑萃臻虹渚之星流庸舉兕觥用伸燕賀伏念忝登仙版職奉靈祠凡居覆燾之間莫匪帡幪之庇良以感恩之有日將何報祀於今時晨香夕燈常瞻烜赫朝鍾暮鼓少備勤渠不辭潢潦之可羞惟冀神明之來格伏願　聖人在位撫華夏於萬年神德彰靈身延崇於千載宮門肅靜

閭里康寧

賀玉闕瑞旦表

伏以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主尓百神赫赫厥聲濯濯厥靈相予肆祀時則歷多年所式克至今日休臣惶恐惶恐頓首頓首恭聞大而聖聖而神誠則形形則著矣也無涯去也無迹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遠近幽深知物之故天地合其德四時合其序名聲昭于時利澤加於民雖栾梓則必恭雖蘋蘩而可薦伏念臣某等與鄉人處忝○儒者流惟神其依不言所利雨暘時若天且○不違况於人老安少懷民到于今受其賜士悅朝農悅野工歌肆商歌廛巍乎成功何以報德玆蓋伏遇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慶流瑞旦節應中元式月斯生與天齊壽讓萊相獨先於一日踵康王猶後於八朝其命維新而民皆樂事慶崧岳降神之日同仲華封請祝之誠扯䰟初負粮畹東方之日蓬仙不老光聯南極之星豈若身觀見之不知乎舞之也伏惟在其左在其右在其上不顯亦臨俾以富俾以壽俾以昌自今以始臣下情無任瞻戀之至

又

切以聖不可知之謂神感而則應民到于今受其賜靡也可忘式克至今日休不敢啓上帝命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聞無形之表至道之精軒轅皇帝啓鑰抽關太上老君傳燈續印德而不德清虛恬寂寂之無宗玄之又玄廓落達生生之有妙周流六虛而無息○主宰萬物而不遺巍乎其有成功無以稱其○威德伏念臣志求諸道材下於人敷奏以言方寸地之階傾借恪恭乃職咫尺天之威不違重念醮首某等致力於神綏我以福祠稱靈濟名被顯封赫厥聲濯濯厥靈雖雖在宮肅肅在廟雖栾梓必敬止維蘋蘩可薦之玆遇中元集福之晨是乃上相誕生之旦乾坤為瑞閭里稱歡是月在中式揩崧岳生申之詠與天齊壽同仲華封祝壽之誠玆蓋伏遇

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總元範於十方建大功於億劫無有遠邇均偏照臨凡有血氣莫不尊用敷胃暘歷以告臣塵凡濁質夙夜小心自慚蠢蠢無知敢曰高高在上齋戒沐浴以事帝對越在天聰明正直之謂神虔恭在位幸披雲而覩日如臨淵而復冰伏願不聞亦式不顯亦臨有相之道俾富而昌俾耆而艾用錫厥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之至

上元上真君表

三陽開泰適人事之肇興兩闕如臨諒天心之可格敷陳素願益茂洪禧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

九天二位真君裔出偃王世封齊邑丕執靈德等乾坤覆載之功用以濟民推雨露沾濡之澤神通自在正直無私廟食今四百年天封凡十六字人所見恩誰敢不敬伏願降爾遐福載歌穰穰簡簡之詩保我後生爰詠螽螽繩繩之德

上真君祈安表

咨寒怨暑特小人見淺之謀居安慮危惟君子知幾而作雖自禱之久矣賴有陰以相之

其申謝恭惟
九天靈濟真君德配乾坤澤垂雨露以顯靈
貽靈之德推溥濟博濟之心伏念某等受廛
為氓聚廬托處久席雲天之庇敢傾葵日之
誠弗克修持未知慚愧念震鄰之警義責在
於恤鄰然同井之安救當防於入井必也先
事而能懼庶其後患以無憂更冀雨及我私
實賴實栗實堅好錫用民福曰壽曰富曰康
寧

又

○神非類而不祀以其能於捍灾禦難天作孽○
猶可違寧敢稽於修齋執戒拳拳唯謹戰戰
若驚仰瞻靈德之在天俯拜皇恩而感地伏
念某等枌榆同社桑梓連陰自慚坐井以無
聞敬率居鄰而有請謂民情可見昔曾聞已
過之愆何帝怒不回今未免童蒙之瀆豈樂
大夫怪迂之方未盡抑僕上人計筭之私已
萌或饕餮如曹劌之無謀或縱史如子陽之
尊大誰敢執其咎亦盍及而求徵日咎徵曰
休固當禱之久矣靈之來靈之至毋遐棄其

鄉七　十八

然乎勉力而行欲言恐僭未能姚斌當寘之
罪天書　譯符篆之文臺駘實沈是謂之妖
神筆按春秋之法氛祲必去邪妄必除毋縱
滔淫恣生荼毒吾所願也神其鑒之茲盖伏
遇
九天金闕玉闕真君几前乃聖乃神允文允
武歛之則有顯靈貽靈之相散之則為溥濟
博濟之仁千百年之祀典森嚴十六字之褒
封侈大威震雷霆之怒五岳塵埃功參日月
之光四方耳目驅癘鬼於山之左植保障於○
○江之南海宇澄清里閈寧靜下救群生之疾
苦上体太上之慈悲好生之德雖洽於民心
擊壤之童何有於帝力伏愿息黥捕劓終終
始始各保安全藏疾納汙是是非非更為覆
護真效薦芹之敬敢言結草之勞

鄉民保真君奏劄

臣聞功謂道在無極之始冥冥窈窈不識不
知非心思計度之所能也自太真皇人紫筆
定書然後學道者得以探其源溯其流撰成
科典靈文耳目斯世今有神焉以修齋執戒

鄉七　十九

為功以濟生度死為誓發為文辭合於科典
九曰長材秀民者莫不口交誦之其可稽於
徹聞乎切見
九天金闕真人徐　九天玉闕真人徐　聲
名冠世功德在民內察其行外觀其跡委是
骨像合仙有心積善建功篤好三寶之士若
非宿幸緣會窮神而知化者孰能與此所著
九真妙戒化文九獄神燈科格醮三界科保
馬科並出於太上玄言究微摘實自然成章
靈音肅咏可以為活劫津梁所謂閉門坐車○
○者不討其歲月矣外有靈濟特醮科本願儀
文七政燈科非敢以為己功從民請也臣性
識踈愚為言輕賤考事察能在臣職所當申
請欲加冊鈆去取編成一集謄進在先已蒙
聖恩將臣徐　等詮補職任躋進仙階今欲
望聖慈允俞所請再將臣徐　等所撰科典
翻行三界合屬去處各取遵奉照驗施行不
惟顯靈濟溥度之功亦可以張吾軍而感慰
東南民心之所望也伏取指揮

贊靈集卷之三

序跋疏文

真君科式序

予嘗以為老子之道五千言盡矣後之學者不以未能遍觀而盡識也惟漢天師之傳得其宗迄今一千二百余載馳聲耀奪聞諸四方上而公卿下而氓隸欲壽考康寧者莫不皈心而稽首令明而為神曰靈濟真人以憑附之質用宣其靈豈非夙幸得天師所授銘秉法何一點之珠光耿耿不磩廻平作字一言一話煥乎其有文章予始聞之若駭且信且疑一日袖香而來瞻仰祠下載觀所作碑記讚頌仰非世俗語疑乃信獨此書一帙鄉之士夫藏之甚慎不輕示人予索之久始得之焚香誦之數過其為旨義皆本於太上經典中抽繹出來幽深明溥與道合真諸天隱梵迭奏和鳴濟度之功誓弘海岳神機玄妙或隱或顯是豈淺學近智者所能議哉雖然神而明之存乎真人予眾欲序而跋之誠恐識者有餘食贅行之譏若乎真人之德揭若日月後必有至人為之序予畧言其大槩云

正元三十年上元將仕佐郎路學教授歐陽公桂芳跋

真君願序

願者真人之願也亦人之所願也一跪一拜心之專也心之專善之至也人性之善猶水就下也不善不改是吾憂也吾是憂也此願所以為善者設是豈徒願文乎哉仰觀於天得數二十五俯法於地得數三十合而言得數五十五蓋因此數得以成其願若非與天地同功安能至此善人天地之紀也苟有一毫矯偽慢怠之意非吾之所謂願也其可與善者同日語耶傳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無他始於是終於是不以半途而自畫斯為盡善而盡美矣善者福之基福者善之積唐高郢有言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福既可以不費財而求則為善者可曰費財乎見善以相示聞善以相告凡吾同志當以此自相勉勵庶無愧於天地亦無愧於真人此又真人所大願也

重修靈濟宮疏

按五代史淮南世家齊王徐有子江王饒王即今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素善文詞靈感響應東南之民賴神之庇何止蓍龜永樂庚寅歲大旱方岳大臣深以為憂催真人尅期日降甘澍獨著靈驗達官士庶僉以廟貌傾頹不可不葺於以荅神靈之景貺敬裁短疏遍扣高門椽筆大揮福有攸歸者

伏以棄職歸仙千古文章光玉牒駐兵除寇萬年香火奠金甌甘棠追召伯之思芝草毓祖庭之秀高其門廣其宅依稀綉嶺宮前稅如在赫如臨恍惚錦官城外雲霞閟繞玉窓深日月平臨金闕迥善祥所萃長年生意津津福祿攸降積善公侯袞袞為大方之柱石作避迩之權衡趨吉避凶實叐瓊書天上閟彰善癉惡金昆玉季世間遊歲時長是過庭趨霜露却憐仙嶼近天朝中貴靈方樂餌已先晉海國居民得雨

枯苗還早熟苔痕又見入簾青草色半侵行屐跡風飄碧尾補天手重構新甍雨洗頹垣度地基仍乎舊貫弗克奮無前之勇曷鎔成不世之功如椽大筆不已書之數仞宮墻俄頃成矣左傛溪右瀨水紫臺咫尺列仙源前王几後蜚蓬文筆高撐牛女宿
一人有慶萬國咸亨謹跋　傅陵林漢孟撰

徐仙翰藻跋二篇

君子遭世之理作為文章用奮厥志得以行其道非幸也宜也世固可以智力而致理欲志於道者以文章而求效於當世所必齊門抱璞荆山非不幸也亦宜也夫神之於昏黙杳冥之際亦可庸乎文章以繙動於人吁豈不怪哉徐仙翰藻之集記賛賦頌一編甚巨斟酌其辭不濫皆矯世激時之論幽明陽渉而僅有負俗累不能無慼焉愚意是鄉之君子有志於道而遭夫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志不獲奪故假以文章神其說執筆之頃果無容力於其間人也神也予不敢知否則河圖洛書將為義然出耳用是得不繫其說而厠諸公之跋後云

又

神非人不因人非神不成令人神之所交接一言一話胥文也文其神乎神其人乎河圖洛書似渉詭異雖義然大聖人以此徵而信之千百世而下愚庸之性其有為之疑且惑乎以神之交讀之考其辭靡不以聖賢之心為心禮法刑政如視諸掌何乃汲汲焉而為憂民也深神乎人乎能不為之疑且惑也寄魚龍而助風雨物情之論蓋亦有矣愚故曰誠以明之雖存乎神明而誠之亦在乎人苟一事之莫决一辭之莫措雖欲假其聲於人吾固不知其可也執筆之頃於予不得以遯其責使黃鍾大呂之不奏瓦釜爭鳴滔滔皆是豈不為神之羞耶徐仙翰藻乃神之文集既盛傳於衆予豈得不王韞而蔵諸

上靈濟宮勅額文

伏以龍首軒昂鰲峰竦傑紅塵化錦好布壇場青布成羅果符讖瑞一簇人煙霎會千年祠宇森嚴絲畫鼎新規模壯麗恭惟靈濟真人神通廣大正直聰明香火興隆事跡靈驗迯来化筆煥乎其有文章托此寓言勸之必以禮義碑銘建立功德昭彰昔曆勑額之榮今拜天封之侈名登仙籍位列仙班褒奨殊常恩光甚寵玆者伏遇總管相公官髙四品福蔭三山有周公事鬼神之能得孔子明郊社之義考之祀典錫以宮名大笔如椽大字如斗使山川而改觀與日月以争光里社煇煌士民歡悦詩曰天封靈濟位真仙福我生靈感二天榜額煇煌字如斗宮門壯觀萬千年伏願金榜掛名之後風俗康淳鄉閭忠美士農工商均其福雨暘寒暑恊其時歳歳豊登人人富貴更異王封八字勑額金書香火萬年年年上祝皇帝萬歳萬歳萬萬歳

上親睦堂勑額文

伏以教序人倫親睦堂大書榜額字煇煌而令風俗歸淳化萬古名為積善鄉恭惟靈濟真君正直聰明雖雖在宮肅肅在廟森嚴左右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八字宣封千年聖跡既新斯手乃建斯堂民具爾瞻貌威而重風

俗之淳自今以始孝悌之心油然而生伏願
掛額之後上下和仝幼有倫長有序里閭康
寧老者安少者懷詩曰天理三綱及五常教
民親睦建斯堂爾民報事能如此異日門旌
孝弟坊

上燕喜堂勑額文

伏以閟宮赫赫有神明左右森嚴絲畫新保
彼東方壽而富魯侯燕喜作宮名恭惟靈濟
真人清廟肅雝維神顯相勑額金書八字後
宮粉黛三千有翼有嚴隨禱隨應諸福畢至
○少陳祀事之勤吉夢追隨果獲男兒之願門○
閭壯厥榜額煇煌伏願掛額之後宜爾子孫
載命螽斯之德永錫祚胤妥歌既醉之詩詩
曰鰲峰踈傑泄英靈青布成羅識可憑孔氏
此時親抱送崇嵩神降果主申

謝雨冊個

鄉民黃垣等切念夏逢不雨宜禳旱
魃以潛消靈降自
天祇伏　真仙而控愬三薰三沐載謝載祈
涓取五月十八日敬殫誠心虔邀

道衆拜請
洪恩靈濟真君請鰲峰龍湫潭挈迎聖水
午時至宮安奉遂蒙感應西南騰
雲未刻下雨是夜開啟道場依科
修奉特設龍王淨醮百拜朝天懺
文當夜甘澍祁祁至二十日大霈
霧雨田疇滿足特伸荅謝延奉諸
真仍設龍王田祖諸品淨醮関祝
南辰北斗列曜星燈寅修醮禮仰
荅○
真君亘奉菲儀大伸圓滿設醮謝○
恩伏祈景貺惟冀曰暘曰雨協二儀大順之
期如茨如梁降百穀用成之瑞罝
怙
九重之至德沭入八表之有秋懽聲沸擊
壤之歌千千惟耦
聖壽享齊天之筭萬萬斯年綏和動植之
滋生永樂雍熙之化恒下情無任
不勝激切之至敬意

鰲靈集卷之三

鰲靈集卷之四

詩

上真君　白湖趙迪

方山之陽有古神祠馬世傳以為五
代徐知誥弟兄號金闕玉闕二真人
也真人乃神明之冑殁幾五百載矣
其神之在天猶不棄於吾民也民之
雨暘疾疢咸禱輒應迪不敏欲拜祠
下有禱焉遂賦步虛辭以獻之

○聖人神明冑神栖太羅表絳節麥紫雲翠蓋○
連碧篠靈景無晦明清虛何皎皎瑞氣玉洞
浮霞容絳林表玆晨儼欲臨鸞旌何縹緲務
我區中人時為釋紛擾

其二

琳宮何岧嶤高杷翠微頂英風百代靈神光
四時耿儀容更尊嚴廟貌肅路寝碧殿爐烟
寒白日棟雲冷巍爾塵俗軀何由達靈景

其三

羽盖何翩翩靈氛降丹闕縹緲鸞鳳音涼秋
散林樾玉津流紫雲神霄飄絳節羽衣星外

沉仙樂空中歇太虛一寥寥倏爾採霞沒惟
聽步虛聲空余碧桃月

其四

隸華王連枝帝勑司我土倏爾陰風来颯爽
降靈雨疾疫賴神休凶荒託靈禦機緘杳冥
冥翊運昭昭著高寒太羅天陰瑩清虛府王
珮清霞裳羽盖彤雲路泠然馭長風将朝紫
霞去

謁靈濟宮十二首　左叅政永嘉楊　景衡

上清張真人奉
命建延禧之醮于　靈濟宮賦此以紀勝集
川嶽揚靈泰運開上清仙客降香来天壇醮
啟雲旗下羽珮朝趨月殿回勝會已欣登寳
地弱流未信隔蓬莱臨風頋借瑶臺鶴飛挫
鸞褵遍九垓

前人

三山飛翠接鰲峰紫府髙寒遍太空丹鼎光
騰千嶂月瑶臺香度百花風神功烜赫昭靈
貺帝德優崇錫　封宫觀何年兼賜真時過
白雲中

右叅政姑蘇彭　脊

花簇香輿控紫鸞洞簫吹下綵雲端九天星
斗浮山殿五夜風雷繞石壇仙菓壓枝丹荔
熟清陰满院碧梧寒神功赫赫多靈貺永賛
皇圖萬世安

右叅政　李　燁

停驂偷暇謁神宫石逕潢溪靄㝠中雙鳥隔
窓啼晝白群芳聮砌吐春紅剖符當代膺王
爵捍患他時紀武功靈閟一方垂惠澤大昭
世享罔無窮

僉事鳳陽周　常

一年兩度到仙宫種杏心誠在報功妙藥氣
看痊痼疾靈符常見振疲癃花啣洞口尋真
鹿雨暗峰腰聽法龍勅石頒衣綿血食加封
寵錫

左叅政紹興錢　述

聖恩隆
暫停征騎陟鰲峰再拜頻思伯仲功昔日干
戈平禍亂千年廟食享秋冬詞童應禱㸃奇
驗靈濟褒榮錫大封護國庇民神力大兩賜
時若澤時中

兵科給事中三山曽玘

曽統天兵渡峽江貔貅百萬望風降金鰲血
食真無忝玉闕丹書却有雙劒珮森嚴雲緲
樓臺矗䂨石崆峒英名不歇留今古況復雄
文冠海邦

戶部員外繡江楊　寧遠

山青水秀應玄機天賜賢良鎮渚磯昏曉能
明災與福毫厘判斷是和非祠堂古在三山
外靈貺分傳四海知王裔飄然入仙籍流芳
端的世間稀

刑科給事中山陰朱　純

恭持王節遍歷南閩因過鰲峰
洪恩靈濟宫載瞻載拜禮竣惟時廟官方
率三五童子羽衣鶴氅乃邀至菊軒
飲茶清話間因索詩以識敬謁之誠
遂辭率成數體一律以彰
聖朝神靈之萬一云耳後者郢正幸甚
恭持使節到南閩得駐征車謁二真翼翼廟
庭千仞起煌煌袍錦四時新瑻碑紀績来天

上玉勑騰光照海濱祀典聿隆當　盛世擬
同社稷萬年春
戶部主事沛邑孟　式
宣德壬子仲冬欽承
朝命涖事閩藩道經金鼇峰頤瞻
靈濟宮祠赫然一新良由二真克忠克孝功
施社稷澤被生民又能斡運化機大
闡靈貺翊衛
聖躬是宜加以徽號享祀無窮以荅神庥此
皆
聖天子仁德之至眷愛之隆與天地相為悠
久豈偶然哉廼拜手稽首而賦詩曰
曽於青史見英雄兄弟同心樹大功已向生
前偕孝友知歿後復輸忠清宵好夢孚
昭代赤石奇方愈
聖躬廟貌尊嚴崇祀事生靈千古仰高風
監察御史吉水楊　政
伯仲聯翩篠太真生膺王爵死為神遠馳玄
翰傳丹訣大著殊勳動紫宸仙籍崇階褒錫
重鼇峰嚴祀禮儀新香雲飛出榕陰外亘亘
年年秋繼春
奉使扶桑等國中貴官洪山
承
命統兵懷來羌服上欽
一人下盡廼職留止三山又荷靈異茲者敬
捧華旛賫揚聖號以為淮海往迴之祈冀神
鑒納允肅禮儀止於齋所勝境有感
於懷遂賦所搜以揚神德後之覩者
幸見鄙於斯文
南閩之地多奇山洞庭太華相迴還真龍隱
處毓聖跡浮光積翠盈林巒真仙幽顯不可
測默運天機播神德上以靈丹衛
聖躬下施洪恩庇民厄曽闢兄弟同孝恭竭
忠五代邁英雄生為名臣死廟食揚庥顯跡
當無窮威靈廟貌世莫比坐擁江南八千里
五雲散盡露金鼇漏下龍泉一泓水予時領
命懷外方竭誠至此永靈童但見幽禽對語
苔花滑風吹澗谷多奇香君不見武陵樊口
清絕處江山一見消塵慮何似今朝咫尺間
分明得入神仙路華旛一豎突名峰上迎車
馬来長空有時環珮九霄響一雙青鳥鳴天
風意職斯境清不再有頤盤哀誠莫盃酒更
奠爐烟永不磨須等天長與地久
夜宿靈濟宮　白湖郭　敬夫
共到真仙境清齋卧竹房夢回孤島月寒入
一襟霜夜氣神鼇起秋聲瑞鶴翔披衣不重
寐杳靄識天香
寶殿十奇峯二十首
金鼇峯　白湖郭　廣
金鼇海上来秀色鍾靈異髣髴蒼龍蟠飛騰
彩雲氣桂宇浮丹光芝房隱仙秘時瞻鶴馭
回天香靄空翠
隴西李　叔義
海上浮来一點金擁成丹竈出雲林神棲占
斷鍾靈地能使真風播古今
白鹿峯　曰湖郭　廣
白鹿名山翠若堆鹿隨雲去不知回抵今亂
石溪頭路猶想行蹤寄緑苔
隴西李　叔義
仙鹿啣花此地過因開禪刹絕岩阿青山不

改名猶在長入林僧咲詠哦

文筆峯　白湖郭　廙

玆山秀出蒼削立三神峙飛翠瀉龍湫猶涵
墨池水雲迎筆陣回星繞雲光起神機應發
揮長以獻明主

御八　十三

蓮花峯　隴西李　叔義

動勢孤高借翠華空中渾許寫烟霞謫仙夢
斷春風後不識峯頭幾度花

蓮花峯　白湖郭　廙

○南望蓮峯萬仞秋清沉玉井瑞光浮懸知夜○
夜飄香處散入瓊仙十二樓

玉井　隴西郭　叔義

玉井移根上翠巒亭亭孤植出雲端真仙欲
採瓊芳日渾作瑤池醉後看

飛蓮峯　白湖郭　廙

蓬壺世外峯秀拔香瑤草飛出三神來際此
十奇好天開白玉壺夜照丹砂火仙人如可
期披雲事幽香

隴西李　叔義

瀛海飛来第幾峯峯頭晴削玉芙蓉朝元仙
客舫清賞長上冊梯訪鶴巢

貪狼峯　白湖郭

斗際清輝不可攀何年忽聳翠峙人間金鰲一
上遥相望猶似蓬壺若箇山

隴西李　叔義

四面攢峯列畫屏危標直上倚青冥有時靜
夜紅光煥一道煌煌貫斗星

方岩峯　白湖郭　廙

方岩並峌峒神秀端可挹望若玄豹蹲影倒
○澄江碧上有茹芝翁長歌坐苔石子將拂塵○
衣日與白雲適

隴西李　叔義

絶頂凌空勢若擁鶴飛仙路淨無苔天風吹
落懸崖瀑散作岩頭半夜雷

紫霄峯　白湖郭　廙

御八　十四

翠壁丹崖接上台春深縹緲紫雲堆玉簫誰
弄臺前月應候鰲峯鶴駕回

隴西李　叔義

紫氣深濛掃不開危臺突出自天裁珮環響
落臺前月知是神仙跨鶴来

古城峯　白湖郭　廙

古城今幾家山空少陳跡苔逕絶香塵煙崖
斂寒色風冷松桂潭月上藤蘿石莫聽烏夜
啼令人感疇昔

隴西李　叔義

翠壁丹崖路不平行人猶道古城名風泉日
送清冷調不帶梅花鐵笛聲

太平峯　白湖郭　廙

玉爛調光降九霄千峯萬壑度雲謡太平一
○曲誰同唱好上金鰲百尺橋○

隴西李　叔義

太平景象浩無窮半落名山勝槩中喜得神
棲安此地陰崖草木被仁風

真仙八詠圖 四十首

鰲嶠仙宮　白湖郭　廙

御八　十五

靈覡昭仙界天香繫綺袍花迎雙綵鳳山擁
一金鰲桂闕凌雲起芝壇掛月高神機涵宇
宙筆翰送波濤玉洞劉晨樂瑤臺阿母桃請
看穹碣上萬古　勅書褒

釣臺李　溥

岧嶤金鼇頂仰視屹千仞自從兩儀分不與
群峰並聖朝崇真宮衆蕚輝相映神機達九
重府藻垂雙慶雲林隱天香風泉雜仙磬那
能挹清芬洗却塵凡性

龍西李　叔義

琳館中峰起金鼇擁地廻靈光天上合　褒
錫日邊來丹鳳啣瑤草青重進羽盃悠悠塵
境外佳氣勝蓬萊

青門邵　墉

雙闕巍巍遠世氛空香浮翠日氤氳珮歸月
○迥金鼇頂樂動雲隨白鶴群筆翰九天新寵
沐衣冠五代舊殊勳遙瞻花蕚相輝處千載
靈光產異芬

長樂陳　棠

琳宮標勝景鼇背石堅牢世治神靈闡山環
氣象高夜光騰貝闕春色醉仙桃曠古才英
邁榮封沐寵褒

龍湫飛瀑　　白湖郭　廣

積雨過仙頂飛湍帶古湫夜聞雙澗落晚入
一溪流影倒銀河夕聲懸碧漢秋高棲鶴夢
鶴幽栖起潛虬遠樵蹤鍾度還疑素練浮鼇
峰清聽處月在步虛樓

隴西李　叔義

靈湫經宿雨飛瀑瀉明河霽色澄氷鑑寒聲
出薜蘿乱松驚鶴夢繞岸送漁歌濯足溪頭
月真仙幾度過

鄉八　十六

釣臺李　溥

六合看化始鑿闢由天工蜿蜒蟄靈氣湫潭
秘鴻濛銀河天際來倒挂千尺虹上與星漢
接下與江流通凉影美新月寒聲逗疎風真
○仙日臨賞清詠誰能同

青門邵　墉

新霽靈湫逸興多飛流百尺瀉天河麥雲宛
若拖環練帶月還疑散玉珂乍起潛虬潭上
聽還驚聯鴈日邊過朝來直上金鼇望散作
蓬壷碧海波

長樂陳　棠

寒流千尺下雲梯宛若瑤空吐白霓奇語蜿
蜒數　聖澤普爲人世洗凡泥

竹巖齋雪　　白湖郭　廣

萬竿凌絶壁六出霽飛花色借崑崙瑩光分
蔣逕斜翱翔宜瑞鶴蕭爽寂神鴉一軼紅塵
杳千尋翠羽遮郢人歌白雪仙竈冷丹砂却
傍高真境清芬仰棣華

釣臺李　溥

鄉八　十七

隱隱棲真岩積雪閟幽邃修竹凍不開千林
失蒼翠晴光凝素華臘朔驚寒吹六出春同
雲色兆豐年瑞仙居十二樓瓊瑶宛相對一
曲步虛詞鏘鏘玉聲碎

隴西李　叔義

○岩前雲欲歛竹外雪初乾遠睇遥臺曉低龍
翠袖寒虛明雲母帳錯落水晶盤深愧塵緣
薄仙歌和獨難

青門邵　墉

峰凝晴翠拂雲端六出飛花尚未乾白鶴棲
時渾不辨青鸞隱處却同看梁園賦就攀何
及郢曲才高和獨難更想雙真歸珮曉天風
遠樵玉聲寒

長樂陳　棠

竹倚靈岩勝寒威瑞雪晴鶴鶩無限繞泉石

有餘清夢落三湘遠神遊萬壑傾隱人慓拆
笋路滑不堪行

仙嶼靈芝　　白湖郭　廙

一峰鍾瑞藹百卉謙仙靈葉洒金莖露香凝
紫府星漢池同曄曄商谷自青青豈並三花
秀仍兼九畹馨浮光凌月殿積翠散雲屏肯
許山人採期延草木齡

釣臺李　溥

伊昔肇真宮瑞草產其處九莖絢熙陽三秀
結華露元氣孕至和靈根世稀遇曄曄呈嘉○
祥煌煌暎仙嶼不讓漢池生寧療商山茹兆○
跡幾何年至今播芳賫

隴西李　叔義

仙頂超群嶋靈芝異衆芳瑞移商谷秀清奪
漢地香雲葉春凝紫金英曉孕黃肯分塵世
采從此薄膏粱

卿八　十八

青門邵　墉

蓬嶋遥遥碧海涯世人傳此產靈芝浮光夜
落丹砂井挹翠朝涵太乙池鰲頂經殘秋露
馥商岩歌罷夕陽遲何由拾得為真秘更上

天壇一問師

長樂陳　崇

地產靈芝紫葉繁仙人採秀得深根愧予空
老瀛洲下安得名聯四皓尊

青浦歸潮　　白湖郭　廙

遥浦青汀樹歸潮白海門多情環嶋嶼不舍
見晨昏冷蘸丹霞影寒兼璧月魂千家流故
澤一道自仙源望極偏縈練吟餘半落痕塵
纓如可濯鰲頂謁　洪恩

釣臺李　溥

○青浦潮初落暮雨江上來波光淨如洗萬頃○
無纖埃石根蒲葦多沙磧鳧鷺猜舟橫兩岸
陋路轉群峰開派鑿非禹跡朝宗自東回滄
浪起漁唱月夜繞仙臺

隴西李　叔義

卿八　十九

青浦行吟處瀰漫歸早潮舟橫芳草偃沙接
大江遥迴岸虛潭嶋危虹掛石橋仙槎從此
達樂度泛層霄

青門邵　墉

遠浦蒼茫日未昏歸潮一帶似知源晴看白
鳥餘沙跡暝洗青苔露石痕乍入澄江還有
信欲分滄海總難言觀瀾更上鰲峰頂何處
朝宗是禹門

長樂陳　崇

客行青浦近雲引去潮賒怪木懸圩岸閑鷗
立淺沙網收群釣罷帆落一舟斜竚看來滿
應乘博望槎

南塘過客　　白湖郭　廙

迢遞南塘路縈迴太乙宮亂山看不盡過客○
思無窮鄉國浮雲外關河夕照中貂裘逢季
子馬首望梁公寄跡霜前鴈驚心海上蓬○
獨從此達誰問泣西東

釣臺李　溥

閩州富山海賈客爭奔馳營營貪利涉來往
南塘陲蓬梗嗟僑跡萍水懽新知落日望煙
火寒風吹鬢絲鄉園寸心遠孤雲傷別離壺
中日月長應笑塵世癡

隴西李　叔義

閩南通驛傳利涉宛奔馳羸馬驚寒度輕軺
帶月移鄉心萍梗跡客淚海天悲想得仙家

樂空憐浮世痴

青門邵　墉

旅思南塘野水深依依煙柳碧陰陰故園親友知誰健別路鷽花倦獨吟鴈斷心懸青浦月天空目送白雲岑停驂好謁真仙境一問徽音抵萬金

長樂陳　棠

車騎紛紜去復還南塘有路入青山幽芳可採魚堪釣何事勞勞不暫閑

木嶺樵歌　白湖郭　廣

○木嶺橫山嶠天風拂草衣採雲行誦處竟夕○浩歌歸野寺初殘磬人家半掩扉數聲秋漠漠一曲月微微柯爛何人識山空聽者稀迴傳翰頂上老鶴發清機

釣臺李　溥

西岡掩寒色木嶺浮夕陰幾處樵人歸長歌發商音款乃振林木千岩落葉深初疑黃鳥弄又訝清猿吟碧澗雜幽聽白雲諧素心縹緲和仙樂南下明月岑

隴西李　叔義

木嶺閑清曉樵歌度晉林依微山靄瞑颯沓澗雲深恍訝溪猿嘯還驚木客吟聽来琳館下遠雜步虛聲

青門邵　墉

岩嶤木嶺抗浮塵樵子攀登不厭頻躭讀每驚山色晚浩歌長送暮月華新數聲驚起巢松鶴一曲催歸採藥人日暮蘇峰聽漸近恍疑仙珮下天津

長樂陳　棠

○樵歌聲款乃木嶺思幽沉送日隨流水盤雲○出遠林巢棲驚鶴夢洞隱駭龍吟余息滄浪調聞之一振襟

鍾山鴈塔　白湖郭　廣

孤峰浮紫翠七級競攀華迥卓龍天近遙連鳥道斜留題皆國士問刼等河沙影倒維摩室香分太乙家夜燈然綺樹曉壓落曇花我愛觀先達芳名耀碧紗

釣臺李　溥

鍾山衛真境屹立清江濱浮圖倚曾巔七級凌空雲高標出沙界華構超塵氛題名聯鳳侶飛佩来鶴群久慚紫霞想永願揚靈芬未能接丹梯景仰徒朝曛

隴西李　叔義

鍾山環寶地鴈塔倚曾巔灯影秋雲外鈴音夕照邊香名題俊士雅楚集龍天幾欲投清賞何年謝俗緣

青門邵　墉

名山寶級隔塵紛迥對真官山白雲百和爐香風共遠九天鐘磬夜初分花窓梵語空中○靜桂籍名登海内聞擬欲懷人一清眺寒聲○又聽鴈離群

長樂陳　棠

七級浮圖鮮色新鎮山聲槩勢嶙峋題名自古多才彥能使前人覺後人

徐仙真録序

天生英才用之於當時則能忠君保民榮
膺顯爵歿則廟祀一方而其陰功靈貺循
能闡揚于後世者實非偶然蓋天将有意
於斯世斯民而使其至於是也不然何獨

異於人哉若徐二仙者槩可見矣神海州
朐山人也出偃王之後其父温五代時為
吴名将能建軍功累遷官至拜相卒贈齊
王謚忠武五子皆受王封曰知證曰知諤
者即二仙也天福中唐主受禪封知證為
江王知諤為饒王同鎮金陵威德兼濟民
庶又安率兵入閩蠻寇迎降境土寧靜閩
人歸戴遂立生祠於鰲峯之北設像以敬
事焉神念其誠一日語閩人曰我明年别
汝輩當默佑兹土果符前言於是閩人敬
事益虔而凡旱潦蝗螟之灾水火寇盗之
危疾病婚葬之請隨禱隨應若響若苔至
若摛詞揮翰雲漢昭回耀人耳目自宋以
來累受封號逮至我
朝永樂之間以神有翊衛
聖躬弗豫之功聿新祠廟
御製碑刻褒封有加以昭神貺由此而觀則
神生為忠臣歿為明神其功德有益於
國家生民者如此豈非天有意於斯世斯民
而使其至於是歟其祠官方文照蓋凡神
之世系行實靈跡華翰與夫前代我
朝褒封碑刻恐歲久湮沒失傳彙成一編名
曰真録閩藩總戎孟城孫公忠義士也竊
嘗觀之而有感焉乃捐俸命工繡梓以傳
其傳命予序引予謂神聰明正直其顯跡
著于今昔者皆不出於隱僻怪誕而至於
惑世誣民之患莫非忠君孝親仁民愛物
之事蓋士君子之所當為也其近而耳聞
目見者固不待是編而知使遐方僻壤未
及見聞者幸獲一覽其於為臣為子之道

脩身慎行之方亦足為一助云耳是為序
正統八年歲在癸亥秋七月吉日
福建閩縣儒學訓導王用盛序
重刊徐仙真録題辭
徐仙真録者
洪恩靈濟二真君之行實也内列圖像與夫
前代封贈之由及我
太宗文皇帝
勅建宫宇
御製碑文為善陰隲之書所載賛頌累受加
封
誥命禋祭褒揚詞旨
列聖崇祀
賜衣儀典幷真君降筆所為古賦記序詩歌
籤兆翰藻雲章天機煥發照耀古今其奉
祠之官方文照等彙而集之釐為上下之
編凡若干卷以紀真君斡運神化福
國裕民之功默衛
聖躬陰翊
皇度之德靈應顯異莫不具載是書舊有刋

本年久漫不可考且無今日之全脩編訂
校讎繕寫成帙将鋟棗以廣其傳積歲累
月顧力有所弗及適遇鎮國将軍孟城孫
公景康奉
命来鎮福唐都閫居無何躬謁真君於鰲峯

之祖宮以嚴祀禮拜跽酌獻神人交孚禮成公即取是編讀之忻躍賛歎樂然指貲期在必刻以照靈蹟於不朽甫庀工俾予言以識之予齋沐焚香披誦連日則知真君積功累仁極忠至孝慕道成仙利物濟人之真蹟悉在是編靡有遺鈌亘萬古而不能泯也然予於此則有感焉何也昔者未刻天下之目無見也天下之耳無聞也今既刻之殆見四海之内八紘之中聾病耳開聰盲者目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斯世斯民誦斯書玩斯理皆知企慕真君之高風遐躅為忠為孝修德行善兾得登陟仙堦昇真悟道是則見真君不惟成巳於曩刼之先尤將度人於浩刼無窮之後也巳抑觀孫公以是存心可謂好善有誠知敬

天事神之禮忠

君愛親景仰真君之道之至者耳豈他人所能及哉嗚呼一念之善尚可以格乎彼蒼況其善如此其大者乎寔宜書也真錄詳備巳成全書具端則有前福建右布政使鳳陽麻公洎諸文人之序予不複贅姑述此以誌其顛末顯晦與今重刋之歲月云昔

正統六年歲次辛酉正月上元日知泉州府同安縣事後學新安朱徽拜手謹書

徐仙真錄序

閩三山城南九十里許有金鼇峯高凌霄漢傑出世表峯下靈濟真君之仙祠也予授方面涖政一日率僚屬謁祠堦序䀹雅

神貌肅然而不知神之由始也時有鄉之父老黃恒年幾八耋進而言曰神姓徐乃偃王之裔晉開運二年率師入閩道經金鼇駐兵除冦及歸仙陰隲顯揚民頼以生鄉人方玨始立祠於芝嶼即今稱曰祖廟

玨之孫曰詢曰感曰仲白其事於執政聞于朝勑命始下繼世克紹先志祀事惟謹宋政和七年分香火始擇地于今靈濟之宮創建立祠後有方涣方汶率鄉人增廣明堂更立門表神之威靈日盛顯于

聖朝維新廟宇而崇祀典大光於前列矣遂進徐仙真錄備載神之顯迹及徐仙翰藻一書皆錄神之筆也其間碑銘傳跋序啓頌跡至於鼇峯賦壁像賛遇事立言千態萬状愈出愈奇復謂於予曰神之顯靈揚揚在人耳目陰隲功行備存此書書雖存未有序其首願求一言辭不獲予惟神生於當世英邁絶倫及宗玄學伯仲聯芳同登仙籍因著跡於金鼇峯山川英氣復萃於神禜享廟食歆惠一方乆隱而弗揚者

何故風土有盛衰之運氣數有隱顯之機惟神得兆朕之先暫否其德則泄為文章使虚空縹緲之筆燦然而駭俗粲然而耀衆或彰其靈祈禱感應如響斯苔至於行脩相傳次第累成編迭泄傳於世含靈孚氣四百餘年伏遇

聖朝混一德溢華夷感神明則致

洪恩真君敷揚隱德大闡威靈翼輔

國家庇及生民屢降禎祥四海咸欽是以載神之德大顯榮封春秋恒祀彰績立碑垂

示於無窮故其慶會之際神人相依誠非偶然矣故為序時

大明永樂甲辰仲冬望日中奉大夫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麻勉書

徐仙真録目録

徐仙真録目録畢

徐仙真録卷之一

徐仙世家

徐温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子五人曰知詢知諫知訓知證知諤養子一人曰知誥温初隷楊行密帳下以功遷右衙指揮使始預謀議天佑六年已巳吳主以温領昇州刺使治舟師於金陵十二年乙亥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冬十二月封齊國公兼兩浙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潤宣常黄池六州為齊國城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六年已卯拜為大丞相中外都督諸軍事同光四年丙戌追爵大丞相徐温四代祖考立廟金陵天成二年丁亥卒吳主贈為齊王謚曰忠武即令神父齊王忠武翊亮真君是也

徐知誥字正倫後復姓李更名曰昇徐州人也少孤流寓濠州初楊行密得之以乞徐温為人温厚有謀為吳樓船軍使以兵屯金陵後以功拜昇州刺史天佑十五年戊寅吳以為行軍副使輔政令復拜為海東郡王十六年已卯以為左僕射參知政事兼知内外諸軍事天成四年已丑吳主加知誥兼中書令長興二年辛卯吳主以知誥鎮金陵復以為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總録朝政三年壬辰廣金陵城四年癸巳營宫室於金陵清泰二年乙未吳主加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天福二年丁酉知誥建齊國於金陵秋吳太子璉納知誥女為妃乃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秋八月吳主溥奉冊禪位于齊王知誥廼復姓李更名曰昇奉徐温為義祖徐氏諸子皆封王女封郡縣主即令本宫唐王是也

徐知詢乾貞元年丁亥吳主拜為輔國大将軍金陵尹後加右統軍封洪王

徐知諫温養子知誥事吳甚謹而徐氏諸子頗不能容常召飲酒伏劒士欲殺之諫以其謀告知誥乃得解後封為鄂王

徐知訓天佑二年乙亥温遣其輔吳主於廣陵吳以為都軍使後封為廣陵王

徐知證天福二年丁酉知誥受吳禪乃封為江王天福九年甲辰同饒王統将入閩著績金鰲遂立廟祀即令九天金闕洪恩真君是也

徐知諤天佑十九年壬午吳主拜為金陵尹及知誥受禪乃封為饒王即令九天王闕洪恩真君是也五元帥乃祖廟駐劄之将也當時廟碑封號明白其岳文昌許文績李毅韓熈載祖全恩嚴可求阮慶陸齊等師雖在真君麾下封號碑無可考

查文徽天福八年癸卯唐主以為樞密院使九年甲辰閩人連重遇弑其主王延羲閩大亂唐遣查文徽屬二王發兵攻建州屯於建陽已而閩之諸将皆送欵而降秋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漳泉四州即今靈濟宫永安留守查元帥是也

邊鎬天福八年癸卯唐主以鎬為通事舍人遣破虔州妖賊張遇賢執以降九年甲辰拜鎬信州刺史秋楚大亂唐遣攻楚破潭州乃以鎬為湖南節度使即今靈濟宮武安留守邊元帥是也

魏岑天福九年甲辰唐主以為樞密院副使十二年丁未岑安撫漳泉後改為監軍使復授太子洗馬即今靈濟宮節度使左監門魏元帥是也

趙鍠字文德初唐主拜為池州刺史後召委以宣州令即今靈濟宮都統使右監門趙元帥是也

刁彥能天福七年壬寅唐主拜為撫國節度使即今靈濟宮都統軍使先鋒刁元帥是也

封廟本始

勑封

宋乾道二年丙戌方詢方感方仲上其事於州牧號曰護境感應熙寧三年庚戌林懷賢等上其事於光祿卿程師孟保奏八年乙卯劉彝周汝礪復具狀以聞紹定元年戊子安撫使薛獅保奏於朝端平元年甲午左藏周説潮守周燧具其事於執政李宗勉保奏端平三年丙申宋理宗封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

江王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

饒王

父齊王忠武真人　母田氏仁壽仙妃配

許氏順助仙惠仙妃陶氏善助慈懿仙妃

嘉熙元年勑廟額曰靈濟宮

大明永樂十四年丙申郎中王羽尚書方賓奏　神績於朝次年丁酉

太宗文皇帝加封

金闕曰清微洞玄冲虛妙感慈惠洪恩真人

玉闕曰高明弘靜冲湛妙應仁惠洪恩真人

父翊亮真人　母淑善仙妃

許氏貞應仙妃

陶氏恭靜仙妃永樂十六年戊戌加封

金闕護國庇民洪恩真君

玉闕輔國佑民洪恩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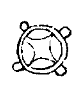
父翊亮真君加廟額曰

洪恩靈濟宮宣德十年乙卯

皇上登寶位加封

金闕崇福洪恩真君

玉闕隆福洪恩真君



鰲峯始祠

自晉開運二年乙巳真君率師入閩駐兵除冦鄉人立祠於鰲峯宋太平興國八年癸未更立祖廟舊址尚存即今佛舍前是也至大明永樂甲辰共四百七十九年

洪恩靈濟祖廟

宋太平興國八年癸未檀越方珏始立祖廟以石為室諸祠皆本於此歲時祀禮方氏主之至正七年丁亥方壯猷方逢午方嗣翁重建復立祖廟碑至永樂三年乙酉方文照等募緣重建更坐向子午至大明永樂甲辰共四百四十二年

潢溪社壇

宋祥符元年戊申立廟於潢溪分祖廟香火而奉祠焉至政和七年丁酉遷于洪恩靈濟宮遂廢其地即今稱曰社壇

洪恩靈濟宮

宋政和七年丁酉因廢潢溪遷立宮於此地坐向甲庚鄉之父老每歲奉神朝于祖廟牲醴祀事示不忘本至正十三年癸巳沈建翁等重建立碑後方渙方汶等增廣明堂更立門表大明永樂八年庚寅方文照等募緣重建永樂十五年丁酉勑內臣同方面正官率領軍夫增廣地基從新蓋造御製碑文至永樂甲辰共三百九年

旗龍仙祠

宋宣和七年乙巳初立壇壇後祈雨有應創祠因號祈雨王淳熙十一年甲辰鄉人郭希聖重建元貞元年乙未張豊等重修至大明永樂甲辰共三百年

香火源流

靈濟香火遍於一方當時人物繁盛隨處立廟如玉水清江桂宮岳山王坂富山旗龍新安江尾石含逢山青布之西南北至於白庶合山慈氏福蔵護法迦藍殿廟雖異香火皆本於祖宮其實洪恩真君之一源也各祠將帥不同乃立廟時隨真君所遣

徐仙出相傳

靈濟宮祖祠廊廡東西圖像屹然恒童幼閭閻諸先生言曰此乃徐二仙顯靈廟食之事跡逐節傳文以紀其實繫詩于後以賛其德初自好善持經以至陰功濟人立廟之始延蔓香火節節有序使登斯堂而一覽數百年之往事如在今日來者莫不欽嘆而加敬畏焉歷年既久圖像朽昧恒慮湮沒是以脩錄於書垂示無窮後以大明永樂彰靈顯應敬天勤民以繼其後此亦神之靈德復興於永樂年林丘散人黃恒頓首謹書

好善修行

二仙乃徐偃王後南塘徐温之子海州朐山人也自幼好善篤志脩行每遇貧窘樂而施與平時服御不尚華侈一切遊玩不貴珎奇寧甘淡泊每旦常素食自是功行日增成登道岸詩曰良因善果世難尋誰識修行樂道心丹火燒空堪愛處昭彰靈既古如今

持經拜斗

自旦常素食持念玉皇經寶號北斗延生經玄科秘典無不遍每夜齋戒沐浴設香案惟與弟二人告天拜斗期殄兵革以安生民雖國政繁劇不移志願恒勤經句道久而愈篤焉詩曰向道誰知日日勤持經拜斗積功勳修成行滿超三界仙籍題名萬古存

封王鎮國

唐主授禪晉天福二年丁酉封弟知證為江王知諤為饒王鎮守金陵撫輯流亡控扼二十餘州民征就寬軍給以饒林蠻洞蛋守條死要稚耄嬉遊連手歌謳江南之

民舉賴以安焉詩曰華萼聯芳立世功列分茅土受王封民安國泰謳歌動守備金陵有盡忠

父老迎師

晉開運之二年乙巳閩王王氏閱墻之釁兵革肆興王率查邊等騎萬人入閩駐節於峽江之南道經青布鄉之父老簞食壺漿擁道以迎鄉閭咸賴民皆按堵秋毫無患以遂其生焉詩曰惟玉駐節峽江南父老祇迎賴以安鷄犬不驚人按堵秋毫無患吏民歡

十五

駐兵除寇

父老迎師愬於王曰適有精兵數百隱匿於鰲峯之巔恣慢凶驕將次為亂王師今下至閭井朋隣深被擾害弗能安生王遂憫之迺引師南向挫其峯殲厥巨魁不戰而收民皆安堵詩曰鰲峯賊寇實堪驚顛覆朋隣苦不寧一駐精兵清掃蕩萬民生業得經營

立祠祝壽

賊寇既平師還父老攀轅顧戀不忍釋去遂前茅為屋於鰲峯龍湫之北圖像奉祀晨香夕燈以祝王壽王心惻然與衆盟曰予明年當棄世而寄於此矣祠之舊址即今佛舍前是也詩曰感佩深恩自有餘鰲峯潭北立生祠于時就與鄉民誓異日當為血食居

授都水使

二王居世篤志脩行功成行滿道妙德玄上達天曹名揚斗府是年脫化於鈎伍間以平時拜斗兄弟聯名並得斗中都水二使者出入天宮左執青節右仗黃鉞侍立帝前默佑下民詩曰斗府延生秘不傳仙人道妙得真詮初為都水天門使出入瓊宮侍帝前

靈寶說經

脩真得道詣五明宮中參靈寶天尊長跪而進言凡生慶幸得預天下下觀慾界多作惡業全無慚愧不知解悟作何因緣何以救度願垂憐憫天尊遂說經偈能自修持常居吉慶焉詩曰玄門立教自垂科親授玄文得不訛惟有二仙歸妙道五明宮裏聽經多

黃庭秘訣

惟王初生塵士授封王爵不以位尊貴榮而自居惟樂道窮經清居守淡雖功行圓滿名登仙籍而黃庭先生得其秘訣久仰慕之晉開運間故詣黃庭道士前授長生秘訣道德仙經詩曰黃庭道士意如何秘訣長生世不過參到諸真棲隱處許多經教與玄科

十六

參定光佛

二王自歸仙道大闡座玄之秘具其自然之妙上佐斗真下利群品後參釋氏定光圓應普通慈濟大師菩薩直入真如之境契合神機靈臺內郎惠力愈彰真空妙有之理無不自得詩曰古佛壇前入定還真仙皈仰扣禪關了心見性空中有玄釋由來總一般

符藥濟人

後周顯得二年乙卯王始降筆判符藥以濟人聲聞達于四方陰隲留人耳目敬之愛之不啻父母而賴保障自是求神問事無不感恁治病更甦沉痾頓解神德愈彰而人心皈仰矣詩曰顯德靈符散世間仙方妙濟幾多般無求不應真神效老者康莊病者安

反風滅火

顯德間鄉人不謹致回祿之灾初發一星因風而熾炎炎猛烈焚蕩閭舍高梁大厦頃刻皆除尚延蔓不止民皆失色而無措呼告二王祈求救護遂鼓反風一吹火燼皆滅民咸感德詩曰炎炎烈火燎人家大厦高梁一旦賒神鼓反風吹滅火民安居止樂生涯

滄峽救船

溪河通舟楫閩川最為險峻滄峽之水為尤難石瀨巉岩當流曲折舟人多被阻壞宋開寶元年戊辰有攬載商貨船經幾覆水工吽呼二王祈佑遂感雲中有黃旗隱隱即帖然無虞詩曰閩川險峻阻行舟滄峽猶難不啻憂失勢吽呼旗隱隱浪濤不湧水平流

驅掃不祥

宋開寶八年丁亥仲春閭時氣不調鄉人有患癘疾舉家連綿求醫罔效甚而相染或曰蝦蟇瘴隣里皆不安拜告祠下判以靈符天醫妙藥療治響應故有驅癘篇驅蝦蟇瘴文作焉詩曰沴氣時行不可當朋隣閭井舉愴惶靈威颶颼驅長掃自是安民績愈彰

芝嶼立祠

宋興國八年癸未春不雨禱王響應詣祠求荅忽有木爐捧出水心雙龍扶興西流至嶼山横溪不進紙錢結界異香襲人夜現天燈之瑞鄉人方理因以成其廟後産靈芝號曰芝嶼詩曰神爐湧出繞雙龍扶翼西流止嶼中夜現天燈諸瑞至鄉人因此立祠宫

尊親睦殿

神父諱溫旲拜為丞相天成丁亥卒贈齊王謚曰忠武母田氏諱淑恭封仁壽仙妃及二王顯靈立廟先尊親睦殿序列唐王洪王鄂王廣陵王皆神之兄也公侯孫子皆王之仙眷也詩曰二王廟食鎮南閩別構庭闈奉二親雍睦衣冠如在日蹁躚戲舞綵衣新

立注生堂

夫人性稟謙柔質同坤重執勤后德内劢陰功江王妃許氏諱琌符封涇國夫人順助仁惠仙妃饒王妃陶氏諱環韞封衛國夫人善助慈懿仙妃叅東華法主同授延生司注生司事詩曰内助陰功政最明一朝脫化得功成注生曾向東華授建立華堂因此名

天帝頒誥

宋至道元年乙未鄉人建黃籙會忽聞天樂鳴空祥雲環繞乃天帝遣神人頒誥封江王為金闕真人饒王為玉闕真人各十六字陶氏許氏曰仙妃神父母俱獲天封

備二真成仙傳詩曰筵開黃籙樂鳴空頒誥神人惠澤隆雙闕聲名垂萬古一門珠玉獲天封

神兵護國

閩人劉晏守桂州賊寇陷邉晏默禱雙闕賊果潰去其後韓世忠戰大儀鎮吳玠戰和尚原俱遣神兵翼護國家遂效公山草木之靈使敵遥見鐵騎百萬行陣嚴肅不待交兵而敗去詩曰揚威桂郡却蠻兵神效公山草木靈鐵騎陣嚴山谷裏頓令賊寇自清平

立龍首宫

宋政和七年丁酉卜地於龍首遂立廟至元癸巳沈建翁等重修方渙方汶更立門表歲庚寅復募緣重建未就大明永樂丁酉奉勅增廣地基從新起蓋設奉祀官方文照而守祠馬詩曰閩南地壯接鼇峯擢此經營龍首宫功重國家恩寵厚榮封立廟享無窮

禱雨瑞應

宋宣和七年乙巳秋不雨四野焦枯嘉穀用虧農夫野叟連手相呼告于祠下須臾雲霧四塞霖雨如注遠望山之南有神龍閃閃上竪黃旗大顯金書徽號歲得收成而四民樂業焉詩曰天時亢旱四郊枯田稼焦寥水莫圖拜禱祠前龍霧起黃旗閃閃慰農夫

收捕蝗虫

宋嘉定二年己巳夏五月閩田野禾稼秀而未實適遇蝗虫遍野深被傷害民皆無措鄉之父老咸詣祠下焚香致敬備陳册悃告于二仙遂驅迅雷猛雨烈風吹落滿地孽虫皆自死詩曰西疇未黍秀離離輙起蝗虫甚可悽大作風雷霖雨降孽虫吹落死盈畦

神兵治水

鄉人原立廟于潢溪久而則廢宋紹定戊子仲夏潢溪有霖潦暴溢曰稼塾溺衆方狼顧失色忽見有役夫千群競操畚鍤疏其源決其流水竟不為民害已而俱失所在乃知神兵也詩曰潢溪霖潦水濤生塾溺田禾衆不寧忽有千夫皆荷鍤源疏方始覺神兵

勅命榮封

初二仙獲寵天帝頒誥榮封故顯一時洋洋在人耳目因廟碑廢事久言湮至宋端平三年丙申鄉人保奏於朝勅命始下頒十六字之封瓔宫咸獲恩寵嘉熙元年金書勅額靈濟宫詩曰初獲天封事已遥復將神蹟奏於朝勅封靈濟金書侈千古聲名不可消

奉命迎神

大明永樂丙申尚書方賓指揮林觀報神績於朝特命郎中王羽捧檄至祠下告于神曰生爵封王脫化歸仙廟食茲土今命迎神願闡靈威神荅響應安然而許遂同曾陳孫而赴闕詩曰朝野皆知素闡靈名御捧檄走相迎願祈神筆當乎應鶴駕飛騰往上京

二仙朝見

勑書始下神之靈貺已顯於朝永樂丁酉
三月十一日早二仙領五帥丹墀祥靄中
顯現真身則知神之驗矣愈加敬愛自是
香火日盛伯仲聯芳合宮環眷大顯榮封
爰興於祀禮矣詩曰祥靄氤氳化現身明
時赴闕見人君夙緣期會誠非偶輔國忠
勤在敬神

奏進靈丹

聖躬是歲弗豫惟神翊衛頃刻不離左右
乃默運化機大闡靈貺施靈符濟以天醫
妙藥隨言隨効感應如響使軆即安沉痾
之疾盡脫而復舊感神斡旋之力更生之
惠詩曰靈符妙藥出天醫翊衛微躬不暫
離起疾神功難報稱再生感惠此心知

京國立祠

神機斡運翊輔國家遂於北京建立行祠
為棲神之所選集名道專設官曾陳孫而
奉祀焉廟之西另建注生堂崇奉涇國衛
國二位仙妃時現五色祥雲瑞靄白鶴旋
降禎祥而顯應詩曰感德惟神運化機行
祠建立稱神栖禎祥應感昭靈貺萬古聲
名日月齊

祝冊加封

神功烜赫加封金闕清微洞玄冲虛妙感
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君玉闕高明弘靜
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君神父
翊亮真君神母淑善仙妃涇國貞應仙妃
衛國恭靜仙妃詩曰王封已久勑封榮後
覩明朝加贈新祝冊恩隆蔵永久三十二
字古今聞

孝誠有感

應天府江寧縣鑽珠匠朱觀音保往北京
赴工父慕親闈一日聞母腦後生瘡痛刺
中懷即詣靈濟宮設拜三千果蒙真君現
身降符藥療治立愈朝廷復嘉孝行旌表
門閭而立傳焉詩曰父想親闈入夢勤聞
知母疾拜真君孝誠能感神明應旌表門
閭降傳文

建壇瑞應

大明己亥仲春十五日建齋朝遣代禮內
臣張進掌印教主真人張宇清集浙江湖
廣江西福建四處道士預會者七千餘人
七日內有仙人現身尋不知所白鶴降壇
綵雲出現而祥集詩曰鰲峯寶殿建齋壇
白鶴祥雲仙降明環眷寵封敷迋悃上玄
俯聽賜恩寬

御製二真成仙符

徐知證系以偃王之後五代時南唐人與
其弟知諤並英邁絕倫寬仁愛物忠君孝
親崇信三寶同心好善精勤至道修齋設
醮日常持誦玉皇真經并寶號兄弟俱事
吳其後知證封江王知諤封饒王鎮金陵
戰守有備撫輯流亡控扼一十餘州扺征
就寬軍給以饒林蠻洞蜑守條死要稚耋
嬉遊連手歌謳上無所怨下無所讎江南
之民賴以安後奉命帥師攻閩恐良善
荼毒乃發至願每更望北拜斗早膳恒素
食祈殄兵革所至勞來百姓諸郡望風以
城降父老簞食壺漿擁道迎之次峽江有
潰卒數百阻山為亂立命殲其渠魁餘卒

棄甲呼舞不戰而收民皆安堵雖至田園蔬稻一無所犯乃相與謀曰此吾復生之父母也立祠於鼇峯以祀之未幾兄弟相繼仙去遂為斗中都水使者出入天宮積行累功默佑下民俾人皆盡忠行孝崇信

三寶遇歲旱民禱祠下祠前潭水深不可測俄有靈蛇出蜿蜒于几案間色如丹砂雲起潭面竟日不收詰旦果雨時歲大熟一日潢溪霖潦暴溢田稼墊溺衆方很顧失色忽見有役夫千群競操畚鍤疏其源決其流水竟不為民害已而俱失所在乃知神兵也滄峽灘石峻嶮舟船上下失勢水工呌呼祈佑感雲中有旗隱隱即帖然無虞凡民居有不戒于火者有蝗蝝傷其稼者叩之則反風滅火蝗輒飛去又為符

藥以施人凡嬰疾弗愈者服之無不立効祈子息者服之即得嗣續蕃昌由是民安物阜田里晏然閩人劉棨守桂州交阯蠻賊寇邊陷欽連等州棨震懼莫知所為齋戒默禱賊果潰去其後韓世忠戰大儀鎮

兵玠戰和尚原俱遣將士衛國効八公山草木之靈使敵兵遥見旗纛旌旆飛揚山谷鐵騎百萬行陣嚴肅鉦鼓之聲震動原野不待交兵而已敗北靈績顯異不可備述一日黃籙齋筵忽聞天樂鳴空祥雲環

遶仙官導從其都乃感天帝遣神人頒誥封江王為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主管上清天文院便宜行事行文昌司祿上宰僉書天機省事妻涇國夫人許氏順助仁惠仙妃兼管太乙延生右真司事饒王為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主管下地府諸司便宜行事權南極注生上相僉書雷霆玄省事妻衛國夫人陶氏善助慈懿仙妃兼管元皇北陰注生司事仍封父忠武真人母仁壽

仙妃比者朕躬遘疾默運化機大闡靈貺翊衛左右頃刻不離施以靈符濟以天醫妙藥隨言隨効感應如響使困斃之體既危而即安沉痼之疾盡脫而復舊斡旋之力同於更生感神之惠銘刻不忘是用祝

册加封伯曰清微洞玄冲虛妙應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君涇國夫人加封貞應仙妃仲曰高明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君衛國夫人加封恭靜仙妃神父曰翊亮真君神母曰淑善仙妃舊號俱

如故大新閩地祠宇又於京都建立行祠以安神栖特勑有司嚴奉祀焉

天為人臣而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者必生為英傑而死為明神雖百世之下福佑生靈陰翊皇化觀知證知誇以世冑之裔事主季世乃能靖難一方保全其民暨攻閩中按甲入境菑除亂兵脫民鋒鏑之慘措之衽席之安是以人心感激靡克報稱乃立生祠以祠之逮其仙去禦火灾旱大患使民無凶荒疵癘之憂遂休養生息之樂

功成行滿上感天心錫號真人叙列仙品比者默運化機大闡靈貺愈疾朕躬是用加以徽號新其祠宇虔奉享祀以荅神休斯皆累積陰功之所致故昭昭不朽與天地相為悠久夫豈偶然而已哉詩曰

事親盡孝事君忠　華萼聯芳孰與同
更復精勤修正道　並分茅土受王封

又

當年駐節向金陵　萬里江南不識兵
師入七閩人按堵　幾多福澤在生靈

又

歲旱靈潭起蟄龍　大施霖雨作年豐
潢溪水落民無患　滄峽舟船險更通

又

蝗無傷稼火無過　田野均蒙惠澤多
偏給靈符蕃子息　更能愈疾起沉痾

又

桂郡揚靈却寇蠻　現奇更效八公山
神兵百萬填山谷　頃解重圍頃刻間

又

靈符妙藥出天醫　翊衛微躬不暫離
起疾神功難報稱　再生感惠此心知

又

隨聲感應不移時　斡運功參造化機
馭氣乘風遊八極　天官陟降閫靈威

又

生為名將建高勲　行滿成仙福有因
京國蘩苹長廟食　冊書錫號證天真

又

威靈濯濯更洋洋　衛國安民績愈彰
不獨聲名昭日月　永同地久與天長

御製洪恩靈濟宮碑

朕惟自古英賢生為名臣者庇民之功沒為明神贊天地之化鼓動流盪行乎兩間以蔭福斯民禦災捍患敂枯吹生濯濯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非智慮所可得而測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其此之謂歟惟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江王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饒王其功德充溢盖若是已神南唐之冑生有民社之勲沒録仙班之籍伯仲齊美華萼聯芳領職

上天燿靈下土呼吸響應電邁風行下民是冐父母其依慈祥仁愛物賴以寧乃者朕躬弗豫用藥百計罔底于効神默運精靈翊衛朕躬頃刻弗違隨扣隨應屢顯明徵施以靈符天醫妙藥使殆而復安仆而復起有回生之功恩惠溥矣盛矣朕揆德涼薄何由獲茲永懷神德曷其能忘海深嶽峻其焉有極盖有功於報國之恒典是用祝冊加封神號伯曰清微洞玄冲虛妙感慈惠洪恩真人仲曰高明弘靜冲湛妙應仁惠洪恩真人舊號俱如故大新廟宇亢爽軒豁稱神所棲爰勑有司虔潔香火春秋祭祀歲易時衣給灑掃五户表朕悃愊荅神鴻庥雖然神功之厚而報賚之溥神固無責於報否在朕心不能已矣夫天地之德曰生神體天地之道弼亮化機出幽入冥翕張歛忽遨遊太清監觀四方濟利群生功在霄壤昭昭若此固有不可得而名言者乃彰神績勒于貞石樹之于廟垂示無窮弁系以詩曰

天產英靈爲世傑　出入幽冥猶一覢

生著勳勞保障粤　沒為明神崇偉烈
芒芒海甸倚芘攸　兩賜寒燠調以制
冬冬無淩兢夏無暍　冷氣遠殄靡飀颸
下稌高黍歲穰穣　驅掃不祥走妖蠥
晨鐘暮鼓樂髣髴　卓彼鼇峯峻且巀
虯蜒迴抱天造設　春蘭薦芳秋鞠馝
寒泉白石潄清潔　神之遊兮羽葆翳
飛雲翩翩道幢節　歘来忽往靈偈偈
呼吸響應速以偈　濟利溥博無時竭
四時報享繁獻醊　衛朕之力疇與埒
維矢銘心與刻骨　書思著德勒堅碣
垂示萬古昭日月
永樂十五年五月初一日

孝誠感應傳

應天府江寧縣兎屑埧第一廂鑚珠匠朱
觀音保永樂十六年十一月以来屢夢見
母親在家或笑或語觀音保心甚想慕至
十二月二十三日有熟識張得剛從南京
来到觀音保下處報說我来時你母在家
腦後生一瘡未好觀音保聞知愴惶無措

即對
天發願詣
洪恩靈濟宮禮三千拜一千拜報荅
天地一千拜報荅
國王一千拜禱求符藥祈保母平安至二十
五日侵晨洪恩靈濟宮禮拜禮至一千拜
於右臂燃香三炷口誦
玉皇寶號一百八遍將畢忽見白雲騰湧彌
滿殿內見一神人身體極長大面白如玉
鬅髯甚美頭戴金如意冠身穿織金道袍
立於雲內手招觀音保觀音保驚駭隨即
匍匐至神前神人將乾柏葉一枝黄紙符
二道上有朱書葫蘆符授觀音保言說將
去與汝母煎湯喫觀音保捧接叩頭纔起
而雲中神人寂無所見觀音保不覺冷汗
遍身昏暈卧地當得守宫道士扶策始甦
復拜二千拜至次日圓滿有守宫道士引
領觀音保報官蒙禮部引奏
欽賜鈔伍千貫米十石優免差徭旌表門閭
後

賜脚力回還侍奉母親
謹按世人之行莫大於忠孝忠孝之至克
通神明觀於朱氏之子可見矣方其平居
一念惟在於忠孝及聞母疾哀痛迫切即
請
靈濟宮稱揚寶號禮拜
真君恍惚之頃親覩神降施以符藥此非
其忠孝所感曷克致此於乎神之所以為
神者呼吸感應變化莫測况
真君得道昇仙入神出聖斡運化機護國
庇民豐功盛德昭著兩間其感應之驗非
可言喻欽惟
皇上特加封號創建祠宇春秋享祀崇報之
禮古今莫逾茲因朱氏子所禱即為昭應
右此誠所謂匹夫匹婦之誠尚足以感動
天地况神明乎然此不惟朱氏子所能感凡
至誠之所禱者無不響應苟心有不誠不
惟不能感神而譴責之至亦竟不免可不
慎哉可不謹哉
禎祥

初建在京靈濟宮時大明永樂十六年戊戌正月十一日幡竿上現五色瑞光十二日幡竿上現五色瑞光十四日因上元節建醮仙鶴三隻旋遶宮前又於幡竿上現五色瑞光十五日仙鶴四隻旋遶宮前又現五色瑞光本年四月十七日遇

聖節建壇修齋祝

壽仙鶴四隻旋遶宮前次年正月初九日修

建

金籙報恩延禧羅天大醮十一日辰時正殿前殿三門靈星門左右幡竿上及斛頂俱現五色瑞光并有祥雲如鳳又結成寶盖復現青白瑞光覆護醮壇及有青鳥止於右邊幡竿頂上本日未時至申時正殿上并右邊幡竿頂上俱現五色慶雲遶護醮壇十二日辰時左右幡竿及幡頂寶盖上現青白瑞光十三日辰時左右幡竿頂上靈星門斛頂上俱現五色寶光十四日午時左右幡竿上現青紅黃瑞光及現五色慶雲結成龍鳳之勢擁護醮壇未時仙鶴四隻從天門外旋遶醮壇申時左右幡竿頂上并幡頂寶盖上現青紅黃瑞光左右寶盖上玉色小幡二首俱結成壽帶十五日辰時靈星門左右幡竿并寶盖斛頂上俱現五色瑞光巳時現五色慶雲覆護醮壇午時仙鶴旋遶殿前

行在兵部尚書臣方賓錦衣衛指揮臣林

觀謹

奏爲禎祥事永樂十七年正月初九日欽

承

上命於

洪恩靈濟宮修建

金籙大齋自開啓以來天清氣朗連日現五色祥光又有卿雲瑞靄炫耀騰輝如龍翔鳳翥覆盖醮壇復有仙鶴來青鳥降及左右幡竿寶盖上綵幡自然結成壽帶斯

皆

皇上至孝純誠感於

天地神明致此嘉瑞疊現駢臻誠

國家萬萬年悠久之徵天下蒼生仰賴無窮之福謹率道官道士謹具以

聞

勑文

人之一心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貫金石夫天地至大而難動也鬼神至幽而難感也金石至堅而難貫也所以能感動貫單之者亦惟一至誠耳仰惟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洞玄冲虛妙感慈惠一國庇民洪恩真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護國佑民洪恩真君

道德高妙昭著上下廣積陰功利濟顯幽比者弘發善願制爲靈符以救人疾苦無間貴賤高下弗吝施予然其應驗則在人之誠與不誠耳人果能虔悉齋拔專謹端確至誠以求之感應之速有如影響苟爲怠慢弗誠將信將疑不惟不足以至感通而神亦弗如庇佑欲獲乎平康迪吉者鮮矣善信之士尚致謹於斯毋二乃心毋怠乃志毋忽於神明則凡有所禱求者無不

感應故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
其神可不敬哉可不慎哉
永樂十七年三月初十日
御製靈寶天尊說洪恩靈濟眞君妙經序
朕惟道之為教闡鴻濛虛玄之秘具無極
自然之妙窈窈冥冥昏昏默默視之而不
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上以陰翊皇度
下以利濟群品功德之大不可名言有若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眞君
江王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眞君
饒王萃靈鍾秀天挺人豪寛惠慈祥仁民
愛物忠君孝親崇信三寶篤志好善精勤
不二功成行滿遂感天封昭錫徽號序列
仙品弼允化機出幽入冥禦灾捍患驅沴
致祥敷祐下土利濟群生乃者弘闡靈貺
翊衛朕躬扶持保庇載底平寧已而示以
符藥廣施衆宇期在使人蠲除疾疫蕃育

子嗣大德深恩同於天地朕感神之惠夙
夜弗忘萬機之暇因閱靈寶天尊說洪恩
靈濟眞君妙經顯微玄與神化莫測方便
利益拔濟瞶劫誠燭幽之日月而濟海之
舟航也乃以鋟梓用廣流傳以報神庥善
信之士果能洗滌懺悔崇信三寶盡忠盡
孝行仁行義弘發誓願受持諷誦則身家
吉慶命運亨通子孫蕃衍消災度厄增福
延壽延及九祖咸獲超躋苟或謷毀輕慢
凌忽三寶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能敬信
奉持則身罹惡業門户衰替子孫微弱壽
年夭促累及九祖永墮淪冥歷觀已往具
有明徵於乎吉凶善惡皆由心造爲善獲
福爲惡受殃此自然之理故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惟
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然則觀於此者可不知所勉哉可不知
所勉哉
永樂十八年正月初一日
靈寶天尊說洪恩靈濟眞君妙經

爾時靈寶天尊在大羅天上五明宮中憑
几而坐鐘磬自鳴宴集諸天星衆五斗大
神宣演太上無極至眞妙道時有斗中都
水二使者左執青節右仗黃鉞侍立帝前
稽首再拜長跪而進言臣等宿生慶幸得
遇天人下觀慾界衆生不忠不孝不義不
仁多作惡業全無慚愧曆數已終今生末
劫丑口夫國綱維折裂兵火肆興王石焚
爰或遭洪水或遇凶年刑賊苛雹灾毒流
行惟諸苦惱不知解悟生意幾息人道將
窮作何因緣可以救度願垂憐憫開方便
門天尊曰善哉善哉末劫衆生一如赤子
發汝是心咸
願依吾教法廣爲衆生說諸因緣令開悟
性勿生疑慮忠與孝曰仁與義四者修持
常居吉慶臣等既承斯語敢不奉行乃於
甲辰之歲丙午之年分身教化下降人間
成功東海顯跡南邦甲子一週復還職任
香火一方歷年彌久載逢滅度復誓如初
躐進仙堦眞君錫號蒙天尊嗟憫之仁體

太上好生之德使一切善男善女知身性
命皆憑道生忠孝仁義了悟此因能於三
元八節三會五臘庚申甲子本命之日焚
香修齋如法供養冥心向北稽首禮念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
恭對聖慈依經懺悔不違真君之誓願各
以忠孝仁義而立身内可以增福延年外
可以消災度厄上可以使祖禰之魂神超
度下可以使家宅之光屬義寧普願衆生
同霑利樂於是
天尊重為真君演說而作偈曰
靈濟真君修真得道遊宴仙都天尊錫號
北斗降神洋洋于左下臨三界上朝五老
福國寧家其功浩浩無願不從默符祈禱
忠孝仁義永為身寶用作因緣不違誓好
一切善惡皆由心造為善者福為惡者禍
急急如
天尊律令勑

靈寶天尊說洪恩靈濟真君妙經

奉天誥命

奉天
承運
皇帝制曰朕膺
天命嗣守洪圖惟
國典章祀事為重凡有功德被于生民其
神著靈於永久者既嚴祠祀其褒崇之禮
亦因時而加焉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君
生為名人沒為明神追我
祖宗之時弘昭感通之妙有祈必應尤顯於
今特加封焉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恩
真君祇膺印章益弘神化祚我
皇明
宣德十年四月初九日

奉天
承運
皇帝制曰朕膺
天命嗣守洪圖惟
國典章祀事為重凡有功德被于生民其
神著靈於永久者既嚴祠祀其褒崇之禮
亦因時而加焉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君
生為名人沒為明神追我
祖宗之時弘昭感通之妙有祈必應尤顯於
時加封焉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恩
真君祇膺印章益弘神化祚我
皇明
宣德十年四月初九日

御製洪恩靈濟宮
蓋聞天地之大德曰生九覆載之間有生
之類洪纖高下天地之心皆欲俾之遂其

性得其養不失其所而又生聖智英傑以
裨助大造化之功故靈神之奇勳偉績代
有著焉君天下者體天之心嘉神之德列
諸祀典用展祈報亦代有載焉我
皇曾祖太宗文皇帝臨御嘗夢二神人言南
處海濱來輔家國
上異之明日適有禮官言閩中靈濟二真君
事正符所夢遂專使齎香請迎神像至于
北京而於宮城之西作洪恩靈濟宮以奉
祀事因神舊號加以徽稱惟神至仁有禱
輒應降福弭災捷於影響所協宸衷不可
殫述歲時薦祭式豐以嚴
皇祖仁宗昭皇帝
皇考宣宗章皇帝率舊自循章咸隆祗禮朕承
天序統御太寶上荷

户二　三十九

聖祖母太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恩德之隆願洪福於萬年下念
四海庶邦林林總總屬望之深願咸躋於
庶富顧非德其奚能惟明之允賴仰體
先志增崇祠宇以寅奉咸靈導迎祥慶復

加神號曰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恩
真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恩
真君惟神之先厥有源本蓋出顓頊之後
封國於徐屢有功於夏商周之世至偃王
脩行仁義得國人心致後嗣繁歷漢暨唐
功德累著至神伯仲皆南唐義祖忠武皇
帝之子伯封江王仲封饒王並天賦異常
具仁聖之資全忠孝之行而潛心大道精
其玄輿初俱奉命守金陵勳德兼盛民咸
感悅後俱奉命率師入閩愛民之至心與
天謀民用慕戴歸者如兩閩人建生祠於
金鼇峯之北圖像致敬如嚴父焉一日謂
衆曰來歲吾與汝別然不忍汝違及期相
繼化去未幾神降於人言並奉
上帝命列職斗宮以佑下土於是閩人益虔
祀禮而禱無弗應祠下有潭遇旱禱者潭

出赤蛇而雲氣隨起潭面甘雨如注歲則
大熟潢溪霖潦暴溢民庶愴惶望祠致懇
忽有役夫如雲操畚鍤疏瀹水不為患而
竟失役夫所在宋熙寧中閩人劉彝知桂
州禦蠻寇韓世忠戰大儀鎮吳玠戰和尚

户二　四十

原皆得神助以捷若極民於水火延民之
嗣續奇効尤數數悉具紀載暸然著明蓋
神儲天地之精稟五行之秀故生有至德
沒著明靈握氣機贊玄化為國家生民殄
遏邪沴茂集祥禧愈遠而愈盛也朕因書
修祠之成并書神之世系及其功德之大
者刻諸貞石以示久遠而係以詩云
二儀之精五緯之英來為哲人往為神明
並燁聯輝金昆玉季篤孝與忠惠澤當代
秉威駕雲言歸帝鄉功贊化育位參魁衡
頻矜下民顧諟弗已祛災捍患凝祥降祉
金鼇之峯肇初有祠靈化昭宣有祠京師
皇矣
三聖寅奉惟一惟靈之揚允若畯日予承大
寶祇率典常爰飭禋事爰迓福祥寶祚之

隆佑家暨國至理之與溥被民物宮城之
西靈宇歸爲皇圖神祀同千萬年
正統元年正月十五日

金闕頌

大哉真君河嶽鍾靈功參日月德配乾坤
神通妙用正直聰明隨機赴感發誓度人

玉闕頌

巍乎上仙 一五儲精澤吾兩露威震雷霆
神通自然福德無邊有求響應博施濟人

真君呪

真君真君北斗大神天地贊化日月並明
下主酆都上朝帝㢟奉行正法斬伐魔精
靈濟徽號福及萬民有求必應如谷隨聲
有感必通如影隨形逆吾者死順吾者生
唵昭靈昭靈溥濟生靈乾元亨利貞急急
如律令
靈濟真君速降來臨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存吾二炁火陽水陰消灾度厄福善禍淫
急急如律令
真君真君北斗降生代天行化助國治民
流傳正法斬伐魔精魔王拱衛真炁常存
急急如律令

查師呪

元帥威靈速降來臨奉行正法輔國安民
判斷吉凶醫藥前程祈晴禱雨斬伐邪精
順我者應逆我者刑消災降福永保利貞
急急如律令

祈晴呪

甘雨時降我稷以生胡爲浧溢流潦縱橫
下民昏墊咨怨莫伸豈人事之不講抑陰
陽之錯行我今發弘願普度諸有情掃雲
霧之陰霾開日月之大明濕者就燥腐者
使榮應時知節歷頌太平乾元亨利貞急
急如
靈濟真君律令

祈雨呪

旱魃爲虐爍石流金稼穡卒痒業業兢兢
靡神不舉不克不臨惟我真君上格天心
代天行化誓願弘深捍灾禦患閉陽縱陰
神龍顯跡三日爲霖靈濟徽號以迄于今
急急如
靈濟真君律令
令將聖德虔誠讚願開天日覩光明願降
甘雨濟生民

禳蟲保禾呪

天之生民所仰者食民亦勞止力用稼穡
何辜于天生此妖孽自艾自懲憂心戰慄
惟我真人好生爲德帝怒可回天心可格
田祖有神告爾優恤去其螟螣及其一何
無害我田是任是獲歲今其有實穎實栗
真君真君如臨赫奕既不我遺執事有格
誦此神呪律令急急

金闕誥文

文星墮地已越三十年矣仙曹空廢官僚
不乏諸天選事未得其人依元陽玉曆當
於三代更料有積善建功爲三界所舉五
帝所保名在上天者以充其任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
主管天文院任宜行事徐知證文章淳實
有稱于時明試以材與德稱文昌之選天

入曰可勿乃固辭至于入九當今之世捨
卿其誰朕命惟允往其懋哉可授文昌司
祿上宰兼前職

玉闕誥文

人身難得中上難生朕欲開九天之興以
濟兆民承流宣化恭信奉行當選擇真人
為仙者以充其任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
徐知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久試于外聲
績著聞今南極司屬尚闕迺職舉能其官
惟爾之能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
長鰥寡孤獨俱有所養至於婦人懷姙已
生未生皆得生成令以相勉之焉可特授
南極注生上相兼前職

涇國仙妃誥文

順助仁惠仙妃逮下為仁和平為惠兩德
兼全此夫人之美也是以輔佐君子而無
險陂私謁之心朝夕憂勤內能順助稽之
禮典妻以夫榮可特授
仙妃命字如故

衛國仙妃誥文

善助慈懿仙妃曰慈曰懿執婦之道使國
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仕此則夫人善助之
德也茲加顯秩庸進徽稱可特授
仙妃命字如故

戶一　四四

金闕授仙簡

骨像合仙夙值丹臺之刻字官僚散職今
依玉曆以選人時惟汝賢用彰厥善咨爾
叅授上清大洞秘籙臣徐知諤惟道是信
與天為徒聲聞著稱典刑猶在詩歌宗棣
愛于弟敬于兄政誦其崇德在人功在國
去爾民之見思爵之誰曰不可乃登金闕
大仙之號迺進文昌羽祿之稱生宰文衡
作興士類斡乾坤而妙用開日月之太平
行滿三千既有非常之績官登一品何愛
不次之褒往體新休益堅舊志特授
九天金門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
行文昌司錄上宰簽書天機省事

玉闕授仙簡

大道為公誠則形形則著諸天選敘人其
官宮其能既有儁才庶無虛位咨示同叅
授上清大洞秘籙臣徐知諤惟神是守主
善為師秉戒持齋修真得道魂為日魄為
月收朋離坎工夫肅時兩義時賜外體乾
坤造化以勞定國有德在民論賞寧稽推
恩以及迺登玉闕上仙之號乃進南極注
生之稱人民品物並受生成政事文章以
公核實國人皆曰可特加優異之褒君子
不素餐永奉承流之責對揚休命式副至
懷可特授

戶一　四五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
權南極注生相簽書雷霆玄省事

加封職帖

伏以蘂宮雙闕宏開閶闔之門銀印兩臺
侈拜朝廷之命載加褒獎增重光輝維名
器不可以假人然爵祿之所以養德名當
其位日爾之能惟精一執中始是終是不
矜不伐嘉迺綬鄰哉臣哉故茲逐件于前
是為匪頒之式

五帥職帖

伏吕出将入相兩全文武之材福國寧家
獨賴神明之力况册名青史鐫績景鍾昔
膺謚號之榮今有香烟之盛雨暘協于里
社民物居于清安居安淸惟積善以建功
可以同心而輔政上體真人有顯靈昭靈
之德下體真人推溥濟博濟之仁我其試
哉汝所長也責事察實具陳備奏之詞温
故知新再給微稱之帖永為照應特與受
持故帖

持戒濟人

歲在乙未三月三日定光菩薩同嶽帝保
奏江王授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真人
主管天文院便宜行事夫人許氏順助仁
惠仙妃饒王授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
主管下地府諸司便宜行事權南極注生
上相僉事當案玄省事夫人陶氏善勒慈
懿仙妃仍授天書秘文曰三部八景惟精
氣神靜處嘔息背麽合真暈腥莫䯉

惟此秘文叅之得道登真誦之延年益筭
三月三日即吾下降可備一淨盂淨水寘
于淨几或人初發瘡節宜請此水加一匙
嚞焚香念真人靈呪七遍以米付疾處癬
戒三日即愈

自今以後每遇三元八節庚申甲子佛聖
生日不許宰殺求福吾不歆享今授天曹
補政上仙汝宜恭信奉行

奉行善事

一敬事天地（天覆地載化育之功） 二信事三寳（敬奉三寳莫生誹謗）
三遠事鬼神（敬而遠之邪不干正） 四念事祖宗（祖功宗德積累也深）
五孝事父母（父母劬勞其恩莫大） 六愛事兄弟（兄友弟恭手足之愛）
七義事夫婦（夫婦之道始終以義） 八禮事鄉黨（終日出門如見大賔）
九教事子孫（賢愚本性教則成人） 十勤事詩書（聖賢之書讀則知理）
十一力事農桑（農耕女織勤則衣食） 十二仁事禽獸（自生自長莫萌殺心）
十三修事陰德（陰德維何方便是也）

徐仙真録卷之一

徐仙真録卷之二

真君瓊科

入壇 人各序立存神閉氣叩齒
九通咽液九過步虛

太極分高厚輕清上屬天人能修正道
身乃作真仙行溢三千數時丁四萬年
丹臺開寶笈金口為流傳

祝香

爐焚宝炷煙散瑶空結為雲篆旋成法
界恭焚道香德香無為香無為清淨香
清淨自然香妙洞真香靈寶惠香超三
界香三景真香滿瓊楼玉殿遍周天法
界以今恭焚宝香虔誠供養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玅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
恩真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
恩真君

聖父齊王忠武翊亮真君聖母田氏仁

齋淑善仙妃聖兄唐王洪王鄂王廣陵王聖舅護國公奉國公聖壻武安侯寧國侯聖子保大侯彰信侯保信侯保寧侯武寧侯聖姪昭德侯安定侯太寧侯聖孫武昌侯南昌侯列位公卿

○上清大洞經籙天機院天樞院雷霆省天文院天祿院地府諸司承行官將驅邪捉祟傳符勑法消災度厄逐凶辟怪監壇護法觀察巡捕將軍太歲尊神十二月將弟子本命元辰星官風雷雨部仙衆左右丞相太宰六部尚侍內府公卿左右注生注壽上宰左右司祿司福上宰左右侍從通事舍人百官庶司所屬曹僚列位公卿左右福祿司所屬二十四曹官左右引進仙官三天貝闕崇仁養正英仙敷靈弘濟真人靈威清江尊王永安留守查元帥武安留守邊元帥節度使左監門魏元帥都統軍使右監門趙元帥都監軍使先鋒刁元帥各及部下精兵猛士左右岳許二元帥左右行宮侍御從官司祿司勲司士司書列位曹僚司農司稼典綵掌蒿列位曹僚司市掌貨考工餚材列位曹僚厨官僾官伶官天捷神捷人捷掌卜掌籤掌杯掌駕傳梦童子神局節級直殿直符香官使者諸仙壇越施主才德名賢本官土地正神諸里諸廟王侯弟子各人奉祀神祇灵濟宮合殿威靈仗此真香普同供養香乃王英散景紫氣疑煙香雲密羅逐充九天當願金童侍香傳言散花玉女上聞真前所啓所願咸賜如言入意以今開壇啓白伏願真慈俯賜昭鑒稽首皈依無極大道

唱道

道場衆等人各運心皈命三宝一切念華夏三匝

淨壇

至真惟淨難臨穢濁之鄉塵境未清曷啓玄元之絶須洒一枝之法水頓消萬里之妖氛九鳳翱翔吐焰煙而破穢五龍奮迅降真炁以除邪庶俾皈依悉臻成應太上玄言謹當持誦　洞中玄虛云云

攝魔屏穢天尊　舉步虛

曰五帥　玉帥前上香云云

伏以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至聖無為固以虛而善應敬神如在允有感以皆通既能所存者誠當知厥鑒不遠恭惟

○查邊魏趙刁五大元帥位尊五帥勇冠三軍舞干羽于兩堦受鉞斧之大柄出將入相兼全文武之材輔國安民獨任君民之寄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妙奥難言蔵諸不怒舉皆燕趙之奇士當如廉藺之交歡惟一惟和是信是使梯山航海不遠千里而來駕霧騰空徑御九天之上今辰修設酌恩祈福道場今則壇場潔淨科典將宣稽首投誠一心向道將欲請迎真駕必須俯露衷忱特憑元帥以通傳

恭頋
至真而降格大捨慈悲之願允俞關白
之情虔誠投拜
舉　按人各恭敬　舉　三
上香
志心初捻上香香至靈濟宮遍灵濟宮
聖境成雲蓋供養
聖父齊王忠武翊亮真君
志心二捻上香香至靈濟宮遍靈濟宮
真境成寶蓋供養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
恩真君
志心三捻上香香至靈濟宮遍靈濟宮
仙境成華蓋供養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静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
恩真君
跪爐
道由心學　心假香傳　手執玉爐

心存九天　真君下盼　仙珮臨軒
所令關啓　徑達九天　宣
舉　各禮真人存念如法
五星咒
五星列照　煥明五方　水星却災
木德致昌　熒惑消禍　太白辟兵
鎮星四據　家國利亨　列名玉簡
錄字帝房　乘飈扇景　飛騰太空
出入冥無　遊宴十方　五雲浮蓋
招神攝風　役使萬靈和　上衛仙翁
舉　鳴法鼓二十四通
發爐
太上五靈老君召出臣等身中三五功
曹左右香官使者侍香金童傳言散花
玉女直日香官功曹使者三炁正神速
上關啓
查邈魏趙刁五大元帥岳許二元帥天
丁力士左右神官臣今陞壇法事謹奏
為入意修設酧恩祈福道壇其諸誠懇具
載詞狀文以今法事願得正真生氣流

入臣等身中令臣所啓之言速達
無上三寶天君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
恩真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静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
恩真君　聖前一
具位某與壇官衆等同誠上啓
九天金闕聖位同前
伏巳勾龍能土柱能穀乃與社稷之祠
周人尚臭商尚聲以通神明之德豈犧
牲特為之血食然蘋蘩可薦於王公聖
而不知是謂之神神而能名乃入於聖
恭惟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
恩真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静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

恩真君
正直為德禍福動人潛地而地潛天而
天莫測感靈之妙曰暘而暘曰雨而雨
歘專造化之權赫赫厥聲洋洋如在上
佐斗真於壯極默悉玄學於東華與道
合真惟神昇守名登
金闕榮頒三四字之封職燦寶御頒稱三千
行之數隨撓赴感發誓度人既蒙覆育
之恩敢昧祈禳之典恭遇
○浤駕來降道場或服仙珮之蹌蹌八鸞後唱○
戎衣朝衣之濟濟百騎前迎上下仙眷
之森羅左右靈官之擁衛迎真非禮德
鑑芹忱無任勤拳之至謹稽首再拜奉
迎真馭　請聖
謹上請
户二　七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
恩真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

○
恩真君　聖位同前伏望
真慈降臨壇所
向來奉請已沭降臨請序仙班咸分列
坐醮官虔誠設拜上香酒陳初獻　舉
散花
具位某同誠上啓　聖位同前
恭聞仁義者稱枝葉分滙王之裔忠武
不屈簪纓龍齊國之封仁聲肇著於閩
中德譽遠聞於海宇勒名鐘鼎立傳史
書出戍於峽江之南吏民之扶堵如故
○立懺於鰲峰之上盜賊之餘黨剿除頓
令福地之安均荷堯天之賜恩敢忘於
結草詩可詠於甘棠死廟食生可封可
謂至矣浤施民勞定國于今稱之昔爲
草木效公山之靈今也田疇息洪水之
害民船激石累聞黃旗救援之聲隣火
反風永無曲突焦爛之患嘉定之蝗垂
不入境寶慶之旱魃不爲灾紅虵現而
兩沛九天神龍出而雷轟萬里無迹可
見夜何現於天燈無聲可聞日何聞於

綠竹事迄千年留石碣主封累代侈金
書致士民千里以来歸冝香火四時而
貢奉惟德是輔豈徒黍稷之馨非類不
歆特重粢盛之潔建功積善執戒脩齋
若非上格於天心何以超昇於仙秩欽
户二　八
承
○帝命仰沭玄風特書金闕玉闕之名須降大
仙上僊之號道吾道也德吾德也化神
化之教神教之不惟誇一時而榮一身
抑亦光乃前而振乃後親睦有教燕喜○
○有堂上膺
聖父聖母之尊嚴下列聖子聖孫之富
貴聖舅名登於紫府聖兄廟食於金陵
神后夫人專掌注生之籍聖妃仙嬪環
居内侍之班或分福禄之司或任公卿
之職權尊五帥勇冠三軍乃武乃文在
左在右廟鎮七閩之地其盛蔑以加諸
德參五嶽之靈非至聖孰能與此功高
名席德被九流賴
神之庇遺我以安一飲一啄初不敢忘

三沐三薰敬之如在祗迎寶馭少鑑卷
人齋事之勤爰集羽流敢獻碧落空歌
之瑞臣等百拜恭祝
當今皇帝億載萬年爲父母保子姓以安全
千祿百福宜
君王甲　户二　九
皇圖而永久所有跡文謹當宣獻
宣跡
按如跡文已具數宣伏冀　仙慈俯垂
省覽捍患禦灾禮特嚴於祀典報功崇
德職宜進於仙階薦膺
金闕之緹書榮侍
玉皇之香案二氣吐納深究出青入玄之
方七液周流有得抱黃回紫之妙在身
爲獨善之美於人施兼濟之功所感必
通有求必應救民疾苦何須扁鵲之書
卜地陰陽默授景純之學問婚者宜家
宜室所嗣者生子生孫求仕者勸之以
勤孝立身行商者告之以仁義爲利農
力於穡工精其能遠者悅而近者來藏

諸仁而顯諸用皈心向道皆蒙啓迪之
恩戴白垂髫俱托帡幪之庇今辰
修設酧恩祈福道場再祝名香迓　真
遊之降格重行清酌祈　法駕以來臨
伏願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
恩真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
恩真君福祿來備享廟食於無窮華夏
肅清翊
皇圖於永久虔誠設拜上香酒陳亞獻
舉散花
具位某與壇官衆等同誠上啓　前聖位如　户二　十
伏聞一片羅池碑終古難磨其英氣千
年東華洞至今執紹其真風洪惟守土
之神積此彌天之行骨像合仙於廣惠
文章並駕於柳侯若非星宿之儲精必
也山川之孕秀有詩歌賦誦之可述須

嚴大書特書至於屢書言吉凶禍福以
無差未免初瀆再瀆煩垂三瀆灼見顯
幽之理預明倚伏之機貌重而威畏之
如嚴霜烈日道高且遠仰之如北斗泰
山盛德昭昭
神靈烈烈今辰
修設酧恩祈福道場伏願三光平而寒
暑時五穀熟而人民育物無疵癘國有
禎祥凡屬生成率歸大道虔誠設拜上
香酒陳終獻　散花　諷經　宣跡
入七政燈　入願　大謝
具位某與壇官衆等再炷名香普同供
養　聖位如前
伏聞鰲峰崍傑可攀天上之星辰龍首
軒昂沛作人間之雨露良以感恩於平　户二　十一
日將何酧報於今皆清供載陳愧乏玉
甕金醴仙家所茹無非火棗交梨今則
寶篆香殘銀缸燭冷星冠羽服步虛遠
徹於瑤宮霧輦雲軿隊仗將旋於
金闕徒切馳情於戀戀更祈降福之穰穰

云云

舉十念

一念身心清淨　二念性智圓明
三念道尊德貴　四念行滿功成
五念魂神澄正　六念魔王保迎
七念天官賜福　八念地府銷名
九念陰途不至　十念淨土長生

復爐

香官使者左右神君侍香諸靈官當令
臣設醮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
靈衆真慶會在此香火爐前十方仙童
玉女侍香傳臣向來所啓之言速
達逕御
至真無極大道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沖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神洪
恩真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貽靈博濟高明
弘靜沖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
恩真君

奉送

聖文忠武翊亮
修齋事畢仰荷玄恩志心稽首奉送九
天金闕洪恩真君九天玉闕洪恩真君
雲輿不住鶴駕難留後有醮修還當奉
請　戶二　十三

回駢頌

回駢五雲輿騰駕九霄高倏忽天中遠
道場香炁多玄恩覃宇宙福祿遍山河
緬想神仙路逍遥上大羅聖德留科教
修齋福壽長延生依玉簡請命奏金章
罪名除北府生籍注南昌見存皆延喬
諸真降吉祥向来設醮功德尚祈真君
賜福流恩同賴善功證衆上道一切信
禮

回向

大道無方善侶光中之影至誠有感應
如谷裏之聲今有其人伏願
一人居北闕之尊河清海晏萬壽等南
山之固地久天長文武官僚同增祿位
宮門人物咸賴康安海宇樂太平之風
會靈資化育之德仰憑法衆爲上良緣
念
三清三境天尊　九天錫慶天尊
十方靈寶天尊　不可思議功德
戶一　十三
真君瓊科畢
真君頌科

祝香

以今恭焚寶香虔誠供養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沖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
恩真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貽靈博濟高明
弘靜沖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
恩真君
宮中神仙諸靈官普同供養
恭聞神之顯德曰正直而曰聰明人所
常情歆安逸而願富貴祭也必受福也
禮乎無太簡乎廟食餘四百年香火如
彼其盛碑銘九一千字文章可得而聞

昭昭不朽之名凜凜如生之義功全社稷
德在生靈農力於耕有黍稷稻粱之慶
工精其藝合準繩規矩之程士以忠孝
立身商以仁義為利問婚者宜家宜室
祈嗣者生子生孫鳳鳳人兩兩人均遂
生成之願衣衣我食食我俱霑溫飽之
仁施之萬物得其宜措之四時得其序
仰之如泰山北斗厥光大矣不我遐遺
現則為景星慶雲爭先覩之以為快樂
宜受大禮以宣厥靈普膺勅額之榮今
荷天恩之寵位既登於金闕玉闕名乃
進於大仙上仙徽號褒崇威儀赫奕祀
延百世表正萬神與大造以為徒長上
古而不老伏念某心雖慕道材不如人
少伸昭謝之私略致涓埃之敬具嚴法 戶一
會干瀆真聰伏願鳴玉鸞兮啾啾駕八 古
龍兮蜿蜿乘雲霓兮來延令閶闔兮開
闢先使豐隆兮前驅後使飛廉兮奔屬
委厥美兮從容蹇將澹兮壽光桂酒奠
椒漿蕙肴蒸兮蘭籍道遥兮容與低回

兮懷顧某等下情無任勤奉顒俟之至
白所有真君本願神咒謹當持誦
真君真君北斗大神云云
向來神咒已具數宣奉請
聖父齊王忠武翊亮真君
聖母仁壽淑善仙妃
九天金闕玉闕二位真君
涇國衛國二位仙妃
法駕降臨預會衆真列班朝禮朝禮周
各昇法座虔誠設拜上香

嘆香 執爐

伏以明徳以薦非黍稷之能馨為善之
徒與芝蘭而俱臭是香也玉爐獻瑞金
鼎呈祥郁郁紛紛結為雲煙之氣融融
靄靄陶成宇宙之春捧之則有使者立 戶二
吾前侍之則有童子立吾後 有醮云 圭
稽首虔誠供養 無醮云 酒陳初獻奉此
侑樽法衆運心虔誠供養

吟香偈

天上雲荷種剛風落四溟深沈秘龍宮
海神獻仙衆今爇薦誠懇氤氳上紫宸
洞達入無為所求皆如願和衆等一心
供養 散花 洞案爐烟起 旋遶

歎水 捧水盂

伏以潢汙可薦於王公惟有忠信以為
質源水不舍於晝夜自慚聲聞之過情
是水也不濁不昏常清常淨天上為雨
露承之以銅柱金莖地下為醴泉飡之
如瓊漿玉液知者行其所無以事上善
若此而不爭無水不朝東其源來自比
有醮云 稽首虔誠供養 無醮云 酒陳亞
獻奉 侑樽法衆運心虔誠供養

吟水偈

天上銀河溢泓澄映十方變成雨露來
覃恩大天地潤下滋枯槁涵濡澤萬生
酌水表丹衷身心悉清淨和衆等一心
供養 散花 源流非地脈 散花林 灌溉自
天河 云云 旋遶

歎花 獻花

伏以翠葉重重以停陰於清冷之緒玉

葩蘤蘤乃生神於大有之庭是花也香
本自和色無定色池蓮紅者忽變為碧
牡丹白者可染為黃廣寒宮中桂一枝
影施秋月武陵洞裏梔千樹嚣笑春風
欲傾葵藿之情少寓蘋蘩之禮 有辭云
戶二
稽首虔誠供養 無辭云 酒陳終獻奉此 十六
侑樽潔衆運心 虔誠供養
吟花偈
玄圃珍葩盛盤根蔓十方挺秀八百年
垂芳及塵世煒煒光明界繽紛兩寶花
採得最清英我今與供養 和 衆等一心
供養 散花 散花何處香 旋遶
誦真君經 開經云云
伏以遊神於道視不見聽不聞守道以
神瞻在前忽在後隱無終隱名起强名
自赤明開圖天書之所由降及天真按
筆人文之所以興帝嚳授之於牧德臺
前黄帝傳之於峨眉山上或得於勾曲
符闔閭之願或降於鐘山成夏禹之功
矧茲經教之流傳使我衆生而解悟茲

蓋伏遍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中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
恩真君
戶一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 十七
恩真君上佐斗真於北極內參玄學於
東華百萬億劫劫修來五十五願願
願得度煉金成鳳篆揉玉寫龍章願共
諸有情同乘無上道道場衆等稽首皈
依志心讚詠
唱詠真君本願賛同聲
上朝帝座　身進天階　光依日月
職掌三台　列宿拱衛　雲漢昭回
東方龍角　獨占斗魁　華蓋房駟
輔弼嚴明　羽林將軍　左導右迎
塤篪迭奏　律呂合聲　樂歸天府
萬里雲程
舉道場衆等人各虔誠讚禮如法
志心 皈命禮德配乾坤功參日月神通

妙用正直聰明大慈大悲大聖大願隨
机赴感發誓度人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沖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
恩真君
志心 皈命禮威震雷霆澤垂雨露神通
自在福德無邊大慈大悲大聖大願隨
機赴感發誓度人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
恩真君
大道巍巍不可名　九天旺氣屬真君
古往今來無絕極　百千變化妙通神
和今將聖德虔誠讚願賜威光鑒此忱
願共諸有情同皈無上道 十八
戶二
志心 皈命禮德配乾坤功參日月 云云
九天金闕
志心 皈命禮威震雷霆澤垂雨露 云云
鼻祖開基國始徐　朱弓赤矢降祥符
子孫枝葉昌而大　魁士名人載史書

和令将聖德虔誠讚云云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云云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澤垂雨露云云
九天玉闕
紛紛五代覇爭雄　獨起淮南立大功
忠武威名垂竹帛　千年齊國襲王封
和令将聖德虔誠讚云云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云云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云云
九天玉闕
義舉王師下七閩　七閩効順不交兵
吏民按堵皆如故　簞食壺漿喜出迎
和令将聖德虔誠讚云云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云云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云云
九天玉闕
威儀如舊喜東迎　赤子潢池敢弄兵

生長鰲峰長廟食　丹書錫號證天真
和令将聖德虔誠讚云云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云云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云云
九天玉闕
斬茅伐木建祠堂　祝香朝朝夜夜香
廟食王封男子頽　皇靈刻刻降威光
和令将聖德虔誠讚云云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云云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云云
九天玉闕
占斷鰲峰一洞天　祠前景物尚依然
藤蘿交翠青雲外　更有龍湫瀑布泉
和令将聖德虔誠讚云云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云云
九天金闕云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云云
九天玉闕云

五色雲開現紫旗　木爐不壞事何奇
天降雙龍來擁衛　果然神物有憑依
和令将聖德虔誠讚云云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云云
九天金闕云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云
天玉闕云
一朝雷雨起雙龍　直泝溪流抵岸無
化作木爐呈聖瑞　鄉人因此立祠宫
和令将聖德虔誠讚云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云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云
九天玉闕
古來風俗樸而淳　時號雍熙世太平
曰雨曰暘常感應　請將兩字上徽稱
和令将聖德虔誠讚云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云
九天金闕云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云

九天玉闕云

昔日潢溪遷廟祀　溪邊一帶小坡山
桑田滄海時更變　父老于今豎社壇

和令將聖德虔誠讚云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云

九天金闕云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云

九天玉闕

政和祠宇大規模　龍首軒昂門地高
簷外杉風聲爽亮　堂前桂月影婆娑

和令將聖德虔誠讚云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云

九天金闕云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云

九天玉闕云

無臭無聲事杳冥　至和之德感神明
重光夜現星燈瑞　九奏時聞天樂聲

和令將聖德虔誠讚云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云

九天金闕云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云

九天玉闕云

旗龍顯跡因名地　祈雨王官再立祠
事載碑文人口誦　秋冬以報祭維時

和令將聖德虔誠讚云

岩晃石塔興雲連　行滿功成託舊緣
惟願渋身常不減　光明普照遍三千

和令將聖德虔誠讚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定應留師盤古伏　我曾將得以中傳
任教直入真如境　一點靈臺自豁然

和令將聖德虔誠讚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嘉定妖虫遍滿田　詔祠禳謝即南遷
是年夢叶維魚兆　黍稷倉箱慶有年

和令將聖德虔誠讚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光澤鹽舡遇惡風　中流纜斷失西東
心香一瓣神如在　頓使舡移水路通

和令將聖德虔誠讚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云

九天金闕云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云

九天玉闕云

四方香火立峯祠　派別分支不計時
功德昭昭垂日月　賀之父老口如碑

和令將聖德乾坤讚云　虔誠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云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云

九天王闕云
廟食于今四百年　惠肴桂酒禮精專
榮雲之卜如符契　德在人心感一天
和令將盛德虔誠讚云　聖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曾效公山草木靈　嘉熙聖詔寵恩新
勑封靈濟金書佾　廟貌千年冠八閩
和令將聖德乾坤讚　虔誠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無知蠢蠢是愚民　曲突胡為不徙薪
現出救焚旗閃閃　反風陰助賴神靈

和人將聖德虔誠讚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曾聞寶慶旱如焚　奎璧精誠神我聞
几上紅蛇形化現　聲雷一鼓雨傾盆
和令將聖德虔誠讚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滄峽民舡觸石灘　中流失楫已心寒
急呼神虎黃旗現　收援無虞頃刻間
和令將聖德虔誠讚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昭定潢溪瀑水流　田疇墊溺實堪憂

時聞深港神兵出　又喜三登歲有收
和令將聖德虔誠讚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人道淳熙風俗美　彗星胡乃出西方
弭災銷變神明力　何必妖祥責保章
和令將聖德虔誠讚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自古文章可立身　紹興符讖泄神靈
兩家太守輝相映　一榜于今賀得人
和令將聖德虔誠讚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朱衣夢報兩書生　嘉定聲名繼紹興
甲子一週天数驗　叔孫衣鉢世相承
和令将聖德虔誠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文夫慷慨志功名　況是郎官應列星
夢起傳岩終大用　此中祖廟顯精靈
和令将聖德虔誠讃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璧水衣冠人物盛　兩家生子賀人賢　二十六
尸一
嘉熙混試天挽巧　吉夢爲傳賦樂吾
和令将聖德虔誠讃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咸淳聖詔行鄉舉　主宰科名自有神
天機漏泄符吉讖　天挽漏泄筆端春
和令将聖德虔誠讃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好施輕財稱長者　謾言陰隲不相扶
祠堂名姓傳千古　六世科登五大夫
和令将聖德虔誠讃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尸二　二十七
典刑如在燕山竇　丹桂聯芳發五枝
既有人馬家積善　夢傳吉夢産佳兒
和令将聖德虔誠讃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青布成羅羅織翠　紅塵化錦錦添花
夜来符讖呈祥瑞　願泄神靈福萬家
和令将聖德虔誠讃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道源溥博出於天　河洛圖書世所傳
天相斯文文未喪　争傳靈寶是文仙
和令将聖德虔誠讃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恬淡虚中自有神　積功累行乃成真
黄庭黙授長生訣　任我飛昇駕玉輪
和令将聖德虔誠讃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名登金闕字煇煌　學授東華祖正陽
上掌天文行院事　職分司祿佐文昌
和今將聖德虔誠讚
忠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默叅玄學東華洞　玉闕朝班拜紫微
南極注生權上相　職兼地府領諸司
和今將聖德虔誠讚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九月時當延壽節　雲開金闕上青天
我今虎拜長生殿　共祝堯雲百萬年
和今將聖德虔誠讚
志心皈命禮德配乾坤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禮威震雷霆
九天玉闕
喜逢大慶中元節　神降崧高泄地靈
玉闕金爐香裊裊　絳雲捧出老人星
和今將聖德虔誠讚
志心皈命禮靈濟殿內燕喜堂中性稟
謙柔利同坤厚執勤后德內助陰功羽
蓋霓裳剋紫宇於緱氏女仙之列金房
玉室授黃庭於南嶽夫人之前澤及群
生祀延百世至聖至靈至柔至靜淫國
夫人順助仁惠真應仙妃
頭上金冠戴七星　七龍五鳳紛相迎
願將玉醴金漿水　洒作人間雨露仁
志心皈命禮靈濟宮中燕喜堂內躬持
節儉政在優勤乃資后德之良俾式坤
儀之助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陂私謁
之心雞鳴之得賢妃益有儆戒相成之
道功成內輔德被群生至聖至靈至柔
至靜衛國夫人善助慈懿恭靜仙妃

侍憑玉女爲通傳　樂正宮闈四教全
萬物資生無不利　至柔至靜配坤元
志心皈命禮靈濟宮中親睦堂內莫嚴
於父所配者天須知莫報之恩自有尊
親之道況御王明命荅揚文武之光開
國成家獨任伊周之寄功全社稷福及
子孫至聖至靈至尊至嚴神父齊王忠
武翊亮真君
詩禮諄諄過鯉庭　內助家法最嚴明
堂前且學萊衣戲　壽祝千春獻兕觥
志心皈命禮靈濟宮內親睦堂中聖善
明哲柔閑靜專位正中宮功成內助儉
德著而下化盛烈載於聲詩陰禮修而
教化芳名光於史冊既念親慈之愛敢
伸家慶之儀至聖至靈至慈至愛神母
仁壽淑善仙妃
母氏劬勞不敢忘　至哉坤德合無疆
永遵慈訓傳家法　載詠思齊詩四章
志心皈命禮靈濟宮中親睦堂內壼範
迭奏羽翼相成無廼文廼武之材得宜

○

兄宜弟之義列茅分土守藩加食邑之
榮崇德報功同日拜王封之侈親親不
怨綽綽有餘至聖至靈至友至愛神兄
列位郡王
華萼樓前積善鄉　昔年同日侈封王
一門孝友旌高節　遺愛千年覩睦堂
志心皈命禮靈濟宮中燕喜堂內帷裳
整肅綾障森嚴家有家婦之尊禮鍾夫
人之愛以文辭著素聞謝氏女之材以
德行稱無有鍾夫人之美躬持四教福○
錫庶民至聖至靈至柔至靜神兄列位
聖眷夫人
上奉慈顏喜友于　滿堂和氣笑愉愉
尊卑有分傳家法　稍似非冠不入爐
户二　三王
志心皈命禮靈濟宮中親睦堂內後昆
垂裕百世傳芳子姓名賢宣芝蘭之毓
秀祖宗盛事喜馨芴之尚存載歌葛藟
之詩爰詠螽斯之德至聖至靈至順至
敬神子神孫列位公侯
清白遺風教尚存　馨名高顯大于門

○

公侯自有公侯種　陰隲元來在子孫
志心皈命禮靈濟殿內親睦堂中教有
大倫睦親三族受天之祿食千鍾以至
萬鍾列地而封先同姓而後異姓既厚
劉將軍弘深之愛還知富鄭公脩謹之
賢名重于時賞延于世至聖至靈至親
至仁神舅神壻列位公侯
渭陽舅氏母之親　曾知珠玉朗然明
更為編序昌黎集　李漢文章播盛名
志心皈命禮靈濟宮中燕喜堂內閨闈○
肅整法度嚴明為綌為絺志在女工之
事釆蘋釆藻教以婦德為先禮宜奉於
舅姑孝不忘於父母至聖至靈至敬至
順神女神婦列位仙妃
七篇女戒曲相送　惟舅惟姑父母同
佩帨茝蘭如所賜　執勤婦德肅而雍
志心皈命禮靈濟殿內燕喜堂中雲幌
逍遙月宮富貴其服濟濟振綉衣而拔
桂裳其狀峨峨綴明珠而戴金翠美矣
麗矣溫乎煒乎頎泄巫山之靈永為福

○

地之相至聖至靈自由自在合殿列位
聖眷夫人
珠簇金鈿滿掖庭　態濃意遠淑而真
釆蘋于沼公侯事　不比椒房跡與秦
志心皈命禮靈濟殿內燕喜堂中日曜
户二　三王
為魂月曜為魄太乙有監生之典天乙
有注生之司星宿儲精感長庚而入夢
山川孕秀喜帝嶽之降神抱來天上之
麒麟亟作人間之鸑鷟至聖至靈隨感
隨應太乙監生神后天乙注生神后列○
位合屬夫人
夢吉維何喜弄璋　鰲峰秀氣發祥光
子生孫兮孫生子　本支百世熾而昌
志心皈命禮龍首廟庭鰲峰聖境職分
百辟位列九卿司祿乃文昌之權衡司
福乃注生之主宰訓遵洪範曰壽曰富
曰康寧頌獻閟官俾熾俾昌俾耆艾人
人胥慶在在蒙恩至聖至靈如響如荅
左右福祿列位真司主宰
福祿雙星現斗樞　職分左右進賢書

學恣方外之書善似光中之影隨機應
化發誓度人拏塗炭之民而置諸衽席
之上憫焦熱之俗而轉為謳歌之樂以
勞定國則流烏呈瑞捍難禦災則回祿
反風聲迄炎煌威靈烜赫伏念一切衆
户二
慾心未滅道學不明其徇
三十三
阿佞以趨炎其措謀則豈敢陰奸而煽
毒楊湯上沸何其愚也收燼之餘不幾
晚乎幸曲突徙薪衞有豫防之戒然紅爐點
雪會知解悟之机憂甚如薰誰能執熱會
課燎原而可撲豈宜與玉以俱焚伏願
戢我干戈永絕狼烽之儆枚民疾苦何
勞艾灸之功烹飲者得養其生樵爨者
各安其業惟天鑒於一德故曰誠則明
明則誠作善降之百祥俾爾熾而昌昌
而熾心香一炷可通於碧落神光三燭
載顯於靈壇請法衆等謹命太上所說
火德星君咒稽首皈依

讃詠

志心皈命信禮

九天金闕

志心皈命信禮

九天玉闕

咒総卯戌文取卯戌氣想朱陵火煉之
宮真君如在若角生龍鳳威光吐十方

信為善者五行扶我司命與我為惡者
凶氣覆之惡星照之雖天網之難逃在
人心之知覺今辰伏念一切衆生皈心
向道至誠感神躬禮真聰首陳自責爰
送曩劫迨至今生恥過作非去順效逆
變情諂執抉詐抵㦸以幽陰詭側而行
其奸以酷毒殘忍而肆其害顛倒夢想
昏迷乎利名志之場殺盗邪淫沈泪於
貪嗔癡之境大則欺於天地幽則負於
神明怨暑怨寒呵風罵雨或對星辰而
户二
三十四
便利或對日月而裸裎或指虹霓或盟
山海破壞廟社觸穢道場不知身心口
意之非不安士農工賈之分不崇三寶
不習五常為人謀而不忠與朋交而不
信事親非孝背主忘恩為富不仁重財

不義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謂敬不足行
謂言不足畏犯上作亂好勇疾貧斥陷
忠良侵陵孤弱欺公滅私薄人厚己教
唆詞訟結構冤讐侮慢自无徵虐自作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小弁作而或父子
之恩虧棠棣廢而或兄第之情缺國俗
敗而興谷風之刺骨肉怨而歌角弓之
詩既知罪惡之貫盈恭對慈悲而懺悔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每懷戰戰栗栗之
憂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小致切切拳拳
之悃伏願至仁孚佑大道垂憐赦其已
往之愆錫以方来之祉群方胥慶率土
蒙恩當今之日太平灾不生禍不作諸
福之物畢至老者壯少者强久欽靈德
之威光用作濟民之事業某等至心稽
户二
首再拜禮謝
三十五
靈濟二位真君

弟子一心稽首禮謝

九天金闕洪恩真君

弟子一心稽首禮謝
九天王關洪恩真君
弟子一心稽首禮謝
聖父忠武翊亮真君
披陳素願伏願聖慈俯賜鑒臨
一願當今皇帝壽和壽與天齊萬萬春
二願臣僚資祿位和鳳雲千載慶嘉亨
三願儒冠多富貴和名登天府作公卿
四願農民勤稼穡和自今歲歲喜三登
五願百工精技藝和待詔班門聽玉音
六願生財有大道和千戶封君可比倫
七願風調并雨順和普天率土賀昇平
八願租火常隆盛和千年廟貌顯威靈
九願九天加錫命和玉佩蹌趨拜紫宸
十願十方諸信善和皈依三寶各虔誠
上來立禮贊文公德已周道場衆等人
各虔誠再伸啟白伏聞兢兢業業自慚
重瀆之再三赫赫明明恭覩威顏之咫
尺銘心知感稽首颺言德之著者曰顯
靈昭靈功可推而為溥濟博濟津梁衆

昔日月群迷令辰修設酧恩祈福道場
臣等恭對真聰宣揚妙範少伸三沐三
薰之敬莫殫一瞻一禮之恭神聰無私
情由可鑒用滌曩劫今生之罪業願作
在在未來之果因有始有終無惡無斁
知可及愚不可及神化之民使宜之行
滿功圓可以進於玉室丹臺之上氣存
神正可以開於紫陽雲錦之叢信男信
女咸得長生億曾萬祖皆即受度遍及
幽冥之異類盡歸縹緲之大乘為上因
緣念　舉　天尊號
真君願科畢
璣衡七政星燈科
以今焚香供養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
恩真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
恩真君

宮中神仙諸靈官普同供養
恭聞龍漢開圖而玄元始之炁分熬極
肇化而天地人之位定夫人也大道難
遇中土難生況抱以陽負以陰四肢既
立必貴其形保其命萬炁長存惟恐老
死若之為憂各以長大美好而自悅人
有所欲天無私親何揚也富何愿也貧
何彭之壽何顏之夭毋誘之數盍求諸
身爾時靈濟真君遊宴玉清聖境爲帝
之載則天之明作大因緣為衆演說五
辰我撫或盈或縮之不常兩曜我經一
一暑一寒之有序順之則為吉隆之喜
逆之則為凶危之憂惟至誠可以感神
故積善必有餘慶既沐昭臨之下敢忘
昭謝之私今辰謹有奉道某人恭啟
靈壇具陳菲供依元陽之玉曆行香誦
經按靈寶之令科修齋奉戒發明章典
燃點神燈仰觀經緯之文遐想璣衡之
象蘭炷爇火見其盛未見其微鐵盆盛
膏其增未見其減上照三千二天光明

廓落下使百千萬人瞻仰皈依衆善自光中生衆惡自光中滅一作礼而再作礼心眼玲瓏杒上香至三上香歌聲響亮仰惟洞鑒俯賜恩光更與三界齊臨萬人恭詣凶星退舍在四時則無害

無則吉曜臨軒錫五福以曰福曰壽稽首皈依至真妙道　德光常曜天尊

法衆等志心皈命靈濟宫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普濟清微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恩真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恩真君

宫中神仙諸靈官謹燃璣衡七政神燈

户二　三十八

上布日曜太陽之象

恭聞道在太極之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日者衆陽所宗無願不成無幽不察莫測其妙所存者神赫赫厥靈人可畏之如趙盾明明在上民皆仰之若周公輝光其德盛矣乎潔白其節皎如也烏輪肅備朝觀欝儀之宫羲駕莊嚴拱事洞陽之殿放在毫光萬丈普照世界三千人吾門也無翳屋之疑遵吾道也滅索塗之病伏念一切衆生塵埃汨沒徒竄逐影之勞雷靈虛華惟有過隙之歎自今反照與道常明伏願中為市者獲行商坐賈之財出而作之安耕曰鑿井之業藝之巧者以圭測影工之勤者織尉焚膏為儒者賦詩五色文章入仕者名號八磚學士桑榆殘照爭同松栢以長青螢蟀嘒輝願與昆虫而被澤以竭葵傾之敬願垂藻景之光請法衆謹依太上所說太陽帝君神咒稽首皈依虔誠讃詠

户二　三十九

志心皈命信禮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恩真君

志心皈命信禮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恩真君

呪捻午文吸午氣遥想洞陽欝儀宫真君如在

東望扶桑宫稽首朝欝儀太陽洞明景寥寥何所思令我拜金色候天想英姿皇華將玉女臨軒降此時和願此燈光回向真君散花大明圓極天尊

法衆等志心皈命靈濟宫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恩真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恩真君

宫中神仙諸靈官謹燃璣衡七政神燈

上布月曜太陰之象

恭聞祖氣在太空之中無色無緒月魄泛下華之米有性有情經於兵而起風

離於畢而作雨天之工也神而明之步
蟾宮八萬三千門清光可挹䏶鶴臺一
千五百載聖迹猶存劉越石之却虜圍
果遂登樓之興曹孟德之成霸業何妨
鼓瑟而歌或淪精而授漢之符或委照
而應異之瑞其名清亮厥績彰明伏願
一切衆生穴影偷光壓龍養晦將長護
短豈無玷鈌之愆文過飾非未免朦朧
之罪謹當昭謝幸覩光明伏願鴻集澤
中安有烏飛之恐雞鳴境內永無牛喘
○
之憂揭兔藥者可以長生採蚌珠者可
以獲富入仕者早中姮娥之選定婚者
果待老人之言瑶光現而孕産佳兒玉
斧修而工精藝巧拱侯織阿而按礬自
慚太白之舉杯請法衆等謹依太上所
說大陰皇君神呪稽首皈依虔誠讃詠
志心皈依信禮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
恩真君

志心皈依信禮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
恩真君
呪捻未文吸未氣想洞陰結璘之官真
君如在
仰望顧八表惟月孕陰精中有太素皇
夫人駕緑軿輝華光二極混明照三清
殷勤求至道五色下參迎和願此燈光
回向真君散花圓鑒洞照天尊
法衆等志心皈命靈濟官
九天金闕
九天玉闕
宫中神仙諸靈官謹燃璣衡七政神燈
上布東方木德歲星之象
恭聞道心惟一昏昏嘿嘿以難名木神
則仁化化生生之為妙在時為春而春
風長養於德為元而元氣胚胎坊蒙扶
植之功猶賴剸裁之力高山仰止易地
皆然謝石得之以顯公山之靈周公得

之以釋金縢之謗調梅用說則夢來諸
野採桑得尸則神降於華功卓立於一
時名流芳於萬世伏念一切衆生守株
安分托蔭過情雖樗櫟之材樵魯無文
然杞柳其性杯棬可用送繩則正非矩
不成伏願能官者樸棫其章聽訟者甘
棠其政觀橋梓之道而父慈子孝歌華
蕚之詩而兄友弟恭生子願為聖小兒
挺挺五枝之桂結交須作忘年友森森
千歲之松桃灼其華宜其家宜其室果
○
秫以薦尊爾祖敬爾宗少伸實衷之儀
非擬燔柴之典請法衆等謹依太上所
說木德星君神呪稽首皈依虔誠讃詠
志心皈依信禮
九天金闕
志心皈依信禮
九天玉闕
呪捻寅文取寅炁想青華青天之
官真君如在歲星乘木德展轉耀東鄉
陵天姿潤澤五色混明皇尋花歌浩漾

擲水詠芝房経時頻禱祝獲福自然長
和願此燈光回向真君散花妙智圓明
天尊
法衆等志心皈命靈濟宮
九天金闕
九天玉闕
宮中神仙諸靈官謹燃璣衡七政神燈
上布南方火德熒惑星之象
恭聞火秉南方之德炎帝行權神為東
海之君真君錫號玉精鑄魄金液煉形
世家積善稱君子　子子孫孫慶有餘
志心皈命禮龍首廟庭鰲峰聖境電光
閃閃雲氣高高天何言哉聲雷霆而震
怒地之利也資雨露以相生神機運於
不測之中妙化斡於無形之境恩霑九
戸一　四十三
有澤被群生　至聖至靈則變則化雷公
電母風伯雨師本宮昭靈孚濟龍王及
五方社令行雨龍神等衆
龍乘雲氣固能靈　聲動雷霆萬里驚
天下蒼生霖雨願　頃令頭角起崢嶸

志心皈命禮鰲峰聖境龍首廟庭乃聖
乃神在左在右或獻優旃之技或精雷
輅之能掌膳者物用八珍典樂者聲諧
六律兵十六衛舉皆出將之材騎三百
人各有封侯之相威靈赫赫圖像徉徉
至聖至靈有嚴有翼合殿合屬威靈威
靈
以勞定國法施民　香火因緣配廟庭
將相聲名長在世　千年圖像賛麒麟
舉足各長跪虔誠懺悔
志心皈身歸神皈命
九天靈濟真君合殿威靈仙衆伏望聖慈
大垂巨澤普降洪恩以今齋悋虔誠皈
投懺悔伏聞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吉凶
有兆如影隨形善者惡之符惡者善之
丹剛耀五夜朱火焰三邊晶明符正氣
劍戟挨兵權攙搶應迹滅孛彗敢當前
和願此燈光回向真君散花智炬赫奕
天尊
法衆等志心皈命靈濟宮

九天金闕
九天玉闕
宮中神仙諸靈官謹燃璣衡七政神燈
上布中央土德鎮星之象
恭聞社而祭土配地之宜神之為德合
四十四
戸二
天之道石文薦瑞陰克相於唐家野塊
呈祥神有扶於晉室秦如得蜀則褒谷
之妖不足為怪劉既吞桓則鮮卑之夢
夫豈偶然宗孝子以此葬父而顯陰功
鐵輪王以此施伕而成因果洪規之舡
可以借重盧江德政萬古流傳雷煥之
劍可以增光華陰聖迹千年如在以沙
漬酒曾授高府君療病之方取塵為圓
嘗得葛仙翁活人之劑以黃尚德有赫
厥靈伏念一切衆生宄蟻偷生壁蝨守
拙惡多善少豈無一簣之虧彰往如來
未免百昌之托靖怪糞壤無所用也或
者泥塗其可棄乎送今正道以由行敢
不立墻而起敬伏願華嶽儲精為士者
生而頴悟黃金同價為商者富於貿遷

壇藝精而工食其功膏脉動而農力於播編鐘擊磬略陳桴鼓之儀酌水獻花愧乏青蘋之貢請法衆等謹依太上所說土德星君神咒稽首皈依虔誠讚詠

志心皈依信禮 戸二 四十五

九天金闕

志心皈依信禮

九天玉闕

咒捻子丑文取子丑氣想黃中元氣之宮真君如在高穹符戊己藏陸起重霄○五行尊暗曜九天見光昭甘石推留伏陶巫筭沴寒上仙垂雨露伏地禮空搖和願此燈光回向真君散花靈光炳曜

天尊

法衆等志心皈命靈濟宮

九天金闕

九天玉闕

宮中神仙諸靈官謹燃璣衡七政神燈

上布西方金德太白之象

恭聞金爭太白之精西方有象神位上清之列北斗化形文章久著於天台源派其來於歷水歌詩雅頌有鏗鏘之美勸名鐘鼎負剛介之材李少君因此以成丹商傅說用之而作礪其為寶也誠可貴其為器也寧可輕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截然有條渾然有理伏念一切衆生四知有愧素欽揚震之賢三致無能空羨陶朱之富遇自今而煎改誠有賴於鎔陶伏願経果不焚喜得滿籯之教文如未喪猶聞擲地之聲言可行名可言楚人之諾皆如季布聖希天賢希聖○孔子之儔豈特顏回愧無鴻寶之陳略具黍樽之獻請法衆等謹依太上所說金德星君神咒稽首皈依虔誠讚詠

志心皈依信禮 戸一 四十六

九天金闕

志心皈依信禮

九天玉闕

咒捻辰酉文取辰酉氣想金天素炁之宮真君如在太白凌清漢騰霜耀素英亭亭浮瑞彩皎皎盛長庚鋒高能禦寇色潤每降兵推窮符曆數合道與長生和願此燈光回向真君散花明真眷皓

天尊

法衆等志心皈命靈濟宮

九天金闕

九天玉闕

宮中神仙諸靈官謹燃璣衡七政神燈

上布北方水德辰星之象

恭聞水之神故曰玄冥其源也深其流○也遠神如水之在地下何所不至何注不通蕩蕩乎吾無能名淵淵乎誠不可測言其仁則魚鱉浮其所言其威則蛟龍神其靈飛沙怒濤曾顯三山之夢興雲致雨具瞻四瀆之祠水渡滹沱王霸 戸二 四十七 之言何其神也雪平淮蔡之愬之功豈非天乎均蒙潤下之仁敢有朝東之請伏念一切衆生盜泉止渴何饕餮之不材濁渭常流使穢污而自臭謹當洗濯毋即悔淫伏願官府升平珠果還於合

浦人材恭長舟可濟於巨川泮林之桑熟而蚕乃登潢地之翻賣而牛可畜財利之源淵積旣庶而何加又曰富之子孫之泒流長盛德之後必有興者恩波洋溢福海弘深少伸行潦之儀深愧蹄涔之陋請法衆等謹依太上所說水德星君神咒稽首皈依虔誠讃詠

志心皈依信禮

九天金闕

志心皈依信禮

九天玉闕

咒捻巳申文取巳申氣想玄靈大德之宮真君如在妙哉符五氣髮鬚見真門嵯峨丑位當七炁洞灵君分輝凝皎潔彤身赴思存仙歌將舞道良久下金天

和 願此燈光回向真君 散花 龍德普照天尊

諷誦經咒

向來燃燈功德並已周圓

恭聞觀天文而察人事可以前知修人事而應天文吉無不利須仗神燈而照照特憑科典以宣揚回向真君仰祈靈貺自今以後丕闡厥靈伏願星聚於奎再覩文明之治光含於璧復還淳古之風上體天心下孚民望更冀燃燈之後

四十八

五星順度雨曜增輝寒暑不愆蹐兆民於仁壽雨暘時若祈百穀之豐登蠢動含靈咸沾化育仰憑法衆為上良緣念

三清二境天尊 九天錫慶天尊

十方靈寶天尊 不可思議功德

璣衡七政星燈科畢

仙妃秘典

入壇

步虛

混沌初開啓陰陽化育生九天成道化萬國保安寧寶座臨金殿霞冠耀玉軒萬真朝帝所飛舄彩雲根

祝香

祥煙結篆瑞氣凝空瞻碧落以投誠望紫清而致拜恭以道香德香無為香無為清淨香清淨自然香妙洞真香靈寶恵香超三界香滿瓊樓玉殿遍諸天仙境虔誠上啓供養

九天道母無上帝后元君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帝后統法善捨聖母八極帝后

四十九

東極保生聖母青衣帝后南極保育聖母火光帝后八極糺察聖母金光帝后大羅大掌集聖母瑀真帝后九天提點按察聖母伏魔帝后主掌閻浮提世界地主明王統法聖母六通帝后九天開化育生仁德妃汪聖妃青德妃宛聖妃九天開化忠德妃頻聖妃

泾國夫人順助仁恵貞應仙妃衛國夫人善助慈懿恭靜仙妃親睦堂聖母仁壽淑善仙妃唐王后明蘭仙妃洪王后仁慈仙妃鄂王后順懿仙妃廣陵王后善慶仙妃聖女冲懿仙妃明懿仙妃聖婦善懿夫人仁柔夫人恵順夫人昭懿夫人順恭夫人明哲夫人恭懿夫人靖懿夫人昭穆夫人慈孝夫人聖婦列位夫

人內侍順成夫人昭華夫人容華夫人
修容夫人修儀夫人昭儀夫人內典婦
功夫人絲枲夫人箢庫夫人帳集夫人
度支夫人女府女史列位夫人女祝女
御列位貴人內侍內典聖眷夫人天乙
注生神后太乙監生徉后司祿司命上
相夫人守胎衛房夫人保胎護命夫人
左右慈訓夫人保傳夫人左右掌集夫
人諸宮掌印夫人抱送夫人乳哺夫人
撫育夫人托生化婆燕喜堂東西二序○
列位夫人汪生注福注祿注壽婆宮主
掌判送婆官守胎衛房婆官王母宮中
七千徒衆臨水宣封廣福陳十五夫人
三十六宮婆又

○

切以聖不可知之謂神感而則應民到乎今
户二　卒
受其賜靡也可忘式克至今日休不敢啓上
帝命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聞無形之表
至道之精軒轅皇帝啓鑰抽關太上老君傳
燈續印德而不德清虛恠寂寂之無宗玄之
又玄廓落達生生之有妙周流六虛而無息

主宰萬物而不遺巍乎其有成功無以稱其
威德伏念臣志求諸道材下於人敷奏以言
方寸地之階願借恪恭乃職咫尺天之威不
違重念臣首其等致力於神縷我以福祠稱
靈濟名被顯封赫赫厥聲濯濯厥靈雝雝在
宮肅肅在廟雖桑梓必敬止維蘋蘩可薦之
遇中元集福之晨是乃上相誕生之旦乾坤
爲瑞閭里稱歡是月在中式播嶽岳生申之
詠與天齊壽同伸華封祝壽之誠茲蓋伏遇
昊天玉皇上帝玉陛下總元範於十方建大○
○功於億劫無有遠邇均屬照臨九有血氣莫
不尊用數腎腸歷以告臣瀝凡濁積夙夜小
心自慚蠢蠢無知敢曰高高在上齋戒沐浴
以事帝對越在天聰明正直之謂神虔恭在
位幸披雲而覩日如臨淵而履氷伏願不聞
户三　五十一
亦式不顯亦臨有相之道俾富而昌俾耆而
艾用錫厥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之至
官三元仙衆列位婆官醮筵一切仙衆
府縣城隍夫人當境夫人金鰲各廟祈
福夫人本宮一切婆官等衆三界香官

○

直日典者仗此真香普同供養香遍玉
華散景紫氣疑煙香雲容羅逕衢九天
當願侍香金童傳言散花玉女爲某関
啓咸賜如言謹奉爲入意仰祈慈蔭福
及群黎今則蘭場開啓法事闡行稽首
皈依無極大道
唱道
道場衆等人各運心皈依三寶一切念
淨壇
至真惟淨云云淨天地咒云云洞中玄○
虛云云
舉　火光蕩穢元君
跪爐
道由心學云云　五星咒　五星列照
發爐　舉鳴法鼓二十四通
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老君召出
臣等身中三五功曹左右香官使者左
右捧香驛龍騎吏侍香金童傳言散花
玉女五方直符直日官將各二十六人
出出者嚴莊關啓此間上地里域真官

正神臣令正以燒香行道謹奏為恭入
恭事其諸丹悃具載詞文以今發事願
得太上十方正真生炁下降流入臣等
身中令臣所啓速達徑御
九天道母無上帝后元君御前　請稱法位
戶二　五二
具位上啓
九天道母無上帝后元君聖位如前
恭聞三才肇判立人道於天地之間列
聖分司為帝后掌生成之籍惟人為貴
所職循尊育魄煉形始自注生於南極
彰善罰惡次則分隷於天官仰惟三十
六位之尊實司萬億兆人之命富貴貧
賤有定分於胚腪壽夭短長皆悉由於
掌握上領天曹之威命下副世嗣之祈
求聰明富貴必生於積善之家夭賤早
徵必報於積愆之後鑑衡無隱毫髮非
私但興一念皈依必獲百神昭鑑今有
事意致恭盡禮叩首虔誠備陳醮祀之
儀曲盡精虔之懇皈命天上三十六天
帝后靈濟仙妃內侍真靈伏望乘雲駕
鶴整法駕以來臨憑虛御鳳副九心之
懇禱法衆虔誠皈命奉請
上來迎請內外諸宮仙衆俱已來降各
請整肅仙班祇迎仙駕　臣謹奏請
主掌閻浮提世界地王明王統法聖母六
戶工　五三
通帝后伏望道慈降臨御座
九天提點按察聖母伏魔帝后
天羅天掌籍聖母瓊真帝后
八極糾察聖母金光帝后
南極保育聖母火光帝后
東極保生聖母青衣帝后
統法善拾聖母八極帝后
承天敎法后土皇地祇帝后
九天道母無上帝后元君
上來奏請已沭降臨衆等虔誠法事供
養
玉殿排龍座　諸天速降臨
寸誠皈大道　有事自符心
瓶插花飄蔚　爐煙杳裊沉
懇懃三上祝　願降福恩深
步虛
寶座臨金殿霞冠耀玉軿萬仙朝帝所
飛舄躡雲根
安座頌
九天御座　玉九龍墩　金光照耀
百寶光明　諸天下降　金正大輿
受此寶座　保兒安寧　交梨火棗
瓊杏蟠桃　瓊花蠟燭　甘露醍醐
瓊泉瑞露　鳳茗龍芽　天廚租積
隨念而供
伏聞清濁攸分陰陽定位乾坤交而生
六子天地泰而育群生粤兹帝后元君
獸持陰敎况乃下方胎孕全仗聖恩凡
形流於三界之中皆毛象於六陰之始
積善則子孫繁衍儲惡則枝葉凋零有
戶二　五四
禱必從無求不應錫男則獲以聰明智
慧注女則報以端正形容救生死於俄
頃之間除災患於逡巡之際禍淫福善
執一定之權衡保正却邪救衆生之性
命九神崇奉必獲感通某等忝預人身

幸逢盛世奉諸宫之道化闡大法於虚
靈是以爰絜靈壇仰延真馭香凝寶蓋
瑞騰於瑶殿臺前花散瓊英芬徹於玉
京山上心仗誠而達祭以德而馨仰荅
聖恩次陳已過願扶持於有永保孕育

以無虞爰刓華筵用伸景福伏望祥光
下降勑聖妃以保生靈雲駕俯臨降熊
筵以證功德仗芳香而棲景惟至懇以
通誠聖造無私洞回明察以今上祝
○當今皇帝帝后諸官壽筭天齊子孫日盛
○派衍旋源之遠輝聯玉葉之光廣聲教
於流沙息干戈於漢圵下民樂業慶五
風十雨之調醜虜歸仁息四境三邊之
衆產璠芝而薦瑞近紫竹以呈祥率土
普天咸歸有道其等冒瀆之至稽首誠
卢二
拜上香貢茶進酒謹當初獻散花云諸　五十五
真前供養　再稱法位　具位上啓
聖位同前　伏聞地極之中莫非生人
之聚處維坤之上爰有司命之尊神掌
生籍於諸宮之時肖俠兒於壽筭之上

定善惡而可予可奪分陰陽而為女為
男毫髮非私分數有定今有某祈萬福
以来臻萃千祥而畢集之子孫之祿筭
致門宇之昌隆世世代代之皆賢蟄蟄
繩繩之有望恭惟
九天道毋帝后元君靈濟仙妃内侍仙衆
主持生籍頼衍慶以保生救度世人願
安民而濟世釋罪愆於已往保養育以
無虞爰竭精誠以修功德仰祈慈蔭俯
庇身田伏愿九玄七祖往劫親緣脫離
○冥途超昇福地注南宮之生籍消圵府
之愆尤錫以瑞梃以衍三千之壽賜之
火棗以延十紀之年遠近親因均蒙庇
右醮主虔誠上香貢茶進酒今當亞獻
丹忱無可獻
重稱法位　具位上啓
位同前　伏聞四瀆大神實掌攝生之
集五嶽精炁用抄録秀於人雖水宮杳
邈之中乃嬰孩生成之地無求不應有
感皆從今有某人實頼慈恩永符至願

福歸嗣續慶衍本支男皆富貴以聰明
女則端正而有相萬邪不染百病無侵
均蒙養育之仁各遂生成之喜仗一念
之虔誠仰諸慈而昭鑑恭惟
九天道毋無上帝后元君靈濟仙妃内侍
卢二
仙衆伏願瑶臺殿上赦曩劫之過尤切　五十六
利天中錫今生之福祿本枝百世富貴
多男綿邈孫枝廣聯族裔保安寧而有
慶俾毋子以無虞萬邪不侵百靈常衛
某等無任再三冒瀆之至虔誠稽首再
○拜上香貢茶進酒謹當奉獻散花舉道
場衆等人各運心諷誦如法
誦南極注生經畢　宣疏
大謝
向來文疏已對敷宣聖造無私諒垂胎
鑑以今再炷宝香虔誠上啓
九天道毋帝后元君靈濟仙妃預醮真宰
伏聞陰陽交遘萬物成形天地氤氳群
靈虍象自一元而肇判見二氣之攸分
雖道毋為群陰之宗而帝后乃萬天之

母握生成之柄總嗣續之權保命生以
保嬰兒令驅瘟而驅灾患慈悲救苦憫
念衆生誓願護民流傳大法某等幸逢
盛世獲睹人倫仰荷生成曲垂陰佑奉
先天之玅道濟下界之生民凡殫賛奏
之誠必獲感通之德某等爰投列款恭
薦惟馨聖德無私陰功不宰仰祈照鑑
以錫龐洪伏願少駐鸞輿暫留鶴駕赦
之愆過俾子母以相安錫以恩庥使閨
門而有慶今某與合壇官衆等功慮爰
從曩刼以至今生或妬害之成愆或邪
淫之結罪或在日宮月府或繫天曹地
司並冀赦原均蒙恩佑所冀長生簿上
注嗣續之姓名承天宮中授聰明之孫
子遠宗近族苗裔繁昌內戚外親本枝
榮盛人世之非禍不染天時之疫癘無
侵泊乎水陸之飛潛咸遂生成之性命
上則明帝后保生之德下則副某等皈
命之誠謹啓上聞

舉十念

一念一陽開道　二念二氣相生
三念三官赦罪　四念四府注生
五念五行相順　六念六官昌榮
七念七星順度　八念八節常寧
九念九玄離苦　十念道化興行

焚爐

臣召香官使者左右龍虎軍捧香使者
侍香諸靈官當令臣某正以燒香行道
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靈衆真
交會在此香爐前當願諸天垂佑合家
蒙恩十方金童玉女接侍香煙傳奏臣
某向來所啓之誠遠達逕御
九天道母無上帝后元君御前　設醮事
畢仰沭慈恩虔誠稽首再拜奉送

送真頌

九天隊仗　整肅雲衢　金童玉女
寶蓋旛幢　諸宮夫人　位列前行
天香馥郁　燭燦金蓮　黃旛豹尾
玉節龍車　乘雲而太　歸大羅天
臣某瞻仰　和風寂然

道毋流玄教　雲興迓洞天
金爐香尚裊　玉燭火猶然
仰望心如在　追攀志莫前
願祈流福慶　醮主永長年

向來設醮功德尚祈慈顏錫福流恩同
賴善功證無上道一切信禮　回向

化財

仙妃秘典畢

本宮豎旛科

安人輔國立玄功　高舉靈旛聳太空
萬姓瞻依咸向道　二仙顯赫福增崇
雨露玉宇三途潤　日映龍章九夜通
梵徹金鰲雙闕下　生身受度慶無窮

伏以道由心合仙科備具於盟真旛以
風揚靈範將期增福慶念塵凡之未釋
祈歲序以康安日魄月魂莫曉呼吸之
際天堂地獄當知覺悟之思識先達於
耆龜節愈堅於松栢千鈞寶玉莫買青
春萬刼長繩難留白日污穢欲期而煎
雪罪愆知悔可消除人世俱空泉爲有

竊憫先亡而悼故逝聞令格以求幽魂
蹈宿業以落幻緣植靈旛而延福慶幽
敢期於不至福豈得以自求人修善果
天必福隨舟行半夜睡跎迷萬類之前
花折先春結實屈群英之首發心精進
悟道逍遙以永終者願得長生故製此
科與禳災厄不經苦惱身有光明法衆
虔誠舉揚聖號

靈旛赦罪天尊

靈旛飛颺　殃孽消亡　天慈開赦
無邊十方　生死蒙恩　俱利無疆
福善有報　修持不忘　真空速證
擺脫無常　百年康寧　控鶴天堂

和願得長生

旗旛高舉隨自在之飛騰深罪盡除悟
從前之愚昧若罪居旛始罪可以消滅
在罪前罪可以赦
罡如負與刑能發肯心將期自悟明心
了了獲福如如荷嘉會以數華錫長年
而用慶茂膺景福惟願慈悲法衆虔誠
舉揚聖號

寶旛延福天尊

旛之為度　長短合象　福旛期旛
旛從福向　示之玄妙　締掃業障
長生益齡　度人無量

戶二　六十

和願得長生

罪誠可赦福足以延罪　未絕其非
安為盡得福延而不思其後詎敢自安
倘長與過舉之為是深矣修崇之義幽
魂鑒繫正居前後之有戲先𩲡洗淪背
以初終之無守當思覆轍無咎靈旛冥
空教白髮之百年因循度世孰謂勝黄
金之一偈方便教人是以開發根源提
携首尾欲存善後更賴慈尊法衆虔誠
稱揚聖號

度生觀空天尊

生生刧刧　枕幻因循　天開心源
洗濯一身　夾迭水絕　福祿俱臻
長年不朽　與道合真

和願得長生

伏願植旛之後
皇圖鞏固
帝道遐昌樂萬姓以昇平率四夷而從化澤
品類景貺沾敷罪業蠲消福祥輧集見
存獲福幽壤沾恩為上因緣念

戶二　六十一

三清三境天尊　九天錫慶天尊
十方靈宝天尊　不可思議功德

本宮竪旛科畢

洪恩靈濟宮真君靈籤

第一籤　上吉
龍韜豹略韞奇謀　若遇明時即獻籌
世道風波多勇猛　好從靜處細沈浮

第二籤　上上
吉夢先為兆吉祥　細尋稱意可歎詳
生男不獲棄孤志　貴任還須再弄璋

第三籤　中
青帝權當正面時　深紅淺綠映花枝
上林一夜西風起　天際行人知未知

第四籤　下
鸞鶴相傷萬事虛　彼仁我義却還初

鄒陽繫獄沈消息　誰上緹縈女子書

第五籤　大吉

閒步前途慢著鞭　好将舟楫度平川
一輪明月今宵滿　萬里雲衢萬里天

第六籤　大吉

一派波流勢欲東　時人正在望洋中
西山犬吠聞風月　此去青雲有路通

第七籤　下

尫羸病症不堪醫　妙藥良方且慢施
遇兎逢羊終獲吉　莫教喜事轉成悲

第八籤　中下

喪牛失馬不堪憂　世事何思教贅求
若遇春初冬末後　佳人休向道傍謀

第九籤　下

薄雲殘霧未控門　東西南北未亨通

第十籤

人從生處且投下　一葉秋來鴈過鴻
盈庭音耗不須多　六有訛言莫信他
男子婚姻終獲吉　狐疑未判事能蹉

第十一籤

數行丹詔拆泥封　萬里青雲喜得隆
鶺鴒橫空消息好　山間林下莫留踪

第十二籤

寒谷陽回奪化工　閒花不用怨春風
淒涼外面傳消息　荳蔻枝頭著意濃

第十三籤

鱸肥蓴美忽思秋　萬頃波間可下鈎
機露鷗飛空着力　那堪明月淵歸舟

第十四籤

我強彼弱植降旗　休向行人道不平
雨霽雲收猶未歇　春風繞到便分明

第十五籤　下

測度何須問再三　冲天羽翼欲圖南
忽然消息相邀阻　事若成時又不堪

第十六籤　下

征夫一箇在天涯　虎在寅方望在家
目斷魂消音信絕　梨花帶雨一枝斜

第十七籤　中下

朱雀當權屬丙方　不思來問子孫殃
風波靜處堪移步　蜂蠆傷人莫自傷

第十八籤　中

佳客龍門喜氣新　天衢附翼且攀鱗
等閒借問吹噓路　免使徵才歎折薪

第十九籤　中

萬變枝頭不肯休　誓兄盟母結冤讎
好宜急解從前過　拜伏求神始免憂

第二十籤　吉

朱門桃李已成蹊　雨露工夫何艷陽
一奏風雲彈刻到　休言衣錦早還鄉

第二十一籤　中

求財求利意何貪　莫信怡言未盡甘
務是富商皆利息　津津喜色在東南

第二十二籤　吉

車馬遊人任往來　閒花冷藥苦相催
不蒙一點東風力　偷得墻頭半夜開

第二十三籤　下

非是難尋一片心　汗牛充棟莫追尋
因緣到底有明白　誰向林泉會賞音

第二十四籤　中

呼嗾頭角在雞群　無柰薰猶未肯分

桂子傳香絕有信　日邊姓字一朝聞

第二十五籤　下

上食槁壞下黃泉　雙鴈高飛兩處眠
江水兩流人不見　世情險阻甚山川

第二十六籤　中

户二

情歡意合兩諧和　王燭揚明鳶瑞多

六十四

却喜門庭無盜路　一星在户夕如何

第二十七籤　下

命蹇身逃正值秋　鬼神暗裏却相謀
風前月下逢花酒　只恐歡娛變作憂　○

○第二十八籤　中下

管見終難奪化機　天工巧處未堪爲
一場世事真棋局　東辟龍蛇任奮飛

第二十九籤　上中

涸魚頳尾仰清流　一線微生幾欲休
須待禹門三汲浪　明珠不向暗中投

第三十籤　上

冷暖炎涼厭世人　畫蛇斷鶴送天真
却令門户無淹滯　筆下春回奪化鈞

第三十一籤　上

憂慽何須問是非　但觀人事見天挽
人送坎處多如意　一簇孤燈再焰煇

第三十二籤　下

崑山玉石未分明　毛釜盆中聒耳鳴
小注大來時未泰　休將百計苦經營

第三十三籤　下

户二

六十五

甘苦從前幾曆嘗　一生六度閱星霜
憂心侶醉人間夢　役役經營底事忙

第三十四籤　下

天上人間幾合離　孤中獨立欲扶危

○折支折足應難免　火自焚身尚不知　○

第三十五籤　中

俄然平地起風波　人事年來樵嗞多
准擬鹽梅歸大手　均平五味一調和

第三十六籤　上中

隔阻音書信尚遠　春回草木未光輝
西山日落留殘照　更有行人天外歸

第三十七籤　中

水滿舟移等片時　孤歸未判易生疑
行人有意待明月　相見何須門紫芝

第三十八籤　中下

舉頭一片黑雲生　天際求名未得名
須扣黃鐘方大響　好風吹送上蓬瀛

第三十九籤　中

江水西流欲問舟　等來功績幾時休
傍人相對傳消息　一箭雲頭看此秋

第四十籤　下

求財求利意如何　西北風來問渡河
待價明珠姑少待　人生一夢到南柯

第四十一籤　下

○幾枝紅紫鬭芳菲　片片開花逐水飛　○
驚巢燕子寧無意　休向人間說是非

第四十二籤　中

菊老秋衰萬物殘　追尋舊恨與前懽

户二

六十六

驪珠出海猶埋彩　直指東門且掛冠

第四十三籤　中下

入雲青鳥未飛還　信在塵無縹緲間
日落秦樓三萬里　白雲山外有青山

第四十四籤　中

一憂一喜兩相扶　萬事臨頭𥩟欲圖

時日有如雞翼卯　行看末路有亨衢

第四十五籤　中

舄新革故遇陽來　天際行人獲貴財
回首移公緣咫尺　務緣徒自莫疑猜

第四十六籤　中

利名機會遇三生　萬里鵬程掌上平
牛馬殊途猶不及　命如坎處且遲行

第四十七籤　下

出岫濃雲未肯閑　淹今何日見青山
一鑾一觸空相敵　得慈虛名在世間

第四十八籤　下下

世態如兒不可論　事窮勢極有歸根
衣裳在笥先當慎　莫共神交與鬼言

第四十九籤　上吉

田家無歲不豐年　時變相將問老天
玉燭陽明魚叶夢　秋來得價利千千

第五十籤　上上

江頭少立避風波　天意從人奈若何
直待禹門春浪暖　乘槎一直到天河

第五十一籤　下

人情依舊不如新　五十年來又一旬
是事總由心上斷　道傍築舍不須論

第五十二籤　中下

孤燈剔盡未成眠　拭淚含情在目前
音信未逢人萬里　朝來忽見鵲聲傳

第五十三籤　上吉

時和歲稔世平明　此去鄉閭轉泰亨
神喜人歡終獲吉　百年心事幾圓成

第五十四籤　下

貪財鑿石渾無玉　用意淘沙未見金
爭奈謀為皆未遂　更防川火與門心

第五十五籤　上上

南陽久卧草廬中　三顧翻然起蟄龍
天下蒼生霖雨望　果然造化比天功

第五十六籤　中

江湖久戀厭馳奔　走得芒鞋幾緉穿
百鳥棲巢知故道　一輪月缺再團圓

第五十七籤　下

雨花多樵雪花飛　江上漁郎舉釣時
夜靜水寒魚不食　滿舡空載月明歸

第五十八籤　中

角弓澄影映金杯　此日推求喜見猜
一段狐疑情意解　沉疴痼疾自何來

第五十九籤　下

皎潔中秋月一輪　十分華彩照乾坤
無端却被西來雨　一片光明化作昏

第六十籤　下下

人生那可遇良辰　好事多磨信有因
待死守株難再得　空勞心力廢精神

第六十一籤　中上

風光和暢屬陽春　革故由來復舄新
積善之家天降福　滿庭佳氣喜津津

第六十二籤　下

世態炎涼可奈何　東流西復易蹉跎
算來萬事皆前定　計較奔波枉自劳

第六十三籤　中

林泉隱跡樂餘年　萬事悠悠總在天
門外有爭須過了　運中財帛免憂煎

第六十四籤　中下

耕田鑿井隱山林　百事何勞苦用心

為勸世人休逐利　貪名逐利個相侵

注生堂感應靈籤

第一籤　上吉

夜来吉夢叶熊羆　家慶充閭立可期

孔子釋氏親抱送　定是天上石麒麟

戸二　六十九

第二籤　中平

莫言弄瓦不堪誇　吉夢分明叶虺蛇

異日結縭應貴顯　沈香亭址一叢花

第三籤　中下

君家瓜瓞遠綿綿　祚徹由来降自天

只恐臨盆生阻滯　更須作福保安全

第四籤　下

風雨冥冥花倦開　開花未久黙蒼苔

何須更背宜男草　凡事皆從前定来

第五籤　大吉

奕葉流芳世澤長　雙飛玉燕叶休祥

日来貪聽喤喤泣　早掛桑弧射四方

第六籤　下

璋不純兮瓦不完　更堪平地起波瀾

若非早扣神明力　争似孤舟渡險灘

第七籤　上上

一樹梧桐覆苑墻　枝頭鸑鷟已呈祥

這回得個超凡物　頭玉磽磽不可量

第八籤　也平

将信将疑事更遲　陰陽奇偶未能知

于今報爾分明道　近水芙蓉吐一皮

第九籤　上吉

六甲蹉跎期已至　晨昏當見充閭氣

臨盆坐草两知虞　三果犀錢須早備

第十籤　中下

石上栽蓮雖結實　水中種菊怎開花

假饒求得神明力　夢裏分明見虺蛇

第十一籤　中平

春入園林雨露偏　海棠先吐一枝鮮

莫言空帯宜男草　此事悠悠總在天

戸二　丰

第十二籤　大吉

華玫由来復咢新　春風和氣喜津津

麒麟會掣黄金鎖　来作君家廊廟珍

第十三籤　下

造物偲尤自不堪　何須贊卜女和男

午前午後知消息　明月清風一擔擔

第十四籤　平

萬事悠悠屬大鈞　也須盥濯問神明

分明說與中秋夜　雲散瑶空月一輪

第十五籤　上上

玉燕分明飛入懐　凡情何必更疑猜

親朋早辨金錢賀　好個文章冠世林

第十六籤　上中

鬱葱佳氣溢門庭　吉慶曾符太白星

異日分明生貴子　莫嫌寒舍又添丁

第十七籤　下

賦命由来有疾徐　何須計較實和虚

分明記得先賢語　緣本求魚不得魚

第十八籤　中平

碧桃紅杏闘芳菲　丹桂何曾見一枝

戸二　七十一

吉事未来休指望　更煩寧耐待秋時

第十九籤　中

能将陰德積冥冥　玉樹芝蘭漸滿庭

繼繼承承茲有望　何須螺蠃負螟蛉

第二十籤　下

片雲遮月夜冥冥　花落寒風子不成
烏鵲共栖仍共巢　吉凶全未見分明

第二十一籤　中平
年來時運尚乖虞　謾說龍駒與鳳雛
欲問眼前休咎事　更須作福默相扶

第二十二籤　中平
欲問胞胎事有因　虺蛇已叶夢中頻
他時會見魚軒貴　非是尋常等第人

第二十三籤　中上
蘭桂芬芬異衆芳　謝庭從此好風光
莫言結實成陰晚　造物安排不在忙

第二十四籤　下
不事耕鋤獨守株　守株待兔兔偏無
笑他貪看中秋月　失却盤中照乘珠

第二十五籤　中
果木逢春已發萌　更資雨露遂生成
枝頭佳實還君採　莫被風吹着一驚

第二十六籤　上吉
彩鳳生雛日載陽　羽毛漸次備文章
算來此事非容易　應是君家世澤長

第二十七籤　中
笑他運日喜非常　弄尾由來說弄璋
但得初生如達易　下莞上簟不驚惶

第二十八籤　中上
積善之家慶有餘　果然入海得明珠
户二　上十三
但將好事多修阻　力向神天作福扶

第二十九籤　中下
昨夢紅花插滿身　今朝到此不休真
分明為决狐疑意　在尋由來帚畔人

第三十籤　下下
晨昏何必太懸懸　只合悠悠信自然
入海求珠珠未得　更防川火石皮連

第三十一籤　上吉
冥冥陰德默相扶　行盡崎嶇見坦途
不久須抬田下力　單懸逢矢與桑弧

第三十二籤　中下
一輪明月照深闈　欲叶熊羆夢轉迷
莫嘆所求非所願　更須陰力暗提携

第三十三籤　上中
時若來兮事有緣　焚香何必問神天
神天自合從人願　早晚能招力上田

第三十四籤　下下
力穡辛勤望有秋　懸知萬稗滿田疇
從今莫倦頻看管　作耗仍防二尾牛

第三十五籤　上中
户二　上十三
採山果得連城璞　入水能探照乘珠
玉菓青錢須早備　鬱葱佳慶已充閭

第三十六籤　中上
運去真金皆失色　時來鐵樹也生花
于今漸得重重喜　不似從前空怨嗟

第三十七籤　中下
三十年來運未通　勞心勞力揔無功
等閑一日遊南海　拾得明珠在掌中

第三十八籤　中平
向人囁嚅莫能言　口裏啣飴尚未吞
吉事悠悠那可必　幾回清曉與黃昏

第三十九籤　下下
三虫食血事多端　陰害相侵未得安
縱使開花能結實　他時採摘不堪餐

第四十籤　中中

陽烏展翅正南離　這事分明不用疑
投燕懸鈴雙應瑞　也須祈禱保爲危

第四十一籤　中中

嗣續悠悠君莫猜　生来造物早安排
眼前欲識玑承理　昨夜陰精飛入懷

第四十二籤　中上

有意栽花花不發　等閑揷柳柳成陰
于今剩得東風力　揷柳栽花兩稱心

第四十三籤　上中

君家華胄已遥遥　鳳子龍駒信可招

○

第四十四籤　中下

眼下欲明遲速意　不過兩日與三朝

第四十五籤　中平

户二　七十四

東君取次布陽和　景物芳菲入興多
須要明神求保庇　免交平地起風波

下莞上簟睡朦朧　夢裏分明蛇作龍
此地必然生貴女　魚軒大修淑人封

第四十六籤　上中

古来陰極復生陽　君子于今喜道長
夢斷黄龜吟未就　已聞在蓐泣喤喤

第四十七籤　上吉

此地由来地澤臨　臨時萬事稱人心
幾年想像熊羆夢　此日披沙剩得金

第四十八籤　大吉

好事分明在眼前　安排玉菓與犀錢
過門誰敢題凢鳥　頭角硗硗信可憐

第四十九籤　中下

消息徵茫未有期　却来此處卜狐疑
分明不是東林桂　月照荼蘼花一枝

第五十籤　下上

○

日出三竿春霧收　青山漠漠水悠悠
漁郎莫道無魚覓　此處無魚别下鈎

第五十二籤　上中

梨實分明見赤蛇　神靈降瑞到君家
他昔頭玉硗硗長　裕後光前勝可誇

户二　七十五

第五十三籤　上上

荏苒春光尚未過　陰陽交感氣融和
堂前湯餅多佳客　争獻徐卿二子歌

第五十四籤　下

淘沙渾未見黄金　爭柰謀爲不稱心

○

去去好求陰力助　石皮川火恐相侵

第五十五籤　中上

累茵列鼎居華屋　不如有子萬事足
最好崑山一片玉　到頭但看祖宗福

第五十六籤　下中

心下遲疑喜又驚　一塲好事未分明
後園桃李将成實　只恐風吹結不成

第五十七籤　下下

長江一望遠悠悠　蘆荻蕭蕭兩岸秋
夜半水寒魚不食　漁郎空自下金鈎

○

第五十八籤　中中

朝来乾鳥噪前楹　報道堦前玉樹生
更賴陰功相護佑　免教坐蓐喜還驚

第五十九籤　上吉

作善由来降百祥　滿堂懽笑弄圭璋
明朝更有堪誇處　樹穴探環知姓羊

第六十籤　上中

事在心頭君自知　祖宗陰隲暗相隨
鳩巢聞說生佳鵠　虎穴寧無產豹兒

第六十一籤　中下

途路崎嶇未坦平　濛濛煙雨晦前程
為言速走多顛躓　何似優游緩步行

第六十二籤　下

焚香叩齒告神天　何事孶孶種福田
眼下所求能遂意　果然火裏出紅蓮

第六十三籤　下下

簾幃高捲迓陽春　争柰陽春未屬人
石上栽蓮空望藕　枉勞心力枉勞神

第六十四籤　中平

庭外逢春掃綠苔　好將桃李及時栽
東君若果從人願　到底還他一度開

徐仙真録卷之二

徐仙真録卷之三

在京靈濟宫

益廟立碑

永樂十五年丁酉

勑尚書方賓𢹂揮林觀於北京内城西建靈濟行宫東西蓋親睦注生堂兩廊將師兵從皆依福建祖宫本年九月十五日工告訖後值不謹宣德十年乙卯秋復

勑工部同内臣於原基增廣蓋造規模輪換正統元年丙辰正月十五日立碑榮封祭式有加於前

銀印二顆

上清天樞院印如意紐銀印壹顆重捌拾兩柒錢

入紅絲線縧壹條銀印池壹箇重捌兩檀香描金匣硃紅油外套匣各壹箇俱用錦襯裏銅事件鎖鑰全小象牙牌壹箇大紅絨錦印褥壹箇銷金大紅平羅夾袱貳條紅綿布表絹裏夾袱壹條

上清雷霆玄省之印如意紐銀印壹顆重捌拾叁兩伍錢

大紅絲線縧壹條銀印池壹箇重捌兩檀香描金匣硃紅油外套匣各壹箇俱用錦襯裏銅事件鎖鑰全小象牙牌壹箇大紅絨錦印褥壹箇相金大紅平羅夾袱貳條紅綿布表絹裏夾袱壹條

銅印肆顆

上清天樞院印壹顆

描金檀香匣壹箇紅絨錦襯裏黄銅印池鎖鑰事件全硃紅油外而套匣壹箇紅絹軟襯裏黄銅事件鎖鑰全紅絹夾印褥壹箇素紅絹夾袱壹條紅絹銷金羅夾袱壹條

上清雷霆玄省之印壹顆

描金檀香匣一箇紅絨錦襯裏黄銅印池鎖鑰事件全硃紅油外套匣壹箇紅絹軟襯裏黄銅事件鍍鑰全紅絹夾印褥壹箇紅絹銷金羅夾袱壹條素紅絹夾袱

玄真之章印壹顆

描金檀香匣一箇紅絨錦襯裹黃銅印
池鎖鑰事件全硃紅油外面套匣壹箇
紅絹軟襯裹黃銅事件鎖鑰全紅絹夾
印褥一箇素紅絹夾袱一條　紅絹銷金
羅夾袱一條

注生籍印壹顆
描金檀香匣一箇紅絨錦襯裹黃銅印
池鎖鑰事件全硃紅油外套匣壹箇紅
絹軟襯裹黃銅事件鎖鑰全紅絹夾印
褥一箇紅絹銷金羅夾袱壹條素紅綃
夾袱壹條

實籙
金闕真人
大洞真經一部八卷法詞一卷
合同環券九付　蓬萊版策四面
戶三　三
朝真謁簡十八面　紫白交帶一付
玉闕真人
大洞真經一部八卷法詞一卷
合同環　九付　蓬萊版策四面
朝真謁簡十八面　紫白交帶一付

泾國夫
大洞真經一部八卷法詞一卷
合同環券九付　蓬萊版策四面
朝真謁簡十八面　紫白交帶一付
衛國夫人
大洞真經一部八卷法詞一卷
合同環券九付　蓬萊版策四面
朝真謁簡十八面　紫白交帶一付
聖父
正一盟威職籙一部三卷法詞一卷
合同環券一付　職簡一付
聖母
正一盟威職籙一部三卷法詞一卷
合同環券一付　職簡一付
查元帥
都功真經一部一卷法詞一卷
合同環券一付　軸頭四十六付
玉軸頭四十四付檀香軸捍玉縧全
金軸頭二付檀香軸捍金縧全
金嵌寶石珍珠玉軸頭一十八付

降易時衣
朝服二套每套
冠一頂　絹地織朝服七件
香皂縐紗竹涼胎捲雲冠一頂大紅線
縧全　大紅素前後裳
戶三　四
大紅織金升降圓龍朝服
大紅彩粧錦綬　白素中單
大紅彩粧佩帶
大紅織金雲龍蔽膝五色縧全
織大紅金彩粧雲絨錦夾圭袋把手氈
褥全
大紅平羅銷金雲夾包袱四條
硃紅漆戧金雲服匣一座銅抹金事件
鎖鑰紅絨匾縧扛閣服匣卓全
時衣
春季二套每汪　二月初一日更每套
香皂縐紗巾一頂
深青織金火燄霞線羅夾鶴氅一件
白素線羅夾直領　白線羅夾道抱
白線羅夾襖兒　白線羅夾裙

白熟絹夾
白御羅寶相花手帕
青絲綿絛　白熟絹韈二雙
青紵絲履一雙　薰衣香十袋
夏季二套每年五月初一日更每套

戶三　五

御製重修洪恩靈濟宮碑

京師之有靈濟宮朕
皇高祖太宗文皇帝所建也
皇高祖功冠古今澤被天下治化之盛蔑以加矣然在當時天人協應百神效靈其有陰翊顯佑之跡不容掩者必祠祀之故於禁城坤隅建茲宮以奉
二徐真君之神蓋本成周咸秩無文之義豈徒祈祝云乎哉惟神五代時南唐之徧伯諱知證仲諱知諤其世系封爵與其勳業應感之詳已具載
皇考修宮之碑朕嘗考其顛末而論之神之天稟俱英邁絕倫又同心樂善自鎮金陵撫逃亡寬賦稅民心固已仰戴及奉命攻閩志殄兵革所至勞來安輯而人皆望風降附間有阻山爲亂者亦誅正渠魁餘悉釋弗治民以故皆德之相率立生祠於金鰲峰下用展報事之忱則其恩澤又入人深矣厥後神雖云逝而精爽不沒乃降靈是祠神筆仙篇具有奇跡而民事之益謹凡遇水旱疾疫風火之災蝗蝝之孽有禱輒應其有迫險阨乏嗣續鏖於戰陣叩神而應者不可殫紀蓋自石晉開運歷宋嘉熙立廟賜額至元元貞加封有金闕玉闕之稱大仙上仙真人之號固常著靈於一方然猶未甚顯大也逮
皇高祖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遘疾弗豫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遂虔而禱之果丕形感應施以靈符妙藥服之脫然平

戶三　六

復
宗社以寧萬民有賴神功昭晰於是爲大而崇報之典亦靡所不用其極既朋加徽號聯芳疊美有大新闡地廟宇春秋享祀歲易時衣給户灑掃又於京師立行祠以祀之賜額曰洪恩靈濟即茲宮也祝號祭式有隆無二由是神之威靈赫赫在天與日月同明與風霆並形而四方萬國莫不瞻仰而崇奉之而靈貺之賜又不可盡述矣猗歟盛哉自是以來
列聖相承益崇祀正統初
皇考英宗睿皇帝嘗重新宮宇進號真君迄今五十有餘年矣朕嗣
祖宗大業荷神庥庇深慮崇奉之心有所未至迺於成化乙巳秋命内外重臣董工鳩材拓故基增置殿堂廊廡務極堅緻越明年丙午　落成琉璃金碧煥然輝映冕服供具秩然齊備於是上尊號伯曰
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

戶三　七

上帝仲曰
九天玉闕總督罡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靜
上帝蓋本道書謂初領職斗宮云
神父母及妃因其故號悉易穹封擇日祭告厥靈有耀朕志斯愜咸謂不可無文

以示朕惟天地之氣至靈而不可測者
爲神人稟是氣以生其生也聰明正直
能樹勳庸垂不朽其沒也又能闡靈應
福無窮者亦謂之神是誠有以扶天地
之元氣贊天地之化育者其享大爵膺
徽稱廟食百世與天地相爲悠久孰曰
不宜今神既新厥居龍輀雲旗陟降容
與椒漿瑶席歆享朝夕必然有以斡乾
坤之化機溥有生之鴻澤上以佑我
聖母萬歲之壽中以保翼朕躬及儲闈百世
之繁下以敷錫臣民富壽康寧之福家
國萬年垂休而神亦永饗無窮之報此
朕之至願也爰勒石而爲之詩曰

天生英餘渡爲神　斡旋造化秉風雲
齊利下至莫比餘　誰其若玆惟二真
生當五季才不群　並領重鎮勞撫巡
首亂誅馘除垢氛　脇從不殺煦以仁
肫肫惠愛遺在民　鰲峰之陽廟貌存
欻忽靈感難具陳　旱禱輒雨潦晴臻
驅蝗滅火扶險迍　歷殿百年靈益振
於
皇高祖疾弗欣　百藥罔效神是詢
神賜符醫妙無垠　服之濈然疾脫身
迺崇報祀廟制新　迺薦徽號禮秩敦
列聖繼述祠事頻　晨香夕幣何其屢
朕承大統逾二旬　屢荷神庇致精禋
載坧宮宇飭儀文　巍然煥然位居尊
祥烟瑞氣隨虱論　景福肸蠁来繽紛
佑我
慈闈千萬春　輔朕衍慶及後昆
普錫四海壽富均　惟神至靈壽方殷
勒銘垂休永不泯

成化二十二年本

勑內官監太監黄順陳貴太子太保定西
侯蔣琬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劉昭惟
靈濟宮迺
祖宗朝建以祀
金闕
玉闕二真君之所朕自踐阼迄今累荷
神庥遣官累賫香幣報祀之咸言祠宇庳
隘弗稱朕每聞之竊謂天子爲百神主
祀神國之大事也神居若此心其曷寧
比命太監韋興往視具如衆所云即矢
心重新修葺爰出內帑金帛發京營官
軍揀監局匠作勑爾順爾貴爾琬爾昭
提督經營之其殿廡廊房墻垣規制務
加於昔像設供器綵繪悉付與提調如
式以製仍次第來聞爾等於應用物料
須酌量多寡明白支用毋致浪費匠作
人等用工須勞逸均平毋致怨嗟仍嚴
束管軍官匠頭目毋得欺瞞作弊以致
誤事如違或量情責罰或送問懲治或
指實奏聞區處爾等受玆委託必協心
殫慮俾人心樂於趨事一程堅固精好
庶副朕崇奉神明至意以迓景貺駢集
於國家溥沾於臣庶無窮期也爾等其
欽承之毋忽故勑

廣運
成化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之寶

皇帝勑諭官員軍民諸色人等
朕嗣統以來凡神明載在祀典者罔不
崇奉之惟謹矧
金闕
玉闕二上帝我
皇高祖太宗文皇帝建祠祀之者而崇奉之
意何可不尤加謹乎間因祠宇庳陋出
帑選材諏日勑內外大臣督工重修之
踰年告成其規制正爲玄都紫府前後
二殿中爲穿堂前爲軒後殿左右爲無
極通靈二殿前後東西列威虛明闡顯
祐高玄四殿殿各翼以畫廊殿之前爲
大闡威門旁東西有闕門二前列碑亭
四鐘鼓樓二瑠璃甎紙樓二又前爲天
樞總門旁東西亦闕門一又前爲山門
扁曰洪恩靈濟宮旁東西亦闕門門內
列雲板鍾亭二旛竿二井亭二門房二
神庫二廚一法堂道房方丈東西以間
計總三百五十有奇周圍繚以堅垣以
丈計長八十三又五尺廣五十七又八
尺山門外蓮莱閬苑二牌坊東西對峙
南蔽高垣延袤五十七丈許垣之南爲
靈濟梃源堂堂廡房舍若干楹亦繚以
垣凡幢幡法器供具所宜有者莫不完
備誠足以妥
二帝在天明靈而稱朕上繼
皇高祖崇奉至意特降勑護持之仍命太監
韋興按時往彼提督住持人員責令應
役人戶常川洒掃務令潔淨及禁約諸
色人等不許輕肆出入致有瀆慢繫放
頭畜致有損壞敢爲非橫期凌道衆尤
須嚴防抵換竊取器物等項其城宣德
間所賜宛平縣夾河莊地九頃七十四
畝仍付本宮管業以爲香火之需亦不
許人侵占如有此等輕則量情懲戒重
則奏請拏問治罪不宥故諭
成化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降印符籙
香皂縐紗巾一頂
深青織金火焰霞雲絹地紗鶴氅一件
白暗骨朶雲緞絲紗直領
白生絹道袍　白將樂布襖兒
白將樂布裙　白熟絹單褲
白熟御羅寶相花手帕　青熟絲線縧
白熟絹襪二雙　青素紵絲履一雙
熏衣香十袋
秋季二套每年八月初一日更每套
香皂縐紗巾一頂
深青織金火焰霞雲線羅夾鶴氅一件
白素線羅夾直領　白素線羅夾道袍
白線羅夾襖兒　白線羅夾裙
白熟絹夾褲　白熟御羅寶相花手帕
青熟絲線縧　白熟絹襪二雙
青素紵絲履一雙　熏衣香十袋
冬季二套每年十月初一日更每套
香皂縐紗巾一頂
深青織金火焰霞雲紵絲夾鶴氅衣一
件　白暗骨朶雲紵絲夾直領
白紵絲綿道袍　白綾綿襖兒
白綾夾裙　白綾綿褲

白熟御羅寶相花手帕　青絲線縧
白絹襪二雙　青紵絲履一雙
薰衣香貼十袋

祭祀儀注　※

御祭用牲品

户三

正殿二壇每壇
犢一　籩十　豆十　大羹一　和羹二
黍　稷　稻　粱　帛二
爵三　酒

十三

○親睦注生殿共四壇每壇○
羊一　豕一　籩八　豆八　和羹二
黍　稷　稻　粱　帛二
爵三　酒
元帥七十土地一科名司二共十壇每壇
羊一　豕一　籩三　黍　稷
爵二　酒一
衆神二壇每壇
羊一　豕一　籩三　豆三　盞十
酒一

御祭用素陳設圖

○正殿親睦注生堂殿共六壇每壇

神位
茶　茶　茶
麪　麪
粉　粉　粉
糕龜兕果子茶食　糕龜兕果子茶食　糕龜兕果子茶食　糕龜兕果子茶食　糕龜兕果子茶食
供
香　帛

户三

元帥七十土地一科名司二衆神二共十二壇每壇

十三

神位
茶　茶　茶
麪　麪
供果子　糕茶食　供茶食　糕茶食　供果子

○贊禮○
班齊詣盥洗所搢圭酌水進巾出圭就位○迎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香詣前跪搢圭獻香出圭俯伏興跪搢圭獻香出圭俯伏興平身復位○獻帛詣前跪搢圭獻帛出圭俯伏興跪搢圭獻帛出圭俯伏興平身復位○獻牲素祭曰獻供詣前跪搢圭獻牲出圭俯伏興跪搢圭獻牲出圭俯伏興平身復位○行初獻禮詣前跪搢圭獻爵出圭俯伏興跪搢圭獻爵出圭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衆官皆跪讀祝俯伏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復位○行亞獻禮詣前跪搢圭獻爵出圭俯伏興跪搢圭獻爵出圭俯伏興平身復位○行終獻禮詣前跪搢圭獻爵出圭俯伏興跪搢圭獻爵出圭俯伏興平身復位○送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瘞所○望瘞禮畢

○遣官致祭○
每歲用牲陳設一次正月中旬擇日
正殿親睦注生殿共六壇每壇

神位
饅頭　饅頭　饅頭　饅頭
果子　果子　果子　果子
帛
羊　豕

户三

元帥七十土地一科名司二衆神二共十二壇每壇

十四

神位
粉　粉　粉
酒盞　酒盞　酒盞　酒盞　酒盞
果子　果子　果子
羊　豕

每歲用素陳設一十四次惟真君仙妃瑞旦四次本壇用帛元宵四月八端午重陽中秋臘八立春七次加獻時食冬至正旦
聖節三次只依陳設
正殿親睦注生殿共六壇每壇
茶 粉糕 饅頭 果子 茶食
起糕 饅頭 果子 茶食
神位 茶 粉糕 饅頭 果子 茶食
起糕 饅頭 果子 茶食
茶 粉糕 饅頭 果子 茶食
弗盤
元帥七土地一科名司二衆神二共十二壇每壇
饅頭
粉 果子
神位 茶 糕
果子
麪 饅頭
贊禮同上但搢圭曰搢笏無帛不進帛素
戸三 十五
祭 畢道士舉樂諷經
主獻官
聖節瑞旦冬至正旦七次
正殿國公或侯伯 親睦殿禮部正官

注生殿内臣
元宵四月八端午重陽中秋臘八 立春七
次禮部正官
每月朔望并四時更衣用素陳設
正殿親睦注生殿共六壇每壇
茶 粉 饅頭 果子 茶食
糕 果子 餅
神位 茶 粉 糕 果子 茶食
饅頭 果子 餅
茶 粉 糕 果子 茶食
元帥七土地一科名司二衆神一共十二壇每壇
饅頭
果子
神位 茶 粉 茶食
糕
贊禮同上但不獻帛獻供
主獻本宫官
香燈
内府關支每月朔望二次每次
降香十二炷 碎檀降香各三觔
馬牙香五十觔 抹香三觔十二兩
紅燭每枝重一觔一十二對
重半觔二十四對
香油二百觔
該厰關支每月一次
炭七百觔 炭餅三百片
柴三千觔

御祭
祝文 戸三 十六
維永樂拾陸年歲次戊戌十一月丁未
朔初四日庚戌
皇帝 致祭于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虚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
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
君
曰惟
神道妙德玄功崇行著位列上真領職
九天出聖入神弘闡靈貺翼輔國家利濟
群生比者朕躬遘疾用藥百計罔底于

効賴
神幹運化機默加佑護朝夕左右施以靈
符濟以天醫妙藥起死回生使困敝之
體既危而即安洗痼之疾盡脫而復舊
仰惟
神德天高地厚銘心刻骨曷其敢忘茲以
太牢香幣時衣詣
神報謝尚祈　歆格鑑朕斯忱尚
享

又

維永樂十七年歲次己亥正月丙午朔
十九日甲子
皇帝　致祭于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沖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
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沖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
君
曰茲者脩建
金籙大齋舉薦揚
皇考
皇妣之典普為天下蒼生祈福超度一切冥
靈仰祈
洪恩真君敷達
上玄少伸誠孝爰及顯幽咸資和濟切惟
洪恩真君道妙德玄神化莫測精靈赫奕
默運感通乃致
穹祇昭格
列聖鑑臨卿雲瑞光屢呈五色之祥白鶴青
鸞允協百靈之應綵旛結成於壽帶梵
氣彌護於醮壇惟
皇考
皇妣在天之慰悅實
洪恩真君導引之靈誠天人交感遐邇家
恩朕心感荷曷其有窮茲以齋事完滿
謹具素饈詣宮報
謝尚祈歆格俯鑒微忱尚
享

又

維永樂十七年歲次己亥四月乙亥朔
二十七日辛丑
皇帝　致祭下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沖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
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沖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
君
曰茲者
洪恩真君於福建靈濟宮修建
金籙大齋醮謝
上真為朕祈祝仰惟
神化莫測道力弘深遹致
穹祇感孚
上玄鑒悅卿雲瑞靄屢呈五色之祥白鶴青
鸞連日翩躚而至
神靈倏降顯應非常皇圖荷鞏固之安朕
體賴更生之賜保安壽命永享康寧
厚德深恩同於

天地銘心刻骨曷其敢忘茲以齋事完滿謹
以香幣齋品詣宮報
謝尚祈
歆格俯鑒微忱尚
享

又
維永樂十七年歲次己亥三月乙巳朔
二十五日己巳
皇太孫　　敢昭告于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
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傳濟高明
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
君
日茲者奉
祖父皇帝命來朝謹以牲醴庶品詣
宮致祭
洪恩真君其鑒之尚
饗

遣官致祭
京廟告成
維永樂十五年九月十五日遣其官致
祭曰作
神新廟于茲完成爰諏吉日奉
神居之惟冀神明赫奕香火興隆恩錫豐穰
福澤庶民萬年永久佑我邦家尚
饗
真君瑞旦
金闕九月十七日　玉闕七月十五日
維　年　月　日遣其官致祭曰
惟
神受職
九天燿靈下土敷佑黎庶翼輔國家道妙德
玄功崇行著茲者恭遇
真君誕生之日特此素羞致祭
神其鑒知尚鄉饗
加封聖眷
維本年十一月十七日遣其官致祭曰
惟
神於朕有功已加封號而追贈神眷之典在
禮允宜特加封
父齊王忠武翊亮真人
母田氏仁壽淑善仙妃
配許氏順助仁惠貞應仙妃
配陶氏善助慈懿恭靜仙妃用伸告
知尚　饗
保安營造
維永樂十六年正月十三日遣其官致
祭曰茲者營建北京宮殿天下軍民夫
匠皆樂於趨事赴工不憚煩勞朕心念
之未嘗少忘然工程浩大用工之際或
飲食不得其時或寢處不能其所或凌
寒冒霜早作晚息凡七情所感皆能致
疾已嘗命醫用藥調治然人力所及有
限醫藥所濟甚微匪仗
神明曷臻至惠惟
神大德輔
國庇民尚賴顯威默加
佑護使疾疢不作沴氣潛消咸獲康寧

永賴無窮之慶
神其鑑朕玆意尚　饗
聖節
維本年四月十七日遣其官致祭曰惟
神道德功　崇行著曩者朕躬遘疾賴
神默運精靈保扶翊衛致有今日玆以初度
之晨特以素羞致祭
神其鑑之尚　饗
加封告廟
維永樂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遣其
官昭告曰惟
神道大德弘昭灼兩間故生致庇民之勳沒
贊天地之化禦災捍患物賴以寧曩者
朕躬遘疾罔底于效
神斡運鴻化大闡靈貺朝夕左右默佑朕躬
施以靈符天醫妙藥使困敝之體既危
而復安沈痼之疾盡脫而復舊弘濟艱
厄遂獲更生中心銘感曷其敢忘已加
封神號以表朕懷然夙夜拳拳歉焉不
足今復加封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洞
玄沖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弘
靜沖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君
用荅
鴻休少伸報
謝尚祈
昭格俯鑑微忱
仙妃瑞旦
涇國正月十三日　衛國七月十七日
維　年　月　日遣其官致祭于
仙妃曰惟
神德合至真功參玄化位躋仙品職受
九天庇育群生式彰顯應玆惟
誕生之日謹以素羞致祭
神其鑑之尚　饗
敷達上玄齋意
欽奉
聖旨
皇考太祖高皇帝廟

天眷命撫有寰區建萬世之弘規開太平之
鴻業
皇妣孝慈高皇后同勤開創弘濟艱難協贊
萬機輔成內治朕賴
天地之祐
皇考
皇妣之靈紹承大統恪守
宗祧深惟負荷之艱莫展生成之報顧
升遐之已久想
陟降之如存爰舉薦揚特伸衷慕載惟四
海之大民物之繁均家
大造之含弘咸賴
玄穹而主宰欲富欲貴欲壽考人心所同曰
雨曰暘曰燠寒天時罔測況水旱凶荒
之不偶而札瘥疾癘之無常顧一物之
靡寧惟眇躬之是責重念覆載照臨之
內幽明精爽之靈或依草附木而無依
或嘯月吟風而失所爰及飛走蠕動之
衆胎卵濕化之微久墮沈淪無由解脫
乃以永樂十七年正月初九日命道衆

於
洪恩靈濟宮修建延禧普度羅天大醮七
晝夜一千二百分位仰祈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
户三　茁
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
君敷達
上玄少伸誠懇以展孝思尚冀風調雨順萬
方屢獲於豐年國泰民安四海咸躋於
壽域幽明普度遐邇家恩伏願
玄穹洞鑑
神道丕揚品彙庶融均囿甄陶之德
皇靈昭鑑並霑濟度之恩大地咸春群生蒙
福欽此
設官奉祀
廟官曾陳孫祖居福清縣遵義里父全
贅閩邑積善里陳氏生陳孫因居而附
籍馬大明洪武丁丑始扶

神筆判符藥地理吉凶無不響應後聞於
朝永樂丙申遣使迎
神遇事密禱應驗不爽愈敬愈靈永樂己
亥五月十八日
欽賜冠帶守宮奉祀月俸米五石差人挈家
户三　二十五
起取完聚遂於廟西官蓋房舍而住焉
遣官奉祀
内臣一員
道録司道官一員
錦衣衛指揮林觀　百户劉真
聽事校尉郭泰　廖真
選道燒香初選一十二名與福建祖
廟同後節選添
道士張守真　吳希敏　張一寧　曹承祖
穀一正　郭通　姚可道　張福延
史道順　崔守一　吳得中　陸上文
倪正道　婁景中　葛子真　孫本道
盧混成　張友崧　呂道存　楊遇春
樊雲山　羅仲山　呂志中　鄭守清
朱道方　陳衆木　朱衆先　道弘

胡文　史慶安　韓得　朱道安
周宗道　錢用常　金以寧
給户灑掃
廟户蘇貴　王純　王興　劉政　龔顯
高成　丁旺　張福　張真　魏真
牛高　楊信　趙禮　張斌　董田
曾貴　蘇能　李剛　范庸　劉興
已上二十户永樂二十二年十月
初一日抄蒙天字四萬五千三百
號
照帖一將内官阮義傳有靈濟宮灑掃廟
户劉源等二十户常川灑掃廟宇
免他雜泛差役各家門首開張舖
面一行雜差盡行優免奉
欽依依舊例優免他欽此
户三　二十六

徐仙真録卷之四

建靈濟宮

蓋廟立碑

永樂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欽奉

聖旨着都指揮童俊按察司副使許昇

重新起蓋合用的人匠軍夫木植磚瓦等料着工部行文書去辦欽此工部字四千二百五十六號勘合着落布政司會同布按二司重起蓋務要整齊本年四月二十六日興工次年五月初六日完成繼於南京鑿石碑并龜趺航海而來仍集軍夫萬人建立其奉

勅督造官員

內臣張達

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委官張貴

太常寺少卿周訥

福建指揮使童俊

福建行都司委指揮韋肅

福建布政使司右叅政祖述

福建按察司副使許昇

合屬府縣官員

陳樂圖

歌　玫　管　笛　扎　鼓

謡　琴　簫　笛　扎　板

神位

謝上真齋意

竊以　南唐世胄江左簪纓幼服詩書恒修齋而執戒長膺爵位務積善以建功總戎幸著於聲威仗鉞遂平於妖孽志秉堅貞之節身全忠孝之名定國安民實非所任封王廟食夫崇敢當兇無禍福以動人孰謂聰明而作聖救危濟厄體

太上之好生應感隨機助

玄真而行化詎期進列於崇階乃獲超躋於

仙品寵錫真人之號侈封金闕之名捍患禦灾忝作七閩之主宰儲祥集福敢希五嶽之英靈綿延香火於萬年際會風雲於今日深荷

聖情之眷念遂令廟貌之一新華萼聯輝既均諧於雍睦衣冠如在復大備於儀文

閨門榮被於

褒加骨肉過承於

眷遇臣

欽蒙加封清微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君

妻許氏加封真應仙妃

弟加封高明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君

弟妻陶氏加封恭靜仙妃

父加封翊亮真君

母田氏加封淑善仙妃惟此湛恩之霑需皆由

大造之含弘夙夜兢惕無能報稱肅敷陳於悃愊特祗謝於

上直保衛

聖躬益衍齊

天之壽興隆

寶祚允同盤石之安雨順風調歲臻豐稔河清海晏永樂雍熙

日月同明輩
皇圖於萬世
乾坤並育集諸福於群生異俯鑑於勤誠祈
上資於妙道
聖 之念遂令廟貌之一新二尊聯輝既均
諸於雍睦衣冠如在儼大備於儀文門
門榮被於
褒加骨肉過承於
眷遇臣
欽蒙加封清微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
户三 二十九
庇民洪恩真君
妻許氏加封真應仙妃
弟封高明弘靜冲湛妙應在恵韓國
君 弟妻陶氏加封恭靜仙妃
父加封翊亮真君
母田氏加封淑善仙妃惟此湛恩之霶
霈皆由風雲於今日深荷
大造之合弘夙夜兢惕無能報稱庸敷陳於
悃愊特祗謝於
上真保衛

聖躬益衍齊
天之壽興隆
寶祚允同磐石之安雨順風調歲臻豐稔河
清海晏永樂雍熙
日月同明輩
皇圖於萬世
乾坤並育集諸福於群生異俯鑑於初一同
上福於妙道
普希調格為作證明
永樂十七年太歲己亥二月十五日建
壇二十一日滿散 回向文
每月朔望
伏以皈心金闕宣琅函蓬芨之靈章稽
首瑤階祝
玉陛楓宸之靡算香雲繚繞恭炷爐薰虔誠
供養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
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户三 三十

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
君
聖父聖母聖妃聖子聖孫合殿威靈查邊
魏趙刁五大元帥岳許二元帥侍衛護
法仙衆官庭土地護教真官仗此真香
普同供養
洪恩靈濟宮以今朔望旦謹集道流恭詣
殿庭上香舉樂諷誦經誥行道回向化
貢九儀恭望
大慈俯垂洞鑑惟冀勝聞
三境上祝
九重
欽願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德日新日日
新體
天地高明之悠久壽萬歲萬萬歲等山河
鞏固以安寧四海晏清八方泰定民安
物阜雨順風調謹稽首皈依恭祝當今
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
每日侵晨
伏以昧爽朝真望天衢而不遠齋心事
户三 三十一

帝叩金闕以非遥故伸小草之誠仰瀆
高明之聽以今焚香虔誠供養
九天金闕
九天玉闕
聖父聖母聖妃聖子聖孫合殿威靈杳邈
普同供養
魏趙刁五大元帥許岳二元帥侍衛護
法仙衆官庭土地護教真官仗此真香
普同供養
洪恩靈濟宮以今清晨謹集道衆恭詣殿
庭行香祝贊諷誦經誥恭望
大慈俯垂洞鑑惟冀騰聞
三境上祝
九重欽願　洪恩溥博
聖德昭彰四海萬邦永樂昇平之治五風十
雨咸承大有之年
聖壽萬安
皇圖鞏固澤周品彙福被群黎
每遇時節
伏以四序推遷化育寔資於帝力萬方
寧輯陶鎔咸賴於神功式逢佳節之臨

敬致消災之瀆以今焚香虔誠供養
九天金闕
九天玉闕
聖父聖母聖妃聖子聖孫伏此真香普同
供養
洪恩靈濟宮恭遇令節謹備時儀虔集道
衆諷誦經誥化頁凡儀欽願
真靈昭鑑施濟溥博濟之
洪恩恵澤宏敷致時雨時暘之嘉應祝
皇圖於磐石祈
聖壽以齊天下及倉生均霑福利
慶讚丹悃
聖節
臣某欽承
上命職奉
靈祠荷
聖明治化之功感
真君庇佑之德無伸報荅有念皈依陟金
鰲第一之峰瞻
玉陛九重之御伏念臣　詞稱今月某日

欽惟
紫樞紀瑞開
天壽之昌辰丹悃數
聞劾華封而三祝預向某日祗就本宮謹某
羽流啓三日之道場闡
諸真之寶範雝雝肅肅虔伸虎拜之誠
赫赫明明若覩
龍顏之近載稱載賀延壽延禧即日奏聞
天地申牒
真司開建清壇依科修奉特設
真君淨醮拜讚本願燈儀田奉
諸神仍修醮禮營諸秘典善果周完設
醮謝
恩恭祈
景福伏願
皇帝陛下
至仁天若齊日月以照融
聖筭山如等乾坤而悠久庶徵屢應百寶常
登下民但擊壤以歡歌異域率梯航而
朝貢已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俟

恩之至謹意
千秋
臣某　職守
靈祠幸叨光於
丹陛身躋鰲頂爰仰止於
青宮良晨應星渚之呈祥率土咸露忱而
伸
賀敬以今月　日虔集道衆祇就本宮依
科修奉開啓道場宣達微忱板閱玄典
寅設
真君淨醮祝讃
北斗星燈營諸秘典善果週完設醮謝
恩恭祈
景貺伏願
皇太子殿下揄揚
祖德嗣承萬世之基亮弼
聖模永享千秋之壽益隆
大本躬履
至仁夷夏攸同神人忻戴臣下情無任
激切屏營俟

户三　三十四

恩之至謹意
金闕瑞旦
信官某
伏以成功東海仙名夙列於崇階顯跡
南邦神貺大昭於
盛世忠扶
社稷曰正直以聰明惠及生靈俾安逸而富
壽茲遇
降祥於
斗府特伸讃
賀於瑤宮敬以九月十七日祇就本宮虔
集道流依科修奉敷通誠意開啓道場
燃祝星燈讃禮本願特設淨醮化貢凡
儀延奉
真慈恭祈
景福伏願
皇帝陛下壽齊山嶽頌曆象於四夷
德被乾坤大幅員於萬國祥圖瑞錄弗停史
筆之書滯穗餘糧屢溢農疇之望
朝野胥慶神人克諧臣下情無任不勝戰

户三　三十五

惕之至謹意
玉闕瑞旦
信官某敬以
五明宮中發大願分形而扶教三山龍
首闡妙道顯跡而成功貽靈博濟於萬
年輔國佑民於今日伏念　欽承
上命祇奉
靈真感
聖明治化之恩荷
上仙仁惠之澤無從報荅有念修崇逢
中元
地官之良辰恭遇
洪恩真君之瑞旦瀝陳卑悃上瀆
高明敬登第一金鰲載仰
九天玉闕特伸慶
賀少荅隆庥是日虔集道流依科修奉
敷通誠意開啓道場燃祝七政星燈讃
禮本願靈文仍設淨醮貢奉凡儀貽謝
天恩恭祈景福上願
聖壽等乾坤之久

皇圖鞏山嶽之安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登
而人民育祠庭肅靜舉同人物之安康
善信皈依咸賴雲天之輔佑臣下情無
任不勝忭愓之至謹意

涇國仙妃瑞旦

信官某

伏以鰲峰仰止寵膺貝應之褒象服是
宜大闡注生之德上符
金闕下睠蓮宮茲屆鴻鈞轉氣之良欣際
初度叶祥之吉特伸歡
賀肅谷
懿慈敬以正月十三日虔集道流依科崇
奉修設
仙妃特醮諷誦蓮笈靈文延奉諸官菲陳
獻禮廻旋法席仰冀
慈庥伏願
皇圖鞏固等磐石以同安
祚胤昌隆衍本支於萬世化行俗美懽聲藹
芣苢之歌氣順時和率土獻璚芝之瑞
昌勝感戴永樂昇平下情無任惶恐之

戶三　三十六

至謹意

衛國仙妃瑞旦

信官某

伏以懿德徽柔恭靜允諧於
王國令儀清淑注生夙列於仙階委委紽
紽雝雝穆穆茲邁誕彌之瑞旦庸伸頌
賀之微誠以七月十七日虔集道流依
科崇奉修設
仙妃特醮諷誦蓮笈靈文延奉諸官菲陳
獻禮廻旋法席仰冀
慈庥上願
皇齡悠久須曆象於萬年
聖治雍熙混車書於八表慶綿
祚胤德被神人陰陽調玉燭之和髫耋華
胥之樂下情無任惶懼之至謹意

戶三　三七

祭祀儀注

行在禮部皆字五十二號勘合爲祭祀
事

一祭物

計二壇每壇羊豕一果三帛一（白色禮神制帛）

已上祭物於不係贓罰官錢內支價買
辦

一儀注　執事六人

贊引引獻官至贊詣盥洗所贊搢笏盥
訖贊出笏引至贊就位樂作贊四拜樂
止贊奠帛行初獻禮贊詣神位前贊搢
笏執事以帛進於獻官訖以爵進獻訖
出笏贊詣讀祝位跪讀祝畢贊俯伏興
平身贊亞獻禮執事自奠訖贊四拜贊
焚祝帛贊詣焚祝帛所贊禮畢

一祭期春秋二仲月擇日行禮

一祭文

維　年歲次　月　朔越　日
致祭于
皇帝遣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
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
君

戶三　三十八

曰惟
神受職
九天顯靈南服敷佑黎庶翼輔國家道妙
德玄功崇行著爰伸典禮歲有恒祀茲
當仲春秋謹以牲醴致祭尚
饗
陳設二壇每壇
爵 果 羊
祖位 爵 果 帛
爵 果 豕

設官奉祀
永樂巳亥八月初四日
欽設奉祀官方文照專掌其事不預他政其
方文照乃祖廟檀越方珏之十二世孫
也永樂癸巳先以稅戶人材徵赴天官
歷事後授前職

選道燒香
永樂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兵部尚書方
賓錦衣衛指揮林觀奉
聖旨福建洪恩靈濟宮少道士看香火還着

周郎中去那裏着有司選十一名老實
至誠道士在宮裏看香火每人月與粮
米五斗欽此
禮部皆字七十六號勘合遴選發宮
林宗能 王宗駒 黄志孔 江八
洪伯達 毛海生 陳志琥 曾道晟
林志福 鄭維 吳隆遜 劉文恕

給戶灑掃看守
万煩 林發 林得賢 詹盈
鄭永 已上五戶先給灑掃 林禎

林順 林達 林玫 林榕
林復保 林神 孫每 孫珠郎
丁陳弟 江每弟 郭弟郎 劉王
陳每弟 趙原 卞原
已上十六戶續添看守
通奉禮部秋要三百三十五號勘合優免
戶差

徐仙真錄卷之五
祠產
洪恩靈濟祖宮
田園陸畝玖分
夏稅鈔貳拾玖文
秋粮米正耗叁斗玖升壹合
本里肆畝玖分 每畝科正米伍升肆合貳
夏稅鈔貳拾壹文
秋粮米正耗貳斗捌升肆合
宅後園 田計壹畝陸分
賢字叁號田壹坵土名宮前溪乾量計
貳分柒釐租穀壹石壹斗正
賢字肆號田壹坵土名丈廟前量計柒
分租穀貳石捌斗正
賢字伍號田壹坵土名桂宮前量計陸
分叁釐租穀貳石伍斗正
洄洋東園 田計貳畝捌分
敬字陸號田壹坵土石宏路下量計壹
畝叁分捌釐租穀伍石伍斗貳升正
孝字壹號田壹坵土名牌邊量計貳分

貳厘租穀捌斗捌升正
中字壹號田壹坵土名宏路下量計壹
畝貳分租穀肆石捌斗正
陳倉園鷺字陸號田叁坵土名文殊庵邊
應分租穀壹石伍斗正
園貳畝每畝科正米伍升
夏稅鈔捌文
秋粮米正耗壹斗柒合
石埕園荔枝叁拾株土名嶼山宮前折園
壹畝捌分
坑裏園荔枝貳株坐落倪舍後折園壹分
宅後園荔枝貳株坐落桂宮後折園壹分
洪恩靈濟宮
田園貳畝陸分
夏稅鈔壹拾壹文
秋粮米正耗　壹斗肆升壹合
田壹畝肆分每畝科正米五升四合二勺
夏稅鈔陸文
秋粮米正耗柒升柒合
陳充園　田計玖分

戶三　四十一

而字十號田壹坵土名神宮前量計叁
分玖釐租穀壹石貳斗正
上字玖號田壹坵土名道者壠量計伍
分壹厘租穀壹石伍斗正
郭塘園横字柒號田壹坵土名神宮前量
計伍分租穀壹石伍斗正
園壹畝貳分
夏稅鈔伍文
秋粮米正耗陸升肆合
郭塘園園貳坪土名潢溪量計壹畝貳分
旗龍山靈濟行宮
田陸畝壹分捌厘貳分每畝科正米伍升肆合
夏稅鈔貳拾柒文
秋粮米正耗叁斗伍升捌合
前洋園　田計貳畝伍分
存字貳號田壹坵土名前洋量計捌分
租穀叁石叁斗貳升正
存字叁號田壹坵土名糞池墘量計伍
分租穀貳石正
政字肆號田壹坵土名糞池墘量計陸
分肆厘租穀貳石陸斗捌升正
墓舍墓園　田計叁畝陸分捌厘
華字捌號田拾貳坵土名翁舍前量計
貳畝柒分壹厘租穀捌石壹斗叁升
正
華字玖號田叁坵土名翁舍前量計玖
分柒厘租穀貳石玖斗壹升正

戶三　四十二

完孝錄凡例

一堪輿論巒頭者雪心賦葬經等書言之備矣論星氣者催官篇玉尺經等書言之備矣更復何贅是編中所載皆因古人所未言者而言之或古人言而未詳者而詳言之一切陳言不載但其中如廣愚熊氏饒安李氏括蒼李氏泰和周氏臨川吳氏之類言皆切理尚未廣傳于世故併錄之

一論形氣諸前賢格言皆可備參考至七政造命年月世所罕傳故編中論形氣者略而論七政者詳論形氣者止存今文論七政者併存古文

一天符紫白闡五運六氣之機發洛書河圖之秘其理與七政相表裏者此亦世所罕傳故併存之

一仁人孝子之心原無所為而為而編中輙言吉凶禍福後來之應驗者不亦惑世乎然以純孝之士不恒有於世故舉其驗以歆動之不必一一如所云

一地理本静也古人制作每於静中求動故多用變夫變者權也權非聖人不能用時師而誤用之其不敗乃事幾希是編惟道其常而已至用變而涉奇怪幽玄皆所不載

完孝錄目錄

一卷

二卷

目錄終



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録卷之一

蓋自有天有地分陰分陽至理流通於兩間元氣運行於萬古昏昏默默妙闔闢於無窮混混沌沌神變通於莫測或數而為二氣之推遷或布而為五行之生尅一消一長總妙玄工為盈為虛無非造化天地之神固不可知推遷之數則有可考為日月為星辰其爍然於上者有一定之度為山川為土石其凝然於下者有一定之形推其度可以知年月日時之吉凶察其形可以決龍穴砂水之禍福道參三極理無二途惟三才合一之士可以凝天命佑神工彼拘學執一之徒安得肩鴻鉅當重任高其談濶其步依然遠類乎楊曾擬其象畫其圖居然自安於廖賴若問天文地理那有實見眞知大者勿論乃拘拘於小節之疵全體罔聞顧屑屑於一偏之見已昧乎山川向背之分且以方向言禍福既謬於聖正授時之令更以雜說論日時況偽書之紛紛濟誕說之喋喋天無二日古今定理今之論太陽者則曰曆數曰烏兎曰都纂之

類有七位太陽之參差民無二王聖賢格言今之論帝星者則曰尊帝曰天皇曰口斗之類有十三帝星之間雜變亂陰陽者則有為淨陰為淨陽為分陰為分陽為真陰為真陽為先天為後天詎知太極之陰陽無二理易

置五行者則有為陰府為洪範為八卦為雙山為玄空為納音為渾天為星宿誰知生成之五行無兩端似此之類難以悉舉信此之輩舉世皆然是以疑信交馳令人一二世而無塋地可否難辨致人數十年而無塟期始

○信僞術不足憑惟有吾心為真主吾心果善人自傑而地自靈念慮少虧地不庇而神不佑不然胡龍頭政嚴災兆十日胡牛眠山上位至三公況興衰成敗之機莫非天定故貪謀詐求之計枉自心勞或侵掘已祖猶如剜肉以充饑或偷塟人塋無異盜鈴而掩耳奉勸世人無如守正培心地乃為得地之本循天理誠為地理之根崇信明師毋惑幻術桐地以五星巒頭為先而卦例天星奚足惑擇期以七政要旨為重而百家樣說何足憑守

此陰陽正理可參造化玄機相地以五星四句是一部大旨

右第一章論陰陽正宗

龍穴砂水地之形也盛衰消長地之氣也形本吉而氣未至則無先作福之理如尼丘生孔嵩嶽生申甫古豈非此山水耶以氣運未至雖造化不能先啟其機形甚吉而氣已減亦無再作福之理如諸偶生舜岐周生文後世豈變易此山水耶以氣運之既盡雖造化不能復啟其機蓋天地之氣流行不滯古之洛陽今非昔此

○今之京師視古獨盛均此山川而作福○有遲早久近之不同者以氣運之至與未至盡與未盡耳何嘗拘拘於龍穴砂水間耶然盛衰之機必有先兆是故河洛呈祥發卦疇之預兆麒麟郊見啟王泫之先機黃河清而知聖王之御極五星聚而兆賢士之竝生此皆關乎天下國家之盛故天地精華之氣顯而為禎祥有如此也若氣數將亡則妖孼竝生而凶氣集矣是氣也固大無不包亦小無不貫雖市廛之間墓宅之所亦有盛衰之可

言者凡入其鄉登其宅墓見其禽獸繁育草木暢茂風氣和煖山谷騰輝水深土厚景色清奇至於晨昏半子之時乃見祥光呈現淋氣交騰又有若遠遠微聞鐘鼓之聲老者持杖壯者軒昂童子班班俊秀人人和樂雍雍揖遜凡此皆盛氣也發福必大若入其鄉登其宅墓見其草木焦枯禽獸離散風聲悽慘氣色消索山川崩破寒谷幽暗及晨昏半子之時又見光明不著滯氣交騰而寂寂然如入於無人之境家無頒白少壯罷弱內有風

○聲庭多忤逆凡此皆衰氣也為禍必速又有○等人家出麻白悽慘之氣者必主喪服有黑爛沉滯之氣者必主疾疫有赤燥炎蒸之氣者必主火災官非之類或生蕃苔或生白毫或牝雞鳴亦皆凶氣致之也又有等墓塚無故自陷風拔其樹雷擊其處其家亦主退敗墓土焦枯炎燥發露此火氣盛也必主蛊蟻墓上獨生青蒿或生白草白葉樹皆水氣盛也必主水泉凡山大水小而無龍穴者必生白蟻凡山小水大而無龍穴者必主水泉或

乘龍雖真而穴於無氣之所其禍亦然四旁皆生草木而塚上獨無者其中曰蟻滿棺塚上獨生青苔而四旁皆無者其中水泉盈穴穴有砂石者水泉不免穴乘殺氣者曰蟻亦生蘊蘆窩者水必浸塈頑硬者蟻必至此亦理之必然者皆衰氣也此盛衰之氣已見其大概苟細察之愈推愈妙今人見靈芝等瑞誰不重之然非無別也如或靈芝之始出頭者有如寶蓋之微露其頂或如蜜蜂之吹飴微微然似有其聲實無其聲此初盛氣也露○其頭者便露其盤露其頂者便露其簷似有其聲者實有其聲或紅或黃或赤或五色間雜而成章此正盛之氣也至若如靈芝之有盤者露其幹如寶蓋之有簷者露其柄或郁郁然盈人之目或鬨鬨然盈人之耳此極盛之氣也過此則盛極而衰矣如靈芝之有幹而長如寶蓋有柄而高如蚊鼓之自近而遠如微雷之自低而升如祥烟之結五彩者外濃而內淡此將衰之氣也如靈芝之有幹而斜飄不着於地如寶之柄高而飛拂無所依如蚊鼓之去遠如微雷之過高如五彩之一片一片而聚散無常此正衰之氣也至若如靈芝寶蓋之朽而壞變而無聲之高而亢遠而極色之濃者倏而為淡飄飄然如殘星之將散拂拂然如敗兼之經風此極衰之氣也在智士之善惟耳

右第二章亟論氣運通塞

卜氏曰相地一以相人此善喻相地之法也余觀風鑑之流每每以形體觀人之貴賤以氣色辨人之窮通二者兼盡然後相法無遁○情也何今之相地者徒知相形體而不知觀氣色卒不能如相人之驗矣范氏曰祖龍高頂名樓殿常有雲氣現楊氏曰望氣尋龍葛是古人相地且未嘗不決之於氣也今人胡置而勿論耶然氣之現於微芒者認之尤難惟平旦之時清氣未散泊暮之際正氣方收及時雨方霽之瞑初秋中元之旦斯時也微露者皆可見恍惚者皆可觀至於更深半子之時認之尤當九青紅者皆陽氣也曰黑者皆陰氣也黃而潤澤者陰陽冲和之氣也觀氣之高低体態可以卜所結龍穴之長短觀氣之廣狹規模可以卜所收砂水之多少觀氣之端然而直上定知正穴必在幹龍觀氣之飄然而斜行定知正穴必是枝落幹氣自然雄偉高大枝氣自然卑小清弱山椎健者氣旺盛山柔弱者氣微細故曰龍行十里氣高一丈富穴氣如疊壘色灎而濁貴穴氣如張蓋色清而奇初吐一線上結華蓋葱葱鬱鬱如雲如煙如旃晃垂琉黃中五色具備似龍鱗者名曰旺氣帝王之地蓋帝王陰陽合○德五氣儲精又土為君故其色本黃龍為君象其形本肖所以備具五色又黃多而象龍也紅光明燦森森林林如虹如月如鳳舞者名曰淑氣后妃之地蓋后妃與君敵體相去不遠又火能助土鳳為君瑞所以紅多而象鳳也或內白外黃前青后紫青如牛首赤如虎尾者猛將之氣侯伯之地初若雲煙終類鼎沸中青外紅如流星燭地如蛟騰鳳翥者福喜之氣宰相之地赤白一線直冲貫日者忠幹之氣諫臣之地赤紅一線如虹而微帶

絲色者文奇之氣狀元之地純白純黃民牧之地紅黃紫白相間而青潤者翰苑之俊紅黃黑白相間而厚重者附馬之英初吐一線終結寶蓋五色俱備輕清上浮有紋不襍如踏節如寶塔如推旌如幢幡耀日燭星者為異氣神仙之地此氣多現於飛鴈龍鐵拐龍五色具偹正直無倚如大臣之立朝者為正氣道學之地此地多現於中正龍逸士龍大抵青紅而明亮者文臣也白黑而徑直者武職也青紅白黑又帶一絲黃潤者文武全才○也其氣類禽者出文其氣類獸者出武其氣○盛大而燭天者必產出將入相之士其氣低小而光明者亦出文官而兼武偹欲知官祿之崇卑視氣之高低廣狹而可見欲知官祿之久暫察氣之大小厚薄而可知欲知官祿之在何方蔭何命人則分野可考方位可斷如坐命坐穴皆在子而吉氣正躔玄枵之次者官祿多在宋利夾卯未人坐命坐穴皆在丑而吉氣正躔星紀之次者官祿多在鄭利申子辰人坐命穴皆在寅而吉氣正躔析木

卅一　十

之次者官祿多在楚利巳酉丑人坐命穴皆在卯而吉氣正躔大火之次者官祿多在周利寅午戌人坐命穴皆在辰而吉氣正躔壽星之次者官祿多在秦利亥卯未人坐命穴皆在巳而吉氣正躔鶉尾之次者官祿多在晋利申子辰人坐命穴皆在午而吉氣正躔鶉火之次者官祿多在趙利巳酉丑人坐命穴皆在未而吉氣正躔鶉首之次者官祿多在魯利寅午戌人坐命穴皆在申而吉氣正躔實沈之次者官祿多在衛利亥卯未人坐○命穴皆在酉而吉氣正躔大梁之次者官祿○多在齊利申子辰人坐命穴皆在戌而吉氣正躔降婁之次者官祿多在吳利巳酉丑人坐命穴皆在亥而吉氣正躔娵訾之次者官祿多在燕利寅午戌人官位之陞遷無定方則吉氣之旋轉亦無定在如坐命坐山在子而官貴之氣現於申者官祿多在晋若有時轉入於辰則官祿又在鄭或再轉而入於午則官祿又遷於周凡自低而高自微而著必升遷之氣也若漸低漸微必降謫之氣也變

廿一　十一

而為無者必退斥之氣也又有飄揚而入於坐山者必致仕還鄉之氣也凡此之類未可盡述非聰明特達之士不能探其玄微

右第三章論氣色貴賤

地之氣色有真有偽偽者似真真者似偽作福之地其氣特奇停停然如寶蓋郁郁然似靈芝望之則有影可見即之則無形可拘或紅或黃或紫或赤或白而滋潤或黑而有光或五色相間或萬象交騰又或如空中之錦繡或如五彩之文章凡此皆造化吉氣鍾之○於地故精光特露有如是也若夫或白或藍○横欄散漫其象甚著其中甚澆此必是日氣與水氣相交而成者又有日出曙氣日落霞氣月出入輝光氣雨後雲氣老山濕氣川澤嵐氣珠藏澤媚玉韞山輝古窖浮光古墓有耀延平之劍芒射斗牛氏園之刀光含夜月草木之枯老則有光器物之年深則有火人血之在野日久則暮夜生明禽獸之血亦積久而有焰妖蛇之吐氣似雲妖雉之吐氣似錦妖黿之吐氣似霞蜃之吐氣每每結成樓

臺之狀與夫神火鬼火土地燈社司燈之類雖以枚舉皆偽氣之似真者也大抵真氣上大下小偽氣上小下大真氣外淡内濃偽氣外濃内淡真氣外暗内明偽氣外明内暗真氣有氣而有光偽氣有光而無氣真氣出山之巔偽氣橫山之腰真氣多結於陽明之地偽氣多結於幽谷之中真氣多現於衆山攢聚之鄉偽氣多現於孤陰獨陽之處辨之不精未必不指鶻雀而為鳳野鳥而為鸞蝘蜓而為龍也氣之偽者勿論已而氣之真者又

○有龍氣穴氣砂氣水氣之不同祖龍之氣定是光芒燭天穴中之氣必然精光獨露一分砂之為氣所以輔龍穴之用也故欲看砂上之氣者當以龍穴之氣為主未可以砂上之氣旺而遂以為吉穴在砂也如東方龍穴砂上見白氣紅氣南方龍穴砂上見黒氣黄氣之類皆尅洩之氣也見之必凶惟龍穴本氣極旺者方可免咎若東方龍穴砂上見黒潤之氣南方龍穴砂上見青潤之氣之類見之甚吉雖龍穴本極衰弱亦不作禍九尅洩之氣落陷宫為禍必淺生扶之氣落陷宫作福亦輕如火在北土在東之類即陷宫也水之氣其衆與砂氣同

右第四章論氣色真假

春氣青今夏氣紅清秋白潤黒居冬黄氣分居四季流行總是不同如青氣獨盛於芳春雖見白氣而無害亦光騰耀於夏日縱遇黒氣而不防白旺不畏赤臨黒盛何愁黄至夏季之土見木不生炎旺氣之黄逢青而不尅細觀氣之盛者既不畏尅則知氣之衰者自

○不能生三春之土難以助金九夏之白何能生水冬火不救季土秋木不顧炎君四季水衰青黄何賴東方青氣輕飄本嫌白露若見絲絲紅紫定知賜宴瓊林西方嫩白飛揚不宜炎至或者微微黒現必然汗馬成功亦微畏黒見黄婆則功成可待水少忌土見青黄則事業可成黄雖懼木白解救土獨青能為筋骨之疾単紅必興牢獄之災重黄瘟疫孤白死亡孛在北方無間色災生不測不須疑此皆青紅黄白不潤黒帶溼滯無光若是中和何妨災至青氣散亂而不正多生巫祝紅光尖射而怪異定出訟師白氣亂出而亂飄世傳剛悪黒光斜沒而斜現代有穿窬黄現昏暗無光定産盲聾瘖啞青亂必多變黒亂必多淫紅亂則文筆不開花白亂則干戈必生耀更有黄氣亂則生疾紅黄現總曰禎祥豈知亂紅現於西方必招血疾亂黄産於北地定主腎虚青黒生似非淑氣豈知青潤生於南地則光輝益著嫩黒呈於東土則生意可人蓋凶中也會藏吉處也會藏凶皆自

○然之機亦一定之理太旺則亢暴强悍太弱則孤苦伶仃旺極者斬後必速弱極者終亦絶嗣久暫雖殊同歸一致

右第五章論五氣生尅

風水之術先識氣機氣機不識風水何為氣通於天機違於地通天違地迥别時師略舉一二誨我支裔氣有進成機亦有進成進者吉成者又吉氣有退敗機亦有退敗退者凶敗者又凶屐其龍登其穴挹其砂水審其氣機為進為成則貴地決其尊榮富地決其興旺縱

貧賤之地亦安好也為退為敗則貧賤斷其枯竭賤龍斷其疾患縱富貴之地亦零落也春屬於木木之氣青木之機升夏屬於火火之氣赤火之機炎秋屬於金金之氣白金之機肅冬屬於水水之氣黑水之機沉四季屬土土之氣黃土之機凝悠悠揚揚絪氳滿眼蕩漾飛絲淅瀝震響此木氣也鳥嬌其聲人倦其吠青衣童子提壺挈榼此木機也舉凡所見所遇帶有動盪之情懽虞之狀崛起之体態者皆屬於木皆為春之所宜矣綠暗紅光飛魚集目閃閃爍爍激烈怒號此火氣也犬吠雞鳴妻呼子叫牧豎樵夫歌吟吠跳此火機也舉凡所見所遇帶有洶湧之情咆哮之狀轟烈之體態者皆屬於火皆為夏之所宜矣清清白白風色飄揚聽若有聲視之無形此金氣也行歌坐吠聲應聲呼驅牛趕馬緩語徐行此金機也舉凡所見所聞帶有思嘆之情倦怠之狀醉飽之體態者皆屬於金皆為秋之所宜矣寧寧靜靜無塵無土不動不搖亦不寂寞此水氣也扶肩而行對膝而

坐攜手而語鳥飛不鳴此水機也舉凡所見所遇帶有憂傷之情抱悶之狀收歛之體態者皆屬於水皆為冬之所宜矣塵埃滿眼黃沙霏微萬籟無聲風氣溫涼此土氣也整衣束髮正立清談肩負擔荷鳥宿獸歸此土機也舉凡所見所遇帶有端肅之情負載之狀沉潛之體態者皆屬於土皆四季之所宜矣春得火氣機為進木氣機為成水氣機為退金氣機為敗舉其一可以知其餘四季之土亦附四時而論氣斷人丁官爵機斷祖業財帛氣襍者一門數姓氣進者子孫成名氣成者添丁進爵氣退者官休子病氣敗者官禍子死機襍者陽宅主遷奔陰坟亦主遷奔機進者產益財來機成者庫充倉滿機退者家耗廉虧機敗者賣田借債審氣機之時屬寅即應寅亥之生命審氣機之時在巳即應巳申之生命餘可類推而知斷其吉推生命祿寅之月斷其凶推生命刑刃之期萬無一失者也有春月登山見跨馬者一坟石砌斷其有膈足之疾一坟荒阜斷其全富貴之家有夏月入閒聞燕語者問疾病斷其秋必死亡問功名斷其秋必榮捷有秋月登山見携酒者一有碑之坟斷其富而無積一無碑之坟斷其吝而有財有冬月登山聞鷄聲者一男坟斷其子陞御史一女坟斷其家寒子孝有日午登坟見日影者斷西方興旺斷東方零落有日午登堂見賣菜者斷男女無緣中年失偶此皆以氣機論也

右第六章論天地氣機 此以前論氣以後論形

談龍者必曰來龍龍不見其來則將何作主論穴者必曰穴情穴不審其情則以何為証龍之枝幹雖殊其來也皆有飛見潛躍如一不全則龍不真穴之形體雖異其落也皆有情勢氣脈如一不聚則穴不正有真龍有正穴則砂之吉者吉也凶者亦將為我制譬之朝廷有道則奸雄化為純良水之來者來也去者亦將為我用譬之心腹無虞則疥癬何嫌一二無个非龍其來不終聚者乘之孤獨貧窮無穴非穴其中必拙歪者當之輕貧重絕生尅皆砂皆宜就我子父財官皆宜柔抱

抱我皆吉皆我皆禍来去皆水皆宜舒徐艮丙巽辛皆宜溶注金水土佳木火為崇褁赶非砂𨫼鍜非水一以定龍一以證穴龍有正變穴有乘除金變如木火溶其傍勢如一線貴不可當見土成穴穴欲其藏土變如金木列其閒勢如剖瓜富不可言遇火伏側穴除其巔砂嫌離鄉亦愛離鄉嫌在尖削為漂為蕩愛在圓秀遠宦富商水莫愛去亦莫怕去去者田顱四處招財来 者箭跳一事不諧○

○穴（音縮反覆深壁也）

封一　十七　○

右第七章論龍穴砂水

待哺之雛伏棲何鳴起微之犬黨巷何聲發将之巔（龍之起祖曰發将過峽曰過将結穴曰住将）嶢然何圓結咽之關混然何平二氣何儀五兆何行奇幻倏忽易步分程聯鑣附轡並足爭衡降高就卑僕從紛紛如群羊之蹴蹋如驚鳥之翩翾如蚓沿壞陌如蛛絲書蠶如帛之紋如水之痕其翩翩片乘必趨於一陣其疊疊群隊必隨於一奔若起若伏若斷若連勢不累形形不累瑩崇雅之崗其佳欹巧稠衆之崗其佳欹專隱隱微微其降既弱其佳欹端蜿蜿蜒蜒其勢既橫其佳必旋兼茂枝繁定須腰結兼踈枝朗盡處可扞故曰佷山田頭結在原頭衆山飛走結在水口上下相扺結在中腰此可為尋龍之要領亦可為點穴之大端是以龍之行也有手有足龍之住也有頭有面龍之端嚴也不顧四面龍之四面也皆顧龍神龍之行度宜相生相合龍之硤位宜相赳相刑龍之起祖必顧子孫龍之到頭必肖宗祖祖宗重厚有好子孫子孫秀異由好宗祖○

○故曰祖強宗強立已善良子孫其昌宗雖分派祖德未艾子孫昌大發跡雖凉承世延長聲聞遠揚祖沒宗茂一代之富祖榮宗㷔富貴奕葉子孫迎迎宗祖繩繩宗派降勢祖本山冷一代小康宗派降勢祖本山顱光大之塋亡祖失宗望人門户背祖棄宗南北西東平地之龍無異高山蓋高山之五星竪體平地之五星卧體分枝結咽闊帳出胍順逆迎送無一不同但北龍山勝於水故多就氣南龍水勝於山故多就水

封一　十八

右第八章論龍

近日顓門人家輒曰窩鉗乳突窩鉗一也窩則圓而鉗則直乳突一也突則聳而乳則垂金水之龍愛成窩鉗土木之龍愛成乳突窩以心泡為証窩無心泡為側為空空側之窩孤寡貧窮鉗以貫耳為証鉗無貫耳為蕩為散蕩散之鉗人離家散乳以隨水為証乳無隨水為枯為竭枯竭之乳非貧即絶突以鬚翼為証突無鬚翼為孤為子孤子之突艱難四裂地在高山突中愛窩地在平洋窩中愛○

○突穿空穿薄穴情便惡夾堅夾頑穴情鎔㜕借官不借鬼借鬼者絶借虎不借龍借龍者滅借寮莫借托借托者家蕩如雪借山莫借水借水者財蕩如裂

右第九章論穴

主山降勢衆山必輔相衛相隨為羽為翼山必欲特特則不群出類拔萃稠衆難倫山不欲獨獨則必孤流落覊旅宗嘗無徒山不欲多多則無憑亂臣賊子朋伍縱橫山必欲衆衆中有尊羅列左右扈從元勳山必欲交交則

封一　十九

必闘山必欲鎖鎖則不漏闘漏之辨相須相撃之候山不欲垂垂則失利山必欲降降則勢止垂降之辨殺氣得氣之謂所喜者完其四面所忌者勝於一偏不集不應五氣散於八風或逼或沉三光囚於五造惟三方稠密以舒以容一水平澄以防以衛貴賤固係於後龍吉凶盡應於前對蝗蝗繩繩以屬其的低結盤窩蜂蜂旅旅以羅其傍富藏壼壸進前勢以若闘退却立以惟恭集左右以為輔峻門户以藏風如展屏如列城而無馳逐離○去之意如懸鍾如覆釜而有朝宗顧主之情何取如纛如旗又何必如笏如鎗後卧前聳左面右拱此衆山抅龍之蕩後瘦前亂左反右直此衆山脱源之窮皆後分枝面前分溪左如梳腦右如篦眉此衆山脱水而脚不齊皆後如傘欄面前如脈板左去如出軍右去如群奔此衆山逐水而脚分岐雖然欲知砂法之美惡先看本主之盛衰如本主木星過盛宜見火見金本主木星甚衰宜見木見水扶其衰亦當制其過舉其一可以例其餘

右第十章論砂

山隨水行水界山住水隨山轉山防水去人知山之不可頗不可偏孰知水之不可淫不可蠱無紉佩之腋流無偏鍬之面去無隅留之建瓴無分臂之墻尾無鞋背之披淋無鷄胷之兩下横琴卧笏精神有類於環襟新月長虹氣象不同於反弩六相西朝而右不虚六替東行而左不空來如展席之平且分地濁去如鋪簾之鎖又辨天清有織有交無冲無射入首尋龍蕩必分於內外隨形擬穴應○當後其汚隆蓋山尋佳脚連延則未絶他情水愛環城反背則不鍾內氣固取瀦而後洩尤愛去而復留乾流欲鎮於長流堂前不脱小畜相逢於大畜腕內宜灣雖有江湖池沼之澄凝不若金魚蔭腮之親切横平寬整欵江潤之無聲抖直瀏奔忌田濠之短折平不平而横不横分途八字傾不傾而直不直鎖節丁文搓旋反弩者禍臨崩唇夾脇者災至濁覓長槽不數年財箱如洗偏鎗幹割一二世宗祀伶仃或如帶或如練須應於天文或是之或是玄各司乎宫分駁樵交宫縱清流而蹈濁耀真純入路凝緑鑑以照蒼淵主衰則宜生宜扶主旺則宜尅宜洩扶其弱抑其盛總歸中和龍既真穴既正水自合法○抖音收 毦音靈 衰他

右第十一章論水

星峰固宜剥換亦須不失原神如金星更迭之後必復見土見金方為本原主露方論過峽過峽與東氣迹相似而實不同東氣者恐其發洩大盡欲暫安憩焉耳峽則如蟬之蜕○如龍之化最為機軸如金龍過峽則思金為土之精水之母生於巳墓於丑養於辰旺於酉寡於箕孤於兕冲於卯絶於寅禄於申酉而貴於寅午自墓絶而過生旺自孤寡而過禄貴即善地矣而所過之體尤分正變纍絡如珠金之正体也以正体過則凡諸星護衛皆以合正為妙液流如線金之變體也以變體過則凡諸宿遮攔亦以用變為奇峽之未過以生為體峽之既過以尅為用譬如養子者骨格既成欵其脱嬰兒之態任大人之事

則必勞其筋骨舌其心志和以切磋而琢磨
方成人矣是故火雖尅金而金以火過為融
水雖尅火而火以水過為制木雖尅土而土
以木過為疏金雖尅木而木以金過為用土
雖尅水而水以土過為凝觀峽左右知青與
曰觀峽閃昂知乳與突觀峽曲直知窩與鉗
觀峽之形即知穴態觀峽之勢即知穴証觀
峽之星即知穴色觀峽平沉知穴淺深觀峽
長短知穴唇氈峽既過矣則觀其作何星辰
以為少祖如金過而金則龍露須障之以水○
○則以子護母母不拋頭露面而體勢以尊金
過而水則龍洩須培之以土而后元氣不凋
金過而土則龍壅須制之以木而后英華漸
露金過而木則龍病須輔之以金而后氣力
不虧金過而火則龍傷須制之以水洩之以
土而后精靈不損既起祖星須宜剥換剥換
一二便須束氣束氣而再束便宜起頂起頂
之星尤宜分曉過峽是金而金作頂始見原
神之真骨也木土二星子母亦堪互用惟水
與火則匪佳城金逢木火財殺同鄉惟蚤蚤

封一　二十二

皆金並無剥換則又宜見木火璧之獨創門
戶非財不安非官不顯也

右第十二章論峽位

来山為勢結的成形勢如根本形如蒞英英
華則實固根遠則幹榮勢必欲行行則遂遠
而騰踐形不欲行行則蕩蕩而不鍾勢不欲
止止則来無所從形必欲止止則蓄而有容
形不欲露露則氣散於飄風勢必欲露露則
氣聚於高峰勢不欲汗汗則氣寂而不鍾形
○必欲汗汗則氣聚而有融蓋形者勢之積勢○
者形之崇形者勢之結勢者形之從彼有左
右之勢以從中而衛穴面前之勢以朝穴而
應龍外勢欲圍內勢欲才宗龍之形如花之
的騎龍之形如宇之堂的承貼蕚之正堂居
門仍之防伋龍之形如人卧之肩井如魚奮
之顋鬣皆隨其趨向而横應偏傍承龍之穴
如心目之顧帶如日月之精光皆引其来歷
而寬接密藏如世族之居号門仍之高峻奠
竊其堂如大度之設方賓主之交際以盡其
溫恭如荒園敗圃号藩籬已壞者来往之象

封一　二十三

衛如巨翁權勳号必森翼衛而環左右如藏
寶積粟号必厚蓄而峻廒君故曰蟠根固蔕
者枝必茂於喬木夾輔磅流者形必就於真
龍

右第十三章論形勢

横脉定穴　横脉龍過處而起起又伏在中
央梭肚有泡處扦之要前有朝案後有落托
左右有肩帽方真為闘斧孔脈多腰受宜後
頂龍脊書云横擔横落　無龍須下有龍是也
切不可出出則脫氣○
○直脉定穴　直脉龍直来不左不右扦穴多
宜脫出必須兩手重重拱揖攔截去水方可
下之若眠體少緩則閃殺可扦書云直送直
奔有氣要安無氣是也　切不可正闘闘則撞
殺

斷脉定穴　斷脉龍行兩頭大中央小如折
藕之絲又如銀錠之中　則從細小中認定應
樂以腰受氣横騎扦之　無應樂而穴模糊切
不可扦漏脉定穴　漏脉者大山之下胎息
之旁輕漏一線入於平　也或也起敦阜此真

氣傍漏穴宜就頂扦之向宜就局
偷脉定穴　偷脈是平地中草蛇灰線連帶
龜脊起於平中詳其蓋處粘脊扦之要前有
明堂後有送水方眞
飛脉定穴　飛脉龍行如蛛絲馬跡飛燕遊
絲勢多斜旋擇其衆山圍遶中取其端正者
而扦之
平脈定穴　平脉平地之龍如四圍田高遶
将来中間低田低田又起一路高田則低者
為水高者為脉外高者為龍虎看水合處認
〇掌心扦之　封一　二十四　〇
墜脈定穴　墜脉龍行高大落下一絲如懸
絲之蟲如掛網之蛛穴當就泡毬小坐扦之
勿大作大則損龍
長脈定穴　長脉龍鋪平出洋悠悠遠去或
出或沒或大或小只從氣盡水交堂聚處認
中扦之
短脈定穴　短脉正龍不住只於行龍上落
一二節或驟講處落一脉結穴宜扦中正不
可偏倚然亦易發易敗之地

正脉定穴　正脉龍行中出逶迤軟活星辰
端秀只看朝對正中蓋穴扦之玄武嘴長壁
殺扦之玄武頭縮屏殺扦之
右第十四章論定穴
五星證穴　金體圓扦其虛而動木體直扦
其芽而泡水體曲扦其正而靜火體烈扦其
焰之盡土體方扦其饑而薄
九星證穴　貪狼出穴是乳頭巨門出穴窩
中求武曲結穴釵鉗覔祿無梳齒鐐鐴頭文
曲求穴平裏作高處亦是掌中落破軍作穴
〇如戈矛兩邊左右手背收輔星正穴燕巢仰〇　封一　二十五
若在高山掛燈樣弼星出穴在低平縱有圓
頭亦凹象
三勢證穴　立體山聳氣上浮眠是山伏氣
下墜坐是山和氣中藏此乃天地人三勢
朝山證穴　案對之說取其應也如主客相
迎如夫婦相親情意相投而無間形勢相駐
而不毁奇峰特發直中取的耦對聯秀拗裏
平分高則齊眉低則應心故曰惟有朝山識
幸心

明堂證穴　結穴處必有小明堂收小畔水
合入其內看堂正則居中而取偏左穴居左
偏右穴居右堂之輔穴如盤盛杯如裀藉足
斷無一偏之堂
水勢證穴　結穴處水到此必灣環瀦聚儼
若不流書云水不亂灣水聚左穴偏左水聚
右穴偏右又曰左水明偏左右水明偏右朝
水宜高順水宜低蓋水者龍之血脉山行則
水隨水合則山住故穴以水為的
〇樂山證穴　龍行有委曲結穴多不對須必
穴星後生一山為樂托不拘他山本山只要〇
立穴處坐後對之為應直來多坐本祖橫坐
必是他山樂星不對穴亦不真
官鬼證穴　橫来須有鬼直落定逢官結穴
處後拖者為鬼亦可以為托前拖者為官亦
可以為案若有此二山立穴處後要坐鬼前
要對官如不坐不對非真穴也
龍虎證穴　龍逆水穴依龍虎逆水穴依虎
左单提倚龍右单提倚虎龍虎高穴高龍虎
低穴低龍虎中停穴中穴低龍虎高則忌壓
封一　二十六

塚穴高龍虎低則忌露胎故察龍虎亦可以得穴情

十道證穴　十道取乎四應前後相對左右相稱謂坐不宜偏寮不宜斜夾耳不宜進前退後故立穴處先看穿脺十字後枕圓前對尖左右對脺曰天心十道口𭈏枚

分合證穴　上面有分其來明下面有合其佳眞此小明堂內合水即蝦鬚金魚界合也有合無分來不明有分無合佳不眞是假穴也

○曜氣證穴　龍虎肘外盛氣發而為曜亦可以證穴左有曜則穴居左右有曜則穴居右左右雙曜穴居其中長而清者為賢短而搠者最強龍盡方有初中罕遇

○方隅證穴　架形既各可証方隅又可總証

如穴結于中心穿出處則以兩水交止証之

如穴結于平緩水橫處則以龍脉特氣証之

如穴結于脉並水兢處則以朝山有意証之

主背脉側之結穴處以左右停勻証之龍虎偏護之結穴處以堂氣聚大証之平凸之難

封一　二十七

向結穴處則以砂寬水抱証之大抵証穴多端總認情勢如果有情則雖獨証不嫌偏倚或無情則雖合証不言倚在智者之自悟耳

右第十五章論證穴

陶公曰上淡少倚眞龍難辨眞穴難明有旺氣依巒頭而行者得其星則得其氣其辨之也易有星辰布後而氣則鋪前星巒偏左而氣則鋪右若此等則得其星必失其氣得其氣必遺其星故曰認氣難大抵龍從氣鍾星輔氣佳善認者得其氣不遺其星不善認者

○得其星而脫其氣亦必然理也但於鮮腰鶴膝處考其過則來眞於肥圓平聚處認其鬣則結明觸類而推萬無一失

右第十六章論星氣

地理關健極暈為至行有極星星有暈不極不暈富貴難問土為金極水木火暈極為元氣暈為用神極不送亦不迎閃閃渾如頷後情暈不昂亦不俯依依恰似相田互金龍過峽土星微露端倪而子父財官森森互列過峽起祖土星逺相照映而水金土木簇簇

親隨束氣以土藏金父元護衛生龍以金帶土財兒遮隨官出現財伏藏子端拱是為正暈正暈者爵祿悠長而為牧為相官俯伏財崛起子縱橫是為變暈變暈者威權猛烈而為臺為將行龍不帶極冊桂無根縱有一乙

二甲不產狀元之子堂氣不聚極黃金無種縱有文武輔弼難登公相之堂極見暈而端凝龍章鳳誥暈見極而低縮紫閣冊扉登穴場而極居落托或為屏幛之尊挹明堂而暈列官禽必作排衛之狀極在砂中鋒鋩不露

○而暈皆隱隱流行極藏水曲源派有蹤而暈即洋洋布置龍穴之極暈不全懼貽災於鄉黨砂水之極暈不備恐播惡於蒼生極有欠缺不為孝子忠臣暈有睽違難說經邦濟世極有極之方方宜出現極奪於財者貪極奪於子者弱極奪於官者爭不若以我壓之允為耀祖暈有暈之位位有異宜官暈之位宜睽財暈之位宜伏子暈之位宜端一有不得其宜即為禍端明堂內四暈俱全少年及第水口中四暈乃備晚歲登科大富者財暈常

封一　二十八

端而得位盖富非驟至如珠聚如帛累而後千倉萬箱大貴者官暈必踈而居方盖貴不倏来必琢磨必動苦而后姓揚名顯故曰我尅為財尅我為官時師不識吾徒慎焉

右第十七章論極暈

地有百形理原一致尋宗問祖見影知形峽位與公位相當后鬼與前官相應来氣與餘氣相因分襟與合襟相稱后有落托前有唇理来有撓掉住有頭面龍須媚虎虎必馴龍最忌者龍峴似虎最愛者虎軟如龍虎軟如

○龍者無刑併而盈財帛龍峴似虎者損丁壯○而耗財箱朱玄子父青白財官傍無凹借富賢雙全鬼不愛鬼官却宜官落不宜落曜須見曜以鬼為鬼名為盜氣家道伶仃子孫不庶以官作官不懼尖巒生人軒豁甲第魁元鬼不愛鬼亦不愛子父兄財星方為得所官宜於官亦宜財父木火二星最為天助落而落者其勢卑弱雖有若無人家消索曜而曜者其形俊俏若是貴龍為官清要為禍之鬼十有五六九有官曜盡皆為福大富大貴裹

趕分明只愛財官有氣有情貴龍無官趕者不貴無財裹者亦不貴富龍無財趕者不富無官裹者亦不富盖富貴相連財官相衛財不見官其財不熾官不見財其官不庇時師開口門開戶閉門開無毋長房受替戶閉不伏幼子垂戾堂喚明堂不宜遮閉平正有情更為吉利周匝開鎖寛狹無計寛曠氣洩狹端情聚水口葫蘆時師呎跳不察星巒空誇華表若遇子孫陶朱寂寥筆印端嚴去水主貴倉庫逆生水去財聚砂無鶴爪文名士少

○鶴爪不撒反成齷齪砂無牛角終成寥落牛○角不開反出奸田砂無蟬翼穴情不的蟬翼壅腫生人懵懂頂愛中穿穿愛之玄不之不玄反成死鱔枝遭幹尅何諱正落受尅到穴終有一絕縱有水城定多冲割時師不識會愛鎖織尅龍鎖水反成牢獄若無赦文女童縲絏此係秘傳善悟自得

右第十八章論四神星宿

門內有君子自致佳賓門外少佳賓諒非賢主兇門庭有冦為禍百端鎖鑰不嚴飛灾四

至捷報之案與流徒何殊哭兒之山與神童不異舞袖之狀似離鄉牢獄之形如倉庫朔南百步無峯案六十年一掃如空西東舉首見高峰千百年愁煩不了故曰午子堂開老無聊酥酉卯戶閉少不軒昂登科及第定有三台火星積玉堆金須是八方水局馬上貴人未必非探頭之賊幕中伴讀或又是宣詔之山文筆搓而老作書生玉琴瘦而四方游蕩祖宗前聳迎之吉而背之凶且生陋劣㞕

○虎田来文為禍而武為福更看勲庸龍穴俱○全水火土星皆美利元辰見出子財官位定為灾龍抱虎虎抱龍皆從水判右射左左射右盡自堂分山特来而俯伏貴壓千官水遠至而凝澄財增萬頃衆山混沌獨一位之對穴者端然萬派支流惟半鑑之當堂者沉注斷定家門富賢却難親戚榮華水窮山盡須宜陪表之峰召亂墳多惟愛跪眠之狀

右第十九章論左右朝對

直龍看化生之腦横龍尋落托之形既有腦

氣落托自有上分下合分合之間天造地設孫不肖祖者曰斎斎者不産文章客子不養毋者曰漏漏者難培富貴根兄弟不論弱與強只要無衝無尅主賔不論遠與近只要相合相生僕從不論多與寡要無反主之星門戶不論濶與狹要有捍門之宿山不論前後左右要合星辰而頭不見飛脚不見竄水不論来去澄流要合方位而来不見冲去不見割東氣要圓凈两傍不要洩洩者行龍無力過峽要融煖两傍不要散散者到穴無情寧○

○可借停驂之主以為客不可認慈駕之客以為主寧可挽元神之水以為富不可招黃泉之水以為貴祖宗雖好隔五世六世則無功僕從雖多亽五代六代則即散龍竄虎飛只要水城環抱堂寬案遠只宜龍勢高強地可催官須用情於祿貴穴能造福必迎氣於龍神官殺同鄉差毫釐而或殃或慶毬簷差尺悮一掐而為福為灾星峰秩秩綖一節两節之小疵猶為吉地鬼刼重重雖一山一水之可取不為佳城水灣曲不愛直直亽者固凶直来者亦防衝射朝愛来不愛去去長者不吉去短者亦是支離水秀山明可靠可吞者有力山嘯水哭不聞不見者無妨龍不開屏列帳何誇粉黛烟花穴無后鬼前官空有樓臺鼓角文章盖世不科第只因筆印模糊子孫富貴不繁多緣是唇氊淺瀉水去處石髗一卷千鈞之力箭来時巽水一勺萬鎰之情正龍之福遲而久故将門出將相門出相傍龍之福驟而短故一發如雷一敗如灰

右第二十章論體騬

○龍穴易識真假難知真者多拙假者多奇真○者如真女垂簾蕭駕無傍窺雜覘之人假者如淫女暴面露頭多横覷交馳之勢真者如法駕雖樓臺鼓角而拱手埋頭假者如浪子雖烟花粉黛而東馳西逐巒頭大而歪竄是假山也砂脚多而反抱是假砂也穴塲孤曠而耳無貫峰腦無屏枕陽無唇褥陰無鬚翼是假穴也水城屈曲而方位不合衝射暗来近視悠揚遠觀遮㰀是假水也真龍中穿假龍亦中穿真龍遮護假龍亦遮護中出無根多是幹龍之逐客遮護無裏半為帯刼之零星大假者久而大殃小假者久而小咎勾勾搭搭十無一二真踪閃閃藏藏萬有百千假態俗眼指稱灰線傍有子父則真時師愛道跡絲側見官財則假

右第二十一章論花假

地無約束龍神碌碌約束端然富貴雙全約束之山氣象尊嚴旨不為鬼前不為官左不為龍右不為虎帝都王都之約束在一百二百里之外宦家世族之約束在一十二十里

○之間父為約束根基厚而世代簪纓子為約○束驟興旺而威名遠播財為約束盈倉箱而納粟奏名官為約束登科甲而出将入相兄為約束勢頡頏而聯芳齊美金星約束定是獻天如釜如鍾而火星滅迹木星約束定是冲天不戟不矛而金星低避水星約束定是漲天不擺不搖而土星低回火星約束定是燄天不飛不竄而水星潜伏土星約束定是齊天不尖不瘦而水星低遯約束遇官雖詩禮而難逃訟獄約木見父敦孝友而遷徙防

危約束見子多兵役而老成凋謝約束見財尚豐殖而妻宮寡陋約束見兄分門戶而爭雄競勢惟一山端然傍無並峙衆星低避著則家道尊嚴而千祥萬福矣龍從左來則約束在右如疎於左龍從右來則約束在左如疎於右龍從後來則約束在前如衛於後龍到處宜有約束在龍虎數層之外者為奇龍去處宜有約束在水口門戶之內者為妙約束出於生旺之鄉長春百歲約束出於墓絕之所七十來稀居水口之內卻為陪表現玄○

○武之臂便是干城專宰大勢大形不照一山一水時師不究法眼先尋

右第二十二章論約束

斷福如符要知交度秘云風水無交度富不陶朱貴不三公壽不彭祖夫婦不齊眉孤寡號門戶故龍不交度其名曰妬龍之妬者無百年之福穴不交度其名曰痼穴之痼者無十年之祚砂不交度名曰齷齪齷齪之砂子孫不祿水不交度名曰支離支離之水門戶流移○自過峽而起少祖是為龍度如金龍不見水來護則為子妬安望兒孫有三五水龍不見金來顧則為父妬定無白髮盈門戶金龍不見木來扶則為財妬營營食用常艱措木龍不見金來助則為官妬文章不上青雲路金龍不見金來護則為兄妬煢煢獨自撐門戶○起兜落而至唇氈是為穴度坐金不見木則為財痼何誇四處有倉庫坐金不見金則為兄痼莫羨龍神多夾輔坐金不見火則為官痼何論色色文星助坐金不見土則為父痼定主堂前少姑舅坐金不見水則為子痼時有孤兒與寡婦○自隨龍及門戶是為水度金穴水城水是為子支離定知祖業難豐足金穴木城水是為財支離終日運籌持斗斛木穴金城水是為官支離白頭危把文章讀金穴金城水是為兄支離打虎鬪閧常僕僕○自左青以至右白是為水度金龍水疊疊則為子齷齪生者頻頻育者遲水龍金揚揚則為父齷齪異父異母不相宜金龍木汩汩則為財齷齪散得多多聚得稀木龍金條條則為官齷齪聲名位分常卑微金龍金熖熖則為兄齷齪手足文齊福不齊○蓋龍穴之度以表而見者為力砂水之度以表而見者為忌此訣在心悟非可以言傳也

右第二十三章論交度

地理之宗統於五行五行之柄權於生尅生固可愛亦有不愛之生尅固可憎亦有不憎之尅生之目有五一曰飛伏二曰感應三曰順逆四曰雌雄五曰眠坐立生是也獻天金生水為飛生少陰金生水為伏生飛生忌其促伏生忌其強促強之生家多忤逆金穴水○案為感生金穴土案為應生感生宜於近應生宜於特不近不特富貴不獲金巒剝水為順生金巒剝土為逆生順生受其秀逆生受其簇不秀不簇英才不育左金右水為雄生右金左水為雌生雄生宜於俯雌生宜於仰不俯者骨肉相殘不仰者家道卑張正体生者曰坐側腦生者曰眠平面生者曰立坐而生者宜正眠而生者宜附平而生者宜平不正不附不平者初亡老哭五行之相尅其目

亦有五一曰強弱二曰有無三曰愛怕四曰
明暗五曰人巳是也敵天之金居庚申辛酉
之方而尅木星是強尅也火陰之金出丙丁
巳午之方而尅木星是弱尅也強尅強弱尅
弱者殺強尅弱弱尅強者降火星直射金穴
而鬼托禽曜皆水星遮映而無土星制水則
有尅如無矣正體金龍並無火星侵擾木星
簇簇孤金莫能鉗制則雖無尅而有矣有尅
如無者爵位高強無尅而有者數被中傷如
金星入手應真高妬者為明尅磊磊火星夾○
逓金龍到穴者為暗尅明尅者顯禍暗尅者
陰傷隱隱金龍帶有火星壓主者曰巳尅外
山特從火星並敵者曰人尅人尅者爭競細
邦巳尅者骨肉參商凶星惡曜如妬主廉真
則喜見水星此為愛尅吉星得地如金居兌
位則懼見火星此為怕尅愛尅而尅為福不
小怕尅而尅為禍不了

右第二十四章論五行生尅

龍不合穴則龍不真穴不合水則穴不正如
木龍起在亥穴在卯水流未則萬福矣蓋水
来處宜生宜旺水去處宜墓宜絶故曰門戶
不許子孫居是也水無三合其福不昌火無
三合其貴不彰龍無三合其氣不增穴無三
合其情不集砂無三合其勢不端富貴之地
以此為的術數家有假三合之說以誑禍福
者則謬矣龍之起得其方是為天合穴之結
乘其生是為人合水乘其旺是為地合此龍
之三合也如兒坐於玄是為后合官竦於明
是為前合曜展於側是為傍合此穴之三合
○也一不㓶龍是為来合二不悖穴是為止合
三不順水是為去合此砂之三合也来從生○
養是為源合注於官旺是為注合去從墓絶
是為流合此水之三合也龍虎兩溶是為耳
合八字均注是為肘合蝦鬚並泒是為液合
亦水之三合也如正案在午而起秀峰是為
天地合寅上有峰相應是為日月合戌上有
峰相照是為風雲合此火之三合也一合者
不竆不絶再合者不貧不賤全合者大富大
貴然亦可遇不可求也大凢地有全合則峽
有角顧峽有角顧則龍有祖宗龍有祖宗則
穴無孤露或如泊岸之舟橈棹俱住或如登
殿之主文武齊護若夫三敗三忌之說則即
與此相反耳可類推也火助文章之客故單舉火以見其餘也

右第二十五章論三合

別人看形我看星別人看格我看情星峰本
是龍之表情脈却是龍之精金星宜何鬼落
托土木二物情交錯青白朝迎無水火不融
不化成頑朴金木水土穴之星高鉗乳突穴
之形凸凹高沉穴之地細將証佐論分明前看
○明堂與朝案後看落托與鬼撑傍看龍虎與
盼水過此却論砂水情我見屏風筆架砂貼○
身白虎形如畫只因峽位右邊单幼房到底
無聲價我見玉帯眠弓水灣迴遶抱青龍嘴
只峽左邊無吉星長房遇此無祥瑞我見席
帽橫琴案端嚴竦樹真看羨子孫何故不科
名只因鬼落星辰亂我見明堂萬馬容排衙
唱諾人傳頌誰知昏褥不悠揚富無藏積官
無俸我見水口似葫蘆之玄屈曲相回顧如
何家道不興隆只因龍穴無倉庫我見案上
文筆插又有宜詔與天馬若還龍穴無設施

何劳十載寒窗下我見鍋被盖牙床團山疊疊兒孫樣只因龍穴落幽寒伶仃子媳難興旺砂水如何為禍災只因龍穴元神敗渾如弱主與庸君奸臣悍將威權大砂水如何福力強只因龍穴元神旺渾如聖主坐朝堂四方皆是千城將我闡龍與穴相迎我闡水與砂相稱吉水常能消惡砂好砂亦能調水病陰砂右方挿過左左方水去難為禍只恐砂去水亦去家莚頃刻多崩破

右第二十六章論應驗自此章至三十章皆廣豐熊氏之論

○龍穴須知有用神用神冲動事非輕叮嚀可知不可說只恐時師認未真金龍金穴用何神生在巳兮墓在丑或用二方作何山或用二方為入手不忌黄泉與刑墓穴要穴與龍相就亡命愛是水火宫墓期須在丑時胲巳丑宫中有酉藏須用卯冲魂始受子孫必有夾未人合起冲星真不謬金馬原居夾酉藏金禄輪來申酉方冲動禄時官即至冲動馬處病難防馬在病宫宜生合禄居官位要軒

昻富貴根源爱在胎維持却喜長生地設施必須居旺方應驗便宜墓絶位勸君冲生莫冲胎冲胎却恐根原壞惟從生處一冲之維持圓活天機快勸君冲墓莫冲旺冲旺却愁設施妄惟從墓處一冲之自然應驗無遮障金貴却在寅午中貴人可合不可冲合起貴人冲動禄何愁富貴不相從請問貴人如何合金貴寅午用戍合寅午二方有吉曜戍命生人為甚妙亡命若更是卯酉富貴重重相輻輳水火以墓絶為貴金以敗為貴水以土之衰甲為貴土以未之墓絶為貴也

右第二十七章論用神冲合

貴穴十九是變體時師俗眼何曾識第一穿變火灼金金液而流惟一線到頭遇土便安墳乳如懸膽真金現第二穿變木趕土土星磊磊變金子窩傍帶火便尋踪必有當頭屏與几第三穿變金逐木木變鳳形雞涿粟水星一見便堪扦突微如苞為真木第四穿變土壅水水勢奔騰如蛇䖸金峰隱隱面前迎一穴安然如孔隧第五穿變水八火四撲滅如菱角尋見條條木節開水星拴映穴場辰尅而變者喜見父見父安墳貴富生而變者喜見財見財富貴自天来精微妙訣說不盡尅生生尅兩安排生變喜見財官尅變喜見父子故曰兩安

右第二十八章論變體作穴

莫道尋龍難難於平地望高山莫道尋龍易易在高山望平地一看龍是如何起真龍起處便有鬼二看龍是如何情真龍情處便有托三看龍是如何伏真龍伏處便有簇四看龍是如何行真龍行處便有情五看情勢向何方所向之方多閃藏閃藏何處討分明後有送著前有迎送迎却在兩邊看護龍莫作真龍斷真龍一閃一出頭此間却要認根苗細認金木水火土認定星辰作少祖少祖遠祖若相生便知此處勢層層得時子父財官逐便知種有千年福行時龍生與氣束便知藏有真堂局看了少祖却看趕財官趕處真為罕父毋趕要未得綏子孫趕要到得滿若然不緩與不滿興隆有數難綿遠若求大富與大貴楊公只愛財官趕若還只是我趕我

縱有騄福亦無禍看了龍時看鬼落鬼落看也星辰悄鬼落生龍與生穴暗中為福眞堪賀若是龍穴生鬼落反生盜氣反為禍我尅尅我皆不宜不若比和相負荷平洋鬼落要可枕高山鬼落要可棄不論左右與中間看

他情向何邊抱看了鬼落却看穴高沉凸凹宜分別穴看氣從何處入莚乘生氣須當記氣從耳入為第一第二頂入第三腰化生腦下認毬簷穴情要似生芽荳上有一壓中有跡下有唇氈莫消瘦蝦鬚蟬翼兩邊挾鷄心○魚泡高相照土木行龍乳突多金水行龍鈴與窩看了穴時却看裏裏處要與龍神合君還裏我兩邊財子孫腰下黃金帶若還裏我兩邊官堆金積玉福千般父母裹時子孫罕子孫裹時父母殘不如只是我裹我安居樂業無艱難看了裹時却看朝我生生我皆相技更有財官来並列門庭富貴無休歇看了朝案看門戶門戶不許子孫居第一父母第二財第三亦愛官星来吉人形象由人取只宜頭向內安排朱玄青白都看了砂水明堂

自然好水来水去捴不拘只從方位討分曉来愛長兮不愛急去如眷戀情不走若求大富與大貴巽水源源流到口地在高山易為術地在平地多鵝罕高山跌下平洋来時時要見毛與骨却問如何認是毛不生禾稼生草茅却問如何認是骨土石一坯常辣出有毛有骨便有護護處便有星神助無風水處有風水有風水處無風水無風水處有風水十有八九容窀穸有風水處無風水尋盡世間萬無一此是尋龍一掌金眼明心巧方能述○

右第二十九章論尋龍總要

人家富貴豈容易必有陽基與陰地陽似舟兮陰似棹論陽先要定方位胎養周正富貴根生浴開張富貴至冠帶平坦富貴清官旺軒昂富貴義衰病遮攔富貴安死處跳納富貴易墓處藏聚富貴久吉神須用應方位中間又要看聯絡聯絡之文多禁忌胎養長生須間隔若無間隔不清白沐浴冠帶嫵凹突有凹有突生鵝鴨臨官帝旺宜抄插不抄不

插無科甲衰旺中間莫高下一高一下常驚訝死病二方宜擁護不擁不護生嫉妒陰地陽地一般論墳屋星辰宜既濟陰地生陽與尅陽子孫富貴多軒昂陽地生陰與尅陰子孫富貴多沉吟若見陰陽同一氣了孫富貴無興替陰地富貴要根源又要維持與設施到處又要有應驗五吉俱全天地賜中間方位又相殊生養墓旺四處是縱有根源無設施聲名不到鳳凰池虎砂兜插即官罷不許腰纏萬貫歸有了設施無根源何須苦向仕途鑽龍頭拱出席帽樣奏名納粟可求官有了根源有設施登科奪得錦衣歸如何不繫黃金帶須知墓下無維持維持設施俱各有根源得位科多着如何位不到三公應驗須知無輻輳爽上有吉蔭子人離宮有吉午人受登山從此細推詳胸中星斗神仙授

右第三十章論宅墓總要

完孝錄一卷終

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錄　卦二

譚堪輿者不過曰相形勢選吉期兩端而已但術家流一登山含形勢而勿論獨以卦例天星理氣等說惑人前卷既已悉略而不重直以形氣之正為宗矣至選期誕說惑人尤甚有所謂諸家者有所謂雷霆者有所謂奇門者紛紛誕妄不一而足此皆起于呂才作通書變亂陰陽顛倒五行所以術人遂乘訛踵謬亥承錯陳相沿而不息也正德嘉靖間天下怪說又甚至今偽書汙牛沖棟小人罔

○因之以誤人君子亦信之以自悞福未必得而害且隨之完孝之謂何間有偶然之合亦積德之家陰致之非誕術之力也彼楊公曰識得五行倒顛方是大羅仙此惟楊公然耳非楊公而以拘泥之見入之則相生者而反相尅相尅者而反相生比和者而反不和大乖乎造化之正理矣人胡敢輕用之乃知百家雜說悉皆幻妄奇門至理誰悟真機惟七政者自容成受命以來堯之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舜之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歷代帝王所以治曆明時者胥不能外也此微而著隱而顯乃天地造化之正理也人何悖之而事怪異耶殊不知五運六氣即陰陽五行之代遷者也五星七曜即陰陽五行之著明者也代遷者常流行於天地之中而有禍有福著明者常照臨於乾坤之內而有吉有凶是故選擇者只須以氣運審龍神而酌量其生尅制化之道又以星曜定坐向而推詳其遲留伏逆之機期二者乃選擇之切要而有星曆之可據者然氣運之行也朝夕不同用星曜

○之布也晨昏不同度必以七政臺曆考之又知推步之法方得造命真訣不致悞事他如溫曆萬年曆一掌經之類皆不足憑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不慎哉若山家神殺止避其三殺太歲乘旺而已不旺不忌餘殺亦不忌詳見於左

右第二十一章論選期正式

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觀此則知地中生氣乘天而時行也是故為春為夏天時鼓萬物之出機也地氣則隨之以出而遂其生長之功為秋為冬天時鼓萬物之入機也地氣則隨之以入而歛其收藏之化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此之謂也彼龍穴砂水生氣之行於地者也年月日時生氣之運于天者也得乎地而不得乎天即春夏而欲其收藏秋冬而欲其生長必不得之數也俯察於地者可不仰觀於天以全其陰陽並運之正理哉但格局不可以預設變化不可以先為須臨時詳山川氣運之盛衰以行其補助尅洩之法可也是豈通書中死局所能拘

○耶或問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則天時之不足尚也明矣況古者天子七月而塟諸侯五月而塟大夫三月而塟士踰月而塟若拘時日此制不行所以術人有得地即塟不論時日之說吁不然也孟子因當時諸侯皆不得人和故較其輕重以曉之非謂天時地利可盡廢也否則王者治曆明時鑿池築池何為者也古者天子七月而塟待諸侯至諸侯五月而塟待同盟至大夫三月而塟待同朝至士踰月而塟待六親至此雖

王者定制若塋之吉凶何嘗不擇但拘通書選擇則此吉而彼又凶亡者利而生者又不利踰數十年無塋期矣以七政選擇止避三殺太歲乘旺所以年年月月可塋天時王制兩不相悖矣彼術人謂得地即塋不拘時日者此固中心無主抑亦急於求利之心使之歟智者不可不察

右第三十二章論天時

凡造命之法皆以日干為主月為提綱年為基本時為結果排下八字看其合何格局然○後用之倘不命局又宜更擇他局比星家不○同蓋星家所謂之命由乎天無可變之理選擇所造之命由乎人可擇其善者而從之吾慨世之造命者或重坐向或重亡命或重察主或竪造重作主皆非也蓋人之生也以若地為命元命元純粹必然一世榮昌人之死也以入地為命元命元旺相自然宗祀長遠此理之不可誣者若坐向定於開闢之初生命定於降生之始亡命則既已有死日在前矣此不過避其對冲而已以此數者為重命身以造是以善造命者須擇上格八字審氣推星二者兼盡方成全局蓋氣之盛衰禍福之基也此為極重星辰之顯晦禍福之柄也亦不可輕故必木取木為主火取火為主土取土為主金取金為主水取水為主四柱務合中和吉星宜坐實得時凶星宜落陷逢空然後可用否得龍氣有過不及之患而星辰又不合度雖合富貴極之格何益哉

右第三十三章論造命

選擇造命之法須先定格局而格局則有日○月對照格有日月合照格有三方拱照格四正拱照格有支干夾照格有貼身夾照格有帝星夾宮格有帝星到山格三吉同照格格雖多端必以太陽太陰為主乃上格也日月對照格多在望日日月合照格多在朔日日月三方拱照格多在初十二十日日月四正拱照格亦在望日支干夾照格多在初五六廿五六貼身夾照格多在初二三廿八九若本日合得一格則山山皆可作用惟用時不同耳如卯時上四刻合格可作子山午向則下四刻可作癸山丁向辰時上四刻即可作丑山未向辰時下四刻即可作艮山坤向隨時順行廿四山山山做此止有三殺乘旺之山併太歲所占之山皆不可犯若帝星合太陽諸式又止有卯時可用餘時皆不合朔日要防日食望日要防月食若未食之先復明之後亦不深忌外有二德拱照官福拱照田財拱照文書文魁拱照科名科甲拱照諸格皆吉但不若太陽為主者之尤愈也雖然此不過匠者之規矩射者之彀率而已矣至若運規矩以方圓執彀率以中鵠者則存乎其人耳詳觀圖式于后

右第三十四章論格局

選擇之法以造命為重而造命之訣以立身立命為重蓋太陽猶父人受氣於父而命生焉故立命當查太陽所躔之度為命度太陰猶母人成形於母而身生焉故立身當查太陰所躔之宮為身宮今星家以生時加太陽數至卯上安命者固非也以本日太陰到處即指其為身者亦非也蓋太陽本是左旋每

一時行一宮是故冬至前後太陽出在辰時則辰上起太陽順數至所用之時即是命宮夏至前後太陽出在寅時則從寅上起太陽順數至所用之時即是命宮餘時太陽出在卯時當從卯時上起太陽順數至所用之時即是命宮此安命之定式也太陰亦左旋一時行一宮弱故當查太陰何時到何度即就本度上順數本時起數到所用之時即是身宮餘倣此此安身之定式也但太陰有晨昏之度而晨昏之中又有漸次不同如秋分起○至次年春秋止晨度皆在卯其實止有十六十七十八在卯十九二十在辰廿一廿二廿三又在巳廿四廿五又在午廿六七八又在未廿九三十又在申白露起至次年清明止昏度皆在酉其實止有初一初二初三在酉初四五即在戌初六七八又在亥初九十又在子十一十二十三又在丑十四十五又在寅自穀雨起至秋分止昏度皆在戌又當自戌上順數起自清明起至白露止昏度皆在寅又當自寅上數起太陽一日一週今人逢卯安命太陽寧有時時在卯之理乎太陰亦一日一週特不及日十二度而已今人即以本日太陰到處安身太陰寧有時時皆在一宮之理乎此理甚明但智者不加察耳此所以推星者多不驗而造命者胥失真也歟

右第三十五章論身命

凡選擇家審氣之法定要看大勢龍從何来到頭脈從何止如大勢龍從南來到頭翻身結喉坐西此則當補到頭之脉以為大勢財局若補大勢之龍則到頭受尅其禍甚速餘○倣此又或大勢龍從東來到頭結喉坐北此則當補到頭之脈以為大勢之生氣若補大勢之龍必洩到頭之氣其冷退之患必不旋踵若洩之太過必主傷人餘放此又有大勢龍從北来到頭結喉坐東此則但當補大勢龍以為到頭之生氣若補到頭之脈必洩大勢之氣暫時雖不見禍而衰敗之患胎于此矣餘倣此今術人止以到頭一節氣胎為主者不過欺人于一時而已其如後患何凡觀大勢皆以本龍出脉為主而中間之曲折不拘也凡觀到頭必以穴後一節為主而此後亦不拘也雖然五氣迭居本無定在使其得中和之龍居之歟則作福必六雖坐山之尅洩無妨或者以過不及之龍居之歟則其作禍亦大縱使坐山生旺何益所以古人有實乘虛坐之論亦以龍神為主而坐山之陰陽五行不盡拘也止要取得吉星到坐或到向到三方或到四正或到拱夾之宮皆吉至于凶星止避其乘旺而已凶星衰弱亦不忌裁酌存乎其人耳

○右第三十六章論審氣

凡推星之法必以七政臺曆為主皆在山何方隅上用之如太陽太陰帝星恩星皆至吉之神也令星用星福星行吉之神也歲德天德月德月合與夫貴人祿馬田財宮福文昌文魁科名科甲等星皆助吉之神也或到山或到向或在三合或在四正或在得時有用之宮或在左右夾拱之宮皆吉兆也至若仇星難星三殺太殺太歲等神皆當避之使其乘旺得地為禍亦大衰陷空亡不忌蓋吉則

趨之凶則避之此選擇之要法也况天埀象
見吉凶正在七政止考之推星之法詎可缺
歟

右第三十七章論推星

嘗聞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五行變化而
萬物之生成偹焉此造化之定理亘萬古而
不易者也其在天也則見於日月星辰而五
行順布其在於地也則見於山川動植而五
氣流行其在人也則健順成德而五性五倫
出焉混闢之初天也乃洩於河圖洛書以啓
○聖人之神智蓋使之闡明陰陽五行之体而
示斯民以趨吉避凶之途也觀圖以五十居
中書以五居中即太極之象也圖書皆奇數
二十偶數二十即陰陽之數也圖以一六居
北屬水二七居南屬火三八居東屬木四九
居西屬金五十居中屬土而寄旺於四隅以
洛書易位之後觀之其生胊之數亦與河圖
相為經緯故上自三皇下及百王九治曆明
時悉本于此今之曆家因之始足以推步天
文醫家因之始足以推究氣眹星家因之始
足以推人之壽夭窮通况乎地理又所以承
天時行而為斯民福蔭之基也又可悖造化
之正理而從怪誕之說乎惜乎呂才作洪範
五行已非正理而淨陰淨陽之說尤為悖理
之甚不知二五本原固如是乎柰一人作偏
于前後世術家踵而蹈之以網一時之利遂
貽天下之害斯民固罹其害而不知術人畐
獲其利而弗顧不亦深可痛哉惟我
太祖高皇帝　龍飛淮甸　闢乾坤于再造
覺顓蒙于迷途猶　慮通書數十種胥為
○民害於是　洪武九年益　禁偽造盡燬偽
書復　令監官訂正選擇曆書　頒行天下
埀法後世皆所以明陰陽之正傳開示趨吉
避凶之玄鑑也故述其畧云

右第三十八章論二五

觀河圖奇偶之數則知陰陽五行之原其一
生一成各得自然之妙皆天地化育之精華
發洩之以示人者也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居北方亥子之位故自亥宮奎一度起至子
宮危七度止皆屬陰水自子宮中危六度起
至丑中斗二十二度止皆屬陽水地二生火
天七成之居南方巳午之位故自巳宮軫九
度起至午中張九度止皆屬陰火自午中張
八度起至未中井二十七度止皆屬陽火天
三生木地八成之居東方寅卯之位故自寅
宮斗三度起至卯中心三度止皆屬陽木自
卯中心二度起至辰中角十一度止皆屬陰
木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居西方申酉之位故
自申宮井八度起至酉中畢一度止皆屬陽
金自酉中畢初度起至戌中婁四度止皆屬
○陰金天五生土地十成之雖居中宮而其氣
寄旺於四隅故自辰末十八度併戌末十八
度皆屬陽土自丑末十八度併未末十八度
皆屬陰土週天三百六十五度零四分度之
一五行各得七十二度有奇此皆自然之數
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十二天干皆界於地支
之兩間雖居其位而不變其所屬如乾在戌
亥之間右邉七度半在戌即以陽土論左邉
七度半在亥即以陰水論壬界於亥子之間
右邉七度半在亥即以陰水論左邉七度半

在子即以陽水論餘做此他如前輩之言八卦初不過明天氣之流行耳亦未嘗以八卦而變易地支之陰陽五行也蓋古之羅經只有十二地支準河圖一定之數也後世添八十二天干只是湊成二十四位以應一年二十四氣也即以天干而變易地支之陰陽五行固非也八卦只是驗天氣之運行而已即以八卦只變易地支之陰陽五行亦非也末世不悟此機而設為天星卦例之謬者固惑世之大蠹而學者亦不加察而信從之且牽○合五會聖為邪說以亂真者彼蓋不知陰陽五行之理乃天地造化自然之妙機非人智力所能損益者也

右第三十九章論山向二五

日月同躔謂之朔對躔謂之望月光平分謂之弦月光既盡謂之晦五星遇日則伏三合則留近日則疾遠日則遲遲甚而留留久而退退久而順行太陽怕羅睺太陰怕計都木怕金旺火怕水旺土怕木旺金怕火旺水怕土旺太陽喜晝太陰喜夜旺木喜金旺大喜水旺土喜木旺金喜火旺水喜土水弱愛金金弱愛土土弱愛火火弱愛木木弱愛水水衰不生木木衰不生火火衰不生土土衰不生金金衰不生水春土不尅水夏金不尅木季水不尅火秋木不尅土冬火不尅金此皆七政之要法也學者不可不知

右第四十章論七政

經星之列於天者有二十八宿共三百六十五度零四分度之一雖有升沉實無轉移天運左旋一日一週而又過一度日月五星氣○孛皆順天左旋惟計羅二星乃是右轉此儒者之言萬世不易雖革象新書亦言之詳矣但曆家因其不便推筭遂云天左旋日月五星皆右轉凡二十宮行度次序皆自左數至右取其推步之捷乃作曆之法也今欲選擇吉期宜從前說方始時刻不差凡者七政行度定須自右順行轉左惟羅計以逆行推之如女二在子女一過丑斗四在丑斗三過寅尾二在寅尾一過卯氐二在卯氐一過辰軫十在辰軫九過巳張十五在巳張十四過午柳四在午柳三過未井九在未井八過申畢七在申畢六過酉胃四在酉胃三過戌婁二在戌婁一過亥危十三在亥危十二過子危五是壬子之界女九是子癸之界牛一是癸丑之界斗十一是丑艮之界箕六是艮寅之界尾十一是寅甲之界心一是甲卯之界氐九是卯一之界亢二是乙辰之界軫十七是辰巽之界軫二是巽巳之界軫六是巳丙之界張七是丙午之界柳十二是午丁之界鬼初是丁未之界井斗是未坤之界井一是坤○申之界畢十四是申庚之界昴十是庚酉之界胃十一是酉辛之界婁八是辛戌之界奎九是戌乾之界壁三是乾亥之界室五是亥壬之界數雖逆筭實是順行虛七虛六之間子之中也星六星五之間午之中也子午之中過宮之樞軸也其各宮度數次序本宜改正向左順行但恐初學駭愕姑仍其舊亦不妨特推步宜詳細耳

右第四十一章論過宮

地理分四十四山曆書亦分二十四時時與

山每每相應凡定時之法必須逐時逐刻考驗方可查得星辰躔度之次否則定是悞事蓋地支十二時一定之局也而天干十二時即界于地支之兩間如亥正三刻起至子初二刻止此屬壬時子初三刻起至正二刻止方是子時子正三刻起至丑初二刻止此屬癸時丑初三刻起至正二刻止方是丑時丑正三刻起至寅初二刻止此屬艮時寅初三刻起至正二刻止方是寅時寅正三刻起至卯初二刻止此屬甲時卯初三刻起至正二○刻止方是卯時卯正三刻起至辰初二刻止此屬乙時辰初三刻起至正二刻止方是辰時辰正三刻起至巳初二刻止此屬巽時巳初三刻起至正二刻止方是巳時巳正三刻起至午初二刻止此屬丙時午初三刻起至正二刻止方是午時午正三刻起至未初二刻止此屬丁時未初三刻起至正二刻止方是未時未正三刻起至申初二刻止此屬坤時申初三刻起至正二刻止方是申時申正三刻起至酉初二刻止此屬庚時酉初三刻起至正二刻止方是酉時酉正三刻起至戌初二刻止此屬辛時戌初三刻起至正二刻止方是戌時戌正三刻起至亥初二刻止此屬乾時亥初三刻起至正二刻止方是亥時一日十二時共分百刻每一時八刻有奇所以有初刻有初初刻皆零数也加起天干十二時則每一時止有四刻強如正月太陽卯初三刻在子則乙時必然到癸辰時即到丑巳時到艮以次而推莫不皆然每日皆從太陽到處数卯時起一時到一山惟冬至前後○又從太陽到處数辰時起夏至前後又從太○陽到處數寅時起七政氣孛皆隨時左旋惟計羅二星乃是逆時右轉此是查時刻以考星躔之要法學者必不可忽

右第四十二章論定時

朱子曰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一日一週天而常過一度日亦一日一週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十九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為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觀朱子此言則知七政皆左旋所以擇時日者不可不知今之星家亦失之遠矣

臨川吳氏曰古來曆家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筭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值處筭之因四後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今當以太虗中作一空盤以天與七政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虗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虗空盤雖過了些子積二○十八個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積十二個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積六十日與天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在太虗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行一日不及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遲於太白亦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或不及天十二度或十三度或十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今人不曉以為逆行則謂太陰之最速也今

次其行之遲速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不及日此其大率也即此二說而觀之則知天與七政皆左旋無疑矣欲喜選擇之妙用者不可不察諸

恭和周氏曰天以純陽之躰而左旋一日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周天之躰所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原於此也鎮星之行次之積二十八月比天爲少三十度歲星又次之積十二月○

○已少三十度熒惑又次之積兩月亦少三十度太陽又次之一日行天一周比天爲少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遲之度亦恰盡得本數遂與天會於杓纒而成一年太白又於太陽辰星又次於太白但有時而疾遲疾相準亦能與太陽同惟太陰最遲一日比天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遂與日會而成一月十二會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是天與日月五星皆繞地左旋古惟云天左旋者蓋七政之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之多難筭退數徑捷易推故指其退數而謂之右行蔡氏以爲西鍼九九曆是順莫則彼當知皆左旋矣○子月日在斗昏壁旦軫與月會於星紀○丑月日在女昏婁旦氐與月會於玄枵○寅月日在室昏參旦尾與月會於娵訾○卯月日在奎昏孤旦建與月會於降婁○辰月日在胃昏○

○星旦斗與月會於大梁○巳月日在畢昏翼○旦女與月會於日沈○午月日在井昏亢旦危與月會於鶉首○未月日在柳昏火旦奎與月會於鶉火○申月日在翼昏建旦畢與月會於鶉尾○酉月日在子角昏旦觜與月會於壽星○戌月日在房昏虛旦柳與月會於大火○亥月日在尾昏旦星月會於析木已上皆擇日之在用不可缺也

右第四十三章論天文

天之元氣無形日見觀斗綱所指之辰可知矣斗有七星一曰魁五曰衡七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則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倣此凡斗指寅卯之月宜作東方龍斗指巳午之月宜作南方龍斗指申酉之月宜作西方龍斗指亥子之月宜作北方龍斗指辰戌丑未之月宜作四隅龍蓋斗柄之所指即天之元氣所在也因其氣之所在而善以乘之作福甚速如春種稻秋種麥未有不生者也

右第四十四章論天運

○玄枵之次其辰在子

此是齊之分野屬青州今山東登州萊州青州濟南東昌是也

星紀之次其辰在丑

此是吳越分野屬楊州今南京十四府浙江十一府江西十三府廣東十府及廣西梧州福建各府是也

析木之次其辰在寅

此是燕之分野屬幽州今北直隸河間保定永平隆慶宣府保安遼東是也

大火之次其辰在卯
此是宋之分野屬尉州今南直隸豊沛之
地是也
壽星之次其辰在辰
此是鄭之分野屬兗州今河南開封汝寧
之地是也
鶉尾之次其辰在巳
此是楚之分野屬荆州今河南南陽陜西
漢中湖廣武昌等十府四川夔州半入廣
西桂林南寧之地是也
鶉火之次其辰在午
此是周之分野屬甞州今河南一府郴屬
貴州之銅仁星張屬河南之南陽
鶉首之次其辰在未
此是秦之分野屬雍州今河南洛陽陜西
都司西平鞏昌延綏寧夏雲南鶴等軍民
府是也
實沈之次其辰在申
此是晉魏之分野屬渠州今山西大原大
同平陽澤潞四川順慶於節疊溪雲南十
五府貴州八府是也
大梁之次其辰在酉
此是趙之分野屬冀州今北直隸真定順
徳廣平是也
降婁之次其辰在戌
此是魯之分野屬徐州今之山東兗州是
也
娵訾之次其辰在亥
此是衛之分野屬幷州今北直隸大名河
南彰徳懐慶衛輝是也○凡造葬欲斷何
○人科第官居何地皆不可不知
角斗奎井四宿屬木其氣相於冬旺於春火
躔其度則為恩金躔其度則為仇水躔其度
則為用土躔其度則為難夏秋休囚禍福皆
輕
亢牛婁鬼四宿屬金其氣相於夏季旺於秋
水躔其度則為恩火躔其度則為仇土躔其
度則為用木躔其度則為難冬春休囚禍福
皆輕
氐女胃柳四宿屬土其氣相於夏旺於夏季
金躔其度則為恩木躔其度則為仇火躔其
度則為用水躔其度則為難秋冬休囚禍福
皆淺
房虛星昴四宿屬太陽利於晝而不利於夜
心危畢張四宿屬太陰利於夜而不利於晝
尾室觜翼四宿屬火其氣相於春旺於夏土
躔其度則為恩水躔其度則為仇木躔其度
則為用金躔其度則為難秋冬休囚禍福亦
淺
箕壁參軫四宿屬水其氣相於秋旺於冬木
○躔其度則為恩土躔其度則為仇金躔其度
則為用火躔其度則為難夏秋休囚禍福亦
不重
已上恩用旺相者吉休囚者凶仇難旺相
者凶休囚者吉
右第四十五章論經星
日太陽之精人君之象也其體徑一度半自
東而西一日一周天比天行欠一度所行之
路謂之黄道與赤道相交半出黄道外半入
黄道内冬至之日黄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

去北極最遠日出辰時入申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之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日出寅日入戌故時暑晝長而夜短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之中日出卯日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焉月大陰之精后妃之象也體亦徑一度半自東而西一日一周比天行不及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二十七日退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入黃道內半出黃道外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也陽精猶火陰精猶水火則有光水則會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就日則光盡與日月同度謂之朔分天体為四分初八廿三月行近日一分謂之近一遠日三分謂之遐三分受日光之度故半明半暗魄如弓張上弦昏見故光在西下弦旦見故光在東衝分天中謂之望十五日之昏日入月出東西相望光滿而魄死也光盡體伏謂之晦三十日月行近日光体皆不見也凡日月順度而又交照山向之時竪造安塟皆吉月行於白道與黃道正交之處在朔則日食在望則月食日食者月體掩日光也月食者月入暗虛不受日光也凡日食月食之時不可竪造安塟○五緯是五行之精木曰歲星春為令星宜作東方龍火曰熒惑夏為令星宜作南方龍土曰鎮星四季為令星宜作四隅龍金曰太白秋為令星宜作西方龍水曰辰星冬為令星宜作北方龍凡日月之交食星辰之變異以所臨分野占之或吉或凶各有當之者矣故選擇者不可不知○

右第四十六章論緯星○

卜氏曰某州某郡分野可斷此亦非妄語也蓋天有分星地有分野上感下應一定而不可移者也如秀砂秀水出在卯必主卯生人貴或卯乙年成就功名皆可預卜矣又或穴前秀砂秀水在酉即可占其居官多在趙分或秀砂秀水現在戌即可占其居官多在魯地餘可例推無不響應然此特論其砂水已也又要審其龍穴果是賢格而氣運又當方盛之時者百發百中否則不驗

右第四十七章論星土○

朱子曰帝者天之主宰擇日當首重之然通書所譚帝星皆無可考愚于易與禮經得之月令于三春則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所謂青帝也于孟仲夏則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所謂赤帝也于季夏月則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此黃精之君土官之臣所謂黃帝也○于三秋則曰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所謂白帝也于三冬則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所謂黑帝也又稽易繫辭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合而觀之曰天之主宰總一帝也一分而為四矣四分而為八矣不但已也是故驚蟄三朕到甲春分三朕到卯清明三朕到乙所謂帝出乎震此也穀雨三朕到辰立夏三朕到巽小滿三朕到巳所謂齊乎巽此也芒種三朕到丙夏至三朕到午小暑三朕

到丁所謂相見乎離此也大暑三眹到未立秋三眹到坤處暑三眹到申所謂致役乎坤此也白露三眹到庚秋分三眹到酉寒露三眹到辛所謂說言乎兌此也霜降三眹到戌立冬三眹到乾小雪三眹到亥所謂戰乎乾此也大雪三眹到壬冬至三眹到子小寒三眹到癸所謂勞乎坎此也大寒三眹到丑立春三眹到艮雨水三眹到寅所謂成言乎艮此也由七十二眹而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可類推已故帝所到之期乃吉期也帝所臨之方乃吉方也楊公曰春作東方吉夏作南方吉季夏作西南方吉秋作西方吉冬作北方吉亦此意也今人不信經典之言而信無稽之論惑亦甚矣

右第四十八章論帝星

封二　二十三

或曰東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四隅土此一定之位也今五星又以子丑為土以寅亥為木卯戌為火辰酉為金巳亥為水午為太陽未為太陰此與乃在天之五星與在地之五行不同歟曰五星五行其理一也蓋子丑是土之本宮非直指子丑為土也寅亥是木之本宮非直指寅亥為木也卯戌是火之本宮非直指卯戌為火也辰酉是金之本宮非直指辰酉為金也巳申是水之本宮非直指巳申為水也午為太陽之宮未可直指午為太陽也未為太陰之宮未可直指未為太陰也如金生於麗水未可直指麗水為金也玉出於崑崗未可直指崑崗為玉也或曰七政所居之宮亦有義乎曰懸象於天莫大乎日月故日居午月居未成形於地莫大乎土故土居子丑運行於天地間莫大乎四時故木居寅亥即春令也火居卯戌即夏令也金居辰酉即秋令也水居巳申即冬令也一星盤之間而乾坤大造化存焉然則舜之齊七政豈無謂歟可見七政選擇所最重者或又曰二十八宿內有星日馬虛日鼠房日兎昴日雞然則在天果有四日乎曰否此皆太陽流行之位如古者天子巡狩四方每方必有明堂相似即指明堂為天子可乎不獨此也二十八宿分度盡皆七政流行之次即如今之撫按官每府縣必有行臺是也善悟者其自得之

右第四十九章論五星辨疑

古人植八尺之臬以定東西南北則偏方之日影定是與中土不同玄針則動而有常者也又不可以此例論其子午定向易地皆然即如古人論中字曰在堂以堂之中為中在室又以室之中為中地雖不同莫不各一其中也今人議偏方之針與中土不同者悞矣但以戀夫益子之說考之則子午正針畧無壬丙此是確論

封二　二十四

右第五十章論中針

歷驗太陰太陽山家至吉之神也故造命選擇皆當以此為重所以已上俱說皆自太陰太陽言之若五星四餘定要逐時查考難以預定因立二曜流行定局于後以便初學雖無流年臺曆亦可趨吉避凶

太陽　陳希夷曰日者陰中之陽君象也其德至剛其体至健其行天所以分晝夜別寒暑一日一週天而比天為不及一度一歲之

積恰與天會故日有三道者黄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牵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中道南道北道為三道也盖南極至於牵牛則為冬至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南北極中東至於角西至於婁則為春分秋分晝夜各五十刻九天行之分正月雨水中氣後太陽躔亥娵訾之次其應甲丙庚壬二月春分中氣後太陽躔戌降婁之次其應艮巽坤乾三月穀雨中氣後太陽躔酉大梁之

○次其應癸乙丁辛四月小滿中氣後太陽躔申實沈之次其應甲丙庚壬五月夏至中氣後太陽躔未鶉首之次其應乾坤艮巽六月大暑中氣後太陽躔午鶉火之次其應癸乙丁辛七月處暑中氣後太陽躔巳鶉尾之次其應甲丙庚壬八月秋分中氣後太陽躔辰壽星之次其應乾坤艮巽九月霜降中氣後太陽躔卯大火之次其應癸乙丁辛十月小雪中氣後太陽躔寅析木之次其應丙庚甲壬十一月冬至中氣後太陽躔丑星紀之次其應艮巽坤乾十二月大寒中氣後太陽躔子玄枵之次其應乙丁辛癸其所躔之分乃光所照之方大可扞之三方四正用之亦可叨光是名山家帝駕所在之處謂之歲空凢天星地煞皆可制伏遇房虚昴星四躔者為太陽升殿用之尤告若值日蝕天變者太不堪用切忌之

太陰　陳希夷曰月者陽中之陰后妃之象也其德至柔其体至順其行天所以佐理太陽騐之夜影以為消息月本無光麗日而明

○以不明之体言之則純陰而象坤晦朔之時也越三日不及三十七度強而生明始資日之明而有光因謂之朔謂陽之初生也昏見於庚越八日不及日九十八度強而資日之半明因謂之上弦謂陽之將半也昏見於丁越十五日不及日一百八十二度半強與日對望資日之全明而大圓因謂之望謂三陽偹見也昏見於甲又三日不及日一百九十五度強而生魄與日之望偏而陰魄始生因謂之魄言陰復生也晨見於辛又五日不及日八十一度強而半晦半資日之明因謂之下弦言陰生至半也晨見於丙又六日去日之四百九十分則不及晝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與日交會月之明全不能相資復晦而不明因謂之晦晝没於乙其行天之度一日之行得三百五十二度八百二十八分六釐在日而不及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一在天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合於辰次之所是為一月十二會得三百

○五十四日九百四十九分日之三百四十八分而與天會是為一歲也故月有九行九行者黒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東幷黄道共九行也故立春春分從青道分度在甲立秋秋分從白道分度在庚立冬冬至從黒道分度在壬立夏夏至從赤道分度在丙共日月合度之辰三合照臨之方為天德月德之星故三月建辰日月會於酉出於庚入垣於壬故天月德在壬六月建未日月會於午出丙入

垣於甲故二德在甲九月建戌日月會於卯出甲入垣於丙故二德在丙十二月建丑日月會子出壬入垣於庚故二德在庚蓋子午為日月之始終卯酉為日月之出沒故其分度多而有太陽太陰也其他月分所臨之宮乃太陰升殿入廟之時大可扦立九天曜地殺盡可制伏若值月蝕天變者大凶

太陽永定圖

冬至本日箕四小寒本日斗十大寒本日牛三立春本日虛一雨水本日危七驚蟄本日○室七春分本日壁三清明本日奎九穀雨本日婁七立夏本日胃九小滿本日昴八芒種本日畢十一夏至本日井初小暑本日井十四大暑本日井廿九立秋本日柳十處暑本日張五白露本日翼三秋分本日翼十八寒露本日軫十三霜降本日角九立冬本日氐三小雪本日房二大雪本日尾二

假如冬至本日太陽在箕四次日即在箕五又次日即在箕六以次數去節節皆然

太陰永定圖

正月初一二子二月初一二亥三月初一二戌四月初一二酉五月初一二申六月初一二未七月初一二午八月初一二巳九月初一二辰十月初一一卯十一月初一二寅十二月初一二丑

封二　二十八

假如正月初一二太陰在子初三四五即入亥初六七即入戌以次數去月月皆然

○已上皆日月運行之度驗於當時而不易者也日月之宮既定則命宮身宮可知而五星四餘可推矣此選擇之要務也學○者其首重之

右第五十一章論二曜

木德東方號歲星厥色亦維青行有留伏順與逆常度見諸曆留時名曰長喪曜減福與災兆入逆又名災愁星主禍卻非輕伏時乃號天欄杆禍福總無干此星順軌無他曜致福定須騐當其順軌遇刑星減半福力輕其行六日歷一度此一非常路或時三日一度遊或時五日週大抵一年移一宮此是總行踪十二年中一小週寀度要詳求幾時歷遍大週天八十有二年○若是東方龍得之大可扦立不留天櫂地殺俱可降伏遇角斗奎井為入廟箕壁參軫為得勢值順軌者吉伏逆者凶

右第五十二章論天機此章至六十章

封二　二十九

曾晛安李氏論

南方熒惑火之精列象甚分明行有疾遲并順逆伏留宜詳識遲留伏逆總興災順軌主福來入留改號曰天魟招火最為凶逆號天坎破家星瘟疫遭天刑入伏名號黑天櫂作○惡極殘暴入垣旺樂總為祥權耀煥文章其○行大度細推論莫作等閒星一十八時週一度乃是順遊路五十日內一宮移此際任施為降福須知在此時坐向總相宜更遇入他旺樂宮催春快如風此星專主文章脊快元登及第更主神童入廟廊宰相近君王若遇遲留井伏逆二日一度歷兩月繞方過一宮此際極興凶疾行七日過五度四十五日一宮就遲退行時三四月拾好一宮越二年歷一小週太陰訣不輕傳七十九載大週天寀

度細精研○南方龍得之大可扌立三合四正亦吉遇星室觜翼為入廟斗角奎井為得勢九天曜地殺俱可降服者值順軌吉伏逆凶

右第五十三章論火星

坤德中央號鎮星戊巳土之精經中又曰地羅睺吉凶細推求行有伏逆遲與順逐一細詳論伏時名號曰瘟星惧犯禍非輕晋時又名曰暗曜亦主興災乖逆時名喚破家星逢之横禍生入垣旺樂順相逢富貴永興隆若○遇月孛同到宮凶吉半相從其行三歲一宮○移大週小週隨五十九年是週期厚重故行遲○西隅龍得之大可扌立凡天曜地殺悉可制伏氐女胃柳為入廟星室觜張翼為得勢值順軌者吉伏逆者凶

封二　三十

右第五十四章論土星

西方太白是金星又號曰長庚行有遲留順與逆占睺分晨夕伏見循時行順軌造福具無比失度經天非所宜兵革禍相隨與火同宮為受制斯時何足覺與土同宮正得宜福扭勝常時當其遲逆并遲行無凶福亦輕只畏孛及羅計同處力莫相逢日月水星同到位一舉登科第其行日半週一度一月一宮旋一年行歷日週天與度每相聯大過週年是幾時記取八月期此星大抵不為災逢之福澤来蓋照三方為大利九喜大陽聚入垣升殿喜稱懐官貴到三台若值木星同到垣敵國富堪言○西方龍得之大可扌立凡天曜地殺盡可制伏遇亢牛婁鬼為入廟氐女○胃柳為得勢盡說軌者吉伏逆者凶○

右第五十五章論金星

北方水德曰辰星懸象列天庭行有疾遲伏逆時常順無逆期此星大抵主為祥遇日福無量若值退遲力稍減孛火同相反其行常近太陽旁為相輔君王一日常行一度半一

封二　三十一

月一宮箕遲行六十九日移疾行二十期最疾十七過一宮每月不相同大抵一年週小過容度宜査看六十五載大週天妙訣不盡言○北方龍得之大可扌立不問天曜地殺悉可制伏遇箕壁參軫為入廟亢牛婁鬼為得勢值順軌者吉伏逆者凶

右第五十六章論水星

木星之餘為紫氣為福此為最禎祥瑞慶吉○相逢所作盡亨通此星大抵多招福性善無凶毒入垣旺樂更非常容度可推詳其行常順步尋求無遲逆伏留大抵一月行一度年週十二度三年共行過一宮此足定游踪歷過渾天一大週二十八春秋○宜東南方龍

右第五十七章論紫氣

月孛多是水餘精名號大陰神又名彗第大○將軍減福助凶深五星順軌恰相逢亦有助○福功若是逢逆星甚惡逢孛凶大作月孛入垣與樂廟禍福觀他曜他曜凶兮愈助凶吉則吉相從其行無有遲留逆一月三度歷九個月中過一宮行度有常踪十二月中行幾度恰好四十九幾時行過小週天容度好推研六十二年週天過天度宜詳箕○宜東北方龍

右第五十八章論月孛○

羅睺本是水之餘天首名不殊不逢忌曜最

有權凶吉細推研全無伏逆與遲留常道逆行遊此星大抵性凶惡為福力全薄朔遇太陽同度時日蝕不須疑望遇太陰同在度月蝕為凶咎當其薄蝕最為祟萬事不堪逢惟有入廟逢火星助福力非輕一十九日行一度一月度半就十八月中移一宮諸曆總相同十九年時一小過步步逆行遊大過九十有三年天機莫亂傳○宜火土龍

右第五十九章論羅睺

土餘名號計都星蝕神豹尾稱此星性與羅睺似凶多吉少遇逆行常度也無形伏遲不用評日月同度即相蝕為惡最為凶入垣廟樂看同星凶吉却相仍火土同宮軌順時為福不須疑若當火土伏逆際橫禍從天至其行常與火羅對都無留順逆十九日中行一度度半一月過一年半始移一宮小過十九通九十三年一大過循環有何休○宜土金龍

右第六十章論計都

二卷終

堪輿完孝録三卷目録

目録終

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録卷之三

○選擇條例引

此選擇一書固皆古今不易之理而有補於龍穴砂水之用者也但陰陽之定體五行之常性與夫各位神煞皆不可不先知者因預例條例於自以便初學凡安塟不必拘大塟日小塟日凡竪造日亦不必拘定大竪造日小竪造日只要龍神合中和之氣坐向得吉曜相扶立命又得地逢時足矣然坐向星辰之吉凶定要以七政為主慎不可為邪說所惑

○龍穴陰陽五行例

自寅宮斗三度起至卯中心三度止皆屬陽木自卯宮心四度起至辰中角十一度止皆屬陰木自巳宮軫九度起至午中張九度止皆屬陰火自午宮張八度起至未中井二十七度止皆屬陽火自申宮井八度起至酉中畢一度止皆屬陽金自酉宮畢二度起至戌中婁四度止皆屬陰金自亥宮奎一度起至子中危七度止皆屬陰水自子宮危六度起至丑中斗二十二度止皆屬陽水辰末十八度同戌末十八度皆屬陽土丑未十八度同未末十八度皆屬陰土

○年月日時陰陽例

甲丙戊庚壬天干之陽乙辛己丁癸天干之陰也子寅辰午申戌地支之陽也丑卯巳未酉亥地支之陰也

○年月日時五行例

甲乙寅卯屬木丙丁巳午屬火戊己辰戌丑未屬土庚辛申酉屬金壬癸亥子屬水

○四時陰陽五行例

立春後三十六日屬陽木次三十六日屬陰木又次十八日屬陽土立夏後三十六日屬陰火次三十六日屬陽火又次十八日屬陰土立秋後三十六日屬陽金次三十六日屬陰金又次十八日屬陽土立冬後三十六日屬陰水次三十六日屬陽水又次十八日屬陰土

○三元例

十干是天元十二支是地元子中藏癸水丑中藏癸巳辛寅中藏甲丙戊卯中藏乙木辰中藏乙癸戊巳中藏丙戊庚午中藏丁巳未中藏乙巳丁申中藏庚壬戊酉中藏辛金戌中藏辛丁戊亥中藏壬甲此皆人元也

○五行生死例

甲木生在亥死在午乙木生在午死在亥丙戊生寅死酉丁巳生酉死寅庚金生巳死子辛金生子死巳壬水生申死卯癸水生卯死申凡沐浴冠帶等例皆自長生上起如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是也

○五行生尅例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是五行相生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此是五行相尅

○經星例

危十二過子女一過丑斗三過寅尾二過卯氐一過辰軫九過巳張十四過午柳四過未井八過申畢六過酉胃三過戌奎一過亥星虛房昴是太陽之位張危心畢是太陰之位角斗奎井是木星之位尾室觜翼是火星之

位氐女胃栁是土星之位亢牛婁鬼是金星之位箕壁參軫是水星之位

○緯星例

子丑土之位寅亥木之位卯戌火之位辰酉金之位巳申水之位午太陽位未太陰位餘皆奴星計附子炁附寅孛附申羅附戌

○命宮例

太陽所到之宮即是命宮太陽所居之度即是命度假如萬曆癸未年正月十四日卯時太陽在子宮虛一度即以土為宮主星以太陽為度主星辰時太陽到丑宮井千三度即以土為宮主星木為度主星他倣此

○身宮例

太陰行到之宮即是身宮太陰所居之度即是身度假如萬曆癸未年正月十四日卯時三刻太陰到午宮柳五度即以太陰為宮主星以土為度主星辰時太陰到未宮井十度即以太陰為宮主星木為度主星他倣此

○令星例

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季月土是也

封二　三十七

○用星例

木見火火見土土見金金見水水見木是也

○恩生仇難例

生我者為恩尅我者為難我尅者為仇我生者為主

○年起月例

甲巳之年丙作首乙庚之歲戊為頭丙辛之歲從庚上丁壬壬位順行流更有戊癸從何起甲寅之上細追求假如甲巳之年正月起丙寅二月即是丁卯三月即是戊辰以次順行餘倣此

○日起時例

甲巳還加甲乙庚丙作初丙辛從戊起丁壬庚子居戊癸何方發壬子是真途假如甲巳日子時起甲子丑時即是乙丑寅時即是丙寅以次順行餘倣此

○大運例

甲丙戊庚壬陽年也乙辛巳丁癸陰年也凡竪造起運陽年順行陰年逆行與命家起男子運同凡安葬起運陽年逆行陰年順行與命家起女子運同皆從月令上起筭假如甲子年二月建丁卯順運即起戊辰巳巳庚午依次而行逆運即起丙寅乙丑甲子癸亥亦依次而行皆論支不論干他倣此

○大運歲數例

每月節氣在前中氣在後如立春是節氣雨水即是中氣日月皆然凡大運止看節氣不看中氣陽年看在前節氣陰年看在後節氣每有三日即作一歲起筭假如陽年立春三日前用事即是一歲運六日前用事即是二歲運九日前用事即是三歲運十二日前即是四歲運十五日前用事即是五歲運餘倣此陰年立春三日後用事即是一歲運六日後用事即是二歲運九日後用事即是三歲運十二日後是四歲運十五日後是五歲運餘亦倣此又或零一日者即除去不又筭零二日者即加作三日筭零一日半者准半歲入筭

封二　三十八

○小運例

凡起小運皆以歲君天干為主星命家亦云

歲用天干運用地支亦此意也假如甲乙年木是小運丙丁年火是小運戊巳年土是小運庚辛年金是小運壬癸年水是小運即命次歲運是也外有月令起運皆與大運同日神起運皆與小運同

初限例

此與星家起童限相似一命二財三疾厄四妻五福順行流六歲卻從官祿起逆旋數到命宮休假如立命坐子則一歲在本宮限主屬二歲行財帛宮宮分在巳限主屬水四

○封二 三十九 ○

歲行妻妾宮宮分在午限主屬太陽五歲行福德宮宮分在寅限主屬木六歲行官祿宮宮分在卯限主屬火七歲又行轉福德宮八歲行到相貌宮宮分在丑限主屬上九歲又到命宮九歲後起大限他宮安命皆以此例推之

大限例

九起大限皆除初限九年外然後自命宮度主上筭起九一宮三十度三度管一年行過度數即除以未行者起筭皆自右順行向左

此自命宮起限處言之餘皆十年行一宮假如立命在子宮危十一度即是十歲起限若在危九度即是九歲起限若在危六度即是八歲起限若在危三度即是七歲起限餘做此或立命在子宮女二度則本宮皆除盡無餘行初限九年外大限即入丑

小限例

九起小限皆自本年太歲上筭起不拘陽年陰年俱是自左逆行向右一年行一宮月限自流年上數正月起日限自月上數初一日

○起時限自日上數子時起假如太歲在未未上即是一歲午是二歲巳是三歲逐宮右行十三歲又在未上周而復始一年行一宮月在年上起一月行一宮日在月上起一日行一宮時在日上起一時行一宮

○三方例

甲子辰亥卯未巳酉丑寅午戌艮丙辛乾甲丁巽庚癸坤乙壬此皆三方也

○四正例

子午卯酉寅申巳亥辰戌丑未乾坤艮巽甲

封二 四十

庚丙壬乙辛丁癸此皆四正也

○夾官例

壬癸夾子子丑夾癸癸艮夾丑丑寅夾艮艮甲夾寅寅卯夾甲甲乙夾卯卯辰夾乙乙巽夾辰辰丙夾巽巽午夾丙丙丁夾午午未夾丁丁坤夾未未庚夾坤坤庚夾申申酉夾庚庚辛夾酉酉戌夾辛辛乾夾戌戌亥夾乾乾子夾壬又夾丑夾子子寅夾丑丑卯夾寅寅辰夾卯卯巳夾辰辰午夾巳巳未夾午午申夾未未酉夾申申戌夾酉酉亥夾戌戌子夾

○亥又壬艮夾癸癸甲夾艮艮乙夾甲甲巽夾乙乙丙夾巽巽丁夾丙丙坤夾丁丁庚夾坤坤辛夾庚庚乾夾辛辛壬夾乾

○符頭例

一節分三睺一睺五日以甲巳作符頭下臨子午卯酉為上睺臨寅申巳亥為中睺臨辰戌丑未為下睺凡上睺符頭所到日時即是交節之期如本日立春本日即遇上睺符頭則本日作立春氣睺看或立春先日遇上睺符頭則先日作立春氣睺看或立春後日遇

封二 四十一

上朕符頭則直待符頭到日方作春氣暖看此是超神接氣法也

○晝夜星辰例

自卯至酉為晝當以命度為主宜見日木土自酉至卯為夜當以身度為主宜見月火金盖日木土皆屬陽宜於晝而不宜於夜月火金皆屬陰宜於夜而不宜於晝水星雖屬陽而其性與常或利於晝或利於夜

○地盤名號例

子名玄枵又曰寶瓶亥名娵訾又曰雙魚戌名降婁又曰白羊酉名大梁又曰金牛申名實沈又曰陰陽未名鶉首又曰巨蟹午名鶉火又曰獅子巳名鶉尾又曰雙女辰名壽星又曰天秤卯名大火又曰天蝎寅名析木又曰人馬丑名星紀又曰磨羯

○天盤宮分例

地盤十二宮雖有濶狹長短之不同大約天干十二位即界於地支之兩間左右各分得七度半共成十五度如癸界於子丑之間則左分丑宮七度半右分子宮七度半共成一十五度壬界於亥子之間則左分子宮七度半右分亥宮七度半亦共成一十五度子宮左右各分去七度半本宮亦止得一十五度餘皆倣此今人皆以癸統於子壬統於子壬統於亥又或以三七分之似此之例未免失之偏枯決不可憑惟今之司府定時日規皆以天干界於地支之兩間此一定之法也天盤分度當以此為式

○日月交會例

正月會於亥二月會於戌三月會於酉四月會於申五月會於未六月會於午七月會於再八月會於辰九月會於卯十月會於寅十一月會於丑十二月會於子郎官曆上望日時刻推之則交會之時刻可知此定朔之法也

○晝夜長短例

夏至晝極長有六十刻夜極短止有四十刻自夏至符頭日後即有加減乘除之漸大約以九日為率晝漸減一刻夜漸加一刻加減到冬至符頭之日晝極短止有四十刻方寅午戌年占午方巳酉丑年占酉方

○對冲例

即天干受尅地支相冲是也如甲子人忌庚午庚午生人忌丙子乙丑人忌辛未辛未生人忌丁丑丙寅人忌壬申壬申生人忌戊寅之類然相冲之內又有輕重不同如子生人見午則內冲外其禍必淺若午生人見子則外冲內其禍必深支冲而干不受尅干受尅而支不冲者皆不在此例

觀星篩要凡三十四條

○一觀星之法先辨太陽太陰自太陽初出之時數到所用之時則命之宮度可知自太陰初出之時數到所用之時則身之宮度可知皆以度主為要宮主次之盖宮主猶府尉也度主猶縣令也令近民視尉尤切宮主必要逢生得令不要受尅制不為太陽所伏及三方四正與星相尅更看度主又坐高強又坐祿馬長生歲駕又逢旺得時方可為妙

一立命立身既定更看是晝是夜晝則宜看命度主命宮主遇日木土計氣為用神者皆

吉見月火金孛羅者皆凶夜則宜看身度主
身宮主遇月火金孛羅為用神者皆吉見日
木土計氣者皆凶
一造命須先看福德宮為紫如人之生命亦
以福德為最益有福則有妻子立名利致富
貴福德既虧前數者未見其可得也福德者
乃造命之主若得福居祿祿居福身主命主
入福又有日月照福德權貴蔭映之星入福
德金水夾主居福德者皆生有福之人出人
性必端厚量必寬洪而有福有壽若見土計
○坐福德者作後亦可致福或福德宮犯刑囚
耗星切不可作若悞作之必招凶禍且出人
必多剌薄凶很奸謀詭譎好鬬好殺不忠不
孝之流如福德宮無好星辰又看三合對照
有何星守照如三合對照守照俱無星亦未
可便言其吉凶更看財帛宮如何
一財帛宮亦人生受用大端也或遇福德守
財帛日月照財帛田宅互垣身命二主臨財
財帛又逢生旺得令得時作後必生有祿之
人如人既是有財則可以養妻子致奴僕既

有財亦有名若財主失經刑囚照財作後必
主財殺虛耗出愚蠢無用之人如財帛宮不
好又未可便言其吉凶又當看田宅宮何如
一田宅之位亦人生受用之源如田宅主星
不起或有福德守田宅日月照田宅身命坐
田宅作後必生有財名望之人既有田宅則
妻子皆自田宅而出若福德田宅財帛三宮
既無吉星必不可作又宜另選吉期方能為
福
○一看作後行限如何如人一生命好身吉若
行限不好却不作發福論之蓋命好不如限
好如身命好行限又好方是吉期蓋命為魂
身為魄限為血氣三者須要相扶譬如人之
一身血氣稍滯則不流通故為寒熱相攻瘡
毒並行風和客氣得以侵之若血氣和暢其
身既壯安得有病
一行限須要向明不背方吉何謂向明夜見
火金月當限日見日木土當限皆謂向明發
福可期如日不曾見日木土星又皆獨見金
月火星照限行限又經行的殺劫殺羊刃三

殺空亡之上作後必不發福
一凡大小限以作日後交神殺祿貴以冬至
日後交命宮行度九歲以前在小限至十歲
上本生度起行
一造命須要看得令為緊如春木夏火秋金
冬水土則寄旺四季為令令者如臣稟君令
宣其教化生民休戚係焉以令主之不背則
赫然號令從所瞻仰立春木為令主發生則
萬木萃於春生人亦清麗煥彩然木既主令
金不可尅木乃掌時月之星金當藏刃土則
○培木只怕金土參差是為逆亂伐上禍由期
發主為凶厄夏月火陽當空水縱泛溢豈敢
侵月令之火金廢則沮於爍石流金之勢何
所用焉亦當廢棄故夏金多行南方若金火
日用事必生酒色之徒大抵當廢之星用事
日值之後出人必志大謀疎虛空無實愚而
好自用平生快然勇於退失只怕金水相合
與火爭勢為反逆之曜以此日用事必主凶
敗秋金用事大火西流本自棄置萬木黃落
當廢之時惟金司令逆金為禍若木火相合

既不受令又有陸梁安得不凶冬水陰沍必
藉火為順流温助之宿土為隄防之星皆無
傷用事之時却水木無相生之理相合沍凍
若水星夜見以之用事必生孤寒之人大抵
令星春時必借土為栽培之宿冬月火土自
為相生相養亦與水而濡沫雖星辰不當時
却畢竟相為表裏皆吉只有火金月不可相
見必不能相順見之禍發令星從陽則吉為
贊助恊翊之星逆則凶為跋扈飛揚之宿所
以順者或引陽或從陽遠在十度不為克奪○
○所謂逆者侵陽用事令星最要得日君行事
居有氣之位與命主不相背反方為令自已
出稍為克奪則是聽令於人令星司奪當之
必死令星司福用之必祥五星犯殿傷宿即
克奪之星也學者務宜詳察用不可怠忽
一太歲最為緊要大凡立命須要吉星臨駕
與太歲相關攝則富貴可必若歲君不牧録
則亦無用又忌殺星破駕凡作用皆以身命
與德德為重有禄無福福將安享有命無身
命將安保

一凡殺星不要逢時要失時春木逢金冬水
逢之之類殺星失時主星有氣凡火為殺不
宣於晝土為殺不宜於夜木為殺防春金為
殺防秋水為殺防冬火為殺防夏此皆得時
失時之妙論
一金星若在太陽之宫名曰映進若命主在
太陽之前為特進又名曰金星映日又曰金
星當權皆主權貴太陽之前只喜身度主命
度主及金星在前者皆作貴論若太陽之前
或是刑囚暗耗名曰誤進並皆不吉命主及○
○金星在太陽之後者名曰後進其福減半
一諸星並行有先有後大凡殺星則欲其前
行主星則欲其後至且如水火二星同行水
能尅火則以水為殺星如水星在前行則不
能尅火如火在前水在後其殺逼身最為大
害不可不審諸星皆然經云殺前主後當膺
藩輔之權殺後主前必有徒流之患
一諸星退行有退而有力者有退而無力若
且如退而有力火金二星同行金在前火在
後而退行此殺星不敢進前以尅其金是退

而有情如或金星退遇火順行是退而逢其
殺也五曜皆然亦有退而升殿退而入垣退
而逢生皆為吉論或退而坐殺退而逢殺或
退惡弱之宫並作凶推
一遲留伏逆五星中緊要學者不可不明遲
則忌度留則不行伏則不見逆則退行有用
之星順行為福遲留伏逆進退減力經曰順
則優游逆則退縮留則拘繫抑鬱伏則韜晦
無光如命午太陽忌木炁同躔木前日後退
之為禍日前木後退之為福留者用星留於○
○實地為福久遠殺星留於實地為禍不休若
留於虚地禍福皆無伏者用星伏則無力忌
星伏則無災逆者退行也有退為福有退為
禍以理推之
詩曰五星遇日須當伏三合逢陽必定留
若是對宫為逆度不逢陽處是為遲
一羅計截斷半天星有吉有凶或截斷諸星
在左而限行右名曰反背行限不遇諸星故
也又有升沉之不同或日間而諸曜當天截
在辰巳午未申位而有星行限從酉戌亥子

丑寅位而無星者為不得體又有夜間斷截
在戌亥子丑寅位而有星行限從辰巳午未
申位而無星者皆為升沉之不同並不合格
一羅計截斷羊天星斗有跳出一星在外者
當壽論在外一星禍福如跳出一星為福主
祿主命主身主或官魁權貴星夜火夜月晝
木晝土皆為得格作後必出富貴名利之人
如跳出一星為刑囚暗耗或奴僕主羊刃刼
殺的殺主晝火晝金夜土漏出在外者皆不
合格出人必主貧賤勞碌之事度世無成不
為吉論
一截斷不要太陽跳出如太陽隔在外名曰
孤君孤遁君而無輔極為不好蓋太陽乃君
王之象必歡星輔佐而行或左右皆為吉論
若太陽孤立雖親輔之人亦多遠之出人必
主勞苦
一諸星聚會有吉會有凶會吉會者為命主
身度主官魁福祿或化權貴蔭印皆為吉會
會雖是火羅計孛亦無害如不為前項等星
而為的刼羊刃等主或化刑囚暗耗皆為凶

會學者不可不察
一身命主坐奴僕有凶有吉如貴人之命多
有身命主入奴僕而貴者亦有入奴僕而賤
者如奴僕宮主原是貴人祿馬長生帝旺爵
駕殿勳權祿之地皆出富貴利達之人如奴
僕宮主原是刼的羊刃死絕暴敗之鄉而身
命限主居其上者必出勞役無成之人學者
最宜詳察
一造命須是四正為緊或日月照四正或金
木照四正福德照四正或用星居四正之地
並主富貴亦有火羅計孛守四強及化得好
者亦為合格如有刑囚暗耗等星居於四正
宮中而逢相尅之曜皆主破敗
一看諸星皆如看命之法亦看三合亦看正
照方斷吉凶大抵論三合四余輕五星重對
照四余重五星輕四余乃橫衝直突之曜也
一十干坐命如六甲年不要土命在金宿度
上名曰鬼尅皆主不安只喜坐生星坐水宿
名曰父母之上坐土宿名曰財帛之上坐火
宿名曰脫局之上當以意會消息得時得令

為妙餘倣此
一身命坐祿坐貴坐長生坐庫坐駕坐殿坐
夾貴寅坐祿馬樞坐生旺鄉皆主富貴不然
亦主衣食盈饒天玄賦云祿馬貴人持世立
身須主清高咸池凶殺臨身出處必然微賤
是也
一身命坐刼的芒刃暴敗空亡死絕三殺飛
廉殺者皆主出人心險行怪不亡不義兇暴
勞苦
一夾身命要日月夾福德夾官魁夾印貴夾
三合拱之者皆吉或命度主身度主起在別
處而夾拱之者並主吉
一刼的芒刃之宮或凶星夾照其凶敗不可
勝言然無官符不成殺刃無歲破不成刼的
無病符不成疾厄此乃五行真生殺
一官祿不要星尅其宮名曰官鬼且如官祿
在寅地却不要金星入內亦不要三合四正
宮值之皆主出人健訟不然遭官事亦無食
祿之分
一官祿福德二宮最要吉星臨之如日月居

官祿福德或福祿居官福水日金月各居官祿行限遇之皆主發福如官福二宮無星或昴起吉曜居其上者亦吉又看對照三合之宮以斷休咎

一造命只可求其主星命度命主身度身主看強弱禍福不必諸星一一高強一一得地故經云一星得地終生貴顯吉人又云使一星皆而莫究其非縱群曜吉而莫能為福譬如五七員官在任不必員員皆職而其中有一員得力則群從州縣莫不刮目觀星當以理推其次看限主行限須要限主高強得地受生吉星交會方為好限發達不然皆為不福

一論五星無毋推究太陽太陰躔度次舍斷禍福吉凶貧賤富貴十有九中蓋命宮以太陽為主身宮以太陰為主主本既端何所根蔕故日當推太陽夜當推太陰如日間太陽逢惡曜夜間太陰逢凶曜定主出人貧賤夭折日間吉宿逢陽夜間吉星鈞月必主出人富貴顯達然猶當論其在度中與不在度中也

一星辰俱善柔而不能作大事又要一凶星以助其權大凡吉星多凶星少則以吉論凶星多吉星少則以凶論　如貴人之命非權殺不能治世

一造命皆要日月明潔方為吉論蓋天地以日月為主若日月明淨方始貴顯經云貴人日月要分明日月不明非貴人

一元守之星固好又恐流年之星為患如限主又惡又弱流年凶星又重亦能為災不可不察若限主德只是流年為禍必俟凶星出後方好故經云元守雖然無咎流年又怕為災元守雖醇尤勝膏粱之有味流年為患譬猶橫潦之無根是也故欲善選擇者必要元守星皆吉限主不陷衰弱者然後用之

完孝錄四卷目錄

六甲年諸星定局

目録終

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録卷之四

○七政引

七政者即太陽太陰木火土金水是也凡山家坐向吉凶皆本於此其法但要先查天運之流行然後能知氣化之盛衰消長次要仰觀天文然後分星可明又次要俯察地理然後分野可辯由是吉可趨而凶可避真選擇之要樶也因詳發于左

○七政發用

太陽是火之精至吉之神也降福不降禍惟日食之時甚凶○太陰是水之精次於太陽者也亦降福不降禍惟月食時凶○木曰歳星冬春禍福甚緊夏秋禍福遲

火曰熒惑春夏禍福甚緊秋冬禍福遲

土曰鎮星四季禍福甚緊春秋禍福遲

金曰太白季月秋月禍福甚緊夏冬禍福遲

水曰辰星秋冬禍福甚緊春夏禍福遲

氣是木之餘禍福次於歳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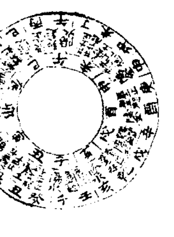
孛是水之餘禍福次於辰星

羅是火之餘禍福次於熒惑

計是土之餘禍福次於鎮星

星虚房昴太陽之行宮張危心畢太陰之行宮角斗奎井木之行宮尾室觜翼火之行宮箕氐女胃柳土之行宮亢牛婁鬼金之行宮軫壁參軫水之行宮此皆七政流行之度遇生扶者吉遇尅洩者凶

○陰陽五行之圖



此陰陽五行之定躰本於河圖之數也皆以地支為主其天干十二位皆居其位而不專其氣定須自右向左筭去

人元一定之圖

天干謂之天元地支謂之地元此是支中之所藏者謂之人元皆造命選擇者之不可缺故詳具于圖詩曰子宮癸水在其中丑癸辛金巳土同寅宮甲木兼丙戊卯宮乙木獨豐隆辰宮乙戊三分癸巳宮庚金丙戊叢午宮丁火并巳土未宮乙巳丁共宗申宮壬水庚金戊酉宮辛金庚亦從惟有戌宮丁辛戊亥宮壬甲是真宗

五行生死之圖

長生沐浴冠帯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絶胎養以次數去陽順陰逆陽死陰必生陰死陽必生胎養生是進氣冠帯臨官是旺氣沐浴是敗氣衰病是退氣墓是藏氣死絶是盡氣死進氣死不死退氣生不生亦有死地不死絶處逢生者此皆造命者不可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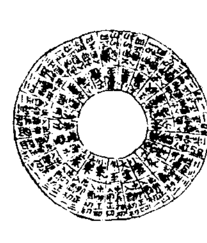


五行生尅之圖

此即河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其一生一尅皆五行自然之性也選擇者能知其生尅之性而行其制化之道焉必無太過不及之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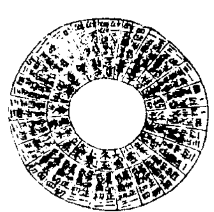
豈不足以趨吉而避凶耶

太陽出入圖



今星家皆謂太陽出在卯入在酉此不過大約之數也欲善選擇者定須以此圖考之方是時刻無差

太陰晨昏圖



萱曆載太陰朔後昏度望後晨度此亦大約之數也欲善選擇之法者定須以此圖考之庶幾時刻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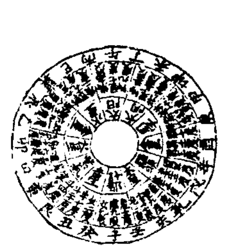
星辰分野之圖

○此是在地之分野應在天之分星者也選擇者不可不知觀氣運者亦不可不察○

經星過宮之圖

此是二十八宿之定局七政運行之次也下應一十二州分野者不可不察

星辰定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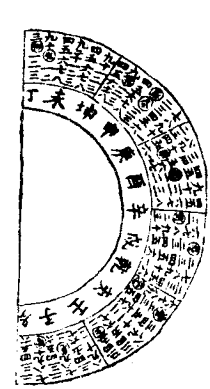


○每宮經星皆三十度有奇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　零四分度之　各宮奇零之餘數也查七政者依此十二躔分屬十二宮皆原位也起貴人祿馬者准此如癸祿在子即查土星落處是祿元餘放此四餘皆從主氣看○

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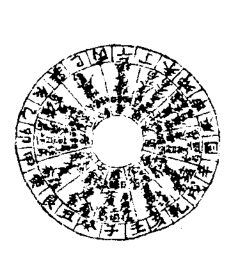
氐三入卯尾三寅　斗四度丂丑中尋
女至二度方過去　危十三度亥中輪

天星度之圖○



奎二入戌胃四酉　畢七度丂移過申
井九過未柳四午　張十五巳軫十辰○

星辰垣局之圖



凡緒星在本氣之宮坐本氣之度者謂之居垣在生氣之宮坐生氣之度者謂之入局在本氣之宮坐生氣之度者謂之居垣入局在生氣之宮坐本氣之度者謂之入局居垣此筭星辰禍福甚緊發用與令星同

○度法

週天三百六十五度零四分度之一九言四分度之一即二十五分也蓋一度該百分一分該百秒古今曆法皆准此推之

時上天運躔度定局（每一刻順行三度　今七十六分）

○每一時行一宮有奇記三十度零五十一分三十三秒強凡一日該行三百六十五度零四分度之一而又進一度視日行過一度視月行多十三度一年進盡週天之數方與日會而成一歲之終或謂天運一歲一週是自其進盡之度言之耳

去○時上太陽躔度定局（每一刻順行三度　今七十五分）

每一時順行一宮記三十度零四十三分七十五秒強一日順行三百六十五度零四分度之一視天行不及一度視月行多十二度一年不及一週天冬至行盈度夏至行縮度盈縮雖不同大率曆家以一日退一度入筭

○時上太陰躔度定局（每一刻順行三度　今五十分）

每一時順行一宮弱記二十九度零四十三分七十五秒弱一日順行三百五十三度零四分度之一視日行不及十二度視天行不及十三度凡二十九日即退盡週天之數而成一月之朔弦前退疾弦後退遲大約一日退行十三度零三十七分

○時上木星躔度定局

○每一時順行一宮強記三十度有奇視天行不及七十秒強一日順行週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弱視天行不及分分零三十三秒十二日不及天行一度一百二十日不及天行十度三百六十日不及天行一宮十二年退盡一週天

○時上火星躔度定局

每一時順行一宮強記三十度有奇視天行不及四分零七十秒弱一日順天週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又過一度弱視天行不及五十分二日不及天行一度六十日不及天行一宮二年退盡一週天

○時上土星躔度定局（氣星同）

每一時順行一宮強記三十度有奇視天行不及二十九秒零十分秒之五一日順行週天三百六十五度零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弱視天行不及三分五十三秒弱二十八日零五時一刻六分不及天行一度二百八十日零四時不及天行十度二十分個月零二十五日不及天行一宮二十八年退盡一○週天

○時上金水躔度定局

每一時順行一宮有零計三十度強視天行不及八分零三十三秒一日順行週天三百六十五度零四分度之一弱不及天行一度強一月不及天行一宮一年退盡一週天

○時上紫氣躔度定局

此星躔度之局宜用土星之類推之亦是二十八年退盡一週天

○時上月孛躔度定局

每一時順行二十九度零九十九分強視天不及一分弱一日順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零四分度之一又過八十八分視天行不及十二分弱九日不及天行一度九十日不及天行十度九個月一宮九年退盡一週天

時上羅計驅度定局

每一時逆行一宮零九分五十秒弱視天行少五十秒強一日逆行三百六十五度零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九十四分強視天行少六分弱十八日少一度一百八十日少十度十八個月少一宮十八年進盡一週天曆家以退數推之故云羅計左旋七曜氣孛皆右轉凡選擇年月日時定要順推七曜氣孛逆推羅計二星否則必致悞事不可不謹

○時上帝星驅度定局

每一時行十二分度之一一日順行一度一月順行一宮一年一週天曆起觜蟄上睽符頭其時在甲順行旬邪一節過一山到山極吉或到向或到三方或到四正皆要助我扶我則吉尅我洩我必凶楊氏曰春作東方吉夏則南方吉秋作西方吉冬作北方吉四季作四隅吉亦此意耶春曰青帝夏曰赤帝秋曰白帝冬曰黑帝随時異名其理一也

○宮度喜忌定局

子丑二宮併氐女胃柳四宿皆土之位也凡居於其上者以木氣為難以水孛為仇以火羅為忌以金為用在四季月為令星

寅亥二宮併角斗奎井四宿皆木之位也凡居於其上者以金為難以土計為仇以水孛為忌以火羅為用在春月為令星

卯戌二宮併尾室婁翼四宿皆火之位也凡居於其上者以水孛為難以金為仇以木氣為忌以土計為用在夏月為令星

辰酉二宮併亢牛畢鬼四宿皆金之位也凡居於其上者以火羅為難以木氣為仇以土計為忌以水孛為用在秋月為令星

巳申二宮併箕壁參軫四宿皆水之位也凡居於其上者以土計為難以火羅為仇以金為忌以木氣為用在冬月為令星

午一宮併星虛房昴四宿皆太陽之位也凡居於其上者忌火羅木同度喜金水二星宜於晝而不宜於夜遇日食凶

未一宮併張危心畢四宿皆太陰之位也凡居於其上者忌土計同度亦宜金水二星宜於夜而不宜於晝望前力重望後力輕月食凶

已上宮度忌用當令者吉仇難當令者甚凶不獨各宮為然九大限小限亦以此例推

○圖解

經星二十有八分布於一十二宮皆七政流行之次也緯星有七政四餘流行於各年之中變曜之所從出也因立二圖於後以便查考凡太陽所到宮度是命太陰所到宮度是身身命既定然後各宮主星可推如命在子土為主財帛即在亥木為主兄弟在戌火為主田宅在酉金為主男女在申水為主奴僕在未月為主妻宮在午日為主疾厄在巳水為主遷移在辰金為主官祿在卯火為主福德在寅木為主相貌在丑土為主逐年天星地曜皆從此出學者苟能按圖查考則吉凶

可知而選擇之法可得矣各宮度主説現下文

○十二宮次序如用夜間時當從身宮數起

一命宮　二財帛　三兄弟
四田宅　五男女　六奴僕
七妻妾　八疾厄　九遷移
十官祿　十一福德　十二相貌

○十二宮強弱

命宮妻宮田財官福男女此是強宮遷移疾厄奴僕兄弟此是弱宮若得時者不在此例○

○十二宮身命

自卯至酉爲日固宜自命宮數起故曰一命宮二財帛三兄弟以次逆行十二宮自酉至卯爲夜又不可以此例論宜曰一身宮二財帛三兄弟亦以次逆行十二宮雖七強之例亦當夜用身宮日用命宮方是的確至若身命所居又有宮主有度主尤選擇者不可不知也因條註如左

○子宮度

在天屬玄枵之次在地則分野屬齊凡身命居之者以土爲宮主喜忌見前○身命坐危宿者以太陰爲度主喜金水忌土計不宜無光之夜而宜有光之時坐虛宿者以太陽爲度主忌火羅木星喜金水相涵不宜於夜而宜於晝坐女宿者以土爲度主喜忌與宮主同

○丑宮度

在天屬星紀之次在地則分野屬吳凡身命居之者以土爲宮主喜忌見前○身命坐女宿者以土爲度主喜忌與宮主同坐牛宿者以金爲度主以火羅爲難以木氣爲仇以土計爲恩以水孛爲用坐斗宿者以木爲度主以金爲難以土計爲仇以水孛爲恩以火羅爲用

○寅宮度

在天屬析木之次在地分野屬燕身命居之者以木爲宮主喜忌見前○身命坐牛宿者以木爲度主喜忌與宮主同坐箕宿者以水爲度主以土計爲難以火羅爲仇以金爲恩以木氣爲用坐尾宿者以次爲度主以水孛爲難以金爲仇以木氣爲恩以土計爲用

○卯宮度

在天屬大火之次在地則分野屬宋身命居之者以火爲宮主喜忌見前○身命坐尾宿者喜忌與宮主同坐心宿者以太陰爲度主喜金水忌土計不宜於無光之夜而宜於有光之時坐房宿者以太陽爲度主忌火羅木星喜金水相涵不宜夜而宜晝坐氐宿者以土爲度主以木氣爲難以水孛爲仇以火羅爲恩以金爲用

○辰宮度

在天屬壽星之次在地則分野屬鄭身命居之者以金爲宮主喜忌見前身命坐氐宿者以土爲度主喜忌現前坐亢宿者以金爲度主以火羅爲難以木氣爲仇以土計爲恩以水孛爲用坐角宿者以木爲度主以金爲難以土爲仇以水孛爲恩以火羅爲用坐軫宿者以水爲度主以土計爲難以火羅爲仇以金爲恩以木氣爲用

○巳宮度

在天屬鶉尾之次在地則分野屬楚身命居之者以水為宮主喜忌見前○身命坐翼宿者以火為度主以水孛為難以金為仇以木氣為恩以土計為用坐張宿者以太陰為度主喜金水忌土計不宜無光之夜而宜有光之時

○午宮度

在天屬鶉火之次在地則分野屬周身命居之者以太陽為宮主忌火羅木星喜金水相涵不宜於夜而宜於晝○身命坐張宿者以太陰為度主喜忌見上節生星宿者以太陽為度主喜忌與宮主同坐柳宿者以玉為度主以木氣為難以水孛為仇以火羅為恩以金為用

○未宮度

在天屬鶉首之次在地則分野屬秦身命居之者以太陰為度主喜忌見前○身命坐柳宿者以土為度主以木氣為難以水孛為仇以火羅為恩以金為用坐鬼宿者以金為度主以火羅為難以木氣為仇以土計為恩以水孛為用坐井宿者以木為度主以金為難以土計為仇以水孛為恩以火羅為用

○申宮度

在天屬實沈之次在地則分野屬晉身命居之者以水為宮主喜忌見前○身命坐井宿者以木為度主宜忌見前坐參宿者以水為度主以土計為難以火羅為仇以金為恩以木氣為用坐觜宿者以火為度主以水孛為難以金為仇以木氣為恩以土計為用坐畢宿者以太陰為度主喜忌現前

○酉宮度

在天屬大梁之次在地則分野屬趙身命居之者以金為宮主喜忌見前○身命坐畢宿者喜忌同前坐昴宿者以太陽為度主忌火羅木星喜金水相涵不宜於夜而宜於晝坐胃宿者以土為度主以木氣為難以水孛為仇以火羅為恩以金為用

戌宮度

在天屬降婁之次在地則分野屬魯身命居之者以火為命主喜忌見前○身命坐胃宿者以土為主喜忌現前坐婁宿以金為度主以火羅為難以木氣為仇以土計為恩以水孛為用坐奎宿者以木為度主以金為難以土計為仇以水孛為恩以火羅為用

○亥宮度

在天屬陬訾之次在地則分野屬衛身命居之者以木為宮主喜忌見前○身命坐奎宿者以木為度主喜忌見前坐壁宿者以水為度主以土計為難以火羅為仇以金為恩以木為用坐室宿者以火為度主以水孛為難以金為仇以木氣為恩以土計為用坐危宿者以太陰為度主喜金水忌土計不宜於無光之夜而宜於有光之時

今時談星命之人有專重宮主者有專重度主者皆非定論蓋必知乎宮主生扶度主或度主生扶宮主此皆上下交而其氣同也其應多吉若宮主尅洩度主或度主尅洩宮主此是上下不交而其氣不通也其應多凶此雖成法也又有不可以此例論者如旺則宜尅宜洩衰則宜生宜扶此在聖人裁成輔相

封三 十六

封三 十七

之道也外財帛等宮亦有度主俱自身命度上起筭如身命在午宮張十度財帛即在巳宮軫五度兄弟即在辰宮亢六度田宅即在卯宮心四度男女即在寅宮箕九度奴僕即在丑宮牛四度妻妾即在子宮危八度疾厄即在亥宮壁六度遷移即在戌宮婁十一度官祿即在酉宮畢二度福德即在申宮井四度相貌即在未宮柳初度餘倣此凡十二宮中又有吉處藏凶者亦有凶中藏吉者如日月金水紫氣皆吉神也或者化而為仇難為○刑囚為羊刃七殺之類者未必不凶火羅計字皆凶殺也或者化而為恩用為祿貴為文昌福星之類者又未嘗不吉或卯辰巳午未申六時用事者當從命主度上起財帛兄弟田宅男女奴僕方是今人筭宮不筭度者固非也或酉戌亥子丑寅六時用事者又當從身主度上筭起財帛兄弟田宅等星方是今人又從命度上筭起者尤非也此皆世俗未決之疑也學者詳之餘見圖局

子宮星辰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危十三 斗二十三 尾二 氐一 軫九 張四 柳四 井八 畢六 胃三 奎一
十一 初 二 一 亢九 八 十三 三 七 五 二 壁九
十 牛六 一 尾初 八 七 十二 二 六 四 胃一 八
九 五 斗初 室五 七 六 十一 一 五 三 奎十二 七
八 四 箕九 四 六 五 十 柳初 四 二 十一 六
七 三 八 三 五 四 九 鬼二 三 一 十 五
六 二 七 二 四 三 八 一 二 畢初 九 四
五 一 六 一 三 二 七 鬼初 一 昴十 八 三
四 牛初 五 心初 二 軫一 六 井二十 井初 九 七 二
三 十三 四 房五 亢二 翼九 五 二十九 參九 八 六 壁一
二 十二 三 四 畢二 十八 四 二十八 八 七 五 室二
危十二 二 三 十二 十七 三 二十七 七 六 四 十六
虛十二 一 二 十 十六 二 二十六 六 五 三 十五
八 二十 箕初 一 九 十五 張一 二十五 五 四 二 十四
七 十九 尾 八 房初 八 十四 星六 二十四 四 三 婁二 十三
六 十八 十七 氐六 七 十三 五 二十三 三 二 奎六 十二
五 十七 二十六 十五 六 十一 四 二十二 二 一 十五 十一
四 十六 十五 十四 五 十一 三 二十一 一 昴初 十四 十
三 十五 十四 十三 四 十 二 二十 參初 胃五 十三 九

遷度丑宮

二 十四 十三 十二 三 九 一 十九 觜初 十四 十二 八
虛一 十三 十二 十一 二 八 星初 十八 畢六 十三 十一 七
辛 十二 十一 十 角 七 柳十二 十七 十五 十二 十 六
九 十一 十 九 軫七 六 十二 十六 十四 十一 九 五
八 十 九 八 十六 五 十一 十五 十三 十 八 四
七 九 八 七 十五 四 十 十四 十二 九 七 三
六 八 七 六 十四 三 九 十三 十一 八 六 二
五 七 六 五 十三 二 八 十二 十 七 五 室一
四 六 五 四 十二 翼一 七 十一 九 六 四 奎十二
三 五 四 三 十一 張十六 六 十 八 五 三 十四
二 四 三 二 十 十五 五 九 七 四 二 十三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
女一 牛三 尾二 氐一 軫九 張十四 柳四 井八 畢六 胃三 奎一 壁
女初 二 一 亢九 八 十三 三 七 五 二 壁九 十
牛六 一 尾初 八 七 十二 二 六 四 胃一 八 十
五 斗初 心五 七 六 十一 一 五 三 奎十二 七 九
四 箕九 四 六 五 十 柳初 四 二 十一 六 八
三 八 三 五 四 九 鬼二 三 一 十 五 七
二 七 二 四 三 八 一 二 畢初 九 四 六
一 六 一 三 二 七 鬼初 一 昴十 八 三 五

星辰躔度

十一初 五 心初 二 軫二 六 井二十 井初 九 七 二 四
十三 十四 四 房五 亢二 翼初 九五 二十九 參九 八 六 壁一 三
二十三 三 四 奎二 十八 四 二十八 八 七 五 室二十七 二
二十三 二 三 十一 十七 三 二十七 七 六 四 十六 危一
二十二 一 二 十 十六 二 二十六 六 五 三 十五 虛九
封三 二十
二十 箕初 一 九 十五 張一 二十五 五 四 二 十四 八
十九 尾十八 房初八 十四 尾十 二十四 四 三 婁一 十三 七
十八 十七 昴七 十三 五 二十三 三 二 奎十六 十二 六
十七 十六 十五 六 十二 四 二十二 二 一 十五 十一 五
十六 十五 十四 五 十一 三 二十一 一 昴初 十四 十 四
○
十五 十四 十三 四 十 二 二十 參初 胃五 十三 九 三
十四 十三 十二 三 九 一 十九 觜初 十四 十二 八 二
十三 十二 十一 二 八 星初 十八 畢十六 十三 十一 七 虛一
十二 十一 十 角一 七 柳十三 十七 十五 十二 十 六 斗二十
十一 十 九 軫十六 十二 十六 十四 十一 九 五 九
十 九 八 十六 五 十一 十五 十三 十 八 四 八
九 八 七 十五 四 十 十四 十二 九 七 三 七
八 七 六 十四 三 九 十三 十一 八 六 二 六
七 六 五 十三 二 八 十二 十 七 五 室一 五
六 五 四 十二 壁一 七 十一 九 六 四 危五 四

寅○宮星辰

五 四 三 十一 張十六 六 十 八 五 三 十四 三
四 三 二 十 十五 五 九 七 四 二 十三 二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
斗十三 尾二 氐二 軫九 張十四 柳四 井八 畢六 胃三 奎一 危十三 女一
二 一 亢 八 十三 三 七 五 二 壁九 十一 女初
封三 二十一
一 尾初 八 七 十二 二 六 四 胃一 八 十 牛六
十四 心五 七 六 十一 一 五 三 婁十一 七 九 五
十五 箕九 四 六 五 十 柳初 四 二 十一 六 八 四
八 三 五 四 九 鬼二 三 一 十 五 七 三
七 二 四 三 八 一 二 畢初 九 四 六 ○二
六 一 三 二 七 昴初 一 昴十 八 三 五 一
五 心初 二 軫二 六 井二十 井初 九 七 二 四 斗初
四 奎五 亢一 翼九 五 二十九 參九 八 六 壁一 三 二十四
三 四 奎二 十八 四 二十八 八 七 五 室二十七 二 二十三
二 三 十一 十七 三 二十七 七 六 四 十六 危一 二十二
一 二 十 十六 二 二十六 六 五 三 十五 虛九 二十一
箕初 一 九 十五 一 二十五 五 四 二 十四 八 二十
尾十八 房初 八 十四 尾十 二十四 四 三 婁一 十三 七 十九
十七 昴七 七 十三 五 二十三 三 二 奎十六 十二 六 十八
十六 十五 六 十一 四 二十二 二 一 十五 十一 五 十七

躔○度卯宮

十五 十四 五 十一 三 二十一 昴初 十四 十 四 十六
十四 十三 四 十 二 二十 參初 胃五 十三 九 三 十五
十三 十二 三 九 一 十九 觜初 十四 十二 八 二 十四
十二 十一 二 八 星初 十八 畢十六 十三 十一 七 虛 十三
十一 十 角 七 柳十三 十七 十五 十二 十 六 女十 十二
十 九 軫十六 十二 十六 十四 十一 九 五 九 十一
九 八 十六 五 十一 十五 十三 十 八 四 八 十
八 七 十五 四 十 十四 十二 九 七 三 七 九
七 六 十四 三 九 十三 十一 八 六 二 六 八
六 五 十三 二 八 十二 十 七 五 室一 五 ○七
五 四 十二 壁一 七 十一 九 六 四 危五 四 六
四 三 十一 張十六 六 十 八 五 三 十四 三 五
三 二 十 十五 五 九 七 四 二 十三 二 四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
尾二 氐一 軫九 張十四 柳四 井八 畢六 胃三 奎一 危十三 女一 斗十三
封三 二十二
一 亢九 八 十三 三 七 五 二 壁九 十一 女初 二
尾初 八 七 十二 二 六 四 胃一 八 十 牛六 一
心五 七 六 十一 一 五 三 婁十一 七 九 五 斗初
四 六 五 十 柳初 四 二 十一 六 八 四 箕九
三 五 四 九 鬼二 三 一 十 五 七 三 八

星

二 四 三 八 一 二畢初 九 四 六 二 七
一 三 二 七 初 一昴十 八 二 五 一 六
心初 二軫二 六 井二十 井初 九 七 二 四牛初 五
尾十五 亢十一 翼九五 二十九 參九 八 六壁一 三斗十四 四
四 皇 十八 四 二十八 八 七 五室十七 二 十二 三
三 十一 十七 三 二十七 七 六 四 十六危一 二十二 二
二 十 十六 二 二十六 六 五 三 十五虛一 二十一 一
一 九 十五張一 二十五 五 四 二 十四 八 二十 箕初
房初 八 十四 翼六 二十四 四 三 婁 十三 七 十九 尾十八
氐六 七 十三 五 二十三 三 二奎十六 十二 六 十八 十七

辰

十五 六 十三 四 二十二 二 一 十五 十一 五 十七 十六
十四 五 十一 三 二十一 一 昴初 十四 十 四 十六 十五
十三 四 十 二 二十 參初 胃十五 十三 九 三 十五 十四
十二 三 九 一 十九 觜初 十四 十二 八 二 十四 十三
十一 二 八 星初 十八 畢十六 十三 十一 七 一 十三 十二
封三 二十三
十 角一 七 柳三十 十七 十五 十二 十 六 亢二十 十二 十一

躔

九 軫二十七 六 十二 十六 十四 十一 九 五 九 十一 十
八 十六 五 十一 十五 十三 十 八 四 八 十 九
七 十五 四 十 十四 十二 九 七 三 七 九 八
六 十四 三 九 十三 十一 八 六 二 六 八 七

度

五 十三 二 八 十二 十 七 五室一 五 七 六
四 十二翼一 七 十一 九 六 四危一 四 六 五
三 十一張十六 六 十 八 五 三 十四 三 五 四
二 十 十五 五 九 七 四 二 十三 二 四 三
辰卯 巳辰 午巳 未午 申未 酉申 戌酉 亥戌 子亥 丑子 寅丑 卯寅
氐一 軫九 張十四 柳四 井八 畢六 胃三 奎一 危十二 女一 斗三 尾二
亢九 八 十一 三 七 五 二 翼九 十一 箕初 二 一
八 七 十二 二 六 四 胃一 八 十 牛十六 一 尾初
七 六 十一 一 五 三 奎十一 七 九 五 斗初 心五
六 五 十 柳初 四 二 十一 六 八 四 室九 四
五 四 九 鬼二 三 一 十 五 七 三 八 三
四 三 八 一 二 畢初 九 四 六 二 七 二
三 二 七 鬼初 一 昴十 八 三 五 一 六 一
二 軫一 六 井二十 井初 九 七 二 四 牛初 五 心初
亢九 翼九 五 二十九 參九 八 六 壁一 三 斗十四 四 奎
皇 十八 四 二十八 八 七 五 室十七 二 十二 三 四
十一 十七 三 二十七 七 六 四 十六危一 二十二 二 三
十 十六 二 二十六 六 五 三 十五虛一 二十一 一 二
九 十五張一 二十五 五 四 二 十四 八 二十 箕初 一
八 十四 翼六 二十四 四 三 婁十三 七 十九 尾十八 房

七 十三 五 二十三 三 二奎十六 十二 六 十八 十七 奎
六 十二 四 二十二 二 一 十五 十一 五 十七 十六 十五
五 十一 三 二十一 一 昴初 十四 十 四 十六 十五 十四
四 十 二 二十 參初 胃十五 十三 九 三 十五 十四 十三
三 九 一 十九 觜初 十五 十二 八 二 十四 十三 十二
封三 二十四
二 八 星初 十八 畢十六 十三 十一 七 虛一 十三 十二 十一
角一 七 柳三十 十七 十五 十二 十 六 女十 十二 十一 十
軫二十七 六 十二 十六 十四 十一 九 五 九 十一 十 九
十六 十五 十一 十五 十三 十 八 四 八 十 九 八
十五 四 十 十四 十二 九 七 三 七 九 八 七
十四 三 九 十三 十一 八 六 二 六 八 七 六
十三 二 八 十二 十 七 五室一 五 七 六 五
十二 翼一 七 十一 九 六 四室 四 六 五 四
十一 張十六 六 十 八 五 三 十四 三 五 四 三
十 十五 五 九 七 四 二 十三 二 四 三 二

巳

巳辰 午巳 未午 申未 酉申 戌酉 亥戌 子亥 丑子 寅丑 卯寅 辰卯
軫九 張十四 柳四 井八 畢六 胃三 奎一 危十二 女一 斗三 尾二 氐一
八 十三 三 七 五 二 翼九 十一 箕初 二 一 亢九
七 十二 二 六 四 胃一 八 十 牛十六 一 初 八
六 十一 一 五 三 奎十一 七 九 五 斗初 心五 七

宮　星　○　辰　躔

五 十柳初 四 二 十一 六 八 四鬼九 四 六
四 九 星二 三 一 十 五 七 三 八 三 五
三 八 一 二畢初 九 四 六 二 七 二 四
二 七鬼初 一昴十 八 三 五 一 六 一 三
軫一 六井二十井初 九 七 二 四牛初 五心初 二
封三　二十五
翼九 五 二十九參九 八 六壁一 三斗十四 四房五亢一
十八 四 二十八 七 五室七 二 二十三 三 四奎一
十七 三 二十七 七 六 四 十六危一 二十二 二 三 十一
十六 二 二十六 六 五 三 十五虛九 二十一 一 二 十
十五張一 二十五 五 四 二 十四 八 二十箕初 一 九
十四翼六 二十四 四 三婁一 十三 七 十九尾八房初 八 ○
十三 五 二十三 三 二奎六 十二 六 十八 十七氐六 七
十二 四 二十二 二 一 十五 十一 五 十七 十六 十五 六
十一 三 二十一 一昴初 十四 十 四 十六 十五 十四 五
十 二 二十參初胃五 十三 九 三 十五 十四 十三 四
九 一 十九觜初 十四 十一 八 二 十四 十三 十一 三
八 星初 十八畢六 十三 十一 七星一 十三 十二 十一 二
七 柳三 十七 十五 十一 十 六亢十 十二 十一 十 角一
六 十二 十六 十四 十一 九 五 九 十一 十 九 軫七
五 十一 十五 十三 十 八 四 八 十 九 八 十六

度　午　○　宮　星

四 十 十四 十六 九 七 三 七 九 八 七 十五
三 九 十三 十一 八 六 二 六 八 七 六 十四
二 八 十二 十 七 五室 五 七 六 五 十三
翼一 七 十一 九 六 四危五 四 六 五 四 十二
張十六 六 十 八 五 三 十四 三 五 四 三 十一
十五 五 九 七 四 二 十三 二 四 三 二 十
午卯 未辰 申巳 酉 戌未 亥申 子酉 丑戌 寅亥 卯子 辰丑 巳寅
張十四 柳四 井八 畢六 胃十一 奎一 危一 女一 斗三 尾一 氐一 軫九
十三 三 七 五 二壁九 十一箕 二 一 亢九 八
十二 二 六 四胃一 八 十牛六 一尾初 八 七 ○
十一 一 五 三婁一 七 九 五斗初心五 七 六 ○
十 柳初 四 二 十一 六 八 四鬼九 四 六 五
九 鬼二 三 一 十 五 七 三 八 三 五 四
八 一 二畢初 九 四 六 二 七 二 四 三
七 鬼初 一昴十 八 三 五 一 六 一 三 二
封三　二十六
六 井二十井初 九 七 二 四牛初 五心初 三 軫一
五 二十九參九 八 六壁一 三斗十四 四房五亢一 翼九
四 二十八 八 七 五室七 二 二十三 三 四奎一 十八
三 二十七 七 六 四 十六危一 二十二 二 三 十一 十七
二 二十六 六 五 三 十五虛九 二十一 一 二 十 十六

辰　○躔　度　未

張一 二十五 五 四 二 十四 八 二十箕初 一 九 十五
翼六 二十四 四 三婁一 十三 七 十九尾八房初 八 十四
五 二十三 三 二奎六 十二 六 十八 十七氐六 七 十三
四 二十二 二 一 十五 十一 五 十七 十六 十五 六 十二
三 二十一 一昴初 十四 十 四 十六 十五 十四 五 十一
二 二十參初胃五 十三 九 三 十五 十四 十三 四 十
一 十九觜初 十四 十一 八 二 十四 十三 十二 三 九
星初 十八畢六 十三 十一 七星一 十三 十二 十一 二 八
柳三 十七 十五 十一 十 六亢十 十二 十一 十角一 七
十二 十六 十四 十一 九 五 九 十一 十 九軫七 六 ○
十一 十五 十三 十 八 四 八 十 九 八 六 五
十 十四 十一 九 七 三 七 九 八 七 十五 四
九 十三 十 八 六 二 六 八 七 六 十四 三
八 十二 十 七 五室 五 七 六 五 十三 二
七 十一 九 六 四危五 四 六 五 四 十二翼
封三　二十七
六 十 八 五 三 十四 三 五 四 三 十一 張十六
五 九 七 四 二 十三 二 四 三 二 十 十五
未卯 申辰 酉巳 戌午 亥未 子申 丑酉 寅戌 卯亥 辰子 巳丑 午寅
柳十四 井八 畢六 胃三 奎一 危一 女一 斗三 尾一 氐一 軫九 張十四
三 七 五 二壁九 十一 初 二 一 亢九 八 十三

宮　星　○　辰　躔

二六 四胃一 八 十午 一尾初 八 七 十二
一五 三 婁十二 七 九 五斗初心五 七 六 十一
柳初四 二 十一 六 八 四箕九 四 六 五 十
鬼二三 一 十 五 七 三 八 三 五 四 九
一 二畢初 九 四 六 二 七 二 四 三 八
鬼初 一 昴十 八 三 五 一 六 一 三 二 七
井二十井初 九 七 二 四牛初 五 心初 一 軫一 六
二十九參九 八 六壁一 三斗十四 四 房五 亢一 翼九 五
二十八 八 七 五室七 二 十三 三 四 角十二 十八 四
二十七 七 六 四 十六危二 二十二 二 三 十一 十七 ○三
二十六 六 五 三 十五虛九 二十一 一 二 十 十六 二
二十五 五 四 二 十四 八 二十箕初 一 九 十五 張一
二十四 四 三 婁十二 十三 七 十九尾六 翼初 八 十四 翼
二十三 三 二 奎十六 十二 六 十八 十七 氐六 七 十三 五
二十二 二 一 十五 十一 五 十七 十六 十五 六 十二 四
二十一 一 昴初 十四 十 四 十六 十五 十四 五 十一 三
二十 參初 畢十五 十三 九 三 十五 十四 十三 四 十 二
十九 觜初 十四 十三 八 二 十四 十三 十二 三 九 一
十八 畢十六 十三 十一 七 虛十三 十二 十一 二 八 星初
十七 十五 十二 十六 牛十一 十一 十 角一 七 柳十二

度　○　申　宮　星

十六 十四 十一 九五 九 十一 十 九 軫七 六 十二
十五 十三 十 八四八 十 九 八 十六 五 十一
十四 十二 九 七 三 七 九 八 七 十五 四 十
十三 十一 八 六 二 六 八 七 六 十四 三 九
十二 十 七 五室 五 七 六 五 十三 二 八
封三　二十八
十一 九 六 四危十五 四 六 五 四 十二 翼一 七
十 八 五 三 十四 三 五 四 三 十一 張六 六
九 七 四 二 十三 二 四 三 二 十 十五 五
申卯 酉辰 戌巳 亥午 子未 丑申 寅酉 卯戌 辰亥 巳子 午丑 未寅
井八 畢六 胃三 奎一 危十二 女一 斗十二 尾二 氐一 軫九 張十四 柳四
○
七 五 二壁九 十一 箕二 二 一 九九 八 十三 三
六 四胃一 八 十 牛六 一 尾初 八 七 十二 二
五 三 婁十二 七 九 五斗初心五 七 六 十一 一
四 二 十一 六 八 四箕九 四 六 五 十 柳初
三 一 十 五 七 三 八 三 五 四 九 鬼二
二 畢初 九 四 六 二 七 二 四 三 八 一
一 昴初 八 三 五 一 六 一 三 二 七 鬼初
井初 九 七 二 四牛初 五 心初 二 軫一 六 井二十
參九 八 六壁一 三斗十四 四 房五 亢一 翼九 五 二十九
八 七 五室七 二 十三 三 四 角十二 十八 四 二十八

辰　○　躔　度

七 六 四 十六危二 二十二 二 三 十一 十七 三 二十七
六 五 三 十五虛九 二十一 一 二 十 十六 二 二十六
五 四 二 十四 八 二十箕初 九 十五 一 二十五
四 三 婁十二 十三 七 十九尾八房初八 十四翼 二十四
三 二 奎十六 十二 六 十八 十七 氐六 七 十三 五 二十三
封三　二十九
二 一 十五 十一 五 十七 十六 十五 六 十二 四 二十二
一 昴初 十四 十 四 十六 十五 十四 五 十一 三 二十一
參初 畢十五 十三 九 三 十五 十四 十三 四 十 二 二十
觜初 十四 十二 八 二 十四 十三 十二 三 九 一 十九
畢十六 十三 十一 七 虛十三 十二 十一 二 八 星初 十八
○
十五 十二 十 六 女十 十二 十一 十角 七 柳十二 十七
十四 十一 九 五 九 十一 十 九軫七 六 十二 十六
十三 十 八 四 八 十 九 八 十六 五 十 十五
十二 九 七 三 七 九 八 七 十五 四 十 十四
十一 八 六 二 六 八 七 六 十四 三 九 十三
十 七 五室 五 七 六 五 十三 二 八 十二
九 六 四危十五 四 六 五 四 十二 翼一 七 十一
八 五 三 十四 三 五 四 三 十一 張六 六 十
七 四 二 十三 二 四 三 二 十 十五 五 九
酉卯 戌辰 亥巳 子午 丑未 寅申 卯酉 辰戌 巳亥 午子 未丑 申寅

酉宮 ○ 星辰

昴六胃三奎一壁二女一斗三尾二氐一軫九張十四 柳四 井八
五 二觜九 十一畢初 二 一亢九 八 十三 三 七
四 胃一 八 十 十六 一尾初 八 七 十二 二 六
三 婁一 七 九 五斗初 心五 七 六 十一 一 五
二 十一 六 八 四 箕九 四 六 五 十 柳初 四
一 十 五 七 三 八 三 五 四 九 鬼二 三
畢初 九 四 六 二 七 二 四 三 八 一 二
昴十 八 三 五 一 六 一 三 二 七 鬼初 一
九 七 二 四牛初 五 心初 二 軫一 六 井二十 井初
八 六壁 三斗十四 四 虛五 亢九翼九 五 二十九 參九 ○
七 五室七 二 二十三 三 四鬼一 十八 四 二十八 八
六 四 十六 一 二十二 二 三 十一 十七 三 二十七 七
五 三 十五 虛九 二十 箕二 二 十 十六 二 二十六 六
四 二 十四 八 二十 初房 九 十五 張一 二十五 五
三 婁 十三 七 十九 尾八 房初 八 十四 昴六 二十四 四
封三 三十
二 奎六 十二 六 十八 十七 氐十六 七 十三 五 二十三 三
一 十五 十一 五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六 十二 四 二十二 二
初 十四 十 四 十六 十五 十四 五 十一 三 二十一 一
胃五 十三 九 三 十五 十四 十三 四 十 二 二十 參初
十四 十二 八 二 十四 十三 十二 三 九 一 十九 觜初

躔 ○ 度

十三 十一 七 虛一 十一 十二 十一 二 八 星初 十八 畢十六
十二 十 六 十四 十二 十一 十 角 七 柳十三 十七 十五
十一 九 五 九 十一 十 九 軫七 六 十二 十六 十四
十 八 四 八 十 九 八 十六 五 十一 十五 十三
九 七 三 七 九 八 七 十五 四 十 十四 十二
八 六 二 六 八 七 六 十四 三 九 十三 十一
七 五 室一 五 七 六 五 十三 二 八 十二 十
六 四 奎一 四 六 五 四 十二 翼一 七 十一 九
五 三 十四 三 五 四 三 十一 張十六 六 十 八
四 二 十三 二 四 三 二 十 十五 五 九 ○ 七

戌卯 亥辰 子巳 丑午 寅未 卯申 辰酉 巳戌 午亥 未子 申丑 酉寅

○ 戌宮

胃三婁一奎一女一斗三尾二氐一軫九張十四柳四井八畢六
十一 壁九 十一 女初 二 一 亢九 八 十三 三 七 五
胃 八 十 牛六 一 尾初 八 七 十二 二 六 四
婁一 七 九 五 斗初 心五 七 六 十一 一 五 三
封三 三十一
十一 六 八 四 箕九 四 六 五 十 柳初 四 二
十 五 七 三 八 三 五 四 九 鬼二 三 一
九 四 六 三 七 二 四 三 八 一 二 畢初
八 三 五 一 六 一 二 二 七 鬼初 一 昴十
七 二 四 井初 五 心初 二 軫一 六 井二十 井初 九

星 ○ 辰

六壁一 三斗十四 四房五 亢九 一翼九 五 二十九 參九 八
五室七 二 二十三 四鬼一 十八 四 二十八 八 七
四 十六 危一 二十二 二 三 十一 十七 三 二十七 七 六
三 十五 虛九 二十 箕二 二 十 十六 二 二十六 六 五
二 十四 八 二十 初房 九 十五 張一 二十五 五 四
婁 十三 七 十九 尾八 房初 八 十四 昴六 二十四 四 三
奎 十二 六 十八 十七 氐十六 七 十三 五 二十三 三 二
十五 十一 五 十七 十六 十五 六 十二 四 二十二 二 一
十四 十 四 十六 十五 十四 五 十一 三 二十一 一 昴初
十三 九 三 十五 十四 十三 四 十 二 二十 參初 胃十五 ○
十二 八 二 十四 十三 十二 三 九 一 十九 角初 十四

○ 躔度

十一 七 虛一 十三 十二 十一 二 八 星初 十八 畢十六 十三
十 六 女十 十二 十一 十 角一 七 柳十三 十七 十五 十二
九 五 九 十一 十 九 軫七 六 十二 十六 十四 十一
八 四 八 十 九 八 十六 五 十一 十五 十三 十
七 三 七 九 八 七 十五 四 十 十四 二 九
六 二 六 八 七 六 十四 三 九 十三 十一 八
五 奎一 五 七 六 五 十三 二 八 十二 十 七
四 觜五 四 六 五 四 十二 翼一 七 十一 九 六
三 十四 三 五 四 三 十一 張十六 六 十 八 五

○

二 十三 二 四 三 二 十 十五 五 九 七 四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奎一 虛一 女一 斗十三 尾二 氐一 軫九 張十四 柳四 井八 畢六 胃三
箕九 十一 女初 二 一 亢九 八 十三 三 七 五 二
八 十 十六 一 尾初 八 七 十二 二 六 四 胃一
封三　三十二
七 九 五 斗初 心五 七 六 十一 一 五 三 十三
六 八 四 箕九 四 六 五 十 柳初 四 二 十一
五 七 三 八 三 五 四 九 星二 三 一 十
四 六 二 七 二 四 三 八 一 二 畢初 九
三 五 一 六 一 三 二 七 鬼初 一 昴十 八 ○
二 四 牛初 五 心初 二 軫一 六 井二十 井初 九 七
壁一 三 斗十四 四 房五 九 一 翼九 五 二十九 參九 八 六
室七 二 十三 三 四 虛一 大 四 二十八 八 七 五
十一 危一 十二 三 十一 十七 三 二十七 七 六 四
十五 虛九 二十 一 二 十 十六 二 二十六 六 五 三
十四 八 二十 箕初 一 九 十五 張一 二十五 五 四 二
十三 七 十九 尾六 房初 八 十四 昴六 二十四 四 三 十七?
十二 六 十八 十七 尾六 七 十三 五 二十三 三 二 十六?
十一 五 十七 十六 十五 六 十二 四 二十二 二 一 十五
十 四 十六 十五 十四 五 十一 三 二十一 一 昴初 十四

○

九 三 十五 十四 十三 四 十 二 二十 參初 胃五 十三
八 二 十四 十三 十二 三 九 一 十九 觜初 十四 十二
七 一 十三 十二 十一 二 八 星初 十八 畢六 十三 十一
六 翼十 十二 十一 十 角一 張三 十七 十五 十二 十
五 九 十一 十 九 軫十六 十一 十六 十四 十一 九
封三　三十三
四 八 十 九 八 十六 五 十一 十五 十三 十 八
三 七 九 八 十 十五 四 十 十四 十二 九 七
二 六 八 七 六 十四 三 九 十三 十一 八 六
室 五 七 六 五 十三 二 八 十二 十 七 五
危五 四 六 五 四 十二 翼一 七 十一 九 六 四
十四 三 五 四 三 十一 張十六 六 十 八 五 三 ○
十三 二 四 三 二 十 十五 五 九 七 四 二

卍

甲子歲殿 壬堂 祿動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福星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申 酉 戌 亥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孤寡
丙子歲殿 壬堂 祿動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孤寡 未　子
戊子歲殿 壬堂 祿動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合 催官 官印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孤寡
庚子歲殿 壬堂 祿動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午　丑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孤寡
壬子歲殿 壬堂 祿動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巳 辰 卯 寅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孤寡
封三　三十四
乙丑歲殿 壬堂 祿動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申 酉 戌 亥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孤寡
丁丑歲殿 壬堂 祿動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遊游 未 子
己丑歲殺 壬堂 祿勳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遊游
辛丑歲殺 壬堂 祿勳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午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丑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遊游 ○
癸丑歲殺 壬堂 祿勳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巳 辰 卯 寅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遊游

封三　三十五

甲寅歲殺 壬堂 祿勳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申 酉 戌 亥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遊游
丙寅歲殺 壬堂 祿勳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遊游 未 子
戊寅歲殺 壬堂 祿勳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遊游
庚寅歲殺 壬堂 祿勳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午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丑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遊游 ○
壬寅歲殺 壬堂 祿勳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巳 辰 卯 寅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遊游
乙卯歲殺 壬堂 祿勳 官 文魁 祿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申 酉 戌 亥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遊游
丁卯歲殺 壬堂 祿勳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遊游 未 子
己卯歲殺 壬堂 祿勳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封三　三十六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遊游
辛卯歲殺 壬堂 祿勳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午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丑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遊游 ○
癸卯歲殺 壬堂 祿勳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巳 辰 卯 寅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遊游
甲辰歲殺 壬堂 祿勳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仁元 歲德 歲合 催官 官印
祿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申 酉 戌 亥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遊游
丙辰歲殺 壬堂 祿勳 文昌 文魁 祿元 馬元

封三　二十七

貴元科名薦元倶元歲德歲合催官當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旌節未
戊辰歲殿玉堂祿勳文昌文魁祿元馬元
貴元科名薦元倶元歲德歲合催官當
子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旌節
庚辰歲殿玉堂祿勳文昌文魁祿元馬元午
貴元科名薦元倶元歲德歲合催官當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丑
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旌節
壬辰歲殿玉堂祿勳文昌文魁祿元馬元
貴元科名薦元倶元歲德歲合催官當巳辰卯寅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旌節
乙巳歲殿玉堂祿勳文昌文魁祿元馬元
貴元科名薦元倶元歲德歲合催官當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申酉戌亥
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旌節
丁巳歲殿玉堂祿勳文昌文魁祿元馬元

封三　二十八

貴元科名薦元倶元歲德歲合催官當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陰權貴
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旌節未
己巳歲殿玉堂祿勳文昌文魁祿元馬元
貴元科名薦元倶元歲德歲合催官當
子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旌節
辛巳歲殿玉堂祿勳文昌文魁祿元馬元午
貴元科名薦元倶元歲德歲合催官當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丑
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旌節
癸巳歲殿玉堂祿勳文昌文魁祿元馬元
貴元科名薦元倶元歲德歲合催官當巳辰卯寅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旌節
甲午歲殿玉堂祿勳文昌文魁祿元馬元
貴元科名薦元倶元歲德歲合催官當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申酉戌亥
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旌節
丙午歲殿玉堂祿勳文昌文魁祿元馬元

封三　二十九

貴元科名薦元倶元歲德歲合催官當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旌節未
戊午歲殿玉堂祿勳文昌文魁祿元馬元
貴元科名薦元倶元歲德歲合催官當
子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旌節
庚午歲殿玉堂祿勳文昌文魁祿元馬元午
貴元科名薦元倶元歲德歲合催官當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陰權貴
丑
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旌節
壬午歲殿玉堂祿勳文昌文魁祿元馬元
貴元科名薦元倶元歲德歲合催官當巳辰卯寅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旌節
乙未歲殿玉堂祿勳文昌文魁祿元馬元
貴元科名薦元倶元歲德歲合催官當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申酉戌亥
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旌節
丁未歲殿玉堂祿勳文昌文魁祿元馬元

貴光科名薦光元德德合僊官宮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八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縶游未
己未歲殿壬堂祿動斎文魁天罡黑子
貴光科名薦光元德德合僊官宮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八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縶游
辛未歲殿壬堂祿動斎文魁天罡黑午丑
貴光科名薦光元德德合僊官宮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八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縶游
癸未歲殿壬堂祿動斎文魁天罡黑巳辰卯寅
貴光科名薦光元德德合僊官宮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八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縶游

甲申歲殿壬堂祿動斎文魁天罡黑
貴光科名薦光元德德合僊官宮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申酉戌亥
八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縶游
丙申歲殿壬堂祿動斎文魁天罡黑

貴光科名薦光元德德合僊官宮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八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縶游未
戊申歲殿壬堂祿動斎文魁天罡黑子
貴光科名薦光元德德合僊官宮

封三 四十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八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縶游
庚申歲殿壬堂祿動斎文魁天罡黑午丑
貴光科名薦光元德德合僊官宮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八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縶游
壬申歲殿壬堂祿動斎文魁天罡黑巳辰卯寅
貴光科名薦光元德德合僊官宮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八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縶游

乙酉歲殿壬堂祿動斎文魁天罡黑
貴光科名薦光元德德合僊官宮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甲酉戌亥
八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縶游
丁酉歲殿壬堂祿動斎文魁天罡黑

貴光科名薦光元德德合僊官宮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八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縶游未
己酉歲殿壬堂祿動斎文魁天罡黑子
貴光科名薦光元德德合僊官宮

封三 四十一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八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縶游
辛酉歲殿壬堂祿動斎文魁天罡黑午丑
貴光科名薦光元德德合僊官宮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八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縶游
癸酉歲殿壬堂祿動斎文魁天罡黑巳辰卯寅
貴光科名薦光元德德合僊官宮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
八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縶游

甲戌歲殿壬堂祿動斎文魁天罡黑
貴光科名薦光元德德合僊官宮
祿神天廚天嗣喜神福蔭權貴申酉戌亥
八殺羊刃七殺耗暗刑囚縶游
丙戌歲殿壬堂祿動斎文魁天罡黑

貴元　科名　薦元　伏元　歳德　歳合　僊宮
禄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發　豫　未　子
戊戌歳殿　玉堂　禄勳　文昌　魁　驛　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伏元　歳德　歳合　僊宮
禄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發　豫
庚戌歳殿　玉堂　禄勳　文昌　魁　驛　元　馬元　午　丑
貴元　科名　薦元　伏元　歳德　歳合　僊宮
禄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發　豫
壬戌歳殿　玉堂　禄勳　文昌　魁　驛　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伏元　歳德　歳合　僊宮　巳　辰　卯　寅
禄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發　豫

封三　四十二

乙亥歳殿　玉堂　禄勳　文昌　魁　驛　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伏元　歳德　歳合　僊宮
禄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申　酉　戌　亥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發　豫
丁亥歳殿　玉堂　禄勳　文昌　魁　驛　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伏元　歳德　歳合　僊宮
禄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發　豫　未　子
己亥歳殿　玉堂　禄勳　文昌　魁　驛　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伏元　歳德　歳合　僊宮
禄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發　豫
辛亥歳殿　玉堂　禄勳　文昌　魁　驛　元　馬元　午　丑
貴元　科名　薦元　伏元　歳德　歳合　僊宮
禄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發　豫
癸亥歳殿　玉堂　禄勳　文昌　魁　驛　元　馬元
貴元　科名　薦元　伏元　歳德　歳合　僊宮　巳　辰　卯　寅
禄神　天廚　天嗣　喜神　福　蔭　權　貴
八煞　羊刃　七殺　耗　暗　刑　囚　發　豫

封三　四十三

完孝録五卷目録

目録終

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錄卷之五

○天符正經引

此書始於容成見於素書桑松子發之於青囊經黄石公註之於青囊傳至宋陳摶氏又支分節解各極其趣闡五運六氣之機發生扶尅洩之秘其理甚備其法甚精蓋由古人與造化為徒故其作用之妙有如是也但要氣運方隆而值山水之真正者用之百發百中因叙正如左

五運之圖

此即河圖定位數也其運行於天每一年而一變者其土居中以定四方故曰君政餘皆各司一方以行君令故曰臣政

詩曰甲己化土乙庚金丙辛化水起其霖火出南方尋戊癸丁壬化木盡成林

六氣之圖

此後天流行數也其氣降於地每六十日而一變大寒已後厥陰生氣春分已後少陰舒氣小滿已後少陽長氣大暑已後太陰中氣秋分已後陽明收氣小雪已後太陽藏氣一節三朕一朕五日又分七十二氣

詩曰六氣分明各六旬大寒風水起緣因君相依然先濕土寒水從来讓燥金

司天在泉之圖

此是陰陽互運每一年而一變者也子午與卯酉反對丑未與辰戌反對寅申與巳亥反對司天在泉更相為用正陰陽互藏其宅而五氣順布者也凡補洩之機皆當即此推之

詩曰子午君火燥金泉丑未濕土寒水聯寅申相火風木位其餘反對盡皆然



氣化不齊之圖



此是氣化不齊每一年而一變者也有太過有不及有平氣如天符歲會同天符同歲會長生天符太乙天符此皆平氣之年其餘皆太過不及而所以制化以取其平者尤存乎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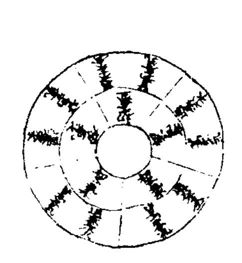
詩曰太乙天符最吉祥長生位上福無疆歲
會天符皆吉曜同符同會共推詳

主氣之圖

○此是五行一定之位亘萬古而不易者也遇○
平氣則吉遇太過不及皆凶凢損其太過益
其不及而制化以取其平者又存乎其人若
洪範五行之顛倒正理禍福無驗苟能
察此而有得焉則其應如響矣

詩曰南火炎炎北水居曲直東方太白西巽
木乾金坤艮土黃婆四墓不須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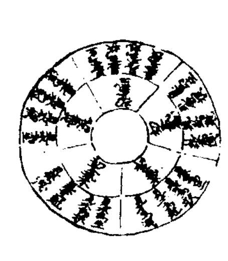
客氣之圖



此是五氣流行隨年月而變者也得平氣為○
主者固不可使客氣生亦不可使客氣洩惟主
氣太過者宜客氣以泄之主氣不及者宜客
氣以生之初之氣即主氣也客氣固有為福
者亦有為禍者未可執一論

詩曰水怕土兮木怕金金星畏火火愁霖更○
有黃婆嫌曲直制化須當細用心

生扶尅洩之圖



造化之妙中和盡之矣生扶是補其不及尅
洩是制其太過即如狂者進趨聖人抑之狷
者有所不為聖人進之世人只知用生扶而
不知用尅洩豈知太過不及悉能為災因立
此圖以便檢閱

詩曰五氣原來用不同中和端的奪神工太
過必須尋尅洩太弱生扶始有功

○五運

甲己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
癸化火土居中以令四方故曰君政餘皆各
專一方以奉令故曰臣政○希夷陳氏曰五運
者乃十干行天之運每一年而一變者也陽
年五運化氣太過陰年五運化氣不及無過
不及者正氣也必能為福過與不及者邪氣
也悉能為災故六甲之年歲土太過陰氣盛
行其邪干水六乙之年歲金不及炎氣盛行
其邪干金六丙之年歲水太過寒氣盛行其
邪干火六丁之年歲木不及燥氣盛行其邪
干木六戊之年歲火太過炎暑盛行其邪干
金六己之年歲土不及風氣盛行其邪干土

六庚之年歲金太過燥氣盛行其邪干木六辛年歲水不及濕氣盛行其邪干水六壬年歲木太過風氣盛行其邪干土六癸年歲火不及寒氣盛行其邪干火惟甲辰甲戌己丑己未土之正氣也壬寅壬申丁卯丁巳丁亥木之正氣也戊子戊午戊寅戊申癸卯癸巳癸酉癸亥火之正氣也庚子庚午庚申乙卯乙酉金之正氣也丙子丙辰丙申丙戌辛丑辛卯辛未辛亥水之正氣也

愚按寅屬虎辰屬龍物之變化不測莫龍虎若也故化氣取龍虎月為主是故甲己之年正月建丙寅丙火必能生土數至辰月又見戊故曰甲己化土乙庚之年正月建戊寅戊土必能生金數至辰月又見庚故曰乙庚化金丙辛之年正月建庚寅庚金必能生水數至辰月又見壬故曰丙辛化水丁壬之年正月建壬寅壬水必能生木數至辰月又見甲故曰丁壬化木戊癸之年正月建甲寅甲木必能生火數至辰月又見丙故曰戊癸化火土為君政獨在五運之先土生金金生水水

生木木生火順生一週而火復以生土此皆臣政也故以次而後

六氣

大寒初至驚蟄末厥陰風木司令生氣也春分初至夏至末少陰君火司令舒氣也小滿初至小暑末少陽相火司令長氣也大暑初至白露末太陰濕土司令中氣也秋分初至立冬末陽明燥金司令收氣也小雪初至小寒末太陽寒水司令藏氣也

希夷陳氏曰六氣者乃十二支行地之氣每六十日而一變者也每一氣有四節每一節有三候每一候有五日大寒立春雨水驚蟄皆風木氣臨之時此四十五日其氣正到東方春分清明穀雨立夏皆君火氣臨之時小滿芒種夏至小暑皆相火氣臨之時此九十日其氣正到南方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皆濕土氣臨之時此四十五日其氣正到四隅之方秋分寒露霜降立冬皆燥金氣臨之時此四十五日其氣正到西方小雪大雪冬至小寒皆寒水氣臨之時此四十五日其氣到北

方金水土木皆以形化者也故金分則輕水分則淺土分則弱木分則小火以氣化者也則愈分愈盛故金木水土各一而火獨有二也

愚按欲知六氣之運行者又當知乎超接之法否則氣未到而或失之於先氣已過而或失之於後者有之然六氣又不過隨時以定其衰旺而已其實還以運氣合一者乃為至吉

司天在泉

子午之年君火司天燥金在泉丑未之年濕土司天寒水在泉寅申之年相火司天風木在泉卯酉之年燥金司天君火在泉辰戌之年寒水司天濕土在泉巳亥之年風木司天相火在泉

希夷陳氏曰按京房以太陽化寒水陽明化燥金少陽化相火太陰化濕土厥陰化風木故子午之歲少陰司天陽明在泉丑未之歲太陰司天太陽在泉寅申之歲少陽司天厥陰在泉卯酉之歲陽明司天少陰在泉辰戌

之歲大陽司天太陰在泉巳亥之歲厥陰司天少陽在泉

愚按子午君火司天火能生土故丑未繼之以濕土君火稗弱難以獨任故寅申繼之以相火土旺生金故卯酉繼之以燥金金旺生水故辰戌繼之以寒水水旺生木故巳亥繼之以風木此是司天者順生一週而木又生火子午燥金在泉金旺生水故丑未繼之以寒水水旺生木故寅申繼之以風木木旺生火故卯酉繼之以君火火能生土故辰戌繼之以濕土君火稗弱又繼之以相火此是在泉者順生一週而土又生金石此者其殆五行生生不窮之道歟又子午與卯酉反對丑未與辰戌反對寅申與巳亥反對豈非五行互藏其宅之道歟

主氣客氣

初之氣木遇土金水火皆客初之氣火遇土金水木皆客初之氣二遇金水木火皆客初之氣金遇水木火土皆客初之氣水遇木火土金皆客

希夷陳氏曰凡東方行来之龍皆風木之氣主之南方行来之龍皆君火相火之氣主之凡係四隅行来之龍皆濕土之氣主之凡西方行来之龍皆燥金之氣主之北方行来之龍皆寒水之氣主之自主氣之外皆客氣也

愚按東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四隅之土此皆主氣亘萬古而不易者也客氣則逐年逐月而變屡遷而不拘者也如每年司天在泉之不同春夏秋冬之迭運是也客氣之可以作福者皆吉為禍者皆凶如主旺則尅

我者吉生我者凶主弱則生我者吉尅我者凶蓋主氣靜客氣動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天符

戊寅戊申戊子戊午丙辰丙戌丁巳丁亥巳丑巳未乙卯乙酉此是化氣與司天者合故曰天符

○歲會天符

甲辰甲戌巳丑巳未乙酉庚申丙子辛亥壬寅丁卯戊午癸巳此是化氣與年辰相合故曰歲會天符

○同天符

甲辰甲戌庚子庚午壬寅壬申此是陽年化氣與在泉者合故曰同天符

○同歲會天符

辛丑辛未癸巳癸亥癸卯癸酉此是陰年化氣與在泉者合故曰同歲會天符

○大乙天符

巳未巳丑乙酉戊午此是天符又是歲會故曰太乙天符

○長生天符

戊寅癸酉丙申辛卯此是化氣臨長生之位故曰長生天符甲寅雖臨長生之位而土氣受尅不用巳酉雖臨長生之位而鳥神同生不用戊寅雖遇鳥神又合天符可用

○天符六十字

丁卯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丙子戊寅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巳丑辛卯癸巳丙申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戊申辛亥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巳未庚申癸亥

愚按天符六十字皆以五運配六氣而得之則如大衍之數五十皆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今即此六十字而各衍之以成本氣之局者亦小成之卦也即此六十字而盡衍之以成雜氣之局者即大成之卦也又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變化不窮矣不猶大衍之卦有四千九百六十卦之盛歟

○超神接氣

一節分三候一候五日如甲子甲午己卯己酉即初候符頭也甲寅甲申己巳己亥即中候符頭也甲辰甲戌己丑己未即下候符頭也或交節在後初候符頭在前即超其神而用符或交節在前初候符頭在後必接其氣而不用節此超神接氣之法也

愚按氣在節前為神神在節後為氣神氣本一事而異名也如立春三日前遇初候符頭即作立春節氣用事此之謂超神若立春後三日遇初候符頭又必待符頭到日方作立春節氣用事此之謂接氣或前後一二日或前後四五六日皆倣此若本日初候符頭到

者即用本日為始時上超接亦然五時為一候三候訣一十五時

○天符或問

或問天符之法皆以平氣為主凡太過不及悉能為災此真選擇家之正宗雖萬世而不易者也但觀其作用之法亦不能無疑如陰年不及理宜補之故六乙之年皆不及之金也惟乙卯乙酉有司天之金以補之乙酉又有歲會以補之六丁之年皆不及之木也惟丁亥丁巳有司天之木以補之丁卯有歲會以補之六己之年皆不及之土也惟己丑己未有司天之土以補之又有歲會以補之六辛之年皆不及之水也惟辛丑辛未有在泉之水以補之辛亥有歲會以補之六癸之年皆不及之火也惟癸卯癸巳癸酉癸亥俱有在泉之火以補之至若六甲之年皆太過之土也而甲辰甲戌何以又有歲會之土以補之六丙之年皆太過之水也而丙辰丙戌河以有司天之水以補之丙申何以有長生之水以補之六戊之年皆太過之火也而戊子

戊寅戊午戊申何以有司天之火以補之戊午又有太乙之火以補之六庚之年皆太過之金也而庚子庚午何以有同天符之金以補之六壬之年皆太過之木也而壬寅壬申何以有在泉之木以補之壬寅又有歲會以補之凡此皆不能無疑者答曰過不至於盛極則不能反之以就於中如寒必極也而後煖生焉暑必極也而後凉生焉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邵子亦以花之盛開為衰以含芳吐蕋之時為極盛皆此意也惟五陰之年有如才力不及之人必輔之翼之而後可以有成耳試思之必有所以自得者

○右經一章

此章皆古語希夷陳先生之所註述者也

天符衍義

符者合也經者常也蓋言其與天之氣運相合乃至正之常道也故曰天符正經于嘗仰稽黃帝命大撓占斗柄以作甲子命容成綜六術以定氣運此天符之始也故鬼臾蓲得之則有神曆之作岐伯得之則有內經之傳

堯之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舜之在璣衡齊七政禹湯文武之治曆明時皆此道也惜乎秦火之後而其法不存惟希夷陳先生之繼作也獨以心得之妙上契帝王不傳之緒五運六氣有定議司天在泉有定論凢主客勝負之機無不洞明其秘但先王雖發其旨而又爲後世術人所亂所以數百年至今卒不見有能知其梗槩者但知本氣所臨之時即謂其足以安墳定宅而年月日時之合與不合弗惜也此禍福之所以無憑戅愚乃沉潛反

復始悟其說其中有天符有歲會天符有同天符有同歲會天符又有太乙天符又有長生天符言雖約而訣慱意雖簡而甚詳但術者既不能知君子又不暇及此卒使古人之心學不明于天下後世也久矣愚曰盡衍其義以為世告焉此法固不避凶神亦不必吉曜惟年月日時俱要與天符相合旺則宜尅宜洩衰則宜生宜扶定須合中和之局者然後用之大則可以建邦立國小則可以安墳定宅雖不合七政星盤亦可獲吉選擇之法此其至正至要者因衍成定局于後若再合星盤吉局者作福尤大此篇專論龍與坐向不相干

○東方龍

正氣天符（此係風木所臨之方與造塟塋）

宜壬寅壬申丁卯丁巳丁亥（年月日時皆仝）

雜氣天符

年日皆宜壬寅壬申丁卯丁巳丁亥丙辰丙戌丙子丙申辛丑辛卯辛未辛亥又甲辰甲戌己丑己未

月時皆宜壬寅甲辰辛亥辛卯辛丑丙申丁卯辛未壬申甲戌丙子又辛丑己丑時（已上皆風木之得其平者）

外壬子壬辰壬午壬戌丙寅丙午甲子甲寅甲午甲申皆化氣太過丁丑丁未丁酉辛巳辛酉辛卯己卯己巳己酉己亥皆化氣不及

●南方龍（此係君相二火所臨之方與造塟仝）

正氣天符

宜戊子戊午戊寅戊申癸卯癸酉癸巳癸亥（年月日時皆仝）

雜氣天符

年日皆宜戊子戊午戊寅戊申癸卯癸酉癸巳癸亥壬寅壬申丁卯丁巳丁亥又庚子庚午庚申己卯乙酉

月時皆宜乙卯丁巳戊午庚甲癸亥壬寅癸卯戊申戊寅乙酉丁亥戊子又庚子時（已上君火相火之得其平者）

外戊辰戊戌壬子壬辰壬午庚寅庚辰庚戌皆化氣太過癸丑癸未丁未丁酉丁丑乙巳乙未乙亥皆化氣不及

○四隅龍（此係濕土所臨之方造塟仝）

正氣天符

宜甲辰甲戌己丑己未（年月日時皆仝）

雜氣天符

年日皆宜甲辰甲戌己丑己未戊寅戊午戊子戊申癸卯癸酉癸巳癸亥又丙子丙申丙辰丙戌辛丑辛未辛卯辛亥

月時皆宜辛未癸酉甲戌丙子丙辰戊午己未癸亥辛卯癸巳丙申辛丑又戊子時（已上皆濕）

土之得其平者

外甲子甲寅甲午甲申戊辰戊戌丙寅丙午皆化氣太過己卯己巳己酉己亥癸未癸丑辛巳辛酉皆化氣不及

○西方龍 此係燥金所臨之方造塟全

正氣天符

宜庚子庚午庚申乙卯乙酉 年月日時皆全

雜氣天符

年日皆宜庚申庚午庚子乙卯乙酉甲辰甲戌己丑己未又壬寅壬申丁卯丁亥丁巳○

月時皆宜乙酉丁亥己丑丁卯庚午壬申甲戌壬寅甲辰又庚子時

外庚辰庚戌庚寅甲子甲寅甲午甲申壬辰壬午壬戌壬子皆化氣太過乙丑乙巳乙未乙亥己卯己巳己亥丁丑丁未丁酉皆化氣不及

○北方龍 此係寒水所臨之方造塟全

正氣天符

宜丙子丙辰丙申丙戌辛丑辛卯辛未辛亥 年月日時皆全

封三 五十九

雜氣天符

年日皆宜丙子丙辰丙申丙戌辛卯辛未辛亥辛丑庚子庚午庚申乙卯乙酉又戊子戊寅戊午戊申癸卯癸巳癸酉癸亥

月時皆宜辛卯癸巳丙申庚子辛丑戊寅乙酉丙戌戊子乙卯丙辰戊午庚申癸亥又宜戊子丙子時 已上皆寒水之得其平者

外丙寅丙午戊辰戊戌庚寅庚辰庚戌皆化氣太過辛巳辛酉癸丑癸未乙巳乙未乙亥乙丑皆化氣不及

○○已上四柱皆用本氣並無間雜者名正氣天符四柱或用本氣或用生氣或用財氣三者間雜而用者名雜氣天符名雖不同作福一也若選擇得年月日時皆合者至吉雖不合七政星盤亦能作福止忌三殺乘旺不可坐太歲乘旺不可向而已其他凶神惡殺俱不忌若又查得七政星盤皆合局者尤萬選得一之期也至吉至吉其圈外又有太過者則宜損其過以就於中有不及者則宜引其不及以至於中由是○則制化得中與平氣無異果然查得七政星盤合格者固成全局然不可以七政拘也又有龍氣旺者柱中雖用克洩無妨龍氣衰弱者必用生扶方吉此上二段皆變化在人惟正氣天符併雜氣天符雖初學皆可用然天符正局或者一時難遇其言此外又有化象局有類象局有六格局皆吉亦與天符正局相似止要取得太陽到坐向或帝星到坐向又不坐三殺不向太歲者皆可用之期也因具作法圖局于左

○三者不必皆合得一局皆可用

封三 六十

一化象局

此局定須取得天干雙化而地支三合者方可用

一類象局

此局定須取得各從其類如木取木類火取火類地支又三合成局他倣此

一六格局

此局定須取得各合正格如官殺身弱者宜用印身旺者宜財印輕者喜官印重者喜財財多喜官殺財弱怕刼食神只喜一

位三位即作傷看傷官身旺喜財殺身弱喜印綬但財印又不可俱彰子平常謂傷官財印俱彰將何發福

風木龍二火龍濕土龍燥金龍寒水龍 皆直 推橫看

化

甲己年月日時乙庚年月日時丙辛年月日時丁壬年月日時戊癸年月日時

地支又臨土局地支又臨金局地支又臨水局地支又臨木局地支又臨火局

或臨火局　或臨土局　或臨金局　或臨水局　或臨木局

封三　六十一

財氣局 主旺則吉 主弱必凶

乙庚年月日時丙辛年月日時丁壬年月日時戊癸年月日時甲己年月日時

地支又臨金局地支又臨水局地支又臨木局地支又臨火局地支又臨土局

或臨土局　或臨金局　或臨水局　或臨木局　或臨火局

尅氣局 主旺無妨 主弱極凶

象

丙辛年月日時丁壬年月日時戊癸年月日時甲己年月日時乙庚年月日時

地支又臨水局地支又臨木局地支又臨火局地支又臨土局地支又臨金局

或臨火局　或臨土局　或臨金局　或臨水局

生氣局 主旺平平 主弱極吉

丁壬年月日時戊癸年月日時甲己年月日時乙庚年月日時丙辛年月日時

地支又臨木局地支又臨火局地支又臨土局地支又臨金局地支又臨水局

或臨水局　或臨木局　或臨火局　或臨土局　或臨金局

本氣局 中和極吉 過不及凶

局

戊癸年月日時甲己年月日時乙庚年月日時丙辛年月日時丁壬年月日時

地支又臨火局地支又臨土局地支又臨金局地支又臨水局地支又臨木局

或臨金局　或臨水局　或臨木局　或臨火局　或臨土局

洩氣局 主弱極凶 主旺無妨

東方龍南方龍四隅龍西方龍北方龍 推橫

顓 直看 看

甲乙日干　丙丁日干　戊己日干　庚辛日干　壬癸日干

地支亥卯未全地支寅午戌全地支會辰戌丑未全地支巳酉丑全地支申子辰全

或寅卯辰全　或巳午未全　丑未全　或申酉戌全　或亥子丑全

本氣局 主弱極吉 主旺不宜

丙丁日干　戊己日干　庚辛日干　壬癸日干　甲乙日干

地支寅午戌全地支辰戌丑未全地支巳酉丑全地支申子辰全地支亥卯未全

或巳午未全　未全　或申酉戌全　或亥子丑全　或寅卯辰全

象

洩氣局 主旺亦吉 主弱極凶

戊己日干　庚辛日干　壬癸日干　甲乙日干　丙丁日干

地支會辰戌丑未全地支巳酉丑全地支申子辰全地支亥卯未全地支寅午戌全

丑未全　或申酉戌全　或亥子丑全　或寅卯辰全　或巳午未全

封三　六十二

財氣局 主旺則吉 主弱則凶

庚辛日干　壬癸日干　甲乙日干　丙丁日干　戊己日干

地支巳酉丑全地支申子辰全地支亥卯未全地支寅午戌全地支會辰戌丑未全

或申酉戌全　或亥子丑全　或寅卯辰全　或巳午未全　丑未全

局

尅氣局 主弱極凶 主旺無妨

局

壬癸日干　甲乙日干　丙丁日干　戊己日干　庚辛日干

地支申子辰全地支亥卯未全地支寅午戌全地支會辰戌丑未全地支巳酉丑全

或亥子丑全或寅卯辰全　或巳午未全　丑未全　或申酉戌全

生氣局 主弱極吉 主旺不宜

甲日陽木丙日陽火戊日陽土庚日陽金壬日陽水

甲　丙　戊　庚　壬　比肩 主弱吉財多吉主旺過財

乙　丁　己　辛　癸　劫財 財多主弱吉身旺財輕凶

丙　戊　庚　壬　甲　食神 身旺宜財自發印反此皆凶

丁　己　辛　癸　乙　傷官 身旺宜財身弱宜印反此凶

戊　庚　壬　甲　丙　偏財 宜官殺主旺吉主弱凶

己　辛　癸　乙　丁　正財 全前

庚　壬　甲　丙　戊　偏官 即七殺 主旺宜財主弱宜印殺官俱宜主旺

辛　癸　乙　丁　己　正官 全前

壬　甲　丙　戊　庚　偏印 主旺不宜主弱亦吉

封三　六十三

癸　乙　丁　巳　辛　正印即梟神全前

陰木乙陰火丁陰土己陰金辛陰水癸

甲　丙　戊　庚　壬　劫財財多主窮吉身旺財輕吉

乙　丁　己　辛　癸　比肩全前

丙　戊　庚　壬　甲　傷官身旺宜財身弱宜印及此吉

丁　己　辛　癸　乙　食神全前

戊　庚　壬　甲　丙　正財宜見官殺主旺吉宜弱凶

己　辛　癸　乙　丁　偏財全前

庚　壬　甲　丙　戊　正官弱宜印旺宜財旺宜用

辛　癸　乙　丁　己　偏官即七殺全前

壬　甲　丙　戊　庚　正印主弱吉主旺不宜

癸　乙　丁　己　辛　偏印即梟神全前

已上三局皆天符之餘法也俱在龍上用之若坐向吉凶悉現前

九宮紫白目録

目録終

封四

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録卷之六

九宮紫白引

錢塘許氏膠庠頖士也嘗於酬經子史之暇廣玄覽鈎秘機陰陽造化之理盈虛消息之蘊直窺其竅而著九宮紫白之論尤發先賢所未吐者誠與天符經相表裏者也因輯其畧以俟世之知味者共嘗之

九宮紫白消息總論

紫白配於九宮乃方位初分之本色也九宮錯於八卦尤後天入用之玄機也以四十有五總八節之綱以一十有五布一氣之運坎北離南震東兊西立四正之位而中氣長短之畧定春艮秋坤夏巽冬乾分四維之垣而節氣寒暑之暌明加乘為七十有二游行變化進退於三百六十消息陰陽參則用其全兩則用其半柰何配以貪狼巨門武曲之別星而九宮之本星不重禨以生氣天醫福德之翻卦而八方之本卦反輕於是紛紛不論其主客飛伏不論其生旺休囚不論其尅洩化合而槩以紫白為吉吾不觧也且如一白

屬水而火山以水為殺六白屬金而木山以
金為殺八白屬土而水山以土為殺九紫屬
火而金山以火為殺其間又有輕重强弱不
同殺輕為官殺重為鬼身强為用身弱為災
卽朝元貢福而根浮力淺未必為患雖漏元
封四　二
洩氣而子救母扶終無大禍安見紫白之為
全吉而餘星之為全凶乎彼所謂通天竅白
天鏡圖運玄機圖運天福經運允惑世誣民
之甚者也巧立名色驚人耳目言吉則曰天
祿天福天德天財之類直令人希覬莫已言○
○凶則曰天哭天悲天災天禍之類又令人恐
怖不安問之以五行生尅陰陽消息全無謂
謂豈洛書之理不足憑而紫白之形別有說
乎有物即有形九宮之色所由分也有形即
有性九色之理所由定也有方位即有加臨
晝夜之所以循環不已也有加臨即有順逆
冬夏之所以反覆相因也有天地即有參立
三元之所以各領其候也有運氣即有通復
六甲之所以互歸其元也故陳希夷按圖闡
之冬至起甲子於坎而順行九宮見陽氣之
方長夏至起甲子於離而逆飛九色知陰氣
之初生陰陽之消息可憑五行之生尅有準
舍貝所已言矜其所未授譬之畫人物者難
眩人以所明畫鬼魅者易動人以未見吾試
以洛書一圖請解其九宮八卦之理以發其
封四　三
生尅消息之機有不立見其誣誕邪遁者否
也噫我　國家以制義取士士未暇留心此
道故此屬得以紛紛亂之耳倘肯静觀其四
正五方之形以會其金木水火之性動察其
流行飛伏之端以酌其進退乘除之用天地○
○之升降鬼神之屈伸且不能逃於此圖之外
也况此屬乎因次其大略於左

一白位坎其行屬水　陽水
生於申　敗於酉　旺於亥子　墓於辰
絶於巽巳　逢金為印　逢土為殺　逢木
為洩　逢火為財　逢水為比　冬為令星
春則休　夏則囚　秋則相　四季則受
制
凡金水年月日時為有氣　生旺吉　墓絶
凶

二黒位坤其行屬土　陰土
生於申　敗於酉　旺於戊巳　墓於辰
絶於巽巳　逢火為印　逢木為殺　逢金
為洩　逢水為財　逢土為比　四季為令
星　秋則休　冬則囚　夏則相　春則受
制
凡火土年月日時為有氣　生旺吉　墓絶
凶

三碧位震其行屬木　陽木
○生於亥　敗於子　旺於寅卯　墓於未○
絶於坤申　逢水為印　逢金為殺　逢火
為洩　逢土為財　逢木為比　春為令星
夏則休　四季則囚　冬則相　秋則受制
凡水木年月日時為有氣　生旺吉　墓絶
凶

四綠位巽其行屬木　陰木（一說逆生于午）
封四　四
生于亥　敗于子　旺于寅卯　墓于未
絶于坤申　逢水為印　逢金為殺　逢火
為洩　逢土為財　逢木為比　春為令星
夏則休　四季則囚　冬則相　秋則受制

凡水木年月日時為有氣　生旺吉　墓絕凶

五黃位中其行屬土　冲土

生于申　敗于酉　旺于戊巳　墓于辰

絕于巽巳　逢火為印　逢木為殺　逢金為洩　逢水為財　逢土為比　四季為令星　秋則休　冬則囚　夏則相　春則受制

凡火土年月日時為有氣　生旺吉　墓絕凶

六白位乾其行屬金　陽金

生于巳　敗于午　旺于申酉　墓于丑

絕于寅艮　逢土為印　逢火為殺　逢水為洩　逢木為財　逢金為比　秋為令星　冬則休　春則囚　四季則相　夏則受制

凡土金年月日時為有氣　生旺吉　墓絕凶

七赤位兌其行屬金　陰金一說逆生于子

生于巳　敗于午　旺于申酉　墓于丑

絕于寅艮　逢土為印　逢火為殺　逢水為洩　逢木為財　逢金為比　秋為令星　冬則休　春則囚　四季則相　夏則受制

凡土金年月日時為有氣　生旺吉　墓絕凶

八白位艮其行屬土　陽土一說寄生于寅

生于申　敗于酉　旺于戊巳　墓于辰

絕于巽巳　逢火為印　逢木為殺　逢金為洩　逢水為財　逢土為比　四季為令星　秋則休　冬則囚　夏則相　春則受制

凡火土年月日時為有氣　生旺吉　墓絕凶

九紫位離其行屬火

生于寅　敗于卯　旺于巳午　墓于戌

絕于乾亥　逢木為印　逢水為殺　逢土為洩　逢金為財　逢火為比　夏為令星　四季則休　秋則囚　春則相　冬則受制

凡木火年月日時為有氣　生旺吉　墓絕凶

按五行有陰陽順逆之例蓋以干支相配而言也若九宮星煞木金土有二而水火則一也混沌開闢惟有水火對待而已故先天水火列日月之門後天水火立冬夏之極水火既無有二而木金土分而為二無是理也且陽之權重陰之權輕以陰從陽有以婦從夫之義則生旺墓絕不當分順逆明矣又如戊土寄生于寅巳土寄生于酉固也然五行正理惟土在火金之交夏秋之際然後四時逝生萬物化醇也斷當以生于坤申為是

九宮紫白方位圖說

二七六
九五一
四三八

洛書本宮定位

坤兌乾
離中坎
巽震艮

後天八卦方位

黑白赤
紫黃白
綠碧白

此圖用洛書數配後天卦以入用者

愚按古人取紫白為吉者非無謂也以六白位乾天門樞紐也於時為關一白位坎陽氣

初生也于時為休八白位艮成始成終也于時為生九紫位離向明出治也於時為景若三碧當日月之衝七赤居肅殺之地有驚傷之象四緑物茁而已壯二黒傳陰以送陽有死杜之義五黄居中其位為君其行為土權總四方威傾八面當之者摧抗之者滅故諸家最凶之星無如五黄五黄猶太歳也可順不可犯此九星之定位也

○又按中宮星古曆名為太歳一星其定位則五黄主之若每年游行飛泊或水或木或火○或金遁相為君司一歳之權行四時之令不獨一五黄也成功者退將来者進天之道也故每年中宮星所関禍福最緊假如山向方隅與此星相遇相生相合則禍淺相尅相戰則禍深今人惟知避太歳不知此星為真太歳如山向方隅吊到此星而年月日時又與之冲尅為害甚大

九宮星煞加臨所忌

	一白	二黒	三碧	四緑	五黄	六白	七赤	八白	九紫
六捷殺即入墓	辰	辰	未	未	辰	丑	丑	辰	戌

	坎	坤	震	巽	中	乾	兌	艮	離
暗建殺即本宮伏吟	坎	坤	震	巽	中	乾	兌	艮	離
受尅殺客務主強	中坤艮	震巽	兌乾	兌乾	震巽	離	離	震巽	坎
穿心殺即對冲返吟	離	艮	兌	乾		巽	震	坤	坎
交劍殺金與金同位						兌	乾		
閂牛殺金土與木同位		震巽			震巽	震巽	震巽	震巽	

○暗建殺為臣奪君位○受尅殺為客務主強○各相對冲為穿心殺○金與金同位為交劍殺○金土木同位為閂牛殺○五行入墓為六捷殺○九開山立向脩方雖得紫白須有氣則福重無氣則福輕又當論其入墓等殺所謂白中有殺少人知是也

以上星煞所忌特見其例耳如欵盡其變先當以十二支配八卦如子在坎丑寅在艮卯在震辰巳在巽午在離未申在坤酉在兌戌亥在乾○如一白飛卯六白飛亥八白飛巳九紫飛離為刑宮○如一白飛午六白飛申八白飛巳九紫飛丑為害宮

○其九宮星煞莫不有三刑六害也○又當論其年月日時四空亡之地以消息其盈虛如甲子旬十年戌亥地為空凡用神凶神到其方皆落陷無力○如甲子年正月至八月戌亥地為空九月至十二月申酉地為空○如甲子旬戌亥為空然陽日空陽陰日空陰凡年月亦如此論○如一重二重空亡減其力之半如三重四重空則全然無力矣大抵年上空亡関十年氣連最重月上空亡次之日時上空亡又次之僅待其出旬即可用矣○

○即刑害空亡又當論其生扶制化如刑宮為貴人宮則刑化為權○害宮為禄馬宮則害化為用○如空亡宮逢生扶則實逢化合則變○生以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之類○扶以水扶水木扶木火扶火土扶土金扶金之類○制以水制火火制金金制木木制土土制水水復制火之數○化有以天干化地支化者甲與己化土乙與庚化金丙與辛

化水丁與壬化木戊與癸化火此天干化
也○亥卯未化木寅午戌化火巳酉丑化
金申子辰化水此地支三合化也○天干
化以河圖生成之數正所謂一六二七二
八四九五十此自然之配合也○地支化
以本垣一局一局之氣乃生旺墓自然吊
合也言不盡意是在能者消詳之

○三元年白起例圖說

上元　甲子年　中宮起一白 弘治十七年甲子為上元
中元　甲子年　中宮起四綠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為中元
○下元　甲子年　中宮起七赤　○

三元之法移宮換氣之法也此自天地開
闢以來循環不已之妙理也昜之道一而
二二而三三五錯綜以成變化安有不從
一起者乎一白位坎玄冥之宮於數為太
乙於復為天根故上元甲子起於是三週
而復歸於是妙矣哉有能窺是機緘者邵
子所謂親見伏羲來者是也以下月日時
皆本此

三元年方白法定局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
洪武十七年甲子為中元 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
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
正統九年甲子為下元 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
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封四　十
弘治十七年甲子為上元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
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為中元 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
上　中　下　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
元　元　元　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白綠赤中乾兌艮離坎坤震巽○
黑黃白乾兌艮離坎坤震巽中
碧白紫兌艮離坎坤震巽中乾
綠赤白艮離坎坤震巽中乾兌
黃白黑離坎坤震巽中乾兌艮
白紫碧坎坤震巽中乾兌艮離
赤白綠坤震巽中乾兌艮離坎
白黑黃震巽中乾兌艮離坎坤
紫碧白巽中乾兌艮離坎坤震

愚按治曆明時帝王首務故九頌來歲之
曆先作一文表并所成曆焚告於帝若曰
下民罔知趨避故定其歲時昏暮日月吉
凶頒行天下儻有星曜推筭不精頑當其
辜卞此小民永為無咎今之選擇家不奉
時王之政而動以秘授愚人人何不思福
封四　十一
量孰與
朝廷推步孰與專官觀天候氣之法孰與
欽天監此屬未嘗有一行之名理耶律之
訣慱而自專自用誤人不淺曆書首載一
年白圖逐月下又詳載一月白圖日時之
○圖浩煩難載故不備書以待能者推類禁○
何　國朝之憲章不奉而往往以不經邪
說雜於閒可悖殊甚予故條列其論以便
崇正利用一覽云

○三元月白起例圖說

上元　子午卯酉年　正月中宮起八白
二月七赤
中元　辰戌丑未年　正月中宮起五黃
二月四綠
下元　寅申巳亥年　正月中宮起二黑

二月一白

並逆布順飛

此以月分三元何也蓋子年之下是丑丑年之下是寅此上中下之次也至卯年復為上元何也蓋洛書止九宮每年有十二月積三年計三十六箇月合四九之數迸行四遍而後歸元位故子年正月起八白而卯年正月亦然也自卯而辰而巳至午年復然此古立法之意餘可類推

三元月方白法定局

○子午卯酉年　〔正十〕〔二十一〕〔三十二〕四五六七八九○

辰戌丑未年　七八九〔正十〕〔二十一〕〔三十二〕四五六

寅申巳亥年　四五六七八九〔正十〕〔二十一〕〔三十二〕

一白　兌艮離坎坤震巽中乾

二黑　艮離坎坤震巽中乾兌

三碧　離坎坤震巽中乾兌艮

四緑　坎坤震巽中乾兌艮離

五黃　坤震巽中乾兌艮離坎

六白　震巽中乾兌艮離坎坤

七赤　巽中乾兌艮離坎坤震

八白　中乾兌艮離坎坤震巽

九紫　乾兌艮離坎坤震巽中

月令提綱也年家總一年之休咎其方有定而不易其權雖尊而不專若月家神煞飛泊吊替臨山到向禍福最緊尤當明其輕重取舍之法

如五行本氣木山宜春月火山宜夏月金山宜秋月水山宜冬月土山宜四季月○如五行進氣木山宜冬月火山宜春月土山宜夏月水山宜秋月金山宜四季月○

○如五行財氣金月宜春月水山宜夏月火山宜秋月土山宜冬月木山宜四季月○如五行退氣水山忌春月木山忌夏月土山忌秋月金山忌冬月火山忌四季月○如五行鬼氣土山忌春月金山忌夏月木山忌秋月火山忌冬月水山忌四季月

又當配以紫白喜忌如木山喜一白為生春月四季月少力喜八白為財秋月春月少力忌六白為鬼冬月夏月無妨忌九紫為洩四季月冬月無妨○如水山喜六白為生冬月夏月少力喜九紫為財四季月冬月少力忌八白為鬼秋月春月無妨○如金山喜八白為生秋月春月少力忌一白為洩春月四季月無妨忌九紫為鬼四季月冬月無妨○如土山喜九紫為生四季月冬月少力喜一白為財春月四季月少力忌六白為洩冬月夏月無妨○如火山喜六白為財冬月夏月少力忌一白為鬼春月四季月無妨忌八白為洩秋月春月無妨大抵用神受制受洩為少力凶神

○受制受洩為無威

又當配以月建支干納百以稽其所變如甲子年一白屬丙子納音仍以水論○六白屬乙亥納音變火當以火論○八白屬丙寅納音亦變火當以火論○九紫屬庚午納音變土當以土論凡每年太歲所統十二月各有專位以配八方今人槩以一白屬水六白屬金八白屬土九紫屬火以斷吉凶休咎無惑乎其不驗也

愚按造化在天地間其比水南火東木西

金萬世不易之常位是五行之定體也乃其入用之妙逐年之分方司月固變逐月之游行吊替尤變易曰變則通通則久不變烏足以言造化哉然此又至平常之理無一毫穿鑿無一息間斷是在明理者推類以定取舍耳

封四　十四

○三元日白起例圖說

冬至後陽遁　十二氣共一百八十日分為三元

○上元冬至小寒大寒立春　甲子起一白　乙丑二黑

○中元雨水驚蟄春分清明　甲子起七赤　乙丑八白

下元穀雨立夏小滿芒種　甲子起四綠　乙丑五黃

並順布求直日星即八中宮順飛八方

夏至後陰遁　十二氣共一百八十日分為三元

上元夏至小暑大暑立秋　甲子起九紫　乙丑八白

中元處暑白露秋分寒露　甲子起三碧　乙丑二黑

下元霜降立冬小雪大雪　甲子起六白　乙丑五黃

並逆布求直日星即八中宮順飛八方

冬至後陽遁日白方定局

冬至　雨水　穀雨

小寒　驚蟄　立夏

封四

大寒　春分　小滿

立春　清明　芒種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

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

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

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

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　十五

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

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

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

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白赤綠中巽震坤坎離艮兌乾

黑白黃乾中巽震坤坎離艮兌

碧紫白兌乾中巽震坤坎離艮

綠白赤艮兌乾中巽震坤坎離

黃黑白離艮兌乾中巽震坤坎

白碧紫坎離艮兌乾中巽震坤

赤綠白坤坎離艮兌乾中巽震

白黃黑震坤坎離艮兌乾中巽

紫白碧巽震坤坎離艮兌乾中

此局順求直日星　下局逆求直日星皆

入中宮順飛八方也

夏至後陰遁日白方定局

夏至　處暑　霜降

小暑　白露　立冬

大暑　秋分　小雪

○霜降　寒露　大雪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

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

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

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

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

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

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

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

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紫碧白中巽震坤坎離艮兌乾

白黑黃乾中巽震坤坎離艮兌

赤白綠兌乾中巽震坤坎離艮

封四

白紫碧艮兌乾中巽震坤坎離　十六

黃白黑離艮兌乾中巽震坤坎

綠赤白坎離艮兌乾中巽震坤

碧白紫坤坎離艮兌乾中巽震

黑黃白震坤坎離艮兌乾中巽

白綠赤　巽震坤坎離艮兑乾中

按陳希夷玉鑰匙三元擇日之訣云

陽生冬至前後時　順行甲子一宮移
雨水便從七宮起　穀雨還歸巽上推
陰生夏至九宮移　處暑前後三莫疑
霜降六宮起甲子　逆順分明十二支

蓋諸家日白之法錯亂舛謬惟此三元擇日之訣陰陽順逆節節相續殊不失古人移宮接氣之義

○大抵至重者日主也要與山命有用相關

○如春月戊己廢而無用寅月巳日三刑卯月辰日六害太歲背冲名曰大敗丑日未月總是破鄉至於食伏滅沒之日尤非所宜也得紫白亦不吉

三元時白起例圖說

冬至後陽遁　五日換一局分二元（舊本以辰戌丑未為中元今改正）

封四　十七

上元（甲己）逢子午卯酉日　甲子時起一白
中元（甲己）逢寅申巳亥日　甲子時起七赤
下元（甲己）逢辰戌丑未日　甲子時起四綠

並順布求直時之星即入中宮順飛八方

夏至後陰遁　五日換一局分三元（舊本以辰戌丑未為中元今改正）

上元（甲己）逢子午卯酉日　甲子時起九紫
中元（甲己）逢寅申巳亥日　甲子時起三碧
下元（甲己）逢辰戌丑未日　甲子時起六白

並逆布求直時之星即入中宮順飛八方

○冬至後陽遁時白方定局（並求甲子時起非五子緊輪也）○

舊本差謬

冬至後 日 / 時									
子午卯酉日	子酉	丑戌	寅亥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寅申巳亥日	午	未	申	子酉	丑戌	寅亥	卯	辰	巳
辰戌丑未日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子酉	丑戌	寅亥
一白	中	巽	震	坤	坎	離	艮	兑	乾
二黑	乾	中	巽	震	坤	坎	離	艮	兑
三碧	兑	乾	中	巽	震	坤	坎	離	艮
四綠	艮	兑	乾	中	巽	震	坤	坎	離
五黃	離	艮	兑	乾	中	巽	震	坤	坎
六白	坎	離	艮	兑	乾	中	巽	震	坤
七赤	坤	坎	離	艮	兑	乾	中	巽	震
八白	震	坤	坎	離	艮	兑	乾	中	巽
九紫	巽	震	坤	坎	離	艮	兑	乾	中

按通書定時白以辰戌丑未為中元寅申巳亥為下元甚為訛舛古人立三元之法以九宮飛泊必曆三甲子而始復元位如第一甲子起於一坎則第二甲子自然起於七兑第三甲子又自然起於四巽節節相承一定之法也後局逆遁第一甲子起於離亦此法也以辰戌丑走為中局於此法不合

封四　十八

○夏至後陰遁時白方定局（並求甲子時起非五子緊輪也）○

舊本差謬

夏至後 日 / 時									
子午卯酉日	子酉	丑戌	寅亥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寅申巳亥日	午	未	申	子酉	丑戌	寅亥	卯	辰	巳
辰戌丑未日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子酉	丑戌	寅亥
九紫	中	巽	震	坤	坎	離	艮	兑	乾
八白	乾	中	巽	震	坤	坎	離	艮	兑
七赤	兑	乾	中	巽	震	坤	坎	離	艮
六白	艮	兑	乾	中	巽	震	坤	坎	離

五黃　離艮兌乾中巽震坤坎
六白　坎離艮兌乾中巽震坤
七赤　坤坎離艮兌乾中巽震
八白　震坤坎離艮兌乾中巽
九紫　巽震坤坎離艮兌乾中

又按以辰戌丑未為中局者蓋因以月白之法算時白故相沿而成謬也古人以積歲累日天運循環浩煩難筭故立此捷法以推之彼筭月白以子年為上元即以丑年為中元蓋子年十二月尾正好接丑年○正月頭如子年十二月六白居中宮故丑年正月五黃進而代之也是十二宮配九宮筭法也若時白必須遍六十甲子之數常以五日換一元如甲子日起甲子時必須交巳巳日然後甲子週遍是子日為上元斷當以巳日為中元是六十時配九宮之筭法也且陰陽二遁又有順逆不同較之於月白之法相去甚遠於理甚悖今為改正

即如以筭月之法筭時先一日起甲子則次日當為丙子不當為甲子先一日起一白順布則次日當為四綠不當為七赤先一日起九紫逆布則次日當為六白不當為三碧然後與十二宮筭法相合不然安得以子日為上元丑日為中元也

○太歲一星起例斷畧

太歲一星禍難防　諸殺凶危不可當
但把三元自推數　犯之家下有重喪
太歲一星誰不知　逐年之內有凶期
每月運行方至妙　更無定準及常儀

○且如上元甲子年　一白來宮飛九天
子上六宮重得白　再來離上不堪言

其法以三元值年星入中宮順尋太歲本宮所得何星即移入中宮以求值年星所在（值年星每歲中宮星也故名太歲一星）

假如上元甲子年一白入中宮順數至本年太歲在坎位得六白又將六白入中宮順尋一白到離離中有午字隨逐月飛查午字落何宮又吊一白同午字到處乃是真太歲一星今之術家以太歲對冲名之此歲破之鄉非一星也

歲建子年坎○丑寅年艮○卯年震○辰巳年巽○午年離○未申年坤○酉年兌○戌亥年乾

弔宮逐月審凶期　常忌太歲又相隨
只如一白居離上　二月推來艮犯之

假如上元甲子年二月建丁卯移卯字入中宮順尋午字到艮○子午卯酉年正月中宮起八白二月中宮起七赤順飛八白乾九紫兌一白又到艮與月家午字又同

○到山最凶

水火太歲害如何　定主重喪起禍戈

假如上元甲子年一白為太歲一星三月中宮得六白順飛一白到離是水入火鄉主重喪

水金淫亂中房禍　殺妻損長害尤多

又如上元甲子年一白為太歲正月中宮得八白順飛一白到兌是水入金宮主淫亂坎為中男故主中房禍

太歲臨方不自由　水土瘟癀的主憂

又如上元甲子年二月中宮得七赤順飛
一白到艮是水土太歲也主瘟瘟
水火失財并自縊　水火相逢蛇犬愁
又如上元甲子年七月中宮得二黑順飛
一白到巽是水入木鄉○四月中宮得五
黃順飛一白到坎是水入水鄉
以上所犯若無刑帶合不為大災
火木刑傷事可哀　火金難產主傷胎
火土疾病當夭死　更嫌水火損嬰孩
木水風聲傷發遁　木金囚死不離牢
木土折傷并發背　木火為害迅如刀
金金短折多凶暴　木木癭瘤并發顛
土土瞎盲兼啞疾　五行發病義相連
請君更用吊宮變　凶吉悠然在眼前
以上太歲一星總斷其大畧言五行感應
之機如此可見九星之生尅制化不離五
行八方之消息乘除總歸一理年月為提
綱雖重日時関作用非輕再參以運氣之
循環并配以奇門之變化則無因之起例
皆屬可刪駕空之邪說不辯自破孟子曰

經正則民無邪慝彼河洛之書非熄邪之
經乎哉余不敏聊按經論次如右以待後
之作者

六卷終

堪輿完孝録七卷目録

目録終

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録卷之七

五星命畧引

堪輿造命即五星推命也五星推命只重星曜吉凶以定禍福堪輿造命亦完星曜吉凶以決趨避特星家兼重財官造命不重財官星家遇卯安身命造命以所用之時安身命此其小異耳然星家之理亦不可不知因輯其略

宮分所属

子土寶瓶齊青位　　丑土磨羯越揚州
寅木人馬燕幽地　　卯火天蝎宋豫求
辰金天秤鄭兗分　　巳水雙女楚荊丘
午日三河周獅子　　未月巨蟹秦雍留
申水益魏陰陽位　　酉金趙冀是金牛
戌火白羊魯徐郡　　亥木雙魚衛邈收

度數所属

角木蛟十二　　亢金龍九度
氐土貉十六　　房日兎五属
六宿心月狐　　十八尾火虎
箕水豹九兮　　廿四斗木獬
牛金牛亦六　　十數女土蝠
九度虛日鼠　　危月燕十五
室火猪十七　　壁水㺄九兮
十七奎木狼　　婁金狗十二
胃土雉十五　　昴日雞十止
十六畢月烏　　觜火猴借半
参水猿数九　　井木犴三十
二度鬼金牛　　十二柳土獐
星日馬六度　　張月鹿十六
翼火蛇十九　　軫水蚓十七

度數所在

角亢氐初總在辰　　氐二房心尾卯存
尾三箕斗在寅位　　斗四牛女丑宮真
女二虛危同在子　　危十三度亥宮行
室壁奎兮都在亥　　奎二婁胃戌宮親
胃四昴畢同躔酉　　畢七觜参井在申
井九鬼柳俱在未　　柳四星張午位迎
張十五兮翼軫巳　　軫十還歸在於辰

太陽行度

立春虛一起　　雨水危七求
驚蟄室六度　　春分壁三遊
清明奎九下　　穀雨婁六留
立夏胃八過　　小滿昴八收
芒種畢十一　　夏至参九頭
小暑井十三　　大暑井廿九
立秋柳十度　　處暑張五有
白露翼二立　　秋分翼十七
寒露軫十三　　霜降角十及
立冬氐二行　　小雪房二至
大雪尾六臨　　冬至箕四逼
小寒斗十連　　大寒牛二直

太陰行度

欲識太陰行度時　　正月之節起於危
每日常行十三度　　三日西宮次第移
二奎三胃四從畢　　五井六柳張居七
八月翼宿以為初　　龍角秋季任遊歷
十月房宿作元辰　　建子箕子細尋覔
丑月牟牛切要知　　周天之度無差忒

晨昏度論

昏度者酉宮也凡初一至十五六日生皆從

酉上起每一時挨一度酉戌亥三時順數申未午巳辰卯寅丑子九時逆數晨度者卯宮也凡十五六至三十日生皆從卯宮起每一時挨一度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九時順數寅丑子三時逆數

初一至初四　月行最疾　一晝夜行十四度有餘

初五至初八　月行平　一晝夜行十三度有餘

初九至十九　月行遲　一晝夜行十二度有餘

二十至廿三　月行小疾　一晝夜行十三度有餘

廿四至三十　月行大疾　一晝夜行十四度有餘

星曜行度

太陽一日行一度　一月行一宮　一年行一周天

太陰一日行十三度　兩日半行一宮　一月行一周天

歲星順或五日行一度　一年一宮　十二年一周天

熒惑順或日半行一度　兩月一宮　二年行一周天

鎮星順或十日行一度　二十八月行一宮　二十八年一周天

封四　二十六

太白順或一日行一度　一月一宮　一年一周天

辰星順或一日行一度　一月一宮　一年一周天

紫氣二十九日行一度　二十九月一宮　二十九年一周天

月孛九日行一度　九個月一宮　九年一周天

羅睺十八日行一度　十八月一宮　十八年一周天

計都十八日行一度　十八月一宮　十八年一周天

已上日月木火土金水炁孛九星順行度逆行宮也惟羅計二星順行宮逆行度也

凡木火土金水纔有遲留伏逆晨夕次見之論於中太陰躔度有朔後行昏度望後行晨度宜仔細推詳

安命度法　月為身星又月躔其度即身之度主也

以生時加太陽宮順數遇卯即是命宮也

封四　二十七

如太陽在子宮酉時生人以酉時加在子宮順數到午遇卯即是命宮也蓋日出在卯故以卯為命宮

以太陽之度對着命宮之度即是命度也

如太陽躔子宮虛六度對着午宮星五度即為命度如日躔女三度對着午宮柳四度是也餘同此例

十二宮　命宮　財帛　兄弟　田宅　男女　奴僕　妻妾　疾厄　遷移　官祿　福德　相貌

凡定十二宮者逆數輪轉如命宮在寅財帛在丑兄弟在子田宅在亥男女在戌奴僕在酉妻妾在申疾厄在未餘同此

定限度法

以命度在其宮第幾行則知其歲行限也

如命躔星五度在星盤中午宮第五行上則是十五歲行限如命躔三四五度下則

是十一歲行限。如命躔張十二十二十三度則是二十歲行限矣大抵行限早以十一歲起行限遲即二十歲止以星盤度數數上起限更便以量天尺尤難

年分訣

命宮十五親宮十　福德妻宮十一詳
官祿十五最高位　遷移止有八年粮
疾厄七兮共六六　財帛兄弟五年強
田宅子孫并奴僕　四年之半定毫芒

行度訣

命宮行度隨淺深　相貌一年三度立
官祿一年兩度通　遷移三載共一十
疾厄一年四度強　三年之上同加一
福德妻妾三度移　三年減一為端的
奴僕男女并田宅　一年七度三減一
財帛兄弟各五年　一年六度行不失
但能依此論行年　分明歲歲知凶吉

已上限度年分之法但照前例惟命宮十五年者乃古之法則不可拘執此例如十一歲起限者命宮止管十年或零三度以三年餘行一度也。如二十歲起限者命宮又管十九年約有二十六七度以一年半行一度也其餘倣此推之

封四　二十八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

唐 室十三 壽初 昴三 畚 井廿三 廿六 翼十三 角七 房初 箕初 斗十六

八 十四 一 四 五 廿四 張初 十四八 一 一九
九 十五 二 五 六 廿五 一 十五九 二 二十
翕 十六 二 十六十 二
一 十七 三 六 七 廿六 三 十七十一 三 三 廿一
二 十八 四 七 八 廿七 四 十八十二 四 廿二

命

三 觜初 五 八 井初 廿八 五 十九亢初 五 四 尾初
四 二 六 九 廿九 六 畢初 一 心初 五 一
五 三 八 十 一 二十 七 一 二 一 六 二
六 四 九畢初 二鬼初 八 二 三 二 七 三
七 五 十 一 三 一 九 三 四 三 八
封四　二十九
八 六 十一 二 四 一 十 四 五 四 九 四
九 七 十二 三 五 柳初 十一 五 六 五斗初 五
十一 八 胃初 四 六 一 十二 六 七 星初 一 六
十一 九 一 五 七 二 十三 七 八 一 二女初
十二奎辟 二 六 八十 軫 十四 危九 氐初 二 三五 一

衛十四
十三 一九 三六 七五 九五 四五 十五 十四 一三 三五六九 三五
十四 二四九 四七 八四 五四 七四 十五 十二 二三 四四 四四
十五 三九 五八 六九 十 六 十七 十三 三 五 五七 四
室初 四 六 十 十一 七 翼初 十三 四 六 六 五
一 五 七 十二 八 一 十四 五 七 七 六
二 六 八 十一 十三 九 二 八 七
三 七 九 十二 十四 十 三 十五 六 八 九 八
四 八 十 十三 十五 十一 四 十六 七 九 十 九
五 九 十一 十四 十一 五 十七 八 十 十
六 十 十二 十五 十六 十三 六角初 九 十一 十一 十一

宮

七 十一 十六 十七星初 七 一 十 十三 十三虞初
八 十二 十三參初 十八 一 八 二 十一 十三 一
九 十三 十四 十九 二 九 三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
十 十四昴初 一 二十 三 十 四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
十一 十五 一 二 廿一 四 十一 五 十四 十五 十六 四
十二 十六 二 三 廿二 五 十二 六 十五 十六 五
十三 十七 三 四 六 十三 七 十六 十七 六
十四婁初 四 五 廿三六初 十四 八房四 箕初十八 七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

室十五 婁一 昴四 參五 井十四 張一 翼十五 角九 房一 箕初 斗十九 虛八

命

十六 二 五 六 廿五 二 十六 十 二 一 二十危初
十七 三 六 七 廿六 三 十七 十一 三 二 廿一 一
十八 四 七 八 廿七 四 十八 十二 四 三 廿二
壁初五 廿三 二
一 八井初 廿八 五 十九 廿九初 五 四 牛初 三
封四 三十
二 六 九 廿九 六 軫初 一 心初 五 一
三 七 十 一 三十 七 一 二 一 六 二 四
四 八畢初 二 觜初 八 二 三 二 五
五 九 一 三 一 九 三 四 三 七 三 六
六 十 二 四 二 四 五 四 八 四 七
七 十一 三 五 柳初 十 五 六 五斗初 五 八
八胃初四 一 十一 六 七尾初 六 九
九 一 五 六 二 十二 七 八 一 一女初 十
奎初 七 十三 八 九 二 十一
一 二 六十六 六十三 三十七 十四四十三 六十四 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三
二 三十八 七十五九 九十九 四十四 十五七十二 十四 一七十三 三十六四十 四十二 十六 三十六
三 四十八 八 五十九 十五五 十六 十三 三十三 四十五 十九 三 十五
四 五十七 九 十 六 十七 十二 三 五 五 四 十五
五 六 十 十一 七 翼初 十三 四 六 六 五 室初
六 七 十一 十二 八 一 十四 五 七 七 六 一

鬯

宮

七 八 十二 九 二 十五 六 八 七 二
八 九 十一 十四 十 三 十六 八 九 八 三
九 十 十二 十五 十一 四 十七 七 九 十 九 四
十 十一 十四 十六 十二 五 十八 八 十 十一 十 五
十一 十二 十五 十三 六 角初 九 十一 虛初 六
封四 三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六 十七 星初 七 一 十 十二 十一 一 七
十三 十四 翼初 十八 一 八 二 十一 十三 十二 八
十四 一 十九 二 九 三 十二 十四 二 九
十五 張初 二十 三 十 四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 十
十六 一 二 廿二 四 十一 五 十四 十五 十六 四 十一
十七 二 三 廿三 五 十二 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五 十二
奎初 三 四 廿三 六 十三 七 尾初 十七 十八 六 十三
一 四 五 張初 十四 八 箕初 七 十四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
婁二 畢五 參六井十四 張一 翼五 軫九 氐五 箕 斗十九 危八 室
三 六 七 廿五 二 十六 十 二 二十危初 十一
四 七 廿六 三 十七 十一 三 二 廿一 一 十五
五 八 廿七 四 十八 十二 四 三 廿二 二 觜初
六 八井初 廿八 五 十九 十九初 五 四 牛初 三 一
七 九 廿九 六 軫初 一 心初 五 一 二

命

趙

八 十 三十 七 一 二 一 六 二 四 三
九 畢初 二 鬼初 八 二 三 二 七 五 四
十 一 三 一 九 三 四 三 三 六 五
十一 二 四 二 四 五 四 八 四 七 六
十二 三 五 柳初 十 五 六 五斗初 五 八 七
胃初 四 十一 六 七 尾初 六 九
一 六 二 十二 十 八 一 女初 十 八
二 五 七 十三 八 九 一 二 十一 虛初
三 九十七 六十八 三十八 十七四 九十五 三十八 三十二 三十八 十三 二十一
四 七十七 六十九 四十七 十四十三 十四十七 十四十五 三十四十 四十二 三十七 十三八十 三十一
五 八十六 十三十 五十七 十一十四 十三三 六十八 四十九八 五十七 三十九 十四十二 十一十九
六 九 十一 六 十七 十一 三 五 六 四 十五 四
七 十 十三 七 翼初 十三 四 六 五 室初 五
八 十一 八 一 十四 五 七 七 六 一 六
九 十二 十三 九 二 十五 六 八 八 七 二 七
封四 三十二
十 十三 十四 十 三 十六 七 九 九 八 三 八
十一 十四 十五 十一 四 十七 八 十 十 九 四 九
十二 十五 十六 十二 五 角初 九 十一 十一 十 五 十
十三 十六 十七 星初 六 一 十 十二 十二 虛初 七 十一
十四 翼初 十八 一 七 二 十一 十三 十三 一 八 十三

宮

○

十五一十九二八三十二　十四二九十四
昴初三九　十四　三
一二二十四十四十三十五十五四十十五
二三廿一五十一五十四十六十六五十一十六
三四廿二六十二六十五十七十七六十二十七
四五廿三張初十三七房初　十八七十三箕初
五六廿四一十五九一箕初十九八十五一
六廿五二十六十二一二十危初十六二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
昴七參七井廿六井廿一翼十四星十一室十一箕十二斗廿危十一室十七壁十四

○

八八廿七四十八十一四三廿二二壁初五
九井初廿八五十九亢初五四牛初三一六
十一廿九六軫初一心初五一四二七
參初二三十七一二一六二五三八
一鬼初八二三二七三六四九
封四　三十三
二三一九四五三八四七五十
三四柳初十五六四九五八六十一
四五一十一六七尾初斗初六九七昴初
五六二十二七八一一奎初十八一
六七三十三八九二十二一十一奎初二

命

晉亢

○

宮

七八四十四九五氐初二十三十四九九十二十四二十三
八九五十五十五八四十三四十四二十五四十八十三二十四四十
九十六十六十七二十九五二十四四十八十四二十六三十五
十十一七翼初十二四六六五十五四六
十一十二八　十四五七七六虛一五七
十二十三九二十五六八八七二七八
十三十四十三十六七九九八三八九
十四十五十一五十七八十十九四九十
十五十六十二六角初九十一十一十五十十一
十六十七星初七一十十二十二虛初七十一十二

○

畢初八　七十二十二
參初十八一　二十一十二一八分廿
一十九二九三十二十四二九十三十四
二廿三十四十三十四十五三十十五昴初
三廿一四十一五十四十五十六五十一十六一
四廿二五十二六十五十六十七六十二十七二
五廿三張初十四八房初十七十八七十三奎初三
六廿四一十五九一箕初十九八十五一五
七廿五二十六十二一二十危初十六三六
八廿六三十七十一三二廿一一十七四七

○

命

九廿七四十九十二四三廿二二壁初五八
井初廿八五危初五四牛初一十九
一廿九六軫初一心初五一四二七九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
井二井二十張七軫一亢二心一箕八牛十二危十五壁十三婁八昴十
封四　三十四
三鬼初八二四三七三六四九畢一
四一九四五四八四七五十二
五柳初十五六五九五八六十一三
六一十一六七尾初斗初六九八胃初四
七二十二七八一一女初十九一五

○

八三十五十四八九十氐初二十九十四二一十六四十六十八奎初十七二二十四
九四十四十九十七一十九三三三十九二十五十二十九一十九三十六七十五
十五十六十一二十四三十四十四十九三十六五十四十三十四十八八十四五
十一六十七十二三五五十九四十五四五
十二七翼初十三四六六五室初五六十
十三八一十四五七七六一六八十一
十四九三十五六八八七二七九十二
十五十四十六七九九八三八十十三
十六十二五十八八十十十五九十一十四
十七十三六角初九十一十一虛初六十一十二十五

秦

○命

十八畢初七　十　十二　十二　一　七　十二　十三觜初
十九　二　八　一　十一　十三　十三　二　八　十三　十四參初
二十　三　十　三　十三　十四　十四　三　九　十四　昴初一
廿一　四　十一　四　十四　十五　十五　四　十　十五　一　二
廿二　五　十一　六　十五　十六　十六　五　十一　十六　二　三
封四　三十五
廿三　六　十三　七　十六　十七　十七　六　十二　十七　三　四
廿四張初十四　八房初　箕初十八　七　十四　婁初　四　五
廿五　二　十五　九　二　一　十九　八　十五　三　五　六
廿六　二　十六　十　三　一　十危初　十六　三　六　七
廿七　三　十八　十一　四　三　二十一　十七　四　七　八
廿八　四　十九　九初五　四　廿三　二壁初　五　八　九　○
廿九　五軫初　一心初　五牛初　三　一　六　九　井初
三十　六　一　二　一　六　一　四　二　七　十　一
鬼初七　三　二　二　五　三　八　奎初　二
一　八　三　四　三　七　三　六　四　九　二　三
二　九　四　五　四　八　四　七　五　十　二　四
柳初十　六　九　八　六　十一
一　十一　五　七　五　斗初五　九　七　十二　三　五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
柳二　張十二　軫七　亢八　尾初　斗十一　牛十六　危十　壁八　胃初　畢四　井六

周六九　　　命　　　○

三　十三　八　九　一　二女初　十一　二十四　五十七　七
四　十四五　九十四　十六　二十九　一十九　十二四　七三　三十九　六十九　五十四
五　十五六　十五　一八　四十　四十二　五十九　十二四　十四　四十七　七十九　九十四
六　十六十七　十六十六　七八　七十九　五十三　三十九　十四十五　二十四　五十五　八八　十九
七　翼初　十一　五　六　四　十五　四　六　九　十一
八　一　十三　四　六　七　五室初　五　七　十　十一
九　二　十四　五　七　八　六　一　八　十一　十三
十　三　十五　六　八　九　七　二　七　九　十二　十四
十一　四　十六　七　九　八　三　八　十　十三　十五
十二　五　十七　八　十　十　九　四　九　十一　十四　○
十三　六角初　九　十一　十一　十　五　十　十一　十五　十六
星初七　十二虛初六　十一　十六　十七
一　七　一　十一　十一　十三　一　七　十一　十三觜初　十八
二　八　二　十一　十三　二　八　十二　十四參初
三　九　三　十一　十四　十四　三　九　十四昴初　一　十九
封四　三十六
四　十一　四　十三　十五　十五　四　十　十五　一　二　二十
五　十二　五　十四　十六　十六　五　十一　十六　三　二十一
六　十三　六　十五　十七　六　十二　十七　二　四　二十二
張初十四　七房初十七　十八　七　十三　婁初三　二十三
一　十五　八　一　箕初　十九　八　十四　一　四　五　二十四

○　躔七五　　　宮

二　十六　九　二　一　二十　九　十五　二　五　六　二十五
三　十七　十　三　二　二十一危初十六　三　六　七　二十六
四　十八　十二　四　二　二十二　一　十七　四　七　八　二十七
五　十九危初　五　四　牛初　二壁初　五　八　九　二十八
六　軫初　一心初　五　三　一　六　九井初　二十九
七　一　一　六　一　四　二　七　十　一　二十
八　二　三　二　二　五　三　八　畢初　二　鬼初
九　三　四　三　七　三　六　五　十　一　三　一
十　四　五　四　八　四　七　六　十一　二　四　二
十一　五　六　五斗初　五　八　七　十二　三　五　柳初　○
十二　六　七　尾初　一　六　九　八　胃初　四　六　一
十三　七　八　一　女初　十　九　一　五　七　二
十四　八　氐初　二十四　二　十四　十一　奎初　二　六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
張十五　軫十九　氐十四　尾三九三　斗十三　女十三　虛十二　奎十三　胃十六　畢七三　井八　鬼二九三
封四　三十七
十六　十九　二十六　四十三　四十七　二十五　十三　十八　二十七　四十六　八十三　九十七　五十三
十七　十五　十九　三　五　五十八　四　十四　十八　三十七　五十五　九　十六　六
翼初十二　六　十五　四　六　十一
一　十三　四　六　七　五　室初　五　七　十　十二　七
二　十四　五　七　八　六　一　六　八　十一　八

命　　　　　　宮

三 十五 六 八 七 二 七 十二 十三 九
四 十六 七 九 九 八 三 八 九 十三 十四 十
五 十七 八 十 十 九 四 九 十 十五 十一
六 十八 九 十一 十 五 十 十一 十四 十六 十二
七 角初 十 十一 十二 虛初 六 十一 十二 十五 十七 昴初
八 一 十一 十二 十三 一 七 十二 十三箕初 十八 一
九 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 八 十三 十四 斗初 十九 二
十 三 十四 三 九 十四 昴初 一 三
十一 四 十三 十五 十五 四 十 十五 二十
十二 五 十四 十六 五 二 十六 三 二十二 四
十三 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六 一 十七 二 二十三 五
十四 七 房初 十七 十八 七 十三 奎初 三 四 二十三 六
十五 八 一 箕初 十九 十四 一 四 五 二十四 張初
十六 九 二 一 二十 八 十五 二 五 六 二十五 一
十一 十 三 二 二十 尾初 十六 三 六 七 二
十八 十一 四 二 一 十七 四 七 八 二十六 三
十九 十三 五 二十三 二 壁初 五 八 二十七 四
二十 九初 心初 四 牛初 三 一 六 九 井初 二十八 五
軫初 一 一
一 二 一 五 一 四 二 七 十 一 二十九 六

○鄭（六廿）

二 三 二 六 二 五 三 八 畢初 二 昴初 七
三 四 三 七 三 六 四 九 一 三 一 八
四 五 八 四 七 五 十 一 九
五 六 四 九 五 八 六 十一 二 四 柳初 十
六 七 五 斗初 六 九 七 十二 三 五 十一
封四　三十八
七 八 尾初 一 十 八 胃初 四 六 一 十一
八 九 一 二 斗初 十一 九 一 五 七 十三
九 氐初九二 二五五 三四〇 一十六 奎初 二 六五 八三 五五 十四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
軫十 氐一 尾十四 斗十三八 女十四六 危十九 奎八 胃十四七 畢十三四 井十八九 柳十四 張十五九
十一 二十 四十 四十七 三十九 十三九 二十八 四十八 九十八 五十四 十六
十二 三 五 三十六 四 十四九 十八 三十六 九 十七 六 十七
十三 四 六 六 五 十五 四 六 十 十一 七 翼初
十四 五 六 七 六 室初 五 七 十一 十二 八 一
十五 七 八 七 一 六 八 十三 九 二
十六 六 八 九 八 二 七 九 十二 十四 十 三
十七 七 九 十 九 三 八 十 十三 十五 十一 四
十八 八 十 十 四 九 十一 十四 十一 五
角初 九 十一 十一 五 一 十六 六
一 十二 虛初 六 十一 十二 十五 十七 星初 七

○　　　　宮

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一 七 十二 十三 觜初 十八 一 八
三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 八 十三 十四 參初 十九 二 九
四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 九 十四 昴初 一 二十 三 十
五 十四 十五 四 十 十五 一 二 二十一 四 十一
六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五 十一 十六 二 三 五 十二
封四　三十九
七 十六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二 十七 三 四 二十三 六 十三
八 房初 十八 七 十三 婁初 五 二十三 張初 十四
九 一 箕初 十九 八 十四 一 四 二十四 一 十五
十 二 一 二十 九 十五 二 五 六 二十五 二 十六
十一 三 二 二十一 尾初 十六 三 六 七 二十六 三 十七
十二 四 二 二十二 一 十七 四 七 八 二十七 十八
室初 五 四 二十三 二 壁初 五 八 九 四 十九
一 心初 牛初 三 一 六 九 井初 二十八 五 二十
二 一 五 一 四 二 七 十 一 二十九 六 軫初
三 二 六 二 五 三 八 畢初 二 觜初 七 一
四 一 七 三 六 四 九 八 二
五 三 八 四 七 五 十 一 三 一 九 三
六 四 九 八 六 十一 二 四 柳初 十 四
七 五 十初 五 九 七 十二 二 五 一 十一 五
八 尾初 一 十八 十 八 胃初 四 六 十二 六

夲 七十

九 一 二 女初 十二 九 一 五 七 二 十三 七
氐初 二十三 一十二 十六 奎初 二 六卅 二十四 八
二 二十二 二十七 二十七十六 一十五 三十四 七十七 八十七 四十三 十四 九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氐二 尾四 斗五 女二 室初 奎一 胃四 畢八 井七 柳八 張八 軫二十
三 一五 十五 四 十四 十六 五十四 九 十九 六 十六 十六
四 六 六 五 十五 四 六 卜 上 七 翼初 十二
五 七 六 室初 五 七 十一 十二 八 一 十三
六 七 八 七 二 六 八 十一 十三 九 二 十五
七 八 九 八 三 八 九 十二 十四 十 三 十六 〇

〇 命

八 九 十 九 四 九 十 十三 十五 十一 四 十七
九 十 十一 十 五 十 十一 十四 十六 十二 五 十八
十 十一 十二 虚初 六 十一 十二 十五 十七 星初 六 鬼初
十一 十二 十三 一 七 十二 十三 觜初 十八 一 七 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 八 十三 十四 參初 十九 二 八 二
封四 四十
十三 十四 三 九 十四 昴初 一 三 十 三
十四 十五 十五 四 十 十五 一 二 二十 四 十一 四
十五 十六 十六 五 十一 十六 二 三 二十一 五 十二 六
十六 十七 十七 六 十二 十七 二 四 二十二 六 十三 七
虚初 十八 十三 奎初 二十三

宮

一 箕初 七 十四 一 四 五 張初 十四 八
二 一 十九 八 十五 二 五 六 二十四 一 十五 九
三 二 二十 危初 十六 三 六 七 二十五 二 十六 十
四 三 二十一 一 十七 四 七 八 廿六 三 十七 十一
五 二十二 二 壁初 五 八 九 二十七 四 十九 十二
心初 四 牛初 三 一 六 九 井初 二十八 五 亢初
一 五 一 四 二 七 十 一 二十九 六 軫初 一
二 六 二 五 三 八 畢初 二 三十 七 一 二
三 七 三 六 四 九 一 鬼初 八 二 四
四 八 四 七 五 十 三 一 九 四 五 〇

〇 藏 十九

五 九 五 八 六 十一 二 四 柳初 十 五 六
尾初 斗初 六 九 七 胃初 三 五 一 十一 六 七
一 一 女初 十 八 一 四 六 二 十二 七 八
二 二 一 十一 奎初 二 五 七 三 十三 八 九
三 三十三 五九 十一 五十四 一二十三 三十五 六十九 五十四 四十九 十四六 九十四 房初
封四 四十一
四 四十三 二十九 十三 八十六 四十六 十九 九十四 四十九 十五六 十三五 七十八
五 五十四 四十五 十四 二十六 三十五 五十三 八十九 十四五 六十八 十八六十 七十六 二十八
六 六 五 十五 四 六 九 十一 七 翼初 十二 三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尾七 斗十七 女十六 室初 奎十五 胃十 畢十 井十 柳八 翼一 軫十四 氐五

〇 命

八 八 七 二 七 八 十一 十三 九 二 十五 六
九 九 八 三 八 九 十二 十四 十 三 十六 六
十 十 九 四 九 十 十三 十五 十一 四 十七 八
十一 十一 十 五 十 十一 十四 十六 十二 六 十八 九
十二 十二 虚初 六 十一 十二 十五 十七 星初 七 角一 十
十三 十三 一 八 十二 十三 奎初 十八 一 八 二 十一
十四 十四 二 九 十四 十五 一 十九 二 九 三 十二
十五 十五 四 十 十五 昴初 二 二十 三 十 四 十三
十六 十六 五 十一 十六 二 二 二十一 四 十一 五 十四
十七 十七 六 十二 十七 三 四 二十二 六 十三 六 十五 〇
箕初 十六 七 十四 奎初 四 五 二十三 張初 十四 八 房初
一 十九 八 十五 一 五 六 二十四 一 十五 九 一
二 二十 危初 十六 三 六 七 二十五 二 十六 十 二
三 二十一 一 十七 四 七 八 二十六 三 十七 十一 二
四 二十二 二 壁初 五 八 九 二十七 四 十九 亢初 五
五 牛初 三 一 六 九 井初 二十八 五 軫初 一 心初
六 一 四 二 七 十 一 二十九 六 一 二 一
七 二 五 四 九 畢初 二 鬼初 八 二 三 二
八 三 七 五 十 一 三 一 九 三 四 三
九 四 八 六 十一 二 四 柳初 十 四 五 四

宮 昱

斗初五 七十一 一五 五 六 五
一 六 九 八胃初 四 六 一 十一 六 七 尾初
二女初 十 九 一 五 七 二 十三 七 八 一
三 一五八十三九奎初 二 一四五 八 二十六 十四二十八六九 箕初九三 二四五
四 二十六十三七二十 二十九六 二十六九二十 四十六 十五三十二十九 六十四 三十六
封四 四十二
五 三十四五十四二十九 四十九八十五 十五 五十六 十六三十二 十三三十二 二十四八 四十六
六 四 十五 四 五十九 九 十一 六 十七 十二 三 五
七 五 室初 五 七 十 十一 七 翼初 十三 四 六
八 六 一 六 八 十一 十三 八 二 十四 五 七
九 七 二 七 九 十二 十四 九 三 十五 六 八
十 八 三 八 十 十三 十五 十一 四 十六 七 九
十一 十 四 九 十一 十四 十六 五 十八 八 十
十二 虛初 六 十 十一 十五 十七 十三 六 角初 九 十一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
斗十三 虛一 室十七 奎十二 胃十二 觜初 井十八 星初 翼十七 角 氐十 尾十三
十四 二 八 十二 十四 翼初 九 一 十八 二 十一 十三
十五 三 九 十四 昴初 一 二十 三 十 三 十三 十四
十六 四 十 十五 一 二 二十一 四 十一 五 十四 十五
十七 五 十二 十六 二 三 二十二 五 十二 六 十五 十六
十八 六 十三 室初 三 四 二十三 六 十三 七 十六 十七

命

十九 七 十四 一 四 五 十四 張初 十四 八 房一 箕初
二十 八 十五 二 五 六 二十五 一 十五 九 二 一
二十一 危初 十六 三 六 七 二十六 二 十七 十 三 二
二十二 一 十七 四 七 八 二十七 三 十八 十一 四 三
牛初 二 壁初 五 八 九 二十八 四 十九 亢初 五 四
封四 四十三
一 三 一 六 九 井初 二十九 六 軫初 一 心初 五
二 四 三 八 十 一 三十 七 一 二 一 六
三 五 四 九 畢初 二 鬼初 八 二 三 二 七
四 七 五 十 一 三 一 九 三 四 三 八
五 八 六 十一 二 四 柳初 十 四 六 四 九
六 九 七 十二 三 五 一 十一 六 七 五 斗初
女初 十 八 胃一 四 六 二 十二 七 八 尾初 一
一 十一 奎初 三 五九 七 二十一 十三 八 九 一九 二

齋

二 十一四 八三 三三 七 八五 四十一 十四六 九五 祝 三十 二十四
三 十三四 二十四 四三 八六 九七 五十四 十五六 十八五 一六八 四 四十四
四 十四 十五三五五 九二 十四六 十六七 十二四六 二十八 五十三
五 十五 四 六 九 十一 七 翼初 十二 三 五 六
六 室初 五 七 十 十二 八 一 十三 四 六 七
七 一 六 八 十一 十三 九 二 十四 五 七 八
八 二 七 九 十二 十四 十 三 十五 六 八 九

宮

九 三 八 十 十三 十五 十一 四 十六 七 九 十
十 四 九 十一 十四 十六 五 十二 十七 八 十
虛初 六 十 十一 十三 十五 十六 十三 六 角初 九 十一 十一
一 七 十一 十三 十六 十七 墨初 七 一 十 十二 十二
二 八 十三 十四 奎初 太 八 二 十一 十三 十三
三 九 十四 十五 一 十九 二 九 三 十二 十四 十四
四 十 十五 昴初 二 二十 三 四 十三 十五
五 十一 十六 一 二十二 四 十一 五 十四 十五 十六
六 十二 十七 二 三 二十三 五 十一 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命財兄弟男女奴僕妻妾疾厄遷移官祿福德田宅○

女 斗 尾三 氐三 軫三 翼三 柳三 井九 畢七 胃四 奎三 危二 虛十一 女二十一 三十三 四十二 五十五 六十二 七十三 六十八 八十二
三 五 四 三 十一 十六 五 十 八 五 三 十四
四 六 五 四 十二 二十四 六 十一 九 六 四 十五
五 七 六 五 十三 二 七 十二 十 七 五 室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三 三十四 四十六 六十三 七十四 七十九 八十三
六 八 七 六 十四 三 八 十三 十一 八 六 一
封四 四十四
七 九 八 七 十五 四 九 十四 十一 九 七 三
八 十 九 八 十六 五 十 十五 十二 十 八 四 十三 二十三 三十五 四十四 四十九 五十三 六十四 七十五 八十 八十四
九 十一 十 九 十七 六 十一 十四 十一 九 五
十 十二 十一 十 角 七 十二 十七 十五 十二 十 六
虛一 十三 十二 十一 二 八 尾初 十八 十六 十五 十二 十七 十四 二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五 五十五 六十五 七十六 八十一 八十五

二十四十三十三九一十九觜十四十二八
三十五十四十三四十二二十参初昴初三九
四十六五十四五十一三二十一一十四十十五二十五二十二十五一二九六十七七八二八六
五十七十六十五六十二四二十三二二十五十一
六十八十七十六七十三五二十三三三十六十二
七九七八房初八十四六二十四四三婁二十三十六二十六二十七五二六十七七八七八三七
八二十箕二一九十五張五五四二十四
九廿一二二十十六二廿六六五三十五
危廿二三三十二十七三廿七十十六四十六十七廿三天五二六六七九八四八
二廿三四四十二十八四廿八七五十七
三十四五五九一十九五廿九九八六壁一
四牛一六心初二軫一六二十井初九七二大廿二九翼二天八十八五九
五二七一三二七二十一十八三
六三八二四三八昴初二畢初九四
七四九三五四九一三一十五十九廿九四十五二十二八八六九
封四 四十五
八五十四六五十二四二十六
九六翼初五七六十二觜初五三十七
十七一尾初八七十一一六四胃一八二十二十甲一六命七六二八七九一
十一箕初二一九八十三二七五二九
十二一三二氐一九十四三八六三奎一

命宮纏度淺深行限過宮度数名曰量天尺也

右十二命宮與量天尺皆安命之定式也命宮以太陽所到之宮度加卯時數至本生時為命宮量天尺以太陽所到之宮度加本生時數至卯為命宮數雖不同其究一也各宮檢閱煩難量天尺捐數便捷宜止用量天尺足矣第量天尺限定格眼數之不能一一加初度故其中常差一二度者有之必合以各宮數之方分抄不差星家所生之時即堪輿家所用之時也不可泥

看法

星　星者謂日月木火土金水炁孛羅計氣文魁名甲官印絕𦁓驛馬三元四元催官祿神喜神爵十干化曜等星

煞　煞者謂祿勲歲駕天乙玉堂斗杓卦氣唐符國印并陽刃劍鋒天雄地雌飛廉的殺亡神四耗四符等煞

宮　宮主者謂　子丑宮(土)　寅亥宮(木)　卯戌宮(火)　辰酉宮(金)　巳申宮(水)　午宮(日)　未宮(月)

度　度主者謂　角斗奎井度(木)　亢牛婁鬼度(金)　氐女胃柳度(土)　房虛昴星度(日)　心危畢張度(月)　尾室觜翼度(火)　箕壁參軫度(水)

封四 四十六

強　強宮者謂命宮官祿田宅妻妾男女福德財帛又云財帛次弱與其命宮相違故耳

弱　弱宮者謂兄弟奴僕疾厄相貌遷移又云遷移近強與其命相向故也

體　體者靜也又曰原守星盤排下七政四餘原掌身命官福田財妻嗣及文魁經緯三元四元等星

用　用者動也又曰流行周天度主大小二限主流年十一曜太歲輪宮煞

生　生者相生也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如身命官福田財妻嗣等星須是他來生我者吉

尅　尅者相尅也謂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如身命田財妻嗣官福

等主切忌他来尅我者也

制

制者乃相尅也謂金尅木得火制火尅金得水制水尅火得土制土尅水得木制木尅土得金制云云

化

化者乃相生也謂金尅木得水化水尅火得木化木尅土得火化火尅金得土化土尅水得金化之類

封四　四十七

對

對者對照也如子午對照丑未對照寅申對照卯酉對照辰戌對照巳亥對照對照吉則吉對照凶則凶

○合

合者合拱也申子辰合拱寅午戌合拱○巳酉丑合拱亥卯未合拱合拱吉則吉合拱凶則凶

向

向者諸星向朝也如日月向朝如官福向朝如田財向朝如文魁向朝如經緯向朝如三滿用向朝如一主專權向朝

背

背者衆曜背躔也如計羅截諸星於東南而命限歷於西北如計羅截衆曜於西北而命限在於東南又日月背躔諸星沉淪是也

前

前後者有二論如子宮為中以丑宮為前以亥宮為後乃宮之前後也如角度為中以亢度為前軫度為後乃度之前後也論行限者以宮之前後決吉凶談星格者以度之前後定禍福又有同宮前後之分又有同度前後之論

後

經云日月同宮月要占於日前如月躔井日躔畢是也又曰金水會垣水忌退於金後如水躔井金躔畢是也又有相尅前後之分如土在井水在畢為禍輕○如土在畢水在井則禍重大抵生我之星宜在後尅我之星宜在前餘倣此推

○迎

迎者星在前也且如命限在寅而卯上有星謂之隔宮迎如命限在箕而尾度上有星謂之隔度迎隔宮者輕隔度者重

封四　四十八

送

送者星在後也如命限在寅丑上有星謂曰隔宮送如命限在箕而尾度上有星謂之隔度送隔宮者遠隔度者近

明

明者晝生日木土水炁計孛夜生月火金羅謂之向明為身命田則官福經緯驛馬三元祿等星為奇

晦

晦者夜生日木土水炁計孛晝生月火金羅謂之背曜或掌身命田財官福有文魁名甲等星俱失次也

升

升者日在東方宜寅卯辰巳午未時生人月在西方宜申酉戌亥子丑生人

沉

沉者日在西方而夜生月在東方而晝生兼為官福身命田財妻嗣等用者謂曰失格

○順

順者五星自北而西自南而東順度相○生而無諸星駁雜為美如木火土金水次第相生則吉

逆

逆者五星自北而東自南而西逆度相尅又有衆曜混雜為忌如水火金木土相逢尅戰則凶

封四　四十九

衰

衰者春土夏金秋木冬火四季水又衰病死絕胎養宮為衰已上等星宮位忌掌用神坐衰地尤甚

旺

旺者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季土又長

生冠帶帝旺為旺巳上等星宮位宜掌用神臨旺地尤切

掩　掩者羅計掩蔽也或晝掩諸星於西北或夜蔽衆曜於東南也

蝕　蝕者日月同羅計也以朔日晝生望月夜誕遇羅計則蝕忌坐命安身於日月度也

衝　衝者對宮衝尅也如火在子水在午又如木在丑金在未對照冲尅乃為不吉餘可類推

○制　制者用星受制也如木為用星被金所○制又土為用神被木所制用星者即身命官福田財妻嗣等主是也受他星尅制不吉

朝　朝者相向也如衆曜拱南方坐命如群星朝北北方坐命又如計羅截諸星於東命坐於東截諸星於西命坐於西皆謂之朝也

拱　拱者三合也如日月拱身命拱官福拱田財拱妻子又如福禄拱身命拱官禄拱田財拱妻子又如田財拱身命拱官福拱妻子

夾　夾者兩傍也如日月夾身命夾官福夾田財夾妻子又如福禄夾身命夾官福夾田財夾妻子又如田財夾身命夾官福夾妻子

輔　輔者輔弼也如身命主輔弼日月之前後又官福星輔弼日月之左右又田財妻嗣等主得日月提挈者皆為合格

分　分者羅計截諸星兩路也或分截文武○兩班或分截文東武西或分出日月並○明或分出官福清建

會　會者諸星聚一宮一度也如十一曜會聚身命如十一曜會聚官福或會聚田財且諸星順度相生無尅戰為妙

引　引者在前也引宜度遠如日月引從官福引從田財引從妻嗣引從或文魁引從名甲引從官印引從得地者佳

從　從者在後也從宜度近如金水引從宜水前金後木火引從宜火前木後土金引從宜金前土後蓋後能生前而前不能生後故耳

截　截者羅計攔截也或截諸星於東南又在晝生或截衆曜於西北又是夜生又如羅計中分截出文東武西

漏　漏者截出吉星也或晝生漏出日木土水炁計於陽宮陽度或夜生漏出月火羅金於陰宮陰度

守　守者身命住宮也所住之宮與諸星相會以定貴賤

○岐　岐者兩岐隔界也如尾二在卯尾三過○寅乃隔宮同度岐界也又如子上虛九與危初度是同宮隔度岐界也但凡身命官福等星坐度宜深不宜躔兩岐隔界之度也

巳上八門起例看法乃星家綱領學者模範宜細玩焉得於心矣

七卷終

完孝録八卷目録

目録終

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録卷之八

安塟簡儀小引

嘗聞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塟親豈可不從厚然陰地僅一線乃造化妙機也今之世宦大家往往肆其羙麗以燿生者之觀甚至於鑿損造化之真氣於都惜哉今考先賢造塟格言數條於後俾仁人孝子或可適從云

封四　五十二

治棺

朱子曰油杉為上栢木次之土杉又次之其制方直頭大足小僅取容身勿令高大及為虛簷高足内外皆為灰漆底佈炭屑一二寸加七星板其上其於秫米油灰瀝青（一名松脂一名松香亦曰松穮又名雲香）釘鐶則恐未然（其于以下非朱子意）

胡氏泳曰彭止堂作訓家云灌以松脂宜於北方江南用之適為蟻房而釘鐶亦能引水其木易為腐朽耳彭必有考更詳之

劉氏璿曰凡送死之道惟棺與椁為親身之物孝子所宜盡心者臨喪之日擇木為棺恐倉卒未得其木灰漆亦未能堅完或值暑月尸難久留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椑椁預歲一漆之今人亦有生時自為壽器者此乃猶行其道非豫凶事也其木油杉及栢為上毋使高大以圖觀美惟棺周於身椁周於棺足矣棺内外皆用布裹漆務堅實

封四　五十三

按棺中七星板用板一片其長廣棺中可容者鑿為七孔

治塟

朱子曰三月而塟前期擇地之可塟者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羙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羙者則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也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羙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

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犂所及也一本云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

丘文莊公曰風水之說其希覬大富貴之說雖不可信若夫乘生氣以安祖考之遺體蓋有合於伊川本根枝葉之論先儒往往取之文公先生與蔡季通預卜葬穴門人裒粮行紼六日始至蓋亦慎擇也昔朱子論擇地謂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後之擇葬地者誠本朱子是說而參以伊川光潤茂盛之驗及五患之防庶得矣

擇日開塋域 封四 五十四

家禮主人帥執事者於所得地掘穴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各立一標當南門立兩標四隅外其壤出其土壤於外也掘中南其壤出其土壤於南也

祠后土

家禮曰祀以后土恐其僭竊也擇遠親或賓客一人吉服冠素告后土氏祝帥執事者設位於中標之左南向設盞注酒列脯醢於其前又設盥盆浴巾二於其東西其東告者所盥其西執事者所盥也

儀節

就位告者立北向執事者二人在其后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盥洗告者與執事者皆起盥洗告者與執事者俱洗詣香案前告者至案前跪告者乃跪上香斟酒執事者一人執酒注西向跪一人執○盞東向跪告者取注斟酒于盞畢反注取盞斟酹酒傾酒于地獻酒俛酹酒署神位前俯伏興少退之讀祝執祝板跪于告者之左而讀之焚祝文和楮錢同焚之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祝文維○○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越幾日干支某官某姓敢昭告于本山土地之神今為父則云某官姓名母則云某封某氏營建宅兆于本山某土名某山某向　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祗薦於　神尚饗 封四 五十五

按古禮無所謂后土氏者惟唐開元禮有之溫公書儀本開元禮家禮本書儀食禮開塋域及窆與墓祭俱祀后土然后土之稱對皇天也惟　國家得稱士庶之家有似乎僭考之文公大全集有祀土地祭文今擬改后土氏為土地之神

徹出乃穿壙徹去祭儀臺桌等物也

穿壙

司馬溫公曰今人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為壙而懸柩以窆者有鑿隧道旁穿土室攛柩於其中者按古者惟天子得為隧道其他直下為壙而懸棺以窆今當以此為法○

○其穿地宜狹而深狹則不崩損深則盜難近也

按深葬防盜固先正之確論但地理家又有淺深得乘風水自成之說謂龍脈有浮沉水土有厚薄如朱子謂瀼泉間棺只入地一半上面用土培封稍深則有水若此者又難一律深葬且宋以前壙中多藏金寶故致盜寇刼塚之患　國朝制禮不許用金寶殉葬自無盜寇之虞蓋不用金寶極有禮兵下人雖化者衣裝必預剪壞亦

防盜之意然欲厚於親在擇吉地以安之豈必金寶為厚哉不惟不能厚其親反致刼塚之禍愚亦甚矣

作灰隔

穿壙既畢先布炭末於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布石灰細沙黃土拌勻者於其上（封四 五十六）灰三分二者各一可也築實厚二三尺別用薄板為灰隔如椁之狀中取容棺墻高於棺四寸許置於灰上乃以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之厚築之既實則旋抽其板近上復下○炭灰等而築之及墻之平而止炭禦木根辟水蟻石灰得沙而實得土而黏歲久結而為全石螻蟻盜賊皆不得進也

程子曰古人之葬欲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保藏固密以防損污况親之遺骨當何如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者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求其不化也未化密閉保藏當如是耳

槨外實灰沙沿壙炭屑

朱子荅廖子晦曰所問葬法後來講究木槨瀝青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二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築之既平然後安槨於其四傍（謂沿槨也）（封四 五十七）又下三物如前

按槨本不必用即欲用之亦惟木槨或磚槨為佳切不可用石槨蓋石能生水只觀天將兩而礎潤即可見矣且石槨重甚年數深遠設若傾頹安知其不壓於骨骸之上尤為可畏故不用之為愈也

○槨內亦實灰沙

槨底及棺四傍（謂槨內槨外）上面皆以沙灰實之俟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亦厚寸許然後以土築之盈坎而止蓋沙灰以隔螻蟻愈厚愈佳

或問棺外可用灰雜沙土否朱子曰只純用炭末置之槨外槨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細沙久之灰沙相雜入其堅如石槨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

禮壙中用生體之屬久之必潰爛却引螻蟻非所以為亡者慮久遠也古人壙中置物甚多以某觀之禮文之意大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畧也

頃嘗見籍溪先王說嘗見用灰葬者後因遷葬則見灰已化為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自外至者亦里人改葬所親見故須令常任沙灰之外四面周圍皆無縫罅然後可以為固○已上三條皆朱子語

石灰三分黃土細沙各一分篩半勻以淡酒灑（灑造之噴壺）（封四 五十八）築之

按今借用糯米粉煮粥以拌入三合土內却亦能使三物膠固用之可也

刻誌石

用石二片其一為蓋刻云某官某人之墓無

官則書其字曰某君某甫其一為底刻曰某官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母某氏封某某年月日生敘歷官遷次某年月日終葬于某鄉某里某山向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官女適某官某人孫男幾人某官某孫女幾其某婦人夫在則蓋書某官姓名封某氏之墓無封則云夫之姓名夫亡則云某君某甫妻某氏其底敘生年日月死年月日因夫子致封號無則否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而鉄索束之埋之壙前近地面三四尺間蓋慮其時陵谷變遷或悞為人所動而此石先見則人有知其姓名者庶能為掩之也

按閩俗安此石於壙內棺首者殊非宜浙俗安壙前是終不若安壙前近地面三四尺間為當矣

乃窆窆下棺也

先用木杠於灰隔之上乃用索四條穿柩底環不結而下之至杠上則抽索去之別摺細布或生絹兜柩底而下之更不抽出但截其餘棄之若柩無環即用索兜柩底兩頭放下至杠上乃去索用布如前法大抵下棺之時須審用力不可悞有傾墜搖動主人兄弟宜輟哭親臨視之已下再整柩衣銘旌令平正

或問若柩無環恐索難出當如此法柩既有環何不就索徑下却至杠上又去索擷布綃何也曰想亦恐索難出也今人兩頭齊用活套索放下者亦甚穩當從俗用之亦可壙內四角各用磚以架柩蓋亦可以抽去下柩索耳

加灰隔內外蓋

先度灰隔大小製薄板一片旁距四牆取令脗合至是加於柩上更以油灰彌之乃加外蓋

按此原本用瀝青溶瀉於其上約厚三寸許然後始加外蓋今去瀝青用石板亦不可外蓋之上今俗有用磁碗盛糯米粥和石灰以鋪數層亦牢固用之可也

實以灰

三合灰拌勻居上炭屑又居上各倍於底及槨外槨內四旁上面之厚以酒洒而躡實之恐震動柩中故不敢築但多用之以俟其實爾

乃實土而築之

下土每尺許即輕手築之勿令震動柩中

祀后土神於墓左

祝文

維某年月朔日具位同前敢昭告於本山土地之神今為某官某人封謚窆茲幽宅神其保佑俾無後艱敢以清酌脯醢祇薦於神尚饗

復位告者再拜徹出

按劉氏璋曰為父母形體在此故禮其神以安之

藏明器等

實土及半乃藏明器下帳苞筲甖於便房

按明器乃刻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如巾帕茵褥等物象平生而小惟令五品六品三十事七品八品二十事非陞朝官十五事庶人十事

帳謂牀帳茵蓆椅卓之類亦象平生而小

苞竹掩一以盛遣奠餘脯

按儀禮註苞葦也古稱苞苴是也曲禮註苞

者包裹魚肉之屬苴者以此藉器而貯物

也

筲竹器五以盛五穀

封四

司馬溫公曰今但以小甖貯五穀各五升可

六十一

也

劉氏璋曰既夕禮筲三容與簋同盛黍稷麥

其實皆淪注云皆湛之以湯神之所享不

用食道所以為敬

○按儀禮註筲藉通飲器容與簋同論語註筲○

竹器容斗二升

甖磁器三以盛酒醯醢

按此數物俗又謂之倉庫今亦不用閩中用

二磁瓶一盛五穀曰倉一盛銅錢或紙錢

曰庫吾鄉皆不用

張說曰墓中不置甖瓶以其近於水也不置

羽毛以其近於尸也不置黃金以其久而

為怪也不置冊朱雄黃礬石以其近烈而

燥使土枯而不滋也古人納明器於墓此

物久而致蟲必矣如必欲用之則莫若於

壙旁別為坎以瘞之也

司馬溫公曰自明器以下俟實土及半乃於

其旁穿便房以貯之以板塞其門

劉氏曰或問明器之義曰檀弓註云謂以禮

送死者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

為不仁不可行也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

燭理之明為不智亦不可行也故備物而

不可用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

待之也

○或問穿便房恐虛壙中引水不便欲貯埋墓○

誌處如何曰此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

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蟲聚蟻

尤為非便不可用也惟埋明器矣

按穿便房以埋明器以閩俗之木刻金雞玉

封四

犬栢人土地等物不無有泄地脉且引水

六十二

生蟲無益化者不若皆不用為是若孝子

必欲遵禮用之亦不必事雕刻而但用紙

糊裱褙為之乃於窆完工畢之際謝土告

墓之時對壙燒化如焚楮錢之義庶亦就

便焉謹以告仁孝君子幸察焉

下誌石

墓在平地則於墓道南先布磚一重置石其

上又以磚四圍之而覆其上者墓在山側

峻處則於壙南數尺間掘地深四五尺依

法埋之

復實以土而堅築之

下土亦以尺許為準但須密杵堅築

按俗有用磚揣壙者壙必高大空虛久則傾

陷甚非所宜只多用三合土而堅築之可○

○題主也

題主執事者設卓子於靈座前左向右置硯筆墨更置盥盆帨巾

儀節主人向卓子前立盥洗祝及題主者俱洗出主祝開箱出木主

卧置卓子上題主盥手畢向右立題主陷中字須先令他人書定只留粉面上神主之

主字勿加點只作王字分題主者加一點于上即成主字謂之題主祝奉主

封四

六十三

置靈座置畢收魂帛乃藏魂帛於箱中置主后祝焚香

斟酒跪主人以下皆跪讀祝祝讀畢不焚興　復位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謝題主

者主人再拜題主者答拜

按神主陷中字何以先令他人預書而點主

者至是但於其粉面書主字之一點而已曰點主者多是有位之尊者及年高之老者臨時書字恐有不便故爾此亦從權處耳諸儒家禮未嘗言此

題主式

陷中父則曰明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行幾神主母則曰明故某封某氏諱某行幾神主

粉面父則曰顯考某官封諡府君神主母則曰顯妣某封某氏神主其下左旁皆書曰孝子某奉祀無官則以主所稱為號如父曰顯考處士府君神主

祝文

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某官封諡府君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母則改孤子為哀子

窀穸左傳襄十三年楚共王疾病告諸大夫曰獲保首領以擧地藏是春秋窀穸之事註窀張倫切厚也穸音夕夜也蓋厚夜猶長夜謂塟埋也

祝奉神主升車魂帛箱在其後

今俗主人自抱神主於懷乘轎而返蓋欲使神魄相依也亦有理

執事者徹靈座遂行主人以下男左女右重服在前輕服在後出○墓尊長乘車馬去墓百步之許卑幼亦乘車馬水則乘船但留子弟一人監視實上以至成墓

或問窆後乃題主孝子奉主而歸委其封土成墓之事於他人何也荅曰事死如事生

封四　六十四

今遺魄用瘞於土而神魂則附於主矣故孝子亟於奉主以安神魂至封土成墓委之親子弟或門人耳昔孔子值瘞時封委之門人時大雨防墓崩子貢後歸以告孔子孔子泫然淚下責其門人曰古者不脩墓夫所謂不脩墓者乃當時築造牢固堅實不俟於脩耳豈有崩而不脩哉今人三日後復山之說正因此也

成墳

墳高四尺

檀弓孔子既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今按孔子防墓之封其崇四尺故取以為法

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趺高尺許

司馬溫公曰按令式墳碑石獸大小多寡雖各有品數然葬者當為無窮之規後世見此等物安知其中不多藏金玉耶是皆無益於亡者而又有害故令式又有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之義然則不若不用之為愈也

封四　六十五

按溫公說別立小碑白石徑濶尺以上其後居三之二圭首而刻其面如誌之蓋乃略述其世系名字行實而刻於其左轉及後右而周焉婦人則俟夫葬乃立面如夫亡誌蓋之刻云

國朝稽古定制塋地一品九十步每品減十步七品以下不得過三十步庶民止於九步墳一品高一丈八尺每品減二尺七品以下不得過六尺其石碑一品螭首二品麒麟三品天祿辟邪皆用龜趺四品至七品皆圓首方趺其石人石獸長短濶狹以次減降其石人石獸望柱皆有次第著在令甲可考也貴得同賤賤雖富不得同貴愿遠者於所當得縱不能盡去亦加減殺

可也

司馬溫公曰古人有大勳德勒名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来始命文士褒賛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後亦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世稱頌流播終古不可掩蔽豈待碑銘始為人知其人不賢耶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功侔吕望德比仲尼徒取譏誚其誰肯信碑雖立於墓道人猶得見知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隋文帝子古四歲薨時僚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實語也今既不能免俗其誌文但可直叙鄉里世家官籍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今但刻姓名於墓前人自知之耳

封四　六十六

附録文公父壙記

先府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徽州婺源人曾祖諱振祖諱詢妣皆汪先考諱森妣程氏三世皆不仕考妣以府君故贈承仕郎孺人府君生於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性至孝有高志大節落筆語輙驚人政和八年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承仕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而游宦往来閩中始從龜山楊氏門人為大學中庸之學調南劒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稅循左從政郎紹興四年召試除秘書省正字丁内艱服除召對改宣教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皆領史職如故以史勞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丞相趙忠簡公張忠獻公皆稱知府君未及用而去秦檜以是忌之而府君又方率同列極論和戎不便檜益怒出府君知饒州未赴請閒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十三年三月辛亥卒於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所為文有韋齋集十二卷娶同郡祝氏處士確之女封孺人後二十七年卒男熹嘗為左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脩　女嫁右迪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埜埜在女巽兊皆幼初府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許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八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鵝子峰下熹攀慕號殞痛貫心骨重惟先君既不得信其志以沒而熹又無所肖似不能有以顯揚萬分敢次叙姓系官閥志業梗槩刻而揜諸幽且將請作文者以表其隧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封四　六十七

岱史序

環區中而山者萬不啻也岳爲最環區中而岳者五不啻也岱爲最故曰岱宗盖自黄虞氏而下犖異號云以故自昔受命而興者靡不有事於岱然而秦漢之事君子諱之惟我明一切屏絶封禪矯誣之說寘弗道而諸所行望祀之禮珪幣登祝之數名爵之稱又皆一洗近代訛謬而還古初是自古有事於岱者七十二君不啻也我明爲最乃岱於前世率不過吐奇孕異致靈怪以闡世符惟我明建樞北極而茲山屹立國門之東汶濟之水會焉下國簠簋舳艫相啣際天地而來者以萬數而茲山諸泉實委輸之儼若岳伯元僚總率九牧之賦以歸天府是岱之祚國佑民即億萬年不啻也亦我明爲最矣岱既已最五岳而雄區中而我明所以有事於岱與其所以有功我明者又爲百代之最如此則其他瓌奇特絶之觀與夫登臨嘯咏之蹟見於仙經地志殘碑斷碣之所記載者在他名山往往籍之爲重而要皆茂焉無當於岱惟是岱之所以最他名山與我明所以最百代者盖在彼而不在此此載筆者之所宜詳也予往奉璽書按鹺政於濟上閒以職事一登茲山四顧徘徊求古皇王靈聖之遺趾而世代綿邈莫可尋詰則慨焉有感於前誌之湮廢乃屬同轉運使查君輯而新之查君則裁取舊編斷以己意擬例三史取材百家凡爲考若表若紀若志得若干卷其於所稱瓌奇特絶之觀登臨嘯咏之蹟見於仙經地志殘碑廢碣之所記載者固已掇拾其槩靡所漏捐而自黄虞以下所以有事茲山與夫我明之典禮名數所以陋秦漢而還古初者特加輯録而例别之以自附於大書特書之義於是遂更其名曰岱史厥義邃矣茲史甫就刻而
皇上方以軫災祈年之故特下德音分遣大臣祠禱五岳以徼福元元展禮告虔惟岱爲首宜有禎祥符應以答
上旨俾後世徵奇考異之士見謂聖神之代百靈受職惟我
皇上最焉則豈惟茲史之光將是山實籍重焉敬爲書其首簡以竢若其他義例查君自有述予可畧也

萬曆丁亥歲元旦之吉嶺南東官譚耀書

岱史公移
山東都轉運鹽使司濱樂分司同知查志
隆爲補續誌書事萬曆十四年六月十八
日蒙
欽差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譚　憲牌前
事內開稱泰山一誌專記天下名賢登覽
題咏乃往過未續日盛月新今查自甲寅
以後俱未收入又殺青已久摹印者多魯
魚亥豕不堪寓目本院心竊慨之爲此牌
仰本官候新抄發到日一併纂輯恪秉三
長用垂永典等因續蒙
本院憲票前事內開稱本官即將發去前
錄四冊校刪停妥纂輯完備務求刋刻精
楷用垂永久合用工匠等項銀兩該司另
行申動等職𦘕此遵依外爲照
泰山維五嶽之長屹天柱而奠地維
圖籍未萬世之傳翊
王章而垂文獻故岱宗首望於帝典魯詹推
重於葩經兗鎮表見於職方東嶽著名於
爾雅諸皆典墳籍籍罔不誦術巖巖凡以

昭寰寓之巨靈豈惟侈　遊觀之勝覽矧於
昭代密邇
皇都潤流百道之濟汶輓輸漕運統領三齊
之岡阜屏障幾畿封維玆花功孰侔大造然
不有專錄何以摠攬神奇而不頼當途孰
爲咨諏圖籍惟
本院觀風東夏覽勝介丘於焉攄籍而按
圖特爾命官而屬筆蓋舊志取裁於
前院已經三紀有餘而殘編竚待於後來
殆非一日之故顧維庸陋如職曷効付托
於玆雖蚤歲箕裘稍知橫卷迨半生丘壑
豈望閒奇偶弋百氏以娛閒敢擅三長如
明諭幸屬
清時吏隱徒然愒日宦遊硯而素餐念升斗
皆
君貺藉玆青簡倘涓埃可自將是用竭目殫
神旣傅觀於子史頻仍陟巔涉阻又遍歷
其崇深對景揮毫風飱霧沐攄梧屈首宵
燭晨窻時逢萬曆㒰辰歲在丙戌泰運始
事於仲夏訖功乎孟冬偎効冊鋁粗成卷

帙稱名則曰岱史義例則本前閵爲考者
三爲表者二爲紀者四爲志者五卷凡一
十有八字凡念萬有奇敢云副在名山妄
希不朽之盛事或者比諸覆甕可償散局
之微勞庶幽不負山靈而明不負付托曾
籍斯語告成嶽祠第編摩三四月之間廼
上下千百年之事寒暑固未嘗間隔風塵
猶未免驅馳坐走作輟靡常且於精神有
限雖効勤悃寧免踈虞其間魯魚亥豕之
贗訛自矢終其讎校猶族雕龍吐鳳之鴻
匠蚤當爲之折衷爲此具呈
本院裁照施行
萬曆十四年十一月　初一日

岱史凡例

一岱史云者岱宗之稱經見於虞典實肇自黄帝故從其古名曰岱茲所撰録稍襲史家義例故曰史葢前哲曾有以路史名其記籍者

一泰山舊圖甚略余躬自涉歴指點形勝命工圖之廣衍四倍於舊圖併舊圖並存焉葢舊圖括其槩今圖分布其形勝也其餘諸圖新創者居多

一爲考者三曰圖考曰星野考曰形勝考夫考者校也謂祭校於子史百家也諸皆舊志所略茲倣通考義例創著焉

一爲表者二曰山水表曰疆域表夫表者標也謂標而明之也山水之勝境延袤疆域之沿革屢變不爲之標揭其曷以顯示故倣史家年表義例創著焉

一爲紀者四曰狩典紀曰望典紀曰遺蹟紀曰靈宇紀夫紀者記也史家有帝紀葢所謂大書特書也茲所紀皆神聖之精靈帝王之制作而

國朝御制御祝尤炳炳焉故別於凡志云

一爲志者五曰宫室志曰物產志曰香稅志曰災祥志曰登覽志夫志者識也識臆其煩賾勿俾遺忘也茲所志皆人文物理之散殊雖取材於舊志而時移事改故正其訛補其未備者居多若香稅則舊志不及特草創於今茲

一每卷冠以小序葢撮其大旨發明著作之意也而見聞所及於當時利病偶有一得稍贅數語正不自知其足採不

一余本固陋寡聞且奔走泥塗中無暇日稍暇即從縉紳家假古今名編搜討焉顧名編不多得也山水形勝古祕遺蹟雖躬自歴涉然寧能遍觀至於

國朝諸名公及文人騷士題咏諸篇什或仍舊志或採碑匾或採諸家集然於見聞所不及者寧免遺失非敢有所刪削也廣收博採尚有竢焉

西浙海昌查志隆鳴治甫識於歴下吏隱齋

岱史總目

卷之十五　登覽志歷代詩章
卷之十六　登覽志國初至嘉靖甲寅以前詩章
無字號第六冊
卷之十七　登覽志國朝嘉靖甲寅以後詩章
疑字號第七冊
卷之十八　登覽志歷代賦　記　雜著

右岱史爲義凡十有四別而爲卷凡十有八中間豈省不齊緝而爲冊凡七取中庸質諸鬼神而無疑句以命冊焉夫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岱宗山靈蓋鬼神之大者是役也澡思攝管對越儼然登謁搜奇駿奔匪懈詎非鬼神與質乎顧凡陋曾襟安知天道又安能以無疑余於茲有深愧矣然孟子論盡心知性而歸之於知天則知天之學要在盡心中得之余誦法往古從事筆硯以供明神之役敢不盡厥心以昭質而求底於無疑之境哉茲所爲命名豈漫然無所取義云查志隆謹識

八一　八

岱史第一冊質字號目錄

卷之一圖考
星野圖　泰山舊圖
泰山新圖　東嶽廟圖
碧霞宮圖　五嶽真形圖
周明堂圖　孔廟圖

卷之二星野考
史記天文書　正義
前漢天文書　前漢地理志
魏太史　晉天文志
唐天文志　宋天文志
宋中興志　天原發微
通志　汪子卿論

卷之三形勝考附里至
舜典　禹貢
魯頌　周禮職方
爾雅　公羊傳
漢官儀　後漢書
道藏經　郭璞書
山海經　法苑珠林

八一　九

魯肇二堂記　蘇東坡序
魏莊渠書　岱宗記
通志　茅君傳
博聞錄　五嶽記
福地記　列仙傳
尸子　博物志
通經　堪輿家
勝覽　里至記

卷之四山水表
山　峰
石　洞
峪　嶺嶂
崖　巖
臺　門
寨　園
泉　池
河　溪澗
灣　井
勒石　橋
坊

卷之五疆域表

摠部　郡

州縣

岱史第一卷圖考

叙曰曷云乎圖考也考泰山之形勝而繪之爲圖也夫鴻濛始判爲物者萬而惟流峙最大爲峙者萬而惟嶽最大爲嶽者五均之巍巍峻極而惟岱最大近則横亘齊魯跨引江

八一

十

淮遠則雄峙九紘霖雨四海豈非華夷之巨觀古今之崇鎮乎顧欲以方寸赫蹏摠挈全勝抑何難也然自古考方辨域必取諸圖不然則周覽不能窮其勝載籍不能紀其詳即有高雅之士興起臥游之想曷從而觀焉是用攄古證今圖諸簡端圖泰山握坤軸也而先之以星野繫乾象也圖嶽廟以神所棲也圖碧霞宫以世所崇奉也圖周明堂以帝王致治之蹟也而附之以五嶽真形則以泰山五嶽之宗宜統會其勝也維嶽降神實生孔子萬世宗之如泰山喬嶽圖其廟而崇祀之以表聖蹟重山靈也夫天開圖畫地湧册青豈人力哉維兹繪事肖厥化工俾世之觀覽者一披卷而對越介丘恍乎明神陟降勿勿乎欲其享之則又非特豁目惠心供勝游之適云爾

八一

十一

岱史第二卷星野考

叙曰昌考乎星野也考泰山之分野而繫之於分星也謂其上應天象也夫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在天二十八舍在地十二州各有所主即一丘一阜懸象列宿矧夫崧高維嶽峻極於天而泰山尤群嶽之宗其昭回法象豈不鉅麗自保章氏失職久遠郡國廢置代遷千百年來譚星野者或以泰山主心房氐或主婁胃或主虛危其言纚纚洋洋靡所適從然載籍雖慱猶考信於往古○

○天文角亢之分野主兗而禹貢徐兗之域泰山固隸兗也主角何疑焉旨哉僧一行其言之也曰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終始則分野可知而通志云山東當山河之會得升降之中泰山介乎其閒此千載通論也茲備籍諸史以俟閎覽慱物之君子折衷焉

史記天文書曰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虛危青州　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

正義曰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箕尾燕之分野幽州　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斗女吳越之分野揚州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幷州

前漢天文書曰角亢氐沇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虛危青州　丙丁江淮海岱一曰甲齊　申齊酉魯

前漢地理志曰齊地虛危之分壄也東有甾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

魏太史令陳卓曰泰山角六度

晉天文志曰泰山入角十二度

唐天文志曰降婁玄枵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　女虛危在子齊分野女虛危玄枵也循岱嶽衆山之陰其地得陬訾之下流其象著爲天津絕雲漢之陽凡司人之星與群臣之錄皆主虛危　奎婁在戌魯分野奎婁降婁也循岱嶽衆山之陽在陬訾下流婁胃之墟

宋天文志曰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其神爲青帝司春司木司泰山

宋中興天文志王奕曰泰山入角十二度馬端臨象緯州郡躔次並同

天原發微曰天下山分爲四條上應二十八宿負海貨殖所阜之國　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爲三齊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此負海之國也

通志曰山東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則山東其當山河之會而得升降之中乎

汪子卿曰按山東通志引晉書言循岱嶽衆山之陰主虛危循岱嶽衆山之陽主婁胃引唐書言濟陰齊魯主心房氐盍我

朝清類分野據二書之說以定星野之次而通志因之夫以心房氐言岱循爲近之乃若虛危北宿也婁胃西宿也而可以東方言耶又按古天文圖書降婁魯分也玄野則吳越揚州之次也歲星十二歲周天非

有定位而唐志云云圖後云云要亦所謂
其神主岱而非蹠泛之謂邪夫王者齊政
本於璿璣不可不知而亦不易知也故今
志以王爽馬端臨爲正而餘則傳疑以俟
夫明於占步者

岱史第三卷形勝考

叙曰昌考乎形勝也考古今之誦說乎泰山者也夫自有天地以來形勝無如泰山故自有書契以來誦說形勝者亦無如泰山乃其始經見則虞典岱宗而言有夫虞典凡嶽皆以方位言惟泰山不言方位而言岱不言嶽而言宗固謂夫出震配乾萬物始代儲坤蟠亘五嶽推宗其形勝甲於普天之下無兩也嗣是而詩稱魯詹禮稱兗鎮爾雅稱東嶽則槩其一方所推重而極言耳他若子史百家佛經道籙奕奕相屬炫句玄詞所謂天孫神房洞天福地與夫金床玉几之說最不可窮詰然古人於搜神紀異稗官野史亦所不廢也世即有善言形勝者或未能越此故舉凡見聞所及併編錄之以備叅考適其寒暑之候過異於下方里至之遥艱難於躋陟俱世所欲聞者宜不厭於鎖贅云

舜典曰岱宗　按五經通義云岱宗言王者易姓受命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爲群嶽之長

禹貢曰海岱維青州　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　按書註云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又云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

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　按說苑云山者宣也言宣氣生萬物也泰言高大之至也爾雅云右陵泰丘或云泰者太也謂天地太和之氣發舒於東方也

周禮職方曰河東曰兗州其鎮曰岱山　按鎮言其重也

爾雅曰河東岱　又曰泰山爲東嶽　又曰中有岱嶽與其五谷魚鹽生焉　按詩註云嶽言山之尊也東方主天地生氣以方位别五嶽是爲天之東柱

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泰山耳

漢官儀曰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窻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爲仙人石閭東巖爲介丘東南巖名日觀

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又東南名秦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 如帶若在山阯山南有廟悉種栢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云漢武所種小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見在

後漢書曰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

道藏書曰泰山周迴一百六十里畸五十步方面各四十里

○郭璞書曰泰山在奉高縣西北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一百步

山海經曰泰山環水出焉東流注於海

法苑珠林曰泰山之東有醴泉焉其形 如井本體皆石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若或汙慢則泉縮焉蓋有神明以宰之也

曾鞏二堂記曰泰山之北水與齊之東南諸水西北滙於黑水之灣 又西北滙於楯崖

蘇東坡送楊傑詩序曰無爲子嘗奉使登泰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

魏莊渠書曰泰山之上有日觀峰者夜半可以眺而見浴日彌望如鋪金者海也綠色微茫中有若掣電者海島溪山相間也金色漸淡日輪浮動水中 如大玉盤適海濱望而見海日是矣登天台之巔曰華頂者乃知此特小海耳諸山環列外乃爲大海泰山有日觀者觀日於未出也有月觀者觀月於已沒也長安觀者西望秦關諸山也越觀也者南望會稽諸山也衡山有七

○十二峰亦有日觀月觀不及泰山者當邪○位也

岱宗記曰梁父長白二山爲泰山輔嶽

通志曰濟南諸山其非麓也兗州諸山其南麓也青齊海上諸山其左翼也河東諸山其右翼也斯其爲泰山矣乎迺若山南則有漢武遺栢天門則有五大夫松絕頂則有秦無字碑懸厓則有唐開元銘斯則泰山古蹟之最優者

茅君傳曰仙家凡三十六洞天泰山周迴三十餘里名三宮空洞之天

愽聞錄曰泰山名蓬玄太空洞天嶽帝所居其高四千丈環一千里

五嶽記曰東嶽泰山嶽神天齊王領仙官仙女九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兗州奉符縣

福地記曰泰山洞天周迴三千里鬼神之府

列仙傳曰岱宗石室中上下懸絕其中金床玉几

尸子曰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

○愽物志曰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

道經曰五嶽之神分掌世界人物各有攸屬岱泰山乃天帝之孫群靈之府主世界人民官職生死貴賤等事

堪輿家曰泰山之麓水交流孔林獨茂蓋指泮洙梳洸汶漸而言吾夫子之生也豈偶然哉是故其終也曳杖之歌泰山自任公姓振振世祿罔替則嶽靈之篤於孔氏者其有窮乎

勝覽曰嘗踏月衝雪登嶽至御帳雲烟糢糊至十八盤天宇開霽俯矚山腰猶有雲靄及下山大雪如故　冬春之交諸崖谷出烟霧寒苦仍尚可指數頃則彌漫蒙覆盡失山形少霽溪壑林木及樓閣簷牙凝結冰花珠璣粉綴如畫　嘗於春時晨觀山半雲布平密絢爛一色宛然倒看天宇　四月以後山多蒸濕不可居　五六月亦寒衣必綿卧必炕早暮如深秋遇夏時暴雨山半風激雲湧雷聲電光皆出其下○隱約見麓地白波沉漭如海頃忽雲升嶽巔則上下皆雨　人飲諸崖水多濕惟瑶池白鶴水簾玉花玉女數泉甘美元君祠東崖一竅泉滴如珠晝夜出一斛許其味尤佳

岱史第四巻山水表

敘曰曷表乎山水也表山水之附麗於岱嶽者也夫岱嶽山也而兼以水言者何山下出泉謂夫水之源也故言山必言水也令其山之得名曰峰曰巖曰洞曰嶺曰崖曰臺曰門曰峪曰寨曰圜而莫非山也水之得名曰泉曰池曰井曰溪曰河曰灣而莫非水也其他曰橋曰坊曰題勒凡以表勝於山水也揔之則皆岱嶽之勝也夫天下佳山水古今人類能言之仁智所樂豈虛語哉維茲山水非可○以例言也上應天齊宗長群嶽日月之所避○隱雲雨之所官府帝王之所肇祀億兆之所奔走品彙萬有之所蕃滋即一拳之石鍾靈秀而毓化機一掬之泉潤濟汶而衍洙泗其為功化豈不弘多弗啻雲巒風壑絕壁重標峻閣千尋峭門萬仞飛湍瀉溜漾碧流虹五色交輝四時俱備令人目不周玩情不給賞惟斯之為勝而已爾余嘗為之評曰岱嶽山水特以雄偉勝匪以奇巧勝故稱絕勝云

峰　石

鳳凰山在岳頂西南白雲洞之主

嶽巔石在玉帝觀前侍郎爲恭刻石曰泰山之巔

日觀峰在岳頂東五鼓可見海日出令有觀海亭日初出而可見是見海也

大懸石堆岳頂西

月觀峰在岳頂西對日觀而言義取月朏庚方耳此曰越觀

小懸石亦頂西與大懸石對對相去五尺許三石撐拄如梁

秦觀峰在岳頂西連懸崖萬仞人登戲之即搖動恐怖愚民云惟心誠則無動

○梁父山在州南一百里秦始皇禪於此

觀周當在岳頂西今都御史胡纘宗刻石于碧霞坊之左

云云山在梁父山之東古稱七十二君多禪於此

匣相傳匣有寶劍仙人取去

其石嘖屼矗矗玉御帳俯視之更奇

當在岳頂東

取石匣寶劍斷劈此石半仆於地今觀二石文理若中分然

丈人峰在岳頂西南特立如蒼顏丈人

仙影石在試劍石旁其影有巾有劍伸一足而坐石平如磨厓影處如剥如勒而實非人悉相傳取劍劈石者即此仙也

天柱峰在岳頂西南仰止亭之後

象山在鳳凰山之下

望海石在日觀峰東北五鼓

石閭山在州南漢武帝禪於此

介石山在州南五十里宋真禪於此

仙橋石在捨身崖西懸崖相

亭亭山在州南五十里黃帝禪於此

試心石在仙橋石西二石鉤

周觀峰舊志云夫所在意者○

劍匣石在大峪西有方石如

傲來山在岳西竹林寺南

吳觀峰亦失所在意者觀具

試劍石在大峪口相傳仙人

青山在岳東南麓漢明堂東東北

黃山在岳頂西四十里以上

名與青山皆岳之翼山也似文名

懸石峰 在岳頂西南

回鴈峰 在岳頂西

石後山 在岳頂西十里前多巨石故名

鷄龍峰 在傲來峰前以貫飛

東神霄山 在岳頂東十里

西神霄山 在岳頂西十里

龍文石 在岳陽其文如龍

獨秀峰 在岳陽屹然挺秀古

人題刻峰名於石

龍口石 兩石相附中噴清泉

獅子峰 在岳陽以形似名

玉女山 在岳頂東北十里許有玉女修真石坣在其下

羊闌皮石 相傳仙人妝地

虎阜石 亦在岳陽其狀似虎

狐山 在岳頂北十里峥嶸特起

牛心石 有以形似名

蓮花峰 在獨秀峯之東其奇

○ 八一 簇如蓮花

廿 方正石 其形方正故名 ○

石馬山 在岳頂西北十五里

鵰窩山 在岳頂西十五里崖多鵰巢故名

紅門石 石色紅望之如紅朱門

胭脂石 在岳之陰色如塗丹

懸刀峰 在岳西南西溪上

五女圜石 在岳西北相傳夜有呼號相力之聲詰朝見石纍成圜蓋五仙女為之

獨山 在岳北十里如駝負子狀

芙蓉峰 亦在西溪上

鶴山 在岳頂北十里林木葱蔚野鶴巢此故名

飛鴉峰 亦在西溪上

老鴉峰 在岳頂北木多鴉巢

亭禪山 一名高里又名蒿里聯屬社首在岳南三里

龍泉峰 在斗母觀東北峯右峭拔可愛

三尖山 在岳頂西十里

凌漢山 在普照寺後

君子峰 在岳頂

徂徠山 在岳南三十里

○ 岳之案山也上有紫源池有玲瓏山獨秀峰天平東西二寨其下曰白河灣曰竹溪唐李白孔巢父韓準裴政陶沔張叔明隱此號 八一 曰竹溪六逸唐石介因故址築室著書學著稱徂徠先生

石屋 一在玉女山一在山趾相傳玉女傳真處景最奇勝

懶張石屋 在岳頂北 ○ 廿一 巖相傳有懶張道人脩煉於此

石舟 一在白龍池一在岳東南麓傳家庄宛然如舟

八寶山 在岳頂東百里屬萊蕪一名黃山

○ 蠟燭山 在玉女山北其石獨立如燭

洞

白雲洞 在鳳凰山下由遂玄坊南行數武石磴陡

嶺嶂

青嵐嶺 在岳頂西南

峪

小龍峪 古名小龍口石峽爲聚水所歸飛泉若龍

絶而下洞中時出白雲令都御史李戴題曰雨天下蓋取公羊傳不崇朝而雨天下之意御史譚耀勒石見介創建枋亭軒最擅形勝

水簾洞 在高老橋上

迎陽洞 一曰雲陽洞可容二十餘人尚書朱衡勒字千石崖曰朝陽洞

回馬嶺 石磴漸峻乘馬至此不能上

黃峴嶺 土多黃色勢甚陰峻過此一徑平易名曰快活三

鴈飛嶺 即回鴈峯在岳頂西南鴻鴈南翔多止於此

西橫嶺 在岳頂西削壁橫亘數十丈許

噴然

大龍峪 古云大龍口

桃花峪 在岳頂西南二十里桃花洞南今多植桃花

仙趾峪 一名馬蹄峪在竹林寺山後里許有仙人草履跡長尺餘馬躧長五寸許

石經峪 在岳之陽坦石 ○

○ 黃華洞 在岳北玉女脩真處

呂公洞 一曰金母洞在岳之南麓玉女池側

遙觀洞 在岳南一穴高

鄉嶺 在岳頂西俗傳人死魂歸於此而思鄉

十峰嶺 在玉皇廟右

半畝許古刻金剛經楷書有近八分書者人尺許人傳王右軍書

石壁峪 在岳之陽竦削如壁

鬼仙洞 深遊著想此可覽群山仙萬里之陰窮然幽暗人不敢入

白鶴洞 在岳西四十里可容三十餘人 八一

分水嶺 在岳頂東漢明堂後楊老園西

升仙嶺 在岳頂東東漢明堂之東北隅

長城嶺 在岳之西

大峪 在傲來山竹林寺下即中溪之路內有白龍池百丈崖天紳泉諸奇景石上有宋元詩刻

廿二 鄷都峪 在岳之陽俗傳

黃伯陽洞　在岳頂西十五里戰國時黃伯陽脩隱於此

金絲洞　在岳北九十里可容百餘人丘長春煉丹處

桃花洞　在岳頂唐磨碑石壁下有泉

朗然子洞　在岳半御帳東里許可容三下

○觀音洞　在竹林寺山後

婁敬洞　在岳頂西百里漢婁敬隱地旁一洞出硝石

崖

孔子崖　在岳頂西南

舍身崖　其北聯屬日觀峯下餘三面崖壁陡削數百丈中有石凸起丈許愚民往往舍身投崖徼輪廻　八一

北古長城鉅防之化

思谷嶺　在谷山寺南

仙臺嶺　在岳北六十里

明月嶂　在岳北群峯秀列若屏障然

招軍嶺　在岳頂西南傲來山前

巖

兩峰巖　在岳頂西兩峰對峙下有一穴如空

仙閭巖　漢書武帝祀曰岳頂西巖爲仙閭

爲寘司令峪南有鄷都廟

鬼兒峪　在岳之陽俗傳人死鬼歸於此本張華傳物志之說

佛寺峪　在岳東北四十里即谷山寺有石佛

椒子峪　在岳之陽昔有異人種椒於此故名

溪里峪　在岳之陰巖穴深邃上有湧泉四時不竭○

臺

鳳凰臺　在岳之陽

登仙臺　在岳頂之陽相傳呂純陽魯登此

南拱臺　在岳之陰嶢巖拱峙上後平坦故以臺名

廿三

之福尚書何起鳴設坦墻示禁因勤石曰愛身臺

東百丈崖　合岳頂西南其瀑布下滙爲天紳泉

西百丈崖　與東崖相去三百步其高十倍東崖而東崖南向西崖則東向

仙影崖　在岳頂西南傲來垒其山皆蒼石惟仙影如白紙

○五花崖　在岳頂南城郭仰視岳頂不能見崖敍之也

鵓鴿崖　在岳北峭壁巢野鴿

馬棚崖　在岳陽以形似言也一曰三宇崖以其崖上有墨書三書風雨不磨世傳呂洞賓書

御帳崖　在御

蛟仙巖　在岳陽相傳翰林王從之跏趺化此元好問送張天倪詩云蛻仙巖上顚遅留是也

古靈巖　在回馬嶺

弄月巖　以下四巖今失所在

看月巖

彌高巖

鎖雲巖

北拱臺　亦在岳之陰

堯觀臺　在岳頂東北十里王女山頂有石平坦如臺相傳兗封禪登此

讀書臺　在普照寺西北後山過投書澗山麓有石方四五丈許宋孫泰山石徂徠胡安定讀書之所姑蘇李果八分書刻石

聽魯臺　在舍身崖上○

門

一天門　有坊在岳陽儒宗坊內里許

紅門　在岳陽扁曰飛雲閣又曰梯雲

二天門　有坊在岳陽一名小天門即御帳盖宋真宗曾駐蹕此也

誠意門　在御帳上半里許

○三天門　八一　石門一曰南天門即十八盤盡處

東天門　在岳頂東

西天門　在岳頂西

玄武門　在岳北阯

泉

碧天泉　在岳頂廣生殿東

碾駝泉　在过人峯下岳頂居人皆取給於此

園

楊老園　在岳之陽石厓陰阻世傳陽老避兵於此

藥園　在岳東南世傳有脩眞之士種藥於此

池

王母池　一名瑤池生岳之南麓池水之源乃岱岳山澗之水

寨

水仙寨　在岳頂西可容千人

仙人寨　在岳頂北赤容千人

九女寨　在岳頂西三尖山下一峯高處相傳九女避兵於此

淩漢寨　在岳陽可容數百人

廿四

天勝寨　在傲來山前可容萬人劉盆子赤負芋曾此聚兵上有招軍領張旗石碓砭之類○

河

渿河　源出岳頂西南諸谷滙爲西溪由白龍池出大峪口南流入泮河會汶水以達於漕水

天紳泉在傲來山百丈崖下巓崖十丈許懸流下瀉如垂紳 白鶴泉在岳南麓冽而甘美以城中井泉稱較之輕重亦異 護駕泉在黄峴嶺御帳之下 聖水泉在回馬嶺 水簾泉一在西百丈崖 八一 ○ 滌麓泉在岳南麓后土廟內游人多掬水滌目又名眼光 飛鸞泉在王母池右水 醴泉甚清冽流注池中一在天書觀即宋王欽若所奏於真宗者今雖不竭無異九水法苑所稱醴泉今失所在

爲其池馬昔黄帝建觀岱岳遣女七人雲冠羽衣脩焚香火以迎西王母故名 王女池在岳頂元君祠右甘冽四時不涸一名聖母小池豫章謝迂傑勒石 白龍池在傲來山址廣數尋深不可測池上有龍神祠歲旱禱輙應按察黄鷟刻石曰霖原 封家池在岳南麓封家墅中通白鶴泉之下流涓涓瀰馬

卍

梳洗河源出黄峴嶺諸分之水雁馬中溪過王母 名其水由州東南魯泮河大汶水 泮河源出岳西桃花峪諸水轉州治東南二十里入文 汶河其源有三一出岳之東麓萊蕪縣原山一出萊 廿五 蕪寨子村皆經徂徠山之 ○ 水南流三十里曰大汶口又西南経汶上縣北以達 漕河

溪澗 東溪其源出岳陽登仙臺下及青山諸水經漢明堂 西溪其源出岳頂以西諸水會百丈崖白龍池大峪 中溪其源岳黄峴嶺下會諸谷之 鷹愁澗在十盤下 投書澗在凌漢峯下以胡安定投家書於此故名 ○ 舊東魯刻李果八分書澗名三大字於

岱宗坊登岳自此自始都御史都 一天門坊羅鳳翔等同建參政龍光題通判王之綱建 八二

井 香井在岳南古岳廟極香冷異於九水朱日藩詩曰廟前香井識投錢謂此也盖 天井在岳之東井十里許廣數試滙諸峪 汶河又名天井灣

題 有立碑者有勒崖者

橋

正大光明 立石 戴壁 五嶽之宗 戴壁立石一碑俱在岱宗坊下

灣 龜兒灣在岳陽 黑水灣在岳之西 忽雷灣在西溪天將雨時每聞雷聲迅發於此 飲馬灣在西溪 天井灣一在岳北一在西南 乱在灣在王母池上奇石可愛呂純陽詩曰無賴 ○ 鮫乱知我字是也 鑼鼓灣在大峪西溪俗傳七月中元日有聲如鑼鼓

高老橋在紅門上五里許相傳有學黄老者姓高始開此道 佳水流橋在水簾洞之下 廿六

孔子登臨處坊豫章狀元羅洪光題尚書朱衡建 大皆坊御史高應芳建 高老橋坊知府李伯 水簾洞坊春等重脩前同知瞿濤建 廻馬嶺坊 黄峴嶺坊 二天門坊諸坊俱建 ○ 迎天坊老橋坊同崇府脩建 小龍峪坊老橋同脩高建 大龍公坊同脩高建 老橋 十八盤坊老橋同脩高建 白雲洞坊都御史李戴建

天下奇觀員外楊可大言石于一下門北 第一山御史李復 中流砥柱初立石于天階坊下進士陳甘雨勒字石崖 至此始奇檢討馬一龍勒字石崖 右 天大松范宗吳立 金銀橋 至此又奇馬下 龍勒字石崖 飛泉瀑布同知翟濤勒字石崖 至此愈奇馬一龍勒字石崖 八一 廿七

聖仙橋在馬棚厓下小龍峪 橋在 步天橋在二天門 漱王橋在石峪道中勒名于石 王母橋在王母池上橋之東則呂公洞橋之西則岳廟舊址此第一勝境也 渿河橋在渿河上州城西南河津 ○ ○



蓬玄坊 倘建同高老橋　風濤雲壑 字勒石崖

濟世坊

安民坊　雄峙兩間 立石三天門外

勅建碧霞坊 都御史李輔御史吳定韓應庚等倘建　俯窺六合 立石

同前

升中坊　山河一覽 勒字蓬玄坊下

海日奇觀 郎中吳同春書在日觀峯

東南絕壁

岱北輿區 前人書在黄華洞石壁

岱史第五卷疆域表

敘曰表疆域者何表岱宗所隸疆域也隸於州邑而郡而部也夫岱宗秀挺一合靈應八埏涵育萬形儲峙千古豈一疆一域所得而囿乎然自古錫土姓以立國制地域以撫封必恃名山大川爲之界焉是故禹貢九州之域海岱維青周禮山鎮之崇兗州曰岱此疆域所由始矣秦漢而降建牧分州割裂土境廢置凡幾漢之奉高唐之乾封宋之奉符皆以邑名於岱阯者也

皇明定鼎燕冀惟岱宗較諸嶽獨邇雄據東夏屏障皇畿若拱辰然而漕源國計亦維茲攸賴所謂奠安磐石之宗其在斯與岱阯不以邑而以州俾奉歲祀而州以泰安名有以也夫茲備錄古今沿革并其年數而爲之表如左方

朝代	摠部	郡	州縣
唐虞	青 禹貢曰海岱惟青州		
夏商			
周	兗 周禮兗州其鎮曰岱	魯 魯頌曰泰山巖巖	
戰國齊			博邑
秦		齊郡	博邑
西漢	兗州部	泰山郡 漢初屬濟北國武帝元符元年濟北王奉獻	奉高縣 武帝元封元年至奉高
東漢	兗州部	泰山郡	奉高縣 光武二十二年至奉高章帝元和二年幸奉高
晉	兗州部	泰山郡	奉高縣
南宋	兗州部	泰山郡	奉高縣
北魏	兗州部	泰山郡	奉高縣
隋	兗州部	魯郡 大業初改屬魯郡	岱山縣 開皇六年改奉高曰岱山
唐	河南道	兗州魯郡 武德貞觀制州東岳於兗州玄宗封泰山神爲天齊王	乾封縣 高宗改岱山縣爲乾封縣
		兗州襲慶府	奉符縣

宋　京東西路　泰安州初於東岳於兗州真宗大齊加號泰山仁聖王又上號仁聖帝　奉符縣真宗祥符元年改乾封縣爲奉符縣

金　山東西路　泰安州大定二十三年陞泰安軍爲州　奉符縣

元　山東東西路　泰安州加上泰山天齊大生仁聖帝　奉符縣

○皇明山東布政使司　濟南府洪武制和加泰山封號正名稱東嶽之神　泰安州省奉符縣並入州○

○

岱史第二冊諸字號目録　八二

卷之六狩典紀附封禪

唐虞

夏后氏

周

秦始皇封禪刻石文李斯篆

漢武帝封禪詔司馬遷封禪書略班固白虎通略

光武却封禪詔

封禪刻石文

章帝　安帝

魏明帝

隋文帝却封禪詔略

唐太宗却封禪議

高宗封禪玉牒文駱賓王爲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

玄宗封禪玉牒文

御製序銘

宋太宗不允封禪略

真宗封禪玉牒文孫奭諫疏

御製序銘

皇明永樂却封禪略王直題却封禪頌

○

○

附歷代儒臣封禪論

漢司馬虎

梁許懋

宋胡致堂　章俊卿

馬端臨　明丘濬

卷之七望典紀

唐虞

周附魯

秦

漢高祖　武帝　宣帝

光武　章帝

魏文帝

晋成帝

梁

後魏祭岱文

唐武德貞觀

開元加嶽王號并祭祝

天寶　貞元

宋真宗加泰山帝號碑銘晁迥撰

金　元

岱史第六卷祀典紀附封禪

敘曰曷紀乎祀典也紀帝王時巡之大典也而并及夫封禪者何紀其變也亦紀夫當時君之侈臣之諛以示儆也夫五載一狩昉於虞書十二年一巡見諸周制時維仲春則生長之月岳維泰岱則生長之方於時坐明堂朝群后考覈其政令凡以爲民也豈似後世人主琢石銘山以夸大其業泥金檢玉以徼福於神盤樂戲民千乘萬騎而猥云七十二君之故事秦漢以來即所稱英君亦不免焉○卓哉我
成祖文皇帝灼見而却絶之以垂憲
昭代豈非超越千古者哉余兹附録前代封禪文一二而終之以先賢記論俾觀者得以考鑒焉

唐虞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觀典舜

夏后氏因之

周十二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觀諸侯於明堂見周禮○明堂說見遺蹟紀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甫刻所立石見史記○王仲淹謂封禪非古啟於秦漢故志封禪以秦爲首

李斯篆刻石文今存二十九字詳見遺蹟紀

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海之内莫不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人庶蕃息天禄永得今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一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格内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漢武帝元封元年東巡海上夏四月登封泰
山降坐明堂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
焉惟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八禮遭
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於怪
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
升禮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
月爲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
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
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賜天
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又下詔曰古
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
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

二年秋作明堂於泰山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

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
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
帝於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石閭

征和四年春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

司馬遷封禪書畧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
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
山者也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
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
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
封泰山禪云云伏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
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黄帝
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
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
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
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
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
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
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
二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
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
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
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
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
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
召而自至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
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
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其後百有
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畧言易姓而王
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
之禮不章蓋難言之秦始皇即帝位三年
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
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於泰山下諸
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
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
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
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
泰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
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
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
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
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
譏之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
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
叛之皆僞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
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

令上自得寶鼎與公卿諸侯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絶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群儒盡罷諸儒不用三月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巓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乙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黄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阯南方方士多言此仙閭也故上親禪焉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宫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班固白虎通畧

王者易姓受命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阯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於梁甫何以三皇禪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告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於亭亭者量度審諟德著明也三王禪於梁甫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平乃封告於天必也於岱宗何明告易姓刻石紀號告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

光武皇帝建武二十年十月東巡狩至於岱宗　三十年群臣上書請封禪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録桓公欲封禪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虚美必髠兼令屯田從此群臣不敢復言　三十二年帝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詔

梁松按索圖讖文言九世封事梁等列奏
乃許焉求元封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
奏當用方石累壇玉牒玉檢金泥及石檢
度數帝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禪故
詔梁松因故封石空更加封而已松疏爭
不可正月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將
工先上山刻石辛卯封泰山甲午禪於梁
父四月己卯肆赦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
武中元元年

光武刻石文畧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
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徧於群神遂覲東
后從臣太尉憙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
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襃成侯
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
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
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
世巡省得中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
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與九世會昌巡岱皆
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
世之王封於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
省考五河圖合古篇雒書甄曜度孝經鉤
命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
庶後裔握璣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
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
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墮壞社稷喪
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首亂
兵革橫行延及荆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
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鷄鳴犬
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
○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
餘年罪人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
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
靡不貢職建明堂立群雍起靈臺設庠序
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
贄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三年
六十有一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
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
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
辛卯柴登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
以爲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僚從臣
郡守師尹咸蒙祉祐永永無極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東巡狩柴告岱宗幸
奉高杞五帝于汶上明堂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柴
告岱宗

魏明帝東巡狩凡三至岱宗所過存問高年
恤疾苦或賜穀帛

隋文帝開皇九年朝野皆請封禪詔畧曰以
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所
○聞今後言封禪宜即禁絕十四年百官抗○
表固請封禪帝令牛弘等創儀注既成帝
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
巡因祭泰山耳

唐太宗貞觀初群臣並請封禪唯魏徵以爲
不可　六年文武官以初平突厥盛德被
於海內又年穀屢登表封泰山太宗謂侍
臣曰朕每見衆議以封禪爲盛事頗奏勸
朕行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
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

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異桀紂昔秦始皇爲暴雪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且禮云掃地而祭以表至誠何必遠登高山封三尺土也太宗雖納徵言而藩臣猶抗表勸請十

八二　十二

五年東幸至洛陽而彗星見乃止

高宗麟德二年幸東嶽乾封元年正月封泰山禪于社首以皇后武氏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其帷帟錦繡群臣瞻望多竊笑之

玉牒祀文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生靈塗炭區祚淪亡高祖伏黃鉞而救黎元賜玄圭而拯沈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塵業壯斷鼇飲滄海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恭承積慶遂得崑山寢燎炎海澄波雖乃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岳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

駱賓王爲齊州父老請陪封禪文

圓天列象紫宮通北極之尊大帝凝圖玄猷暢東巡之禮是知道隆光澤既輯玉于雲臺業紹禋宗必塗金于日觀伏惟皇上乘乾握紀纂三統之重光御極登樞應千靈之累聖故得河浮五老啟赤文于帝期

八二　十三

海薦四神奉丹書于王會瑞開三脊祥洽五雲既而緝總章之舊文紹辟雍之故事非煙翼戴移玉輦于梁陰若月承輪祕金繩于岱嶠臣等質均芻狗陰謝桑榆幸屬元鏡多輝昭餘光于連石軒圖廣運追盛禮于撥金然而鄒魯舊邦臨淄遺俗俱沐二周之化咸稱一變之封境接青疇俯瞰獲麟之野山開翠屺斜連辨馬之峯豈可使稷下遺甿頊隅陪封之禮滄中故老獨奏告成之儀是用就日披丹仰璧輪而三舍望雲紆素叫天閽于九重倘允微誠許陪大禮則夢瓊餘息既仙閭以相驩就木殘魂遊岱宗而載躍

玄宗開元十二年群臣多言封禪中書令張說又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於泰山御製御書紀泰山銘

玉牒祝文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高宗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艱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玄宗紀泰山序銘　勒石嶽頂磨崖碑詳見遺蹟紀

朕宅帝位十有四載顧惟不德懵於至道任夫難任安夫難安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心之浩蕩若涉於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衡庶尹交修皇極四海會同五典敷暢歲云再熟人用大和百辟僉謀倡予封禪謂孝莫大於嚴父謂禮莫尊於告

八二　十四

天天符既至人望其積固請不已固辭不獲于與夫二三臣稽虞典繹漢制張皇六師震疊九寓旌旗有列士馬無譁肅肅邕邕翼翼溶溶以至于岱宗頂也爾雅云泰山爲東嶽周官曰兗州之鎮山實惟天帝

之孫群靈之府其方處萬物之始故稱岱
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稱宗焉曰昔者受
命易姓於是乎啟天地薦成功序圖錄紀
氏號朕承先王茲率厥典實欲報玄天之
眷命爲蒼生之祈福 豈敢高視萬古自比
九皇哉故設壇場於 山下受群方之助祭
躬封燎於山上與一 獻之通神斯亦因高
崇天就廣增地之義 也乃仲冬庚寅有事
東嶽類于昊天上帝 配我高祖在天之神
罔不畢降粤翌日禪 於社首侑我聖者祀○
○於皇祇在地之神罔不咸舉暨壬辰覲群
后上公進曰天子曆天符納介福群臣拜
手稽首稱千萬歲慶答歡同陳誠以德大
運叶度彝倫攸敘三事百揆時乃之功萬
物由庚兆人允殖列牧衆宰時乃之功一
八二　十五
二兄弟篤以孝友錫類萬國時惟休哉我
儒制禮我史作樂天地擾順時惟休哉蠻
夷戎狄重譯來貢累聖之化朕何慕焉五
靈百寶日來月集會昌之運朕何感焉凡
今而後儆乃在位一王度齊衆法推舊章

補缺政存簡易去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
則於戲天生蒸人惟后時乂能以美利利
天下事天明矣坤厚載物惟后時相能以
厚生生萬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
矣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其曰懿予幼
孫克享上帝時若馨香其在乃曰會我之
文武曾孫其誕錫新命纘我舊業永保王
祿子孫其承之予小子敢對揚上帝之休
命則亦與百執事尚綏兆人將多于前功
而毖彼後患一夫不獲萬方其罪予一心
○有終上天其知我朕惟寶行三德曰慈儉○
謙慈者履無彊之吉儉者崇將來之訓自
滿者人損自謙者天益苟如是則軌迹易
循基搆易守磨石壁刻金記後之人聽詞
而見心觀末而知本銘曰惟天生人立君
以理惟君受命奉為天子代去不留人來
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
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盡地
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邕高宗稽古德施
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

舜禹嚴嚴岱宗衍我玄神中宗紹運舊邦
維新睿宗繼明天下歸仁恭己南面絪縕
化醇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予小子重基
五聖匪功伐高匪德矜盛欽若祀典丕承
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泰山七十
八二　十六
二君或禪社首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名
可聞秖適文祖光昭舊勳方士虛誕儒書
齷齪佚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雨漢汙
編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非
從欲銘心絕巖播告群岳
○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八年泰山父老千餘○
人詣闕請東封上謙讓不允中外群臣獻
歌頌稱功德請封禪者不可勝計 雍熙
元年群臣三上表陳請詔以今年十一月
有事于泰山尋以乾元文明二殿災詔罷
封禪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兖州父老呂良等千
二百七十八人詣闕請封禪上曰此大事
不可輕議知州邵曄又率屬官及兖州進
士孔謂等伏闕陳請宰相王旦率文武百

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一萬四千七十人詣東上閤門請封泰山詔不允又四表懇請乃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泰山先是殿中侍御史趙湘請封禪上拱揖不荅王旦等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世承平豈能振舉祈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寇準上自是常怏怏他日問欽若曰今將柰何欽若度上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耻也上令思其次欽若因請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上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以上意諭旦旦黽勉而從十月辛卯發京師丁未次奉高庚戌步輦登山辛亥祀昊天上帝于圜臺中書侍郎讀玉牒文即日還奉高宮日輪五色雲見先朝以來四方所獻珍禽產獸悉縱於山下癸丑御朝覲壇大赦天下改乾封縣曰奉符改泰山頂曰太平頂

玉牒祝文

有宋嗣天子臣 諱 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運啓大同惟宋受命太祖開階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熈累盛粤惟中人丕承列聖一紀于茲四隩來暨玄貺殊尤六府章示時和年豐群生咸遂僉議大封聿申昭事躬陟喬岳對越上玄祈福逮下侑神奉先天祿無疆靈休允迪萬葉其昌永保純錫

真宗御製序銘

朕聞一區宇而恢德教安品物而致昇平此邦家之大業也考茂典而薦至誠登喬嶽而荅純錫此王者之昭事也結繩已往茫茫而莫知方冊所存章章而可辦罔不開先流福累洽儲休長發其祥永錫爾類故能禋祀上帝肆覲群后追八九之遐躅徇億兆之歡心是以武　勦獨夫集大統而成王以之東巡高帝平三猾啓天祿而武帝以之上封襃以五代陵夷四方分裂嗷嗷九域顧影而求存顒顒萬民籲天而仰訴不有神武多難何以戡不有文明至治何以復恭惟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積善自始受命無疆歷試于艱難終陟于元后威靈震疊玄澤汪翔無往不賓有來斯應濟民於塗炭登物於春臺俾乂萬邦成湯之甚盛咸宣九德文王之有聲啓運于前垂裕於後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洪基載紹景貺誕膺如日之升燭于率土如天之廣覆于群生人文化成神道設教尊賢尚德下武後刑金石之音明靈是格玉帛之禮蠻貊來同書軌畢臻典儀無闕上玄降鑒虞舜之溫恭庶民不知唐堯之於變重熈之盛冠絕于古先增高之文已頌乎成命遂巡其事讓莫大焉肆予冲人獲守丕構其德不類其志不明弗克嗣興罔識攸濟屬以陽春届節靈文錫慶由是濟河耆老鄒魯諸生啓予以神休邀予以封祀不遠千里來至闕庭朕惕然而莫當彼確乎而莫止俄而王公藩牧卿士列校獻封者五上伏閤者萬餘以爲景命維新珍符紛委不可辭者天意不可拒者群心天意茍違何以謂之順道群心茍鬱何以謂之從人是宜登介丘成大禮敦諭雖至

勤請彌固切念乾坤垂祐宗祏儲祉導場
嘉氣僅洽小康俾夫疆埸以寧干戈以息
風雨以順稼穡以登無震無驚既庶既富
皆天之賜也豈朕之功歟雖則告成功紀
徽號非涼德之克堪也然而庨圖録荅殊

禎非眇躬之敢讓也天孫日觀梁甫仙閭
五嶽之宗萬物之始升中燔燎舊章斯在
繼繩先志懿範遵已定之規祗事園壇嚴
配肅因心之孝於是詔輔臣以經置命群
儒而講習給祠祀者罔有不至供朕身者

無必求豐故玉幣犧牲朕之所勤也羽儀
服御朕之所簡也精意篤志夙興夕惕誠
明洞達顯應還彰自天垂恩正真親臨於
雲馭奉符行事子育敢怠於政經㪅以暮
秋之初恭享清廟告以陟配孟冬之吉處

登岱宗仲乎對越奉寶籙於座左升祖宗
以並侑禮之正也孝之始也乃禪社首厥
制咸若于時天神畢降地祇畢登肹蠁可
期奠獻如覿其薦也雖懃乎明德其感也
實在乎至誠亦復酌酆宫之前閭遵甘泉

之受計百辟委珮五等奉璋肆青施仁舉
善勸治稽考制度採摭風謡文物聲明所
以揚二聖之洪烈歡娛慶賜所以慰百姓
之來思盖又兩儀之純嘏七廟之餘慶邦
家之盛美蒸黎之介福豈予寡昧所可致

八二 二十

焉唯當寤寐寅威夙夜惕厲不自滿假不
自逸豫寵綏庶國茂育群倫以荅穹昊之
眷命焉勒銘山阿用垂永世銘曰節彼岱
嶽歸然東方庶物伊始玄感其章自昔受
命及始穹蒼燔柴於此七十六王顧惟寡

薄恭嗣洪猷乾乾慄慄雖休勿休元符昭
錫餘慶遐流群情所迫盛則妥修前王丕
顯是月告成伊予冲眇無德而名永懷眷
佑祇荅景靈聿崇嚴祀用達精誠殊祥疊
委寓縣奔馳禮無違者神實格思藏封石

累刻字山嵋蒸民求泰緐祉常垂

孫奭諫疏

陛下才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卜征五
年重謹之意令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
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祀神其

享之乎又曰今之奸臣以先帝嘗封禪故
賛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
取繼遷則未嘗獻公謀畫一策乃畢辭厚
幣求和於契丹殄國辱爵姑息於保吉謂
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巳任是

八二 廿一

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奸臣侥倖之資
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

徽宗政和四年兖鄆濮開德興仁穎昌府
鄭州廣濟永興軍等上言父老欲詣闕請
皇帝登封詔却之時蔡京當國將講封禪

以文太平預具金繩玉檢及凡儀物甚備
造舟四千艘雖雨具亦以十萬計他皆稱
是然不果行

皇明永樂間太常官獻頌請封泰山
成祖文皇帝却絶之　王直題郤封禪頌槀

右郤封禪頌槀前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
文穆公胡廣諡作也昔

太宗文皇帝在位時太常臣有言曰古者聖
人治天下功德盛隆則必興封禪之禮以
告于神明垂美於萬世今陛下繼統天清

地寧民物咸遂　聖德神功古無與讓而
乃封禪那講何以繼前代帝王之盛請命
禮部行之上曰封禪非古也帝王之有開
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不許公聞之曰此
盛德事也而大臣有與之比者陰助之公
處爲所惑乃本封禪非古之說與後世賢
君良臣所以闕而不行之美作此詩以獻
皇上聖性高明真知灼見足以破千古之謬
爲百王之明監覽之喜曰是朕心也於是
言者沮而封禪卒不行君子之尊君務引
其君以當道若公是也彼秦皇漢武肆其
侈心以瀆擾上下天地厭之顧乃以是爲
說此爲邪者所以遠佞人而公之所深慮
也

歷代儒臣封禪論　八二　廿二

漢司馬虎曰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
七十二代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
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有修封以祭
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因好仙
信方士之言及造石檢即封之事也天道
質誠約而不費故牲用犢器用陶匏殆將
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夏少
康周宣王由廢復興不聞改封光武欲因
孝武故封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天
意既封之後未有能福而松卒被誅死雖
罪由身作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
能大著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人不聞其
在封矣崔靈恩曰自周以前封者皆封土
爲壇至秦皇漢武始用石檢袁宏曰夫揖
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受命必有
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
事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夫東方者
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
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
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
八二　廿三
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
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
代一有其道至高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
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
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
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
真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
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
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
天地之性也

梁許懋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玄引
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
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
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
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
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
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
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

宋胡致堂曰緯書本原於五經而失之者
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

無災吉曜臨軒錫五福以曰福曰壽稽
首皈依至真妙道　德光常曜天尊
浛衆等志心皈命靈濟宫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普濟清微
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

恩真君
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
弘靜沖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
恩真君
宮中神仙諸靈官謹燃璣衡七政神燈
上布日曜太陽之象
恭聞道在太極之始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日者衆陽所宗無顧不成無幽不察
莫測其妙所存者神赫赫厥靈人可畏
之如趙盾明明在上民皆仰之若周公
八二　廿四
輝光其德盛矣乎潔白其節皎如也烏
輪肅備朝覲彝儀之宮羲駕莊嚴燕享
洞陽之殿放在毫光萬丈普照世界三
千入吾門也無蔀屋之疑遵吾道也滅
索塗之病伏念一切衆生塵埃汨沒徒
窮逐影之勞電露虛華惟有過隙之歎
自今反照與道常明伏願中為市者獲
行商坐賈之財出而作之安耕田鑿井
之業藝之巧者以圭測影工之勤者繼
晷焚膏為儒者賦誇五色文章入仕者

武遠矣使其舉措每如此則金甌之業何
缺壞之有
董俊卿曰以封禪為非古者王仲淹也以
封禪為不經者李泰伯也以封禪為不足
信者蘇子由也夫六經無封禪之文帝王
八二　廿五
無封禪之事著是文者管仲𨁂其源史遷
浚其流季仲推其波張說助其瀾侈是事
者祖龍噓其煙孝元封其燼隋帝熾其膏
玄宗烈其焰是封禪之典惟以肆情示誇
也證之以六經之明文質之以帝王之實
迹則後世之惑滋甚且云云一山也或以
為在東山或以為在蒙陰亭亭一名也或
以為在牟陰或以為在鉅平社首一地也
或以為在鉅平或以為在博縣則服虔晉
灼應劭之論不同既曰伏羲神農禪云云
又曰三皇禪繹繹既曰帝嚳堯舜禪云云
又曰五帝禪亭亭既曰禹禪會稽湯禪云
云又曰三王禪梁有則管仲孔穎達之說
為不一紛紛異議迄無訂證唐虞三代果
有是乎七十二君果足信乎設有是事六

經遺文豈應不載吁安得仲淹泰伯子由
與之議封禪之非哉
馬端臨曰按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
漢之侈心乎而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為
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
桓公之語以為古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
氏至三代俱有之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
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言
為正
野翁詩話唐竇庠冬夜寓懷寄王翰林詩
云滿地霜蕪葉下枝幾回吟斷四愁詩漢
家若欲論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按史記
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使所忠
往相如已死妻曰長卿未死時為書一卷
曰有使來求奏之言封禪事所忠以奏天
八二　廿六
子異之夫封禪秦漢侈心既非古禮而相
如至死不忘獻諛夫豈忠臣而庠以自比
或以比人此唐儒之陋也韓退之亦上表
勸封禪又數自謂希相如退之儒宗猶爾
如庠何議焉

明丘濬曰封禪之説説書禮典畧不經見
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
文武成康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所
謂七十二君者果何代何人哉先儒有言
養生至於長生不死爲國至於祈天永命
皆有是理然人未有能爲之者縱爲之然
亦不出乎身心日用之間非必由乎服食
藥物徼求鬼神而後致之也是故明君求
年莫若寡欲延國祚莫若愛民寡欲而至
於全其天愛民而至於過其曆誠有是理
亦誠有是事嗚呼世主所以甘心於不貲
之費而行封禪之禮者以有秘祝之求也
誠知此理反之於心知其必無驗之於古
知其無効則自不爲矣

八二　廿七

岱史第七卷望典紀

敘曰昌云乎望也帝王祀事之稱也紀之者
何秩祀以崇禮也夫國之大事惟祀祀之大
事惟天地與五嶽而岱惟嶽首帝王狩望必
先焉於禮豈弗崇重哉然虞書望祀而曰秩
周禮四望而曰秩視三公蓋別於天地也無
用越禮以爲媚也降及後世餙縟矯誣唐則
稱王宋則稱帝獻符奏策瑶牘雲臺輙曩孽
饗神而徼之福顧不思夫神聰明正直而一
者也以此媚之克享否乎我

高皇帝稽古制祀典先正其名號曰東嶽泰
山之神而郊壇而遣告而禱賽一切秩之以
禮與帝典王章同符列聖承之昭然成憲可
爲萬世法若夫公卿百執事有事於祀者凡
以爲國爲民也例得附録焉

唐虞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
川見舜典

周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山宗伯四望五嶽
五嶽視三公見周禮

周公封于曲阜伯禽爲魯侯遂得主泰山
之祀見魯世紀

魯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
免牲猶三望見春秋○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祭泰山河海也

魯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
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上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
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
乎

秦始皇即帝位三年東遊海上祠名山大川
及八神八神之次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
八神之祀莫知所起蓋周之先已有之始
皇因之及舉封禪亦祠泰山

漢高祖至武帝時泰山屬濟北王境內自奉
祠元狩元年王以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
山然後天子官領祠元封五年帝至奉高
修封祠泰山其後五年一修封凡五祠焉
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制五嶽常祀禮皆
使者持節唯泰山與河嵗五祠餘皆三祠
光武中元元年定北郊祀五嶽建武三十
年三月帝却封禪之議幸魯退祭泰山

八二　廿八

三十二年二月帝舉封禪祭天於泰山下
南方又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
山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幸祀泰山　風俗通
曰岱宗廟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
日鮮凍皆太守侍祠
魏文帝黃初三年祀五嶽
晉成帝咸和八年立北郊五嶽從祀
梁令郡國有五嶽者置宰祀三人以孟春仲
冬祠之
後魏景穆帝立五嶽廟於桑乾之陰每歲遣
祠官詣諸嶽鎮禱焉
孝文帝祭岱嶽文曰造化氤氳是生二儀
玄黃既闢山川以離四流含靈五嶽苞祇
并奠方象出納望義岱宗穹崇衆甫盤崛
青丘碕嶬春趾鬱律肇生庶類啟光品物
上敷神工下融靈秩載協化文四氣以溢
百王鐫成莫不茲室
唐武德貞觀制以五郊迎氣之日祭五嶽又
祭東嶽於兗州

八二　廿九

玄宗開元初五郊迎氣之祭如舊制祝文見後
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爲天齊王禮秩加
三公一等　是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
今五嶽神祠是山林之神也五嶽皆有洞
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
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
名數請別立齋祠玄宗奇其說勅五嶽各
置真君祠故今道書稱東嶽太靈蒼元司
命真君云
開元初定常祭儀祝曰嗣天子某謹遣某
官某敢昭告于　東嶽岱宗惟神贊養萬
品作鎮一方式因春始謹以玉幣犧齋粢
盛庶品朝薦于東岳岱宗尚饗
天寶元年七年八年皆以歲豐遣官祭五
嶽
德宗貞元二年詔太常卿裴郁等十人各
就方鎮祭嶽瀆
宋初祭東嶽泰山於兗州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禪禮畢詔加號泰
山天齊王爲天齊仁聖王　五年加上曰

八二　三十

天齊仁聖帝命學士晁迥撰天齊仁聖帝
碑銘今存嶽廟
晁迥碑銘
臣聞結莖爲山壓無疆之厚載升名曰嶽
表眞服之崇丘至若根一氣以混成姥四
時而首出作鎮東夏是惟岱宗辨乎五方
設位冠配天之大畫爲八卦建標當出震
之區邃深連空洞之宮翕習號神靈之府
夫其魁甲良象握制坤軸嵔嶙碕礒穹崇
岩嶤天門路界於鬱蒼日觀勢臨於杲曜
列仙遯迹存棲真之石閭求命儲休閟與
齡之金篋滋殖百卉函育庶類畜泄雷雨
吐納風雲封之所以合元符登之所以小
天下近綴梁社遠矚秦吴控壓海沂襟帶
洙泗鄒人所仰魯邦是詹肇生物之化權
蓋顧貞之壽域也古先哲后誕膺駿命披
皇圖稽帝文告成功申大報昭姓考瑞刻
石紀號自無懷氏迄唐明皇登封展采布
在方冊者罔不于茲矣開元十三年始封
神曰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綿歷五代

八二　卅一

寂寥無聞爰暨皇朝勃興嘉運叶百姓與能之望應真人革命之秋太祖皇帝總擥英雄鞭撻宇宙勤勞四征削平多壘方混一於寰中太宗皇帝纂隆洪緒懋建皇極斟酌道德統和天人乃綏懷於海外然而艱難創業緼畜貽謀勤崇奮發將底績而未暇開先遺大知弈世而有歸粵惟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欽明上聖仁孝皇帝陛下承昌定之基格盂安之世顯仁以育物廣孝以奉先宣洽重熙財成庶政弭息戎旅撫柔要荒乘國步之密清宅天衷於醲粹因之以豐懋加之以阜康虔夔宗廟之重游心帝王之術長轡遠御大道坦夷天衢於是乎喜聲德教於是乎漸被戴日戴斗聿遵朝聘之期太平太蒙盡入車書旻之域垂衣在上擊壤在下得以疇咨俊茂博訪幽隱講求典禮包舉藝文接千歲之統可炳儀於封祀當萬物之盛宜昭告於神明然猶務謙尊而益光體健行而不息沖晦藏用淵默思道俄而天休震動上帝顧懷真籙洊臻靈心有懌總集峻命覺悟烝黎踰金簡玉字之文等河圖洛書之寶承是秘檢發爲蕃釐霈澤開榮普天受賜新建元之號易通邑之名茂昭降祥聳動群聽是時東土耆老湊闕廷以上書南司宰輔率官師以抗表願循考古之道煥發升中之儀弗獲固辭乃徇勤請且以增覆載之高厚揚祖宗之純懿也儲峙供億悉出於縣官經啓營繕不煩於民力大中祥符元年冬十月且儀制嚴仗衛陳屬御儕介丘齋心服形奉符行事群司奔走百禮修明集巉巖之巔浚顯英之氣壇壝清肅牲器純備玉幣式敘樽彝在列奠獻克謹曒繹用張晏娭交三神之歡陟配崇二聖之位舉權火升高烟示琛牘以環觀建雲臺而特起社首之禮抑又次焉咸秩無文奉行故事朝會赦宥湛濡盪滌采輿誦求民瘼旌前列衍徽章崟用王制著明皇績大猷克集神實幽贊故自始及末見象日昭史氏之筆殆不停綴則有非烟紛郁太陽晏溫仙芝無根菌蠢以含秀醴泉無源紫涌而善利靈輝休氣嘉穀奇木鱗介之宗長翔游之品類表異騈出曠代絶倫豈非受職修貢發祥介福之徵乎人謂是山崇寇群嶽功侔造化斯不誣矣國家稽虞書四巡之首原漢氏五祠之重述宣邦典申嚴祭法奉正直聰明之德罄精虔嘉栗之誠爲民祈福與國均慶封巒之後復增謚號曰仁聖天齊王蓋以形容靈造舉褒崇之禮也名稱之義大矣哉化工生物之謂仁至神妙用之謂聖登隆顯赫亦云至矣復思嚴飭廟貌彰灼威靈責大匠之職議惟新之制於是命使屬役協辰僝功庀卒徒給材用興雲鍤運風斤程土物以致期分國工而騁藝規畫盡妙樂勸忘勞踰年而成不愆于素棟宇加宏麗之狀像設貫端莊之容凡所對越肅恭逾至四年春舉汾陰后土之祀成天地合答之禮憲章明備上下交感純嘏既錫大賚施及圓首方足式歌且舞猗歟閒歲順動焜煌

景鑠而皆擬聖明之述作從英茂以飛騰灼叙慶靈奉揚殊既紀諸盛節悉以命篇布日星之華配雲雨之潤並刋鳳藻散時龜趺播洋溢之頌聲垂極錯之能事而志求象罔順拜崆峒闢衆妙之門廣列真之宇非止卜永年於郟鄏是將納雅俗於華胥者也又以太一五佐本乎天大寧五鎮本乎地其位參兩鴻名可齊特尊列嶽咸加帝號由是奉升泰山之神曰天齊仁聖帝乃命案馳道之東偏直宸居之巽位辟地經始別建五嶽帝宮以申崇尚之禮焉御製奉神述詔中書召侍從之臣諭以制作之本意觀夫聖文之梗槩以爲岱鎮之大輔于參祗動植之所蕃息原源之所滋液至靈允宅陰騭攸司鍾戩穀而有徵繫黎元之是賴舊中具載前王式瞻著冊封之典嚴祀祠之禮增奉邑之數申樵蘇之禁皆以仰不測之明威顯無方之妙迹也方今兵革偃戢華夷會同歲獲順成物無疵癘率由丕應冥助永圖固當稽彼前聞

進其尊稱謂乎唐虞曰帝商周曰王夫商周之王爵人臣而有素唐虞之帝奉神道而何疑況其容衛等威冠裳制度極徽數以宿備宜明艷以相符因而成之禮無違者顧延景祐普及含生至乎式聲動處辟無私廣大坦然明白之理沛然利澤之德曲成司牧俾臻富壽有以見聖人之情矣遂誌勒石徧立於五嶽廟庭從近臣之議也是歲冬並命使介分詣諸嶽定吉日飭有司皇帝被法服御朝元殿禮行樂作而臨遣之持節受冊袞冕相繼次叙而出觀者如堵且嘆文物聲名之盛未嘗有也使者奉詔訖事率叶素期於穆宏觀曼絕千古矣越明年詔五臣撰辭各建碑於嶽廟而臣浸漬皇澤涵泳清徽偶集凫鴈之行遂塵龍鳳之署預承綸旨強叩燕音曷勝眷獎上以慶幸宣明盛禮叨奉冊於泰城潤色貞珉玷瀰文於魯嶽荷輝榮之稠疊愧才學之空虛爍吻濡毫謹爲銘曰節彼泰山蟠亘大東一氣凝神五嶽推雄勢并

凫繹秀出龜蒙崛起海表自爲天中高摩霄極俯瞰暘谷神策斯秘昌圖可卜物性鍾仁民居獲福魯邦是常盛德在木百靈淵府三宮洞天稷丘真隱芝童列仙白鹿方駕飛龍命篇宅其勝境幾乎大年嶽長曰宗歲交曰岱仰止巉岩奧茲持載壽域既優神聰有賚禱祀誕隆寅威如在千載興運八紘開基武功盪定文教緝熙封禪縟典祖宗制宜逮夫聖嗣方畢宏規惟帝奉符惟神佑德茂績其凝皇猷允塞嘉應沓臻鴻禎靡測芘芘豐衍元元滋息於赫靈廟控帶名區有詔攺作俾受全模協心董役豐資庀徒伎婢勿倍雷動星敷大廈咸新群黎攺觀穹寥靚深峥嶸輪奐肅穆威容潔清几案欽脩允宜肸蠁攸贊功懋天作澤從雲游式諧民望昭報神休殊號斯薦前古匪儔庶安億兆豈止懷柔天帝之孫復升以帝出乎震宮臨乎日際事固莫京理亦潛契樹此翠碑騰芳百世

金每歲御署祝板命守臣侍祠

元至元二十八年加上泰山天齊大生仁聖
帝歲一遣官祭嶽祠
皇明洪武三年六月二十日
皇帝制曰磅礴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穹靈
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觀
蒼海察地利以安民主祝曰泰山於敬則
致於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
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内鼎沸生民塗
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佑
削平暴亂正位稱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
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
脩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
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同始靈鎮一
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
能測其職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
敢預焉懼不敢加號特以東嶽之神名其
山依時祭神惟神鑒之（歲春秋二仲月泰安州記禮先丁祭一日）
御製岱山高文曰岱山高兮不知其幾千萬
仞根盤齊魯兮亦不知其幾千百里影照
東海兮巍然而柱天蓋於民庶兮興雲吐
霧神龍出乎其間降祥則甘露垂於松栢
隹歲則滂沱遍於厚坤冬則寒風時出巖
壑雜然而有聲百川林藪森然而如雷坤
之所載世之山首岱山北至如暘谷之東
方民登峯頂時聞天聲萬籟岱山之高也
哉柱天之勢其可云乎俄而風生萬壑雲
起諸巒隱隱雷動百川倏忽電掣萬里長
虹此岱山之神至也至則威靈百備神之
造化如此少時風靜雲收電斂雷息又百
川之清泰其岱山尤其高哉其蒼松也始
天地而生倚丹崖而長松之所以長尋不
比丹崖所以高萬仞何量蓋由太古之歲
月以至于今蒼松掃丹崖而莓苔不秀丹
崖映蒼松而五色交輝猿啼雲樹之杪鶴
並日觀之東鵰鶚盤旋乎深谷雖扶搖不
可得而昇峯於戲登泰山而小天下越大
海而眇江湖信哉
洪武十年歲次丁巳八月丁未朔
皇帝謹遣曹國公李文忠道士吳永輿鄧子
方致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朕荷上天后
土之眷命蒙神之效靈以致平群雄息禍
亂君主黔黎於華夏統控蠻夷於今十年
中國康寧然於神之祀若以上古之君言
之則君爲民而禱歲有春祈秋報之禮於
斯之際有望於神而祭者有巡狩於所在
而燎瘞者今予自建國以來十年于茲國
爲新造民爲初安是不得親臨所在而祀
神也特遣開國忠臣李文忠道士吳永輿
鄧子方以代予行奉犧牲祝帛於祠下以
報效靈自今以後歲以仲秋詣祠致祭惟
神鑒之尚饗
洪武十一年遣道士吳永輿官行南告曰
惟神靈峙方嶽鍾秀后祇主司生民厥功
允大時維仲秋禮當報祀特命使者奉犧
牲祝帛詣致祭伏惟鑒之尚饗
洪武二十八年遣神樂觀道士樂本然國
子監生王濟祭曰昔者元運將終英雄並
起民患兵殃時予亦與群雄並驅輯兵保
民上帝默相山川受命效靈所在必克轉

戰五年餘方乃兵偃民息衆樂生生之計天下太平二十八年矣今洪武乙亥四月間廣西布政司報蠻夷酋長龍州趙宗壽奉議州黄世鐵不循治化負國殃民兵興之事本重既行不敢不告所以告者兵行十萬各離父母妻子途間饑飽勞逸山嵐瘴氣患者有之此兵行之難兵入其境良民受害且大軍所過荊棘不生民驚且疑未有不傷者也此其所以告也但欲瘴癘之方化煙嵐爲清涼之氣俾殄渠魁良民

○安業軍士速回各得完聚以養父母是其禱也然予未敢輕告上帝惟神鑒之爲予轉達謹告

洪武三十年遣神樂觀道士朱鐸如監生高翥祭曰昔元末兵爭傷生者衆予荷皇天眷命嶽鎮海瀆山川效靈諸將用命偃兵息民今三十年矣兵燹之餘民方安定邇來西南戍守諸將不能昭布仁威但知肥己雹人致令諸夷苗民困窘而奮怒攻屯戍致傷戍守善民者予非敢用兵由是

八二　卌九

不得已指揮諸將帥兵進討然山川險遠彼方草木茂盛煙嵐雲霧蓊鬱之氣吞吐呼吸則人多疾疫此行人衆各辭祖父母父母妻子涉險遠以靖邊夷以安中夏萬冀神靈轉達上帝賜清涼之氣以消煙嵐早定諸夷速歸營壘得奉祖父母父母眷屬團圓是其禱也今年九月二十六日兵行特遣人專香帛牲醴先詣神所謹告尚饗

○永樂五年遣道士復以生監生張禮祭曰比者安南逆賊黎季犛父子孫黎蒼逞兇肆暴屢壞邊疆侵奪由心明府祿州等處地方予加寬貸不肯興師問罪但遣使諭使還地黎賊巧詞支吾所還地多非其舊還地之後復攄西平州又侵寧遠州逼脅命吏占管人民刼掠資財殺虜男女邊境之民受其殘酷安南之人并被其害誅求百端老幼不寧占城之地累年遭其刼掠予數遣人告諭冀其改過而賊稔惡日甚罔有悛心予爲天下主視民塗炭安忍不救乃

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志在弔民豈敢用兵實出於不得已賴皇天后土眷二嶽鎮海瀆效靈將士奮志賈勇悉掃蕩其孽克撫安其良善尚念將士暴露于外離其父母妻子山川險阻道里迢遞今天氣炎熱恐嵐瘴鬱蒸起居失調易於感疾予夙夜念此寢食不寧萬冀神靈鑒予誠悃聞於上帝賜以鴻庥潛消瘴癘俾降清涼使將士安寧百疾不作特遣人致香帛牲醴先詣神所祭告尚饗

八二

○宣德十年歲次乙卯五月壬申朔十五日丙戌

四十

皇帝謹遣泰安州知州胡宗敏祭告于東嶽泰山之神曰予嗣　祖宗大位統理下民夙夜惓惓養民爲務上祈神靈陰隆助相俾雨暘時順災沴不生百穀用成民用康濟國家清泰永賴神庥謹以香帛達予至誠惟神鑒格尚饗

正統元年歲次丙辰五月丁卯朔十五日辛巳

皇帝謹遣吏科給事中車逵致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越此東土泰嶽惟宗民物蕃安厥功允茂予嗣承大統謹用祭告惟神歆格永祐家邦尚饗

正統三年遣泰安州知州胡宗敏告曰朕祗御下民永懷保恤百穀長育茲惟厥時顒冀明靈特隆敷祐無災無沴時雨時暘作歲豐穰以穀黎庶尚饗

正統九年遣翰林院侍讀習嘉言告曰予奉天育民愧涼于德致茲久旱災及群生夙夜省躬中心惓切神司方嶽憂憫諒同雨暘以時寔任其責特茲致禱尚冀感通弘布甘霖用臻豐稔匪予之惠時乃神庥尚饗

景泰三年遣太子太保兼都察院都御史王文奉香帛太牢祭曰茲者河流泛溢自濟寧州以南至于淮北民居農畝皆被墊溺所在救死不贍朕實傷切于懷夫朕敷政以惠民神出泉以澤物皆上帝所命今泉流溢於淮泗災害及於公私伊誰之責

八二　四十一

固朕不德所致神亦豈能獨辭必使泉出得宜民以為利而不以為患然後各得其職仰無所負而俯無所愧專虔感通以慰懸切謹告

景泰六年遣刑部尚書薛希璉奉香帛牲醴告曰恭承天命重付眇躬民社所依災祥攸繫志恒內省欿每外乖或寒燠愆期或雨暘踰度田疇失利穀麥不登憂切民心妨及國計究推所自良由在茲然因咎致災固朕躬罔避而轉殃為福實神職當專天有咎無功過將惟一轉殃為福功孰與均特致懇祈幸副懸望謹告

成化六年遣掌太常寺事禮部尚書李希安告曰爾者山東地方爰自去秋訖于今夏天時久旱泉流乾涸夏麥無成秋田未種運河淺澁船運艱難中心皇皇深切朕念惟神奠鎮一方人所恃賴覩茲旱暵寧不惻然茲特遣官齎香帛以告于神冀體上帝好生之德默運化機弘施雨澤使田野霑足河道通行用紓朕慮大慰民望庶

八二　四十二

幾神之休聞永永無窮神其鑒之尚饗

成化十三年遣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陳儼告曰國家敬奉神明肅嚴祠祀所期默運化機庇佑民庶乃近歲以來或天時不順地道欠寧或雷雹失常雨暘愆候或妖孽間作疫癘災行遠近人民頻遭饑饉流離困苦痛何可言惻然於衷罔知攸措惟神奠鎮一方民所恃賴覩此災沴能不究心是用特具香帛遣官祭未尚冀體上帝好生之德鑒予憂憫元元之意斡旋造化弘闡威靈捍患禦災變禍為福庶幾民生獲遂享報無窮惟神鑒之尚饗

成化二十一年遣巡撫山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顒告曰惟神自開闢來作鎮東土興致雨雲茂育萬物靈明克昭烝民攸賴是以歷代報祀之典有隆無替乃今歲二三月間震動數次意者人事不脩不齊瀆神弗安弗寧守臣疏達朕心憂惶祗備香帛命官往祭望喬嶽以虔祈冀鑒臨而奠位助司元化誕福斯人夫古今瞻仰者

八二　四十三

在茲國家欽崇者在茲謹告
弘治四年遣通政司左通政元守直祭曰
伏自去歲一冬無雪今春天時亢旱雨澤
愆期田苗枯槁黎庶憂惶予甚兢惕用是
側身脩省虔致禱祈維神矜憫下民斡旋
大造旱霈甘澤潤滋禾稼弘濟民艱庶民
有豐稔之休則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
弘治六年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王霽祭曰伏自去冬無雪今春少
雨田禾未能播種黎庶實切憂惶予甚兢
惕用是側身脩省虔致禱祈惟神矜憫下
民斡旋大造旱霈甘澤以滋禾稼以濟民
艱庶民有豐稔之休則神亦享無窮之報
謹告
弘治七年遣內官監太監李興太子太保
平江伯陳銳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右僉都
御史熊翀以香帛告曰比者黃河不循故
道決于張秋東注于海旣壞民田又妨運
道特遣內外文武大臣循行潰決之處督
工脩築神其默相用成厥功使農不夾業

國計不虧不勝惓惓顒望之至謹告
弘治己未年
御製重脩東嶽廟碑朕聞自古天子報祀鬼
神之禮載在典冊自郊祀天地而下復有
所謂名山大川之祭蓋名山大川兩間物
形之最鉅者形鉅則氣之所鍾亦鉅而神
必依之於是有雨澤之潤有財貨之生有
年穀水旱之祈禱焉以利生人此報祀之
所由起也惟泰山在古兗州於方爲東故
稱東嶽於時爲春春主生萬物之始群嶽
八二　四十四
之長又稱岱宗古者天子巡狩秩祭之所
先而東方諸侯在其封內亦得以祭然其
禮視三公蓋以別於天地也降及後世乃
崇以美號至於帝王則與天地無別矣我
聖祖高皇帝有天下之初詔定祀典始復其
號曰東嶽泰山之神禮嚴報祀著令至今
大聖人超卓之見蓋出尋常萬萬豈特朕
所當恪守雖萬世子孫莫之能易也東嶽
之廟今徧於天下其在泰山者爲專祀歷
代所重故廟之規制甲於他方香火特盛

我　祖宗列聖自國初以來報祀惟謹廟
宇亦屢加脩葺然歷歲既久風侵雨剝棟
宇榱桷蓋瓦級磚與夫丹雘藻繪之飾未
免傾圮漫漶弘治己未冬朕承　祖宗禮
神之意遣御馬監太監苗逵往脩祀事具
以爲言即發內帑銀八千餘兩幷在廟積
貯香錢命逵會山東鎮巡等官葺之未幾
西陲告警逵有督軍之行工不時就壬戌
冬再以祀事往乃與巡撫右副都御史徐
源等議委右布政使俞俊專董其役而分
八二　四十五
巡副使王宗錫往來協同吏勤工善越明
年夏乃就訖自三殿而下若廊廡若門垣
等凡傾者以易圮者以完漫漶者以鮮以
潔金碧輝映廟貌深嚴泰嶽明靈旣尊且
安自是而往陰佑顯相我國家之衜祚一
方之生靈益有賴於無窮矣逵暨鎮巡等
官咸奏是舉之盛宜有述以示後爰識顛
末幷繫之詩曰鴻濛未判一氣渾然清升
濁降始肇乾坤賦形之大惟山與川氣隨
形鍾神乃在焉巍巍泰山高入雲烟群岳

宗之靡忒與肖自古天子秩祭孔虔禮視三公祀典攸傳降及唐宋縟禮相沿殊名美號益謹益尊於惟我　祖志復古先秩祀有詔功邁前編朕承　先烈精誠彌堅祀事載循廟貌增妍神心鑒悅降福綿延壽我徧祚光我化甄蕩蕩平平億萬斯年

正德五年遣戶部左侍郎喬宇告曰比者暵厲踰時雨澤少降水泉枯涸運道良艱意者政有乖違上干叶氣予心警惕內自省循爰飭有司各脩乃事與惟齊魯之地泉源是鍾名山大川神所居守敬將香帛特遣廷臣仰冀明靈斡旋大化沛施甘澤濬發河流庶使國餉疏通田禾暢茂民生有賴邦本無疆謹告

正德六年遣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徐永告曰去歲以來寇夏作孽命官致討逆黨就擒內變肅清中外底定非承洪佑曷克臻茲因循至今未申告謝屬者四方多事水旱相仍饑荒載至人民困苦盜賊嘯聚剿捕未平循省咎由實深兢惕

伏望神慈昭鑒幽贊化機災沴潛消休祥叶應佑我國家永庇生民謹告

嘉靖十一年遣泰安州知州李旼祭曰惟神鍾靈岱秀鎮奠一方陰翊國家其來尚矣朕以寡昧恭承天命十有一年于茲敬事神祇罔敢少懈顧儲宮未立恒切于懷茲者特具牲帛醴齊遣官虔禱伏望茂著神功錫予元嗣則我國家綿慶禩于無窮而神亦享福于有永矣伏惟尚饗

嘉靖十七年遣泰安州知州丁方祭曰比歲嘗命官禱嗣于神昨丙申孟冬之吉仰荷天賜元儲亦神所贊佑者茲用致謝神其鑒歆而永惟默佑焉尚饗

嘉靖二十二年歲次癸丑閏三月丁未朔越二十八日甲戌

皇帝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應龍致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朕祇奉天命主宰萬民夙夜兢惕靡敢息遑茲者淮徐守臣奏稱去夏以來黃河漲溢水患異常堤岸衝決民舍淪沒運道淤塞百姓

阻饑不能聊生朕聞之惻然惟神雄鎮一方求饗秩祀茲宜體上帝好生之德捍患禦災俾濬築工成水循故道民安常業漕運疏通惟神之顯休幣帛將誠神其鑒之謹告

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二月壬申朔十八日己丑

皇帝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應龍致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比因河水漲溢糧道梗阻已經遣官祭告茲者明神顯應循濬工成河通運達國計有裨特茲致謝惟神歆鑒謹告

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四月辛未朔十二日壬午

皇帝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應龍祭告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朕奉天命子育萬民所冀歲稔時和災害不作頃者各處地方水旱兵荒人民遭阨危亡載路災變異常朕心憂惕惟神上奉　帝命奠濟一方諒垂矜憫爰命潔士齋捧香

帛特遣撫臣備儀竭虔詣祠致祭所兾萌
神大彰靈貺潛幹化機俾氣序順調雨暘
時若弭解灾刦溥資豊泰庶同朕奉天
子民之意而神亦享惠于無窮矣謹告
隆慶三年
皇帝遣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姜廷
頤告嶽文曰邇者水災異常殃及黎庶良
軫朕懷茲特遣官祭告惟神鑒祐求福邦
民謹告
萬曆元年
○皇帝遣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惟神毓秀鍾 八二 四十八 ○
靈永表東土奠安民物萬世允賴茲予嗣
承大統謹用祭告神其歆鑒佑我國家尚
饗

歷代群臣祀祝

魏高允祭岱嶽文正坐坤元作鎮東夏齊二
儀以永固崇至德以配天故能資元氣以
造物協陰陽而變化若其崇嶺峭峙川谷
幽深神怪譎詭倏忽百靈吐納風雲育成
萬品攝生之所歸焉禎祥之所萃焉是以
歷代帝王之崇封禪銘功以告其成七十
二君咸在茲焉自非功侔造化應同自然
孰能若此者哉自我國家肅恭禋祀懷柔
百神邦域之內罔不咸秩往以天路未夷
雖望祭有在今大化既同奄有惟岱謹薦
于嶽宗之靈民饗皇興二年
宋歐陽脩祭東嶽文脩比者獲解郡章許還
里閈方中車而即路屬暑雨之時行輙以
愚誠仰于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清
○飈而散陰泰秋陽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 八二 四十九 ○
得返草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為報一觴
之潔謹用薦表
濟南守曾鞏告岱嶽文云歲之旱有請于
神蒙畀嘉澤田則大稔今春河役發民二
萬更迭齎送般又倍之蓋此齊人出者幾
半迨其反室維夏之初勞費既深又違穡
事夫民數歲乃遇一稔敝之如此今二麥
方苞而亢陽為霅吏任其咎所不敢逃惟
民何辜賴神終惠能致雲雨則實在神尚
其念之敢告○惟神含德體仁鎮茲東夏
興雲致雨澤施八紘今此齊邦近在山趾
方夏久旱麥苗將萎吏思其繇奔走群望
而人微言賤不能上動頻陰復散忽已兼
旬念此疲民弊於征歛方歲之富食常不
足一遇灾害必捐溝壑惟神威烈覆被群
生頋此此州宜先蒙賜豈伊靈眷獨忍遺
之是用飭遣士民布誠福下情窮詞急兾
獲哀矜使一雨霈然則倒懸可解尚其降
鑒無作神羞○維泰山歷古至今有天下
○者廵狩封禪勒成告代莫不之焉或企足 ○
動容卒莫能至實卓偉殊尤神明之地故
天下宗焉二典所記其光靈威烈焯示萬
世失豈他山可得而視維齊魯獲仰而事
粒食縷衣莫匪陰施今邦不雨自四月以
迄于茲積水之澤塵起寘寘粟將槁死蝗
亦滋生雖政或不良足以致此而百姓何
罪宜蒙哀矜彼撮土之山勺水之川尚能
與民為福錫之有年豈如泰山朝出一雲
蓂澤天下其勢之易易於轉圜而比近記 八二 五十

麗顧不能憐殆莫之或告告或不虔夫民之生蓋亦艱矣無儲與藏重歛煩使歲一不登多瀕於死姦強無知或起乘時聚爲盜攘以取誅夷循理安業田閒之民亦與俱亡奚可不傷肇受命天子守藩于東敢齊以嚴告于靈宮惟神閔人之病助歲之功霈然下雨變沴爲豐尚俾斯民以牛羊黍稷得承事于無窮俱右三首祈雨臣愚行爲時之所背言爲時之所輕寡儔少和耿耿犖犖奇於人而如此敢望信於冥冥屬東轅

○而進謂託斯文而薦誠眷齊魯之舊邦依大鎮之崢嶸若旱魃之方驕憂歲事之不登民且瘠於溝壑或椎埋而死兵冀聰明之饗答靈霤雨之霄零言于帝以上訴心憿恍而潛驚顧不能以諧世將何以動夫威靈乃不知夫神與道而爲徒雖窅默而難明其虛心也物有來而必應其公聽也無憎愛之常情彼大雖自大小雖謂小吾與善而已矣常一視而持平故徵衷得以上徹利澤爲之旁行或噫爲風或震爲霈

八二　五十一

隱然雷出霧然雲蒸灑甘霔以兼夕滅灾氣於無形蓋西極于甸服東屬乎滄溟人盈其望物遂其生黍芃芃而擢秀粟嶷嶷而數榮使時沴遂熄年功可成人食豐乎鍾鬴神祀衍乎粢盛民相安於田里吏無用於威刑信大恩之莫報而至德之難名愚所以意激而感深者方涉世之零丁荷降鑒之不昧知忠信之可憑敢因辭以進謝愧抽思之匪精右謝雨

○國朝都御史陳鳳梧告嶽文海內名山惟五嶽爲尊而神莫位東方生長萬物於五嶽之中又特尊焉自唐以至于
聖朝歷代崇祀威靈烜赫蓋以一方之安危休戚神有以主之也辛巳之秋鳳梧備員東藩嘗詣告祠下預祈有年旣而叨蒙
聖恩簡任巡撫夙夜弗遑惟綏懷是事壬午之春以徂于秋雨暘時若感神之惠於是乎有孚矣是秋蒼冬礦寇突起于龜蒙之間荼毒亦于追捕出境餘醜渡河而南益肆跳梁頑者賴神之佑會兵剿平中原之地獲寧謐焉惟是齊魯之域宋谷茂林姦慝潛伏其寓靡常伏仗神威鋤克化梟使濟河海岱寇盜不興水旱不作熙熙然物阜民康斯鳳梧之責可少逭焉而崇報之典其曷敢有忘謹以牲醴特伸祭告惟神其鑒之謹告嘉靖二年

○泰安守許應元告嶽文元聞之含澤布氣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惟泰山之神爲然元以迂菲出守茲土始入境問民之所欲曰歲荐旱眦莩而逋且半誠得雨殆其有蘇惟時元神志不一衣裳不潔不敢以徼於明神屛息而待命者旬再矣嘉穀未播麥苗且稿而沛澤靳於先施是神之雷罰茲土者無已也罷憊之民不任敬毒即守土者無狀宜降厥殃咎彼蠢蠢者誠可哀憐敢率僚吏竭誠以禱於明神惟明神卒降之惠俾無稿於道路報神之德曷其有極尚饗嘉靖十二年

八二　五十二

左布政使楊維聰告嶽文夫天下之山莫

尊於嶽然五嶽之中獨岱以宗稱其名最著翕然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功最大居於東方實維生物之府其德最盛寰海之内無有遠近衡僻罔不鄉往其神最靈是故自古聖帝明王必加敬焉

而况爲有司者乎維聰受　天子命長兹東土典領方嶽涖任之初得以職事過于祠下牲醴之薦敢有弗虔重念維聰之不德受兹重任凡政之未平民之未乂風雨之末時蝗厲之或作皆有司之罪也維聰

八二　五十三

○不敢辭其罪然於神有深望焉默而相之神之惠也民之福也非維聰之所敢私也謹告嘉靖十五年

分巡濟南道僉事盧問之祭嶽文夫惟神有奠鎮區域之功惟問之有撫治地方之責事存分際理通感孚頃以按部之餘遂興憫農之念意以旱之灾吾藝夫慢民者之過也用是省躬布戒率守吏大小虔告重荷洪庥溢賜昭格而山上之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待哺之民有望而催租之吏不憂矣其功之速之大實顯佑于東土問之瞻風興懷殊切瞻望謹命有司崇脩樽豆仰答神功尚饗嘉靖十六年

都御史端廷赦告嶽文茫茫后土五嶽盤薄神爲之宗感靈鑠鑠上扶乾綱風雨時若下握坤軸是耕是穫恢我　皇度靈長有託庇我蒸人湛淵寥廓凡此神功振古如祚廷赦奉　命撫兹禮當謁神謁神之初敢干神政匪誕匪私爲民請命夏潦爲灾冬旱復甚陽侵陰伏寔行春令二麥君

○稿斯民之病惟神依民惟民依食胡忍視民以至此極將神之怒撫臣之失罪在撫臣民則何愆伏望陰翊化工昭錫靈貺與雲降雪慰兹渴望如有佚罰撫臣甘之毋使衙民横罹之式號以呼神其聽之尚饗嘉靖二十三年二月

謝嶽文廷赦撫按無狀獲戾神明致兹冬旱用是皇皇靡寧匍匐祠下爲民請命蒙神降鑒旋收杲日大布重雲霰雪先集霢霂繼溢霑足優渥其應如響吏民罔知咸歸於廷赦自分罪愆顧有何

八二　五十四

德可以動神何誠可以感神寔神正直仁慈不忍以廷赦之故累及元元顯貺休烈禮當報謝廷赦既荷神宥自今伊始益當磨光刮垢力詢民瘼以求不爲神羞惟神佑之鑒之尚饗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鄭芸告嶽文惟神萃造化之靈秀顯仁威以配天峻德獨宗於諸岳魏功茂對於八埏崇古今之封秩爲齊魯之具瞻五徵時應六府奠安芸欽承　上命攬轡兹方風裁是秉惟神之綱春生秋

○殺憲激淑揚爰及藩臬降鑒有光精神默契敢不肅將祇陳牢醴維脩典常明禋載獻維神是匡利奏膚功憲度孔昌下土永賴赫奕用章尚饗嘉靖二十三年

巡撫都御史王忬告嶽文蓋聞懿番編録休翊　明時以雄長乎五嶽者神之大造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神之能事也王於奔走天下積致賄施以利賴此一省者又神之顯恵也則夫雨暘時若固神之當先及而亦一方之所私

八二　五十五

望者矣乃不雨自春迨將中夏達乎四境且害三時麥已罔秋禾豈望歲夜倬雲漢書苦風霾下民其咨　上天有憾神之所以急此一方者不其爽歟且忓受　命撫茲圖惟保釐殫厥心力而已雲行雨施寔仰　明神馬勢分固爾也抑忓及厥司或陰蓄㑹臯有乖感假則神宜罰及厥身顧斯民何辜代服政者罹此荼毒耶謹齋明思省遣教授胡大慶告此雩事神其歆崇朝之靈渥千里之利則豈惟忓與一方之人慰答其望雖神之取信天下輝英今古或亦攸係矣惟神其聽之哉尚饗嘉靖三十一年五月

○巡撫都御史沈應龍告嶽文夫嶽之靈豈直以崖奔嶺蹙谷抱谿迴崛起重險爲一方鎮哉蓋將賴以橐籥玄機鼓盪元精禦灾捍患流福生民保衛
邦家也矧夫岱靈甲群峰而特峙尸攝生之神工肸蠁芬芳獨盛千古奔走萬方爲天下諸嶽之長者歟乃者春則恒陽二麥罔秋夏則恒雨民鮮粒食所謂國泰呈瑞時訛反珍者胡罔時錫豈天灾流行雖　聖世有所不免耶應龍承乏撫綏保釐東土山川之神寔吻主之乃歷嶢巖排蒙葺升青丘陟春阯以脩祀事以祝景貺以佑斯民以祈不負於　聖天子懷柔百神肅恭明禋之典匪徒以好古饕奇俯瞰虛廓仰眺寥穴爲遊觀樂也維嶽配天尚弼予志迺彰休佑大康是邦奠　聖祚于苞桑鞏
皇圖于不固則庶乎岱宗之標奇於齊魯者

八二　五十六

○爲益信而崇祀於列聖者斯不誣也惟神其念之哉嘉靖三十一年十月再祈雨文天地生萬物所以奉而行之者神之職也
聖天子養萬民所以奉而行之者應龍等之職也今山東諸郡旱已大甚麥苗就槁萬姓皇皇餓莩之形漸多潢池之警旨報此應龍等日夜憂惶計不知其所出也應龍等寡昧保釐失職貽民荼毒罪固難辭惟神聰明正直能興雲雨亦可失職而甘受天地之罰乎應龍欽承
上命敬共明祀特申祇告敢爲萬民乞命伏願鑒此精誠斡旋造化甘霖沛澍四野沾足枯槁復蘇三農慰望尚期消患於將萌轉禍而爲福應龍等仰荷明神無窮之錫而神亦有無窮之休神其聽之尚饗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馮鷹告嶽文東土瀕增地方遠不逮古賦役繁重即有年民亦流移徃遭水害窮困不能自存老稚在途強壯嘯聚疾苦之狀不忍聞見

八二　五十七

○聖天子痛憫時艱簡重臣出廩賑饑而晝絕之生意復蘇然猶望今歲有秋也爾麥尤旱農事盡廢公私既竭將曷以支惟神處方名嶽能興雲雨以生萬物古今祀典攸崇也夫民有疾苦官茲土者分宜罷斥竊恐神茲土者心亦弗能自安神宜仰體
聖君之仁俯從鷹等之願誕敷靈液以紓吾民之疾苦神之德惠將流被無窮矣謹告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雍焯告嶽文謹以牲

醴敢昭告于
東嶽泰山之神曰於赫岱宗秩杞有恒神功
不施毓物効靈奠此震極翊此坤寧歷代
禋薦酬德報成迄我
皇朝典祀維明焯等叨事茲土肅將明馨仰
藉神既昭格用徵鞏我　鴻圖永躋豐昇
尚饗嘉靖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段顧言行僭布政司
左參議徐文通按察司副使王世貞李嵩
僉事王遴張師价暨都司署都指揮僉事
○李春華告嶽文竊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
生生不息之元氣盛德鍾焉凝焉是曰泰
山夫泰太和也謂天地太和之氣盡比焉
在也衍之而時則惟春而神寔尸之布之
而方則惟東而神寔專之大哉乾元至哉
坤元胥茲乎生成而終始之是所謂天地
好生之府而特爲四嶽之宗乃若壁峙之
峻極盤薄之閎遠又非所論也以故粤自
有虞氏以迄
昭代咸秩祀而崇報之也固宜予小子言按

部齊魯責在肅清而激懲鋤凶若與大神
之生道　相似者然我心我精我儀我誠
神將吐之乎嗟乎吾知其必弗爾矣吾聞
春生秋殺玄化之流也福善禍淫明神之
靈也遏惡著良大君憲天之政也矧以生
道殺之而生生者斯無窮以福機禍之而
福福者斯無窮乎繄乃知大君顯憲幽贊
以成化而予小子覩風攬轡又將以奉君
之命而致之元元者也果終異乎於戲神
不享非禮之祀君子不冥杞于不享之神
○大神其以予之言爲不戾耶尚祈鑒我精
誠我假我歆而毋予譴也謹告嘉靖戊午夏五月二十七日
巡撫都御史張鑑祭嶽文曰粤稽山東之
地青兗肇域齊魯礶疆聖賢王霸之化禮
義富强之方逮
皇明之御宇爲畿腋之左壤東表濱海西略
河防赫赫明神實主震方鑑奉　明命來
撫是邦則巡撫之與威靈乃均夫秉幽明
之章念言東土憂心悵悵薦臻饑饉官方

不良煩苛盜疾昏墊流亡户籍耗減阡陌
蕪荒以今日之所目擊較之古昔之盛愁
馬其如傷履任以來夙夜惕惶仰承神祐
時雨時暘百穀用登盈畝穰穰匪直彼不
斂穧而此遺穗實貧有餘而富露藏是神
錫吾民之福即所以旣有位之康彼存者
旣享有年之樂而去者豈無故土之望桑
梓在念逋負難償愚者不來來者不藏招
撫墾闢孰敢怠遑因則户而平其稅分地
而清其糧上則請命於　天子天子即賜
○俞允下則責成於有司有司有欺心玩法
削民自殖者典刑有赫實是自戕苟非明
神屢錫以豊年煦育以和氣則民將迫於
貧困疾疫何能求樂利於故鄉經綸潤澤
旣明且詳陰騭默祐惟神煌煌鑑蓋求上
不負　聖天子牧養小民之意下不負生
平奉公憂國之志條問閭郊野盡復古昔
之盛亦爲東方明神之光用是敬陳牲品
侑以玄黃旣齋旣潔肅恭對颺爲已往有
年之謝致將來時若之禳報懇之忱非言

所將福善祐正惟神之祥鑒微衷之懇懇知來格之洋洋尚饗嘉靖四十年

巡撫都御史傅希摯祭嶽文曰茲者漕河橫溢運道阻艱特　命大臣總司開濬惟神雄鎮一方捍除百患凡川流之壑注或山下之出源式用遣官備申祭告顒望　鑒茲重計舒予至懷急靖洪瀾佑成羣役俾運儲以通濟求康阜于無疆謹告隆慶六年

巡撫都御史陸樹德告嶽文曰惟　神宗統羣岳體元發生普天率土孰不景承况此幅員之內即所敷氣而布精一作一息是怙是憑迺者恒暘不雨嗷嗷群情撫臣憂之丞禱於庭亦嘗檄下諸司共敦祈請雨遲遲而不至天杳杳而難明豈政之多舛抑禱之鮮誠方擬遣官敷告　祠下草既就而雲合使未發而雨零惟神惠民如響應聲撫臣何幸竊有餘榮謹潔牲醴遣官陳詞仰答寵靈尤冀德施不匱湛澤時行自河之壖迄於東濱靡暇弗遍靡需弗盈用俾苞者畢達亢者胥耕消其咎於不作調咸事於豊登尚饗萬曆十一年

巡撫都御史李輔告嶽文曰維　神作鎮東方覆冒下土凡　國賦之登耗實紀綱其司生靈之休戚實宰制其柄威靈焜燿古今福澤奠安境宇久矣山東頃歲以來陰陽舛繆灾歉頻仍乃者冬二不雪寒春鮮雨澤時既入夏竟日長風致令麥方苞而就枯穀及時而不播農民倉皇於四野吏士驚怖於庶司雖祈禱連旬而密雲不雨切念山東之民困於凋瘵矣而歲再不稔將何聊生山東之賦繁於秋条矣而室如懸罄將何輸納即職守官之無狀嗟此下民其何辜仰惟　尊神靈爽咫尺鑒察絲毫若罪有所歸則職受幽冥之譴如適遭時厄敢祈　矜憫之恩尚縱陰而閉陽隨興雲而布雨庶生我百穀汙會穰穰滿車惠此群黎婦女嘻嘻卒歲不然感而不應則神何以稱威靈求而不獲則民何以誦福澤哉職不任竭誠祈懇之至謹告萬曆十三年知府李伯春代告告畢而雨至

巡撫都御史李輔祭嶽文曰今歲自春徂夏四月不雨內自　皇畿達于淮甸焦枯奚啻千里睠茲東土寔惟左輔民生益否前雖霑此霡霂曾入土之無幾乃今苗不秀而秀不實旋復稿矣下民洶洶哀籲上帝無間遠邇　天子憂勞減膳徹樂下詔罪己馳道不除朝步自宮迄于郊時桑林露禱為民請命罔恤勞只輔茲東土奉職無狀辠何容諉念此無知顛隮溝壑寔愴惻而不能已矧主憂臣辱即匍匐席藁曷敢一息而自寧止惟神奠位維泰職司生物胡忍坐視斯人之日就填委輔謹率屬吏布其款悃以告于神願神明罰予吏之無民而無遺禍於歲出其膚寸不崇朝而雨天下以畀我稷黍而慰我　天子夙夜憂勞之意則此孑遺猶能供粢盛而備肥腯以奉神之祀於不匱惟神鑒予之丹誠而示予以盻蠁輔不勝悚息聽命之至尚饗萬曆乙酉年四月二十五日

巡撫都御史李輔告嶽文曰自春徂夏長

風爲虐旱氣如焚夏麥垂枯秋禾未播輔
受明命撫輯東方俯念民艱憂心孔疚先
會齋心備物赴訴於神伏蒙明神鑒其悃
誠惠以靈澤致禱者再獲雨者三枯麥半
收漸谷漸達念念應如桴鼓益瞻靈爽之
不違點點潤若膏酥共戴慈恩之無量但
雨澤應時雖慰三農之望而霑足未徧尚
懸再旱之憂且內自京畿外達諸省猶聞
歷三時不霑點雨數千里幷無粒食以致
○主上焦勞群工警惕上關宗社下係生靈奚
獨鄙念之所悚惶抑亦神衷之所憫惻是
用不厭煩瀆再行頂禮賽隆施於既往徼
明貺於將來伏望大展神功溥垂陰隲甘
霖不限於疆域在在滂沱洪仁普被於寰
區人人驩洽蕩除旱魃之薰灼挽回樂歲
之謳歌輔不勝感激祈懇叩心待命之至
尚饗（萬曆丙戌年同知趙承芳代告畢而雨至）
巡撫都御史李戴告嶽文曰惟神海內名
山五嶽稱雄五嶽之尊獨歸岱宗正趾坤
元奠位維東顯配天之靈應茂長育之洪

八二　六十三

功矧茲齊魯實荷帡幪戴欽承
上命來撫東方初入其境旱魃爲傷目茲憔
悴心甚憂惶躬詣神祠爲民祈祥幸賜昭
鑒示我洋洋告詞甫畢靈雨即零翼日旋
車雨降雲蒸大霈甘霖弘闡神靈三農㦖
望萬物遂生神功莫報峻德難名遣官代
祀敬潔犧牲修茲報賽用展微誠伏願風
雨時若灾沴不形永枯民庶慶歌豊亨戴
不勝忻躍懇祈之至謹告（萬曆十四年五月五日）
巡撫都御史李戴告嶽文曰惟神化馳九
域位冠百靈裕民足國有赫　帝庭矧茲
東土香火維馨家戶祝是依是屏胡天
不吊降此大戾三春不雨麥乃盡悴九夏
不雨禾且無穗國用民生于焉胥匱　聖
主求瘼有位忘飧道路流離黎庶彫殘英
爽有知而寧忍看慈悲普濟具仰彤壇戴
救荒無奇懷憂如擣夙夜齋沐爲民祈禱
神之聽之庶幾懷保蚤霈甘霖回此枯槁
謹告（萬曆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山東運司同知查志隆撰岱史告文曰志

隆蚤歲家塾誦法孔孟則聞登泰山而小
天下云蓋未嘗不奮心翹首冀幸一踐跡
之爲快也往在壬申假道登覽時忤權貴
圖且謁歸謂與山靈永別已矣安得如程
伯子請註鄄簿撰錄名勝哉不自意闊隔
一紀復出而典職則在山靈咫尺之地會
部使者嶺南譚侍史觀風陟嶽詢訪圖經
屬志隆以筆劄之役所幸時清吏隱竟日
一無事事得以遊思於埶林豈山靈有意
予假此閒曠俾償始願耶竊謂藉手於此
少効涓埃即叨升斗尚追尸素是用屈首
編摩閉閤寒暑曉窗夜燭集古數今殆四
閱月業已屬草爲考者三曰圖考曰星野
考曰形勝考爲表者二曰山水表曰疆域
表爲紀者四曰符典紀曰望典紀曰遺蹟
紀曰靈宇紀爲志者五曰宮室志曰物產
志曰香稅志曰災祥志曰登覽志而總揭
之以名曰岱史謂夫岱宗之稱昉自黃帝
今宜從其古矜而譔著之法獨擅史家茲
稍襲其義例也第念管窺蠡測則心思未

八二　六十四

融徑逖崖幽則涉歷未遍碑殘簡脫則目力未周於茲有深懼焉吉躅祠下敬藉所草質諸神明行且涉阻躋巔遍觀周覽豈敢妄希先賢之勝事開衡嶺之烟雲尚冀神明降鑒而默佑之雲披日霽畢露奇觀對景揮毫怳然天啓庶幾幽不負山靈明不負付托而於已亦不負攜梧橫卷之辛勤則惟神明陰相是賴也敢告萬曆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告畢登覽岱巔晴霽九三日遂得以遍歷諸形勝果符所祝云

岱史第三冊鬼字號目錄

卷之八遺蹟紀

五侯遺蹟

聖賢遺蹟

列仙遺蹟

卷之九靈宇紀

岱史第八卷遺蹟紀

叙曰紀遺蹟者何志往古之勝蹟昭垂迄今猶未泯者也夫代與時更物隨世變居今考古匪蹟曷因維茲泰山帝王制作之隆聖哲人文之盛種種勝蹟何可縷指其大者如覽明堂則思虞周之盛治躡登封臺則慨世主之侈心讀泰篆碑磨崖碑則睹大手筆之書法攀孔子登臨處則挹小天下之氣象陟謝過城履汶陽田則欽文事武備之聖謨稽顏淵之望繫練曾子之歌梁山則遡聖門英賢之濟濟考孫明復之講學石守道之捧杖履則憶當時師弟子之雅操諸皆遺址依然文獻具在流風餘韻與泰岱爲終始所謂曠千百載而相感者其在斯與若仙家者流遊方之外亦洞天福地所時有也故併及之

帝王遺蹟

玉簡風俗通曰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漢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壽八十國朝洪武初居民於山中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有司獻於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祀泰山后土文又成化壬寅秋日觀峰下雨水衝出玉簡會中使有事東藩復馳以獻乃　命仍瘞舊所今建日照觀

石閭漢書曰武帝封泰山禪石閭應劭曰石閭在泰山下南方士言仙人閭泰山記曰山頂西岩爲仙人石閭今莫詳故址

登封臺有二其一在嶽頂相傳爲古帝王登封所築今爲玉帝觀臺下小碣題曰古封禪壇其一在日觀峰相傳爲宋築石函方丈許亦題刻曰古封禪壇盖古封禪而并以禪言誤矣俗曰寶藏庫以所瘞金書玉簡云管子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國倫角賦曰黃帝會群臣於泰山作青角之音史記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在伏羲之前封泰山禪梁父李奇曰無懷氏爲封禪之始淮南子曰上古之王封泰山禪梁父七十餘聖古刻泰山圖詩曰三千餘里鬼神府七十二君封禪壇宋景文公

筆記曰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由諸家之說則封禪肇自古帝王非始於秦也而文中子乃云封禪非古諸儒皆韙之則彼諸家之說豈當時附會以中世主之侈心乎今並存之以表古蹟

周明堂在嶽之東北山谷聯屬四十里遺址今尚存旁有谷山寺其形勝具兖學士寺記

漢明堂在嶽趾東南去州治十里武帝元封間用齊人公玉帶所獻圖創焉其上有元人題刻明堂故基四字其地舒衍突起一石岡巔平而髙四丈許週三畮許後枕嶽麓支山如扆障而左右如衛從然澗水縈廻南會于汶遥望徂徠諸山如列屏案當時朝會規模宛然在目

八三　五

章俊卿明堂論

明堂乃黄帝之舊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見而削之然其所言未盖通水與大戴禮所記畧同又考工記所言夏后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由質而趨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也由是推之黄帝時無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盖之以茅正太古儉朴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謬誕者多假設黄帝之事以售其說如所謂脩五城十二樓封名山棲萬靈于明廷采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誣過甚張大其詞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玉帶所上明堂之制乃簡朴如此雖不經見然亦可以稽千門萬户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並出於封禪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長城鉅防在泰山西緣河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蘇代說燕曰齊有長城鉅防韓非子曰長城鉅防足以為基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川即西南兖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今泰山西北有嶺鋪俱名長城遺址尚存

無字碑在嶽頂登封臺下秦始皇立或曰石表或曰神主石或言其下有金書玉簡當是石函古今人莫測其意甚矣秦人之譎也石黄白色頗光瑩無苔蘚非嶽之所有自他山至是不知用民力幾何甚矣秦人之雹用其民也史記漢武帝置五車石於嶽今莫知所在故樸菴詩云已迷漢武五車石却咲秦王無字碑秦政不足言惜夫漢武之效尤也

八三　六

秦篆碑在玉女池上西公署後李斯書始皇二世頌德文宋劉跂序泰山秦篆譜時尚有二百二十有二字今湮沕僅存二十九字夫秦雖無道然其所立有絶人者其文字書法世皆莫及亦不可廢申雄題石曰秦斷碑

歐陽脩集古録

余友江隣幾謫官奉符甞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之也然四面皆無草木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而風雨所剥其存者纔此

數十字而已

劉跋秦篆譜序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今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唯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模得墨本以慶曆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絕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為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若有字痕刮摩垢蝕試令模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模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嶽上親以氊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為完善盡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詞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歐江二公初未嘗到惟憑工匠所說無足怪人多以二公為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於屢報乃為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乂幽沉晦之迹今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歲而復彰茲可尚也如親輒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氏金石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陲作垂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為正其曰御史太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大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於瑯琊臺刻石備列從臣名氏余家所收瑯琊殘字亦有五夫字然則夫從一大因不復重出歟

磨崖碑有二在嶽頂東嶽祠後一為唐玄宗八分書紀泰山銘字五寸許遒勁可愛一在崖右刻唐蘇頲撰東封朝覲頌字徑寸餘書法類晉近閩人林焞以忠孝廉節四大字覆刻其上鑱毀殆盡

鳳凰臺在登封門外漢宣帝時鳳凰集泰山故名

望仙臺在州治東北三十里漢武帝築

舞鶴臺唐高宗築按唐書高宗築封祀壇於泰山南四里如圓丘又詔立登封降禪朝觀之碑名封祀壇曰舞鶴臺登封壇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今皆頹蕪而碑亦堙沒

張說序頌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

乃封岱宗禪社首　金石紀號天文煥發儒
臣志美立碣祠壇曰厥初生人俶有君臣
其道茫昧其風朴畧因時而欻起與運而
紛落泯泯沒沒無聞焉爾後代聖人取法
象立名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垣之於是
禮樂出而書記存矣反其源致敬乎天地
報其本致美乎鬼神則封禪者帝王受天
命告成功之爲也闇襃聖之典訓考列辟
之通術疇若天而不成曷背道而靡失由
此推之封禪之義有三帝王之畧有七七
者何傳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信乎順之稱
聖哲逆之號狂悖三者一位當五行圖籙
之序二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
文思之美是謂與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
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未許其如天何言舊
史者君莫道於陶唐虞舜臣莫德於皐陶
稷卨三臣降德皆有天下仲尼叙帝王之
書繫周秦之誓明魯祀周公用王禮秦承
伯益接周統孔聖徵旨不其効歟然秦定
天下之功髙享天禄之日淺天而未忘庭

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于皇家天之贊唐
不惟舊哉其興之也玄靈啓廸黄祇顧懷
應歸運以義舉撫來蘇以利見湯也無放
夏之慙武也無代殷之戰髙祖創業四宗
重光德有格天漏泉蒸雲濡露函蠢滋育
氤氲涵煦若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溥
有形而歸景響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于
兹矣皇帝接内難而啓新命戴膺宗而纘
舊服宇宙更闢朝庭始位盖義軒氏之造
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
人於變立土圭以步曆葦銅渾以正天盖
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著禮
井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
律以和神盖三代之設王制也武緯之文
經之聖謨之神化之然猶戰戰兢兢日慎
一日納規誨以進德遂忠良以代工講習
乎無爲之書討論乎集賢之殿寵男爵貫
經明翼乎鵷鸞之列在庭毅乎貔豹之師
居鄙人和旁感神實沓至乾符坤珍千品
萬類超圖溢牒未始聞記我后以人瑞爲

心不以物瑞爲意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
哉陛下孝至于天政合乎道前年祈后土
人獲天穣閏歲祀圜丘日不掩朔感祥以
祈聖四事以觀天天人交合其則不遠意
者喬丘掃路望翠華之來上帝儲恩俟蒼
壁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廢舊飭群臣固
言勤帝知罪至于再至于三帝乃挹之曰
欽崇天道俯率嘉話恐德不類敢憚于勤
其撰巡狩之儀求封禪之故既而禮官不
戒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天姥練日雨師灑
道六甲按隊八陣警蹕孟冬仲旬乘輿乃
出千旗雲引萬戟林行雇濩燦爛飛焰揚
精原野爲之震動草木爲之風生歷郡縣
省謡俗問百年舉百祀興墜典葺闕政攸
徂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如堵城
邑連歡丘陵聚舞其中番白之老樂過以
泣不圖萬里之䰟復見乾封之事堯雲徃
舜日還神華靈彩爛熳乎穹壤之間是月
來至于岱祇祓齋宫涤濯静室凝神玄覽
將款太一議夫泰山者聖帝受天官之宫

天孫摠人靈之府自昔立國莫知萬數充升中而建號惟七十而有五我高宗六之而令七矣非夫尊位盛時明德曠代遼濶難并之甚哉先時將臻夫大封也累封疆於高岡築泰壇於陽趾夫其天壇三襲辰陛十二咸秩群靈列坐有次崇牙樹羽管磬鏞鼓宮懸於重壝之內千歲殳鈞戟戣瞿周位於四門之外代國重器傳代絕瑞旅之於中庭玉璽金鼓翠蓋黃屋夾之於端路庶官百辟羞夷蠻貊褒成之後讓王之客序立於禮神之場髦頭弩牙鐵馬金鏃介冑如雪旗幟如火遠亙於清禁之野於是乎以天正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群臣於谷口皇帝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天門臨日觀次沆瀣宿巉巖赤霄可接白雲在下庚寅祀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於下位以享衆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僂叶金奏佾羽舞撞黃鍾歌大呂開閶闔與天語清將信公奉斗布度爍建皇極勤恤蒼生昭蔑乎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燔玉牒於中頂揚柴燎於高天厎忠誠之上達若馮熠而駕煙日鑾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地越翌日尊睿宗侑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大樂觀東后國風惟舊無黜幽削爵之誅王澤惟新有眚災大賚之慶不浹日至化洽於人心不崇朝景福遍於天下然後藏金匱於祏室 迴王鑾於上都煌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于斯之時華戎殊俗異音同歎曰兵合多兩山峻多雲豈有大舉百萬之師剋期千里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為韶景寒風鬱為和氣非至德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今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之謂矣或曰癸泰祈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天柴瘞外事帝主之烝嘗內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華弊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載睹末光聆絕韻咀甘實漱芳潤爍玄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說作頌告于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矣哉維天為大惟皇則之率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社首壇在嶽南二里許曰社首山聯屬蒿里前代多禪此宋真宗命王欽若撰壇頌碑石

封祀壇宋真宗築在嶽南五里許

朝覲壇在州南宋真宗東封群臣覲地州之風雲雷雨壇因其故址陳堯叟撰碑頌今在壇下與天貺殿碑及天齊仁聖帝碑皆侍詔尹熙古書書法類聖教序

陰字碑在州之乾封門外迤東三百餘武是為宋真宗答謝天書述二聖功德序銘曰陰字以字鐫北面從俗稱也或曰金字謂當時以金塗飾也或曰禋祀以精意享祀

言也皆聲相近而義亦通嘗聞真宗東封駐蹕會真宮故碑作屏製鐫非面當宮南百餘武俗稱陰字為是宮今在城內而碑限于外故人罕知其鐫意云萬曆癸酉按臺吳從憲築泰陰亭於碑非

御帳坪在嶽之中道即秦封五松之地宋真宗東封駐蹕于此故名金石上柱寘帳殿之遺蹟也

菟裘在岳之陰左傳隱公十一年公語公子翬營菟裘終老即此

○紅亭在泰安州境春秋昭公八年大蒐於紅○即此

白騾塚在封禪壇北一里唐玄宗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騾甚健異上親乘之便於登降禮畢方下山拗休息有司言騾無疾而殪上歎異之謚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槥櫝壘石為塚

博城在岳東趾距州治三十里漢之奉高隨之汶陽唐之乾封同此今名曰舊縣

嬴城在岳東趾距州治東南五十里漢置縣屬泰山郡唐屬東泰州後省入博城

謝過城在岳東南趾漢明堂側齊魯會夾谷後歸謝之地故名岳東南地曰谷里古夾谷也

龜陰田即齊人歸魯以謝過者

汶陽田在嶽南汶河之上魯成公二年春秋書取汶陽田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聖賢遺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見禮記檀弓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見列子

顏淵從孔子上泰山孔子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以指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有若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見繡萬花谷韓詩外傳畧同今州城西南有高坡曰顏子坡

○曾子敝衣力耕泰山下天雨雪凍甚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見曾子孝實

孟子生時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于嶧毋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之居焉見通志後人稱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嫡符雲兆信矣

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見列子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見禮記嬴博俱屬泰安岱岳東趾孟子葬於齊反於嬴即其地也

柳下惠墓在州治東南百里至今村人尚多展姓者名曰柳里村

○羊祜城即晉羊祜所封之地距州治東南九十里

宋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少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南麓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師事之年踰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復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德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開後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復坐則立升降拜起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嘆嗟之而迪與道輔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耳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將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復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復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嘉祐二年七月卒于家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其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緋衣銀魚及聞其卒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太學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其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見歐文忠撰墓志銘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與孫明復石守道講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今人名其投書處爲投書澗云

許衡字仲平河内人金季兵亂避地徂徠泰山間扁其坐曰魯齋初從姚樞竇默遊獲聞程朱之學遂爲名儒元世祖召爲京兆提學累官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累遷中書左丞贈司徒謚文正

列仙遺蹟

漢

泰山老父不知姓氏漢武帝東封見老父於山下道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老

父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遇有道者教臣絶穀但服朮飲井水枕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以二十四當二十四氣以八當八風臣行之轉老為少日行三百里臣今年百八十矣帝受其方賜以玉帛老父後入山去每十年五年還鄉里僅三百年不復還矣見類林雜志并葛洪神仙傳

○稷丘君泰山下道士也髪白再黒齒落更生漢武帝時以道術受嘉賞後罷去帝東封稷丘君擁琴迎拜止帝勿上上必傷足帝上及數里左足指折諱之還為稷丘君立祠傳讚曰稷丘洞徹脩道靈山鍊形濯質變白還年漢武行幸携琴來延戒以升陟逆覩未然見列仙傳及集事淵海

○安期生在泰山遇李少君入山採藥病困安期生與神樓散一匕而愈

崔文子者泰山人也世好黄老居潛山下後作黄散赤丸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日後民有大疫長吏之文所請救文擁朱旛繫黄散以徇人門飲散者即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蜀賣黄散故世寶崔文赤丸黄散云傳讚曰崔子得道術兼秘奥癘氣降喪仁心攸悼朱旛電麾神藥捷到一時獲全永世作効見列仙傳及集事淵海

晉張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清虚服氣飡芝餌石符堅聞其賢徵至長安以野服見堅曰先生獨善之美有餘濟世之功未足故遠屈先生將任以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尚父非敢擬願還餘齒歸岱宗堅以安車送之過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已而化去謚曰安道先生

○唐

呂嵒字洞賓宋天聖戊寅三月二十一日書五言絶句于王母池署其後曰回翁題政和丙申六月十八日復書七言絶句署其後曰回公再書前後書法皆類顔魯公再書二字類遲賢亭刻人莫能識好事者摹其真蹟于會真宮觀其詩則知純陽子三至泰山矣詩見登覽志

張傒不知何許人開元中與李某同至泰山學道久之李以宗室辭歸仕至大理丞屬安禄山亂携家襄陽尋奉使揚州途覯張子邀李同宿門庭壯麗僕從璀璨李視女妓中有持箏者酷似其妻及罷張呼持箏者以林檎繫裙帶上各散去明日李復至門館荒穢無行人跡詢鄰人曰此劉道玄宅已十餘年無居者尋還襄陽索其妻裙帶果得林檎問其故云一夕夢見五六人追云張傒喚搊箏臨別以林檎繫裙上於是知張已得僊矣

○元

丘長春不知何許人嘗居泰山南阯長春觀以全真為教元賜號神仙無為演道太宗師別號長春子後去之嶧山有仙化遺跡

張志純號天倪子泰安埠上保人六歲能誦五經十二歲入玄門居會真宮數載道行超群革衲名志偉元主改今名賜號崇真保德大師授紫服重建岱岳升元二觀及上岳廟元初王奕斐稿有贈詩云赤松宗

世遠岳地作神仙註云其人百二十歲三見帝學士徐世隆題其小影曰形雖羸于道則肥性雖介于物則智具儒墨之體用見天地之端倪杜仁傑曰其學也老莊其志也軒岐郡人王天挺曰氷霜外潔日星內炳又曰山澤之臞道德之腴徐徐于于此世之所謂天倪子者乎化日自頌曰脫下娘生皮袋此際樂然輕快百尺竿頭進步蓬玄洞府去來去來前世宿德醫僧今非道門小才

○徐世隆别號復齋不知何許人元翰林學士夙與泰山天倪子游元季喪亂變姓名上下泰山常居岳祠或城隍廟三稱子從學一教習泗水超距一授漢書其一曰王圭授舉子業父之别去言三子貴賤短脩其後授漢書者目盲賴說書爲衣食習泗者遇濟南濼城之厄以泗觧圍以超距脫死致爵賞圭登科膺爵齒三人所至悉如其言圭年八十許時世隆復來見天順間又至泰山惟升元觀一老道士識之其容貌如兒時所見後不知所終近聞文文山集書世隆尚書東平人詩哭文山蓋宋季之人也歷胡元終始而我國朝人猶及見之異哉

成興公真人不知何許人仙道成于泰山見五岳真形圖說

王從之不知何許人初官翰林後隱泰山跏趺而化人稱其地曰蛻仙巖

○海印泰安州人居鄒縣大明禪院幻悟道常夢異僧指示一旦呼弟子謂曰吾幻身非久住世親書偈畢端坐而化三日慈容如生其院上紫霧光明貫於天際邑令見之稱爲真佛

岱史第九卷靈宇紀

敘曰靈宇者何神明之所宅也紀首岱廟者何望秩之定制也有司奉制命而歲祀焉禮也岱廟上中下凡三而惟下廟最鉅麓在州城內正北盖

歷代勅建望祀之所朱堞金扉龍楹螭陛梁邑象魏儼然帝居漢栢唐槐虬蟠雲覆御碑古碣林立森森以斯知其從來遠矣玉帝觀青帝觀后土殿則以居天神地祇也岳巔麓俱有焉謂天地鍾靈於茲神必依之也碧霞靈應宮則以居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也表滿巔麓而巔以勅建獨閟偉謂其神靈感召安民裕國也孔子人中之泰山魯兩先生一方之師表則其祠於此也固宜其他佛老之宫群靈之府倚巖緣谷比比而是大都肇搆於隋唐宋元間今其存者不及十半然亦傾頽甚矣惟岳巔諸宮觀當世嚴奉不廢乃絶無翼室以居黄冠黄冠固甚貧率散處麓下覓食則神明香火之謂何即居守安所籍也旋葺旋頹職此之由哉余謂岳巔諸宫觀宜各因

其隙地有司以香稅餘錢搆爲翼室以居黄冠之有戒行者仍籍名於官責以焚脩掃除則宫觀不致頹可歲省脩葺之費恤民事神庥幾兩得云

東嶽廟在州城西北隅風俗通曰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按岱嶽觀至元碑云嶽廟在嶽之南麓岱嶽升元二觀前當爲漢址唐武則天篡唐時改今地或云宋改今地其後歷代廢興脩葺詳其諸記石廟制堞城高二丈週三里城門有八南闢者五而正中曰嶽廟門東偏曰仰高門西偏曰見大門東闢者一曰東華門西闢者一曰西華門後闢者一曰後宰門九門各有樓而角樓亦四東南曰巽樓東北曰艮樓西北曰乾樓西南曰坤樓由岱廟門而上重門爲配天次爲仁安再上爲仁安殿露臺高下聯屬者二殿前兩廡之中爲鍾鼓樓樓之後各爲齋房殿後爲寢宫宫左右爲配寢其規模宏侈儼如王者居配天門左爲三靈祠右爲太尉祠祠前

東廡別殿曰炳靈西曰延禧碑亭三其一當岱嶽配天二門之間其二對峙於鍾鼓樓側三亭皆爲 國朝御製碑建殿前古松數十株蟠結偃蓋非他境所有炳靈殿前則漢柏延禧殿前則唐槐皆特異雖良繪莫能狀銀杏大者圍三仞火空其中陰符經曰火生於樹信夫奇石玲瓏者九其上有古題刻知自遠方來奠獻者碑石林立其可爲書法者張侍制崇書宣和廟記喬冡宰宇篆御祝文廟前有亭曰遥參亭前爲遥參門門之前爲御街宋東封蹕之地而實爲廟之第一門也舊榜曰草參門門中有臺臺上有亭亭重簷四面十有六角崚嶒綺麗昔凡有事於嶽者先拜於亭而後入廟故曰草參今有司遇當祝釐於廟罷則儀從由亭門而出猶古之制也亭今列屏壁方圓各一高六尺許鑿前雕座置元君像四方來謁頂廟者亦先拜焉故又曰遥參亭云

宋學士宇文粹中重修嶽廟記略

宣和四年九月有司以泰嶽宫廟完成奏功制詔學士承旨臣宇文粹中記其歲月臣粹中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自昔受命而帝者咸有顯德著在天庭合四海九州之歡心以爲天地社稷百神之主故有壇塲圭幣以象其物有宫室祠宇以奠其居有牲牢酒醴以薦其潔有柷冊號嘏以導其誠其漠然而意可求僾然而誠可格殆與人情無以異是以黄帝建萬國而神靈之封七千虞夏商周文質迭救雖所尚不同而事神以保民其歸一揆必以岱宗爲首而神靈煊赫光景震耀載在書史接於耳目者奕奕相屬也宋受天命建都於汴東倚神嶽遠不十驛章聖皇帝肇脩封祀蓋嘗躬款祠下欽惟神靈饗答之異念唐開元始封王爵禮加三公一等未足以對揚休應遂偕五嶽咸陞帝號自是宫廟加脩薦獻加厚四方萬里士民奔湊輿幣祈報者蓋日益而歲新也皇帝聰明仁孝光於上下神動天隨德施周溥既已躋斯民

於富壽迺申勅中外凡所以禮神祇崇顯祀盡志備物畢用其至歲在辛巳迄於壬寅詔命屢降增治宮宇繚墻外周岡悤分翼歸然如青都紫極望之者知其爲神靈所宅凡爲殿寢堂閣門亭庫舘樓觀廊廡合八百一十有三楹財不取於賦調役不假於追呼而屹然崇成若天造地設靈祇燕豫福應如響嗚呼直聖德之事也觀是宮廟土木文采輪奐崇麗則知郡邑之富庶帷帳熒煌袞冕璀璨則知絲枲之盈溢牲牷充庭醪醴日御則知耕牧之登衍簫鼓塡衢歌呼滿道則知風俗之和平神之聽之迺祇陳於上帝用降鑒錫茲祉福則社稷之安固曆數之綿遠蓋方興而未艾也哉

明李賢廟記略

書稱岱宗蓋以東方屬春萬物交代故曰岱爲群嶽之長故曰宗然而祭之者何也記曰能出雲爲風雨又曰民所取財用也三代以前不過爲壇而祭之如周制四坎壇祭山林丘陵於壇是也秦漢以來有神仙封禪之事於是有祠廟之設古者五嶽視三公謂視其饔餼牢醴之多寡以爲牲器之數也非以三公之爵封之也後世遂封五嶽之神爲王爲帝垂旒端冕儼若人鬼矣洪惟我　聖祖高皇帝聰明睿智卓冠千古即位之初詔示天下有曰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今依古定制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於東嶽稱曰東嶽泰山之神嗚呼是舉也裁革瀆禮不經之失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濟南太守陳君銓走書京師告予曰東嶽泰山神廟傾頹上請得　旨重脩巡撫都憲賈公銓與三司官僚合謀經營若按察使王公鉞尤留意焉屬銓綜理其事經始於天順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落成於五年九月初一日內外煥然一新俾是方之人依而敬之有加於前僉曰不可無紀敢乞爲記刻之用示久遠予惟泰山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功德固廣大矣要之是方之人沾其惠澤尤多況又取其財用者乎雖曰朝廷祀典所載而是方尤所當敬也今巡撫方面風憲重臣同心協慮重役神廟又得郡守克承委任用體　朝廷之意以表民之所敬真可謂民之父母矣彼慢神虐民者視此於心不亦愧乎

明薛瑄廟記略

東嶽泰山之神故有廟在山之陽　朝廷有大典禮大政務則遣使告焉廟屋既久多圮漏弗治先是守臣嘗奏請脩建而未克底完天順己卯泰安州守以其事達之濟南府因以上請　詔允脩葺於時都憲年公富方議興役而去左副都御史賈公銓繼來乃洎巡按藩臬協議既擇有幹幕職以董其役復俾濟南府知府陳銓月一往以綜理焉銓始至泰安謂脩葺嶽廟固所以祇若　朝命致謹大神然尤當以省民財重民力爲本財匱民勞事亦非可因

詢及守廟者具言數十年所積禮神之物甚富遂遺人持市木之巨細與其他備屋之不可缺者及既合而匠役皆在官之人而農民不知有役銓既綜理有法不急不徐始事於天順庚辰秋七月辛巳夏五月訖工殿宇周廊門觀繚垣悉皆完治咸願刻石以紀其事山西按察使王允濟南人也以書來求文於瑄余惟東嶽泰山之神爲諸嶽冠聖朝既正其名秩其祀而廟弗治又俾所司以時脩葺而巡撫憲臣洎藩臬得綜理其役如銓者不竭民之財力而克底完新皆可謂祗若朝廷丕顯休命而致謹於人神者矣遂序其事而銘之曰一理宰幹二氣互根清浮無際濁墜斯存柔行剛峙川洪嶽尊惟此泰山造化鍾萃龍從太虛磅礴厚地匪魯邦瞻實衆嶽最其蓄罔測其施靡量玄雲寸石甘雨八荒功旣載溥厥報宜彰有廟在陽奉命新葺重臣是承守臣是職民不匱勞事底完集殿宇廊觀聳卓縈迴高下中度不騫不卑神氣鬱鬱流通在茲昔古山川明祀有體夫何前季封號薦起躋嶽於天紊三公禮逮我　聖世道復古隆斥絕僭誕率由大中嶽鎮海瀆悉正其名惟岱宗神神稱允格迄茲有役咸頌石刻述理繼辭以示無極

李欽脩東嶽廟記略

嘉靖丁未冬嶽廟災殿宇廊廡以及賓館齋居門闥樓觀蕩然一空其僅存者後寢三殿與炳靈延禧二宮而已時守臣以狀聞　上震異者久之旣俾治有司不戒之辜而遂勅以亟脩之議然歲值累歉未克興事者垂十年餘辛酉秋八月　皇上萬壽爰　命太常緘祝幣帛恭詣嶽神虔脩醮典有司布席将事惟時巡撫都御史鎮山朱公承　命主祀大懼簡陋罔馨明禋乃謀諸藩臬廉正展力亟圖而特委濟南府同知翟公濤專董其役蓋選能也公乃檄請當道材木瓴甓金石之類以至匠傭役廪咸取給香帛而秋毫不以煩民經始於壬戌春迄癸亥夏廟工告成自殿堂而下毀者以舉傾者以易圮者以完漫漶者以鮮以潔丹艧塗壁輝光掩映巡撫都御史石洲張公祭告祠下樂觀厥成是日也淑氣洋溢靈光下矚泰嶽明神旣尊且安自是而往陰祐顯相雨暘時若而豐年應災病殄而民氣和以永保我　國家無疆之慶則神之功當與天地並而君子謂翟公之有功於神也其亦偉矣哉

叅政許天贈重脩岱廟記略

泰山之麓故有廟其名曰岱宗廟在嶽之南麓宋政令址其制有堞城爲門者八四角有樓前有殿後有寢兩傍有廡儼如王者居我　朝因勝國舊天順以來屢奉旨脩葺碑石具在　孝廟親爲記　宸章赫奕萬代瞻仰迺者脩葺止取裁兩院以香稅所積自可充脩廟費毋用釐　明旨動內帑爲也萬曆甲申廟漸圮於是左叅政屠公請於兩院得可委濟南府通判張世臣董工作之役泰安州吏目蘇天壽佐之余至督視益勤閱乙酉秋八月告成凢

費金九百餘不動民財不勞民力而大工就緒余聞之祀禮也國之大祀必以禮聖人制禮尊五嶽配天其祭以壇不以屋其神設主不以像通諸天下凡司府州縣歲時祭境內山川率由斯道復古制祛民惑也斯廟有先代故事廟及像率無所更易豈 天造草昧偶未之及也抑別深意寓其中者耶弘治間至廑王音若以此爲訓然者愚以是知 聖人敬神導民至意使人有所敬畏啓爲善之心遏從惡之念更相告戒以若於治所謂無害於治者 聖人不與民變革也今廟貌巍然神威赫然若有臨之在上然者四方祈福受罪之士女入廟瞻拜肅然起敬罔或不虔則於聖化或可助萬分一哉若佛老家言神若王者操禍福之權握生死之柄爲善惡果報則其不經見故儒者缺之勿論

李欽重脩嶽廟古井記

欽乖老林泉自愧無益於世每月一集鄉民老幼百餘於嶽廟宣揚 聖諭僭爲講解期以化民成俗挽迴魯道之舊民有李進靈士卿者再拜告余曰廟有古井水甚清冽祀事之濯溉餚饎咸賴焉曩以日久灘淤盡爲泥土洞取廟外之水以奉祀恐涉不潔吾輩出貲掘而甃之重加淘汰水復清冽如故請翁識其歲月於石余曰是可以觀今日鄉約之意矣善者人心之固有非假於外也私欲蔽之則失其初譬之井焉壅於泥土則泉不能達然清冽之源固在也一淘汰之遂復其舊然則吾民之蔽於私欲而喪失其本心者可無以導之乎鄉約之設固所以去吾民之泥土而達其固有之良心也況泰山五嶽之宗此水得山下正脉將享神明其用貴且重矣吾民生於魯域自古爲聖賢鄉人人誠知所以自新一變可至道也若其溺於私欲而自棄其貴且重焉其無覘頽矣乎是用記之以儆於有衆

東嶽上廟在嶽頂磨崖碑前元至元間提點張志純嘗脩焉嘉靖間都御史曾銑重脩布政使陳儒記

陳儒記曰

泰山爲五嶽之尊橫亘齊魯跨引江淮矗突雲霄輝映日月巍乎高哉其天下之奇觀而獨秀者乎我 明天子御極望於山川徧於群神曰用相我國家維茲嶽乃辛丑北虜犯順乃申 勅封疆之臣曰其各壯乃金湯峙乃砦堠用扞衛我國家于一人以寧亦維茲嶽嗟乎嶽之時用大矣哉維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廣陵曾公銑寔承 簡命保釐東土比至時且告饑公約己裕民發帑秩祀而凡爲我民徼福者靡不備至是故疏請于 朝得減京儲數萬石減租亦數萬石閒乃語諸藩臬庶正曰泰山威靈鼓動海內剗茲兵戎之調度頻連之賑卹以暨百官之匪頒罔弗賴之是其庇我東山者乎閒今廟貌圮壞弗亟圖之其何以祀乃夏五月謀諸監察御史關西楊公本深僉同厥議曰其動乃官需毋勦力毋違時乃底績已乃祗若成命移檄

諸司曰若布政使陳儒王鴻漸爾其經理諸難曰若按察使余鍓爾其糾　御事乃罔弗既厥心亦罔弗慎厥事曰知府劉璽曰同知王景明爾其鳩工僝工曰知州馬逢伯爾其率作興事乃罔弗奔走惟罔功是懼於是群工畢興始於壬寅夏五月迄於癸卯春三月東嶽殿之脩者四楹南向碧霞坊之建者一亦南向泰嶽坊亦一西向東官廳之建者六楹西官廳之建者四楹各南向鍾皷樓對峙於元君之廟者各東西向如其制工既訖而是歲雨暘時若東方底寧君子謂泰嶽於是乎有神僉乃請勒石於泰山之巔公以記屬之儒乃拜手稽首颺言曰嗟乎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言神異也顧茲東嶽孕秀鍾靈甲於天下則所以奠我民生翊戴我國家者寧有涯哉

東嶽中廟在嶽之陽王母池之東昔名岱嶽觀今士名老君堂僅存三清小殿按宋李諤瑶池記云觀肇於軒黄即此地也廢址中有古栢古松十餘株其枝榦如虬如龍魯覧　國朝高誨記云漢武帝東封時植蓋即此也而後園洞中壁間一石碣題漢栢二字相傳趙子昂書玩之近是古碑凡三其二刻唐與偽周老氏之徒題記行楷書俱有古法碑雙石並立覆以東盖土人稱鴛鴦碑真奇製也其一刻元至元年間泰安州禁約今録于後

至元碑刻禁約

泰安州准東嶽提點監脩官牒開稱東嶽有上中下三廟本州城北岱嶽廟係中廟唐時武則天將岱嶽廟改作道觀左側西王母殿宇經毁不存上有巖巖亭廼遇封禪　帝王歇體之所下有西王母池次有吕翁洞猶存聖像池上壹石碑云該奉州官台旨禁約諸人無得於池上下作穢如違決杖八十當職准此合行出榜曉諭禁約至元二十九年九月日榜

王母觀即太清宫在嶽之絶頂盖古登封臺昔嘗圮廢成化十九年中使以内帑金資重建隆慶間侍郎萬恭撤觀於巔北出巔石而表之題曰表泰山之巔萬恭自爲之記

侍郎萬恭表泰山之巔碑

隆慶壬申春黄河氾溢輸道梗湮天子憂皇命恭若曰汝其治水踰夏河成漕輸悉晝天子懌豫命恭若曰汝其東禋於時臣恭以八月禋泰山報成績也余乃歷巉巖踰險絶撫秦碑登日觀已乃陟山巔謁天宫忽緇衣蹁躚目瞪足踐招余言曰是泰山巔石也余異之睇其上室如錮也睇其下砌如砥也而惡知夫泰山之巔而又惡知夫泰山之巔之石余喟然嘆曰夫泰山擅四嶽之尊而茲巔石又擅泰山之尊乃從而屋之又從而夷之又從而踐履之令尊貴不揚發靈異不表見余過也余過也亟命濟倅王之綱撤太清宫徙於後方命之曰第掘地而出巔毋刓方毋毁圓毋鑿天成返泰山之真已矣倅乃撤去巔出之巔石幬十有一尺厚十四尺有奇聳三尺

戴活石馬東慱二尺五寸厚一尺三寸西慱一尺八寸長八尺有五寸夫約泰山而東之巔已奇甚矣又摩頂而戴之石斯上界之絶顱青帝之玄冠也余倚活石覧觀萬里俯仰八荒遠睎則扶桑之日曜其東崑崙之風吹其西近睇則泰碑若正笏叢石如群圭而齊魯諸阜圓者似金直者似木曲者似水鋭者似火方者似土枕青揚之絳闕俯元君之幽宫而六極之大觀備矣彼巔石不表見幾千萬年矣今出之始迓泰山之真而全其尊後來覧觀者尚毋利毋毀毋劉天成務萬世令迓其真而全其尊以毋得罪於泰山之神其緇衣蹁躚意乎緇衣余問何許人何所受而告余默而不答噫我知之矣蓋緇衣受之碧霞碧霞受之太君太君受之上清上清受之元始元始受之寥宾之祖

玉皇廟在嶽之回馬嶺按察司陳察撰記廟前晦許爲崖磴高三丈餘磴盡處爲昇仙閣

八三　卅六

陳察廟記略曰

察自浙臬之晉道經齊魯抵兹山歷險升高雲巖風磴百折千廻行次山腰突見新祠曼碩後有瑞仙巖左十峰嶺右九峰山巉巖奇特祠據厥勝像設鏐沃冠裳儼如鍾皷有奕其主曰昊天玉皇上帝竊惟山莫名於五嶽而泰尤稱雄蓋自崑崙一脉迢迢馳發至於兹屹然鉅鎮固萬山第一生處憶自結髮遊觀兩都暨江浙諸省歸棲徧吳嶺十載再起望九嶷過衡陽觀於牂牁越雋歷蒙叚氏壚抵金沙江望銅柱渡河洛驅馳関陝跡徧三蜀閩粤岩嶤崒嵂駭躡不一然未有若兹山屹焉孤高峻極太虚至使天下之人殫力協誠齋肅襁負駿奔對越者踵武無虚日精神會合焉藹悽愴若或臨之此豈偶然之故哉其必有所以爲之者矣是則斯地也而有斯祠也吾不能辯其可否獨念斯人往往數千里趨攀抵兹厥亦勞止而斯祠適在谽谺峻嶒中有廡有庭有泉有茗勞者少息飢渇者少慰籍沐風雨者得少爲避愚夫愚婦踧踖匍伏心懷戰兢欲平躁釋蒙昧以開而禱祈水旱疾疫胥此焉依豈天設此以爲福民永命之一助也而可以輕擬議哉

八三　卅七

藩王閣記略

惟泰山五嶽之長群塋之尊雄峙一方高接天漢鍾靈秀之氣鬱造物之英真天下名山之首古今祀典之崇者也其神主成物之始故宇内群生壽夭休祥福徵禨胥出入攸司罔弗欽戴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章明憲典首重祀禮嶽瀆之禋厥誠罔替累朝以來率由舊典惟　皇建極德茂業熙群辟攸叙風行海内俗化生成嘉靖甲辰秋稔泰安守臣獻嘉禾瑞麥執政率九卿百職表賀淵衷悦俞漢儒有曰和氣致祥斯實由我　聖皇法　祖憲天克誠明祀之感豈非嶽神效靈用徵厥瑞者耶明年乙巳春有僧明清自斯山募縁於潞以回馬嶺玉皇殿一

極崴遠将圮乃增建五楹鐵瓦琉璃莊嚴
銅像廊廡續具復創門閣三楹時值今撫
晋中丞曾石塘先生建牙山左公務適臨
命名曰昇仙閣僧諳予請記予惟兩間之
氣造化曰神感而遂通誕信闓闢著乎隱
顯山載地靈宜莫重於岱嶽之嚴巖與神
之穆穆而他莫及焉　聖天子功高德厚
以明厥報天地之誠擬於嶽者将無徃而
弗通以享無窮之祀不亦宜乎
○會真宮在州城東南隅舊名奉高宮宋真宗
駐蹕改今額國朝重脩玉皇殿有呂洞賓
詩二首手書石刻并李太白詩四方碑刻
俱古雅可玩
　任式記畧
會真宮玉皇殿成當有碑刻以紀其歲月
式齋沐拜手言曰一氣之分而輕清上浮
者謂之天主宰乎其間者謂之帝吾儒曰
昊天上帝彼道家者流尊其名曰昊天玉
皇上帝世之曰宮曰觀皆其奉香火之地
也會真宮在泰山之陽其創建不可考觀

宋祥符間有頌二聖功德碑在宮之南百
步許朝覲碑在宮之南一里許傳者謂真
宗封泰山駐蹕於此金大定間徙奉符縣
爲泰安州故宮居州城之巽隅興替靡常
所存者僅玉皇殿三間壖基卑下　上遣
中使進香帛於方嶽行瞻是祠從衆望弁
以嶽頂昭真祠上聞欲更新之　上可其
奏即下命所司時歲在庚子也於是召公
輸於魯甸招石匠於郢郊採徂徠之松新
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辛丑昭真觀
既作壬寅玉皇殿告厥成巍巍乎浩浩乎
松桷有梴旅楹有閑粉飾藻繪妍麗精華
金碧耀日月之光丹青奪乾坤之秀像設
穆穆赫爾厥靈誠以昭我　聖代敬天事
神之意無乎不在也若夫泰山徂徠相映
前後奇花吐而玉座芬芳白雲飛而瑤壇
空靜星冠羽衣舉手以加額者祝　聖天
子於萬壽也黃童白叟羅拜於左右者祈
斯世斯民於平康也嗚呼天不在於高高
而在於咫尺帝不在於冥冥而在吾昭灼

過之者寧不秉虔恭存敬畏以思無負於
對越也耶
后土殿在嶽南麓距州治三里許數松差類
嶽祠亦奇古可愛
青帝觀凡二其一在嶽巔其一在嶽之南麓
肇建俱不知何時宋真宗加青帝懿號曰
廣生帝君在嶽巔者今巡撫都御史李
命官脩葺於萬曆丙戌年冬孟訖工在南
麓者真宗御制御書贊刻今尚存　國朝
弘治正德間脩拓嘉靖間尚書朱衡復加
○葺焉帝即漢唐所祀五帝之一按漢書及
宋天文志青帝天神也而東嶽屬焉此廟
祀之所由起也
　宋加青帝懿號詔
勅中書門下名嶽配天乃衆山之推長盛
德在木實萬物之資生惟真宰之斯存蓋
靈篇之攸紀青帝真君職司煦育道叶冲
虛贊玄化於高明庇群生於溥率真祠夙
建方志可徵屬嚴駕以時巡爰秘封之成
禮式瞻神館冀沐冥休祇舉典章載揚懿

恭奉蕭鄉而昭薦雄至德於無方用表欽
崇永綏福祉宜尊懿號曰青帝廣生帝君
覲宇特加脩飾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廣生帝君讚 御製御書并篆額
若夫典治喬嶽表正靈祇司生發於東方
佐聰明於上帝宜乎名冠仙籍德被烝民
饗祀典於蕭鄉纔儼稱於金石者也屬以
虔脩封禮恭答神休薦顯號以致誠述斯
文而頌美讚曰節從岱宗奠茲東土生育
之地靈仙之府爰有高真允司明命至神
不測虔誠斯應茂實克昭儲祥是墜式奉
嘉名用伸精意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
七日御書院摸勒刻石
御祝文
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戊午
朔四日辛酉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謹
遣尚書兵部員外郎邵曄告於青帝廣生
帝君伏以峻功丕顯誕彰隂騭之仁神化
無方實主發生之宇惟高真之攸館乃喬
嶽之靈區屬以祇奉元符躬陳大報仰繄

景貺克舉上儀式彰昭代之稱以表欽崇
之禮合伸致告用達虔誠謹告
三皇廟祀伏羲神農黃帝在嶽南麓距州
三里許
御祝
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初一日皇
帝遣內官監太監齊玄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於三皇聖帝曰粵惟三皇建於有
極百草聿嘗藥石是資疾痛痾癢用賴以
瘳神聖功巧萬世永賴籩俎既精虔誠斯
達敬伸祭奠庶其歆格謹告
碧霞靈應宮在嶽絕頂西南下三里許舊名
昭真觀宋真宗東封時所建 國朝增拓
其制改署今額
累朝脩葺不廢近自 世宗朝遣工部郎陳
策經營施萬金重脩益鉅麗矣隆慶間撫
臺傅希摯按臺吳從憲又加葺焉其神曰
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四方謁款祇襆者摩
肩接踵而至諸所捐施金帛珠玉馬羖之
類有司日監守而覺権之萬曆乙酉按院

韓應庚侍御命官鳩工更新往制其宮故
南向凡五間則欄其東一間題曰東寶庫
欄其西一間題曰西寶庫用以投儲諸所
捐施焉宮之後架殿三間題曰便殿宮之
右架亭一間題曰憩亭凡此皆創刱也宮
之前左翼曰子孫殿三間右翼曰眼光殿
三間其中爲露臺爲甬路甬路之南大
門三間東鼓樓西鍾樓而門外綽楔凡三
中曰勅建碧霞坊東曰安民坊西曰濟世
坊而碧霞坊之前臨火池之上有闕門焉
曰金闕凡此皆增飾其舊也繢椽藻櫨霞
駮雲蔚儼然神居非人世所有乃其形勝
衺拱宮東南則五花崖東北迤西則嶽頂
磨崖日觀諸峰蜿蜒峙列三面若屛扆前
若雙闕由宮門西下石磴三丈許南俯懸
崖下視城郭若畦圃自城郭望之則崖峰
森蔽不見宮宇此蓋造化靈區眞天奇云
御祝文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正月朔初一日
已巳

皇帝遣御馬監太監黄達致祭于碧霞元君
曰懿德含弘仁慈廣霈佑蒼生於壽域皷
群品以雍熙依兹因耿躬偶爽調攝敬祈聖
力求佑康寧特以香帛用伸告祭益彰靈
應福佑家邦謹告

維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二月庚辰朔十
三日壬辰　皇太后遣太子太保玉田伯
蔣榮致祭于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神曰
皇帝臨御海宇十有二載　皇儲未建　國
本尚虛百神萬民無不仰望兹特遣官敬
詣祠下祇陳醮禮潔脩禋祀仰祈神貺默
運化機俾子孫發育早錫　元良實　宗
社無疆之慶無任懇悃之至謹告

高誨玉女考略

泰山玉女神顯靈于天下其來尚矣世傳
爲東嶽女蓋謬說也人心崇尚習外承訛
非特愚夫愚婦之不知雖博雅君子亦未
聞有能考其實者按州志載嶽頂玉女池
馬端臨通考紀池側故有玉女石像泉源
壅濁宋真宗東封先營頓置泉忽湧上升
山其流自廣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王欽若
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易以玉石既成上
與近臣臨觀復龕石爲龕奉置舊所祭焉
唐劉禹錫送東嶽張鍊師詩云久事元君
住紫微而李白遊泰山詩亦云玉女四五
人飄颻下九垓及觀李諤瑶池記謂黄帝
建岱嶽觀嘗遣女七人雲冠羽衣脩奉香
火以迎西崑崙真人由是考之則知玉女
必黄帝所遣七女中之脩而得仙者後世
因之祠于山而宋元間龕像建觀尤有徵
迨我朝拓新殿宇靈應益著不然則泰山
喬嶽之上何緣有此據通考唐詩所載實
之謬記益信

劉定之記畧

泰山絶頂舊有祠祀碧霞元君以其最高
雲氣雨降材木易朽飄風剛勁瓦多飄毀
祠不能久　今副都御史原傑巡撫山東
謁祠見其頽陊謀新之銅梁鐵瓦琉璃甎
甓之堅固丹雘青黑藻繪漆飾之輝煥高
廣深邃規制增舊其費取諸官而民不知
自昔登山捐施香錢諸巫祝妄費不可稽而
今紀理之皆有條法云

尹龍記畧

昭真祠在泰山絶頂世傳謂天仙玉女碧
霞元君之祠　聖天子御極十有五年命
太監陳喜來脩祀事明年詔脩是祠即故
址增飾之祠殿爲間者五以奉元君左右
廻廊各三間則護從之神居焉神道有門
鍾皷有樓恐其凌空壁立易爲風雨所剥
蝕故陶土爲甎冶鐵爲瓦務爲堅確黝堊
丹漆金碧交輝視昔有加焉其肖像左石
右爲銅中以沉香雕龕石座霞帔鳳冠於
赫穆清而其所費一皆輸財於神貯之帑
藏以充其用而毫芒不取於民自經始以
來綱維其事者太監文安邢表僉憲衛輝
劉璋下至義士耆宿罔不奔走事事所以
重上命敬神明也夫泰山雄鎮東方爲五
嶽之尊歷代有封禪之典維我　列聖每
遇登極必遣廷臣以祀方岳又時命中貴
有事於祠或金帛朋貝以將其誠或冠帔

旌幢以拂其像焉神之靈既感人實有以致之嘗觀州志昔有猛虎爲害禱之而去飛蝗爲災禱之而死以至於民之旱澇祈之歷有其驗故遠近衆庶拜瞻之頃靈風颯然知者敢其誠愚者啓其敬忠者堅其志奸者沮其謀善心以之生欲心以之窒吁休矣哉其神之惠乎

徐溥記畧

弘治八年春正月巡撫山東都御史熊公翀言泰山絶頂碧霞靈應宮燬于火宜治事下戶部議謂泰岳有生物功凡祠關祀典者不宜不飭且神以靈故四方奔走士女操金帛爲禱祈者歲所積甚夥宜令按察憲臣籍之以爲工費詔可乃以屬僉事陳君寛領其籍內帑賜銀百兩以屬副使

中司出納爲凡用銀以兩計者七千三百有奇爲夫若干千而成熊公乃致書京師請予記予聞泰山之勝稔矣顧職在朝署無使命欲一登而不可得嘗觀泰安州志備載其形勢祠宇知有所謂碧霞者故闕老劉文安公之記在焉其爲辭固奇偉嶢聳與茲山茲景並勝使人讀之真若望扶桑窮日觀飄飄于剛風倒景之外粤自有天地即有山川奇秀所結靈神所聚翊君之所得祀擴而求之宜亦有不可無者矧國家秩祀之所載所以萃人心而延景命於此有資焉是其興廢起弊以貽不墜抑豈非有司者之事哉記成系以詩曰

岱宗之巔巋一宮兮金碧絢出高龍從兮承乾摭坤秀氣鍾兮神名碧霞誰所封兮雲冠霞裳廟貌隆兮月星光彩氷雪容兮人世杳絶嗟難逢兮門集五騶隨兩驄兮小大執事靡弗共兮國家明昌年穀豊兮五岳效職茲其東兮刻石紀事垂無窮兮

崔文奎記畧

太極判動靜生陰陽山鎮坤維體靜陰也水生天一體動陽也岱岳摩空峰巒拔起去地數千丈絶頂出泉流注石池清泚可鑑盍陽根陰之象泉以玉女名必有所稽地志失載記曰中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謂之神岱岳統神上通乾象降靈下土坤道成女天仙玉女之號意以是與碧霞元君之稱則後世加封之典神廟在茲揖日月之冢擁層巒之秀左則岳頂之峻極右則天門之開朗歷選名勝之所無踰此境之妙意者神或受 皇天后土之命俾權興造化之機於此不然何威神顯赫如是之大殆不可以易而測也歷代尊奉已久逮我 朝崇重之典尤盛有寶香異品之頒有華冠錦袍之錫歲時遣官致祭以至奔走天下豪傑及士女商賈之類皆齋心戒誓道路闐闐歲進香帛者恒以億萬計金鏹繒錢川臻雲至溢于公帑資歲用賑歲饑皆於是乎取給孔子以鬼神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其斯之謂與嘉靖甲申都憲王公堯封奉 聖天子明命來撫東藩詣神祠展謁顧瞻祠宇敝壞慨然興歎遂下營繕之令經始於嘉靖乙酉十月己未落成于嘉靖丁亥九月丙子規模壯麗丹漆晃耀突出

煙霞之上巍乎岱岳之間斗柄之南一奇觀也而神亦寧矣夫神寧於上人安於下幽明協贊和氣熏蒸雨暘時若是以庶草蕃廡百穀用成　朝廷無東顧之憂未必不自王公一念之誠有以感之哉

郭詔銅鼓記畧

予寅長右轄熙菴潘先生政暇嘗登斯山感獻遺之物而懼其殄也乃白諸巡撫大中丞南阜王先生鑄銅鼓四竅其心置槖鑰焉以象四時鼓萬物生長收藏又爲之鳧附之瓶以達絪緼之氣其知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者與循末也又欲顯諸道德行各識以銘鼓曰元氣鼓萬物春嗟爾岱神乎神　氣再鼓麗朱夏品物亨乃神化孰鼓舞秋乃收物之府神之休　消而息爾鼓爾物歸根元資始　鳧曰大德曰生瓣香維誠人在洪爐左右和平瓶曰不平者情不私者平　神馮人哉人馮神哉吁淵乎微矣可以幽贊於神明矣予故爲之記示後世有考焉已矣

王之綱玉女傳

玉女者天仙神女也黃帝時始見漢明帝時再見焉按玉女考李諤瑤池記云黃帝嘗建岱岳觀遣女七雲冠羽衣焚脩以迓西昆真人玉女蓋七女中之一其脩而得道者玉女卷云漢明帝時西牛國孫寧府奉符縣善士石守道妻金氏中元七年甲子四月十八日子時生女名玉葉貌端而性頴三歲解人倫七歲輙聞法嘗禮西王母十四歲忽感母教欲入山得曹仙長指入天空山黃花洞脩焉天空蓋泰山洞即石屋處也三年丹就元精發而光顯遂依於泰山焉泰山以此有玉女神山頂故有池名玉女池傍爲玉女石像宋真宗東封先營至泉水忽瀑清泚可鑑味甘美王欽若請濬之像偶折詔易以玉復甃石爲龕攜昭真祠祀焉尹龍謂世傳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始此　國朝成化間拓建改為宮弘治間更名靈應嘉靖間再更碧霞碧霞宮之名始此　累朝增葺宮制滋潤而神之靈益顯四方之贍禮者益爭奔走焉其於
國家多庇護矣內史氏綱曰余聞之太史公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虞夏之文可知也余于玉女將何以徵焉

蓋天地一氣而已其在天為星辰地為河嶽明而為人一氣也玉女之化為人人而復為神也何異哉故觀於考與卷可稽也若謂玉女為東嶽金虹太乙定父所生而化身為觀音之在世豈理也哉至其神靈顯於泰則又其所背任修之處而精神往來譬諸雲霧之在太虛有依依而不能去者焉泰山位東土東木德而玉女坤質為水象池固其所自來耳其依神于此以揚靈異之休而助生成之德于不窮殆若天命之者世乃謂玉女親受帝册為女青真人永鎮泰山以主其祀豈不謬哉豈不謬哉愚固表而出之俾夫昧者有所據而傳也為之傳云　巡按御史方遠宜撰泰安州知維神懋權化機駕御陰陽助天育人炳靈

洩光一釀玄功八埏震揚明德俔天昭回七襄崧高維岳閟宮有侐仙馭式歸維此棲宅國有禋祀民有珪帛揚靄拂和四海來格茲惟守臣曰薦厥常俎豆莫奠鏞鼓鏜鏜維神降止鏐鏘琳琅風霆維車雲濛維裳空歌欽欽焱舉肅肅庇既斯人式登百穀求莫邦基扶輿清穆祀禮弗愆維神率育尚饗

巡撫都御史何起鳴宣諭

萬曆八年予觀風東兖泝泉源登泰山之巔甚焉俄聞四方以進香來謁元君者輒號泣如赤子乂離父母膝下者然是曷故哉以誠心所感也人能以此心事親則爲孝以此心事君則爲忠以此心待同胞則爲友以此心處朋友則爲信以此心教子孫則爲慈以此心不奪他人之有則爲義以此心不徼非分之獲則爲榮存此便得進香善果存此便得朝山福田脫或不然心一背馳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曾謂泰山而能私庇爾哉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

八三　五十

禱也言遠罪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言遷善也可不畏歟遂命州守袁𥝩播諭四方香客以正人心云

巡撫都御史李輔祈雨告文

惟神受職皇穹陰握玄化蒸爲雲雨以澤天下蓋祈年而祈靈者日奔走乎宇内作福而降祥者亦時合於諸夏矧茲東土固神奄宅之區而精爽之所常遊又不啻如枌榆之社也乃今四月不雨驕陽杲杲赤地千里野無豐草致　天子之憂勞步桑林而露禱輔撫茲東土民將安保日夕惕焉憂心如擣惟省咎於厥躬甘待罪而蓆藁惟神矜此元元少續旦夕之命而賜之甘霖俾回枯而起槁則神貺之洋洋等皇仁之浩浩矣輔謹率吏民齋心以叩於神惟神鑒而聽之以彰顯道不勝待命之至

升元觀在嶽之南麓酆都廟西石刻政和尚書省勑牒尚存元張志純重建改曰朝元觀學士徐世隆記

八三　五十一

牒勑碑畧

尚書省牒准泰寧軍奏符縣升元觀又云泰寧軍狀據兖州儀曹晏寅亮狀稱契勘兖州奉符縣泰山之下名曰三宮空洞之天載在圖經牒奉勑宜賜升元觀額牒至准勑故牒

徐世隆記畧

朝元者何兩儀資生萬物居泰群臣之賀正也故道家取象名其觀曰朝元古殿摧仆掌教洞明真人屬天倪子鳩工掄材雖將經凶年亦勉力成之其費皆出會真常位岳頂香資及掌教所助淨財夫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泰山其一也其興與廢必有靈祇司之豈不爲神物所護持者哉

天書觀即乾元觀今榜曰碧霞元君行宫在州城西里許宋大中祥符建史載天書降于泰山西南之麓即其地也

長春觀在州城西北隅女道主發絕久之禪僧寄焉中統碑刻元和子爲女冠豈守慎作記丘神仙牒刻成吉思皇帝勑旨俱存

八三　五十二

記稱祖師謂丘神仙妙真則守慎之賜號也

元和記畧

教非道不立人非教不脩凡以道爲宗以神爲教者莫不剖瞶抉瞽拯況服昏躋人於長生之域嗚呼世或有聞而未悟者有聞而悟者是旦暮一遇之幸也近代幸我祖師設教七真開天上智下愚咸使知之男脩女學悉爲證矣夫全真之道杳然難言哉其教也微妙玄通廣大悉備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其要絶資去欲返樸還淳屈已從人懋功從德則爲遊藩之漸若乃遊心於淡合氣於漠不以是非好惡内傷其生可以探堂奧矣妙真脩學無間然矣儻來不爲得去不爲失不悦生不惡死冲而用之厥心不震雖天地晦冥而朗日自照霰雪交集而陽春自舒此得性之功也動與陽同波靜與陰同德寢無夢覺無憂虚而待也其生乃全聽之於心冲氣爲和息之以踵谷神不死此保命之

效也

龍泉觀又曰斗母宫在岳之小龍口嘉靖二十一年德府重建濟南陳輸記石

風伯雨師廟在州治東按天文志風伯箕星雨師畢星也先是廟廢止遺一石碣成化丙午旱雩不雨或油然雨狀輒爲風散知府蔡晟請其所祭之風頃息大雨如注因復立廟廟圯知州鄭豸易以壇

高真院在岳之南麓曰金山青帝觀後俗曰眼光殿

三官廟有一其一在岳之中道曰快活三其一在治西關其一在治東關

酆都廟在岳之南麓升元觀東弘治十四年建其神爲酆都大帝其左爲閻王廟嘉靖壬戌年濟南府同知翟濤重脩有記

李欽重脩酆都廟記

岱宗南麓有廟曰酆都其神爲北陰酆都大帝配以冥府十王其東爲曜靈五閻王而左右十司曹官列焉嘗稽道經所載酆都者陰氣之主九地之樞機likelihood罰罪鬼宛魂之所也十王之中其七曰太山故陸机太山吟有曰蒿里亦有亭幽岑集蒿鬼蓋蒿里去泰山僅數百武耳白樂天詩亦曰東嶽前後魂北邙新舊骨誠如是則酆都之爲廟夫豈嶽麓之所可少者乎雖然俗傳收捕追逮出入死生之說固儒者所不道也然昔者吳道子畫地獄變相於成都民咸惧罪市之屠沽魚肉者不集而况崇之以殿陛列之以众牘肖之以人鬼嚴之以剉燒舂磨之刑使人入則肅然凜然出則悚然將自知去惡以求免刑戮之弗遑也其爲神道設教之意顧可漫置於此者乎廟創始於太監李僮時弘治十四年也至今歷歲既久風雨所侵剥棟宇榱桷蓋瓦級磚與夫丹雘藻繪之飾未免傾圯漫漶嘉靖壬戌春濟南二守安陽弘齋翟公濤以兩臺壽委来督嶽廟大工既獲底績乃復以檄請爲重修酆都之舉兩臺亟爲嘉允卜日興事貲費取給於香稅而於農民秋毫無所干擾經始於癸亥秋七月訖

工於冬十月殿宇周廊門觀繚垣悉加完治鬼神之像皆重為湼塑煥然一新廟西登嶽之路復建岱宗坊三楹自此以至嶽頂地方八人又皆立坊以表其名而各揭聯以壯其景全碧煌熺映照山河由是泰山之偉觀愈益增矣郡人士咸碩刻石以紀其事余惟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天以政養民肅之以刑故曰父毋之於子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朴而告戒之亦仁也上之於民也政教以撫綏之仁也○刑罰以儆礪之亦仁也岱岳於方為東於時為春興致雲雨發育萬物而北陰酆都之府所司者秋殺之權也公來本以嶽廟為事而其餘力又有及於斯者無乃所以警勸下愚而啟其遷善歛德之機

八三　五十五

森羅殿左為閻王廟在岳南三里萬里社首二山之間有七十五司及三曹對案之神神各塑像俗傳為地獄云

徐世隆記畧

蒿里者古挽章之名田橫之客傷橫而作者也漢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後世以為人死精魂歸於蒿里有神主之張華博物志陸机泰山吟皆云人死其魂拘於蒿里白樂天詩曰東岳前後魂北切新舊骨樊殿直廟記亦言人生受命於蒿里其卒歸於社首蒿里祠距岳廟西南三里許社首壇之左自唐至宋香火不絕禮之者入則肅然凜然出則悚然豈非世人如見真鬼神而然歟吳道子畫地獄变相于成都觀者咸懼○罪修福而市屠沽魚肉者不集况入比詞其不寒心而駭目者鮮矣

趙相公廟在社首之陽其神見搜神記及宋人元豊記石

三靈侯廟在南天門祀周諫官唐宸葛周武又附祠岳廟按通志三人墓在髙苑縣

八三　五十六

靈派侯廟在州城西南潦河東涘其神舊名曰潦河將軍後曰通泉侯宗真宗東封拓廟封靈派侯元重建教授王真記

王真記畧

泰山有三溪獨西溪雅秘莫測源來自上方為瀑布直注山趾洄洑龍湫而出髙深委折至郡城之西百拳武岳民飲濯之而呼曰漴漴之東滑地形若穹龜然廟其上曰靈派侯者宋真宗有事泰山駐蹕於此始患水泉涸絶俄而涌漲嘉其神異而封建之也泰安監司嗽撒縣尹孫公民献同謁祠下憫殿像摧壓蓄興修志已而廟壖為水奔囓祝之水復折而西二公耳神之靈既熟而又目覩其驗遂更其廟而新之○以崇其祀屬僕為記竊聞之山林州澤有利於人者則秩而祀之唯岱為鎮岳寔發生之所膚寸興雲不崇朝而雨其流澤又能滋於民物復及萬乘功用顯白神而祠之宜矣乃作迎送神之詞俾歌以侑詞曰

我侯兮何在山之麓兮水唯潦山幽兮水鳴具我侯兮形聲侯之游兮委蛇風爲馭兮雲為旗坎坎兮擊鼓水妃兮歌舞侯之樂兮來止徒御雍雍兮赤舄几几我民承事兮既多受祉侯之去兮悠哉忽憭兮陰

八三　五十七

霾或來去兮叵測千萬歲兮愈欽靈德

淵濟公廟在岳頂西南白龍池上有司春秋祀焉歲旱雩禱自漢唐已然其淵濟神號祠宇則肇於宋元豐壬戌邑人趙合撰白龍殿記元邑人王天挺撰金帥劉瑀填池靈異記州倅李簡謝雨文州守路希尹撰感澤記　國朝學正夏靖撰感雨記俱石刻祠中

趙合記

泰岳西南隅有靈泉曰白龍池岸古石峻淵然閎竅大頂巍然而作襟首大峪環然而爲邪郭峩峩而蔚者懸刃秀於上湍湍而鳴者百丈溢於中秋朝夏暮靄呈波面而爲瑞靈草異花羅岸徑以爭香紫流天轉涵漾峯旋乃一方雄勝之地登而涖之者無不嘉而駭焉自漢唐已來至於我宋每歲投金龍王簡御香爲之禱矣蓋龍克雲克雨浹洽萬彙豐成元元者哉近者春夏不雨驕陽頗熾賢守大夫楊鐸躬率縣吏民虔祈雨于白龍之神幸龍之明德不越夕而甘雨降應如影響稼穡以之而興縣境自是而蘇焉邑民霍直等白于大夫曰今衆虔感龍之惠願各持寶貨剏龍堂一所以答神休仍選材飭工約而中度麗而不奢經之營之不逾月而歡樂成矣大夫特牒上司敷奏天廷乞賜嘉號虔旌龍之效耳

王天挺記

淵濟公之號始於宋其廟於兵亂間爲金東宮公燕寧所毀不數月而寧卒歲在丙戌元帥萊蕪劉瑀權知泰安州事守天勝以久旱禱雨於龍池之側時有小白蛇出戲於香卓上劉以爲神龍所變再拜祝之曰三日之內有雨則我將爲神脩廟卜之吉一軍歡呼羅拜經數日無雨劉怒曰神許我雨今既無雨則無神矣命諸隷卒揭西崖之石填其池池將滿雷雨暴至如傾雹大如鷄卵衆惶怖驚走既晴視之其池中所填之石悉爲湍流衝去皆駭異拜謝服罪即今廟貌劉帥爲創始此事土人往往有親見之者權府張侯談之甚詳因併爲之記

李簡謝雨文

庚申年二月己亥朔十九日丁巳泰安州州倅李簡謹以剛鬛請酌庶羞之奠再拜稽首祭於淵濟公之神去歲之秋嚴侯不以李簡愚惷不才俾倅此州時方苦旱人畜疾疫已後種麥之期而土脉焦枯耒耜弗能入重九前一日禱雨於此是日雷震雨作如響如答是既久非霖雨莫能濟是月望日約太守以下諸僚屬以荒唐不恭之辭瀆復致禱是夕雨降淋漓三晝夜東原千里所在霑足既晴耕夫播種徧滿郊埜不失金歲來年之望者神之惠也今春復旱遂於上丁前一日太守弗樂之辰率僚佐致禱於明神所明神閔人之不享是夕降甘雨二寸許越三日雷雨復大作萬姓欣欣惟神之恩敢不明受其賜謹選吉日躬齋潔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神其鑒之

路希尹感澤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函類監郡太守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能致感通亦在監郡與太守耳凢監郡太守若無文武不畧不清廉肅下不明惠公直則致傷和氣一州生類皆受其害今監郡住童暨太守路希尹來守是邦兵革之餘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詢問其故不覺涕下况歲乙巳值天久旱民有憂色夏五月望日謹齋戒沐浴躬率屬僚禱于岳麓淵濟公之神屢獲靈應至十八日辛巳大雨飽足既不敢忘又從而歌曰龍之爲神變化屈伸能大能小澤及生民或潛或飛或幽或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夏靖記

景泰甲戌春三月徂夏不雨二麥萎悴東作靡興民心將至於流移矣郡守楊公定憫民之憂若已之病遂齋沐備禮延柴道正於四月朔設壇草次祈禱惟謹越五日

不雨耆老曰仙麓有淵濟公祠何守茲者遇旱請禱輙應盍秉厥誠偕官僚耆宿拜跣遂塗至祠爇香再拜祝曰惟神血食茲土定與神陰陽表裏艱禱不雨其誰之咎俾之歲歉衣食不足民何以安粢盛不潔神何以享爲神之靈鞭龍致雨失何難哉詞懇誠切恭禱禮畢至暮復達草次維時玄雲四布雷電交作甘雨如注夜二鼓少止翌日再雨不三日又雨公忻然顧余輩曰此時雨也時者不先不後之謂使得雨也先五日而至麥爲之忌後五日而至麥奚以秀不秀焉實此雨所以爲時也由是萎者以敷悴者以榮物意舒暢民心悅懌以爲有年矣神之澤民如此合報祀焉謹以牲醴大合樂盛報神恩屬余記之余聞有道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年穀順成物無疵癘民不夭札而太平之象見焉乃者雨不違時二麥復蘇東作可興而有年之望也斯民也遭逢上瑞懽忻鼓舞而不知誰之爲之者良由太守公集誠所感以

致然也公字在止西江忠節裔由科目擢令職并書以爲記云

關王廟其一在高老橋其一在城內營裏街其一在東關大石橋其一在州西南下張集者尤靈異每遇大旱郡人輦之來州禱輒雨

岱史第四冊神字號目錄　　縣一

岱史第十卷靈宇紀

此卷特錄吾夫子殿宇蓋別於神佛寺觀也而魯兩先生祠附焉以存道脉云

孔子至聖殿在嶽巔玉皇頂西稍下可半里許其地相傳爲越觀峯其下爲孔子崖意者韓詩外傳所云孔子登泰山望見吳閶門白馬以示顔子此豈即其地耶嘉靖間尚書朱衡謀拓基於此構建祠宇以奉孔子迄遷任弗果萬曆十有一二年間先任濟南府郝推官大啟創議建正殿三間前爲門一間四圍垣墻俱全專爲崇奉孔子設也又以遷任未及安神奉祀以竟其事今鹽臺侍御譚　檄脩岱史稽考勝蹟有司議請重脩前項殿宇奉孔子神主配以顔曾思孟悉如學宫之制春秋行釋菜禮仍於殿之兩偏構道房居黄冠以供掃除云其時撫臺中丞李　按臺侍御毛　悉可其議行藩司覆覈脩舉由是孔子與群賢登臨遺蹟招揭於泰山相爲終始瞻仰者快焉

巡按御史毛在委官安神祝文

維　年　月　日　致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猗維聖師天縱其生貞
元萃其氣光嶽儲其精然嶽莫崇於岱故
其儲精也不偶而聖莫崇於聖師故其取
精也獨宏麟紱尼山近接介丘而應瑞龍
吟洙泗淵源泮水以翚英嘗聞登泰山而
小天下迄今貽芳躅而求鴻名令人想見
其丰采罔不顒聆其英聲恍若群諸弟子
凌𡾰千仞之上手提魁斗揭日月而開群
盲又若鼓丘陵之歌盪激天籟鍠鍠然與
松風笙鶴而齊鳴又若裁帝王之六籍卷
舒雲錦不崇朝而兩化乎八紘蓋岱宗雖
峻極得聖師而益嶸峥聖師之神道雖無
乎不在而於生平勝覽詎不益朗其神情
是用跡夫登臨之地崇祠而奉主時舉釋
菜之禮俎豆而粢盛豈惟高山仰止之思
興起千百世如一日行見齊魯一變之化
不越衽席而漸摩乎斯土斯氓則今兹所
為嚴事尤不勝其悃誠也敬奉　復聖顔
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

縣一　三

子配享左右共妥神明亦謂夫四子之於
聖師猶群嶽之於泰岱而當年之步武屬
屬壹靈光之相倚晶晶尚　饗

巡按御史毛在訂定常祀祝文

維　年　月　日　致祭於
先師至聖孔子曰維聖天縱惟嶽降神乾
坤參贊帝王經綸岱宗仰止振衣登臨一
時過化萬古流聲肅瞻廟貌吾道常新消
兹春秋仲敬薦明禋以
復聖顔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
饗

查志隆岱巔脩建孔廟議

竊照泰嶽靈區在寰㝢最勝而古初遺蹟
惟聖哲尊崇然聖哲中之有孔子猶山阜
中之有泰嶽也豈惟誕育降自嶽神迺其
里居尤為密邇遐想轍環之日師弟子相
從登高覽勝者屢矣故孟子則云孔子登
泰山而小天下禮記檀弓則云孔子過泰
山側聞婦人之哭而嘆苛政猛於虎列子

縣一　四

則云孔子遊於泰山問榮啓期之三樂而
善其能自寬韓詩外傳則云顔子從孔子
上泰山望吳閶門之繫白馬而顔子對以
有如繫練孝實録則云曾子耕泰山下思
其父母而作梁山歌凡此故實鑿鑿可據
若孟子生時則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
來覆於其居而宋儒稱之曰泰山巖巖氣
象其言豈無稽哉由斯以觀則泰山勝蹟
孔子稱首而顔曾孟三賢皆踵其芳躅者
也夫何時世變遷踪跡泯滅惟孔子崖銅
像僅存殘毀者半而顔曾孟沓然無可考
見夫老佛之宮廣袤山谷燦爛丹青固無
庸置論即如宋時孫明復石守道兩先生
猶然俎豆泰嶽之麓而聖如孔子賢如顔
如曾如孟生平固其涉歷之地沒後獨無
棲神之所臨風吊古寧不感悽查得嶽頂
玉帝觀之西有空殿三間墻垣俱全其中
絕無神佛塑像蓋在二三年前先任濟南
府推官郝大猷創議營構原為崇奉孔子
設也續緣本宮還任未竟始謀迄今廟宇

縣一　五

空虛漸至頽壞然因其舊貫加以繕脩費
旣不多工可刻日相應命官經費處材鳩
傭待其脩理完日於殿內設立孔子神座
神主正中南向而東西配以顏曾孟併入
子思各神座神主東西相向一如學宮之
制春秋丁祭每歲嘗香稅官備辦祭品照
州縣釋菜菓肴各神座前一卓其特牲則
總供猪一口羊一口本官如期致奠仍於
殿傍構道房三間責令本山道士二名常
住看守報名在官以便稽查及孔子崖銅
像亭宇一併脩整仍於舊址供奉則聖賢
遺蹟未與泰岱爲始終而廟貌崇嚴足慰
萬世之瞻仰非特斯文之幸實重山靈之
光以此紀載簡編不亦輝奕典墳哉萬曆拾肆
年拾月拾日議

魯兩先生祠一名泰山書院在州城東南隅
祀宋孫明復石守道其廢興具金學士承
旨党懷英及　國朝大學士吳寬撰祠記

懷英記

魯兩先生曰孫明復石守道氏宋祥符天
聖間以仁義忠孝之道發於文章爲諸儒
倡當世大儒如文忠歐陽公文正王公皆
尊禮之故其沒也歐陽公爲誌其墓蓋比
之孟軻韓愈之流其羽翼聖道立朝行已
治行終始偉如也初兩先生築室泰山下
縣一　六
以爲學舘屬大嶽祠壖基甫迫乃非徙
山麓而以舊舘爲栢林地歲分施錢爲養
士之費學者至今賴之而鄉人指以爲上
書院者則其所徙地也大定間嶽祠火越
明年有詔營建乃命更新廟學已而諸生
相與言曰昔兩先生宦學汶上汶學祀之
不忘吾儕居其鄉食其德乃可遂已乎於
是兩先生諸孫閭其言更出所有作爲祠
堂於大門之左以成學者之意石先生之
孫震使其姪翊走京師屬其門婿党懷英
書其本末將刻諸石懷英曰兩先生之道
垂於後世炳如日星奚患無傳雖然有一
言焉方孫先生以春秋之學教於魯石先
生蓋師事之時給事孔公道輔聞其名自
兗來謁孫先生旣出應客而石先生執杖
屨侍其左右升降拜伏皆扶之其往謝也
亦然繇是魯人始識師弟子之禮士風爲
之一變近世士尚剽竊以從師親友爲耻
忠厚之道不著久矣國家尊經養士將使
人人爲鄒魯固當師承鴻碩因文以入道
縣一　七
德之輿而後游兩先生祠下而食其餘庇
可以無愧矣

吳寬記

魯兩先生者爲宋泰山先生孫公明復徂
徠先生石公守道也祠始建於今泰安州
治之西而隣於嶽廟金源時遂爲廟併元
改建於嶽麓已而復爲浮屠氏據入　國
朝乃附祠於州學而規制狹隘祀事簡率
無以慰魯人之思至是州守前進士德清
胡君瑄言於巡撫山東左副都御史無錫
盛公謂其事繫風化甚重請於朝事下禮
部議從之仍俾有司每歲春仲祀　羊一
豕一秩爲常典於是胡君復請於藩臬諸
公擇地得於州治之東南以成化二十三
年八月建祀焉工未畢盛公以請老去而

眉山吳公來代益重其事趣成之胡君乃以書來請記於石予惟大賢君子所以能使人久而追崇者非區區末學所知顧請之之意堅不可已也惟兩先生在宋盛時泰山來自平陽而寓於魯其學長於春秋著尊王發微簡易公平多得經之本義一時名公賢士高其學行至妻以女或就見之後范文正公富鄭公交薦其賢始授官官止殿中丞徂徠則生於魯者當孫公居泰山之時實師事之其為人好善嫉惡嘗著怪說中國論及唐鑑以為世戒而慶曆聖德詩尤為人所傳誦嘗以經術教授於鄉後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太學自此而興初舉進士甲科官止太子中允蓋兩先生平生見於歐陽文忠公墓誌而國史取以為傳者其大畧如此按其言論其世信其為大賢君子卓然出乎流俗而衰然為一方之望者也故在當時並為人所尊仰至即其所居山稱之以配其德可謂至矣泰山雖嘗被薦而人亦嫉之不得盡其用

若徂徠之剛直既沒而禍患作幾不能保其遺骸而庇其妻子蓋小人之不相容亦勢之所必至者今去之六百年雖天下知有兩先生而魯為所寓所產之地道德之風藹然猶存宜人尤尊仰之祠象煥焉而不至卒廢人心之公不能自已如此又歐陽公所謂發先生之光者今則愈久而愈光矣兩先生塋處守臣又推朝廷尊賢之意既加封護惟謹且二氏幸皆有後而石差繁復選其人入學充弟子員魯人之思庶幾慰之因併載其事俾刻之祠下云

岱史第十一卷宮室志

敘曰志宮室者何志其宅岱宇之勝而登臨者藉以盤桓也夫自古名亭佳館崇閣危樓必擴山川之勝聚斯擅寰宇之偉觀而勝莫如岱則擴勝莫如岱宮室矣天地其邃際日月其戶牖烟霞其几席風雨其洒掃不越乎楹檐櫳榥而超然遠凝邈然周覽曠然出人境惟茲獨也豈不稱上界清都哉其間過化亭則宣聖之芳躅泰山書院則孫石名賢之故墟觀海亭挾仙宮則浴日御風之氣槩仰止亭迎暄堂則奉迓朝命而禮當途之冠裳此又宮室中最稱勝者大抵危崖峻嶺之上材木甎甓轉運最艱即一磚之費十倍平地乃其役夫巇嶇血汗可憐之狀余嘗目擊焉而雲蒸霧鬱日烈風剛於悪圮又最易以故有崇構見稱於古而今僅存其名者余嘗謂岱巔工役勿務華務堅固勿務新創務時葺舊構勿待其大傾頹然後葺之以致耗財動衆而居守又必有專責焉是亦節愛之一事云

觀海亭即日觀亭在嶽頂日觀峯秦鈁樊獻
科題石扁曰日觀楊綵立石碑二曰東觀
日本西望河源蔡叔廉勒石坡曰天下名
山第一
挾仙宮在嶽頂觀海亭之西萬恭題扁曰憑
虛御風宮後石屏大書曰孔子小天下處
嶽頂公署惟此最寬廣達官燕飲恒於斯
過化亭在嶽頂稍西孔子崖吳謙勒石崖曰
泰山喬嶽
○仰止亭即西公署也在碧霞宮西前後三間
俱有翼室前巡撫都御史今工部尚書何○
起鳴題扁曰仰止云天柱峯玉女池秦斷
碑俱在亭之後凡達官上宿恒於斯
東公署在碧霞宮之西其制稍隘於西公署
香稅摠巡官甜息之所
乾坤樓在大龍峪下侍郎洪朝選題今名扁
侍郎萬恭又扁前楹曰礪山帶河
半山亭在朝陽洞之西南山上
誠意門公署在誠意門之西凡三間傍有翼
室

五松亭前後俱三間前廳有翼室亭前秦始
皇封松樹五故名又名御帳以宋真宗曾
此駐蹕也今其松存者二焉是亭當嶽之
中道達官每飯中火於此或於誠意門公
署
巖巖亭取義於詩舊在岳麓王母池東成化
間參政張盛移建水簾洞左
飛雲閣在岳南阯曰紅門歲久圮廢今紫石
爲臺上有棟宇下通梁道循閣之制也方
元煥書扁曰梯雲石刻曰蓬玄洞天邢一○
○鳳篆書曰仰止
高山流水亭在晒經石隆慶間都御史萬恭
剏建自爲之記
萬恭石壁記
余既表泰山之巔㨿岱麓而南下則憇晒
經之石石廣可數畝徧刻梵經皆八分書
大如斗不知何代所爲近有好奇者則刻
大學聖經於上端以勝之余乃大書曝經
石字皆博可六七尺刻深三寸垂不磨以
助其勝北聳石巖石若斬截而成澗　水漫

石而下以懸乎空巖若垂萬珠焉余輙大
書水簾字深刻之水漸漸淅字上字隱隱
匿水中斯泰山之至奇觀也已乃穿澗水
而西得石壁高約十五尺廣約四十尺夷
出天成下擁石基余東向而立則水簾之
泉泠泠出其左而挑柳數十株蔚蔚其若
余遂倚石壁爲之亭亭悉以石石柱四直
入石基其深尺有咫上覆以石扳令永久
登泰山者得憇息萬襆焉余嗜鼓琴輙顧
從者曰夫是倚岱麓之壁也斯不亦高山○
○乎夫是臨水簾之泉也斯不亦流水乎爲
子援琴而絃之邀泰山之神聆廣陵之歌
若將巍巍乎志在高山也又洋洋乎志在
流水也是謂神品亦謂神觧從者悅遂命
之曰高山流水之亭
更衣亭在岳之紅門道左凡衣冠之士登岳
至是易便服以行故名
且止亭在更衣亭西有石刻亭名三大字
迎賓堂在岳祠東齋之南有司宴　王人及
大賓客之所

誠明堂在岳廟內之西延禧殿後九　朝廷遣大臣有事于岳者居之

御香亭在誠明堂後九　朝廷遣使賫香於岳祠先置於亭擇吉而後奠神垣周石刻名人詩文

泰山書院在岳南凌漢峰下舊為唐詩人周朴菴後為孫復石介胡瑗講習之地嘉靖間按察僉事盧問之創三極妥孫石靈位尚賢存古蹟也邵賢有詩曰千古清風仰孫石獨遺堂址向岩隈

○泰陰亭在州城之南宋真宗登封古蹟也巡按御史吳從憲建亭有記○

吳從憲泰陰記畧

余按山東之明年暮春三月循泰岱將有事於登萊因與同事諸司臨拜嶽祠陟登封臺而往蹟之僅存者惟泰之斷碑與唐之磨崖其他皆湮沒磨滅不可復覩及還州治知州事李逢暘請曰城南有陰字碑者乃宋真宗御書封禪紀文距州半里而近此祥符中東封故蹟也時偕同事往觀

○之碑九五面相合而成矻然如列屏嶂非特其製與他碑迥異而其敬天尊祖謙遜辭讓之意百世之下讀其文字猶令人肅然斂容稽首而莊誦之也然而時移代變昔之金泥玉檢光函萬丈今則蓋藏委翳於荒墟蓁莽之區其不為湮沉磨滅者無幾矣余因是竊有慨焉乃戒有司除地築亭于陰碑之北是秋九月望日從事者均來告成亭九五間砌以石址臨于濠濆重門深迥畫棟高暈碑碣峙前儼如上帝之○臨雉堞擁後恍若海市之觀北瞻泰嶽壁立萬仞則勃然仰止之思南盼徂徠直道偃蹇則惕然尚友之志視嚮日荒墟蓁莽之區今則巖巖翼翼廓然大觀非直為是州奇勝而奎章宸翰輝映今古真亦有光於泰嶽也矣於是命工人篆其碑之南曰泰陰碑揭其亭曰昭事上帝翌其門曰升中古蹟州之士民樂其有斯亭也夾道樹以槐栢後渠種以芰荷仍取其地之中作為花塢周以柵欄多植奇花麗草以待四

方賓客之觀翼亭之西拓地半畝築室數間以為往來憩息庇蓋之所由是至斯亭者莫不徘徊竟日而不能去也嗚呼可謂盛矣

環翠亭在蒿里社首二山間登此非眺岱岳餘三面則鞍牛徂徠諸山蒼翠環峙故名

萃美亭在岳之西址去州治十里金知州姚建帶建元奉高尹王悟重脩肅訪使徐琰記亭今廢記石移置文廟

徐琰記畧

○天下名山巍然而大岩然而尊者泰山而已泰山勝境窈然而深蔚然而秀者西溪而已溪居岱宗之右麓延袤數十里樹林陰翳蹬道崎嶇清泉奇石瑰瑋萬狀行愈遠而山愈奇境愈勝極溪之所窮顛崖百丈懸流下擲望之如垂練天紳泉也天紳之西有巨壑焉一水自天勝巖落為盤石所散漫濿於壑之上齊若建瓴然水簾洞也而又芙蓉懸刀飛鴉獅子諸峯削翠其上黑蜧白龍神潭水府潛跡其下雲烟吐

天晦明變滅跳珠濺沫轟雷掣電顧接有所不暇真山水之窟宅大壤之奥區也金大定間泰安大守姚公面水簾而瞰天紳創構一亭樽俎不移而諸景咸會因榜之曰萃美坡詩有云江山雖有餘亭榭着難穩登臨不得要萬象各偃蹇吾不知世間得登臨之要有如此亭者乎

靈液亭在岳頂玉女池北宋建今廢

醴泉亭在天書觀宋時所建

○環詠亭在東嶽廟御香亭西周垣缺許四面石刻古今名人詩詠故以命名也其間有韓琦蔡襄范仲淹歐陽脩石曼卿蘇子美林逋諸公題識种放會真宮詩而放刻則堙沒不可見矣惟諸公題識姓名尚在嵗久亭廢諸石刻淪於荒穢中萬曆十四年按臺侍御毛　允行後項呈議委濟南府通判桑東陽仍其舊址復構亭宇將韓范歐陽諸公姓名手筆拂拭而維新之先賢數百年遺蹟蓋重光焉足以昭示將來俾知所仰止云

查志隆表章韓范歐陽諸名賢遺蹟議

照得泰山形勝古今登覽遺蹟種種無庸殫述夫秇文尚矣人品急焉惟其人誠賢故其言誠立即片語隻字而姓馥名馨當世想見其手采後世聞之亦莫不延慕興起何論模彷其文華輒欲刑儀其質行以此磨礪人材維持世道故其遺蹟有足多也竊見岱廟西偏　御香亭之右自古有環詠亭一座其來久遠不知創自何代何年蓋四面垣墻俱石刻先代名賢題詠聯○翩手筆而亭宇介於其中瞻顧諸所題詠若環繞焉故因以命名也其間名賢之最著者若韓魏公若范文正公若歐文忠公若蔡端明蘇子美梅聖俞林和靖石曼卿諸公皆先宋人物其手筆尤不容湮沒者柰何近嵗亭宇久廢尚幸亭之稱名存於舊志中職按舊志而求故址則彼鄉人士絕無知者轉展諮詢延歷時日今幸得其故址幸四面垣墻石刻依然尚在只廢缺一隅更幸韓范歐蔡諸名賢手筆無恙惟是壓埃滿壁未易分披汚穢蘊崇不堪覽趾職於兹深慨焉俯仰古今其責在後之君子若不及今爲之表章則四面垣墻旦夕盡廢不止僅廢一隅而已何忍諸名賢數百年遺蹟當　盛世而湮沒豈不有媿於斯文哉况舊貫可仍不由新創而一亭工費爲值幾何合無仍其舊址復構亭宇仍扁曰環詠而四面垣墻題詠見存者拂拭之其一隅已廢缺者即將　國朝名賢題詠補入而繕完之則豈惟更新先宋諸○名賢遺蹟而益彰　國朝人文之盛豈惟增光岱嶽相爲終始而於所謂磨礪人材維持世道者未必不藉此興起也職不勝大願　萬曆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議

○白雲軒在嶽頂西南稍下鳳凰山之陽有白雲洞焉萬曆十四年巡撫都御史李　以禱雨登岱賞識其勝協謀於巡按御史韓　建枋以表之又爲之亭爲之軒巡按御史毛　繼代共落其成詳見記文中

都御史李戴白雲軒記

今歲夏余祗奉
上命塡撫東土時苦旱魃爲災未及受代輙
禱于泰山之神爲元元乞一旦之命竊私
念公羊傳所稱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泰山
之雲也今安得爲雲爲雨即符所禱哉已
而見白雲裊裊布護山谷蓋自白雲洞中
出也因往躡之則在鳳凰山之陽石磴陡
絶而下洞高丈許廣亦稱是中有石竅廣
二尺深僅尺許而洞之下陡峻深谷又不
可測所謂百丈崖者是也洞中石竅四時
水常溢注其來無形不知所自夏月則其
勢愈盛沛然旁達故相傳爲龍洞甘霖又
曰雲根雨脉云余於此益信雨天下之言
不誣也圖所爲標其勝宜無如斯言者一
日以語撫臺譚惺堂侍御則手筆雨天下
三字勒石洞門余檄有司樹之坊坊稍北
構亭一楹亭稍北構軒三楹而軒之宅勝
最奇背負石壁如屏左右如翼獨開一面
甚閎曠憑檻俯視大小龍峪如蒼龍噴水
而山麓行人摩肩接踵雜遝如蟻近眺利
徂徠山當其左傲來山當其右遠眺則云
云亭亭危丘梁父又環列星羅畢獻奇偉
噫斯天下之大觀也已陟斯洞憩斯軒者
寧無霖雨天下之思乎哉奚但選勝踔秀
云爾有司竭余記之是舉也前按臺韓西
玄侍御與其議今按臺毛文源侍御會其
成其餘有司執事勸之碑陰
萬曆丙戌仲冬吉旦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督理營
田兼管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廉延李
戴書

岱史第十二卷物產志
敘曰昌志乎物產也言物產莫尚乎山而泰
山尤廣生大生之區也禹貢曰岱畎絲枲鉛
松怪石神農經載泰山諸藥石而山海經曰
其上多玉其下多金多水玉道書福地曰泰
山多芝草玉石是皆物產之聞於古昔也譚
者謂古昔山東富饒甲天下利賴於泰山居
多有審然者自今觀之石山鮮茂林剛風罕
宿羽寒窟無群獸危巖深澗詎復有良玉仙
芝惟是藥草緣崖藥石滿谷如天麻青芝赤
石脂紫石英諸靈品絶異他產則永永爲世
人扶顛起死以弘濟壽域其爲寶弗啻金玉
而已夫泰山之興寶藏詎分古今哉古昔用
之有節故恒見其富饒晩近世費出不經上
既橫斂下復侈靡即磬山海之珍難乎其繼
山東富饒之不逮古其以是夫余於茲有深
慨焉

木有秦松在黃現嶺秦始皇登泰 山遇風雨
避於松下遂封爲五大夫五大夫者秦官
名第九爵也唐陸贄作禁中卷松詩云不

羨五株封按史記但云封其樹爲五大夫
不聞有五株松之説而贄云爾者何耶又
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
五松不見見輿薪又李白送人遊桃源亭
詩云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
木有知云云唯舒王詠栢詩云老松先得
大夫官乃爲切當今只存其二然非秦時
故物疑亦後人續植者老幹拳曲擁腫宛
如蒼龍勢欲飛騰范宗吳勒石樹其下曰
五大夫松御帳坪稍北路傍古松一株緣
○崖依峪盤結偃蓋若雲覆然其音詭蓊鬱
殆退大夫松遠甚方元煥磨崖書其下曰
處士松蓋尚其高隱不羨秦封也　有漢
栢在泰山之陽登封門之外山南廟在老
栢數株相傳漢武帝封禪時所植有唐槐
在嶽廟內奇古特異雖良工不能繪亡若
椿梧梓檜楸槲桑柘榕欒榆椰楊楝雖皆
有之顧登封之地無喬林豐樾而取材于
工師者或寡焉譚者謂岳多石少土難於
滋植風剛日曬易致頹朽是豈山之性哉

抑自古日尋斧斤而今莫爲之栽培耶
果有梨栗棗柹梅杏桃李柰石榴銀杏櫻桃
林禽核桃蒲萄羊棗文冠果無花果諸品
多植于岳阯園林其在岳者多野生曰山
榴獮桃野棠
縣一　二十
花有牡丹芍藥紫薇凌霄夜合辛夷長春麗
春梔子玉簪萱葵臘梅薔薇雞冠罌粟山
丹月季蘭蕙茨菰石竹菊百餘種蔓生於
樹曰藤花可蔬鹿葱花别名曰黄花菜珎
美稱於天下而土人賤之不以供客
○藥以泰山著圖經者三十有九種曰青芝赤
箭景天遠志天門冬千歲藟徐長卿太乙
餘糧石龍芮石鍾乳石硫黄白石脂赤石
脂白石英紫石英玄石滋石滑石雲母石
絡石莨龍骨伏翼蛞蝓松肪栢實茯苓丹
參茵陳茵芋女萎狼毒連翹茹藘澤漆瞿
麥香附子玄胡索惟天麻獨異于它産但
鮮而難致有名在圖經而不以泰山言者
四十有九種曰蒼木黄精黄連黄芩玄參
蝦蟆苦參沙參菖蒲知母益母貫衆山查

山藥地黄地榆地丁南星枸杞木蘭防風
荆芥芫花椒百部百合草烏柴胡牽牛
桔梗藁本芎藭漏蘆鬼箭麥門冬葳靈仙
白鮮皮青木香鬼見愁車前子硝石長石
青礞石金星石銀星石金銀花馬兜鈴王
縣一　廿一
不留行諸品惟沙參獨良石花可已心疾
傅金瘡撲患湘之可茶狀如蒙山而氣味
亦稍相類此則圖經所未載者
穀有黍稷稻麥菽粟芝麻胡麻巨勝黍黄白
黑三種稷黄黑二種稻紅白二種麥有麩
○麰蕎三種菽青黄赤綠黑刀匾諸種　粟百
餘種曰九里香花裏黄其最佳者
貨有絲有木綿細絹葛可爲絺有麻纚蜜蠟
茶薄產巖谷間山僧間有之而城市則無也
山人採青桐芽曰女兒茶泉崖隂趾茁如
波稜者曰仙人茶皆清香異南茗黄八　芽
岩爲茶亦佳松苔尤妙
蔬蒔於畦圃者弗志其野生曰薺菜藜藿遽
芹枸杞椿楝榕欒芽俱可菹香美並異八
麻樹芽和糜粥亦佳曰枸骨芽曰蒡春土

人甘之

五金出萊蕪之黃山亦有黃白二土石焦二炭土可墼可坶炭石可薪而焦良於冶頗爲民利故又曰八寶山是爲岳東支麓其西麓曰桃花峪山人昔嘗採白金礦山海經云其下多金是也又云其上多玉今不可見土人云岳巔間嘗一炫光彩意者其玉韞之輝與

鳥多野鴿巢巖穴及岳祠榱題多鳩雀有鷽鴂鷹鸇鴉鵲惟岳祠無鴉異哉有曰巧婦爾雅釋桃蟲是也曰山僧聲如念佛曰紅娘子色如胭脂曰柂紅練拖白練皆以尾色名有雉鷄山鵲野鵲鳩鵲黃鸝鵪鶉鶲翠布穀畫眉有翠羽褐衣如畫眉者汶有鴛鴦鸕鷀鶴鴇野鶩

獸有獐麞貛兎兎有兩其足者不能走每跳一二丈許曰跳兎有黃鼠蒼狐白狼在深山窮谷而登封之地則無也山海經曰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今未之見豈山林古今之變而氣化有不同與

魚有班文四五寸許四五月生嶽北溪澗中過此則無矣

冰凝嶽頂北十里許陰壑中名曰天牢 天日不過之地四時有之不假伐藏

岱史卷第十三 香稅志

敘曰昌云乎香稅也四方祈禳之士女捧辦香謁款神明因捐施焉而有司籍其稅以助國也夫槩天下香稅惟岱與楚之太和山也而太和山不以岳名則嶽之有香稅惟岱也

方其摩肩涉遠接踵攀危緣至輻湊豈特助國而已與厮類以食力市肆賴以牟利僧徒賴以衣鉢即行丐亦賴以須臾無死諸所爲地方利益甚博其究也齎所賫金帛珠玉馬羖等物以奉神則有司曰筦權之歲兩會其成數是皆神靈所感召也豈假於號召科責乎哉斂而不寄積而能散又非有神輸鬼運而人世自相贏衍何造化之妙一至此也山東

皇畿左輔諸凡賦役獨先頻歲凶荒物力且日困脫令不藉是安所取辦天盖保右國家而陰以此佐六郡百姓之急耶其初惟籍諸藩司以贍地方一切公需代田賦所不給也邇廼轉而入之内帑歲有定額議者謂方今内帑累巨萬而不可校盍貽此備賑六

郡凶荒推廣靈貺惠澤香火之地神意豈不其然此在求民瘼者所宜講也章程種種具列如左

委官員額　舊例總巡官一員於府佐内行委專一督理香稅上下稽查是其責也分理官凡六員於州縣佐貳官内行委坐定遥參亭二員一收本省香稅一收外省香稅俱填单給與香客玄武門一員收山後香稅亦給单紅門南天門各一員俱驗单放行頂廟碧霞宫門上一員查放香客出入凡此員額其來久遠不知起自何年近該隆慶五年議革遥參亭官一員并紅門南天門驗单官二員盡行裁革只存分理官三員一在遥參亭一在玄武門一在碧霞官每遇香客衆多之時分理官力不能支議者謂當時裁革太過今宜酌議稍增員額

委官期限　近例每年分作三季上季正月至四月下季自九月至十二月其時香客衆多故總巡官與分理官俱全數委用

中季自五月至八月其時香客不多故只季分理官不委總巡官又每一季完訖則另行别委故總巡官去住不常而分理官亦甞有奉委未到者此不惟錢糧重大所宜稽查而億萬衆巇嶇厓壑中安可不為之巡行存恤也議者謂總巡官宜有專設俾之常駐

香稅銀例　舊例本省香客每名五分四釐外省香客每名九分四釐俱店户同香客赴遥參亭報名納銀領单上嶺近自萬曆八年有外省香客冒充本省報名短少香稅者因改議不分本省外省香客一例香稅銀八分其銀各店户包封署名包上儲遥參亭庫内待夏冬二季起解時店户各認姓名領包傾銷其間有等店户當報名納銀之日將銅鐵抵换銀两至起解傾銷之日百計抵補不及有脱逃者有自縊死者凡此皆所目擊宜爲酌處委官收銀間一開包驗實店户傾錠量行給與耗銀庶其少甦

混施事例　凡香客施捨金銀珠寳玉石首飾并金銀娃娃銅錢及旛盖袍服紗羅叚帨等項俱投在碧霞宫内夏冬二季另委府佐一員前往會同原總巡香稅委官登嶺啓門收檢諸所施捨前項物件逐一驗看估計將金銀珠寳玉石首飾并金銀娃娃銅錢等項同前項香稅銀一併解赴布政司儲庫以待轉解支用其旛盖袍服紗羅叚帨等項解赴濟南府儲庫支送三司堂上并首領與運司濟南府各佐貳員下

折俸

會計事例　每年香稅并混施銀两多寡不等照數坐派一曰解部卷查嘉靖三十七年為傳奉事内開泰山頂廟香錢除旛盖袍服等物照舊該省官員折俸外其餘金銀首飾等項按季類部等因以後節年二季差官起解赴部據近年解部大約春季銀一萬兩有零冬季一萬二三千兩有零一曰存司專供公堂慶賀　表箋扛夫車價公差人役六房文冊紙劄寫字書手工

食及 德 魯 衡三藩府各郡王祿糧等項一曰脩城其銀亦儲在布政司以供脩理城垣之費一曰脩廟其銀亦儲在布政司以供岳頂諸廟脩理之費每香稅八分內除五釐脩廟一曰公費供香稅各委官廩給并跟随人役工食其銀即於泰安州支給一曰銅錢舊例觧禮部近歲部中乆不取觧俱貯之藩司正所謂錢累巨萬而貫朽云

岱史第十四卷災祥志

叙曰曷志乎災祥也謂泰山氣化攸先其災祥關係天下國家尤大也往昔災祥見於泰山者如大石立起而漢宣践祚祥雲成闕而光武中興其祥之最著者乎鸞鳥焚巢而燕滅漢雄雉犯蹕而武氏易唐其災之最著者乎若論夫災祥之實孰有如宋嘉祐間泰山上瑞麦圖五本我 朝嘉靖間泰山瑞麦一本五穗則其祥可以養生他如御帳流洪死於溺者三百餘戶碧霞宫啓閉死於践蹋者頃刻六七十人則其災至於戕生是又不啻機祲朕兆所號爲災祥而已夫災祥示人豈不昭昭然祥以符德或以導侈災以告譴或以玉成天意詎有常哉惟獲祥而益勉故享有佳禎遇災而知脩故妖不勝德斯義也豈特聖君賢相所宜講求即膺 命擔一爵者罔不有挽回氣化之責毋以災祥爲漫然無足省云

漢昭帝元鳳三年春正月泰山大石起立高丈五尺有白烏數千集其旁僵柳復起生

重食柳葉成紋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眭弘以爲石陰類下民象當有庶人爲天子者坐妖言伏誅其後宣帝起民閒

成帝河平元年泰山桑谷有鸞焚其巢郡人孫通等聞山中群烏鸛鵲聲往視見巢難盡墮地中有三鸞鷇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京房易傳曰人主暴虐鳥焚其巢其後趙飛燕姊妹專寵後宫有子者殺之并殺其母帝崩后坐誅此焚巢殺子後號咷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禍云

光武皇帝建武元年泰山雲氣成宫闕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辛未幸泰山黃鵠三十經祠壇上東北過于齋宫翺翔升降

晉武帝泰始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爲崩泰山之石巔而下厥應聖人受命人君虜是後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非元帝中興於南此其應也

元帝太康二年六月泰山大水蕩析三百餘家溺死六千餘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妄加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妓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成帝咸康八年趙石虎建武八年有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七月白雀見泰山

東魏宣武帝景明三年八月辛巳泰山崩頹水十七處武定六年四月泰山甘露降

○後齊天統初泰山封禪壇玉壁自出夫岱山王者易姓告代之所玉璧所用之幣而自出將有異姓王者用幣之象其後齊亡地入于周及高祖受周禪天下一統焚柴泰山告祠之應也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將祀泰山令使者致神像于祠未至數里野火欻起燒像時帝信讒猜忌滕王瓚失志而死功臣多被夷滅其後太子勇被戮

唐高宗永徽二年七月泰山大水　十三年十　月戊子雄雉馴飛泰山齋宮內夫封禪所以告成功祀事無重於此者而野鳥馴飛不忌禁衛不祥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泰山醴泉出丁丑王母池水變紅紫色按史乾封縣民王用田中有童兒掊土得青錢數十爭取之錢墜石罅因發石湧泉二十四眼味極甘美又枯石河有湧泉二十五眼一眼出層阜之上經宿勢浸盛引數派雙魚躍其中有果實流出似李差小味甚甘制置使王欽若貯水以獻六月庚戌賜百官詔建亭○賜額曰靈液六月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天書見有靈芝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夫醴泉芝草固理之所有乃若天書之降吾誰欺欺天乎　十二月泰山玉女白龍王母池醴泉出丁酉賜輔臣新醴泉　六年十月泰山興工有烏狀烏嘴趾皆赤後天稍憩即飛鳴作起之聲衆工見其來奮錘爭進將晡而去日以爲常自爲催工鳥

仁宗嘉祐二年七月泰山上瑞麥圖九五本

元世宗至元九年九月泰山淫雨河水溢圮田廬害稼

成宗元貞元年六月泰山大水

武宗至大元年九月泰山大水

仁宗延祐元年三月泰山霜雪三日

文宗天曆元年泰山大水

順帝元統元年泰山淫雨河水溢大饑至正六年春二月泰山奉符縣大饑地震七日他縣亦然

○皇明成化二十一年春二月三月泰山屢震○遣官祭之

正德十六年春三月岱廟東廊火

嘉靖八年泰山蝗九年十年如之　十六年六月泰山水漂溺數百人十一月州城火延燒數十家二十一年泰山蝗不爲災　二十二年泰山夏再稔麥粟有一本三穗至五穗者知州馬逢伯獻于朝　二十九年十二月岱廟火正殿門廊俱焚古樹碑刻亦多毀者　三十年六月泰山大水御帳衝壞人多溺死　三十二年泰山大

饑民相切奪行旅不通　三十三年春泰山大饑餓莩枕籍貧民多取其肉食之

萬曆十四年十月十八日泰山碧霞宮四方來焚禱者互相踐蹋死六十一人令巡撫都御史李　委濟南府通判桑東陽往經理收葬

岱史第十五卷登覽志

敘曰易志乎登覽也志古今人登覽者之文若歌若詩若序記是也嘗聞丘壺子曰務外遊不如務內觀故列子自以爲不知游而眉山蘇子曰人之所遇役於事者常多遊於物外者常少由斯以談遊何容易偉哉泰山之遊乎躋日觀月觀之高峰可以俯仰宇宙探龍文虎阜之奇石可以磨礪壯懷臨天紳聖水之飛泉可以澡漑精爽弄呂公妻敬之幽洞可以呼吸烟霞豈謂外遊非內觀之助耶○要以弧矢四方之志高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其閒遊而能言者暢布於篇章即岩壑秀偉萬狀若綸入冊青然而其寄興高遠飄飄然有不局於山水閒者彼豈徒以娛耳目爲觧騁詞翰爲富乎玩物適情固內觀者所不廢也宣聖丘陵作歌千載絕唱是用冠諸編簡求耀山靈漢魏而下以迄於今則皆循世次錄焉

詩歌

周

孔子丘陵歌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漢涕霣潺湲○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見禮記檀弓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右曳杖歌本非爲登覽作也然觀此則知吾夫子蓋以泰山自處故併錄之

漢

張衡四愁詩之一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魏

曹植飛龍篇晨遊泰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金樓複道授我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永世難老○驅車篇驅車揮駑馬東到奉

高城神哉彼泰山五岳尊其名隆高貫雲蜺嵯峨出太清周流二六候間置一二亭上有湧醴泉玉石揚華英東北望吳野西眺觀日精寃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王者以歸天效厥元功咸歷代無不遵禮記有品程探策或長短唯德享利貞封者七十帝軒皇元獨靈飡霞漱沆瀣毛羽被身形發舉蹈虛廓徑庭升窈冥同壽東父年曠代永長生。仙人篇 仙人攬六著對博泰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韓終與王喬要我於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虛飛騰踰景雲高風吹我軀迴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閶闔正嵯峨雙闕萬丈餘玉樹扶道生白虎夾門樞驅風游四海東過王母廬俯觀五嶽間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進趨且徐徐不見軒轅氏乘龍出鼎湖徘徊九天上與爾長相須

晉

陸機泰山吟 泰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周以遠層雲鬱冥冥梁父亦有館蒿里亦有亭幽岑延萬鬼神方集百靈長吟泰山側慷慨激楚聲

王凝之妻謝氏泰山吟 峩峩東岳高秀極沖青天巖中間虛宇寂寞幽以玄非工復非匠雲構發自然器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宅斯宇可以盡天年

宋

謝靈運泰山吟 泰宗秀維岳崔崒刺雲天岞崿既嶮巇觸石輒遷綿登封瘞崇壇降禪藏肅然石閭何晻藹明堂秘靈篇

唐

李白泰山吟 四月上泰山石平御道開六龍過萬壑澗谷隨縈迴馬跡遶碧峰于今滿青苔飛流灑絕巘水急松聲哀北眺崿嶂奇傾崖向東摧洞門閉石扇地底興雲雷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銀臺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清曉騎白鹿直上天門山山際逢羽人方瞳好容顏捫蘿欲就語却掩青雲關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感此三嘆息從師方未還。平明登日觀舉首開雲關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黃河從西來窈窕入遠山憑崖望八極目盡長空閑偶然值青童綠髮雙雲鬟笑我晚學仙蹉跎凋朱顏躊躇忽不見浩蕩難追攀。清齋三千日裂素寫道經吟誦有所得衆神衛我形雲行信長風颯若羽翼生攀崖上日觀伏檻窺東溟海色動遠山天雞已先鳴銀臺出倒景白浪翻長鯨安得不死藥高飛向蓬瀛。日觀東北傾兩崖夾雙石海水落眼前天光遙空碧千峰爭攢聚萬壑絕凌歷緬彼鶴上仙去無雲中蹟長松入雲漢遠望不盈尺山花異人間五月雪中白終當遇安期於此鍊玉液。朝飲王母池暝投天門闕獨抱綠綺琴夜行青山月山明月露白夜靜松風歇仙人遊碧峰處處笙歌發寂聽娛清暉玉真連翠

徼想象鸞鳳舞飄飖龍門衣捫天摘匏瓜
恍惚不憶歸舉手弄清淺誤攀織女機明
晨坐相失但見五雲飛 ○送范山人歸泰
山魯客抱白鶴別余往泰山初行若片雲
杳在青崖間高高至天門日觀近可攀雲

縣二 五

山望不及此去何時還 右詩刻石本州會真宮內其碑四方其字古篆甚古雅可玩

杜甫望岳 岱宗夫何如齊魯青未了造化鍾
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
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劉禹錫送東岳張鍊師 東岳真人張鍊師高
情雅淡世間稀堪爲烈女書青簡久事元
君住紫微金縷機中抛錦字玉清壇上着
霓衣雲衢不用吹簫伴秪擬乘鸞獨自歸

○李義府巂州遥敘封禪 天齊標巨鎮日觀啓
崇祠岩嶤臨渤澥隱嶙控河沂建岳誠爲
長升功諒在兹帝獻符膺運玄言暢文思
飛聲總地絡載化撫乾維瑞策開珍鳳禎
圖薦寶龜東后方四覲西都導六師天駕
移星苑揚早馭風司沸鼓喧平陸疑蹕靜
通逵汶陽馳月羽蒙陰警電轁巖花飄曙
蓋峰葉蕩春旗石閭環藻衛金壇映黼帷
三始貽遐貺萬歲受重釐非貨陶恩擬趨
迹奉軒墀觸網淪幽裔秉徼限明時周南
昔已嘆邛西今復悲

蕭楚才奉和展禮岱宗 拂漢星旗轉分霄日
羽明將追會阜蹕更勒岱宗銘林戈咽濟
岸獸鼓震河庭葉箭凌寒矯烏弓望曉驚
已降汾水作仍深迎渭情

○薛克構奉和展禮岱宗 龍圖冠胥六鳳雋指
云亭緋烟泛濟浦緑字啓河汀晝裳晨應
月文戟曙分星四田巡揖禮三驅道契經
行欣奉萬歲籥抃偶千齡

○盧照鄰登封大酺歌 日觀仙雲隨鳳輦天門
碧雪照龍衣繁絃綺席方終夜妙舞清歌
歡未歸

縣二 六

呂洞賓書王母池 昔日曾遊此如今九十春
紅塵多少客誰是識予人 ○再書王母池
昔年留字識曾來事滿華夷遍九垓無賴
蛟虬知我字故留蹤跡不沉埋 右詩刻石本州會真宮內相傳呂洞賓手筆也玩之近是

宋

范致沖呂公洞 朝遊北海暮瀛洲仙珮何年
到此遊安得相從問冊訣春風同醉岳陽
樓 ○竹林寺 竹林深處有招提深掩禪關
過客稀簷蔔花開春欲暮泠泠鐘磬白雲
低 ○日觀峰 岱岳東南第一觀青天高聳
碧巑岏若教飛上峰頭立應見陽烏浴未
乾

○查道登岱 凌空疊嶂絕凡埃青帝高居絳節
開捧出海天紅日近迓將蓬島碧霞來石
閭閃爍迎陽洞王簡光華封禪臺一自祥
符禋祀後太平頂上最崔嵬 道仕宋爲龍圖學士有孝行見孝順事實

縣二 七

○梅聖俞登泰山日觀峰 晨登日觀峰海水黃
金溶浴出車輪光隨天行無蹤正是刺我
目攢集如斂鋒照曜萬物興磨滅萬物凶
草木既無命必閒石間松當時一避雨安
得大夫封人而苟不遇抱簡誦六龍

王欽若登泰山 四顧無雲道路開黃麾迎從

六龍來三神合祭光千古萬旅傳呼動九垓幽鳥似通崑閬信真松深隱棟梁材巳知身世非常事會到天門十二廻

元

王奕和元遺山呈泰山天倪布山張真人江右書生狂白頭杖藜始得此山遊手摩紅日登三觀袖拂黃埃看九州○泰山辰齋杌魯闕天關左右微垣列兩班大展明堂俱翕受黃河東畔少遊山○茂陵封禪壇祥符天子矯明堂秦漢豐碑宿草荒人世巳非壇尚在摩挲老淚濕斜陽○漢栢靈剥心枯歲月深孫枝巳解作龍吟烈風吹起孤高韻猶作峰頭梁甫音○孫明復石守道祠堂師生高占二山名千載誰云道義輕岳府栢林風雨夜琅然猶帶讀書聲○

杜仁傑天門銘泰山天門無室宇尚矣布山張鍊師爲之經構累歲乃成可謂破天荒者也齊人杜仁傑于是乎銘之元氣裂兩儀具五岳峙真形露惟岱宗儼箕踞仰彌高屹天柱浩千刼空來去誰爲鑿起天慮匪斤斧乃祝詛一竅開達底處十八盤盤千步齊初吐抱圍樹日車昇悕曦馭六龍頹莽迴玄蹟此徃嘉無數無懷下兵刑措七十君接鑾輅聖道熄彝倫斁揖讓歇纂奪屢忽焉闕梗無路象緯森敕訶護朝百靈由茲户金璀璨朱閶布九虎蹲萬夫怖我欲叩閽者怒闢何時坦如故對晃旒獲控愬谿蒙蔽泄塵霧刮政疵剔民蠹上得情下安作額血殫帝聰悟崖不磨蒼壁竪刻我銘期孔固垂萬世正王度

元○

遺山登岳泰山天壤間屹如鬱蕭臺厥初造化手劈此何雄哉天門一何高天險若可階積蘇與累塊分明見九垓扶揺九萬里未可誣齊諧秦皇壇威靈茂陵亦雄才翠華行不歸石壇滿蒼苔古今一俯仰感極令人衰奇探忘登頓意愜自遲回夜宿王女祠崩奔湧雲雷鷄鳴登日觀四望無氛霾六龍出扶桑翻動青霞堆平生華嵩遊茲山未忘懷十年望齊魯孤雲拂層崖青壁落落雲間開眼前有句道不得但覺胸次高崔嵬徂徠山頭喚李白吾欲從此觀蓬萊○

賢輔題李白泰山觀日出圖岱宗鬱鬱天下雄謫仙落落人中龍茲山茲人乃相從氣奪真宰愁豐隆玉堂一任雲霧封長嘯飛渡秦皇松夜呼日出滄海東再爲斯世開鴻濛釣天帝君深九重醉舞蹈碎青芙蓉天孫玉女爲斂容却視五岳秋毫同長鯨一去不復逢乾坤萬里號秋虫當年咳唾留絕峄至今樹石生香風我欲追之杳無踪不意邂逅會此中屋梁落月依然空○

張養浩登岳風雲一舉到天關快意平生有此觀萬古齊州烟九點五更滄海日三竿向來井處方知隘今後巢居亦覺寬笑拍洪崖詠新句滿空笙鶴下高寒

徐世隆紀夢我夢天倪子同登日觀峰骨彊清似鶴步健老猶龍方外無官府堂中有岱宗仙閣真福地杖屨會相從○送天倪子還泰山九十行年髮未華道人風骨飽烟霞洞天福地三千里神府仙閣第一家

牛滕藥靈斟美醞兎毫盞淨啜芳芽隱居
自愛陶弘景莫作山中宰相誇
元好問〔送天倪子歸布山〕太白詩筆布山頭
布韈青鞋欠一遊擬欲高人祭藥鏡却嫌
凡骨比丹丘雲間茅屋雞犬靜物外烟霞
留天倪即張志純布山即布金山在泰山西南杜仁傑銘天門序亦稱布山張鍊師或為天倪棲真舊地故云
風露秋後日天門重登覽銳仙巖下幸遲
○王惲〔咏漢栢〕蒼栢無城擁漢陵閟宮遺樹鬱
峥嶸崔嵬不植明堂礎造化潛通岳頂靈
○萬壑烟霏封傑幹半空風雨撼秋聲白頭
會見東封日秀映鸞旂一色青
張志〔題桃花峪〕流水來天洞人間一脉通桃
源知不遠浮出落花紅○〔泰山喜雨〕岱宗
天下秀霖雨遍人間高卧今何在東山似
此山二詩俱刻大峪溪石
縣二 十
李簡〔登岳〕三峰突兀與天齊天門未到勞攀
躋層層石磴出林杪縈迴百折青雲梯盤
石甃憩舒清眺澗壑風來號萬竅水聲俄
在樹稍頭疑有於菟天外嘯向曉纔登日
觀峰手披雲霧開鴻濛火輪欲上海波赤
金霞翻動蒼龍宮黃河一線幾千里吳越
山川真地底為數齊州九點青更將伏檻
窺東溟李白不遇安期生安得羽翼飛蓬
瀛○〔朝觀壇〕朝觀當年築此壇旌旗影裏
簇仙班只今惟有青山在日暮孤雲自往
還○〔酆都峪〕石洞荒凉樹影孤州人相語
是酆都古碑猶說韓擒虎為問于今尚有
無
○王旭〔遊竹林寺〕石徑俯雲壑竹林開幽境寺
古僧徒稀山深嵐氣冷待遊未終興紅日
忽倒影曳杖披暝烟長歌下前嶺○〔西溪〕
我愛西溪好披雲屢往來一州煙景合三
面畫屏開蕭俗無商隱清時有逸才近巖
多隙地松竹更須栽
縣二 十一
賈魯〔登泰山〕岱宗何崔嵬群山無與比使者
久塵冒望之不勝喜無緣凌絕頂詣詞聊
致禱夫何一殿存千間暴遺圮人言遭刼
火金源亂兵裏感此歷昔年傷今未能理
飛奏入形庭經營良在邇柰何齊魯饑百
姓飡糠粃神兮頤效靈穰穰多樂祀行當
復故宮金碧蕩瞻視

岱史第十六卷登覽志

皇明自國初至嘉靖甲寅以前諸名公及文人題咏舊志俱用原題官銜今據所及知者稍正之

宋濂學士金華人〔登岱〕岩岩泰嶽柱蒼穹萬壑千
巖一徑通象緯平臨青帝觀靈光長繞碧
霞宮凌晨雲幔天涯白子夜晴摇海日紅
玉露金莖應咫尺舉頭霄漢思偏雄

方孝孺學士浙江人〔夏月登岱〕振衣千仞思悠悠
泰岱于今愜勝遊秦漢舊封懸碧落乾坤
勝槩點浮漚海明日觀三更曉風動天門

○九夏秋更上雲端頻極目紫微光電閃吳
鈎

曾棨狀元江西人〔茌平早行望岳〕我欲登泰山憑
高望八極浪跡十二年蹉跎竟難得今晨
馬上忽見之屹立東南半空碧想當洪濛
時二氣相鬱蟠大塊戲黃土莫能識其端
圖靈降嶐崛坤后孕峰巒一朝天地劃開
闢但見千丈萬丈高嶒屹乃知造化神置
此奠坤軸巨靈枕其巔六鰲戴其足愚公
不能移長房不能縮天工經營鬼斧鑿削

縣二　十二

出千數百峰青立玉自從上古來南風吹
不平日月出華彩星宿揚光晶寒崖積氷
雪陰壑馳風霆雲霞燿明晦草木發精英
上浮金銀氣下潛魑魅形巖巖魯所瞻作
鎮朝百靈崑崙以爲父四嶽以爲兄匡廬
峩眉乃其子此外培塿皆雲仍齊魯青未
了此語何足憑其上萬里天亦借玆山青
秦皇漢武巡遊遍玉檢金函重封禪風雨
莓苔徃日碑烟雲松栢當時殿由來五嶽
秩三公况爾巨鎮山之宗鍾靈毓秀杳莫
○測磅礴下土專其雄我
皇御天生有聖德廣彰仁化誕布恩澤一舉
平安南再舉清漠北車駕時巡過泰山望
祭紫壇陳玉帛小臣幸此奉宸遊一見玆
山愛山色雖無涓塵補河嶽願有詞氣填
胸臆他年載筆頌神功刻畫泰山山上石

汪廣洋丞相高郵人〔過泰山偶賦〕七十二神州林
潤紫氣浮天低衆山小星拱一峯秋雲翳
成龍虎嵐光導斗牛岱宗與恒嶽兮頡頏日
東頭

縣二　十三

李時勉祭酒〔巖巖亭送陳參政歸山東〕岱宗
磅礴不可擬翠色橫秋幾千里峭石巉巗
倚天外孤亭屹立當山趾亭前芳草沒路
岐古砌荒凉苔蘚滋幽花拂檻無人採獨
鳥時鳴聽者稀晨露浴日十峰紫一杯遥
見滄溟水升元觀裏晚鐘聞岱嶽祠前白
雲起聖賢大道誰不由乾坤闔闢同周流
泰山氣象難寫喻誰遣名亭獨此留君去
徽垣有閑日隨處登臨訪遺跡想得凭闌
一望餘懷古清吟興何極

○王偁〔登嶽〕齊魯名山仰岱宗峻嶒萬仞玉芙○
蓉月明海曠連三島雲淨天空插數峰白
石謾留名士冢蒼松何用大夫封我來不
盡登臨興更上丹崖第一重

吳節祭酒安成人〔泰山雜詠〕金科玉檢瘞重泉亂
鸞霓旌散紫烟七十二君何處去空餘特
表鎮山巔右表石 ○海內詩書已盡焚只將
貞石勒功勳青門黃犬知何處尚有雕虫
學篆文右李斯篆碑 ○十丈高崖劃碧蒼前鐫
功德後詞章浯溪亦有中興頌不及東遊

紀盛唐右磨崖碑 絕頂方池若鏡空浮雲於
此閟靈蹤幾廻膚寸成霖去要與蒼生作
歲豐右雲水池○曾與秦皇托舊恩昂霄聳壑
露盤根可憐二世空塵土不及寒松有子
孫右大夫松○幾度天書降紫清宋皇爲此駐
龍旌野花啼鳥年年換猶有人傳御帳坪
右御帳坪
徐有貞武功伯 登泰山 豈厭丹崖步步迎眼前
靈景變陰晴馬從萬丈松邊駐人在九重
天上行朝見白雲山半起夜看紅日海東
縣二 十四
○生還知戀 闕心無遠直北分明是 帝
京
年富尚書鳳陽人 禱雪 名尊五嶽鎮山東至聖惟
司化育功一炷信香期感召願垂三白兆
年豐
李裕按察司 登泰山 歷遍群山夕照催恍疑
身到紫霄回漢秦封禪俱無迹唐宋碑銘
半是苔紫氣當時凝御帳嵐光徹夜映仙
臺英靈豈獨爲霖雨又與天朝產異材
周豪僉事 登泰山 重巒疊嶂上摩空下瞰諸

山夐不同泰華峰頭青藹留仙人掌上玉
芙蓉一凌絕頂知天近五夜滄溟見日紅
赫赫靈君人敬仰無端牲帛往來通
張盛參政 初登泰山 岱宗仰望勢嵯峩萬壑
千巖氣象多雨過春光橫翠微煙迷曉色
露青螺泰王封禪碑還在漢武祈靈事不
磨今日我來登眺處蒼天咫尺手堪摩
張文郎中 大夫松 風雨巖前駐六龍青松巍
得大夫封扶蘇護有安秦策不及當時半
日功
縣二 十五
○徐源主事 登岱宗 岱嶽登觀絕頂來汶流雙
曲抱徂徠人隨箭括天門度馬別肩輿峴
嶺回封禪臺高聳白石磨崖千古鐫蒼苔
金輿玉輦誰重過惟見秦王一土坯
喬縉主事 登泰山 東嶽巍巍步亦難籃輿載
我上雲端峰排日觀三千丈路繞天門十
八盤高礙斗牛登處近青分齊魯望中寬
瓣香將敬元君廟願祝皇圖萬億年
司馬亞御史 登泰山 茲遊自負亦奇哉碧霧
林霏指顧開萬丈翠屏天上立一輪紅日

望中來尼丘故隴鍾靈氣秦漢豐碑沒古
苔却憶 君親在西北五雲深處首重回
畢瑜副使貴溪人 明堂懷古 黍離詩自味東周翠
輦無因此地遊朝聘不聞來東帛會盟惟
識有 諸侯聖賢述作光千古王霸興亡付
一丘莫向高臺尋舊跡斷碑殘礫不勝愁
○舍身崖 東岳含靈本好生此崖元不是
舂坑痴兒獨昧謀身計日負人間不孝名
○無字碑 屹立峯巔類獨夫祖龍爲此欲
何圖東南王氣依然在誰道亡秦不是胡
○趙英御史蘭州人 登泰山次司馬韻 絕頂登臨眼
欲昏聲高只恐上方聞東瞻滄海襟千里
北望 瑤京戴五雲秦漢禮儀成故事石
孫聲價重斯文吾 皇曾不論封禪萬載
令人頌放勳
夏寅副使華亭人 泰山 東方爲岱衆山宗萬域人
心仰止同七十二君封禪後數千年事渺
茫中鯤遊北海雲長黑鶴驗中宵日已紅
弱水蓬萊在何處群仙初別大明宮
潘禎提學 登泰山 大翼垂雲須九萬天游今
縣二 十六

日殆忘還千年誰更觀滄海老脚吾方到
泰山雨過春巖龍自戲松生太古鶴常閑
題詩不盡孤高意起立中峰看世寰　神
仙鶴背也超然泰岳朝騎凌紫烟山壓東
溟盤大地路橫北斗到青天手中日月誰
同弄象外風光我得先一笑人間空萬古
太清聊倚興無邊
○弼員外郎　登泰山下蟠滄海上青天太古
誰先探此巔萬嶺蒙蓋雲霧裡九州分界
戶庭前道高孔子登時見功陋秦皇禪後○
鐫獨表當年李太白坐臨紅　觀雲煙
邵莊主事　登泰山好風吹我上層霄四望茫
洋景致饒玉牒有文存故事古碑無字認
前朝海東日出中宵見山半雲生下界寒
從此信知天下小擬追宣聖思飄飄
黃景尚書　祠岱宗不果登覽有作　幾代英君
幾度封登雲也只恁般峰荒唐紀載聞經
史典禮公明仰祖宗天君有門人可到仙
那無蹟客難逢乾坤自是歸真主料得山
靈笑祖龍

十七

王經僉事　登泰山　開闢乾坤峙此山有生何
幸得躋攀登高漸覺星辰近到此方驚宇
宙寬突出孤峰擎日月亘綿萬里發林巒
追思五載東巡日三代君臣共克艱
張岫參政　登泰山　雞鳴海曙射　神宮石徑
縈紆上碧空回馬嶺前琪樹古水簾洞口
野花紅松擎御帳溶溶月鴈避天門獵獵
風盡日攀蘿登絕頂此身疑在五雲中
潘楷御史陽人　登岳　天門天外迥佇覽萬山微
峭壁從空落烟霞繞座飛路通仙島近心○
與世塵違賸有倘徉興酣歌馬上歸
劉丙御史　登泰山　凌空何事獨徘徊欲賦慚
非宋玉才歸路宛從天上下吟眸爭向霧
中開磨崖字古人難讀御帳臺空水自哀
嘯我風霜長跋涉山靈可許再重來
王守仁尚書餘姚人　登岳　曉登泰山道行行入烟
霏陽光散巖壑秋容淡相輝雲梯掛青壁
仰見蛛絲微長風吹海色飄飄送天衣峰
頂動笙樂青童兩相依振衣將往從凌雲
忽高飛揮手若相待冊霞閃餘暉凡軀無

建翮悵望不能歸○天門何崔嵬下有青
雲浮洪濛絕人世迥豁高天秋暝色從地
起夜宿天上樓天雞鳴半夜日出東海頭
隱約蓬壺樹縹緲扶桑洲浩歌落青冥遺
響入滄流唐虞變楚漢滅沒如風漚藐矣
鶴山仙去秦皇空坵求金砂費日月頹顏竟
難留吾意在龐古冷然馭涼飈相期廣成
子太虛共遨遊枯槁向巖谷黃綺不足儔
○穹崖不可極飛步凌烟虹危泉瀉石道
空影垂雲松千峰互攢簇掩映青芙蓉高
○臺倚巉削傾側臨崆峒失足隨烟霧碎骨
顛崖中下愚竟難曉摧折紛相從吾方坐
日觀披雲嘯天風赤水問軒后蒼梧叫重
瞳隱隱落天語閶闔開玲瓏去去勿復道
濁世將焉窮○塵網苦羈縻富貴眞露草
不如騎白鹿東遊入蓬島朝登泰山望洪
濤隔縹緲陽輝出海雲來作天門曉遙見
碧霞君翩翩起員嶠玉女紫鸞笙雙吹入
晴昊舉首望不及下拜風浩浩擲我玉虛
篇讀之殊未了傍有長眉翁一一能指道

十八

從此煉金砂人間跡如掃○泰山高 歐生誠楚人但識廬山高廬山之高猶可計尋丈若夫泰山仰視恍惚吾不知其尚在青天之下其色直出青天上我欲倣擬試作泰山高但恐丘垤之見未能測識高大筆底難具狀扶輿磅礴元氣鍾突兀半遮天地東南衡北恒西有華俯視傴僂誰雌雄人寰茫昧乍隱見雷雨初鮮開濛繡壁丹梯烟霏霧霽海日初湧照耀蒼翠平麓遠抱滄海灣日觀正與扶桑對聽濤聲之下瀉知百川之東會天門石扇豁然中開幽崖邃谷聚積隱埋中有遯世之流龜潜雌伏飡霞吸秀於其間往往許多仙才上有百丈之飛湍懸空絡石穿雲而直下其源疑自青天來巖頭膚寸出烟霧湏臾滂沱遍九垓古來登封七十二主後來相效紛紛如雨王檢金函無不爲只今埋沒知何許但見白雲猶復起封中斷碑無字天外日日磨剛風飛塵過眼倏超忽飄蕩豈復留其踪天空翠華遠落日辭千峰會

刻獲麟岐陽會鳳明堂既毀閟宮興頌宣尼畏杖逍遥一去不復來幽泉嗚咽而含悲群巒拱揖如相送俯仰宇宙千載相望墮山喬岳尚被其光峻極配天無敢頡頏嗟予瞻眺門墻外何能彷彿窺室堂也來攀附躡遺跡三千之下不知亦許再拜占末行吁嗟乎泰山之高其高不可極忽然回首此身不覺已在東斗傍

張璘都御史晉州人 五松 岱岳中途笑祖龍帝無三世納降從北須恩澤還顛倒不在兒孫却在松

盧瓊御史浮梁人 秦松 大夫樹下無遺澤嗚咽泉頭常怨聲尺土不封秦父子翻將恩典及無名嗚咽泉在歸德州泰扶蘇死所

陳琳侍郎莆田人 同余侍御再登泰山次韻 萬仞崗頭御帳開泰松漢柏亦奇哉酷憐古蹟陪僊侶可是山靈許再來○絕頂風高六月寒危松怪石似龍盤天門幾度來驄馬御帳當年駕翠鸞碧蘚封中尋漢禪五雲深處訪秦觀東山莫漫濡毫興霖雨蒼生

望謝安

查煥山東布政司參政浙江海寧人 季秋望後一日同潘見儉友登岱 泰岱高臨萬里看三齊秋色更漫漫振衣龍峪青雲濕倚劍天門白日寒東帶黃河連海岸北來紫氣繞長安自憐突兀平生志恍惚乘風跨紫鸞

秦金尚書錫山人 登泰山 石磴縈紆十八盤眼中風景渺無端東瞻日觀蓬瀛近南指天門宇宙寬長嘯頓醒塵世夢壯懷聊洗腐儒酸金書玉檢俱陳迹秦漢遺碑莫謾看

柴奇通政司崑山人 登岳 朝出登封門起拂衣上塵肩輿歷巑岏清霜及茲晨極目日觀東海水浩無垠泰事今已遠壇社空荊榛撫景增嘆息群山自嶙峋

邊貢尚書歷城人 登岳 岱宗山秀百靈屯壁立烟霄萬古存幽府化機盤地軸上清真氣接天門霞標日觀青松麗春透龍池碧水温薄暮振衣峰頂石蓬萊東眺海雲昏○北上天門日未斜剛風吹我度谽谺仙人洞古留丹竈玉女祠高護碧霞深澗千年猶

凍雪陰崖四月始桃花秦封漢禪俱牢落細讀穹碑感歲華○玉皇祠畔一凭闌絶頂風高夏亦寒北去塵沙通瀚海西來天地是長安青雲迥隔三千界白日平臨十八盤似有飛仙度幽壑鳳笙聲裊珮珊珊○巖嶂崔嵬雲霧弁泰山靈秀古今稱百千萬地豈重有三十八年纔一登貝殿深春來供客松崖落日下樵僧中天夕磬冷冷發知在烟巒第幾層○御帳坪白日天門近青山御帳空亭虛從眺覽樹古自登封過鳥層空上鳴泉萬壑中翠華春不返惆悵昔人踪○回馬嶺回馬嶺前春日西澗花巖草鬱萋萋上方鍾落不知處惟見白雲巖畔棲

喬宇 尚書太原人 登岳 五岳誰爭長東皇萬物先晦明分日月呼吸變雲烟厚脉中盤地神功上配天雲亭問封禪千古竟茫然○百靈朝拱處空籟聽琅璈地据中原勝天臨下界高雲山雙老眼江海一秋毫欲訪蓬瀛去從誰借六鰲

許逵 尚書 登岱 一上青霄路幾重岈巖險壑亂如從靖安齊魯真雄鎮髙壓蓬瀛有丈峯

王廷相 尚書儀封人 登岳 五岳俱神峻岩嶤泰岱偏半巖回駿馬絶頂俯雲烟一覽小天下三更見日躔蓬萊疑咫尺直恐礙飛仙

趙鶴 提學揚州人 登岳 分明蒼秀拔雲開誰鑿當年混沌胎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一時岱狩稱容禮千古嵩松高制作材載説皇朝稱杞詔始知神哲莫三才 自註云華

○ 縣二 廿二 ○

前代瀆加封號 ○一上遥岑萬丈蒼天風應爲襲衣裳鷄鳴往往看東日人語時時到下方雲暗鍾聲連海樹春浮花氣入山堂四時未歇登遊興翻説崖禽喚客忙

查約 都御史海寧人 秋暮登岱 龍峪危峰逼天門古殿開月華秋氣爽日觀海潮迴地向皇都迥山迎曲阜來登臨何限意極目鳳凰臺○過御帳坪 宋皇臨御日此地數遊觀花下停雙輦松間拜百官雲常依寶座月自照瑤壇寂寞仙橋路惟餘古木看

許成名 侍郎東昌人 登岳 曉路雙峰萬里明嵐光雲氣散高晴遥分東海蓮空碧俯訝群山與地平池有風花搖玉珮橋留春草坐塵纓秦皇石上堪登嘯千古令人感慨生

李東陽 大學士長沙人 望岳 偶上奎文閣來觀泰岳峰半空翻碧浪平陸走蒼龍紫靄沾嵐濕青憐發黛濃長亰隨迤邐高樹助蒙茸幢節迎還送戈矛擊更衝烟霞變明晦雲雨驗豐凶混沌天初闢精靈地所鍾分疆書禹貢肇域紀堯封挹淺臨滄澥憑虛揖華

○ 縣二 廿三 ○

嵩行尊宜行丈名重合稱宗外歛神無迹中涵德有容廟嚴王者象植古大夫松北闕身長繫東軺境暫逢崖躋愁日觀谷嘯想風從　聖主齋心切儒臣樂事慵饔飧慚驛廪輿從憫官傭歲旱當憂國民勞恐病農我方順一笏誰共手雙笻日月蹉跎易溪湖限隔重奮飛輸鳥翼飄泊信萍蹤濯熱思晞髮凌秋憶盪胸酒闌多爽氣涼思晚惺鬆

章拯 尚書金華人 登岳書感 千古明堂空悵望于

今環道頗平夷已迷漢武五車石却笑秦王無字碑日觀登封終不固天書行詐亦何爲監司盡括金錢施流俗爭趨玉女祠○舍身崖由來好生地詎有舍身崖一死輕秋葉伊誰倡厲階

李夢陽提學河南人 問鄭生登岱 昨汝登東岳何峰是絶峰有無丈人石幾許大夫松海日低波鳥巖雷起竄龍誰言天下小化外亦王封○俯首無齊魯東瞻海似杯斗然一峰上不信萬山開日抱扶桑躍天橫碣石來君看秦始後仍有漢王臺○仰五岳歌之二 我所仰兮在泰山側身東望阻齊關南有龜蒙東肅然仙人贈我綠瓊册招我東遊扶桑閒我欲從之途路艱東　河濟涕潺湲

馬汝驥侍郎陝西人 送太華石能峰東祀 三徵開歲紀百禮洽時禋帝啓玄符日天須翠節辰使星摇歷府卿月照天津道出齊封舊書求魯殿新尼丘迴杳靄岱岳對嶙峋碑刻非秦禪柴燔代舜巡金泥和五色玉檢

閟千春嶺陟青龍繞泉臨白鶴馴望洋分島嶼觀日淨烟塵德已精靈契形須夢寐親懷歸歌大雅屬望輔洪鈞擬獻嵩高曲抽毫愧不神

周相僉事松陵人 登岳 兖鎮標神異東方壓岱宗歲星輝八極玄女降三宮雲氣成雙闕炎精生赤虹千年森漢栢古道鬱秦松金篋昭靈秩芝房照碧叢唐碑舊紀曆漢勒幾登封入嶺天門曉停驂御帳空冊霞迎紫蓋孫嶂削芙蓉獨瞰三千界旋攀第一重○履棲明日觀聖水樹蓮峯春址盤香火裡壇納化工秉時揮玉策周覽檡龍從

葉份提學婺源人 泰山吟 岱山長群岳巨鎮標東維岧嶤臨渤澥巀嶭控河沂靈區迴洞府福地啓崇祠石閭何晻靄瑤芬閟葳蕤虞巡柴望湮周狩明堂隳遐哉七十君版牒空名垂秦皇無靈氣漢武非仙才封松鬱中坂植栢滿南陲我來值春月疊嶂開雲霾天門步寥廓盤道歷逶迤欵謁碧霞君寒漱玉女池沉吟挹玉簡摩挲向崖碑雲

卧通象緯神遊駕蚪螭朝登日觀峰日出扶桑枝呼吸變烟霧下界行風雷俯視渺茫氣焉能辯瀛裨遥思騎黄鶴圓方隨所之

王裕提學 石表 柴望當年告治平誰知風起鮑魚腥惟有石表依然在蔓草寒烟夕照明

張鯤副使鈞州人 登岳道 假三齋出形真五岳先瑶壇雲樹采貝闕露花寒衍典聞虞日封碑見漢年登臨重回首紫氣帝鄉偏○瞑色迴吳楚靈光集鬼神殿虛雲霧出門側斗牛鄰笙鶴來還去仙芝秋復春齋宮夜不寐吾意欲侑真

張邦教僉事鄞人 泰山咏 震維生長地歷代表殊麻拜禮勤終歲祈求遍九州勢雄神鬼宅迹勝鳳麟遊八境通喬岳香雲爛欲流右至泰安州○天王出狩時玉帛萬邦隨柴望遵虞制恩威協禹規齊君終罷毁李旅竟奚爲千載存遺址青陽在指麾右周明堂○千仞排巉崿生疑鳥雀愁蒼茫橫古道縹緲

接飛樓月宵風壓夕猿清草樹秋明時苛
政絶行坐仰尼丘（右巖嚴淳夫子聞帝人哭處）
鄭善夫（郎中閩縣人）　登岳東岳乾坤定黃河一縷
分日排瀛海浪天入薊門雲魯道傷吾志
泰碑白夕曛未堪蹤遂目萬里正祲氛
方豪（副使開化人）　登岳三月無風上泰山巖花谷
鳥共盤桓因憐鄭老看山癖赤日烟蘿帶
病攀（自註云吾友鄭繼之曾以六月來登）○日觀峯頭紫霧
開嗒然田首望蓬萊野人自是烟霞骨應
有神仙月下來

○　縣二　廿六　○

楊祜（僉事錢塘人）　登岳茲山何峻極盤礴亘百里
鳥道五丁開雲標三觀起雪硼無冬春煙
嵐互蒼紫星垂崖戶外人度青天裏陽枝
晞日華陰谷飛霞綺仙靈此窟宅幽異詎
能紀○泰山屹龍與天通七十二峯元氣
中下施雲雨澤后土上貫星宿揺紫宮懸
崕古栢落空翠架壑危松度遠虹我來憑
高俯滄海夜坐觀日扶桑東○殊方此日
逢重九絶岳高吹散遠愁漢時泰封空往
事紫萸黃菊自深秋天清樓閣明三觀野
曠山河辨九州獨是懷親憂國意白雲滄
海共悠悠○岱宗秋卧夜床清萬籟無聲
片月明何事仙人騎白鹿碧霞洞口謾吹
笙○日觀秦峰霞作標扶桑夜見海門潮
樓船方士何年到玉檢金書入寂寥
陳沂（參政寧波人）　**登岳**飛軒臨絶頂懸磴更岧嶤
谷響松風接天空海霧消琳宮環紫極玉
節下青霄路指天門外來迎笙磬遥○一
入登封路乾坤自此分諸峰會元氣亂石
散星文仰面攀青磴回頭看白雲飛梁架

○　縣二　二十七　○

窮壑鳴溜四山聞
朱節（御史山陰人）　**登岳**塵途日擾擾夢寐惟雲山
茲晨天風涼層雲護仙關我欲往扣之驅
車出人寰登登踰絶壁身在煙霞間澗底
環珮聲輕風送潺湲群峰手可挹儼若趨
仙班大觀盪塵襟敢辭登陟難故山猿鶴
在俗駕何時還
胡纘宗（都御史陝西人）　**望岳**忽聽笙歌玄鶴群即看
樓殿紫霞文斗邊細露邀新月鳥外孤峰
桂夕曛漢帝金壇歌石碣秦皇玉刻隱苔
紋騎龍李白今何處日觀天門空白雲○
翛翛望岳丹霄上颯颯乘風紫極邊半壁
秦松懸日月當空周觀出雲烟峰期太華
翩躚起影落扶桑梟宛騫更度三溪見雙
鶴忽從青帝接群仙○山下秋日正皜皜
山上秋雨還冥冥夜來巖畔掛星斗曉起
澗底興雷霆陰陽變幻倏忽異天地閶闔
蒼茫靈何當結廬向山住朝朝今對芙蓉
青○**登岳**春半看山山已青振衣先到五
松亭曉分日月懸吾壁晴列蛟龍擁翠屏　○

○天啓重門馮北斗雲擎三觀炤東溟秦皇
宋主自行幄絶巘窮崖空斷銘○帝闕紅
雲蓋仙壇白日光千盤驚到頂一曲笑臨
堂倚檻盡秦越磨崖空漢唐恍然坐天上
神思欲飛揚○海天初縱目八極思悠悠
太華彈丸出扶桑勺水浮泰松雲不斷宋
簡玉空留落日猶回首黃河窈窕流○懸
崖隨鳥出絶頂署雲躋俯仰乾坤小憑陵
星斗低日峰紅炤海玉觀碧沖霓子夜援
琴坐天宮動曉雞○諸峰羅宇下一柱立

縣二　二十八

寰東石表千叢集天門百折通元宵山有
月落日柚無風孙峭不能寢海雲中夜紅
○突兀青天上翩躚碧海邊風高鷟欲動
雲落鳳初騫歷歷盡齊魯層層入象驪流
霞傳素手醉倚五龍眠

楊志學（尚書長沙人）次胡可泉望岳 絳霄迥出天
門上飛瀑高懸日觀邊星斗垂垂臨絶巘
蓬瀛渺渺隔蒼烟雙龍噴沫千巖動孤鶴
凌風萬里騫我亦平生愛丘壑欲從此地
學神仙○天上仙人自不群龍書梟梟太
玄文秦皇臺上雨初霽漢帝壇西日未曛
鬱鬱古松停鶴馭巖巖峭壁繡苔紋羽童
兩兩垂青髻曉起山頭禮白雲○登岳 肅
容瞻岱岳直上最高峰倏忽雲千變蜿蜒
山萬重秦碑金字刻漢檢紫泥封勝跡今
銷歇巖花日日濃○游竹林寺 西天徑此
門山半一泉温雲壁時時動龍珠日日翻
飛揚李白句傾倒孔融尊歸路夕陽好涼
風吹廣原

李學詩（編脩平度州人）登封壇 燔柴想象明堂禮沉

縣二　廿九

璧荒蕪日觀峰壇出白雲猶漢瑞亭盤翠
蓋豈秦松譙沖曠見劉光武聽納何如唐
太宗當宁聖明兼舜禹蟄龍自不獻東封
○快活三 人情輕便易世路重艱難不走
巉巖路誰知快活三○大夫松 四海蒼生
憔悴盡五株松樹獨封官仁民愛物秦顛
倒何恠當年共揭竿

楊維聰（狀元固安人）登封臺 封禪當年侈數君升
中曾此事彌文金泥閟久明禋王石檢棲
餘清晝雲紫氣漫傳宮闕現白毫爭見老
翁耘二儀高厚如何報遥望長安旦夕曛

王諷（主事）登岳 閒闢此巖秀形藏吾道尊眞
中迴日月象外自乾坤愚谷通齊路靈光
辯魯門浮生正漂泊擬欲叫天閽○天地
還高下河山自鬱盤燔柴虞狩典沉璧漢
封壇吐納風雲氣虛無殿閣寒斜陽下深
澗翹首望長安○無字碑 岱岳峰頭無字
碑相傳人說是秦時東遊鳳輦空寥落野
草野花春自悲

蔣瑜（御史）登岳夜到碧霞天芝房帶月眠聽

經來白鶴燒藥起丹煙廣樂雲中度明星
鍾外縣來風欲飄鸞三島會群仙

張鏜（御史蘇州人）登岳 曲坂縈迴翠蘚滋瓊宮貝
宇碧參差長天斜倚峰紋坼寒日遥隨岳
影移香火何年傳漢時風雲終古護秦碑
却驚身在層霄上絶頂翻憐鳫度遲○望
岳 泰岳東來鎮古丘遥從雲際俯芳洲寒
沙夕抱璇臺迥積雪春融碧樹浮悵望雲
塵搔短髮淒涼物候動鄉愁銀宮玉宇參
差見縹緲重登海上樓

縣二

邵經濟（知府仁和人）登岳 步躡日觀峰峰頭日剛
午睇彼東海東矯矯扶桑樹扶桑晞朝暾
陽鳥濯靈羽乾坤欻昕春離光奄員宇普
照茲大觀恒曠匪殊睹虞淵一揚休子夜
信採取藉頷餐明霞攬吟吸玄圃

卅

劉淮（御史）登岳 吾昔遊岱宗躡雲四十里渤
海入覽明日觀下界起步虛摩赤霄回首
極西昂松下逢羽人僊顏欣彼美遺我千
歲苓食之可不死松古尚秦封風雨歷年
紀金篋玉策存誰採得生齒登茲小天下

因風憶行趾

廖道南（蒲圻人學士）望岳　岱宗高龍從群峰凌紫穹日觀影扶桑月嶂烟朦朧飛泉走其下宛然雙白龍上有玉女池銀河瀉長虹玉女散天花萬朶青芙蓉仙人王子喬絳節朝上宮遺我金檢書期我遙相從我欲從之游雲路險且重何當謝塵鞅晞髮咸池東○咸池有儼國乃在帝座旁紫虛懸玉牓絳闕輝琳瑯曲瓊掛綺疏晻靄搖星潢祥烟覺叢林葳蕤花樹香安期與韓衆雙騎冊鳳凰采采金光草和彼紫霞漿朝翔天門闕夕息帝女桑俯視濁世士奔走駒隙光願言凌飛濤遨遊東海洋○詠日觀　元化無停機陽明自周始纖纖殘月沒烱烱曙星起宿霧沉江干朝霞覆壇畤羊胛徵東夷鵾首占內史乾象涵真精人文煥新美扶英散葳蕤若華紛旖旎河伯乘玄鯨山祇駕蒼兕潭影驚蛟螭林光寵蘭芷重輪羨形雯疊玦瞻黃珥豐蔀匪所宜離烜乃其理赤手扶羲輪冊心貫天紀願爲

縣二　卅一

雙飛亂乘雲駕千里

王寵（吳郡人）登岱　五嶽視侯秩無以東岱尊六龍開御道三峰插天門舉手謁蓬萊近盪胸齊魯吞安期煉玉處惟見五雲屯

陳鳳梧（廬陵人都御史）登岳　剛風吹上最高層寒氣稜稜骨亦清雲起半空方作雨天臨絕頂忽開晴松濤坐聽千巖響奎壁行看五夜明自信玆遊真不偶飄飄雙袖羽翰輕

曾銑（揚州人都御史）登岳　石壁連雲紫翠重天工削出玉芙蓉泉流不斷千峰雪嶺道常懸萬丈虹岱岳有靈昌國祚甚臣何補頌年豐登臨自覺塵襟脫九點齊烟一覽中

蔡經（尚書便官人）登岳　石磴縈迴十八盤天風吹雪晝生寒蒼苔半蝕磨崖字碧草斜侵封禪壇日觀俯臨青海上蓮峰高逼白雲端危亭一覽河山壯便欲抽毫頌治安○五松亭　嶺畔行宮（御帳）開翠華金輿此日曾來五松自擬流恩澤二世誰知並草萊惟有白雲閑聚散秖留青嶂尚崔嵬雄圖索寞空惆悵古木鳴禽聲正哀

縣二　卅二

岳倫（主事宜府人）登岳　千盤泰山頂盤盤度流雲越觀迴吳會秦觀羅星文鍾聲散虛谷松栢留夕曛瞻蓬萊近可望紫氣接氤氳

聶靜（給事中）登岳　絕岳孤城外山行聽曉鐘空崖留漢碣古道列秦松石磴銀河轉瑤臺瑞靄重未須愁落日猶上最高峰

周玹（周給事中應城人）楊志學胡纘宗聯句　泰山行　臺一天涼雨四逴清（五華）庭樹山風動曉晴（石崖）泰岱千巖月欲上徂徠萬壑松初鳴（可泉）歌憐白苧花前嫋舞愛霓裳竹下輕（五華）長晝踈簾淹客坐紫簫玄鶴下瑤京（石崖）斜風細雨坐槐庭疊嶂層巒戶不扃（可泉）花下壺觴催晝鼓燈前歌舞啓雲屏（五華）中丞天馬來西極司寇秋鵬起北溟（石崖）郤羨金閨香案吏五雲瑣闥望中青（可泉）涼日清尊寫素心金風綠樹動高吟（石崖）踈簾縹緲過青鳥古殿輝煌映碧岑（五華）當座泰峰晴靄靄隔溪漢栢鬱森森同袍不厭同盲貫（可泉）萬里雲霄羨盍簪（五華）

縣二　卅三

胡經 少卿廬陵人 登岳 乾坤開此土東岱崢鴻濛
已訝三台近真堪四岳宗齊天雲漠漠旭
日海融融萬象清塵想飄然一寄蹤
張充 祭酒江陰人 舍身崖 舍身崖崖深萬丈真禍
階人間兒女痴且愚往往投葬生前骸父
母提携豈不愛忍心割置三年懷白日羽
翰既茫昧四方綠葉空爾乖哀愚勸石方
思道聾俗廻聰知有教民彛天理本自然
胡不爲臣死忠子死孝○登日觀峰 日觀
臨雲表扶桑暾影初山川留勝迹感慨獨
○愁予玉笈秦王秘金箱漢武書百年封禪
地功德欲何如
潘墳 都御史淮安人 登岳 蕩蕩資生德悠悠報本心
風雲通眄蠁日月快登臨顥氣浮宸極靈
氛下石林翩翩雙鶴駕飛上碧雲岑
潘珍 婺源人 南天門和陳石峰 重門萬仞倚
天開直上平虛亦快哉雲隔塵寰看不見
出門一笑下天來
蕭璆 僉事江西人 秦松 鬱鬱崖上松愛護自神理
虬軫駕天門翠蓋無暑雨揚志玄冥端那
復羨金紫顧蒙大夫號千古負深恥
胡伸 秦松 五松真轟轟凌霄漢千載猶蒙秦帝
恩草木喜瞻龍馭過儒生翻自抱深冤
龍瑄 江東人 秦松 二世空爲萬國圖咸陽宮
闕已荒蕪當年駐蹕東封處惟見蒼髯五
大夫
白世卿 僉事陝西人 登岳 著屐登高地詩人得共
遊五更常見日三伏早生秋雨向山腰起
泉當石眼流岳靈通變化萬里走神州
○姚奎 太僕丞常熟人 泰山雪夜 曉天紅日放高晴小
坐山輿踏雪行凍樹裹花春有迹寒溪結
王水無聲煙鎖絕頂群峰露風度虛巖萬
籟生老衲雲深知我過數聲清磬出松迎
○五松歌 黑龍潭中蛇母出霜鱗剝落腥
雲濕毿毿長髯十兩針挺挺直骨三千尺
神靈呵護元氣鍾驅霆戰雨搖蒼空堅剛
節操振今古濫爵胥受秦王封波濤滿地
陰風起萬籟颼颼成律呂材堪柱國苦弗
試蕭然遺棄空山裏青青顏色無秋冬吞
冰吐雪經磨礲工師一日如相逢終當獻
入蓬萊宮○蒙恬大將扶蘇子萬里策勲
封不與却將官爵授五松祖龍顛倒乃如
此咸陽一火二世亡五松留得摩穹蒼眞
宗六龍昔巡幸亦名御帳揚休光猗歟松
兮遇知己傷哉處世多奇士負才抗節竟
沉淪不及寒松反多矣我來幾度坐清影
綠陰滿地蒼煙冷撫摩長顧發哀歌空山
落日愁奈何
章忱 太僕丞會稽人 登岳 瞻彼岱岳尊屹屹奠九州
空光碧天合倒景黃河流朋從肆登陟振
珮凌清秋仰視九霄曠俯覽八極周宣尼
有遺迹悵望心悠悠
張鵬 御史沁陽人 登岳用杜甫韻 斜陽俯巉嵒登
臨日未了徘徊遍諸峰吟賞達昏曉仙巖
訪芝童高舉逐飛鳥勝遊難再來紅顏非
少小
周瑯 登岳 回薄千峰簇遙遙萬壑連靈圖標
地紀雄勝控封躔露浥三芝秀光凝八石
鮮迎書悲宋事封樹憶秦年冒險探遺跡
捫崖讀古鐫時巡方曠絕登禪幾相沿監

俯飛虹落㽦含倒景偏奇觀大無限便擬
謁真仙
鄭大同 太僕卿 登泰山 五嶽此爲勝萬年靈
足徵夢魂吾久到道岸聖先登齊魯空千
里星辰僅一曾皇朝崇大禮漢時不須稱
楊撫 知府餘姚人 登泰山 名山天下有得似岱宗
無深谷函星斗中天啓畫圖幾迴千氣象
一覽盡寰區追訪虞周事樵人笑我迂
梅守德 提學副使宣城人 登岱嶽 喬嶽平生勞夢想
天門今日遂攀躋層巒迥出青霄上曲逕
○回看白日低雲氣東連蓬海外煙光西與
太華齊却慚作賦非能事盡日淹留思欲
迷○曉氣氤氲開洞府巖光噴薄出雲根
參差紺宇臨丹壑紫翠煙蘿掛石門滄海
波濤浮日月朝昏風雨別乾坤行行漸覺
壓寰小五嶽應推此獨尊○玉皇顛上倚
危闌萬頃煙霞入壯觀仙樂似聞霓羽奏
天風時拂斗牛寒九霄雲護秦壇古千載
苔封漢碣殘歲莫登臨多感慨不堪回首
望長安

實明 廉使 登岳 登登泰岳山乾坤睇只尺杖
屨隨雲雷星斗礙冠幘一領塵氛消清風
生兩腋再顧心神舒川源滿肝膈更服堂
倚空歇馬殿射碧穹穹南天門兀兀金身
石山輿下高樹皷吹導前戟昏黑抵絕巘
神祠聳天脊光靈怖此心奚翅仰煌赫歆
饗集萬方山海貯金帛一榻枕山阿松泉
和綠草夜半東決眥海底訝日赤
許應元 副使錢塘人 岱宗 岱宗肅肅標東紀絕頂
虛傳不死庭碑憶漢封三觀迥樹留秦岱
○五松青陽池日浴深能見陰洞雲流乍可
聽此日風煙聊振袂休將峴首嘆沉冥○
岱宗夫何如岩嶤出雲表登茲俯蒙繆吾
欲觀魯道闕里窈且崇昔人已陳草尚想
吳門駒今知天下小○同蔡行人登萬里
環翠亭 省騎青林駐登臺翠甸新雲山存
吏隱詞藻待王人花日初停午蘭標欲驪
春憐君竹溪興竟夕對清真○重過泰山
山城曾試吏十載更登危丘壑心期在年
光鬢髮衰物情聊對酒習性尚躭詩自是

一聲叟支離侶昔時○泰山別諸門人 朝
出乾封門言涉泮河水朱陽麗初暉征雲
一何駛顧瞻緬夙昔風景復相似曾山猶
在望吾行自茲始
范瑟 編修歷城人 登岳 雲河漠漠樓巖畔風影冷
冷十八盤玉女泉飛山亦潤芙蓉峰絕暑
猶寒百年塵世三春夢萬里乾坤一笑看
驀倚石闌星斗近不知身在白雲端
馬驎 知州陝西人 登岳 峻嶒泰岳回天地此日登
臨慷慨長萬壑風聲喧草木滿山雲氣濕
○衣裳泰封漢畤形盤踞魯甸齊丘勢渺茫
一逕漸通天上界欲從何處問青皇
黃省曾 吳人 懷岱 齊魯關東岱遙空青未休長
安元帶眼吳會舊含睇去待山鷄報孤看
海日流稷丘君若在吾得擁琴遊
蔡汝楠 侍郎德清人 同許泰安登萬里環翠亭 萬
里亭元勝風花春載柔還陪仙吏躅得共
白雲遊仗劍蓮華淨傳杯竹葉浮如何葛
洪宅星座俯芝丘○泰山書院古栢影接
磬香近聲搖戶牖清空中白雲餘海上古

龍精小憩依春翠高棲憶鳳鳴晚來雲稍
起神動岳崢嶸
高誨 通判 肥人 合 登岳 翠削芙蓉萬朵開瑞烟繚
繞護仙臺瑤池宴罷金虬去明月屏空紫
鳳來雨霽歸雲棲樹杪夜深出日見蓬萊
向時未到天門上九點齊州秪浪積○踏
碎芙蓉萬壑秋無端造物與心游斗聯西
北天樞近海坼東南地軸浮涼影月窺雲
外搧寒聲風滿鴈邊樓胸中塵土都消却
一枕清泉不斷流○石梯萬折凌大表層
縣二　三十八
疊峰巒青未了嶢巖飛瀑半空落冷濺冰
花結林杪南天回首眼界闊烟霧沉沉寰
宇小興高漸覺風生腋岳頂迴旋看秦石
俯凭日觀望蓬萊曉浴金烏海波赤擧頭
西北神京在五色晴雲時靉靆青天可捫
星可摘沆瀣淋漓濕東壁欽呼玉帝呈琅
玕山高風露羅衣寒渺渺天空下笙鶴平
收宇宙胸中寬桃花峪口路深邃怪石嶙
峋懸若墜五松藹藹吐紫烟欲訪仙人在
何處金泥玉檢埋秋草七十二編斷遺蓁

寒鴉啼上野棠枝凉月娟娟山石老
李烱然 郎中 舍身崖 舍身崖下深難測每怪
輕生世上人我亦有身偏自重舍時除是
爲君親
成周 主事 無錫人 登岳 崔巍恭岱首稱宗睥睨乾
坤一顧空吞吐煙雲迷下界盪摩日月淬
高峰秦碑無字名空在唐刻磨崖辭旨封
逐客窮攀傷往事不勝羸骨受剛風
周津 御史 慈谿人 明堂 成周天下八百年東巡朝
會明堂前遺址依然盖軻力到今登眺留
縣二　卌九
真傳
鄭芸 御史 登岳 未了紅塵事聊辭白玉關披
雲從月闕踏鶴下人間世味淡如水夢魂
多在山留連憩龍峪何日再躋攀
湯紹恩 登岳 曉霽天門放遠矚岱靈有約幸
無違山雲擁道迎仙盖海日開風上繡衣
萬里輿圖收泰時九霄象緯拱神扉追思
千古登封蹟暮靄荒臺擁翠微
傳鎮 御史 登泰山 泰殿倚秋山高開紫翠間
星軺迎日下仙掌躡雲攀巖立天低宇晴

披曜照寰省方慚受簡恭代禮神還
李綸 僉事 登絕頂 雨霽登臨興轉生群山數
點發新青風迴華表揺空漢日擁瑶宫逼
太宜輯瑞尚存虞舜澤傳燈獨有魯宣經
乾坤俯仰知何際萬里浮槎一使星
王廷榦 行人 遷縣人 登岳 泰岳逼中天登臨萬象
懸壺觀滄海日殿拂紫微烟山水名誰並
乾坤勝獨專岩堯何可極揺筆白雲連○
絕頂試登攀風烟縹緲間舜巡留社稷禹
鑿舊河山月宇天門道芝房青海灣英靈
窮八極此地隔塵寰
劉壽 尚書 直隸滄州人 二月登山阻雪 過眼鶯花
春未殘再隨驄馬步山盤雲浮碧殿爐烟
細雪滿蒼崖樹色寒泰嶺應憐行路險漢
宫疑似降仙難日觀峰上瞻東海空憶飛
霞駕彩鸞
王汝孝 編修 東平人 登泰山 伏曉步層峰吟眸望
轉通懸崖啣日斷石磴拂雲龍齊魯千年
秀乾坤一指中禪封昔此地登眺意無窮
耶鎏 洪洞人 登泰山 峰巒壁立翠雲屯太極
縣二　四十

初分此嶽存蹲踞古松蟠御帳層層石磴接天門山桃野杏花爭發曲澗方泉水正温泰漢登封遺往蹟歸來天色欲黃昏

經彥采寺副全州人　登岳　岱宗積翠鬱岧嶤春日登臨上碧霄耳畔側聞天語近峰頭平對玉宸朝漫憐弄玉驂鸞鳳會見乘槎犯斗杓安得憑虛凌八極盡將民瘼達神堯

仲言求知州雲應人　登岳　層巖高閣敞晴暉十載重臨夢不違玉女獻花開雪釀仙翁留訣進霞衣青霄此日瞻三象碧巘何年築一扉遊賞方殷烟月上風林遙送暮鐘微

玉皇閣　危閣倚層霄山河入望遙天橫關塞鴈日抱海門潮霧露開朱旆雲霞度碧簫自然幽賞契不用社僧招

林應麟府同知僊居人　遊石屋　仙郎雅興好幽尋共訪仙關入碧林繡壁忽開丹地穴靈泉疑泄洞天深上方雲磴空中轉下界烟花望裡陰娩我支離又漂泊始從塵世識初心

湧應麟編脩無錫人　遊岱嶽　秀色千峰合靈源萬豬瀉魯疆開曠野禹服奠高山星漢當頭

縣二　四十一

近煙雲滿目班悠然小天下遺跡若爲攀

杜泰進士長清人　登岳　寰海雄蟠獨此山金莖瑶草秘封壇崑崙西望烟雲渺滄海東連宇宙寬

谷繼宗進士歷城人　元日登泰山南麓　試筆仙壇栢酒新誰於草莽識詞臣南山先祝千年壽北斗長瞻萬里春雪抱翠屏鷹自化雲披丹壑鹿多馴王喬終作吹笙侶不敢乘鸞謁紫宸

劉爾牧進士東平人　登岳　青帝真源迥靄芬鬱律齊谷風吹海樹晴日邑山靈金闕雲邊出玉繩象外低誰言坤極小禹貢盡雕題

陶欽皐御史彭澤人　登泰山　南州秀色結衡廬泰岳孤雄更不虛此日仙靈來劒珮中天樓觀下庭除青霞獨擁秦松嶂絳節雙懸玉帝居石室紙今迷往路侍臣何地訪丹書遙遙仙使伴村春處處天風灑石淙澗底捴無黃犢飲峰頭長有白雲封誰憐詞客歌春樹慢聽山僧散午鐘飯對胡麻聊自餉轉來瑤草定相逢

袁褧提學僉事蘇州人　夢遊泰山歌　我聞泰岱五嶽之所宗巍乎高哉拔起摩蒼穹天門日月相避隱勢壓九服何其雄扶桑碣石秒在下安論蒐繹連龜蒙宵夢憑陵騎六龍足躡列缺驅泠風捫參歷井上日觀飄飄直謁元君宮白榆赤桂夾御道中有顏如桃花膚瑩玉雪綠髮皓齒十五雙金童手持靈訣授我讀科斗奇字殊難通几胎俗骨不可換覺來相失滄溟東朝逢海上青鳥使邀我遠遊登岱宗開緘長跪讀數過星

縣二　四十二

文雲篆恍與夢寐同尚平婚嫁未畢累長卿卧病還書空何當白日生羽翼飛上泰岱絕頂第一之高峰

查秉直即中海寧人　夏月雨霽登岱　朱明過雨靜嵐氛嶽色霏微共夕曛倚杖坐看林下澗披衣猶拂洞中雲獅峰瀑布當空瀉龍峪泉聲夾岸聞護說新晴供晚眺九農應是盡欣欣

屠禹按察使海寧人　登岱　玉檢藏丹室瑤臺插上方攀躋入龍峪穿徑繞羊腸石險形疑墜泉

沆勢欲翔采明登日觀彷佛見扶桑
徐紳德人御史建 登泰山 曾聞天上玉皇宮絳節
星壇向此逢半夜日光摇海色四時香靄
捲天風金函玉檢通群帝五嶽三山第一
峰由首下方城郭在不知雲氣幾重重
吳遵寧人御史海 登岳 泰嶽崚嶒倚碧霄陰崖白
晝自風濤西懸鳥道天門迥東指扶桑日
觀高秦樹尚依清蹕路漢壇虛拱玉宸朝
長安此去應千里北斗城深睇望勞
吳伯朋烏人尚書義 登岳 泰岳由來一洞天振衣

○清曉上危巔千年齊魯登臨外萬里江河
咫尺間漢畤秦封餘草蒼松翠柏自雲
烟凌空頓有飛揚意漫酌流霞喚謫仙○
又次吳初泉韻 蓬玄峭壁插丹霄龍口飛
泉噴白濤天入扶桑滄海濶地臨汶濟碧
霞高纔登越觀思鄉國又戀長安望 帝
朝滿眼乾坤俱甲馬不堪南北正疲勞○
絕巘渾疑在絳霄潺潺流水帶松濤千巖
雨過天光淨三觀風寒日色高讀盡碑崖
憐異代書無封禪感 清朝春山啼鳥斜
陽外歸路崎嶇未覺勞
方正佾城人主事昌 登岳 岳麓俯凝眺幻宇晝塵
埃因憶羨門子層霄瞰九垓○陶侃夢八
翼側身飛雲門碧霞差亦近稽首問天孫
○日月懸雙彈乾坤一大荒最高峰頂上
端拱王於皇
沈應龍烏程人御史 登泰山 五嶽岱稱宗雄峙齊
魯界屹然障東維中原地氣會殊方傾仰
止有懷竟茫昧秉鉞酬夙期巡歷振行旆
明禋陟危巔精神原夙戒有禱應即隨神
○功信廣大亢暵降時雨彤雲布靄靄河汾
餉道湮甘泉發清瀨祇承 天子命寔惟
神攸賴禮成撫清景六合真可隘山空絕
塵囂悠然聞天籟飛僊招我遊乘鸞忽長
邁授我祕玄訣飧霞吸沆瀣日觀俯滄瀛
紅光吐輪蓋吳越望中迷黄河曲如帶臨
風拾瑤芝坐石吟松檜秦封與漢畤殘碑
荒草外弔古復憂時撫膺增感慨北虜猶
陸梁倭夷又顛沛稽首問崧靈何如獲康
泰

曾鈞鍾陵人御史 泰山紀遊 名山東峙獨崔嵬千
丈靈光接上台金削芙蓉迎日出玉爲樓
閣倚天開鑪煙風暖浮秦樹石檢年深鎖
漢臺一覽乾坤空萬刼落霞飛彩入吟杯
雍焯臨兆人御史 登泰山 千里齊城仰岱宗青山
盤礴秀穹崇峰高日觀瞰滄海岳擅天齊
巨域中百代登封傳盛事萬方香火戴玄
功清朝一覽靈巖上雲淨風消曠宇空○
從來聞說此山高一上崔嵬眼界豪龍峪
顧瞻出萬仞天門咫尺摩層霄升中有表
○傳秦漢梁望無人頌姒陶覽跱諸峰睇空
廊雲霞茫渺海天遥
何廷鈺邵武人御史 登岳 萬仞驚看絕巘高一人
登此百人勞宿願已疇民力竭賞心壽麗得
一揮毫○探奇此地步丹梯酌罷閒看處
處題獨憶宣尼登眺後無言悟教古今誰
馬三才仁和人御史 登岳 層巒萬仞闢新霽乘暇
登臨逸興徧山出雲重飛鳥外林深春盡
落花前天門迢遞丹霄路海日蒼茫碧樹
煙十二齊疆門處覓麥苗盈隴水盈川○

覽勝春遊萬里來僊宮縹緲入雲隈秦松披拂仍餘蔭漢帝登封空故臺石壁有輝騷客賦岱宗無補使臣才冊衰白髮頻回首惆悵峰頭各一廻○玉女池玉女何年去名猶在水濱雲疑畫眉客月似洗粧人風外聽鸞珮天邊憶鳳輪不逢仙子降空拂鏡中塵

段頤言 御史燕人 〔續夢登〕登十八盤忽訝空中行輪雲今日跡魂夢昔年情松拱一天翠草生萬壑青 此聯乃庚子夢中句也 山靈不我棄應許○定斯盟

○姜良翰 參政金華人 〔游泰嶽篇〕泰嶽突屼中天起盤礴神州數千里鳥道聯綿六六灣龍楼偃卷三千址隱隱隆隆宿霧中錦屏飛瀑編羅綺絕壁高攀白玉梯懸崖俯瞰青螺齒更有奇觀日觀東扶桑縹渺烟波通晴霞蕩漾赤碼磁曉日霞耀青芙蓉蓬壺點點逼瑶席瀛渤僅擬浮盃間凌空不覺星辰遠直跨罔象追鴻濛忽然驚雷起山巃電走星馳振林谷須臾日沒宇宙傾萬頃風濤鬼神哭雲迷路險不可登一步一廻愁折軸泰嶽何岩嵲亭亭阻且遥秦皇閟烟雲過漢武旌旗草木彫英雄一去豪華盡殘碑斷閣空寥寥我來近自崑崙北欲向三山訪南極無端失脚墜皇州欲歸不歸長太息亦有青城累石居胡麻飯冷冊爐熄南郡苔荒諸葛廬東山草蔓安公闕青壁瀉銀河山深長薜蘿偶從征旆登天闕瓊仙玉女許經過未能擺脫歸猿鎖且隨舞袖歌春和山河大地終然幻世事悠悠何計了行植芝田十萬畦應須不負○商山老 縣二 四十六

○喬東崖 順天府尹海寧人 〔登岱〕巖巖高插紫冥開青帝星辰入望迴芳躅獨標宣聖楔瑶函空秘漢封臺天連北極千山拱雲擁黄河一線來最是生平葵藿志夜深日觀倚徘徊

孟洋 大理寺卿信陽人 〔九日登泰山〕泰嶽風高不可當登臨況復是重陽杯傾下映滄溟色帽不平依北斗傍魯甸風雲流野日劍門鴻雁入煙霜雄圖盛節俱陳跡城郭蕭蕭省八荒

羅洪先 狀元吉水人 〔贈中丞朱鎮山巡撫山東〕青春瓊樹麗彤庭玉斧登高夢未星日近泰山多曉色風行東海少塵冥得年不用移齊粟老牧還聞頌曾騶鎮撫正資清净理片言肯向蓋公聽

徐文通 參議永東人 〔岱宗〕紫氣騰空護漢都山川杳靄入看無乾坤忽合東溟注日月還臨北極扶秋色歸鴻滄客髮清樽過雨對蓬壺憑高莫問前朝事帝子不田空大夫○ 縣二 四十七

○王世貞 侍郎吴郡人 〔登岱〕紺宇虛無岱色遥岩嶢飛磴界蒼烟峰廻嶂聳紛相拱石坼松蘿裊自懸過雨雙龍爭玉峽壁雲孫鸞挂青天平生故有崢嶸意識得應從太始前○翹首精神欲奮揚幾從閒闔見陰陽千崖忽散中原日六月長飛使者霜在昔鈞天青帝坐即今封地白雲鄉還應五嶽都游徧乙取安期火棗嘗○奔崖瀑落擁晴雷策石驅龍鞏道開匹練天紫具觀出金泥日射漢封回河流挾雨俄千帶海色搖空

僅一杯莫向封壇論王氣祗應塵世有仙
才○尚憶秦松帝蹕留至今風雨未全收
天門倒瀉銀河水日觀翻懸碧海流欲轉
千盤迷積氣誰從九點辯齊州人間處處
褰城轍矯首蒼茫迥自愁○幞衣吾欲卧
天門中夜憑欄起自論半割乾坤懸對抱
低垂星斗亂堪捫狂呼六博仙人箸渴問
三漿玉女盆爲道崑崙更奇絶還從博望
訪河源○壁立芙蓉萬古看削成松檜隱
高盤中峰君王歷徂徠色絶頂青收碣石寒○
梁甫吟成還自和茂陵書就欲 誰千依徽
倘有異聞在欲向秋風問羽翰
李嵩(副使歸德人)叨從登岱使者東登太乙壇雲
從鸞鸞漢衣冠九霄風動豺狐遠六月霜
飛草樹寒日觀俯看人世隘天門北望
帝廷寬省方獨有匡時略准擬 皇圖與
泰安
王遴(尚書北平人)王皇頂每嘆苦塵喧無由脫塵
網絶頂遂攀躋始知天地廣○日觀峰盪
漾湧金烏岩堯破幽壤頑將五夜觀天下

同瞻仰○漢封臺岱宗自古今武帝空赫
赫鑾輿西入關昔解臺中碧○玉女池生
托黃帝室道匹昊天妹靈泉瀉方池恍忽
鳴玉珮○秦斷碣霸業如流水雄圖似去
雲誰知煨燼後淪落復斯文○仙人橋絶
澗架危橋不見仙人度海上幾時迴空使
昔人慕○捨身崖開闢始天地人生孰不
死所惜不在身崖下多豺蝗○白雲洞造
化鍾靈毓兹洞深幾許不見青鸞面但見
白雲去○十八盤少負青雲想今上青雲○
梯一入天門裏回首青雲低○五大夫松
帝子去不還大夫空自立日暮北風吹時
向沙丘泣
李夔龍(按察使歷城人)懷泰山域内名山有岱宗側
身東望一相從河流曉挂天門樹海色秋
高日觀峰金篋何人探漢策白雲千載護
秦封何來信宿藤蘿外秋底西風萬壑鍾
○瞻殿太史正甫登太山明堂天子昔登
壇御道風流擁漢官海色迥臨三觀動春
陰不散五松寒白雲忽向封中出玉牒誰

從護囊看此日滿朝求禪草相如早晚入
長安○上宮春色自何年阿閣神房幾洞
天囊裏延攜三秀草懷中曾擬四愁篇射
牛漢蹟今猶在繫馬呉門似杳然七十二
家論祀典還朝可奏聖人前○和魏使君
扶侍游太山中天訣蕩敞天門上帝樓臺
拱帝孫五馬並臨呉觀重諸峰獨讓丈人
尊秦松忽倩蒼顔駐海日遥銜紫氣屯可
道黃河看似帶須知西北是崑崙
李先芳(少卿濮州人)岱宗十八盤高擁帝都徂徠○
梁甫衆爭扶神女來遊明月嶂仙人對博
泰山隅天雞喚日浮三島海鶴巢松遍五
株欲草相如封禪蹟漢家壇觀久荒蕪○
岱宗絶頂玉皇祠雲起天門杖屨遲漢時
秦封行處是石閭瑶草至今疑日銜三觀
金銀闕天瀉明河玉女池曉向虛空探海
嶼扶桑真見水中移
王紹元(御史金溪人)登岱岳蕋宮珠闕巖嵯峩門
倚青天掛碧蘿鎖斷半山環日月望窮千
里帶工河泰壇王氣崇幽冽漢緯金書射

太和　昭代聖王皆舜禹青無封事入山
阿
孫應奎(左布政餘姚人)【偕岱廟視工】拾級登上泰
岑萬峰羅地白雲深調琴澗落天河水積
翠臺分月樹陰灑海縱觀同物與中台成
位兩間心更實日馭開長夜獨倚高明望
孔林
魏良貴(按察使新建人)【岱即事】杖策高尋玉女峰
披雲始見碧霞宮山含雨意嵐光動日射
天門紫氣重絕壁虛疑在漢蹟斷碑何處
覓秦封憑高舉手運六合宣父遺蹤在眼
中
楊宗氣(按察使陝西人)【登泰嶽】巍巍泰嶽鎮齊東此
日登臨天地空西晝函關雲猶直東來海
渤曉霞紅秦碑盡無凌霄上魯殿參差在
眼中時有幽人騎白鹿乘風便欲駕青驄
裴紳(提學副使蒲州人)【登泰嶽】三十六盤何嶮巇曉
來登眺自忘疲眼看山頂疑無路身在雲
端不自知羸氏五松寧故物唐人千仞有
磨碑古今興廢只常事金簡上函亦太奇

縣二　五十

王教(副使華亭人)【登泰山】泰山之高何奇哉三十
六盤路縈迴金烏半夜海底浴碧桃千樹
池邊栽秦松漢栢供御帳金簡玉笈餘經
臺瓣香春仲肅拜禮和風晴日天門開
年朝宗(副使賓州人)【登泰山】岱宗奇峭倚天東冊
府封題禮數崇齊魯地偏形獨勝古今時
異仰皆同荒臺人指秦皇碣幽壑松蟠宋
帝宮幾欲尋源渾未識凭高萬里御長風
查秉鉞(評事海寧人)謁岱泰嶽　巖巖夙有名獨看
今日祐神京泗流漕瀔時聯艫領袖云亭
近作霖雨崇朝單　帝澤扶桑曉日溥
天明誰將兩腋成雙翅飛上峰頭入太清
兪憲(參議無錫人)泰山頂上作迥絕使人懼古今
稱岱宗溝塗分汶水丘垤俯群峰晴蓋時
沾雨風雲屢盪胷乾坤歸壯麗臺殿入春
容惜顧青齊小迴看鄒魯重荒碑秦代蹟
廢畤漢人蹤仰止訓初服登臨逼晚鐘幸
逢　恭巳日無復議東封
趙勳(僉事番禺人)【登日觀】月明道士霽巖來夜半
重登封禪臺銀漢中天看斗北金波浮影

縣二　五十一

報賜田火山年見校東海曦馭俄驚耀上
台萬里未光呈瑞氣赤霞紅漲望中開
曹金(侍郎祥符人)【登岱】雨後朝暉靜嶽壇百年臨
眺屬春殘初經帝帳方壺曉漸入天門守
宙寬雙引管簫通玉闕偏尋封禪倚雲磐
瑶臺古寺清尊晚看竹吟風興未闌○霜
節凌煙坐晝徵倫然恍與世相違數聲清
磬飄何處幾片閒雲戀客衣玉女池連春
草動僊人鶴傍彩霞飛叠巒惟許山僧住
一任鶯花對落暉
項守禮(知府奉化人)【登嶽】簫洞更衣入紫霄風吹
御帳起松濤羊腸鳥背盤盤曲龍口天門
節節高過化樓前懷往哲登封臺上慨先
朝何當拋却塵寰慮乘興重來不憚勞
朱應奎(知府丹徒人)【登泰山】我昔曾過泰岳前未
暇登眺即言還豈獨山靈笑我俗勝事泪
孤亦悵然今日重來須縱目攬衣直上山
之巔不妨舉手近天日但教穩步渡雲烟
天仙地迥碧霞繞日觀臺高紫氣聯隱隱
尤可辯岡嶺茫茫何處覓桑田身跡恍如

縣二　五十二

塵世外光景疑爲混沌先更欲憑虛何所
往人生卽此是登仙
陳中知府汾陽人 遊泰山宿碧霞宮公館 遊覽乘
閑過岱宗躋攀曲磴幾千重未從絕頂眺
清輿已聽群山度晚鐘寒夜暫將卅竈訪
洞門詎許白雲封悠然借宿石床月肯數
華陽第二峰
劉璽按察使唐縣人 岱嶽登望 嘗聞東嶽峻今上最
高峰吳楚蒼茫外燕齊指顧中罡風時振
袂灝氣忽橫空不道塵寰迥翻疑僊界通
○王貴運同知清江人 登泰山 絕壑布裏篁輿輕險絕
能消半日程漢栢秦松空往跡孔登孟語
此經行沿厓忽見迯亡屋躡蹬慚聞怨懟
聲惟有七十二泉在頤言常潤汲王明
呂顒登州知府陝西寧州人 遙參亭舊名草參老親參政分守時改云
參亭人共把易草以遙名豈爲枝香紀還
肅謁禮誠碧簷春日麗金棟曉雲輕瞻拜
緣分牧臨風重感情○祖殿暫憩 趨庭憶
往日登覽廿年前宿雨青岩媚光風白鳥
翩橋危雲共度壁迥日相聯羽蓋聊爲問

縣二　五十三

赤城列虛仙
曹大同署丞通州人 登岱嶽 宗嶽磴盤高造天翻
從下界見雲煙登封漢蹕餘風景表記秦
碑空歲年絳節香飄龍虎馭玄壇寒切斗
牛纏微茫八表浮元氣較似身遊太古前
周怡司業宛陵人 登泰山絕頂 山頭上下界殊分
大地環瑤雲浪文崖壁蒼苔古蝌蚪松蘿
紫氣日氤氳九州星埜盡雙目萬里封疆
只片雲到此方知天地大超然身在列仙
群
○桑紹良經歷濮州人 登泰 岱岳魯闢天與齊振衣
令始遂攀躋白雲護洞龍初蟄黃華圍山
鳥正啼玄女宮深連別嶼玉皇祠迥接層
梯正慚落魄淹塵壒石室清幽欲暫栖
乘風直上絕高巔回首層霄四望懸密樹
霜中凋欲盡群山天際斷仍連半生勝覽
元非偶萬仞平臨儼若僊舉目虛驚紅日
近長安猶在暮雲邊
蘇本前府經歷濮州人 登泰 岱岳嶙峋插太空樞衣
柱杖入雲中正松樹老龍鱗古三觀峰高

鳥道通勢逼星垣傾宇宙青分齊魯失龜
蒙只緣捧日冊霄上早望扶桑碧海東
桑正行舉人濮州人 登泰 攀雲上石盤澗壑聳可
觀漢字經沉水秦松帝拜官海光籠曉日
嵐色護層巒隨意凭虛眺乾坤眇一丸
蘇濂彰德府通判濮州人 登泰山二首 嶙峋岱嶽邇蓬
廬紫翠芙蓉削太虛秦漢侈心餘時壘青
徐平野到堦除勺水扶桑明子夜五雲絕
頂見宸居探囊但有遊觀賦吮筆曾無封
禪書
○山梯斜日俯高春石澗春泉響碧淙巡狩
翠華松自拱明禋遺跡玉常封掃雲客坐
前峯月冒雨僧歸下界鍾遊子漭期今稍
適飛仙環珮尚相逢
○殷盤中秋濟南人 日觀峯東望扶桑國茫茫海水
浤波濤搖紫氣島嶼亂紅雲河漢星猶燦
乾坤晝已分大觀天盡處碣石獨爲群
徐琳運同華亭人 登岱 崎嶇登岱岳長嘯思悠悠
帶與河流細杯同海色浮爐烟秦樹裊石
檢漢臺秋那得塵緣盡常隨白鹿遊

縣二　五十四

朱明時（華亭人）登岱

岱嶽登臨第一峯山靈秀出紫芙容古碑猶有秦皇跡御輦曾來漢帝蹤屈曲天門晴霧靄崔嵬日觀端烟濃自祈隅得相如技敢謂才堪草禪封

岱史第十七卷登覽志　　縣叅

皇明（嘉靖甲寅以後迄今諸名公及文人題咏仍舊志例以世次序）

李春芳（大學士揚州興化人）夏日登岱喜雨霽披豁煩襟度碧空忽逢青帝駕長虹彩烟半捲亂濤霧霽色全開龍峪風今古壯懷夕照裏乾坤生意黍苗中岱宗自是饒　皇祐時雨時暘總化功

高拱（大學士新鄭人）登岱岱宗神嶽勢崢嶸東鎮齊封百二城雲捲洞門持欲潤日華暘谷曉偏明虞廷首望仍今古尼父崇登著姓名我欲御風凌絕頂手提星斗運璣衡

高儀（大學士錢塘人）登岱諸嶽崚嶒一岱宗天門迢遞芙蓉御坪有路仍迴馬石表無文悵祖龍星斗平懸玉帝觀乾坤不老丈人峰夜闌紅日升滄海咫尺蓬瀛第幾重

吳嶽（尚書汶上人）登泰山嶔崟疊嶂逼蒼穹深谷迴巖烟霧通掛壁寒泉飛澗白拂雲秋樹入霜紅秦松歆石龍鱗古漢碣沉苔鳥篆空絕頂振衣思太始偶看朝日見鴻濛雲磴斜懸碧磵迴松枝低拂紫巖開人穿鳥道烟巒迥路轉羊腸風轉泉地接太清瞻斗極眼隨旭日望蓬萊曠遊一晤浮生夢好謝斜紛卧石苔　遊青帝觀洞門梵宇秋雲細青帝離宮煙樹齊虛谷人聲飄翠壁寒空鴈影落丹梯窮探仙跡荒壇隱深入禪林野逕迷清賞不違幽興遠欲尋石室伴僧栖

劉自強（尚書扶溝人）登泰山茫茫蒼海半山褒天壁躋攀步步艱頻覺風雲生足下卻疑身世出人間鬢顏看鏡驚將老廊廟懸情未許閒暫息塵蹤隨謝屐逢瀛洞裏探仙關

朱衡（尚書豫章人）登岱懸磴盤梯天路長高空雲霧濕衣裳金銀宮闕知隣近鳥自嚶嚶花自香　玉虛宮殿元孤秀夜半探奇獨自行玄鶴遙聞乘月度白雲近見與沙平

馬森（尚書福建人）登岱五嶽由來獨岱宗層巒雜樹翠交濃盤迴石磴天門道縹緲烟霞日觀峰巨鎮已標存舜典斷碑何事數秦封登臨不盡高山意尼父當年有故蹤　宿岱頂道房碧霞宮伴小幽居雲外山低若

太虛玉女池中泉最潔丈人峰上雪偏跳
坐看浮靄渾成幻睡覺清真更寂如夜半
四空無色界月明正好入階除
尹臺 尚書 永清人 東平道中望岳巨嶽盤東土高
穹礙列星鴻濛標地紀峻極抗天庭輯瑞
虞巡肇刊山亘載經靈仙遺蹤迹巖戶莫
長扃　神功稽古牒七十二君王曠矣茲
山禪荒哉往代章烟迷泰時遠雲出漢封
長借問當年物言餘松栢蒼　大野園春
氣群峰香靄　芙蓉開曉日秀色若可餐
○夜月流金殿朝花泫壁壇雲驂誰共駕矯
首一悲歎　結髮懷幽尚名山思徧尋久
傳梁甫曲還憶泰山吟縈啟丘中好安期
海上心九州多狹徑此地可投簪　長風
吹羽腋吾欲上天門躧履丈人石睎衣玉
女盆乾坤睨閶闔日月戢朝昏歸訪巢居
子深情未可論　岱宗千里色魯甸接膠
齊海日扶桑近天風若木低東皇衣任把
北斗杓堪提舉手招仙侶碧霞聽曉雞
神嶽巖巖立上方仙宮赫赫照東皇秦松

漢栢盤天地玉簡金函紀帝王一柱擎空
龍躑躅三峰倒海鳳飛揚舉頭髣髴雲霄
工梟宛春雲捧建章
楊巍 尚書 海豐人 赴南都登東嶽駐馬登東嶽憑
高辨四溟始知人世小不斷此山青樓閣
秋獮出川原書香寘將尋孫復隱忽忘有
巖程　梁父名仍在登封事不磨逢人尋
古蹟覽勝欲狂歌匹練吳門近豐碑漢代
多還能舒老眼萬里見滄波
○張佳胤 尚書 銅梁人 登岱張衡曾賦四愁詩東望
相從及此時翠壁千盤隨杖轉冊梯一線
自天垂瑤函偶拾神人字絳節高居玉女
祠囊裹按圖分五嶽真形微被地靈窺
青空寒露滴芙蓉拄頰天門倚岱宗滿堂
相傳司馬筆秦官猶寄大夫松參差三觀
疲雙目截嶪千巖籍短筇方內名山探欲
遍晚年始遇丈人峰　天雞聽罷曙將分
匆倚峰頭接十文髣鬚白知山下水升騰
紅放海東雲烟霄身擁三千丈封禪書侍
七十君佐底衣裾常五色由來嶽氣已氤

氳　日月覆從岱頂懸每依帝座挽青烟
秦碑突兀青天上仙島微茫大海前寓目
好看吳苑馬頻身郡辨汶田山中縱失衰
城駕猶勝風塵在市廛
陳經邦 尚書 莆田人 偶憩白龍池百丈寒潭浸碧
峰玉龍於此閟靈蹤即今齊魯青無幾何
日噓雲慰萬農　登岱寰中嶽鎮此尤尊
今古巖巖魯望存半領晴陰分氣色雙峰
日月互朝昏瑤池自昔來王母金闕何年
下帝孫閒道探齡曾有筴願將萬禩授黃
○軒　縹緲天門冠萬峰攀躋彌覺翠微重
山懸碧落無孤鳥壑抱寒濤有五松春月
久虛虞代狩書雲猶起漢時封神房阿閣
深何處欲向安期一問蹤　攬勝凌高嶽
勢窮乾坤俯仰一鴻濛齊州點點晴煙外
魯阜微微落照中千里黃流縈不盡三山
銀闕湧還空登臨未解宣尼意自許沂雩
舞詠同　杖策高登叩帝閽振衣長嘯臨
人寰眼搖決漭三千界身在崑崙第一山
桑海幾人經變換蓬壺諸聖自飛還朱顏

白髮須臾事回首浮名好是閒　偕張集
二郡倅遊石經峪未盡探幽興相携復此
行勒經誰氏手秉燭故人情夕嶂林霏合
春泉石漱鳴高山與流水恍忽聽遺聲
陸光祖（尚書平湖人）請告東歸春日登岱拂袖清
朝賦遠遊岱宗物色動呉鈎春風花鳥朝
陽洞曉日烟霞王母樓御帳當年經帝輦
明堂勝蹟想王猷探奇吊古情何限匹練
鄉關興獨悠
諸大綬（狀元山陰人）登泰碧霞宮上最高岑泰漢
封臺草莽深落日荒荒留返照飛雲片片
過輕陰因嗟萬世無窮計疑是秋風未悔
心獨去平臺渾廓落一聲清磬出雲林
熙熙春意萬方同憶我來瞻青帝宮野色
帶烟時變化山光無雨亦洪濛東南白練
迷天外西北紅雲入望中却牲五松留晚
翠秖應翻照石屏空
王弘誨（侍郎海南人）岱宗吟我尋青帝問真源至
人邀我登天門天門高高在何許乃在咸
池之陽岱宗之阯石蹬懸紆十八盤雲根
磅礴九百里厥初渾沌誰為鑿二儀中分
列五嶽帝遣太皞奠此方巖巖巨鎮雄冡
廊洞天福地倚崔嵬層㟙萬叠芙蓉開黃
河如帶渤海一杯半夜見曉日中鎮與雲
雷齊州九點蒼茫右可辨呉閶匹練指稽
空而驚猜噫吁嚱泰山之高其不可極也
如此使人登之飄飄乎若御冷風而超塵
埃意昔登封七十二氏厥有虞周其名最
著秦漢以還此義微金泥玉檢紛茲瘞只
令作者知何地樹亦不能為之留碑亦不
能為之記惟有巖前倏忽變幻之白雲領
略興衰千古意悠悠往事難具陳振衣聊
此朝群真遥見玉女池前香馥郁仙人洞
裏氣氤氳霓旌絳節交繽紛云是玉青大
帝碧霞元君使人對此搖精魂齋宮祝釐
祠官秩禮嬴女吹蕭馮夷擊鼓靈芝來兮
錫予祉望而不見兮逍遥容與傍有青鳥
使授予黃庭經覽之殊未了倏忽還空冥
躊躕勝覽意何已袂掌塵踪未停軌何當
晞髮長茲遊回頭看謝朗然子　登岱石
磴丹梯入紫宮寰中五嶽最稱雄登封七
十傳前古浩劫三千接閬空松老尚含秦
代雨桃深擬有晉人風尋幽直到蓬萊頂
勝覽乾坤興未窮　嶽頂高居上帝尊東
南王氣俯中原白雲繚繞千峰合翠石崚
嶒萬壑奔宵湧金烏來海市暮穿瑶鶴過
雲門談天未道鄒生誕九萬扶搖信可論
人間信自有丹丘汗漫聊從此地遊玉檢
金函空寂寞琪花瑶草自春秋射牛不用
儒生議望馬堪從聖蹟求一自大觀歸老
眼尋常指點遍齊州　詠丈人峰高標獨
立向天門氣象巖巖仰止存五嶽曾聞岱
宗長諸峯應是丈人孫　詠日觀峯五夜
峰前曙色浮曈曈先出海東頭誰將赤手
扶義馭早向人間照九州　詠玉皇頂縹
緲丹梯入九重玉皇於此秘靈蹤尋真直
上朝元殿身在蓬萊第一峰　詠呂公洞
青蛇拂袖氣橫秋玄洞留題可自由莫道
紅塵人少識松邊隱約見華州　詠大夫松
二世山河已改移五枝猶冒受封時昂藏

應愧塵名污貽咲商巖四紫芝　詠桃花
峪流水晴懸碧澗霓桃花春似武陵溪東
方自擬隨王母縱少漁郎路不迷
張位侍郎豫章人　捨身崖歌有序余登捨身崖後
夢神人謂愚民捨身可憫命余止之已告
有司為禁諭矣復作詩一首詞取近俗易
曉將以救千萬年無辜生靈也詩曰人生
實難胡樂死子欲報親親念子養老送終
若無托大是不孝滅天理或有無聊祈後
身更望蓮花佛會人富貴多憂樂是苦見
○身清淨便登真萬仞身輕一鳥落骨肉為
泥魂渺漠女愧成名清風崖男非喪魄天
祿閣東嶽蒼蒼德好生誰哉作俑誣神明
乘雲托世轉相狂千秋萬祀坑愚民我今
作歌勸來者神人夢授語非假泰山鳴毛
宜自思珍重此身莫輕捨　抵嶽遇雨杳
藹寒雲暗碧岑松蘿幽石壁翠增深山靈欲
試登臨興朝雨聊堅去住心　登嶽萬仞
冊梯隱薜蘿會霄仰止欝崢嵯峨長松鶴唳
烟雲古上洞龍藏風雨多金馬陸沉無不

可彩鸞消息竟如何嵐光變幻殊今昔無
倚流駒逝急梭　過大龍峪浮雲萬里結
秋陰飛瀑千尋度遠林每恠登臨風雨驟
芙蓉匣裏作龍吟　登岱宗有述道人風
抱烟霞骨萬累消除只愛山赤綬長拘真
浪迹丹丘一到便開顏泰封漢禪古碑在
秋草春袍仙境閑五嶽平生從此始斷苓
甘老白雲間　宿岱頂曉晴天風一夜淨
烟霏星斗簷楹爍紫薇千仞振衣空六合
群峰羅列覲朝暉　登日觀峰烟霧茫茫
○海色冥扶桑一線破葱青重淵瑞射禺夷
宅八極春先太乙庭瑤島浮蒼逕莫辨金
輪輾碧迟難停不因高處曾開眼甘與紅
塵壺未醒　過暴經石剮石岩前蹲虎豹
鳴泉澗底隱龍蛇世間多少清幽境常被
紅塵對面遮
何源侍郎江西人　五言古風高出千盤嶺危攀萬
丈梯瞻瞻無極上彷彿與天齊祇見蒼茫
潤平臨法象低半山雙鳥翼是處幾松枝
巘業芙蓉削嶒岏虎豹馳水簾龍卧穩瑆

圍鶴歸遲宮闕參差逈星辰遠近垂白雲
隨地起紫氣夕陽迷複道天門險層崖鐵
石歌未秋涼薦爽不夜月流輝身世遊無
際山川應有知高堅師魯道壁立仰鄒儀
虞祀先從岱秦封漫有碑登臨多感慨吾
自振吾衣　登日觀峰觀海凌寒怱登眺
迎曙坐岩嶤霞彩絢以爛陽精紅欲燒怏
桑輪乍轉天際海初潮不定金波沸還看
鏡影搖萬方將起濱此處已先照未許羲
和馭徒憐夸父勞周天行度疾當午大明
○朝況屬陽方長所逢泰始交微臣何以祝
海日效芻蕘
于慎行侍郎東阿人　登岱終古名山奠大東每從
雲漢望穹崇千峰明滅天高下萬壑晴陰
氣鬱葱星土盤田元化轉仙閭綿繞百神
通真遊五岳還應徧首躡煙蘿上碧空
玉關朱樓萬仞端六龍輦道倚嶙岏懸崖
翠磴雲中轉疊嶂紅泉樹杪看海色曨曈
三觀曉秋聲蕭瑟五松寒天門只尺君應
見比似人間路更難　忽出塵寰賦壯遊

試從九點辨神州浮雲直上千峰色落日
長懸萬里秋紫塞東臨滄海斷黄河北滚
大荒流秦封漢禪成丘土留與人間不盡
愁　倚杖高臨萬玉峰氤氳陸海散芙蓉
寒聲半落天中雨瞑色低催澗底鍾金檢
誰探秦帝策白雲猶起漢時封君看十二
侯王地能出神宫第幾重　絶頂秋高上
帝宫茫茫一氣俯寰中地盤河濟三州盡
天入秦吳萬里空玉闕光連星斗上冊峰
影落海門東亦知真宰多相籍許倚烟霄
兩劔雄　萬仞瑶壇冷夕曛斗邊三十六
天分仙人洞府懸雙闕玉女神房切玉雲
遊客自成梁父嘆詞臣不草茂陵文東皇
舊握群生紀海國山河翊聖君　三峰東
望亦雄哉海色遥看萬里開三島春波涵
縣三　十
日月五城仙氣吐樓臺酒邊影吸金銀動
枕底雲飛紫翠來烟水茫茫徐福去至今
不見報書廻　上宫夜色冷漫漫月轉層
霄十二欄大地河山銀作海中天樓閣玉
為壇虚無靈境簫聲斷縹緲秋光練影寒

仙掌芙蓉看欲近轉從北斗識長安　日
觀峰歌岱嶽峰頭一片石天見杳杳遥空
碧我來夜掃石上雲未明看見十日日出
海東幾千里茫茫不辨雲與水天鷄喟喔
海上啼東方霞氣半邊紫忽然瀲灔玻璃
翻一泓捧出赤玉盤長繩斜挽不得上半
時方到扶桑巔扶桑枝葉成五色海水明
滅一線白日東雲氣如連山目中欲識鮫
人國平明日高海水乾滿天翕赩紅氣團
三山金闕流安在六鰲背骨秋霜冥憶昔
秦帝東封年欲浮海水遊靈仙驅石作橋
不可涉金支翠羽空西旋幾時得見海中
出日三千丈脱屣妻子如浮烟相前未生信
豪士側帽大叫石上眠我亦欲取巨石填
東海揮弋且止羲和鞭六龍不停日如矢
仰天嗚嗚酒熱耳　縣三　曝經石朝下天門闗　十一
夕憩曝經石此石自何年斜倚萬仞壁疊
嶂灑飛流匹練十餘尺水底玉篆分了然
成鳥跡其文乃上古讀之茫不識誰泰雪
竇榫永示金仙迹渌池低寶樹宛見祥河

出兀坐聽潮音洗耳心方寂
詹仰庇少卿安溪人　夏月同寮友登岱携手薰風
跨紫鸞丈人峰上振雲翰煙消日觀千山
曉人在天門六月寒禪臺高闕不掃磨崖
碑古蝕誰看獨憐尼父遺蹤在手摘芳茗
薦岱壇　雨霽會飲挾仙宫凌霄披翠八
窻開冠蓋疑從天上來座遶山光摇劍戟
雨餘霽色動樓臺還將石溜調歌管更摘
峰霞入酒杯壯觀生平今更幾坐升海日
共徘徊
李傑翰林學士　九日登泰山過遊普照寺有
懷半林殘日映崔嵬上有孫公舊講臺孫明復先生存日講學於此竹帛銷沉書院
廢鼓鍾鏜鞳梵宫開酒傾秋露浮盃滿曲
送春聲入座來清景留人歸路晚碧雲紅
巢擁山隈
張元忭狀元山陰人　觀日星河耿耿霽高秋日觀
峰頭送遠眸曙色未分青嶂出海雲初動
赤光浮俄看明鏡離三島即擬紅輪遍九
州疇昔登臨餘悵望奇觀不負此來遊

重登泰山三年兩度遊東嶽此度來遊景
愈奇序屬清秋消瘴霧人於絕頂指華夷
扶桑日上雞初唱絳闕風高鳥不居俯仰
混茫渾一笑只今悟却未分時
張一桂翰林諭德祥符人　登泰山五嶽今登第一
縣三　十二
區齋心先為禮肩吾書從漢世傳司馬松
自秦時作大夫疊嶂崚嶒分日月片雲咫
尺敝蓬壺行行莫訝停車立問有山陰泣
婦無　岱嶽稱雄昔所聞振衣萬仞若為
群浮塵迥隔三千界故老猶傳七十君地
軸東來連繹繹天門南眺失云云秦松漢
時皆陳迹幾度蒼峰鎖暮曛　翠壁丹崖
不厭遊炎蒸伏暑即清秋援琴且為歌三
樂對酒無勞賦四愁冉冉雲侵衣袂濕曈
曈日射海天流吾　皇又却東封事年少
相如自白頭　縹緲烟霞滿還中冷然鍾
磬度瑤空東皇自宰青陽地玉女高居絳
節宮苔蘚斷碑餘鳥跡身依元氣破洪濛
逍遙勝有家莊興何事乘虛一御風
賈三近都御史嶧陽人　冬日登嶽游目高寒處群山

擁岱宗登封迷漢草閱歷有秦松萬壑烟
嵐合諸天紫翠重肩輿明月下上界已聞
鍾
胡汝桂少卿金鄉人　石表歌天門崔巍雲縹緲翠
巘疊峰爭玄巧千崖萬壑駭人目竟日看
縣三　十三
山山未了夜半舉手摩星辰高歌日觀看
日曉山巔獨有一柱石渾渾潔素插天表
藏鋒歛鍔若太拙震摧風雷不傾倒傍人
妄說秦時碑熟視空空蓋宵宵到此胷中
一字無翻見磨刻盡潦草至人從來貌若
愚安得繁藻一清掃今古登臨多少人信
惟孔子天下小太乙留此洩玄機拄杖乾
坤永不老　途中憂雪紀之白雪來玄既
靈恩不用猜知天分玉液為我洗塵埃徑
滑瑤添砌嶽尊瓊作臺春雷忽變化霖雨
潤蒼苔　登山喜雪靈山瑞雪鬱盤旋送
我瑤池幾洞天玉宇光涵紫霧合瓊樓色
迥太清連空傳閬苑十洲界不羨崑崙萬
里仙區向乾坤成造化齊魯慶豐年
大夫松懸崖絕頂見孫蹤直幹凌霄翠影

重千古清風宗岱嶽獨憐一旦受秦封
宿山漫題石磴崚嶒半接天巍巍廟拜碧
霞仙白虹掛巘晴飛雨紫氣籠峰曉帶烟
杖拄崑崙日月下槎臨滄海斗牛邊清霄
絕頂閒來往夜半鴻濛象帝先
陸樹德都御史松江人　泰山偶作一咲俯諸山來疑
縹緲間雲霞草吐布霄漢近躋攀滄海杯
堪酌黃河帶與環登高漸未賦空自愧窺
班
賈夢龍光祿卿嶧陽人　日觀峰觀日出日觀峰頭立
明霞散綺紅千山水雪界萬國水雲中倒
影烏翻海升霄珠麗空肩輿催客起賴有
上方鍾
屠羲英太常卿宛陵人　登泰山鄒魯相承幾百年泰
山滄海自依然登臨誰是真男子一脉於
今論後先　五十餘年塵土夢為誰馳逐
為誰還醒來太華觀滄海獨抱冊輪宇宙
間
縣三　十四
余孟麟榜眼祁門人　登岱海氣高寒嶽色寒天門
西望接長安瑤梯盡向烟中掛靈雞堪從

石上飡誰道傳聲非漢時尚餘封樹是秦
官凌風欲跨蒼龍去花落星壇露未乾
六傳飛揚十二城釆風兼作釆真行當蹊
日月窺瓊籙入夜琅璈禮玉清虎澗亂泉
為雨瀉鯨樓恠石作鍾鳴登封壇古神君
在慣有吹笙待鶴迎　名山漫憶昔年逢
此日遥憐驄馬從飛盖影揺紅海日題詩
字襍白雲封懸知雅意尋經石别有深情
寄勅松咫尺相聞不相接憑軒時一望髙
峯

○徐貞明 尚寶少卿江西人　登嶽塵迹年來倦自羈脱○
身幽討意全怡騰光父老棲空谷乘鹿真
人驂紫芝稍覔微蹤知漢時都無一字是
秦碑中宵浴日慳今賞萬里同雲總是奇
秦松歴刧遺踪半已蕪青松何自尚堪

縣三　十五

娱踈枝斜映千巖遠秀色髙懸萬壑孫巳
向天門雄特立亦從御帳俯前驅歲寒不
改貞心在世上浮名説大夫

盛唐 御史嘉釆人　登泰山歸途遇雪紀詠峻極巍
巍仰岱宗翠華浮繞絶塵蹤眼前近覺乾
坤窄海外遥觀日月通雲鎖水簾龍噴沫
雪封御帳馬廻驂觀風便了登臨興願祝
山靈永鎮功

李戴 山東巡撫都御史廉延人　初至遇旱躬赴泰山祈
禱憂民無計意懸懸為叩山靈陟嶽巔風
送雷聲揺棟宇雲蒸雨色滿山川紛紛萬
壑垂飛練隱隱千峯鎖翠烟安得甘霖徧
九有農家到處慶豐年　登日觀峯日髙
萬里迥無塵猶借滄溟日日新人把冊心
常浴洗通天徹地一紅輪　題獨立大夫○
○周朝喬木幾遭逢御帳從來羡五松惟有
道傍獨立者挺然端為避秦封　觀曝經
石山崖誰闢晒經臺字跡分明一鏡開天
挂水簾若有意時時飛洒洗塵埃 石北有水簾洞　玩聽泉枕誰人題作聽泉枕我道
還為説法臺 因前有石經　上古老僧骨巳
朽空留陳跡任相猜　觀萬公題壁辟立
石屏向日明小亭危坐午風清彈琴人去
知何日尚有髙山流水聲

馮善 御史汝寧人　登泰岩堯泰嶽日華邊長夏登
臨瑞色鮮萬里寒濤來瀚海千岩清韻落
飛泉衣沾白石青雲繞劍掛蒼松彩霧聯
豈謂蓬萊無可到此身棲處覺參天　泰
山山勢欝嶙峋絶頂新晴向晚看北闕回
瞻雲靄靄中原遥望路漫漫金壇日映千

縣三　十六

崖曙石室風生五月寒攀壁憑崖無盡處
峯頭倒掛夕陽殘

吴定 御史鄞人　觀風祭岱颯颯秋風動封臺振
履聲人山蒼亂點天水遠同明冊日當窓
捧白雲望眼生石書讀不盡千古一含情○

○黄師顔 御史閩人　遊黄花洞逕入黄華薜荔深杖
屨間關此共臨千嶂雨餘增黛色萬松風
度足絃音烟浮絳節晝偏静雲護玄蓬晴
亦陰凉薄那堪載銀管軥輈鳥語似催吟

譚耀 御史嶺南人　玉皇頂未借扶揺翅何緣入碧
空披裘寒六月倚劍落虹瓊宇看彌近金
泥柱自壬壺山如可訪便欲駕天風 日觀峯　共
道峯奇絶陽烏子夜看迴翔翻玉樹蕩漾
浴金盤響頻秦驅石光揺漢禪壇癸心殊
未畫竚待揭塵襄　丈人峯屹立中峯後

層巒逐獨尊摩挲忘歲月俛仰自乾坤鶴
駕運雲拂蘿裳帶月捫金剛消歇盡此老
至今存　王李二憲副邀飲挾僊宮躡屐
憑虛處閒尊對晚風天門飛舄近滄海酒
懷工烟雨一簾外雲霞萬態中遊仙各觧
意莫惜再扶筇　縣三　十七

張一鯤 蜀人御史 登泰山泰嶽諸峰意戴鼇只今
攀躡豎危毛欖連燕蓟雲根遠影入虛空
玉柱高下視無倫同孔覽東升有紀重虞
褒大觀不枉人間世纔到層巔氣已豪
○日觀峰岱宗峻極見東瀛漏滴纔稀日已○
生烏影遠隨雲影盪水光時與日光平霞
成五色滄溟晚浪湧千尋伏怪驚蛟若
還知下問為言欲遂可騎鯨

韓世龍 吳人侍郎 登岱岱嶽高寒碧漢頭千盤歷
盡勝全收天臨觀桂層雲上海湧曦輪萬
象浮秦越睥睨今宇宙雲亭封禪古春秋
吳門匹鍊金莖掌忽漫迴翔倚玉虬

高應芳 江西人御史 登嶽嶽巖巖巖嶽倚穹蒼此日
登臨隘八荒雲蓋亭亭飛下界曙光閃閃
射東洋承乾順德亘千古出震祇靈首萬
方尺土東封陋秦漢崇燔重晉際虞唐
宣尼登眺是何年絕壁遺蹤望儼然縱目
迥觀天下小凝神欲到太初前二儀清濁
乾坤定三極光明日月懸氣象巖巖誰得
似祥雲重覆嶧山巔

荀顈 潁川人御史四 登岱客路逢名嶽登臨是履端
晝晴寰宇小夜永斗牛寒首護碑銘字雲
橫封禪壇應憐奇絕處可得幾迴看

○孫孟豸 邑人御史昌 登泰幾年懷泰岱此日始停○
驂古樹高凌漢奇峰直插空徘徊尋孔跡
指點咲秦封獨立絕巔上乾坤一覽中

鄧棟 副使 登岱東嶽巖巖勢插天初登便覺
歷雲烟芙蓉瘦削樓臺聳琬琰蒼茫霧露
妍七磴似經黃帝輦五松猶憶始皇年何
須直上天門路只此塵心已爽然　縣三　十八

鄒善 福人提學安 登泰山遙望泰山岑崒律未易
陟高高入雲中雲路安可極觸暑詹必登
振衣起蓐食宿未念崎嶇懷此多且亟石徑
隱翠微窈窕通復塞亂松幾何年蒼蒼太
古色須臾步天門徘徊日觀側豈啻盡青
徐悠然臨九域瀰瀰洞雲平俯瞰若憑軾
頻語會諸生萬仞在自力　秋日登泰山
參差石磴鬱閒宮豈垒鶴雲中坐見招飛瀑
浸衣疑帶雨攢峰聳翠欲凌霄漢壇泰樹
今榛棘御帳明堂久寂寥驅氣乘風還有
待清遊原自勝逍遙　又日觀峰振衣絕
頂趁秋清日觀峰頭待曉晴曙色未分千
嶂合陽光忽動萬方明之罘東接泰碑聳
伊落南臨漢時平試問岩頭觀化侶幾能○
○此地小蓬瀛

顧大典 江人副使吳 登岱岩嶤宗嶽俯名區萬壑
千崖鳥道紆禹甸河山歸指顧天門宮殿
接虛無書傳漢時兩司馬樹列秦松五大
夫呼吸直疑通帝座翩翩鸞鶴入雲孤
縣三　十九
高盤隱隱欲凌空躡磴攀蘿興未窮羣巒
御坪烟不散寒留仙掌雪初融齊封九點
誰能辨嶽峙中原此最雄四月登臨猶挾
纊霸威偏傍使君驄　層巒擁黛簇芙蓉
最振遙玄第一峰曙色漸開滄海日靈文

常護白雲封青童玉女無由見瑤草琪花可易逢蚤晚向平婚嫁畢烟霞重問舊遊蹤　憑高何處斷人腸疋練吳門是故鄉倏忽烟嵐窮變幻浮沉身世托微茫翻擬碧落開一奏更向璇臺禮玉皇安得雲㡪起膚寸崇朝霖雨遍郊荒

王俸副使嘉禾人　步顧衝宇觀韻峯壁巍巍奠巨區爲尋名勝路偏紆天開複道旋還合澗落珠花有乍無石上振衣偕羽客林間看奕侶樵夫却疑子晉前身是猶記吹簫夜月孤　巖巖高峙接晴空竟日攀懸路不窮雲散紫霄山色艷潮生碧海日光融仰看漸覺天根近俯瞰偏驚地勢雄自有蒼松橫閣道何妨遊客繫歸驄　長空聳翠像芙蓉故設靈旂護太峰絕頂三更晴靄射半腰斜日白雲封栟櫞六合天應近縹緲群真路欲逢四顧山河作帶礪且乘玄鶴躡仙蹤　岧嶤曲曲似羊腸直上天門望帝鄉百道鶯花添色相五雲烟樹覺微茫仰空只見峰頭月吊古猶悲異代皇極目瘡痍無限意願施法雨濟窮荒

陪譚侍御登頂步前韻　名山峯嶂鎮寰區萬丈孱崖紫翠紆奇島遠瞻儔侶在清泉靜聽俗囂無吹簫漫憶秦嬴女劇賦空嗟莽大夫何幸再登消伏暑松深鶴唳月明孤之泰岱巍峩半插空憑崖登眺興何窮天門萬仞晴光靄日觀三更曙色融花底鳥啼流澗碧松陰龍卧傍峰旌層巒疊巘看無盡懶向與人問去驄　攀躋石磴轉從容不數巫山十二峰萬壑烟深迷漢時五松雲散見秦封翻身世界看應小翹首天妃始幸逢古洞陰陰春寂寂白雲深處畫仙蹤　蕭森六月冷襟腸縹繞山河肇帝鄉雲歛碧空光浩蕩波澄滄海夜微茫仙丘何必尋三島身世飄然入上皇法從叨陪心賞足更逢甘澤起遐荒

徐中行布政吳興人　登岱　浩蕩天門日月開削成丹壁擁崔嵬河宗泰嶽翻西遶山拱神京自北迴躡淡春陰收碣石霽微佳氣接蓬萊更聞玉女三漿在願上君王萬壽杯

東嶽峰嶸迥不群中峯瑞靄更氤氳天門雪盡河流合日觀春晴海色分風起秦松常似雨氣蒸漢檢欲成雲千秋霸跡終銷歇猶說相如封禪文

許天贈參政古田人　題無字碑　巨石來經十八盤離宮複道滿千山不因封禪窮民力漢祖緣何更入關

邵賢提學宜興人　遊普照寺　招提隱隱倚崔嵬紺宇周環般若臺斜石短筇山徑曲石橋流水寺門開浮屠證果眞成幻儒道淵源有自來千載清風仰孫石獨遺堂址向巖隈

揚綵御史順天人　登泰山絕頂　振衣獨步泰山頭萬古襟懷一豁眸玉女池前雲不斷白鶴洞下雨初收羽書西北邊聲急飛輓東南民力愁莫說當年封禪事蒼生誤盡至今尤

王道行都御史太原人　登岱　徙倚宗封最上頭蕭條萬里見高秋升中玉宇先群望眼底滄芒視九州秀結靈區神鬼宅光搖曉日海天浮憶從尼父登臨後誰與山川續勝遊

金節郎中海人南日觀峰海上扶桑湧日來人從
岱嶽一登臺金輪光射天門曉玉女扈淩
碧洞開雲掩芙蓉迷漢樹碑餘石室長秦
苔吾曹自抱傾葵志遥向峰頭漫盻睞
望奏碑刻石當年表岱宗千秋誰誦始王
功阿房築就閭闔竭封禪書成杼軸空惟
見此碑懸玉洞何從滄海覔玄蓬登臨莫
是閑遊詠令古興亡感慨中　登泰嶽何
來天半插芙容峻極千年表岱宗卷幔山
腰碧洞渺振衣岡上白雲封泰碑漫漶
遺踪漢嘯高跨亦自雄我向宣尼勤仰止
凌摩直擬祝融峰　仙人橋長虹一線隔
凡埃曾是憑虛羽化來王子峰頭雲欲盡
僊人駕上日初廻碧霞洞裏閒笙鶴玉檢
碑前問島萊使欲逃名探真訣風塵猶逐
縣三　廿二
萬緣催
朱朋求主事虞人　登岱有感勝遊正屬朱明候
嶺上還飄白雪奇擬入廣寒看世界恍浮
銀漢俯馮夷玉堂原待三元客瑶島多應
五嶽居我欲均調回象宇水山一咲可逢

時
陳慶太常卿吉水人　登泰山風昔高山仰今為岱嶽
遊星分齊魯界地鎮滄溟流三月仙華曉
九天玉尊留廻看躋立處直在泰峰頭
劉孝參政竹人　登岱十月高風吹綵旛王喬要我
步天閽雲開龍口澄三界星列橋頭矚九
原苔石空函方外字岩松猶帶御前恩人
生若欲凌空郭自古軒皇有至論　大夫
松老幹磴邊盤曾御鳳闕宮經霜千載秀
凌露百朝看森聳材堪摶扶踈影更寒旁
觀衣紫容歷歷弁芳難　巖巖亭千仞排
巉嵒坐疑鳥雀愁蒼茫横古道縹緲接飛
樓月霽風塵夕稼清草樹秋明時苛政絶
行坐仰尼丘　秦時梁父東巡地青鸞翊
翠華露盤索蔓草丹竈委涎蝸曉日追風
縣三　二十三
騎秋空汎海槎深幽詢往迹石表半沉沙
磨崖碑磨崖高百尺功德此剝銘典誥
文全古莓苔字半青可能光日月應不畏
雷霆一代中興頌悠悠付巨靈
劉應時副使洪洞人　題飛雲閣岱宗晴望欝嵯峨

曉日監輿陟薜蘿誰鑿紅門通瑶落倒聽
青石瀉銀河路當廻馬添愁怯天入跳龍
轉笑歌欲向神霄禮仁聖試尋飛閣暫蹉
跎　題日觀峯日觀峯頭觀日出五更三點
發嫣紅人間未覺寤天曙嶺上遥連海氣
通雲霧變遷明乍滅水光湯漾色還空須
臾萬象皆春色獨立長歌酣遠風　題太
平頂絶頂風光逈不羣捫蘿飛度萬重雲
乾坤俯仰胸襟闊岩壑陰晴氣象分滄海
一杯揺演漾青齊九點落繽紛更憐遅日
江山麗長向清時扶聖君　題南天門齋
戒含香叩帝閽仙風吹我上天門岩間星
斗看欲墜地底雷霆時一奔杖屨帶過青
鳥影衣裳侵入緑雲屯即看紫氣臨閶闔
金殿當頭捧至尊　題御帳坪迢遞行來
御帳坪春風吹醒大夫松秦家封爵成何
事宋代遊畋總是空老樹自堅千歲節青
山不改萬年容偶來福地尋幽事玉籙金
書不再逢　題無字碑誰碣石表雲霓
道是秦王封禪碑本是忘言存古跡翻嫌
縣三　二十四

無字到今疑接天雨露苔常濕近日璣衡
影不移七十二君俱泯滅浪傳窨藏使人
悲　題仙人橋夾石雙懸萬仞淵千鈞一
髮引青天見愁稱水無舟渡道是崑崙有
棧連輕舉擬將鳧作舄高飛思與鶴聯翩
須直造金銀闕秘受軒轅太史篇　題
玉女泉茫茫何處閬三漿乞得東林石髓
嘗吸露可能清俗骨飡霞原足飽詩腸峨
仙岩上卿雲爛楊老園邊藥種長靈覡果
然膚寸合頗爲霖雨遍要荒　題水簾洞
天紳岩下靈源遠萃美亭前玉液長素練
界開青帝座珠簾散掛白雲鄉冷冷自奏
孤桐曲凛凛還非六月霜撫景頓教清興
發臨流幾泛紫霞觴　題王母池西母誰
迎到此巔軒皇親遣碧霞仙翔來星宿湖
中水瀉作蓬玄洞口泉白鶴尚棲梳洗側
飛鸞自舞玉環前平生臏有雲霄意便欲
乘槎上九天　題高老橋高老橋頭且駐馬
驟青藜閒掛白雲菴平生能著幾兩險
路方知快活三日千星虹懸問道雪殘煙
樹點晴嵐祇林喜遇真僧迓若葉松花伴
笑談　題十八盤登登直上三千丈曲曲
重迴十八盤陰磴雪凝那免滑石門風急
太生寒舉前曳踵應防面附翼攀鱗可掛
冠俛守尚留黃現側奮身已在白雲端

縣三　二十五

題磨崖碑山石崚嶒詎可磨當年極力欲
如何金泥盡付莓苔落玉檢還虧斷龍多
漢禪秦封沾草露唐文晉字逝川波我來
登覽尋遺跡獨步巔崖感慨歌　題捨身
崖臨深必戰詩垂鑒知險能危易有銘何
故輒投千仞壁自看不及一毛輕身亡親
病終何補骨碎魂冤誰與明傳與痴兒應
念此舍生還負害仁名　題文人峯又入
石上望峯仙吳越周秦指顧間過去青牛
追不及飛來白鶴杳難攀東皇細削芙蓉
闕玉女深居虎豹關咫尺蓬萊天路隔尋
仙不遇只空還人題小龍口萬壑千岩赴
一門蟠龍噴沫此騰奔摇空瀑布疑拖練
帶雨驚波似覆盆玉竇雲深迷月窟仙岩
雷動撼天根坐來忽覺魂飛越日暮歸期
不收論　題傲來山獨秀西南數傲來天
門洞宇鎮蒿萊竹林曲抱青峯出月嶂高
懸碧澗開石壁峪中雲散去仙人掌上鶴
飛迴登臨不盡平生興對景慚無作賦

李伯春（知府松江人）題秦大夫松丞相無端憶黃
犬坐令四皓擅清風先生千古雲霄意未
必秦庭肯受封

張延庭（知府濱州人）秋日登泰嶽過水簾洞丹楓
霜點一天秋百里登臨娛遠遊泉掛簾櫳
雙澗響雲磨蒼翠半山浮凌虛擬有神仙

縣三　二十六

侶飛登[illegible]看道路修過化已經千古跡餘
師在我定歸求　宿絕頂山房前韻風動
簷聲鐵馬秋探奇肯惓此遨遊驚心丹壑
諸天迥回首白雲萬里浮倚險斷碑文已
滅近人新月斧堪修平生未解懷山夢試
叩天閽許一求過天門飛步天門道翛然
羽翰生雲牙低岫出嵐黛遠山橫聖仰先
登跡松留獨立名達觀應不負萬古一舍
情

程拱辰（主事莆田人）玉女歌英英白雲端神女駕

紫鸞萋姿淨峪天池水扶桑日閃玉容丹
朝餐明霞暮吸露芙蓉製服電爲冠我聞
黃帝女修真主羽翰載傳漢玉葉石屋煉
金丸西向瑶池禮王母鳴璫雜珮聲珊珊
白月飛挾曹仙去空留丹竈鎮蒼巒黃花

古洞真人跡女指纖纖印苔石更有一片
兩花床牛年指作蒲團席銀燈懸斗傍燦
若七星奕爐烟繞岩郎梟梟吐霧碧天花
不捲水珠簾甘泉迸出白玉液乍聞萬壑
松籟鳴疑是經聲喧啨啨曾頌李白句飄

○飄下九垓載閑宋真主東來紫觀開寶磬
敲落天空外玉簫吹集鳳凰臺鄉雲絢爛
挾輿下朱旛五采駕上來魏魏岱宗莫東
土赫赫元君何神哉維山有神增靈異竅
區千古仰崔嵬我也平生懷仰止今日東
曝二　廿七
山着屐齒十八危盤石參差萬丈雲梯空
中視乘風上天門振衣躡星紀儼樂雲中
迎身如霄漢裡金蓮頂上紫氣騰稽首風
前薦香首止素手授我硃砂杯須臾餌以白
石髓揖予更上日觀峰天雞初唱朱曦起

西望崑崙雪花明玉池直接天河水夜夢
石函玉虖篇傍有羽衣覩點指從此覓郄
紫芝依碧霞人世浮名一掃如風靡

王廷卿主事門人判　登泰山幾年夢想岱宗遊今
春登臨最上頭雲淨日從霞外出峰高人
在碧空浮仙巖列嶂青無了簾水飛崖翠
欲流四望豈誠天下小秖緣古阜有尼丘
○寄憇來巍巘嶚嶚過鷹風十年丘壑趣
一笑俗緣空洞口留雲宿溪流與月通石
床眠自穩魂夢覺秋虫

○陶允宜行人會稽人　泰山絕頂泰岱峰高捧玉皇
秦碑漢碣兩蒼蒼空中鷄犬通真境海底
魚龍送太陽雲氣低封千嶂色兩花平散
一天香登臨至此無堪老五嶽三山事未
強　天門百轉石崎嶇絕頂先登氣乍舒
日月腰懸雙寶鏡星霞掌布一盤珠東西
指顧分秦越咫尺光華入帝都何必金泥
開玉檢仙人冲舉未全虛　碧霞元君諸
天何地聚群靈泰嶽山高即上清聞說死
生齊夢幻惟來賞罰太分明空中擁護金

光相夜半傳呼絳節敲自是神人同愛國
歲輸百萬佐昇平　明有監司暗有神人
天禍福兩相因若爲終古乾坤宰翻覆當
時婦女身巖比普陀栖大士殿同南嶽拱
夫人朝朝多少冠裳者仰止高山挹下塵
縣三　廿八
張程主事福人安　明堂天王出狩時玉帛萬邦隨
紫望遵虞制恩威協禹規齊君能罷毀季
旅竟奚爲千載存遺址青陽在指麾

姜鏡行人會稽人　碧霞宮紀勝誰開梵宇碧雲岑
雲去雲來山半陰石溜暗穿瓔玉砌天花

○時散蕊珠林隨緣好釋區中念選勝真同
物外尋最是燕堂看咫尺霞光遥映帝城
金　水簾洞賦懷探奇入暮倦言歸叚席
恰泉坐翠微白水遥從千嶠轉青天化作
五龍飛高懸苔壁常飄練倒捲巖風或濺
衣何用別尋蓬島去源頭活處即吾機

吳同春郎中始人同　過桃花峪桃樹千重帶水涯
靄靄巖百折傍山斜秋高瑶圃日爲霞兩過
天門浪作花方朔頻須貽漢主漁郎何處
覓仙家我來不及春風晚杖屨翩翩度彩

霞溪未冬登岱岳東皇樓閣自天開絳節
高懸白玉臺兩向仙人峰外過雲從玉女
峽邊來孤標捧日三千丈閣道凌空十八
田靈龜已看人世隔赤城何處訪蓬萊
蓬玄絕頂瞰洪濛五岳名推岱岳雄玉嶺
鶴飛青帝觀天門人叩紫微宮星連閶闔　縣三　廿九
三元合海抱乾坤四望空何事雞鳴從疊
嶂扶桑枝上日初紅　八荒迢遞望中妝
片右低看晝夜浮漢時金童秋色冷秦松
御帳雨殺愁星纏半繞雲巖出海水平懸○

○日觀流仙骨莫憐舟竈遠乘風直欲度滄
洲天仙閶靈府近如何絕壁捫蘿試一過
不信海濱拖白練忽驚杖底墮黃河雲飛
玉井香風細花冷瑤壇露氣浸誰向青華
傳秘訣古今天地揔悲歌遊恭經峪覓脫
尋幽在徑通肩輿面面受天風深岩貝葉
經霜白絕壁曇雲花映日紅百道泉殽飛樹
杪千尋翠色落雲中援琹欲鼓高山調不
見鍾期與轉窮
朱湘（郎中金華人）登泰山攀雲躡磴扣天閽絕頂
摩空星可捫俯視千山參法從畢看八極
隘乾坤龍紋虎阜封苔蘚漢栢秦松長子
孫今古登臨誰是主斷碑荒碣自黃昏
張體乾（郎中真定人）泰山嶺紀遊地天交處此山分墓
馮高明愧不文玉檢金泥成感慨嵐光嶂氣自
絪縕攀崖便歎觀紅日躡磴行看入白雲逢我
邀仙探聖跡豈期千仞會同群
李塡（副使無錫人）登泰山小視塵寰共拱虛一亭高敞
岱宗初邐攀紫極扶桑從擁舟霞太液餘兩
歇還星神府潤天低常傍歲星居登臨盡借山○

○靈力與淵乾坤任卷舒一泰山萬丈插層空驂
馬憑虛御風日觀依稀朝絳節雲林彷彿
接瓊宮須叟上帝甘霖沛次第西臺玉趾
中往事空垂封禪史新遊應自古今雄
彭夢祖（郎中淮南人）登泰山星幢寶纛鎖烟空縹　縣三　三十
緲飛梯萬轉通天闕練光為白馬峰高嵐
氣作蒼龍銀河欲送仙人掌丹竈猶藏玉
女宮毋聖代不求封禪草相如詞賦咲徒
工不空濛紺殿俯長天萬里中原亦緲然
日出東山翻入濟夜涼北斗欲沉燕松陰
猶落秦時兩玉英長封漢帝年好借西風
為羽翰徧收五嶽杖頭懸河巨靈十古勢
嵯峨萬點神燈愰不離曠野秋陰連瓠子
虛岩爽氣落黃河三更日抱天門起百疊
泉飛下界多七十二君無覓處依稀旌蓋
霧中過一岱嶽盤互大海東珠光怪底搖
天紅雲烟常護碧霞頂龍虎欲眠青帝宮
繞足星斗太歷歷盈衣香氣何濛濛有無
仙人隔弱水況乃西池查靄中

○李學道（知府浙東人）謁玄宮　上壺天最高最崖○
生芝草石生花雲開玉殿瞻青帝香繞珠
宮擁碧霞眼底風塵俱罔象寥中日月自
仙家我來欲把玄機叩靜對蒼穹思轉遐
李任守令任御史以節氣著名當其守青州甫拜命之日夢泰山之神遣官迎之接以職銜其後竟死青州異哉
馮大受（舉人松江人）登岱二首水帝青陽闕仙人　縣三　三十一
白玉壇徘徊空八極睥睨跳雙丸濟霸迷
秦望層嵐生晝霽同游多謝朓秀色總堪
餐　直上中峰頂方知泰岱尊崗巒闢地
軸星斗挂天門孤嶂秦皇碣深池玉女盆

仙人雲外度白鶴自翩翩　泰山絕頂逢
鍾明府曙色朦朧帝女壇雄風吹客布袍
寒五雲忽覩雙鳧下千里同將疋馬看白
石青芝隨地采高山流水向誰彈封中紫
氣常來往賈勇先登足大觀　曝經臺路
轉峰廻別有天平鋪石鏡落霞前芙蓉插
翠層崖峙辟荔飛寒瀑布懸拂座雲生科
斗字吹簫風度鳳皇儛恍然吾欲遺塵世
日醉桃花不記年
○劉宗岱(副使歷城人)登泰山石磴天門闢太空躋
攀夜到碧霞宮崖碑洞府標靈異雨脉雲
根肇化工六月泉飛嵐氣冷三更日浴海
濤紅可憐秦漢遺封在玉檢金泥竟未窮
潘子雨(歷城人少卿)同陶心齋登泰山岱宗天下
稱形勝攜客躋攀雲霧中玉檢金泥傳歷
代秦碑漢碣照蒼穹陰崖時積千秋雪晴
晝雷生萬壑風興到不辭絕頂處乾坤一
覽兩眸空
劉隅(都御史東阿人)登岱絕頂日觀峰頭煙霧霏天
風冽冽振吾衣仰捫星斗明且近東望蓬

萊似復非豈石緘金何代客群山積翠下
方徹安得羽翰凌風去從此飛游四岳歸
趙邦彥(舉人東阿人)登岱岱岳峰頭俯羣鳳幢
玉殿禮元君層崖疊嶂低秋日漢石唐碑
令夕曛烟霧下迷千室兩臺廊晴澹九霄
縣三　三十二
雲五松風起寒濤急鳴咽秦敲不忍聞
岩嶂縈迴鳥路藏金狀玉几閟靈光神功
片石生雲雨元氣群峰合混茫九點禹州
渾一色萬年玄澤走諸方安期煉藥餘丹
洞烱對蒼蒼澹夕陽　金泥玉策靈章秘
○巨岳仙閭奠曾疆三觀雲峰天矗矗六龍
輦道樹蒼蒼崩崖積雪千年白陰洞桃花
四月香溥暮飛觴凌絕頂蓬萊五色晃東
洋　巖岫天迴紫翠紛蓬瀛東瞰碧氤氳
霞宮日麗千巖樹鳳沼波涵五色雲秦越
河山盃底盡乾坤靈秀杖邊分玉童不見
烱空瞅徒倚松亭睇紫氛
朱維京(主事萬安人)登岱日觀峰頭叩　帝闕上
方樓閣隔塵寰暫辭載筆西清署直上題
名北斗間十二齊州歸指顧三千天界盡

追攀高山自昔同懷仰不嘆相從梁甫艱
突兀真看切太清將因仙侶得登瀛百
千萬劫推雄鎮七十二君祗浪名山靄為
雲迷楚望松濤帶雨作秦聲還朝莫許無
新草不擬乾封侈聖明　封禪當年事若
縣二　三十三
何秦增漢時欝嵯峨向來二客尋仙處曾
是千官擁蹕過日色浮金搖白馬天空如
帶走黃河振衣直躡天門上夜摘星辰浩
浩歌　巖光噴薄遙天下萬里扶桑曉氣
來縹緲群仙疑海上參差三觀倚雲開華
○嵩並峙難為侶河漢中流見一杯玉檢金
科渾幻跡漢皇當日問蓬萊
于慎思(庠生東阿人)望岳吟十日行陂陀碩山總
不快一朝望岱嶒忽然豁眼界明滅微茫
或可覩斬斬青嵐照終古神秀獨鍾造化
奇遠射蓬瀛迎齊魯桑田未為海衣冠禮
樂長不收龜嶧諸峰未足尊中天突有一
峰在七十二主未封前靈秘乾坤知幾年
泰皇玉檢徒為爾漢帝金泥亦罔然漢封
猶有者出處碑斷秦人留玉筯三光未老

留宗高元氣茫茫收不去崒嵂兮岩嶤上
有松糾兮蘿結麀駭兮猿趫安期羨門不
可以倘見吾將乘蟠騶豹求籛偓與王喬
日觀峰頭衆小山夜半赤輪映溺皎莫言
日月隱明光且見陰陽割昏曉未須奔走

○禱名岳一望盡君顏巳破柱杖穿雲會有
時凌風觀瀑歡無那　岱岳游引平生海
岱客乃夢蒿華遊積蘇累塊不入眼十年
蹭蹬仍東州塵寰偪側不受羈時時倒景
凌清秋人言岱宗鄉土物可與元化銷百
○憂困之高丘望遠海海風四至毃風颸天
門高高望不及但見奇峰峭壁千態萬狀
使我應接無停休登月殿開雲樓下視雲
霧翻螭虬辨馬峰頭認定練側身猿狖仍
哀愁地五岳天三台造物辦此何雄哉若
縣三　三十四
士此一至汗漫未可恢齊諧君不見華山
傾圮恒霍羞海岱惟有東諸侯東人望岳
如望毋膚寸興雲副所求書生泥滓憶清
汲未斷塵緣未別何泰山處士高風在且
向東峰騶薜蘿

戴相堯（饒歷見前）　登岱嶽兩日躋攀躭勝賞會
凌絕頂與尢狂周天列宿高低轉下界形
雲遠近光碣石峰頭留皓月蓬萊海底見
初陽嗟予陜岵仍多病却望衛廬憶故鄉
黃一桂（府判歸人）　登岳驅馳王事陜名宗歷覽危
崖奇異鍾天向空中開殿閣人於霄外見
玄蓬龍渠吐沫懸千丈鳥道盤烟曲萬重
仙子羽成憑鶴化白雲流水訪遺踪
郭恬（推官閩人）臺　委實泰山香稅去年曾上蓬萊
閣今日還登封禪臺滄海已知重譯獻岱
○宗開說六飛來萬方香幣供仙后一代龍
章發聖懷自愧微臣兼稅事雲霄徒倚望
三台
袁稽（知州遠人）懷　登岱岳謾成天門遙上鳳凰巔
萬丈冊梯紫氣連東極長留王女勝登封
縣三　三十五
猶紀漢秦年尊開曙色滄溟近杖倚磨崖
日月懸更向層崖尋聖跡攀躋應在世人
前
楊文禕（同知安人）固　登岱海宇誰云濶都來四望
中峰巒咸拱壯日月早窺東下土疇能並

中天此最雄宣尼元獨步萬古仰高風
顧文耀（東吳人）　登泰岱宗峻極逼瑤京萬里
風雲杖底生漢時至今浮王氣秦松猶自
靄春融朝天客仰天門迥捧日心懸日觀
明掌上河山皆帶礪磨崖還頌泰階平
蘇眉山（閩人）　玉皇頂玉皇高閣擁冊丘鶴壁
崚嶒瞰百州彷彿紫微星斗逼應知身在
五雲頭　日觀峰　曙色峰前五夜開扶桑
推出火輪來紅光直射滄溟外倏忽文明
遍九垓　丈人峰　氣象巖巖此最尊群峰
○兩兩列兒孫古今幾度滄桑變惟有乾坤
此老存　桃花洞　雲竇雲岑玉洞新桃花
紅勝武陵春仙槎直泛蓬壺裏何事漁郎
復問津
阮自華（懷人慶人）安　登泰岳朝回青帝老山前歷
落繁星綴繡簷封色錦浮司馬頌海光紅
起祖龍船松亭巖屋神堪畫石峽天門秀
可憐枉自浮槎尋八月已教襟帶入重玄
張新　登泰冊梯縹緲上天關大地山
河指掌間欲傍星辰捫帝座直愁雲霧失

人寰泥金瘞玉終誰白白石清泉杳自閑
匹練吳門何處是凌風好便拂衣還
陳申　宿泰山公館晚遊乘閒過岱宗
躋攀曲磴幾千重未從絕頂眺清興已眇
群山度曉鍾寒夜暫將册寵訪紫門詎許 縣三 三十六
白雲封悠然借宿石床月肯数華陽第二
峰
光廬 擧人 歷城人 登泰倚杖凌空俯大方振衣千
仞獨徬徨海門吞吐風雲色天界迴迴日
月光魯定齊桓俱寂寞秦封漢禪入微茫 ○
○ 乾坤縱我探奇客瑶草拾來献聖王
周天球 吳郡人 望岳鬱葱日夕氣佳哉衣上
橫飛綵翠來蓮海千山趋下趾中天三觀
衣層臺射牛何處修封跡司馬當年单禪
才歆問五松巖壁上秦時風雨宣相催
登岳六龍開道九霞傍飛磴盤盤躡景光
中陜直愁風引去下方微見鶴迴翔雲埋
培塿群峰小天坼河流一線長巖際倒身
低落日安知匹練是吾鄉
余維玉 學正 樂安人 登岱為學真如陟泰山一毫

怠忽莫躋攀謾從石磴層層上自入天門
蕩蕩間觀日三更原有本棲雲萬壑捴無
關直趋孔子登臨處道眼應知隘八寰
孫時 秣陵人 登泰山崇朝常說泰山雲如削
芙蓉迥出群疊嶂迴陰藏巨壑長河浮練
落晴霧烟霞不改登封色金石猶存異代 縣三 三十七
文此日乍臨多遠矚獨將杯酒戀斜曛
陳宣　登泰乾坤五岳峙形勝首稱東
巀業形梯秀巑岏翠壁崇蒼茫看碣石獨
立擬崆峒下界雲烟杳中原日月同山靈 ○
○ 曾駐帳地險幾回驄雪下先冬白日觀未
曉紅逍遥青帝殿精盡碧霞宮棟宇聯星
斗神光閃電虹嚴名馳化外柴望肅升中
感應千方一呼號萬里通貢輸如國課彌
載比玄功漢策相如麗秦碑李斯工仙人
疑可見玉女日相逢元化無離合山川隨
始終我生衰鬢短流落壯心雄寄寓聊題
咏低垂駕亦衷
龔相 潭州人 桃花洞步入桃源路天台跡似
茫曾來伴劉阮不是問津郎　白雲洞危

石巉巖裏白雲向此生　兩三姑女在閑讀
子雲經
吳相　人　泰山晚照寒晚隨驄馬斜陽
度兩峰碧茫空眼界奇　絕到胷中日月東
西照烟霞遠近籠靈輝　粧異景人世此難
逢
鄭材 安肅人 登泰山泰岱崚嶒尊五岳乾坤
氣象此悠悠星辰近對雲霄出日月遥看
渤海浮磴道盤紆千嶂斷飛泉瀑布萬谿
流平生豪俠登臨意長嘯拂衣天上頭 縣三 三十八
○ 宋存德 秣陵人 登岱幾年蹤跡混塵寰誰意 ○
名山此日攀鳥道逶迤青嶂外羣峰杳眇
白雲間恍疑天際聞雞犬忽訝長空震羽
翰况是勝遊偕妙侶可無佳句紀層巒
吳道 浙人 登泰三十六盤何險巇曉來登眺
自忘疲眼看山頂疑無路身在雲端不自
知嬴氏五松寧故物唐人千仞有磨碑古
今興廢只常事金簡玉函亦大奇
盧濬 天台人 登泰山天放晴光快我遊攀崖
直跨碧雲頭烟塵消盡江山曙腸腑收回

宇宙秋追覓鳳麟思孔孟平臨雪漢憶皇
州何人更評來遊晚一笑千年額已酹
孫璋海寧人 登泰山玉柱崢嶸接上蒼攬衣
登眺思茫茫兩輪日月雙峰近一統山河
萬里長絕漠有君皆入貢窮荒無地不歸
王于今莫奏東封疏聖治雍熙邁漢唐
王棟訓導泰州人 登岳登岳到巔奇又奇碧霞宮
闕紫雲棲千尋絕地遐如舉咫尺瞻天近
欲窺見大幾人稱道眼禮玄何限乞神禧
遙思東魯毓靈秀應有才賢鳴盛時
○
朱覺民學正高郵人 登泰山淮海生平仰泰山何
緣咫尺得躋攀仲尼遺跡將繩武石洞玄
修許叩關磴磴漸超雲霧外巖巖待立雪
霜間山靈試與評高下明鏡無臺更出寰
朱洪濟學正陽教人 縣三 祈雨炎蒸如燬值徑陽大地 三九
嘉禾膜欲傷萬姓一旦煌心殄瘁一誠感格
雨淋浪豐亨預慶篝車滿頌述咸稱主牧
良功德由來應食報徵書首辟佐巖廊
王化訓導六安人 祈雨旱魃為祲虐燄狂燋禾爍
石眾皇皇郡侯想效桑林禱河伯洪施雨

澤滂望慰三農興頌美忠輸九穀慶豐穰
朝
天課績應稱最顯擢高名注
帝傍
汪坦經歷 登岱十載遨遊聲欲星趨來長把
岱峯青氣氤氳樓閣憑真宰斂吸風雷朝萬
靈人間得失誰為主天上神仙我自名青
石餐霞非妙秉寂寥還復悟無生
郭汝林永豐人 登岳天留岱岳開東土壯志
登臨日正晴漢祀秦封俱莽跡峭崖幽壑
○
獨關情樓臺辰氣滄溟抱古木龍文日月
衡探賞未窮吾借榻翠微今夜一星明
査志隆前屢歷見 三登泰山紀行泰岱峯前一
駐驂天門御帳簇晴嵐悲秋忽漫逢重九
歷險應知快活三十八盤中還汗血萬重
雲際任歌酣大觀許共宣尼後長嘯歸與
也自堪
時隆慶壬申午被逮蒙恩昭雪東歸過此
十五年來復此遊山光如昨思悠悠丈人
峰桂乾坤老玉女泉涵日月流三伏寒崖

猶挾纊九霄霽色欲沾裘忽看雲雨連燕
冀
聖主應紓旱魃憂時萬曆丙戌起官東夏月行役過此遇雨
冬孟登登最上頭謁如春暖爽如秋月輪
正向瑶池滿日觀翻從碧海浮龍峪三辰
縣三　四十
風不動虯湾萬壑霧全收乾坤一覽歸圖
籍可是山靈為予酬時萬曆丙戌冬月奉臺檄脩岱史訪勝過此
鄒德溥翰林院編脩江西安福人 登岱二首泰嶽岩嶤
逼斗垣人間不道有崑崙雙峰日月環天
界半榻風雷溥帝閽北指雲光瞻紫極東
○
來海色入清尊秦車漢輿今何處嘆息空
山片石存萬疊層巒拱岱宗蒼崖峭壁削
芙蓉山光杳靄吳門馬海氣霏微越觀峰
清角猶疑聞帝籟赤丸何處覓仙蹤振衣
獨倚青霄立片片輕雲落五松
光廬舉人山東歷城縣 登岱吟同鄒太史賦生平自
抱神仙骨喜入深山采薇蕨泰山五岳推
其尊故人招遊出帝閽相將攬勝山之後
奔峭斷崖錯如繡鳥道盤旋千仞餘危巔
上有玉皇居日觀振衣白雲落天門長嘯

清風度清風細兮天籟聲白雲斷兮海曰
生分野中峰齊魯纔晴空下界雷雨猎残
照荒荒翠嶂前琪花歷歷以相然河流如
練掛秦樹霞散為綺明鄭圃七十二家封
禪君空留片碣滋皆紋吾欲尋真訪大道
縣三　四十一
直窺方嶠恣幽討阿誰煉藥古洞開五色
烟光燭上台半畝磐石勒科斗臨經似出
蒼頡手願乞仙人一粒丹如是我聞心地
寬采采蕨薇最可茹不作神仙不忍去菟
裘老矣絕壓埃曰歸塵世轉堪哀泰山洸
○中同鄒太史賦學士千旄出帝都來過東○
岱挾狂夫自憐芳草常為客卻喜碧山不
負吾老戊花陰隨去馬江樓月色照呼盧
憑君雙劍如秋水肯把生平意氣孤
蘇濬濮州人舉人登岱二首平生湖海原空闊覽
勝今登第一山夾道濃薰楓葉赤垂巖倒
浸菊花斑九州禹貢微茫外千里堯封指
顧間星斗瞻依真咫尺夜深環珮響珊珊
○西風吹送登山屐饁攜攀躋興轉濃爪
蕩周親丈人石浮沉秦爵大夫松幽泉細

迸中天月虛谷遥傳上界鍾沐兩盤雲翠
如削秋來天地老芙蓉
蘇潢濮州人審理瞻岱二首桂杖來天上下看雲
氣浮乘風謁泰岱觀日溯滄洲採藥迷仙
路尋經斷水夕曛桂林杪遥興不堪留
夾拾金光草旋登王女池逢僧談古跡
穿徑探幽奇斷碣捫秦字摩崖讀漢詩憑
軒以一望雙觀鬱參差
劉勅歷城人舉人登岱岱岳峰頭玉樹秋拂衣長
嘯思悠悠眼空宇宙三千界勢壯山河百○
○二州人到天門星斗近鷄鳴日觀海雲浮
當年禪草今還在秦漢如何成古丘
張岐松江人登岱二律半空削出青芙蓉直上
煙霄幾萬重漢時尚傳天子栢秦封已敗
大夫松才非草禪慚司馬世際昇平笑祖
縣三　四十二
龍本為祝釐曾汗漫冊裏常繞碧霞峯
振衣千仞絕塵氛野色蒼茫倚暮曛日觀
有峰未海市古碑無字遍星文頓空屐底
三千界誰識編中七二君兩袖翩翩渾欲
舉不知身世出浮雲

龔勉無錫人浙江參政偕湯比部覺軒同登太山因
賦登岱歌以紀勝我遊登太山三月春欲
暮萬里來長風當空捲雲霧須臾霧盡見
山色蒼翠祭天天與天遥層層石磴躡雲
升萬壑千崖轉奇特御道縈迴六龍蕭峭
壁飛泉桂瀑布遥看一塢桃花紅卻疑又
入桃源路大夫松何落落無字碑何巍巍
秦皇漢帝今安在唯有此松與碑無傾頹
巑岏怪石滿山立磨厓字久蒼苔浥靈蹤
秘跡不可窮深巖時有蛟龍蟄振衣再帳○
○最高峯大地山河一望中眼空不啻小天
下獨超太古窺洪濛東向蓬瀛但咫尺西
顧崑崙近可躡赤城王屋眉睫間烟霞繚
繞登山屐勝遊至此何快哉排空大叫天
門開雲端王女兩兩下直上金銀臺顧我
縣三　四十三
自媿塵凡質稽首群仙謝非及唯願棲蹔
學向平遍遊名山棲必室登岱雜詠
石經峪翠屏圍石壑誰把金經書歲久字
多滅經肯只如如　迴馬嶺御道六龍過
壁絕千馬迴登封世已遠山逕滿蒼苔

大夫松長松倚絶巘蒼翠欲摩空豈受秦皇命自有白雲封　御帳峭壁迥參天四顧若列帳曾留帝子棲翠華可想望天門遠陟青雲梯一振凌風极長嘯入天門玉女逞相接　玉女池山池水碧澄可照夫容面玉女時往来彩雲飛片片白雲洞石洞棲白雲玉檢封漢武漢武父寂寞白雲自千古無字碑椎圖巳消歇山頂遺空碑金書不可見日夜天風吹

○日觀峯夜宿日觀峯起看扶桑日海底騰明珠蛟龍驚出窟　孔子崖尼父昔登臨玄覽超無上我来得瞻依頊覺心神曠

張懋忠肥鄉人　登岱二首天門雙控欝葱葱竹杖西来禮大空削玉幾時留漢策探碑千載識秦功晴光近指扶桑日紫氣遥連碣石風七十二家今寂寞水簾不盡野花紅　雙龍百折漱清湍夾道蒼蒼第幾盤明月平臨三觀合白雲不動五松寒長裾寶色香扶起幽谷玄芝鹿踏殘方外道人流水性為探名岳著書看

鄒德溥江西安福人翰林院編修　同光顧吾遊泰山道中感舍崔嵬賦此當年結夏南山寺與君意氣凌天地蒲團坐破千峯雲雲光片片落人世今日逢君清源頭携手重為泰岱遊泰巔末陟心巳壯飄然如在青霄上居行

縣三　四十四

山立不可稜吞吐風雲百岱奇乾坤假我以康樂高朋勝槩兩遺之何時從君三山島共躡仙蹤拾瑶草

丈人峯獨立丈人峯直覽天下小仰視有高冥俯瞰無孤鳥

○日觀峯我凌千仞崗縱目乾坤外長風吹海色冷然襲衣帶

玉女山青天垂絶壁下有幽人居趺跏坐白雲澄然萬籟虛　白雲洞此洞足幽棲臥節聊一舍坐看吐白雲霡霂雨天下

石經峪誰將貝葉經勒此盤石上梵字有無間亦足悟法藏　桃花峪峭壁凌穹蒼冽泉貫其趾不知天地間清絶更誰似

無字碑絶巘植空碑古人如有意由来最上乘原不立文字

大夫松爾本抱勁節秦官何及之乘風發長嘯如羨商巖芝

泰山道中有作中原古道草萋萋萬里游軺汶水西喜有青山供野興且呼明月共巖棲空江星斗懸蒼巘野戍風雲暗綠谿

縣三　四十五

七十二君封禪在可能策杖問金泥

俞琳江西信豐人教授　登岱歷徧危岑謁帝孫碧霞殿近紫微垣天行日月雙相照地列嵩華獨此尊瑶草琪花成色相霓旌電蓋擁精魂試從金闕凌風立九點神州盡可捫

○混元閣為覓三陽觀停車更一朝松陰移白日石徑倚青霄

寂翰暉山谷仙函鎖洞寥談玄真有契况屬故人招

喻均江西新建人松江知府　暮春一日同李長卿侍御登泰山四首宇宙名山願不違還從仙客試春衣天迴大海雲千疊花滿中原錦一圍秦觀崔嵬人巳遠吳門縹緲事還非千岩鐘磬尊前合不遺雙節下翠微

齊魯千峰望東原濁河清濟日縈迴居然

形勝雄諸嶽夂矣英靈動九垓翠壁舊諳
虞帝狩白雲曾龜漢皇来　聖朝讌讓東
封事莫問相如作頌才
昧爽徘徊日觀東漸看曉色入溟濛祥雲
不導義和馭濁霧斕迷海若宫巨鰲魚龍
眠自穩諸山金碧坐成空遥憐萬里扶桑
影倘避霜臺御史驄　步轉山腰曰欲
晡還從官閣醉醍醐𦤺前氣候分寒燠郭
裡人煙定有無鳥道千盤番脫險鳩節雙
卻未須扶山翁笑指亭亭幹曾是秦時五
○大夫

陳萬言（御史　南海人）題日觀萬户星辰未曙天瑞
光先照觀峰前應知此去扶桑近願借仙
槎到日邊　小天門值雨武帝登封舊有
臺靈湫時見白龍迴天風倒捲簾泉水猶
有遊人冒雨來　縣三　四十六　齊望雲外山河拱岱
宗鄉関何處翠重重憑高極目堪惆悵認
錯羅浮浴日峰
無字碑鞭石曾闢自海東晶瑩今徹碧霞
宮摩娑汝末經題刻猶勝磨崕恥頌功

岱宗登拜古来二月登巡地異代登封事
有無玉檢秘藏芳草合翠華臨幸慶雲孤
天邊冊楫尋仙侶馬首喬松號大夫今日
守臣惟秩祀青山尊俎百神趨
憂憶名山巳數年偶隨猿鶴共聯翩攀懸
石磴疑無路轉出雲林別有天滄海烔波
圖畫裏齊州形勝酒盃前尋真未悟長生
訣欲何峰頭禮玉仙

○呂坤（山東參政　洛陽人）毒草歌（有序）萬曆戊子春山
東飢盖二年旱後也莱根樹皮剝掘殆盡○
又食及野草幸無毒不問苦辛生孰面黑
者如鍊黄者如土殍者横野不復收余行部
日見道間青草三種花且实矣蔚然獨
存問之對曰此猫兒眼芫花鬼臼也有大
毒使入喉餒即死辜甚往有食之者吐瀉
縣三　四十七
懊憹終日夜裂肝腸竟不死其難堪視死
甚焉何敢食余牧淚而代之歌
栁頭盡榆皮必豈是學神農個個嘗百草
但教飢餓緩一刻那論苦辛喫不得嗟嗟
毒草天胡生此既不延我生又不速我死
速死豈不難長飢何以堪
蕲庄行長清六月總禾黍大家小家愁無
兩草根桃盡木如冬又見探雛哭野鼠沙
中稚子哭欲絶阿八卧路不能語三年長
餓一息在那復餘情念兒女破屋一曳擣
榆皮我問擣之欲何為土性多沉糠性浮
榆末和之可為糜極知强活能幾時暫於
腸胃勉撑持妻子填溝老我存死者長樂
生者飢慟哭無穀但有淚瘦骨令人摧心
脾道傍一廟有神坐黄金為身受香火

○白南金（永年人）登泰山峽口長風放曉晴捫
蘿屹立壮心驚巑巖平隔天門迥怒鬱還
將日觀生鴈影高秋来朔漠松花一夜到
蓬瀛凌虛忽憶千年事漢策秦封總浪名

徐守仁（經歷　祁門人）登岱巍巍東岳接蒼穹誰闢
紅門磴道通腰笥漫經黄峴嶺攀蘿直上
碧霞宫竞天舜日瞻依近魯阜齊州指顧
雄千仭磨崖都覽徧還登絶頂頌神功
再登兩度探奇謁岱宗山增靈秀擁芙蓉
穿雲曾出天門路望海還凌日觀峰碑上

苔痕侵漢篆岩前松盖偃秦封三千世界
微茫外直北明光是九重
姚自復吳縣人登岱岩晃泰嶽嵩攀躋十八
盤開石作梯草禪尚傳司馬賦咨封已汶
祖龍題振衣直上天樞近倚劍雄看斗柄
低魁首吳門何處是千雲匹練望中迷
縣三　四十八
周道南諸生吳郡人登岱宇宙名山屬岱宗至今
猶自説秦封低雲欵度千峰鳥噴雪爭回
萬壑龍日觀可能通
○帝座天門應許躡儒踪故鄉極目知誰是匹○
練那堪帶下春
姚應士鄞縣人登岱奇觀天下狂客興飛豪
環帶群流細擎天一柱高彈丸爭是日秋
葉競為舠山麓青天雨楓林白晝濤孤城
卷石聳魏闕片雲掏無字秦碑幻封禪漢
史嗷水簾飛瀑布龍峪躍神鰲峴嶺黃梅
熟懸崖翠黛眺碧霞深隱處玉女煉丹骨
五華泉浴面八彩鳳御旌粧鏡當空照梳
雲四野帽芙蓉開綠鬟星斗燦宮袍環珮
鳴千澗笙簧奏萬嶺儒橋三碣石御仗半

蘭輿夫松凝雪色聖道配天褒崖文神鬼
護盤路鳥猿號石印金剛字波搖日觀豪
山河百二境法界萬千曹登臨一長嘯名
利符鴻毛
胡希舜副使原武人登岱岳乾坤無際此登臨獨
立清秋思不禁海水東來三島近天門北
縣三　四十九
望五雲深看山玉女烟中度對兩蒼龍澗
底吟七十二君何處竟空聞冊簡瘞黃金
詹仰庇侍郎安溪人登泰山二首出城已愛數髙
峰上嶺雙瞻翠萬重澗道亂鳴厓下瀑山○
○僧逕撞客來鍾迴巖天盖傾東海恠壁風
濤韻古松勝絶只欣酬夙約神仙何處更
相逢
漢檢秦封空復閒銅梁金馬祀元君坐觀
萬象終無極下瞰千峰捴不分酒外殘更
滄海日封中終夜石樓雲拂衣未遂烟霧
癖聊爾登山出世氛
陳文燭大理寺卿沔陽人泰山四首阿閣神房見羽
翎儒山吾久佩貞形吳門匹練天門白海
上飛濤掌上青開闢自來分日月煙雲吹

處落辰星張衡東望緣何事豈謂兹山好
勒銘
日觀孤峯迥絶群御香亭畒氣氤氳松巖
似帶秦時兩壇影頻飛漢檢雲玄石洞中
尋玉女碧霞宮内訪元君昨年曾過臨邛
里尚憶相如草禪文
霏霏凉雨送山鍾樹杪俄驚掛白龍帝闕
依微看北極
聖朝禋祀必東封千秋玉液終當遇一望
層雲已蕩胷李杜髙篇今自在那能枝筏○
得相逢
指顧名山夕照前中原平楚正蒼然黃河
曲抱三义澗滄海寒生六月天地辟齊州
煙九點臺瞻魯國道千年安期亦有神樓
散可得從吾肘後懸
縣三　五十

唐丁春澤日觀峰賦日之升也浴海而麗天嶽之峻也切漢而臨遐登高者以致九霄之上愛景者欲在萬人之先其所惟一其仞惟千伊風靈之有載彼日觀之存焉夫其夜刻未終曙色猶昧彼窮高之極遠此有進而無退表辨昏明斯分覆載屢聞鳴鴈猶陰沉而不覩忽聽晨雞即曈曨而可愛於是漸出暘谷將離地維巖巒既秀草樹生枝姿氣則赫人皆仰之其望也如燭○其照也無私昔者帝王御宇立極垂統封禪及此成功　巡狩應其春仲莫不登茲絕頂燭遐大明思照煦之義窮造化之精以為日象一人之德儀是三公之名信王侯之設險俾蠻狄之來平方今一德無為三光有象動植昭泰神祇肸蠁千品瑞色思効祉以疑升萬壑春雲欲入封而空上客有才之羽儀心思騫翥每精聚螢之志難窮望日之處引領終夕含情連曙如照燭之有期故躊躇而不去亂曰日有觀兮絕代獨立登之望兮無遠不及何大陽之至精莫不專於出入

又賦泰嶽東南峰開一室旁接天路低臨曉日陰靈玉兔動宵漢之微明曉報天雞越氣埃之迥出初其曛色蔥籠懸崖倚空獨出清虛之外遥分蒼莽之中隱霧猶白經天漸紅披草樹以熒亂耀波濤而血融及夫林嶺寂消煙雲色變星河寥落以初沒峰巒邐迤而徐見火動山頂輪移水面穿晴隟以飛鏡歷幽窓而走電至若門宇○蕭條霜空泬寥涼開曙景暖入殘宵揚晶彩以艴艴散芒角而飄飄露灑交疑風牽影搖望極天涯生從地表夫弱木之歷歷出陰之杳杳萬壑收曛千巖送曉消古砌之晴雪動寒庭之宿鳥遥空冷滑傷寸晷之難留碧嶂岧嶤望輪光而漸小凌霄色麗騰空影叙氣亂山燒光分水花石壁孤危覺靈槎之津狹炎輝咫尺信長安之路賒既而皆焜燿以徐來乏圓靈之不礙蒙水氣以珠晴露松陰而璧碎霞色收錦天風剱氣披雲際之斜吴豁天門而俯對依蹬乍吐咸生齊魯之間過嶺遥明照及草芽之內由是遠挂寥落高辭絕瞑萬象焜煌而畢照六龍夫矯以無寧安得足躡聲峭手扶青冥陳白晝之若短顧陽烏之暫停

宋洪邁容齋隨筆應劭漢官儀載建武封禪事每稱天子為國家其叙山勢峭險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畧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遥望其人端如行杇兀或為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謂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絙索可

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焦五六步一休牒牒遽頓地不避燥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通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明日太醫令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追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欲出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萬山

○凡記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三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畧惟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邵伯溫聞見録客云昔罷交曹與一二友祠岱岳因登絶頂行四十里宿野人之廬前有藥竈地多鬼箭天麻玄參之類將五鼓初各伏策而東僅一二里至太平頂叢木中有眞宗東封壇遺址擁褐而坐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天際已明其下則暗又久之明處有山數峯如卧牛車蓋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尚暗初意日當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色騰起數十丈半至明處却半有光全至明處却全有光其下亦尚暗日漸高漸變色度[闕四]五鼓三四點也經眞[四]廟帳宿之地石上方柱寘甚多又經龍口泉大石有鑴如龍喙其口水自中出又經天門十八盤峯尤秀聳北眺青齊諸山可指數信天下偉觀也

○襲慶守錢伯言遊覽記宣和已亥九月二十四日面奉玉音至奉符催視岳祠後一月伯言至自兖明日具香燭以告上旨已而罷熊于會眞宮獨登瑞雲亭早飯于行館遂同令寇庠丞呂光問祠官曹欽承萊蕪令韓傳道主簿蘇彦弼謁岱岳觀留蓮池上復自金母洞過青帝觀觀文信丞相遺刻遂遊白龍潭黄御死玉芽於水中愛其泉石之勝過相與策杖散步還過雞龍峯始復肩輿躬走社首山視禪壇訪遺迹晚入乾元觀小飯翠陰亭而歸

○元杜仁傑撰東平張宣慰登泰山記畧皇帝中統元載擢用宿儒宣撫十道公首與其選公治河東有異政考為天下最宇上親召勞以巵酒至以字呼朝野榮之越四年上復命[闕四]公為東平宣慰使嘗[五]曰曲阜寔夫子之庭泰山為中原神岳皆在境下所當親祀以至元重九前三日齋嚴以行由沂州門出時天宇晦蒖翌日至林廟拜三聖墓雨氣猶未艾信宿抵岳祠明旦登西華門雲則載陰載暘雨則閒作閒止咫尺三觀在墨潑染間利邪千百其變公謂所親曰登頂之約蓋不敢定苟晴矣乃行否則恐勞而人既而五鼓將作陰為之解馭三唱未終星為之芒鍇于是州剌史張汝霖奉符令張佺司户王天挺及從者三百指具肩輿肇公而上巳而過黄峴飲於護駕泉次御帳少憩去天門僧不趐十五里路漸隘林樹四合就其鑄望之天光凝碧如絣珠薄暮至絶頂由東以望見山影黝黑

偃卧無際頃觀李斯碑僅得數字其餘漫
不可識下自登封壇皆歷代磨崖亦復剥
裂惟唐明皇御製紀泰山銘其字大如桃
深幾寸泥金錯落猶有存者日没火頃寒
氣已逼人如仲冬時從者燎薪圍坐以待

旦參甬中公起步自玉女池登日觀峰六
合霽開肅然無纖滓待蒸黍時東方曨曨
乍離乍合移晷日露其半恍然如入無量
金色界中凡在行者莫不嘆詫及迴又得
西影直抵昧谷若與崑崙爭雄長公輒奮

髯鶩叫曰吾此行凡三見岱宗面目吾頗
足矣噫予自壬辰北渡三十餘年凡九來
未嘗覩此奇事雖欲勿紀得乎古者有天
人之辯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真知言
哉公純誠人也蓋無往而不協無動而不
縣四
言無禱而不應是行之異乃一節耳雖然 六
天下之事固有邂逅相合者多矣昔衞阜
伐邢師興而雨或者謂適與雨會則非也
此特純歸之天烏在所謂由人乎哉至於
揮劍成河變晝為夜或有此理如韓吏部

開衡山之雲蘇端明借海藏之春皆我輩
之餘事安用詫為因公此來書諸石以示
來者（奉高王禎書刻延 稽殿前）

皇明李裕登泰山記成化乙酉春同年御史
李景賢來按山東是歲三月朔同自濟南
往謁闕里回抵泰州公館夜酌景賢曰喜
茲和煦明當同登泰山一覽奇勝可乎余
諾之明晨起與景賢聯騎出州城北望輕
煙薄霧橫帶山腰適衆政棄拱宸副使莊
尚源邂逅而至遂與偕往北行二里過白

鶴泉泉出石罅洽集爲沸久旱則滲漉距
西百餘步曰梳洗樓不知剏於何時惟存
故址從西折北二里有王母池泉甘而冽
瀵沸渀瀩不竭不溢鄉人取水禜雨頗驗
又北五十餘步曰呂巖有呂仙石像宋時
縣四
建樓閣堙圮獨荒基破礎存今圍以石垣 七
其中深秠茂草森布蒙密曄曄猗猗頗有
佳致至山麓時日出扶桑雲霞絢綵目前
羣峰錯立遠近異態景物之奇似快心意
自山麓抵迴馬嶺十餘里羣峰對峙巑嶭

崢嶸勢相嚙齒中夾溪流轉騰澈冽觸崖
石激堆琦其聲澎湃灪灪洸洸縈迂數里
入汶又有巨石大者如輪小者如甕碑硎
磈礧偃卧路徑難以數計策馬單行崎嶇
至嶺下是嶺岌業陂絶車騎不可前馳余
四人神思覺疲僕從亦有倦色少憩石上
飲茗易肩輿穿深林踰大石行可四里陡
崖剗削中夾石徑阨陀險阨有石磴可躋
復行二里許即宋真宗東封帳宿處曰御
幛其地夷衍嘉木榱椽繁陰布地前即深

淵黛蓄膏渟水光映天巉石錯雜如斷齶
有小魚色青黑浮遊水面臨溪觀之時羅
道士献茶餅余試以餅餌之翕然聚已而
尚源投以小石悉潛去復三里餘至黃峴
山秦時有松五株始皇登山封五大夫枯
没後人續植者亘有聳老幹拳曲擁腫宛
若蒼龍勢欲飛騰余四人休憩其下嗟嘗
奇態又行二百餘步曰百丈崖崖石如屋
可容十餘人臨瞰道傍藤蔓青蘿搓綴蒙
絡傍有石洞谽谺而黑莫測深廣人亦慴

愬不敢窺又經石壁峪至十八盤兩峰對
挿峭峭如壁其間累石為徑盤繞至南天
門幾五里遠望如梯懸倚山畔此最險絕
易小橋盤道而上入天門東行數里詣昭
真觀易冠服薦杞紫霞元君問道士云不
知創始每歲春月四方謁者踵至心弗處縣四捌
立致奇報余聞而驗之數矣已即祠後觀
磨崖碑是碑唐玄宗紀泰山銘字大如手歲久
風雨多剥蝕其字距東十數步觀始皇封
泰山制李斯所篆其石埋植土中高五尺
形制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余刮磨垢
蝕而細觀之總二十二行行各十二字多
不可識又西行數步上太平頂此泰山最
高處上有盤石方丈廉隅尚整黧色光潤
可愛余四人坐石上少頃拱宸尚源足疲
怯還邸莫觀余與景賢褰裳徑往頂上俛
瞰羣峰攢簇伏地若培塿獨神霄兩峰巉
巖特起佳花異草含丹吐白若駢羅列布
於岩谷靈禽怪獸啾鳴嘯號之聲雜沓盈
耳最為泰山奇勝又有三峰曰日觀秦觀

周觀余與景賢因縱目四顧渺然無極而
崧華恒霍諸山以及江漢河濟諸水皆可
指數誠天下諸山莫踰其高時日正午風
清氣爽徘徊既久頓覺神思飄灑迥隔塵
寰而不知身踞青霄上也復從頂東下數
十步有玉女泉水清甘美道士時汲瀹茗縣四九
又東行二十步曰龍口泉大石有鑄如龍
吻其口水自中出其流淵淵有聲滾然復
從險徑南行四十步懸崖深峭下臨絕壑
古木崇蔽余俯身覘之毛髮豎聳有怪石
形如大匱虛倚崖畔風至擺撼問道士云
此謂捨身崖人修道從茲捨身入僊境余
與景賢深惻道士惑世者戕人之生遂命
州官塞路徑絕往來崖之西有五峰嶙峋
巉簇其狀若蓮名蓮花峰自西山小山折
旋而東層巒疊出泉湧石上奔瀉數十丈
縷縷如簾名水簾泉其鵲龍諸峰桃花諸
峪多有靈跡奇勝獨嶺嶠巃嵸岩壑巉嵲
荆榛交迷路徑不可到時日過未余與景
賢往觀會二公同飲各賦詩二首書于觀

之東壁從天門盤舊道而下至半嶺正夕
陽西照回視山色玲瓏水光蕩漾樵翁牧
子隱隱樹林間恍若畫圖中人物欲乘餘
興往徂徠尋竹溪六逸堂故基石守道隱
居日已暮矣嗟夫余少時嘗讀孟氏書孔
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公羊傳泰山之雲不
崇朝而雨徧天下觀子美望岳詩造化鍾
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
鳥之句想像泰山之高峻巒峰之雄秀草
木之奇妍仙蹤靈跡之怪異古今賢人達
士登覽之題味何能得登茲山窮探廣蒐
親覽奇勝徒勞諸夢想者十餘年矣昔程
明道幼聞泰華奇秀在鄠縣未得遊覽及
登第請為是縣主簿以償其素願又自記
其始末今余無庸於時幸叨總憲是邦且
喜　聖德廣被地方吾民咸蒙覆露之庇縣四十
更喜諸公皆同朝僚寀乘茲休暇得覽奇
勝以償夙昔之願何其幸歟是亦張弛之
道豈其荒躭而忘返者足比哉此記撫齋宇記錄日
何鏜古今名山記錄作

喬宇尚書　遊泰山記正德五年燕齊大旱運
河滯阻天子憂舉祈方之典命戶部侍郎
臣宇於五月十四日往東方祭告嶽鎮暨
于東海予夙願泰山一登又懼此行以照
假明神周救百姓而往苟祀而無雨則又
不可登矣因齋心而前過德州即沛然下
雨過平原禹城泰安州濟南之境雨皆達
旦農夫歡踴予亦展顏謂可以償其願矣
二十九日沐浴更明衣省牲實禮于季夏
朔鷄鳴後致祭于東嶽廟畢祭時雷電合
作予又懼曰秦漢以前登封泰山者七十
二家實為靈墟著于簡冊雖始皇以虎狼
之威千騎萬乘以從上中阪遇暴風雨不
得上封今且雷電矣登而雨作疲夫羸馬
不得登矣但煩自謂秉誠肅恭嶽豈無鑒
耶竟與胡張二君同登時陰霾蔽空行五
里余至紅門以入則雲漸開即遂由石陂
西北行二十里過嶺二曰回馬黃現又五
里至御帳觀始皇所休樹五大夫松神根
古幹高皆三丈許自御帳而上皆石磴飯訖
上小大龍口又盤曲十五里至南天門又
三里至絕頂凡五十盤而上晴晦開闔氣
候萬態不可云狀謁禱于碧霞元君稍上
是為東嶽廟磨崖碑在焉碑高二丈廣一
丈五尺其文乃唐玄宗御製泰山銘其書
隸其立之年為天寶遂題名于上又上為
極高處有玉皇殿殿南為始皇封禪碑即
除道至士頗覽泰頌功德碑碑高二丈許
其文秘石套內殿中有宋真宗石匣內藏
玉檢十六成化間曾入御覽驗為祀泰山
后土文也再東為日觀峰有小碑亦刻名
馬數步許為望海石是為越觀可望會稽
石在頂巋然蹲踞愛而登之為題望海石
三大字又轉登仙人橋五花嶺是時天日
光麗碧漢萬里豁然四望胸恢意廣見濟
南城東北華不注山如小屋建于水上俯
觀白雲英英繩繩自山腰而出冉于下方
北望京師南瞰淮徐西顧燕趙東眺海上
以至于空峒冊穴太平太蒙之際誠天下
之奇觀也飯于道院又題名篆詩于小石
碑徘徊至晚方田遇崖石可愛者輒留書
下山至州城則已報更矣

羅洪先狀元吉水人　題孔子登臨處孟子曰孔子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
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
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
道也不成章不達此言聖人之所以為大
學聖人者必貴有常不可作輟孔子雖至
聖必自十五志學始十年而立又十年而
不惑斯達矣故曰君子之道辟如登高必
自卑未有不道中庸而能極高明者也他
日述有若之言曰生民有孔子泰山之於
丘垤也而願學乃在乎必有事常必有事
其患弗至成章乎大中丞鎮山朱君保釐
東土庶務未遑首標聖蹟索題千里因採
千古學脉廣所欲言并勸表側質之來者

李學詩翰林編備平廣州人　登岱宗記畧嗟乎山一
也未登仰之彌高既登則高者復下既下
則下者復高峰巒殊而烟霞異非山之變

登者自變之耳山固自若也世之馳騁於浮雲富貴之途者而性天遂變曾不能知泰山之視浮雲顧以浮雲為泰山之變其與未登初見泰山者一也予之惺然頓悟不為浮雲所眩而真得大觀於泰山者非

今日既登之力乎

尚綱參議遊泰山記畧成化丙午春藩臬將廵行郡邑余與少參蠡吾王君世用憲僉淇水劉君廷珪天台潘君應昌約日偕行乃以正月丁卯發濟南余與世用向夕宿○靈巖寺戊辰抵泰安州己巳廷珪應昌皆來庚午黎明詣草參亭拜東岳祠遂肩輿出城北行五里及泰山之麓由紅門路過高老橋傍有水簾洞洞左為巖巖亭少憩經馬棚崖回馬嶺路漸陡峻再行至黃峴嶺東下徑路平坦俗謂之快活三延轉而上及御帳蓋宋真宗駐蹕之所蜿蜒而上歷十八盤至南天門東北行二里及昭真宮謁碧霞元君由宮後稍北有東岳神祠祠陰刻唐開元磨崖碑遂上登封臺有玉帝殿前建石表高丈餘或云秦之無字碑復轉東南至日觀峰舍身崖在峯之下西望則有月觀秦觀諸峰北望則有獅鴉鵲鴿二崖若西南之丈人峯東南之徂徠山尤其秀㧞其青鳳鴈飛二嶺馬蹄桃花二峪與東西二神霄山大小二懸石蛻仙巖明月嶂龜陰塢楊老園皆在指顧間而下瞰汶泮二河如拖練耳人云秋氣晴肅可以見海余與世用廷珪應昌酌於昭真宮之別室再酌於巖巖亭酒力微醺夕陽欲○墜神思飛奕飄然跨滄溟凌宇宙之氣槩也山下有呂巖洞王母池白鶴泉則以薄晚不能及其他峰崖林壑幽邃之地佳景尚多不能悉記辛未出城之西門禮玉女殿即宋天書觀遂至蒿里山探䰟仙洞令道

士執燭以往陰氣侵人不可深入時廷珪有事於東兗余有事於青萊應昌將校士於他郡獨世用分治泰安乃布席張樂為予三人者餞別歡飲竟夕而罷夫登覽古今樂事也泰山天下奇觀也四人同遊藩臬和德也不可不記勝地不常盛筵難再繼此而復來遊者亦將以興慨慕追歲月云耳是碑在巖巖亭嘉靖九年業陵子題其旁曰万象由泰山絕頂迴觀尚以參遊記山川如故英烈何存快哉傷哉後十五年方子之友見之則又如方子之非悲尚子也

葉份按察司提學僉事題石刻觀海二字昔顏柳以善書鳴唐至今稱之必曰顏筋柳骨然魯公以忠烈顯公權以止諫著炳琅宇宙豈徒以其書邪心齋張公曩為御史守關武皇北狩抗疏回鑾風采凝然匹休往哲乎○生究心字學尤善大書當其濡毫伸紙氣定神閒得心應手端嚴遒勁蓋有出於顏柳筋骨之外者然世方以茂節高勳曰公大受而游情翰墨公固以為藝成而下矣頃者公書觀海二大字鐫諸泰山之崖其

字畫之妙如吾前所云噫字心畫也公宏中肆外惟變所適充所至馬海似爭崇深可也然亦有巖巖氣象而難於為水者邪右稱心齋人品氣節固宜但過許書法優於顏柳則翠矣賞鑑家當自知之

姚奎通判遊石屋記泰山東數里許有石屋世

傳碧霞元君煉真之所予公暇欲往觀焉從者曰徑隘不可與迺易服帽貂以青帶結腰短策芒鞋命道士劉教弘為前導行二四里無復蹊徑披蒙踰攀巉巖傴僂而上愈進愈險下瞰顛崖驚汗浹背又三里盤旋轉一岡而石屋在望矣有羽士四人攞然而迓予青松絕壑間前牽後擁迺獲濟焉瞠目縱眺上有削鐵奇峰千朶前有曠地可半畝入其中窈然而深朗然而虛明石竇涓涓凝結玉柱大十圍高丈餘晶瑩可鑒崖有元君手印玉指宛然後有石床則元君偃息處左偏一竅透絕頂有石棱可坐三四人氷滑不能升躋攀數磴而下力疲臥石床毛骨洒洒旁有聖水池清冽而甘不盈不涸下有石曰牛心甚奇怪又下有洗鶴灣深不可測一鶴鳴于上以與人聲相應和寔真仙境界與塵寰迥絕人之遊泰山者毋以道左曰窮為畫於斯罕到孰知石屋之多奇迺爾哉石屋於予惜乎遇之晚也嗟夫世之豪傑士固有終身未之遇者遇矣而晚矣病焉道左曰窮以下全用楨之石屋志文

姚別駕總巡泰山記　李鎔 泰安州學正

泰山絕頂有神祠曰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岱岳毓神上通乾象英靈丕應理或然也遠近持瓣香徼福於神者肩摩轂擊歲常數千萬人至則羅拜歡呼競以財獻動以數萬計蓋憲藩臬倅應餼幣凡百經用或於茲焉取給而征歛不及於民凋瘵之餘賴以蘇息益國裕民關繫於此詎可主之非人耶

嘉靖乙酉撫按藩司精選州縣廉能官分掌厥務時東昌別駕雪漁姚先生膺總巡之選先生曰利權俗吏事也吾人視之當如鶴毎豈容毫縷自污乃集百執事顙神誓戒俾竭乃心綜理微密覬覦者不得逞其奸寸錙縷絲罔或遺漏始于是冬孟月踰年季春之十日計收金銀錢幣畜產約三萬緡珠玉袍旛弗與也視往歲加增三之一籍上藩司以備歲用先生廉恕立法嚴而不苛御下峻而尚簡待士恭而能愛總巡餘半載饔飧一取於家東昌倅僉數驛取之以賵貧士其官給廩錢則易芻豆俾飼官馬損已利物常情所不堪先生不以為難也泰山之巔層巒百餘丈俗號舍身崖有為匹婦之諒者輒大於神自投以殞流俗以為壯烈先生嚴禁諭遣之快活三路平而隘下有深崖險甚夜行失足而傷亡者屢矣先生捐俸植木欄自是全活者衆臺臬諸司委以訟牒斷決如流附城為客邸者數百家前此嘗科歛之先生曰蝸涎自潤顧欲漁獵之耶吾不忍也鄉老鄉瑀輩將鐫石以振勵後人屬僕以記先生海虞人名季學博辭昌曾未數月著泰山紀行累數千言泰安名士李文瀚馬載道高民悅諸賢相與倡和顧僕謭陋曷彰厥美擊泰岳以寫韶英有遺音者矣勉書以貽之嘉靖五年

高誨 通判　遊泰山記

泰山在州治北高四萬餘尺延袤幾二百里名峰七十有二其巑岏列巘森然而供秀者弗可勝紀古為東

鎮天下之山莫高焉予往歲計偕上春官取道登謁時甚寔倉卒以未獲盡觀奇勝為恨嘉靖壬午冬予由青城轉東萊司馬甞檄督岱宗事癸未春三月六日肩輿出自北城門踰小橋二里道左右亂石棊布近麓有廟祀池館惧壯麗左有老栢數株相傳漢武帝東封時所植也又二里至紅門跨道為飛雲閣道傍為更衣亭榜扁曰宗岳循溪產天麻黃精諸藥土人負筐采之又五里至高老橋有漢壽亭侯祠祠前桃李始華稍前為水簾洞泉自天紳巖出飛流垂練聽之泠泠然下有小石橋通泉于溪左為巖巖亭登之畢見景物又四里至馬棚崖稍前為回馬嶺山石漸峻且奇林木亦幽邃溪崖有椒有梅杏櫻桃山居

縣四 十八

者資以為利又五里至黃峴嶺西行折東北上而復下又西行折東北則下而復上雖屈曲下上率坦易凡三以里計亦三遊人疲于峻陟至是舒快名曰快活三云其西巖有竹繁茂又五里至御帳宋真宗駐蹕之所五松高數丈秦皇避雨其下封大夫云竹林僧獻松花餅啖之香美後進曬茶問之曰東巖所產味亦清苦又五里至大小龍口兩山懸削水從石峽噴瀉上有古松偃仰若蟠虬然又五里至十八盤崖間楸栟野棠山榴彌桃或花或實石磴齒齒倚空仰視似有不可至者乃傴僂攀接以上盤盡至峽口高處石門題曰南天門有三靈廟又東北二里為元君祠左側石方池曰玉女泉一夕聖水甘寒清冽汲以烹茗味可比浮槎龍泉又東北至岳神銘祠後有唐磨崖碑二一為開元記泰山之一為乾封朝覲頌側多古人題詠蘚蝕不可讀又北土至絕頂有玉帝祠祠前石表丈餘一名秦王無字碑又東南行至日觀峰

縣四 十九

人云鷄鳴時見日山有石函方丈許人云成化間雨水衝決得玉檢以獻命中使瘞舊所即此峰之西巍然而突出者秦觀峰也稍南而獨見者越觀峰也峰之下壁立萬仞者舍身崖也崖之右則試心石仙人橋也延袤四望滄溟東拆河流天傾而汶水湯湯秪環一綫西南萬山伏地殆如米撮惟徂徠尼父僅露春可指耳近顧諸峰若丈人若田鴈若蓮化若明月若東西神霄雲煙相盪勢若爭雄其不能以一峰名而附之以見者如拱加揖凜然有夔聽命之狀真奇觀也予始至瘦石嶙峋剛風怒嚎溪谷崖松宜雪宜月其尤足聽聞者樵斧之聲與崆峒應答既而鳥鳴花麗萬谷皆春泉香可啜蔬美可饌山容于是乎忻忻然而人亦得以樂之至於溪雲出沒而陰晴變化于立談之頃此又造物者之翕張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山之景象奇于冬麗乎春而遊人或拘于時止于暫予以公事久于斯而之順于下上則夫山之情狀景之變態古人遊豫登眺之迹靡不襲其芳而踵之茲遊也可不謂獨勝乎書以紀歲月 是作最勝

黃鰲 僉事 九日登岱記嘉靖乙巳夏予以防秋董戍德州九月朔問侍御南渠黃公東

巡既遍由沂而北歷交齊以至泰安于迎而侍之適未至而重陽且屆期焉刺史仲言來曰九日登高㒷事也請追之予然而告之曰九日天之勝也為一兵一卑皆足以記時令泰山地之勝也自古封而禪之凡得以躡其巔者皆足以崗壯遊乎闡產也乃逢是日而獲登之顧不勝與於是攺制登山之輿詰且爰登而刺史從焉窮其所至山中古今所傳前人之述備矣惟是曰也天朗氣清金風載爽坐玉皇之頂撫没字之碑則見縣絡岳鎮翼我止皇圖黃河控泰矣之盛嶤崙巑巑戎夏之觀廓如也既而日忽忽其將暮景翳翳以偕入百靈萬籟之號作焉吾憑而夷猶之心曠神怡景物偕融灝氣同流若有以揖太乙而泰之馬者不敢以荒也退而就館舍且復躡日觀峰則見心房之野昧爽朏明黑雲驅而上浮黃雲擁而下升朦朧掩靄之間忽有點若朱丹若火蹈破重霧而耀紅光奇觀也須更而半出雲間則天明景蔵弓直

歸矣歸而下歷水簾洞聞其東有石經焉王右軍所筆但山峻峪深不可以行其乃息肩輿攀緣而上杖屨而下則見盤石若礪大書蒼拙體莊而神思飛逸歷千萬載爛然與天文上下日相昭回鬼神呵護之功哉間有為巔石落而破壞者有為水浸溜而就平者豈造化亦有所忌也與世傳真草小書與此大相迥別或疑其未必出諸右軍云既而西訪竹林禪刹無以觀也惟有所由之峪則恍若山陰蘭亭之狀泉落百丈之崖若拖練而下篤齋湯子題曰瀑布淵深白龍之池雩則取水迎而禱之子題曰霖原細流屈曲而出可以浮觴夾流獨石可以盤坐溪山掩映嵐光泚濱可以題詠又出而磐石橫亘粹若白壁方之經石為小聞有前人之作求之弗得則天又且暮而歸惘惘然有未盡之懷也吾徒春元劉一桂者知其處且攜臣搨之以獻乃元初天曆間辟世之士之所作也噫予南人獲遊上國最晚信宿盡得天地古今之勝豈非遇與刺史君曰九日登泰山閱諸編帙未之前覩也可以無紀乎遂記之又為之詞曰泰山兮崔嵬九日兮凄清登絕頂兮龍從乘天風兮震蕩雜芳珮兮陸離飲菊酒兮酩酊追遺蹤兮不可見問太空兮寘寘

洪朝選侍郎同安　乾樞坤維說或問於予曰何以題泰山為乾之樞坤之維也予曰有說矣史記封禪書云謂之齊以天齊也言齊居天地之中如人身有臍然其胷腹肢體高下長短一於是取則焉漢書言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解之者曰維猶繫也獨言泰山者泰山至安者也加之以維則愈安矣予謂今世之言泰山居東為東鎮自瀛海之內言之爾若以四海九州中夏夷狄瀛海內外視之則中也今泰山在濟南封內固云齊境矣取義於乾樞非耶名之坤維安也或曰以樞維名泰山指山言耳推之人心有可說者乎予曰人之心之中猶泰山之中也人之心之安猶泰

山之安也世世顧不之察耳今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受中以生之理也而戕賊之者至於害人害物禮義廉恥者人之四維也而喪失之者至於不顧惟利之趨此予之所甚憫也予觀登茲山者有摩踵接其來也為避禍而求福耳盖亦求之吾心之泰山乎一或反而求之則所以存其仁守其禮義廉恥者將不出戶而得泰山矣何安如之耶予既答或者因鐫其說於石以示來登山者云

○世貞俯印大僉游太山記余自戊午己未間有事於太山者三而其稍可紀者第二游也其初游為正月晦自清源謁臺返與海道宋丈太武偕夜浴於使院三鼓起啓堂之北扉而望若曳匹練者自山趾上至絕頂又似聚螢數百斛囊中光熠燿不定問之乃以茲時士女禮元君燈魚貫而上者也其頌祝亦隱隱可聽云以黎明入山即陰晦浮雲出沒咫尺際十步外不辨物第覺輿人之前趾高而余前僂而已即絕頂亦無所覩見且寒甚宋丈迫欲返還憩郡都宮趣觴舉者數而後膚不粟也甚悔之至六月朔偕御史段君按部太安段君約以三日登而諸道從者衆度不任輿馬余乃與希議徐君文通請以二日先段君許之至夕而大雨其次日雨止出太安可二里所即入山時禾麥甫熟黃綠間錯如繡拂拂作餅餌香樹秋濃陰暈之意甚適而至無掌故可詢者自是皆詰曲透迤而上峰勢巀嶭若相噬而傍多溪澗泉流磥礧

○間作悲鳴與笳吹相應又之至迴馬嶺乃却肩輿改從腰絙又四里抵御障巖一曰御伏宋求定陵東封止仗衛處其前為巨澗澗底白石砥平如玉色而巖陡上廟其巔頗寬嘉樹蔭之好鳥喈喈可愛又行可三里抵黃現黃現者不知其所繇名有松二即所謂五大夫者也以厄於石不能茂而稍具虬虺狀當是三三百餘年物亡何為百丈崕崕凹深如屋傍有石洞樞口而下黑其窕叵測已度石磯峪為十八盤應砌所謂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項如畫重累者非此地也耶而今道甃飭治且有异者所謂五六步一休喋喋遽掯地不避煉濕前有煉地目視而兩脚不逼且幸免矣自是為十八盤者三而穿中竇曰天門既上罡風逢逢然吹帽欲墮道士衣羽奏樂而迎出沒雲氣中亦一奇觀也行可里許為元君祠元君者不知其所由始或曰即華山玉女也天下之祝釐祈福者趨焉祠宇頗瓌偉

○而歲所入香緡以萬計用供縣官匪須其右為御史所棲後一石三尺許刻李斯篆二行一石池縱廣及深俱二尺許亦曰玉女洗頭盆也自是左折而上里許曰碧帝祠陋不能勝香火其傍峭壁造天左為閣元帝絕太山銘唐隸徑可二寸而巍勢若飛動惜其下三尺許為搨碑者冬月構火蝕之遂不全若為蘇頲東封頌字形頗秀媚尚可辨而損於閩人林焞忠孝廉節四大字又有類會公題名損於方元煥詩固

不若沓土埋翳之尚可洗而有也自是盃北上數百武為絶頂曰玉皇祠祠之前有石柱方而色黄理亦細可丈許所謂秦皇無字碑也其石非山所有或曰中有碑石冒之按李太宰裕記云石埋植土中似方非方而廣狹不等細觀之總不二行各十二字多不可識今殊不然然李公以為在開元銘東十數步則非此在明矣恨曩時不於其地一訪搨使先跡泯泯也復折而東稍下百步復上百步石室冠之高如玉皇祠中有黛色石盖方丈瑩潤可鑑云漢武帝所藏金泥玉檢地也傳云白雲起封中者是已其前地稍闢即稱日觀秦觀越觀諸峯者盖五鼓而起觀日出則為日觀西望而見秦則為秦觀南望而見越則為越觀耳其後人所指某峯某峯皆妄也時霧氣重不可久憩又亡所覩見如春時快快而下適徐君至呼酒談詩甚樂三鼓而寢約以五鼓起觀日出然其寤皆以丑甚醒則高春矣意恍恍不自得強邀徐君

扶杖而尋昨所游時天初霽日益弄色其東南盡目力微白而晃漾者以為海耶豈北而西隱隱一抹蒼碧若長城之堞者則意以為太行恒崧之類耳至稍遠而淄澠濟泗千流疊帶迤而諸山皆若培塿獨徂徠稍尊居然一衡几睥睨久之因與徐君語傳所稱吳門白馬固未敢信即小天下豈欺我哉俄而諸山各出白雲一縷若蒙中起稍上大如席凡數百道則狂馳而遇輒合其起無盡其狂馳而遇亦如之頃刻遂徧成白玉地而仰視則空青瑩然上下異色呼酒與徐君酌自以為生平之創目所謂野馬絪緼信也俄而報段君至從行者参政張丈希舉副使李君高僉事王君遴張君師价因置酒於其署移席玉皇祠南栢樹下記云漢武所種千株大者十五六圍今不能十之一而小疑即其孫枝也酒小間散步至舍身崖其缺處可三尺而下臨杳靄數千仞張丈足縮不敢前而王君席間慷慨談兵事乃亦縮弗前張丈顧

而曰君扼腕而談兵毋敢抗者乃亦弗前耶余笑曰此自兵法諸君弗察耳夫無進生而有退生此王君所以弗前也王君亦大笑乃別段君約以次日緣尋山諸勝乃下五鼓復大雨雨連日夕不休余始與徐君同舍而張丈王君舍圮漏乃移就余而舍中水亦將二尺因布長几置桃笙其上小吏裸而行酒多所劇談六合內外張丈又時時以雅謔雜之凡四日雨始小息夜卧倦甚王君苦吟若寒蟬又時時提余耳告以所得句余不勝嬾強起顧視天碧淨如浣而大星百餘巨於杯歷歷簷角始可仰而摘也質明復大雨州供葉已盡乃行辭段君與諸君偕發時寒甚衣絹素至五重不解亦有乞道士木綿襖者下天門兩止日出每十八盤竟輒去一衣至御幛巖衣去且盡時巖傍飛瀑争下凡二十餘丈濤飜雪濆若鬭龍吐蛰玉鱗四飛珠沫群哩余興發不可遏跳立磐石流泉中呼酒數大白輒釂長歌振林樾諸君皆壯之有和

者有就取飲者移時而報段君至相與之
鄷都宮為小宴別其明年之四月朔以行
部道出萊蕪會家大人有邉事事甫定乃
乞靈於大嶽以間登焉將五鼓杖策日觀
峰頃之東方色微辨而顧余及從者衣洞
赤已覩石室及諸碑碣盡赤乃見一線赤
從東黯䵳中起顧山之背則猶昏然鷄蓋
三喔也又頃之日輪徐上雲君雷師金支
翠旂彷彿扈從於是諸峰城郭盡現而山
之觀與世同矣余三登而始畢其勝然自
境耳其峰之為田雁為鷄籠為蓮花為明
月為丈人為獨秀為東西神霄崕之為百
丈為馬棚為鶉鴿峪之為石經為桃花為
馬蹄石之為牛心為龍口為試劍為龍紋
虎阜峒之為呂公為白雲為遥觀泉之為
白鶴為水簾為白龍諸用帷幬者固樂
一二探也夫以封禪皆成之主凡七十二
而結繩者半之天地之人文闢而後世之
博識者不能舉其略辭之不可以已也如
此哉去余茲役十有七年矣而所經睹若

夙夕會至自太和有所撰述因併記之其
後二游各有詩詩為七言律凡十首
王世懋太常少卿太倉人東游記萬曆丁丑秋
閏八月壬子朝於京師歸竝故道返於閭
井中間忽念生平之游缺焉於懷者三而
茲行可一舉盡也泰岱為五嶽宗客歲登
縣四　廿八
太華巔顧獨於岱宗一展齒是恀將為青
帝所誚釋褐且二十年不識闕里暨林作
何狀其若任二之義何又故人李于鱗物
化八載鷄酒之酹弗躬喬玄當令阿腨腹
痛矣今不假傳一行病夫業且歸卧轅不
北矣恐遂為終身悔乃自奮曰即病必往
而會同事中亦有先我行者傳車至德州
問道於州之守耿君耿君曰從茲入平原
竝禹城齊河而南之長清此走泰山道也
是稍東當故道不能迂百里余曰以行李
累東諸侯柰何曰等費耳且以蘇孔道便
浙之叅政者曰舒嶺之叅議者曰陳兩公
者先公一日行矣余喜而從之于鱗家歴
下而齊河去歴四十里而近業欲拜于鱗

墓不可令兩臺使者知乃計為麤服間行
而先一力聞之于鱗子駒駒報曰先人墓
在長清道中毋煩間行也余益喜過望遂
發齊河稍折而東幾迷失道會候者至云
墓近矣請小憩民家以待駒駒至即與偕
行墓所僅一尺土丘中耳無周垣封樹非
縣四　廿九
得駒不能識也問之云將卜遷別葬耳佇
立悽然具酒殽設拜焚所為文及詩兩泣
而別日暮抵長清聞舒陳兩公尚留靈巖
寺亟以一力先約之共游亡何陳公以刺
來迎乃趣復前侵夜抵崓山舖宿夜大風
寒晨起躡霜而趨舒公刺迎者亦來知兩
君子能為我留甚善入山可三里許始為
馳道陂墜中斷石沼跨之甚雄迤望諸山
圍列鱗次天設屏障梵宇浮圖湧出翠微
間真天下輿區也入門禮大士畢即往舒
陳二公所口占一詩謝其見遲二公已設
素食相留矣飯畢具軟輿二僧導而前凡
山所名勝處卒一至焉靈巖下垂一石人
立而向者朗公石也石沼渟滀亭而覆之

涓涓出於佛足復匯為外沼而漫流山麓
間已忽伏而不見者　泉也別院曰達
摩旁湧起一鐵金釜之高可四尺濶稜其
一背傴面抝天為紋纏作水田狀者鐵裂
裟也已稍間歷而上里一亭而止度其上
不可登仰視絕頂下有平壤草木蔭映絳
宇出焉有廬其傍者一僧一行居之時上
下取水如是者五寒暑矣嘗其人俯頭陀
行者恨不一見瞻眺久之而下時舒公小
劇頻泉亭相待予與陳公迤邐下從之返
○
舍視僧房竹蒼翠數百竿山以東所無也
小憩復出講堂前榜宋碑數通讀之步入
香積廚見復沼一泉盎而不溢其旁瀌瀌
細流環之問之僧云又一脈也廚之後復
有來鶴二泉盎如廚泉而細大都茲山以
泉勝其泉或奔或流或伏或見或交或斷
僧亦不能盡名也寺當天下四名刹像據
宏麗閣三重峙其前浮屠七級標其右余
與陳公攜閣巔而望焉浮圖不盡四級而
止其山四圍故不能遠眺也下浮圖而南

縣四　三十

為魯般洞洞上緣傾崖扄甃以石而成二
石門內揵不可入以為開山僧埋骨地云
於是山之勝幾盡獨所謂通明厫者未之
見僧云出山二里外傍去不數武可望而
窺也余兄元美嘗為余言靈巖是泰山背
最幽絕處游泰山不靈巖不成游也閒山
僧余兄所題處得碑二碑皆手書詩皆十
二韻凡經再游而得者去今二十年矣是
夜飯畢各就寢余因得排律一首韻如家
兄數晨起書石付山僧而去次日與舒陳
○
二公魚貫而行午餔後抵泰安州州守迎
問登山期余輩以晨發告而東嶽神廟乃
在城中得以其隙往謁焉廟制宏敞城其
四周前為門者三中為饗殿後為寢宮儼
然帝居也穹碑古栢森嚴布列前除怪石
碁置視其題刻皆宋元間人浮海來獻者
予與兩公拜畢循覽四顧而下則州守已
張具別館矣雖饌皆素品而設樂為禮甚
都力強之陪乃坐余甚愧其厚為坐久之
起更衣見頂山如在檐桶閒可俯而窺也

縣四　三十一

凡山以夜色視則卑皆兩公所未試者聞
余言以為奇漏下二鼓而散次早戒行舒
公以服藥請後從予與陳公兩肩輿先發
至更衣亭始屏騶從易軟輿而上是日氣
朗風恬游意甚愜見兩山脈抱骨削流泉
下注淙擊時為瀌瀌聲仰視中峰雲氣瀰
漫其上始覺泰岱為高顧輿夫力疲下就
一壤憩焉望汶水如帶諸山培塿獨徂徠
當其前如大賓無少降意予與陳公歎賞
其雄已復就輿歷高老橋而上左一右墳
○
起細泉漫流其上而出逶迤墮右澗則所
謂水簾也石卑而泉涸不能奇已又折而
前見所謂馬棚崖者身立道右稍當奇觀
歷磴久之地忽平衍可三里許士人名之
曰快活三余昔游華山備歷艱阻亡論此
山平處即大崎嶇不能當華十之三因戲
題一絕云曾為太華峰頭客是處堪名快
活三非謾語也又前為迴馬嶺蓋自此始
不可騎云行久之抵玉皇閣石闕當其前
茲山一隘也從閣折而西盤紆直上三天

門出焉其下兩崖削立樹木蒙茸泉如建瓴下巨石怒撑湍作潺湲聲穿隙而墮坐石弄泉仰視御帳崖直爲勝絕處御帳崖者宋真宗駐蹕地也今爲憇客亭傍植二松鏤石其下謂秦所封五大夫云松故亡

縣四　三十二

朧間常木耳爲之失笑飯畢更上見三天門縹緲雲霧間雙闕天峙兩峽束之十八盤鱗鱗萬梯昇夫喘汗數易仰視峽口忽遠忽近殆神仙徑也且輿且步至天門則蕩然平壤矣爲市而廬者可三十家盡廬○則碧霞元君宮焉前爲焚楮地廣畝許火日夜不息金鋪朱戶楔棹儼立天闕福地似非偶然予與陳公小憇公署即具吉服瞻拜焚施而退考道書言元君即華山玉女也不知金支翠旗中能識舊游玉井客否

相與遲舒公久之不至乃拉陳公縱游諸峰巔巖隙羅立鐫題百出至不暇酬接其最稱鉅麗者爲磨崖碑唐玄宗八分書東封頌也崖之半爲蘇許公書隱隱尚可辨已爲俗子書四大字盍之矣稍上而北絕

頂峙焉石湧起爲小阜屋其陰而垣之前跨高標秦皇帝無字碑也碑形廣厚四匀上爲幢蓋余斷謂非蓋既封而標識其巔耳獨其石膩白而堅非山所產不解何力致之乃知驅石事故當不誣覽竟復步而

縣四　三十三

南眺所謂日月吳秦諸觀捨身石梁諸崖與古封禪臺宋東封玉簡流出處皆巡歷指點所至徘徊盡興南望汶水遠從萊蕪至徂徠陰之北來諸流併入蠖屈蛇蟠西流無際羣峰蹲伏拱列青烟數點時爲聚○落目力所至乃過徂徠南境兹山僅當門戶一鑾非復向時相賓態矣西顧日色黯黮雲霾時翳遠水爍落映日如星細視久之始別爲水最後望極天處一圓光耿耿欲墮非先所見幻態衆譁視之星也盍晨

星先日而下居恒不辨見之耳上下稍劇余與陳公據石而坐見山陰萬壑隈坳中陡起一山梵宮翠色隱隱旁抱周廬意其奧壤可游也問之羽人曰尼僧所托故無他奇遂已於時纖飈不起煖若春和竟逕

舒公不至遂就峰之別館憇焉則日已崦嵫亟呼陳公憑垣而望熒熒半規漸沒虞淵亡甚尋常見也獨已沒再吐若瑪瑙盤絳紗蒙之真從水底見其浮沉故是人間一大奇觀耳時舒公正禮元君畢余二人

望肩輿冉冉而至至則陳公爲主將入坐陰風四起手足忽在層冰間亟起易衣呼酒敵之已乃向舒公詫諸勝游舒笑曰即讓二君顧兹山第一奇不使先之矣叩之則李斯斷碣舒公署中物也爲之撫掌酒○罷散去約以雞鳴登日觀峰望日初出未晨余先二公往則屏障酒具俱從頃之二公至了不辨色雖居室中剛風從背入厲甚亟敵以屏陳公擁毯而坐猶戰慄不能當乃呼大白連浮之身稍得佳已而霞光

縣四　三十四

漸起才可辨色見一大赤丸半露雲海間亡異沒時再見者已復不見良久始復出則已爲陰雲所翳無他奇矣余面署中書紀游姓名紙上將勒之石袖腕僵不能出須火乃成書高寒與下界乃爾書罷往舒

公所觀李斯小篆石函巖壁間尚餘數行可讀天護神物也其旁為玉女池碑紀之亦一勝云舒公将續昨游予二人復從之徧歷諸勝處乃復就別館張具余為主人猶素食以二公有事科醮也飯罷二公往焚香余無事謂可亟下先之曲阜也天忽作霧撲面如絮下至御帳崕則舒公兩以傔人力挽盖舒為石經峪主人也余不得已停石經峪待之峪去道傍不半里石可坐數百人上勒八分書 皆佛經俗傳王右軍書非也書不能唐定宋人筆耳石之上崕高三四尺許泉奔瀉直下侍郎萬公大書水簾二字鐫深寸許泉嵌入字中殊有勝態萬公又為石亭臨泉旁亭之左磨崕高二丈公鐫記其上頗當下方絕勝處

縣四　三十五

余坐亭中臨流獨酌久之二公乃至張樂小室中天已向暮坐盡一鼓而下燈火夾道逶邐入城漏下二刻矣頗患以供億累州民一切謝遣之擬以明晨間道走曲阜陳公欲往寧陽有所會約余二人停曲阜以待次早遂行並徂徠而南未百里曲阜之候騎悉集侵暮渡洙泗令尹來迎孔氏世官也入城覩閭井蕭條甚而供億不廢余甚愧之晨起與舒公具吉服伏謁闕里廟制巨麗甲於天下瞻仰遺像讚述功德婆娑杏壇追存聖澤下撫庭柯皆合抱千雲材也獨所謂手植檜者大不能抱枯幹無枝縷紋左向色理甚古讀其碑始知再榮異代生里猶存為之吐舌子不語恠胡此變相無然二氏耶漢碑皆列植儀門外都不甚剝蝕形製奇古行天下所見太學石鼓文及是耳覽竟磬折而去可百武至顏廟制視闕里而事事減殺肅拜而出門之右甃一大井為亭焉俾名其里曰陋巷此當有據然不可考矣過衍聖公門公尚卧未起乃復與舒公出北城謁孔林林距城五里而近馳道如弦檜柏夾道周甚偉林東西設兩觀門甫入門鬨笳吹聲驛報陳公至矣余與舒公逆之門即與俱入墓所候陳公更衣共拜享及饗食殿但蕪壞不治余謂此衍聖公責也何必待官家循殿後行子貢所植楷在焉大倍他植枯而不蝕真古木也稍北而西曰子思墓又北曰伯魚墓稍折而西北庭除漸廣則夫子墓也旁為一廬云子貢築室處夫子墓特高廣拜畢余登其上草木蒙茸多不可識已

縣四　三十六

復出拜二墓循覽墻内果無荊棘斯之謂異矣其地平衍無大原隰山皆嶷嶷遠繞嶧山南列翠屏似為之案余不能名其鍾秀也出林望東南一隰殿設碧瓦周文公祀焉復往瞻拜聞其地為魯靈光殿址云故知今城不能當魯阜也出周廟遂從東城入憩公署頃之衍聖公來自言病狀予與兩公答拜具以贄公為具款焉告以將之鄒別去是夜抵鄒明過嶧山旁意忽之且倦游矣猶不能忘懷至臨城范大澈鴻臚偶會余告以勝游范曰曾登嶧山乎余曰未也范憮然謂余君奈何釋此奇觀其石皆嵌空瓌瓏第稍難陟耳余為恨恨不能已抵家久之將撰官紀勝會故滕倅呂

君相過道泰山事曰恨公不能游山北隈坳間石大奇勝非山陽比問其地正余所指尼寺也因歎兹游得假傳車乘閒晝之隙扶病登拜頌愜生平願然猶有遺憾若此因併識之以告後之游者

劉宗岱（副使歷城）縣四　處士松跋　二十七

余自嘉靖己酉夏始來登泰山見秦始皇所封五大夫松者登而立又里許見一松偃蹇如蓋曰處士松乃近日方兩江氏題以其不與秦封云嗚呼距秦迄今幾千百歲人但知有大夫松不知有處士松豈物之顯晦有時歟暨隆慶戊辰春余再來登泰山歲月曾幾何向所見五大夫松者已亡其三獨處士松尚依然無恙豈物之榮枯有數歟抑眷素者終吉怙寵者多敗固物之自取然歟今安陽翟公又改處士松為獨立大夫疑若曾受秦封者嗚呼五大夫松之存亡不足惜余獨惜夫處士松何不幸而多斯名也噫

吳同春（郎中四　始人）　登泰山記

余嘗兩過東省某及登岱嶽萬曆癸未十月有晉陽之命二親在里欲過而覲省計程東出縮西出四百里以余里居豫東南邇于東省以越月二日發京師八日至德州計程東出長西出二百里泰山當東出余咲曰余里人率自京西出今以長者二百減縮者二百猶縮二百里也吾何弗登岱嶽同年吳子得時按東省舊黨李友卿適守濟南此自京各抵以書至德州予得使來至平原友卿使亦來余偕沈生東北沈生者慈谿人館于余以十日假轡堆彎堆至泰安七十里至頂又四十里自山前往主人曰自此至桃花峪四十里至頂四十里自山後往山後多佳山前往亦山前逕故遊人罕至余曰即微縮山前吾且從山後矣十一日晨興二十里至店臺東南趨桃花上下山坂者十數至桃花則泰安賈守所督諸役至飯已四力役以山輿來輿旨肇而無輪息則人坐于地自是兩旁皆山人行峪中復從東北行數里至姜倪寨絳山導吾左傲山翼吾右雲臺岩棚如拱如揖招余而前唯中軍坪與吾輿相背而馳路傍峪曲折逶迤如劍如螺初猶記一二久則不復置胸臆又數里由摩耳石坐鐵佛寺酒數行至海眼沈生投石水中聲殷不絕五里至思鄉嶺又十餘里至桂師庵萬松連云與踞岩半且行且飲下觀虎穴題岱西佳處于岩由之風嶺經雲臺庵路益峻絕顛不能上從以步又十里達頂蓋路四十里而余嘗步者半頂前為元君祠右為公署賈守逆余署前守嘗爲余觴者天暝且雪不及謁元君署後觀玉女池與賈守共摹秦篆碑讀馬碑嵌岩中止存三十字宋劉跋嘗謂搨得二百念二字今且缺石之半細矚右旁彷彿猶見字形劉謂周圍悉有刻字又謂四旁廣狹不等信然酒竟出立岩端上下四維混茫一色白雲如絮往往攪人鬢眉墮衣袖中而四方挾香楮至者呼額鈎轟震動岩谷山上下諸館舍懸燈張市送逆往來繁若元夕辭賈守就寢以

五鼓觀日貫守戒執事者四鼓謁元君四鼓貫守陳牲醴以四諸生來余爲文謁元君已同沈生由柯西折北上至日觀峯貫守與四諸生從至則雲溶溶作障余曰將不得觀日出乎貫守曰姑俟之已東方色白手他方雲亦漸薄余凝神東矚而光在東南則日欲出巽也頃之雲若席捲而上横拖一帶如長城其下光芒閃爍精熒熒遠射間雜薄靄如隔踈簾天南北光彩萬丈若虹峯端忽戴緋流紫人冠服色相如

○坐夕照則日已出海矣問道士海所在指日下晶光一縷余視之僅若一雹旋即沒矣日初出若金漸旦漸白始大如輪漸高漸縮初遠見海水近不辨几席既而諸峯盡露而海上瞑色漸起反不知幾千萬里曩吾于先生觀日舉觴盡妙余嘗爲圖展玩今其壻徵舉于先生值天郎氣清而此則多浮雲爲崇耳貫守曰比而不飲如東海何共踞望海石大觴醉謂貫守曰海上三神山或不出吾所觀外安得有神八者挾泰山而起之使我坐臨日窟瞰其出入不令無端浮雲横我眉睫耶已下探試心石田觀宋封臺石函丈許或曰寶藏庫以瘞 書天簡云南下至舍生岩岩危石萬仭余俯而下褫貫守使數人拉余衣且恐之余咲曰無庸吾固不欲舍此也又東南折石矯起直若作海日奇觀大書鐫之又其下則東天門矣右折登仙人橋橋二石互立懸撐絕壁西上至平頂峯貫守設筵以歌兒侑觴余欲亟觀諸峯貫守且欲竟

○傳奇一齣三起始辭貫守而余自往諸峯貫守復令歌兒從由秦觀峯登玉皇祠盖岱宗絕頂矣前爲秦無字碑碑高數丈色黄白間雜紅紫或曰秦之石表踞頂南視問道垂垂下至山麓汶水繇繞郡南梁父嶪嶧雲亭尼丘咸作培塿唯徂徠鞍牛爲山趾所掩不露頂顧東則大陵蜿蜒由長城故趾達海西則靈岩鰲山至于大行若華不注長白諸嶺横拖歷城左右環拱于北真所謂蓬玄與區天空絕境也頂傍爲秦封臺晏以玉皇祠覆嶽頂南昌萬公移置頂北故頂石森露余即石傍題元嶽穹巔四字由頂西里許登丈人峯又里許登石馬山據馬三躍輒恨不前道士曰此下東北則先觀臺下有玉女洞即昔玉女脩真所也遠不至由頂左折觀廣生殿元君寢宮又西南折登孔子崖即孔子小天下處一銅像置斗室泰山祠宇煇耀而孔子廟爾爾輒爲嘆息旋經東嶽祠觀唐磨崖碑碑爲玄宗八分書字五寸筆法遒勁可

○愛其下小洞名桃花泉其源與諸泉出祠東上崖間多古書鐫毀過半殊可惜以四鼓祠元君未及覽復至祠環視金碧璀璨足稱靈府五華崖首右環拱即所謂周觀峯也辭神南下西折數百歩至白雲洞洞臨縣岩洞比為鳳凰山又西比折二里登越觀峯旁拱嶽頂左瞰白雲其下為西天門山以西諸峯歷歷可數酒數擧歌聲合作聲徹雲中由一天門南下環道三十六所謂上下十八盤也路陡絕復從以步但

以兩人掖五里至大龍口又五里至小龍口奇石環列松篁交翠坐山頂過御帳坪又下為朝陽洞賈守使人將子得意持搖至飯半山亭三里為二天門觀大夫松松二踞道左一合抱不能一不及合抱謂秦封五大夫即此然耶否耶又其下俗呼快活三解者曰呼山之誤改鐫快活山于岩余謂此平處三里其下又復嶮崎俗呼為是由黃現嶺十里至回馬嶺北為玉帝觀前為昇仙閣又五里為歇馬棚崖削數仞

上有黑書三畫風雨不磨人以為仙又五里為水簾洞水自懸巖倒射望之若簾云水簾五十步東折五里為石經峪雪甚余習聞經峪之勝衝雪往平石半畝上鐫金剛經字徑尺許掃雪漫讀點畫皆玉流水

缺四　四十二

高山爭奇競秀別為一境又十里由高老橋至紅門所謂一天門始出山峪漏下數刻矣自一天門至是巍閣邃宇古篆大書初猶記一二久亦不復置胸臆道路碨砢崎嶇莫能名狀直下四十里而余尚行者亦半也已火光人喧漸逼車下則賈守命巨燎逆山下復右折至岱嶽觀尋漢武所植柏僅存數株龍鱗剝落殆盡東至王母池兩崖峙起水聲淙淙度木橋觀呂公洞由登封門入禮嶽祠祠壯麗宏偉直擬帝居諸古今碑刻燃燃婆娑僅經目耳三鼓至館舍就寢明日出城南觀陰字碑與賈守別三嶽子曰余登泰嶽諸觀未嘗不感嘆移時吳昔余宦遊所越余宦遊時所當往秦則前歲所周歷嘗登太華絕頂周亦

去歲過汝坐嵩巔而望長河故處也余三十餘年足跡幾半天下而三歲登三嶽率在仲冬則遇亦奇矣登太華同子原登嵩高同鄭公允升今子愿在吳鄭公在周余于二觀尤三致意云

缺四　四十三

鍾宇淳（松江人）泰山紀遊

不佞生東南菰蘆中長而蒯劍上國慕子長氏壯遊欲償向子平五岳之願頃磬折風塵未能也癸未出春明買舟抵清源決策游自岱岳始云取間道直抵山麓時桃柳芳妍雉麥朝鳴殊媚行色行百里許諸山蜿蜒橫亘英英懸馬頭所謂齊魯青未了者空翠欲滴已而遠眉橫黛出霄漢間之知為岱岳也遊興益脉脉動逦道旁多壹里叟婆婦樵采荷滿筐云貧無食者取和麥麵啖之爲之憮然民力竭矣且旱久愁無麥祈澍霈甚急私念大山雲出不膚寸不崇朝霖雨天下山靈何靳此一片雲也近州數里有山如覆盂為古仙洞深黑叵測適二童子秉炬至從傴僂行數武稍寬行可俯仰過折

而境益逼交蛇行無置足處腥風逆鼻未可近亟從故道出至州治午餉出北城門踰小橋二里許道左右俱亂石齒齒馬足杌不前近麓有廟泥館其飭古栢陰陰相傳漢武帝東封植也有野致又二里至紅門跨道為飛雲閣從傍至更衣亭易筍輿透迤五里至高老橋有祠祠漢壽亭侯時桃著花穠艷若綺疑為武陵桃源不知洞口流出胡麻幾許前為水簾洞云泉源自天紳巖來當雨後泉流飛射噴漱如萬

斜明珠狀時久旱泉脉甚微不得睹為一快有小石橋通泉於溪左為巖巖有亭宜眺又四里至馬棚崖稍前為迴馬嶺至此山益峻且奇馬却行矣五里至黄峴嶺東西下上者再迴旋而行為里者三然地頗夷人名為快活三余咲謂當名折旋谷矣又五里至御幛一名御仗真宗駐驆處有松二秦時封五大夫此即其二糺虬偃蹇鱗鬣風雨欲飛去然可百歲物或後人所植抑其孫枝耶移視久之賦五松秦封不觧是恩私御幛空傳駐驆時輦道蒼苔人去遠年年風雨自孫枝又折而前曰百丈崖崖壼嵌如石屋可容数十胡床吹洞簫薜蘿蒙絡如掛老衲旁有石洞谽谺深廣如古仙洞亦一奇也又五里至大小兩龍峪石鏤如龍喙其口水自中出有古松亭亭如蓧車名處士松或好事者若為避秦然余謂此君蒼顏素髮剥落傲睨氷雪麓石間無論不辱秦即處士于君何有哉上朝陽洞度十八盤應劭所謂後人見前人

履前人見後人頂者至三天門又十八盤達碧霞元君宫已熒熒燈火北斗平臨矣乃假宿公署時罡風震撼巖谷夜就寢若大海翻濤天河倒瀉疑從張騫乘槎問津牛女又冷然如列子御風行也雞三喔起披衣就日觀觀日出值雲霧冥濛大海漫漫不能如昌黎開雲衡岳從黯黮中睹飛霞百丈湧大金輪浴浸扶桑矣厥明見石題東觀日出西見河源為之神王已復折而下禮碧霞君時乙覽者以千百計有州倅受香緡歲以数萬供縣官匪頒携榼小酌而别宫右側有玉女泉為亭冠之相傳即玉女洗頭盆泉清洌沁人脾骨口占鴻濛一竅何泠泠吐飲顥氣通仙靈金莖瀣掌渺何許我來掬使塵慮屏又右石三尺許為李斯斷碑自是秦以前物折而東北至嶽神祠祠後有磨崖碑為開元帝紀泰山銘甚奇峻唐隸徑可盈掌雖剥蝕不完而雄勢飛動可念石為蘇頲東封頌廡幾伯仲聖教序文顏眞公題名惜皆為近代

俗子剷毀云北上数百武尋古登封壇壝所謂白雲起封中者又上則玉皇宫在焉此泰山絶頂青蓮云呼吸通帝座非此不足以當之真翩翩便欲令人排帝閽捧日月矣宫前石如圭者秦無字碑者或曰中有碑石函之良然折而東下百步石方丈云成化間曹於此得玉檢以獻御覽後復命中使瘞舊所因思梁十二君千騎萬乘雜遝空際皆淪於荒煙野草不可辨如太虛過鳥古今何者不朽因為題無字碑遺碑自千尺漠漠秦雲白雄風三十六二世但塵跡邪如峰頭一片石欷歔久之西則秦觀峰巍然獨峙又有周觀吳觀越觀皆以其見境得名一曰月觀取月朏庚方義近是則向吳觀望疋練吾鄉者徒野馬絪縕耳吳門之馬然乎哉宫後一峰名丈人峰落落有壁立萬仞意下挾仙宫尼父石像在焉肅拜瞻禮崖石劖孔子小天下處上摩皇蒼下瞰無際不覺爽然自失也誦子美陰陽割昏曉蕩胸層雲決眥飛鳥句

更奇絶芙因占挿天秀出青芙蓉側身巳父一相從星使槎廻銀漢逼詞頭題偏曰雲封巳欲取道玉女修真處忽數塊千穿雲中來迫視之錢孝廉德卿蔡山人幼君馮孝廉咸甫目逆而咲復至玉皇宮浮大白無美三君各詫其遊之奇巳出其奚囊所得詩凡若干首咸甫賦太山絶頂逢余詩更以長篇索和若旗鼓對壘余者余爲放歌和之大都如項王戰章邯鉅鹿時也巳欲更賦太山高余曰此自吾曹坐井觀耳安知不有凌空倒影之飛僊介六合而蟻垤太山者乎其不爲海若咲者幾希相與抵掌而止又東北望黄華洞卽王女修真處徐以環洞多黄花故曲逕窅潄彷彿見石室不類人間誠棲真境也咸甫幼君

從史欲振衣游以烏道迂廻不宜與德卿腹便非濟勝具不果巳折而至捨身崖余側足臨崖觀之三羽衣急引裾以恐有天風吹墮人德卿大驚詫呼號余咲曰歸千登華頂涕不能下此何人扰顧見石題曰

愛身嚴先是有蚩蚩氓誑惑捨身以自戕者故爲憐而諭之余曰捨本無捨何况愛緣非捨非愛作如是觀二羽衣不能荅遵至試心石偃蹇視良久仙人橋遂出括蒼南明石梁下後至夜宿處小酌罷三君前行至石經峪巉石以待余至捫蘿行見古梅數株疎影横斜酷似西湖林和靖先生放鶴處穿梅而度石寛廣可容數百人類虎丘生公徑可三倍之舊名曝經石不知何時刻八分書金剛經字大如斗後好事者復刻聖經以獻且勝大是奇觀石盡處有亭亭其上亭之旁有石曰聽泉挽又左則泉聲瀰瀰自巖腹直瀉而下如濆玉拖練下分爲池池渟瑩可鑑眉髮亭後有山題高山流水下爲記萬兩溪箋讀之殊伉奕三君復浮白無美三君頋安所得琴欲一鼓之令衆山皆響遂山之神與七十二君聽鈞天之樂余歌山水有清音何必絲與竹三君囅然咲咸甫賦瀑經臺余因賦石經峪我來恣奇觀流水瀉石上濯纓見

古字隱隱衆星朗篆迹半從鳥跡分且葉時聞落葉響若火不作祖龍劫龍藏中開探衆兩枕石聽泉足娛悦高山流水忽獨往雕鏤無迺亦華相點頭悟石意懷悦余謂玆遊日觀諸峯奇絶人人能道乃石經峪無心得之而三君不期之會又大奇也

造物忌多取游可已矣時三君游興猶劇歘就榻旁一室甚敞且細兩瀑吾痕矣歘從徂徠尋竹溪六逸故趾石守道讀書堂南望云云亭北游靈巖巳夕陽在山矣或歘留次旬窮七十二峯之勝或以遊從此始耳清泉白石冉盟他日天游子曰高山仰止心竊嚮往之矣余走邑乎有白馬山其高可二十里白雲堪把往往自掌中飛出白榆歷歷可捫既栝無與伯仲山人自以孰與漢大余登太山高四十里蓋兩白馬云然仙靈窟宅福地洞天何可勝道而獨岱爲之宗何以故豈以帝出乎震而爲萬物受生之始耶滔至徂徠諸山近若憑几遠而太行華不注崆峒諸山若隱若見

衆山培塿如拱如揖兒孫蹲伏如群龍趨入紫微者不可名狀總領諸峰以朝上真且黃河一抹汶泗衣帶而渲瀞在肘腋間與灝靈相吞吐斯亦奇矣至於為峰為洞為泉之奇天麻黃精椒桂桃杏梅栢巖松崖竹宜雪宜月其昏曉烟霏霧靄變幻萬千又細渺不足道矣夫也者載營魄如一漚起滅大海中譬之蟬方抱葉吟而其中已蛻矣時而非游所見無非山無非非山者其斯為採真之遊如必戀戀於一丘一○壑即凌弱水日坐崑崙巔吾其為山游乎惡覩所謂小天下者哉昔萬曆歲尚章協洽清穌月哉生明

騄四　四十九

王衡太倉人重九後二日登泰山記蓋余僻在丘壑而生東吳菰蘆中苦無所得山山之大者莫如岳海內稱岳者凡五而其肆皆隅布近者亦不下數千里非書生所暇遊適泰山差不遠於河濟庶幾以便省父毋得一瞻眺乎而非所敢必也今年丙戌九月之八日且北上舟次濟寧余祖母將有事於泰山余奉以行而後喜可知也周生如春亦從行之日宿建寧竟夜風彭彭吹雨擊席門明旦而雨脚閣如故尋鬖鬖及之意謂未已也日入已而雲欲流午且日出矣諸山嵐翠各獻狀而黃泌籍是不及馬鞍信子美所謂沾濕好者耶憑輿人指點泰山者數而皆不似正東天半壁若更有青於天者疑其然也以語同游同游皆咲之已而雲淨出峽角則果泰山也始相駭以為奇余買一驢跨之左右視惟○恐失山而山亦以月暮更娟潔若吾子嘗者又一宿而後抵州易腰舁行十里而抵山足之紅門自紅門至小天門以上左皆澗道道深廣大小石磊磊奔而承泉側若聽者頫若漱者若揭者若與爭道者多異態而五色樹雜綴之樹則桃杏楓梨松栗之屬草則薜蘿赤箭天麻黃精之屬不選而美泰山蓋骨山布肉而施繪者獨賴此耳又數里為高老橋平橋際崖澗間頗勝又過短橋者一而得水簾洞左崖聳立數十仞而兩大石腰相加如垂簾以下水會水正涸滴涓涓然因作春水時想縱不敢望匡廬定足當其支子耳自洞而轉數里為馬棚崖言崖深嵌可覆馬者也又數里而為回馬嶺則從行者且去馬而徒矣尋至黃峴嶺凡數四轉益峻而外望廓然傲來向北泰山肩及此遂俯首爲之輿彌高之嘆自是而下下上上者凡三以里計者亦三曰快活三由回馬至黃峴輿者前踞高而余傴就之余頂踵與輿人頂踵相○攀跻踔甚至此稍寬坦而樹與石更奇吾始得納手於袖掉頭吟嘯而有之蓋真一快事耳稍前而憩於玉皇閣是為山半余修茶而獻老親老親亦色喜掌手上下視者久之決眥而得南天門隱隱如紅星沫耳尋破蒼翠而出至御帳宋未定陵所駐驛處傍有松即秦封五大夫之二其三已失之雖稍夭矯然以為數千年物吾不敢知過御帳則盡走斗崖削壁中矣無何而上小天門群削截薜畢相附高相摩四周

騄四　五十　騄四　五十一

無所不際而左壑磈礧受水蕩皆作雲母綠（玉色）山面鈌泱滃當其前余兩人大呌絕倒而會有以酒餉者急行之風蓬蓬來搏杯兕覆余即覆酒酹之而行更上為小龍峪大龍峪以至十八盤磴齒齒倚空絕峽夾之西峽口各有松數十株翠相掩里人名為對松固一奇又怪自峪以上所有盡松無他樹青青者松栢獨耳果然盤盡而天門見山一削鐵耳中劈而為徑穿而為門雖曰人力然亦似天闕之以待游者自門逶迤數里為元君祠祠甚壯與老親作禮畢更衣於公署公署後為玉女洗頭池澄碧泓然斷石碑存李斯篆二行自是左折而上曰嶽帝祠祠後石壁刻開元帝銘甚遒美其旁亦多雅刻且易圭矣得數字於殘剥之餘剔磨而欷歔者久之又上為玉女寢宮愚民至褻像衷服卧撲被中其可咲至此更循而上則絕頂矣虛其頂宜無所不見而乃構玉皇祠祠前石表長丈餘云即秦皇無字碑盖亦莫知其如何走而四顧泰安城當襟僅衣結耳諸山揖拱無慮數千或如攢戟者如覆敦者要皆能為之趾而不能為匪獨徂徠在前若可憑其他間指一二聳特者問道士道士不能識悵悵而下東至日觀峰峰後為望海樓所謂泰觀周觀吳觀皆在焉（闕四）（五十二）視余所由逕天然掛杳靄間而澗中樹石繡相錯若褭實粟其灣環而動者汶水耶黃河耶碩放目而之東南竟不得海影道士謂霧氣霾之此或然耳又轉而至舍身崖一巨石髐然出余足能垂石外二分而目不敢營視偶從旁睨視崖底無不俯據地者稍西下而為仙人橋兩壁中斷石梁度之盖所得波嶺潑複之奇最多道士指所謂獨秀君子蓮花諸峰余但唯唯而望東天門更陡絕道士詑余以為絕勝南天門而無楷梯僅為巃嵸雉兔之窟巢良可惜也橋西一道人懸鶉衲戴棕櫚帽客至不起安知其非可與言者以難諸客施之金錢而免之由是而歸則月且纖纖白矣予與周生拉道士造東嶽祠而止焉月華皇芒不知其帶霧與否但覺其近而親人滿空界浮藍蕩白神外淫不自持且寒甚膚栗則歸視老親寢已而就道士宿焉道士貧茅屋廣不踰丈井竈半之無已則縮足卧山空多聞又午夜為士女上山唄誦淫淫然睫不（闕四）（五十三）交而漏絕矣急蹴周生披衣視天井星匿不見意甚惡業且起矣則杖策至日觀峰石時嚙足齒冷相嗑而會州使者以酒炭遲我余喜而三舉觴良久暗中作微紅見上下雲盡黑而中不接者徑寸則甚辛之俄而紺又俄而赤而紫吐歙漸及半天施雲作霞爛熳且覆人面諸山頭稍辨如撮米化為丹砂極天際有金花浮起者三道士曰此日抱海躍也將出矣俄遂出色如鎔金大如鉦日之下覺有一林漾漾白者真似海正跳咲而日已入雲隊中金支翠旗歘然収矣不滿志而歸復迂道登玉皇閣奠盡所未見而道士鄙朴每每對面失之從閣後望山之北林篠忽蒨處曰石屋

意必有奇而老親以途遠且不可與遂奉以歸僅繞而西視所謂丈人峰者平平耳遂下觀白雲洞洞巉岩多竅道士言每陰天雲從竅出如線頃而蓊蓊滿山四馳而綫結為一即雨媒也甚以不得見為恨余因謂周生余與若晨好晴而至此且好雨矣人心之無厭如此出別道士而下十八盤盤磴直與余者又四人莫可縱橫則倒懸而下之手足心盡汗出目瞪瞪視人股傾周生御兩人蛇行如獲平甚樂之請至山半而易馬仰視則已失天門矣甚懊恨於是以目注之山自山半至快活三失天門者屢而復得者亦屢每見即呼周生共揮手作別意依依然下至水簾洞穿流泉樹樾而東上觀石經峪峪為石壇方十餘

䫆四　五十四

畝石膚堂然鑱八分書金剛經字徑尺甚倚雖強半為水所蝕然與其如前二碑損于傖父之手無若受水舂也泉自上流來灑灑鳴萬侍郎就崖間題曰水簾又劇石壁而書其所作高山流水記頗恰似又下數里而山之巔窮淩湊寒聳額以捧山如弗勝而徂徠萬里諸巒岫若列矣自是歸而無眠與食不言泰山也更數程輙下返而傾泰山者數也以為盡泰山矣於乎陽泰山志急披讀之始知昨所游者僅僅里中兒女子祝釐故事繞及堂皇已耳山之曲房深樹蓋十未得一而吾所見金色日亦殺以後先景其得雞鳴時者絕不然余于是而又爽然失也雖然亦可以稚生平觀矣藉使假我半月陰翳且屏盡而山之上差有饘粥寢處以安老親則亦不草草至此又使我袖置泰山志而吾友諸壯少年投杖超距不避瘖奔按圖而搜之其所見當多而今皆失之意吾其不良於游耶抑山靈秘其巧不輕示人也吾少好游

䫆四　五十五

所游者為姑蘇武林洞庭宜興諸山諸山之奇遞相代而亦遞釋其舊向者兩洞庭猶芥蔕吾胸中而今又釋之矣不知竟吾之生可以代泰山者安在吾姑詳識而淺述之以風後之繼予游者

于慎行（禮部侍郎東阿人）登泰山記蓋予家於岱山之下嘗再從予先游乃其時率在暮秋若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以數十萬夜望山上篝燈如聚螢萬斛左右上下鑽旋魚貫叫譟殷賑若沸雷鳴彌山振谷謹得容足之地以上而其時水泉多枯木葉或脫故山之奇麗珍瑰未露其十一二露又為人衆所掩意五六月之間水木方盛必有瓌異之觀而往往以憚暑不能出即出又無與偕徒側身東望思焉粤歲辛巳六月予卧病穀城山中朱廷尉可大倚舟廣川過而訪予相與盤桓雲翠東流之間望泰山雲氣如在衣袖於是決策同徙以其月十有九日發東流泉上行山水之間二日而至泰山下主人肅入館舍明旦昧爽衣冠謁岳祠祠在郡城坎方負岳而宮埒鈞天之居出登封門三里許至於岳麓有雙闕焉謂之一天門下車乘籃輿以上磴道鱗鱗谽谺逶迤仰見峰勢嵬嶷嵬峣如垂天之雲峻不容屐以為决不可至行數里至

田馬嶺玉帝之觀在焉其峰曰瑞仙巖觀之前為昇仙閣憑閣望群峰反在足下而峰首則又有峻者磴道盡斗絶詰曲偪側而上樹四人以為竿而中貫一輿前人之趾履後人之頂後人之趾在予背上其後二人如之應邵所謂如畫重累人矣自此以上汗流喘息目不暇他顧而其兩旁丹壁翠厓彥崿嵯峍雲霞萬色陰晴異態岩傍飛瀑爭下濤翻雪噴流轂淙淙乍大乍細若縣絙鳴環下而迎客而水簾洞之泉從山上瀰漫下流注於絶壑以入碨礧忽然而沒有時復出石梁木杠亙相撐柱間以其耳目與之接唯恐失之而不敢縱觀然後知此山之奇向者未其一二也又數里遇黃峴嶺西行折東北上而復下又西行折東北則下而復上又前數里御帳坪者秦人所從蔽風雨也當岳半道負中峰而憂左右諸峰兩面環拱石泓數畝泉流其上𩙪而下注厥聲砰磕宋真宗駐蹕遺阯有亭亭前松樹二秦所封五大夫也生

石隙中不甚高大而幹皮龍鱗類數百年物其決不為秦時松可曉而地則中阪無疑意好事者即其地樹之從者曰松有五雷雨凜其三非也五大夫者秦之爵級松何必五假而封七大夫松又將七耶從者不對又上則峰厓益險壁立插天其石皆磊砢相承或圓或方或隋或長巉巖崒律不可名狀而其垠堮之間色相種種望之迷瞀其丹而紺者為殿為屋兩岩之間一隙碧而如帶者為天光翠而如髮者為松蒼白如繪者為岩萬仞懸而如鳥巢者為羽人之居而俯視則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又數里為大小龍口龍口者石硤飛泉如龍吐也小龍口之旁為斗母觀自此以上凡嵌嵓之間為仙靈神鬼之居者羅而列於左右蓋所謂神房洞天百靈之府也又數里為十八盤古謂之環道望天門如一隻矢括在其端上盤如緣壁矣因謝輿拾級而上跬躍三百渾汗如雨出天門之上左折而至碧霞宮者所以祠泰山元君

也負玉皇頂而立抱五花峰於前日觀在其左丈人在其右規制挨於岳宮而金碧煜爚觀闕暉麗顧反過之其西為使館玉女之池在焉池有渟滀靈氣其旁岩上有李斯篆僅十餘字予與可大就館更衣謁元君於壇羽人贊祝出而臨五花岡巒糾紛含谿懷谷雲樹宮宇俯在日底下視郡城盎盎菴靄汶洸如緣環之數周川原迴合縈青繚白提封百萬不盈一矚由宮左折而上為青帝宮其後峭壁數十仞唐玄宗泰山銘鐫焉又北上數百武為玉皇宮宮在泰山絶頂古之封壇秦皇帝在焉碑石青白高二丈而無文蓋歲久夷滅或曰秦所以表泰山其下有石函玉書於理不誣繞玉皇宮之後倚闌而顧俯見四面群山蜲蛇蜿蟺如盤龍走蛇迤七十二峰之下其支脉首尾歷歷可指數以至於海而桃花明月石屋諸洞在岳之背列仙所紀金床玉几之勝若將覿焉記曰天孫岱岳周回三千里以今觀之嶔崟乎三

州之半矣又折而東可一里許漢之封壇在馬石方丈許碧而瑩賦屋覆其上白雲驄驢處也又東為日觀以且觀日不往而南登舍身臺舍身臺者一峰斗出其千處可数尺而下臨千丈以三石撐抵愽尺有咫謂之仙橋過橋而席於臺日光西沉霞色在壁風吹冠衣轂如裂石於是相封大觴望見西南有千家之聚橫以大堤黜黑無際諦視之雲也蓋雲如烟火下愽上鋭平地視雲見其端此見其秋頂之月出羽人吹笙和以歌音極醉而返山氣慄慄枕席皆濕不可以寐出立壇上月光熒熒星斗可拂俯視萬壑烟雲一氣茫茫正白銀海玉波不可辨識道家所謂三宮空洞之天也往聞人言山以夜半觀日出訪之羽人五（縣四）六月間平明乃出五更可往也於是（五十九）坐而至五更秉燭披裘以登顛見山中雲氣從澗壑吐出如一縷烟稍上而大東西聚散車馳馬奔倏然往來頃刻滅沒於是可大大呼以為平生未有從者盡讙東方

作矣回而東望有山数峰如卧牛車蓋之狀而又漸沒赤霞半天先色媚麗間以碧綠熠燿五色直射衣袂頃之平地湧出赤盤狀如蓮花蕩漾波面而燁熿不可名狀以為日耶已又一赤盤大倍於先所見側支其上若兩長繩左右汲挽食頃乃定羽人告日昇矣蓋先所見如蓮花者乃海中日影非日也日且高舂赤霞與影皆沒而下微見一綫白浪滄明滅羽人曰海也又頃之日左黑氣隱隱一抹如連山長城可大示予此真六籥所載矣羽人曰雲也可大一噱走望海石上取酒浮白醉而熟寐從者咸慄且呼予脫而心壯之田立登仙臺西望丈人越觀二峰近在目睫因顧可大往予與子充登岳倚越觀望君今吾陜丈人峰可瞰太行呼子充也會疲不能往策杖而下氣益舒展顧見道旁石益奇絕水木益勝每行數里則未嘗樹流泉或峰坳片石拊膺而坐舉觴屬可大曰此非伯矛避兩岩乎夫高山流水於子何遜㪚矣

由　而下憇於岩岩亭折而入經臺者在道左里許石壇斜倚山曲方廣數畝鐫心經一卷字大如斗作古篆丈壇北有壁瀑布從山上來懸壁而下流於經壇瀰漫過之從水上視篆書一一可讀壁上鐫數大字以（縣四）水為幕往予再遊蓋未嘗至以僻（六十）不當道為人衆所蔽故過經臺而下出一天門左折而淂岱岳觀漢武帝所種栢處也又東里許淂王母池池大盈畝懸流注之倍經臺之瀑已而兩至登車出山涉泉而行天瞋時炬車中聞水㲉在足下者數里而至逆旅明日大雨主人請遊三陽觀告遍而行至百丈峰下望山上瀑布數道如從天下蓋在山之西南非舊所見矣山人曰予覧古圖經脉地勢所由高下蓋北紀諸山負地絡之陰並太行王屋東踰常山至醫巫閭而止南紀諸山負地絡之陽連桐栢熊耳入於甌越江淮河濟由是東下如建瓴矣岱宗立海上西向而揖群山汶洸沂泗出其支麓旋之如帶以入於海

蓋若負扆云往河流無際間由岱之北挾濟入海今徙徐方頗及岱岳南挾淮入海斯地道所變遷也予登山巔北望九河故迹蒼茫與天際矣六月二十四日記

呂坤（山東參政　洛陽人）觀日解

日觀峯在泰頂之東百武相傳鷄鳴時日初賓於嵎夷升於扶桑黃光玓瓅紫氣氤氳滄溟晱千里之波丹霞鋪半天之錦鎔金初出幾何遷神奇若彼哉因語田水部竹奚馬竹山曰余盍游蘭亭矣所謂曲水者旦令人羞前有假蘭亭脩渠引水稍為右軍雪耻不則千古一贗謾耳嗟夫名下多虛萬事盡然志郡邑者皆八景者皆神奇皆記也天地不為駭異聖人無所駭異而創見者駭異之總之迹來燕石耳余恐後之登臨者為傳聞所誑也以謟余悔作觀日解

縣四　六十一

廻廻車巖（在文人峯而數十步游黄花洞發足處也洞路艱危余題此以告來者）

黃花洞在日觀峯後十五里土人云元君修真故地也其洞高可拂冠廣不能容一一几石隙滴水昳如雨簷可供十人之炊洞前廣數丈上有神宇兩楹苹屋幾蓋三二老尼居之傍洞諸崖新松環翠幾千株稍稱奇此外無奇矣自丈人峯東北下陂陵五六里僅可車至亂石潜獨足盤則懸崖峽嵯大石岐嶒足令圭陽動色隆慶蜀有墜車傷數人者車中人僅以救免且此地無宿無食烟火幾通下晡往便不能返曾有暮人偶值雨雪騶從皆縮頸蹲谷間半無完衣有凍餓死者兩君余不在治實

鏡新磨斯天下奇觀也余覽傳記而夢寐思之無由見萬曆丁亥叨守東藩且為岱嶽司香使喜不自任既至三登三宿焉比曉輒雲霧忽翳起甚恨之此中人云觀日有三遇正月無雨海暈不升一遇暮秋氣爽新霽無塵二遇仲冬雪後晚絕雲烟三遇茲三遇者歲無數日焉小人樵人也每晴明則蚤作今老矣實習見云余喜曰何狀曰公見落日乎曰見曰公既視之矣又何狀焉余舍然曰傳欺我我已而曰樵人何知樵人肉眼耳樵人何知敢信宿以待

縣四　六十二

而風氣又蒸蒸作陣矣乃還是歲九月也越十一月余復以役車至岱下再登焉時大雲新晴山風刺骨輿人至五鼓皆傴僂不司起強起之相將至峰下初海底發紅光漸漸起意必有異狀目不瞬凝視之火馬日出若鏡蓋天於午日而不射目赤如落日而不帶霞則樵人所不及狀云是行也余感寒數日幾不起乃知好事者謬為神奇以詫人後人知不如所聞而耻見詫復謬為夸張以詫後人也夫旭日人人見之矣去欲道山中人自能道之昔王麟洲公歷覽岱宗居谷都偏獨此洞足不及焉歸而為恨為我寄谷麟洲老無足恨也

吳同春（按察司副使　固始人）續遊泰山記

余自癸未冬遊岱今七年矣諸名勝載前記中不具論記昔所未遊與遊而未及詳者已丑六月廿日泰安既竣事欲補續前遊有故人李子舟者泰安人也相別亦十餘年矣曩約遊岱及余至岱而子舟宦于趙至是相見愴然悲流光易逝而慶重逢之不偶也

縣四　六十三

以日午出登封門十餘里至普照寺又里
餘過胡文定公投書澗澗出凌漢峯又五
里至三陽庵菴峪巖半徑頗險又境亦甚
幽勝禪洞下有泉不竭亦不甚巨又其上
為玄帝廟玉皇閣側傍一庵諸黃冠脩煉
于此二黃冠頗不俗亦不甚解無何子丹
至共啜豆蘗粥子丹與黃冠縱談對非所
所問余哄曰渠誠未窮其際耶抑大道不
輕授耶因論吾儒亦自有脩養第人弗覺
耳孔子謂仁者壽曾子謂德潤身心廣體
胖孟子謂其生色也粹然見于面盎于背
此真脩養也棄吾本有而向人乞餘咳舍
人所共知其見郤半夜間門傳道陽明先
生所謂拋郤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
兒者也與子丹共一哄以日晡由庵東北
十餘里越高老橋上下山巔無慮數四路
旨傍岩此遊人所罕至傲徠山壁立西南
時向時背黃冠指點天紳泉仙人影所在
甚辨西北一山簇如蓮瓣近若咫尺而遠
不可至則九女峯也由高老橋至石經峪

與子丹趺望觀杳已而攜手窮泉之源北
行里許石滑不容足而泉自亂石中冷冷
出巨細相間時從叢薈林木深茂鳥鵲
喧呼令人會心多余昔年所未覩子丹又
敘說囊同事刺刺不休而余僅記憶其半
慨嘆者久之已夜色侵衣遂由石經峪趨
頂至御帳坪然後觀題壁蓋余與諸公寄
題絕巘飛流大書也月明水激共助佳勝
二鼓至新石盤創自潘恭呂叔簡往春月
禱祠者衆舊盤不能容往往擠墮崖谷中
叔簡闢火池以西諸峪準舊石盤為新石
盤而往來稱便輿人謂舊盤路稍平而余
固欲由新盤往至館舍三鼓矣與子丹就
寢五鼓起觀日與余昔年所見無異不具
述其諸所經臨有如昨日何異一夢回飯
館舍復讀秦篆碑與劉跋所記稍不券合
苦三面蝕壁不能盡辨令數力士出諸壁
乃知僅存劉所云云之半劉謂正面七行
今止存右畔三行而其三面欲就嚴安置
各加鑿剝俱非當時之舊矣滌洗揭摹字

形隱隱莫辨第得石之真面目與無字碑
瑩澤無異外視粗頑而其理若此天下事
類此者多矣已令數力士役簸于壁恐斁
千年物又損壞自今也子丹尼倦余遍觀
五華岩之勝坐岩心下瞰諸洞壑如在几
席日午由孔子崖右約八里至亂石溝又
里餘至獨足盤見所謂鶴千餘回翔山巔是
所謂鶴山也又數里至黃華洞即玉女脩真
處余昔年所跂望而未至者洞在岳頂東
北路鶴山之半路險女視三陽數倍而其
幽勝亦數倍三陽泉滴虬吻視三陽為倍
而其大亦倍三陽獨居此者止老尼數人
祠宇香燈不及三陽三分一以故人跡亦
罕至余非取道于此亦未必至此也與子
丹趺坐究子丹十餘年所得子丹蓋充然
若有得者具為余述大指率依于禪謂屢
與諸名公談無不共合余喟然謂子丹曰
此非片時所能悉舉世依禪而吾獨非禪
吾何亦依禪而近忍非禪依禪者俄頃奏
功而吾以無功易禪即子丹能信余言耶

子丹第思二帝三王以至孔孟其時未有禪也不禪不足以入道帝王孔孟皆道外人耶吾昔慕禪如饑渴飲食乃近忽非禪豈愈乂而反不入耶人能實為禪而未嘗實學孔孟故學孔孟無功而謂不足以入道誠以為禪之心為孔孟其入道顧不近且易耶子謂禪能空子曰空空如也吾儒何嘗專實但空而能實子謂禪能定大學曰定而後能靜吾儒何嘗專動但靜而能動彼佛氏之所云空定皆後之聰明怪異者勸吾儒以文飾之而謂佛捷徑頓悟如此而佛藏數萬卷固十九此類也佛果西方聖人耳即陽明先生謂由讀佛書而後悟亦偶感觸而因悟全體如見擔夫爭道觀公孫大娘舞劍而悟筆法非筆法且擔夫與公孫大娘而不觀其爭道舞劍必不能悟筆法也此其說甚長子丹固不以余言為非而亦未嘗快然以余言為是子丹視余癯又復教余養生術固不與前黃冠之說同而亦未嘗不與余前所云脩養之說異遂與子丹別而余由洞左折十五里經小牛心石大牛心石至雙鳳嶺嶺在兩山間直上五里而兩山回翔若鳳問山人無名余大書雙鳳嶺于崖嶺東一山高嶺數百仞泰山左介丘右石閭此即所謂介丘者也坐山半望周明堂及山以東諸峯巒亦如在几席北下十五里回環山麓若無慮數十路皆傍岩則艾峪也至是路稍平穿林絕壑又十五里宿佛峪寺即所謂谷山寺也寺在深山中路不險夊而境則幽勝有大壑雨過則飛噴作聲晴則諸泉亦冷冷出石罅間二緇衣鳴鐘出迎余以為麗剎也至則廢殿二間傍屋數間皆覆以茅半為風捲去竟管榻無有以二几聯而就寢盡其僧之資遂過三陽黃冠而近亦踰黃華洞諸尼矣又明日五里出峪則泰安達省城東路矣由南北高庄度玉皇嶺埠東口抵省自頂而下由泰山北路亦遊人所罕至云

陳文燭大理寺卿沔陽人　遊泰山記

萬曆戊寅余以山東左參政督漕事丹過濟寧約濮州李伯承同遊而伯承病不果來舍舟而陸九月朔日至泰安州岳廟在城中穹碑古碣蒼松翠柏非人間物庭多怪石皆宋元人題字禮拜畢出登封門至岳麓登一天門飛雲閣累石為臺下通渠道磊磊鱗鱗有泉作淙淙聲仰望岳勢雲氣瀰漫諸山培塿獨徂徠當前耳過斗母殿至高老橋有漢壽亭侯祠前則水簾洞也水自數千仞注於絕壑如盤龍走蛇倏然而沒倏然而出玉虹垂地銀漢落天令人衣帶俱濕又數十步則石經峪也石可坐數百人金剛經八分書字大如斗泉分為池渟瀅可鑑毛髮少司馬萬公恭扁為高山流水而記之真三絕云過巖巖亭至馬棚崖有墨二字風雨不滅世傳呂洞賓書玉皇廟在瑞仙岩余稍憩焉至迴馬嶺不可輿矣坐嶺凡三四轉至黃峴嶺益峻難行魚貫而前行者頂足連絡所歷崎嶇忽平衍三里許名快活三登二天門又數里至御帳坪秦人

錄四　六十六

錄四　六十七

蔽風雨者也有宋眞宗駐蹕遺趾兩崖疊嶂草木滋蔓有五松亭秦始皇封大夫是也今存其二非秦時物後人植之耳豈風四來松韻泠泠作老龍吟勢欲飛去呼酒賞之路稍北有一古松盤結偃蓋過大夫松有題為竈士者曾仲連似之賦詩弔焉過朝陽洞有二行宮大小龍峪石峽衆水飛泉若龍噴乾坤樓在峪旁少司寇洪公朝選題且云言天下之安者猶泰山而四維之維者繫也人心獨無繫乎禮義廉耻

○安身之四維也取諸泰山其說旨心焉由峪行數里至十八盤羊腸曲徑仰視峽口天光凝碧如紺珠真神房洞天百靈之府也盤盡力疲登三天門望白雲洞縹緲彌各若不崇朝兩天下者門內平壤為市廬者數十家泰山天門舊無室宇造自張練師耳宿仰止亭次日謁碧霞祠元君石像舊在玉女池而宋易以玉李謾理池記昔帝遣玉女羽衣黃冠脩而仙者也或云東嶽配東嶽女誤矣四方捐金珠馬羖者歲無虛日有玉女池李斯篆秦始皇功德文十餘字可辨耳西行里許為東廟廟制不及祠有磨崖碑乃泰山銘唐太宗八分書遒勁可愛其右蘇頲東封頌顏魯公題名書法類晉俱為人鑱毀又轉而北青帝宮制與廟等有秦始皇無字碑或言有石函藏金簡玉書古今莫測其石色黃白光瑩異常非茲山所有登太平絕頂古封禪壇

高皇帝御製碑在焉黃河如帶淄澠濟泗諸水若還繞焉大行華不注空同諸山皆凡

○衆物西登丈人峯有壁立萬仞之懸下峽仙宮謁孔子像至小天下處上磨雲漢下俯溟渤惟孔子足當之耳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之于丘垤類也聖人出乎其類是尊泰山者莫如孔孟郡吏置酒羽士酌余大醉生平大觀仍宿仰止亭日入蒙汜夜半月明越觀秦觀吳觀宛如圖畫至四鼓羽士請觀日出登日觀峯大風忽起寒甚羽士解衣衣焉上下蒼茫渾如白玉圓靈方輿莫可辨也忽朱光三蕩東海而陽靈漸吐萬景維新七十二峯蒼翠畢露宇宙之大至是哉登望海樓至舍身岩四顧而羽士時牽余裾由平頂崖歸太清之宮讀萬公表嶺碑嘆曰壯哉丈乎擅四岳之尊者泰山也擅泰山之尊者巔石也從而崖廬之踐履之焉得尊表着厥頂山靈吐氣大明世界矣封禪之主七十二有遺恨焉循故道下山至州將旦思遊孔林夫洙泗與山脈相連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上律大時下襲水土熟非泰山之靈哉

○觀孔子而泰山等天地矣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日
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
天下道教事張國祥奉
旨校梓